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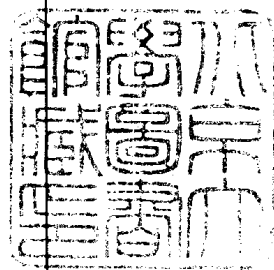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貳冊目錄

五茸志逸隨筆八卷附說夢一卷〔清〕吳履震撰 附 曹家駒撰

一

買愁集四卷〔清〕錢尚濠輯

二七九

新刊辨銀譜一卷〔清〕馮琢珩撰

四一七

青煙錄八卷〔清〕王訢撰

四二九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五卷〔清〕邱學敏撰

五三五

布經要覽二卷〔清〕不著撰者

五八一

猫苑二卷〔清〕黃漢輯

六〇一

蠕範八卷〔清〕李元撰

六五九

蓄魚雅集一卷〔清〕鍾鳴撰

七七七

促織經一卷〔清〕小厂撰

八〇五

〔清〕 吳履震撰 附 曹家駒撰

五茸志逸隨筆八
卷附說夢一卷

清道光八年醉漚居鈔本

五茸志逸序

天下之事廢興成敗而已史官掌之郡邑之事修舉沿革而已
載乘掌之獨有嘉言懿行珠璣玉碎表、在耳目聞者闕焉無
聞將遂流而為逝波花因果證錄酌寸量灼、在報應聞者忽
焉無述將遂玩而歸冥漠或鄙虛名者事遠人亡聞之鄉人不
能舉對或朝章國典居積諸遷訪之子孫茫然不知遂使其美
弗彰其事弗著其微軼泯滅無可攷究悲乎勢之違時之變夫
之必取徵乎獻此吳子五茸志逸之所由作也夫逸之義大矣
哉志立於千古之上超出乎人倫之表首唐虞夏商走為嚆
嗚手揭日月而行之以察乎世之汶、水鑑其昏其習中今古
莫逃乎朗識超、乎尚矣若夫彷彿世人之言依稀識者之慮
不矯、於濁世之沉汙乃斤、於聖賢之法則每欲為一家之

五茸志逸隨筆

王序

一

醉區居

言以求合於先民之矩式此亦吾輩之所深嘉而樂與也至於
潛空集虛藏幽入谷或不得已而有言則發天地之閉藏闡民
生之所欲居已於蕩、無能名之鄉而悠談渺論於無何有之
域逸矣哉其大凡也吳子生於名家后裔當亂世之末流發孤
憤而為言抱道道而三黜所以可攷可仰者蕭然錄之可駭可
驚者紛然錄之可攷可核者縷、然述之可興可替者屢、然
述之任進退於無心聽哀鉞於自取亦未嘗有所異焉而其於
世也亦無可無不可知我輩我逸事何容心哉余與吳子兄弟
交將五十餘載今秋相期於小山而不至相命以東離而又不
至乃駕扁舟而討其爽約吳子手一編示余曰生平有志焉而
未逮也今已成此書矣是以三駕而不果來也子其為我言之
余何言哉季子聘魯觀十五國之風名在春秋瑣漢主社集一

時之彥名在勝國君家有文而身為獻也是皆然矣余何言哉
梅源主人王昌紀題

五茸志逸隨筆

王序

二

醉區居

五茸志逸序

予家申浦之陽隔瓊溪僅衣帶水耳瑤溪吳氏以大節高義特著雲閣憶自髫齡即識大僕懷野公深心古貌雖解綬歸田不忘國恤編家給助邊需益更裁省設額瞻學宮翁士諸士子登賢書膺簪紱者咸首沐公惠不衰敷教範依有古范文正劉忠肅之風弱冠得交聖階搃戎君時各負氣任俠不世自命迨予淪落一於君執鞭拜捍疆場分符海上寒釁半席遂不獲與定遠博望爭雄矣乙酉之秋君鼓汨羅之楫予曳滄浪之柁人僉曰霍東即揚濮州之烈君其過之予十年水滸方且形悲山鬼啼嶽溪猿遠君之從弟相州持一編示予云家伯氏長公所志五茸逸事不忍無一時聞見冀吾子序數語并壽梨棗焉予閱之錄瑜存美志危忠志孤孝志孤芳隱貞以暨嘉言異論禪跡

五茸志逸隨筆

張序

一 醉居后

仙踪禽妖木幻無不窮搜而備載予因思五茸處幅幅一隅不啻黑子著面特其地分斗牛之野東南接溟渤遙望扶桑日出之墟西北列九峰環控三江五湖更六鼇戴山之脈其人多奇彈指磚間氣於雲霄結靈根於輿府地固所稱逸也因多逸事天遂篤生逸人以志之長公於懷野公為從子於聖階君為從兄明經不第意廣才高激揚先大夫之公志推挽前將軍之宏烈幼安處北海而北海之人化之子春居無終而無終之衆婦之精神之所格也樂易之所敷也志逸成而上補國書之闕下修釋史之遺其於表章風鶴又何如哉然予猶有說焉子長成漢史足跡幾徧天下故能假名山大川之勝以濟其雄博瀚瀚之才康樂詩文沉鬱茂美卓犖六朝其遊覽之奇至於曠展懸輿梯巖絕谷亦謂元遠幽深之致直在風雲雪隔中耳長公足

不履戶外而記敘周詳若此得毋曰一隅之言則詳矣語幅幅尚有漏缺不知夫時有易不易勢亦有可為不可為古之人當皇路清夷天風壯闊倘得探究莫之限止長公志若行違予知其不能出此也夫使長公而亦有漢晉之日月山河足志其倘詳探究也者子長康樂何多讓焉墨酣道人張家璧書於東郊耕讀

五茸志逸隨筆

張序

二

醉居后

五茸志逆小引

五茸故有志宏正朝顧文僖公為一代大儒實出其手越百餘年方郡侯禹修屬眉公先生續修之夫百餘年非甚久遠也然故老所傳聞者不甚可考大都得之學士之筆記耳以余所見如何士抑之志略李節之之人物考范叔子之撮日鈔數種非皆憫其遺闕括撫成書以待集成者哉二十年來世經兵燹因革興廢是不一事物風俗舉非舊觀余每念生當其時者有心之士隨所見聞筆而記之彷彿陶九成輯耕錄此真吾輩事願余有志未逮而吳君長公可謂先得我心志往事之不及志者什七志近事之未及志者什三搃顏之曰志逆記事并記言使請者忽若睹家訓金鏡等書忽若睹齊諧志怪等書更有若安石碎金李長吉錦囊中物者每一披覽應接不暇長公非大

五茸志逆隨筆

沈序

一

齊區居

有心人哉嗟：長公誕育清華淵源家學幼無鮮衣怒馬之習長有聚螢漂麥之勤以彼其才今得遭時遇主大官給筆札酒饌縱觀金匱石室之藏裁成一代信史當無多讓而數奇不售宜其發憤著書老而弥篤也雖然才如弁州遇如弁州以方龍門扶風當不是過坐使煌：昭代有記無史不得已而僅以史料見於長公又何怪焉夫龍門因父談而成史記扶風曰父彪而成漢書今長公大父別駕公有東吳逸史梓行於世而長公復有是編豈非祖孫同志世擅史才者幾後之為文僖眉公其人者諒不祇倉是編而他求矣時丁酉孟秋通家社盟弟沈新之題於家之言遠堂

五茸志逆序

馳有志所以補國史之闕然或以勢取或以情奪求其真確無疑者什不得一焉所以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湮滅不傳者多矣長公吳子自其先王父別駕惺字公伯父同卿懷野公遺書不下萬卷長公性癖嗜書及墨蹟名畫金石彝鼎之屬美而甚富左經右史蕭然無累日徜徉於紙上雲山圖中邱壑不問戶外事七十年如一日也其恬淡不俗蓋天性然矣昔嘗精搆一室庭前累石為峰巒洞壑澹然有子久雲林筆意余嘗目之為壺粟今已棄去反於故林如蝶屈蝠伏焉曰落葉居雖飢塵瓶罄絕無咨嗟怨尤之色手自抄寫疊：不倦一切可喜可歌可泣之事即志所不載同人所不道者凡為若干卷名曰五茸志逆即蘭臺石室之藏何以異也年已七十六矣而神明

五茸志逆隨筆

盛序

一

齊區居

壯往有嬰兒之色撫曾孫而弄筆墨古之所謂得道者非耶化石道人盛國芳淡餘甫撰

五茸志逸題詞

康曰憑越柱折維裂有心肯者皆如亂麻惡能操不律與修史
人爭長也雖然縱談風月當事者所弗禁况秦梓閩事乎此延
陵公不欲有言而不能無言者也徐偉長慶當塗高閩每有論
說皆託古人以見意長公志逸倘亦此意歟也友張雨堂飄
海鷗於此書大加歎賞貞居父子適遙人外者也各肆披覽此
書得不為異書此人得不得異人哉余之即先達種、論著一
以貫之矣將不為野史之集大成也哉長公與余為世講讀其
書如見其人年已大羞慕輯不衰伏生申公之流亞也五茸文
獻公殆兼之矣後之覽者其慎毋忽諸君是道人唐孟融拜手
識

五茸志逸隨筆

唐序

一 醉區居

自叙五茸志逸隨筆

昔司馬溫公聞新事隨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吳枋亦自誌放
擲因作野乘余生也拙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無親知之遊終日
閉戶作老蠹魚聞於胸臆有所是非欲託古人見意但愧身非
史職徒取譏耳又以見聞不廣核實失真余滋懼矣用是就五
茸見聞或故老耳傳或時事日擊即手錄之名曰志逸隨筆大
都徐風俗示勸戒一切俯仰天人經濟風流危言名理可參廟
謨可資駭壇可排孤憤可助揮塵可供捧腹者無不收而獨於
今事今人足為懲往宓來歷、可參證者尤弗輕畧所冀觸目
感懷臨流攬轡縱非迷津之寶筏亦為適粵之司南也容有規
余者曰子僅、一隅聞見何足以螢映爭光明月蠅較較響震
雷哉余應之曰獨不聞南柯事乎一燈穴耳其為君臣上下興
五茸志逸隨筆 自序 一 醉區居

五茸志逸隨筆

自序

一 醉區居

兆亡徵兵機事要種、描撫已不勝書矣五茸即彈丸姑借是
編作燈談可也喜我笑我一聽覽者若言劇記野乘擬之司馬
吳枋則吾豈敢退菴道人吳履震識

五茸志逆補引

昔左邱明為史官又魯人習魯事是有魯之春秋孔子雖生於
鄆而宋人也仕於魯思欲行其道而斧柯不利雖噫空聞至年
六十八始歸魯而筆削其空言以垂后世故曰吾志在春秋又
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素王素臣豈偶然哉余不佞嘗仕於
雲間欲學陶公以弦歌為三徑資匪敢曰欲行孔子之道而斧
柯化為叢棘雖噫化為鳳嶽幸八十日追踪彭澤未嘗得罪地
方也計自仕而獄而出年已六十有八矣是孔子筆削空言
之日也魯吳湘州出其伯兄長公所撰五茸志逆稿示余夫吳
氏雲間之家猶魯之左氏世以魯人習魯事舊奉教百年之
見聞成一家言若天時人事郡邑沿革山川古跡政教風俗情
偽利病許謨清議方言物產與夫叢談諧語莫不燦然彬然
五茸志逆隨筆 陳序 一 辭居

五茸志逆隨筆

陳序

一

辭居

走筆下又筆：綺麗雅秀而又不減左氏奇艷吾將竊取孔子
之筆削而為之冗者刪闕者補蓋長公為禪讓之艸創而大雲
相艸諸子為討論余稍：修飾之以俟潤色者則此書近可掩
雜志據目之編遠可駕南邨輟畊之錄彼細碎危言反覺其無
味耳嗟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志不磨其書不朽庸
詎非雲間千古之華袞斧鉞乎哉母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辛
丑立冬後三日嶺南友弟陳鑑子明氏謹題

五茸志逆序

長公先生少挺高懷風雅卓爾鄙俗之銷融殆盡性情之遺放
愈深以言語議論妙絕天下或痛哭可以當悲歌或微詞可以
充緩筆晚年世趨愈變古道不興先生之言見絀於時先生又
生於華胄老而坎軻田園散而半畝之宮不保書畫失而一舫
之載難求佗際困頓仲長統樂志之論不復道矣然而先生內
足於己蕭然不以累其曾著作之旨至老弥篤先生之言曰左
邱失明厥有國語子長腐刑乃成史記吾之為此疏者以存
吾志不可讓也五茸志逆一書絲雲間之往事述故老之傳聞
耳目所及蒐輯無遺況以中更鼎革世改滄桑新舊多端實緣
聽覩既繁且確罔有異詞夫作史之家由來尚然乃事閱數
世人備九州博採綿緜非如親歷是以疑信雜出或失之誣今
五茸志逆隨筆 何序 一 辭居

五茸志逆隨筆

何序

一

辭居

先生居峰泖之瀟訪三邑之迹記載無假於輜軒閱文不設於
夏五而人情風俗彰若繪圖偉行嘉言瞭如指掌誠一郡之良
書而當今之文獻也余素羨先生後則景仰心儀者先生之德
直而不阿先生之節介而有守不獨撰述然也而受簡披讀想
先生之心不為世櫻不為境戚乃能得之於筆墨乎：而累之
節：而志之其精且詳如此後之覽此書者亦即可以知先生
矣時乙巳季夏朔何竹題於潮陽之雙忠古廟

五首志逆隨筆凡例十一條

五首孽地也生居澤國不克如龍門氏之遊覽名勝浣花史之編歷楚蜀凡所纂錄大抵不越吾郡者近是若等之野史秘笈不無管窺蠹測之媿矣

志逆繫事也郡乘所載紀先賢所撰述亦綦詳矣余老諸生未獲與聞國家典故於耳目聞見及涉獵史冊凡可勸懲備觀覽者綴之簡端宣尼所謂識其小者此也

四方名賢任宦吾地其政績可傳與詩文可采者一載入不特以風有位亦見往哲芳規迄今未泯此以人繫地也

吾郡先達其宦遊而至遊履所歷軼事異聞足以觀感興起者雖在遐陬殊域亦必附見此以地繫人也

往哲嘉言懿行或散見典帙或得之舊聞亦必具錄期有裨於五首志逆隨筆 凡例 一 辭隱居

將來寧可遺於往古間有白壁微瑕一青掩德者亦附見一

二敢附春秋善善惡惡之旨庶幾聖人思齊內省之意乎

降祥降殃垂諸大易惠迪從違著於虞書不特二氏因果之說為然其間報應昭彰可垂勸戒蓋采諸典籍所記者什之三而得於共聞共見者什之七非有所附會也



致疑茲或有異事異物在耳目聞見之外者必確有實據非敢傳訛不特可供異聞亦以廣其博識耳

達人名士或片語解頤或單詞發鑿雖無裨於正經亦可暢懷宣鬱偶一附見聊以怡情正如世說之例排調非若笑林之錄鄙事也

或曰古今記事之書無不條分部別以便稽攷茲之襟然彙載者於義何居曰吾本諸南邨氏雜投甕中縱埋樹下亦猶行古之道也安事條分部別為閱者如入五都之市寶玩紛羅如食五侯之鯖珍羞互陳也

退菴又識

五首志逆隨筆 凡例

二

辭隱居

江南文體為之一變其按臨松江適巡撫劉姓者亦在松劉先發石盤設席餞之贈以詩曰我送中丞君黃梅三月雨紫燕語雕梁滑鶯坐春渚風便快輕帆花落怨東主人生貴適志適志應如許其詩在裡塔滙寺壁公名麓山乃蘭爾公數華之子其子鳳林名秩亦官翰林三代皆才望也

郡守曹待問蒞任時人歌曰隔牀女兒問阿娘那得牀頭有布裳裳壤言近日公差少免典衣裳辨酒漿

太守何峻德去任民謠云太守歸去松江府只留門前石老虎又云大門之石獅墮淚曰何獨棄了我語亦善諷

青浦令屠隆赤水公負才名喜作興文學以陸士龍死後門人迎葬清河為立二陸祠於縣治碑文贈矣人口其祠柱書二聯云大旗一折黃雲凍寶劍雙沉紫氣高名士去為天上宿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一

三

醉居

文章留作海東朝見者謂二陸有生氣云

嘉清丙戌聞徐長谷宅中生瑞芝九莖郡守何公匾其堂曰開先初長谷蘇婦語人口越烏南枝自有靈性鍾鼎尊重不換我自山林也

嘉靖間姚公唐以丁未進士司理吾松廉靜不苟居常痛又不逮養長齋斷葷以母喪離任孺泣徒洗哀毀過傷日腫出血遂喪明竟卒於家今祀名宦

洪武元年冬司農丞抗公仲玉奉命來浙經理田賦

李浩字師益保之人婦附初奉命來為二守

茶陵陳某由兵部尚書出為松江守未期月政成陞山西參政時洪武二年九月也同時通判方從善推官孔道原經歷石

孫亨具詳楊維禎送山西參政陳公序中題志守令顯名自

洪武三年荀玉真始前此俱軼其姓名

吾松陸居仁博學好古工漢隸八分尤能鑿別鐘鼎銘刻及書畫嘗至都下虞集柯九思薦於朝未及用而歸所著有墨史硯史印史后以所書篆瘞之細林山中爰來徵詩遂賦長句以寄其歌云包羲卦畫龜龍出頤備造書鬼夜泣俯觀鳥獸迹蹄跡依類象形文字立以迄五代成東封改易殊體靡有同周官保氏教國子六書大義開羣蒙太史籀文古少異小篆從者自秦始倉頡爰歷傳學篇三家著述初傳世秦燔經籍獄訟熾乃當隸書趨學易古文雖絕漢章行射律學童仍課試東閣祭酒太岳孫夙嘗受業賈氏門閔惻俗圖味所向博采稽古加討論揭示上下明指事轉註假借形教意立一為端亥畢終分別部居不襍廁亘千萬古知字原昭若列星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一

四

醉居

麗躔次中興新學曰陽水入室操戈何背戾二徐訓釋浩江河仲也祛妄言不願徐楚金著祛妄辨吳興張有尔傑出復

古正俗訂外訛布衣道士錢道任玩在端如郭忠恕三十六舉僅成篇蟬蛻遺踪不知處席中如帶惡安西鼓皮雖禹良可吁漢家去古尚未遠成其印文猶重篆雲間作者若嗜古

手校蚪蟲辨魚魯明憲淨凡風日佳臨暮一掃千番譜商彝周鼓真吾師燭扁沉著沙畫雖驚回鳳蕭龍天鳩長戈短劍相交馳書州日積充棟楮保受何雷壁與珪細林山中一坏

上細笈絨藤重閉之於戲襟帖藏玉匣終致溫韜舉斧錘亦恐虹光夜燭天定有竊開窺筆法冢頭秋叶鳴寒蛩理文瘞

筆同高風後三千年見白日好事應營馬鬣峯
衣履善誕時夢狀元錢福造之命公名福徵後又夢左太冲語

曰君即我后身也故更辨太冲中嘉靖甲戌進士為人性敏
兼負梗直凡奉枚指點千百不差人為扶術使然而不知
其持心神巧耳為比部主政時上誅丁大司馬怒曹即公疏
職方王其無罪乃編去已為府州貳左遷傳南陽王侃直
揭承奉之私褫職歸里以詩酒文弄自娛與里人為忘年忘
分交

范文若入庠時年方十三歲即守許維新喜其幼聰乃出對云
數仞宮牆幸今日得門而入范即對曰九重丹陛喜他年有
路可登其敏捷如此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己也時振新
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廣狹使松江作齋戒廷遣之覆
地不失尺寸振喜極以為公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一

五

醉隱居

悉從中贊之乃知真心謀國者自無形跡可避也

楊髡茲宋諸陵有褒其骨葬之者輟耕錄所載以為唐義士珏
瞿宗吉歸田詩話以為林義士周公謹癸辛稗志刻以為宋
陵使羅執者蓋中官云

國初上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
最謹愛細民并斗無妄取由是賦輒先時而集同事皆則之
宗顯喪母毀瘠及孀姊老而養迎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
子弟勉於善凶歲多賑貸人稱長者

吾松土產綾布最著許周翰守郡逾五載不受一縑陞任之後
織造塘長以其不除常例織精綾二百餘疋至京口送之卒
不受因憶彭龜齋尚書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麩顏
色比琉璃回官財利疾康喜君獨否父老爭嘆息此事古未

有自註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縣不買麩唯公一人何許
氏之多廉節今古一揆洪容齋嘗惜許屯田之失其名因并
及之

海上文鑄為郡庫吏時丁倭亂出入多所乾沒無慮幾萬憲司
廉其事屢逮之然數通賄於豪右不及於憲江西黃景雲名
文偉中首元舉進士今上海素聞其名而忽之知其故賊長
也思所以甘心者每逮賊長必追正身至則稍寬刑責年餘
人爭赴之官捕史、隨至數其罪立杖百棍斃之黃退食后
見史常在側呼隸逐之隸曰史已斃何逐也頃之升堂復見
史立左右遂神思恍惚尋病弱而止人以為文鑄之報侵沒
官銀罪宜也而強死為鬼卒能仇天子之命吏何哉

張東海漂母祠詩云劉伶祠下坐吟風漂母磯頭奠酒鐘眼力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一 六 醉隱居

還高蕭相國能於饑饉識英雄

黃翰託茶贈妓詩曰小葉青、大葉黃百花叢裏逞風光但嘗
此味酒媽嫩莫待南園一夜霜

張愷華亭富翁也每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為憚煩常苦四字
於坐君曰望城欲哭一日歸焚香告天曰愷志向閑逸不慕
富貴願薄田二十畝自為耕獲府吏不擾老於山林足矣忽
空中應教曰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由是觀之造化於人
不靳功名富貴而獨靳閑之一字蓋閑是天地間大福不易
得亦不易享故曰不是閑人閑不得閑人不是尋閑人
王少恭建以戎籍入金山學與羅義為友並有時名景泰庚午
羅魁南畿有司表其閭珪愧不第不過其門癸酉珪舉於鄉
甲戌第進士人稱其有志性剛介成化中郡守有志科罰者

珪伴立券貸之守漸而止有縣令酷暴者珪使人持其杖歸暴亦少減前輩剛直之風今亡矣夫

沈恒齋名鉞字建之正德丙子以蔭授光祿署正陞知寧海州興學校省徭賦補編敎故民皆向化焉積穀萬餘石時旱未歲大歉請於上官發倉賑飢所活甚多民有歌曰寧海之民太守生之寧海之水太守飲之太守一去誰其嗣之

約庵陳公瀚以鄉榜授學職后陞知州致仕張都憲其門生也時正德乙亥以御史來視學松人欲入學者爭干於公張就訪於公家見垣壁不滿意甚憐之公曰視做秀才時則已過矣張徐曰入學案猶未出蓋若導之使言公曰予所不敢預者有三壞名節一也騷惰人之子弟二也起奔楚之風三也張起拜曰受教矣公之介類如此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一

七

醉溼居

章公瑾華亭人手垂過膝博古好學規模雖畧典型猶存質遜國之道民也永樂初猶存能言往事其居鄉有翟姓者富傾一郡燕容於堂忽屋棟有水下注如汗主驚疑告坐客曰諸君能識鑿石時公瑾在坐曰試嗅其氣如木氣則有說曰嗅之果木氣也公瑾曰斯蓋不祥禍且至矣月餘朝廷以夢右籍之家為蕩然

屠赤水令青浦時建二陸祠於邑治之右乃自撰語置祠內令邑人以神道事之有一隸違限屠怒甚欲加譴責其人跪言謁祠卜籤云須今日投見可免罪責以故遲屠竟一笑釋之

華亭人王可文業耕釣一日棹舟入江見中流有采舟載七道士聞有呼可文名者頃之舟相逼招可文過舟一道士曰好

骨相合為仙與之二粟食之如飴命黃衣送上岍覓而乘舟不得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僧詰之可文曰今早離家是三月三日僧曰今已九月九日矣后辟穀隱四明山中

王端錦遊菴中永樂丁酉舉人教諭淳安遇商文毅徵時公曰此千里駒也遂進而教之后商登樞要公已物故商銜恩立牌於家祀之如祖始公謝事後即築室墓後居焉適有應代巡者淳安門生也親至墓舍拜俟起居意公有所請託叩之再三終無以應第曰今值歲荒民不堪命得與寬稅是惠及一郡老夫受賜多矣應曰謹受教遂請於朝得蠲免一時權呼祝頌闔郡糧里悉備厚禮叩謝公俱却之程之至再各受一鷄頃刻闔墓前放鷄盈白時比之王右軍今其地名曰放鷄莊云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一

八

醉溼居

龔侍御性剛直不容人過即府縣有失政常面折之唯堯山城公為郡守雅相推重龔卒城嘆息不已謂僚屬曰老成云亡吾輩不得聞過矣夫龔公雖慙不失古之遺直然非城公誰能容其忤己以至感佩於死後耶上海竈戶有蔡蘭者與龔裁比鄰萬歷戊子歲不逞之徒互相剽掠而蘭為首龔家被掠立誓其後怨家共謀殺蘭焚其尸僅存一足而龔不與焉未幾龔家母犬生三子蘭託夢於其妻曰我以積孽被譴冥司罰為龔氏犬若念我為索歸其三足者即我也其妻往視果一犬三足曰告之故龔恨而不與畜於家此犬極稱而警以蔡蘭呼之即至其報應如此

小崑山有陳姓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被債主苦逼欲擄其妻又不忍相持而泣有客過之問知其故慨然曰爾所負多雖

蕩婦烏能償足耶贈以三十千梯夜登舟不告姓名而去時嘉靖癸亥春三月事也

國初多善書者吾松二沈聲名尤籍受崇朝恩寵大沈正書啟陳谷陽二沈州書學素師章州宗宋克文皇嗜度書法嘗錄其名氏於笏塗以全賜度孝宗亦最喜之太監秦文得千支帖以進上悉取內府所藏校之不能及也喜而納之明日召文謂曰昨帖得非由青糖兒來乎蓋禁中言小兒青糖買主取其糖并奪其搨文頓首謝罪曰售值若干上乃以白玉環賜之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度少卿繁而尤重學士稱為吾朝王羲之命書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為一家書迄今傳習不改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一 九 蘇區居

國初書學吾松常甲天下大抵皆源流於宋仲溫陳天東至二沈先生特以翰墨際遇文皇屢遷為翰林學士故吾松有大學士小學士之稱民則不作行州而民望時習楷法不欲兄弟鬩爭能又間之前輩言民則蚤年書甚瘦勁渡江以後務為豐腴妍媚效歐體以合時尚文皇每不喜歐筆以為纖竹編筆有衰蕪氣象

吾松善畫者在勝國時莫過曹雲西其平遠法李成兼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釋老得吳道子筆法任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亦未嘗見其跡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正學黃大癡筆墨皆是但不化耳朱孟辨學山水亦佳然只遊戲未能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臘閣國初

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喜學董頌謹中經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易夏以平金文昂頌應文之輩世亦傳其畫然筆墨皆濁視前輩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任仁發字子明號月山松江人官至都水庸田副使以畫馬得名中年後專意學李北海書即得其法

衛德辰字立中華亭人素以才幹稱書學舍利塔叙

沈月溪畫山水人物學馬遠往：亂真人莫能辨

張中字子正畫山水師黃一峯

僧時浦號雨巖居春賢鄉接待寺通經律作詩亦畫墨竹三梢

五葉而已

趙雲巖溫州人寓華亭喜畫花鳥亦善墨竹

夏以平工書法篆隸高古自中書舍人進太常卿作畫有黃子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一 十 蘇區居

久之妙

金文昂工書法詩文流麗畫得黃子久筆意

朱應祥字岐鳳其志高尚州書與東海並重寫竹尤奇

吾松文物之盛：於勝國時在青龍剛有任水監家陶宅則有陶與權家祥澤有張家下沙有瞿霆發家小蒸有曹雲西家

雲西與無錫倪雲林崑山顧阿瑛教華文物可以並埒呂巷

有呂諸溪家：開應奎文會捐金幣聘四方文人請鑄產楊

公為主考試畢老鍊第甲乙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張堰

有楊竹西家有不礙雲山樓吳澤寫其像元鎮為布樹石而

諸名士題咏之錢崖書竹西記趙仲穆作圖而馬文璧諸公

皆有咏蓋風流文雅之逸也千卷侯家蓄古甚富有玉觀音

盈尺白如凝脂乃至寶也什襲藏之偶遭回祿主人入樓為

盈尺白如凝脂乃至寶也什襲藏之偶遭回祿主人入樓為

盈尺白如凝脂乃至寶也什襲藏之偶遭回祿主人入樓為

烟缺所蔽抱觀音而斃入國朝吾松稅額陡重民大耗矣幸累世培養財力漸裕至嘉靖中華亭有雙鶴張氏文石朱氏上海有觀山顧氏江南舊跡玆玩收藏過半三公自負賞鑒家殆無愧也

陸文裕自跋東園十三景詩所謂東園者吾松陸氏景園也其人無所見觀園亭池館幽絕雅致而風騷流激計亦一時之勝云卷中賦詩者十人每人十三篇凡百三十篇如涿郡陶宗儀吳郡楊基富春吳毅大梁董昇上海馬琬天台李世嘉興郭亨江右謝俊及倪樞謝煥皆當時手筆卷今藏王中書子貞家子貞後以餘奉贈文裕公得詩凡九十一篇賦者七人曲江錢惟善扶風馬文璧竹素生衛敷璜漢馮以墨蕃薇洞隱者謝復吳郡傅著平陽曹紹有序詩皆典刑可詠咏獨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上

醉漚居

郡煥者題曰里人意復孺之子姓云復孺名貞亨自淳安來家小蒸後徙居橫泖之上踰青溪居士詩中注：有青溪語則東園者豈當在橫泖小蒸之間歟倘高士扁舟杖藜盤桓其地時歌佳句慰昔人於山光水色閒故家文獻得無恙而幸存証非郡中一快事耶

張允孝字子游號貞白道人少遊薛方山之門喜讀書史評校書畫與文衡山友善性真素不伍流俗晚年移居沙岡北原竹籬茅舍草屨屨室晏如也行州宗大令詩有陶謝之致家藏銅玉漢印魚精菱刻吾郡之賞識圖印者蓋自公始張莊簡公詩云吳楚百川為吐納乾坤萬里屢登樓相逢盡說波濤險日：東流見客舟

眉公云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愈

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朱旅溪尚書想在南京時江中得一魚鮮進其大如舟剖之腹中有一虎以撐腹而致死也張受所嘗道之楊鶴山之母九十誕辰遠雙鶴下庭而獲焉顧侍御西巖題其居曰來鶴

萬歷戊子馮京兆勅齋公七十誕辰亦有鶴自空而下今馮園中有來鶴堂

奈山騎龍堰后姓鋤田得一小瓶僅如筆管兩頭相通非銅非石擊之不碎焚之不燃胡僧見之重價買去姚大喜過望詰其何用僧亦不諱曰此物有陰陽之瓶掩日此乃陰瓶可以掩月乃以微火置瓶中時月上弦忽然無光眾大驚異何元朗云余家自先祖以來即有教樂見大人亦聞晏無事喜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上

醉漚居

招延文學四方之賢日至每燕飲輒奏管弦為樂終歲無意外之虞余百姓十九在官身無完衣服無飽食貧困日甚奸偽日滋公家通有歲以萬計雖播紳之家徵租索錢之吏日夕在門其小心畏慎者職思其外終年惴惴不能帖席此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慘舒君子亦可以觀變矣

吾鄉自陶南郭撰輟畊錄及說郭嗣后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湖張王屋朱邦憲董紫岡繼之又與吳門文徵仲王履吉文故皆能泛濫恣討而莫廷韓又遊於四公間復得其外祖常熟楊夢羽藏書朱太史文石廣著宋板而鈔本書亦不下數十種諸君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復得之至今借請皆朱氏收藏印記者

吾松士大夫一登第后則於平日同堂之友及里中談文論道

之士謝絕唯恐不速而日奔走於門牆者皆言利之徒也或云其處田莊歲可取利若干或云某人借銀歲可生息若干其人為某事求一覆庇亦可坐致若干則欣喜見於面待之唯恐不謹蓋父兄之所交與子弟之所習聞者皆此輩也未嘗接一善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吾恐子弟雖有顏閔之資欲其從善難矣諸公既讀書曉事此亦理之易見者也何昧若此太史公所謂利令智昏者非耶

世事同成敗人情混假真冤讐同骨肉爾蕙搃荆榛冷落無煩惱殷勤受苦辛宜學聾啞何必問疏親此袁太冲粘壁語也

錢鶴灘宦婦過歲荒勸縣令發倉賑濟未允一日會飲酣適酒色各別令曰紅白兩兼醉後無分南北錢應教曰青黃不接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三 醉居居

飢寒有甚東西令即發粟賑之

楊廉夫題王節婦詩曰介馬馱：百里城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已凌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婦人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雖無損於節婦心則傷於刻薄故絕尔後廉夫寤大悔遂改詩曰天

隨地老妻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醫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散中死不逐胡茄拍裏生三月子規啼

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夜夢婦人來謝不久生子

王元美登泖塔為陸伯達所戲迂道迫暝始抵泖口垂渡大風驟作賦此詞朝云陸郎姑我登泖塔孤棹立作襄城轍雖然暝色欲危人猶可寄波菟明月亭：乍簪青蓮花點：如探黑龍穴風輪鼓浪：潑天地軸礙裂天無權離無神足到彼

听可有凡身起四禪長年夜分散風止謝叟興畫呼回船小孤親挈玉筍白老足數踏金盞顛歸來但誦十六觀梅池窄堵俱眼前曼珠室利為予語多齋塔筒觀龍女哀得摩尼無備珠他日湖心密相與

泖故由奉國至秦廢而為長水縣俄忽陸沉而為湖曰泖：之言茂也蓋當秋暮時其水隱：見睥睨坊市跡云而水之所不盡者僅周數百步唐時有比邱如海過而異之以此金剛不壞之坐諸天龍女之所擁護者為宰堵坡凡五層以鎮之塔成而登則近而九峯遠而如乍亭馬鞍之杪俯而陽城澱山諸湖之浸無不入目此其勝遂甲郡邑又八百年而比邱智明始搆大雄氏殿中塑菩薩羅漢聖僧像筒翼以淨室庖福之屬智明化去弟子自正乃悉捐其衣鉢與遊族姓所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三四 醉居居

得者置大藏經五千四百餘卷為陸閣以及之閣成而塔院之事始全其地雖究在水中中央然獨為諸流之所匯於道里甚便以故各方之勇無論大德且壽或閱藏者事羯磨者或俸而借以安居者咸望表而憩楫焉

屠緯真隆雲閣十詠其春申浦云我：楚王孫遺迹在洪源花朗妖姬映溪虛野吹繁空名青史挂老樹白雲屯氣折豪華盡千秋恨李園 顧野王讀書堆云希馮秀巖穴高韻搢時腎香泥花開露清分竹裏烟春莎平簾道秋雨漲湖田颯：長林下黃狐飲澗泉 寒穴泉云靈巖開寶寶玉樹冷朝嗽瀉落經雲葉流來浸樹根將因鑑毛髮薰得洗心魂坐對真清絕山風吹石門 吳王獵場云霸業在宣威高原試合圍後宮開騎吹前隊卷戎衣露落胡鷹俊山空秋兔肥雄圖收

野火樵牧晚涼歸 秦始皇馳道云風烟包九州八駿報同
遊颯、神鞭下蕭、鬼語愁松高清蹕響雲白海風秋自是
無靈氣三山寶可求 採花徑云澤國泛沙棠波搖兩扇涼
並開青苗苗雙映紫鸞夾玉管吹花氣金杯薦月光何如不
入洛長住水雲鄉 黃耳冢云生來多慧性死去即名郎亦
有獼猴果何論鸚武言水深迷艸徑月冷吹花源索落平原
里應憐舊主恩 三女岡云三女臨妝鏡千花鵲映人金釵
沒黃土玉骨化青燐昔有宮娥侍今為野鳥鄰繁華絕如此
所以貴清真 赤烏碑云高碣俯江潭禪林映石龜經教秋
樹冷窺相夜燈念歲久龜龍剝波深固象探向來成壞裏好
語杜征南 滄清壘云取酒臨秋澗寒花故壘紅血沉金鏃
冷兔嘯白楊空鳥度悲風外月明清露中承穎何處薦流淚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區居

向表公
吾松名園稱上海潘方伯允端豫園華亭頌正誼濯錦園披雲
門碩正心熙園其閣華屋朱樓掩映丹青而花石亭臺極一
時綺麗之盛王鳳洲東遊諸園自謂吾弁州山過之為賦一
律云踏遍名園意未舒大都京洛肯人居穿錢作埒難調馬
鏤石鋪池礙種魚似比幼安翰一壑轉令元亮愛吾廬興來
呼得笑頭疑煨蠹意鮮恣所如
何柘湖云夫人稟受之物財帛金寶皆有限量如萬斛之舟止
容萬斛稍多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剽使之語言人命申
財物若過其數天遣一使掠去之謂以橫事耗盡其餘適滿
其命中之數而止夫仕宦之家積財鉅萬營求不已不過曰
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緩急可濟耳然與其因事以儲財不

若預疏財以預事此言與余意若有夙契今世士大夫識此
者甚少故錄之 又云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
死矣唯願念子孫不無老孃態吾家本農也能復為農上策
也杜門窮經應舉聽命次策也舍此則無策矣吾兒略涉經
史親賢樂善似可與進者但其性不諧俗故歸而結廬海上
修吾耒耜期不失先人素業耳舊有一春聯云誦詩讀書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耕田鑿井守此而為義皇之民廬成携子
孫同處其中尤不自初志但時事慘惡恐不能逸其暮景也
又云人當大著眼目斯不為小、者所動如極品之青舉
俗之所欽重欣羨者不知天地間若彼者亦寡矣吾見其人
亦多矣是安足動吾念耶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為之執鞭
可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區居

龍門寺郡中為古刹亦最廣闊坐化菴南禪寺皆其別房當嘉
靖初郡縣送諸生應舉獨簪花於此今存彈丸矣沈明臣有
詩云野寺荒涼甚青天偶一來佛身藏風雀僧面滿塵埃枉
渚鳧空沒鄰牆菊自開怡然曰棹處落日在蒿萊
靜安寺在縣西北十里中有赤烏碑陳朝檣
正德己巳庚午連年大水西北田禾盡沒有周少尹名禪字一
山作憫農詞曰太息吳民當此劫迭羅凶歲肝腸裂去年七
月禾將成雷雨連綿遭淹沒水散半壁屋已摧男女赤脚行
淤泥一冬柴米真挂玉賣田售屋來充飢今春鬻女翻鋤編
又賣兒來跨秧半誰知五月苦淋漓洗蕩高原無一片九山
乘雲欲化龍樹木積雨昏濛、新漲滔、渺無際周遭撥穡
沉無踪東家噉、西家泣砂得花線供機織寂漠蓬門晝日

高冷甞無烟米無粒絲、餓草填溝河萬姓活少死多搃
然勉強築家在屋漏那有茅茨鋪鶴髮驪翁筋力竭皤顏老
媪淚如血今秋滿擬歲豐登却變郊原泖湖關老稚車房欲
救苗儲餉不給形容焦枯操敵斷斜陽裏水衝垣岸徒為勞
荒邇漸覺人烟少落日空聞蛙鼓鬧風生吹敵浪鼓喧鬼燐
熒、相照耀嗟彼蒼生圖苟延天意如此何能全寄教憂國
憂民者亟為疫瘡解倒懸此詞形容民苦盡矣

徐長谷咏陸士龍州堂詩曰梵宇沉、舊州堂到來先問老僧
房山家秋盡林猶密水國霜濃菊易黃短碣西風空唳鶴白
頭何日更懷湘前朝感喉知多少禁濕昏門淚兩行又西渡
谷泖云西望湖山去路長冬寒水國轉微茫十年丁令終歸
鶴一往并州即是鄉風急雁鵝如共語霜清蘆葦早先黃由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七 醉區居

奉城北頻過路莫有人疑是楚狂
元宰云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遠宅淹
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交乘不繫之舟壺觴歡飲
翰墨閒作吳苑酌真娘之墓荆蠻尋懶惰之蹤固已曾吞具
區日瞳雲漢矣夫老至則衰憊來若寄既悟炊梁之夢可虛
秉燭之遊居則一邱一壑惟牛羊是羣出則千峯萬嶽與汗
漫為侶茲余兩人數此夙好耳

萬歷庚辰夏上海川沙堡獲海船一艘粵人二十一人部使者
鞠其事其人有牒呈一紙內書經濟川使司兼水軍兵馬都
統使云、右呈戶曹時萬歷八年二月日有梁成貴者能書
因有詰問之者成貴答云係朝鮮國濟川島人同往本國遭
風飄洋至此乞由山海關放還訊以牒內不稱本國年號終

是假詐成貴云本國奉大明正朔別無年號因驗經濟川在
朝鮮國南海中如中國之瓊州然蓋古百濟之地部使者以
聞詔歸其國其舟中帶有異餅徑三四寸厚三四分青黑色
明潤若凝膠中穿一孔貫之問其名答曰搜餅其衆爭啖之
萬歷乙未十二月有異僧從普陀來挂錫妙嚴寺中日坐蒲團
誦經佛坐下乾土忽生白蓮十餘本踰八日方萎丙申三月
坐龕中合掌向西和南者再目遂暝吐火自焚望龕羅拜者
以萬計

萬歷三十五年三月某日鄉僕李某黎明同舟數人至天馬山
賣布共見三日並出先是金山衛人亦曾見之海防二守繪
圖以傳
巧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泗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踞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六 醉區居

捷不懼死時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方太府雙江公令其哨
探數泗水入賊巢得真耗且能斬倭首以獻有銀牌槓金之
賞俱不受請歸府庫攜以酒食則受之賊平論功應世襲百
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唯願乞食夜臥嶽廟中嬉
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槓仍
不肯受與之酒肉則欣然謝而去

城南洙涇鎮趙毅者捕盜之魁也時嘉靖壬戌南京劫盜公行
捕之不得乃檄趙往留都數日絕無影響偶見一瞽日推命
者於通濟門曰是可疑也即令人搆一木向瞽者面而撞之
瞽者曰面而避鼓曰是矣即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
小房入門敲其背曰特來尋汝瞽曰吾知之矣得非松江
趙君耶兩日餘開出酒脯相款曰君宜速還至來月晦日到

宅奉候并有小蓋教見其言詞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允之尋歸至晦日歸尸以待竟不至又十餘日復抵白下訪其人詰約之故其人笑曰前月晦日夜君何睡之熟也薄儀已留君牀頭矣教急歸視之見大銀二錠匕首一把在其枕下不覺汗流浹背自此不復至南都

馮南江獄中自題云你看我滿口內剛決、都是張巡牙齒偏身間癩斑、都是張讓肌膚胸兒裏脫的都是張良智山河可改我志也難移日月可掩我心也難欺我將那嚴顏頭手內常提你看我子雲膽渾身常披我勸世上人為子的為親死孝何害為臣的為君死忠何愧為人的為綱常死理何畏當死即死臨危何用千般計孔成仁孟取義這一點丹心不可昧方顯是男兒志

五茸志遺隨筆

卷之一

九

醉隱居

嘉靖時早荒呈云某等住居去城百里之外絕不通潮岸畔離水一丈有餘最稱高阜自夏初而不雨三時之望已孤入秋來而愆陽千里之踪若婦鳩語不聞於澤畔龜紋每見於田中顛天而禱雨不應控地而掘井無泉腹內者盡被拋荒已野無青艸沿河者雖經插蒔亦土起紅塵築鵝雖秀而無水以浸其根終為空殼三眼俱齋而無潤以滋其長紙結無收晚蒔者以根老而尚青名雖稻而寔則艸也早耘者以根嫩而先萎豈非穀之不如稗乎聞有豆苗莠邱復遇昆蟲為變大者先食其葉名為豆牛小者繼食其花呼為豆蟲日下雖云未槁秋來總是無成切念民遭倭亂之餘室如懸磬今復飢荒之變民命倒懸壯者則赴工於水鄉圖升斗之粟而積勞以死老者則枵腹於戶內無瓶罍之積而待哺以止魚鼈

五茸志遺隨筆

卷之一

十

醉隱居

雲橫積石欲弔情何雪時歸典午可憐失此雙傑 何巢孟德當年嫩衝蔽岸一炬東風發萬古功名同一夢祇有文章難減夜靜江空猶聞鶴唳聳起人毛駭坡仙若在要分兩廡風月

雲間朝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 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壺約重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稱到有一斤泥一斤水一斤瓶

成化間華亭有其母再醮者生一子及母死前後二子爭家質之官、判狀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子之心死后歸壻難見先夫之面噫判詞確則確矣渴無傷前子之心乎但有母而爭焉不失為孝較之互推諉者其殆可嘉而竟拂其志令其葬

焉可也但不必合於前夫之墳耳

上海潘去華自言鄉舉時見一青衿與其友騎而歸聯轡道上誦所試文取正於友誦至半馬則噴首昂足顛真青衿於地青衿怒而鞭笞無算俄而馬死後復為人至三四歲能記夙世事曰我前生某青衿家馬也家人問之曰某聞某年某青衿馬跳鬪不馴被笞而死尔乃是乎曰然余所以跳鬪者惡其文惡故怒而致此盖余前生亦以青衿化馬故文之美惡猶能辨之久之青衿往而詢問果得其實噫文之惡者不可入之馬耳乃世之為惡文者不自知其醜而妄投於大人師長之前豈謂大人師長之智不若馬耶

隆慶戊辰春三月三日上在朝見百僚於文華之幄次是日也始開筵勸講故事該首輔口講不撰講章於是少師華亭徐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齊匡居

公講大學之道首節莊誦正文三四回講曰夫大人者繼天立極有天下國家之大責任者也有此大責任豈可無此大學問此大學之道安在：明：德焉在新民焉在止於至善焉人所渴於天者本是虛靈欲障之則不明正如一片明鏡塵埃蔽之始昏矣磨刮去之依然朗照故明之云者在學問以復其初也此明德者乃蒸民所同具習染之則不新正如一頓新衣垢膩汗之始舊矣洗濯去之依然如新故新之云者在學問以變其習也此明德本是粹然至善惟執持不固則不止正如一所安宅主人移徙不定始失所安矣知其為善終始住定有何改易故止之云者在學問之功持衡於人已閒必至此而後可也修此三者乃是大入之道大人之學古之二帝三王務此而已伏在留神日新其德上乃賜茶而

退聞者莫不悚然悅服

徐文貞咏蝗詩云海上蝗蟲舊日無述來人見五驚呼橫飛恣食公然去好似前身士大夫此詞亦善諷

吾松表景文嘗館一富家性疏懶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

別延陳文東壁陳德景文故侍弟子甚嚴一日景文過訪文

東遣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己今歲先生因談彼

若無幾箇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

吾松大宗伯李至剛在永樂中預修大典嘗入掖門為闈者誰

何之對曰修史官後公以事落職首戴平巾仍入修國史闈

者問公弟曰修史人時人譁然以公去官為羞死人迨今傳

為口語云

錢文通幼時即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字東白亦有詩名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齊匡居

且能書在永樂中召至京修大典初居延慶寺後為僧官住

持南禪周文襄公為巡撫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禪與公

公略談時文通為秀才亦與公交款一日學中散堂后文

通過訪公以藍衫挂欄榻上繼而文襄適至屏避不及文

襄問是某秀才藍衫公因稱文通之才文襄隨請相見索

其舊作觀之大加賞識遂為相知后天通登第入翰林文襄

尚在任因送郡東：倉基與文通作宅弟令錢氏東門之居

即舊倉基也

上海葉宗行在永樂間以言事稱旨擢為錢塘令清白自持均

徐後簡詞訟民甚德之卒於官浙江按察使周新為文祭之

曰惟錢塘之江水與公萬古同清

吾郡任氏世代讀書后有勉之者以太祖開科松郡登第者自

勉之始官至參政后又有孝友中鄉科歷官長史居鄉亦簡重前輩如張果菴浩者每一上司到必約孝友同往晤孝友不至終不先入此尚有前輩長者之風

吾松蔣性中歸韋巷官為給事世居甯河清介無二一日駕舟入城止帶二部僕因潮水不便遣二僕上緯自到舟尾梢船適一葉船竟掉觸之鄉人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給事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哄人此處那有蔣給事促家人緝船徑去 公一日泊舟江許有官船繼至相並即過船對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園桶此官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天聲將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解遂命釋之而此女復蘇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此舟凌風而去上有旗

五茸志

卷之一

重

醉醒居

辨曰江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無不覆溺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也 公為秀才時每夜請有一麗人與之相對而刺繡或進茶獻媚公毫不動問亦不問其為妖為怪如此者日久忽一夜留一小篋以囑公曰他日得意當即啓之迨登第時啓之凡兩應用冠服具有始知其為仙也及后公將卒之年又來索篋而去未幾公即逝矣 公京行遇內寺光樞者公即持章劾之坐以官法宮掖肅然及居家時足跡不入郡縣唯躬事田畝牽犢饋餉而已適有司造謁公門公爾時笠帽野服驅犢前住隸亦不知其為公也但叩之曰蔣翁在否公曰吾當報知乃入易服而出太守殊為駭異其清介若此其為有司欽重者亦以此

張公悅為浙江提學副使時行至一處比夜有司稟公館素有

崇不可息公曰烏可以此而回屈軛車第休於是司不敢迂公既飲晚席張燈而寢俄見四五小鬼到牀前翫戲公知為祟起坐榻上觀其所為久之鬼并榻撓公面目公奮臂擊之鬼猶抗拒公掣得其帽以置於席下復擊其手大呼門外衛卒鬼亦踉蹌四逸持火燭之其帽即早紙所為僧伽帽也因命收去明日以示諸僚而焚之 公自宦歸杜門燕息公私事一不輿聞時見風俗奢侈益崇節儉以率子弟嘗書屏間曰客至留飯儉約遠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擅級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靡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五茸志

卷之一

雷

醉醒居

曹介人藩於萬歷壬子入闈至甯田首訪故郡侯李多見家侯止一子弼武強寄居城隍廟蒙袂輯屨習然出肅容介人舉二布贈之明日衣道士葛衣來報謁愈悉其育狀云世居鄉曲存屋數椽繼母夫人尚在堂日啖麥飯三碗猶虞不足唯兒盤銘已列青衿聊可繼書香耳介人聞而悲之謂武強曰子代為緩急倘數金可得亦足以供君家饋鴛武強明日復來曰昔先人守雲間止飲泖湖一杯水蒙公垂念猶來訪其子孫况先人守瓊州還檢僮僕有携沉香數片入舟者悉付之一炬瓊人遂創立焚香亭不肖何敢當公濫施為清白吏身後累請辭介人益重之因而談及家務始知思弦公極猶未大葬也介人慨然不覺淚下遂向武強曰吾當從吾鄉播紳為令先公謀葬事是年冬介人入燕盤銘至雲間幸遇陳仲醇草操介人募葬書具呈於徐巡臺批助願氏義米二百

折價百金歸了莫事亦不負思發公於九泉矣

方禹修師相殉節以死今原配夫人年七十二與其媳力作餬口吾郡之俸拾青紫家累萬石者皆師相所拔擢士也月朔兄弟落三清宮流寓雲間無有過而問焉者廉吏之後古來共歎豈獨蒲田李賢侯哉惜乎今日無曹介人先生其人耳沈貞居識

顧東江登第時西涯當國甚愛之時張莊簡為吏侍東江往謁尚未考館選莊簡公欲留東江在吏部語東江曰我部中關主事一員君留我部中亦好東江曰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恐於政體有未諳也莊簡曰君見但能照書本行幾曾見差了亦可謂名言

曹定庵晚年不與人事客至則留飲寫字作詩有蕭然物外之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一 五 醉暹居

意一日侯客方入坐與夫見有門者為之勸解門者誤折其二齒泣訴於公曰彼自門何與汝應杖二十今折二齒可代之矣置不問聞者服其家法 定庵嘗慮墓感白鳩之異西涯李文正公有贈言 定庵作壽藏日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夏恍似天地未判之初

陳檜清嘗割股而愈母之病錢文通為志其墓皆松之孝行也可泯之手

張瀛海為秀才時設帳於五保姚氏每見字紙必拾之以付水火一日偶拾片紙乃世宗十四年制誥公即手錄熟記之后辛丑廷試策題正問及此因悉書而記者上以其對詳博竟大魁天下

包汴子樞芳中嘉靖丙辰科捷報時樞芳妻頗有鴟姑之色姑

因勉公曰君能奮志青雲乎公曰吾子已登第老夫何用此為姑曰終不甘婦之驕也時公已年逾耳順乃奮志下帷戊己聯捷后官至愈憲語云子貴不如夫榮斯言信矣

唐原善頑強西園中成化丁未任膳部時每歲新茶進御必先至司驗視附其餘為餽曰樣茶者分餽僚友以為常公曰焉有上供之物人臣敢私嘗耶乃戒諸門者茶至必執策數而入之無容入其餘驗竟沒執策數而出之由是樣茶俱絕

後公轉主客員外郎所轄皆四夷情狀不一最稱難治公一調度皆得體時哈密貢方物麤惡倍常教覲優給乃悉拆閱之其人詳諸庭累日不伏曰吾主方物皆有數今乃爾歸必抵罪公徐曰爾慮爾主罪爾耶吾以尚書一咨闕邊將以邊將一咨闕爾爾主如何家皆愕然不敢動蓋其物之麤惡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一 五 醉暹居

者皆其使之在途潛易也其機敏聰察如此

華令熊際華劍化曰度梅嶺懸車絕壁累騎攘如彈珠千仞神骨俱峭過此盡廉夷耳入平處不先示人以易山殊有意又曰夢以昨日為前身可夢以今夕為來世亦可夢餘猶憶晝時事即謂知已往可且日龍道夢中語即謂知方來亦可際華嘗謂比干墓云紂疑比干而剖其心後世無不知比干之心者乃知聖人正不必有心

錢福與謙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西翁贊者公命與謙代作即搦管云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文正為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檢元之才既而禮闈果占元選公為文不屬神是春會試第一

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構者弥封官以無稿難之家以爲科場必欲具稿者防代作之弊今殿陸閱衆目所矚何嫌之有時劉閣老過其策噴之不開口乃請於上遂賜福第一 公生數歲時其父一夕夢有女子三人來曰汝兒錢福他日科第與蘇州吳寬同乃詣蘇訪吳吳尚困於庠然人皆稱其才高學博遂自謙曰吾兒雖不敢望科第使其名得倚吳君足矣後吳亦奮狀發跡

顧東江丁內艱時鶴灘以修撰家居來真不借士大夫唯舊友四五人如沈維馨王大用輩有張姓業染者亦與焉人持一錢略具器物鶴灘手撰哀章以片紙起艸祭畢與諸人共享而去前草舉動真率簡樸類如此 錢與謙宦歸家居江陰徐氏以五百金爲脩脯延至家塾時徐二子既中鄉科矣居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區居

辛載止改課三篇日扶妓游燕而已時邑令某公雅好翰墨推重公一日邀爲君山之遊預探齋韻中隄騰低梯等難韻戒吏人藏園於坐即席發之欲以困公也請題大觀亭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已峽纔歸壑許大乾坤此結臍胸次扶開三極朗日光搖蕩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搢紳無不賞嘆又一日徐氏大開筵宴於園亭賞牡丹錢公已飲潦倒矣客有搢珉瑠扇者即門客之手取而書之曰珉瑠筵前珉瑠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丈人行會占春風第一枝又聞其咏楊梅詩曰怪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斗葡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略著些酸醒酒困了無點滓沈詩腸渠家妃子如相見添得紅塵一騎忙其爲邑人題卷

輒者甚多

唐公繼祿字子廉中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性至孝未第時家貧其母嗜鴉糞家常不繼偶集宴一貧家見鴉糞美不忍食暗裏數片置之袖中魯其家筵上失一金盃一客起自檢其身衆皆然且及公曰不源檢盃在我處歸即持上隨以田傳值製盃以償終不言以母故有嗜糞之名也既而持盃客來曰杯是我避飲暗匿山石隙中以止未及告耳索之果得其家大媿以故償者還之

張東海送羅倫謫官福建詩曰烈：轟：大丈夫曾從金殿聽傳臙十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枯柳者亭祠下摘寒蕪時人欲識襟懷吞天下浮雲事有無董元宰過浦里詩云誰知元度宅又在五湖汀隱几時生白離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區居

書幾殺青鴨池春浸月漁火夜浮星自笑烟波艇頻年問字亭 元宰曰氣霽地表雲散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艸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接海風吹不漸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日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處徵名手圖畫小景然少陵無人論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 吾松蔡紹襄作江西青溪廣文於萬歷庚子秋入省應試舟次瑞洪見樟樹大十餘圍內有荒祠徘徊久之是夕夢於樹旁與神相揖讓神曰公中江和搆俄有群儒生突出若相角狀神語紹襄曰汝不必爭可隨我去蔡數之得七十三人覺而大異至者即往藩司查應舉姓名見鄱陽有江和編訪得見遂與同寓致殷勤焉及放榜江和果擢第一蔡中七十四名

米隨七十三人后毫不爽云

莫廷韓曰余嘗獨居山中借榻僧舍每見林巒新霽鳥散碎耳
巖扉初啓雲山盪胸山榭紫翠正落枕上仙、乎覺身世之
欲浮也 又曰余生平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艇掩映便
欲卜居其下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
如畫諸弟對影圍坐談諧禳俗醉醒相笑樂劇飲無算命童
子以吳音調鶴南飛散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謫落塵網奔走
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陸平泉見莫雲卿山水卷曰余家九山中朝夕無非畫境自來
城居此景為樵人牧豎所乾沒展卷頓還舊觀復起余芒鞋
竹杖之想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廬居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敲遠聞梵音相和從林端來酒、然窓
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又曰山非高峻不佳不遠城市不
佳不近林木不佳無寺觀不佳無雲霧不佳無樵牧不佳古
之真曠士多託跡於名岳要之山無隱士則林虛故世有巢
居子山林道尊矣 又曰晚涼箕踞臨池自酌閒設筆墨撫
古帖一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皇矣

陳眉公曰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重以異香茅屋蘆簾
紙窗土壁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曰果尔亦是天壤間一異
人

莫廷韓最愛方于魯墨嘗曰潘谷奚起世不常有陰廡松節絕
亦多時元賞者睹古布合恒情則肯遠賤近綠螺鳥玳欄隨
龍膏推較峨嶂齊盟易水吾於方氏殆無間矣又曰是人已

入元心三昧 又云方于魯造墨汪司馬為之評謂墨以評
重固然第方氏行世而後知司馬之於名物辨而奇不以文
掩質雖謂詳由墨重亦可矣

陸平泉自稱九山散樵不著姓氏倦則偃息樵窩中客造榻與
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也

嘉定人冒藉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大賢與於
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曰我
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馬往而不三黜

嘉靖三十三年巡按孫慎旼政翁大立行文祭陣亡僧眾云葉
謝之戰打倒倭寇九名易家兵之戰官兵數千止以僧衝鋒
陷陣官兵無一接應是僧人墨流直親上死長之忠臣而將
兵王臣實偷生苟活之匹夫所據已死僧人即動支海防銀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三

醉廬居

三百兩建立大塔一坐備書名僧死事之美仍將舊歲八圍
戰死之僧一并收葬以為倡義之勸以為將官懦怯之戒仍
行學撰本院祭文一道行府率領所官祭奠各僧其文曰嗚
呼數載靡常變幻倏忽果孰孰主張惟僧有定亦復有寐若行
百年茶毗瞬息哀、大用暨尔西堂乙移古峰何其慨慷尔
東我西偶為併命冠鋒肆腥意氣遙揚薄彼不義為奮牙鎗
不忍而忍覺鋒始揚力盡無援於焉致死吁嗟羣公可謂忠
矣我茲巡行爰司風紀遺此禍變痛腸曷已勒文昭績遺烈
固存永示不朽孰謂空門遺此真儀慰尔旅魄光明想存鑒
之無致

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提兵湯克寬守涿涇賊自西南
環下官兵初與戰賊意亦畏縮文兵而官兵無敢前竟為賊

傷者千人有王氏三女劉氏婦與焉而擄入者受禍尤慘蓋此日天氣晦黑自卯至酉竟寬以謁巡按入城兵無檢束遂有此劫代巡於湯此事特怒後代巡亦被論據云此時殺死千餘兵男女死者不計其數有司申文止云百十餘人被害嘉靖三十五年侍郎趙文華奉旨祭告海神時以賊巢沿海設壇於得勝港其祭文曰於維東海東華兩崇百神是宅萬靈所宗高山大島紀閱為窮蛟龍之窟屢氣斯融沛為甘霖澍為真澤一潤所滋無槁勿植乃茲寇賊條起方群彼逋逃以恣猖狂戕我東人傷我稼穡自丑逾寅今已卯域干戈載道民生孔棘事聞天子震怒有赫無何引罪遣祀有勅有文龍章習禮秩：維是刀斧金鐵玉液有鬼有神：不可測鋒芒所指惟寇是克期佑王師元功是即旌旌載道振旅在夕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一

三

醉隱居

珍彼犬豕執彼醜 以奏敷功惟神是賴臨發告虔誠懇有在海宇肅清神德維大
王石梁以進士掌教吾松守正不撓舊制廣文見府公必長跪石梁對府公曰一郡士子皆公子弟而予乃公子弟師也當抗禮府公不能屈後當丁祭凡與祭官當齋宿時府判以有宴會後晨方至石梁語諸生曰那位官不齋宿不宜與祭諸生曰扶出三府遂與石梁大鬧申文都御史吳廷舉奏素執法有風裁仰府押解審問三府以廢弛不職論罷石梁以平日擅用竹片罰俸五月收其板未幾少師王守溪致吳公謂府公曰誰當代我作文府公以石梁薦及天上吳公大賞謂石梁曰汝有是才用板不妨命取還之
庚戌會試徐文靖博與汪伯諧學士為主考王守溪為同考一

夕守溪送卷至堂汪對文靖曰日來不怡守溪問以何故汪曰以不得好卷既而曰昨夢一人總一大錢何也守溪曰昔人謂文如青錢萬選方中其有異卷乎汪曰又夢人觀黃牡丹三大本何也守溪未有以應時錢鶴灘有名揚屋守溪退而思之大錢之匪其在福乎獨壯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為錢惟演之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匪矣後果符其言

萬歷丁未昭慶寺得一異獸云得之括蒼其角雙身有鹿文馬尾牛蹄性馴擾日可驅六十里驚者禱以鹿皮歲餘眉公得之以真余山亦無識者按山海經云海嶠之山有獸狀如牛而馬尾名曰騊：漢書西域傳烏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子疑辟邪稍近之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一

三

醉隱居

吾郡龔仙胡軾與友人坐談友人曰人生在世如風燭：為惟有發何龔曰吾謂人生快活以一月耳友問故曰彌月難頭即若矣友大笑
陸文裕為山西提學時督王有一樂工甚愛幸其子讀書已偉入學宮矣文裕派任即行文黜之督王再四與之言文裕曰率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汗學校文裕之剛決亦僅見者也 文裕以祭酒在講筵而奏外謫將十年乃自外藩內補尋復翰林奉命尚書張文定公邦奇同修玉牒日侍館閣頗承聖眷辛丑自陳得歸未幾文定亦南擢越二歲上在西苑語學士石門翟公鑾以翰林無人自問張邦奇陸深何在翟以對上曰二人識何如翟曰陸遠過於張上曰我記得曾出作提學官否翟曰是外謫適遷上復曰是桂萼害

他桂文襄住在內閣以文裕面奏忤意不意聖明猶記憶如此

常熟楊夢羽名儀官至按察副使學頗該博未達時曾遊席邱題詩有一聲黃葉楚天秋之句文裕登臨時見之愛為過蘇有極道楊夢羽之才學者文裕云是一教黃葉楚天秋之楊秀才耶願見久矣因造訪握手極歡而別后在嘉靖朝同僚中相與尤厚

徐文貞公婦里編召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杯失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添倒杯帽俱墮公即轉背亟命人仍窺之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之厚道

五一鵬踞西園以歲看為大順訓導善書畫亦能奔走人每一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一 五 薛區居

入城舟次常滿喜歌曲常挾歌妓數人中有名丹桂者最有板韻室中又有侍姬三四人值路北邗太守陸任時王大恣道甫楊即推蓮之求公書畫贈行此日西園留飯其堂屋三楹中間坐客兩旁皆寢室中著侍姬飯畢作畫其供筆硯圖書者皆侍姬也蓋有姜白石之風焉

陸平泉為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朝廷不難以伯爵酬功何況廟祀乎平泉曰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

顧敬齋年甫弱冠病血症甚危夢見一白鬚老人自稱孫思邈云汝前世為都御史誤殺千人厥明來索汝命蓋焚楮千塊其牲醴往西北方迎而止之病乃可治乃依言具祭夜復見其老云與汝一白丸可食之甫入口覺香氣滿室編身出汗

而愈且囑云後莫作都御史其地冤魂再生必為所害矣後以奉政致仕

陸平泉自題小像云一氣初孰為尔大塊中始分剖析形骸判尔汝群然生曰人生往而復生則死道遠遊還太始我為我尔為尔

何元明家梨園甚精曲皆手自校定一日集諸賢作劇其弟禮部叔皮與焉酒半元朗問曰諸公知不佞擬演之意乎或謂公以大才不過以此泄其牢騷有謂人生行樂此亦足以送長日消永夜公曰不然今之士大夫大率排場優伶隨人啼笑者耳且里中兒纔識之乎字傲然以進賢驕人故令諸奴傳粉共耀蜂蝶之羽爾聞者為之氣奪其任誕大都若此皆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乞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一 五 薛區居

吾觀今公卿大夫多此輩也元朗傲視千古一轍青浦令卓鈞延平人介而慎沈雲楫湖州人介而嚴兩令相繼為政卓已離任士民將立碑懷去後之思乃邑有與沈暱者欲令兩人並立碑石而郡尊素聞其董穢也乃詢於眾曰卓沈議共立一碑何如有孝廉起而對曰如有所立卓爾沈同以其私太尊不覺撫掌一郡盡稱確論

近來儒童考試自垂髫之稚龍鍾之叟靡不紛然求薦分頭奔覽昏夜乞哀略無顧忌至府試一闕尤為吃緊辛亥年郡守張九德曙海公臨考時病寒不能閱卷悉聽三縣公為政而華亭張令尤疏於檢點大犯清議及府案出童生不勝悲憤至擡城隍神供公坐上敲鐘擊鼓且搥內衙雙扉幾碎欲挾張太尊天之神前張公亦大憤蓮健隸擒數童大扑之或塗

其面貌或併罪其父師而狂恣稍戢然郡體亦已大壞矣
郡守蔡增譽在任時與鄉紳揖讓每視爵位之崇卑以為揖之
深淺故民謠曰士大夫腰硬太守却腰軟太守腰軟士大夫
便腰硬蓋曲盡足恭之情狀

周柳塘以進士起家謫為吾郡三府事暇一日遊郭落過干將
山溪山勝處題壁云閑來遊自好到此景方奇何必桃源問
漁舟花下迷後遷主政去解郡時求書者踵至

董紫岡踴宜陽好讀書工詩喜交海內名士尤數尚行誼與弟
宜旭分產先為文泣告先祠推故產讓弟而身任一切門外
事所藏書火石刻名畫千卷獨究心當代典故郡縣文獻日
坐一室手丹鉛校勘至丙夜不休如友愛旭弟一事尤非輒
世人情所能文裕公贈以詩曰汝家舊業天人策溪室公卿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隱居

第一流猶有真襄待華胄杏花春雨曲江頭
徐鳳竹拭其父素富遇年荒捐租以為同邑倡又分穀以賑貧
乏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即
是年鳳竹果中鄉榜其父益積德凡齋僧極貧建寺造橋無
不盡情盡力后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
直做到都堂后鳳竹官至兩浙巡撫

張之象元超踴王屋禮貌偃倭如不勝衣而剛腸勁氣亭、物
表與人文不以盛衰為軒輊常憤時俗炎涼著叩頭蟲賦以
見志單門後進稍有拔俗之韻必多方延譽其敗名喪檢者
即顯赫亦擯斥不少做顏色邑有董氏者其後輩肯感慙直
而尊行某故構机愆然執公自俗後輩不能平遂指為張姓
訟而斥焉公心異之為賦詩云秦廷末者非張祿漢室原知

是董生相傳以為絕倒又嘗渡泖中流風惡舟人皆失色公
神情恬穆口占一絕有暗想生平何所憾三尺晏起一科頭
之句其詩亦雅冲澹有魏晉風為文宏深真衍出入東西京
牀頭惟擁千卷終身不離鉄兩會計以故家徒壁立聞從諸
貴人遊或羅綺滿坐公獨敝裘芒屨披襟握麈倘若無人蓋
公所挾持者甚重不在世味中也海內名公鉅卿聞名願交
者望若景星嘗從仕為浙藩幕即謝去卜築於細林山麓其
地多怪石流泉烟扉月榭叢竹茂林及諸仙釋名跡苔封蘚
沒者舊雖無物色而公一一題咏山堂遂為生色所著書集
及纂輯先代者不下千卷多藏於家今錄其中頭蟲賦於左
中頭蟲賦 并序

中頭蟲賦者晉傅咸之所作也以其謙卑自牧無往不利余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隱居

乃謂士之進退必由禮義而得之不得固有命也彼之抑首
俯息情態可啞殆類夫春詭談熟者枉己辱身頽傷志操雖
時或有過非君子砥節之訓矣故反其意述此賦以諷當世
之士并自鑒焉賦曰
伊介性之不同本生理之至直曾子勵士以宏毅孔公亟美
於剛德介性剛德而具高剛抗首卑乃席膝體貌多端從義而即
或送使於他邦或承主之賜食此下皆恭或有禮者或感恩而必拜或
引咎而自責或升堂而覲母或見畫以興惻或修敬於德公
之門或陳經於誕聖之日仲尼却之而克當祖征受之而兩
得說大人勿視其魏、為弟子不懈於翼、逆禮之恭免辱
遠恥無禮之慎其敵也意彼奮身而絕脰信忠臣之二不雖
喪元而甘心又何惡於勇士此皆具介性剛德惟在邦而如天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一

三

醉區居

則火鱗之所希若枉尺而直尋亦軒氏之所非以此齋鐵者揚日而不辰鍾離意得珠而同辭阿可守正不周侯持法於細柳蘇武建節於外夷若乃王丹之饒陳司馬特不拜以為贈汲黯之遇衛將軍但長揖以致敬此又歷舉古人之見甄后而不伏固劉楨之守正而小兒而折腰斯陶令之解印馬援貌帝婿而不荅顏含謁丞相而無佞更重施禮於人親盧鴻以罄折為忠信王祥飲以德而受人何點雖箕踞而奚病至於孟嘉之不知落帽下彬之不怯投情雖近於傲物而孫楚參軍而稱命鄭眾奉使而威敵并丹被褐以凌坐嚴遵鳩首以應辟上交不論威儀是力總諸賢而共然蓋有作而在昔一作德夫何茲燕之細瑣方入乃逢人而委靡鮮英豪之骨鯁多婦寺之說隨將無惠而致感或望塵而下之詎觀抗司徒之趙壹高閭動高祖之酈其擊跪曲拳繁辟俗礙阿區遠巡徇倭敵每低眉以趨承時俯首而祇畏以下形容一倨媚之態人常有似此物之佞媚抑維何而比類仲慈蚺馬之高是物亦宜然潔俯謝螳螂之勇銳足不能前目不敢視委蛇蒲伏覆面掩地莫謂周襄之詐謬同魯繆之醜乖媿賄之哀誠甚鄧通之恐悸何闕高鳳之解爭乃效謝鯤之拜賜豈夏禹之樂其昌言實蘇嫂之懼於高位等搖尾而不殊與崩角兮何異匪飲酒而多儀猶之播之可愧昏夜乞哀鳴人白日大抵如斯吁嗟而頭辛若無益千醜萬辱同彼施威美祇痔之得車忘吹離之過厄徒自病於頓顛又誰憫其爛額如枕蘇則之膝必忿恨而弗擇借有朱雲之劍雖斬所以何惜罪得當使此蟲有知亦當容身無地况窮通之有定信運命之難更千人者未必果腹屈膝若安可復伸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一

三

醉區居

此者原不 是以非義之錢而趨勤勿屑聞人之勢則高允所輕不有爾介之熙載將無嚴整之曜御仲孫敢言而甚切子高抗手而遂行王無功久獄於繁禮向元季自處以素情曰子方驕人以翁賤采使者正對於會盟會以此正氣之人今古之多韋仁約獨立以司憲江休映無屈於明顯與壁而俱碎慕蘭如之敢於抗秦觸屏風而就睡感陳成之蕩於諷親若夫獸如獬豸昨非是任州稱屈執指佞於庭物類中亦有觀正氣之猶在徵直道之可循懦夫聞風而立志壯士怒髮而挺身與其曲鈎之 孰若如弦之守真見守道為正所寧同此強項之賢令母似彼黃頭之小人厥各願深於子羽是宜反責以斯文又知微言之廣喻請三復而書紳曹介人云姚江楊大森督吳中儲嘗言此地有三般糧長一曰富家一曰光棍一曰現世報蓋播紳之墮州未宿而丞嘗已絕冠蓋之書香未斷而飢寒已迫眞佛氏所謂現世報也然此亦有司過士大夫亦過有司不務恤士紳後裔而魚肉啖之不盡不休故曰有司過士大夫多買田產多積財帛為子孫蛇蝎故曰士大夫亦過周思蕙蕪萊峰年十八為諸生時才氣橫溢下筆千言常為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解生此語中嘉靖丁未進士授平度州知州多惠政時藩府縱闖奴奪民產有餘事播其奴斃之獄聞族王奏之將擬重辟當道檄公再訊僉事竟得復官有郡航民掠食幕府將加勒公曰此輩赤子飢求食耳奈何擊之恐為變作小木牌數千為招輯語散置四郊皆就撫為良民餘曹考公行最擢繕部員外督

厥清源州人避道天送立祠祀之在清源會河勢將決公為
禱於神募民囊土築隄身立赤日中督之隄成三日而秋漲
大數民得無恙已擢湖廣參政除宗府五將軍豪橫賊巨盜
劉某於江黃閣教稱尤藉倉丁內報前後哀毀骨立服除竟
不復仕優游於林泉者逾七年足跡不入官府屬歲飢食指
不給閉門食貧終不為人關說一事時或操小艇持圖書數
卷遊吳越佳山水間絕不令人知其他德德不可勝紀廟堂
方欲大用公起擢廣西督學副使竟遭脾疾卒其所著有西
齋日錄學道紀言周叔夜集行於世

莫雲卿號後朋即方伯中江公長子也蚤歲能文有倚馬才尤
長於書畫行州得米南宮真趣與唐伯虎文徵仲吳味相埒
以拔貢為國子生名重都下生平唯杜門者述不事干請方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隱居

以學行立懺條遁疾而止屠赤水有乾詩二律云海內才名
三十年九衢風月五湖烟終懷老父蘭膏恨忍請門生謹露
篇有容空愁陳絮酒無人強起聽哀弦知君定入滌源國何
似清虛小有天又云客散高齋薇艸元英雄何事若無年雲
邊乍冷登山履湖上今閑載酒船黃土老狐穿暮雨白楊新
鬼哭秋烟墨池筆冢俱零落過客澆墳濕紙錢 廷韓貢歸
龍府推訪之入門迎笑之曰足下高才何由此途廷韓曰此
皆門下不能與成龍閱其故廷韓云不聞龍子曰莫不善於
貢其亦可謂雅謔

何元朗一日與廷韓同看須臾說范雎稷劇元朗曰雖以一徒
隸至秦立取卿相為遠交近攻之策秦取天下大率皆其謀
也及功成之日蔡澤以一言動之去相位如脫敝屣是不可

謂嚴傑我廷韓曰烏知范雎非見秦之少恩不可以共患難
使人激蔡來代己以為避禍之計耶乃知有識者其所見不
大相遠也

陸平泉曰晨昏門戶啓閉內外出入分別人情安於所忽每
易致疏虞為家長者亦當加意者察先達顧文僊公戒子曰
通宵出飲清朝臥此是人家家百弊生真格言也

祀典監觴鄉賢為最子孫富厚即愈士皆蒙登錄子孫貧乏縱
督達亦遭擯遺鸞鳳鳴鸞：共列且群數百人而肩摩於
五尺之坐珠不足為世人勸雲間陸文定公熙朝人端也上
官其推其為碩德重望入之鄉賢祠乃其子彥章諒乃翁不
屑與噲等為伍遂抱婦特祠萬眾爭親士紳服其高

吾松神醫秦景明諱昌運其先裕伯者僑居上海傳至芝石以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五

醉隱居

選前歷官別駕生公少即穎異十歲即善屬文以病棄舉子
業而讀古方書遂成名醫一日行邨落見婦人漸米使從者
挑怒之婦人急語公語其家人曰若婦痘且發當不治吾激
其盛氣使毒發肝部耳日下春應見其處吾且止是為汝治
之及暮如其言乞藥而愈青浦林氏子年方壯公視之曰明
年必病癘歷三歲死明年病作諭兩春竟死其所決時日皆
不爽其或病至沉篤人皆束手遇之投劑即立起常言法當
死者雖虛扁不能為苟有生理勿自我死之可矣以故藩王
戚晚上表列卿莫不爭延以為神仙其為人風流瀟灑復豪
邁不群家有臺池花榭歌姬舞女彈鈇歸來者無不麗而欲
而去時元宰仲醇及公海內稱為雲間三仙云余妹倩董來
伯好請仙一日公赴此自書仙醫秦景明病者請方無不效

所著有澹香堂詩文集瘡疹折衷等書行於世

華氏有失水得救而反仇其人者熊邑房判之云此真風波之
民一日風波十二時人心無常天地反覆重門襲室難道無
款櫛折楫之時

陳眉公曰凡傳奇所演先離後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夫
婦合而哭須髮合而白齒牙合而落手足筋骸合而拳縮乃
至歸地歸土歸風歸穴豈不痛哉然則世之過境而多悲哭
者正如看到趙五娘剪髮便墮下淚也終是小兒作解事

周萊峰曰余幸不甚貴甚貴有重累幸不甚富甚富有重負余
於甚幸之中而歎然有所未足是將何求足謂小人之憂

孫穀齋云新第落成市教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
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望 醉后居

陸平泉曰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城西烟雨邨此前人詩中語
莫走韓懷徐孟孺讀書處寫入便面是中瀟浪雲樹烟林勝

致歷、如就掌上便覺畫中有詩君才致卓軼胸中地整偶
亦遊戲出之遽清絕若此使加積習其神詣當不數荆關豈

直與蘇黃道後先也 又曰徐孟孺讀書城西當水木藤處
日與雲樹為伍莫廷韓賞其幽致以水墨出之便面坐臥披

之可謂同味雖然長林野水此老境退閑人所宜二君方抱
利器當振長風之羽此中非可久栖直待息耳俟老夫他日

汗漫及此分半席與之不待歌招隱也 人生如夢蝶世路
穩止羊子晨起據案偶閱三國志得此二句因思曹劉孫權

闕張斯五人者方其鼎足中原底分三國圖王奪霸亦可謂
蓋世大英雄矣今世代屢更江山如舊廖、千載間此五人

者今安在哉若以道眼觀之真可謂蝸牛角上爭雄蝴蝶夢

中門智耳筆視相設就崇走筆書此書罷據案投筆不覺軒
渠一笑而起時年九十 江陵奪情起復一時以守制論者
皆從貶斥察其意所固戀似不可一日釋權位者如令持服

守制亦不過三年耳然不再三年并其身不保矣向所戀、
者何在昔義山詩云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思白
日易流紅顏難駐怙權位者可深思矣 平泉見替寧筍譜

曰秃翁老鏡不惜口業好事者據為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
川之刑書也

普照寺門首鑄工胡姓者忽見街上有小片荷葉舒卷不已一
人拾置懷中而去胡中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之以決所疑

及出示乃至元錢三十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望 醉后居

道左行人捉藏於袖人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二十文此二
事相類然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今之積金蓄

教倍息計贏而奪、為利者可不三思者鑒哉
吾郡孫元璘言至正乙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西柵

口方檝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碗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
光燄燭天曼然有教由東北飛入月中時月如仰瓦正射之

而止無或稍偏若俯有人以手道其中者
松江之橫雲山古冢藪、然世傳以為多晉陸氏所藏山人封

生業遺家至正中辰春發一冢磚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
太元東晉武帝時也遂數而上計九百一十餘年矣或者冢

有志石恐事洩秘弗示人家中得銅壺與壺瓶等器二百
餘件內一水滴作獅子昂頭軒尾走躡狀而一人面部方大

髭須蕭然騎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圓桶右手臂鷹人之腦心為竅以安吸子吸子而微大正蓋腦心儼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獅鷹毛羽種其格通身青綠吸子渾若碧玉詭製作庸理則非髻人所能及漢苑無疑必其生平窮情而以殉葬者誠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過生出售捐五十緡得之歸別鑿沙土飾澤蠟石神氣百倍於昔韞蘊寶藏時以示博古好雅一日為有勢力者奪去惜哉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三十四保金壽家有一已闌之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俱紅如鮮血然犬之為妖多見於占驗之書而未有若此者然男變為女男子孕育聞之占者為陽衰陰盛主兵戈亂離之兆若夫壯犬而生兇陽化陰也又犬屬火一嘴爪紅亦火也豈非主兵變之變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醉漚居

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五保楊巷郡浦雲之西清庵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散其散若以桶覆水面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君宮室無故有散必主兵起若民家亦主敗蕩

又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處潮忽迅漲人皆驚訝以為非正候乃至辰時潮汛方來則知先驟者非潮乃水變也後見湖中人說湖中壘不通潮一日忽涌高三四尺若潮漲之勢與此時同而平江嘉興亦如之然此種怪異變報有關時事云

眉公云通鑑是古今天地人之綱骨群書之閩津也要過關津必須以通鑑批點精熟理會透徹幾番時文古文別換異常精采皆從通鑑得力然淺博之於經史百家二氏之書得其

精實以治身以治天下國家自然根深蒂固漸興衰咄比肩若杜撰漢如何幹得天下事來

高祖都金陵就漕利也而委江北於度外得無懲宋之弊乎故轉都北平成祖以身捍之防夷狄之患而財賦仰給於東南又得無懲元之弊乎

眉公嘗記王忠肅公云魯場不須多帶書籍止覓兩直十三省試錄字一篇細批點爛熟采四方之英華助三場之精采此必中必高之秘法也

張白灘公有祖居已售他人其人欲棄而倍其值人謂公原主只應還原值訟之官彼安得倍取也公笑曰時價不同如何強索之聞者咸頌

顧東江以侍郎致仕還家即築倚秋亭於西園中園多隙地可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留 醉漚居

以詩疏東江口處其中課墮鋤灌自輯農書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額上皆滿書齋壁上以藥紙時各色菓子便於拋撒杜門自適學為老圃若將終身焉公之風流大節過於尋常萬矣

陸儼山云蘭溪章德懋先生起而為國子祭酒一見余遂蒙顧愛常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為禮者敬而不必太踰脊今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有所不在其人之下何為畏之哉既而與生主劉學士先生偕道及其先生微哂曰此公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此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之意見風度蓋可見矣

何元明云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喜談西北事一日言王晉

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利
處俱要供具燒羊亦數頭百物稱足晉溪不數鬻盡撤去散
與從官跟隨後眾盡皆沾及故西北有一警則人：効命時
東南通有倭亂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
替畫之命余舉似之余曰當時法網從寬故晉溪得行其志
使在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日總
督有馳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余曰此數箱之物未
必盡以為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
所為則論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己之奉以悅犯難之
人今之當事者劉犯難之囚以飼權貴何怪僑事者之不踵
至耶

沈東老言黃郡守潤書來謂某當設教講學予答之云吾松之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一 望 醉隱居

人皆諉於不能而後於富貴將流蕩忘反以終其身無有求
教於人者教之不唯不聽且誣以為不足道一郡之人皆
然也夫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孔子猶不復告况舉一隅而不
聽乎某嘗有勸學箴曰天之所賦與爾俱同不為桀畜不為
堯豐欲之即至求之在衷顧乃自棄不學而終書此箴訓覺
我童蒙

何元朗元直放言無所避諱人謂非諧俗者所樂聞朱司成象
元曰士君子各有所見所見而不出言終日如念瓦石以媚
悅博人一開顏豈壯夫所為蘇長公有言事有不如意者如
食中有蟲吐盡乃已此正公之通方脫略埃壒之表
愈憲許公璘致仕時里人有被誣者以五十金託蒙古齋氏子
丐公白之公知其誣直於官而得釋而齋竟匿其銀後里人

以賽面質於公：謝云有之前輩厚德如此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郡守王華夢城隍庭下皆係林善人問
之名樹散明日召其外父李問之曰汝婿平日何為李曰只
是讀書一事不苟是科會試果第一
舉情少聘韓氏女遺廢疾或謂其改娶情不聽女已始議昏后
登進士官給諫終為義夫世人所難而公以仕宦雅操如此
可以風矣

陸文裕咏鶴并引余蓄二鶴於山居標格異凡實華亭種云修
吭高足鳳翼龜文鳴教清亮真仙人之騏驎也往歲為魯夫
傷其一孤雌匹處若怨若慕益深孤潔之趣每加眷恤日益
馴擾時望見余輒鳴舞不已若迎若導余益憐之丁亥之秋
余渡自水東為旬日之留是鶴忽飛止寓樓之外人共異之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一 望 醉隱居

詩云翻一鶴下雲中正倚高樓落日東憶得羽毛如昨夢
不教心力破長空呼童護足防秋雨看汝梳翎向晚風赤塵
青田是何處忘機聊與海鷗同
莫廷韓為任光祿賦濶軒鶴三絕冒鶴云一庭蒼潤夜氤氳
雪羽翩躚舞鶴群仙者定知增雅事月明清唳洗松雲放鶴
云忽看雙翥向秋山苔色虛留一徑閑此夜青天何處月定
為筆馭出人間歸鶴云庭下回翔整雪衣華池總是戀恩暉
分明尚語遠城事盡道仙翁海上歸
華亭都伯承喜家收書家亦以是畫山人吳元鑄常主其家元
鍊擁曲几摩樹根燼笑曰余真富豈妻伯承乃貧益嘗也人
以為寶錄
邑南之呂巷鄉諱姓者有一病驢剖其腹腸中多石子褐色

大如雞卵小如芡實中空有斗餘見者皆異之偶閱李竹懶雜綴云辟珠生南海椰子檳榔果殼中堅如鏡金剛不能損名曰聖鏡鮫蒼生塞北馬牛腸腹中堅如石子磨之可療奇疾天地精剛之品動植俱有不獨驚蠶之中有金剛鑽也又按留青日札載嘉靖四十四年春有鄉人家屠一犬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千葉入藥中能治瘡毒楊維禎著名多種稱鏡雅鏡錢文鏡仙鏡龍精鏡龍仙伯老鏡東維子抱遺老人桃花夢史錦高老人又有稱邊上梅者大都狂翰逸筆以自寓耳

宋曾子開有清樾堂元松江夏氏亦有清樾堂然其名寔本於唐盧浩然樾館

吾郡夏愛開收藏法書名畫元至正丙戌普照寺火延燒千餘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一 吳 醉樾居
家而夏氏藏古之樓歸然獨存蓋神靈有呵護之也
元任仁發字子明號月山道人世居松江之青龍鎮年十八中鄉試歲郡水監開江置閘凡水政皆仁發主之善繪事嘗奉旨入內畫渥洼天馬圖所著水利書十卷今人止稱任水監畫馬蓋以藝掩云

黃公望博學多材如經史百家九流之術無不通徹初隱杭之笕簣泉往來三吳開三教堂於蘇之文德橋至松興曹知白善居小蒸後徙富春年八十六而終戴表元讚其像曰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伏似燕趙劍客其達似晉宋酒徒至於風雨寒門呻吟齟齬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為齊魯之學也此豈尋常畫史也哉

松江西門有林屠者繫一牛將屠之其牛觸地而繩解脫之市

肆逢休寧汪賈跋而流淚汪行不顧又追及之復跪而鳴汪怪之曰此牛畏屠欲依余免弟余欲亟歸不能挾以往奈何問市中有好善者否曰諸生王文茂在前汪乃携牛至其家召林屠予之數金以牛託王生囑勿宰汪賈遂去至夜宿舟中有盜數人劫之忽有兵隊來救獲免盜既解竟無一兵舟子見有牛頭人身者指揮眾兵駭以語汪已至夜分汪又夢牛頭來云余為牛主部牛鬼以驅逐惡人感公美意故來相助匪余則公且失金而命幾殞矣又二年汪賈復至松訪王生其牛尚在乃復跪地頓首如稱謝者嗟乎人為萬物之靈乃為萬物之賊而種之為到燬之憐則何以超惡劫而證善果哉不特殺牛為重孽也

平陽縣初蔡垂楊棟屢築屢圮官乃用牛以祭時有了興法師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一 吳 醉樾居
在黃泉鄉牛徑銜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墟址下墟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練泥手牛俯首受塔成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余鄉有母牛被縛其子牛銜刀以投河主者竟得竟殺而食之其家盡生瘍體潰而死大抵牛之畏死將甚而人之屠牛其禍亦甚因閱了興師事并記為戒

周鼎夜云橙皮美則肉酸橘酸甘則皮惡精神所至不能兩盡如此或曰橙外美而橘內美也故橘順氣而橙損氣布衣王梨者弱冠遊鶴城會周鼎夜談學王曰我字兩戈相向最不可有者我也最難克者我也叔夜躍然遂與定交其後叔夜致王跋其遺書曰公同匹夫匹婦而挺立於乾坤之由

慎庸言庸行而超出於萬物之表可謂真知卦夜矣
周萊峰與王宏宇會談學曰吾於窮通得喪無復櫻情特未數
然於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
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為樂而於窮通得喪不櫻情
哉萊峰甚服其言

人生功名皆有前定而鬼神機緘多秘而不泄馮公思於嘉靖
乙酉赴金陵應試灼龜得兆文為亂柴高術者曰不利而公
亦甚不樂偶有老儒至曰吾聞錢與謙比試時龜兆與若同
而賢書名列第九若或然哉及揭曉果亦第九名是年徐公
獻志與馮公同舟夢公食韭而乙飲茶明日有友詳之曰馮
當中九名蓋韭音九也徐當中四十六名蓋茶字上廿八下
十八合之四十六也果各如其言其詳驗如此而識數猶不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吳

醉廬居

肯輕泄也

馮元敏曰梅有六德四功白而不濯香而不酷瘦而不媯古而
不朴迎寒不怯先春不競此其德也子可以調羹可以已血
花可以解毒可以已痘此其功也

馮文所之姪大觀以貧乞書於乃妹欲為郡守者記其伯杜陵
公聞而責之曰士大夫子弟不能為官吏則當守經史而為
士若資性凡庸不堪讀書則止農夫可為耳即醫卜之類尚
然不妥何至甘為書吏隸卒以辱其祖父乎雖然古之書記
賢者曾為之豈若今之趨走罔利倫於隸卒也若耕農乃是
本分正業即士大夫退居亦可為之豈必庸下故蔣少春子
徵終歲課農語人曰此不差強趨車前馬後承顏順旨者耶
徐文貞在位時里人有惡王元美於相公述其誦語文貞謝曰

元美與不佞最厚吾不信以為然容退公語諸子曰文士輕
薄詆人其常也但以此人才藻吾即收之藥籠豈可麾之門
牆收之則可轉毀為譽麾之恐譏詆不但出口吻且入青編
矣乃愈厚元美丁巳春吏部將以大計黜元美公力救之已
又擬遷元美長火公復力止之穆廟登極公首為元美尊人
訟冤力引其兄弟出山於是元美兄弟稱門下士口語手錄
無不搜與文貞矣

華亭花園浜有一長年長老精於易理每日挾冊占玩請罷涕
淚盈襟在昔宋時尚有菴桶翁吾明遜園時有雪菴和尚補
鍋匠皆明易而隱者乃知隱君子何代無之也
何元明藏蔡忠惠公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公文久上人一帖黃
文節公眉州單大事二帖后為王元美收去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幸

醉廬居

上海徐公汝翼夙稱清慎時分察粵東有屬令以百金藏書中
為公壽侍者誤約之退食檢得金竟日不飯為書謝却之其
后右轄粵西主監法往日監官祿有餘利銀以充公費郡司
理徐懷北循例以七百金納公署公面發赤曰是可汗人耶
婦之庫以佐餉自后遂以為列云

雲間有淡齋僧每食白飯一盂不食鹽酪披一衲數十年寒暑
不易富者供錢精受即他施不頃刻留問以經律曰愚未能
習但知有一佛字又知有一善字居起果寺數十年一日語
其徒曰我將去矣取一浴盤跌坐其中頻令人灌水沾其
膚氣若蘭並病者飲之即愈遠近爭來飲至數千人僧無他
言但令人數灌居一月謂其徒曰今可已灌合掌而化其徒
以籠覆之香氣經月不散

超果寺中有丐者姓侯每出丐得錢帛甚夥即以施眾丐眾丐
尊以為主每日羅拜侯端立不動夜即聚薪三十六堆曰此
我三十六宮也自稱為侯野王夜必跌坐薪上終夕無傾倚
久之忽召諸丐曰我將他去恬然而化其尸數日不變諸丐
為葬之後數月起果寺僧至姑蘇見侯於北寺僧曰若死矣
何為至此曰我無死曰若今何往曰無往曰若有得乎曰無
得曰若能教我修行乎曰無修僧跪而問之曰必求善語曰
汝語世人無多積無殺牲無妬人此秘法也升天以此成佛
以此已有一人趨來忽仆於地侯語僧曰此食牛月人也為
我護神所擊言訖侯忽不見仆地者醒曰白日內何得有披
甲神僧問曰汝會食何物曰夜來飽餐牛肉耳僧歸言之家
始知侯為異人一時因而戒食牛者甚眾其后松人屢見侯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至 醉區居

於齊魯間

侯皇帝者嘉靖時人道其名也世居清水石橋之左少就塾師
即自稱朕或以果良投諸生必曰朕賜卿已長見者家有一
殊色女曰朕作皇帝此女當在婚御之列即列仙傳張果謀
婚富室之意時人遂以皇帝名之然終身不娶第攜一椽為
寢殿之所即畫九廟圖於地五日一羹僅一飯一粥亦可過
九日必齋類為祭品或送隣家有庠生沈姓者鄙其為丐而
却之侯頗不遜生怒而訟之官侯不為意也日無所事唯
攜一繡袋往來市衢作丐者狀人亦以丐日之每過市肆銀
桶必以手賺入囊中有無不諭也然絕無乞食乞憐之語街
頭小兒戲拾殘果作泥丸為侯皇帝頃程侯見即取之歸形
甚短小髻髮蓬鬆似半百以外人絕不見其有異於人也後

流寓一人穎翁極年可三十餘面有頰色日被髮走鬧市中
能以稻柴心作筆書大字人皆訝其癡亦時有以酒飯食之
索其書匾者會府學師其姓者離家甚遠居恒悒悒思得近
地一官事母絕無人知也一日學師乘輿而出貧極從街頭
撫其肩曰而性至孝每欲得近地奉母今佳音將至如公願
矣學師心異之請入署傾蓋翁極曰今且無往待信至我當
自來也一日晨往署中謂學師曰報喜者在西關外矣至遣
人備之果如其言學師喜甚且知其為異人也乃長跪請曰
不知以何者為壽而可貧極曰第取佳酒來學師遂延二友
善飲者共約進酒三尊意人可一尊足矣已三尊竭二友俱
醉貧極絕無酒意史索獨酌連傾七尊而別學師始大異贈
以金帛不受第取一襖一靴服之眾覘其動止時往侯處列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至 醉區居

師弟而坐私相營效數

極去侯亦尸解人始知侯為奇極之師竟不得貧極所往
亦郡有萬州庭其書絕似陸文裕
董元宰云吾宗大理公建一廳極其宏麗上梁之兩族眾過而
稱賀一癡牀闖大匠谷散云何必如此堅固異日折却恐反
費力聽者無不驚駭主人亦以為不祥而惡之今且百年樁
阿歸然可見識不足計也
澄鑿寺在申泖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近眉公陰苴之元
宰題其門曰蕙葭蒼白霞為雷其幽勝可知矣
沈度以善書為翰林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為中書舍人朝士戲
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馮
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戶部尚書楊鼎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

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夫職所
致宜加罷斥不允時溥以進表至京聞於途既至陛見後出
尚書尹旻等問江南時事溥荅以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
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遠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却
丈母脚跟眾為之闌然溥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
致仕

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後煩里旅、有惰者學士譴之虞額對
曰病矣學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寔受後
傷督馬黃之第今敗瓦頽垣矣老夫猶疾病不即死茲後之
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其言慨然遂謝遣之時有人聞之為
樂府以諷焉曰錢學士瀛州人玉堂金馬當青春歸來故鄉
廣田宅築室役使官家民不問老與少荷負鍾來鄉鄰老
立茸志道隨筆 卷之一 辛 醉區居

父負上殊殷勤學士慰勞方遠巡對言此乃黃翰土學士流
汗度而噴君不見翰之惡通於天翰之死何足憐詎知富貴
不可逆覆單之戒猶昭然錢之墓在南橋鎮今其後嗣蕭然
即坏土亦不保矣

錢溥謚文通在翰林時預教習諸小奄懷恩太監出其門下懷
嘗於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某之惠
願留此以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懷以前金為壽曰跪曰與師
父置一杯酒溥欣然受之曰當與房下作首飾日、預戴公
公滿坐聞之絕倒 文通在翰林日文材敏瞻書學宋仲溫
入能品名譽籍甚四方以得其字與文者為榮一時碑板照
四裔可謂盛矣當懷恩者寵時遂援引以至要路當時亦有
入閣之議而時望皆歸言文懿岳叢泉單覺用此二公蓋交

結內臣文通之得力處在此而損名處亦在此士君子深當
以此為鑒

何元朗初入京見宣城衛公時公已謝病角巾私第有年矣見
元朗是松江人有同鄉之誼是日冠帶而出坐定熟視曰聞
君與錢狀元遊君今必高中然老夫有一言京城人多風土
雜兩角頭富兒勿與往來門外花園中勿往飲酒何知其有
為也敬聽而遵行之其後數年見士大夫敗官者幾人雖不
盡同大率皆違公之言者也

東海為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將入覲緘紙一籃索公艸
書為京中人事公笑曰此啟以書後我也止書四字以處其
請餘悉封還
徐長谷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五茸志道隨筆 卷之一 辛 醉區居

莫中江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暮鴛鄉景色真千
古絕唱其舊有一聯頗亦可意客請之曰啄屋雞已下趨花
峰未還

李思弦曰古之知言易今之知言難古也蔽而諷今也明而諷
古也陷而淫今也通而淫古也離而邪今也洞而邪古也窮
而遁今也達而遁

錢與謙時從塾夜歸家有客嘗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
雙手摘殘彭澤景錢即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
莫廷韓過表履善齋頭適邨人獻枇杷果誤寫作琵琶字相與
大笑屠赤水續至莫避去屠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表曰
正在此因出見而笑容尚在面令君以為問表道其故令君
曰琵琶不是此枇杷表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曰若使琵琶

能結果滿城蕭管盡開花令君再三賞譽遂定莫逆交
屠赤水與莫廷韓一日遊頌園赤水觸口吟曰燈下蜘蛛一腔
絲意莫應教曰庭前蛭蚋滿肚疑心

國初上海全思誠與徽郡鮑恂無錫余誼並為有司舉高逸皆
年七十餘矣詔見賜坐命為文華殿大學士皆不就上曰以
卿等高德煩輔導太子耳免卿等早朝從容侍對庶不負所
學何辭焉思誠等固辭乃放歸田廩學士道南替曰粵自商
山茹芝吳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

陸以寧語董元辛云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靠畫
沈穉休感梁溪鄉學憲之惠楚中携祝京兆卷屬眉公跋尾贈
之題曰此有士報恩珠也云云題竟戲語穉休曰卷入鄉先
生如馬入天閑君得毋有樂天放轡之嘆否一笑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畫 醉隱居
周北野名佩以即中致仕其父與字廷泰解元登第為翰林編
修兩世貴顯家居北郭有田不及數頃室虛荒故唯杜門不
與外事父子皆能詩今所傳有周氏世鳴集

東江居家時不甚與士大夫交往往雖同年如宋大參愷張學科
宏至亦不數相見獨喜與顏味芬嘯威龍淵詔張一桂冕諸
布衣遊廢而與顏尤厚顏是一老儒善詩然東江於士夫中
獨重周北野而未嘗汎然交與其所常會飲者則有張鳴臚
東園乃莊簡公任子劉南邨名為劉彈琴者陳約菴以舉人
官至州守諸人皆尊宦清貧無勢位者蓋東江之所重在此
不在彼也 送瑾竊柄時朝士多屈意與交唯東江抗不為
禮鄉人張文冕用事附和者皆美官公絕不與通有言公肯
枉一刺即高位可致公叱曰吾足可輕動乎且吾但知做官

而已違恤其他 東江少時送張友蘭學後受經義於任孝
友先生當童幼時二公即識拔受重之後東江嘗顯作祠堂
於超果寺歲時奉祀可謂篤於故舊之誼矣 東江館試初
夏作云金獸香殘畫漏稀嫩槐庭院午風微密房分子蜂初
靜珠閣垂簾燕自歸小碾試茶新淪鼎輕刀裁葛已成衣故
園遙憶三江外梅豆青、荀過扉

陸文裕在翰林時充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
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纂者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
陳所見則聖德日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惡之謫
延平同知

范長白年老得子眉公作詩頌之中心一聯云良友驟聞開口笑
好兒定許踏肩來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畫 醉隱居

孫文簡言若不出口在南京主試時何元朗在場中不第后相
過於南邨文簡語何曰主司在場屋中欲求得佳士甚於士
子之求主司但一時不能知無可奈何

徐存翁咏蟬云餐風吸露爾何求嘹亮高枝未肯休怪得幽人
在空谷可無一語報清秋

孫毅齋由中允陞南學士世宗嘗顧近侍曰何久不見稀髻中
允

徐獻忠字伯臣號長谷公博學才高日讀書盈寸為文深厚典
據大類子長聞禱東京所論詩五言重魏晉七言止取高宗
而上律止於大歷而自為詩沉鬱秀采出入諸名家尤長於
賦如布賦一篇憫念松人愁若能令循吏讀之酸鼻生平無
他嗜好唯著書自娛有金石文樂府吳興掌故序唐詩品水

品四明半政錄洪範或問春秋紀傳錄大易心印四書本義
及分節恭同契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爻三江水利攷由鄉舉
授奉化令以節義自持歎松依侈靡卜居雲川郡族表汝是
重公學行每嘆峰冲佳麗不能容徐公高德為恨云

陳眉公八十王季重贈以對聯云帝欲見公：不見蒙來求我
我何求 王季重哭眉公詩云客自雲間至眉公計已真少
微驚入地南斗更何人妙月靈珠在蒼葭字鍊新連閭老友
盡每涕必沾巾

璩元輿能詩起家以搜套為業偶與一友爭論遂相罵詈璩訴
之張王屋曰你何等樣出身乃敢欺不佞王屋笑曰此人必
是膏州鞋者相傳為笑

陸平泉九十時嘗自推詳本命書之於卷云己巳年干辛未日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壬 醉隱居

主月在丁卯時屬丙申辛乃陰金丙丁壯火兩干壯火夾一
柔金應主身弱論所喜未日申時未申兩支屬西南坤方坤
土生金坤厚載物雖云金弱火強而金得土生弱逢生旺但
丙丁二千夾一辛金日主又當二月：建在卯木又生火日
主是弱又兩干官煞太旺夾一日主柔干如身弱不能負重
擔故一生多火病前後在仕途皆難進易退畏怯不前今運
行戊午歲干戊戌戌為陽土戊類火屬命安于宮故多火病
內熱煩躁心神不寧八十運行戊午

印己巳
煞丁卯
主日辛未
証丙申

王舟州叔平生操觚而與交者自前後五子外復得四十人為
四十咏首皇甫子循次即莫子良方伯咏方伯曰俯仰子墨
林所睹無長者莫公豈不文苑若曰父社有抱不自璧雖完
詎為瓦飢來玩清泌衡門亦瀟灑時藻汰歿空居然餘大雅
此詩未盡公之百一然公之文行曠然名流亦自可見
莫方伯八歲時即工於對時因作樂客命試之曰擊鼓點成紅
芍藥公即應曰拈針繡出白茶蘼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一終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一 壬 醉隱居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二

璜溪退菴道人吳履震長公采輯
南邨友竹散入錢 濔晴川校錄

嘉靖甲寅倭寇雲間董傳策以比部郎請急歸携妻小泛舟避
寇於涿涇途遇寇相去僅二三大公倉皇欲赴水死其從者
止之倭熟視良久未動忽少林僧追寇公得脫未幾入朝上
疏論嚴嵩杖闕下上怒欲刑之忽地震而止遂成粵西公抵
粵西過曹溪登塔從一友四僧四僕忽雷震塔中煙火充斥
莫知所指良久得出則僧僕八人皆被擊死惟公與友得全
公精五星嘗謂人曰吾刑囚夾命宮數當刑死然遇三大難
而得脫則異數哉其后公以居家橫戾為家奴郭道士所弑
蓋萬曆乙卯五月初八日也先是公在涿涇遇倭寇時有被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醉隱居

倭掠去者還言董公備舟有旌旄兵仗眾列故不敢偏公常
自誇以為有神護及被難前數日見平日所捷死奴婢盡與
索命始夢城隍神謁見如下司禮公南面受之已忽神起使
二鬼以網羅之乃遂被害是夕有大星隕於其舍焉嗚呼公
未喪德則神護之公既失德則神殛之信乎禍福無常惟德
是視也公死後有人死而復蘇者見公在地下方白衣對獄
冥官責之謂其酷暴自取殺身然平生有二善一劾大奸一
用金足色故不致淪陸公之被戮也徐文貞欲隱其事以他
故置奴於法庶可逃卹典兩弟不從討賊正法直節如公因
此竟不蒙卹典云 公論劾分宜廷杖下獄瀕死飢渴屢不
敢進飲食忽一人上呼董翁擲饅頭四枚尚熱食之幸而死
後訪其人不得其豈有天意耶

徐文貞應試夢著襪衫講大學之道章既醒曰此下第入大學

光景也是年捷南宮入翰苑後躋首揆值穆廟初御經文文
貞進講正大學之道一節上聽徹亟稱曰還是這老秀才好
則襪衫之夢亦巧矣

徐叔明最歎山人曰山人當巖居穴處而奈何日置足朱門也
漢時授侯者皆遙授不之國今諸山人亦當稱遙授山人吾
無計其詩詞工拙即揭其目但有簡某翰林某給事等類者
吾不欲觀之矣有郡守謂馮元成曰子知吳下三歎耶如山
人詩卷與士夫干請之書僧徒募緣之冊是也一坐絕倒
馮元成曰子居鄉日見有建水陸齋壇浮屠治喪者心竊非之
謂人生罪過寧可以嗚梵誦偈釋其至愚人而為非士君子
所當備有盛生者合掌語曰公何毀佛予曰子最信佛若乃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醉隱居

毀佛耳釋氏之教明心見性而心性茫昧觸為罪過乃以一
飯一果一經一偈而求解脫則心性可無明也且為惡一世
而能取贖於一兩日之齋人亦何憚而不為惡哉是釋教為
人開惡門非為人導善路也此豈瞿曇旨耶生以為然
蝦子和尚名智儼居靜安寺七月十五日郭郭設會寺僧赴請
殆盡唯儼在寺有香邨人末寺齋僧請同舟往見捕蝦者儼
買一斗索水噉之無遺謂漁者曰齋回還汝錢至齋所無襯
錢還漁者索錢曰無錢還吾蝦儼徐云還汝乃仍索水飲隨
吐出活蝦色紅無須盈斗還之人以為異名蝦子和尚將示
寐飯蒲州為萬餘繩懸諸廊廡即坐化人竟以錢懸繩皆
滿遂以建佛閣故靜安寺有蝦子道場寺前有涌泉畫以不
息泉外又許有湖中常出紅蝦今尚有見之者

原真字用藏姓朱氏上海人也得度華亭興聖寺戒行高潔洪武乙丑徵疾索浴書偈曰四十二年無作無修有生有大海一漚真歸無歸心空淨遊

上海高昌鄉福田菴頭陀蜀人也七歲流入吳中因卓錫福田菴嘗遇異人得其術能吞碗雖大雪其所止處獨無不祝髮唯短髮蒙頭故稱為頭陀不循戒律每晨夕飲酒食肉恣其飲啖頃史酒傾一斗肉可斝斤人為異能前知王侍御折舉甲子未報前數日每呼城隍土地可往智人謂其顯而不信未幾而報捷者果至後無疾而逝既茶毗惟心不化其質堅其色白

朱癡者上海高橋鎮人佯狂乞食手持竹竿挂一蒲包腰間亦以蒲纏束夏夏蓬跣臥亂艸中終歲不易而畧無垢穢之氣

五茸志遺蹟 卷之二 三 醉區居

市人與之食多棄而勿顧若欣然就食而歌則其家必有兩獲病者得其蒲州煎湯服之立愈久旱或見其弄水即有雨來然性好罵人語言齷齪而時有奇驗四方聞者爭就視與之語或應或不應莫能測其意也在鎮多年一旦而去不知所之

新場陳守真年七十五矣尚童身事母極孝朝夕必拜歲種棉花止畝許而所獲倍於他人藉此養母所自食者粗糲也每鋤田恐損傷蟲螻則高擊木魚以祝其他從花熟時有人盜之者恍惚若陳在焉後竟無疾坐化時年九十同時有張姓者萬歷甲寅年一百三歲矣善飯而步履矍鑠每見守真以孩子呼之

陳常字用恒世業儒傳外氏邵艾養醫業即有名永樂丙申道

使下西洋嘗以醫士從洪熙宣德間凡三往嘗言海中行以六十里為一更往過一千六百更為萬餘里所歷藩國皆占城至忽魯謨所凡三十國為人恭勤慮慈上官皆器重之子孫能世其醫

徐樞字林拱初家居華亭後徙於龍華里其先遇異人授以扁鵲神鏡經遂有所悟父珙神翁樞少傳其術洪武末召為太醫院御醫累奏奇績宣宗賦詩贈之其子彪亦以醫名景皇帝嘗問藥性以人性善惡對問攝生以素問問元氣對前後所著有脈訣辨明本州辨明行於世

曹介人述江陵相公鈐衷臺省臺省不敢揚眉吐舌絕無一人輕言說者士人因編一謔語云江陵謂選郎科道最難得人即如孔門四科未必人、可用文選曰德行如何如何張公

五茸志遺蹟 卷之二 四 醉區居

曰回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借說未可用也文學如商何如張公曰商也入聞聖道而說出見紘華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求何如張公曰非不說子之道未可用也然則政事如由但恐其好勇耳張公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儘可用儘可用選郎唯、而退此雅譎可當蔓者韋弦否

華亭五色泉在松治西南僅數百步相傳五色泉士子見之輒得高第今其地無泉止有八角井云是海眼禱雨時以魚負鍤符下其中後漁人得之白龍潭井水甘而列不下泉水所謂五色泉者當是此非別有泉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世人之大罪曰殺凡殺者大都殺仇殺罪若乃禽獸於人無罪而被刑無仇而見戮其為惡不更甚於雲

聞之亦得一重疾命僧禳之僧夜夢神告曰彼殺生過多

不能讓矣僧以語者曰然吾故合眼遂見家禽野獸盈室滿庭也當時止為快口誰知墮此大惡孽耶

華亭何訥菴之僕楊姓者以宰犬為業一日得一肥犬謂其妻

曰我且飯汝燒湯侍飯畢宰之忽其犬推却釜蓋坐釜中而楊姓者竟以屠刀自刺其喉而死此蓋犬魂所附也訥菴平日嗜犬從此遂絕不食

昔人謂非義之財不是真寶水火占其一盜賊占其一公家占其一浪子占其一五家有分奈何獨以一身受罪不若亟濟

貧乏以保家全命雲間貴介有積財萬計者或以積而能散勸之不為聽馮文所曰彼何嘗種得此福而若乃謀耶凡物貨財聚則為禍散則為福

馮元成曰余往然中得一鸚武性甚慧致人語言稱余公相時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五 醉隱居

余不攜室僅從一姬諸婢媚之令呼夫人鸚武如所呼姬甚喜畜於雕籠親飼焉偶余入內聞其呼曰此如君也豈夫人

我鸚武即隨稱如君婢百引之卒不稱夫人姬乃恚從余蓋

陽道中置之庭不與食遺大雪寒絨竟斃余嘆曰直如弦死

道邊烏亦然哉暮之蓋陽官舍為弔鸚武文繼自思曰余方

視學政豈可以文為戲乃毀其稿近見華亭范機作鸚武跋

志道媚有思不覺技癢欲尋繹前文侍妾未招余勝見余閉

目若思詰其故余告之未笑曰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如操不

律可小用哉余頷之以為男子見不及婦人出語汝照汝照

嘆曰嗟乎鸚武之困於二姬也始不得一食繼不得一文豈

所謂蛾眉妬殺雪衣孃哉一生絕倒

周保年三十餘未有子一夜夢神授十八味藥方既寤知即五

積散曰是殆諱予施人也遂施藥酒三十石雖異疾皆愈酒

盡復繼後多男子壽考令終

至正丙戌中下沙場有豪姓動以危禍中人有佃戶行商為人

所負喘報之豪曰呼場吏誣以隱藏逃竄吏不從違爪牙

往迫吏不得已許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豪家廳戶自相

奮擊搗一舟撥折豪左股凡龍所過良家纖毫無所犯唯平

日之強果者多不免焉

張賜字安仁至正間嘗渡海覆舟憑一蒿浮沒五晝夜遇救不

死後有二孫一曰衡中永樂間進士一曰額中宣德鄉科今

有金生家慶譜對定之鄭朝輔撰文紀其事

李文忠居貧力穡平生一介不敢妄取一日入城得遺金三兩

於廁中自念我得此固善彼失者當何如遂留宿以待頃之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六 醉隱居

一人踣呼至曰吾父通租繫於官吾賣子以贖適登廁而失

文忠舉以還其人請謝以半亦不受文忠挈舟還過唐行舟

膠入水於足下又獲銀一錠衡之乃倍於廁上者

浦澤者嘗與高書張電同學於陸文裕公後善書不過然官司

強召之書則堅持不往平日好酒不睡終身不娶貴人爭欲

召致之而未嘗干貴人家徒壁立而偶有得即布散不留人

爭呼為小癡

百歲翁計信無子有二女年九十九府縣公俱召而禮之因表

其廬曰上壽

有僧光明者嘗見人畜兩頭龜異之因買放於浦隨圖而梓之

以因果之說勸世

彭慶渡西有一民從其鄰乞醬以不滿碗為恨歸途見一死蛇

取而復往潛道之替缸中鄰以六月六日作鯉純以替拌餵
煮之湯既沸而不浮更益火如故正疑駭聞忽晴天雲起震
雷一般見前乞醫者徑至醫所手握虺以跪死門外其家始
悟亟取鑊中所煮者棄之噫孰謂天道不昭然者哉

陳邨有趙二者仇其異母弟欲殺之懸樹上杖數百不死弟涕
曰先醉我一杯酒以大杖、我得速死為幸趙如其言方持
杖向之青天忽雷震趙隨仆地而死弟獲生

盛鏡洋涇里人也有友人妻寡而貧來依之鏡收恤甚至久而
婦有狎意鏡正氣拒之以禮遣去後鏡被倭逐隨於黃浦浮
流經日遇漁舟救免人以為不淫之報

吳松江由嘉定入於海江口於塞百年民受其害水龍遵叙
以御史左遷嘉定令之任歎曰事孰有甚於此者即日親泣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七 醉區居

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多設施春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
河多許以餘利及商賈民歸曰御史河有後夫掘得一石碑
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河水通然則龍若之開河亦有數
耶後朝廷旌擢其官

二十一保富人占隣地造屋三間被占者力不敵以日夕焚香
拜神而已萬歷二年八月十二日忽大風雷雨震移屋於水
中占地遂空

沈杏泉世業醫尤精外科有神術世奉呂純陽畫像一鄉人患
背疽癘危詣沈求治遂遇道人授以丸藥曰汝亟持歸服之
可愈我即縣前沈氏也數日後走謝見壁間懸像曰此正授
藥者而沈益加敬正德癸酉杏泉子雲應試南畿夢純陽曰
十年青藥陰功厚一日登天雲影高遂領鄉薦

萬歷庚子七月川沙海洋中獲倭船一隻有倭人四十九人婦
五人其一乃女也年甫十五六譯知為琉球邑令女以燒香
娘、山為颶風飄至時郡守許維新安置於織造局而飲食
之其女名阿梅貌白皙其四婦一為邑令妾三為婢妾與婢
裳用二幅女六幅以別嫁與未嫁留數月值琉球貢使至許
公道人送至廣東乘便帆歸故土

郡吏有潘奎者為吏時值太守馭下甚嚴厲吏或啓口無語當
否即加責多畏之人無敢言縣有豪殘甚每垂楚戒獲無
完膚甚至殞命遂則誣以強盜廣略勾攝冤殺無算摠前後
所訟奴有四十餘俱陷大辟而豪與潘隔河而居知其冤最
多甚悉恨未得當以白會審錄守召諸奴鞠訊皆誣服無辯
既出潘趨至守前伏地請先受杖而後白冤守見其悃誠亦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八 醉區居

為審願以聽潘乃述慶不法出一簿籍諸奴得罪事故及月
日甚明遂入潘言復召諸奴訊之果如潘言悉放歸家捕豪
下獄居歲餘潘生子之夕守夢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
舍中守覺而念曰此必潘奎家也月給擔米周之而生子即
益定公恩

馮元敏云樹果陽火所結水族陰火所成故晨食生果則致癰
疾夜食魚鱸則致腹疾魚體象火之燄多食魚未有不內熱
者故古人云河魚腹疾凡泉不流者飲之成瘡急流者飲之
成癰

張嚴士倫宣德中同馬同知解稅糧十萬辭赴徐州監收中貴
以倉庾既盈拒而勿納同知進退兩難計無所出倫乃儒服
入見曰人謂平江伯無善謀果然今統十萬人治河打淺、

終不通者以十萬人築城浚池擴倉廩以接南運待水發旋
運北入京度未為不可倘以十萬糧委之州莽設遇兵變將
以資敵中肯驚其言開倉貯之得以竣其事

吾松倭亂時有新場盛太學濟時募兵二百皆海上販鹽精悍
之人錫盛家兵有家人盛慮者亦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
郡辣胡每飲酒傾一石即赴敵嘗單騎入倭陣殺三酋而歸
斬獲一時頗多後濟時錄功宜爵百戶拜以太學齋選北城
兵馬司轉山東青州府判致仕

上海健訟視華青尤甚而海蔡後益橫凡民間睚眦之仇必誣
告人命遂有賒人命之說蓋告時未有尸骸待詞已往然後
或捺諸水或竊諸壇或盜諸擲冒認親戚動帶檢路徑不結
案坐累傾家者甚眾此風皆係訟師沈姓者矜之其後遂成
立弄志遺隨筆 卷之二 九 醉區居

通惠凡當事者最宜痛革

須可大去縣四五里而居當倭亂時驅數婦而前計欲脫之故
持鋤舞弄倭去婦而即可大數婦遂得逸而可大與一年少
則被執矣可大謂倭其年少有母我亦有妻子幸見每作哀
狀倭皆憫而釋之可大即國縉之父後贈比部主事

陸析忤於里人時伊子明揚髮甫覆額就童試主司奇之里人
剛日錮以沉寃下獄數年一編不輟適屠赤水令青浦忽二
陸先生入夢若有求於屠者厥明陸析父子縶囚而前屠鞠
其事異之面試明場立就大為寤賞寃隨得白後補諸生入
閩謁屠先生屠贈詩一律曰寶劍豐城合有神斗聞望氣自
嶙峋萬言不獨生前事六尺猶存難後身但自深心遊竹素
何妨榻首出風塵白雲千里趨庭日好訪名山向七閩蔡仲

中應天鄉試屠客闈復緘詩志喜曰聞道仙郎桂擢回呼童
連進客中杯雲閣終躍雙龍劍吳下原稱八斗才金粟香生
蟾窟冷玉珂板動馬蹄催布衣身肯緣詞賦暮筆初從絳闈
限時族黨交慶里人亦與稱觴而趨路恐後矣

宣德戊申四月九日御製醉太平賜翰林學士沈度三春暮久
晴一雨動歡散如膏潤物慈敷榮動吾民喜慶秀派來隴苗
新盛紅垂柳樞花交映綠舒荷沼葉初生盡道是豐年好景
其二云濃雲散雨收花苑內鳴鳩曉來喜見日光浮暖融
永晝麥苗潤澤添清秀榴花濕映紅光溜農夫鼓舞盡歌謳
是處豐年醉酒又賜畫所圖為龍眼色黃為鸚武二色朱
御款十一字宣德二年御筆賜學士沈度御篆曰雅熙世人
爾時正偃武修文之日萬幾之暇留神翰墨荷輟休哉可想
立弄志遺隨筆 卷之二 六 醉區居

見雅熙盛世矣

宣德戊申五月望日御製睡起詩賜右庶子沈繁真珠簾外黃
風起青瑣窻前午夢醒寶鼎散烟香細石泉落澗響冷
閑看若畫消長日旋煮新茶解宿醒頓覺襟懷清似水數聯
吟罷不勝情學士兄弟並膺殊眷由今想之真是明良盛際
高味湖迨善秦越人之術時值夜公嘗夢八人其一冠有微傷
者謂曰盍儲池中萍是可瘵夜後至一家視而懸八仙圖則
呂仙冠略損因怪之如所夢儲萍無何疫癘大起每劑投萍
少許病者無不立愈
華錦受胡梅林命為徐海謀事甚悉當是時有贊畫周述學為
胡公謀遣間使說徐海歸順而華錦往陰結其兩侍女令說
後海尋悔中變欲殺錦而錦以談笑利辨得脫竟擒海云

上海邑西南太平橋去縣二十里而遙居人曹望雲有女許字
邑諸生朱宜完之子萬歷辛丑卜日成婚遂者入門女見婦
人數輩皆帕首不睹顏色心甚怪之意不欲行勉強登輿舟
至百步橋女備顏艾眾群而狎之舟側而覆盡溺死焉橋許
故有廟先是有人言夢入廟中若見有官司聽訟者即詢其
事一人云訊姚婆事耳即女備也時禮人孔傳山見一人來
呼邑中某家明日早親借至中途不往故得免於龍華之厄
因孔有孝行人稱孔孝子云

癸丑夏有武弁張出海為風飄去見一大石門即避風於中有
山有田鶴高丈許間無人烟張登山見蘭花盛開摘之即縮
地中隨采其葉銜處有血嗅之有腥氣焉

青浦有陳玉崖者字大年善岐黃術尤好讀書史寄情詩酒其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土 醉區居

燕巢詩云衛社經營鎮日忙雕梁深處託行藏銜分烟雨來
芹徑汗點琴書近竹牀纖巾偶存春綠意新泥猶帶落紅香
年、看尔携雛去栖盡人間玉謝堂時稱為陳燕巢云

上海碩太學家工針繡八駿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辨亦當代一
絕董元宰每勸太學人多繡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
如繡鏡面說法耳

飛莊蘭公少時遊嘉禾有生甚微與公論文不合遂起云汝松
人焉知文而妄矜如此及公視學時此生猶在序也公手其
卷曰吾意子殊異今平、爾何傲視若是生即叩頭乞罪公
曰吾偶憶前事豈有校也置之次等仍以卷示諸生家皆服
顧東江嘗咏初夏詩末句云故園遙憶三江外梅豆青、荀過
扉孝文正讀之曰他日必恬退士與同年毛澄羅欽順汪俊

相砥礪時稱四賢五十三歲脫齒連去其五作論齒詩曰山
石有時頽天星有時泐矧吾露電姿而汝復余寄絕脰斯壯
夫戀棧非良驥揮手謝羅千勇決真我與家有雙鶴飛去止
給諫張宏至豐旬餘公誕辰給諫龍還之作歸鶴詞嘗晨寢
夢虎入門既醒方語家人是日忽有虎趨府城太守喻子乾
使卒斃之取其肉以饑作徐暴行感潑農倉周文襄時常積
穀二十萬石至是不盈千擔作松江歌送吳宥成太守備盡
民瘼見者酸鼻

瑄湖庚氏有皂角一株幹拂雲霄陰地數畝蔚然如百間屋東
江聞之買舟携酒與其主共賞為記為詩一時稱勝事云

莫廷韓寒夜讀書記曰良宵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疏鐘時
聞當此情景對簡編而忘疲撤食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土 醉區居

雨蔽遙掩闌却掃絕人往選圖書滿前隨興抽檢潏潏在耳
檐花拂現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衣雪枯條
振風寒翕踞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誦究對良友頌
此景象三樂也

李自華吾松人寄居嘉善嘉靖乙丑進士廷試第二家貧其父
傭工數歲時其父傭族人錢無償被拘鎖踰兩日而歸乃責
華曰汝何不讀書為我吐氣時華正把釣江干父即出一對
云下釣守籃何日得華應教曰揚鞭策馬即時行後顯達榮
歸族人郊迎設宴請罪父指其屋柱云此即我拘繫處也族
人聞之愧心赤面惶恐憂懼不久而卒
成祖遷都北平其宮殿碑牌名額皆吾松朱孔賜手書孔賜工
階書總善董琪子暉亦能書官中書舍人

沈泓母宋氏與母書云女奉親命使歸於沈良人勝德以刑家
豔耕相敬白首靜好是所願也昊天不弔奪其所天傑然焚
婦命之哀也夫又何尤貌諸遺歌咏五月冀其有立繼詩
禮而奉烝嘗良人不死矣日有媒氏儼然來臨愕且愧焉夫
臣之事君二心者謂之賊婦之從夫二天者謂之淫中流柏
舟南山磐石亦已徵之顏色吉之話言矣而舅氏未察雞鳴
而出或者哀其無依也來謀諸父乎母也天只明吉以志若
舅姑又母合志同願唯有蹈海而死耳一身而事二人九原
可作慚於心此於朝女弗為也請之書詞凜然肅有冰霜
之氣泓於崇禎癸未登甲榜建節母坊於西關外當乙酉兵
變之後牌坊毀廢者十之七八而是坊獨歸然魯聖光也殆
有天意焉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五

醉溼居

宋霞峰堯明中嘉靖甲子鄉試有同年令仙遊託之祈夢九鯉
仙已而報曰入廟時夢有人手授一紙青書云風送桂花香
十里宋知非甲科之兆後謁選得縣令事事論成開原公著
有小亭春帖失其右矣左乃夢中句也前定如此此則應併
入第五卷
徐文貞公林居遠難鄉民踵門詬訾公曰聽之譬之犬齧人
可齧犬耶因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神今日煩君罵姓
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真相度也

朱大尊溱菴清正不趨炎董幼海瀟成家居公時常候問徐文
貞秉國政家奴有犯必懲文貞公欲點之詹大計幼海起考
功而人宰將以不謹廢朱幼海大不平知文貞意即往謁徐
具道朱公當留徐曰此守有何好廢董曰無論其他即其加
厚門生不畏老師覘其人品矣文貞從之遂得留用

沈東老為江南巡道巡江北將至金林三里有訴狀者公默識
之至院隨入問何處人曰金林何事曰有冤何名曰小羊有
牒乎曰無有公叱之忽不見索之不獲因訪十年前有顧景
祥者為弟所害悟景下為小祥半為羊乃正其罪

徐山泉名充初讀書超果寺晝寢忽夢一人跪告曰小山西
太原人名毛班求一葬枯骨且云必有以報且日徧訪不得
偶至西廡見一尸棺以燈視之果太原毛班之柩徐因作瘞
瘞之今其墓在禪堂下嘉靖壬子徐入場見有一燈引道至
三場問為誰曰其毛班也忽不見是科果領鄉薦
萬歷丁未九月海塘有二虎傷三人遂至浙界而反嘉靖壬子
有虎浮海陽人正德己巳北山有虎恣噬崇禎壬申夏月有
虎在亭林鎮但主念害之者即攫而噬之時稱為神虎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五

醉溼居

金鸞金鳳孤貧力學以誼誤繫獄迫除矣高頓元為考薦憫之
貽書當道釋之旦日京兆張黼投詩願元末云試看鸞鳳事
纔見狀元高
庠生丁文顯萬歷丙午母顧氏有危疾丁禱於郡神自夕達旦
夢神告曰汝母病不起矣念汝孝當為汝寬解前生事母果
卒丁悲恨前生不知何事罪狀一日忽語父及弟曰吾前生
袁州二府也堂尊與郡倅有隙中傷之於直指我知其枉制
於堂尊不與伸雪以此忿怒暴卒訟之冥司今堂尊已拘到
待我作證城隍神有由文臘月念四日斷結至念三日拂沐
整夜云倅在門明日辰時逝矣
松人日講風水有數年不葬其親者有將父母之棺遷徙不已
者李海樓嘗作地師一絕云九九九九九九路過峰頭辨

妍醜丹山一穴在人心寄語先生曾識否可破千古之迷
孫教齋兄守齋少穎悟十一歲時從人觀覽渡父雪峯公欲責
之曰汝能作一詩當賞汝守齋應教曰艾虎懸門日龍舟覽
渡時屈原遺恨在千古起人思

松城西門外壽少江開藥材行揚州有商載生藥值三百餘金
留頓其家未幾而充其妻子至松索之說曰已清還矣壽自
此饒裕數年進香雲臺山道經維揚見商揖讓同行者不之
見也即病至雲臺而死

吾松府學文廟隆慶間重修木工刻木偶人十數皆白須儒服
置之兩廡梁間鸞士子七科不中萬歷乙酉除之始中

世宗時主事海瑞直言時政上閱之時喜時怒批曰大臣不言
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二 五 醉隱居

批這畜有比干之心朕非紂也留中久之下閣票旨常熟相
擬蒞毀君父決不待時傳旨下華亭力爭改秋後慶決上從
之是年聖壽六十停刑至冬日晏駕海得免

松郡理刑繼廉王公審魏黨李賢案云審得邵景明周宏壁周
雍松江府子矜也請孔孟之書四維全缺刷衣冠之列家醜
備揚不安儒業之常不守以碑之禁乘遂瑞魏忠賢竊弄威
福擅附群邪亦思以井底公麼步趨後塵據周宏壁虞知文
義富貴熱中邵景明周雍學究老儒習為無賴忽於天啓六
年十二月謂吾儕株守發迹何日喧傳魏瑞極其專擅趙孟
當今倘得一通姓氏便可唾手功名於是轉計魏瑞之心腹
在東南者莫李賢若而李賢者魏瑞之鷹犬者莫西湖淫祠
司香火諸瑞若借若穴審定可辦營因翻、然自以為得計

敵血盟於道院鼓柁馳至武林除夕之夜據梅檀一樹及紅
燭一對計五十斤上以泥金書對臣時碩輔九天蘭注帝王
師長春風色定國真才五彩絲綸負嶠客出世神仙五鼓到
祠身著藍衫晚門以待少頃闈人駭論出見其僂僕奉曲且
駭可憫詢其所以三芳各吐姓名籍貫各致頌向蔡忱瑞聞
果招之入三芳頂香膝行而前百拜叩首魏祠轉而恭謁小
瑞馳報李賢、果驚喜異常遣瑞趙姓若飽以酒食攜以金
錢許以鴻便博致送瑞魏忠賢而三芳不覺魂飛魄蕩謂一
場好事從天降矣歸而日夜轉思求所以呈身不可得因謂
方今請旨造祠一事為貢諛第一策效顰此件可以進身遂
決計令周宏壁飛騎入都郡景明捏近里薛世昌等有請立
生祠以昭崇祀一疏內稱四佐難三六臣未五重開日月際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二 五 醉隱居
會風雲等語以送瑞遭時遇主為政得君故形容不啻出口
而中突入雖伊周難為比例堯舜可與重光二語即此恭詳
罪已在並祀孔廟之陸萬齡請錫禮樂之某人上矣而况拓
基址則曰八十一畝取九、以成湯象尊宇舍則曰前殿後
殿借名踞以類宸居祝彼岡陵則動以億萬斯年為壽正其
穴位則每以中央繼離為詞口、上公尤為舉世嚙語教、
爺魏豈係芥洋斯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亂臣賊子人、得
而誅之咆哮閭閻毒螫士民儼然自命魏瑞心膂鑿通呼吸
覆而翻雲人不但不敢櫻其鋒且不敢忤其意不但不敢抗
以聲且不敢拒以色而橫行白龍潭一帶曰某房應拆某家
應平某產原係官物某房應入官司某田禾應掩滅某樹木
應採某某匠作應來服役某商賈應來効勞瞬盼沬便成

風雷而三劣於高圖飽熟整矣今日所列猶不過十之二三而諸被害之切齒怨毒泣訴盈庭特其緒餘耳尤可異者呈揭開稱正殿基址須俟嘉禾秀實以淨上掩蓋其上義取萬寶為根示凝瑞氣之意一切登記之簿籍文移之往來俱用鋪戶大紅紙劄以昭喜慶遂瑞方深居大內烏知吮癰疥疔行徑有在四千里外之三劣亦可啞而轉可悲矣夫以小人之心思俱人所不及經之心思小人之作用俱人所不及見之作用雲閣三劣怪物合之陸萬齡今為四矣萬齡已擬大辟三劣豈得獨生第念祠工伊始未耗民財恐難雖多職私未廣據其癡狂萬狀酷類癩犬失心槩置極刑稍為可憫且近奉皇恩浩蕩即崔魏遺孽尚得相瘳偷生則始開一面似亦推廣皇恩之一道耳周宏璧主張祠事親詣都門叩景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二 醉隱居

明獨肆鳴張飲賊果腹引列負戈斷不為枉周雍見獵喜心奔騰逐臭與假充糧里之周仲卿被賂心迷單三蔡陸插科走空張乘父子所金忠堵樹各杖無辭其冒頂薛世昌之薛筆客張振叔張履祥王安等各照提
萬歷戊申五月霖雨望夕大雷雨鳳皇山之陽有佳城焉乃君一太史張祖墓也是夕有龍從穴前裂石騰空而去老檜盡偃河水洶湧三日夜君一有詩云何年幽壑閻靈踪一夜轟雷起勢龍攀躡無階看直上巔巖有畔豈相容臺空鳳去巢阿閣洞暖雲深護石封翹首天門應咫尺片時風雨是遭逢
適七年而君一公謝世詩為識語非耶
崇禎己巳六月初五日袁崇煥鳩旨殺毛文龍至庚午秋八月上怒其擅殺屢下明旨海內咸若發蒙因而知錢相國龍錫

誤信奸督以自誤也至十月初三日松郡忽傳綏騎之逮至姑蘇矣逮時即傳駕帖看若無主使之者違臣亦何能為亦何敢為之語則罪有所歸唯未經面訊故踉蹌而北乃十一月念七日又奉旨云遂督謀款擅殺導虜流殃神人共憤乃錢龍錫賢與同謀先既面囑後屢書訂文結依倚匿情長奸至於面奏陰庇尤屬欺狡輔弼親臣豈應至是朕撥事推情益看遂督原疏屢供并廷訊而鞠招情罪狀無可為飾朕惜國體何敢輕移成案緩視封疆廷議既明會獻已確著監候處決本年十二月又旨下因龍錫男爾進有微臣素性謹凜一疏也旨云遂督通謀斬帥屢供情事甚明這本說京中面商及島以前有書相及其為私行可知入軍斬帥語顯然若非通謀寧肯任受且前後入對終無一言更加曲庇匿情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二 醉隱居

飾奏是何肺腑豈得牽引同官布為誣却遂督所供書札往反酌量圖欺情節已悉朕因私書干涉正多不欲株連姑勿窮追何以輒稱無證朕任輔弼重惜國體若稍有疑義豈忍苛求乃孽由己作法無可私也有旨了不必濇陳
松人捉獲妖人馬道人一名布常一名文元浙之海寧人也有賀龍生陸鍾奇李喬著首詞被馬道人嚇稱其慶某時兵起多得金錢可保性命且有遁法太守張宗衡審云云看馬文元者如鬼如賊假雲水以為名託堪輿以自蓋自署為八府主名眾推為一佛出世散於浙而潛於松若非早擒則峰泖為鄉騰之續矣陸鍾奇以子矜惑其術與之偕至其淮照尚須勘定未幾成災於獄鍾奇倖免死然鍾奇本司寇五代孫坐馬道人一案而敗其家教惜哉

楊方壺在燕京有同宦之僕為狐所祟其主慮妨僕命以問方壺方壺曰書云以桐油塗下體則狐當畏避僕如指狐果果噴嘗曰誰為此術絕予者乃扼其僕之項而去又云邱進士志充子美少年有狐與鄰而棲居絕奇慕之情冰月欲婚其子邱始堅拒而卒不能却不得已而許之婚遂諧伉儷其居常版食豐腆異常邱且忘之矣忽夫人至知兒婿狐大駭詫焉欲絕崇端以烈火大砲擊燬其樓居斃其狐女并大小狐於焚燬中老狐竟得踉蹌奔竄而去且切齒曰與爾詹於鎮撫門下當泄其仇也邱奉家自喜志已杜矣及外補憲司私取庫中大銀命僕入都營謀陞遷忽有青衣男女四人尾至東廠首之而事上聞邱逮訊是年方壺與張允素屢言之至秋有西市之慘

五茸志迺隨筆

卷之二

元

醉區居

青浦士人張元白名邦瑩屢蹶交場丙申春晨謁真武祠晚夢黑氣成團少頃化為大龜人立而言曰子問功名吾且報子以年壽問之則云六、及科試卜之龜也平、良久有數卜人以大吉告獲首薦癸卯迨後丁未十二年逝矣夫六、之數解者但知其為三十六驗耳安知其止二六也前定如此華亭一廬生名王麟於丙午元旦夢迎彩亭大書其一名王麟而二字一在上一下在下相去懸甚及南北試榜出則王獻吉元於北鄉之麟為南元夢亦善誕哉

雲間西城有銀工許姓女嫁一市井無賴甘以其妻媚一徽商而利其厚爵婦伴為順從及夫設酒肴以娛姦而婦潛以利剪刺其喉死崑人陳洪字以岐黃行於松女嫁張青於也夫病死而婦亦絕粒以頭觸棺而死今兩烈婦祠於縣岸東

隅額曰張許奇節祠二婦一以貞死一以情死其為節烈一也

顧中孚歸豫齋嘉清丙戌進士為人仁厚古朴一日徐文貞訪之留文貞午飯公言不佞每日以百文為資今日留公老夫幣十日資矣且公習享盛饌不耐此荒蕪為也兩公相笑而別馮大受少下鄉薦時乃父勸齋與公厚命子往候時豫齋在書室林樾間令僮請馮君入命少坐俟老夫起談已而撫其頰曰咄、馮生自汝翁聚諸生講課汝為蒼頭抱余一見以為類異日後必大就今果遂第耶幸不負余翁矣然慎無自足男子當為不止此也一蒼奴語偶崇有餅四枚命之辰馮曰方飽餐而來心頰而已公以紙裹置其袖中曰尔不食可袖歸以貽尊堂馮君唯、謝出

五茸志迺隨筆

卷之二

元

醉區居

府廩生王孫勳乃姚崇芝中表兄弟也萬歷甲午春王夢遊芝硃卷圈點編而書詩一房梁有年六字而任籍無其人明年乙未始見梁登魯錄改庶吉士意其主浙闈而姚為所取士也已出為黃門至癸卯梁副考兩浙姚得萬述此夢梁曰夢時余尚為諸生也

萬歷乙酉冬陸彥章會試除夕夢至一處天色開朗一山高峻山上人頭墜下大如車輪為家人金唐所得後唐文獻中鼎元取大頭者唐也

上海父子進士止三家皆隔四十年而發者王霽天順庚辰子泰宏治己未浩思嘉靖癸未子允端壬戌允哲乙丑為木隆慶戊辰子拱壁萬歷丁未俱四十年相去不遠

宋堯明中嘉靖甲子為安遠冷山中多魅白野人姓名輒死

有馮完者倚徐相公毅勢與宋索道相忤受瘴癘臥寺中宋
恐中魁粹上呈上司捕令還籍其項下完氣絕馮養子扶相
國長君訟江西撫按宋謫戍遠之鎮嶺南五年遷開原廣寧
獲交李寧遠暨大將軍李如松金吾如積伯仲日登盤正嘯
咏後從出塞攝官承之釋伍歸山竟生遂矣

苦吟先生者姓黃名希度字叔也別號瑞河世居干將山之陽
代有隱德至先生有異秉清修雅素不染一滓一塵蓋庶
幾所稱涅而不緇者甫齋眉即有鼓盃之變先生曰吾可以
無妻也或曰不娶其無後乎先生曰吾可以無後也乃棄去
舉子業為千秋計雖四壁蕭然而日誦騷選子史及機雲陶
謝李杜諸集若曰吾得與諸君同臭味則一生願意已足即
窮約沒齒無憾矣於是銳意攻近體諸詩凡朋儕之燕集送

五茸志遊隨筆 卷之二

三 醉隱居

贈登眺遊覽以及於四時之蟲魚草木鳥獸一有感觸即搦
管成詩必求其工而后已蓋先生之志直欲一洗玉臺西
崑之習氣而力追開元大歷之雄風稍不令矩矱則殫精竭
思每至廢寢忘食沐即旦暮亦不知也於是同社諸君見
先生吟咏不輟意先生之疲於詩也乃以苦吟歸先生然先
生方樂此不為疲且不自知其為苦也夫買鳥一字竟日推
敲許陣兩句三年始得古人以詩名者何嘗不由苦心得之
哉是知苦者詩之妙境臻其境必詣其極雖南面王且不以
易也孰謂先生之吟真苦哉故矣門人共趨先生不以
知為何狀珠玉軒冕世所共珍先生不知為何物室有令妻
嗣有令子人情所眷焉不意一日無者先生且飄風視之
而終身不使為累故吟如先生可謂空視所有而獨有其詩

矣非得此中之真樂故耶嗟先生以苦吟名其名良不俗
矣彼才華會計之夫歛以積聚銅具之樂易先生歌蹇高吟
之苦其清濁高下必有能辨之者自先生以苦吟名而干將
山靈遂為生色吾松貞白友蓮二張先生為其清苦一生僅
以著述自娛而不役於窮途故名垂峰泖也今渴苦吟先
生庶幾郡中稱真山人者可鼎足而三矣替曰大雅誌高
風罕覲琳也冠出鳳兮稟和拾穗鯨遊披裘樂臥幻質神龍
埋名隱露吟成五字肝膽幾破稱真山人先生獨步

吳魯戴邦正中嘉靖乙酉南園年甫逾冠論題為三代有道之
長頗疑之老軍服後者見題紙即誦小學全段乃豁然悟預
教太子故事也是科得萬明年聯捷豈天假之便乎

莫天淳於天啓辛酉中南園數年前曾夢神書其手曰左舉人
五茸志遊隨筆 卷之二 三 醉隱居

不解也後以母疾割右肱肉和藥以進母病差而右手不飲
舉動即學左手書字果中式

起果寺有紫藤花枝幹輪囷蟠曲池畔春花時芬芳爛熳壁有
詩乃琴蕪李榮春作也詩曰屈曲蚪龍不計春一經冰雪一
日新香騰紫霧花薰日綠蔭青溪葉護雲安漠不妨寒暑夜
相逢誰是去年人夢魂時到五松嶺猶惜當年未遇秦

松江庚子歲郡守李再命青子於趙伯龍而羣生鼓譟幸宗師
陳懷雲從寬學政止革姚寅亮於華亭典史陳縱隸葉苑
生首張大綸數百生首鼓倡不已為首者袁思察思明啟日
車輦三人被黜而思明俸免未幾中丁未進士

萬歷丁未戴五山在京述常雲李善二內臣云神宗自播平頗
自喜雖不親祀園丘而宮中有臺遙觀天壇燈起知代祭禮

拜上亦拜數日前戒酒葷屏音樂淡居乾榻上御牀無左右
中官至牀下嘗以酒賜雲、不能支輒轉於地呼萬歲不能
成教即欣然而笑每悔往昔以怒教宮人少斂天威外國貢
大珠上命承運庫蓋出大珠無右之者與皇后同視開諸寶
面光耀殿宇后曰恐召火災是夕承運庫果災珍寶燬盡上
加禮后焉宮中多列邸旅店酒坊如外市上嘗儒服携琴訪
友寵妃亦儒服迎入肆歡笑后時效脫簪之諫云庚寅以前
常視朝登殿后即以金佛像置御坐下受朝蓋以受天下臣
子拜稽為惜福祉又日疾鄭妃以舌舐之而愈又痔血不止
妃又舐之亦愈妃性苛察后寬裕故禮教不衰上天資敏甚
張江陵而上帝繼圖初方指訓聖狂二列次日召輔臣自首
至末皆誦不遺一字居正叩首頌聖喜真行州書侍從叩求

五首志道隨筆

卷之二

三

醉隱居

即為舉筆道勁天成今入坐宮保家藏頗多壬辰後悟非帝
王之體即不親書矣申瑤泉所藏艸書扇面及大書匾額凡
二十餘求觀者必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其墨刻有齋於市
者朝鮮使臣以千緡易一紙

靖難時抄方氏寧海家屬適金陵魏尚書澤謫海寧尉匿其九
歲子德宗台人秀士余學夔寓於京心知之潛回變形佯狂
乞食於市一日迎尉作狂歌有願致程嬰語兩日後復然尉
密致先生文稿并德宗五通海歷華亭青邨諸鎮德宗結網
為日給復潛入郡訪進士俞允乃先生門人也收育之有婦
曰睢守任勉亦先生門下士與同年相信魏以俞後十四年
允以養女贅為館甥初冒俞姓後復改為余遷華亭白沙里
割叢生三子曰友直友諒友竹後皆繁衍萬歷己酉督學揚

廷筠創求忠書院與撫臺徐氏共成之祀先生及其友魏
澤徐善俞允任勉余學夔附焉裔孫郡縣諸生余繼儒忠曾
忠齋忠祚復方姓

吾松何萬京字林鴻何三陸之季弟也父家貧不能謀兒京每
自誦習年甫舞勺儼然有碩儒長者風父病久背風侍奉悲
痛摧肝裂腸恐父知拭淚相向尋劇醫無效者忽問母曰人
死可代乎母曰癡兒人若可代則代者多矣兒曰人不肯代
耳唯子可代父吾計決矣有兩兄在母無憂母更慰解汝若
出此是二喪也吾老兄貧何以辨其京曰尚望父起未忍深
言若必不可為將向水濱以江魚之腹為棺不必費半分於
貧兄也於是母子相慰悲慟不已自此旬月每循河邊柳下
向日出而拜口喃、而不得聞大都請代父死語人亦未暇

五首志道隨筆

卷之二

三

醉隱居

覺察父病日篤長子治木京艱然曰何遂作此不祥即有急
吾將訴於上帝以代月既望京倚父於牀父絕粒喘甚謂京
曰天方矣為我辦布作殮具京語其姊扶父吾取布去乃下
牀密問侍姬曰視吾父尚可生乎姬曰病至此何能生也乃
亟出門踴躍回春將謂其取布也日未午而頤盡抵暮不歸
母心動慙前語往視河邊有兩履在驚而探之得京尸正往
日拜語柳下厥願面如生勺水不入腹豈非孝感而天鑒之
乎

吾松袁景文琴川時大本共詠白燕而造語用事無一字相同
大本云春社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
捲玉簫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額國中雋侶尚烏衣江
湖多少閑鷗鷺宜與同群伴釣磯景文云老去悲來不自知

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渠園尚未歸柳絮
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忘莫向昭陽
殿裏飛

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廳梁內鑿金世昌三字不
知何年何人所記然其符合有如是之奇也

成化甲午時當大比吾松張公時敏為浙提學首以王華與謝
選薦其年謝發解而王擢歸臥龍潛山方伯祁陽寧公良以
幣聘華為子茲師乃自浙抵祁陽明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
寧公以書謝華是夜華夢在邑遂家迎春東郊象鼻白牛一
覆以頰蓋旗幡鼓吹前導方伯昌黎杜公肩輿隨後自東門
入至華家止宿而未解質明為端陽前一日竑侍晨舖語之
屈指言曰是狀元兆也華曰何居曰牛一元大武也春試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五

醉區居

也金色白其神辛牛牛且也狀元及第其辛丑乎鼓吹前導兩
謂儀從送歸第也是歲京兆尹其杜公乎華笑曰有是哉子
之言殆隍中之鹿也竑請為之記私識之於禮經之末迨丁
酉華復黜於主司奔走江湖夢之真妄不復記憶矣至庚子
領鄉薦明年廷試果第一甲第一名傳臚日送歸私第者果
杜公也一時湖湘之士盛傳是夢乃函為瑞夢堂徵應在六
年后云

上海咸坤少孤母碩氏時海盜王祥王良作亂及於邑人多
竄坤甫十歲母病危不能舉步坤父存日曾聘蔣氏女翁若
溪人欲挈坤往舊溪而棄其母坤號哭不從蔣舍之去未幾
賊數人入戶將甘心其母坤引領前曰聞稚子血可以釀刀
諸酋驚詫不忍害已而寇退以孝聞後邑表其坤通行郊聞

變五婦失母所在徧野號呼得母於麥溝中遂負母越疆避
倭無何母病熱口噤醫藥弗效叩乞於神願減一紀以活母
母果痊後將一紀母病復作多方不愈坤於恍惚中若有告
以鵝血可治者坤以鵝字從我盡哺以我血乎乃刺血於酒
灌母之唇口而甦隨割左臂一鬻作羹以進母霍然初不令
之知也一日母思冷羹天寒大雨徧市不濕坤循浦行匍皇
無措忽一老嫗指浦水曰此處有蛤須速下坤即解衣入水
不覺盈筐登岸願嫗立處唯老樹婆娑而已明年母復病坤
又禱於神又割臂作羹進而愈又三年母死廬於墓旁朝夕
哀鳴飛鳥和之三年方反

李安祥上海沙岡望族也時倭掠沙岡擄祥父去祥挺身尋父
於賊中徧訪父老或有告之曰賊喜書生而不喜言書字以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五

醉區居

與翰音同也然抵巢覓父易得奈鋒刃何祥謝之曰父母遺
體不能尋父縱得完膚亦偷生也遂隔版抵賊巢曰吾識字
人父被掠以身贖也賊得其父名於俘籍中即出之為設飲
食令父子相見父痛其子冒萬死而來尋己也泣不食孝子
願加匕箸跪勸父食首蓋敬之居數日以令箭先護其父歸
而孝子留為登記數籍久之厚贈孝子生還後廩於庠督學
表其門曰至孝感夷後以恩貢登乙卯鄉薦

萬歷壬午西鄉諸少婦以燈市入城徧入城隍廟見侍立判官
而戲之曰此美郎也一婦曰勿言恐其夜至也是夕果兩見
者入室相暱其婦貌艷倍於往昔夫初惡之而不能驅遂翁
至廟牒於神是晚祟謂其婦曰尊神以我與汝有夙緣故耳
然秋後不復來恐汝亦謝世矣以金為別因而共泣婦似告

翁視其金十餘兩有印記如庫藏中物鄰人首之縣庭驗之
究非庫物也命領銀歸翁以金改塑判官像十月婦卒
成化元年上海地方十字廟農家誦經颺幡偶行者置牛皮於
檐下忽然雲合雷震擊碎幡杆牛皮不知去向時屋上竹針
萬計皆長三寸

松郡有公差往蘇投遞公文者未至蘇日已暮恍惚見楊井孫
與談鄉曲且言尔詰旦投送郵筒中有差誤上臺必笞且三
十也並叩首言差誤在官吏乞憐無辜當俸免矣至通時果
然嗔怒崇嚴德矣哀叩如其言乃免責差之德於楊有如再
造也然其過時初以為人談之良久始知為鬼語差云予前
生秦檜也以殺岳武穆罪通於天數世皆受戮且前身為娼
以殺兒嫖客故抵命今復然子婦乞語我家人速焚紙錢報

五茸志

卷之二

五

醉漚居

焉

袁履善嘗云山行舉兩袖若翼可以從風效之頗驗

王忠簡為御火婦里有同年巡按來訪留宴葷素不過十品少
蓋以糖果海味之屬饌有鶴去首尾而以雞首尾蓋之曰御
史無食鶴則也時在世廟二三十年風高蘭古而御史無食
鶴例乃萬歷至崇禎間無論供奉上官即鄉紳宴會窮極珍
異水陸方丈教樂烟火盡巧門靡而雲間尤甚庶幾大江以
北稍存樸茂耳嗚呼吾松奢侈之極莫砥狂瀾奈釀成凋敝
之象而十室九空乎亦大可慨矣

上海王見章名文榮晚年登第後夢王十朋以侍生帖謁時年
且老私念豈能羅甲乎後列三甲應縣縣令前一月又夢十

朋以治生帖來拜不鮮明日選樂清始悟前夢至縣修其墓
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席皮送云是十朋墓
所獲也

七賢徐天爵好奉三元極其虔敬一日至蘇羅麥回至柳中值
龍下取水數如萬車上奔船亦隨之舟中見柳塔在船下數
丈徐懼甚唯誦三元經頃史船平空穩陸麥亦無恙既入小
港男女聚觀云空中龍護一舟即此舟也

朱涇顯李熙字年六旬無子室人年五十三方有一子不久而
子仍夫族人咸以為此子非真至明年五十四又懷孕復生
一子云

高順元下第同友渡江有二人偕渡中流舒一紙長竟船皆人
姓名同袍一人名在焉中之曰吾奉鄴都令勾人者同袍大

五茸志

卷之二

五

醉漚居

物舟人皆為泣請願元尤力為叩祈二人曰幸遇我可得生
若婦可齋戒七日裸身覆繫板櫓上家人盡出為十人膳具
我若夜半至則生矣既脫頭作水陸道場多焚紙錢言訖二
人忽不見後果夜半至捷同袍至百食十人食而去此友果
無恙

宋錦邨居蕭塘嘉靖三十年見一道者乞食狀異心疑之與酒
食更施銀五錢道人復乞衣宋即解贈道人亦卸布衣曰留
施後人未幾一僧至宋以界之後倭入寇宋以衣飾數篋置
灰積中遂為寇所搜檢宋盡獻之得免命送至舟泊葉謝
港舟中一酋長錦袍大帽見宋問曰跪者得非宋姓耶宋服
栗應之首曰記三年前道者化衣乎即我也僧亦在衣飾悉
還之厲字一條繫宋髮間遇倭隨在無恙後乃知僧即徐明

山道人即汪五峰也

黃浦南尹姓有婦恨婢與夫通痛撻不足以鰻魚置婢陰燒
鐵灼鰻突入立死後尸於浦乃誣婢為人誘去矣三年婦患
腹疼延巫治之鬼阻不容入曰我訟冥司三年方准安肯干
休巫強進鬼即並坐其榻進酒飯亦即同食而婦亦卒死

郡西塔下有人借堆米一日見蜈蚣二蟠旋米上長六七尺闊

尺許見人而隱去 二十九年延覺庵師講經佛閣忽大

雷雨塔七層每層立一雷神奇形怪狀一神手探塔下穴中

捉蜈蚣入雲而去眾望之如紅布一幅漸高漸小至四十一

年春塔復雷擊腥氣莫當

上海潘方伯豫園仙咏一曰芙蓉慰柳云嫩欲垂隄後欲眠君

時我尚臥蓬閣芳菲偶逐清秋節一夜霜高讓水仙一曰柳

五茸志追隨筆

卷之二

无

醉隱居

謝芙蓉云芳姿媿面袂相連愧我蕭條夾岸邊衰葉願隨風
裡盡讓卿承露助鮮妍

張方伯所望歸曰其子婦忽有不起之症忽作漢語稱翁為老

先生言已前生為山東直指以謹責罰今生為女身而幸為

翁媳切享有日茲當去矣問其僕從云庭下諸人輩者皆

俟媳婦行者也

萬歷癸酉以前西倉橋以木為之是年同知岳維華放糧飢民

站立橋頂墮水死者六十二人徐文貞公命家人湯顯一力

建造

萬歷壬辰城南門外大張涇洪憲方議開濬九月內忽一夜頓

漲五六尺兩岸如刀斧斷削人功不及蓋橋有闕聖祠而

其功神速如此

松郡方塔影長三四寸遠近得之者輒利嘉靖庚子影懸東察

院管氏門適給諫葉情贅其家是年領鄉薦隆慶元年影落

白龍潭中秋月色甚著其后遊船蕭鼓不絕亦奇詭云

張夫人王鳳嫺咏走馬燈云狼烽起處陣圖旋對壘無敵互占

先伎巧不彀誰勝肩却疑勸業在凌烟

莫廷韓題半老佳人云寶鏡奩開嫩日妝雲鬢蕭瑟點微霜每

逢花落傷春去聞聽烏呢覺夜長眉學遠山銷黛色貌疑殘

月減容光却憐公子歸來晚不似當年燕之忙

郁文博景泰時甲戌進士清介廉厲為御史至憲副一錢尺帛

不妄取妻孥貧窮妾如也有老蒼頭夜侍泣語以家計日落

當為子孫計公怒曰子如貞婦守妻白矣尔欲汙我耶

曹泰字時和景泰甲戌進士英廟復辟以景帝朝士不用又朝

五茸志追隨筆

卷之二

无

醉隱居

會得匿名書有誣泰者詔逮問緹騎至郡守與抵門守先
入欲其亡而任之罪公曰君命也何而逃檻車詣獄拷掠慘

毒自誣服至冬讞有擊登聞鼓者曰投書人在日者小人有

母今亡矣忍又以負他人手請就法訊之乃故中書某也公

得釋而肢體已廢還歸富林以詞翰娛老定菴即公之弟也

時人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尊者左吉古魯生西域三十餘年矣渡流沙涉黑水十五載住

東土者又九十餘年人生百歲曰大齊而師又益其半前在

都中慈聖皇太后每切飯依頻行賜齋近卓錫金陵之準提

菴雙腫紺碧隆準糾驛能通華言者十之八音吐宏亮雖少

壯無以加仙耶佛耶殆莫測其際矣達祖東來不立語言文

身而師亦如之問其要旨亦不過曰萬法歸心而已昔元奘

取經西域不啻數千百卷師畫空而約諸心要之心為法門心為法宗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一宗既醒何煩饒舌謂三藏之數千百卷不為多而師之了澈一心非簡也師所居不踰斗室破衲木几頂禮者徧南北往一接人面即洞見其本來肺腑又多前知出一語輒驗非心地明澈能使然乎向有西土國王曾以鴆酒為獻師立飲三杯豁然無恙舉國駭異敬禮倍加吾友姚季寅述其大概若此其他奇跡尚多莫可枚舉

九峰翁有一小民出芸稻得蠶於水田中母一子四歸煮其三食之畜二小者於甕中其人食後寒熱大作如感冒狀醫云脈不見病想食一毒物所致其家急取二小蠶視之皆五爪者木州云五爪蠶乃赤蛇所化人誤食之必死此人寒熱叢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五

醉隱居

後遍體皮肉皆非已有漸枯漸硬已而背皮先裂如脫殼狀自頭至足而止獨頭上皮膚未動一日妻扶起食粥其人仰面視屋頭忽墜牀上視之亦空殼也臥牀歲餘始得起立蓋食此毒物必至喪身此人偶不至死耳

崇禎辛未張子晉自燕還云我松北運糧長張某事改還舟中有女年十六而艷商船有男年十七而俊兩舟並泊每相視言笑鄰舟皆疑伺之一日女汲於河失足墮水男亟躍入救之初不習水而黃河水疾如箭遂皆沒焉撈之不得有頃水面忽露衣袂并力撈之兩人相抱不解女尚有氣而男則死矣亟倒懸出水女遂醒見男死悲啼不已曰是我累死豈宜獨生至夜半男亦吐水而甦兩船皆驚異謂是兩人必有夙緣當為夫婦兩父母俱允矣男獨毅然曰吾不過惜其女之

死舍身救之並無他念今若成婚是以吾為私若矣移舟而去畧無戀情吁其魯男子之儔歟因子晉失其姓字但目之為義商云

楊朋石世廟時稱博雅徐文貞當國每事必咨訪而后行上遭宮變之後每晝以而夜理萬幾一夜忽出三字閣閣下如何辭如何請文貞疾召朋石至問之云此三字韻書所無必皇上製以名三王者於是就文義作字說三篇進上大喜嚴世蕃以誦誦獲罪世宗大怒械至京師嚴以萬金餽朋石以三萬金轉致文貞欲票秋後處決介溪將詣閣待罪以寬其子朋石既收其金入見文貞文貞曰東樓之事宜如何處朋石曰聖怒如此決不待時吁東樓雖死有餘辜朋石不當匿其金而連其死也朋石之無後而客死於楚也宜哉 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五

醉隱居

石出為湖廣巡撫到官久之漸覺不省人事一日坐書室中忽高聲作問答狀吏人皆驚明日出堂問此址有賴百戶否吏曰先年有假賴百戶犯法逃去其官收真賴百戶斃諸杖下今來控訴者求伸其冤耳楊念事已久遠不之問後每入書室即有賴百戶問答會直指使者至楊設酒於黃鶴樓見賴百戶立樓檐上射楊一箭楊即時倒地不數日而卒吾鄉論者以為非賴百戶作祟寔於東樓一事見有心之報云朋石夫人張氏雅善文墨歸楊後夫婦竟美及朋石卒於官布按三司弔奠者一切以未止人帖辭謝文詞悽婉有足動人楚中搗紉罔不加敬既設喪歸里直指以下遣使齎千金助奠云必得夫人親筆回帖為驗楊諸弟力求嫂氏受此金以水析夫人執意不許竟以辭謝帖授使人而非孫等遂懷

恨夫人遂罹慘禍

張七澤恭藩西粵嘗治蠱獄其言甚詳云凡下蠱毒必出女人之手私相授受不知蠱蟲所從來有某氏毒隣人之女訟於張問何驗曰面黑皮肉如綿乃蠱毒也執問其女不加拷訊而供問蠱所從來則厥母授之問其母亦服更欲詰問慮株連過多而止問何以毒人曰俗傳毒死一人來生當作男子得至於三來生貴而乘輜追其蠱毒出一小獸中有二蟲大僅如粒俱死矣不死時有翼能飛夜出覓食晝歸獸中為人而馴畜者獸中生蠱即蠱也投人飲食中食而即死張道其母女於大辟夫亦不問以不知也

上海令鄒人昌治短於才專以諂媚鄉紳為事時她通而杜完三居諫垣鄒過其居必下輿而步時人為之語曰舟人不會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三

醉醒居

擇全棄搖者力若還風水起舵也少不得此語借字音善謹

聞諸京師

嘉靖間上海進士石英中負才放誕日中無人嘗村乃翁輩曰如此狗形乃能生我後為比部時有侍妾與家奴通石殺妾而肢解之盛以食箱遣人昇至城外將棄之至城門血從箱中流出門者發視人頭手足皆見據齊奏聞竟棄市石嘗擬文選作七宣詞義高古人所不能解竊謂以彼其才少軌於法便成令器乃恃才驕惰肆言無忌卒陷大辟悲夫

馮南江以御史建言謫戍未赦先歸一日有公宴沈東老當作主遣家奴往視坐客齊未奴報曰此會老翁不赴為妙沈問其故奴曰頃馮翁云沈東老不自量專欲與宴占我輩生次沈立命整與姓將就席獨推讓南江曰今作主酒英俊我老

朽坐下位可也坐客皆失色仍讓沈生酒半沈謂馮曰君紗帽白蒸了頭曠方可戴蓋試其未經赦宥冠服不當私用也馮雖剛厲時亦隱忍然古稱廉生威沈非公正不苟安能以責人

許繼齋守吾松考童生先公取一百二十名為正案次取鄉紳開薦亦一百二十名為次案最後出受惜人才一案為三案楠其末云限於取數以備後考收錄時人為之語曰首案是精銅次案是細絲三案是一塊錫至今以為美談

嘉靖間吾松一太守能詩一日出府署見道間一老僧不起立執問之云因構詩勿就以致不聞呼辟之蔽守曰汝既云能詩帶入令賦老僧詩僧未呈府公已作數首使吏促之僧獻詩云削髮嫗刀冷看經認字遲庭松今合抱猶記手栽時守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三

醉醒居

看畢舉自作者俱棄去曰我句雖多摠無加此二十字也

唐百陽年十五時和黃孟郊庭前臘梅其一聯云姿同籬菊偏凌雪巧借江梅不待春張王屋嘗之曰此等語已逼真盛唐矣寄沈公路云入夢壺觴諸子共果鄉天地一身孤咏明妃云塞州莫迷歸漢路夢魂猶得到京華又咏旨云春去春來唯聽鳥花開花謝只聞香金陵秋思云赤土不銷忠義血黑波猶泛劫燒灰又市隱倦聞他俗語巖耕思翦故園蔬又披緇鳳管埋何處定鼎龍鱗去不同他若步驟唐人而絕相似者如秋懷云砧逐淒風天外斷蟬驚殘柳月中疎又秋編江南雁落葉寒深海北下飛鴻又咏落葉云銀林忽報秋光至金谷徐看樹影空

徐文頃公卜葬地於湖州慮歲久為人所發遺命初殮單開大

門令市中人入看之衣俱細綿布外著紅布袍用腥血染之及葬諸子令家人護喪者各持糲碗一著滿盛煉熟油灰葬畢并疏覆之時徐氏家墮千餘計其所覆繞牆四頂偏滿結成一塊復得土氣後雖用錐鉅利斧不能侵也

神廟中初行稅法蘇州府城六門抽貨吾松亦欲於跨塘橋設關許純齋為守執意不行稅監孫隆將薦章劾之許即申文各上司求去按君送之以詩中記一聯云蠅頭貨物難窮詰雞肋功名好蕞歸會蘇人葛誠偏義因題請於朝議設稅關於許墅兩郡始得寧息許亦留不去

霍文敏翰為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太重以松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間一郡尤多

至正十一年秋七月吾松郭氏子仿宋局製鸚武現製成戈易五弁志迨隨登 卷之二 三 醉區居

山樵李縉以金購得持贈顧玉山且歌詩銘曰端溪文石質如玉下巖瀆蒼上縹緗良工采材山之麓琢磨指織若膏沐製成鸚武殊不依尾羽飾頸曲局以味啜桃水盈羽姓陶者况寔其族松爆為雲內諸畜詞章統緒決川清繁仲瑛甫識善續

萬歷開海濱高橋鎮有百歲張姓者莫知其名唐百陽就而問之時冬月在艸屋泥牆下負暄唐呼曰翁年幾何答曰吾生於今百今百二歲矣唐曰汝何以頤養而得至此答曰吾早歲絕意凡事不用心坐、優、過日耳子孫俱無甥侍養亦七十餘兵里中有助其糧者衣食頗不闕又二年卒蓋百四歲云唐有詩記之云今上龍飛汝周甲蓋生於正德癸酉也張東海為南安太守時通海市外國人以交易至必致張書張

不敢私與因請於朝議以殊方重視中國乃請及此何必拒之有旨命與張因念云吾既奉旨書字賜外國不當令其挂於室之偏若以掃披與之彼必懸於中堂矣其不苟如此萬歷間外國人乘巨艦泛海失風飄至金山衛兵卒擒以登岬致於郡守鞠其膏非寇也縱之一日入起果奇題詩於壁其前四句云我來上國過新年細嚼梅花咽水泉老母倚門年八十孤兒作客路三千音調凄楚恨不睹其金什耳葭士因繡成云我來上國過新年極日山光別有天老母倚門年八十孤兒作客路三千閑尋芳艸經霜露細嚼梅花咽水泉

欲上高樓湧回首不禁雙淚濕春烟

張五鹿坐右室怒貌云人生不滿百七十古來稀為閱緣何事心跡每相違精神日漸衰跨窗日漸槁穉性尚依猶然不

五弁志迨隨登 卷之二 三 醉區居

伏老君不見南山北山石火光閃；星芒旋滅止又不見東原西原誰上靈點；明珠曾待暮蒼蒼前之非細玩今之道痛抑安之興謹保身之賢延年固所却病亦是好不爾悔已遑且夕安能保長繩不繫夕陽天時；把鏡照若顏更看同輩幾人在請君佩此作韋弦

有夏方者文貞媳季淑人其甥也以吏員謁選時文貞方掌部事私授一典史闈云明當出此及期失去仍拈得倉大使可見窮通自有命即宰相不能陶鑄人也矧其下卑者；者可倚仗之耶樂得做君子枉做了小人

富貴之女宜量才而配不宜專取門第若專取門第則鮮克由禮婦未必賢非邪則送婿未必佳非愚則狂此已往明徵屢犯屢誦者

張海樵云吾松人常態其富者往：愁貧一則懼門戶之擾一

則恐千求之及其貧者往：裝富一則為稱貸之地一則防
侮慢之如然貧者常多而富者常少貧者常集而富者常散
何者松人好修邊幅好炫外觀本身影子已大十錢而舉百
錢之事相對而視者眼眩又淺百錢而為萬錢之觀蓋之一
健談一輕信動輒曰某千金某萬金但計其初之存而不計
其漸之散彼稱千金萬金者始既不實終乃空虛矣而其名
猶昨也不至於死其誰信之第未審他處風土亦然否余以
為貧富雖云有命亦賴自處何如倘大廈將傾即應移入小
所百凡收斂量力而為尚苟全不致一蹶而仆也 吾松
婚嫁無論富貴者男家盛其禮儀女家豐其奩具即中人之
家亦強為觀美毫無實際即篋中衣飾不久為典中編籍矣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三 醉居

愚意娶婦者多寡只應乾折嫁女者多寡以應置產以漸增
蓋不必曰禮亦無用奩具嫁時止袂包一裏田契一紙而已
如此庶幾敦本尚質奢靡可汰富貴長係此亦出自海樵張
公語大堪風世佳俗特錄之

吾松白沙鄉有一馬姓小兒方兩歲餘乃長大如數歲者多齊
力人以錢六千挂其臂行步如常不以為重一日其家一大
板橋倒於地其父母使諸兒挽起未及前小兒竟以兩手托
起見者皆驚異但未知其後日成立若何耳

唐蘆溪泊舟橋下宿夜半聞人呼曰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
森何泊舟於此公夢中驚醒呼放舟一甫脫而橋即崩矣
張述之往嘉定雨中夜行見岸上一人執燈呼曰其橋將覆
公輩何冒險前行言數人與燈皆不復見是夕橋果覆蓋橋必

有神司之不當遭其厄者則預告之耳

上海久旱邑令王公命道士築壇祈雨令自徒跣行香忽有民
壯願姓者躍登壇上取道士旗劍麾颺久之自投壇下而死
當上壇時已與妻孥訣別矣不二日大雨如注令奇其誠於
邑中塑像祀之題曰異民祠
一鄉人歲朝卜一年種作卜者云財氣極旺一倍當得三倍其
年舊米平常以為無准一日載米入城浦中遇巡船將老人
推倒坐身下船中米盡數取去不意老人被糞之時巡捕腰
牌竟為老人解去暗中賊與夫主俱不識面既去其子大啼
老人曰不須啼哭速尋竹竿榜槳快入城去還你有米至城
據牌上姓名覓此人邀至酒肆盛款之其人問有何故曰適
有訟事相煩飲畢其人又問老人曰昨晚所取米可將見還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三 醉居

巡捕大驚始知腰牌為其所據曰米已糶去當以銀奉還老
人口一石還我十石方不經官巡捕若求減至三倍始還其
牌此老持銀而歸舉家驚問竟不言其所以
方郡侯岳百與錢海防徐司理會飲方行一令云黃梅時節家
家雨要的要不要的不要蓋吞己之蘆而噬錢之命也錢云
杖藜扶我過橋東不知我扶你：扶我蓋自有倚仗不全藉
人之庇也徐云點：楊花入砚池近來者赤近墨者黑蓋居
己在清濁之間而無染也三公相視大笑

徐文貞八十時上遣使存問海內能詩文者皆獻祝為徐哀集
之為刻榮壽錄而佳者甚少惟王元美一序敬美長律一章
可稱翹楚文不及錄獨錄其詩云十年雙袖斂神鉤紫氣三
台夜未收聖祖回道黃髮在老臣寧俟赤松遊捫心日月三

無惑掉首乾坤百不憂綠野令公翰壽考東山太博愧風流
那知鵬息扶搖日纔是鷹揚遇合秋謝客畏教鐘鼎設應門
驚報璽書優未提上幣來天外英蕩行人下殿頭衣出尚方
仍拜衰杖頭靈壽不須鳩已將槐棘諸孫付還恐蒲輪使者
求三泐層波連海屋九峰環玉媚林邱松蒼樹看巢鶴尊
酒年伴斗牛但使君王常問道肯將恩澤待封侯

助教許雅則博士楊文弱俱好詩文唐酉陽往候之持唐詩解
一部謁許、延入坐未定許曰書未及看先質所疑適請文
遜枯秦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二語何解唐曰枯秦無葉豈
知天風海水不冰豈知天寒許拊掌曰此異人也不必疑其
所著矣自此遂成相知

陸文定晚年居郡中孤寐無以為樂語子伯達曰我自仕宦以
五并志追隨筆 卷之二 三 醉滬居

來久不聞農歌今秋涼爽欲往聽之伯達因負樓船之穩者
坐公至九峰却落間呼農人就船側歌之更相迭和糲以酒
脯農人雲集數日而反亦老景一快事也

上海秦鳳樓性嚴刻為御史時每聞答火哀號之聲深以為快
及罷歸居家、奴有犯亦用此刑具人畏之如蛇蝎死后子
孫亦遂陵替後高春元海宇請仙凡書一律云登科曾作宦
途遊錢面成風死即休滿日榮華非故主一堆骸骨葬荒邱
早知後嗣皆豚犬何用當年作馬牛秦漢江山唐宋得前人
留與後人收問其名曰鳳樓也時高得其故宅因四時祀之
正德間有張杏園者松之名醫也嘗治一人疾其弟少年好戲
聞張診脈甚妙越臆三重而臥一室邀張入視診脈畢謂曰
今兄病一副可起君之疾則無救矣其人即從牀上躍起大

笑曰吾試君初未嘗病也君遂欲誘我金耶張曰君不飽飯
而越高樞手曰然張曰君腸已斷不出半日便驗也果半日
其腹一痛而殞張視負人疾不索錢但令爛煮無鹽雞一隻
啖之即去嘗過一鄉人家其家有牛叶跳不已張曰急煮雞
請我、為治之雞至而張盡食隨以其骨塞牛兩耳少頃果
見一蜈蚣從牛耳中出牛遂安然無恙其料事素若神仙無
不曲中不獨脈理精也

沈虛明亦吾松先輩名醫初為小兒科既而大方並精鼓振海
內嘗往姑蘇夜宿一家船坊中見其家禱神迎醫徹夜不息
及明問其門者曰宅中何人患病答曰主人家娘子臨產昏
迷不醒故衛皇無措耳沈曰若入告主人云松江沈虛明在
此娘子病我能療之門者馳告其主、亟迎沈入見滿坐醫

五并志追隨筆 卷之二 四 醉滬居

士皆云不識此症沈曰諸君少坐我入視之令去產婦破但
以單衾蓋之少頃出曰亟喚收生婆候兒即下矣諸醫者問
云何術療之神速如此沈曰兒已出胞回手捧母心故致昏
迷今我以針刺兒手兒手覺痛即縮去自然清矣兒亦隨下
矣看兒手有針眼其其驗也視之果然沈復曰人身穴道一
百有八心口一穴針經所禁今同兒捧母心不得已而用耳
如略深少許即刺著心必致死矣非可嘗試漫為者也諸醫
皆欽服其言曰此神術也非我輩所及
唐酉陽少時發疹失於調理因致病經年不差醫士何南枝用
升麻人參服之劑稍止黃碧梧聞之歎曰升麻主提人參主
補一提一補名曰關門燒火病必歸於日不數日而目盲黃
能先見於未然術亦不淺

沈捉鯨仙山鄉細人也少不務耕稼而習於水每取田間鱖蟹
蛙鼈賣以為日給又能於浦中急險之深穴以口咬鰻而出
日可數斤不止嘉靖時倭寇擾亂結營於浦東太守方公廉
募兵民有能探得倭寇虛實者賞銀五十兩沈應募而往潛
行水底直至倭營取其一刀而還且言倭寇多寡方公果以
一元寶與之沈以大物難得因請貯庫以為晚年養老之資
方許而與印票厥後寇平方亦去任沈持票願銀督吏取而
互瓜之沈得無幾捕鰻如故一日咬鰻竟入其腹攪傷心肺
而死噫古云利害相因沈生於鰻而死於鰻有分外之得而
不使為己有孰若耕織之民勞苦終身而無外患哉

世宗晚年徐文貞當國嫺家陸鏜為錦衣衛指揮使最得權時
上好方術寵陶真人一日陶自宮禁出祿王侍衛多人操刀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望 醉居

劫之且曰殿下長矣汝何不勸皇上早建太子陶寤甚勉應
曰入宮即言之耳入宮直言其事世宗召鏜授密旨陸出即
設酒備請祿王侍衛酒酣盡送鎮撫司杖殺之事畢始言於
徐且問是舉是否徐默無言又問亦不荅陸知處此不妥請
入書室向徐求救徐曰親家奈何作此置殿下於何地陸又
哀求救徐曰更無復計也居無何世宗晏駕陸欲鳩自殺
穆宗藉其家當是時人心洶洶惟慮禍延於徐語人曰勿
憂當時我亦力諍其非皇上所明知者不相及也
孝廉夏景華嘉靖間赴棘闈夜夢人告之曰汝但封銀五錢包
上寫己姓名侵晨至大中橋上逢人即送莫言所以則中矣
夏以為未信至明夕復夢如初夏以所賞甚鮮竟如其言往
乃接銀包者神樂觀道士也已而京兆齋道士罵楊梅將終

主考手援四卷酌定正副自念其人某人夏景華亦在內道
士注意此人聞言即罵主考亟呼止之乃姓名已登榜矣主
考云名錯矣道士曰光景的景字華夏的華字主考但言曰
此人數當中也至今傳五錢銀買一舉人

一秀才考道才不錄忽夢大指上開一桂花不解所以愁悶無
聊於南都街上閑步忽衝巡御節道欲鞭之大呼曰我乃秀
才御史遣馬上人送與替學問果是秀才否馬上人欲繫以
索此生不肯馬上人曰相公諒必是秀才但恐逸去難以回
覆只將大指一縛袖手而行不失體面此生忽悟前夢遂與
縛之且語曰汝但說某爺送秀才在此我當重酬馬上人竟
如其言宗師訛以御史送到必是要補道才遂以其名達京
廷得進場而竟捷焉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望 醉居

莫中江遊泖塔一律云遊倦歸浮泖上槎偶目風便到僧家飽
嘗菰米分齋供坐近爐烟檢法華仙梵有時飛奏樂香臺何
日聚成沙濤散夜撼魚龍窟起步寒塘落月斜
孝廉董文水父為描金匠姜神起父徐老童生兩人既登賢書
松人巧為之請曰二公遇諸塗姜為舉手曰兄苗而不秀童
亦舉手曰兄亦秀而不實姜姜父至老尚就童試雖子已雋
秋闈而必欲得青衿以遂素志故孝廉不得已往柯宗師處
跪門直陳其隱柯於茲案後另送一名入學以遂其衣衿終
身故有秀而不實之戲云
唐酉陽之尊公晚年日誦一絕云老遲因性慢無病為心寬紅
杏難禁兩青松耐歲寒又誦一詩云典却春衫辦早厨老妻
何必更躊躇執中有醋堪燒菜囊裡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

些子事只因曾讀教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

松郡東南控海其塘易潰方公岳貢守郡數年欲建一功以志不忘舉海塘波濤衝激之甚者壘石隄之請考廉吳繩如董其事吳素性狷介清凜旦夕臨視唯慮築之不固且不損民聞一天時謂之鏡梗海塘有一鄉紳亦與其事初至即於石匠每人索銀五兩方聞贈以十金而遣之時謂之秋海棠塘之始築方計費繁夥郡田每畝增銀八釐約得八千餘金華令羨其利多而不獲與事時謂之垂絲海棠第此海棠波浪衝激崩塌不常今歲八千而明歲又八千塘未固而民已瘠矣元末開黃河之弊可鑒也

何元朗有子蚤亡孫松谷雖為文學掾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身後無

志狀將終索筆書曰啓手啓足知無
足尚友古人捫心坦腹諒可以對日月
以當天下豪傑香浮屠何良俊行擲筆而瞑目焉

董柏山諱德性嘗集古今詩史為一集加以箋帙名曰詩史有書一樓卒後其子以為無用之物不論宋元古板鈔錄秘本概以五釐一尺售與書賈得值只五十金後其人變賣得五百餘金吁古人謂積書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此君不唯不能讀亦且不善賣可哀也

朱爾師問行人少入齋適有一富翁至不識爾師問其岳父方知為朱因驚起立曰我以朱老先生不是老先生不意老先生即是朱老先生也連說數轉踉蹌不安聞者掩口

太學碩天字乃亭林之弟多須人呼為二鬍子嘗著一書室羅

列古玩一日遊莫廷韓飲謂顧曰灘玩太繁宜撤其半顧如其言撤半莫曰遠有一物宜撤恐兄發怒顧曰誠宜撤何怒為莫曰得兄出去此中便可著眼坐容大笑

徐文貞薇相歸鄉紳有請宴者見徐以饅頭捲扁而食他日又會飲見饅頭皆扁徐怪而問之荅曰聞太師受扁故改其製時呼誦諛者為扁饅頭又有一鄉紳宴客每進一肴必言其來歷進羊曰遣使至艾邦賈者進蛙曰遣使至寧波賈者如此非一至進鱸魚不能別言所產則曰此物山妻手製觀此二事則論媚情狀殆盡矣

陳洪字以其女節烈故數入縣有所干請華令熊劇化笑曰烈婦亦有封君耶陳眉公乃兒夜出過典史巡更呼其下馬典史不下陳厲教曰我翁名動公卿小官敢不下馬時人稱為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留 醉區居

山人公子此與烈婦封君切對

張七澤守衛日民間一婦淫蕩無恥夫愚蠢無姑而有舅、每禁箴之媳恨計誣陷以藉其口一日會舅與人飲醉臥牀上媳乘其醉就與之淫誘其吐舌而咬之偕其父母持舌以訟張拘其舅至則以無舌而不能言且狀甚慘而情事有疑於是親詣其家至舅臥所見壁上俱有血跡帳幔尤多張乃折其婦曰舅若姦汝、咬其舌則血應汗汝牀今在舅牀必汝乘其醉而誘之淫以咬者匪不在舅也稍加拷訊供服無辭坐以大辟一府頌其神明

華亭有一人係軍籍家雖小康累年軍來勾丁索詐若無已時移居而避者屢矣最後遷至北崑山居為親友為其謀曰此事須得兵房書吏於軍冊中改去軍籍庶可免累耳其人解

愚不悟舊冊之難改而信以為然偶一夕有舟住宿其門間之則府兵房脊人李黑也即邀至家殺雞為黍明旦復盛具款之商確此事黑見其人愚蠢家復殷實即設誑曰此事須得百金其人曰得免軍籍百金亦所願也既而黑歸郡即偽出府牌免勾丁其人即以田五十畝售金五十兩與黑以踐前約居歲餘而勾丁者復至其人始悟黑之誑已而悔無及矣偶一日薄暮水翁獨立見野田中一人持燈半明半滅而來近視之乃黑也執而詰其前事黑即相從至家入后門絕無影響其人驚疑猶不意其為鬼久之黑之子尋至其所謂其人曰我父往年設計誑賺汝百金今死矣云當作半以償今吾贖之夢甚明切故特來訪其人疑信相半往視半屋下果生一小牛毛色參錯有李黑二字吁冥司昭鑒如此負心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星

醉隱居

事可漫為哉

徐文貞家居因薑落作二詩云憶昔西清食大官媿無韜畧佐金鑿少時牙齒今多落知是明王儼素餐觀此小詩亦不失相度

華之陸鈞灣有諸姓者以換船牙保為業船之貿易必經其手每慮買主不果必先索買主酒食以為不得不成之勢有一家長齋奉佛者欲買一船諸至急索酒食其家云荒村即腐酒亦難覓安取董腥諸見室中有伏雌不願其齋素自往廚中取刀宰之并將其伏卵盡煮而食交易去之無何諸有子六歲忽患病日夜呼云有子母鴉群共啄其肉不勝痛苦數日而死吁雞雖小物亦當用之以禮今烹其肉而棧其卵食殘之甚尚不能逃其報而况有大於此者乎

李宜散儒賦性正直有巫人能降神用火燒紅錢鍊執手中或挂頭上公疑其術親往看之因謂曰汝既有神我出一對汝能對我方信汝即念曰神自神人自人神豈可附人其巫倒地良久乃起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說我公問汝去何多時曰我少不讀書行至江邊遇呂純陽為我對者

張堰有吳詔者字舜樂別號南崖武宗時文學松地瀨海先年尚未有塘每洪濤汎濫淹沒廬舍南崖與中丞畢公善議築海塘以砥水勢凡浙直沿海隄塘皆南崖進策畢公所議築也中丞欲題請授以水利一官吳辭不受乃以一邑水面糧屬之收魚鼈之利以供酒資給帖為照後人利之正德己巳秋猶雨旬日百川橫潰松南瀨海之地皆成巨浸塘之外水勢甚下為塘所域不得出南崖議開塘數處輻瀉暴水以活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星

醉隱居

沿海之民書告太守翁公理書後附一詩云怪雨顛風若不休愁濤連陸海雲浮萬家貧屋昏沉窳何處狂歌獨倚樓向食可無謀國意布衣徒切為時憂生平許國心常在白髮平添此夜愁翁以狂歌倚樓句謂譏其連日設宴而不為民祈請遂不行其策翁後接同年周給事書云寧給之地小民輻開塘岸去水而得生翁憶其言追悔無及

郡侯方禹修問陳眉公云俗呼物為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陳答曰南方火北方水火人民間至足故不復稱此特隨口應答之詞耳俗稱東西不過踏舉以呼物初無取義假如孔子作春秋獨遺及夏豈亦因其至足而棄之耶

錢元冲為進賢令小民行商者以妻暉與人議幾年取贖生子幸女歸其人厥後其婦與後夫相得且戀子女不肯歸原住

興訟元冲悉斷還原夫且嚴禁之此惡俗也

何半我為閩中學憲時彼處生員或欲遠出或行商者以衣中
贖與人議銀若干幾年取贖其人儼然以衣中入府縣而判
藝通者竟入道考科舉上人知其習俗不之問也更有甚於
江右之風矣

張溪吳仲禹與方冲字為友方長吳八歲日與吳手談議十錢
一局方輸至二百吳曰須償清前肩乃更就局方尋思久之
云貧難得錢我長君八歲每位必坐君上今餉我百文并
前所負作三百文賣位次與君後凡飲酒拜客必列君下吳
笑而許之厥後果坐吳下解黨中其故無不絕倒

何半我名萬化幼時重試青浦令鄧公出題會子曰唯出論吳
公治平天下為第一何完卷呈鄧覽之大悅即以題出對云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二 吳 醉區居

孔門多賢曾子獨聞一貫何應教曰漢廷諸傑賈生驥得三
遷鄧曰汝後日位望必在我上是歲何遂以首冠入泮而後
聯登甲第

吾松郡侯李思弦初為吏部郎持銓鯁直廷臣忌之出為吾松
守仁愛士民戴之如父母未幾以京察去士民欲保留之當
路不肯題請乃塞城西門以留行欲以激怒上官鄉紳怒李
不狗干請急欲去之乃走告兵憲江鐸云松民有反狀鐸欲
乘機立軍功引兵至欲誅為首者數人陸文定家居謝客已
數載矣至是亦出至賓館送李起行且曰老夫不至此地久
矣今以太公祖賢者特出一送因作詩贈之云一曲驪駒祖
道邊軍車此去總蕭然八旬解組陶彭澤萬姓留賢寇瀕川
宦况由來清似水世情誰信直如弦寄言式子休猜忌寡廉

冥鴻入遠天既行百姓執香哭送者萬計江因陸公之出不
敢加誅於民執監生彭汝讓文學蔡寧等以塞責李公作棠
溪吟士民至今傳誦之夫公多善政郡志載之詳矣其有未
及悉者曰識之 有一寡婦以忤遂訟其子公視其子年甚
少貌非惡人間之無一言公謂婦曰汝以忤遂告即斃之杖
下何如婦曰幸甚使隸重鞭其子不動色公疑為謂婦曰
汝出託親速買棺來吾鞭之死耳婦出公密遣吏潛隨之
云有私語者即捕至尾姬出北郭果有僧持銀為買棺木吏
即執以報公案鞫即得恣情坐僧罪笞其母釋其子焉
又有二人爭一榜棧訟之公問其各感何物一曰盛米一
曰盛菜子公使吏破之果有菜子墮出乃鞭言盛米者使償
其榜棧之值 公又聞獄中人有繫者索錢不已一日呼一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二 吳 醉區居

梳篦者至問曰汝篦頭一人幾錢荅曰常例止五文倘遇富
貴人或可多得耳公曰吾亦照常例篦畢復問汝囊中積幾
幾許對若干公取其銀稱之數不合曰汝何詐我責十板下
獄明日坐堂即遣吏提出索昨所稱之銀復稱之已去其半
問何費其人實對禁子若干半頭若干公一切呼至命悉償
之各加痛責賞梳篦者銀三錢名譽驚自是固圍肅清不敢
苛索 又有一富人以女許人者其婿名李二年長而極貧
告請離婚公曰汝欲離婚必厚備其茶禮既云有五金之聘
須償以五十金方可其人決於離異即持五十金至公復謂
曰必令汝女來我面諭之其父即率女至公遣吏呼備相樂
人即於堂上作樂雙拜成婚且語其父曰汝言婿貧今得此
五十金亦可自活矣郡人莫不嘆服厥後公解郡李二保留

塞門且拽白旗要約兵道江輝執之斃於杖下

李思遠以考功去郡諸生擁之堂皇不得出為作去：吟示諸生云去、去且向天涯去豈無故卿心故卿留不住出門天地寬未必終無遇別淚有千行別情無半句留此難為情只是去、去

松人攀轅留郡侯李多見終不得遂借冠之私侯亦相對泣為

棠溪吟以示惜別其詞曰少小事姑嫜嫻拙強撐持夫子見斥逐大義當乖離奈此乳下兒涕泣牽吾衣兒涕既恹切母心亦傷悲母出與廟絕兒行欲告誰阿爺千人志後母稱賢姬兒慎加餐飯母子長相依棄道汝中野我行心自知驅車難復顧惻、心中懷令請者益增悲悅

范廷裕者字叔子為諸生有教不得志嘗著一書曰據目鈔又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吳 醉區居

一編曰空明子多直書時事而其人不可顯言者則隱其名曰若氏若子然其人雖秘而其事難掩忘者因携以示當道編中常直書當道名當道亦大惡之屬府公欲斃之杖下幸不死因械送中丞朱公鑑塘朱公見其書大喜好語謂曰汝書極佳第不謹亦宜稍自晦竟破械縱歸嗟乎一書生著書致不能容而欲戕其生且而貴野史者正以削忌諱而又不許申董狐之筆則公道何自而明乎

范林子瀛作空明子松守詹縣令王俱怒其竊議追板焚之上其書於撫臺撫臺批云昔嘗為士而今為民矣夫士也而非法懲之則辱士夫民也而以語言罪之則罔民仲本道釋放道尊怒之擬杖徇涇陽道范書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無道：路以日在當路不當以無道處公在公當以有道

自處一批一書俱語約而意盡

楊廉夫與陸宅之結詩社一日楊詣陸、出揖坐定問楊有新篇否楊曰有美人一絕令誦之云清溪水清不可唾小鳥飛來玉箇：美人倦舞春風前桃花面皮吹不破陸問更有所作否曰有楊花一絕風卷楊花上繡鞋陸靴然入內出片紙云孔子沒二百年而有楊墨杜少陵沒二百年為楊墨者乃君也遂與絕交

廉夫昔有二鏡笛字之曰鏡龍後止其一崑山顧仲瑛得蒼玉書蕭一具號玉鸞遺鏡崖配之翁甚喜復以書來索賦玉鸞語志自來云至正甲午三月既望界溪顧瑛書於柳塘春其語云七寶城中夜吹笛舞按白鸞三十隻箇中小玉獅細腰尾拂廣陵秋月白伐毛蛻骨秋風裏素頸圓長尺有咫中虛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辛 醉區居

一窳混沌通上有連珠七星子弄妻久閉結璘臺弄玉求之遺蕭史調得仙家別鶴散吹落席頭金粟耳挂團仙伯楊鍊翁昔暮洞庭雙錢龍雄龍入海去不反雌龍鯨處瑤林宮、中夜：泣寒雨幽咽悲啼作人語然犀莫照玉鏡臺買絲難繫藍搗杵巾頭憐之為媾婚并刀翦紙招鸞魂鸞之來兮洞房曉恍然枕席生夜溫鍊仙翁笑拍手左瓊、右柳、瓊、細舞柳、歌起勸席頭三進酒畫堂迴甲開屏風翠烟凝暖春雲濃大瓶酒瀉鸞武綠滿頭花挿鴛央紅鸞兮運居巢龍兮弄插竹君山月落大江秋黃姑星墮崑岡玉不須再奏合歡詞且聽和鸞太平曲太平曲斷續續一轉一拍相節促諧宮協徵宣八風寒谷能令生五穀鸞龍臺上鳳皇來萬歲八音調玉燭

陸公美文定之孫也雅善談諧有一甲科居平唯耽時藝鮮藏古籍其子初為諸生見儼輩盛誇文史亦欲崇頭陳設自就文坊閭賈史記信手翻閱偶值年表驚訝而問賈人曰此何為者公美在側應曰此所謂橫畫耳一市傳以為笑蓋松俗以不識一字為眼不識橫畫耳

陸文裕嘗以夏月往蘇見撫臺有所干請覓一僻地泊舟適近沈石田所居石田乘涼晚步見陸舟而問曰若非好船耶主船者曰上海陸爺奈何非好船石田曰古人寒不出暑不出今如此盛暑而出者必非好船矣陸於舟中聞之為之反棹然此語一則見石田之道氣一則見文裕尚修毛羽今時不惟無恥之者亦無有聽之者矣

表福微履善嘗訪屠長柳於四明屠罷官居貧陋有諷墓竿牘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至

醉隱居

隨得隨費茶常生塵表至屠正坐寤表問家有衣服可典乎屠曰唯存員領一套表曰速典辨酒食居數日所典又盡問更有他物否屠曰唯老母養一豬可賣得銀兩許表曰今不得入君手分作幾包日給一包備用銀盡即別途費自有不煩君需也越日果一揖而別此亦先達中一諧謔韻事表履善嘗遊武林於昭慶寺覓寓僧見其衣冠垢故忽之謂表曰屋已租盡止有一房有樞在內表曰即此可居一二日表密往拜方伯方伯問所寓曰昭慶某僧房明日方伯登拜使吏問松江表命住嚴寺僧備中香不得其人尋思樞中聞者白布袍者姓表豈其人耶叩之表曰是也僧窮隨打掃一精室請表進居表曰我既寓此即於此中醫接可耳僧再三哀請表始進精室中接見方伯僧隨印曰老爺此來何事表曰

我有布二千得發賣乃可歸僧曰但請老爺安居做室此布小僧即當湊銀奉用翼日果厚值而歸

府郡東金家街有一賣布童子年可二八時抱布往來街中一日為人殺死投於廁中其父母尋至買棺貯尸置於街側聞之官時章允儒令華親往相驗囑其父母曰且勿燒埋我必白其沉冤仰天祝曰冤魂有靈速示報應有頃見群鳥於破樓上相撲嗚啾而墮地章即問樓中何人所居民對以快手父子章識之而去翼日搃甲報云棺木上有書免手姓名者章捕其人至不加拷掠但問曰汝素與何人有仇對曰平生無仇唯近與一快手有隙叩其姓名即破樓中人也章呼快手至給與紙筆令其書辭曰不識字章曰汝做快手豈有不識字之理棺上所書必汝筆也即加拷訊不服捕其父鞠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至

醉隱居

父畏刑即拾棺曰此童子自墮樓死章復訊墮樓之故父不勝筆楚乃實告曰我子詭言買布留此童飲酒盤桓至夜留宿比之此童子不從疾數呼救見恐四鄰覺推墮樓下未死慮其鄰呼以斧斫其腦而斃隨即舉其尸投於大廁中章乃置其子於大辟舉邑服其神明

吾郡有邊成者養棍師也膂力絕人不肯為朝廷用而樂為商賈用賈船得邊江海中不憚夜行矣嘗於江中遇盜邊乃藏身賈以為肯已懼甚盜取貨物將盡邊出語盜曰我本吳下貧人藉賈為活今無所歸願請入夥盜曰爾有何能曰我善使棍邊得棍則無敵矣群盜數十人俱被邊打入水中止存三老者問汝欲活乎皆叩頭流血邊語賈人曰是汝貨物一取還盜舟所有皆歸我矣因送賈至所往之地登岸揖別

又嘗至京師諸奉棍家欲與比試邊懼其黨聚因己乃偽稱
為從者言邊師又少出諸客且坐吾當煮茶以餉乃取一毛
竹以手捏碎皆成細條入爐然火聚皆驚曰從者如此其師
可知立散去又少林三僧欲與比技邊曰明打則一人對一
人如欲群打須從暗室適在一寺遂閉殿門滅琉璃火抱殿
柱騰躍而上安坐梁間三僧互相搏擊料其已疲乃從梁跳
下更加幾拳三僧慙去自後更無敢與比較者蓋邊雖有力
亦多用智厥後亦以壽終

陳元善蘇人也嘗客於上海談氏家有一母雞已畜十八年矣
一日元善與主人茗飲雞忽舒翅伸頭而逝元善宿書齋有
美人叩戶稱主人女蕙君故薦枕席問其年曰十八晨往夕
來者歲餘歸吳亦至陳疑之而不能絕有訝其貌瘦冷治符

五茸志逸蹟筆 卷之二 五 醉區居

術而來如故或教以置周易且誦金剛經女乃却不前一夕
與家宿一兩女又復至陳呼家共逐之是物隄外呼元善名
曰吾往無錫託生矣主人十八年不宰殺彼善延算未艾也
我數年後為主人婢妾生子以報有宿緣耳
楊璋字伯玉舉宏治丙辰進士授主事遷家郡守喻公張廷為
欵喻賜優人一危公正色非之丞光祿時中旨索鴉腦數頭
以餉畫眉公對中使力言上怒降謫合州同後三遷四川
副使致仕歸有司數請鄉飲公辭以幼時曾遊平康里不敢
與飲子秉道有父風然性剛不容於時孫允繩弼抑齋官給
諫疏論時政言切直忤時相已巡視光祿按劾所司不法事
遂中奇禍方下獄時子應祈匍匐索饘日省父獄中退而蓬
跣蓐食跣泣願天所以身代父死疏具欵奏上母黃夫人泣

止之曰楊氏自祖父世傳僅尔一脈尔尚未嗣假令復蹈不
測徒身殉無益也焚其州居久之孝子已舉子竟不食而死
與其母談曰兒不能代父生前死而暴父屍於地下也嗟乎
父死國子死父死國者死忠死父者死孝父子忠孝并命一
時傷哉應祈妻袁氏封君與山公女也應祈死時袁氏年方
二十四生子孝廉志祿纔五十一日號天恹地屢圖身殉徒
以子忍死苟活勇抑齋公棄市氏抱孤兒隨二親南還毀
容垢面哀痛倍常四十餘年猶一日也且能教子成名有古
斷機剪髮之風嗟乎吾松楊氏忠孝傳家累世有人當與伯
起竝稱千古矣

錢師周號午江字君輔嘉靖辛卯鄉舉由縣令廷評遷思恩守
不樂仕有詩云岐路莫教行履錯急尋三徑拂茅堂遂歸卜

五茸志逸蹟筆 卷之二 五 醉區居

築橫雲足不入市扁舟峰泖聞典夜至盡老而益貧突烟常
冷陶然自如八十九卒
吾松世族任勉字近思洪武進士時知鄱陽太祖遣使廉察仕
宦使者至其家止茅舍三間父灌園母紡績使問子安在何
門庭若此之蕭索也父曰吾但令兒子作清官耳使給以客
遊至鄰有札寄否曰遺書與子畧云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
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忽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此書達上
并兩居狀上嘉嘆而旌之公別號薇菴致仕享年八十有九
其祖居城南清水石橋子孫讀書至今舊迹有思榮致仕二
碑石在焉又妙嚴寺西張思雲祖居其先以訓蒙九散為業
亦園初舊屋吾鄉朱門華屋居無幾何而易姓者不一而足
唯此兩姓家址歸然獨存

陳頑字景祺洪武中以人才知襄陽冬月泰撫臺天寒泊舟望
田中有稻一枝色青異之登岸而視乃從骷髏中出頑沉疑
必有冤乃想韓道清姓名令人傾訪至邠沽酒有人市內求
益店主曰我有名韓道清青曰不須稱遂擒鞠之得其謀殺
之情並置之法

錢文通居喪廬墓有虎異劉文介贈以詩曰滿庭芳艸半間雲
苦幽淒清守故壙殘月悲風雙淚眼落花啼鳥幾春分隔林
孝虎經時道繞樹慈烏入夜聞起復於今榮近侍願移仁孝
蒼明君

顧英字孟育天順己卯鄉薦知廣南府時民有楊姓者兄弟爭
產訟於公各以百金為賂及聽訊時公問所爭幾何弟曰兄
匿五十金公曰若爭五十金乃以百金求勝手因出其金而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五 醉隱居

分償之兩人愧服而去
金澤寺僧繹如海溥戒行精嚴尤工詩曹定庵贈以詩云雲間
惟愛此僧閑錫杖芒鞋懶出山瓦鉢孟中清淨水布袈裟上
木連環無轂無包詩千首聽雨聽風屋半間春滿上林誰是
伴白雲飛去又飛還

蒼山禪師溥南人名智定姓葛氏生點蒼山陰慶團來松江遊
超果寺與徐文貞陸文定陳太巖蔡山泉相契太巖贈以詩
曰亦知到處山堪住為問尋山路有無法向登壇揮玉麈心
從入海見明珠三峰晏坐纖雲淨五岳經行片羽開說慈
航能度世願從半偈出迷途蔡山泉詩云歷盡千山與萬川
却來吳下息行肩杖頭明月依然在一度看來一度圓又云
試說醍醐滴涼殷勤便祝煉西方知君非是攀摩詰只為

其中滋味長

尚衣縫工云上近體俱松江布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
祖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他達子弟乃有綾
緞絨為禱者暴珍何如奢侈之俗紈袴之習吾松更甚於他
方無論膏粱勢厚棄菅蒯而賦羅綺下至輿臺僕隸咸以靡
麗相矜謂江北齊魯便有古朴之風矣嗟中流之砥安睹
朝歌滕母之鄉哉

沈長水先生云年來獨喜青蒲冥坐疑塵滿席無思無為澹然
遊乎元同之域豈惟忘世兼亦忘道若將以此終身焉自此
之外烹芝朮啜茗葉焚香掃地聽鳥披林或對清風明月邀
之共坐片時而已

李觀察希顏居東郊洞涇止茅舍三間有門生按臺來謁見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五 醉隱居

字卑陋曰老師何不攝之曰無力辦此曰門生任之公曰這
便是民脂民膏也乃不敢復言

黃憲副居七寶嶺曹侍御居烏泥涇距十五里徒步往還一日
同城中歸兩雪甚中途借宿民家然竈烘衣見牀頭釀許廩
明償以錢開甕敗而醜矣兩公與豪啜而盡之大笑共臥廬
中至明而反

馮南江有布衣交曰郭默齋名濟者公在詔獄時惟濟同起居
納橐囊屢易寒暑又率太夫人行可公擊登聞鼓冤得減戍
而濟卒於旅公哭之慟乃撫其子女授以家室又給田四十
畝宅一區而報其德焉

龔方川范中方同舉庚子是年中方館於市雋後仍到館課業
時親友有以鼓樂賀龔者范窺之笑曰許大功名播弄如是

馮海翁字存朴事母至孝即近出入必長揖以告其甘旨以悅母之疾篤每日嘗其羹夕叩北斗求代其死母半載而瘞子竟以勞瘁而卒及時呼母三日不絕教時稱為若孝先生即南江公之祖也

張東海咏頌節婦詩云北溪高冢對梅門節婦芳名萬古存瞑目終酬同穴志苦心由盡撫孤思寒烟蔓竹無行跡淡月梅花有新魂客子往來休濯足溪流徒共不曾渾節婦乃生員顧倫女張廷妻也

錢鶴灘咏節婦郁氏詩曰年少何堪喪妻姑持身不愧柏舟吟金刃曾前延眉髮黃卷常存教子心鏡裏孤鸞無對影琴中別鶴有哀音佇看旌表門閣後同被天家寵澤深節婦乃侯權妻與側室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妻 醉隱居

工部郎宋臣女字葉方伯萱孫周三載而周天女甫十七以死自誓父母不能奪其志惟衰經苦守日夕哀號凡四十六年卒與葉生同兆嘉靖丙辰年也

許公維新守郡時最重封翁鍾公薇一日許公問政所急鍾公但言前守李公多見司理單公自嚴而人長者從來得民心無如二公夫鍾公不言事而言二人此龐參見任堂對也一日許公又從寮閣公曰公常導我以忠誼太守倘亦有事可指乎公嘆曰余初以李公相望以今觀之公亦不能為也李一意寬善縱舍有青衣攝事者失期久命杖之其人曰請言狀而受杖乃徐解履以足示曰走歲癘矣尚可杖乎公大憫恤呼醫治慰遣之公欲為手相與一笑而別

王明時號後陽居官廉平居鄉恬靜登第四十年歷官州府藩

泉垂老不能保居弟及其身棄之他氏其詹言醒語皆膏肓藥石自中州歸不以三公易母氏一日之養母年九十而終人稱其孝乃孫鍾彥以鄉科授工部郎崇禎末死於國難北禪院有樟歲久枯瘁鄰人患瘡穢甚僕行至一搗見道人枕二瓶而臥問子骨不何窮苦至此告以病曰無妨隨我至院入門揖枯樹曰樟先生無恙是夜月色微明俄林影婆娑謂患子曰汝但采葉浴瘡當平復耳是歲疫癘時行上人采服即愈陳必達題云雲鎖虛堂四壁空呂公會此問樟公如不見仙人過大樹蒼夕照中

吳哲以詩名賦文丞相集云忠臣就死古來多丞相偷生脫網羅要為春秋明漢賊忍題風絮泣山河細常道在詩千首骨同情長賦六歌留得精誠等光岳奸魂佞魄奈愁何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妻 醉隱居

洪武間表海史偕王叔明王元吉錢伯雲張夢辰金聲振元夕觀燈會於蕭塘隱若吳景元家以燈字為韻賦詩云七人四百九十歲吳家堂上看花燈皓首龐眉方滿坐金盃玉梳出清冰三寸黃柑渾似密百壺春酒况如漉今日相逢總知己老夫歡喜欲飛騰海史題陶宅詩云酒到愁腸味自醇花因白髮更精神兒童休笑燈前舞老子今存死後身何處江湖為樂土誰家門戶有閑人多情獨有陶徵士醉過清秋不歡頰望南邨講云野水縱橫不計源雜花前後自成團魚蝦欲上人取鳥鵲歸來處喧但得茅茨處老大即將耕

吳南岷作柳秧婦詩云邂逅誰家窈窕娘輕移蓮步水雲鄉蒼鹿鷗鷺迷烟迥手學蜻蜓點水忙帶雨摘來青滿地順風分

去綠成行高歌一曲殺難和愁殺多情陌上郎

顧東江萊園詩云綠嫩青酣井字畦柳塘東畔竹林西阿兒暴富人應妬歲晚平添百甕齋

鶴灘少時與顧公清沈公悅齊名時稱三傑嘗遊小赤壁放歌

云五茸西來橫九峰一山萃律峰之中上有石鼓大如斗扣之響應聲琴下有赤壁山削列如崆峒徘徊登覽意未已千態萬狀極其容初疑伏羲定八卦河洛之象留其踪入疑

神農嘗百草吐出一點青芙蓉更疑大禹疏鑿施神功波濤洶湧鯨鯢雄怒驅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巖吳江東蒼苔

何茸石澗何溶黃猿夜嘯崩頭月白鶴晝唳巖前風自想老夫狂遊四海五湖二十載誰知此山之趣真無窮此山之趣真無窮何日結廬倚古松時人稱六丁二句為奇語

五茸志遺蹟 卷之二 去 蘇滬居

鶴灘十峯詩序云九峯在松各有勝概而瘦石繡苔如小山石壁者蓋少余與定庵鶴坡躋其秩第為十峰奏句為卷山

靈其服諸或爭名嫉秀讓我以擅爵吾得請命於藏垢納汙汗者焉若曰地靈人傑一言為終古軒輊則吾豈敢詩云何年

秀氣天而鍾壁立瘦骨友蒼穹一起一伏騰蚪龍放鶴亭前十八松况有石鼓敲鏗鉤豈容漢落橫雲東天地之數始必

終何獨吝此於吾淞便須挿脚入九峰九老唯成心從董元宰小赤壁詩叙云吾郡九峯之間有小赤壁予頃過齊安

至赤壁下其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三四倍之何以小為昔名人齒茶如此山靈負屈因為解嘲詩曰吾松山

有九皆以海為沼東海既以大赤壁安得小風穴秘精靈雲門削鬼巧口鼻門嶙峋鱗甲呈天鳩雖無須彌竟未可嵒嵒

眇而我遊齊安何由凌縹緲時平兵氣銷霜落江散情回思

平原鶴誰是枋榆鳥恰如黃池會吳楚爭可了將無山岳靈蒙彼里俗狡婦語東陽生扶節事幽討石言會莫遂壁觀習

枯槁田成球琳賦屋用辛夷蘇太守握紅雲冠帳山容好靈蹤儼如舊勢麗勿以深雨家爭激昂輔史正顛倒嘉名公等

錫一暨從子保手寫大江詞峨嶺翠可掃敢應北山招終事東坡老

國初善照寺東方殿一禪房有崇不可宿一越士來宿此房然燈讀書忽聞吟曰譙鼓焚已二更寒慄猶有讀書聲生即

續云遊魂何不歸鄉去辜負洛陽花滿城意外忽聞笑靨而去自此遂絕

孫雪岑太守與青龍塔下長老善雪岑晝寢夢長老入臥內醒五茸志遺蹟 卷之二 卒 蘇滬居

即舉子令候長老已示寂矣子即文簡公也文簡晚年好聽木魚聲

泚塔僧劉朝用故華亭獄卒也性仁慈日買魚蝦水屬放生一日有舊生魚者劉解縶而盜窺金欲攫之將沉於泚中魯殿

山遊卒過見一黑鯉魚入盜舟卒索魚劉得救免卒欲執盜劉力解之先是郡因諸文源越獄劉與獄吏倪某法當代庭

鞠時爭死竟坐倪劉遣歸過泚舟覆得生遂祝髮為僧止何直指應因劉度倪不免祈請大士以經加首胡跪朗誦忽現

形直指前直指驚叱左右莫見異而問故倪微露狀遂得免徐文貞家居為新鄭修葺憂之僧妙有云唯日誦楞嚴咒可以

解消災難文貞令合家茹素日夜誦之至二十日新鄭果報罷矣

董元寧有紀綱朱姓者家資巨萬適遷居西門設戲酌以宴鄰
居朱以鄰人皆菜傭不屑與之周旋揖讓令其奴子相陪鄰
人恨之各出白鏹以搗優人曰願君輩為吾輩一洩此恨優
人唯唯乃演元木拜轅門韓元帥問元木曰癩鞭子你的鼻
兒何這等大蒼云稟上大元帥這外面是假鼻子還有真鼻
子在裏面時坐客無不絕倒

郡北鄉王姓者府吏起家田連阡陌收飢民為奴僕併吞田舍
奸巧而婪時甲申大疫王五子五媳并夫婦皆病臥僕盡逃
上府命主簿至鄉施藥而王門閉毀垣入但見數犬恣吠人
內有識王吏面日者離披委地矣男婦十餘口尸蟲四出一
衰年杖者告簿曰王吏尚官致富莫敢誰何今為天誅耳
行者吳道真章練塘人也患瘡下垂耳根尺許傭工三十餘年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一 醉淫居

積錢可八萬餘人勸以娶妻生產不應挾而入泚塔傾囊葺
毀圯不怠囊竭忽夢白衣大士以兜羅綿手拂其耳旦起失
瘡所在其感應如此

魏忠賢勢敵時華亭庠生張官者思獻媚於忠賢道經子路廟
入問休咎方下拜臺有石爐從空擊其首即斃陸高齡蒙顯
戮此受陰誅見小人之報不爽

名醫張順字養正醫術甚妙岐己不屈周文襄撫吳時病兩命
郡守延之張適居憂郡守欲其輟釋衰經張不可達之文襄
文襄許其隨便入見未命坐遽伸手令診張僵立不驚動文
襄急命之坐診訖索黃連二斤煎汁二十升三進之痢尋愈
曰公盛氣非常人不數以常法治之公服其識

萬歷戊寅冬月吾鄉澱湖水居鄉民夜聞數萬兵馬敲登戶視

之若有火光及曉見湖濱忽現樓臺人物之狀近視皆水所
成也有若階級者若山徑者若短垣者若老樹者峰巒層疊
不異真山百里之內觀者接踵咸以為奇按史載金末河水
自成花卉鳥獸之狀巧於繪畫元至正間汴河水成五彩花
州三日方解我朝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玄結為冰高五丈
許圍亦如之中空可容數百人後數日賊過文安縣鄉民避
入者甚眾土人謂之河僵史官場慎書之寶錄中皆不可思
議事也

陸儼山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國朝前軼鈔錄得一二
事便命其子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
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肯練達朝章朱文公有言知古不
知今葉正則也知今不知古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二 一 醉淫居

伯恭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為博洽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
朝廷典章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恐其
見諸施為自致窒礙宜識者日為俗子無足怪矣

曹介人於萬歷己未孟秋遊太和過居士張海雲者年九十餘
耳目聰明筋力矯健與之談大都難用知黨篇中精實語而
尤以保精神為主真黃庭之嫡派也辯駁杜道人春舌不
談、則纏、不休謂室中多著一物胸中多著一障兒孫田
宅皆屬其身脅痛視兒孫田宅多寡便可卜壽數短長其言
極可從世人膏肓

吳石湖宴客以胡桃裝就而後籠罩公屢裝不就一僮先以桃
下單內用碟盛起公撫膺嘆曰民偽日滋矣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前白

文成松江府三字曹介人嘗謂生長其地未及察視後見蓬
臆日錄載此遂往視之果見松江二字犁然天成但府字稍
糊塗耳松本作淞宋代以累傷水患去衛而石字已先之矣
眉公好人歌曰天地生萬物惟人最為貴人中有好人又是人
之瑞好人請好書好人懷好意人行好事好人入好隊好
人遵五倫好人敬天地好人不使酒好人不鬥詈好人不鬪
賭好人不勢利好人不刻薄好人不怪異好人畏法度好人
不惹戾好人不謀占好人不欠稅好人不慳吝好人不妄費
好人不怨尤好人不妬忌好人不妄言好人不誇議好人不
欺若好人必仗義好人思不忘好人怨不記惡人罵好人好
人不荅對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好人雖喫虧自有便宜
處日：嬉、笑、夜、酣、睡有甚開憂愁有甚開思慮不勞

五言志道隨筆

卷之二

三

醉隱居

官府拘不怕閻王繫好人眾所欽好人鬼神懼好又有光彩
好人有滋味好人有受用好人有名譽富貴做好人伴、行
得去貧賤做好人衣食自然濟少年做好人到老決成器老
年做好人福壽增萬倍惡人做好人消盡平生罪好人做好
人傳與兒孫繼我要學好人又恐學不會但願好人多替天
爭口氣

婦人有謚吾松周程妻沈氏即萊峰之祖母婦道備修閨里共

推重之及卒細林楊公孫葦讓謚曰端懿孺人

戴昌字景亨少勤學無書不讀書法得歐虞體兼工丹青效黃
子久日以書畫自娛別號且閑居士兄景升所陳州知州景
元春南京兵部郎中景暉曠刑部員外郎皆擢科第獨景亨
屢困場屋應貢入太學張東海送以詩曰東吳四戴能文

小戴青雲志未伸卑樞久淹千里足通都終遇九方歎春風
桃李雖誇早秋水芙蓉更出塵聞說月中丹桂樹高枝偏待
後來人

至正而年正月常熟陷松江府印造官靴給散吏兵佩帶以防
奸偽靴之制作畫為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
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官花押民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
四散繁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何柘湖自叙平生於文學性獨近之鬚年侍經師課藝輒覆古
文其上朝夕誦之比長樓居發憤者垂二十年或挾冊行遊
忘墮坑岸家藏書四萬卷名畫百卷古今名人墨跡數十本
三代鼎彝二十餘種始家東海上選有太學得南翰林孔目
猷屋青溪之術居為蹄青溪漫士三年歲去時海上居火於

五言志道隨筆

卷之二

高

醉隱居

兵不能歸旅寓者又五年徒於蕪得元覺寺故地居為幾一
年歸得楊氏園築丙舍駕小樓鉏地種蔬植枸杞手摘作供
居凡五易而燕息之履皆以四友名四友者莊子王摩詰白
太傅與公為四也性放曠誕傲彈志著作莫中江稱其文法
劉向司馬遷詩本蘇李而近體出高峯至其醞釀群藉勒成
一家意匠縱橫不假繩削也有何翰林集語林叢說書畫心
心錄

元宰云尚書能畫者畫譜中載宋時有燕肅元時有高克恭在
本朝余與吳足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孫
世居海上元宰之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然則元宰之
好為山水倘亦有因乎

宏治三年會元錢福狀元及第上為句曰春闈得士狀元、是

會元詞臣應制曰曉殿遷官少保、為太保

鍾封君倭奴遺事載少林僧兵月空用鍊棍格殺倭賊三十餘
下馬斬級賊有仆而未死者反刃傷之兵遂潰余見幻為上
人云賊所傷者他僧葬余山塔下非月空也月空后居杭州
集慶寺中壽至八十餘今萬歷間方示寂其法嗣至今盛於
集慶

鶴灘紅指甲詩云金鳳花開色正妍佳人染得指甲丹彈箏亂
落梳花片把珠輕浮玳瑁斑拂鏡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
春山有時托臉尋思處疑是燕支點玉顏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二終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二

五

五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三

璜溪退隱錄
南邨友
精川校錄

天台王叔潤洪武間為華亭縣令
又見吳宮走鹿群睥睨金湯
只合田橫死國士應無豫讓
太妃墮天兵破蘇張士誠就擒其妻劉率姬妾登齊雲樓令
家僕展寶自焚而死其黨無一人死者故詩哀之

錢鶴灘自題小像曰瘦骨棱棱如怪石彩眸炯炯映青山
余山慧日禪寺陸文定公詩曰覽遍青山幾問禪閑雲白日自
年、鶴窺挂袖空餘線燭飽殘編半襍誕春暖牀閒來乳燕
月明枝上靜啼鵲誰燒柏子敲金磬為報花開十丈蓮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一

五

陸宗伯年九十二許周翰以二詩贈之云秩宗禮樂四朝天九
十精神又二年健體抱珠龍自以方瞳照日鏡雙懸南宮殿
散文昌後北斗尊開海屋邊始信春秋長不盡南華果有大
椿篇 南極星懸東海葡萄春分一度一輝光人閒孤天傳真
氣壺裏樓臺攬大荒早已三年成抑戒羞從四皓定儲皇廣
成怪得前身是問道於今有聖王

許周翰贈唐西陽詩云驪歌清絕兩吳鉤別去幽人出更幽大
教經今隨我去明珠暗豈向人投聽餘流水勞師瞻讀後編
年憶左邱世事痴心闕不住因君用繫木蘭舟 又許周翰
作贈重元宰督學楚中云詞臣分遣布中和天上初携紫露
過虎觀經生惟下少龍門賦客郭中多行車春雨生芳草
閣秋風老薜蘿郵筒幸能題一字真從宋玉倚陽阿 別鍾

面溪詩封公何媿、無事不起群蠟屐先遊客登車嘗冠車
字依家太傅詩學沈休文飽飯攜殘卷東臯看海雲 詞元
宰詩五載登龍意一朝倦鳥情偷閑仍晤語得代便長征海
上餘劉向中原入郡平所希當世泰維合摠同盟 詞元宰
病云海天漠、列離居七發何能困子虛狗監已難逢得意
天國何復病相如將目良友停征棹獨悵清言隔臥廬頭以
冰壺常自愛平安先問後來書 題小赤壁云吳楚黃磯大
魯兵東風吹火戍烟平青山染盡英雄血不忍重題赤壁名
望天馬諸山云五年湖上翁經行畫裡青山望裡生遂使
於今將去郡蒼松白石笑無情

吾松城南吳姓以爭繼立訟於周翰其題案牘云泰伯由來啓
大吳偶從譜牒見雄圖子孫百世猶爭繼讓國當年事有無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二 醉隱居

松江秋泛賦云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別渚寒清循遊
巨區之野縱泛吳江之濶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樹葉微下斜
陽半明樵風歸兮自朝暮沙溜滿兮誰送迎浩霜空兮一色
橫露景兮千名於時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瀾萬頃扁舟獨
詣社橋初黃汀葭餘翠鷺鷥朋飛別鶴孤唳聽漁榔之遍響
聞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結袂若夫寇敵初
平霸圖方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倉餌而登鈎鹿走險而
忘命一旦舜祿揚舫高竦功崇不居名存斯今遠識先明孤
風孰覽又若金耀不融洛塵其蒙宗城寡捍五國多雄拂衣
洛土振難河東拖翠綸兮波上鱗蟬翼兮梓中倘即時之有
適違我後之為恫至如著書登澤端居甫里兩葉汀洲片帆
烟水夕醉酒醺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場嘯傲人間之世富

詞客之多才劇騷人之清思緬三子之芳徽諒隨時之有宜
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橋申屠臨河而恐雍
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為而然爾豈得已而為之則有執簡
仙瀛持荷帝柱展翰史氏之筆暮極使臣之斧登覽有澄清
之心臨道動光華之賦何從欲之流滋慰遠遊之以懼攀提
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濬疏於滙川期拯濟乎吟疇轉
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游濯埃垢於濇袂利病瘼乎昏眸
左引任公之釣右援仲由之梓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遠
猷彼全身以遠害蓋孔臧於自謀鮮鱗在俎真蒸滿甌少回
俗士之駕亦未可為茲江之羞

弔二陸賀新即詞情綵郎傳語問陸家兄弟嗣、今歸何處留
下文章藏萬壑時作雲烟吞吐漫徒倚朱闌凝眸關外瑠湖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三 醉隱居

誰管頌嘆先生舊宅僧久住天下事盡如許 英雄抱被虛
教誤曉遺編浩嘆寒漠一邱寒土惟有春風長來往催却幾
多人去但歲、垂楊自舞今日我來懷古後笑後人又以今
為古留此曲伴鷗鷺
張東海假髻為東家女兒髮委地日、高樓理高髻西家女兒
髮垂肩頂裝假髻亦我然金釵寶釧圓珠翠眼底誰能辨真
偽天桃曉下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當路街之乃出領郡
符竟不得調而終其下第歸途題金山云揚子江頭幾問津
風波如舊客愁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欷枕
不離鄉國夢做裴翁帶帝京塵交遊落、多星散閣對沙鷗
獨慘神一字官見而嘆賞久之邵二泉作公較詩云張公不
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館蓋後忘公還是愛

公人

王鳳洲贈周萊峰尊公竹憲先生云主人卜築吳淞曲數步茅齋一窻竹主人清節凜難覩况與此君共朝暮嬋娟曉拂籠瑞烟主人自汲湘江泉寒飈永夜天籟發主人高歌互相答疏影歷々鼓珊々入簾秀色翠可餐主人為主竹為客倦鶴閑雲各各席當時共勵隱操堅可憐老却山林間誰道新篁發平地咫尺便有摩空勢嶰谷裁將鸞鳳音中山畫吐龍蛇氣即看雨露天上來無數琅玕次第裁主人不樂胡為哉張莊簡公嘗語曹文憲曰有為四川監司者詣余請教余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攜妻孥往甯軀命博升斗之祿也脫有不幸則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去其前程先賢存心之厚如此誠後人所當佩服

五茸志遊隨筆

卷之三

四

醉溷居

徐文貞公林下對云安開始覺歸田好老健方知婦婦賢馮南江示諸子云昨約三十日與諸子會文早看歷五月無三十今更約六月初二日早過作文昔人謂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日待明日萬事盡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明日無窮老將至今我以明日為老矣欲以今日而觀諸子之成諸子其可安於明日延接而自誤耶今定每月會考期於後看過發此帖子於六兒粘諸書樓以為訂約云夫中式前場詞理格調俱合程度更出新意迥異庸常使主司得卷躍然快心豁目擲生精彩然後萬選萬中取科第如拾芥若詞不順承理旨舛晦句段不明長短倒置助語襍疊一意重出如此文字徒誤終身何由上進諺云若是功夫深鍊樞磨鑄針汝輩只是早年去師日不拈弄以至如此及今尚可猛省每日

做兩篇大小題各一庶幾猶望成器若自以為是不能下人

吾求如之何也兒輩真有志科第不枉此生便與兄弟訂盟考期外日限作二篇大有事故亦補一篇如自無定見送題進我點出做文完送進直批有大不停當處即用改過務使文稿盈箱積素一題作後編尋名作細看比量不及處便與牢記務求與高竝乃已如此而不中無是事也諸兒其三復父訓 凡做秀才須要立志遠大不可便要奮修華麗以阻刻若進修之志我做秀才時只是布衣素服至中鄉試纔穿紗頭領中進士至二年出差方服緇褐紅頭領大凡進學便要思想出學是苦門易進而難出非加意文字不可細說與兒孫知之 既請張鶴峰伴講作文可急請來已三月矣監生難做監生官亦難做要會考會文得科第出身方可

五茸志遊隨筆

卷之三

五

醉溷居

董元宰陸阜南以兒子各請盛崑南每日刻定七篇俱中前列陸敬齋作文每日七篇高中如拾芥何不致之且近來世情物態愈變愈巧愈奇愈妄常者莫知德守道者莫能立故中材之士多局於趨向卓犖之英易墮於迷遺者人謂不夷不惠為居身之珍亦是不得已遷就之說若孔子則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此是持身之大經孟子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是交際之大幾大經正則言行願斯可以篤恭同人己而無不愛不敬矣大幾察則言行修亦可以寡過立愛敬而能公己公物矣向見吾兒志欲博古而太簡事從徑直而太疎恐難免乎今之世也慎之慎之吾兒誦法孔子則溫良恭儉讓此是忠信篤敬之條日止安此則聖勉此則賢一貫之極功也吾兒其圖之老父時望之

知汝輩皆務修進場此特小戰如拾芥事耳來日入棘闈持巨敵有千萬人吾往之勇則可稍怯則不覺矣汝父年高如飢待哺如渴待飲不知兒輩中何人能餉我作安飲人也近日汝母輩來說我夢最靈時來問夢我笑云我望見輩亦如夢我夢未來而強說之是夢中說夢也會示諸兒修身以俟命於天耳大命聽天言及此我即畏敬若弗勝汝輩自勉之若膺天之命便思何以報天之既施若弗勝便是大器有長進之人後來事業可卜若假陳言數篇俾取名第便盈滿誇己眇人便是不能勝當之人將來事業決無大可觀者此我往、驗諸人合諸天無毫髮差謬兒曹慎之念之今年田稻秋來雨水並漲西北二鄉田房漂毀湮沒者多鄉人入城見寺院中嗽、啼飢途中餓殍不少將來不審何如此等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六 醉源居

民瘼兇輩亦當留在念中若忘民瘼讀書何用中舉何用只是到手主張這一輩難也不然國家三年一科每科拔起千人要他何幹餘無他嗚修德待命四字盡之

董元宰云東坡海棠詩山谷書之仿長沙縱筆特為奇逆可喜余至黃州過定慧院海棠圖猶存故址花亦尚開

莫廷韓會買李易安墨竹一幅 王右丞有松江圖為項氏藏冊

眉公云余出不能負向平五岳之羨入不能闢香山五畝之園唯買舟楫被於郡城內外名勝處避客息躬倪尚書經鉅室所謂每月一遊則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也 馬燭雪上人觀音閣 龍樹菴橋柳隄 超果寺紫藤。嘉樹林 孫漢陽東臬雪堂 馮成甫竹素園 顧氏濯錦園

顧氏熙園 朱石文園 寶勝菴 寶蓮菴 郭外禪居 菴山 雪山 小崑山 大馬山 佘山 小赤壁 白龍潭 唐氏拙圃 陸君策疇壘 泖塔 范象先梅花樓 神山芸香書屋 金澤寺 涑涇釣灘 萊峰書屋 檇山下平原邨 瑤潭 白石山房 眉公云深竹中築一亭榻曰避世此東坡語山谷論竹為逸民國又陸放翁咏竹為瀟湘疾余欲作一聯云錫汝逸民國封為瀟湘疾

鍾賈山老僧慧解者自己百國變後終日行吟澤畔有一室扁戶甚固戊子冬園寂眾視其室貯廢碎磁甌盈石蓋平日從街衢泥沙中有明朝年辨者不惜拾取如珍藏夫老衲方外人也猶然寄志蓋於瓦礫彼須臾如戟素稱名士乃甘獻年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七 醉源居

辨以求榮利者抑獨何心 孝宗極喜沈度字當時御筆清逸豐潤絕類沈體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四世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奉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矣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文貞士奇文敏榮金文定幼攻胡荅酒儼會學士祭諸贊並留內府不復降出

高季迪嘗贈袁海史詩曰清新選似我雄健不如他其事雖無 孜然兩言者蓋齊錄云 陸文裕尊公與福嚴寺老僧景燮極相好嘗中夜對飲時文裕甫八歲侍几老僧云夜深燒燭短即應敲曰話久引杯長老僧大喜以文裕能記杜詩不知爾時實未嘗讀杜詩也蓋其夙慧如此

夙慧如此

吾松陸紹春為山西凌川縣主簿挈僕陸馨隨於任所三載一

日謂馨曰予夜夢不吉將辭世矣第去家千里未得預命之

人奈何馨曰同寅胡公其人忠厚可託紹春即檢五百金付

胡而馨亦自罄私囊四十餘金附之詰朝紹春果卒逮晨馨

亦無病而亡其妻在家亦於此日夜夢馨告曰我於某日偕

主翁辭世矣覺而言於王母至夜其妻竟自縊於臥被中止

無陸之訃音至矣問其期通符夢言夢兆之應如此

楊蕪夫嘗謂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

谷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

象物以成繭色必尚黃素智也繭而蛹而蛾而卵而

復繭神也

張東海過蘇步坊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八 醉滬居

似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祖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博實

為之而后世流芳道莫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楊鍊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咏蚊一首末云東方日出苦未明

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元政酷烈王室如燬而小人貪殘如

蚊蚋嘍人至明朝革命人若稍可安矣然明而未融蚊蚋尚

未盡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譏諷之意此首集中不載

戴主事春言吾松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有一紅筋時或曲直

或婉而動或曰此必乘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執其指

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河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語

坐客曰吾家赤龍得非欲去耶乃出手於船舷外龍果裂指

而去語云神龍變化不測信哉

唐伯虎有風流遁數千言皆青樓中遊戲語也吾松郁伯承家

有藏本

徐長谷品惠泉賦序云叔皮何子遠遊未歸汲惠山泉一罍道

余東臬之上方靜掩竹門消詳鶴夢奇事忽來逸興橫豈乃

乞新火煮而品之俟何子歸而謝焉

眉公云學善僅摹石刻而不多見真蹟便是虬髯公未見唐太

宗也

元時有一全真道人寓太古巷一日取二鰓魚一黃一黑大小

相伴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

中浮游如故郡中衛中立以盆池養之經久不死

陶九成於秋七月飲於泗濱夏氏清樾堂酒半折正開荷花置

小金危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

手分花辨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簫遠甚九成因名為解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九 醉滬居

語杯

西蜀敖公選筮仕上海清巖絕俗在官五載未嘗見其笑容課

最入為御史去官之日僅携三篋不加扁鑄所貯破衣敗絮

而已獨訊獄過於刻數事涉人命即羅織鍛鍊無一得免公

後居喪為母營築地乘馬山行忽有大鳥從空中奮翼撲之

馬驚墮深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因念此公清德不宜罹此慘

禍或者治獄枉濫之譴報歟

張祚翹云近世士大夫解組之後精神大半費於宅第園林窮

極工麗不遺餘力然未有能長享者非他人入室則鞠為茂

艸耳夫容膝易安魯心匪遠但使俗塵不染胸次蕭然則江

山風月卉木禽魚觸景皆供我樂矣奚必名園華廈哉

大畚鳳峰沈公善艸書當其興衰落筆頃刻數十行直驅雲霧

而走龍蛇可謂入藏真之室矣乃公自謂學書最晚依騷古法今觀公字體道逸不束於法自名一家譬之神駿騰蹕步絕塵不在馳驅控轡間也

梅道人畫竹入妙吾松孫雪居用朱筆追仿之咄：奪真如淮陰侯拔趙幟立漢赤幟以奇取勝也

朱元章守漣日以好石廢郡事幾為楊次公所按雪居解漢陽歸室中蕭然無長物獨手撫奇石置蒼雪庵坐臥玩之夫已謝郡料不為人所按然與世異好將不中米顛之癖耶

河厥味美能毒人然不食此魚不知魚味世常有飽其毒而食者不廢是欲饜三寸舌而擲一死試之也世間果何物而直一死者哉陸平泉云家東海魚羹飯飽食半生獨於此一不染指荻芽乍長河厥正肥客有舉東坡資善堂語朝予不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十 醉隱居

知味者姑以前言漫對之

平泉云蠶與蜘蛛均蟲類也其吐絲同然蠶之用衣被天下終以此斃而不能庇一縷蛛獨安食其生者蠶受食於人以其用自殘蛛僅於周身幸不為人取材也曰食於人者能不免耶抑無用者之獨全也是皆物理之可推者

成化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字澄霽皎無纖雲松江城郭中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落於序班重俊御樓上市人往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菱州所結者時俊卿之父仲頰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吾也瘡果不瘡而卒馮孝標從其林祖元敬公至仙遊九鯉湖祈夢仰見天際丙丁二大字其字青色每向友人談此夢餘不解其故至三十年后丙年丁月丁日捐館時國號已改革矣

三原王公怒巡撫江南雲閣錢學士溥面譽盛德不已公曰得毋有所干乎錢曰即此明哲非人所能也以訟狀出諸袖中公曰此事難行錢曰彼憐我數至數餽似不可恕公許之又出一狀於袖中曰諺云一客不煩二主公笑曰足以為公譽矣

袁凱忤太祖說得風疾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為本郡學博凱睦日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乃止之

陸宅之善諧謔每語人曰吾甚受東坡時有問之者曰東坡有字有文有詩君所愛何居陸曰吾愛一味東坡白開者大笑張嘉塘亦善諧謔一日赴文貞席食鮑魚黃魚危人誤不置醋張云危皇失措文貞腰捫一蟲以齒斃之血濺齒上張云大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十一 醉隱居

率類此大貞解頤

曹定菴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或祭祀則躬采蘋藻久之舟壞公唯徒步往來太守吳公誠惠以舟著曰采蘋恐公不納乃令士大夫題咏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意唯采松事宗廟則駕否則置之水濱定菴居廣富林不輕入城市郡邑長初至一通謁婦即杜門守令至亦不接見年八十不復冠帶見賓客止禮帽布袍日常惟賦詩飲酒而已富林里有焦生者教有樁蓮之加公弗與校一日醜酒惡言其僕以告公曰吾不聞彼罵但聞若罵耳亟去勿多言時方春耕生又以白聖書公名於牛腹且搥且詈僕復以告公曰雨至當濯去耳庸何傷生又陰遣人伺公出道之授書公伴謂若主折簡召我耶即徒步詣焉其家辭以他往公曰我生

待若主歸也生不得已乃出公談話良久無一語及他已矣
謂日過中矣能脫粟相待乎生勉為具以進相與酬對移晷
愾然而別此生於是媿服終生即此一事曹公盛德非今世
所有矣

華亭著姓曰顧陸朱張起彭城輔吳三世有功其後與丞相
濮陽興議立孫皓不合遂散其族於東上三郡今三郡之張
獨盛於華亭入明朝各以所居地名其家如白灘之世為石
幢張其一也其他若城河漕涇龍華塘橋陶行鶴城三節石
牌儒林諸張之名甚眾而漕涇為莊簡公之派城河為莊懿
公之派也莊簡名悅字時敏莊懿名瑩字廷器

吾松郡守若進賢黃公之剛果保定趙公之清靜上虞葉公之
廉明穆山王公之方嚴常山樊公之簡易馮陵劉公之沉毅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三

十一

醉區居

宜春劉公之詳察順德何公之精明皆表著見為世聞望也

張謙上海人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覺而思曰吾
其殆乎第豈有發狀元先者及會試榜出名在二十而鉛山
曹狀元宏在二十一幼時又嘗夢袖示府丞莫測其故及致
仕果有府丞之命

徐長谷精於術數每多奇中嘗與童子元過一友家退而私語
曰此若會有鼓盞之變已而果然子元問何以知之長谷曰
向見其新易匾額曰醫科接武接者妾也以妾當門非喪偶
之徵而何

陸君策而戌會試夢揚中作表有有一人謂曰吾羅一峰也君
之表文甚佳第中間當更易教語覺而心喜自負以羅公乃

前丙戌狀元也及入闈作表且脫稿矣適唐元徵過索其卷
疾讀之謂文脈有不接處為作教語益之既去君策乃憶夢
中事惘然自失唐公果以是科狀元及第

陶振字子昌弼釣鼈子又號耀史歷任教職洪武初以佃官房
謫戍振飛龍在天賦紫金山賦金山賦三篇表上高皇帝嘉
之去戎籍得歸隱九峯之間授徒自給忽一夕為虎所噬王
達善以詩輓之有昔為海上釣鼈客今作山中飼虎人之句
夫國初法峻子昌以微過戍譴歸而又不克令終亦可憐矣
包子德生於嘉靖三十年辛亥二月四日歿未燠而日本島夷
躡入中國自閩浙大江而南蹂破百城時徐文貞柄政天下
兵四集於松以故城得完而鄉之奔潰者多矣穆廟初立訛
言采童女子德是年甫十七隨俗婚於某氏不兩歲而止至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三

十三

醉區居

神宗九年再娶某氏年九十五而終於宏光之元年蓋繼室
而為夫婦者七十二年此古今所僅見也

神山名秀林山或稱辰山在華亭西北二十餘里列九峯之四
峰在一方而自然幽秀亦自古神仙住託足實震旦之靈
阜也張七澤覽茲佳勝曠焉有懷乃錄梁簡文帝所作銘之
曰闔闔天井山稱地維碧雞金馬越清梁池懷靈蘊德孕寶
念奇此亦仙岫英名遠播昔有鷺窟不燒淨土邁彼高蹤構
茲法宇引葉成惟即樹為柱石砌危橫階斜豎白嶽遙遠
丹源路深長林萬頃偉木千尋竹裏看博松聞聽琴獨氣蕩
累散當娛襟吾郡九峰之勝擅名東南而古來題咏絕少惜
此作銘足使山林生色

蘇山舊云土宜美箭故名陶南邨林岫軒記諸山之勝曰鳳

皇天馬橫雲細林崑余薛奇鍾貢圭峙屏列境絕幽曲按字書奇箭幹也郡志元季有奇隱生居幕山因以自號而陶集又有奇西高處士塘志則此山蓋舊名為奇今人罕知之者泰昌年間九月上海杜氏有馬孕而病及產一胞得石子十餘枚大者類雞卵而扁色蒼潤如玉小者差大於菽耳按報耕錄此名鮮蒼蒙古人祈雨用之浸以淨水默持密咒淘漉玩弄良久輒有雨來又謂走獸皆產唯牛馬者最妙

泗涇有兩人對奕適聞雷震戲相謂曰詎便擊我須臾忽不見良久聞地板下有號呼聲怒視之則兩人在焉竟不知從何而入其髮相對縮結不理自解兩人遂終身不省人事

上海有馬三格者行道中忽遇雷霆一霹歷針落其腋下此人竟無恙但惶怖累日而已俗謂雷神好戲觀此二事良然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五

醉區居

徐寅陽始冠時其父太常仿古行冠禮欲得郡守為重守乃堯山臧公性方嚴不可干以私而獨與鳳峯沈公善太常因託以請沈見臧公徐言存齋家孫冠借重公祖訓誨之老公祖以為何如臧敏叟曰人家一小兒戴帽子何關府縣事沈公一笑而出

錢塘范十郎二女俱為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寵盛早世次曰燕、與群妾並均陸病且貧鬻所居樓廬群妾皆散燕、獨存食貧者十年陸死自鬻以葬事見宋人隨隱漫錄郡志宦蹟傳載陳寧洪武元年知府事未幾政成遷山兩春政按康道南為寧傳曰寧以洪武二年由兵部尚書出知松江府遷浙中行省泰知政事尋復召為御史中丞宋濂嘗稱其出守劇府則累政之積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所及精采一

新今郡志履歷與廖不合而政蹟亦絕無所見似當改正無令賢守泯

太祖嘗登鍾山擁翠亭詞臣扈從給筆札賦詩時應制者八人秦裕伯與馬裕伯在吾邑雅有才望惜當時不以詩賦傳耳張七澤少時嘗見人將飲先以一指漬酒於案上畫一圓圈而連點之不解其故及從宦嶺上乃知彼地多畜蠱毒置飲食中入肆沽酒飲者作此法厭禳之則蠱不能害

水蜜桃獨上海有之而碩尚寶西園所出尤佳其味不亞於生荔枝又有一種名雷震紅每雷雨過輒見一紅暈更為難得邑之山林塘有射鳥者生平殺鳥雀無數一日行經神廟前忽有群鳥飛繞啄之驅之不能解乃倉皇入廟扇戶不敢出群鳥仍聚而噪呼竟日不去逮暝始得脫歸不數日而死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十五

醉區居

趙思愛真定壯士也嘗遇盜被脅不從矐日斷手足投之於阱幸而不死久之創愈猶能以兩半臂舞六尺棍旋轉如飛人莫能格市中觀者如堵辛酉冬曾至雲間見者咸驚吃以為神

嘉靖甲寅倭夷攻青邨城驅所掠鄉民臨濠斬之以懼城中有一人將被刃忽躍而渡濠又一躍而遂及城上眾皆驚問乃曰吾不見有城也又小說所載有人墮井中仰望天光注想久之不覺躡身飛出與此相類語云神能飛形蓋實有是理也

張七澤初選比部李易齋謂曰此雖冷曹然稔諳最好一同僚曰此如翁家兒既無財產可爭兄弟自無相尤耳眾皆稱其善喻

楊給諫允繩當世廟時南方倭夷內訌連年未平嘗感情上疏
曰近來督撫之臣往往謝恩必有常例銀兩餽送權要火者
數百小者數十名曰謝禮至於任內有所題請開送揭帖則
又伴以儀物名曰候禮又歷任頗深榮名美擢或地方有事
希求脫任或有罪而求弼縫或失事而求覆庇如此數遂不
肯大率此等銀兩在者取之布政司直隸取之府州縣有司
既為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諸司自知非法接受亦有靦
顏既入牢籠實難展布使在平日猶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
功况軍位之時哉則其玩愒凌蔑法誤事又奚怪也且有
司賄賂督撫者取具於民間而近來督撫交代頻繁則有司
需索又加苛刻不肖者又曰之影射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推
膚剝髓即今江南四野邱墟赤地千里區、才遺待盡之民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三 士 醉居居

猶苦格剝侵削之患臣恐民窮盜起莫知終極異日國家隱
憂不止海島之間已也伏望勅閣部大臣洗心易慮正己奉
公割絕朋昵之私迅掃苞苴之習此則澄源平倭之要道也
此疏張侗初從實錄中拈出載倭變志
陸太僕劬思己丑登第時當館選文定公貽書戒曰於家則廉
滿盈於國則妨賢俊毋趨徑徑毋昵權門乃我子也澹泊靜
退此吾四字家範見謹佩之足矣書至都下聞者無不嘆服
包元達成惶中徐鳳江道以美人圖公咏之曰能憐征戍苦拂
素惠名妹色並玉嬌麗人應漢代殊無端過絕塞豈亦嫁單
于行雨衣猶潤凌波襪尚滿佩懸于闌玉環綴大秦珠團扇
秋風早單衾夜雪俱險桃寒未落眉柳凍遠數本效當蕉節
寧禽射堆娛恃容翻見柱掩鼻詎憐証長信恩何在高唐夢

有無轉蓬隨雁度明月伴人孤旅思驚荒管歸心託漢編舍
簪雲亦恹灑淚樹為枯倘購千金賦應還九折途公以建言
獲譴此詩蓋以自寓而忠愛之意溢於言表略無牢騷不平
之感
白玉蟾有泛舟松江詩曰白酒黃封列以妍鱸魚實得一雙鮮
舟行無浪無風夜人在非暗非雨天醉熟不知天遠近夢曰
但見月嬋娟乘虹橋下星如織雲滿長洲水滿川
松俗婚嫁者顯之家率用一蓋前導然或青或黃必隨其家官
品不敢踰越近來即庶民富室亦多僭用甚至廝與之賤家
稍溫者必借為美觀且蓋必用黃即青亦不屑矣濫觴至此
可為一笑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三 士 醉居居

張王屋初入都謁選時世廟方事元修諸臣竟以青詞媒進文
貞素知公方名諷使為之中翰可得也公曰為我謝相公張
生豈作青詞者耶文貞聞之不憚公竟選得浙之臬幕及之
官同邑秦少說為僉憲待公頗峻又數以筆札役公、曰士
即一命當以職事自效何能為捉刀人遂飄然投劾歸
戴伯玉令曲江暑月謁上官崑經山中渴甚見澗水清激欲飲
從者力諫有毒伯玉笑其妄言竟飲之還著即腹疼而卒可
不戒哉
顧東江與曹定庵最相善定庵卒東江以詩哭之云公昔還山
我出山吾歸公已歎人間名高白傳身仍健詩比陶翁意更
閑鄉里後生遵楷範廟堂諸老問容顏玉屏西面青瑩列時
有遊人拂繡班請此詩其推服曹公至矣至修郡志乃不為
公立傳僅附見於其兄時和小傳中弟曰以學行稱而已夫

曹公政跡行誼師表一代可傳者甚多何以四字盡之或謂兩家子弟構隙東江不無私憾然千古輿論之公誰能終掩

郡有富人目不識丁乃好藏古法書嘗閱誓帖見王右軍蘭亭叙語人曰此公武弁也而工書更自難得聞者掩口張肅之言山陰有王姓者好附會名聞或問君去右軍幾世答曰我乃民籍也二事正相類可入笑林

郡有屠狗者名沈三一日狗方就縛忽作人言求免沈怪而且怒亟殺之越一日忽持刀狂走自刎而死此天啓壬戌十二月事也

郡人張防工詩家甚貧或竟日不能舉火青浦令屠長脚聞而造訪避而勿見餽以金勿納索其詩亦勿與常曰吟咏以抒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三

六

醉醒居

性靈消歲月則樂志若以介軒冕巧樞潤則苦情人皆稱為名言公弼友蓮

袁祠部用晦為諸生時常言釋道故事仙佛日必焚香誦經吾儒何獨不爾書齋懸孔子像每日晨起肅拜畢即斂衽端坐朗誦四書一章然後治他事終歲率以為常

張七澤夙慕趙清獻公之為人及出守三衢實出維桑之里詢其後裔殊寥僅一守祠生趙承寵而家亦赤貧年三十而未娶張捐俸為之求婦里人以太守公屬意始有應者七澤去任聞已生子

任公環同知蕪州值倭亂躬擐甲胄為士卒先連戰皆捷偶失利有庖人徐佩者服公服給賊佩見殺而公獲免後論功擢山東僉事兵燹蘇州已復加副使蔭一子千戶世襲吳人建

祠祀公而徐佩之後得世充府皂隸守祠至今不絕夫任公有大功於朝廷子孫食報宜也徐佩身代公死足稱義烈且東南半壁藉公再造佩定貽之佩之功勝斬馘多矣一隸恐未足酬或令其子孫世襲百夫之長亦不為過

武夷之勝古今相傳吾郡陸文裕公經武夷先觀瀑布泉甚奇羽士特出一朱匣為公焚香開示曰此魏王仙子頭也魏為秦人當昇仙時所蛻骨今藏之三千年矣公諦視見廣額獨異色滋潤可愛略無枯朽狀公嘆異久之近聞上官以觀此頗費迎送已瘞於土不可復見

頤東江自做聰云須知得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則能以方寸之心為千萬人心教色貨利意無不遂樂矣而憂在其中利慾火牛宴安鴆毒也操修綜理日不暇給勞矣而逸在其中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三

九

醉醒居

作德日休有愴無患也事須盡出於己理必有獲善須博取於人德乃可大事親若曾子與纓成得一箇可多才如周公旦者不得半點騶騶上翁之論馬則事至而勿驚知百里奚之飯牛則物來而皆順責人者心常不足修己者樂自有餘不厚望於人則無怨惟自責於己乃有功家法無多能正身則能正事歲功不棄有東作則有西成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立者眼界寬立得正纔行得通做得小方做得大直也如弦縱道邊夫復何憾比而得獸雖叩陵亦莫以為義廢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觀此數語處身處家無復道理

文德公節錄陸放翁家訓教段公自跋云雨中觀水東日記有感因節其尤切於事者錄示子孫若向上事業則不止於此

也其曰天下之事皆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又曰為善乃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其吾所深恥使無福報應而可為不善耶又曰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心此是一病但念此物吾若有之竟亦何益使人欣艷於吾何補又曰訟訴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能必當或官司雖無心而吏人佐使亦何所不至事後悔之固無及矣隣里所爭不過侵占地土通欠錢物及克悖凌犯耳徐、論之可也李漢老作叔父成季墓志云居鄉則以因畏不若人為哲真達識也是皆名言可以誦法

吾松海陬有地名三沙岡者其一坵沙岡袤亘數里餘掘地皆坵沙文餘不知何時聚坵沙之多若此

莫中江嘗稱唐荆川詩謂直追沈宋其送程太史謫潮陽詩曰

五茸志遺蹟筆

卷之三

干

醉溼居

白晝鮫珠落青天巖閣公又啼猿三下淚明月兩離居贈張相公詩儒生東閣承顏色首長西羌識姓名吹珠燈詩出海鮫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蓋之初唐真不易辨人嘗從公遊夏月席葉不施茵帳即白鳥嚙膚不願也出則小艇一葉僅容二人嘗語學者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言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以媚世也名言哉

郎有馮氏之婦將產使元敏公詳之曰未知所產若何時元敏執鍵語之曰必男也鍵為壯管為牝所執壯器是男祥乎鍵從金其必在庚辛日乎已而溫州王應鍾來自謂數學無敵元敏公書宙字使之卜對曰字十董為兌卦兌為少女或女也元敏曰否：人十月而生十董其應也宙字之首與宇字同其為天也下為由則男字之出頭也又為申之半其必在

丙申月內乎既而果生男於丙申月庚申日一不莫乃知古人數學皆是意測非有他異也

秀野樞癡阿六姓張茂工之子也頗得仙氣矣口而言無不中致陸幼思子公履問以終身答曰金帶結果公履自謂日後官可郡守無何進香茅山抱病遂旅病焉報至幼思為皇無措以金帶驚棺其言神應如此

泖西有沈介石先生者精於菟菴嘗自言予性嗜菊自少至老朝斯夕斯行止坐臥唯菊是知與其花作五十年交矣得種四百有奇其滋培灌溉另有妙法故花亦迥出尋常崇禎庚午余嘗訪之東籬下五色燦爛瓊瑤奪目不啻身遊丹宮絳闕中有一種其花朵大如碟磨中久界黃白各半奇絕可愛余曰此果元種耶抑造作所致乎介石笑曰嗜久成癖之久

五茸志遺蹟筆

卷之三

主

醉溼居

而與花神遇此呈奇獻巧者殆神為之耳西若有菊譜品評兼附裁法

正德間吾松陸潤玉錦夢菴工詩有夢菴集時沈貞吉慕其才名延為西席訓其子周即石田先生也

何元朗寓居吳門時常過皇甫百泉小飲百泉次日作詩來謝中一聯云甕非鄰舍酒鱸是故鄉魚後元朗移家歸松王玉遜來訪泊舟河下酒半作詩贈元朗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二詩無寫皆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殊別乃知詩家作用變幻不可以神理推不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顧東江最賞元朗咏牛女中一聯云情隨此夜盡思自隔年留

書家稱三宋宋克宋廣宋鑿廣字昌裔吾松人也書學素師黃

善行州亦入能品

張王屋集唐雅徐貽妃詩井上天桃偷面色擔前嫩柳覺身輕
何元朗曰覺字誤矣當是學字蓋天桃當偷其面色嫩柳猶
學其身軀始有意味若覺字則索然矣王屋以為然遂刻學
字

張莊簡公有感懷詩云世情人事競紛紜獨倚閑庭歡見聞多
少變遷如醉夢尋常翻覆似風雲是非未必終無辨得失還
應久自分撫景有懷何可已漫憑詩句寫云：又云驕駿年
來漸：蕭一牙已落一牙搖待郎屢轉更三部甲子重逢歷
五朝宦況中天明月淨鄉心邊海白雲遙更思食祿將何補
無奈滿懷歸興鏡又步懷云云街風景四時春車馬喧闐一
片塵可嘆古今長似此不知換盡往來人其二云春風和絮

五茸志遺蹟

卷之三

三

醉醒居

滿林圓峰蝶偷春竟往還何似滄江幽靜巖青山長伴白鷗
閑又暮春偶成云春風飛絮滿長隄况復沙塵路欲迷遐想
南方當此候鷓鴣啼徹杜鵑啼其二云陰霾漠：暗春城老
眼看花可獨明宦興澹然無所繫鄉心都屬子規聲讀易損
卦大象有感云懲忿心清涼否則如熱火奚翅為人災亦有
自焚禍其二云室怒聊自修縱慾真自伐似此生死關相去
不容髮寓懷云日月無停轉碧霄昨宵今日又明朝榮華過
日塵栖州世事驚心鹿覆蕉花向四時開更落潮隨二氣長
還消悟來物理皆吾性生意滿腔真趣鏡示子云立志莫他
通用功休輪運更能務寧靜便是出身時暮秋偶成云萬卉
凋零日蕭然眼界空山容依舊在水色與天同菊老香遠遠
楓衰葉更紅晚情多景趣吟好送飛鴻題倪雲林卷云平時

自擬見鏡先詩畫留情棄宅四何事後來逃難日却於漁艇

蕪龍延題扇云伯牙不常無子期不常有高山流水音世人
聞得否題梅云歲寒興味一般清終日相親似舊盟琴弄有
教漁漁趣難薄無夢竟忘情月明東閣扶節立雪滿西湖戴
鶴行更愛春風搖落後儘多青子可和羹題子陵祠云自是
先生識趣高却將身勢等鴻毛釣臺不似雲臺險肯脫羊裘
換錦袍其二云山下祠堂備水開每多行客拜祠來當時若
脫羊裘去千載何人說釣臺其三云榮華只作等閑看生計
依然一釣竿千古桐江：上路清風猶自逼人寒其四云客
星久預釣灘頭景物推遷笑度秋獨羨芳名垂萬世青山長
峙水長流示子書云予於世途中見古人得失之驗自三公
以至士人凡和惠恭溫者雖亂世亦享有遐福臨畚澆情者

五茸志遺蹟

卷之三

三

醉醒居

即治世亦多所不堪驗之今人殆亦皆然特人昧於淺近不
能深察而默識之耳竊念自少問學無所指明雖欲究理未
克反身近始覺悟補過莫及所謂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
之非遂伯玉吾師也汝二子方繼志習學宜汲：乘此可畏
之時是訓是則惟日不足冀無後日之悔乃可謂能子矣且
今處父母之邦尤宜慮以下人每思孔子接人溫良恭儉讓
在鄉黨恂：似不能言聖人尚爾我當何如必更若姜師德
所謂唾面自乾抑亦可以平心易氣而益進於學矣千里示
訓舉一遺百自警篇不可不觀當與小學近思錄並置坐隅
知一句行一句斯可矣
王克敬字叔能元時為浙江行省丞相政時松江一大姓歲廉漕
米萬石至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勿足

則雜置於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未微名爵以榮一身身死家破而又已奪其爵何可使一郡之人連受其害國家寧之此耶其奏免之

吾松大學頌正心辨清守苦於踐更助義後田四萬餘畝朝廷旌之免其徭役一時承後者頗沾其惠連后佃戶與田保表裏為奸較之初時取租僅得其半已后方岳貢守郡沒入此項作為公費即著輸後者取租輸稅豈知佃戶田保積蠹已久每累後人鬻妻子以免血杖甚至無備者死於縲囚而顧氏子孫亦為賠償此項以致舊田園而徒出鄉者有之兩云作善降祥斯言欺吾哉

先太僕懷野公助邊之舉出於至誠急公論者謂其義高於卜式鹽書褒獎建坊表異確詞為公立助邊冊免公裔徭役焉

五茸志遺蹟

卷之三

高

齊涇居

鼎革後郡守廬名士俊倉虐無厭無事生端從助邊二字生端詐害將公嗣子誅求無已不一載而家業蕩盡幾不能求公丞嘗言之真堪痛心昔人云好事不如無言哉斯言矣

吾松錢壁字伯全中至順壬申進士嘗納一妻鬻風姿秀麗其室勸伯全私之伯全正色曰我有之蓋以待中櫛耳汝欲敗吾德耶即其賢嫁之

曹介人分授見董詩云人壽即期瞬瞬息猶如寄青鬢變華顛迅捷如奔驥俗眼戀紛華醒固不及睡百年忽腐骨誰思復誰智憐余錯經營授、幾半世半繞逾耳順容顏已憔悴造化大團子骨同摠見嚴產在猶尔我寧久棄與道恒產非累人幸勿為產累膝下無頑兒安敢望良嗣富或將倚頓權或繼梁冀道民睜白眼僅、點驢技彼若有興隆此必有廢墜

夏熟仍冬寒循環屬四季白屋換朱門餓夫勝千駟名利徒自爭長策在素位貧困惹人嘲富亦來人忌慮庸不在哇金壁不在筒守業豈為難接物乃非易談笑藏戈矛時、現懣懣誠靈禦侮人終莫如兄弟為尔貽豐芭長枕與大被

梁溪華某者富家子也雅慕鶴灘公以厚幣納交公不受而里中老儒薛河東乘閒潛謁華氏冒稱公師華氏張筵款之生援上坐富人子整折行觴未幾而蒼頭絡繹報公入邑矣薛皇迫請出更衣因馳詣公跪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餬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回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為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囊中數十金資薛、既得志復往海上如所稱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送旅人送旅人覺其詐以詰公、曰雖

五茸志遺蹟

卷之三

高

齊涇居

非不佞師寔不佞友也幸毋急若生乃得脫公之虞人類若此

鶴灘過郡邑每落、太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奈何爾一第而不置吾輩賤聞也獨無急吾時耶公不顧已而守偶以事捷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嘗廉節方介人也公聞之駕一舟至吳門力為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語謂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火幾負賢守矣太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欲昵之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平守往哭之出資為治葬復作享堂以報公知己之感

余山茶實與席邱伯仲眉公嘗云深山名品合獻至尊惜收置

不多得也

高拱與徐存翁書云僕不肖者在館閣不能奉承公意遂王參商狼藉以去暨公謝政僕乃召還余謂必且報復也而僕實無纖芥之懷遂明示天下以不敢報復之意天下之人固亦有諒之者然人情難測各有攸存或怨公者則欲僕陰為報復之術或怨僕者則假僕不忘報復之名或欲收功於僕則云將甘心於公或欲收功於公則云有所調停於僕然而皆非也僕之意蓋未得甚明也古云無微不信比者地方官奏公家不法事僕實惻然謂公以元輔家居宜遂有此也且免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會其中有於法未合者僕遂力駁其事悉從開釋亦既行之矣則僕不敢報復之意亦既有微可取信於天下矣蓋雖未敢廢朝廷之法以德報怨爾未敢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三

薛樞居

借朝廷之法以怨報怨也念昔僕典試時曾以題字致先帝疑公為解護寔心慮之當公不說僕時僕曾明告公公即仇吾然解先帝疑一節終不敢忘必當報劾曹公而去言固在耳公不記憶之耶固當日初心無敢變也夫既有以取信於天下則乃可以有辭於門下故敢奉書布區區之意今以沒顧與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母使藉口者再得鼓弄其間則不惟彼此之幸播紳大夫之幸也丈夫一言之死不易皇天后土所共鑒臨惟公亮之不宣

宋堯俞上張江陵書云伏聞袁計朝野震驚以為相公不日就奔歸矣而聞諸道路天子下曠世之典將使相公不得然喪僕愚以為相公留天下蒼生幸甚相公去天下萬世幸甚相公名已遂矣功已成矣天其或者受相公而奪尊大人之年

乎欲留者情必去者禮今相公欲徇兩宮之命自附於溫驃騎之傳竊恐四海之內百世之後不以相公之自信者信相公而以不肖度相公且今羣臣以疑樂羊之心動主上則主上疑主上與羣臣交疑而命之以風影之事舉日者雖百口何以自文曩者國家當土木之後安危係於于肅愨公然公愨志終喪景皇莫奪方今覆孟安瀾之日正相公行禮知足之時誠以此時飄然魏闕服除後主上不忘老臣安車屢命而後從容就道豈非主臣之盛軌歟即不幸而諗訕風起則先皇之靈在天主上之鑒如日老臣亦何藉利益要津以防民之口也故當去而去其禍微欲去而不得去即禍不及其身其禍重人亦有言擇禍莫若輕唯相公裁察

劉琴樂名鴻其先世忠肅公為宋丞相善琴公其後裔也能世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三

薛樞居

其學宣廟時召公至京焚香賜坐聆公高山流水之音及公歸松時有御札贈之云水絃亂叫夜鶴金徽急瀉秋泉此夜長亭送別白雲故里三千送琴士劉其還華亭子孫誰敢差後日賜一匾額曰古今徵召之堂在小蒸董元宰云東坡戒殺自謂經憂患之餘今有不罹世網而深念物命薄滋味養慈悲心者尤可尚也

萬歷丙午七月華亭趙某詣青浦探親舟行次見一人立舟上諦視之則仆也驚問之答曰承後冥司今將追捕三人耳問三人為誰則曰一湖廣人一即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得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家則已聞室中哭聲矣蓋駭甚趨棹反舍僕曰君且無怖及夜吾不至則君免矣趙問何故曰於路見有為君解者以君圍門戒殺也夜果

不至趙亦無恙

思宗初年極喜看陳仁錫批點資治通鑑嘗云秀才看通鑑豈有帝王不看通鑑陳眉公作書報唐鶴公曰皇上云秀才看通鑑豈有皇帝不看通鑑弟亦曰皇帝看通鑑豈有秀才不看通鑑謹此奉勸

張邦翹備兵蒼梧時云總府後山有椿樹其大連抱萬歷辛亥七月三日夜忽有火從中出樹立焦燬而根株尚存淮南子云老槐生火而抱朴子云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凡木老皆能生火不獨槐也

隆慶三年戊辰春正月民間訛傳京師差內臣按屬索江南女子入宮自淮以南播紳士庶之家無不驚駭雖稱老成持重者竟不能安其室媒婆禮替日逐迫迫男女婚定者自九歲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三

醉區居

以上忙促嫁娶未婚定者出其女於通衢任當婚者掠娶負賤不計焉或道路說合姻配雖成而兩家姓名不通或女髮未燥竟得頻髻斑白之老夫境曰鼓樂之聲晝夜不輟花燭之會貧富同懽而飲食物價頓增十倍一月以後訛言竟寢民皆拊掌成爲笑林然白壁已委之匪類多矣元至正間江南爲繡女訛傳十年無嫁娶此再見焉萬華後而中秋八月餘有此訛言鄉城皆賤之家無不如癡如夢有司再三出示禁止莫之止也并錄於此以爲後鑒 至康熙壬申十一月訛傳點繡女民間嫁娶更甚於前月餘方止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二月妖光見三月妖火見民大疫八月妖魔流變先是嘉興府民毛銓崇信異術山東馬道人能以妖法惑衆銓子年十二道人潛往見之即下拜驚曰此吾法也

詢其狀不言道人請甕注水屏人照之見其龍形成五采至尊冕旒也舉家皆大駭道人請秘之由是好異者咸拜以道人用法水照人影冠服儼然自三公九卿以下皆有名流人以千緡獻者授九卿銜藩臬兩司亦不下數百緡照影甕爵賄官如市事頗彰聞有門子求浙東兵道不得與毛銓詬詈銓兄子恐事敗告變府遣吏捕之馬道人逃銓遂破家初道人惑衆能剪紙爲兵刺人肌內人多信之至是敗壞聞其紙甕至則酒之輒滅其迹人始知其爲紙魔也

青浦楊長情述教東谷先生英曰予改刑曹即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曰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因多枵腹不可刑也日夕嚮晦萬類俱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三

醉區居

息人生血氣各有所歸不可刑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沖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脅髀膊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復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沖灌於心肺之數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因不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罵詈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鍊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待之乎凡此者皆當有求察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刑也惟慎之製筆之法禁者居前義者居後強爲刃弱爲輔參之以嚴求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寸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筆清毛端章當與楊長情言

予筆見墨如火炮之見火故妙又言作大字筆不在頭太筆小而堪作大書者乃佳

萬歷戊申歲楊扇香齋卷中忽產白燕一雙僧以為奇而是歲

楊明卷家中亦有白燕毛羽如雪雙睛如火背足皆如珊瑚

真可愛也至壬子楊氏所居嘉藻樓下忽覩白燕一隻不知

何所從來自是家多怪異及久楊之母氏卒二子相繼而止

乃知白燕非佳也因改元末吾松亦有白燕崇禎乙酉春

松江東城門首有白燕巢於其上遂有乙酉之變

楊長倩云戊申八月二十四日、方西兀坐樓上寂無音教碩

見松葉中有鳥亦兀然垂頭斂翼意境之閑予與相較了無

差別因口占數語云我栖高樓上形影相盤桓鳥宿深樹間

悄悄無往還人鳥不相知意味亦復然笑彼喻、者風波起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三 三 醉溷居

眉端吟罷鳥亦婉轉教通有俗履至又默占曰誰推雙板

扉使我剴然起此中有佳境不可以告爾

華亭令章允儒未第時嘗令人市魚得一鯉厥狀殊常剖之中

有物蟠繞似龍狀章令送之江中章是秋遂捷

陳眉公家有巨石云是松樹所化其半猶帶松皮

嘉靖十二年六月中秋魁地方白日蛟起赤苗蕩盡四十年五

月十四日余山前起蛟水湧丈餘地成河萬歷二十五年五

月二十八日鍾魯山起蛟崩西南方一角三十六年五月十

七日鳳皇山起蛟張東海墓前條成潭

戴五山家多種竹荀初生必編羅護之櫻桃熟時若若有鳥雀

必張網以驅之曰讀范石湖田園雜興詩知古人已然也云

種園得果僅償勞不念兒童鳥雀騷已挿棘針樊荀徑不鋪

漁網蓋櫻桃此詩曲盡田家之情狀

千溪小普陀僧一念者若胎素目不識丁真實若行夏則必生

齋蚊冬則解衣衣人每晨必施為以木魚向樹頭擊則群鳥

畢集肩背就掌取食始知無機心者鳥亦忘之昔李白與東

巖子隱但徠山養奇禽十許亦就掌取食又不足奇矣

吾松地名大蒸小蒸在積水中州樹翁翁團聚成邱落其名取

氣蒸雲夢之意子昂夫人管仲姬小蒸人子昂往來其地因

作水滸圖又為管公造樓醉李竹懶常泛却因經其處舟中

寫大蒸小蒸圖為好事家收藏

麻衣和尚日諱市中飲酒傾尊不醉食魚同數斤不飽倒街露

臥人意其為神仙中人常聽其腹中如雷鳴此其真氣磅礴

故耳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三 三 醉溷居

周萊峰云舍齋居士嘗謂予曰大慧語錄學者當日逐玩味如

儒家大學中庸相似始得予因言購求之不獲近於朱文石

家借得宋本初讀即有省處閒嘗以提撕一法質諸舍齋舍

齋不谷中山以為禪性本具須是提撕平泉則謂趨向既定

之後猶於心思意識上纏繞古人以無義味話頭塞斷心路

使伊胷中別通一線若初學用之未為得力予謂無字公案

昔人謂之提攝元與之初機三公所指雖各不同要之俱有

收當也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汝思兼倘因三公之論以得大

慧老師不傳之旨所謂朝聞夕死吾無憾焉耳矣

楊鍊產在松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席卷所蓄

銀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鍊在是匪長

物又奚措焉眾服其量

沈鳳峯吏四明之年適接茂入貢使者俱如京師餘從者館分

四明時以癸未之變方懲往轍人言詢：即士大夫之必相
率外徒以為民望公一日校士戒門者毋納客忽聞擊鼓
而詰之乃報有警曰人從京師來云入貢者俱被誅餘從
人皆恐將若有他意公笑曰有是哉即以檄諭之曰入貢者
若等來王之義懷柔者國家撫之仁豈有效義而被誅者
乎必訛傳也檄出而眾皆帖服又一日早堂方坐見吏人不
待歸召踉蹌而入怒日髮指厲形於色徵見譯者在古柏樹
下與之詳語問之曰欲索往年沒官錢憲司不允故特來與
公爭耳公正色曰汝家有汝家之例我朝有我朝之法汝往
年犯順錢已沒官矣豈有復還之理此必譯者給汝、無為
其所誑譯者計窮復與詳語刺、不休竟魚貫而出又一日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三

三

醉廬居

送客江亭方坐定報者衣袒面赤言甚平遜曰夷人群聚於
市喧、偶語日出而聚日中不散不知意欲何為公笑曰既
來也焉能禁其不聚既聚也又焉知其不散何勞尔遠來耶
乃杖之於庭公則飲飲如常夜歸過市寂無人矣嗟乎一夷
之來而告警者三公皆不為之動使當其時稍為眩惑則豈
其術中矣昔人謂失教於破釜却步於鹿場皆悲其失常度
也蓋其慎哉

楊淇園督學南畿值歲役欲救諸生荒而乏儲乃令白丁納穀
千石給予衣中寄之學校每縣二人時有缺令張公濤者進
曰昔年惟有儒童今增一班稻童亦是異事楊公默然無以
應竊令諸子入泮宮時止拜尼父耶拜后稷耶松人、集
四書成語撰文朝之大堪捧腹時萬歷戊申歲也

山東若早萬歷乙卯秋先太僕從留都至京師進表取道德州

時久早有半年不雨者流徒載道扶老携幼不忍睹聞心知
州即公門生馬明瑞因與傳歐而禱、而甘澍立至公不勝
色喜問之土人云及今得雨枯苗尚可復生以秀而實數日
無雨則槁矣未耕之田猶可種豆數日後雨只可種蕎麥但
需朝夕沾潤是得雨甚少獲利甚多公曰何不以人力為之
變溝洫而為鑿井乎往見燕京菜戶一井灌一圃則農家為
之可灌百畝何則菜類索水穀種月沾一水足矣小所以界
田騰次第流注決旬而徧非取必於旦夕也旱而鑿溝而置
再早浚深以資其利有蓋而無損井足百畝則為中田畝界
八方仿井田之制田不足百畝則為畝井鑿高以流下隨田
多少而大小之此法甚易而可行甚勇而不泥一家創始千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三

三

醉廬居

萬家仿效此故早小補之道也著為圖論授之馬君利播於
德至今東方雖旱而不受旱若者皆公之遺惠也語曰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

府學一坐把持郡縣時人稱為學霸一日索詐南禪寺僧、貧

以鐘餽之作白銀三兩松人戲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上

中僧作和尚鐘

張朗字希周號五湖華亭人也少治經生業不售遂屏跡郊衢

寄興觴咏日把玩紙爐石磬以適逸世之志性狂不羈飲三
醵頭面皆赤然留連達旦亦不逃席同劉聖與為莫廷韓弟
子俱以癡稱而公為最嘗集廷韓堂中韻客滿坐有姬數十
竊窺屏後公大呼不絕作飢鷹搏兔之勢諸姬屢窺致過舊
鳥莫頌笑曰人號痴癡正見今日又同宋石門陳眉公諸君

飲披雲門外柳堤轉歸途次公以戲作臉子裸坐船頭非
曲非歌清喉宛轉音響清絕觀者如堵了不為怪詰之以此
風雲戲也其在大都類此能詩善書自成一派尤好孕教當
清秋物化搖落之時而其教雄振古砌幽叢聞何異烈士暮
年之想便狂叶深喜幾失天地自名其居曰鳴秋館有集若
千卷未梓

萬歷辛卯正月張應宿從小崐山西賢邨過見水中有光如燭
跡之得一礎石方廣二尺中有石紋隱隱現一兜頭大士像
迎供起果寺西方殿瞻禮者以水拂石即現其像向西而立
宛然吳道子手筆固知無量聖僧偏滿沙界段成式寺塔記
先天頓事是類此陸平泉有贊
見第五卷

鶴灘明日歌云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日待明日萬事成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五 醉隱居

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明日無窮老將至晨昏滾水東流
今古悠々日西墜明日明日能幾何請君解我明日歌

須思之能為悲喜之詞以調諸妓當花月之夜朋從滿前忽發
狂言妄陳新境雖珠宮金屋不難納妓於中以快其意諸妓
無不拊掌大笑已而狀及衰頹喻深病苦指州席為軟棺名
野火為由榔閻羅起於舌端羅刹生於口內奇青眉心細張
巧罰令合歡之被忽改冰池連理之枝悉森刀樹俄而奈何
檣下業水騰波狂死城中鏡丸亂雨淒風黑夜嗽羨姊妹
之歡娛旅魄孤魂黯々尋鴛央之盟誓儘諸惡境歷萬業條
諸妓又無不蹙眉大哭人皆謂紅粉之雅門云
王鶴坡作兩鶴文其詞曰錢君與謙與余為文字交過從一虛
日而日亦無虛會者性昏好鶴故與謙踴鶴難而余竊以鶴

坡名松之人曰呼為兩鶴好事者又往形諸詩扁嗟其觀
一也今與謙已飛翔沖突獨叶悶闔森黃鶴與鸞凰無以於
鶴者也而余猶低徊偃蹇於荒涼寂寞之濱豈不有愧於與
謙之鶴哉余少不更事動不與時合輒遭訛罵豈天將窮愁
其身心折挫其靈氣使之困窮拂鬱以養其鶴之全哉不然
則屈信之機自有一定而不可移者固不必忍於與謙之
亨而戚於余之厄也或曰昔有善相馬者過兩馬同駕一
以為國馬一以為凡馬今君擬與謙之鶴其所謂與國馬同
駕者非耶余曰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不云乎鶴
鳴于九臬穀聞于天余與與謙之意蓋取其教鳴之和氣
類之相召若退之所謂二鳥相鳴相和之意初非有意屈信
之閒欲叶踴而攀附之也是以知之者固以此予之而不知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五 醉隱居

者亦以此非之余又曰以屈信而非之者勢也勢不同而
天之所以與我者則同余但知盡其在我而已矣逞恤其他
意不自盡復係之以歌曰一鶴來自東海隅高視闊步真丈
夫一鶴翩然與之俱餐霞飲露骨相孤一唱一和同步趨眾
鳥却避不敢呼長灘大谷胡為乎放此二鳥相嬉娛一鶴已
自遊天衢蜚教不獨驚三吳一鶴尚作山澤臞俗輩往々朝
狂迂天生兩鶴本不殊先放一鶴為前驅行當相從叶筆等
帝亦聽之吁且都造物不知有意無汲進取非良圖吾安
吾命理則那力追健馬酒一壺請君為我歌此歌
女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世類以張良陶潛為言乃教清
江謂許之而納采問名則夫死而無二者義也然以言一妻
道未迎婦道未廟子道未醮可以無死也春秋女在國孫女

在途稱婦故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不祔不杖不菲子次
歸葬於女氏之家示未成婦也况聘而未行者張莊認公仲
子早卒都城趙氏即輿至夫家守制守臣上其事旌之曰趙
氏張節婦顧東江曰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離其家若
以為不當旌者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出既葬
而除之夫死亦然此則禮之正也

邢侗侍御訪張之象時方臥病侍御直造其榻無筮瀝具狼藉
滿前握手慰勞恨相知之晚問公所欲對曰老人無他嗜唯
嗜邱壘曰出其所著書首山詩曰不恨囊空索骨無尚餘
書卷當青秋余今日喜專邱壘覽得天成一畫圖侍御欣賞
不已曰橄邑令贈首山錢

天馬山里人有九十六叟陸文定過訪矯健殊甚文定公口占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壬 醉溼居

云甲子已周添六、大齊特屆少雙、蓋言其九十六也時
文定年方七十不意竟成詩讖而是叟即於此年卒後文定
公以九十七而卒

洪武乙丑丙寅丁卯三年無收而吾松尤甚飢民無計至將兒
女煮食有司不恤民瘼猶征糧不已百姓作傷時事詩云
去乞丐恥踰牆難過過、白日長不免驚妻傷大義且先烹
子瘞飢腸滿爐火嵌心肝熱一釜湯煎骨同香寄語肥甘當
道者此時尚忍復征糧

松富人丁姓者壯年無子其妾懷妊丁禱於真武云如生男長
成當攜至武當焚香以答神貺大歲丁踐之乃率其子命二
僕相隨以行甫至山其子患痘而死丁悲慟進香果載視抵
家妻罵其夫曰止有一子何故先期寄歸丁大驚喜視之果

其子也

廉憲張受所云紳飲有不可與者三請不從公則高士以恥
偶非其類則賢者以為辱酒不成禮則大羞以為慢真名言
也

吳石湖贈華亭逸民陳允中耕織偕老詩云白日相看歲月長
石田茅屋共徜徉一犁時雨栽新秫五畝薰風養嫩桑生事
儘堪供伏臘功名却好付兒郎太平有此真宜羨欲擬郊風
賦短章

張太守繼陸文裕師也獻城中去邑北數里居烏多種木棉親
自鉏收任建昌守建人來迎公適在田間問公守居何所公
指示之潛婦從后門入冠帶出見建人視耕太守即田中叟
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壬 醉溼居

盧陵孫昂以鄉貢為府學教授與郡守趙公豫抗禮曰公一郡
之父兄我子弟之師也請以賓禮見郡公從之出遇宴科
貢士孫竟上生平日止長揖越十年督學南畿取府學科舉
僅二十四人一郡驚駭孫曰吾止取能中式耳是科揭榜中
二十二人其二人後科亦中果如其言

張烈登第其父中山公書十警揭之壁其一曰母受人進獻修
啟宮而詭縣公名田也其二曰母令吾門有怒馬鮮衣憑廡
養為窟穴者其三曰母以衣冠通郡邑自潤而人畏若乎其
四曰母令兒植於市而奸商監之什一也其五曰母微厚
利毋利佃戶其六曰母念舊仇以傷容德其七曰謹尺一慎
姓名毋喪節而承羞也其八曰母通稅課以勞里中其九曰
毋忤於善良而慳於惡德毋尊重富厚而侮辱困窮其十曰

燕享有常豆觴有數毋恣殺而損慈也

張水郡嘗為三守銘曰不能詐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心於德不能論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命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於天因自名三守子云

嘉靖甲寅倭亂兵憲任環督兵吾松其子遣人候問作家書卷曰吾兒絮叨萬言只是要我回衙何丈夫氣少而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得除討嚼種裏羊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女相泣幃榻耶後來事未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夫妻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三 醉隱居

請者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首亦奚必一堂哉

光州胡公守雲間聞孫漢陽雪居言白龍潭之勝命舟出遊招二三名士與俱時石閣揚公為孝廉而董元宰命先為諸生五人角中野服莫辨誰何已有蘆菊呼舟小住則橋李馮太史開之也並載性反數証論心入夜而罷雲閣傳為雅事有施之圖畫者胡公忘分忘年遂成房舍與真長問孝廉船皇甫倒跌迎縫掖相類彼井底蛙作邊幅拒人何足道哉周文襄公撫吳有一冊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如每日陰陽風雨晝夜詳記人初不知其故又嘗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日具風水以報給與數健卒一日有告報船失風公詰其失船於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知妄對公一語亦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

文襄夜臥常留暗燈及筆硯木簡於榻側則善度政務若得即書於簡且起行之一日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把成案請至數百回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之

顧豫齋晚居逸老堂自號懶真子息交遊垂三十年客有獻玉杯為壽者引滿獻客已而以瓦缶亦引滿飲謂客曰味有異乎其曠致如其年八十九居常呼其仲子正心問之曰兒乎汝兩日曾學喫虧否

董子元好學而貧王司寇袁考功莫方伯為置數畝一廛無異為戴安道營刺上宅江文通買半頃田誠一時賑事何元朗贈移居詩云終年常寂：知是子雲居門外無深轍篋中唯故書同人俱遠違將子獨何如帶索猶堪樂無煩羨得車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三 醉隱居

周萊峰於甲子元旦肩輿入市中有無賴醉指先生曰夫夫名為善者吾試眾辱之乃呼其名而詈先生婦使人召之來其家巨測先生好論之曰若幸過我母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其人從此斷酒終身

趙文肅公貞吉高才負氣好談禪時范鹿園恬雅精於禪學以淮上關帥如京師文肅公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鹿園不吝文肅大喜歸語人曰僕今日降却范鹿園與之談論妮、鹿園唯有唯諾不能措一語陸平泉聞而嘆曰此是鹿園降却趙公何言趙公降却鹿園也

有小瑞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史怒執而笞之群瑞趨之司禮中肯所欲奏許御史徐文貞業為解得之而御史乃劫瑞：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干門毀辱之如御

史王廷擬疏糾群瑞以問文貞文貞念疏即行瑞爭自正欲
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証我禍上已
測先朝事可鑒也乃遣人致司禮之用人名尚文者語之曰
諸貴人群殿御史業何處置文俗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母但
為御史恤文貞曰吾非為御史恤為國家大體恤且為司禮
諸公恤耳文怪問何謂文貞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子臨御
之所而群殿人能保上之怒乎諸公何不以此時詞得其人
而速奏治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
諸公體固在也文悅以告其長祿祥悉得其主名奏之王廷
疏繼上群瑞窘不能自匿又無可以究轉道地者悉就逮杖
其首惡三人皆殺邊成餘九人各杖六十為南京淨軍
世宗時言事諸臣事無論大小輒爭上久而歎之諭輔臣徐階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早

醉溷居

等責其欺肆令詳廢階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為
欺弟氣性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曾不諱事
體誠有之謹錄聖諭轉示使各改省而列尼之者云奈何
不擬薄譴階曰即上處有譴吾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
曰如上諭詳廢何曰今改省即廢也及疏上上亦竟勿罪
吾松唐文李鶴峯諱靈方家食時有同里楊姓者延置西塾寢
處一樓夜夢有人告之曰此汝第三子所居也已而生海樓
公諱日章者行第三登癸未進士官至憲使竟置此居然夢
時海樓猶未生也
嘉靖間松江水利通判許贊出吳淞江口見人爭看一古墓浮
動許令吏一人詣墓上看石刻云易卜吉艱告凶五百十後
水來沖松江水利許贊通扶我過江東許遂為之移葬

隆慶元年時吾松郡守袁貞吉係嘉靖己未科進士世宗以袁
字改衷曰政奇姓不一天順甲申進士袁茂音與陝同六宗
改陝萬歷戊戌進士姓卅音貫休寧醫人團一元士人卑自
牧與鎮江火桂林皆奇姓也又政孟母姓仇音掌

馮元敏述貴州地羊驛民考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郡
丞某過其處記室二人皆遊於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怒易其
一足一人不與淫其婦怒亦易其一足明日行于庭前丞駭
問其故即逮二家至曰汝能復其舊即已否則闕白諸司治
汝以採生赤族之罪二家各要其人至作法足果復焉及丞
還復過其地二人復至其家其淫與不淫猶昔然與淫者兩
足俱易久之辰轉而死不與淫者晏然且受婦法忽為鬼物
陰教之藉手即以其法制婦兩足自易焉是人得婦復享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望

醉溷居

高壽其子登辛未與元敏同年故言之甚悉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婢刁氏有娠妻志而
蕪楚不息日多食海蟄與冷水胎既墮血上衝心而死不數
日鬼怪百出妻得奇疾克若死者但只心胸微溫肢體不僵
其家就牀褥作竅任其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嚥不與亦
不言飢經三年餘形容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
詣舅姑前舅姑驚疑其為鬼呼家人悉至取火燭之泣曰妾
為亡婢許冤攝至冥府即今獄祠也命妾與婢對妾曰汝
懷孕時打罵則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墮胎婢仇執甚堅妾
不得白遂招承枷禁幽囹圄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
相餽故不餒今復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捷之一下見穴遂
推妾置牀上即若夢覺者但倦怠之至勉強至此舅姑曰汝

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也急呼小郎妻問之曰適聞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瓜甫為其妹夫金可大所殺者此婦居府城西復強健生兩子書此以為世之姑婦戒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郝居碩百一者一夕夢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一皆青狀畫字時有沈子亦夢與顧同壽不樂家人無以解之勸入勾欄觀排戲顧獨以夜夢不吉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誣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幾棚屋拉然有鼓家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移時棚覆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其女已出矣遂斃於棚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內有一僧二道士獨歌兒天生秀全家不死其死者皆碎首折肋亦有鼉而倖免者見衣紫人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望

醉濕居

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為護云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圍頭上恰有散仰視之見流光中墮一魚其狀異常自首至尾僅僅尺許但闊大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雕鷲之類尤可怪者日晡時市人闐然指流星自南投北而去橋下一細民家取其魚妻乃益而藏之聞者爭就觀焉或曰天墮魚入民夫所之象

語曰兀坐齋中不能損我命中之有營求道路不能並我分中之無即一飲一食自有數存

七寶市東南三四里有牧羊兒年十七八於岸側見一紅蜘蛛入穴中遂掘其穴破取之恍然身在穴中有宮室官府之屬乃推此兒為主其父母怪其不歸午食尋之得其羊晚歸給

父母以他故明日又往復如之由是露言於兇輩中知者同往則任之為輔佐轉相告語往者皆獲如意乃潛揭捕於郡中招諭示眾時鎮守官沙的萬戶提兩管軍人徑往搜捕獲之及其餘黨皆下獄而死時洪武己酉年事也

陸放翁在杭都城一詩云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今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淡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墨跡在吾松曹雲西家因匾其樓曰聽春兩

青龍任水監月山以畫馬得名其子名三縣丞者由父蔭得官生二子一女至正中北人有楊姓某官曰亂傷居任氏館舍一子聘任女其子生而駸任所不知也常登牆頭矚其女任氏父兄皆賤而惡之欲絕婚而不可得遂遷延其婚期楊後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望

醉濕居

北歸昔耗不相聞任其女復受南鄉某氏聘及迎婚者至門其女遂剪髮而泣曰奈何一身而有二夫吾將奉佛終身焉聞其室多佛書圖像之屬已久卒不諧久之得楊氏子死信女後為女冠蕙潔而終

長西瑛李耀卿學士之子曰人居松江一日與家人飲酒妻以兩神金篋揭內而展榻有客至瑛出迎妻即入厨具茶飲客去尋金篋無有也疑為女奴所盜杖之至死家以賄賂其父母得免訴訟久之家人與里巷會茶中有老媪首捧金篋熟視之乃向所失物也詢之是實於賈者及詢賈者之所從來云於人家整瓦屋舍漏中得之蓋是時有日在篋上為狸奴銜去墜於彼也故凡事皆詳慮夫一小物而致殺人其家夫婦不久而卒

輟耕錄云西瑛姓木八利

愚民惑於妖巫雜官為嚴禁莫之能止上海一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日營屋巫者令匠人造木人置柱枱中數年其家中大不寧叩於巫言有魘勝於柱枱發而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使聞於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祠巫覡皆由此始

澱山在華亭西五十里有禪寺曰普光王山昔在薛殿湖中有道人登禪師者始結屋於巖山之上四面多漁家自道人構庵以來居人採捕竟日不得魚因就師問其故師曰但以小舟載土培我山者當遂所願既而果然自此遠近歸之積累既成因以建寺名普光王山嘗曰浮屠放光故為塔神名辨在宋朝有勅書封伽藍神相傳秦時邢氏三女為之曰三姑雲間志亦著邢女事澱山前元時潮沙湮沒今在平陸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三

留

醉居

松江府前元時有一黃冠陶谷菴居谷水坊西得服樹術冬月

單衣時或揮扇夜睡不用枕昂首而寢名曰懸枕睡

上海章菴塘家故家也家藏書至臨前元文宗時講筵語及唐

肅夷中詩上詢其有文集否諸學士皆以未聞對或進言章

氏藏書之富遂特旨下訪其家果有肅集上之勅授教授以

旌之厥後高麗以金千兩易之不允子孫後亦不振而章氏

書多散失矣

華亭夏椿義士家嘗畜一龜尾有十二支云是一千年生一支

每歲冬月作一木匣以稻草屑鞞之凡若干年一歲將藏

龜眼出淚冬遺火焚燦屋宅而龜亦隨死

庶夫有香餘一畝翟宗吉和之如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

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包云恨從殘嫩蓮遲起春如梁

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廳聞笑語采蘋洲渚聽吟
香頰啼痕云斑：湘竹非因雨點：楊花不是春又以酒杯
題沁園春詞云一掬嬌生宮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
受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
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逐月地偷期 風流到手偏宜
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抵勸
金厄羅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叢深掩時華筵散盡此心
先醉此恨誰知

孟養大字直夫青浦朱坊里人文林郎華里公仲子也公少孤
不問門外事不善飲對客銜杯曰頭斂顛鼻端著桃花色飄
飄乎山澤之臞也性嗜雪每六花飛舞躍履探奇吟咏忘反
十指凍欲墮猶然作冷淡生活人目為襄陽後身與陳眉公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三

留

醉居

馮咸甫輩倡和龍門吟社吾鄉自袁景文後五言名家寥寥
得公振起復見古雅平生事母至孝友人徐澤夫憐其貧甚
特製紵袍贈之公泣謝曰吾母緼袍著體不免踰寒吾忍以
此華其躬耶固辭不受識者高之惜彼蒼不造遂令早凋有
除夕宿景峰僧房詩云遠公嚴戒酒不敢問屠蘇其秉操可
覘集若干卷未梓

吾松向無詩僧唯金澤順浩寺下如海善詩與唐時貫休皎然
相上下如海寓金陵有一武弁見其詩嘆服率其子請教如
海試以對云鴉去鴉來帶早晚兩朝之意其子不能對如海
即屬對云雁南雁北分春秋一別之情於是其名遂著有潤
州金郡侯往謁之臨別賦白云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知
離思多當是初唐佳句也一日遊吳門登城樓有吊古之思

適沈石田唐伯虎諸公唱韻倡和如海容聽其韻先就一律
請教云翻、西袖拂城樓、上看雲散醉眸花亂何妨蝴蝶
夢天低不礙老僧頭義農立極名還在吳楚爭雄事已休吟
罷不堪天欲暮閑雲扶我落歸舟諸公聞之皆驚詫以為吳
下安得有此高僧石田遂逸之歸與諸公酌和數日始別抵
家見寺中桃實正美摘一棹致石田石田即取絹畫一桃貽
之

楊漁夫初居吳山鏡治嶺踰鏡崖後遷松江又踰鏡苗道人下
宜之作鏡苗詩云一夜清冰百鍊鋼曾翻宮徵事虛皇裂開
黃鶴磯頭石驚落青鸞鏡裡霜仙子珮環新樂府翰林風月
舊文章道人清即磨礪久却笑桓伊獨據牀漁夫大喜之
王修徵徒向子湖入雲閣才子慕之輻輳西淮之間修徵拂曙

五茸志逸直筆

卷之三

吳

醉隱居

峭帆泖塔矣曰訪眉道人於白石山寮燒燈市魚詩酒以外
不暇及也此來如鴻飛雪中莫可踪跡作點絳脣一詞記之
云涼雨初晴放舟獨坐遊三泖寺門僧少一燕鴻來攬返
入空門竹底柴門小杯兒倒燈前句好雪裏留鴻爪 又詞
云仙翁笑倒同志如君少有甚風來吹了日月忙乾坤小利
名擾、還是閑人好不妬不貪不老醉醺、沒昏曉 洞門
深香樵牧何曾擾一片野雲縹渺白的猿青的馬山園水繞
圖畫天然巧寸、異花香艸地無塵松枝掃

古人看書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
矣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蘆使翰書即令裂去云好人
家却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楊石閣尊公號南谷訓子書云昔李斯隸也見倉中鼠履於梁

無人犬之驚廁鼠食不潔而驚於人犬遂惑憤而就學於荀
卿後來拜相封侯若等今日明白是廁中之鼠不肯向上讀
書求個出身他日將父母皮肉糜於杖撻祖父家產盡於有
司有無限不好處庶民不可做秀才不可久此等念頭當如
疾痛之在身古人云父母惟其疾之憂吾憂若等之憂若不
自忘其憂而體吾之憂真孝子矣如數日後便作故常則此
書亦伯魯之簡耳吾真暇憂若之憂乎夫子說惟其疾之憂
不止說疾病凡不儆好人不肯向上不肯力學皆是若專主
疾病說則父母之心但調理一精壯不肖子即已無憂異日
無賴百般墮其家反是快活有是理否從來讀書即懸梁
刺股亦無傷生之事只恐今日不讀姑待明日明日不讀又
待異日將來年漸長心漸粗凌侮日多七尺無可安之地荒

五茸志逸直筆

卷之三

吳

醉隱居

疎太甚逢人多不學之羞後時即汝輩亦將自悔而不知擺
脫必難改若無暇晚矣晚矣
周羨峰訓子云元兒吾長子也汝母以庶子存於胸中但當知
嫡母之恩略盡孝道乃吾志也人家嫡妻悍妒多有不相容
者即性命尚或不保豈能享有田宅乎汝但思此則孝弟之
心油然而生矣節兒吾嫡子也汝母以嫡子存於胸中但當
知事長之禮如楊梅之事楊梅司馬溫公之事伯康乃吾志
也論語學而一篇孝弟為首勉之勉之
吾松黃廷鳳作滇中大理府丞云此中俱用肥乃海中小介蟲
也每一粒為一庄四庄為一手二十手為一索每索值銀六
釐又衙役於木官開印日以紅紙繞索求木官書天官賜福
及新春吉利等字履之宋去應之愈多今松俗亦然矣

黃孟威著鶴川云此間有鄉民李合者傳聞其祖傳受秘笈一僧
教得金騎龍神像所晴而無不驗人家有婚喪之事但以厚
餉：合天即晴不然則雨歷：奇驗余始不之信後試之果
鑿：不爽竟不曉其何術

元宰云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一歲學畫今五十七矣有謬稱許
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畫與文太史較各
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
矣書與趙文敏較各有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
若臨仿歷代趙得其什一吾得其什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
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率意當吾作意
趙書亦輸一籌弟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軍臨池：水盡思
假令就之若是故當勝余於趙亦然米老云吾書無一點右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吳

醉隱居

軍俗氣吾畫無一點李成關公俗氣然世終莫之許也政恐
余所自評猶類隣兒不覺醜耳

昔蔡君謨書畫錦堂記每一字輒書數十擇其合者存之名為
百衲碑吾鄉陸文裕公每書常廢十餘紙書家之不欲自見
其瑕如此

蘇端明畫枯木竹石贈賈耘老欲好事家月給米周賈者方與
之董元宰曰余書畫浪得時名潤故人枯腸者不少又吳中
膺筆借余名姓行於四方余所至士大夫輒以所收者示余
余知其偽而不辨此以待后世子雲又不知蘇公有此否也
蘇公好為人作書但几葉筆精張素賤以俟便得乘興若求
其書必不可得余亦不喜人求對面作書即勉應之亦不能
言江又飯字自稱解書者不應也

元宰云昔阮居士手自蠟屐曰未知一生若得幾兩版余向十
七歲學書今七十二歲矣未知一生紙費幾何筆退幾何在
禮部時高麗進貢使者詢知余坐堂上便謂異事想筆跡亦
流傳彼中故耳

吾郡普照寺陸士衡故宅也勝園時有碧溪上人與趙子昂遊
得其所書文賦特為精妙士林諸君子皆為題咏不知何時
沉落好事家後為項子京所撫刻以較真跡無復遺恨
元宰見周萊峰先生小景雲山十餘幅絕類米虎兒高尚書又
見行州書不減蘇玉局黃涪翁與其詩得三絕曾遊楚中以
一瓣香薦於先生道愛祠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忘
前輩風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吳

醉隱居

得文太史風韻書法頗類大蘇兼精篆刻

吾郡畫家碩仲方中舍最著其遊長安四方士大夫求者填委
得者如獲拱壁幾欲作錢門限以却之

孫雪居香園圖贊云林實足珍用驅醜郁摩之得朋居然比玉
矣散瑤光秋垂結綠猶添栗然飽霜已熟匪規而圓不風而
馥傲然晚榮奚勝甘谷江陵洞庭將母奴育老雪圃之契爾
幽獨願借餘馨聊寓余目

眉公以懶為清事蓋高閑不塵無如一懶嘗請南唐野史見吳
念靈道士曰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眉公深得此意
十保張澤布有欄溼橋傾圮於三月里人修造工甫畢橋樑
為行舟觸損其舊橋穿為木工劈開內有字一行云此橫路
下子光汝言子美汝足共張彩造其半面色似麻香公欲如

之不知何解後來或有證驗因記之按金人戊宋香巖寺木造舟木中有文云栽松種柏興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閑零落歲寒枝木心有字實類此

居官清者必須寬以濟之如吾郡：守方禹修一任十三載勵飲水之操宦囊蕭然弟性執偏聽不無州官民命更設奇刑如木板拔手指甲之類故宦子弟犯擄捕者即酷著罰以長跪終日不肯容情清矣母乃刻乎公丁甲申之變慘嘗囚楚卒斃於流寇之手嗟乎報復之數豈庶吏亦不免耶書此以徵居官之清而刻者至若貪酷兼濟尤當深省

戊子歲眉公隱居沈大夫園四周雜樹花木是小桃源時雨初晴荷鉏灌園是小於陵教授諸生是小河汾橋斷水西不聞市喧是小考槃短舟徜徉池中一爐一琴可濯可釣是小五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辛

醉隱居

胡挾此數者仰天呼白有談名利者則揮手謝之是小神仙存問之典古未有也自漢始然特行於韓徵士龔大夫未聞有以為大僚華寵者逮吾朝亦不多見華亭唯徐文貞陸文定

徐文貞嘗云兩時便任晴時出難道人謀不賺天眉公云道眼傲骨當必有味於此言也

張七澤森藩守滄江偶閱平南一牒想青衿之橫者目為泮虎待足何時足知足常足等閑何日閑偷閑便閑此仙訣也

松江府志云三泖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泛舟見其中井闌階砌宛然分明正統九年夏曹安赴舉之南京舟過泖中適倚艫忽見水清處街砌如故古跡不泯如此

吾公有僧無礙者託身緇素雅嗜清修晨起布席必焚香掃地

拂拭几榻即茶鑪麈尾亦必親自滌灑不容一人染指斯猶外潔也獨與之接遇雖寒暄竟日不過清言雅語絕不作僧人菩提語亦未嘗次且富貴家假元修建造之疏以布布金設齋之供其與緇流處焉將洗焉不屑與之偕其中心必有大過人者矣董孝初曰余遇無瑕上人廿年上人往團蕉東郭每深樾澄秋溪烟沉雨余時偕高流異人與終日相對儀律楚：湛然深穆不作椎唱遊戲語是本色住山人雪頭霜骨當在寒山拾得闍矣陳繼儒贊曰志亦潔行亦潔掃地焚香夢亦潔這老漢真無瑕僧中僧杰中杰

雲間詩多散佚不傳聞有刻者佑君張怒少負風流老耽吟咏終於青衿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瑕璵之璞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強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龍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壬

醉隱居

辭野逸自適嘗從表峻陽章鹿苑西遊秦晉詩與書皆矯健肅之宋懋觀久客燕邸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畫雅淡明之宋懋晉畫瞻於詩幼君慕懋孝美驥多酒態季常葉之經歲薦思公許身孝廉皆終博士師竝好稱詩瞿弥隆釋麟聖清張積源子野施紹莘皆韻士詩詞秀麗翻、無豪貴之習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傷伯道人甚念之

眉公居余山有頽仙廬舍譽堂蘊菴在南山之麓者也有高齋清微亭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點易亭水邊林下嘉禾軒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岸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栢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葳有老桂有古楓更多西

府玉蘭石榴大栢異種芙蓉蒿栢大紅藕花石刻有東坡風

兩竹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未晦翁耕
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泊舟圖良常
艸堂圖黃鶴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菜園梁風子陳希茂圖
梅道人竹籬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元宰不暇記
山裝有漢鈞金鵝頭杖樹葉笠笠楊鍊冠水上坐松化
石陸放翁松皮硯米虎兒硯山、友有田父漢丈人且、先
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子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
慧解微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鬼今有兔矣向無畫眉今
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羨桃源近羨子真谷口東坡
云行年六十世間滋味已畧見矣此外除見道人皆無益也
然哉

一御史巡按松江與太守有舊席間戲言曰鱸魚四腮一尾獨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臺 醉隱居

占松江太守應云坊嶼八足二螯橫行天下

陸平泉題老少年云人為多憂年少老州為無憂老少年

陳眉公告衣巾呈云例請衣中以安愚分事竊惟任世出世喧

寂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

齒將三十已歎塵氣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對

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艸乃稟命於父母敢言

告於師尊長笑雞群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復命婦

根請從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猶寬借我良朋言遂初服所慮

雄心壯志或有未應之時故於廣家大庭預絕進取之路伏

乞轉申云、胡太守批云國家雅意巖穴日求故劍而本生

年方青妙學見本原本府豈容遽遂其高况成己成物俱是

德性而有我有人終屬分別非本府所願聞也仰該學守勸

論此意仍令就學肄業俟後少為國家出力行其初志未為
晚也

周文襄公賑撫吳時有二詩云蕭、匹馬過長安滿目飢民不

忍看十里路埋千百冢一家人哭兩三般犬街骸骨形將朽

鴉啄骷髏血未乾寄語當朝諸宰輔鏡人聞著也心酸 艱

難百姓實堪悲大小人民搥受飢五日不燒三日火十家闕

閉九家籬隻鴉祇換三升穀斗粟飯來八歲兒更有兩般堪

嘆慶地無芳艸樹無皮

青浦商榻地方有二老姬年可六十餘領下有須數十莖長寸

許友人姚仲浹親見之

墨池一派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遇主者前有二沈後有

二張沈公度至學士繁起翰林至大理寺少卿張公駿至大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臺 醉隱居

司空電至少宗伯又沈太僕鳳峰張南安東海以艸書勝得

顧素筆陸學士嚴山以行楷勝得李括州趙吳興筆而莫方

伯以蒼道勝廷韓以秀媚勝至若董元宰散僧煥赫更超諸

賢之上真吾朝之義獻也

吾松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默未孟辨帝陳文東壁衛中

立德辰章拱辰弼曾心傳遇願謹中祿皆名載書史而以子

孫凋零無從簡括其點畫矣

丙戌年十一月初七日朱涇鎮有張姓以屠為業其妻產一男

一女男三手女一手右一臂左兩臂

青邱劉姓翹言有住房人負其房銀三分死三年矣翹一夕

夢其人託夢云其負公銀今送細及覺頗異之是日有客至

殺雞為蔬剖雞腹中有銀一塊恰三分之數

武陵星家頌心印德居於松有子弱冠幸於荒歲因訟其父於冥司冥司拘其父對簿時冥司喜松錢元冲也驚心印備其子債方可生還蓋心印前世負其子二百餘金其子方將取備以凶歲天止是以訟之也心印唯願備元冲因令其轉生作功課薦之大都冥司二百餘金陽世以三十金之紙錠便足相償矣時心印轉生半途復遇鬼卒牽一白猿來與心印互易腸肺後心印竟喜食果不食腥羶或曰猿猴好果耳上海徐文通妻陳氏嫁文通五十七日而文通死陳氏自經有司上聞旌其門此正統年間事也

徐文貞在京時每遇同鄉親友有求必應有謀必忠非獨受惠者街感即故鄉同官者皆因以轉薄為厚化疏為親矣

嘉靖庚戌烽火達於都門哭散聞於宮府獨文貞大興土木改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音 辭通居

造第宅蕭皇帝遣人偵視而心始安

癸辛雜志云折梅花挿瓶中花開酷有肥態試之良然眉公於乙未正月十四日舟過鍾賈山大雪探梅僧院僧出酒相餽曰論前事僧言以醜豬滾汁熱貯瓶中挿梅却放榮結子

衛文節公溼專祠在岷山其祠堂記云墓在湖州玉屏山之麓吾松玉屏山相傳有衛狀元墓想因山名之同故附會其說耳

正德末年普照寺西居民於古井得巨磚無數皆有衛仲英三字仲英庸敏之子與文節公從兄弟也溼為松人明矣洪武間松江太守黃輅字子威江西進賢人吏員出身有能教不獨蘇州之有况鍾也

海瀛有二秦氏皆云裕伯後秦天解先自邗溝來而裕伯嘗寓

揚州或當近之秦監生鈿家收有裕伯上中書、州云其間港住宅即裕伯故居初有勅書樓被燬按裕伯在前元時已有盛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吾邑志宜題曰流寓今聞港有裕伯題楹記而為俞伯奇楹云

張一鳳字隱之瑯象因華亭世家子嗜酒樂游家事日替或托飲涉山冒險以從妻孥卜其方不知也鄉社沉酒決旬致歲妻孥覩其面勿能也每醉輒作蝦蟆舞舉坐無不掩口絕倒人目為癡仙僦居西塔巷顏一椽曰客散好吹洞簫有鳳音稱吾松一絕孫雪居莫廷韓得公履跡為喜已徐太學拉往善權寺日晡澡浴忽一老僧存戶頭臘如雪公謝曰風勁無開也僧去至夜老僧復至諭曰吾費靈乃汝前身後三年當覓我矣且叩寺僧知為開山鼻祖公遂夷然賦詩云明知老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音 醉隱居

衲是前身一路紅塵五十春來世定從衣鉢往深山禪靜好棲真越三年忽一日公復賦云獨立人間十九春嚴霜曾不繞我身因極未酬終有恨此身率亦賦歸真又云混氣竭天及太空靈光一點性圓通歸時不礙堂、路未必他生不再逢吟罷瞑目而逝書宗大令畫法大疑有集失傳

陳友諒據江西時改元天啓明年四月又改天定熹宗年拜何以沿襲豈當年在朝諸臣無識典故者耶州、如是余於爾時已知國運不久矣

秦裕伯大名入從父任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避地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不應吳元年太祖撤下松江起之裕伯時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肯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志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何

益於人國乃固辭稱疾不起後太祖復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不得已入朝遂拜待制裕伯博辨善為詞說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為愚攻城野戰捐軀殉國豈可為貪若果貪愚之人豈可使也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任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同賜死洪武二年以兵部尚書出為松江知府政甚嚴酷時人呼陳烙錢永樂十年壬辰科新進士得除餘事吾鄉黃汝中翰擢江西餘事有十年此官者是科有數人亦是異數

大理少卿沈簡庵性聖擅名一時真行皆佳尤長於詩有集二千餘首先生端厚謙和好獎與後進取與甚嚴嘗有季訓導

五茸志送隨筆

卷之三

五

醉隱居

者介先生之友求艸書且欲識姓名先生忽有思曰得非曩評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翼日固請先生為易題計其以外之其介又如此

正統四年廷試榜出華亭錢溥原博仿宋人王十季三之詩自

誦曰舉頭輒且窺張大伸脚猶能踏小張

沈夢益先生資深永樂中舉畧通書史吏部試招撫四夷楊納

卷獨遲家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遜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弟優等授

山東新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昆陵巨族鄭氏詣謝日婦翁出

名畫命題即走筆成一律其警聯有五沙十里江邨暮鏡苗

一般烟雨秋之句

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簷鈴皆失去其舌

李西涯晚年致仕家居臨沒時其門生故吏滿朝先生以平日所用袍笏束帶視臺書畫之類久贈諸門生東江亦得數種康對山與呂沃州談文極稱鶴灘陸賈新語序嘆服以為不能

沈鳳峰和易坦蕩真有蘇長公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然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馮字稍暇則拈

碎石作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想凡燕席遇戲劇茶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客到門

文衡山最喜評校書畫何元朗每見必挾所藏以往衡山披覽

畫日亦畫出所蓄常自入書房中捧卷而出展過復捧而入更換幾卷雖數反不倦一日泰往衡山手持一卷語元朗曰

五茸志送隨筆

卷之三

五

醉隱居

昨晚得一詩贈君元朗請罷曰恨無佳軸得老先生書一挂幅甚好衡山曰昨偶有人持絹軸求吾書當移來寫去即稍

一軸補還可也遂為書一挂幅詩曰高天厚地千年句虹月

滄江百里舟君似南宮抱深癖我於東野欲低頭蒼苔白石

柴門迥寂畫清陰別院幽自笑子雲甘寂寞故人粗糲肯淹

留後題云元朗自雲間來訪並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海留竟

日春贈短句高天厚地乃孟東野詩中語也

太祖時吾松始以徵聘仕於朝者有朱孟辨嘗觀洪武聖記孟

辨以翰林院編修改中書舍人則知國初尚有中書省為政府故中書舍人官在編修上也朱辨滄州生而能詩工四體書亦善畫

顧東江一飲必百杯然未嘗見其醉成每畫一杯則於手

一將恐其有餘瀝也故至終席桌上與杯盤中無一點沾濕
徐存翁亦一飲必百杯竟日不起坐杯中不剩餘瀝大率與
東江同然存翁平居無客不飲東江與諸子每夜圍坐話家
常必欲盡量東江但喫小杯而存翁雖連浮數十大杯亦不
動色其量似優於東江東江之色稍嚴而存翁則竟日飲
甚得酣適之趣此皆深於酒德者也

昔公孫宏對策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
則穀和穀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虛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
畜蕃嘉禾興朱艸生水旱調均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耶不和耶傷天地
之和氣者誰歟使盲風怪雨時作者誰歟凶年飢歲老弱將
輾轉乎溝壑矣思天下溺由己溺之思天下飢由己飢之者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三

五

醉區居

誰與庖有肥而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當此之時為
民父母不以己溺己飢之心處之而泛然迎請趨果奇觀
音大士至善照寺有同光戲具文祈禱安能召和氣而回庚
氣裁為今之計莫若謀行救荒之政平糶價以紓民力行賑
濟以救飢貧實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奸吏以
禁賄賂抑小人以待君子通下情以瘳民瘼凡可以弭災異
而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為之憂國為民出於一念之誠則大
士不須祈禱而慧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唯閣下留意幸
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官府疏順昌原姓趙名孟備宋之
宗室年十七文天祥辟為參謀天祥北去居吳越數年為道
士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為僧名順昌自歸三教遺逸改
道堂為本一庵今郡城北庵是也臨卒辭以訣曰文山之客

千古忠貞

陸平泉少時與弟阜南有笈從蒙師適館中見一僮僕主人阜
南為之竊笑師曰此天刑之民汝輩其莫笑可即其人作一
散破阜南信口云學子路負米不負見聖賢鞠躬甚恭平泉
云觀天不足察地理有餘時阜南年方七齡平泉長三歲
英露奇難兄難弟識者已卜其他日成就矣

吾松嘉靖辛丑甲辰科如陸從大表福徵尚乘馬拜客近來即
新入洋者宦家富室紗羅彩旗不下數十對其他鼓樂禮儀
之盛稱是奢靡極矣反撲還淳寧有日乎吾松名為富庶而
滄桑易變不可長保者止緣生財有限而耗財多端凡宮室
苑囿服飾器血妾媵輿從餽遺飲饌娼優舟馬迎送婚喪無
一不極其華麗侈靡而加以重役厚斂賭博成俗告訐成風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三

五

醉區居

迎神賽會其費不貲市虎里猶恣其所啖又多一切無益妄
費如之何其能久也
一僧募緣日坐大姓牛舍下誦經知牛性好賊將盞盞搨頭面
與牛舐之習熟而主人偽云夜夢牛是我父今償債滿舍告
歸主人出牛與認一牛獨吃其面不置遂信而與之乃將牛
歸作脯以細繒鋪衲衣中至富人門下跌坐以此瘳飢終日
不食唯啜茗而已主人奇而詢之荅云願千金重蓋羅漢堂
主人許焉約以某日持付渠留一僧履為信至期往則是僧
匿影不見嗚他僧俱不承認惟引富人遊羅漢堂忽睹其中
一羅漢酷類募緣僧而足無一履又合不覺駭拜以為活
佛出世遂納前金而反究其因乃是其僧預塑己像而為之
者也

包鴻臚杞侍御公節元子公建言杖戍莊浪鴻臚萬里省說不

辭勞若穆廟初銜詔至山東魏遺悉不受開府洪公程之泣

然泣曰先公司理此方唯暖杯水其敢以行役汗先人名耶

洪公感悼問之輿論移文學道從祀名宦

萬歷庚子吾松楊太史石閣主江右試時有蔡紹襄者亦松人

也以貢為貴漢訓導入省應試夢神告之曰汝中江和楠友

故楠墓中七十四名而第一名解元乃江和也夢之巧符如

此庚子江西試官是楊石閣非董元宰也現有試錄可查

崇禎癸酉九月吾松秦御醫景明曰赴浙江巡撫之招泊舟楓

涇里忽聞岸上有夫婦相持而泣者公怪而詰之乃其佃戶

顧某也曰吾向負公銀十金今將鬻妻以償公曰吾不汝

責何乃為爾顧曰嚮之可得十四金以十金償公以四金自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辛 醉居居

營可苟延旦夕公雖不吾責其如自營之無資何公即出囊

銀四金以贈之此係周公遠陳壽御田伯龍三公同在舟中

日學考

璫溪有墨樵者閱歷亂離嘯歌自得借隱園黎攤書南面儵然

於獨清獨醒之際彷彿武陵避秦人也不著姓氏余亦勿問

其為何人但次韻以贈之曰不效吳剛桂斧樵高懷偏喜

墨悲憂斫開臺際花飛舞斬去心中蓬起苗手闌現田司鈇

鉞書漂黑水掌刑曹客御傲隱幽懷僻恍惚桃源舊種桃

吾松陳詢辨汝同其為人心地好且有德其同年編修梁諶疾

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陳汝同子女可託也陳聞而諾焉及諶

卒經理其家事無不由盡其篤於友誼如此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過毛伯溫尚書過其舟毛曰君得毋為否

呼侍者捧大盤四其二裝炙鵝、皆大饜其二裝饅頭、八如

盞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箸以手撮之銀碗二使注酒兵啜大

嚼菊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於酒互舉無算款然而別毛曰

公大器也

丙戌年某月日有二青衣持燈至召佟府班演戲從至一大廈

坐客皆章縫但禁僂人不許鳴金僂人疑之竟以鳴金而散

詰朝已失大廈乃一荒冢耳此與西樵野話記宏治癸丑事

同

世宗時松江府學教官程卿以鄉進士蒞任務砥礪名節以身

為諸生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求致頌詞賞紙倍當道出

燭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公字文純建昌南城人

朋友一倫至與君臣父子等謂其能以道義砥礪我文章誇振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三

辛 醉居居

我也我有過譽能箴規我、有隱德能稱揚我聞我有蜚語

能昭雪我惜我有患難不憚被髮纓冠而拯授我倘其不然

則與無友均矣彼狎暱相徵逐酒食相呼召浸淫五交漸偏

三疊非損友乎世上惟一種却落間樸茂野人或有所交

終身不改自謂書人一行青衿便分町畦考居優劣嫉妬橫

生友誼於此時已開其隙端甫叨鄉薦而接昔日庠序中友

人已有倦容矣及登甲第而接昔日鹿鳴宴上友人又有倦

容矣同輩仕於朝暨登要津履歷厚而接昔日瓊林宴上友

人又有倦容矣主人出肅客尊嚴如天帝久坐不聞談惟略

略然聞咳唾教如啞客先問不能遽應如齋亦有盛衣冠深

拱揖周旋折旋如傀儡心中復自付曰丈夫也胡為平來哉

絕無切、想、氣象是彼一可羞也或有難初鳴即欲拭其

門閭者怒目叱之急探袖中金贈關者且連揖曰無奈何姑
容我入閣者驅之立馬廐下睡幾番始報主人出昧行而
前至不敢仰視斌媚如妓便嬖如奴將平時雅誼一朝都抹
殺此又一可羞也更有一種禽嗜勢位視朝廷官爵為私家
物不喜人先登好陵軋好排擠甚則聚黨相攻擊如仇讐慘
於戈矛酷於斧戾且流談餘毒致連累至數十人毫無怙愾
又有一種蠅營鼠竊之輩遇小錢銖兩垂涎不已放利而行
包羅殆盡即平日素交恬然賣之倏忽變幻驚神駭鬼曾不
思天壤間羞惡廉恥為何物嗚呼友道至今日而陵夷極矣
世界甚寬世態甚狹敗壞大倫一至於此金蘭室為置薄唯
有廣絕交論堪佩服耳

徐文貞與吳興李臨川交最深臨川一日過訪利方入文貞即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三 醉廬居

束帶迎候茶畢子太常尚寶次第出拜薄暮設席夜深易燭
臨川與公了無倦容文貞俄起曰有一候報札甚急請告一
微何如臨川笑諾太常尚寶屢出位奉觴臨川曰老夫非敢
倨也正欲見君家盛德耳文貞頻出再飲數巡臨川辭起
足夜留榻公齋凡客中所需雖至瑣屑者公無不過日俟臨
川就寢公呼曰老夫暫別兄請安枕老能謙益如文貞者罕
矣

五首志遠隨筆卷之三終

五首志遠隨筆卷之四

璜溪退菴道人吳履震長公采輯
南邨友竹散人錢 溧晴川校錄

木蘭舟者其高如屋廣二尋深加四為挂席處為軒顏曰乘雲
御風稍進則外方丈顏曰木蘭舟座梯而下越三級折而入
為內坐有榻貯圖書畫置博山爐樹佩劍懸素琴再進為
龍高置象牀一入進則夾室度以免澆滌瀟及數年厄厄又
進則左漏右廁計且七室矣出由外坐梯而升越七級顏曰
飛雲閣可坐數十客華簾高張朱闌內屏其後為庖為丹室
此吾松菴知華陸媿公舫也公嘗謂人心不能冥則身必有
託然而設閣閣則尊飾臺榭則侈述蓬藿則樞探返阻則艱
故自託於茲舟也舟所行衡市為居即野為廬倚園為林憑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醉廬居

崖為山澹澹為梁凌颺為騎無所不適至若皓魄代燭輕烟
結幕沉澹當餐天籟成無雪則瑤池霞則丹閣濤則素車嵐
則翠壑延晴不必開徑逃俗不必驚垣避暑不必懷冰凝香
不必樹蘭可眠可眺可吟可嘯可遠可近無所不得蓋公自
盛年解組而歸於世若閑雲野鶴人望之幾同列子御風而
行矣

哀訪古帖置之凡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
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
筆端且可以披其遺行逸籍交遊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揭日
與聚者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北蘇山有沈宗正者每秋設齋取餅一日見二三餅相附而行
近視之一餅八足皆脫二餅昇以過齋曰嘆曰人為萬物之

靈每見兄弟朋友親戚之間往來有相爭訟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有義若此遂命折薪終身不復食辦
吾松願遜齋鎮靜端方有古人風嘗舟行墮水猶讓老者先登其不苟如此世有乘人之危而下石者見人之困而冷眼袖手者真遜齋之罪人也

嘉靖壬辰彗星見臺察馮思疏論太宰汪鏞為心腹彗二相為門庭彗乞斬三奸以謝天下復品列諸大臣得失上怒下詔獄搗掠無完膚挺身出長安門觀者嘖嘖曰是御史口膝膽骨皆錢時稱為四錢御史

董子元送幼海成南寧詩曰朝陽彩鳳久無敵海內驚傳此一鳴報國何辭身航巖危言直許志澄清他年青史看題字此日尖州漫紀行知尔平生期不負白雲紅日捲闌情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三 醉區居

李方城少患血症時在留都有神醫劉橘泉診其脈云君無甚病若他日得有官職壽止七十若不得官當至九十后萬歷己卯中副楠不第果九十而終 方城在金陵道院養病面壁靜坐一日見一道人謂之曰如此靜坐即真至九十無益也余有方為君傳之當法天地之自然其法曰夏三月絕慾則外感不至冬三月絕慾則內病不生公永守其戒果至九

年 世宗好更禮制欲絀孔子王弼易像為木主於籩豆禮樂皆有異同者文貞時為編修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事敬坐朝堂召文貞盛氣詰之文貞徐理前說且曰高帝草創清濁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事敬詞遁曰高帝少

時作耳安可據文貞曰高帝定天下而后議禮寧少耶果尔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作乎敬頰盡赤曰尔謂塑像應古禮否文貞曰塑非古禮然既已尙而師事之何忍毀也事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視之乎文貞曰有一毫髮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廢之乎敬語塞

顧東江與修孝廟齋錄書妖人李孜者事焦芳與彭華有隙証其附以得進欲東江以風聞書東江云據膏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奪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襍沓時遂矻方熾愈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東江潛披稽核盡載其實有嫌而欲節略者絕不為動

徐文貞佐銓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以自儆故事吏部大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三 醉區居

條籍車門接見庶官不數言以示嚴正文貞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疊叠谷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聞及寒暄語冀以窺見其人見者亦自喜願為之盡文貞蓋有教播紳聞尚書熊浹雅重文貞託以肺腑而文貞亦為竭力相與勵廉節與恬退振滯抑踈竟時論翕然賢之

華亭令陳鑑祭陳臥子文曰惟明之燼百城州靡八月兵火魚潰烏離時予來松嘆公忠義過公之虛已為賊擄吹毛坐公子不謂然緣茲滋費門火池延獄予厄子於今三年或傳公死或傳公仙或傳公去闕或傳公入滙黃鶴既舉兮何不摩天神料既逝兮何不深潛乃為徒刃而執擊兮乃為銀鑄所拘擊揮白刃以肆毒兮人百身其舍旃予慕見公之須眉兮

儼生前其如玉髮禪其無恙兮羞吾曹之鬢禿奉几案而覆之中兮私為位而一哭嗚呼哀哉緬予友公始於燕京再於會稽感公肺腸重公文章王李之後大雅洋、天喪斯文舍子孰匡公心在明如日在天一腔熱血三載孔艱龍性難馴鶴髮難萎義形於色志溢於顏漢之北地宋之文山公有良朋亦有懿戚為夏為徐生耶死耶為宋為李出耶處耶公有受妻亦有孤兒藏耶獲耶嗚呼哀哉拘公者公、嘉、侶公者暖、噉、拜公者變、濃、報公者豐、隆、五月十三竹醉千叢若祭關公當祀臥龍

華亭有李元者性嗜酒人以酒鬼日之其人甚貧一身之外無餘物執役幕府日得數十錢即沽酒而飲之邨醪濁釀見輒心怡不擇味也瓦罐破缶渴酒印傾不擇器也鯨居五十年

五茸志遺蹟

卷之四

四 醉淫后

始求一老姬則知其生平無他嗜而惟此林中物晨夕不離嘗醉而歌曰干戈縱橫兮四海清四海清兮何日太平何日太平兮我將醉我將醉兮舞霜清蓋出之談諧而以其意變亂其詞者也丁亥夏松之鎮將叛清欲舉兵反而恒怯寡謀使其屬李魁刺兩廳於案席之間兩廳者同知楊推官方也同事者度其難成執而縛之魁亦就戮酒鬼隨幕府繫其家人輩輒取其輕資重寶以通酒鬼培發醅獨酌之玩弄雞雛視幕府而大罵曰若輩已殺盡汝何以生為一時見者咸錯愕其人慚甚以木囊其首俟其醒而縱焉卒不屈自縊而死嗚呼以彼廝獄下材猶能顯名若此世之踈為士大夫者竟汨、以生吾不知其視酒鬼何如也

何元朗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東方朔能朝兩帝

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此亦可謂名言

陸平泉嘗言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媚以佞要津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母誦斯語令人神竦

吳人頃妄言者輒云捏日生花亦有本傳燈錄云但如捏日妄生空花

松人罵僧俗語輒云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曲躬供餼淫之賊禿則此語自六朝已有之

主事石英中雍子珍既繫獄夏文愍憐其才欲出之會世廟命賦明妃詩夏使石代賦以進末有漢宮水冷、流出明妃心之句特蒙御賞文愍徐言此石主事代臣作上頌之然卒不可救蓋世廟雖好文而必不亂法故臣下凜、不敢犯也

五茸志逆蹟

卷之四

五 醉淫后

代治體嚴肅跨越前後洵不虛耳

萬曆己亥三月上海二十九保民婦有娠一日坐機中忽覺喉間作惡嘔出一小兒長四五寸許形體都具但落地即不見踪跡

張進士本嘉興朱靜菴寓齋見案頭藏墨不類凡種戲賦短吟索烏詩云笑我臨池興轉多年來偏以墨為魔卿、倘惜邀風雨不復黃庭換白鶴想見前輩風致趣絕

漕涇太學生楊周字啓東生三女長適包志生子節與孝封太孺人次適侍郎董玘封恭人次適京畿道御史碩潛封孺人三女並沐恩綸時論美之

却有諸生戴無求者與楊仕相識往視之仕坐法當死非大力者不能脫戴有故人某公在要路攬為請託楊欣然遣一幹

僕扶重資隨入都為之緩頰而其公不聽戴乃偽作一書遺之當事者又不聽任竟斃杖下而戴與楊僕所挾詭言餽某公三百金竟入私索矣歸松未幾復往廣陵索道白日忽遇仕於道左戴大驚踉蹌而還抵家仕亦隨至詎諱不已因此得病不數日與母妻相繼而死異司報應可畏哉

張七澤守衛時偶出城民間有迎婦者肩輿不避而過業命隸人建輿夫至將奪之轉念昏禮嘉事一被譴責新婦且驚懼而舅姑又以為不利則一家不安矣弟諭之以上下有禮不宜唐突叱之去想見前賢用意之厚

龔尚孝者吾松東郭小民年甫弱冠倚父販賣以餬口一日有數人至肆中生談良久散去孝視其坐處有遺金在地即默藏之雖其父不知也明日見數人踉蹌而來一人且泣且言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四 辭源居

謂失金正在此地孝詰其所失包與數一皆合悉以還之此人感德願以半贈尚孝笑曰我如欲得豈不能盡匿哉謝以道去

上海馮士罔時敏聞恣恣定精於衡文髫年時以課藝請正求決榮枯潘云此老進士也後果以六十歲登第云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二月晦日松江府同知張仲為其妻趙氏所殺仲江西南昌人中庚戌梅進士少有才名官郡丞不樂遂恣酒宣淫神溺婢妾嘗醉后嬉戲縱其妻楊氏冠帶南坐為問理狀桎梏趙為罪人已為廝後而答之趙氏積不能平是夜仲飲於司理袁汝賢著酣甚宿於外館趙引妾唐氏婢菊花秉燭直入以所戕之最為慘烈倉卒袁司理至詰趙氏無所言唯自請死事聞趙自縊於官舍夫仲以少年才子縱

妻不檢卒以取禍可為當官之鏡云

嘉靖壬子春正月華亭縣災知縣黃朝聘閩人也以公事出守庫吏何敏學在馬火起堂庫俱焚縣藏燬幾盡惟兩廊文卷獲存縣令不敢上聞亟事修燬議遂寢庫藏為乘機所竊者竟忌於投鼠云

周萊峰理學名賢兼善丹青嘗自題其畫云聖人有言不作無益善有益今以士人從事於丹青可乎余嘗有詩云莫嫌窮狗元非道須識烟霞摠是天

吾松別駕孫應岷勸俗謠云茅屋陋只要婦修理及時難得倒人閒都作好樓臺三日不開便生州黃菜葉白鹽炒只要掩得肚皮飽若貪滋味強安排先須俯仰生煩惱

徐益孫曰吾有目有足山川風月吾所能到便即屬吾：便是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四 辭源居

山川風月主人

陳眉公蔡譜書臺於小崐山之陰邱壑狎主峰泖末窟瀕稱勝概嘗作臨江仙詞云婉孌北山松樹下石根結箇巖阿巧藏精舍恰無多尚餘檐隙地種竹與栽梧 高臥不須愁客至客來野筍山蔬一瓢濁酒儘能沽僕時呼鶴舞醉後清僧扶榻朋石女青浦生李光初之配也李君不起斷一指於棺中是時子大節纔二十六日後十三年庚戌絕粒死李之先有健齋翁剖心救母操刀小廟中血濺佛坐世稱為孝孝子大節後遊蘭溪岸為浙中名士惜哉未得四十以死

松江鱸膾帝所謂金齋玉鱠東南佳味也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主北禪寺適當九日上坐

云胸中一寸灰先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擊節嘆賞有固覺手鏡行卷錄

孫漢陽十月便以薪州縛橋樹上眉公云此為木奴著裘

莫廷韓有米海嶽石遠望之其色元近視之其色澄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峰巒洞壑叩之聲清越雖天燥蒼潤欲滴下

刻雲卿二字

仰西蒸溪之北世家曰曹繼善其先自宋文恭公後五世孫由

溫之許峰家於松子姓有稱貞素處士者居安雅堂蓋學士

虞集之書也

世人於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陳眉公獨以為飛燕太真俱

是國色

陳眉公云據瘞鶴銘詞所葬乃吾鄉華亭鶴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八 醉區居

元時華亭沈瑞得大癡畫法

嘉靖末徐文貞在政府時典銓為嚴文靖公並加意人才故即

著如李公世達陸公先祖會公同享余公敬中一時承其意

搜剔殆盡偶諸郎宴飲舉余曰今日之會不必投瓊射覆

但各舉林居名士一二人不當以太白浮之余即舉閩內傳

應詔山東崔孔所眾謂得人時傳以郡守終養崔以司理註

誤久居里中因同白徐公曰吾聞此兩人久矣遂起用之

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五十里曰烏泥

涇其地曰土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有種於

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其子線莖竹篴置案間

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老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

來乃教人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軋花各有

其法故織成被褥帶悅其折枝團鳳基局字樣繁然若罵人

既傳授竟相製造轉售他邦家亦就殿姬卒眾為洒泣立祠

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思軒重立之後復毀無人

為之再建而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神宗朝方伯七澤張公復

建祠於寧國寺中春時香火雲集

張東海守南安有兩家耕牛爭鬥訟之公判云兩牛相爭一

死一生死者分剖生者同耕秋收成熟膏償平公各無罪人

販其公

朱孟辨在西掖夜坐翦燭聽雨偶閱錢叔仲所畫古木寒鴉小

景不覺技癢因畫蘆洲聚雁以配之遣友人黃德謙在坐曰

似瀟湘水雲景也昔年過二妃廟今復觀此圖恍然重遊但

少苦竹翳深耳遂添叢篠其間殊有天趣并賦一詩云夜聽

聽雨話巴山又入瀟湘水竹間滿眼冥鴻誰得似碧雲飛去

又飛還

眉公題自畫云儒家作畫如范鳴孝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

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相

當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汙吾筆耶

眉公云小春忽釀新寒念高閣廠房酸風有射無如窳室置木

榻坐圍爐羅列書史香柑叢菊點綴几上南榮照牕暖風逗

入與逸民高僧共憩其下向晚懸燈燒茗作團樂坐此冬餘

處士尋常供也古人以偃曝為白醉高臥為黑甜因題一對

於榻柱曰天子容白醉賢人送黑甜可謂實景唯泖橋香印

齋不負此數語耳

眉公云戲字彙字著一戈字凡戲雖非真戲然戲言戲動中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九 醉區居

往、有時害人非虛也而何

甲午八月眉公遊林茂賈客以白磁盃貯五色石子索價甚高其石出六谷山瑪瑙關中邦人裹糧負鍾而後覓之山深無人煙往反六十里甚則飢餓得病幾致死者於是土人從澗菊結州棚以市酒食而負石者始多此風近日始見之

余嘗見重元宰臨研山圖最高者為華蓋峰右有月巖云天欲雨雲出其下左有方壇玉笋下有池滴水少許經旬不涸不假雕琢渾然天成

余友鄧章甫者澄江名士也携筆牀墨匣西走石城於秦淮渡慨室而居、不甚大額曰如舫中設木几素琴茶鑪酒具無不畢陳名人駭客披其帷者不減袁安牛渚之遊其品憂邁不群與人交氣誼直干霄漢蕙善細書微如毛髮嘗於瓜仁

五音志逸隨筆

卷之四

十

醉居

半邊雁律詩一首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真異人也名公贈以詩賦記贊名曰語小編

南翔有寓僧虛舟者金華人以記室祝髮有一瓜仁乃象牙琢成者一面畫十八學士琴上有弦棋局上有路有子筆筒內有筆案上有卷人俱並肩而立又皆著色第無眉目耳一面寫七言一絕有年月下云七十二翁祝培之戲寫又有二圖章一圓一方此余所親見者又有小畫十幅俱以著雁漁翁居其八亦甚異矣蒞士記

雲間西郊外有私監港里人建一石梁乙酉八月清兵殺人如州倉卒間居民涉水逃避大半溺死幸有此橋得渡者幾千人時建橋之人物故已久一夕忽託夢於所親曰余生前罪孽頗多向為冥司幽繫今幸建此橋冥府以吾有德於人業

已救出得生樂國矣乃信修橋補路功德匪渺母曰因果不足信也

澗河西雙溪有張凌元者性奇放嘗造一舟不甚大僅容一榻一几中貯書畫玩好之具每興至便放舟於遠山亂水之間嘯歌終日與盡則反舫歸一葉中有聯云有水山便住無風波即行時萬歷戊申歲水災民不聊生張赴京上水荒狀乞賑松民上覽奏允之以張籍青浦即免青浦漕白二十八萬撫按高其義旌其門曰中園請命

張王屋西堂賞菊記云庚戌之秋九月既望海上諸賢偕會於沈氏之西堂觀菊是會也主四人沈林明與其弟叔倫乃子汝施汝白是也賓二十五人顧克載顧道夫應夫張子采異世卿秦子宣姚如晦陸子開唐世具馮子高韓元和高宗越

五音志逸隨筆

卷之四

十一

醉居

宗魯陸思豫王章甫高格仁頤汝修汝達汝所唐子庶朱邦憲浦時濟其謝病不赴者董子元以事故不與者張子貞最後至者一人則小人是也亦時秋雨新霽風日開朗祥雲如綺翔雁南翔芳菊盈庭良朋萃止縱飲酣暢從性所適克載則彈評花品裁較淺深如九方臬之相馬不以元黃得其精秘道夫思豫則花下對奕互相勝負如幽燕老将百戰不退回晦子奮則狂歌嘯傲浩思凌霄如燕門鼓吹林谷傳響章甫宗越邦憲汝達汝所則商榷藏關呼盧博戲如三河年少走馬鬥雞雄氣奪群奇矯無敵子采子庶子開汝修林明則羯鼓傳花音節殊妙如禰正平漁陽搥搥四坐改容元和宗魯則清歌艷曲宛轉合度如秦青拊節慨悲壯響道流雲應夫格仁則對菊開吟回環不報如滄浪雅歌託興元遠世

其世卿則徘徊閣檻欣賞忘疲或秉燭觀花或持盃嗅菊如長卿之悅文若繼綉殷勤鍾情獨切應夫汝達則不勝杯勺止酒而去如三閭大夫獨醒不亂時濟則肆飲沉頓長晚不起如劉伯倫之頌酒意氣尤奇子宣則獨據胡牀抱膝酣睡如如來疲臥津梁無思無夢叔倫汝施汝白則周旋俎豆楚楚可愛如芝蘭玉樹森映戶庭若夫箕踞花前蕭然自得放浪形骸無所彷彿者則山人也嗟乎四美畢具二難兼集感浮生之易度懼勝會之無期遂各賦咏叙厥衷懷山人性本曠達頗慕風流謬從賢俊接杯酒之歡宜有傳述以示來者因次第記之

上海沈叔明廢菊文曰孟冬望後清霜滿空朔風撼樹庭菊半凋衰顏舊態依、相向若不忍棄予、追念一秋伴我寥曠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四

十一

醉廬居

或零露未晞或明月斜白或幽香入坐或迎風若舞若狂若廣若勸助予酒懷詩興宛在三山蓬島予神契心憐亦不忍遽委蘿落同泥泥沙偏摘奇英瑞萼貯以錦囊鱗次平鋪塵之小圃蘭臺芝砌閒使花神含笑得正首邱予復酌桂漿而此之以詞恐綠珠之墮畫樓玉環之織馬嵬香魂艷魄雖千載之下九原有餘愧矣詞曰猷綺觀兮東皇愜金聽兮清商舜梁園兮繡幙託衡茅兮幽芳靡冶容兮媚世寧玉碎兮凌霜期靖節兮心賞流千秋兮餘香

洙涇為松南巨鎮多好古博雅之士有以詩擅名者三人一為王鶴坡名良佐一為戚龍淵名韶一為張一柱名冕鶴坡舉於鄉由校文至邑令龍淵以韋布終一柱為諸生多病三人以詩相頡頏鶴翁詩如古仙劍客起脫塵外龍翁詩如燕趙

奇士矯抗自信桂翁詩如山僧野老吐露真寶孫毅齋錄之為三詩翁評以俟知音者訂焉

西郊笑端集序有曰皇明初松江之善詩者御史袁景文為最判官陳文東鄉貢進士陸宅之江西俞事董良史處士吳子愚輩亦相頡頏會稽楊應夫避地松江其才膽氣雄震耀當世一時才士皆宗之往、高古不逮詭怪層出又景文輩所不屑也自後漸趨纖巧初學慈之然有識者惟宗景文為雪航稿序有曰袁景文在野集渾厚念蓄識者謂遠逼盛唐管時敏切覈集清麗優柔謂可與袁方駕他若張樞張璧吳子愚輩亦各成一家有足傳者按二詩序東海張公肇也雖為良史公至言而國初松江詩人之評盡在是矣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四

十一

醉廬居

人周竟無恙夫松人每以遇毒婦罪於庖治之不佳不知氣稟有虛實厚薄食性不同故有死有不死且後為補氣之藥而人亦有不能勝者况毒物哉養生君子不食可也

諸書堆積有大樹成化初猶存九峰曹先生泰有詩曰山中古木長樛榭剝落龍鱗大十圍涉歷水霜心獨苦戰爭風雨勢將飛白雲留影連僧榻金松團香點客衣四十年前曾見說於今飽看坐忘歸

九峰黃浦詩曰月照黃龍浦水黃南飛鳥鵲夜茫、晚潮天接海門近秋州城埋滄荒道上人家金井塌縣中官酒玉缸香夜來直欲通宵飲消得先生醉幾場
正德壬申流賊寇山東諸郡江南震恐松城外四周故有市廛有司悉命撤之復欲絕四虞之梁民甚不便龍淵成詔有詩

曰人情洵、語淳意腹裏千愁未易消戰艦未收河朔城居
民虛斷瀾西橋天頰向曙星初滅樹必經秋葉始飄不是十
年前意况青樓明月喚吹簫

擊壤歌美賢令也姑緝麻婦紡紗男在田女在家吏卒不下鄉
官府無橫差老翁弄兒孫逐影向壁擊東隣酒西舍茶從朝
至暮笑呀、不違農作時處、揀秧早愛民如子縣令心無
事擾民真個好婦夜眠夫起早催了機上布便是囊中飽飢
寒已無患通肩不須惱其董良史所作不知賢令為誰然國
初官清民安可想見矣

張一川名其性東海之孫也考後樂公副憲廣西駐兵樂平而
致有通判其籍帳下得有餘金四百兩勸取之一川曰父死
而因以爲利可爲人乎毫釐無所取後從湛甘泉遊明理學

五黃志遠隨筆

卷之四

高

醉區居

爲厚德君子茲其一節云

元伯顏盛日上海有俞俊者賦清平樂云君思如舛秋至還枯
槁落月殘星猶弄曉夢際消磨盡了放開江海襟懷休教白
鷺疑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閑容易安排後仇家以其稿題於
官厚賄獲免而回以喪家然則君子豈可易其言哉

青龍大盈之間多荒田弥望皆蘆葦之場甚至數十里烟火斷
絕雖有召募之令亦無應者正德中內江喻公知府事銳意
講求乃議分設鎮治使公聚貨、通則田易墾治田墾治則
可以着令即包賠之苦甚良策也規畫已定而天不憚遺令
未有續而行之者

宋階溪先生嘗爲上海夏宗顯作壙記夏蓋洪武中糧長也記
稱其畏謹好禮田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惜細民錄兩

無取以長厚稱夫先生之文實錄也述之以告鄉人長賦者
周西隱名榆萊峰先生之曾祖嘗行田間見有遺鏹驚訝曰荒
僻何從有此乎乃茲索驗之實僧所募鏹也跡僧而僧不得
後令人往他所招之僧至其語與索中數合遂逐之僧割其
半以謝公笑曰割若半者何若挈而全收之乃遠求子耶必
不受一日操小舟入城途中見兩舟人相鬪其一人倉皇公
問其何迫急乃曰產婦危殆欲入城求醫是以迫耳公即
舍舟與之不問其姓氏居處但告之曰吾家藥裡周也事畢
以舟歸我、入城可緩竟徒步歸其厚德如此

張載寧政榮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附墓志銘曰此志傳
以爲崔鄭同穴之驗吾鄉董元宰陳眉公兩先生皆未深攷
亦復傳訛語具品外錄卷墓集中心余宰濬訪得原刻初猶以

五黃志遠隨筆

卷之四

十五

醉區居

譽墓薄之眉山王恪好古士也共余以會真年月恭之此碑
則此崔夫人者計其生年尚長雙文四歲然後一破此惑王
君謂博陵榮陽世爲婚媾何必驚恒斯論篤矣而予復謂鄭
君姓名本傳不載豈實甫漢卿輩其言反足徵信耶况鄭又
諱遇不諱恒也第此碑入地千餘年而始出、又百餘年而
予兩人爲之辨其誣文之行世固有幸有不幸哉

徐長谷爲董子元政東坡帖晦翁謂字至龜黃瀉壞了蓋晉人
之法曠夷疏暢了無蘂痕蘇黃傷巧耳然亦自有沉着可玩
不似今人苟且落筆也此帖東坡爲與可書園池詩三十首
筆法矩矱尤其得意而詩人風趣過三昧矣後附中山松醪
一首及陽羨二帖可以觀其涉歷抱負吾十年此興未能一
了觀之又作一感如與故人談舊事政自不堪也然東坡終

不飲居陽羨自是缺緣吾他日殆將何如也遂為子元言之
張世美謝宋大森樗庵分送芭蕉各承分惠芭蕉嘉種謹對使
拜嘉敢以短琴奉謝竊惟梅寄隴頭遠託江南之春色菊傳
粟里清延難下之秋光物待人標情從物既頌茲嘉種實曰
靈苗天然性體之虛大履枝葉之異落花飛絮僧素嘗以揮
毫界紙抽書路延昔會琢句高人常對靜者偏宜况纖絲作
布可禦朱夏之暑風速甘液疑房不減金莖之湛露小庭故
有手植近時適被雨傷蒿萊偕長未遑補復之謀基地久虛
尚待分攜之惠詎蒙雅念特賜遠頒荷長者之高情復寒家
之舊觀茲蓋大森文丈早謝替纓晚耽雲壑覆鹿悟鄭人之
夢對雪契輞川之圖生意則悅庭州而不除精神則欣榮木
而致爽惟玩物而有得遂推己以及人莫借既多寵沾尤渥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六

醉漚居

榻添雨中之清響聽分素底之綠陰增我曠懷茲雅趣自
今竹君梅丈敢同一視之尊此後桂友松鄰永作百年之玩
無任感德倍切馳情

蔣性中迎其母太夫人來京師作堂居之而以其祿敬養焉且
圖古之賢者如老萊子之類於壁而求諸公之詩朝夕歌之
以為娛太孺人喜而告之曰吾聞古之大賢有以養志為務
者汝盍成吾志吾昔壯時勤於紡織助汝父以興其家汝父
棄遺而汝子立無厚資吾紡織愈勤朝而絲縷暮而布帛凡
家用悉賴焉今幸汝讀書成立而吾已七十八矣不復能育
為汝宜記吾勤苦以勸示子孫吾志足矣性中再拜受教遂
名其堂曰勤織之堂
顧氏北園扉題額未定商之於元宰曰此最難事王百谷山人

作齋借南林大樹題曰南有取南有高木也山人王崑齋曰
此地須屬君若南林伐去其木當題南無聞者絕倒
楊君東女嫁包志生二子曰節曰孝節方五歲孝二歲志辛母
嚴督二子力學夜課時各分一大黃香：盡乃寢又令二婦
侍側供女紅俟二子課稍懈即譙讓不已內外翕然節應試
南畿母令老僕隨行與之一簿日記兒所為節是秋中式鹿
鳴後有邀飲於妓家者及反僕即以簿呈母：大慟數之曰
汝方進步遂置身不正之地後何以立身節長跪不敢仰視
親族勸解命杖十板乃已松人稱母之賢過於孟母後二子
相繼舉進士母訓之曰守身奉養粗糲亦甘獲設敗官性鼎
為惡二子服官應慎為南北御史節忤楚閩成莊浪衛孝勤
嚴嵩請告養母而歸俱以直節著於時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七

醉漚居

上海徐夢號蒼梧鏡產門人作棉花詞云木棉生高岡皎皎白
如霜小株二尺短大株五尺長苞含玉塊蕊花吐金蒼黃西
風木棉白：舒太陽南州未陳郭采花如采桑大婦攜筐
出中婦亦離房小婦才二八荆釵洗紅妝旦日拾一斗薄暮
盈一筐天時半九月秋氣肅已涼東籬露絲絲西樹烏啼霜
官賦日已迫民業日已荒單衣兒踰寒白頭親在堂今年備
冬事何以為我嗚嗚：木棉花代我食口糧種時一何若用
時一何陽婦始相對泣經絡不上林但知給賦稅不識成衣
裳青樓錦機女方織紅鴛央
曹時和和錢學士小山赤壁語云橫雲小山何奇哉壁立萬仞
丹青開嵐氣晴飛曉谷雨土花暖暈春巖苔較城豈無山輔
相生奇才至今雄峰傑石爭崔嵬終南豈無山羽翼人還來

至今紫芝堪、留餘揮達人志士一登覽足以開胃懷橫雲
小山倚寒廓雙鳳不來斷鳴鶴孤雲在山月在天呼嗟萬古
成寐莫先生功成乞身歸一片閑情落邱壑才高調聲坡仙
詞興趣遠過謝康樂皇恩浩蕩春光濃酒盡澆灑真珠紅便
須解帶博一醉萬事不願浮雲空先生歸去來聲名與
此山終窮

吳石湖詩云半郭半郭任臨山臨水邊門前養雞犬柳外繫漁
船兀坐不漏屋數畝常熟田了却王家稅匡牀任我眠

梅道人墨菜銘并序云菜州類也其熟否與五穀同豐饒以可
食也故蓋王公薦鬼神奉貴長便民食固不需是而具然味
薄內食者賤之甘之者必有守有為之士也或者圖是亦豈
無意乎雲間陸居仁閱而為之銘曰惟上之生厥州萬彙可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四 大 醉居

薦可羞乃粟之貴其色病如非有舜華之麗其芳韜如赫甚
芝蘭之氣嫩甚飄搖玉食者素薄甚素靈尚德者嗜民固不
可一日有此色士則何可一日忘其味摘不厭穉者為情親
齷不厭根分為勵志吸葷菽而飲獸水不必具其茹拔豕葵
而却園殘委忍攫其利生牖外而致飽於以見其有食食其
老而舍心於以存其生意固宜入學者持是以命舜見師者
執此以為誓形萬乘之夢寐可以齊九重之玉陸奉宗廟以
膚祭可以而盥滌於銅器菜手菜手人孰識為至味吾為道
之以享上帝

吳次仲字之仲稱青蓮山人少習舉子業有教以數奇棄去會
吾松司理翠巖黃公督學南畿知郡中有二儒一朱大南一
則公也命有司禮聘入庠公獨固辭當路聞之愈曰此加於

入一等矣銳志攻古文詞詩宗大歷天做西秦為人慷慨自
喜重然諾尚意氣絕不事干請稍不當意即拂衣而走所至
貴人皆倒屣迎之易簪時猶呼其子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
歌妙舞落花前常人有此意興語手又大呼曰清風明月不
由乎我更由乎誰稍聞端坐以逝

雲間元末明初詩人 陸居仁字定之號雲松野褐 孫華孫

字元霄號果育老人 周之翰字申甫 俞錫字孟京 吳

哲字子思號淡雲野人 錢璧字伯全 黃璋字仲珍 梁

天佑字佑之 宋履仁字智民 錢元方字彥直 全思誠

字希賢 鄭昕字彥昇 錢惟善字思復號曲江錢塘人寓

華亭 陶宗儀字九成號南邨母邱人寓華亭 楊維禎字

廉夫號鍊崖會稽人寓華亭 朱希字孟辨號滄洲生 胡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四 大 醉居

謙字彥恭 馬以默字淵如號彈狹生 釋永葵字古陽

沈震字伯修 王宗誼號歸耕 吳詒號南崖 張以文

陸天裕唐詩絕句序著東萊呂成公著臥遊錄以適物外之趣

近時都太僕元敬亦有玉壺水之作予嘗欲題其書曰山林

經云丁酉之歲赴召出蜀下三峽道荆襄而北河山巨麗之

觀靡日不有時歌古詩以慰羈旅之懷因裁取若干首欲為

一編若輔二書而行者亦猶經之詩也予少弱而病益弱

故每退為思苞藏之計今六十有二年矣竊念自先人祥禪

瑩域之日以其餘力創為精舍鑿池種柳栽花時竹當古淞

江之上漸歷年歲蔚為林藪泉石亭館之勝徒往來於奔走

之日耳萬一聖明降而賜歸得有其適將命童子按教習之

以娛老景而消長日是編也安知非予之鼓吹耶及京歸刺

之儼山堂中

文裕公古詩對聯序禹貢三江故道惟婁與松可尋而松江入海處亦已再易今吾邑後一水名吳淞江自西南來入黃浦合流赴海、口置戍亦名吳淞曰江灣曰舊江者故在惟東江無復改謚書傳稱東南流者為東江今震澤東南流者自嘉興經長泖由府治而東北折則為黃浦雖其移易稍有不因而黃浦決知其為東江故道無疑予家自先曾祖竹居府君卜居於黃浦東涯已百餘年而子孫蕃衍內外族人已及千指予近買田兩餘於江上作樓六楹正當松東二江之合流被以蕙葭帶以楊柳隔峰樓閣一望如畫樓外有土岡數里隱若城郭宛轉有情樹宜木棉因名之曰木棉坂期以男耕女織於此焉老暇日倚闌極目風月無邊乃取古人詩句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四

十

醉隱居

默契鳥者書之壁間每一登臨輒擊節歌之以代賦焉

眉公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憇息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賴諸君子提撕警醒雖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做向上一等人樹樣也

方曉復劉邦伯書蘇松稅額之重其所由來遠矣執事詢及此吳下蒼生之福也豈嘗有所感慨於中而思所以處之乎然鵬書生也其詳未敢知其略則幸聞之父老質之前輩矣謹撫以述而區、愛莫助之、意寓焉慕秦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晉隆和故啟二升五季錢氏據兩浙啟三升宋王方勢均兩浙四一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四

十一

醉隱居

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畝二升五合下田畝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合蘇松畝五升三合後因舊沒依法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時糧二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又攷松江夏實所撰政監云宋賈似道欲建富強之策用劉良貴吳勢言賈官戶踰限之田可得一千萬畝歲收租六七百萬石而軍餉沛然有餘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田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或少或瘠佃者或貧或頑凡有所屬而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六郡之民於是大困賈既怙權凡言公田不便者遂加斥逐賈既去國北軍已抵昇潤言者乞徽公田之籍以收民心然邊事日急竟不及行及元人入臨安遂以其租為餉軍之

利絲元之世六郡官田之數不復減矣建法武永樂開通減重額官田而民猶以為重也如松江一府宋紹熙開秋糧十餘萬石今則七八十萬石嗚呼重矣莫非王土何官民之分一視同仁何輕重之異井田之法三代聖王之良法也自秦而後莫之能復官田之籍奸臣誤國之弊政也自宋至今猶踵而存存司動以國用為詞不以民命為念可勝嘆哉據此二說此蘇松稅額之所由重也執事有意改證而區畫焉則吳民並受其福矣先正不云乎寬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唯執事留意焉

明鄭昕至松江詩云路入雲間去青雲上錦袍水連三泖關山擁九峰高白鶴嗟何及鱸魚興亦豪淒涼千載事釀酒向亭

揚基寄錢唯詩云不見雲間楊錢史寮中七客近如何老來詩

句疏狂甚亂後文章感慨多長笛吹海鳳小瓊楊柳舞

妖魔春明且盡春遊樂莫解梁鴻五噫歌 錢岳詩云老仙

才氣輕韓李流落江南道不窮野史欲藏神禹穴直書會上

大明宮蘭舟夜盪鷗邊月鍊笛秋橫鶴背風陶寫唯應賴詩

酒薦賢何必效山公 楊鈇詩云神武門前掛冠辟書不

敢入吳閩人間富貴千金易一代文章獨步難干將龍吹三

柳上辰鉤星在五雲間東山樂事年：勝玉女金童舞彩斑

老客婦者魯稽揚維禎先生以高科進士仕元三十年今行年

幾八十而新天子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將延入禮賢館

道翰林詹同奉文幣詣門起之先生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

老婦而再理嫁衣裳者耶明年再遣松江別駕追促不已賦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三

醉隱居

老客婦詞一首上徹聽且曰皇帝勿強吾而不能則可不

則吾有蹈東海死耳上允之已而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日禮

文畢史統定即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勿授爵賞仍命同

送還山史館曾監之士祖帳西門外行路之人望之如神仙

吁客婦之謙仲矣天衢太史曰李斯客婦於秦不能去而服

五刑楊雄客婦於秦不能去而卒投閣陷於死吾魯稽老客

婦過明天子而克完其志節其一時客婦之幸耶抑萬古名

教之幸耶

老客婦語云老客婦老客婦行年七十又一九當年嫁夫甚久

明夫死猶存舊簪鬪南山阿妹北山姨勸吾再嫁吾力辭涉

江采蓮上山采蘼承蓮采蘼可以療飢昨來夜過娼門首娼

門蕭然驚老醜老醜自有飯養身萬兩黃金在纖手上天賦

成雲錦章織成顏補舜衣裳舜衣裳為妾佩妾元不是邯鄲

宋濂送錢唯還雲間詩云皓翁八十起商山喜動天顏咫尺間

一代連金婦宋統萬年禮樂上春官故鄉每憶舊鱸天路

懶隨鷓鴣班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承詔白衣還 鍊產正統

而崇宋故景 鍊詩語云然 鍊自題錢笛道人像云道人鍊鍊如鍊雪丹火鍊花飛列缺

鍊唯自題錢笛道人像云道人鍊鍊如鍊雪丹火鍊花飛列缺

神焦鬼爛愁鍊邪精魂夜語吳鉤血居然躍冶作龍吟三尺

笛成如竹截道人天教闕天竅媧皇上天補天裂淮南張渥

人中傑愛畫道人怒吹鍊道人與笛同先生直上方壺觀日

月

癸巳六月三日雅集永侯王子萬竹園中與沈貞居談及吾鄉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三

醉隱居

先輩詩家貞居憶張佑君一聯云三千客散黃金盡十二樓

空紫燕飛何勾吳一聯云明月那家非萬里懷人何地不三

秋絕似唐音曰錄之

明考功司主事夏允彝手書道言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報

主無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柯忍長存卓哉

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繩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

孰無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勵後人

萬歷己丑進士李尚袞一日訪陸文定適有二客至李見其素

冠敝服以凡流目之不與遜讓居而上坐及文定出接敬禮

特甚李因問姓氏知為余州昆仲悚然自媿失禮於名達婦

家終日慙恨竟抱病而終此亦可為傲晚不恭之戒

庚寅七月之望上海萬香海夢其已弟君共於紅樓上示以四

詩記其末一聯云桃李也知鶯夢斷故隨風而臥三更文人
結習死未能忘如此君共殉節私謚毅愍先生

大名蔡春臺觀察三吳清刻特甚三吳士夫怨之入骨吾郡怪
所許公按大名以閨闈事捕其夫人幼子名允之纔四歲俱
入獄尋解去至庚子凡二十二年許自山中出補御史監北
畿試事蔡子適以是秋捷竟相晤對若巧值者云

眉公題張果老倒騎驢云天下多少人無如這老漢不是倒騎
驢萬事回頭看唐鶴公和云砥柱有杖藜老漢在手裡回頭
看世間不如驢背矣又云夷險在世途觀破唯老漢驢背穩
無波轉眼且看眉公云題張果老又翻一葉妙甚妙甚恨
不使輦上諸公見之

地利不如人和斯言良信如甲中之變都城九門流寇乘之如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齋 醉 居

拉朽果夫之地利乎抑失之人和乎吾松當承平日有擴城
之議奸宄希報大戶紳包攬居間紛如築舍時霞城許
公對郡尊云果欲擴城須先用千金辦毛竹束問云何公曰
開毛竹斃盡松民或有濟耳府公一笑議遂寢信乎仁人之
言其利溥哉

馮元敏與莫後朋書云昨李臨淮入弟廬中小語云兄有奇石
欲備殉噫石殉兄石不負兄也兄殉石能無累石耶兄齒頰
有青精芬慎持之無入半點長安人氣味他年庶不負一片
石爾又聞石為米元章家物元章先獲兄後獲焉先獲者不
能與石共數百年而後獲者乃欲有元章而不能有以萬世
耶萬世果能有耶即有奚益耶且兄茲舉也受石耶仇石耶
夫以一抔土與石共使其不入朱門不近俗士窮天地而照

然高處自恣於無何有之鄉也石且得全其貞潔乎則謂兄
之不受石不可然是時兄解天袂而石更不得解也兄墮天
襄而石更不得墮也以常存之物而偶不常存之人寔然因
拘之不使其吸風飲露友清泉而倚蘭蕙乎則謂兄之不仇
石亦不可仇石者兄也受石者兄也信兄愛者石也信兄仇
者石也吾為石計且颺然而飛去不受兄仇亦不受兄愛也
為兄計其縱志舒節徜徉大冶自生而自死耳曷置仇愛於
石耶石頑兄僻計未行乎姑請移至敵齋吾當具三酌一以
澆兄磊塊二以澆石一慶之一唁之可乎夫兄事奇事也弟
語奇語也以奇語道奇事資嗚噫於長日中乎毋過也

萬歷甲午三月九日馮元敏采茗於虎邱之竹亭龐翁老僧扶
杖出林間揖元敏而語曰公豈無童而躬為采也以是數樸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齋 醉 居

勤勵之心何事不可為何道不可進貧僧居此歲更甲子矣
陸子餘文徵仲皆吾擅越也竊見先輩士大夫居身物外而
游心天際其風流韻致至今可想每遇良辰二三知己角中
野服扁舟往來班荆席弄語言竟暮即遇有僧輩猶然相與
起坐談咏狎昵無忌近日來者率貴客張華筵僕從邪入
門叫呼叱咤使貧僧望如猛虎震懾不敢近吁嗟階前之樹
曾無義臘而人心不相及若經教劫此何以故豈氣教使然
與貧僧不能以文章學術察人而能察人以色貌先輩昂貴
而意味儒生也後人乍顯而氣勢勳威也先輩以天下為家
徜徉坦蕩譬如靈鳳雲鶴凌霄漢而依寥廓後人各以其家
為家拘迫齷齪若兔之營窟鼠之隙穴拮据終日而已嗟乎
天空海闊境界本足無礙而奈何以何堵故因拘七尺為不

肖子孫酒色之資愚亦甚矣吾視先生之貌見先生之采若知其素心人也敢以是言樹勞先生時李生日致亦在亭俯聞而笑曰謬矣釋氏平等句以道眼觀畫畫素侶而何置黑白於其間僧曰子不聞菩薩慈悲知世道波靡日下胡寧不悲貧僧憐、慈悲後人仿依先輩正為平等心也元敏於是莞然投筴而書其言

陸文裕與所親論延平云此處却寬廣有田成段落源頭活水分賤而浸時正見秋黃之際至此雖描畫不能盡鮮魚白飯輕徭薄賦儘可治生即仙界無以過此府署在山隈皆列平巖環蔽堂宇流泉繞階徐入厨中時、拄杖登臨溪山皆入几席風俗甚佳皆樸實動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吾弟能飄然一來可商確也近松俗澆穉差後煩重觀此一書不覺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三

醉區居

神情飛越

徐存翁殿試第三時夢呂仙將一具仙骨盡換其骨去醒時猶隱、知痛焉

李豫亨云人生衣食之外俱為長物但人苦不自足耳余嘗謁一老僧踞高峰者云一鉢可支三四年一履可支數閱月他無營心唯早間持鉢往市乞一鉢飯則大事畢矣禪家有事於心無心於事等語良有以也吾儒若能存此一鉢飯心者許多勞攘以此守家可以儉約而養德以此守官可以廉潔而全名

金溪胡九韶造詣修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哺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餐淡菜粥何以為清福九韶曰我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骨肉飽煖榻無病人

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余家世種溪賴祖宗佑得溫飽優游無事自乙酉之變避難泖濱流離轉徙飢渴備嘗甚至無容身之地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今之享清福而不知者亦多矣

徐文貞居恒每戒子弟曰處無竟之地可以遠忘處無忘之身可以遠詢真名言也

吾松張貞白先生名初出於文待詔之門書畫有出藍之譽與何元朗齊名而慮介過之時稱雲間伯夢隱居沙岡之楓菴四十年不履城市高風類陶靖節嘗自言一生好色都無所過晚遇羽生遂深相結契誓終始不相背負已為時勢所迫羽生竟適人去先生循皇不能忘情陽臺屢夢珠淚偷彈長吟短句積累成帙四方騷人韻客各相酌和遂成勝事云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三

醉區居

吾松諺云秀野原來不入城鳳皇飛不到華亭明星出在東關外月到雲間便不明郡守張公上任欲應明星句由東關外入過一橋疑是明星閣下人曰此橋何名答云張塔橋張公不說甫三日遂患疽背而卒

唐純字言己為孝廉時其尊公章室歸自將樂以千金屬之戒勿散俟懸車後分析於法輩純字受而埋諸倉屋中入地二尺許以冬春未百石積其上歲餘因茲米而易新者啓視其金則無有矣疑為奴輩所竊細視埋處傷有裂循此而掘至壁金在焉去舊所已丈許矣至寶流通不禁為人而蓄固初大庫中金盡飛去書生得其二蓋不虛云

里人姚仲恭至剡南其速鹽井甚詳川人善相地作井必山麓石土鑿之入地五六尺斧鑿不可施則鍊精錢作窰如木桶

狀高可尺許以繩為柄向下撞之如春米然後以竹為撈石筒制機於底刮取石屑出之川中有大竹園可二尺許象井濶狹入地一尺即下一筒如今人以磚甃井且防淡水之出襟於鹹水也入地五十尺則無地矣然後以竹作吊桶其底入水即開水滿輒合以輓轆上之置篋鍋中煎之即成鹽矣

朱元美遷家難後蒸小祇園極泉石花竹之勝里中有文學過之題石上云男兒累石易父祖積金難忘却終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泉哀魂招不反疑是望雲山元美見詩大哭命刻之石

朱蒲包上海乞見也天將雨必入河濯手浴則大雨必至王相公聞其名特往看之蒲包素顛狂相公至亦累不減損但說我那曉得仙你家不要畜豬踐踏門徑至傷體面贈以綿襖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天 醉漚居

受之隨即授之他乞兒王荆石初不悟其言後果有梨園王朱之事五見第二卷及若七卷

夏忠靖公原吉由尚書來治蘇松大水詢延父老晝夜經營雖咸暑不張蓋滂黃浦導洪水歸海於蘇濬白茆塘劉家河水患乃息扁舟單車徧歷遐僻嘗夜過唐行鎮賦詩云雲間西北唐行鎮夜半歸來月滿船三百青峽欲沽酒恐驚雞犬惱人眠公仁民愛物之心即此詩可見矣

朱元美作眼罩詩云短一尺絹遮盡長安色如何眼底人對面不相識此以况嚴嵩劄世宗之聰明使遠近之情不敵上達也京師人傳誦之

許周翰守郡日防海兵渴琉球人公送之歸琉球人不火食却善釣渴魚以指按其首從尾食之至首而大嚼即頽愷之食

蔗漸入佳境意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南畿蘇松常郡積欠糧數十萬石公才略超邁思慮周詳延訪父老革弊便民往歲正糧一石加耗八斗或抵石而猶不足公為設法僅止六斗積有餘米以賑賑貧名曰濟農歲省米六十萬石又以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以省重額之田民咸便之在任十九年致仕后有舉其法而紛更之者弊孔百出資儲一空民追念公德久而不忘

錢文通公子友以蔭歷官都察院經歷故事御史出差皆由經歷故十三道咸與相好否則遠方邊方及之錢素結交武宗幸臣錢寧為同族蔽勢甚盛錢丁母憂歸御史東郊巡按蘇松訪察者恒酷刑死與錢甚厚大家畏懼重賂錢即釋為錢建一坊曰贊憲後錢復起陞雲南知府十三道惡其專橫查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天 醉漚居

其修理各道錢糧多侵剋奏連赴詔獄追職遠戾卒家道傾費時錢寧以宸濠黨典刑矣此後經歷由進士任著為令張莊簡公致仕回廳事櫛云老疾手戰不遠送不換茶待府縣亦然送至中門而別副都御史張公詰由貴州巡撫致仕回廳事南面止設一椅為郡守劉公德資生同知推判亦列兩旁然皆安然無言今時則異然矣

陸文裕常語云士青博古亦要通今博古而不通今無用之學通今而不博古無體之學
吾松士大夫仕婦一味美富室廣田宅蓄金銀養妻妾寵嬖倖多僮僕受投盡負糧稅結府縣窮窮饑餓而已未聞有延師訓教子孫崇儉樸抑嗜慾攝趨承者子弟習於奢侈不肯力學而交結匪類又沒之沒田宅奴僕俱屬他姓故宦吾松者每

稱松士大夫伐人置田借房居住良有以也夫前鑑不遠何
不去此數端惡習而積陰德以貽子孫乎

吾朝松郡守唯安肅趙公豫常山樊清蘭公瑩為最華亭令唯
永豐蕭貞襄公約已陵方簡肅公純為最上海令唯宜春劉
公琬甫田鄭公洛書為最趙為都御史前九年考滿復任云
年致仕樊仕終南工書肅終兵書方終戶書劉後沒守松故
副都御史鄭為名御史卒後有善者終不及諸公之盡美也
尚書侶鍾先任南畿巡撫華亭令汪公宣上海令汪公澤鄉俱
被杖松人謠云一口侶鍾打湯汪、敲不響今之巡撫輒慮
其趨擢臺省彈章報復敢加杖乎

侶鍾與巡按何姓者同任俱無善狀時人語云侶都堂不侶
都堂何巡按是何巡按皆曰其姓以譏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辛 醉暹居

永樂丁酉應天鄉試第一楊璘第三韓著第五朱忠三人皆上

海人由府學科舉入試中後皆舉進士

北方衛學雖多有百無增原如遼東俱巡按主試以優作原以
次作增附則與各處同南直隸止金山衛一學三年一貢向
來軍民生爭攘背學不能決裁菴揚公按松歲考將一學生
員照北方例定優次附過貢次優之年深者充之數始無爭
後翠巖黃公至授福建衛學食糧例上奏始有廩增如各縣
學然三年二貢比之縣學為勝但科舉額少中式者不多耳
宋南渡時行程公隨至衢州有一人至松江回家為居三十六
保素貧闈里外孫郭允禮為松郡判訪得之中呈命以衣巾
翔望陪有司謁文廟上司行香亦從焉翠巖黃公督學按
松命有司月給糧一石如廩生遂以為例

松俗好結遠姻非貪利趨勢則以門第相匹南宗伯朱旅溪夢

得二鹿為子娶平湖陸光祿之女為媳女嫁吳門陸冢宰之
子以應二鹿之夢誰料朱子豪俠外遊不入房室陸女遂得
顛疾寡居而女適陸冢宰之子又夫婦不諧以終其身此一
證也又嘗記鉛山曹公女明慧能文嫁宜興吳尚書子少年
多外好而疏於伉儷女鬱成疾臨止作書數百言末綴詩
曰鬻指題詩寄老親洞房辜負十年春西江未必無門第錯
認荆溪薄倖人公見之涕慟發絕二事可為好遠姻趨勢利
者之戒

董慎庵家貧布衣終身生二子長娶祭酒陳公詢女次娶張莊

懿公女二公皆止生一女俱賢淑今世士大夫締姻每尚門
第計貧富貴賤誰肯以違尊之女嫁韋布之家且其女又不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三 醉暹居

以富貴驕夫族直盛世之事也

世廟時上海張電嘉興談相有寵張任序班陞中書以內艱歸
眷情起復陞尚書司丞卿太常寺少卿通政使禮部侍郎蔭
子入監病卒贈工部尚書子祭葬再蔭一子入監始終恩遇
不衰談以中書舍人歷官侍郎亦以內艱歸詔起復託疾歿
俟終喪上怒兼程至京命法司議罪擬斬至冬處家人俱
逃亡暴尸三日鄉人仕京者斂銀買棺以喪歸二人始寵皆
同而後事頓異遭際有幸有不幸如此
張莊蘭公貧而力學年三十七始登進士後任浙江提學副使
稱謝遷有狀元之才後累以昂元及弟陽明父冢宰海日王
公華公取儒士入場下第不願入學後科仍以儒士中式後
亦中昂元二公皆出公門下故人稱莊簡知人

一老僧素善修持年七十餘坐化七日後尸不壞漆其身而作生以供焉後為野僧竊去至今其庵名曰坐化在南門內吾松先達善飲者祭酒陳公詢英廟聞其能飲鑄一銅人虛其中召陳面飲陳飲一杯即注一杯於銅人中至晚銅人滿而公不醉仍叩首謝恩出

徐文貞嘗言為編修時與二內戚痛飲不用小杯輒連日夜

二戚俱以酒止後致仕回一日延舊友數人以二巨杯行酒

一宿一至未嘗少間客醉而止

陸文裕為司業為祭酒為丁丑會試外考又為山西浙江提學徵入為詹事學士堂中對聯云步玉登金十八人中唐學士

升堂入室三千門下魯諸生蓋實錄也

陸文裕與嚴介溪同乙丑進士庶吉士入翰林皆以病假介溪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四 三 醉居

先起入京迂道至上海訪文裕文裕外謫陞江兩泰政分守

袁州道過介溪鈴山堂時介溪為禮侍寄公詩云浦東吾昔

登公堂豈意公復渡吾鄉海內交遊同骨曰天涯涕淚各參

商後公入為太常卿兼翰林侍讀學士世廟南巡承天命公

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筆塗抹侍讀二字介溪贈公詩云行朝

特視詞林篆御筆親題學士名亦實錄

宋伯朱旅溪仁厚有餘而語詭不羈口才尤捷一同袍士夫倚

其背云竊肩而逃公即答云竊肩而至一太平同年至其家

會筵食魚其人云狀如松江之鱸公隨云寧作太平之大相

顧一笑

曹定庵年八十九不復冠帶客至惟覆帽布袍而接聯詩飲酒

不羨其生辰在中秋日坐師李西涯作詩送之曰明年詩社

合更年八十九回秋月圓紅燭猶能映綉窠鳥紗曾不愧青

天三更海鶴通仙夢八曲鱸魚上錦筵獨拜尊前知有日客

星今到五湖邊蓋公八十年辰作詩其第二句云八十年來

秋月圓次年即云八十一回秋月圓朝賢屬和者數人自是

每年必寄和

楊缺崖寓松江樓名小蓬臺在百花潭上別有挂額樓州元閣

皆為東吳勝概閣在迎仙橋西北成化間猶存

方伯止軒夏公名寅吾松人物頗衷性好學為理學名臣著有

政鑑四帙嘗言人有三可惜有書不讀一可惜此日閑過二

可惜其身一收三可惜

北宋時上海未立縣設市舶司通諸夷交易海中廣濶特築寶

山為瑞使見山停泊後寇舟每於此登岸或北入劉家河南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四 三 醉居

至柘林受害不淺然其人工所築有土無石去之亦易特有

司不為耳

國初上海民錢鶴皋作叛太祖命魏國公討之至蘇令葛指揮

為先鋒聞炮散震懼脅從皆農夫持耒耜以戰遂就擒俘至

京伏誅鶴皋頭血皆白太祖異之以為厲鬼首命天下祭厲

鬼皆稱無祀鬼魂錢鶴皋等至今猶然

世宗時吾松忠諫者有四臣首侍御南江馮公思以彗星求直

言勅張方汪三臣汪欲殺之律無正條比上言大臣德政擬

斬直昭昭太后姪建昌侯在獄以後故停刑不決張方去位

汪亦罷歸馮長子行可刺血書奏乞代死論戍雷州赦還次

侍御蒙泉包公節巡按湖廣顯陵太監廖某橫惡包劾之反

為中傷被逮廷杖成莊浪永不赦卒於戍所次勿海董公傳

策與張吳二公疏劾分宜追究主使焚斃杖下謫戍南寧次
給事抑齋楊公允繩先言大臣要錢分宜不說又劾光祿丞
胡膏俞汙胡係相臣至親二相共比誣以絞罪至冬處決穆
廟初馮以衰老大理丞致仕包贈光祿少卿董起用終南禮
侍楊贈與包同賜祭陰子

松宦有仕至大叅某姓素慳吝嘗與一同僚往來或一留飯止
小菜糲粥而已時官甲未立一里老自鄉來辦糧問曾飯否
答云已過即云欲留飯奈汝已食何他日復往又問飯未否
云前次羨許飯我今尚未食即此云汝為人不宜前次未食
反言飯過今日已食反言未食何也止命童取饅頭四枚啖
之時饅頭二文一枚市人索錢勿與延至冬采敗荷葉償之
一住房人常市魚肉宦宦見之問故答云為人在世只為衣

五音志遺簞

卷之四

五

醉淫居

食死後惟此腹隨吾去耳即云我所見與汝異魚也不喫肉
也不喫死後不怕此腹不隨我眾皆傳笑後中風而卒人謂
其多畜而子孫貧甚後數年鬻房於他宦其宦家拆一小軒
軒之地板平頂上下皆藏白銀遂為所有瘞於他室後其宦
亡其子孫秘不發喪移父尸於空所遍覓贖物三日後始斂
兩目皆為鼠食夫前宦歸吝積金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存後
宦橫富自以為幸死之日兩目不能全諺云兒孫自有兒孫
福莫與兒孫作馬牛旨哉斯言

吾松有曰、墳其俗不食肉及人家熟物人以雞魚等物生饅
之者必親手宰烹仍與眾同食若酒果則不論每月必至同
類家生齋一次其法坐於浴盆以熱水從首澆下浴畢坐牀
一晝夜而起人死棺斂即載至回、墳集同類誦回、經先

去棺底掘土埋之仍覆以土不擇日時隨澆水三日方止欲
其速化不封不樹

上海十八保瓶山道院相傳為韓蕲王搗軍處酒瓶與土堆積
如山故名至今有掘得瓶者以之貯花絕勝銅者曾於梅源
沈大雲齋見之瓶長尺許上下勻圓作深褐色挿花其中色
香可留數日也今土既平夷瓶亦罕見遂訛稱為平山耳又
道院前有一橋一井、逼院門東在橋左稍偏萬歷甲申秋
一夕雷雨大作忽移至河邊與橋遙對石焚如故離舊址已
五尺餘矣人皆異之時縣令許公以徵糧按十八保聞之亦
往觀焉不解其故陸文定命建亭其上董元宰書天移井額
唐元徵為碑文今稱北橋鎮

上海昔年北宮前有一魚自海水來湧於浦邊岸側潮退不能
五音志遺簞 卷之四 五 醉淫居

去漁人計捕之見魚身人首但無手足人畏而不敢食亦無
市者一薇商賤價買去煎油百斤

崇禎己卯二月十九日金山衛城南海灘有大魚如屋長四五
十步首若巨舟之覆舌如積淨目無珠如三石岳腸如棟柱
中如敗葭春之兩旁各有筋三莖大於股皮青黑而膚紅肋
上平光如漆腸下有縫如裙褶深可三寸鋸者鑿者敲如擊
拆見者無不相顧錯愕

徐文貞咏四面蓮云四面花開玉露滋曉風翻雨葉垂、泉明
酒思瀟溪舜憑伏盆池借一枝太華峰頭羨涉遊若耶輕舸
亦難求小池寐莫憑誰遣面、花開看白鷗
華亭有寒穴泉與惠泉味無異邑人知之者甚少
按長帥政之搜神記名為石水稽之陸機詩而知石水陽即

山陰微之寰宇記而知谷水即華亭谷今以谷水為長水泖
為由奉縣基誤甚

吳王獵場舊圖經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常所遊獵後
人呼為陸機茸今稱五茸本此

吳淞所一軍倭人憚之稱為白頭蟲宗馮兩百戶見倭船近城
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
戒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奏故諺稱金祭酒銀典簿陸儼山陸司業
稽攻錢糧其實空虛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見色如黑銅陸
笑曰可謂銅司業矣

松江下三江圖叙說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
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白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四 五 醉居

南上七十里至白規河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
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
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
東注為淞江七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
為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
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為禹貢之三江也
吳郡續志云淞江入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漢西白
規港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潭湖自急水港
至白規港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實所在則
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尚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
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
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於海以劉家港為婁江意亦

附會也

張東海云中國古無摺扇嘗見王秋禰記元初東南夷使者持
聚頭扇當時譏笑之吾朝永樂初始有特僕隸下人所持以
便事人耳及後國充貢太宗偏賜羣臣內府又做其製以供
賜予天下乃徧用之而團扇卒矣今惟江南婦人猶存其舊
吾鄉松江鱸以瑪輪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
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
天悲初齊王罔辟輪為掾罔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
在陸平原清河上

先達有言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言也
今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儉滿堂請託居閑則香
吏入幕怡勢作威龍斷財賄則與臺廨養娼優下賤皆列上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四 五 醉居

甯亦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應事矣蔡興宗自荊州
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丞相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
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王宏為宋太祖
所寵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
可稱旨就席及至球曰君不得尔宏還依事怒問帝曰官人
我所渴命士人故非我所得命唐天皇諱春秋至闔殺吳子
餘祭問闔何人耶眾不敢對李綱曰國君不逐刑人以為輕
死之道帝曰朕逐刑人多矣能不懲我今吾所見士大夫之
門非特無士人氣且又出刑人之下者詎可令蔡興宗王球
見也
子猷說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
寒弥堅故昔人往喜與把臂入林眉公愛竹獨愛其虛差

玉立直有凌霄之氣曰視艸畫花色以脂粉媚人者一遇風雨闌珊狼籍不復有特出艸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弟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眉公云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不變真可娛老人也輒念南宮父子猶落畫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皆吾畫材耳當以示元宰為題語兩二字

江南一賈人雅慕東海書必欲親見其揮毫願以數十金為贈適東海遠遊其使者欲給之乃置一代筆人於書室中南面而坐侍者環列使賈人從廳外窺之書完出授賈人投金大喜而去語云日擊之事猶恐未真其賈人之謂乎

松江祭歲本郡大神刑性焚楮蕭拜而退可以已矣近有巫人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三 醉漚居

每於祭畢復用筭卜神故否或祭此神而卜彼神或一祭不惟而卜再祭貧民無知稱貸還願蓋其弊有四曰蕪尊神曰惑愚俗曰妄費財曰多殺牲如此俚俗惡習須府縣示禁祭祀不許巫人至廟如妄言禍福別生枝蔓等情地方報官懲治不惟神明之廟貌尊嚴而小民亦省不經之費尤正直聰明者所必喜也

蔣性中為給事有司以故事為立表於門時鬻濟河水溢人久病涉公曰與其榮我家毋寧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為石梁於河上往來便之

張東海云棟樹花開石首魚來此海鄉之常談也然聞之四明三山廣東諸處石首魚來又不在棟花開之時可見方言俗諺非通論也

陸士衡云千里萼羹未下鹽豉如松江志咸載此語而不知千里云何也近改千里湖乃在溧陽亦產萼羹士衡仕金陵此千里正指溧陽河耳未下又訛為末下蓋失其義矣記此以俟修松江志者采錄云

毗陵謝廷爾先生辨惑編明理扶世之學也元時吾雲間有儲泳先生祛疑說亦有足采者然其學未明理反以滋人之疑者不少矣俟選其得當者附辨惑編而刻以傳世可乎

東海記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皆辛苦誦此詩真仁人惜福之言也又諺云白米飯好喫田難種鮮魚羹好喫網難張今之膏粱紈綺之徒其味而知其艱難者誰耶

上海進士趙廷言諱論嘗為內江縣令識拔趙大周先生有善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三 醉漚居

政時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給為盜公片言折服眾驚以為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埋不入境禾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

蔡懋昭字允德舉嘉靖庚子歷官三十餘載寧忠州多善政居家蕭然四壁不蔽風雨有時不能舉火至以鞋襪質錢壽至九十

朱豹字子文父曜以貢為提舉豹登正德十二年進士守父訓居官廉謹為御史發粟活數萬人命釋大辟囚三十餘人以忤時謫守福州聞父訃徒步三千里父存日行里中不乘輿昆弟衣履相易而故不知也子察卿

郁山字子靜正德辛巳進士守温州時張永嘉大治第宅強市民居公謂曰柏公居朝喜稱伊博周召居家願不肯為蕭何

李沆耶或曰相公能整君公曰人生榮枯皆有定分相公何能損我卒於官

潘恩字子仁撫河南時徽王世子載輪掠良家子女占民田殺不辜十百事公與御史發其罪狀廢徙失國伊庶人伎惡尤甚首鍛其鋒

楊樞字運之舉嘉靖戊子擢辰州二守司清軍新塗練子寧死

靖難姻親遠成者勾攝不已公申文清軍道以文皇帝嘗言

子寧若在朕尚用之今姻黨受累非所以作忠而尊帝命也

於是練黨得免勾攝皆公之力

馮行可年十三叩閹刺血疏云臣父恩劾而失怙大母吳念銘

哺之以長成不幸私夏過計欲為陛下作吠奸之犬而頻忘

送鱗之戒遽陷大辟念祖母吳年已八十餘夏傷之餘僅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早 醉隱居

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亡臣父明日死祖母即以

明日亡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斃孤立寧得不死唯冀陸

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二命則陛下戮臣不傷臣

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有旨法司更審得

減戍雷州穆廟初部使者列上公前事得旌為孝子表其廬

王元美語沈嘉則朱邦憲遜尔長逝灑哀淞以東無復有風雅

俠烈事真令我痛深

眉公云中不設雌黃眉閒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而

栽花竹適性而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又曰白飯香蔬自有

淡中滋味明麗淨几豈無靜裏神情故君子讀書隨處淨土

閉門即是深山惟在自得其趣耳

個初訪隱詩云萬物皆是客天地嘗為主真鶴棹於甯淵魚還

在社訪友過花閒尋僧穿竹裏憑虛擊水鮮入嵐泉蕨芝庭

無刺啾喧室半高軒趾對酒詩興濃酒醉忘憂喜碌何為

乎華駿派星矣秋來葉可樵溪深泉亦盲木榻輕重蒲團

勝羅綺持竿釣江月提筐摘蘭芷書積滿牀頭栽梅不一里

矮屋蔽叢林疏籬間荆杞荷耒耜田疇靡歌習耘籽賢愚

是空孰是孰非是鹿豕有餘造何必牽黃紫天生堯舜君而

無堯舜子

李日華六十獨畫一松自壽題句云人常誤許棟梁吾意欲逃

斤斧蕭然自領清風何論千古萬古公有對聯云日長破曉

嘗讀孀夜久添燈勸墨兵黃嬀書名墨兵史名

杜韋蹄采仙駕胡軍士女也父母以貧故鬻之遂墮吳門烟花

巷非其志也質極慧敏既淪落即不受羈絆性嗜潔尤好施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早 醉隱居

予見貧者告急輒解囊贈之量不勝酒獨喜對佳客街私

心願天願得世間一多情奇男子當委身事之已而徒居華

亭教籍甚吾鄉莫廷韓素豪於青樓見韋容止秀麗言詞嫺

雅即託果曰此蓮花生土人也時孝廉范牧之與方家甫唐

元徵陸以寧暨上海陳子有輩燕十八子社方以文藝稱吳

中旗鼓一見韋即昵於情若有夙契者韋即以身許牧之牧

之晨夕荒淫廢棄家事若曰吾得此則意願已足不暇計其

他矣於是社中諸君極言相戒牧之不聽乃賃屋攜李偕居

以避嚴室牧之伯父太僕公遂以事聞於郡侯王公以修侯

憐牧之才下令嚴捕牧之託俠客崔世達挾韋投泗州寒山

胡羨梅家胡乃當世之魯朱也侯以捕不得加極刑韋聞之

泣對牧之曰吾處於安而致無辜於極枯仁者不為且侯不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望

醉隱居

得吾不已何累諸人為乃母死以見侯之以為祟也訊鞠備楚議賈入官西人淚盡繼以血會無一義士援手其間者會山西賈衛同卷年八十餘矣見而嘆曰吳下無人至此哉即捐百鏹贖業挈居維揚候牧之春官北上出以送行牧之雖私喜而為伯氏凌逼已成痼疾矣隨有僉父張心胡即韋寓主也先局詐未愜意復追至途中大呼曰會試舉人安得竊罪婦而逃兩人錯愕無計牧之嘔血數升檢囊中以五百金與之自是長途狼狽甫至都而卒韋哭之甚哀曰吾必相從夜臺令后世知君有隨死之妾庶可藉以相報奈旅櫬伶仃故緩死為婦計耳會牧之弟允臨赴京韋即扶柩以歸途次廣陵見長年理維楫為渡江計曰撫棺號慟不勝存沒之感且念同社諸公相戒及君伯父寤辱皆藥石也奈何戀之情

緣致有今日吾縱欲得一棺與君同穴亦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蓋樞渴所託即思速死以見牧之亦壽之熟矣是夕命女重取香湯就沐次日由大江抵老鶴嘴見波濤洶湧曰此聖均窟宅也觀范丰神正其時矣乃手握牧之所授宣和硯漢蒸一躍入水允臨亟命拯撈不得即殺性遂真以其生平愛玩器物拋入中流致弔而反其張儉抵松未及解縻見牧之造其室而斃吁神矣哉

張真子者妓女也與其妹張六為吾松一時名妓好飲酒意氣激揚能盡薄于一石太學郁承彬與之契曰歸焉從節就試北者郁下第無聊以詩學遊諸公鄉閭真子遂潛結京師諸貴人室會郁客死殯殮皆如禮且扶柩歸葬於松甫畢以隻身復反燕都倡禪室元寂之教且假岐黃之術以行其機械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望

醉隱居

之巧出入帶細冠加袍服自號真子翕然為五豪家所宗莫從遊者甚眾供用侍御極靡麗之盛而律身亦井井不逾郡中諸孝廉婦悉道其事庚戌秋復還松冠服如男子招搖城市間且為孟野婦墓而去時人鄰名其妖者逸史氏曰張真子豈不稱女俠哉夫士流懷瑾握瑜不得志則泯泯無聞以死而真子一妓耳當郁之客死扶柩聞闕而以英姿弱影往來若飄風然且當京師輦轂之地能以禪宗醫學名動公卿亦可想見其用世之畧矣古所稱紅拂梁夫人輩何讓焉雖然天下亦寡靡矣未聞有為真子者而真子獨以松女見奇得毋為憲兒之賈禰者耶

吳人沈恒川以禁方持著而深於情與校書秦生善摺偕白首垂縻納之秦生才艷兩一時私語恒川曰某幸託體君子奈

何寄輕薄吳兒齒牙中恒川領其意為徒就構李偁居焉屬當湖沈公子張甚漁獵名妹勢在必得有以生言於公子者疾令壯士數十闖入寢樓手與之而去恒川惶急無能校憤恍惚絕俸行微跡之聞已秘生園居重垣複閣固甚嚴灑淚澌澌而反知進士俞公廷讓市義結交多膽喉委心求計俞曰若破鏡求合而不得古洪許俊其人滋啟袖耳今海內奇男子二吾鄉崔世達華亭張應宿稱一可辨也今崔已橫驚元菟樂浪間而張亦病不能起吾奚為若謀矣恒川扼腕嘆曰悠々東征遠莫致之何物張公非以冠軍從開府乎浙亂者耶即病願曰先生而見之言訖泣然俞為心動同刺舟造華亭則冠軍頓駁種、幃燈匣劍枕陰符雜書偃臥慈雲社中謝病不能肅客俞就枕尋臥語引恒川拜牀下以情謁

冠軍微笑曰老革憊矣無能為役也恒川前拜詞益哀冠軍
遂躍然起提鈴奮驍顧得秦生若何狀已命掬人亟發直抵
公子園排闥呼秦生安在挾與同舟門者驚顧辟易爭鳥獸
散冠軍徑用別棹歸不造恒川恒川即日投藥囊載生隱吳
市郵致黃金為冠軍壽辭更為珍玩數器進復辭公子夫生
怒甚召門下必牒排闥者甘心焉後知為華亭張冠軍應宿
乃腹

富人娶二妻屬一名士取名一曰忠奴一曰孝奴或問曰妾名
取忠孝何也荅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細味之殊可警醒

李玉如者諸生也泗水李郎中之後與莫氏為中表莫滴甫次

子公衡喪偶聘李玉如為媳入門之夕仍出宿書齋以為駭
至年餘睽違如故後歸寧莫不招李亦不去二婢伴之一婢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四 醉居

懷娘父母怪而詰之曰姑娘文感所致后婢產男而李玉如亦
漸生須臾后冠中服袍至拜親友儼然一男子玉如無子竟
有子矣

董源漢請僧作佛事竟忘持蓋有僧張姓者與公借用公戲出

一對云黃羅傘張和尚焦葉萌蘆僧無以對後語莫廷韓廷
韓笑指階下芸艸者曰此人姓包而少駿即可對矣云破網

中包辣蘇武皮子乃聞言絕倒

袁太冲天姿英敏數歲時將暮從塾師散步公獨往他徑采花

師出對曰隔岸采花偷却一枝春去公曰入宮攀桂携將兩
裏秋回又父執奇之謂曰大袁即應作大元公隨口應云高

弟子必登高第

錢鶴灘幼時人余作散破題云張豆腐李豆腐長夜思量千條

路明朝起來依舊做豆腐公破云姓雖異而業則同思無窮
而分有限又俗語云羊角樓鹿角樓東家接來西家送公破
云以物之象、乎物以人之惠、乎人

徐文貞少與王百谷同學師令作兩破王云破枕上之客心散

田間之農苦徐云雲龍方會合寰宇盡沾恩兩公事業已於

二破占之

宋石門偕眉公訪三高士墓具牲醴陳鍊冠以祭之詞曰眾墓

累、湮山填谷先生之官尚衛樵牧來真一觴春艸空綠異

代知已慰而幽獨文出眉公筆鍊冠係鍊唾物也今為眉公

寶藏

鍊崖楊公寓雲間適携李貝廷臣以書幣為蕭山尹楊本中乞

吳越兩山亭志并選諸詞入題咏於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四 醉居

公即為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俄門外有剝啄聲啟扉視之

則嘉禾能詩者人執金繪乞公留選其詩公笑曰生平於三

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至於詩文則心欲借眼、不泯心未

嘗敢欺當世之士遂操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碩文燧金炯

四首公語諸人曰四詩猶為彼善於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

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視驚駭曰乞寬假得與姓名至

有涕泣長跪者公揮出門外滅燭閉闔嘆曰風雅掃地矣

施八峯用幼有慧性泚社學歸由壽安寺過時過鄉進士曹時

用於前見其不類凡兒時壁上有畫虎曹屬對云畫虎有威

絲是畫施應教曰攀龍無志莫教擊其敏捷如此

鶴灘數歲時自塾竊出適遇其父與婢弄香戲婢方選菜父頰

為泥手所汗而不虞其為子見也及至塾責子聞道罰以詩

指燕為題鶴灘即朗吟曰雙燕語春暉亂逐東風上下
飛欲採芹香猶未得紫帶落花泥父知諷已為之內愧
而心實喜其慧也

揚有為九南弱冠入場題文武之政節中講人存應兼君臣
而公止言君蓋失記誌耳主司批云場中說若臣子獨說
君得尊君體田中式及揭榜有為見批嘆曰我若記明豈偏
說耶

龔蔚塘名轍秋試三場俱患瘧勉力完卷而甚簡古題號房云
文戰連三瘧天公意若何欲將降大任故爾折磨多及房師
閱卷時鄰房適至一云是老年舉子一云是少年功力未到
者爭辨不已曰云且中選觀之及揭曉後謁本房則少年也
問之以瘧對主司嘆以為天命云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吳 醉隱居

上海張汝聰秋浦丙子科試遺才時林府徐四尊閱卷偶與蘇
州府四公對奕宗師忽至時張卷在几因問曰有奇卷否
曰正閱未完即閱之偶一取謂曰姑取之及拆號乃張卷
也是年徐又分閱經房題為居之無倦一卷中以尊五美屏
四惡作柱徐遲疑扶卷起行至主考堂窺其所為門者以為
謁見遂鳴一板徐倉皇謁呈卷問曰此卷以二句作柱是
否主考答曰此亦子孫本色遂中式徐笑曰豈又是張汝聰
耶拆卷果然
徐裕湖好行善事居處藥施棺人有踵門以母死乞棺者公
與之金家人踪跡本無母也欲追其金公曰我業已與之
矣我施棺以惠死者今施金以惠生者事豈殊耶置不問
馮勅齋妻弟吳某來謁訴云有友負會銀十金乞一書告理公

云且留便飯有履飯已入內封銀五兩送之曰吾素不干府
縣若發一書求為追取君得毋有所費乎若然止可得半耳
我以五金償母謂不足也吳不敢當公曰弟受之一以息爭
一以全守且世間亦少一事也人咸頌其德

吳石湖初任有司不事鞭扑及致仕歸與客談及盜事公曰世
無真盜客問故答曰吾在任審盜事問之未有承認者客曰
賊不打不招公曰吾曾責至數板終無承認者客為匿笑
石湖性坦率雨中著釘靴接上司及婦已夜濛矣夫人先睡
公不脫靴登牀夫人驚問答曰五更將出升堂脫而復著恐
又多一事也聞者絕倒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吳 醉隱居

獄僧入獄殊不以鞭為苦凡獄中罪人病臥者悉牽挽之舉
獄擾亂不寧獄吏以白司獄司獄白范云此僧顛狂擾亂獄
囚不寧請出之范許之僧出獄即趨江邊群兒送而觀之僧
至江履水面如平地至江心而沒咸謂此僧顛而死矣後人
見之六合寺中顛而乞食如故凡獄中所經牽挽者俱起未
幾范為家奴所殺傷處即僧擲衣處也以炎天曬衣兒輩方
悟
裴仙名慶蘇州人販鮮為業嘗遇異人授以吞吐鍊氣之術裴
受而習之精化為氣不復有慾漸疏其妻私與人通裴知
之勿發一夕見妻與所私者綢繆直趨至前其人皇遽裴曰
母恐我欲安放此婦天明徧告里人且立券不收值膏告之
曰我修鍊無從得食汝納此婦供我三年飯足矣越三年而

道果成嘉靖乙酉三月朔凡五嶽進香者俱見一人坐絕頂
非人所能到處久之太平道士來蘇見之即下拜呼為大仙
云前日坐山頂者即此人裴語人曰道士妄言耳我何嘗得
仙術道士往龍虎山報知張真人真人遣使迎之不肯往真
人曰須具舟楫推裴入舟竟至廣信可也裴至真人府伴為
顛狂每食單輒毀其器歷數日真人備修銀器自後遂止忽
一日夜半入真人堂擊鼓人驚問之曰今日小天師下降及
真人舉雄計其時日正夫人成胎之夕也吾松薛公某為廣
信府別駕太守某率府僚往訪裴薛曰天下安得有仙人守
曰姑往看之及至裴所坐定未通名姓裴即呼曰薛先生天
下安得有仙人同來者皆失色問以他事亦笑而不言顧際
齋少多病後得方士傳坐功法遂愈為江西分守道訪裴問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吳

醉隱居

己年壽裝曰君是生肉我是熟肉無他言後願年九十餘而
卒生熟蓋主修鍊說也

陸平泉九十歲子房章於適園之側復闢隙地為臺池竹木遇
風日晴美花晨燈夕請公遊之公御軟輿群子弟左右倚掖
往：決日窮漏行遊而歸觀者謂之神仙居恒無連氣服食
之法惟晚膳畢則徐步堂中以五百步為限

吾松凌亂後立功死事諸臣徐司寇達齋言於當道捐資立文
忠武烈二祠於九峯書院舊址其一時貞女烈婦不受辱於
倭者亦立祠於谷陽門以表揚風教惜九峯書院今為荊榛
祠遂泯矣

徐文貞暨司寇同母弟也母顏夫人幼時求婚者問之曰者輒
云無子蹉跎近三旬而思復公喪偶欲聘之日者仍復云然

思復公曰吾已有子正欲得無子者可免吉甫之過耳遂委
禽焉後生文貞入相司寇八生則日者之言豈足信耶
三高士墓在天馬山東麓墓下出黃泥山戶藉以射利日被開
墾嘉靖中陸平泉錢午江求得之各立一碑表識三十餘年
樵牧無禁復在叢棘蔓艸中陳眉公具揭於燕海防復為葺
理豎立穹碑而沈文裕醜金翦荆棘培封遂始成先賢之墓
所異者正統中陳仲仁修令樹碑者亦陳仲醇云
華亭令聶崇野江西人催科甚嚴不如數者庭中立一木以繩
縛兩手懸之士夫盛淳卷往謁問曰此何法也曰平民罰罪
盛笑曰非也此之謂立柱就要聞者以為善詎
鶴灘家居時往來九峰一日至小赤壁山莊同飲者皆隣父老
也請公行令公曰今日在田間當以稻色為令各說一句公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吳

醉隱居

即云弔殺難煮香羹湯二件皆稻名也一坐思之不能言
鶴灘善屬對青吟時入見郡尊謂曰夜來燈後以命紙補
燈得一對云命紙糊燈火星照命未得其對子其對之時
適考老進府領當歷名藏於中乃曰頭中項歷太歲當頭
郡尊笑稱絕對又聞鐘云鐘送黃昏一百八教教緩急對
以棋敲白畫三十二子定輸贏又磨云磨圓心直齒稜
瓦粗出細對以稱長鈎曲星明：知重識輕有蒙師見酒
家曬麪簷下乃云簷下直排三帶軸入莫能對過公過請
之偶有書糕者呼殺即應曰門前低叫一殺糕
華亭學宋時有狀元坊為衛涇立也景泰間葉守冕重建於豐
樂橋下題其柱曰九重華選魁多士千古清風起後人時為
攀援以淫非華產也宏治己酉西門火坊亦燬時人議曰燒

却假狀元真狀元出矣明年鶴灘果大魁識亦不誣矣

眉公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云當艸衰月冷缺箇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眉公請劉蛻文家銘嘆曰漢陵唐寢鞠為荒艸冷煙此家却留千古每請一過輒欲以大白澆蛻墓前曰劉生勸汝一杯酒

孫敬齋丁未主會試自警欲得真才及入場夢人以帽罩首并蒙兩眼驚覺曰豈為是舉失官乎閱卷愈詳慎及揭榜夢前人取帽去復閱所錄卷殊平耳乃嘆曰古紗籠之說不誣耳

陳夢庚字長錫居官以廉簡名鄉稱長者四十無子至仙遊祈夢平泉宮保來候莫之解也年五十七始得子人方悟平泉得伯連時公與同年兩公夫人俱係李氏又俱素不育尤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四 李 醉煙居

為符命夢亦神矣 華亭縣學黃一曾字孝先萬教晴壬寅除夕夢迎榜上標云

癸卯解元黃一曾自以為佳兆但卯字備有三點元字下有龜字竊疑之至三月其妻父至市見黃龜者云卯中所獲以為夢應即買而放之卯中及五月錄科優等二十一日許郡守維新去任孝先泛舟送之遇風波覆舟而亡則卯龜之夢其水厄之先兆歟

徐達齋夫人宋氏有賢德所生唯中書君球乃為公道諸賤所親謂曰膝多愛分子多財分何不自為計夫人曰不然多賤則事任多子則族昌奚不可也言者愧服

唐御史陶應試留都過江時同舟者七人皆他郡士中流有兵官舟儀衛甚盛衛舟而呼曰中有唐陶秀才否家驚懼促其

出公起應兵官曰可將行李過船公惶悚坐兵官側復問秀才飯否對曰未也乃呼具飯已有一人跪請曰午時兵官曰急下手公失色兵官曰汝無懼前汝同舟者某人為前世某事其人今世為某事我奉上帝命誅之汝前程遠大故來

報云 李文仲如斗數歲時侍父師夜酌父雁山公曰色有五春來艸木皆綠無異色何也師無以答文仲吞曰春為青帝其色青而黃為中央土之正色春時木旺能尅土而綠為蒼勝黃之

錢午江從攜李曰由三塔灣過得一對曰西水驛西三塔灣頭三坐塔久不能對一日請凡仙求對凡不即動眾聞然笑以為可以絀神仙頭之此動書云北京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眾驚當後馮云我為此對行徧天下

董元宰云知我舉業者惟石菴山二老又云鄉試墨義李文子篇有論是非不論利害會試孟義過文有何可以要君也要君何可以割烹也此最得意處主司不曉君子之道即在

孝無曹某富林人也買一葬地將起工夜夢一夜冠人曰君穴稍讓我十步君不失富貴而我得安體魄不忘報也覺而曰穴已點定夢何足憑掘地得碑乃宋衛涇墓處也移棺衣冠

儼然見風而化棺乃沙板也取歸作榻其衣冠人影如畫刮去之仍然曹後得癩疾而家業蕩盡子孫零落人謂數家之

靈應云即今北門提官衙口者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四 李 醉煙居

閨色則艸木皆綠亦陰陽相尅之義乎父師大當嘆

報云 李文仲如斗數歲時侍父師夜酌父雁山公曰色有五春來艸木皆綠無異色何也師無以答文仲吞曰春為青帝其色青而黃為中央土之正色春時木旺能尅土而綠為蒼勝黃之

錢午江從攜李曰由三塔灣過得一對曰西水驛西三塔灣頭三坐塔久不能對一日請凡仙求對凡不即動眾聞然笑以為可以絀神仙頭之此動書云北京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眾驚當後馮云我為此對行徧天下

董元宰云知我舉業者惟石菴山二老又云鄉試墨義李文子篇有論是非不論利害會試孟義過文有何可以要君也要君何可以割烹也此最得意處主司不曉君子之道即在

出公起應兵官曰可將行李過船公惶悚坐兵官側復問秀才飯否對曰未也乃呼具飯已有一人跪請曰午時兵官曰急下手公失色兵官曰汝無懼前汝同舟者某人為前世某事其人今世為某事我奉上帝命誅之汝前程遠大故來

報云 李文仲如斗數歲時侍父師夜酌父雁山公曰色有五春來艸木皆綠無異色何也師無以答文仲吞曰春為青帝其色青而黃為中央土之正色春時木旺能尅土而綠為蒼勝黃之

錢午江從攜李曰由三塔灣過得一對曰西水驛西三塔灣頭三坐塔久不能對一日請凡仙求對凡不即動眾聞然笑以為可以絀神仙頭之此動書云北京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眾驚當後馮云我為此對行徧天下

董元宰云知我舉業者惟石菴山二老又云鄉試墨義李文子篇有論是非不論利害會試孟義過文有何可以要君也要君何可以割烹也此最得意處主司不曉君子之道即在

出公起應兵官曰可將行李過船公惶悚坐兵官側復問秀才飯否對曰未也乃呼具飯已有一人跪請曰午時兵官曰急下手公失色兵官曰汝無懼前汝同舟者某人為前世某事其人今世為某事我奉上帝命誅之汝前程遠大故來

夫婦能知能行履造端即下文卑與通也場中作時昏然不解中后兩載始悟出 又云爲大字與細楷不同止用墨而不用筆今人都昧此法 又云做舉業不怕作報而怕心散如人久客念之只想家中纔有入處

眉公送吳大行聯云世事局恭須慢著雷霆砥柱莫輕投眉公曰今之立言也非極富貴人則極貧賤人以貧賤人可以放言也

何宗元云楚中迎春獻技甚奇有二十臺：上立人、手中執扇、上有小兒歌舞

有道之象不係容止若留心於服飾閒一紙袴子弟而已徐澤

夫嘗言陳中舍虬淮滿身貧子氣

陳文壁字廷璧從魏文靖受經甫冠領永樂甲午魁選乙未登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至 醉漚居

弟入翰林預修五經性理辛丑授湖廣石首知縣興廢舉墜

植仆鋤奸遇虎暴捕得去爪牙縱之志遂息入覲被誣免歸

子浩正統七年進士終臨江太守

沈富二號雪泉華亭人與陳文東二沈學士徒揚缺岷遊著有

忠諫補遺以錄羊除閭諸公為鄉里仁厚長者露其曾孫也

蔣給事性中寓京師與侍郎于謙聯舍蔣生子賓客致賀訂日

會期及期飭具忽聞于公喪母蔣曰于家方哭殯而吾宴客

非人情也遂罷筵而易以他日

張莊簡公為吏部右侍郎一日過黃文憲公：自述其平生善

病語移時始別以一紙相贈文憲視其題封則字扇一握手

怕一幅絨絨扇面格書養生語文憲病中佩服感公之教於

飲食嗜慾喜怒致謹焉

沈通政祿居京師配張淑人昭聖皇太后姑也昭聖又壽寧侯

歲貢生家貧選后時費多出於沈后甚德之沈後選通政司

經歷一日內批特陞通泰臺諫有言非例孝宗即寢不行九

年始陞又九年陞通政使卒贈禮部侍郎祭

葬蔭子皆舊典也以帝后至尊不肯一撓公法乃沈公自致

功名非以懿戚求通顯也

周北野佩居北城濠畔矮屋數椽州樹疏落有直指遺書幣遣

一吏謁之應門森然遂見一老人角巾短衣摘豆籩園徐出

而迎即北野也人皆戲稱爲百斛先生謂公一切嗜好如纏

索解散耳

北野家居儉約糲食不給每與碩東江曹定菴偕遊峰泖間隨

僧蔬食無他供具詩篇耐和甚適也郡守熊公字每公餘輒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四 至 醉漚居

造請以酒脯自隨公亦不更設一味談對矧日別去亦不報

謁 鶴灘一日携一魚訪碩文僖文僖留酌錢曰今日之會

何可少北野遂以魚酒共詣同歡飲抵暮周更縷同切麪並

之錢訝為過腆留連賦詩乃散

錢哀為諸生時奉先最虔嘗著祀門曰事之如生祭之如在晨

謁朝祭出入必告祭前一具新筆淨硯雖盛暑必衣冠書

祝文一日祭時屬子婿陳矩俾沐浴惟諸門左矩夢教老人

曰汝在門吾儕來赴宴汝未有自徐當與也明年果生子

馮南江為侍御巡視上江會世廟遺璫設醮齋雲山馮亦往行

香拜畢內官以長柄香爐付之公曰此守上官事也我出使

官不同遂不受

馮遠字惟中號時齋乃侍御父也時侍御為童子父每訓以持

己守官忠義廉節夫時齋故農家而其語皆播紳士大夫所為之事鄉人迂之毫不為變未幾病且瞑頤侍御曰能憶吾言乎侍御謝不敢忘頤之而逝故制詞有養親躬負米之勞教子謹忠廉之訓

馮第壽社堂成侍御母吳太夫人臨公堂下詔之曰吾始教汝直汝好直而不得其方徒以狂慥而觸忤雷霆罪在不赦賴聖上寬仁畀汝以生又終使汝得有此堂殆將示天下好直者始獲罪而終受賜以勸在位意在斯乎上之賜汝厚矣侍御為雙然拜謝而起

楊鶴字鳴皋華亭漕涇人少補諸生入南雍與楊慎毛亨相契授紹興府知事自常俸外盜鹽皆取之家尋歸養母生客常滿偶無客至奴僕候於水次友人張一桂賁而死方泣寒慙

五音志逆隨筆 卷之四 書 醉居

戴念磁諸物下至米鹽從百里外哭之既葬始歸凡賤人之急貧交類此尤留心東南財賦著政時論曰賦議等篇子亨其子也

龔全山以直諫廷杖謫官嘗語錢野汀曰人只做得得命裡官卑汙只此官剛正只此官豈能逃命外耶枉自卑汙耳

葉桐山為河間通判治餉宣府當更代日積羨餘三千金公悉置不問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公受公曰不受羨即吾例也命婦之晚居春申故里糧粥不繼一日梅雨中童子張網失一大魚公為呀嘆夫人聞之曰三千金却之一魚能值幾許公亦拊掌大笑

先太僕懷野公萬歷庚辰登第未廷試歸郡守闕拜寧來詔云公既進步瀕不改舊時光景方好公謹受命次日暮拜舊規

戴忠靖冠服錦繡闊一見曰此何服飾出何典公遂易儒衣冠可見國能責善公能取善猶存古風也

沈文系字公緒以恩貢選令新寧弟可紹以鄉薦令景寧名皆從絲先是父激漁公鸞夜歸見女子避雨檐下公即避去之西湖道院假寐夢上帝授色絲兩綯後生系紹孫廷濟天啟壬戌進士

潘綱字美中嘉靖十七年學使馮公午山試諸貢生時輸貢者吳臣而陪貢者五人乃不次擢綱吳失意不勝憤涕綱即慨然具呈力護於吳馮公為改容允其請乃移檄風示合屬嘉獎以東吳高誼守未濶令未執中皆有旌額明年貢入太學朱承順字履敬世居泗水安貧樂道別號夷白年四十始學詩與張西谷徐伯臣結社性高簡居家動遵禮訓四時丞嘗必

五音志逆隨筆 卷之四 書 醉居

先期手自滌器臨祭如在著有夷白稿

劉仲禮字用和上海人以春秋明經辟召至應天授承事郎遇靖難師入不辰七日而死二世孫劉純：兄純永樂間以會計事坐法繫京師純婚甫二日即起裝護行後兄思歸純陰乞使者代兄歸給父母謂弟窮道卒父母悲哀而已會刑部訪善書者獄吏以純聞試之大稱意為釋其罪而禮遣焉比歸夜半家人驚以為鬼純具告其故父母對泣兄自愧逃去純亦不明兄之始已也後二子名興者中乙卯鄉薦知建寧府名玉者子克汀州通判克子非元懷慶推官

上海胡秉中洪武初舉人才知行唐縣務以禮化俗製祀先孝順節義教民讀書三圖名曰諭俗圖入觀時以此圖獻上命頒行天下仍溫旨嘉之

雲間錢子雲博學工文黃冠野服脫畧世累飄、有神仙風致

蘇一室鸞湖上命之曰藏六富語本東坡因為記

陳至孝弟至友臨江太守浩孫也浩多著述書法歐虞孝能世

其家學有韻府摘抄銘簡集雜纂筆末集席門諸稿時同里

姚來鶴唐文恪受業師也其弟來鶴俱能端矩獲教授生徒

或以別輒執手涕洟白頭孝友晚世所難

張德昭字彥明邢臺人至正間尹華亭刻廉清白妻子皆化之

衣粗食淡終三年無怨也魯楷楊維禎撰遺愛碑錢哀為刻

八字頌於郭門曰公平廉明勤儉慈讓云

劉邦本邳州人以鄉科任常州通判而辰著上海事倭寇碎至

萬眾攻圍劉與士大夫合謀守禦出官帑二千金備犒賞人

爭用命城賴以全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四 一 解區局

海忠介開府江南巡撫至松有司預飭官署堂柱俱用采繪以

紅氈視地色約承塵海一見大笑曰好、一個人如何走入

戲房裏來亟命撤去

萬歷辛巳中州吳三省任董濬二守起鄉薦萬寶有守取嚴一

介兩臺委攝邑篆例有火耗羨餘餽公四百金公驚問此從

何來若受此何以見祖宗即覈數報部一毫不染

郡侯李多見以計典去任辭蓋過常山常山令唐之屏進錢

以餅供之公不舉箸唐訝其治齋也徐叩之應曰老母在母

中未治午膳請以遺之不妨與公蔬果共語耳唐命更取公

力辭即以餅遺餽與然飲而別即此可以想見公之廉節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四終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五

橫溪退水... 震長公承輔

南邨友竹... 晴川校錄

世廟夜夢經履二字曉起命內書... 俱無此字不

知何解問之閣臣徐階高拱... 東班諸臣俱不

知徐云容臣細檢字書上曰... 無矣不知夢此何

祥靈固甚靈瞿若帶懼卿其詳... 以啓朕疑階中首出至寫

與中翰楊豫孫及長公璠編查... 字書不渴其解楊婦對其夫

人張氏言之張曰我嘗閱道藏... 法海元珠有共二十餘字乃

鬼來求辰也急索法海元珠其... 果得之明晨捧法海元珠

入對上大喜曰小鬼求食令祠... 祭司於各廟字壇隨莫不致

祭而楊夫人之博洽惜乎存齋... 不以上聞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一 解區局

松江水利通判嘉靖八年嶺南陳禧字天祐正德丁卯舉人任

水利通判下車日即奉上檄治水... 公乘車舸東瀕於海西溯

於江中歷湖泖浦涇溪匯經理... 濬治冒寒暑凌風濤遽以積

勞卒於官後來海忠介開江治... 水多循公之迹而郡志何以

不紀其功并其官名亦不登於... 府佐之列細攷其故舊志自

正德末年止新志崇禎中修應... 自嘉靖元年起而眉公諸人

艱於遠稽僅自嘉靖十三年以... 後纂起將十餘年內之官司

悉從挂漏不獨陳列駕一人而... 已也特志之以告後之修郡

乘者

松郡藉而飲詩者有唐酉陽前... 嘉靖中有朱大章號天將朱文

石浣弟也幼患痘失明穎慧絕... 倫小童哦詩入耳不忘遂

能詩其贈寺僧一絕云一鳥不... 鳴萬樹稀如來冥冥火燈微

老僧曝背閑無事割片殘雲補衲衣

何叔皮祠部為諸生時偶疾篤謂其室宋氏曰吾已矣若少年也善事後人宋號泣即夕自盡以明己志而叔皮竟無恙後登第感宋之節終身不娶繼室

金同蓮好讀書年老病篤張白難往候之金猶故執執卷白灘曰書負君矣金曰寧書負我毋我負書

宋徽宗內庫所藏玉盃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光潤絕無纖埃孟口三面臂出端頭如生真神物也二名八面威鋒其三則單矯作把外多花紋甚細瑩白甚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其三向在吾松未尚書旅漢家孫少愚文嚴公得之文嚴不能守以教子杯與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司成文石公以原銀贖歸而單矯杯在少愚處者亦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

五茸志逸叢書

卷之五

二

醉居

立弟太學文泉子為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陸氏謹司之萬歷壬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乃訟太學於浙平湖劉令逮至園扉家瓜分其有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生選矣於是亟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之室胡氏忽然曰太學之禍此為祟耳既益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太學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平湖薄酒一尊斟玉盃中編賜所養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於獄又明日張筵飲太學惟然而歸後四十年太學之子本洽成進士適陸之孫諱鍾奇者以馬道衡謀反一案松守張宗衡置鍾奇於園扉陸氏歸壁於夫鍾奇獲免死本洽以盃祭其父即碎其盃於徽前松人無不以為美談語云象齒焚身懷璧為罪斯言信哉又見第

神宗誕生世宗不欲布告中外華亭議曰雖非裕王之嫡子實為陛下之家孫世宗頓首皇儲由是克定

馮元成云余未遊黔西永洪麓在萬山溪麓僧徒謂建文君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跡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初末有兩比丘與俱挈葉希賢與程濟耶相從辛相散者豈物色之急不能終擇牧園耶

會稽董侍御顯齋公始在太學無僮僕夫人躬執炊爨拾取穢遺暴以為薪仲子中峰公紀年二十三宏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父共寢始婚夕雞鳴猶侍側屢遣方去少寧婦時吾松徐存齋以學憲謁設饌魚蔬淡泊盛以大盃數舉著焉

正德嘉靖間南岳僧楚石者本北人年一百七十歲坐化藏普通塔下真名僧也時有白藤和尚年一百三十餘極和尚年

五茸志逸叢書

卷之五

三

醉居

一百二十又有友體俗姓陳松江人以僉憲禦倭兵敗述山中為僧住淨瓶巖八十一化去以肉身塑像皆高僧也陳僉憲當為改其名
青浦白鶴港西有夫子衣冠墓土人稱夫子堂
宋李應嘗曰粵人呼引盜人曰渡山東飢盜皆潛孔道田家日畏相與歌於途視客裝可圖則群起拊擊掠財厚酌回家各鳥獸散渡猶言脚也言若賊之手足抑亦心警矣
表海吏蘇李泣別圖詩有云猶有交情兩行淚兩風吹上漢臣衣而還不及何也
春申浦邊有白廟者乃商船記程處也歲久傾圮順治癸巳春有嚴商途行遇雨投之見大士像零落雨中因問僧修其頰幾何僧以百金對商遂解囊施與僧見重貨孤客地僻人稀

同寮屬行童共縛之將欲加害適浦中巡邏船見一艷妝女子趨入廟中若私奔狀避卒疑之泊舟空入聞內有落、聲從隙窺之見一人踈踞壁根僧及行童各舉大杖亂搥其腦邏卒破壁而入擒僧救商及搜覓女子了無踪跡既聞商言始知大士現身救度商人也邏卒以聞於官斃僧於獄嗚呼佛之於人豈遠也哉

丹徒令張文光其兄某與楊方壺為乙丑同掬嘗言其弟文光前生之事有一老僧病時語弟子余某日化矣當投其處王氏為男、止十年耳也後弟子果領王氏於某日生男甫生即能言我為若子十年當以痘疹亡也王氏受之如掌珠慮其言乃詭名為女飾以金耳環一日被人盜其環并耳拉之流血父母大驚呼至十齡果發痘而卒於卒時又言當往生

五茸志逸蹟筆

卷之五

四 醉淫居

張某家且中甲科為官矣父母可就視我王夫婦果探聽張門張乃巨室且伊長子乙丑得甲掬門闕我、人不敢通而初生孩又從內室言我前生父母在門何不令入視乎張又母大駭以為怪意欲棄之兒曰我非怪也前生事余寔悉記方且大尔戶何訝為乃令王父母入一見兒笑語鑿、且曰留我前生父母在弗歸也張果留王母與生母共育之兒長果中式令尹丹徒方壺勅封歸途驪舟訪張合述伊兄言而訊之則云此真寶非妄至今耳尚環痕尚在輪迴曰果之說信有徵矣

范文正泄青時母疾思甘泉公乃願禱感動有泉泓然出焉因而愈疾后人贊石為井用治丸劑多效為謂公仁孝而遺澤至厚不泯云范公亭在西南城隅其書云代孫惟一銘云

彼洋溪醴泉斯湧寶維先公惠及感動青人仰公楚石如珙溢注靈州膏凝雲凍起疾曰殘功不放踵千萬斯年澤流孤

俞楓谷名均以江右名家來守吾松多惠政擅詩才以鳴琴之暇時扞金石之音詠半畝閑居云何必廣為園半畝足蔭蔬何必崇為臺數椽足貯書北窓有孤梅、影日蕭疎南榮有叢桂寒色在衣裾青山片、淨如拭綠晴靄、還如織性不喜事、轉稀口不談元、亦渴洗竹澆花寄遠心釣水耕雲趁餘力人間新局豈堪聞天上舊遊那解憶但願親朋日

宋幼清幼時即穎異年七齡嘗讀豫讓傳起白其父曰讓欲刺襄子而襄子生之是復以國士遇讓矣彼智伯雖不若范中

五茸志逸蹟筆

卷之五

五 醉淫居

行之眾人遇讓然豈有再生之恩如襄子哉不識又何以報之故為讓計唯有力諫智伯之多行不義耳諫而不聽先伯死之可也與伯偕死可也刺而不中飄然遠引可也漆身吞炭母乃過乎其尊人喜之出以語客無不擊掌曰此兒不凡一日有家燕坐客皆父行孝廉其肥素有黃情之日酒酣某父行抱之如於孝廉之頸笑中曰爾今生此云何對曰騎復問曰騎誰對曰騎黃孝廉乃伴怒大呼故欲傾之地乃尊亦伴怒生塔亦伴來勸解乃對曰吾言騎黃鶴耳舉生驚笑以為撲警絕倫

三國吳張昭為妻妾按妻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初因之東漢及魏晉皆屬吳郡隋省唐始置華亭縣屬蘇州五代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元陸縣為華亭

府隸嘉興路尋改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國朝因之直隸京師今又分華亭之半為華縣事雖紛更而取名暗合於古初守土者奉撫按行議名曰東華亭西華亭疏上駁其不根乃改今名但知崑山縣為古婁而太倉為婁東嘉定秦嚶縣亦音婁姑蘇自婁門而出者皆婁也越絕書云婁北武城閭閻所起婁東百里抗古長人抗從海上來故曰上海稽其始則吳名婁而析為華亭又析為上海又析為青浦今而遂析於婁也豈非暗合者耶

錢漕出使薛安南國書云辱祖送千里之遠此固敬事朝廷以及行人之禮渥矣乃金帛載加酒我行李則王所以受之者適所以涼之也又焉用是夫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古之使者常謹於此用是反璧幸毋見訝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五 六 醉隱居

高靳鄭頗修華亭隙吳中監司承望風旨多推辱之迫連紛紜徐文貞意不自得門下呂生智士也召與之謀呂生曰此獨去靳鄭可耳吾當為公行乃持千金至京師會莊皇帝崩高公與江陵張公同受顧命呂生喜曰吾事諧矣乃使客說高公曰大行皇帝握公手而以少主屬公何以自效我公曰誓捐軀報國無足言者客曰固也今事有最急者非公莫可行高皇帝時改太宗正院為宗人府而以秦王頊之裔燕周楚為之貳公而和也公曰然靖難之後不復設矣今奈何客曰宗人令雖不設而國無長君儲貳未建則親王未之國者不遺豈非祖宗深意哉正德中欲令榮王就國則廷臣動色而爭之王木之變非邸王在朝宗社之計未知所定也今主少國疑如此而公晏然奈何言報國乎高公愀然曰此先

帝神靈教公言也敬聞命矣客退則呂生宣言傳入宮中高公將援立外藩不利於社稷後皇太后皇貴妃聞之大驚且不信乃令妃父李偉造高公探之高公曰親王領宗人府祖制也今當復之李還報曰信矣乃夜降旨高公即日屏出國門呂生名需號水山塘西人老而負俠有縱橫之術出自何心隱之門又號光午

相傳長沙為由秦藩縣漢末沉沒每當天色晴明水面無風則見水底屋脊瓦石焉萬歷元年新築青浦城時若無石有父老言於邑令使人入水得石甚多今城頭多石皆長沙中物也

孔平仲談苑稱華亭鶴出於下沙多從海外飛來遂遺產焉凡胎生者真鶴也不食魚蝦地鱉止食稻粟若好食魚蝦地鱉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五 七 醉隱居

若鶴合所生乃卵生也胎生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卵生者不能去也

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鱸材也終日色味不變長橋北近崑山所出者三腮二腮味鹹不及橋南長橋即垂虹亭

吾鄉金澤有水一方出蓴菜其根如苻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其枝子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冷飲滴其味香粹清柔畧如魚髓鱗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婢藕惟果中之櫻桃花中之蘭可異類作配耳昔張季鷹曰秋風起忽動蓴思袁石公曰蓴之妙尔李鷹棄官不為折木矣

宋堯明號霞峰者七歲時出嬉遊於庭前有客詠隔簾看鏡詩久而不得應教曰秦嶺望來雲冉冉楚臺看去雨濛濛時香臺表公衡山太史皆戰手嗟賞贊抱持云公少時請夢於仙遊夢入廟時有人手授紙扇如掌書曰風送桂花香十里如是遂覺後有屠文之選者有一小亭有懸梅柱其右已失矣讀其左則風送桂花香十里也乃驚嘆曰人生有定其可移乎

徐驥仙號子仁金陵人七歲能詩九歲能大書自後精研六書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流吾不及也善製小令填南北詞皆入律武宗南巡召試除夕詩百韻及應制詞曲皆立就語多詭譎上嘗乘月幸其家命置酒家無供具以蔬荀鮓菜進御上大喜為之引滿酣暢而去已而數幸其家御晚靜

五茸志逸蹟

卷之五

八

醉隱居

園垂釣得一金魚官軍買之止大笑失足落池中衣沾濕故快園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遇也賜飛魚服扈從還京每夜宿御榻前與上同臥起將授官禁近固辭文徵仲寄以詩曰樂府新傳棹葉渡彩霞偏寫薛濤牋其為名流傾慕如此後世廟總立威武近幸皆遠治坐罪而子仁超然無所連染受吾松山水清幽久居首城自號曰九峰道人為雲間寓公

嘉靖甲子耿公定向以學使者倡道東南與焦公竑李公士登入留都明道書院而公為都講隆慶丁卯公復簡集郡縣之孝秀講學於中和書院時先別駕應科試拔華亭第一因赴講席聞公訓曰士必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麗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力量而後

可以立身又曰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吾生世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為不壽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公之習懷何其高瞻也

昔揚子雲賦甘泉精思夢賜出而物郭路夜定舊說絕於燭下董元宰年八十三其孫留時猶為方禹修作書擲筆而逝世以蟬蛻稱之亦可謂以身殉書者矣

沈鳳峰評張南安書如龍蛇蟠走變化不測豈唯人莫之知難南安亦不自知也

張邨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而立家訓頗多其畧曰為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儘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祀喪祭以禮勿用僧道故舊不可忽道勢要不可

五茸志逸蹟

卷之五

九

醉隱居

趙附

王元美一日在俞園縹渺樓招眉公飲時坐客有以東坡推元美者元美曰吾嘗叙東坡外紀其文雖不為我式而時為我用意常不肯下之眉公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東坡先生不喜作墓志銘而先生所撰志銘不下四百篇較輪老蘇一着先生乃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事先生曰還是高帝關大眉公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者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光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嚴子陵同臥亦較似輸光武一着先生更大笑連進眉公三四觥亦時想見前輩如此清誕今了不可得

楊椒山讀書容城寧國寺、門有屠者夢神語楊某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其覺而訪之一見奇公旦晚供不輟公固止之

不得三年不修公登第屠者不復見公為諸城令屠者來謁
入問治狀曰好竟欲別去公贈之二十金絹一匹屠者笑
曰吾不為金來也公良苦安所得金而以與我也辭不受止
持一鱸而去後公被難每秋職屠者必待張夫人母子入京
來候及公赴義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公至西市見
屠受命經紀薰葷設奠痛哭而歸蘭溪王海齋曰余受華亭
徐公命送椒山西市親見屠者惜不請其姓名

張洞初云吾家却金堂舊有四歲先太丈本其意而潤飾之歲
曰士大夫當為子孫預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
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
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
先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數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十 醉居

惜名也競標楠選津賞鷓鴣激習模核此市名也惜名者靜
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為一家善用財不當為一家
傷財濟宗黨廣求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
舞春譙會聚甯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贏傷財者滿而誅
士大夫當為天下慎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者嗜慾滅思慮
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虛宅守妻子此
惜身也養身者壽而大惜身者羸而細
余友李叔衡諱九星縣庠生也偕其室康氏從父官於浙歸途
婦偶失足墮水舟子援之氏曰吾為婦人不能檢束而此手
為人執耶婦至家不食而死此與五代時王凝妻李氏事相
類惜未白其事以表彰之近雖采入新志余復重揭之以媿
世之忍恥以偷生者

郭璞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後而身不免刑戮後亦衰微
則其書已不驗於一己矣吾松王孫熙子元瑞父子進士家
世業農里人稱為善人祖父皆火化無家是豈曰風水而貴
哉

徐禎搜官蜀時土人張網江流獲一首題金兜鍪云前將軍張
飛凜然如生不敗魁梧異今人數千年浮沉水中一旦出人
聞此何意耶俗宗相傳嘆異累日具禮葬之山中按三國志
自右將軍遷車騎將軍不知何以稱前豈閩中之後復有後
命耶

楊廉夫鍊冠重四錢六分向藏太醫高鶴琴家垂老病困眉公
以文徵仲望湖亭畫一軸王履吉楷書阮嗣宗咏懷十七首
卷當錢頁之是白臘月二十一公私之通如蠅猶能抽力置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十 醉居

此見者笑為吳癡
楊宦有紀綱喻悅卿者於明季曾詐白沙灣張姓銀四兩五錢
後十年其父卒一日託夢於子曰汝曾詐白沙灣張姓銀今
我為豬在其家腹下有三撮白毛為記三日內將付屠戶矣
其子夢覺急倩人往其家買豬其價恰值四兩五錢歸至家
日給其食久為所養厭棄悅卿夫婦自為供養久之漸聞於
人覺不雅移養長生庵而悅卿亦悔過自新奉長齋不復問
世事子詐父償不審何故豈作俑者其父耶
六 保民蔡姓者妻與人通姦一日荷鋤而歸向妻索茶妻飲之
隨覺腹痛不一刻而死時鄰里親戚認為急病莫之覺也至
壬寅五月初四日大雷雨擊一犁田楊姓者書其背云三年
前某日燕克蔡姓者也可畏哉天有記性也

康熙二年八月松江西城門外有一傭工病篤醫禱無資又無

親知可援婦云子有姊在涿涇或可救援日趨日船行至中途竟久旋胞血淋漓舟子厭惡之時日將暮矣欲置之岬側婦已昏迷莫知所適時有同舟者心竊憐之出銀三錢付舟子必欲其送至姊家姊見之隨以銀二兩速送之歸其夫正在危困見妻生子又見銀滿懷歡喜自是病亦漸愈矣一舉而活三命其功豈渺小哉余閱南史有嚴植之救危病於塘側事頗相類故志之以示好義者其同舟之仁人尚欲訪其姓氏

方伯張赫翹往備兵蒼梧已春藩守潯江著梧濤襟佩其記蜀

符載送楊衡遊南越有云五嶺風候惡加餐飯日飲酒數觴可以佐助元氣蓋遐方風氣與中土殊絕起居服食最宜慎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十一 醉滬居

重清晨常有嵐霧鬱塞日晏始開故晨起不可太早少飲酒乃出視事午後不宜飽食尤忌露坐取涼及數沐浴皆能致病

狀平泉陸公者謂公高風漸遠如陶元亮而無瓶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立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魚朝恩之譖遊戲禪宗如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郭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為古今完人

徐鴻洲當官二十四條示子頑穠守夔州云端身範以示表儀勵廉隅以保名檢重倫常以彰教化篤恩義以厚風俗精聽理以通冤抑詢利弊以救疾苦慎刑獄以恤元、輕賦斂以實民力重農桑以阜民生訓文行以興士學矜孤獨以惠困

窮簡詞訟以安生理禁浮薄以挽薄俗尚儉素以節財用謹

簿書以核吏奸慎文移以通上下致誠敬以重祀典豫蓄積以備災荒訪耆德以示意向懲奸橫以伸善良守法度以維風紀習武備以防事變明出納以遠嫌疑體人情以布慈恕有一老吏於縣今初任即觀其舉動而品目低昂區為三等一今家知之召而問焉曰聞汝能品第官長試言吾可置何等對曰凡到任問民間疾苦者上也訪公門情弊者中也問錢糧多寡者下也令深服其言徐鴻洲述

張東海送子會試詩云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尔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直道避詞真要訣權門利

路是危樵傳家保世惟清儉富貴休忘著布衣朝廷以賢否辨仕路公庭以曲直平民情里巷以是非正風俗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十二 醉滬居

其為盛世無疑矣徐鴻洲云司馬溫公之在維也文潞公范忠宣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關十日又有詩云啜粟儘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即翁范和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翁三公極得救弊之意又能惜福養財吾即洪洲王公每錄之以告同志

周榮峰語云天下事若心厭之便增幾倍勞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謀身無萬全之策不如委命之為安處世無百中之慮不如任理之為適

楊廉夫曰予自壬辰兵興來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矣今以松江郡守碩公之招予寓於府庠退處一室顏之曰心太平人怪之顏公是之曰昔香山居士之詩自謂我自羲皇代先從心

太平居士常歷險難身獲太平而心未獲太平先生歷險難身不太平而心實太平焉予謝之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曰銘室曰嘻割爭絕指讓爾一身天地長心獨遊在義皇

顧東江教習庶吉士陶鏡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江右舒芬廣南倫以訓建康陳沂青溪汪佃關中馬汝驥至今稱為一代雅流

孫毅齋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於婁江王司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

潘恭定思筮仕守祁州其夫人曹躬教民間婦女紡織祁民賴之為立潘母祠今北土之布爾寧最盛去祁百里而遙意是其遺教耶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曲 醉滙居

張觀淵仕宦閩中禁左道術曰疫癘之作固屬天行若夫死生大數雖司命無如之何豈曰巫禱邪術可以僥倖萬一者未有不正崇禍狂於白晝冥船交驚於通衢妄建行宮擅設儀衛牌竊巡狩示誦法王如近日閩中風俗之惡者也倘係邪神則妖不勝正斬伐汗渚夫豈能逃若其為正神也上之不言成功去民甚遠下之禦災捍患祀典有常而頑甘巫覡之媮誣耗愚民之費蓄徒博祭賽紛紜鉦鼓震耀以供欺世惑民之假借竊為其神羞之矣搃緣淫巫妖道倡言蠱說以至於此無論為王法所必誅正教所必闢即為受病之人計而冥幻恍惚其心神叫噪驚擾其耳目絕湯藥而勿御禁酒肉而不親不遠之死也乎尔民崇立即是保生祛邪乃以遺病毋聽誘惑自墮冥行本院以提衡風俗為己任此後有若等奸

民定行在道惑眾之律立置重典且有西門豹狄梁公張忠定之故事在本院自愧不逮先賢然見義之勇亦所不敢讓也

洪武初將召楊應夫用之令近臣促入京師應夫託疾固辭作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請書臺高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級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有人取次裁或勸上殺之上曰老孺子正欲我成其名耳遂縱之應夫赴召時戴四角巾聖祖問何中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因頒其式於天下今做為之

東吳澤國也以水為勝自天目發源歷杭嘉而東五百里間回旋曲折若龍蟠地中者不知其幾至松江而播為二其一北流蜿蜒九峰間出通波門以合於吳淞其東流是為黃龍之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曲 醉滙居

浦氣勢宏偉實惟松之巨川西支分流夾蘇城而東以趨上洋而皆會於海其間迴旋曲折若龍蟠地中者又不知其幾蓋東吳之秀皆在於是而黃浦之一支南入於金滙塘若其曲折尤多人呼其地為曲水郭云張東海仿朱子武夷九曲歌爰作權歌十章使名家子弟歌之風勸之意間存焉亦曲水一段故事也其歌云司馬橋西百曲流舟行一曲一回頭酒旗招我還來醉自笑行人不肯休 潮來滾、港水濁潮退澄、港水清回家不問潮清濁灌我青苗總有情 朝行船也暮行船東往東西直似柱多少後生嫌港曲問渠原不倉行船 早禾有穫晚禾豐只為潮來曲水通笑殺愚民懶疏濬却將赤地怨天公 嘗言丞相愛開河却是思多怨亦多待看三年五載後人心思在怨滴磨 若個開河最有功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五

去

醉區居

全滙塘口有徐翁種田得利行船便盡在春風和氣中 大
 船扁闊小船尖只販魚鮮不販鹽州堂指點她家宅日夜書
 報在水南 葛仙門外畫閣橋日：春風送酒歌沉醉不知
 窟客散玉童猶唱月兒高 百丈難牽兩榜搖小浜曲沒半
 回朝且來司馬莊前泊白飯金齋玉色醪 百曲流泉萬頃
 田黃雲割盡綠雲連部：社鼓家、酒都祝皇明億萬年
 顧東江效東海體說詞漁者復作歌以繼之云黃河萬里出
 崑崙絡地經天赴海門欲知百折東趨勢請看江南曲水柳
 曲水却中景最幽也宜杖履也宜舟白沙翠竹灣、路楊
 柳芙蓉歲、秋 水勢回、岸勢斜水邊隨處有人家漁郎
 放權沿溪去一路東風吹柳花 溪雨迎潮溪水渾鱸魚出
 水白如銀赤鱗不領竿頭餌出沒波濤自有神 權歌聲起

釣舟回野鴨鴛鴦夾四散飛只有沙鷗往來惜中流側目看人
 歸 東灣沙積岸生紫西灣水蓄岸成均長歌一曲無人聽
 百曲溪頭月又高 水面無雲月出早水面雲生月出遲雲
 生雲散原無定潮落潮來自有期 驪山葬龍銀作海華清
 洗兒玉作池玉池銀海黃沙滿江上漁郎夜、婦 紫鱗肥
 行菊有霜紅蓮盡岸白蓮香何人漫說桃源好便有桃源是
 異鄉 司馬莊前碧玉搗黃龍浦上畫蘭橈弱流此去知非
 遠借我長竿釣巨鼈

張電字文光籍屬上海人也公書宗李北海有烟飛霧結之
 形而楷書以二沈為模以布衣從陸文裕至都門夏文愍見
 其書而賞之以儒士薦入朝受知世廟供奉館局授序班列
 中書符丞太僕少卿太常知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司使遷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五

去

醉區居

工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蓋上授公書有太廟額有金殿額
 有仁壽永禧宮額有睿宗獻皇帝銘旌及慈孝獻皇后神主
 有恭上皇天冊表及皇天上帝玉冊有九廟神主九廟災詔
 有聖諭字式有御製碑文寶軸有平邊告祖文有庚戌科進
 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頌之中外者而世所得消瘠帖特其
 小者耳搃之大制作非出公手不足以當上意且有留滯月
 餘需公至而書之者故公之侍上也日親而上之眷公也亦
 日厚有元老諸學士所不能得而公獨得之上者如荷上任
 使如駕幸承天則命扈行景仁殿奉慰仁壽宮瞻拜永禧宮
 進香則命與輔臣偕入禁苑則命與道然燈則命與宴泛金
 海則命入龍舟東嶽廟祈禱則命行禮至永明殿則命代拜
 至其受上齋予則賜御製詩賜平安字賜勳慎忠誠字賜道

德經斗母像賜茶賜牽羊賜上尊賜衣白雲雁麒麟飛魚賜
 銀軟繡袋者各一賜歷者六賜祭品脯醢者二賜御前品物
 者五賜錢鈔者三賜如意丹生脈散香膏飲者四賜金自十
 兩以至五十兩賜幣自一表裏以至四表裏者三十有七而
 服玩器用之以時賜酒飯之以日賜端午除夕諸品物之以
 歲賜者又不一而足也其被上恩寵寶訓實錄成則宴謹身
 殿母卒賜祭奠又賜驛婦內殿改工蔭一子考績又蔭一子
 孫卒又移蔭其次孫改給三代誥命又推及其前母或疾病
 則數次賜藥諭內閣時上寢食狀迄乎既沒而念之者不少
 衰又以公侍從久特贈公禮部尚書沈學士而後以書致位
 通顯被異數享盛名者唯公一人而已當公之未入都也以
 傭書從沈水南先生一日率其門生數輩携公同出西郊至

亭榻上見一相僧就而物色為僧相水南謂非科甲中人亦非科甲中官也其相王百谷頽豫齋左山皆曰官至兩司家竊以為三人官職何以相同如此不覺失笑其相張白灘則曰此公非道則科相徐文貞便覺然動色曰此宰相也時文貞年甫十六尚未知名同學皆輕之不覺又笑遂因指膚山謂曰且相此君何如僧亦覺然曰此位名爵亦高稍亞小相一二級耳家乃大笑僧曰諸君勿以為笑我所言後來當無不驗者至後水南以應貢官郡丞晉階中順大夫服金緋百谷官憲副白灘官給事中豫齋左山官忝知文貞以昂甲第三人為世宗朝名宰相而公以能書薦不數年官至亞卿一、如僧言乃信此僧亦神相也因傳公而併志之亦以見人之榮進自有數云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十八

醉溼居

宋樗菴任廣信府一日往候張真人有一藍縷道人在坐真人出茶以供道人從衷中以菓二枚分致之樗菴殊不屑也道人仍袖菓飄然而去真人曰此純陽先生也樗菴欲追之真人笑曰已過洞庭湖矣樗菴寤然若有喪焉曰吾失之矣後數年門首有一丐者向樗菴曰別來未久君顏竟尔憔悴耶將一櫛掠其鬚而去時亦不省其為仙也後經掠者皆變蒼為黑甚矣仙不易遇亦不易識金馬歲星漢武不知上清童子鄭生罔測又如昌黎於仲子雖至戚亦不相信於樗菴公又何疑

靖難之際忠義冠裳表、史傳無俟臚列矣時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皆遠避去無姓名可改吾松有同知募勇戰士入援後文皇即位解至京師不屈磔之改之府志竟遺其事

近得之殘編中公姓周名繼瑜是當配享方正學使千載下知松江府有履蹈奇烈之周同知以視胡廣金幼孜楊榮輩孰為邱山孰為燈塔也

神宗時上海有蕭姓者其妻與人姦慮夫知覺一夕乘夫熟睡將刀割其勢夫死託言急病蓋棺後無一人知之者其家有一犬終日向人奔嗥里人異之即以其夫急死事訟其妻於官此犬銜婦衣至公庭隨自齧其勢官詰之婦始伏辜問成大辟每年解審犬必與之俱一日渡黃浦後人厭煩竟投犬於浦而死嗟乎犬義而人不義誠獸之不若矣此事人輒疑之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石和以丁奴易之不送和殺仲文奪其犬、齧和守仲文尸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醫義熙中事也冀州石元度母犬育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十九

醉溼居

一子愛之甚元度烹其子啖之母犬俟骨投地斂置一窟移羹於桑間日夕向桑而噪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咋奸解難報恩傳記所載縷可攻也故予書此證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也夫

天啟丁卯歲京口戴惟山荒岡山之陰天產石狀其色白錯者紅其味甘其質膩咀之馨其液可搏不殄餒者充飢者塞阨者改而立山去城百里而近董元宰與而觀之其擔者溢阨陌操者闔於邱登涉閒趾可掬也天地之大奇出不窮理無而事有氣鼓而物奮自非睹記之餘千載之后安知不與補天之事同疑其怨謬我眉公云韋應物詩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請者謂其寓言按晉書鮑叔為南陽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是事矣今瑞石想亦

類是

董元宰外遷學政期年即告解歸沈幼真作書慰之云春初見門下子告書屈指計程此時當在淮揚以上昨具區先生從青郡來知台節入里門矣浣尉曷可言往三十年前僕與長洲相公同在館下一日閑踏長廊閣戲言我衙門中人物須如白香山蘇黃門不諧世波小、磨折乃足洗發文章刻厲風骨如竹貫霜方有列氣若一生只在鳳皇池頭紫薇閣下拖金鳴玉忙、汲、便登樞事恐鈴帶幾分俗氣一時館丈為之破晒、其言之不審也今年春長洲公過我齋頭曰笑謂予曰列氣今如何僕亦笑答曰乃俗氣則無之矣門下召選禁近且暮聞事為誦前言以當抵掌浮雲世路從古則爾康傑留中包羅天壤人之品局自有本色世上亦烏能增損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辛

醉滙居

我也

松郡西園外有癡阿六者佯狂垢汙人不敢近發言顛倒亦多奇中時麻衣和尚居龍潭癡常攜酒訪之真踞對坐談語刺刺不休聽者亦莫之解意古所謂韜光內蘊之士何代無之豈獨使寒貧焦光擅奇林壑哉

吾松許令則諱經才優八斗卒老青衿其作蝶說云凡蝶動之屬莫不羽化者往、清出於濁處變為靈其類至繁不可枚舉邨居少事巡行墮落間所見蝶化不一而足大都綠從豆化黃從菜化黑從槁化五色翻穿香啞粉搨作圖本猶堪誇示畫院諸家其初形質至醜觸目生憎飛騰之日全失故我矣摘蠹如黍倉葉後遂如蠶擾枝吐絲懸身似繭若遇晴烘風燥率以三日破殼而出然其兩翼濡粘非日力透曬則

不能飛動若甫離舊胎遽思飛越片時躁急每顛落蛛絲燈穴中欲相、隨蒙吏俱仙其可得乎因思人生不能雄飛當安雌伏頭角未露固宜深藏即羽毛既生尤宜靜翫舉足一失墮網滿世雖聳身琅霄尚虞罡風吹墮况泥沙汨、滌汙挂體者哉或曰深山道士有十月懷胎始終不能出世者吾於蠹伏得內丹焉嗟乎誰謂漆園寓言非其觀化也

從來名賢作詩者宗陶甚多如白樂天柳子厚是也即蘓東坡亦有和陶詩百餘首自謂不甚愧淵明吾松郡侯許周翰其清真淡素有淵明風度有飲酒和陶詩二十首大為松人傳誦

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時馬塔山房有雪泉禪師者談元說妙欣然會心屢抵掌笑言即城烏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壬

醉滙居

林烏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兩公殊無倦色如裴休黃蘗子瞻了元皆可入畫圖中

元宰嘗謂眉公曰吾曹無他覲博得一活勝人足矣眉公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礙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此三者皆公善徵也公已丑榜最稱得人而嗜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效公乘運委蛇身名俱泰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米襄陽蕪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博得一活勝人公真饒有之矣而况更有必不朽者在也元宰大笑以眉公為知言

宗室登賢書自天啓辛酉始江右則瑞昌王孫統飾首應其盛飾至崇禎戊辰得雋是科吾鄉曹勳會元先是周相國延儒嘗夢閱登科錄見飾名在會元上私擬謂必殿元也及題名

在三甲以為夢當不驗未幾館選師名列第二十其二十一則曹勳也始訝夢之奇驗如此

夢地有必應者吾松鼎元文獻唐公其尊人名勳號澹寓其從叔誦鵬谷者一日寢於兄之堂夢有星岍然艦跚而走獨垂一印大如斗殿文則奇曰勳子魁碧眼瞳矇朱髮威蕤鵬谷心動起告其兄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云鼎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繫也夫勳為澹寓先生名其後必居鼎之首時尚未舉元徵及元徵弱冠雖才名崔起然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已多年而今始得克還舊物一如占者之言於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

崇禎丙子歲嘗待庵先生為郡學師有一老僧來訪之先生曰是僧實百有四十矣猶記余七齡時從先君燕邸此僧即如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三

醉漚居

是顏貌服色來云已七十今余已七十七矣計其年然與否與且述其言曰我從終南來終南山地神虎怪悉稱眷屬呼眷屬則皆諾、無兩端精舍七十二所中間一大溪良辰美景僧詣溪旁呼眷屬吾輩欲渡當以何日至也如期而大塔昂首岸上僧徒跣足蔽佛履之而過綿如也登岸回首曰當以何日還至則踈地又昂首彼岸春秋兩渡焉每精舍中石屋石牀石几石榻皆天然具微風吹蕩無塵留染每一精舍中又各有二簇撥奇蔬異果供餐餼鏹擔負絡繹將盡則又繼之風飄落實乾糲拾取不盡未嘗空乏其言如是在松兩月一日杖挂屨履而來別先生問之曰老僧從來脚底闊今與君別矣忽不知所之其言未來事都中王永侯四十無子問之曰君不之嗣四十二歲某月日當至矣後果年月日時

一、不與僧踞三聖其真聖僧也

己巳春董元宰留湖上一月時李和仲陳仲曰日夕侍側見求書者盈坐鏡限幾穿時先生年將八十矣運筆如飛應接不暇墨汁淋漓袍袖間真神仙中人也一時楮扇僧湧貴十倍市肆為之一空此亦湖上一段佳話時湖上耳目之奉足極天下之娛獨於樽俎間極所憤、一經庖人手更無可口者如請中原紫氣等詩入目可厭又如請老生帖括語出口已臭元宰謂和仲曰湖中厨子功勝大黃的非戲語

吾松孫雁洲先生曾手栽紫藤大僅如寸許為鄰兒摘去笑無萌芽矣即君待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而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教構一室於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癭鉢其枝如懸鉤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如飛猿宿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三

醉漚居

鶴其主人翻經如面壁僧飲酒如醉道士橫琴如黃葛野人蕭客如桃源漁父住、皆倚藤為勝眉公每造藤下彌日忘反倚徒涼陰香霧欲寒而眉公不去直以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為勝也寒山野麓蒼藤滿牀觸轉回車夫豈在物

張東海州書本之芝旭出入素書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比於太華三峰黃河九曲非虛語也當時品格嚴重即上衮中貴人求之不能得後出其家藏及散於人間者合刻之曰鏡溪樓帖公為南安守築鏡溪樓以祀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公亦可以配享無愧云

渡泖過崇福古刹見梁棟楹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不復如元時舊房轟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賓客嗜圖史故避兵

者婦壽如曹雲西子弟園林莊舍見於貞溪海編可致今丁氏蔣氏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為鄒元愷所藏亦松雪之功臣也

眉公訪秋潭老人於黃葉菴臨出秋潭不忍別一手秉燭一手挽眉公小出徑荀曰新篁解箨如綠玉杖矣眉公因題贈云木邊鬼火時一點樹下頭陀絕四隣欲別携燈看新竹自開門送自關門黃葉四面泥壁其光可鑑叢桂婆娑蓄薇半立半仆

楊氏九華公之先有德茂者當洪武初刺日以避徵辟故子孫不落教利猶有先民之遺風眉公嘗操小舟訪長倩於泖中同拜德茂公墓篋笛一聲群鷗皆發有嘉然大笑出於風櫂之下者皆曰眉道人至矣

五茸志遺蹟

卷之五

西

醉滙居

沈臨秋名泓其先出自吳興休文之後始祖惺吳公登元進士洪武間有得四者剖胸取肝瘵祖疾以孝聞數傳有愛松者歲饑代輸一區糧明年饑復然以俠聞又其後鳳晨公之妻宋氏能古文詞二十有三而寡矢志撫孤泓有手書刻郡志泓中崇禎癸未楊進士有易憲行於世國變後遜世為僧

書見弟二卷

陸儼山云平定州東浮山即女媧氏補天處其煉石遺尚存所產諸色石可燒每歲上元夜置一爐當戶高五六尺許竇以稊石附以石炭煉之達旦火映光上燭天為之赤至今不廢此即所謂補天也蓋女媧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民生甚樸未能盡火之用况樵薪之利尚微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開物成務將以補天所不

及耳後世焚膏繼晷燭火代明亦其義也方士家未列子之言以為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惑焉此可破千古之疑

神清洞在河南潁陽縣倚箔山神清字見於石壁上眉公晚年卜築曰神清之室義當取此

徐文貞弟涉登第貽書為戒曰官司詞訟彼勝則此負理屈而負猶不免於怨直者况更銜冤人家差役彼脫則此受富者後於官猶不免破產貧者寧不致覆滅故於外事宜一切不理子弟家人干擾郡縣凌虐鄉民利則歸彼惡則歸我故宜朝夕禁約

王季重為松郡廣文有五蓋齋銘云請則不敢未能免俗留則所願容今不速饗或一牲醢不破六惜命養廉推心置腹天

五茸志遺蹟

卷之五

五

醉滙居

地其數神人共福雖非豐腴未嘗不足何以將之魯酒脫粟何以概之園蔬便肉何以娛之琴書棋局何以樂之山青水綠

唐荆川嘗以病叩上吾鄉陸子野訪之見榻間止一褥薄且微公曰衰年病骨頗覺冷硬不堪也子野即贈以一褥公笑曰子野破我儉陋矣

上海之鶴沙有蔣氏女生於元元統甲戌年十三夢白衣大士摩其頂曰汝有身毒國風緣當出塵受五戒且錫其名曰道本覺而白其夢於母即絕葷日夜誦梵經戒行嚴肅越八年告訣於母曰某年月日當逝求淨祝髮二親遂其請至期沐浴坐化時年二十一歲至正甲午三月二十八日也茶毗日五色烟起舍利如凝珠異香經日不散送者以千計無不驚

異其事

康對山善琵琶嘗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齎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陸儼山嘗至關中以對山舊同在館中特往詣之相與共談舊事即取琵琶鼓二三曲秋歐者久之

元宰云父子書家自二王後有歐陽詢歐陽通徐嗚之徐浩本朝則吾郡莫方伯與其長公廷韓耳余師方伯而友廷韓每論兩家之書吾師則應規入矩鷹鷂迴翔似正反奇超俗即雅廷韓則風流跌宕俊爽多姿醜醜諸家匠心獨妙廷韓如五陵豪俠寶劍金丸意氣自喜吾師則似温伯雪子正容對客望之意消廷韓遊道既廣嘗鑒之家無不編歷吾師人地高華知希為貴爵人之外一步不窺故當時知廷韓者有過父之日然吾師以骨廷韓以態吾師自能結構廷韓結構多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五

薛源居

出前人手跡此為甲乙真如義獻耳

莫君全為乃祖方伯公刻崇蘭館法書成擬乞言於元宰先一夕元宰夢方伯公命作行州書右丞詩有一星字歷在眼乃信慧業文知維代隔河山精神猶然冥契也

莫廷韓云余常喜寒夜讀書擁爐秉燭兀焉孤寐坐久佐以一甌茗神氣益佳不時聞童子鼻息足當一部鼓吹或風生竹樹聞山鳥忽轉德應地盡往復回達曙強就枕席又當曉涼真踞臨池數酌或弄筆墨援琴而鼓之神遊羲皇矣

顧東江云予在京師時通行聖公知德迎女於李西涯將還涯翁設宴公卿畢集時甚甚而兩周松靈司徒即席賦詩二首和者數人皆為歡字所窘傳文注翁則詩已盈卷且迫祖道矣翁步筆書云交情好託舉三弄聖學誰傳飲一觀觀者嘆

服蓋是日王太僕濟於坐撫琴而願戰事在孔氏尤切諸公未嘗用也其第二首抒思未得予舉鶴歌杯事或疑平仄未諧翁不顧疾書云對舞豈須花作陣深杯未藉鶴為歌遂成

卷之五

張東海題方正學卷后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閒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慰先生於萬一矣

董幼海轉北吏部主事赴任時何元朗語之曰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守令之選亦莫過於守令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故播紳輩凡有志為朝廷幹事與百姓造福者獨守令可行其志若遷轉太速則自中才以下一切懷苟且之念且至地方必一二年後庶乎民風土俗可以周知今近代守令不及一年半載則是地方之事尚未盡悉已作去任之計矣故雖極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五

薛源居

有志意之人不復有政成之望亦往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復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安望天下有善治哉

余素性喜搜訪古今遺編一日從肆中得皇明開科會試錄係洪武四年者乃開科之始其目曰說錄題詞知貢舉官二人忠勤伯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主考官二人禮部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庭堅考官四人侍讀學士詹同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場中先經後四書一篇題名曰四書疑二場論詔諸表各一篇無判三場策一篇錄中都無程文想規制未定尚爾州其四書疑云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皋陶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歟孟子又言伊尹樂堯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

夫伊尹之樂孔子之祖述其與見知聞知者抑有同異歟請
究其說蓋洪武三年庚戌始開鄉試至次年辛亥各省會試
止二百人中式者百二十人狀元吳伯宗授員外郎餘及出
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丞會元俞友仁亦縣丞高麗人金
壽三甲第五授安州縣丞後濤還本國為相是年詔人才以
德行為本其藏天下舉人會試至十七年方定三年大比之
例禮部所存國初會試錄止洪武四年一本自十八年至三
十年皆闕想建文諸臣先難者多係是科以後進士故盡毀
之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
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有一先達禮白歡曰月黑漫投柳崎小送旅先有賴頰長髯據
案者荀二客佐飲大劇無復顧忌縷數天下津要百貨所殖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五 天 醉區居

疊、若睹已而戒否京輦百司又非刺時宰每一激烈輒一
拍案相與引滿鯨吸既醉慢罵呼主人曰吾於雞鳴時當少
出有營行李寄樓母令人窺主人唯、惟謹念必江湖大俠
一夜快其談吐近曉登樓無所有惟血剝狼鼠皮一竿倚柱
而已

有一智尼擁高背與耆室往還深垣密局雖白晝莫能窺也曾
一罹暴寒鄰人集炬捍之既散尼割一書冊給眾令明旦相
質取酬金自是歲每一二發率剽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盜
齊鄰者偽張以取酬因致相訐尼曰不可吾歲捐所餘以奉
若曹今遠近知盜終不勝擇猶樹兵意也訐之自撤櫺而樹
怨吾不復安枕矣

吾松名醫徐樞字林拱蹄足履受業楊廉夫洪武二十七年徵

諸名醫分侍諸王授秦府良醫正永樂十二年改集強縣丞
明年用薦者言召入太醫院掌御藥尋判院事宣德元年時
公以焚黃請天子眷念甚錫以詩畫皆御筆也一日贈一曰
賜又錫尚方什物茶匙及金帶狐裘特命馳驛陸歸時天子
憐公老詔出宮人陳氏偕內侍表亨陳福給事明年遂乞致
仕去後公歸里中出入必以兩內侍扶掖致後三人皆從葬
誠哉異數也其先世之墓在天馬山蓋白玉蟾定穴焉 宣
德賜詩云雲間秀毓人中英襟懷磊落冰壺清群書博覽析
理明青囊金匱尤研精濟人利物心秉誠江南江北馳芳藪
我冠博帶屬老成輶車應召來我京醫人醫國咸見稱回生
起死知通靈輪材特授官品榮倉顏皓首延遐齡賜爾鳳詔
彰爾能追封仍顯爾而生場來孝思憶衷情懇告祭奠歸先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五 天 醉區居

荳荊風獵、征帆輕長江萬里烟波平故鄉畫錦光榮、壺
觴新舊歡相迎私思公義當並行北轅宜早登回程兩全忠
孝惟在鄉汗簡千載留清名 又賜還鄉詩云太醫老卿八
十餘胸蟠千古岐黃書髯念白雪面紅玉長紵錦綬鳴璫珞
光華近侍今三朝致恭和侯功業高五花鸞語寵先世南望
飛雲心孔勞歸途遂尔追遠情吳淞江水清冷、春風花開
景明麗待尔重來朝闕廷

宋幼清自甲午從華亭徙居邗落遺一狸而去及再入城則已
就食鄰家闖入其室亦為竊同而來非有戀、之意也一日
見擒於小奴鄰家肆詛甚急因命縱之去奴堅執形象曰產
於斯育子於斯矣幼清曰向者見我掉尾見人掉頭非親我
而遠鄰食仰我也今棄我如躑躅我如仇非親鄰而遠我食

仰鄰也我執我權而失之鄰俟我失而操之狸直與權而俱去狸固無失鄰食狸以爭狸鄰亦無失而我兩失之我又將與誰爭乎狸乎夫澄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而又不能如胡寬之於新豐也道將不止於狸與其并失於後不若漸失於前失之始今日矣吾不若人得人失之過也又一年而狸歸死於吾室童子欣然曰曩者羈之喟之而不留奈何卒死於吾室也願夫子討其罪取皮以禦風取肉以賜吾余曰嘻其就鄰勢也猶苗權之降魏乎久於鄰者息也猶豫讓之惑智氏乎歸死不忘本也猶慕容翰之還燕乎有古人之道三亦何罪且生不能來之是不惠也死不能哀之是不仁也就死於我而戮之是不武也剖胎破卵而麟鳳為之絕跡非所以招携也曰然則投諸水乎吾不忍其飄也埋而裏焉吾不能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辛

醉區居

忽然也為之棺以葬吾不欲其同於人也裏之扉箔而埋之戶外君子曰觀乎狸之歸死而知李陵衛律罪通於天矣松江西門外金沙灘無蚊郡人暑月常移舟宿其間荆州江右岸有李姥浦、中偏無蚊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無白鳥白鳥蚊也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幙可無設滇中環湖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殊不可曉

丁亥四月十六日中軍詹世勳殺吳帥標將李魁吳著高世忠王興邦董國禎孟學孝泰謀戴之偽善以七人首級貯之華亭縣獄中并隸卒八九級至五月十三日陳黃門子龍被執躍入跨塘橋死乃割其元會日暮令貯之獄時華亭令陳鑑以事見繫為位而哭作祭文哀之為通國所傳誦詰朝懸之

西門樓上數夜有書賈葉思劬賄邏卒以他級易之得葬富林烏獄之頭顱同一函櫛獄家埋之馬路西北隅曰中元日市冥衣以薦之中有一衣式清朝者焚之不化豈七人英爽存沒不志明印一版不肯假借耶此事甚奇志之以備采入野史祭陳黃門文

一品考十八年隆慶少師徐陸一品六考滿十八年加伯爵俸賜勅獎諭蔭子錦衣衛千戶及宴備極恩禮公蓋四膺勅獎矣按李韓公自左相國太師近三十年是時不考滿楊文貞自少傅至少師凡十九年九年後通不考此外無考十八年者萬歷九年五月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年八十道行人賜勅諭存問曰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生而論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壬

醉區居

德勸功之典曠焉者碩著有勳庸也成仰為達尊朕豈靳於殊數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於清華歷試功於盤錯簡知皇祖稽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靜而先百辟當愈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愈汙而仕路肅清獎忠貞而具才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松國之善無連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於危疑之際宣上德於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於黃扉遽乞開於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型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尔壽康屆茲八旬敘時五福匪直先民之稽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祇適先猷追惟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涂時相齋勅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縑衣一襲彩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嚴衛武雖在耄

勳歲傲不忘於國誓公已解機務安危猶繫其身惟我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綏繁祉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嘉靖四十四年公有疾上遣御醫徐偉視疾中涓賜豬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復出尚方珍劑二瓶命司禮書臣王本齋手札諭公疾火一疾惟須有慎既不可用寒劑又不宜名降火又有謂疾隨氣降此非治法也但仍以涼平性品用之便消順耳又青州白丸子真者亦效非其本地合者無蓋至於牽扯背痛當以祛風順氣之劑間服之亦可少資云 嘉靖甲子賜公教子昇天蟒衣一襲係上手擇有珠者 末年命宮中不得名華亭公稱徐閣老亦異數也 公諡法道德博聞大慮克就諡文貞

父子兄弟皆盛一時隆慶初徐公階以少師當首揆而弟陟為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五 醉隱居

南少司寇長子璠以太常卿掌尚書司次子球少子琨俱為少卿歸田後孫元春舉進士亦為太常卿 致仕後加官者萬歷中養病禮部尚書陸公樹穀持加太子少保

一郡同科兩解元順天徐光啓應天呂克孝 會狀兩元宏治庚戌錢福 一榻同胞三兄弟壬子張拱端履端軌端 父子提學廣東僉事潘思陔西副使允哲

朱烈婦者適姚氏其夫起於單寒名遂湮沒其夫年少從戎與高將軍一琦同殉難殆亦偉俠人歟婦矢志靡他家苦困窮飾翠花為業抱三月之孤十七年無變志比屋闔閭中人罕見其面即隣媪往還一切謝絕之可謂遇難而行貞者矣烈

皇帝八年遭回祿婦夜半熟睡驚起闔戶將奔自視之猶裸也姑亟掖之適婦羞澀不禁竟蹈火死 萬歷十七年市人李從謙弟從正年十五歲有老母同居以燃綫為生一日隣家失火急迫中從正救母得身不得出從謙突入救弟煙燄蔽目棟梁傾覆俱作煨燼二人手足相拉士大夫有詩歌弟為救母焚兄為救弟焚孝友俱可憫云

七寶鎮徐永齡名壽少負意氣人多中傷之正德間一按院過鎮即於鎮上檢壽將置之法已而過石橋十餘處橋上俱鑄里人徐壽建造按院歎曰此義士也立釋之 上海人張京嘗為昏曉弄術高時英作今因攜之臨海同儕中有不睦者張為解紛回并詬張怒甚獨坐忽見齋前樹杪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五 醉隱居

有具冠裳者長尺許再而下至張所坐處則已數輩皆成偉人車從儼如官府顧見後若將軍者四人以手擊張首須臾問絕不知所為第發狂大叫有頃而甦高公同遣張歸途中間復發作椎石坐籃輿皆碎既到家復見所謂冠裳者及醒叩之茫然不知是何妖也 顧龍海嘉靖壬子應比夢人以大炮裝其項舉火而殺不數而再而三俱如之既寤以為不獲雉矣或解之曰君必第四人及發槓果以詩魁第四

朱璧馮電二人者少同筆硯意甚親厚後電以賣酒為業一人時賒其酒電不與其人恨之及犯盜誣指電為渠魁下獄時壁為刑房吏一見哭曰子無辜事至此我當周旋日供其酒食且養其妻子於家正德末年電當解蘇壁亦隨之電泣曰

我受子思死必有以報子及電死壁即市棺而殯之纔入舟即發狂大言曰我馮電也受兄大恩不做生醢今隨兄至家為奴以事兄、勿懼且曰以四塊冥楮置盒中有使令我力為之不敢怠也及歸言之家人初亦懼鬼曰無懼我今得為兄奴凡事可相委任自是受人賄送必告曰此可此否得豫為之計無一敗者如欲買物置銀於盒中祝之曰馮公買某物未稍遲得其物於盒內坐其家日豐阜一日往蘇鬼隨行至闔門大哭曰不好了被宋相公收去作奴與兄永別矣自是寂然無教

靖難後誅戮臣僚妻子發教坊或配象奴松江謝氏題詩於衣帶間赴武定橋下而死其詩云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五

醉區居

張大年華亭人以俠聞建文壬午年太常卿黃子澄逃匿蘇州捕之甚急子澄過沙河或言執之以獻富貴可致也大年曰如此富貴我何受焉既被執圍門受誅連及甚眾大年亦為仇誣黃黨在獄久病子澄稱冤關下奏凡十八上遞臺官馬泣懇得入侍父療疾大年竟得宥還

捐田贍族吾松向無舉行成化間顧太守州堂公為義莊以贍宗族後州堂之孫東川曾孫小川皆能繼承先志後新橋里人王緒於族有貧者割田賑之至六百餘畝邑侯李維周鮑奇謨兩公俱旌其門

余外伯祖景坡曹公於穆廟時以大行從群僚入對沐宋硯之賜家藏五世矣因作積石堂其從曾孫勳歌以紀之曰穆皇神聖世清夷文章召對殿疇咨我家大行與盛事亦喜承恩

賜墨池墨池：不盈尺見者謂是下巖石瑞明殿中供奉來宋篆八明鑄款識會閣太白賦清平玉環捧出沉香亭又聞米顛懷賜硯墨汁淋漓趨下殿一片千秋銅雀瓦掃集賦詩亦復可即今子孫惟抱縣文采江南譜義獻慙無偉伐勒燕然呵凍年：馮黃絹

吾松觀察華陸姚公平生雅好泉石自解組歸歲數寓遊復選地構堂吳山之上堂據名勝西湖諸峰四顧環映奇左右公携勝侶夷猶觴詠至則淹旬浹月昔人謂山水遊覽夜冠仕宦者不常有雖然山川風物何嘗限人公胸次考曠韻致冲逸所至放浪痕石託意於浮俗之外較之蹀躞穀利汨塵途而不反者不啻然若出閭風元圃外乎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五

醉區居

係於吾土者加詳焉今先生去世既遠而民力益困使先生在今日其憂不啻往時其言之切又當何如也攻之先生別集其貽書當道論民隱者常一而再當時用民力亦因其言稍寬也目擊時政追憶往哲不勝浩嘆

國事備壞皆因將官受賄買和搃替虛張報捷當事者日納其重賄即濫冒功賞以為常而包藏禍患將來有不可勝言者隆慶朝上海王折在道叢其事其疏中言願切直時趙大周以閣臣著都察院事即昌言於朝曰衙門中有王御史方纘成箇都察院且言臺省諸臣身任國家之重今公受焚車白銀黃鼠即不顧朝廷利害矣大臣固當如是耶於是諸老一聞其言遂銜之切齒以為大周私於洪洲洪洲即陸餘事繼遭貶謫而大周亦蹴言官論罷矣孰謂隆慶一朝刑政果無

缺夫耶

盧鴻字浩然亦曰鴻一元宰題戲鴻堂帖云飛冥易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一堂或免斥鴳笑用此事也嚴君平為冥鴻鍾元常書如飛鴻戲海又宋劉次莊有戲魚堂帖而浩然亦有州堂圖行於世

麻衣和尚嘗欲買一舟作船子和尚行徑有施以金者悉持付酒家胡他日邂逅問船泊何處曰泊在糟邱其任達如此然觀其一瓢一鉢飄然自由且不欲為桑下三宿者醉翁之意夫豈在酒乎其所與遊上至王公貴人下及販夫小子皆平等一視無所阿亦無所忤醉後語默似別有乾坤遊戲神通又絕不以前知自負其坦懷任化放浪形骸之外則固依然竹林之達竹溪之逸也眉公曰此真人也非顛仙非散聖率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五

壬子 醉區居

意而動故無機衝口而發故無擇無機所以字無擇所以靈數言其殆為師傳神歟

有素鶴和尚者行負一橐過空閣處跌坐良久啟橐鶴沖出飛繞一匝師舉橐鶴即投入有人問曰為是師識鶴歸為是鶴知師意師曰搃不是麼乃是汝心自為湊逗曰有時橐舉鶴不至鶴至橐不舉如何曰恁汝卜度曰畢竟意旨何如師踴翻橐縱鶴不知所往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可悟禪機

新安一友人述鞞邨主人其先害藏數十餘屋傳其子一日叢之悉化為錢又復禁閉逮其孫時相一飛出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為字令儒者辨之一都是好支鄉里閭稱鞞邨家有文章就視窮話皆錢數轉幻化異哉

莫廷喜延獎寒士有貧友多兒女累公書行州一篋以給其

婚娶雪中遊越洞開船牖佳來燈下縱筆寫意輕烟遠靄無不高淡超逸一日偶作雲山小景生客爭欲得之乃覺呼盧得采者攫之而去嘗著送春賦手書數冊書法精妙皇甫子循稱之曰以翔鸞蕭風之姿而樞行雲瑞雨之情王元美曰廷韓此賦恍惚阿嬌出長門小玉枕臂掩裏眠昧殊不勝情然勿令少年見也張肖甫以大中丞撫越公至例歡迎之一日之內名傾浙士少謁王遵巖先生先生愛其才贈之以詩云扁舟泊近西淮柳客舍時沾南市酒路果絃技駿馬前山夜寄換新鶯後又云風流絕世美何如一片瑤技出樹初畫舫夜吟令客駐練裳畫臥有人書為名流推服如此疾車時尚與友對奕客曰公德矣何事於此公曰非是無以消長晝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五

壬子 醉區居

已較勝負收其子備然而逝時年五十一

林道乾者揭陽縣吏也負罪竄海有千艘萬家通安南占城舊港三佛齊諸國佩諸國印相不琉球三年謀篡不成萬歷戊寅以舟師四百突至碣石乃惠州邊衛也將士皆譁時吾松宋堯武守惠即舟輪以禍福道乾仰天嘆曰吾少年見侮鄉曲此來欲一逞明公以德給我送之不祥檢部中女子十八名皆惠人并前後招安諸身若干委之沉沙順風揚帆管弦嘈雜不絕者久之道乾維波濤戈戟間而酣譁嘯歌左右女郎皆能校籀書史舟中女樂數部身為頑曲周郎亦一時盜俠之雄也

莫廷韓云種花不須種菊竭三時之力以供數日之賞余性懶不為也菊時則覓一小艇酒榼自隨訪有菊之家聞往就觀

如王郎看竹不問主人可耳孫漢陽曰秋水之論固是妙處
又不着寫菊一枝懸於齋室中日與對玩燕坐吸茗不獨省
費且又免主人見嫌也

高航鮑赤城今上海時自云少時病昏然若至冥司猶憶其楯
聯云無冤離不成父子有恩愛方是夫妻有不解者質之先
生云當是冤離唯此必釋恩愛非此不極耳

癸巳上巳吾郡有士人楔於帟阜浙中亦有至者推吳梅邨王
盟焉有無名子題詩劍池云千人石上坐千人時節清明烟
火新寄語妻東吳太史兩朝天子一朝臣

順治中巡按御史秦世禎按吳發達撫土國寶奸惡贓累數萬
寶懼誅自經死吳民快心焉繼秦至者好為長夜飲有無名
子大書其門曰三吳士民題贈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門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三

醉隱居

中缺面槽圍大不同鏡面不知何處去槽圍曰醉春風吳
俗以嗜飲者為槽圍御史得書判其尾曰知道了仍揭於門
杖門者三十

靳文德公首丹徒人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德公卒比老其孫
為嚴氏客默有助焉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禮書吳山曰婦
以節旌制也但今令甲所載孝子節婦之類擬為匹夫匹婦
發潛德之幽光以風世耳若夫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為節
義孝順者乎文德公身為愚臣夫人已受殊封矣奈何與匹
夫匹婦爭寵靈乎執履不行一日吳山以入直西苑與徐文
貞遇文貞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
華亭語塞

葉謝鎮成氏亦舊家也留一古鏡大可三四尺許塵垢滿面與

鏡無異道之牀下久矣一日適有磨鏡者來令磨之鏡磨三
寸許而松江一府規模俱在鏡中照出磨者駭異置之堂中
不告主人而去主人一照亦大駭異遂不敢復磨而仍置牀
下後以倭亂奔走鏡亦不知所之

嘉靖甲寅有業觀枚數者卜者必執一物示之以决休咎有士
遊學於外間母病詣卜以所攜燈等為問卜者曰尊堂已不
諱矣士問故曰此物乃枯骨在木中豈吉兆耶至邸果聞訃
又一姬以媳臨蓐久不介婉握粟出卜以布囊米携杖至卜
者之門乃為犬所齧姬驚墮囊米於地卜者問其何事姬告
以故卜者曰汝媳已久婉舉家歡笑矣姬問故曰米包墮是
胞出也犬齧尔杖竹也竹下有犬是一笑字笑吉兆也姬
婦果生男而家人解頤矣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三

醉隱居

隆慶六年壬申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奉聖旨
覽御等所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冊
留覽遠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文修之善是編屬禮部尚書
陸樹聲書其簡端其校讎者則文學高承華也蓋當江陵柄
國明良相得極歡此書首為獻納之資而實乃上海馮水心
所撰輯者

吾松風俗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部為田鼓名曰關元宵肩公
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卷唯一燈熒然耳曰記楊用修
元夕桐梓驛詩云載石孤峰古驛門青羌吹笛報黃昏三家
却裏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若為眉公山居設者又
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了無燈火
但聞簷蔔餘香仰嘆題詩云不把琉璃開照佛也知無盡本

非燈有容徒豪門來諗誦燈宴若朝眉公冷淡者公曰吾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東坡無蓋燈客聞之意消而退

吾即有兄弟二人曰大范小范大范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緣飾口吻滾、有面詈而無腹藏而公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回車避之曰此華亭二范也而兩公亦落、意不可一世睽目秋蟬如鸞鶴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見少年負氣者曰尔才亦大小范耶大范以鄉進士刺萬安即詢齋先生小范即叔子先生以著書自豪而著有州木子援目鈔提衡人物嘵嘆風俗誠吾郡之月旦陽秋也

王修徵七歲喪父長而才情殊家扁舟載書往來吳越間一日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五 甲 醉居

遇麻衣和尚問究竟若何曰君數年後當有變問何變曰變作一老嫗耳修徵自知色不足恃即歸吾松許霞城作如夫人麻衣之言即子瞻點化琴操語琴操悟徹為尼惜修徵猶未徹超俗耳

松守有與錢鶴灘善者一日詣門懇題秋江獨釣圖且云能於四向中著十個一字鶴灘信手題云一蓑一笠一漁釣一個漁翁一個舟一橈一帆兼一槩一人獨釣一江秋守自是大服其才

大宗伯典三禮勅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唯蘇子瞻周平園頌之南秩宗差冷京山李公本學與元宰接席而來不久引年特賜馳傳歸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

魏文靖躡著松江府學時學中弟子夙夜半猶聞讀書聲魏公

攜茗粥樹勞之其後名臣輩出而魏公官八坐壽至九十有八詳載郡志中今者、子於於有司之訟庭日親博士之學舍日疏而敢望其弦歌彬、乎士大夫日夜望其子弟傳書香而有師無書、不出於主人而出於先生之中苟若聚書家塾則子弟自當額手快幸倍加誦讀而忍玩日愒月以負聚書者之苦心乎古人稱稱藏書家如宣獻非郭少蘊延之其書樓之華煥奏軸之浩繁號稱古今甲觀不數傳而流落於蠹腹酒鴟之閱甚則手觸如新僅博得酒家胡一醉者嘉惠後學如此天必以魏文靖報之無疑矣

陸平泉九十誕辰時在萬歷辛丑二月九日即守許公周翰製匾書錦襖後題為前辛丑會元陸某喧闐鼓樂陣於陸公之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五 甲 醉居

門面祝云前六十年今日正是公閣中頭場嘔心作文字時耳今日之頌為後來興起郡中稱為盛事是年張公以誠果登魏科皆以此語為佳議云 許公周翰守郡日嚴事平泉陸公勅齋馮公溧陽蔡公至公解印時置酒話別三公辭艱飲公捧三觥粥進之其真率焉敢如此

宋遜菴友知巡金滄時見劉將軍綏少年立功黔中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往來輕於舞蝶當征遼陽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時稱為飛將軍惜東事之敗失於輕信點謀之詐遂至喪師辱國議者謂提戎而無元帥以唐九節度之師余嘗請仙將軍赴虜云頻年兵火動邊書一別離家十載餘短劍看來寒入夢長纓借去嘯成虛劉公揮淚醉生同范老傷心肯肯黃頭血也隨春州碧肯因頭白賦

歸歎誦之令人有橫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

遼陽之夜上海橋一騎以遊擊統劉將軍翹寬莫出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血戰四晝夜以無救援投產碎首而死公於天啟乙丑元日於李長蘅齋降此詩云當年裘馬五陵徒俠客場中氣亦屬待詔明光渡遼海彎弓元兔抗強胡一身轉戰三千里四月軍坑十萬存回首故園唯有淚精魂夜向東吳誦之灑有生氣

馮時可字元成辛未進士累官按察使司以千秋之業為海內名宗由薊門歷河洛荆蜀入夜郎去國天末作西征集自粵入楚入浙往來萬里三歷藩臬作超然樓集里居吳閩時作天池石湖諸稿晚年自山西涉羅浮踰金嶺中航彭蠡洞庭作後北征燕喜滇南武陵諸集又如齊善編蕪海洞酌五經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五

里

醉隱居

諸解文有關係性不喜生產室無長物寒士貧宗人沾其潤為吾郡詞人之冠

嘉靖中上在西城召太醫令徐偉入診龍馭進殿蕭伏膝行見上坐小龍狀龍衣曳地不敢以膝器衣奏曰皇上龍衣在地不敢前上遂以手握衣出殿而診偉但一時語耳出至直廬手札賜內臣曰偉言龍衣在地上足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當崇甚厚偉見札惶懼失色自謂若有神祐使誤稱地下罪萬死矣世宗嚴而多忌諱誤有所犯罪至不宥偉偶中上旨非慮所及故且喜且懼偉即吾松太醫徐樞之後此與唐李泌語合必對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稱謂法也凡人死則曰見其於地下若人生之祖父曰見於天上此亦不可不知

跨塘橋西里許為馮廷尉恩之墓公生時以堪輿家言泚水入城太迅故於古浦塘築基數畝建樓閣浮屠為金星之秀人名為馮家墩馮公在世廟時為直臣抗疏廷杖謫戍乃塑周孔夷齊子房武侯狄梁公文山像於閣歲時致祭以寓自方之意云

陸平泉贊超果寺石觀音云元黃既擊分白石即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上石本無情物其頑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微塵刹土中塵皆足佛有情與無情本來同一體吾願天地人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發徧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閱人崔殿生以明經入對素志欲謁孔陵及試後南歸迂道謁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五

里

醉隱居

曲阜拜陵聖裔某、密語殿生曰舊秋八月陵中天教動天地百里盡聞徹三晝夜而止其吾道將衰乎比辛丑八月遂起秦銷之禍罪及孔氏殆先徵耶崔至松友人林岱生面述其言

王世焯者上海富室也為中書居京師有年及北兵南下世焯謀任安撫之職歸故鄉儼然行欽差事例炫示威福人莫不畏而羨之凡挾私倚勢者如蠅之集後託言復命去至崑山界忽頭後患一小瘡即仆臥不能起宛轉叫號三四日而死家人斂其尸入柩頭忽自落細視之其頭項背俱已全潰矣

王西園為郎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酬唱甚有高致元宰得其日記數冊每過書畫題咏隨手記錄如周家烟雲過眼

錄之類想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晉南本
色其區生拙中有巧非時師所敵湊泊也

衆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元宰以善薩為毫生蓋畫師指
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即下生矣佛所云種、意生身吾說
皆心造以此耶下南羽在元宰齋頭寫大阿羅漢因贈印章
曰毫生館

唐仲言喪明雖寄目於人然傲骨稜、不肯讓入其壽眉公七
十云少爾七齡原是弟勝子一字亦稱師在秦淮與弱侯本
寧伯敬聯詩社蕉李甚重之惟伯敬以平實為嫌仲言聞之
曰詩貴大雅有唐諸名家何曾作牛鬼蛇神語若欲取好竟
陵亦甚易、一日拈出奇句技之云行騎過橋乘月去遠山
收而掉天孤伯敬大為擊節因曰人言仲言奇我曰無奇今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寄 醉區居

日方信仲言奇也仲言之奇自今日始後伯敬詩歸出仲言
有唐詩十絕互相標榜兩人遂成元黃矣

徐存齋勸世云奉告列位善信念佛是第一好事但念佛不要
只是口念須要心念所謂心念者是心、念、在佛如佛說
諸惡莫作便一心一念不作惡業佛說衆善奉行便一心一
念修行善果富貴的不去倚勢凌侮侵害那貧賤的其貧賤
的不去逞刁欺賴詐詐那富貴的在家裏孝父母敬兄長不
欠錢糧不宿娼不賭博不使大稱小斗見人不去搬弄是非
教唆詞訟如此纔是真念佛、必陰加保護現在無火盜官
司疾病之苦身後無地獄餓鬼畜生之苦子孫無流離天絕
之苦若全然不知念佛果然必有冥禍若只口裡念佛如俗
所謂佛口地心却也全無功德我年七十二歲做官五十二

年歷事頗多見作善作惡之報亦頗明白故此真心奉告千
萬聽之信之

陸儼山云予遊金陵觀大功坊曰龍卷想見當年君臣之際焉
又從父老問中山王事其感元帝於開平也時關其圍一角
使逸去常開平怒無大功王言是嘗久帝天下吾獲之主上
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
因便開平終不以為然嗚呼深遠矣辛卯秋上海高減堂過
舊京見所謂大功坊者已撤為藩司公廨或言中山孽孫因
憊為人受杖取備錢藩司官林愍而厚遺之減堂有大功坊
歌頌載其事

一物儀乃前輩倪文正舊式單筒卷用此意惠曹我雪春酒甚
春峨雪賦詩謝云驚看春甕滿船頭知是柴桑第一流比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寄 醉區居

尚慳過綠野連城真擬睨青州尋常古道師前輩咫尺高蹤
隱故侯買得窮鄉黃蠟在也堪風味佐饒籌

陳一夔名章蹄西澤成化壬戌進士與趙栗夫兩人交甚厚一
夔為人質直平易殊無町畦好作詩蘊藉典則如咏秋懷云
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然其秉性強過事有
不可意者必云我只不作官乃已耳其心輕功名如此後以
刑部郎調佐瑞州時太守尚縉滿任庫有餘金積至萬兩將
以自入公至守知不可隱欲以其半行公、不可即請於上
官以入公嘗為其贈栗夫詩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豆棚瓜蔓
共蕭疏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撫掌
大笑以詩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樽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
為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

陸儼山與楊升菴論字儼山云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升菴戲答云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儼山首肯者再石渠錄云天廐無瘠馬宮禁無悴容故韓幹畫馬亦肥升菴論色似左袒豐腴者亦自得此中真趣耳

馮具區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有笑者眉公戲解之曰此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畫可著俗漢手否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十三歲生於宋景定年間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子孫皆有百歲陸文裕政其世壽云三代而下唯宋夫天下為無罪唯元興最為事變嗚呼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孫子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漸滅瓦解何其快也公手挈華夏之禮樂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偉哉言矣周亦偉人乎哉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吳 醉隱居

元宰為眉公寫若帚菴圖枕上憶夢中作若帚菴詩云茅茨遠太古若帚表清淨龍臥氣成雲約隱文亦炳天人淡然松柏獨也正久未有以續成姑書以識之 丁卯中秋又題云仲舉無心除一室盧鴻有白馬千峯欲趁若帚菴中意一帶秋山雨後容

余舅氏介人曹公所藏趙文敏家書楊鍊唯與友人書俱出自兩公手跡趙云父家書付由雅收廿三日到錢塘諸友相見喜甚邀飲者無數恨不能飲耳十五哥姐夫若來可善遇之屋東果子樹可早容茶老移了東房內零碎書可收了稍公歸途中寫此不一父家書付此字想是花押楊云自兵火後故人都如隔世死生契闊邈不相聞乙巳到呂巷溪遙運到太湖盛宅滿擬南潯詣使屢幣免問生西到盛港而風帆

引之反也迄今悵然徐攝馳書來甚慰所懷兼有土物之惠珍重眷子恩意無以為喻松月記久已脫稿必欲老夫親筆登卷今日平旦肺氣不壅眼亦不花女郎洗硯勸書急展縑寫客來把玩皆稱老鍊秋來得意之帖先府君墓文則付之小兒副墨錄去中秋前後憩松月清涼界中不妨補親筆也立秋三日抱遺老人楊惟禎頓首 松月軒主者 丁趙兩生無字附便伴當為予誌其故

度開府詩云對君俗人眼真與理當無呂文靖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軒慙向水閣不用閑門防俗客受閒能有幾人來眉公山中閑門時常以度公詩謝客來時常以呂公詩自慰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五 吳 醉隱居

郡守喻均見饑荒作募文徧告鄉紳富室擬各捐助賑飢家有各色均侃直凡鄉民告飢者輒怒及富貴人於是小民訛傳太守教之捨辱各鄉惡少百人為夥白晝劫掠而亭林尤甚太守倉卒偕華亭尹張集義往撫縛首從數十人亂遂止太守留心民瘼能勸募賑恤是賢守也鄉紳素封不能承濟世治人之念直守財虜耳今崇禎三五年來未珠薪桂百物騰踊較之萬歷幾年更倍之司牧者惟播紳是暱求為喻公之募不可得矣民間疾苦何啻秦越之視哉

范叔子論吾松賦曰重役日疲小東大東之詩即松民之詩矣司牧者等元於牛馬四方郡縣自正額外有司分毫不得諫求如方家甫在蘇州夜集二三門生談文良久出堂無燈火供應絕不為覺刺史不敢索之亦無應者風俗人心而存廉樸

萬歷庚寅按學兩院同時按臨有交請席府縣有公宴以監生
富戶充其後門奇獻媚於有司時方五月歲暑品物豐美備
具不可縷指大都一席足破中人之產廢靡之極安所底止
又聞按臺以趨承之極謂府守詹公華亭令頌公曰兩年兄
蒞茲上可謂福人嗜：羨賞不已夫觀風之使不能黜浮崇
樸而獎嘆淫靡中流之砥安在今日世趨愈波靡而不反更
可慨也

陸文定壽九十七嗜龍眼龍眼遂爾貴一方又武林有一老叟
壽踰文定六歲而嗜蒸飯又有二老母一嗜米飲一嗜州椒
壽俱九十以上而觀者復效法之又有一老人清晨服蜜湯
一杯倘其永壽而諸峰之食矣嗟乎攝生雖君子所不廢而
尤生有命聖謨洋：故夫子僅登古稀豈其養生之無物類

五茸志逸蹟

卷之五

四八

醉隱居

淵早天將毋單食以傷生而有養羞期願爾販於道路曾饑
粥之不繼者也則知文定以積德延壽於龍眼何與焉

莫廷韓與何士抑書云足下有寧馨文而脫一第耶寧馨二字

今人都誤用唐劉禹錫贈日本僧智藏落句云為問中華道
學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寧馨猶言這樣也寧馨見亦當作是
解

松之南浦亭林鎮昔年顧野王趙松雪隱淪之地近有蕭姓
中素者其人肄業木工終日持斧連斤時而興至則吹噓
嗚咽吟舒嘯余見其一室之內斧鑿刀錐險靡不律錯然互
陳其詩如咏十友和陶和陳及朔風吟諸什讀之窮情極變
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足以感人動物者神廟時有陳鐵屨譚
史諸人殆其儔歟鍾退谷嘗述張慎言曰自今入市內有寄

迹傭工藏身下里者急須物色之余於蕭子亦云

松郡倡築城之後張元超戲之曰却笑此行同傳說奈無奇夢
動君王

李東陽五六齡時有神童名郡守以午節拉之觀競渡令賦即
景且促之急：聯來應教曰急：聯來急只聯大行皇帝未
期年山中州木皆含淚太守江邊看畫船時有國喪也守為
同車表非之述

暹羅議三吳米價稍翔作俑者為官米之說今富家各出米若
千減其價與小民時即有暹羅之令暹羅者不足以禁其私
出之他方而徒使三楚江右之米不至且報大戶人必以有
米為諱厚賂吏書求脫而不肯當大戶之名又夏秋之交人
實有米者少大戶不必有：者不必大戶徒使人情驛騷吏

五茸志逸蹟

卷之五

四九

醉隱居

書得賄是貧富交困也且光棍與鋪行表裏為奸米糶二三
石已報十數石徒使此輩受其利小民仍不沾其惠况官米
不足以給不得不許小民兼糶私米乃暹羅之令甚嚴不問
他方并邑中人凡來糶者皆并禁之或糶自他方來者或往
鄉中糶入城者市規遇之輕則詐分重則徑奪不禁也有米
者既以米為諱而糶者復禁之於是粒米無出而小民大困
矣且官米之始即有數萬餘石糶者許自一斗以下今官米
日益乏乃取一丁一口者驗其繇祇許日糶一升且不論其
居址南者調之北東者發之西人糶其行其鋪顯其名不渴
移易於是鄉民日奔走數十里外而日糶此一升得不償勞
愈以困矣大抵今之居官者不必民果受其利但博一減米
價恤貧民之名即為法教人不顧也且素不讀書即暹羅二

字初未能解夫過糶者五伯所不為也然其所謂過糶者乃秦不肯輸之楚魏不肯輸之趙如秦飢晉閉之糶云爾其國中移民移粟未嘗不通也故數千里內或飢或稔猶賴以無恐蓋各國自有其上自有其民故私而禁之今所過乃在一邑中嚴為防禁有者不得出無者不得入有無不相通是令有米者積之無用無米者坐而餓死即戰國之君有此法乎此法一行民皆溝壑矣大凡歲即未至大山多為官府弄成景象耳况物價必非官府所能抑降抑則愈昂通則自平此法即行之至善細民受其利富民被其害亦非良法也何則抑富之意毫不可使細民知其抑之是教之奪也或曰但使吾邑之米不出之他方可乎曰不可他方亦民也吾邑獨宜生他方獨宜死乎且吾邑之米糶之他方他方之米又糶

五并志逆隨筆

卷之五

辛

醉隱居

之吾邑事勢自然如山東豆麥江右三楚之早米不知幾千萬來此三吳也假如彼處亦禁而不來三吳何以自給但平日不論凶豐之歲人但持錢到市便已有米故不患無米但患無錢使人患無錢猶可使人患有錢而無米則奈何高明君子萬、存之胸懷他年或遇水旱慎毋以其過糶為例也董遂初與王按臺啟云故邑海上幾於無田無民無糧無法矣夫何以無田也田之累重人去之唯恐不速中人之產每里十不得一焉謂之無田也可何以無民也民不化而為家奴衙憲則盡於家奴衙憲而良民之能充里中幹公務者十不得一焉謂之無民也可何以無糧也糧不入於官不留於民而果奸胥蠹棍之腹百畝之糧能穀幾前幾人歌舞酒肉之歡何怪民不聊生庫不可問官之森罰無了局謂之無糧也

何以無法也法不足以禁奸而緣法為奸適以長奸愈繁愈玩愈急愈擾謂之無法也可茲幸祖臺撥臨之凡諸豪奴衙憲糧斤縣總衙官比較勢豪封屋樞田武斷酷烈諸大害已盡在光明燭照中澄清有日矣而目前最急尤在急委賢能官吊取三四年內該縣派徵糧額查與部院原額會計果否胞合其閒絲銀勾米合之動千動萬在官乎在民乎此乘今綜覈賦役與祖臺按部查艦之日所當直窺到底者一也尤其急者在單質輕糧、一也獨南運行月三倉恤孤等者買者賣者皆非有田有後之人納者收者不知出入於誰何之手以致南糧有欠至二三年解戶破家不能完而逃者孤貧有經歲無給而派支對者海邊軍有石米僅得銀五六

五并志逆隨筆

卷之五

壬

醉隱居

錢而半充使費者剝軍害民太官誤國以資奸人之利此何為者若送作人事蓋屬可羞况求之不得往、取怨尚可一日仍此覆轍耶此所當亟行照田牽派合縣均沾搗其巢穴以清秋鼠者二也二者之外又有帶免夫官民甲免各儘其回而止奈何立定分數民多官少則以民甲併帶官甲以少者旗甲之需似無不可然性、責與倉棍額挂名下米不入倉士紳或嘗其小利管數人不顧其大害臨免輒逃玷害實多計不如一革盡革糧各照田直煎此併免之名可也故邑賦役之害難以筆罄而此其極重必不容不變者敢因明問而略及之

上海談華峰為童子時夢神摩其頂曰汝心向善應增汝祿算後果發白髮黑齒落更生初無導引服食之術或問翁何德

所致曰無他唯自幼奉太上感應篇念不違耳元宰載其事於海涯十五帖萬歷年事

慧解上人性鍾生有至性具善相與羣兒聚不好弄唯喜壘塊成塔稱替佛跏於其下及長日記唐詩詞數首無多月而吟咏合律如先買一雙迎客鶴後開半畝種蓮池其幼時句也

五首志遠隨筆卷之五終

左肯志遠隨筆

卷之五

五

醉區居

五首志遠隨筆卷之六

積溪退菴道人吳履震長公采輯
南邨友竹散人錢 濤晴川校錄

予閱菴園雜記陸容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孟章謂容曰仕路及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豁直余不使乘余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恐謫議交作矣以今觀之蓋有殺身流徙之禍瞻言百里前賢之言信當佩服

何元朗述李西涯當國極喜延納獎勵後進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西涯集諸門生賦詩餞之眾中有石潭者才最敏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州供聖藥五色流泉洗道機眾極稱賞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眾愕然請曰此詩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六

一

醉區居

絕好不知老師以為未善何也西涯曰崑省與養病原是二事今兩句單說得養病不及崑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掌眾因請老師改之西涯即援筆書云五色宮袍當舞衣眾共嘆服蓋公於宏治正德之間為一時宗工豈偶然哉

松人信尚巫覡之事一有疾病輒祭禱祈禳至田野小民終歲稍儲蓄即公私通負籌楚血流忍不出手言及鬼物事傾囊倒廩不少顧恤沈鳳峰之祖東樓翁嘗嘆曰吾松人真若狂矣吾聞之自洪荒以來不知幾千萬年生生無窮天地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為鬼者妄也乃者崇正論數篇授之子孫囑曰吾百歲後當憶吾言毋相惑也

沈鳳峰云余未見黃州赤壁時竊謂小赤壁尚乃爾况所謂大者不知作何狀貌及承乏楚中以職事次黃見所稱赤壁徒

塊然巖石屹立江上初不見有詭異峻絕之形止以坡翁一夜之遊兩賦傳播遂名貫宇宙獨吾松橫雲山之赤壁方沉沒於荒烟莽蒼之間無單詞隻句之及是何彼之遭而此之不幸也嗟乎豈惟茲山古今高才勝流往來混迹於蓬蒿而帶聞者何限僕每道此未嘗不扼腕拊膺為江山人物一嘆自後陳眉公與董元宰築臺於其上名為讀書臺元宰書於壁云世事紛如吳掣何不登山請我書使海內知吾松有所謂小赤壁者是吳楚皆有赤壁均之千百世重矣

陸文定典眉公書云數日聽承道侯靜攝高居精舍密迹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昔廬山慧日著禪本州謂禪之一字性甘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智駐顏色除熱惱善解諸毒調眾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二 醉區居

佛祖以此一藥癩瘰生癩病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陰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砵上判碎用性空真火微焙之入四無量白舉八金剛杵入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篩之成塵三昧煉入波羅密為丸不拘時候煎一合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圓服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州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做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為嘗試而有效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凡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啟

宋景濂題定武舊本帖後云昭陵既取蘭亭後詔供奉各臨之

唯歐陽詢奪真曰勒石禁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歷中為李學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思正來為守惡其打搨有損乃刊別本以應求者已而思正之子紹彭潛摹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鏡損流帶古天五字一二筆為識是則定武已有二刻矣其後又有棠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隔矣今觀子固所藏肥不刺曰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十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恐指亦不能多屈也子固為趙大敏兄嘗為吾松北庵寓公此卷留藏本卷嘉隆時猶及見之漫錄於此以俟後之辨蘭亭者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三 醉區居

景濂云子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蘭亭序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閱劉餗傳記云蘭亭序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帝隨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而義之書蘭亭序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序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鉉性之采錄所載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郵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即不能遣墨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冠殘老僧亦何敢新一紙書其意正相合子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

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閣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差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此宋景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蘭亭圖後者為夫文石太史家藏因錄之以俟后人改證

吾松有藏宋學士魚籃觀音像贊余曰錄之以識魚籃之義兼示放生解脫五慾同歸覺路景濂云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艷女子挈籃鬻魚人竟欲室之女子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而經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人女辭曰一身豈堪配眾夫耶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唯馬氏子能女令

五音志遺傳筆

卷之六

四

醉隱居

具禮成昏入門女即死。即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各藏視之唯黃金鑄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壞化汝耳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者烏傷劉某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憶月旦十五日辰而謁焉請子叙其事叙已繫之以贊曰惟我大士慈憫眾生耽著五慾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妹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刹那間遽爾變壞若如紅蓮芳艷襲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諸色本屬空假眾生愚癡謂假為真類蛾赴燈飛逐勿已不至預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姓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聖如月在天不為淨穢普照皆了凡皈依者得大饒益願即同歸薩婆若海

孫大雅題姚元澤錢譜序云士之好古雖近於癖然而不失為

君子若小人則寧有是哉始吾鄉之士有以三千緡易一古壘者或笑之曰我有三千緡易二銀甕矣士曰吾與子二銀甕而取一壘有諸笑者不能答二人之言皆有理而好貨之言正為小人嗟乎以一言而君子小人於是乎辨若是則士之好惡可不謹哉而元澤之藏吾又有以識其為君子矣

張侗初先生在長安時閉日謹閉門或無過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終日突不默性所適也或俸錢所入畧贏輒之書賣償其值之半而請之甯人微利局促不堪則傾囊而應大率囊囊。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獨故鄉同志者至則抵足而寢論古今之概夜分不倦客來無論新故度是日有酒數升則欣、強之坐且語且嚼倒瓶而止遇交際勞攘筆墨繁困則子夜焚香誦楞嚴一兩段自言

五音志遺傳筆

卷之六

五

醉隱居

性魯故不甚解聊以淘汰渣滓而已似此客居樂忘歲月每念諸生時杜門不通世事於世頗不宣而獨好讀書至錢不得裏紙中山妻操作枵腹相視乃始為談經備以餬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較量往、唾千金於途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第此一事而幸不沒我恬淡所好今來長安中遵而行之粗能自樂向今當日畧有微逐妄想轉念墮落洞、江河決防誰砥是今日客子冷落大為一身苦海矣嘗憶執友郁孝廉先生之言曰書生解為文字解為人亦猶是也先定其州稿而後真焉蔑不工矣先生沒十二年此語至今耿耿、也余不忘先生之言其敢忘我諸生時耶

張少塘以室人病卜賽神計費三兩少塘乃以銀八作十封召

親友有者贈之曰我知破財為福而已室亦旋愈

董元宰之遊長沙也往反五千里雖江山映發滌蕩塵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難犯垂堂之戒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元宰之遊携李也為圖岷山請書畫小景尋為人奪去及是重做巨然筆意以志餘慕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民老也

赤日無間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藝林清涼搗相似此綠天蒼詩也元宰夏日此脫展玩足圖蕙為臨之頗得清涼滋味

表石公與元宰書云不佞常歎世無蕙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騷雅書畫藝林古之蕙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翰僅為枯竹燒石不佞將班足下於蘇王之間世當以為知言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六

醉暹居

陸平泉題卞和泣玉圖云卞和獻玉三上而刑足為之抱玉以泣君子曰和非知玉者也夫玉三上而不售是遇玉者之不幸也玉何損也自泣以明玉之非石也又何加於玉哉且玉之貴於天下也以知之者鮮也天下之不知玉者多矣欲一以以明之也足其可勝則哉

郡志云金釵糯米粒長三月種七月熟最宜釀酒金釵乃糯米之名見西溪叢話劉夢得詩酒法得傳吳米好正指此

袁伯修過董元宰問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徵仲唐子畏沈裕南草頗有古人筆意否元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袁石公聞之悚然曰是真見道語也故善畫者師其神不師其跡如必規、為取其形似以為肖是猶呼博枚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

豈不悖哉故善繪人者眉後三紋而已善繪山水者雲中一角而已論畫求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

周萊峰臥病山中孫年勿瘳於是盡謝藥餌圖所以養其內者或謂先生曰子之病久矣而勿瘳夫子毋乃病於醫乎治醫之道非藥石所能濟也自慰而已自慰者有術焉求之於內不若求之於外何則有心於忘憂此憂之所以不能忘也故莫若寓之於物心寓於物而憂遷焉久之而忘矣此之謂治醫之道先生謂物之可寓意者莫若書與畫於是購得趙松雪馬圖一木塵垢蒙其上敗且鬻者半矣拂拭之縹而快之廣者去之絕者續之雖不加潤而神采自倍乃置之坐右玩視勿釋手曰自喻曰以雪翁之跡而竟湮於世為塵垢之所蒙為人之所敗為物之所蓄然積百年而卒遇識者余何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七

醉暹居

醫、自若也如是者數日而病去什七既又自喻曰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突然盛也然欲與圖中諸賢相聚於垂楊之下飲酒賦詩俯仰宇宙心無所繫形無所拘不可得也惟陰之勳博陸之志非不突然盛也及其敗也雖欲效圖中諸隸亦不可得也余又何醫、自若也如是者數日而病去什九嗟乎舉國之醫莫能起余之病而竟取效於敗腐之一圖一圖之為力非有湯熨之飲非有鍼石之功而積久之疾為之灑然以去此豈岐黃之書采不可以盡信耶抑養生之道真有在也佛氏謂人世為苦海言其為百憂之所聚也以尋常之身而百憂聚焉是以禽獸之壽有常而人之壽無常非無常也利蝕之腹削之雖欲盡其天年不可得矣然則斯圖也又余之所恃以長年者歟

陶宗儀傷居奉亭之泗水時朝廷設科求賢郡守薦之九成曰
今天下已太平趨事起功多獲善華使我擊壤而歌以為太
平之民不亦可乎時有弟曰宗儒擢代縣令曰宗儒為選曹
郎九成之意以為一家不可以俱仕以妨賢路故力辭之結
廬泗水之上飲水著書日坐泉比橫經而講肆之桃李盈門
時人多高其志

張東海赴南安道經毘陵時陸應事簡方得告南歸張訪之適
展墓不及見乃索紙筆題一絕於陸之世經堂徑去詩曰雲
意模糊雪意蕪六龍城下晚風尖始知東閣先生青不放南
安太守為詹事婦急追之已遠矣既去復令驛吏裹送武城
梨數顆亦稍以詩有毘陵驛裡餽生梨之句蓋叶梨為羅亦
戲也此後不復一見以終遂以為識

五言志遠隨筆 卷之六 八 醉涯居

吾松某為新鄭歸里述高中元曰藉將謁家廟其伯兄都憲
公捷尚在屬教曰汝居相位而致彈章文初何面目入見父
祖相君跪泣而請乃始許入夫以都憲之面教弟過相君之
知非晚請皆能忘形骸以真肝膽相切磨者不第忘名位矣
上海王文炳陸慶辛未進士司理四川叙州有小洞名九絲
巖者孟獲後也時出劫掠險有關曰凌霄孔明有留言若要
凌霄破星在月中過有曾省吾初任旬邑為蠻荒後撫蜀
乃討之公為蠻畫見邸報有星過月中乃以五月五日乘蠻
醉懈攻而大破之戲其王阿大阿者等活民數萬設城衛等
藉秩七十致仕
慈溪有秦揮者言其族弟秦三力自養養母忍雙足病腫百藥不
效成癩人十年矣路逢一道士曰吾能療汝試治左足即愈

并癩其右足道人令市一雨傘引至城上令閉目執之戒曰
勿開以手扶之耳覺颯颯之聲視之在大海中驚怖復瞑少
時任足海上非塵世矣山中沃顏皓髮老人數十輩道士前
謁老人指三言若無夙骨何以携之道人曰伊家祖龕中有
太上感應篇一帙傳教世矣每為子孫解誦世有善根故收
之耳未幾三思母堅請歸道人曰汝果無夙骨乃聽之歸仍
扶之如往狀至一雄傑佐曰汝可歸矣乃定海城樓也計時
旬有三日矣夫家藏經篇遠遶上仙接引若時誦請勤行其
功德可勝量哉戴五小述

張侗初嘗日堂集許周翰啟云世調庶修砥行讀書中秘口誦
手披不令寒暑之朝卓然自信行其所安嘉廟時天變陳八
事末言宮闈大拂孔媼送瑞禳籙五年天子訪落道伏起家

五言志遠隨筆 卷之六 九 醉涯居

少宰蕭時瀚行哀次其文問叔故侯、國矣盲矣微識公諾
生文不厭識公館園大臣文夫學期明道文期適用不倉此
意儼請世調文未許也
沈太岳東老集陸文定叔之曰東老恬於仕進其歸老泉石唯
有著述而已波後子孫欲梓其文而無資措紳為職金以助
之首嚴劍南為杜甫卜州堂于允元齋戴符買山覽先生遺
文孰無愛而欲傳之心乎
吳稷字舜弼歸石湖公類敏敦懇舉正德中成進士授金華司
理與蘭溪章文懿講學質疑移調惠州與莊渠魏公谷坪李
公切磋守官冰稟通氏隱憇奸究中丞蕭榮襄移文諸郡期
一、如之惠州有海豐令以墨黥猶治事公露檄馳使逐之
令為按君鄉人乃大忤左遷荆府長史服除改嚴府公皆不

薄其官進賢王箴若應賦以寓規誨品老於家足迹不涉公庭與唐荆川陸平泉參證求仁致知之學平適大蘆猶著行壽編以自易卒後賦天臺著學政登堂拜奠采輿論記鄉賢所著有自得園稿石湖漫筆史綱纂要藏於家而皇明正學編尤裨世教云

萬曆辛丑歲催稅事起無賴狙獪曰緣巨瑞相為奸利自商販作務以及萊圃細瑞單稅市人詢之遂期於六月初三日詎元妙觀為首六十人名曰團行不呼而集者萬餘人同聲相應以甚巨魁為討環其廬而拘之會已亡乃縱火不取一錢有私其人者共擊殺之惟罪人是討當是時事起倉卒蘇守與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為誰卒不可得燬數五日楊示為端無一解散者越八日忽有壯夫袒肩搖蓆扇突成而出長揖

五首志述隨筆

卷之六

上

辭區居

太守前曰余為曹成賞倡是舉請嚴成以伸國法餘人之置勿問太守義之顧司理稱學若久之於是招諭眾曰爾曹迫劫至此非探丸殺人者比下令散其黨成獨詣郡請囚太守為之流涕遂亦罷稅成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遂以成名聞之撫其撫臺方欲得派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狂成尚居崑山七日聞變方入郡觀奇事不覺為義氣所激誓非戎首也時天氣晦冥盛暑竟如深秋淫霖不止築於飛霜當事者始擬重辟後漸輕減一時傾動爭欲嚴刑至有親其後而祀之者所獲咸應人目之為善將軍云眉公重其人與之交乃成亦嚴事眉公常執轡聽下見人照今人起奪席之思俗稱將軍眉公曰是人氣韻開朗似有道者非斬將奪旗之倫也曰又稱為曹道人

張叔翹俗兵巷梧云粵俗輕生每以小憤輒采斷腸草吞之入口毒發死不旋踵而此州偏生田野間即芟刈不能盡也土人云斷腸草見人輒自搖動若招致然中其毒者急以熊膽或山羊血灌之可救瘴氣自倉城而外諸州郡皆有之二三月有青州瘴八九月有黃茅瘴其毒尤甚宦遊者視為畏途獨薪米食物頗賤故小吏亦樂就焉其翹官此郡邑以故官見告者月無虛牘大都死於瘴耳曰是每加意寬恤嶺外畜

蠱毒者類皆獠婦為之有蠱毒有蠱藥又有彈蠱拍蠱地蠱蜈蚣蠱蠱其說曰蠱有神主之中其毒者神攝其魄至蓄蠱者家為之力作且能潛移財物為之致富其翹攝府篆時訊蠱願悉其狀宋梅擊官頓表著瘴說畧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刺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分此

五首志述隨筆

卷之六

上

辭區居

刑獄之瘴也晨昏酣宴地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蓄婢妾以娛散色此惟薄之瘴也有一於此神怒民怨安者必疾者必殞雖在輩下猶不能免何況遐方

馮元成云滇中茶花中海內種類有七十二大於牡丹若火齊雲錦燦日蒸霞滇中氣候不寒不燥藁葛可無崑山川閑遠土地廣平城郭街衢壯麗整潔士女裝束言語如金陵唯多風舊志而師好點風伯好漢郡曹溪寺有泉三潮每日在辰午酉三時者州有泉一日五十盈五十個人稱聖泉滇中有六詔之為言王也巨酋有六各為詔云

陶氏說郭一百二十卷上海郁文博叙而刻之自稱宦學家有萬春樓嗜賦絕句云白頭林下一耆儒終歲樓中校說郭目

力心思俱竭盡不知有蓋後生無又云少而從父宦遊數年壯而出仕四方廿九載耆老而歸林下十四年七十有九猶拔書以資暇日此其人何如也亦只宏治年間人今文采風流蕩然無復有存者可嘆也吾鄉後進有能讀書好事如郁先生者乎則其人品之相去傳流之久近當更何如

關帝未字長生見上海高伯圭所佩小玉章其質古而篆法俱古禍閱帝本傳知此章為漢物無疑
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有二石一在蒲城縣其筆瘦而健一在良鄉縣學宮其筆肥而整然不能辨其孰為真蹟莫廷韓曰良鄉為是蓋嘗訪之華州張維明云蒲石出趙文敏蓋文敏喜北海書而做之者在蒲者裂為三段河南劉遠夫謫官其地以錢葉束完遂成全壁在良鄉者學宮現以為礎置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十一 醉隱居
之艸讓聞時季子美聞之一夕輦至衙齋為亭度之而匾其齋曰古墨士大夫皆聞而歌之又為刻古墨齋集以紀其事焉
温日觀吾郡人寓武林瑪瑙寺與趙松雪兄弟友善寫蒲萄似破袈裟局公得一畫卷末題詩云佳末舊破飄此心未了湯徒勞如今不作輪回夢只走人間這一遭此詩懷淨土也

吾松之山機雲以古幣為名鍾賈薛余以居人姓為名唯南幹北幹以山之形勢為名鳳皇天馬以鳥獸為名神山原名辰山在諸山之東南次於辰位今作神者訛也大都江山自開闢以來何有名字皆世諦流布相承踵耳詞人挾江山以為境江山亦以詞人為境齊魯青未了溼江靜如練是為山水

傳神寫照語也山水亦樂得之
張元超曰昔石田有詩云筆踪要是存蒼潤墨法還須入有無畫家要旨盡於此矣
蘇學士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余友單樂園用以咏詩云攤飯何須琥珀枕澆書要用瑪瑙杯聞來獨立溪橋上時看隣翁叱犢歸

唐元徵題陸君策疇墅云竹茂經冬悅泉香帶雨新
陸文定樹柱聯云烟霞真富貴翰墨小神仙
嘉靖間涿涇鎮一農家有桃結實中一實獨大笑如小升以饒其鄉之老翁老翁疑之勿食問曰汝家植桃何所曰茅舍菊耳鄉老曰汝婦弟揭茅視之農人如其言見巨地四五穴於茅檐下微鄉老笑中其毒矣凡異物皆桃類也切須慎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十一 醉隱居
元宰植於廬曰石能性介真吾友竹解心虛即我師 有樓在城南以陳徵君仲醇數相過從題曰來仲兩人登此樓除法書名畫別無間雜事
吾郡秀林山碧桃并洗白泉最為幽絕
吾松賦額繁重一始於宋景定間賈似道貢民田為公田再始於元大定間朱清張瑄等籍沒三始於張士誠之增賦
陸文定報詞五十八始舉伯達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孫曾者兩代

嘉靖己未人日楊升菴在江陽以畫像寄何元朗諸公諸公相約過九江觴之齋中齋南向先生像在壁間諸君不肯背之坐各東西席如侍側之禮比邱園瀾畧中冷泉見鮑覓得陽羨茶供一角煎泉為供以宣賦注之焚沉水於爐作禮畢就

坐各嘖嘖曰今日乃得見升菴先生幸甚文伯仁遂作人
日州堂圖諸君以人日題詩寄州堂遠憐故人思故鄉分韻
各賦一篇以寄揚

無錫有華史者嘗夢一黃冠跪而請曰吾修道三十六年矣
日大難唯爾能救之次早有三四客過更而舍臨池捕魚得
一巨鯉恰重三十六斤烹以餽客是夕復夢黃冠曰今日
之難尔竟不能脫我業且為尔子矣未幾果得一子不數
歲而更亡里中惡少慕其厚資也日夜糾此子鬥雞走馬治
遊平康六博累巨萬饒產立盡此子年三十六亦夫矣黃冠
之報何其委宛若是哉陸伯生述

張侗初春社素言曰少而壯如奔車追風過眼不及壯而老且
冉為倒海之流東莫止也吾甚懼之寸管尺璧良有濃理

五言志逸隨筆 卷之六 南 醉隱居

故古人恥修名之不立而悲行業之無見於時嗟乎人生精
強神旺能幾何時孺色而慧辨如朝花含露能幾何時持梁
齒肥無室處之累寬然歲月能幾何時遇名師論道指示相
揭相規能幾何時無疾病時變安坐飽筆墨能幾何時數者
皆人生之大樂也習焉而視為常然則轉以佐其濫故吾見
夫精神之溢而為奔趨飛動也吾見夫孺色慧辨之奮於世
故人事而莫之反也吾見持梁齒肥之相矜於華顯而為不
寶之厄也吾見顯人肯遊說言相推小數相薦而引繩批根
之浪為激也吾見安坐之素鼓而食稗舍己南政而耕隣嗚
也嗟乎此數者又人生之大痛矣去其樂而即其痛人情我
毋亦有大迷者存焉乎夫匠之巧輪之斲射之數能優之傳
奇小數也業而專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以學之而能成若

夫辭士之揣摩鬥士之決勝於疆場文吏之積磨勘而成簿
書立功立名無不皆然而況於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不
一勞不可以永休不輟靜不可以久動不廢戰不可以勝人
不入重淵不可以得矚領之珠是故精神不可以不收攝志
量不可以不發舒收攝之法絕嗜慾者交際捐除人事超謝
淫朋耳目無營念并一息一日不得思之積月一月不得思
之積年思極而通鬼神為助姑布不必相體骨磨尹不必拂
龜策星象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到此獨往自信造
化都在吾手此亦吾儒鍊性立命法也凡人之惰從苦而甘
從懶而樂神氣凝定則自覺讀書境界儘寬升沉非譽如浮
雲過影與吾身毫無關切小勝勿喜小挫勿怒其於人也曾
好勿汰曹矣勿沮諸聖賢書能補聖賢所未及窮古今理能

五言志逸隨筆 卷之六 南 醉隱居

開古今所未有此所謂發舒志氣萬物不能牢籠者也夫男
兒七尺蓋地既讀書識字明理義嘗學問何往不利何求不
得何事不可為何志不可就章縫當定名世之業其深宜數
披揭之基昔韓魏公云今日受天子一顧問明日受宰相一
獎語喪其所守多矣夫天子宰相之溫言好語且不可受而
况其他沾沾齒牙不中情之教聞何足引動哉哉破此關
便是自立男子朝則為正士鄉必為閭人余嘗記執友郁履
臣之言曰書生解為文章解為人亦猶是也先定其州稿而
後真為幾勿工矣夫今日嗚呼而習一先生之言者皆異日
朱丹其轂而幹世濟物之州稿也故余敢為社中告以精神
志氣兩言為社中勗時時手願與我同社交勸勉且要之
白首無忘也

眉公善惡報圖說叙云夫禍福之報至於千變萬化而要之不在天不在人而在於我之一心古人云乎一念不起鬼神

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善惡之原也曰其心既變其形不得不變此報應之原也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報應自然之理也曰人而為善雖未得福禍則遠矣人而為惡雖未得禍福則遠矣其善惡報應之即事即理者也曰善且不為而况於惡乎此其說空矣而實導不尚者無忌路也曰有意為善雖善亦私此其說精矣而實鑿賢者精進門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真識見也曰勿以小善而勿為勿以小惡而為之此真入頭也曰他人為惡我獨為善何為不可此真擔當也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真覆載也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六

六

解區居

之此真綿密也曰惠迪吉從違凶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真報應也曰聖賢人論曰禎祥妖孽曰國圖福堂此真圖像也嗚呼此我所謂不在天不在人而在於我之一心者也

相傳桃源山千里無雜禽唯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青客至輒

先鳴號率以為占余友葛減堂曰若止為青客先鳴則武陵

源混沌鑿矣請以一丸泥彈之

石守道作怪說以議楊大年之文體吾鄉國初有王彛字宗常

作文妖以疵楊廉夫之制作宗常有操行文本經術洪武初

以布衣召修元史其議廉夫者謂其文不朔道而徒以色態

惑人媚人所謂淫於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以詆之

眉公年二十時夢謂文昌曰汝左膝一骨可補之命司祿神持

一骨二寸許斜揮而入覺後若有生動

戊子四月上海縣大風而電傷人畜樹木禾稼一雹有六七斤

者 己亥春上海之二十九保鵲巢於田群鵲營之大可圍

二陸 三月二十六日有白光如斗從西北來曳尾如練久

之向西南墜其散若雷震在中百間五行志不知主何妖祥

是歲夏秋海舟入江京口大焚掠

上海萬餘生負奇落拓異疾云身遊廣利宮中大士謂之曰

龍宮多寶藏所少者文章之士汝不可言是請書人恐被稽

留嗟乎凡多寶藏處輒少文章耶多寶藏者受慕文章豈復

人間世之多寶藏者耶以大士力猶慮多寶藏處埋沒文章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六

七

解區居

亦能使世間多寶藏處悉受慕文章否耶書此一笑

吾鄉有官奉常而歸饒者近者往來觀者填路駢陌既而族姍

交頡即仇之者亦恥愧謝過獨鄰居一室扁額遠別若避寇

然有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族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

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尊

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

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其鄰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

以賀焉

丁亥冬過海地雖別生距有飛去者時無博物不能曉五行占

按班志貌不恭則有服妖則有難禍難有冠距文武之貌不

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難禍此則殆毀冠裂裳之明應也抑角

距兵象其亦有兵革之事起於在下者歟

包長明與李存我少時同受知於學使駱武康以童年入上海
庠試皆前茅最為忘形交一日李戲謂包曰爾庚幾何包即
應教曰可不待問而知也各以其名相戲西公皆登甲榜李
後死於國難

太倉方氏有老翁沒後仍歸課理家務與人言談但不見其形
耳吳江錢子孟孝廉嘗過其家初猶竊然無殺其子先為通
款翁即響應與子孟酌對終夕子孟觀為呂公原道之

余友人於康熙癸卯道經王江涇其鄉有高年夫婦夫年九十
九婦年九十七鄉之年七十八十者皆稱晚輩為之稱觴上
壽問何修而得此期願自云一生無氣別無願養法也見其
柱聯云百歲天下有齊眉夫婦難

爾雅世以為周公作然只小學之書但學者尚要請經先須認
五音志逆隨筆 卷之六 醉居

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吾松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稟
不去手亦欲認字也

何元朗云昔衡山文先生每戒其子孫曰吾死後若有人譽我
進鄉賢祠必當嚴拒之這是要與孔夫子相見的我沒這副
厚面皮也

楊鍊岷云東坡跋石恪三笑圖以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履
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林書室圖三笑於
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為誰山
谷持贊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禹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
有趨通者作廬歎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修靜元
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已亡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
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如是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

也

曹介人遊天平山其下有白雲寺：為范氏功德院宋叅知政
事魏公之先隴在焉公三世贈太師俗稱三太師墓義莊附
墓下今子孫猶遵守先法不敢廢介人造覽畢乃歎曰范公
睦族之意至遠也吳中俗最澆薄家業稱饒裕都不肯善墳
墓棄先世所授田園廬舍如脫遺輒扶其輕資遷佳麗勝地
稱為寓公優游卒歲孰念清明寒食時誰奉麥飯於父母之
隴乎冠昏喪祭俱不相聞兄弟果逐人乎故介人每過范公
祠下必覆回而不忍去也

馮南江語諸子云士大夫要立名節之心與圖利擇便之心一
也我則唯知有君親了不知名不知利以此傳汝

馮淮字魯東居華亭好吟詩往來松江上禪寺吟咏不輟嘗以
五音志逆隨筆 卷之六 醉居

踐更蒲伏公度青浦令屠公赤水知之命釋服延坐魯東儼
然而坐時人兩臂之

徐文貞當國時一子弟戴金綫中衣絲紵褶闖入府臧公繼芳
捷之其人言相門子弟公曰正所以教師相子弟也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畫石之談亦盡於此趙文敏嘗為飛
白石又嘗為雲卷石又嘗為馬牙石此三種足畫石之變孫
漢陽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大都推其意為之若使
米公見之堪僕下拜矣

吾松泰山有蒙山茶乃石之苔蘚也其味甘而冽其萬年松長
僅一二寸采而置之書冊中即經年取出以津潤之其色蔥
翠可愛

包元達成莊浪衛九年每家報至但問老母無恙即焚其書他

事勿顧也

胡儼筮仕為華亭縣學教諭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勤勉諸生每至夜分雖隆冬盛暑不廢

永樂甲申夏原吉暇華亭登超果寺一覽樓因題一律云我愛雲間第一山登臨直倚最高關金鱗不起泉光暗青虎長眠暮州寒雨歇九峰爭獻翠風回三泖遠呈瀾備白髮佳公子還肯久煨似懶殘

宋末月麓和尚居吾松北麓即宗室趙孟頫丈山之客松雪之兄也

眉公云人生江南是極樂國而又以男子身際清朝丁康年老親許余以二十有九解青衿為逍遙布衣余因此得請未見之書眠漸高之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門生故人過余酒罍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六

干

醉隱居

閒披一二故聞以應之剛忌諱蓋戒石皆古人清賞之事而已兒子竊聞手記投古盞埋海棠岡下積久編成數卷題曰太平清話

顧清字有唐朝人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蠅鬚后題云燕

子女丁問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今為張謀遠珍藏

宋松皮硯吾松宋太史文石齋中物也硯有墨偶失浣滌出之

墨采如新聲清瑯細目中罕觀其耦

子昂亭林碑其真跡會粘邱民屋壁上王野窮賈之轉售項氏陸平泉云請書須尋出書中眼目始得佛家所謂人天法眼是也

沈啓南寫三檜圖後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為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

雷震風劈者尤為詭異真奇觀也暇日中與子婿史永齡往觀焉永齡曰請圖之歸而為翁西邨先生之玩并書歸途所得詩於後昭明臺下芒鞋紫屨仲祠前石路回老去登臨誇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州愛相將葢春淺梅嬌瑟索聞傳取梁朝檜神去衷中疑道有風雷時成化甲辰人日此卷向藏項子京家今歸王農山

松之南陸氏代為衣冠望族有佳公子名彥章生而有氣節請孟子至養氣之論深有感於心自命其齋曰養浩鍊崖為之作記

璜溪有義門夏士文歲聘文行之儒為弟子師六籍子史下及百氏之書凡數千卷皆挿架於西廡之齋童子雁次早夜誦誦教微行路曰名其齋曰書教亦庶夫為記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六

三

醉隱居

新安程商携一白龜至松楊彥閣置之樓上夜作烏、教遂還之

一人獨享之樂 焚香 試茶 洗硯 鼓琴 校書 候月

聽雨 澆花 高臥 勘方 徑行 負暄 釣魚 對

畫 漱泉 支杖 禮佛 晏坐 翻經 看山 臨帖

刻竹 喂鶴 養魚

薛素、金閨妓女也教色妙絕一時宛轉絲竹工五言詩兼工

丹青善挾彈走馬被彈處皆成龍鳳弄玉孫於股掌之上無

一當意而獨善素六即微之嘗說微之曰君骨相多武宜早

從軍今四方有事妾願與君俱西微之恥如磨鏡人帶之諾

也頃之島夷蹙梁高麗素、欲為浣紗人因而刺之如班定

遠微之笑而言曰毋多言大辱國且食肉者謀之矣素、曰

吾非慈婦也其敢惜宗周之闕抑不幸為婦人幸一當微之而不得在軍中昔時蓀鼓吹者彼何人斯曰掩鏡泣數行下已而武林金中丞鎮閩卒以他妓女盡闖白於元憲始潛師渡海朝鮮獲安宋幼清聞中丞之出是謀也喟然曰吾今乃知謀及婦人兵氣不揚徒虛語耳云即袁福徵子

鶴林玉霞談山居閑適之趣可以動悟政恐縷縷之流以為不情語耳元宰自出春明門來十餘年日涉此境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不敢以貽肯人惟一邱一壑與吾同好者方為拈出所謂一日清福上帝所靳吾輩不可不知足為達者笑也

蔡忠惠公進小園茶至為蘇文忠公所讚謂與錢思公進姚黃花同失士氣然宋時君臣之際情意藹然猶見於此且君謨未嘗以進茶于寵第熙熙太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東坡書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三

薛遜居

歐陽公滁州二記知其不肯書茶錄元宰以蘇法書之為公憾悔不則整龍詩句矣臨湯火有何罪過凡持論不大遠人情可也

明興公車業幾三百年海內稱大家者四而吾鄉曰錢與謙先生嗣後雄鳴一時者無暇枚舉最著曰董元宰先生與謙解肌浣胃而溢精光於須眉元宰浴碧夢紅而固神理於骨髓兩先生文具在兩先生之精神久而逾新豈非聖賢面目經其寸管復有耀采增輝之助乎

徐孚遠詠峰文峰之為物微而為類眾共在一字采取以釀擇利而順時似有智者者者驅塞不事驅使其隸治生單出無留又似有禮者者蓋多益恐不足未敢嘗食脂澤滿房將沒世而遺無窮者然其醴液甚甘人得食不厭俟其已熟難

曰竊者燕火攻之峰大駭舉其族遠竄素所蓄積委棄無所携持取者剝割恣盡大樂之亦無慚恐者向使以其腹量少欲寡取無遺於人豈有所患哉愈不知止以傾其藏悲夫余嗤其所為若是為文以訛之其詞曰嗟汝峰汝形絕陋情逸不持驅雨戰：偶眾而嬉割榮拾華會不量嘗曠日纖腹尾距足齋覽叫勃收挾毒出奇抵觸芬殺疾刺若錐凡汝陰賊非性所為狹中竟外欲以保背智小慮大經營不悅釀之信芳閉固匪養噍：之食於萬年斯其中傑峰自號曰王偉形異節俗茲服章驅尔力作春乃大獲漁獵英艷委填下房常恐內虛計口宿糧微斂屢切群峰陶皇政出不議擔肩盈倉

藏厚物如非智所詳焚林睹燧皆守厥疆嗜：群奔前免後懼窺身依艸會不携將故巢狼籍回瞻茫：吾悲夫峰尔甚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三

薛遜居

愛爾之居而不知患生於有餘尔幸係爾身寄身且安如昔富不貲尔為虛胡不稟營營慮安其初余聞多藏厚亡物猶如此悲夫世人之盡為峰也又聞之最貪穢者名拾命王道侯驢馬嚼血滿腹為脚夫所撲殺則人之卒歲營：不顧利害至死靡悔踏此能無惕心乎

早既太甚有求而者託寓神言默遣示曰吾觀上下富不澤貧者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在：誰非早境吾親眾生貧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人：誰肯應求乎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求當作澤物想汝而及人我而及汝矣

馮元成曰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節義士人之門牆也才術士人之種諫也德行士人之棟宇也心地士

人之基址也先君常以此教不肖而諄然令其厚養心地又曰用人以觀察心地為正以駕馭才術為權

構雲山背天馬左環小赤壁控水南流石抱小崑山控水西去

谷如者石鋸如者砂分布縈迴練如者水樵舍農莊漁棚菱

菰蕪、蕪葭荷葉聞客舟來往輒起坐桅檣下飽看四五里

翠壁丹楓應接不暇

老是菴食譜 梅花用以煎茶 薦菌玉蘭用以蘸麵 牡丹

用以煎酥 玫瑰薔薇茶更用以釀醬 枸杞鹿葱紫荊藤

花用以佐饌 其餘豆莢灰苴菜苗松粉又可以補荀脯之

缺

陸平泉七夕戲作藥名詩云烏頭晚髻晚妝梳輕粉香消隔歲

餘淨拂石牀頻倚待蕭、遠志獨愁予 歲、萍花別使君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五 醉區居

河車漫駕石榴覆莫言今夜情膠漆只恐南星報曉雲 竹

葉頻傾琥珀香遙看青黛鬱金裳從容莫話當歸事滿地黃

花夜未央 此三詩或云 附前之所作

陸文裕云園中晚菘菜肥白連根一截用甜水煮成清湯極有

自然滋味侵晨空心吸碗許最宜養脾利膈白芥子時醫數

類亦好

倪雲林三月一日自松陵過華亭詩云竹西鶯語太丁呼斜日

山光滌翠屏春興繁花俱欲謝愁如中酒不能醒鷗明野水

孤帆影鷗沒長天遠樹青舟楫何堪更留滯為窮幽賞過華

亭

陸羽茶經品第諸水煎收松江者非指吳淞也吳淞江瀾流不

宜茶宜茶莫如仰志稱谷泖水極清冷可釀可茗議者方之

惠麓云

佛氏起浮屠然燈與考鐘也大都新耳目逸福於未來世耳若

吾松泖水綿亘數十里西涯水道紛錯荻蕪蔽之鼓楫中流

金藉浮屠為指南夜黑則標燈為幟昏霧四塞則鐘報導之

此於民更有利焉

萬歷十六年大旱舟膠人行水底有得古器物者一人往小蒸

見古階長亘五六十里半出水面翼日聚眾來觀則隱矣

大畫小畫月滿三十日為大畫少一日為小畫月之畫日猶年

除日也宋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畫詩云蘇州三月作小畫

梧州三月作大畫哀哉官歷今不須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

何異桃源人葉落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間喪亂

空傷神又宋人以臘月二十四日為小節夜三十日為大節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五 醉區居

夜今吾松人稱小年夜大年夜古今語大略相同

雲林寓松詩云已從鷗鳥狎雲深老我無機似漢陰采、菊花

猶滿地蕭、霜鬢不勝簪南遊阻絕傷多曼北望艱危折寸

心好在吳淞江上水青猿啼處有楓林

陶宗儀機小懷古云昭侯功業在人間二夜文章若可攀西洛

竟從玉穎辟秋風不逐季鷹還平原邨迥寂山靜華表雲深

鶴夢閒有客艤舟來弔古空林落葉雨潛、

陸文定云余嘗讀蔡景公有馬千駟章掩卷三復因思後世有

以齊景公稱人者乎在匹夫或恥以為不足為有以夷齊稱

人者乎在王侯亦安且受焉匹夫之於千乘王侯之視餓夫

相去遠矣然匹夫羞比於千乘而王侯顧附於餓夫請者可

以深長思矣

嘉靖壬子年松江地生白毛有黃色如皤者長尺餘在：有之
民謠云地上白毛生妻兒老少一齊行時倭寇焚掠民人逃
竄焉。壬戌大飢餓殍相枕浮水者甚多魚蝦至肥分文可
得巨魚五六斤。十二年六月魁魁地方白日蛟起未苗蕩
盡。四十年五月十四日余山前起九蛟水湧丈餘陸地成
海。壬子有二虎浮海傷人。

隆慶乙巳九月初八日暑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如嚴冬雷震
連日。

萬曆己丑正月雨水冰如筋下垂民飢。乙亥五月十三日漕
涇海溢俗謂海嘯邊海飄決千餘家鹹潮入內地六里餘淹
死禾稼無算蚘蚓自此入為民害。壬午七月十七日大風
拔樹木屋宇無算瓦片吹空中如燕雀而晝夜不止范巨海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三

齊溼居

光。癸未正月朔地動自松江至秀州至有泛舟龍潭者水
亦震蕩久之又雨血點者腐有紅色如漆。辛卯七月十八
日上海：溢自一團至九團築百里飄沒廬舍數千家男婦
死者萬餘口六畜無算十九日近海民泛海灘尸拾物忽潮
至而大雨不息城中水深二丈訛言倭至亟閉闔城外號呼
震地縣令楊過登城問故啓關納之軋死者數十人浦上競
渡為風濤沒者又不可勝計又海溢之夕有奉白蓮教者十
二人往海上和佛以風雨借宿一民居并其家二十一人夜
半悉決海中無一存者又一夫婦寢熟忽潮頭撞屋壁驚起
水已過半腰夫扶而木妻抱一子附磨牀漂入海中三晝夜
不死每潮至夫婦親面者三後不復見其妻三四日後東南
風夫得順流而還其臂膊皮肉為兩木磨見骨又兩人飄入

島幾月遇客舟載至寧波送還故土而廬舍漂沒已不可問
矣。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鍾晉山起蛟崩西南一角
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鳳皇山起蛟張東海墓前修成潭
丁未九月金山衛海塘有二虎傷三人逐至浙界而反。戊
申夏有龍見於龍華寺側初自西來口吐火焚禾十餘畝以
尾畧點浦中水涸露底須臾水合洶湧龍鱗白於銀日光如
炬首有一神立其上所謂尺木也。

崇禎壬申某月有異虎在亭林鎮但至念害之者即攫殺之人
稱神虎。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長至後一日是夕天雨血
松江西門外三里直至郡中有親見在街途石上者。

萬曆壬辰七月初十日有星帶月而過按報畧載此變自漢
宋元僅三見而元時星入月中月如仰瓦納之遂有楊完者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三

齊溼居

苗軍之亂是年壬辰有此大異而吾松無其應或外野不可
致耳第東方闕白狐猴正在此時。
順治十八年四月新場方姓豬產一象隨即死按嘉靖壬子年
新場倪家豬亦產一象明年倭亂。
按而血之變漢延平四年山陽湖陵而血廣三尺長五尺乃哀
帝之年蹄也又唐天寶十三年宮中紅而色若桃花其二朝
一寵童賢而兆亂一寵太真而明年七月即有馬鬼之禍其
非吉兆明矣不數年而有甲申之變然則變豈偶然哉。
嘉靖丁未大風却塔上見古木為屋出沒巨浪中駭人不可近
丙申風狂而驟咫尺莫可辨忽有異香氣起塔中塔頂金
光獨現甲子五色光現圍繞塔院周遭數百武光中水平如
鏡光外波濤湧起數尺移時乃止。

鬼車惡鳥也當風雨晦冥夜亦常飛鳴過郭落中踞一數會無引類傳聞此鳥有九頭一頭常流血滴屋宇便涉不祥於是人偶聞其聲必譁然呼大擊鑼逐之唯萬歷庚戌閏三月二十四日夜黃昏時驟雨一陣過忽聞是鳥聲如在檐際愈聽愈近城市鄉鄰家至戶到更餘始絕響即嘉湖蘇常皆鳴惡教徧江南何耶頗可入災異志

瓣出華亭三泖者最佳生於通波塘者特大故鄉人呼為泖瓣又亭林湖於天聖末生白瓣瀕江之人以價倍常靡有牙遺止一年而種絕

吳俗有蝦荒瓣亂之說蓋取其披堅執銳有兵象焉歲或暴至則鄉人用以為兵徵也

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儂問何如曰字馨謂紅曰儂言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六 天 辨 羅 居

罷必綴以休及事濟受記簿音勅相之類如謂此曰箇裡謂甚曰忒然謂羞愧曰惡模樣謂醜曰潑潑謂多口曰糞許事相避逆俗謂之豆湊按吳越風俗除夕鄰人互擊炒豆相迎

愈弱而交納之且餐且祈曰奏投去教蓋此語所出也雲間志海人諺候云山樓風潮來海陸風雨多樓謂海水樓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日也此說似怪或云蜃氣為然嗟音巖俗云萬喙報也

為滅堂北遊記事云白猿長尺許謂之硯頭猿置几上飲為人磨墨解棋琴諸戲有衣服器用以具凡數箱索價千金以七百售去又高麗進黑鷹一重十七斤上喜其善養鷹者勅以御史碩仁妻配之又進火雞四以燒紅煤炭與即接而食之

呂巷南五里村名南陸壬寅十一月初八日河中有蜈蚣百萬

俱長尺許結成毒陣順流而下亦異事也

鍊網珊瑚一書係宏治年間孝廉朱性甫所輯所載皆宋元名公記咏題跋未經鐫刻者閱之觸目琳琅如入山陰道中令人應接不暇誠寸璧零珠也自昌華以來富室典籍不無星散余聞之茸城書賈童象南稱有是書前八冊向為晉陵毛子晉收藏又八冊象南得之復為子晉重價購去其餘八冊今在王榕夫處因記之以俟他日延津會合當不虛司空嘗鑑爾

余友人唐鶴公感嘆一絕云世情誰假又誰真摠是刀藏笑裏人唯有嫦娥忘勢利家、徧照不欺翁

屠緯真令青浦時著中九月著桃花至臘月而葉不墮緯真戲呼曰歲寒桃賦詩云暗入冰霜裡春風竟不知柯言碧桃樹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六 天 辨 羅 居

不及青松枝

吳松景物四時皆可而春秋為最蘇子瞻云知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水鱖魚肥 陳堯佐云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鱖魚香 陸魯望云三泖涼波魚蕩動五茸春艸堆媒鴉

時用章云野店喚呼雙酸酒漁舟爭買四腮鱸

陸伯生泊舟泖塔詩云如此烟波地輕舟或可停浪中孤寺白雲外一峰青沙暖鷗爭席林香鳥聽經寂寥三泖上誰識少微星

徐存齋咏白牡丹一聯云漫憐冶色能傾國自識芳心不染瑕

得魚網底重摘果樹頭輕薄暮暈眉惟紫瓣小春煎味更黃魚

此上海孝廉金雲溪句所著有墨戲亭稿

上海潘方伯少子弼陽語家有園林之勝冠絕江左詩白翰墨

亦擅當時其咏園亭有句云繞砌皆流水無煩更鼓琴
余表伯祖田鄰浦好著樂施先太僕幼孤齋蓋宏多公晚年卜
築城南蒔花種竹與名流廣咏超然物外陸宗伯重其品贈
以詩云依城街水結為冢柳綠沙青半宿鴉雙耳獸聞城市
語倚門只是看桃花眉公有遺田先生桃花 記載於晚香
堂集中

徐存齋以嘉靖癸未第三人及第至萬歷癸未致止旬日而腫
唱不及聞見也陸平泉以嘉靖辛丑會元至萬歷辛丑年九
十五尚存又逾三年而沒真盛事也

陶九成自青年即研究六書之法極知文字相生之意乃辨析
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書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先之以
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才士文人起自三皇迄於國朝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編采史傳
及前修所著書不復以異議益乎其間名書史乘要書戒釐
為七卷又常覽雜記傳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做會
體類說作說郭若干卷會所編者則畧去之君子謂其尤精
博云

華亭之七保有松隱寺始於唯菴禪師嘗謁石室瑛公於霞霧
山公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憩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
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於施子趨善則可化以我佛之道其
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
滙之陽止焉郭滙者去華亭二十里赤松之所注也前有查
山後有九峰皆先哲逝化之地師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
里人間之捐金帛捐土地之藉來上願師止勿去迺述相繼

葦石與土煙滙增址以相其後創建始工於元至正壬辰越
二年而佛殿僧宇所宜有者皆具取石室西書名之曰松隱
菴宋學士景濂有記

元宰戲為評古次第晉唐墨跡第一五代唐前宋圖畫第二隋
唐宋古帖第三蘇黃米蔡手跡第四元人畫第五鮮于虞趙
手跡第六南宋馬遠繪事第七國朝沈文諸妙繪第八祝京
兆行州書第九他名公襟札第十秦漢以前彝鼎丹翠煥發
者第十一古玉珣璣之屬第十二唐硯第十三古琴卓然名
世者第十四五代宋精板書第十五怪石嶙峋奇秀者第十
六老松蒼瘦蒲州細如針抄并得佳盃者第十七梅竹諸卉
清韻者第十八船香蘊藉者第十九夷寶異麗者第二十清
茶法醞第二十一山海異味第二十二瑩白妙磁秘色陶甌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不論古今第二十三外是則白飯綠齋布袍藤杖亦為雅物
士人享用當知次第如漢凌烟閣位次明主自有灼見若僅
如俗賈以宣成密脆薄之品驟登上價終是董野作三公耳
曹介人云雲間以九峰三泖聞於世然九峰故無奇特以環拱
郡城西北遂竊不虞之譽當秋八九月間好遊人不如登泖
塔佳出郡西從五浦塘南行二十餘里入泖湖廣袤十八
里近泖橋者名大泖近山涇小而圓者名圓泖東西長亘數
十里而稍狹者名長泖是為三泖而一片水實相連接無所
界限浮屠據大泖中央築基載之基晝夜為水波跨外築
小隄護之殊覺幽雅基僅四五畝佛閣方丈精廬香積厨以
至登稻之場藝瓜菜之圃種芡芡具浮屠執固不能干霄然
以四周無障礙可遠眺望躋攀及數級此可見郡城中瓦屋

如雲屯東南見沃壤億萬頃當黃雲覆野直是成一片金色
界西見澱湖澱湖廣袤六十八里又西可見沉湖之廣表
亦六十八里殆漆園氏所謂九州外又有九州者耶薄暮時
落日澆漾水底如絳紗籠瑪瑙盤真是小李將軍一幅水天
落照圖幸及月夕月似與水爭奇久之不肯相下兩光終混
為一色短視人眼尤不能辨別第見百萬金背蝦蟆湧躍
碧波中是時把酒浩歌頓忘此身之在水晶宮也余絕愛之
蓋松人素好勝自慚故鄉無佳山水足罄東南勝遊乃覓九
點中一片頑石色稍頗者強名曰小赤壁余愛此泐塔視夫
中冷具體而微又不致怒濤作雷霆駭人乃亦名之曰小
金山教、邀丹青家作圖弟及寫林木蒼蔚殿閣參差及四
面風帆相往來而已至其一畝蒼莽恬淡景象終莫能圖也

五音志逆隨筆

卷之六

五

辭

他時或遇畫院高手定能描寫逼真三泐其俟諸

吾松鄉語有云一瓣不如一瓣又云依樣畫葫蘆此皆有本之
言按陶穀使吳越忠懿王燕之因食蠟蜂問其族類忠懿命
自蠟蜂至螟蚰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一瓣不如一瓣燕將
畢又進壺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為此
羹今依樣換來者穀一語不吞蓋穀久在翰林不獲大用俾
其黨曰奏對言穀宣力莫多穀伺上旨太祖曰翰林州制皆
檢前人舊本不過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乃作詩書
於玉堂之壁曰官職何由生處有才能不用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依樣畫壺蘆太祖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
元宰云畫家初以古人為師後以造化為師我見黃子久天池
石壁圖皆曆本昨遊吳中山策笻石壁下快心洞目狂叫曰

黃石公黃石公同游者不測余曰今日遇吾師耳元宰所見
子久畫不下三十幅當以浮巒暖翠為第一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吾松華亭朱孟辨希作詩紀
其事送之其一曰天語丁啤出紫微特將天綺送御婦愛卿
東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蓋瀕行聖祖諭曰卿事朕十
九年忠誠可以貫金石故有是賜卿今六十有八可待三十
二年後以作百歲衣也其二曰楮鏹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
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公既受天綺之
賜復出寶鈔數十錠與之曰卿東歸當酒錢也其三曰城上
春雲短更飛念卿此地迹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雁一歲秋來
一度歸聖祖一日携景濂至午門步西城上頽謂曰卿來此
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景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

五音志逆隨筆

卷之六

五

辭

也

元宰持節楚藩歸會泊祭風臺即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南七十
里此地凡雨過輒有箭鏃於沙渚間出里人拾箭請以試之
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造耳子瞻所賦赤壁在黃州非古
赤壁也

松水原委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
水入海者曰支水松郡之水上源天目山下委海王距數百
里濛洞泐泐其承受原水之來者為湖為泐而導引委水之
去者為浦為江此松郡大脈絡也

曹我雪翁冠以文請正於李竹懶先生閱其文曰君是陶石簞
馮開之一輩他日定不作第二人嗣後我雪屢困場屋辛酉
始領薦薦成辰倉榭果作第一人竹懶素善繪事因馮梅一

枝題贈云會看未開先著眼春來驚見最高枝蓋亦自負衡
鑑之不夾也

周馳松江詩云江闊小艇數能乘活計今如船子僧近喜老妻
能所餘欲令稚子學攀唇又云久客思歸未能題詩附興
遠還僧吳淞江上鱸魚美何處人家不下簷

吾松俗語稱方底員蓋自此齊以來蓋久矣顏氏家訓兄弟篇
云姊姊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兄弟親
厚之恩猶方底而員蓋必不合矣

陸瞿獨題眉公高齋云曲尺排牀安病叟循環設食待詩禪
林咽雨雙鳩醉蓮浦窺魚一鷺拳聞說先生多近事萊羹灣
口捕魚船此詩瞿弥窺嗜好耽山水畜涉繪事無不敏妙春
未銷青髻輒掩黃沙壯志曷伸遺文誰續竊嘗評其詩如未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五 醉隱居

縹渺事 顯袖中石嵌空玲瓏又如姑射真人汲澹露餉茯苓談烟霞

自集古錄博古圖諸書流傳而天下名人侯王冢墓破掘殆盡
矣有得一器而其值為百為千為萬者人何苦而不破掘哉
冢中古物最能害日吾鄉顧光祿精於鑒賞徵收頗眾失明
者十餘年而卒

續取來朝陳眉公曰地師云江南乃平洋地專以落水為主以
世間之水無不東流耳然吾松浦上重載二壩皆類布衣所
定壩前但有浦潮而並無西水一勺到塘蓋西水但能逆浦
入海而必不能久灌於沿浦溝港者勢也然則江南藝地竟
當重來潮而不當用去水此皆玉尺所不載其取潮之法則
玉尺所謂因水立向四字盡之矣若專論龍入堂局及去

水者皆皆師也

何元明至姑蘇在衡山齋中坐清論盡日論及石田之詩衡山

曰吾鄉沈先生但不經意寫出意氣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
削便不能佳今有刻集往不滿意人言曰誦其率意者二
三十首疊不休如余所見其題畫詩云幽居臨水稱冥樓
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茅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檐前

故壘雌雄燕雛角秋燕子母難此處風光小章杜可能扶我
一青藜 四檐霜雪州亭孤折木當門凍雀呼詩骨坐寒須
酒暖隔江還要放船沽 雲壑風泉處宜詩囊酒盞大家
喜人來人往春無至日短日長天有時墮敲林亭看燈覽插

花山輻愛峰隨野僧未識登臨樂靜自關門笑客癡此等詩
皆率意清新亦復情景皆到與集中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五 醉隱居

論不虛也 元宰先生與先太僕同己丑廷試余以年家子時未弱冠謁見
先生求取一字先生以余居長名履震字余曰斐孟因賜一
扇贈余詩云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魚書賈生詞賦
傷流落祇向長沙住歲餘先生外遷楚中學政不久遂賦歸
來故其詩多感慨云

顧仲韓詩句欲延月意態從破恐礙荷花麝籠焚與莫廷韓皆
秦川貴公子時稱雲閣二韓顧名斗英

玉枕山詩話云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齋先生白沙陳獻章公
甫應詔起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東海居士華亭張汝弼
甫欲用曹參禮蓋公故事欵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數月
以受教石齋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裝弗

亟辨容與數日耳東海不能殫石齋有詩曰玉枕山前途使
君西風吹破玉臺中乃白沙自製類華陽中直方而無襲
積者東海遂斷論議或有戾於其道而云此破中耶遂
以一絕激之曰白沙邗裡玉臺中不耐風吹易染塵莫笑烏
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人石齋復以玉枕詩曰一枕橫秋
碧玉新金釐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原無用費與江門打睡
人政曰東海居士咏玉臺中悔我太甚口占玉枕山詩卷之
東海和卷曰尖瘳多收一雨新獨看天柱簪嶙峋橫秋玉枕
真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天柱峯亦南安之照山也故自依
天柱以玉枕與石齋順其意耳既而又作詩一絕云客囊羞
澀客衣單却帶南安玉枕山縱有枕頭那得睡難教催入紫
宸班又云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天地正芳春覺來莫管閑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雲

醉醒居

花鳥須歸崑崙頂上塵又繼之一絕云青首鋪榻玉枕橫白
雲為被天作幃東海先生睡不著日月當天正大明政曰觀
此則東海石齋大家不得睡而司馬公拍掌笑殺陳圖南呂
蒙正亦起來打更而錢鏐甘心奔走左右也鏐下多一仔
風俗而加也五代史可稽未幾道武選郎餘千蕪文簡由廣東使還具道
石齋之師康齋吳興弼之端嚴剛峭勇於進道亦千載人物
東海方悟極論康齋立心造道處世化俗之詳東海漫賦詩
曰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
川路上見斯人蓋不唯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並持循且以
謝玉臺中詩之過玉枕山不必買當長揖白送矣文簡當為
折中云

成化間妖人王臣者以左道事中者得授錦衣千戶請為上合

大丹以采藥為名擾害地方時臣過南安東海目觀其驕橫
作詩嘆曰過嶺囊箱下瀨船丁夫晝夜少安眠薄田蕩盡猶
輸稅惡客時臨橫索錢窮髮東南昏赤子舉頭三尺有青天
不才無力蘇民困食祿乘軒自歉然

宋徽宗時朱勳領花石綱有龍鱗薛荔帶銀至二千兩東海偶
見薛荔感而賦之曰薛荔長龍鱗相看似可人聖明無民歎
那值二千金 又咏寒蟬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
得隴望蜀徒尔為未知為福還是禍得過且過

眉公云王命州有文章九命其天折中南北朝強半居多大要
少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奇
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好客好
客則難靜又好酒色好賦否則難入道又難老此文人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雲

醉醒居

習氣為之祟也悠、文豕半是禮場落、頑仙定優才鬼余
何言哉但為不識字無名曰父足矣
蔡季直於庚午秋過維揚江善卷寓生有新安三四客各擬出
所藏示蔡子見李營邱雪巖寒溜圖米南宮仿爭坐位帖并
天馬賦真蹟揚疑賦冠黃子久為曹雲西畫卷柳河東蘭
亭詩蘇子瞻書維摩讚魚枕冠頌顏平原裴將軍詩曹武惠
公林處士和靖有跋黃山谷書咏懷詩馬遠十二水陳居中
畫蘇李相見圖懷素臨苦筍帖米元暉鑒定倪迂畫二幅張
長史柳枝詞沈石田跋宋元圖二冊劉松年高房山畫卷趙
承旨長幅山水中有虎渡河頗奇蘇子美艸書歌行筆法顯
縱亦一名家也 季直雪朝詩云雪花撩人清入肺千山萬
山凍如媚曉齋影抱梅花睡搨衣起飲未能醉、后吐詩作

光異瀟盡兔毫香字

陸瞿孫同珂月登龍潭佛閣遇雪云填平我佛河沙界展盡滕
王峽蝶圖亦奇句也

張南山天駿有四命婦詩其一為竹夫人

吾郡金雲御自辨耕樂良文圖之君子賦之復請於楊升菴仿

宿戲作耕樂解文載升菴集

萬歷癸丑春曹介人赴公車北橋一日同年相約俟周司業文

岍擬刺將加晚字介人乃爭之曰吾輩既入仕後當守官箴

未入仕前當養士氣吾松陸文定公幼時與高才結社既才

領歲薦嚴教官歸彼此書刺皆稱養弟人兩賢之今必欲於

年弟上加書晚字將手裂此七寸紙矣友人乃止揭曉單介

人病蹇臥文岍來疾病撫牀而語介人遂漫陳前事文岍亦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六

三

醉醒居

曰太君有某貢士與荆石王相公掇角交也坐必對面帖必

書弟稱呼僅尔汝惟然相得也偶某老謂之曰荆石翁官極

品恐不宜講敵禮貢士他日過相家帖開官銜椅列於側稱

必曰太師荆石大驚詫貢士曰乃某老先生教我荆石長

太息曰兄一團天真竟被某老鑿破可惜可惜介人謝曰友

道已贖藉我兩人共維之

余閱觀此稭記云揚子江中沙田、戶每歲旦取一瓶以稱水

水重則是年江水大水輕則水小歲、不差

金陵金盛時碩東橋每宴集必用教坊樂以第琶佐觴武宗南

巡樂工頓仁隨駕至此在教坊學得金元人雜劇詞何元朗

家小鬟盡傳之老頓言此曲懷之五十年今供筵所唱皆是

時曲此等詞並無人問及不意垂老遇知音也

青浦薛道山有任水監墓崇禎庚辰年土人掘土其壙如屋棺

懸於中見其首係金鑄者約重五十斤為家所攫去按此水

監失其名何葬無首必罹法而子孫鑄金為首耳志書亦不

詳也

青浦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蓋葬其衣冠也萬歷初有一金地

見土阜上土人掘之得一銀首并銀篋後聞之官各抵罪

沈鳳峯云昔張子孝於嚴好禮雖過妻子若嚴若高人或謂之

詐張曰吾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張載寧辭世詞云虛名小載者人間晚歲空勞學園閑漫賦歸

來慚踏即聊存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憂悴臣道無歸在

克艱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其一生死蟬蛻一

瞬過於今頃踵正堪摩三年碧醞千秋血方寸丹惟萬丈魔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六

三

醉醒居

此宿定知親日月騎鯨猶是怯風波六旬往矣聊乘化無事

空嗟老去何其二

顧祿字謹中華亭人國初太常博士善詩歌有過鄱陽詩一聯

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時聞入禁中聖祖命

畫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上所御殿有祿詩數快蓋深

喜之也

壬辰六月華亭之千卷閣霜按曆咸寧三年六月汲郡唐平陳

留崇陽陷霜梁大同三年六月胸山陷霜唐證聖元年六月

睦州陷霜殺州元仁宗延祐四年六月盤山陷霜殺稜五百

餘頃京房易傳曰興兵安誅茲謂之法厥災霜

書畫本高人之事非請書萬卷傳中筆下無半點塵俗者不敵

工李長蘅嘗與王昆翁云見輩患不好畫耳未有好畫而求

肯讀書者昔人云我常自教兒此非解嘲語不然亦當如淵明詩云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耳毘翁在西湖見張女郎乞長衡畫柳題云斷橋隈外柳如絲愁殺春風烟雨時見說美人能愛畫的應將此門腰肢法相一小僧亦乞畫柳題云西湖烟柳斷腸絲只合將來門翠眉料得禪心應不染也應和墨駕風枝

元宰云臨帖如驟過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言笑真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元宰曾書古詩十九首自鍾王以至蘇米各擬為之十九體

梁簡文云倉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觀人眉公歲寒齋中大不容斗而花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象外之致此非所謂倉心處不在遠者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六 早 醉 醒 居

肩公既撫子瞻南華妙高二帖他日復得煎茶聽琴詩各一篇元宰亦得三馬圖贊皆奇絕會勒石已竣藏之篋中肩公曰君豈書家抵鶴耶

揚有為號九南舉嘉靖己酉鄉薦公猶介自持壬辰長至前一日進微疾沐浴更衣而逝以負不能葬孝廉張齋顏作文以求助於郡中曰庶倖陳仲貧過原思生平唯守一編家業空餘四壁足絕公署當道至不識其姓名高以窮邨交游莫得望其顏色寧甘凍餓持取干求生之年常并日而餐死之日至藁棺而斂又况天乎不吊竟奪伯道之孤室有未止堪憫黔婁之婦凡我同類誰不關情擬捐厚贖之資以助薄葬之備言皆實錄識者哀之齋顏字克復瀋歷己卯舉人

張昉字元畏誦友蓮公負雋才力貧苦學文宗歐曾五七言詩典則有大歷風尤長於真州書臨極山水皆得晉元風骨性不嗜王公大人之譽故行年七十無所知名屠長卿思見之先索書畫手卷以贖金為壽公謝却之卒不得見陸伯達為假僧寮一椽時佐酒米公曰此賢者之惠也不妨我廬郡人兩高之

馮元成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人碑碣志銘苟無關係則不書唐以來韓昌黎最為大家其志銘等文具在寥寥僅一二百言了然當時且以諛墓識之至於今或一序數千言一傳數萬言荆川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祭子誠有味乎其感嘆也是故君子之文章損無益寧慎無濫寧拂人子孫無違人月旦又云昔錢公輔甲科高第王荆公作其母太夫人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六 望 醉 醒 居

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公輔意不滿以書巽改荆公云文自有真不能改也明一科甲即市井小兒粗知詞賦者皆可得何足道哉故謂里巷之士以為榮名天下有識者不然也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相傳云當錢武肅霸吳越時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齋飾竟集一巫方焚香啓祝唱說福祿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信心語詭玩侮所善文相勸止恐其擬禍巫宣言書青之暉正與爭辨俄踰隙仆地涎流於外若厥暉然僕從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卒錄精魂付北野都先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俯皇無計但撫尸泣守暉忽奮身起有人驚散謂為強魂而驅沈笑曰吾故戲諸人耳巫悻然

潛出園廟之人亦捨去此則見爽

馮五玉並仕澄海縣有一僧訟妻為人拐去者五玉晒其言之

無當答而遣之一訟曰為人偷去者五玉曰汝曰有何字跡

屬何鄉保其人曰竟不知去向矣亦怪其言之不根答而遣

之事後訪之五臺山僧世有昏姻如大相寺僧妻稱梵嫂則

知有拐妻事矣海邊潮水無常人皆編木作筏填土承種或

臨潮水洶湧木筏漂蕩無可尋究則知有偷田事矣二事驟

聞之俱屬可笑徐審之皆為實事是以臨民者必先觀風問

俗楊升菴有海辨詩即詩田也存於水中東西往來

董元宰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畫稍有倦色則謔詼繼之購

其真跡者得之閨房者多

唐仲言嘗過虞山訪錢牧齋酒間誦兩都二京江海諸賦杜李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望

醉區居

諸長篇綴金戛玉琅、不道一字

漕涇楊氏藏蘇蘇黃朱真蹟一卷

山人馮雪竹少喜為詩、出而上海陸文裕亟稱之與張通泰

遊匡廬武夷遠而示歸震川遊詩一編震川戲曰馮先生之

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先生曰我甚愛雪竹故人以雪

竹呼我因以名我軒今我已老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

則何所無之請子記之

孫漢陽工丹青花卉尤稱絕技為人豪邁不羈一日遊平康里

妓不相識以眾人過公、忽挈其紅衫浸之水中旋飛灑於

羽帳隨用筆寫絲桃一樹閃爍艷麗見者如入桃源適維揚

一大曾至咋舌曰此仙筆也詢之知為漢陽戲墨出重賞購

之從此伯樂一顧而娉母教價亦頓增矣想見前輩風流趣

致若此

吾松多奇童宋存標子思宏四歲即能書六七歲能作大字今

善照寺匾額是其八齡時所書也曹思邈子暉後改仲暉李

懷孫暘俱六七歲能作州書曹子酷肖其父張潘子繼志數

歲善畫居然作家矣一時風尚乃亦要其成就正未可預必

也 暘字寅谷年甫六齡善書握筆甚固能作大字時撫按

至松者聞係學憲李公懷之孫皆延至公署設席相款抱之

膝上殊無畏懼立書數紙無不噴、嘗嘆吾松何多字孺豈

峰泖靈秀所鍾耶

松人呼素昧平生者曰陌面不相識恐是茂字即左傳所謂昔

吾見茂之面之語耳又稱事務為事際按南史王晏專權明

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註事際為舉事之際二字恐出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望

醉區居

此

眉公有雪堂古玉印摹作印章文湛持曰此印非眉公不敢用

也

李本寧先生云撰述家學病不博、又莫病於不雅每擬著英

於類書然自有類書以來莫著於歐陽氏之事文類聚第其

前裁割裂率更本謀今尚古者每、寓目殘編輿懷完什款

歎追憶不能自已迺來此種最盛稊厠並進雅俗不辨求其

通古今鏡成敗為經世之具者其馬氏之文獻通考乎其

海王氏之續乎

萬歷辛亥李秋望後三日馮元成至滇宿九鼎山去中州萬里

是夜月輪不改清光倍明先生賦詩中一聯云是時望後已

三夕瑤臺玉鏡無虧蝕何地遠而天象盈虛有如此異耶

南京廊檐之外名架軒市貨未蘭岫未第時曾與市人詬誓毀

之及佐司空與丁改亭清故道凡室在衢者盡行拆毀民

諺曰未侍郎丁都堂廢舊制拆民房刀兵起作戰場先太僕

時署光祿上疏遂得停寢以弭民亂

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華容太守即

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拔萃種桑今之縣令錦上添花

不受還之

萬歷壬寅五月海風吹琉球夷六十至南匯當路請歸之有愛

減麻各門者以疾物故時即守許周翰為封而悼之以詩云

白雉同夷骨華棺送此生鄉人哭盡反異域家旋成宿艸魂

寧藏寒潮恨豈平海燭風雨夜徐市不勝情公又囑云願吾

民羸博視之勿毀棄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吳 縣 滙居

王建道遜公豁亭詩稀疏野梅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

青山何兩值膏供官稅不如灰大抵園林興廢足資傷感如

平泉告誠不無遺議後人耳吾松願正心建熙園於東郊千

金輦石破垣而入今其後嗣售花石以給薪水買者以石錢

灰所謂不如灰者今直求為灰矣滄桑屢更達人觀化宜何

如也

眉公云文人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相親相倚莫切於

此五月梅雨釀濕不便展法書名畫時出古硯拂拭洗滌斯

時眉公與元宰有門硯之會每相見輒嘆曰同硯不難於

同書畫哉意無勁敵耳

孔子遺履圖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眉公亦寫二語云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

孫漢陽竹傲文湖州蘭傲鄭思肖時罵人物兼帶梁楷寫石兼

帶米芾寫水則兼帶馬遠縱橫點綴皆有根據其寫生古則

趙昌黃筌父子近則沈石田陸叔平皆能抗衡至於文房諸

玩隨意拈出不肯不止十指閒算有陶治雖宋畫苑諸名手

未能夢見也所居東郭州堂多列法書名畫於秋林閣中盤

礴觴咏客至如婦退則游戲為此習中無纖塵留翳繼之者

罕有其儔今作廣陵散矣一歎

陸平泉家世習農稍長獨嗜書其尊人驅就田跳而耕蘆刺入

足跡中事結椽作而陽股歸則挾書避人請之從杆回閒習

為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某驚以為奇勉使就學公父未

之許也乃館於吾里橫溪時范中方亦館橫溪嘗適范館經

屠肆前血滴公衣公亦相忘乃屠者腫目而視復有請讓語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吳 縣 滙居

公亦知而勿問也先贈公同野受業於公知之甚悉

眉道人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

可睡同御牋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吾老睡鄉矣

東禪塔為錢崖小蓬閣之鄰買安石戲題之曰小蓬閣西一管

筆著書今付缺春秋

俗語有所祖吾松謂愚者曰不知昂重爾雅釋州云類萬董註

似蒲而細不知昂重者豈不辨菽麥意乎

語不堅確曰活脫釋州云倚商活脫註州生江南高文許大葉

莖中有款正白活脫者豈靡然如州意乎

熟習者曰熟脫法華文句記第一云但成佛時而熟脫之

人來而避曰問說文云陸音 不媚前却陸也問作陸

手推曰塘方言塘張也廣雅作橙云距也

物之錄釋者曰洋劉熙釋名云錫洋也煮米消爛洋然也
摩檮橋之屬曰扒唐雅云扒音八摩也

隱跡曰畔陳後主時諺云齋雲觀冠來無處畔
手取物曰搵音查方言曰凡取物泥濘中謂之担或作搵劉熙

釋文云搵又也五指俱往也
事穩曰妥貼杜詩云千里初妥貼

餽人曰作人情杜詩云拒妝作人情
珠曰珠子相如賦云明月珠子

少年曰後生儀禮兄弟之後生者舉解於其長
坐主曰老師子華子云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

官之有職掌者曰管事李斯傳云管事二十餘年
物之闊者曰扁崔融大禹碑燦書扁刻後漢東夷傳辰韓人及

五音志逸隨筆

卷之六

星

醉涯居

生子皆以石押其頭俗扁劉禹錫詩云壓扁佳人纏臂金
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肴於田頭大樹下

所以閨門者曰閨音桂范石湖桂海虞衡志云閨門橫闔也
不正曰差去蔽路唐詩云枯木巖前差路多

貌不賜曰那搜大慧禪師自贊其像云那搜斂似天
蒸薰以桐油入五色緣飾曰油音膺蔡襄茶錄珍醬油其面自

註油去教

生子曰養韓詩外傳王季立而養文王
扶持曰撐舉白樂天高荷詩云亭自撐舉

負而不償許而不予皆曰輸晉語云已輸其地而又受其賈
虛而少膏曰空頭北史斛律金傳空頭漢合殺
習氣曰毛病黃山谷刀筆云此荆南人毛病

匠斲木而復平之曰鉋去教元微之詩云巨礎荆山採方椽即
匠鉋

牽船之索曰彈子癸辛襟志云鍾會呼捉船索為百丈註云百
丈者牽船索

熱而不甚曰溫暾音五白樂天開元寺詩云池水暖溫暾
博戲者立一人司勝負曰頭家唐英華薛德有戲擲蒲頭賦云

鑿坐中之奔北亦為席上之司頭
濕飯曰爛亦雅云擗者謂之糲音爛

有所倚曰靠范政明岳陽風土記云江道曰曲或遠或近雖無
風濤之患而常靠閣

札把之把音張祐詩云生插札把酸
物之柔潤者曰滑遶東坡秧馬歌云簪踊滑汰如鳧鷖公自註

五音志逸隨筆

卷之六

星

醉涯居

云次音遶韓昌黎谷張微詩云磴薛達奉詔註曰遶滑也音
閨姑舉一二以志其概

余請此仙有柳仙自述因果云我本隋煬帝遊江都時所植隄
柳然我豈敢為妖只因有一宮女名媚孌者為帝賜死埋我

之左陰府憐之未收鬼錄遂假魂於我遠近皆來致禱後遇
大唐狄梁公斥去淫祠我遂投在民家其家適遭回祿棟瓦

俱灰而我以餘靈未息宛然無恙蓋此時媚孌已去我獨曰
人民拜禱聚為精魂象人之靈即我之靈也時梁公已遂朝

民復哀祠祀我享血食數十年歎處人間與俗子為交飄
然有凌雲之思我本非仙骨不能飛昇九天聞雲房祖師與

我師鍊藥島上我於雷雨中附龍尾飛去獲見我師以我
在江干雖受享祀未嘗為孽遂置我於坐下終日聞道得餐

雲霞并諸仙靈藥我自是隨師步趨在泰北斗我始得隸名
仙籍與桃花仙同位今人不知此因謂我為妖故師收我何
不思師道最尊豈以妖為弟子况如祖龍漢武百計求仙未
嘗一過正以彼凡心未脫故相乖阻我本輕世得奉仙蹤幸
君聞我言為我立傳我當有以報君也非獨白我前而且以
示凡心未脫者此亦我師意也昔紫姑神欲託子瞻以不朽
愧余不足為仙重然亦何惜尺寸紙不使世人知乎紫姑神
名何麗卿

癸丑歲曹介人在京過利西秦問利公尊庚幾何答云已無五
十時公正五十云無者為已往也接其論多奇致新趣正如
脂膏炙魚之後而忽進以水陸州藻嘗者當自味也介人為
刻時人十篇是亦公之桓譚矣又遇一短人長不盈尺與介

五茸志遺隨筆

卷之六

甲八

醉區居

人酬酢彬，不失賓主禮時有一老姬為之應對向老姬曰
曹相公南方人須看好茶按漢武故事東郡送短人長七寸
名巨靈神異經西方有鶴民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東北極人
長九寸元至正乙巳平江金國寶袖人脂出售長六寸五官
俱備須髮色黃間有白者偏身黃毛長二分許乃男子也相
傳至元開世祖受外國貢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何即死因
剖背刻去腸臟烘乾至今無恙意介人所遇者殆其偽歟
夏嘉遇字繩北華亭人庚戌進士初授保定推官擢南吏部主
事補北吏部員外以事忤魏謫配於平望驛為昏廢竟死
於配崇禎登極湛恩死事之臣嘉遇獨遺高夫平望在鴛鴦
湖畔唐張志和昇仙處得嘉遇一死又增此地一故事矣茅
元儀二十八忠詩曰千載郎官拂裏歸白鶴移向釣魚磯羞

同傳說乘箕尾好伴元真共席飛
眉公與元美王公遊舟州園元美執酒四顧咏謝靈運詩云中
為天地物今為鄰夫有眉公戲問曰朝川何在蓋園不難
於園主人主人不難於其園中有四部稿耳元美樂甚浮
眉公大白

陳眉公於己酉冬日訪超果寺覺虛師作艸菴楮柱聯贈之云
佛法無多子人生有幾何 無法為人說將心與汝安 少
不如人今老矣我無德爾何言哉

松有從蜀歸者述成都居民七十萬戶自鼎革後僅存六十餘
家相傳北兵臨城流寇張獻忠盡屠居民而去自云讓國不
讓入

唐仲言同朱敬韜北上至徐問季札遺跡有艸一葉持起作挂
五茸志遺隨筆 卷之六 甲 醉區居

罷狀土人言此艸生無定處歲必易所亦奇艸也
松江墨刻六種其一為元宋仲溫戲書趙子昂舟中蘭亭十三
跋直楷行艸蠅頭小書大小不一舊藏華亭沈氏望家正統
中吉水楊政惟効以侍御改松江司理今善書者摹刻於郡
後有訓導魯稽陳廣跋一為章州書杜甫前出塞詩九首吳
僧善啓舊藏此本摹刻於寺其字絕佳一與俞仲凡書亦鍾
字今為仲凡諸孫俞珙勒於石一趙子昂行書千字絕佳惜
碑破碎今翻刻本有僧善啓跋一子昂真書鐫佛寺鐘銘絕
妙在鶴沙報恩懺院一鮮于伯機真書千文亦佳以上皆郡
中碑今不可攷
倪瓚送虞騰伯之雲間求雅公先生遺書云虞騰伯徵君隱居
行義家甫里垂二十年不以名姓求知於時道園先生其從

叔祖也先世雅公道文道園欲求不得勝伯必欲以意購取之聞此書藏松江俞子中推官家俞既沒而子俊州尹其弟能假以歸勝伯非仁人義士之存心乎州尹我故人也因書以為之請陶蓬大尹見之當有以教我也詩云川谷云逝水波雅公勳業未消磨况當異代求文字尚有文孫授外訛京國不聞收汗馬州萊終見沒銅駝誰陳聖主賢臣頌奈不陰山勅勒歌

近有孝廉見郡守皆穿花員領唯禱稷徐公獨服舊袍維新許公持輿指曰君真世家子也又有見縣公者風揭紅衣鮮麗熊令劍化一見即出或訝之熊曰適宿館中有婦人不便周旋耳

郡守岳貢方公號梅修湖廣襄陽人在郡十三年清操嚴厲頗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六 辛 醉廬居

著丰裁以郡守拜相賞出特簡未幾遭甲申之變殞於賊手子幼家貧松人憐之迎其親葬於華亭之五保

朱司業大韶多蓄古玩以教子昇天玉杯為冠卒無嗣婦家陸氏構訟及其弟大英禍且巨剛大英出齋玉為請訟稍解竟擬成後大英子本洽登癸丑進士官比部上疏白冤榮贈湯如例適陸氏子為少年所誘繫松郡獄其妹唐薄過松通姻好歸前壁并附千金本洽焚黃時持杯醮父傲立碎之仍捐金置田以饒學宮比部得復父冤一時稱為孝子唐薄幹蠶亦並賢之此則詳第五卷

此二杯乃宋徽宗時物後入大內為劉瑾偷出以贈旅漢尊人憲副公以報其獄中周旋之德者文石為旅漢姪故得之文石亡後又無子為弟文泉所得更有一玉戒尺後

歸早服後士記

馮南江所善友張永思博學善楷書與徐文貞亦文學文也永思年七十有節母年九十餘矣馮常召飲不赴聞至亦僅嘗一味曰母而未啖某何忍食馮知其意每召張必先以膳遺其母張受而供母始退而赴飲孫汝霖亦能孝謹動繩禮法里稱善士

馮泰事母最孝一日之京師中途忽思母即命反棹其會孫師程事孀母奉養備至每食視母為進止母好施一給之卒後有一貓臥其柩下四十九日始去墓田苗生五穗人為孝感

徐侍御宗魯父病瘡甚劇公徒跣風露中覓醫藥不得仰天大哭恍惚有神語曰八角井邊有金絲州可為膏而治也得之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六 壬 醉廬居

果愈

國初詩人黃仲琪贈謝員簡吏臨洮有詩云九霄風翮舉清秋萬里飄然汗漫遊莫謂流離舍初志即看登用約嘉猷黃河太華供詞筆紫鳳天吳在客裘及早歸來拜家慶故鄉終不似并州

楊基將歸吳中留書雲間齋舍云請書喜逢明主知直節不受儒官欺男兒自當萬夫敵少壯恥為童子師江總還家何州州仲尼去魯獨遲子雲亭下春消息白雪梅花開一枝李空同云松江陸子儼山以予久不達謁遂蒙嘲咏然陸子往許以小楷南征賦既我久亦恡焉子得反嘲戲之兼詢後約詩云甚欲來餐張翰魚只緣難換會稽書關西夫子莫浪謹北海先生久索居

黃憲明與顏文德東云來論云府主留修郡志夫志者所以志一方之事凡人物風俗政事賦稅之倫無不該載即古之一國史也前輩修者間雜以私致後之觀者不甚信服今執事於是非筆削可不加意於其間乎且執事行將入閣而操天下刑賞之大權於此亦小試耳謹拭目以俟幸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張拙字汝吉能詩善篆隸隱居不仕陸丈裕引為善友嘗和陸白槿詩文裕大擊節推為擅場云詩曰懶隨宮女候羊車欲嫁潘郎髻已華誰向上林承雨露自甘僻壤飽烟霞幽情肯許題紅葉澹影常教占白沙却笑阿嬌金屋貯最深恩寵不藏瑕

何元朗著語林悉依世說分類語雖不及義度之後註實可方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奎

醉區居

孝標不下樓者十九年今板燬於火好事者宜重刻之王元美摘世說取語林補之名世說新語補人愛其簡便遂相爭買二書全部遂不甚行矣亦天地間闕事也嘗記元朗效白體一律云行樂難逢在晉京人生那得俟河清只教世去難忘酒縱使貧來不廢情款款連宵皆好月管弦逐日有嬌鶯天公倘與百年活肯向西方覓化城此與香山絕相似張次壁演雙真記成朱敬韜謂其識己也心甚銜之會直指路公按郡院門訟之直指付之一笑不之問諸紳欲稍全朱體面取板劈碎之朱曰板雖劈如蒙恥何張茂卿聞而笑曰辟則為天下儂矣郡守聞月川涖松時已年近七十尚有九旬之母夜則就母榻而臥伺母殷息以為安後讀閻然堂雜纂亦極稱其孝行

包前石蒙泉子也病篤時倚几上眉公往候之問所苦曰背疼曰何不用醉公林蒼曰先公未嘗用此吾何敢用其孝如此亦不愧乃翁乃叔矣

袁太冲一日同播紳二人在宿館中坐久一曰司馬相如日擁文君好不樂否一曰宮刑時却自苦也袁閉目搔首曰温公喫一赫

張夫人王鳳嫺送夫入京詩云西風吹妾千行淚明月隨君萬里行今夜推牕望南北不知何處是金陵 婦夫袁詩曰荒冢孤狸啼月夜孤舟嫺婦泣黃昏今宵若遂同遊願有得明年又斷魂 脫前四句 蒙 蘇 三 秋 梅 草 門 已 切 餘 蘇 拜 君 恩 道 經 有 總 猶 堪 對 舊 業 無 存 不 可 論 野 狐 涕 白 月 眉公云余幼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色深紫襯手而潤發於有水冲之散清遠石上有點青綠闊暈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奎

醉區居

圓小而紫者謂之鸚鵡眼此乃巖石也采於水底最為貴重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中而有紋但不甚清遠有鸚鵡眼色紫綠暈漫而大此乃西坑也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石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照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漫乾而少潤中之散重濁亦有鸚鵡眼大而偏斜不紫謂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石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溪巖石硯者余觀之皆西坑石也近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豈唯世無巖石即西坑者亦不得而見之矣 後歷亦作後歷 楊抑齋在告時有日者對陸宗伯曰楊公為門下同年其命當先國難公勿勸之出宗伯曰此公已無宦與安有此日而言誤矣一日楊忽投刺別宗伯還朝宗伯心動且知公意已決

不可復阻猶疑星術之言未必奇驗已而聞變宗伯為之慨然悔不豫引日者之言而力挽之

唐仲言在陪京與李奉寧太史結詩社時李年將八十矣每寒夜懸一燈於帳中使兩妾臥身之兩面以煖體公則閱書至二更餘方臥其老而好學如此時焦弱侯亦與仲言聯詩社每邀仲言飲必入內婢妾俱在列行酒公壽至八十是日攬揆賀客滿堂置酒演劇夜半無疾而逝若仙家之尸解云

小東一貴人中年無子後生一子頭面俱好上身有肩無臂下身有股無腓然有陰貴人以艱於舉子乃留之以為人種及長仍有男女之欲曰為取婦每欲交合抱置腹上一婢捧其臂而推之後果生男身皆完好此君坐與客語極有致趣又喜觀打獵家人抱上馬背亦能夫鞍而坐一日馬跳過坑墮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壽

醉隱居

墮地家人馳救之體無傷也里人呼為國圖難此貴人與許推則同年推則轉述之唐仲言

華亭八保有一乞婦有足無臂以足穿針自為縫補但不能動翦刀耳欲便水火其夫扶抱之比部郎張某曾言一人有手無足執兩木槓而行能登華山絕頂亦一奇也

嘗記范香翁了願事已數年矣曰范得禍之慘并備載其始末云香翁初歸老子其為人輕佻跳躍狂態可笑時雖登賢書人猶以頑童目之老子本非范出初范氏有女嫁於姚姓不期年而夫死有遺腹其姑待之虐故不欲歸姚而歸於母家密語其嫂曰我知嫂亦有身我若生男嫂生女必易之我何愛於姚而繼其祀也未幾嫂果生女而已所生者男秘不令人覺察易之而姚氏子竟為范生矣及香翁舉於鄉姚姓有

族長踰屋樓者年老而壽不料事不可為而訟之於官言香

令實姚氏子香翁怒於當路嚴極言其安痛責之姚老不能勝竟死於堂皇下后香翁歷官至廷評居家夏月坐庭中有家奴劉龍者香翁收其兒媳沒其家資非當也龍忿之藏刀衷中詭言入謝叩首立刺香翁并刺其母、先死香翁經痛而卒亦上海一大變也香翁未被弑之前二日邑人有請仙者久之不至已而忽大書曰天遣勸道子惡婦事故遲耳未幾而范氏之變作彼劉龍者其亦天假之手耳

英宗命修大明一統志以備一代制作萬歷間復取府州縣新創者增入之既大備矣然郡縣標名之始則未詳也張林翹查改各郡邑所經歷原其始而詳志之名幅員記略此書惜未刊行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壽

醉隱居

張七澤言三衢有白果树六株枝葉無異每歲果生時即於皮中腫起其大日增至果熟時取刀割破樹皮而出之多可得數石味亦如常名曰胎生果

有一產婦兒久不下遣僕迎沈虛明先生時虛明方宴於席邗不能應召方秋時梧葉滿庭沈因拾取數葉授其僕曰可持歸去煎湯飲之兒即下矣已而果然人問其故沈曰醫之為言意也梧葉得秋氣而落煎湯飲之產亦宜然非有他也虛明兼通儒書全部綱目俱能口誦此真異人不當以方技目之

龍門寺楊鍊唯聽雪軒詩云老夫聽雪龍門寺浙瀝霞鳴飄雪多龍噴雨花天作瑞象占雲葉氣生和月明燭過銀沙岸風細魚沉玉海波萬籟一空天地老誰憐教色老婆婆

南京刑部侍郎徐必達家居病且羊呼其子語曰頃有兩青衣如伍伯狀執我至一處宮闈魏我殿上一人袞冕而坐青衣通令余跪余不肯青衣呵曰汝尚不知冥府神殿上坐者閻羅也余不得已而跪王初以好言相慰勞尋取惡簿檢閱即拍案曰汝在世為官奈何有許多惡跡余不版王以簿擲示之余覽畢因訴曰嘗者固不敢辨但其中多有不知者王曰汝既在官舉族作惡罪狀皆歸於汝余不敢言但請曰我為官豈無一善可錄王復取善簿示之凡二十事俱用淡墨書之王曰汝若有意為善則用濃墨書矣余淡墨者皆偶合者耳雖然據汝惡蹟應判為燕燈今既有此改判為牛力作贖罪還汝人身言訖如牛鳴而逝此乃徐里嘉興人所說因記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妻

醉區居

華亭令王廷錫武林人有二姪居清波門外長為諸生次布衣有強力與人謀必盡力責與人往還夜則為冥府判官人覺其異因問冥中事王曰我必請諸冥王方敢述居一日語人曰我已請矣曰勸人為善者不妨陳之未來之事不許洩也憲副錢淡卓有女蚤沃問王曾託生否王曰我見之矣入門先令斷其兩足乃下獄錢泣曰何用此慘刑王曰因其生時以白綾裹足故耳其嫂係文學妻求隨葬一觀冥司王曰嫂往恐驚怖不便強之乃令嫂臥攝其神以往令兩冥後掖之行果見枷鎖者無數冥後從後一推驚而覺此語聞之武林人特記之

泗涇李宜散諱儒正德辛未進士官南刑部郎中有二女長為唐士雅祖母次為姚龍津夫人一日携二女行大浦中忽見

炮雲四合疾風大作見一黑龍下取水公與二女生舟中瞰之相去僅數丈許龍首下垂龍尾上指須鬚開張日如懸火略不見其作用水從上奔如萬具桔槔岸水散食頃而去真若天崩地裂倒海傾河舟在岸衝絕不搖動非神龍之默護耶

宜散係大行王公之塔王嘗出封乘肩輿行深山中遇兩虎僕從昏棄輿奔竄公坐輿中衣冠整肅虎至就袍而觸者數次乃去輿丈許相對而哮山石震動騰躍而去僕從始反公封王卑即致政歸里亦以驚悸成疾矣王李俱名流一歎龍驤一脫虎口亦大奇也

張溪一友人家有蜂房高可尺許如七級浮屠狀每層及寸有棟有柱宛然殿形頂結螺髻為覆周遭細起皆如片雲極製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妻

醉區居

作之巧吳寧文為作記特詳悉焉近康熙二年六保地方民家有一蜂房結成宮殿樓閣工巧異常余友蒼飛梁目擊眉公八音詩云金谷花明日正長石牀水簾碧梧涼縹緲步障開雲錦竹房雙簫吐鳳皇魏葉翻綠水岸土花點繡山塘草除俗事唯開卷木几間披一兩行

顧東江典南都試夫人有姪與試觀得惠得闈節夫人伺先生浴親供盥濯童婢乘間曰請於先生先生張目搖首曰夫人勿輕言恐有鬼神聞之此係王家重典造化主張我何敢妄為也夫人慚懼而退

徐文貞嘗言我生平自誓三不敢薦：醫係人之死生薦師係人子弟之終身薦昏姻係人子女之一生休戚故皆不敢旨

此斯言

隆慶庚午南昌袁貞吉守松江錄科偶遺一二名士求補甚難
哀曰天下無場外舉人即我不明亦子之教錄而不第徒勞
何益此確言也

徐洪道係七賢人家居吳門其所佩玉環甚鍾愛者適客成都
泊舟江漢之涪泰起盥濯誤墮於江中諸不樂念之不置
後屬玉工配之意無愜者一日之闔門見江右商人盤中一
環頗類己所失者即以善價易之因詢其所由來曰往於江
邊泊舟值水洄從灘頭亂石間拾之夫以寸環而失諸江漢
之險隔吳蜀幾千里之遙入於異鄉游客之手究竟不失為
故物事亦奇哉乃知天地間得失離合之數大類類此
萬歷庚戌上海一民家取婦新婦曹氏年十六其父母住虹橋
當吉日宴而嫁之其嫂媿以茶方授受聞蓋忽中裂各持其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妻 驛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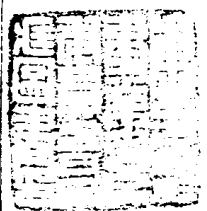
半已而女登輿出門室中有數鬼誦教不已抵夜分行至百
步開口女舟忽覆而男女隨從同溺死者三十七人蓋百步
口為黃浦支流湍悍而混濁不宜有閘、則衝激勢積積沙
內壅以故舊不置閘上海令誤聽好事之議而一時搢紳又
多為風水計者遂與附和成之徒耗萬金反為民害數年間
破舟覆溺者不計其數而曹女之禍特舉其一耳幸而閘口
旋亦衝塌郡邑知其為患寢不復修然前此之禍則已無及
豈非好事與營風水之咎耶故仁人君子必不可輕舉妄動
以貽禍階慎之慎之
松江舊屬止華上二邑嘉靖中割華之北上之西數保添建青
浦而隨有兵荒相繼時徐文貞在閣主議革之仍以其地還
之西邑萬歷初復言西邑北鄉多負稅羨汝賢為給事建言

復之意實為故友朱省祭房業計也文貞家居謂所親曰昔
我議革人或營之今者議復人或幸之營者謂其不便於己
幸者謂其便於己也然皆非計也昔而裁當者將來必思我
之革而尤慕之復但恐無救於民耳後果不三十年而四郊
凋敝民不聊生矣夫松之北鄉皆瘠土荒區以是民多逋負
自西縣割去亦欲一體征徭民何以堪且增一縣冗費是以
民不能支十室九空莫不服徐而憾蔡矣乃知老成謀國自
有遠識遠猷非新進書生膚臆所及也此青浦與華利弊之
炯鑿生事喜功仁人所戒

周萊峰先生喜談理學篤信經傳與陸平泉言輒舉濂洛諸大
儒語引曲證妮、不休其與李中條往反尺牘不下數百
幅多元言梵語及品鑿書畫鑿、有據蓋先生博雅清修刻
意問學以是喜病猶好之不置年未五十已修文地下今牘
中西謂結生死緣催玉爐鉛汞飛去者多自悼云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六 妻 驛居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六終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七

瑣溪漫筆 卷之七 長公采輯

南邦 卷之七 長公采輯

世人多沉湎愁海眉公詞云

偷了眉峰皺臂肢長濃妝

射英雄應弦倒 病魔纏繞

煩惱自家討填精補腦下

學不老

張東海東高崖山曰山林之興

塵鞅與公肩石而餐席雲而臥

眉公郊居樂云垂楊小橋紙

則尋常茶具木色清言日暮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一 醉隱居

昔人欲避暑者曰泰岱松何

應友人曰更得元龍百尺樓

緩步東泉有箇幽人書屋

修竹轉西廊別藏巖谷小瀾

蔥菁沐花屏蝶宿柳塘鴛浴

城市蓋有八德不青奇禮不

問失涼不關曲直不徵文道

馬驛也 居山有四法樹無

機事 山居吟云紅蓮米紫

古寺松竹多縱橫與僧博奕

菽既陳酒復清采美剝藕供

如此真率味休博到市城 風

著小紅燈報道綠窓廊底

香清朝來新吐百餘莖撲得

點苔可當錦褥艸香花媚可

則松散鳥鳴和根野菜不讓

世語也 昔山臨水門在松

土泥牆牕糊紙曲牀木几四

者陳仲子 不衫不履短髮

尾九寸鱧一尺鯉美香酒美

先生看月起 萬綠陰中小

聞雨過蟬散風來花氣不覺

願龍涯嘗以冬月詣張王屋

為服此王屋曰我有口占誦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二 醉隱居

文章不癢飢兒孫自有兒孫

孝廉洞庭公已卒孫成淵冬

歸至鍾賈山望家不能到卒

享爵祿之麗也張氏三世孝

蓋臣任長樂令

王屋有薄粥詩云薄粥依稀

派西湖景只少漁人下釣鈎

日過中庭尚未餐寄語夷齊

張聖清造一舟名曰自在天

管弦之屬無一不具寒至命

迦陵弄新教聖清按紅牙倚

眉公云余置一小舟白板朱

當風中者松几有爐燕香有瓶供花詩卷酒罌筆牀茶椀具體而微布帆二丈許畫冷雲瘦鶴順風而翔於蘆花楊柳之間

洪九霞家居十二戒 卯辰飲酒 未晚脫巾 近午梳栢

向三光及西方漫溺 信口穢罵 喜詢傳說陰事及詭語 妖語 箕踞橫股倚跛而臥坐 當食發嘆 見客不長揖

聚談淫衰及食案戲劇 詆毀人事以佐談鋒 妄想不可為不可必得之事

錢鶴灘云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天下有二苦黃連苦

貧窮更苦人間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世間有二險江海險人心更險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世矣

先別駕惺字公以詩經中隆慶應天丁卯橋先太僕懷野公以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醉隱居

禮經中葛歷己卯橋別駕公自掬其堂聯云賦獻兩朝世際

聖明沾雨露奎聯二卯家傳詩禮振圖書其林下聯云青山知我宜情淡明月照人歸興長

盛彥忠唐藏人元末年為華亭丞開白茆河清江貝瓊作歌贈

之曰山東未息馬山西尚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茆河海

風裂面天兩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鑿土如鑿山河運死

者誰收骨白茆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明通將軍不待驅

鬼書平地遂作魚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亭盛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莫喜非汝身為白茆鬼盛之德河之水千古萬古流無已

曹介人藩云主人翁田產財物與六種共享謂水火盜賊貪官不肖子刁奸奴也昔人戲稱富翁為六一居士亦善譏矣但

滔天之水日所未覩燎原誠可畏豈能延燒龍畝綠林豪客

力難席卷墨吏數十年或一見刁奸奴果善耗主金錢鼠飛

狐假然擗之逐之操縱在我唯家有不肖子非愚賢愚非頑

實頑非狂癡似狂癡自謂智慧足以拒諫辱舌足以飾非奇

計唯聾聵父母而十手十目所指視悍如也路人已燭其底

裏父母祇得其梗概恬如也微諷之憐如也法語之哀如也

訓誨毫無悛改遷棄之則恐相去不能以寸擗逐之未免葛藤不斷訟於官而以三尺繩之又不忍見其敲鯨朝思暮算

絕無長策吞聲飲恨相與沒齒家資眼見糜爛遂嘗定爾斷

絕視水火盜賊貪酷刁奸諸種貽禍最慘不肖子年及垂髫

父母非不知其敗類也姑寬之冀其改圖既而日恣稍蕃楚

焉遂相夷矣父母無可奈何又慮其玷家教也由為隱蔽冀

其內者不肖子不知父母之苦心也斷絕如故甘居下流擅

舉祖父約束而踰越之輒自負曰我能跋扈何勇也阿家翁

權作癡癲乃反竊笑曰老兒何情、若此父母諄、訓之舌

僵層腐筋骨倦矣又自喜曰我親儒令不行矣凡憲典所禁

與名教所不容之事亦請嘗試之今日踰垣明日隳籬今日

開騙局明日弄機關形迹大是敗露而無一點顧容惟歎父

母在堂礙其手足旦夕政皇父母棄世冀得專其家柄及至

父母甫止訖、然自鳴得意粥不歡面不深墨嘻笑一如平

時麻衰竹杖視為弄具有數日不及殮以致親之耳鼻為狗

鼠食者矣有陳酒榼於柩上戲呼柩中人盍起而猜枚者矣

有臥柩側而高腔短調者矣喪事奴、五園分析曾不顧魂

魄之在瘠而春令之在原者屋廬唯求完整田畝唯求多得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四 醉隱居

或賂遺田奴希得膏腴者凡父母日用細瑣諸物靡不懷挾提挈以去紛：籍、奔馳於道路宛如遭逢亂離逃止景象親鄰宗黨共為姆笑不呼之為葫蘆爺在郎者築希矣目睨而視之曰此兒儘堪吾輩魚肉也共挾技而投之期於必中或呼盧或長夜飲或充閨圍或逐狗馬或妓女或鑿重或骨董或侈宮室或擴苑囿或蒸爐養承或陷之徐後而令其策應不給或陰說以行為軌法亂紀而默操其死命或慫恿之閱牆使翦其羽翼乃復競煽浮詞大興訟牒奔走郡縣之庭無時休息居間於搢紳彼則十抽其三四十打點於胥隸彼則幾與為瓜分嚇詐欺騙之術愈出愈奇神驚鬼駭不肖子猶怡：然如燕雀之處堂而不自覺也家室且若掃矣於是初驚書籍畫品而食稱為蠹魚蟲青田而食稱為蝗蟲售房而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七

五

醉漚居

食稱為白蠟及其終也鬻奴僕而食稱為大蟲至於大蟲而不肖子之計亦窮矣猶誦於人曰父厚藏兄某得之我無得也弟暗襲之我無幾也宗黨親鄰因不掩口而笑輕之如州芥賤之如犬豕獸惡之如真壤不肖子猶復蒙袂輟履買：然來踵先世交知之門而跪乞曰一時無奈願念夙昔舊誼以賜少許度日且往焉又往焉人惡其詰詈以致舉杖而叱逐之如吾鄉丁榜眼溥之子至今人作話柄國家將止必有妖孽孽孽孰踰於不肖子我嗚呼主人翁有田產財帛與其蕩費於不肖子不若付之滔天烈燄及盜賊烏有之鄉之為愈也

董元宰性極坦率善滑稽一日過吳元水留飯適吳有鄉親至一僮父也與董同席元宰問曰公尊庚其人曰癸亥生且曰

小兒已入學元宰云公與今上同庚其人不解今上二字就吳索問元水曰董老先生言你與皇帝同年其人悚然曰萬不及一元宰曰他不如你他兒子不曾入學聞者絕倒唐元微將北行用石芸憲遜日石用紙書呈云明日申時行莊虞廷入泮時纔十三齡往邑三尹囑事尹望見即曰十二三歲小秀才也來說事荅曰七八百斤老玉薄只管受錢尹笑而從之

錢鶴灘見人家出嫁女泣贈以詩云上轎何須粉淚垂嫁時宜喜不宜悲明朝春透酥眉裏要你歸時不肯歸

袁履善年八十餘骨健如鍊每賦一題如時鮮潤芹之類意艱詞刻雲間作詩者多效之蘇人日之為松江派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可擬袁履善體移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七

六

醉漚居

時方成惟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猶記其中一語云民脂罄土災表中郎極喜之每以語人：無不絕倒者

張司令元時人止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鍊唯名往迎之錢崖謂其不知書勿應司令乃延鮑恂為師受業焉後迎鍊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盞霞鍊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盞霞妓即應敬曰楊柳樓邊錢笛風因楊弼鍊崖道人故也鍊崖拊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鵝糧鍊崖素愛鵝不能却隨訪碩阿瑛召其隣之貧者分結而去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中聞魏莊渠先生過訪悉撤去張莊簡公元旦拜畫有家犬坐於籬上眾大詫公具冠服拜畫如故子孫問之公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散

唐元微游心禪悅有純揚狀元印蓋取其大慧語

周萊峰將赴湖南乞言於雷古和雷云蘆者多刻須以為戒
吾鄉苜蓿爛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苜蓿郡志不載遂為漁人野
夫所食此見農田餘話侯清秋水清時戴菊泛泖鱸鱖擣橙
并試前法同與莼絲薦酒

陸儼山云余往謫延平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鑑作令與小酌
署軒是歲閏中大雪四山皓白而美人蕉一枝盛開紅花世
稱王摩詰雪蕉圖為奇格不知冒雪著花乃實錄也

徐孟孺欲刪史記褚先生所補者王元美云漢人之語幾何而
忍去之也

武林吳山雲居寺有中峯竹爐麻鞋、長尺四五許及半身相
吾郡北菴亦有中峯像及絲笠在焉後其像歸橫溪園通菴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七 醉滙居

供奉其自贊云幻人非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做中峯鏡面
添埃塵請向挂東壁日、生陽春并自書

船子和尚肉身在洙涇法忍寺后為人摹擬塑像一尊易去亦
宛然如生廣額細眼左手如燃指狀相傳肉身時指中常出
光明

吾郡泖湖金澤寺菊多純錫孟憲云永興湖莼菜三月盡采
賣至秋則無人采矣此語止見一方耳春莼如亂髮不足異
秋莼長丈餘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思此也按書至冬為豬
莼又名龜莼秋末冬初曰塊莼四月曰雉尾莼

徐念祖字無念文貞公曾孫北兵未至時松人皆遷避於鄉徐
曰吾居先人賜第國恩在焉我死於此必不遷也初三日城
破其夜與家人飲歡若平生書絕命詞粘於壁焉其家人十

破其夜與家人飲歡若平生書絕命詞粘於壁焉其家人十

破其夜與家人飲歡若平生書絕命詞粘於壁焉其家人十

破其夜與家人飲歡若平生書絕命詞粘於壁焉其家人十

七人以次就經一女年甫六齡不能繼鵠而後於并其詞曰
我家世受國恩豈應偷生玷辱祖宗有負累朝恩澤今日一
死可謂甚得其所含笑入地矣但恨行年五十老大無成不
能報國一日為祖宗羞故不敢衣冠而繼所未瞑目者不能
終養繼母幸有兩弟在只得負不孝而去矣兩弟勉之母貽
我身後之痛向奉祀神主不敢擅焚已恭寄三弟處弟其將
我所寄些須囊索付與後人變賣祭祀歲奉烝嘗九原若知
感激無盡第自今以後誰復有朝夕捧辦香向祠堂恭揖者
因此大痛耳我室我女義不受辱已先自盡我可無憾聞者
長笑而逝有來我家者此紙萬勿毀壞以留遺骨同也兩同
死三人皆義人也有仗義者乞以薄棺殮之九泉均感老母
在前不敢繼於中堂謹就書室中自畫同畫者孫汝賓孫承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八 醉滙居

倪喜三人也乙酉八月初三日喜終居士徐念祖無念書
吳家自錫君錫字繼如以孝廉為刑部郎為人嚴毅有守先是
管築海塘纖毫不染此軍破揚州與同郡都御史李受沾太
常卿張元始約同死難及北軍過江吳尋舊盟李曰我還未
死當別有主意張曰我一子甚貧一子甚懦不若君諸子皆
英武吳歸謂其家人曰張李云、如此然我志決矣五月十
八日至二十三日有雜髮之令吳步出寓高坐寺囑其家人
買棺一具家人初不肯強而從二十三日區處家事有田一
百八十畝有債三百兩囑諸子償所負而均分其田以十畝
與家人張二張垂泣謂之曰我得正而死、得所矣又何泣
焉飲酒數杯危坐至五更以帛繼於雨花臺方正學祠前柏
樹上

樹上

樹上

樹上

樹上

樹上

樹上

樹上

樹上

樹上

樹上

馮元敏云雲間之俗不數年而三變也始而富者好行其德而
急人繼則富者操其權而致人今則富者皆自稱貧而從人
乞貸有入而無出免怨而獲名矣噫嘻何其愈巧而愈下哉
昨見此仙語云東聖惡傷西佛仇浮此輩統、一生為鄉黨
自好終造阿鼻業耳 又云兩於行路時頗厭獨在園亭靜
坐高眠聽其與竹樹颺、相應和大有佳趣又讀書若俗客
至得大雨杜刺啾亦甚適嘗與友人萬壁同坐窓外倚一蓬
兩滴其上涼、有蔽壁請去之余曰何故壁曰怪其無端起
我舊恨在眉頭耳余曰舊恨如夢思舊夢亦是一適故稱舊
雨新雨感慨也人生無感慨一味歡娛亦何意趣

淋淫朱瞻萊名壁周文襄按部至松躬造其廬商確政務如奏
改南京稜米於各府闕支減存松江濟農倉米十五萬石文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九 醉廬居

襄欲請官之固辭後又輸粟佐邊特旨建高義坊以示旌賞
孫觀光舉嘉靖丙午鄉魁

景泰乙亥歲饑郡民董昂趙壁各出米四百石例授冠帶二君
力辭郡侯葉公冕書崇義二字名其堂庶憲表愷為記壁有
堂名尚義子錡登成化戊子鄉梅

乙巳丙午吾松連遭饑饉百姓流離瀝東黃顛作飢民行云去
年五月民阻飢充腸麥飯連歎皮幸有瓜桃實堪摘窮民庶
得全流離今春民飢尤苦劇野無瓜果家無食民鬪斗米七
百錢布疋寧論兩相植家、饑病青菜多長吸激灑生微波
嗽、眾口待哺急二麥在田將奈何男求女乞向街市黑瘦
伶仃狀如鬼相看但欲填溝壑無力種田愁欲死民飢民渴
誰復悲况膺差徭供驅馳我行見此心哽咽淚筆寫作飢民

詩我詩欲使民牧知願憐瘠民無自肥

有自海上來者見捕黃魚船必用貓須雌者黃白黑三色俱全
而善叫不惜重價求之有一貓而二三金者詢其故則云聞
貓教則群魚至徐憲副守夔州部民每有訟貓者言其價數
十金為人兩斃故訟之官詢其貓何能日能入水捕魚雖幾
十斤者亦可得日足取利故價高而珍重耳

董元宰為楚中督學閱卷之後常畫木石山水之類謂諸生當
珍藏之傳者以為美談昔米南宮上蔡京書謂被謁之後携
家以行人多舟小因畫一艇於行間覽其事者至今大劇以
元宰觀之何代無賢

世傳仙游九鯉湖夢有奇應王洪洲余聞時走人祈官爵而至
涉入言官與城隍廟隔壁既寤不省何謂已浮沉幾二十年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十 醉廬居

昔楚學政其公署正逼城隍廟雖遷轉秦中竟以此挂冠夢
亦神矣

張廩山電以善書給事陸文裕門下嘗有相士蘇而揣骨者一
日同數輩詣相皆矚時望者自謂青紫可拾芥蘇者一、品
其高下皆無當於心至廩山獨曰此三品金帶相也人皆笑
蘇為妄言即廩山亦不自信后以書受世廟知遇官至工部
侍郎

上海有一榮陽君其子少年春戀一婦遂得心疾取婦之夕婦
已至門忽發狂裂衣不能成禮舉家錯愕無措一老蒼頭出
自窻下曰此脂粉怪耳不難治亟覓一螺向塔身撮之口中
南、若詛狀須臾而愈即索衣裳成同牢禮

陳烈婦吳江士人張士柏妻也夫死氏年二十三夫志自守里

豪徐洪覘氏有容色賄士柏兄有筠謀納為妾與俞媼設計
判之氏死守不可犯洪怒使其奴疥而禿者逼之氏求死蓋
力其中表徐道隆聞變告其父陳翁乃得歸松訟於縣、令
章日灼細洪賄枉其詞氏引刀自刺章使隸批頰筆指下之
獄會推官劉鳴謙行縣得出時巡按路公振飛行部松江乃
與父奔控既投詞氏即引刀自刎於柏臺之下血殷然泗地
遂絕路公大驚悼出俸金厚斂之時崇禎丙子四月二日也
瘡於東禪寺郡士大夫皆具楸醢為詩文奠之董文敏題其
旌曰女中荆萼路公捕洪置於法尋上其事建坊旌之曰灼
烈去未幾死諸與洪同謀者相繼為鬼誅沈因仲正宗記其
事徐孚遠有祭告城隍之文其詞曰蓋聞匹夫匹婦其微
也不能動一吏其發憤且死則能動天飛霜崩城往志昭然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十一

醉樵居

吳江烈婦陳氏念怨而死於此土神其聞之手神之哀感此
婦亦有如人者乎有甚於人者乎神其已為申懇天帝揚其
芳烈手其有所牽制瞻顧不使上聞乎雖以職不敢不聞於
天帝母乃隱其重者舉其輕者使此婦之冤不盡聞者乎今
神已左右此婦使之得驟鸞鶴從列后上朝於天帝者乎其
或帝聞九閻虎豹鬻、不使得前謁者乎抑此婦子然以死
無冥錢以貽神之下執事而彼凶人日以酒食巫覡鼓舞於
神之前神亦憐、於人言憎其死者愛其生者乎幽冥之事
遠心昏然不能昭見然閻神之靈爽異於列城閻閻小民時
以小失負心則神能禍福之今此大事也神獨可以致誠靈
爽汶、而已乎遠聞天帝體察下吏不遺纖微神不上聞天
帝必自聞將復遣青神按劾此事神何辭之有哉神血食於

此土有年矣當福佑吾民不逢災害遠聞東海在酷三年不
雨此婦之酷復過東海不幸適在此土幽憤所結必有慶忌
舞河魍魎群飛之患此土之民耕作巖勞上供國運下瞻吏
祿微輸科斂為天下劇若重以旱災香烏若焦當有黍稷馨
香以祀神、復當晏然享之也神其使巫咸之屬抱此幽魂
告以此方其所寄寓無或徘徊不歸行厲於吾土其疾反其
故居報怨洩憤堯水湯旱我勿與知其或幽途闊隔域界間
阻神其使國陽群厲冥導此婦駕蚪蟠從風雨以往無或薦
辭止此神其許我遠此郡不平人也素有三閻懷沙之心鮑
焦槁木之志神其鑒之必非一日以此青神、其母忽、張
夫人時年七十有六吊陳烈婦詩云氣貫青霄節凜霜多君
一死振綱常肯勾媚賂更他姓寧使孤兒泣路旁怨魄夜彌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十一

醉樵居

雲黯、貞心時共月蒼、我來泣血情難罄聊寫遺夢記恨
長其二云尚操勁節巨長空萬古留芳寸鍊中神冷麝膏惟
晴淚鏡孤鸞影棄妝紅誓金遺體家難願欲保欲兒計已窮
匍匐踰天輕一死哀骸教斷起悲風夫人甥女楊雲容和韻
云一片冰心凜似霜於君應不愧網常寧揮白刃婦泉壤豈
惜朱顏委道有勵志不能耐素願香魂上可達穹蒼相憐唯
有三更月分照靈帷伴漏長其二云心堅金石氣凌空無限
冤情一紙中誓守盟言從地下致令貞血染階紅愁聞稚子
啼教恹忍聽嚴親泣路窮指日論音旌節至千秋青史誦高
風
包蒙泉節以直指按溟其於大理行臺有對菊及點蒼山詩云
金天持節下南荒叢菊空庭競吐芳州綠不知秋已暮花寒

因感露為霜欲回客驂消愁思聊啜英莖命晚觴為問故園
籬落下秋來曾挺幾枝黃 吏散庭空靜掩扉點蒼西望翠
霏微雲裁玉葉和烟潤瀑濺珠花映雨飛石洞經秋龍不起
松枝將暝鶴初歸冷然忽動餐霞思擬陟丹梯一振衣

朱察卿字邦憲號醉石早歲即歛薄經生志在不朽業事母兄
孝敬臨至生平重干進多義仗有監軍使者故常德其父福
州守豹諷使奏認當以軍功起家公謝去族人寒士待公舉
火者傾囊濟之無吝容王元美常比公為郭林宗徐孺子云
公銳情著述文遍西京五七言詩婉麗爾雅具體錢劉有邦
憲集十五卷行世

吾郡碩鳳翔中萬歷壬辰武殿試第一吾松自開國以來絕無
武科出身者至萬歷丙戌始中進士一名己丑中二名壬辰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十三 醉隱居

中三名而碩屬梅首松人始日聚談兵即祖豆經生駭乎
皆有稱干躍馬之志矣
嘉靖己亥時邑中忽多魚始為一網得數斤已而一舉網輒數
十斤甚至弥望漂沫魚頭盈水面價甚賤味亦不佳如此半
月復舊萬歷三十六年魚多亦復如是大都水災則魚多
嘉靖年間一日大風忽起風中有紅蜻蜓隨飛不止數十萬
偶落庭除州木皆滿頃之無孑遺

上海故無城嘉靖癸丑倭變縣宇焚燬幾盡六月以後都指揮
韓壘率僧兵月空無塵等力戰斬獲頗多倭始遁去民稍息
肩方倭遂乘間度定基址命李通判旦暮督工興築數月克
就於是東南雄據魏哉始有金湯之固
柘林係瀟海之鎮東距青邱所二十五里西距金山衛二十六

里藩無城池自巡按尚維持議建而以富民衛姓者充其役
內設把總官一員兵五百名公廨一所沿海民盡遷實其中
且暮警守為東西應援足稱犄角之勢川沙堡與柘林同築
西距南匯所四十五里北距吳淞所八十里內列官兵守隘
亦固

王子奇金山衛人以揮使起家事父母至孝母有疾疾子奇舐
其疾母遂愈搃我福建所產荔枝等物絕不嘗口曰吾親所
未嘗也初未有子夫人劉氏以婢侍之不納后為置一妾
其父為登千戶還之不青聘資與士卒同甘苦一介不取居
鄉掩蔽餽飢汲如不及他日行海遇大風嘆曰我心無風
波神明終不以風波戕我也竟無恙
嚴分宜柄政官無大小皆以賄聞而館職尤重世蕃知吾郡陸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十四 醉隱居

平泉無所挈弟使人索松綾二百端當以翰院與之陸公謝
曰本不敢希翰院又寔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張龍
湖公之坐主也為之解於公宜公宜曰彼陸生者何自妄大
張曰蠢人不足較乃令出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仍授以館
職而意終不釋然龍湖夏之乃私以錦帶四雙白金四十使
人持候公宜門下復召陸云吾為君謁謝相公陸從命往龍
湖又使嚴太史介之同行至門張公所遣使持金幣者以刺
授陸使自為獻陸公大愕嚴告之故陸公不言懷其刺而入
一揖而出終不出刺公宜出送二公見門左持金幣者問曰
此誰所具陸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公宜大恨陸授職未幾又
以告去矣教告教起歷南雍南部時天貞當國公亦落也
至萬歷改元以大宗伯召在位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

疾告歸

世宗好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盧也又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上問閣臣蒲盧是何物夷是何義徐文貞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盧是長生之物

李中條見演緣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上帝乎

吾郎有張姓者業儒不就輒擲筆謝去論兵說劍走馬獵狐兔為俠往來三吳中歸則鳴琴在堂坐客常滿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起一夕有客猝至體服甚偉鋒穎橫出驍駿直指腰懸長劍手一囊血淋淋下滴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坐定客喜動顏色曰夙馳已雪張問故指其囊曰其首也且曰此去有一義士欲報之聞公義甚高可假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七

十五

醉樵居

十萬緡得諸所圖吾事畢矣張立應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反期及期不至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遣家人出而埋之乃冢首也沈風峰聞而歎曰自易水之歌止而海內無俠士千年矣即有亦難鳴狗盜之徒要之誦白刃視死如歸者幾何惟囊首耐金之俠至而為田先生高漸離之風者亦遠矣

張莊簡公與莊懿公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濠上中隔數十步而公元旦入城祝釐還皆往來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柳工之稱也而公與朱為老鄰即賤必蕭章服拜之柳工則戴老人頭中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唐公洵知福州府時歲早到官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後故事請先謁蒲臬公曰未成昏而見姑嫜可乎乎

先之任

陸平泉以宗伯請吉諸太老送之時李公已趙公錦皆在坐趙公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公曰陸老先生定有病他豈是為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寔是兩篇大文字

表白燕海叟墓在吾郡東城外龜地廟之東即今白燕庵是也大森莊元楨諡次雷廟始祖記云予生平每稽之志林間之父老即知雷陽有靈公廟每歲鄉人送雷鼓雷車入廟其事始於州民獲卵亦甚奇今予代匱守土亟訪其情事始末為之叙次以明焉按南越志漢元鼎六年伏波將軍路博德平南越置南海合浦九郡復置合州即雷州之舊名也州之南七里曰英靈邨有居民陳氏諱鉅者無子業捕獵家有異犬九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七

十六

醉樵居

耳而靈凡出獵卜諸犬之耳每一耳動獲一獸其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九耳俱動陳氏喜曰今日必大獲矣鳩其隣人共往抵原野有叢棘窠繞犬自晨守吠至日昃無一獸出獵人謂有帟約藏焉共伐木俄獲一卵圍尺餘殼色青碧携而歸置倉屋中良久片雲忽作風雨雷電交至陳氏大恐即抱卵至庭盪以小桌遂為霹靂所聞內有一男子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陳氏收而養之名文玉寄性徇齊至南陳大建二年登第官本州刺史有異政厲功後此地震雷押至於是郡民具請改州名始改合為雷又具請廟食就州之西南岡置廟宇塑神像十三中一像衣緋擁笏冠通天冠從十二像應十二方位各執一劍各執至雷公雷母風伯雨師及輪鼓電火等頭各圖列廟每歲春秋刺史躬祀

至梁開平四年庚午黎賊符孟喜倡亂不輸稅廣州工部尚書陳襄直發十二戈船伐黎駐州之西南白院渡移州之官舍於白院至梁乾化二年壬申八月十六日颶風忽叢廟忽失二梁莫知所在時奉常吳從殷一莊在英梅山之地曰略護邨距州五里此地供一石神像二梁乃在神像之西陳司空率屬詣臨知神擇地欲遷託風雨移梁也令刺史搆材建廟於此自是有禱輒應有捨活雞活羊禱者夜為狐虎攫去明旦狐帟皆晨死廟前有借名修廟深入邨落騙錢財者未得入手即於其地反接兩手號呼求釋自言其故其家聞之亟備牲酒修禳謝過始得活一守廟夜宿者見有車蓋呼擁直抵正殿疑為刺史至蒲伏而迎倏忽不見其廟田一帶禾稻夜輒被所塑馬食之田家見而以泥土擲之恭明塑馬已

五茸志遼隨筆

卷之七

七

醉區居

沾泥田家怖甚乃就廟之東北置佛殿勅額廣濟禪寺偽漢廣州劉襲大有十三年庚子正月十五日廟前一井忽聞音樂導至正殿明日有龍行道逆鱗甲印地香氣流涎久而不散司空具奏聞是年八月命內官薛譽重建廟宇增置兩廊三閭勅封為靈振王改石神像為廟土地因遷像從西轉殿東百夫昇之不動鑿其根愈鑿愈深始知神不許遷也偽漢劉鋹大寶十三年乙巳命賜冠帶牙笏衣帳祭器若干宋真宗祥符元年戊辰正月吉旦吳千仞曾伐石記此語多蕪禊子考其始末而訂之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若孔之卓語徐勒之批云杜撰抑置四等后此生頗卷將受責自陳云太宗師見教誠當但願若孔之卓寔出揚子法言非生員敢杜撰也公即

立起應曰本道微幸太早未嘗學問遂揖本生云承教了拔之前列來情大版

明處士夏之旭絕命詞云我於甲申春遭先帝之變已無意人間世矣為以家累牽纏妻沈氏死於乙酉三月於五月幼子復先遂削髮於竹籬卷不幸八月松城破子弟彞仲殉節予時欲與弟同死曰孤寡幼弱弟堅囑予留看孤寡遂覩顏視息焚修奉佛不入城市不見親友此松郡萬耳萬目不可掩也今年四月聞忽傳吳鎮有復明之舉子曰徒使生墮塗炭耳遂避跡松塘荒僻之地一日方替耕田而忽有憲牌生子為陳子龍叛黨捕役先擒予次子詣私室酷刑逼詐予時聞知不覺髮指皆裂欲挺身就戮獨念叛無實據入以不赦之條皇天后土實鑒臨之但今之所謂叛乃明朝之所謂忠也

五茸志遼隨筆

卷之七

八

醉區居

彼加我以叛名乃加我以義名耳何妨一笑受之有勸予者曰上撫臺公平詳慎何不出辨而遽自裁予曰我生平履歷自命今以方外自處何等高潔乃因首屈膝求活於公府之庭不亦羞當世而負生平耶然不死於家而死於聖殿幼請聖賢書而死聖賢地之旭死於聖賢之教非死於清朝也為清朝之官者苟良心不死天理猶存於枉死者亦動一念乎抑予更有說焉人壽幾何富貴幻泡幸當事者少存慈祥寬釋冤累以求免於劫運循環未必無少裨也慈憫衆生饒舌勸化又自笑其婆心矣

吾郡宋南野名琛字克純薈存正統辛酉以詩領鄉薦乙丑登第拜河南道御史風裁卓、數言事都御史王文誥讓其多言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公嘗以疏請印於文、

迎笑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疏視之乃初已疏也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公。坐謫江西安福縣典史景泰癸酉為浙江同考試官天順初文誅起知大庾縣為御史時丁外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詆毀公。勅家人無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公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置上坐謂曰與爾家世好而奈何以小忿墮之哉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父老大慚

倪元鎮寄松江判官張德常詩后題云陰陽冥隲宜少留意閒居尚不可為之况身有職任而值飢者易為食時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吾德常兄固知之也此皆盛德之言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七

九

醉隱居

元宰為眉公樞雲林一幅題云陳仲醇態、忽、土木形骸絕似松林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瓚畫以為左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 余為馮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上海潘學憲伯明為柱史婦偶有人持玉印來售其文曰雪堂學憲謂此蕪長公物也以一金得之未幾出知黃州府治後有東坡書雪堂在焉其題名下即此印

屠長卿為青浦令梁伯龍來謁長卿命演流紗記遇佳詞起為壽否則罰以兕觥流紗記係伯龍筆
陸平泉像諸寺作供者甚多先生自題其上曰豈有文章置集賢也無勸業到凌烟只應畫作老居士留與香山結淨緣
孫雪居以紫檀做古製刻三雅杯銀絲旗漢篆字零至拋戲行

今么二季雅三四仲雅五六伯雅守漢陽時山民劇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當石未破不解何緣有此龜

陶南邨云會波邨在松江城北三十里其西九山離立若幽人冠帶拱揖狀一水並九山南過邨外以入於海而溝塍吠澹隱翳竹樹間春時桃花盛開雞犬之聲相聞有武陵風概隱者傳雲子居焉一舟時放中流或投竿或彈琴或呼酒獨酌或哦咏陶謝韋柳詩殆將與功名相忘常生于舟中作茗供襟抱清曠不覺度成溪山好一曲主人即調入中呂調命洞簫吹之與童子棹歌相荅極鷗波縹渺之思

陸平泉題陳仲醇贊云粹然其容闔然其衷中逸名於山澤早脫迹於章縫身同霧豹學擅離龍乃其尚論古人也簡行為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七

十

醉隱居

陳仲子豪氣為陳元龍我儀圖之將毋同
吾鄉曹雪林言乃祖雲西公盛時嘗築臺以錫塗之月夜携客痛飲稱瑤臺一時唯常州倪雲林崑山顧玉山可相伯仲他皆富而文采不及者不與焉

楊蘆夫云至正九年春余遊松之明日邢臺張壯温携數客來見中一人昂然長矐然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為誰則曰袁景文氏也其先世由錦城僑居於松其父可泉以詩鳴

小崑山為二陸讀書處眉公無以為供乞名花以代蘋蕪故云乞花揚王元美及馮元敏皆有記中有澆花并后偶見 書中孟縣西南舊河陽城內東晉潘岳亦有澆花并
眉公於甲申春與徐孟孺過王敬美先生先生喜迎曰新買一壁石又水仙盛開携此二種過蘿菴園嘗綠苔梅綠雲覆

庭甚樂也其風流如此

李翰林從北平歸見刺門邊城外牛首山下有五色芍藥雜出
遍地無異江南

吾鄉青龍莊蔡塘浦嘗為宋秘書小史蓄書萬卷且多手鈔者

其目以甲乙分十門未幾沒子孫不知寶惜遂散亂無幾至

正六年修宋遺金三史詔求遺書許酬以官江南藏書多者

三歲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素即家選取子孫恐兵燹圖識

千犯禁條急付祝融及收拾餘燼存者又無幾其孫群玉恚

戴入京覲領恩澤竟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此

張封翹所記梧志載賈雍者事甚奇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

豫章守出界討賊被殺失頭仍馳馬還營諸將士咸來觀雍

腹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五 蘇區居

不然無頭亦佳言畢而仆又夷堅志載宋方臘反時有人被

斫去頭其子從亂尸中覓得之舉體溫軟不忍痛殮數日后

瘡口漸愈成一孔吹之作教其家以薄糜灌之竟漸強健不

異生人且手能作舟屢運動如飛有人親見而紀之

譚苑醍醐其叙出自楊升菴疑為升菴書止一帙五卷而止疑

為不全之書及見莫廷韓所鈔亦止五卷其跋云此書吳人

盧熊所著洪武間人也書亦該洽可尚方知非楊氏書第不

審更有下帙否當訪之藏書家

陸平泉會典唐荆川共謁陳少陽祠曰指祠額曰此額曰秘閣

修撰何不楠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

等人荆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西公之言雖

不同其有裨於世教則一也

楊錢岷自叙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印間殆且二十年優

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為唱和

友施葉柳枝瓊花翠羽為歌飲伎第池臺花月主者王晉公

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散伎馮燕余

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

宅赴吳越閒好事者招致致昔人水仙船故事蕩漾湖光嵐

翠望之者呼錢龍仙伯願未知香山老人有此否也客有小

海生賀公為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之又賦

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八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

仙福風月湖山一擔、天年直至九十九好景常如三月三

小素小蠻休比似柳枝施葉尚宜男先生四世祖楊佛子年

九十九先生嘗自言過憂不憂過病不病過喪亂不喪亂曾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五 蘇區居

中四時長是春也自稱嬉春道人各其所居高曰春不老有

嬉春小樂章一百篇先生八十精力不衰瓊翠尚有弄璋弄

瓦之喜

李雁山為憲副時見滇南寶井中一石有中官以三百金得之

石中有玉蒼蠅二頭羽翼皆動置几上能辟蠅又言為工曹

郎董夏鎮河工濬河有魚腸劍、柔可繞腰如帶圍餘中丞

得之又言曾見一爐薰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

張岷嶽定浙兵之變轉北少司馬過華亭尋雪菴和尚雪菴蜀

人也少與公同總公至已死拜而奠之立石作銘志其墓

魏文靖公驥所著松江水利輯要傳於世恨未得見之僅有公

撰斷碑在北門外陸天定園西荒州中

陳眉公常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曰死於刑死於兵死於

歲會與包明羽集古來為吏不酷者數卷為將不殘者數卷
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曰種德錄

四時之景莫如初夏眉公嘗夜飲歸作增減字浣溪紗云梓樹
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柳灣茅屋矮挂魚簾笑
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橫燈火紙窗修竹裏讀書散
雪景莫若山、雪莫若月夜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云夜啓

巖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雜鳴雪中蓋清景也

董元宰在廣陵見司馬端明所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而
畫語不載以此知古人善於逸名

陸平泉云求子者男女止服健脾藥萬物皆生於土勿用熱劑
恐傷元氣此言極正而有驗 公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
不擇紙筆公曰此謂無可無不可下惟務其可者耳案頭不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七 三 醉區居

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弦琴君併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
籌矣公曰此近於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隆慶元年丁卯科楚侗耿公手書匾對錄送中式諸公云雖
由此脫泥塗休便忘了秀才寒酸酸氣就從今登要路須常
記得天子作養洪恩其匾類則書秦初拔茅是科先王文以

華亭科舉第一入場得雋今匾對具存懸之州堂仰見前賢
策勵至意併志先人知己之感

眉公嘗言二十年前關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
論自是即大暑能坐臥赤日中年來懶習此法頗以失蒸為
苦即廣堂匡池高橋修竹蔭映翳然往、移榻卷簾遷徙不
常如絕無養若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芸道途推挽其
匍匐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囚人無寬闊澡浴之樂但增雜

穢及癘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矣京師每年奉明旨熱
審他省未有行者若仁人君子請定為例末減者清理一番
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掃圍圈滌枷杻以廣聖主好生
之仁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不時弔監簿查囚數以
為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
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

開戶即是深山嗟手應接稍憊遂來帝鬼之譏剝吸無時難下
歲誕之鎖言念及此入山惟恐不深

陸平泉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飢寒良可憫推解莫厭
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迎黍榆居食須安保尋方便在息爭
群小喜相搆和調仗端人尋方便在伸枉鑿彼覆盆冤周旋
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俊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七 三 醉區居

矜愚昏柔莫輕侮啟翼須勤劬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
顛危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從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
便在掩蔽白骨雖已朽魂魄實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
斯人惡除良民樂

楊鍊崖晚年臥起小蓬閣不復下直榻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
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答恕老默發言無所避
恕老迂飲酒不撤樂恕老狂

陸文裕生平最忘不祥語其贈張水南詞中有云尋個水瓮雲
島千休百了相知者為之駭然明年竟殂
沈東老夏止軒塔也沈在止軒樓上讀書每至五更止軒在樓
下以杖擊樓板催起讀書如是者五年舉業大進后登甲科
為名臣翁塔夾善照寺而居寺左右各建一坊曰永清玉潤

上海沈孝廉雲卿擢國子學正夢一囚婦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入獄乞公釋之已而丁憂補任夢如初陞汝寧三府公宴畢太守謂沈曰適有婦人迎春犯事君初政試一鞠之沈愕然道其故遂白婦冤計沈夢時婦尚未獲罪也

萬歷丙戌吾郡杜孺懷時騰以石埭掌教會試于宗彞孫士全三世同入會場京師人士無不往觀

松郡四賢為張季鷹陸士衡士龍顧野王向無專祠陸文定創建四賢祠於超果寺後圯先太僕重建於寺之西來堂張王屋又建祠於神山崇導道院歲兩祀之亦是勝事

吾郡諸大老堂聯各有意趣如朱旅溪家云碧水丹山容一老笑談風月黃扉紫閣有諸公整頓乾坤陸文裕云一方風教

仁人里三世冰銜學士家潘恭定云履富履貴履盛滿如履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七 壬 醉區居

春冰保身保家保令名若保赤子徐文貞云庭訓具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沈鳳峰云身入兒童門

社心遊太古結繩時

有一友人素不度理道聽塗說偶謁張白灘張欲藏之數語他友曰近來三閣老爭論朝事遂至攘臂聖上遣六部九卿置

酒和釋亦大奇事此友信之遽造沈鳳峰屢傳述沈笑曰此語從何來友曰頃張白老親對某言之翁若不信遣使借往

詢之沈如其言張大笑曰出門不認貨矣

松俗多龍陽之癖其好之甚者每艱於舉子如朱文石孫雪居陸咸齋不一而足林宏齋嘗語咸齋曰公欲生子乃從不能生子處用功子安從得可謂樂語

凡氏者女帥也調至松婉身繞四日聞夫與倭戰被圍曰必須

親往乃握雙刀乘馬殺入重圍翼夫而出已而回首不見其夫後轉門竟救夫歸

曹定庵嘗云恭湯不及菊湯菊湯不及白湯漸近自然馮元敏亦云家味莫如白粥諸飲莫如白湯貴真貴淡與人交亦然

此皆有見之言周萊峰云晨淡勝於肥甘食后方見即貧賤勝於富貴當亦如是

陸平泉會元登第尊公志梅翁送家眷入京與郡守王公華索船王問左右封公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云既如此不必相見臨行可報我及行封公仍舊衣帽王終不引見但贐

餽冬春米三擔若在今日不知謁者何等冠服贐者何等禮物矣

宋仲溫克過雲間館於徐彥民家游樂數日臨行寫陶詩一卷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七 壬 醉區居

送之真行州書章州四體俱備約長四丈後有餘紙寫竹石真奇觀也徐之子不能守鶻之錢尚書原博展轉易主今在上海陳滬海家

馮南江聘徐南湖女為其子文所之室婚啟云南湖兄南江弟是豈人為八令愛八小兒良由天合至今傳誦

王達字不蓄婢妾或問其故公曰我無他意只恐臨終時一幼婦教小兒啼哭令我目不瞑也

沈度從戎滇南滇有日者談命奇中沈以己造試之日者驚曰是當顯貴歷官清要沈笑謝之見所書命館二字不佳乃作

二大字易之鄰督罷能鎮滇偶見之問知為沈筆因延為弟子師未幾入朝命沈偕行館於南揚學士家時成祖博求善

書者南揚以沈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藉麗春日隆命

諸勅俱效沈體累官翰林學士沈云臣弟築其書勝臣亦被徵築官至大理寺少卿世稱二沈學士孫藻元孫世隆俱以能書授秩古今以書際遇無如沈氏

孝廉楊回山止一子方周歲暑月旦暮啼不乳亟延王君雲視之王曰從我則生否則不可故也然酒以百金壽我楊謹奉教王乃於堂中圖一石灰圈置兒其中屏去乳母兒啼甚移時睡去王索香蒿飲俟其覺以藥一丸投之隨寤慈寧詢問曰子何術而神若是王曰乳母甚肥天又暑兒愈哭則乳母愈抱不甚釋中熱太甚所以啼而不乳我俾之哭散熱氣即愈矣石灰畫圈醒后投劑不過假以索謝耳此所謂術也蔡為之撫掌

又鄉間有一大姓子方周歲值熱天遍身疼痛啼哭不休延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隣區居

諸醫束手無措王怒雲後至云能以十金酬我一刺即愈主人唯、乃煎甘州湯浴兒未幾兒即睡去半日方醒已不作痛矣主人去喜出銀酬之因問小兒何病王云此是乳母抱兒從柳陰下納涼為刺毛螫耳若預說明君豈肯以十金酬我哉人大笑而別

張東海舊有一友居東土東海至留酌相陪者為鄉人李恒齋東海一見曰此君南人北相子孫必昌竟日談論悉依名理東海甚敬之約為婚姻竟以女字其子桂軒公李世居竹岡唯事耕織張氏所生子始讀書為三尹今遂為巨族屯部南涓大叢約齋泉副易齋皆其後也可見前輩眼力之妙北菴本一禪院兩藏爪裏佛以圓錫盛之匣僅如孟內雕成一山圖如匣用檀香刻成三世佛觀音文殊普賢及弥勒地藏

觀音兩旁有善財龍女十八阿羅漢大不踰兩黍而耳目手足毫髮畢具真鬼工也所藏畫有趙文敏滾馬圖貫休羅漢上海秦曉江家有桃一株實幹並瘁將為爨下薪矣嘉靖己未春其子鳳樓公會試此桃忽然再榮、且花、且盛窟容共賞而泥金之報忽至豈非花神預報耶沈鳳峰為作瑞桃記吾郡近來搢紳多躋上壽陸平泉九十七蔡溧陽九十顧豫齋八十九王留庵八十八潘恭定吳貞石八十七徐文貞馮南江沈鳳峰八十一馮勅齋八十董漸川八十二袁太冲張受所八十四王洪洲八十六董元宰八十三杜完三三十二若八十以內者不可枚舉聞歲星臨吳分想當如是近姚永濟亦年九十七

方礪菴泣華亭時值歲荒乃暨碑於大門外橫書拙令勤民下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隣區居

分兩行云飢饉之年凡事要若、而又若不飢不冷飢饉之年凡事要忍、而又忍不盈不損余謂此言不獨凶歲當然守此終身可也

徐文貞門下一醫極稱其子之慧且曰小兒不屑讀韓柳歐蘇文日唯看秦漢文耳文貞曰秦漢以前有一書更古宜看醫請問何書文貞曰黃帝素問

徐公獻忠馮公恩葛公桂嘉靖乙酉應試同寓於承恩寺一室貧不能具房金將揭曉潛運行李至江船買一生鶴籠置寓中而鑄其室館人間鶴般以為三公尚在也旦日俱報中式報捷者皆至室中無人止一鶴耳已而三公俱至尚僧大笑厚酬之

崇禎壬申秋我涇云釣灣水中有黑氣夜中空之如火燒木人

以磚塊拋之有散折斷已而復續始十餘丈浮水面漸高至三四尺長至百餘丈月餘乃滅人莫測其何物

燕龍陽由浙右轄遷蜀左時江陵當國嚴禁驛遞公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船舟第云探親舟中與商人迭為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下報守知道官吏人等來接者雲集蜀商驚怖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好

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嘉靖辛丑會場將拆卷次第五魁原以陸文定作元然各房紛紜議論主考曰不必多言將五卷拆開曾中鄉魁者即冠多

士時文定以庚子魁南場主考喜甚遂中元

松俗婚禮必用花髻以紙為之價之多者至二三金新婦到門禮人斬燕徐文貞云國初念小民不能備鳳冠故以紙冠代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七 无 齊源居

之今既有金銀冠矣安用此為至於新婦到門正要吉利乃將燕一刀兩斷殊為不祥故此二事文貞家獨不用

孫雪居輯一書名雪堂日鈔俱手錄皆古今來清雅雅達之事

過花卉異鳥怪石即圖其形共二十本

林宏齋為都諫時適吾松有金山衛改州之議蓋曰南鄉濱海

錢糧難於催徵耳二守杜于盤費據入都宏齋問故鄉近來有何善政杜云唯有改建金山州以便徵糧為第一善政

耳宏齋曰然則各鄉錢糧不清將隨在這一州手譬之燕客者看羞有眼廣召庖人治之祇見其不堪大嚼矣杜還舉其言告當事議遂寢

嘉靖丁未考庶吉士以賢善為題朱文石落黜云願以堅貞比

金玉纖瑕無累作純臣世廟見而說之御筆加圈拔置第三

侯廷言名綸宦浮梁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足資微惕其左曰

圓者被人議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圓何以成其器至圓莫

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况我疎鄙流竊

祿尸其位人或譏我圓我圓思以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

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其右

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於天下州竹

清於天下木彼棘果何物雜於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惡

君子之德尚有容不見仲尼尚遭陽貨怒孟軻曾被臧倉沮

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朱餘山欲延師訓子謀之張嘉塘張曰松不乏名士若欲直學

識莫如泗涇范君人傑尚未入類也朱即往延之讀其門聯

檻外江湖遠山中歲月長喜曰已卜其非凡流矣明年到館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七 无 齊源居

布衣微帽謂餘山乃伯尚書公儼然據上坐主人非專請必

不肯漫然陪客朱族豪奢每相過從必乘四轎魚貫而行范

居首尚書次之毫無假借尚書亦大加敬禮次年范改名惟

一應童子試舉縣第一次即其門人朱公大韶也后俱登進

士

顧東江初入學時值歲稔有常情所不堪者而公安貧固守有

富家欲結納公書坐右曰毋徇物而為所溺毋狎物而為

所乘公自少立志如此

衛元洲家莘莊偶栽花掘土得一豆式瓶中有一磁碟在內

瓶口甚小不知其碟何以能入

衛橋樂作壽藏於莘莊聞王得古錢鏽蝕不辨年踊下有水浦

出急將土掩愈掩愈涌無可為計乃仍將錢置故土其水立

止遂成壙后作昭穆穴亦有錢大者如酒杯但無水耳
萬歷戊子大旱郡西南李塔滙塔仰艦有一物蟠旋其間狀如
猴數日方去或云此旱魃也

沈鳳峰捐館四年文集梓成校離之青屬之陳五松陳以日課
弟子未暇展閱萬歷乙亥五月望陳書履夢沈讓曰子負我
陳驚請其故曰余山中之素業唯此集耳今刻已成幸畢我
志校離之青惟子是圖而奈何其置之也陳惶恐受罪忽寤
於是亟加釐正世所傳環溪集是也

朱文石嘉靖癸卯中第二名后丁未成進士選入中秘癸丑外
校禮閣取士王公一鶚獨榜時王方弱冠朱戲曰何不
請三年書可得前列王荅曰門生微幸獨榜則後邊幾千人
皆被門生擠住老師止有尤迴溪一人不能擠上乃知門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醉區居

勝於老師每文石大笑

周按臺觀所與周萊峰同遊王宏宇園觀所曰遊人園亭即吾
所愛用若生欣羨即是苦因時徐達齋富甲一郡亦不造園
嘗曰予有四園一在城中三在城外蓋指頌亭林頌清宇孫
雪居何繩武四園也興到則携尊一遊與自己者何異若却
多少精神財力

有論屈太甚者陸平泉見而惡之以為小人周萊峰曰此人可
憐要人惟喜反以取惡徒自勞耳

褚孝廉元水為鄉民砍其祖墓種樹訟之命令君瞻白祈重治
之言之至再時吳元水在坐笑曰老父母已知尊意公便
言唯謹爾令君亦大笑

南門外一婦知婢懷妊日夜痛毆既斃身逼令棄兒於水婢

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一釵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
持木樵浣衣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樵忽墮水流至如
婦內為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即將木樵
殺婦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水也後六年拾兒之婦偶至婢所
見木樵認為己物婢問失樵之由云為榜兒滾入波心復問
兒衣間有何物曰有一釵今尚在婢即索釵視之果已物也
重酬其乳食之費携子以歸張友蓮作木樵記

孫鼎廬陵人宣德甲寅任松郡教授時遇國喪衰服赴府訟反
其冠一府皆反孫請正之太尊趙公豫曰吾做先生也孫惶
恐謝罪其為時所慕若此

頌挹江文僖公之孫也善鼓琴每夜有一狸竊聽怪之乃仗劍
逐狸入大穴中掘得一琴古色蒼潤殺亦清越遂名為狹狸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醉區居

琴

萬歷戊子泖塔重飾如來三像眉間寶珠偶損其一有烏銜一
巨珠置前目取頰眉光瑩大小如舊中間第一尊額上者是
萬歷丙午王獻吉順天發解門匾曰鴻達接武至己酉包鴻達
亦發解順天王匾若為先兆

馮南江為南御史巡江值江風大作舟幾覆及曉獲濟乃作一
詩有險道原來自有天之句后抗疏被逮三載瀕危始得滿
戍遂成詩識

徐文貞為相一日世廟御札賜徐云卿齒與德何如文貞不能
答亟延楊朋石陸五臺問之亦難測上意少頃文貞長男仲
齋從外來眾以御札告之仲齋曰德者家宰歐陽德也上問
家君齒與歐陽孰多耳曰即以對果合聖問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首題仁以為己任二句次題必得其名二

句司禮巨瑞見首題之下有死字欲以脅主考官言於朝曰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之下不知是何語徐文貞應曰就是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了巨瑞默然歎服公應對之妙

宋樞庵恤刑陝西有一青衫無辜擬大辟公一力出之旋登第
欲報宋思未果疾革囑其外孫進士孟學易云他日若宦江
南須了我此願后樞庵孫名憲解白粮至京半遭沉溺半為
歌家侵漁負官稅幾二千金逮至都下時已赤貧計必老死
固園安適孟公為司徒聞知為樞庵孫極力周旋捕諸歌家
完其半復移文至松令買宋產者加價足其數又贈二十金
為遠鄉之費孟公為外祖報德厚矣古云積陰德以遺子孫
樞庵有焉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醉隱居

孫文簡不信陰陽家方隅禁忌每云天道無常，與善人豈有
廣布山欽不論善惡邪正觸之遂禍乎人不自力為善專信
術家之言惑矣

宋石門名旭輝初場近稱畫家名手與趙文度齊名寓居吾松
前後二十年王懶軒名常江右人中書羅龍文子也避難至
海上五十餘年改姓為王詩字俱佳所鑄尊彝之類大有古
意人爭購之二公可稱雲間寓公

朱尚書旅溪有僕朱達識劉瑾於微時勸王交瑾后又料其必
敗勸王絕之往來書札用計盡滅其跡此何滅鼠倫奴
廣東布政司庫多積貯官吏每以查艦折耗抵罪萬歷甲申吾
郡蔡龍陽陞粵左轄疑之乃細檢庫中見有白蠟炷成若銀
屑者銷之得銀若干兩始知折耗之故申文兩臺而冀者官

吏之冤始白

陸家山醫道甚神一日求醫者盈門俱與藥而去獨診一人脈
白汝須少待此人候之良久公出曰汝尚未去耶吾切汝脈
似非人類何不自省待我說破其人即跪請曰某寔狐狸脩
鍊已三百餘年公曰皆因汝夜出毒淫得此驚疾吾今與汝
藥則疾自愈若仍蹈前轍再來吾必有以制汝死命此人遂
叩頭唯唯而去后三日夜半忽庭中陳豕同半肩佐以玉帛
其家人咸駭異公笑曰此必狐狸所獻也叱受之

蔡龍陽隆慶戊辰會試其卷本房已棄去矣夢人語曰此賢人
也不可失如此者再始異而收錄蓋公生平醇謹雅稱賢者
冥、中天實佑之著有彙斯集一編能廣延人嗣

張東海嘗曰吾夢中得一恨語恨司馬遷早死史記之書不完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醉隱居

恨蘇東坡早生伊洛之道不信

二府李公秀著華亭篆考童生紉卷時公目其人自標年紀她
曰山兄也面白標二十歲她五山弟也面醜標二十五歲五
山笑謂四山曰既經官標我當為兄矣

張青源烈嘉靖己未登第其卒后三十年一人從嶺南來忽攜
公家書至嚴分家事甚悉末云余已為此處土神矣字跡如
其生前筆私記則清河世家即公平日所用者其弟受所公
每對人言之

青浦二十四保一大家取妻生毒瘡棄之於野乞丐見而收養
之數日不死女忽思食肉適有數盜在孟婆墩祭賽丐者乞
肉即與一盞懷歸食婦食未盡者懸之樹枝為蜈蚣所食毒
侵內中婦食之瘡為毒發旬日全愈其色更麗丐欲送歸婦

不許曰我當終身從君耳遂為伉儷生一子丐者日搵小舟乞食其婦言笑不苟

松人稱兄為阿哥稱友人之僕亦曰阿哥璩元璩訪莫廷韓乃令其兄張蓋廷韓心知之命其僕曰可取飯與璩相公阿哥吃在坐無不絕倒

正德間西門外下塘居民徐守誠家有家人張阿貓年十二三不慧特甚日好睡必夢冠帶立朝偶至跨塘橋賣茶高臥橋端適一內相舟過阿貓溷入絳夫中直至嘉善縣是夕內相夢一神人語曰明日武曲星有難須救之內相侵晨起視弟聞一絳夫墮水乃阿貓也急令人撈救呼至舟問曰汝絳夫乎曰否也某徐氏之僕張阿貓不知何故至此內相曰汝能隨我入京否阿貓唯唯久之內相託管金帛無毫髮私諸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五

醉隱居

同事者不能為奸恨阿貓不道誘至酒肆舉大碗擊損其一日正喧嚷間內相通過其地遂罪諸同事者而愈益壁阿貓後冒軍功任錦衣百戶出使江南特訪守誠以五十金為壽守誠初不知為何人閉門不納後知是張阿貓始延接而受所餽

施八峯名用才子也陸文裕深器之偶謁何太尊何即文裕門生時未有迎賓館陸至儀門傳象中望見施即請相見大贊曰以子之才必登金馬玉堂今乃囚首囚服耶太守問此生為誰陸曰既稱知府則一府之中不可不知有一施生而不識何耶太守慚謝

徐文貞家居祀先每戴大帽穿大紅曳撒人不曉其故蓋直廬之服也

按明內監劉若愚灼中志云裋襪其制後襟不斷而兩側有襪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旁起唯自司禮監寫字上至提督止及各衙門總理管理方最服之紅者綴木等補子青者否蓋內臣服也晴川記

沈虛明幼科獨步一貴公子將之官沈送之瀛曰公子出痘切莫用藥上痘不必藥下痘藥亦無功中痘須藥扶持然未必得人則不如不藥之為愈也既而貴公子之子出痘不藥竟愈沈沒後王怒雲亦有時名常語人曰稚子有恙勿輕服藥此要訣也二君言當識之

邢華奉之子萬歷庚戌端陽日捕一蝦蟆以墨入其腹倒懸八日不死至第九日擊斃之不三日邢患痢目見蝦蟆大如車輪曰與汝何仇必欲死我、已訴之冥司汝死當亦如我邢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五

醉隱居

腹中若有物痛極亦入日死由此觀之戕物命以為藥、即效亦不仁甚矣書此以志警人戕物為藥之戒

顧豫齋性靈直撫臺方公雙江過松諸搢紳公燕問曰老公祖何時再來方曰明年四月再會顧曰恰好徐雲巖到家矣方默然雲巖者文貞長子仰齋舊藩方公再來正為其婦也

徐文貞當國諸紀網見二守王公鶴年王亦屈一足答禮時人遂以扯脚呼之偶搢紳進謁客眾倚少王連呼倚兒顧豫齋笑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張東海好穿綠衣日作字右肩常袒時沈大理聚嗜酒赴席必曰後日再來二公鵬聚首沈曰老張愛着灰皮綠偏袒右肩張應聲曰小沈能吞竹葉青惜伸後脚

王鶴坡中秋賞月詩有云孔孟文章原皎皎禹湯事業本堂堂

孫文簡笑曰中秋賞月何故勞動四公

莫廷韓得奇石色紫下有米芾二字奉饗不可言狀莫喜曰更添齋中一倍福愧顏其齋曰石秀又刻雲卿二字於上天馬山三高士墓前一塚碣題曰天放老臣吳公之墓不知何代人物郡志亦不載

萬歷己丑春海洋中浮出一艦長三十六丈艙如之樁半之濶入文鎖鑰以金銀頭輪觸膝無數謂是昔年老鶴嘴者不知是否

陸平泉范中方嘉靖庚子應試自負必捷西家之僕遂以主中榜前後為贈後一名罰銀一分及揭榜平泉中第五名中方中第十一名時中方尚未聞報其僕已知名數矣不覺長嘆中方曰既不中作速開船僕曰已中矣中方曰既得中何故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醉漚居

如此長嘆僕曰只累我輸銀六分故不快耳

永樂間部符賦民銅急遣使捕後期者錢存善與焉其弟汝明詣使者言老母賴兄終養緩期實我罪我當行存善曰我主家事誰在哉且弟老母愛子我當行兄弟爭行大慟使者對之亦感泣驗籍卒以存善行汝明送至姑蘇會看免兄弟偕還鄉人兩高其義后汝明以子博貴贈侍講學士

陸文裕云登山涉水之際專事賦詩及礙真樂不若極躋攀眺望之興歸而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之詩又此言甚得遊覽之趣

成化間兩門外有張宗達者獲一龜畜之於庭長可四寸色純元脊如馬鬣四旁周利二十六點皆高起大者如豆小者如半豆如米粟或疏或密歷歷可數張東海云使義滿今日

見此龜又安知不數一端理數以教人如古所稱河圖洛書者耶遂作異龜志

袁海叟避禍時伴狂自辱令家人以糖拌米潛置籬落聞公聞食之時上命公為本府教授使者見取食不潔遂奏為真病得免

陸敬齋敬歷中外諸子尚幼所有圖書服飾出必自隨陸江右大恭值祭享焚化紙錢飛火松棚悉遭煨燼向來齋貯反目陸還喪盡天下事不可料如此

宋遜菴平日作官只是信命從不黃緣偶因坐主王東谷起少宰有意提攜因破戒贖以三百金王擇日北上東官候送至期不出問之卒矣遜菴從此信命益堅

戴損菴於嘉靖己巳除夕同兩兄聽識語見一婦人開門三人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三

醉漚居

齊問我輩明年中式否菴曰左右不中問他何用三人喪氣而歸明年損菴竟得捷因憶三人是晚齊立損菴居中婦云左右不中則損菴之捷隱然矣乃知識語不爽

勝國時法網疎闊徵稅極微吾松僻處海上頗稱樂土富民以豪奢相尚雲肩通裏之衣足穿嵌金皂靴而宮室用度往往踰制一家雄據一鄉小民懾服稱為野皇帝其橫至今稱為某王墳塋名士逸民都無心於仕進終元之世江南登進士者止十九人而已入國朝來吾郡元魁繼出文獻甲於天下

第民苦賦後十室九空無復有往時豪富之風矣

隆慶時上官惡江南富民專利有朘必罰至數十百金屢刑追納自謂為國儲財陸平泉語當路曰與其積財以待事不若安民以有事真格言也

蕭宗符承天詔選善書者給事行在夏文愍以上海願從禮入見時上御秘殿軸簾召使前見顏面如玉跪前恩前燭下光映左右大稱奇曰此白哲書生出金花牋命書又問姓名曰崇禮耶對曰臣從禮遂授中書舍人

張賓山電以布衣入都善書受知世廟官至禮侍其得君甚隆前已志之詳矣茲又漫記三事一日給假還邸第上命張書古賦一篇張書完即與諸妾暢飲不覺大醉上遽召內侍掖之而行至五鳳樓下方醒速遣家僮至寓取所書賦良久而至張方手接已為值門內使推死家僮矣乃捧賦跪丹墀請死上取視龍顏大說見張醉狀弟連呼酸子而已遣之歸一日張在上前作書上亦撥其案視之見張所用柴心筆問曰此筆佳否對曰臣用此筆頗便又問曰每枝價幾許對曰二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七

三

醉滬居

分又問曰卿家尚有幾枝對曰止十枝今用其一尚存其九上頤內侍曰可將銀一錢八分至張電家取筆來酒吏至果九枝與張言台張初在夏桂州門下上賜夏一御札夏漫書數字於札尾數日上仍索此札夏窘甚召張謂曰此事爾君一擔當張不敢辭乃徒跪跪上前稱醉後偶汚御札請死上於燈下熟視曰非御筆也去上於是怒桂州而愈益愛張矣袁海史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杜格調最正故何大復李空同稱其為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為過之者高較袁稍闊大然不能脫元人習氣若論體裁終是袁勝

莫廷韓工著書有一張姓友求書齋匾莫嫌其名欠雅乃易書張子房三字以遺之坐客為之鼓掌

錢漸菴云家庭不幸而遭父母妻子兄弟要如大舜之能化者

斷不可得只是一耐字儘可相處

周萊峰嘉靖庚子入場選其才思七作瀨翰二三場雙行騰馮主考嫌其太馳騁置下第時監試惜其才語主考曰譬如星家馮流年一本亦須耐以銀米豈有三場如此而不以一舉人爵之手來科公患羸疾十據其五遂得為公自三場甫畢讀書不輟同事者謂之曰何太急也公曰如得雋則計借在迹不然用防明年歲考何得為急世有如此用功而久廢青衿者乎

童子元有文名為貴溪相公所知許以中翰會考選置公名第一世廟竟點第二三名後置公名第二又點首尾兩名始信官爵有命遂歸

朱元固嘉靖壬子二場作表完忘寫臣無任瞻天仰聖教語以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七 三 醉滬居

為必貼不意竟得勇后查何故蓋因騰錄生疏於查檢竟將朱卷騰完至表尾始知即欲棄去則又前功可惜不得已馮云一二字於其尾閱卷者疑為騰錄偷情之常遂不問而朱得中式

唐會城拙於宦偶從袁太冲廢圃得湖石色澤天理絕似雲壁令童子別洗鮮苔上有錢鶴灘題句云清時誰肯信君平高臥偏深木石盟對此蕭閑無俗事一爐沉水一函經會城喜曰此詩若先生技贈余者因移置書齋前

英亭英務煩劇諸生之干謁者殆無虛日俞瞻白在任一日大雨庭無諸生之迹適青浦令抵郡俞曰今日偶有一奇事青浦令甲之曰今日無一秀才以事到縣

鄭思齋令上海初涖任時謁文廟卑即索閱諸生試作庠師以

十卷呈之公閱畢令一門後舒掌置各卷於指間曰以此持去不可紊亂第一指一卷次年即聯捷第二指一卷久之成進士第三指二卷終鄉舉第四指六卷以青衫終矣俱一不夾第一指即潘恭定也

唐柳溪侍御韋室公自化之父也以家饒令君編其後時韋室業已遊庠每試必先鄰人士入應踐更令君曰是汝父耶若大族我當更若後若何韋室出聞之父柳溪變色曰若遂移之宗人乎亟承役不然何面目入祖廟見先人手乃仍之王竹莊請書齋中偶一夕夜半有偷兒越竹籬而入公尚帖單未臥識其面乃隣人也戒之曰汝幸過我他人必就縛矣余后慎毋然明晨遣以脫粟其人深愧年餘其人乘歲朝特識拜謝低聲語曰蒙公教戒已改行矣因言其於除夕夢公家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醉隱居

門首懸二紅旗一書元字一書魁字故事登科者止有懸旗是年公之子薛洪錫鶴城得雋學蘇傅公以縣庠止一名吳之派送一旗上書元字此人之夢若符合焉
世廟甲辰江南歲設斗米二錢有司勸富家出粟平糶以濟貧民徐公壽偈言曰彌雅豐歲時值以糶同事者爭尤之曰官不過欲出米耳未嘗抑爾之子欲為德而不虞以為例乎公唯曰至家思不自符子方壺公問故公述所以曰減價則違家不減則貧民能死自若也方壺曰易耳為廣升且斗每一加五烏是名雖不減而糶者已得實益矣公欣然曰善遂行之於是糶中貧戶得八百餘家量口給糶聞有無錢者則貸之棉花念織布以易粟徵足花木則復貸之不能織而有力者則使之春老弱不任役者始施賑焉自夏徂秋六閱

月而止里中賴以獲全及孫鴻洲父子相繼登第贈公徵仕
閻頭陀常語陳眉公曰却疾延年無如曝背每見日出輒曰好藥好藥

陸平泉好行方便至老不衰待佃戶尤加厚每戒其子孫及其僮僕曰農夫歷盡四時艱苦方得有此秋成不可不深體恤收斛切勿用大斛看米色寧寬一公凡遇水旱多給工本不責其償冬閒免荒米務從厚凡佃戶有訟獄有疾病必多方周護之五旬免壽米如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凡得一孫即加免租若干故陸氏之佃戶家給人足公八十五歲時病困垂危數次親友為禱於廟一老友忽暝去經宿方甦云見老農百餘人伏階下求保哀切誠惶神命吏奏聞忽天使駕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醉隱居

鶴下降神俯迎上殿開請云陸某加惠農夫種德四十餘年再增一紀之壽后果九十七乃終
華亭獄卒朱清性慈祥有黃玉者善士也受誣繫獄仇家持十金賂清斃玉清佯受以告玉方驚哀懇清曰毋驚吾生平誓不作此等事日以所賂為玉治膳兩年而玉故一日清偶出郊忽見玉呼曰上帝憐我良善無罪斃獄劫為勾攝痘司城北張翁晚年得子出痘甚危爾往用水一盞默呼我名者三與兒飲之即愈可得五十金謝聊報昔年活命之恩清往如法治之舉家驚以為神酬儀果如其數
顧東江遊鶴涇田舍過黃耳寺詩云山靈應道我歸來一徑新派雨後苔高柳直從江路見細花還倚竹叢開百年天際雲千變萬事林間酒一杯記得吾家老開府當年嘗勸陸郎曰

嘉靖時華亭有丐者夜宿古廟中聞神語左右曰明日呂純陽
師過須洒掃以待丐者驚喜凌晨起伺至日中而餒乃語廟
前葉中唐姓曰我夜聞如是今迫於餒將往乞食君為我伺
之唐候及日昃果有道人衣素衣坐廟門檻上唐奉以清茗
遂把袖稱大仙求度道人笑曰汝癡人耶我非仙也唐慙蓋
力道人不得已相與出東門瞬息已至春申浦謂唐曰我從
空而行未卜稅駕幾何時也今且飛渡汝能無墮水乎唐始
恐懼因叩頭不已道人曰我無長物願漁鼓中有墨徑寸今
歲將早汝磨墨作字投田中水應不涸唐舒手受墨已失道
人所在悵然而歸未幾果大旱如道人言輒驗求字盈門已
而墨盡以他墨作字竟無驗矣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望

醉隱居

嘗出邨有邨中人商於他縣出行過二虎忽見丐兒從小頭
扶虎而上其行如飛商人驚曰是吾鄉朱丐兒也呼之不應
歸語市人市人驚曰丐兒是日未嘗遠行第見挾兩鯉歸籬
中耳冬夏露處雨雪不侵以蒲蓑裹體施病人煮湯飲之輒
愈市人餽之衣食即乞給飢寒如拒而不受其家必有大殃
播紳士庶聞休咎者無虛日後不耐耐應一夕失所在
海忠介之批鱗也世廟震怒繞殿行竟夕拔面上刺都盡召
華亭定議斬之華亭請其疏下遲數日不擬上督促至再華
亭俯伏泣曰臣豈敢成陛下殺諫臣之名上怒始解忠介深
德華亭后開府江南為華亭嚴久因宅寔君子受人以德也
弟奉行稍過遂致華亭不堪四郡士大夫咸為華亭解紛謂
忠介白聖人不為已甚忠介曰諸公亦知海瑞非聖人耶播

紳悉股栗而退

徐文貞司理延平時與科臣俱謫官也科臣先謁御史請以容
禮見御史殊不快俄而通延平推官見御史方慮其奈分而
文貞已跪船前通姓氏矣其循禮守分如此

高郵郡伯河即白馬河一望極天昔年舟行河中不特風濤之
險劫賊恣意殺人往往與長年共謀鼓楫而遁彈詞家戴蘇
縣令事可駭也江陵奔喪婦惡其狂瀾時吾郡芥泉曹公銜
者以判官力董築隄之後踰年始成至今行兩隄間具如明
鏡中也時人稱為曹公隄

宋幼清云帝王廟光武與漢高俱南面非禮也子不可以齊父
則孫安可以齊祖宜以光武侍側不然為厲閭閻之可也功
臣廟以列侯侍六王非禮也列侯與六王皆天子之臣則宜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望

醉隱居

功多者居左次者居右皆南面可也秋祭文廟例宜用水不
然吳穢不堪矣
崇禎九年時海塘未修忽一夕清涇地方有大魚入港潮退魚
不得去土人數百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取割魚固自若剖
腹中有人衣帽如故包袱存想其人墮水為魚所吞也魚
長可三十餘丈重則不知幾千萬斤矣肉甚腥羶不堪煎油
脊骨每節約三四尺餘廣稱是人爭取之以作春米白助骨
可作板燒其尤長者可當畧約始信南華老子之說非誕也
雲間自夏瑗公陳臥子倡築社丙子春日詹文於陸氏慶麟堂
臥子云夜得一夢見文定百歲坊有金字匾書定而后龍靜
三句時首作即拈是題至壬午南場出是題陸氏兄弟應試
者六人是科得雋者三人慶衍慶臻慶紹夫以文定之盛德

固應世濟其美而夢兆預徵其發祥正未艾也

雲間成靈公其靈爽並於五嶽四方禱祀者如市崇禎壬午歲廟貌頽圯羽士欲修葺苦於歲荒不給回禱之神刻一粟如微糧式進香者如某係其匠人納紙若干填明票上焚之隨以紙價投櫃中不數月得金錢數千矣是舉也於神有益於民無擾可稱經濟

千巷有莊廢者為蒙師落

自異一日忽棄家依止荒郊蕭寺或浩歌或痛哭舉止不類平時言事每多奇中人共指之曰癡更疑為仙云日行乞於市、人爭以酒食投之冬夏一衣數年不易而香氣襲人一臥累日不起、即歎笑若對語狀寺僧訝之癡曰我與諸舊侶叙語耳有張某將之官中癡曰此行有險乎癡曰梅嶺最險中途遇風濤舟幾覆登岸見有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望

醉區居

梅嶺碑乃公治長筆也數千里之外癡能預知如此里人往善陀大智師曰汝里莊仙我所不及不知師何從識之也已未春忽語寺僧曰四大不常幻緣有盡我將逝矣逝后十餘日有商見之丹陽道中與語良久尚不知其羽化也

李可庵工部南涓公子也自言少時所衣者唯短布單衫長不至胛及遷居搭水榻其尊人恐外觀不美乃以沙綠布製一夜兩裏不完更以他色布足成之可庵自云服此衣見諸人嗜、稱即若今日有美服矣噫計爾時其嘉慶之際乎若在

今日奴隸之子少得主人翁盼睐爭以羅綺相誇矣陸平泉題王昭君圖云使毛延壽而圖此則后世無此圖今此圖傳寫人間殆千百世當時按圖進幸者俱泯滅無聞觀此雖未減毛延壽可也

吾松余山亦有茶與天池無異第采造不如法近有比邱來自蘇以虎邱法製之與松蘿味等老衲亟逐之曰無為此小開艱徑而置火坑蓋佛以名為五欲之一名媒利、媒物且難容况人乎

龔方川往為直指嘗按粵西惓然不樂往見嚴介溪介溪曰我往嘗使粵所歷山川奇麗快心駭目至今夢寐未嘗不在彼中近來雖叨黃閣數年蒙塵觸穢往來一衢何如彼中官司南面芙蓉也龔後至粵每行得勝處輒嘆曰是關老夢寐不如若人生東西南北惟天所命惟君所使若恥不善地猶恥惡衣惡食孔子所謂不足與議也

眉公曰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茅四面雜蒔蘭花題曰香祖菴有柱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裡老鶴多眠蘭蕙中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望

醉區居

眉公自豹冠應童子試取第一徐文貞索其試卷公即以童生冠服謁之文貞問云學而時習之是何義對以不輟文貞云如國有荒事即就荒時查考國有兵事即就兵時查考如有大禮大樂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又有因文見道者如贈河南撫按思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西撫按思陝西何事最急即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者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單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

徐文貞與申孫泉乞救荒書云年來老病增劇不能出門近值淫雨為災田疇淹沒老幼號哭救徹幽棲強起乘小舟至近郊則平原百里巨浸渺然豆麥秧苗無一存者時見破屋敗窳出沒波間飢殍殘骸縱橫於側不勝凄斷掩目奔還若以公之仁慈睹之將有怵心傷神嗚咽涕泗慘於覽監門之繪

圖痛於觀地獄之變相者故僭為一書上之政府自來災傷
蠲免皆只就存留中減免分數而吳中存留甚少無救於災
故每次恩澤特虛支耳此在往時尚為無補况今大災耶百
萬士民咸仰望朝廷破格蠲除於以救未死之民為國家德
多鄉邦之誼憶公拜相時吳中士民莫不舉手稱慶若己與
有榮則所以舒聖明南顧之懷下憐父老子弟垂涕之道
而副其翹政之勤非公今日事耶

眉公格言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立藏

身之門戶既為男子思與州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

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

莫直於矢而括囊之時多莫直於繩而蟠屈之時多莫直於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四

醉隱居

黃河伏流萬三千里而千里一曲之勢多故曰大直若詘其
道委蛇又曰勇於不敢則活其名臣經世之上術神仙佳世
之上訣也 後生輩落騷雅二字則請書定不深心落意氣
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

洪九霞云無處不可讀書無刻不可讀書若有善待有揀擇便
不成事好文集成一部日閒吟玩須尋味其神髓如出我手
一般閒暇時切須潛玩經書透露得入臨文自有發揮若待
考時趨看便慌忙情亂耗散精神文愈不佳矣

吾松陶叔明有畫映題曰無教詩

董元宰云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於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

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為吳

中文祝二家而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

能也以空疎無實際故余書則并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爭
也以待知書者品之

孫漢陽以宋復古殿瓦為硯瓦色黃而帶白製頗古

楊廉夫缺留在張仲仁處其色有田綠損而多吹吹之不能成

聲矣

萬歷間吾松著書立言者當推學憲洪洲王公圻父子祖孫藏

板最盛

吾鄉見心顧氏見一舊石璞甚雋鑿有雲根二字又奇鑿一堅

字活翁物也

元宰云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

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道案頭遂時作各體且多錄

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塗抹殊非程氏所謂用敬之道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四

醉隱居

然余不好書名故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
苟且亦不免為名使耳

孫士美字公榮華亭人以考廉為舒城廣文禦流賊有功擢深

州守深地邊倒馬紫荊諸關虜一日夜可至城下戊寅十一

月十三日賊精騎三萬踐淳沱水而過屯城東三里楊家邨

公密遣壯士段容嗣諸生趙應泰運神機砲擊殺無數并殺

賊首十四王子賊情甚於十四日列八大營罷城而陣索子

女玉帛公怒叱之引弓墮二賊十五日攻城益力十六日四

鼓以火箭攻城東南樓閣以飛談燎人頭髮守者不能立城

崩二丈有奇公立蕪善亭督戰士民相率率衣使避難公厲

聲叱曰此是我死所去將安之眾而泣而散次子芝玉不忍

去公曰嗟乎不及顧若祖矣語未畢賊已至前公大罵即引

佩刀自刎芝玉哭急抱持公賊連刀芝玉并仆地又爭前刃
公碎其顛而去太公諱訥遇賊於州署亦罵賊死一門遇害
者凡十有三人夫人李氏身中五刃一鎗死而復甦乘間扶
出城疑其鬼神佑也而芝玉死一夜亦甦臥積尸中三日
賊去乃得出於是公長子芝秀聞變既行三千餘里至深覓
公父子遺骸仍走伏闕下疏言死事狀甚悉上下所司覈實
有詔贈公太僕少卿太公得旌典如甲令先是流賊陷霍山
勢甚張新令方受事出謁上官公以廣文身自登陴獎率士
庶凡三閱月不解甲賊由是三至三却而公每戒家人即城
破吾先城上汝曹無落賊手太公亦曰勉之死職義也吾亦
不惜餘年其家庭忠孝天植如是而深未破前一日公題詩
燕羨亭有他年青史上莫載罪臣名之句嗟乎壯哉烈乎雖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冕 醉渥居

陽而后千古一轍矣公死時年五十有三太公年七十有六
郡守方公奉旨表其閭又建祠鍾甯山之側英爽赫然過者
齒擊公父子於是乎不死矣

吾即稱三沈東老壽壽令終人皆知敬惟馨先生才敏與錢
鶴灘並駕尤為傾東江推重惜乎貧死乃無聞焉李湖翁以
貢占一官三子皆慶隆亦勿第郎中藏書富者烏溪龔與朱
上海唐與陸及談獨著書刻板檀名三吳者李湖翁為盛

釋氏華嚴經註謂五百賢客入海采寶值摩劫魚王開口船去
甚疾船師問船上人何所見曰見三日及白山又見水奔趨
入大壑船師云三日者一是一是魚目白山是魚齒水奔
趨是入魚口吾曹死矣時舟中人各稱所事無處有優婆塞
語歎曰我等當稱佛名字佛為無上救若厄者衆人同稱南

無佛其魚先世曾受五戒以得夙命智纔聞即自悔責合口
船象命存吾郡沈行人謹當奉使日本行海中風促舟擱水
島上百餘人以鑊椎竿撐之自晨及午不動自分舟破必死
舟中皆憂泣卜且吉復如前撐之其島忽沉始知是魚向椎
竿不覺大可知也沈又云使魚鼓鬣舟亦覆矣危哉此與華
嚴經所載事相類

張莊懿公有大度為刑書時夜以事急欲質明題奏張燈而生
自促吏書夜半始就吏忽掉袖倒燭汚之吏大驚叩頭請罪
公曰誤耳復促令書竟達旦不寐了無怒色

宣德間三寶太監乘海洋數十艘往東南諸番采異寶松江道
士徐宗盛隨往既歸云一日泊舟海島舟中數人登遊見林
莽間蹊徑疑有人家遂躡其蹤覓之遙見一人長丈餘頭目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辛 醉渥居
俱人急趨來挾一人頭啖之眾驚走其人已攔截歸路拔藤
穿人腮聞若肯魚狀以大石羅藤兩頭而去眾始知是獸共
折藤急走甫下舟獸三五俱來在山頂上望以手招之不知
是何獸山海經獄法山有獸狀如大人見人則笑名獐豈即
此食人者耶又云往某園山中多獸舟中有善獵者持毒矢
往遇一獸甚巨逐羣象來其人懼急緣木避之獸攫一象飽
食而臥群象亦莫敢去其人視之熟試發一矢獸驚而哮知
其可毒更連發三矢避樹間獸大哮跳躍山谷震動猶噬他
象二三須臾死群象悲哀指示若欲飲之其人熟解象意下
樹臥往一坑谷蓋象所解牙處也群象各差牙復臥送出又
拜伏而去其人報舟中人往解牙所縱取牙歸又剝所噬死
象并巨獸皮獸狀甚高口在項下足矮身團圍若屋然疑其

為象虎也

溥涇頌惟信自言十五六歲時早起見鴉群漫空飛來入海屋
瓦冷、有敬視之錢也以升拾之得十八文又聞宋檜雪先
生云官京師時夜聞屋瓦敲詰且熟視之錢皆側立瓦壘間
此亦是錢飛所墜也

吾松凡大燕筵中有沙糖獅子等物其來久矣唐張之路証李
泌受嚴震金獅百枚德宗料是沙糖獅子等物果然則其物
自唐已有之

白芋湖東南望皆州地生野百合莖葉絕似珠子百合開花
紅似渥丹根如蒜正德辛未松民大飢凡居郡城北者餓死
殆盡渥里蕭然居南者聞此根可食日有數百人往州地掘
之煮食夏生者倍大食之不若且有香味志之以示后人為

五茸志選隨筆

卷之七

臺

醉酒居

救荒之需春初生者味苦且民未經識或有誤得他種毒死
者此又不可不知

沈戶侍時揚欲營別第東有神祠擬為屋以遷之卜之吉及屋
成昇神像不可動眾皆尤公曰我前求神、既許我矣乃
重謁而卜之卜仍吉而像卒不動公曰此神不靈非我之咎
也此其眾毀之上飾既盡而中甚堅視之乃一枯楊樹當時
塑者蓋就樹為之雖數百人不能動也眾於是釋然嘗聞塑
神像者類取生物以為靈如蛇虺梟狐之類此亦點巫狡匠
欲假是動愚俗也

雲間九峯陸齋為二峯其土宜樹人爭取之茂為平陸矣曹定
菴擬以蘇山補之有九峯補止詩云山頭日月長吞吐山下
亂石多難數小者臥伏如羣羊大者踣踞如虬虎生材中夫

因得名十笏天留輪孤土茲山合補九峰亡後世視今應作
古又以盤陀石雨花洞玉甯泉蕭蘇竹為四味各有詩先是
錢鶴灘嘗撒小山補之然小山蓋橫雲之餘壤也故又名小
橫山勢不可二蘇在諸山之北與鳳皇山對峙進蘇次之於
義亦協

湖泖之水皆發源蘇之太湖每風自西北來則水多暴溢故治
水者惟濬吳淞江入海濬白茆以入大江太湖之勢分則松
無水患夏忠靖公嘗試之矣正德辛巳冬李司空充嗣復濬
二水動三郡之衆費巨萬當時頗有謂之者然至今無大患
皆其力也司空四川內江人

宏治甲寅工部徐侍郎曾治水江南開白茆港洩水於海陳西
潭寄詩祝水部云通海易塞海難請君反覆思兩端雨暘愆
五茸志選隨筆 卷之七 臺 醉酒居

期致澇乾此與時政遂相干人力回天良亦艱唯是葉瓊護
圩田此策若舉人心安單術寡徒相周旋東西徧閱陌與阡
佚道使民省笞鞭低者增築令高堅破者補綴令完全可以
蓄洩防未然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議論非腐酸前元特設
水監官仁發任姓辨月山此老水利亦精專今君奇習萬卷
蟻取用不竭如淵泉縱橫曲直珠走盤但存民力無傷殘眼
前活法人所便吾人陳跡亦蹄筌吾君吾相聖且賢將舉廢
墜起故偏和氣充塞位兩閒堯水湯早非所忠側聞西潭過
高軒移時不出文侯門方且索我詩稿看感君西臺舊歲寒
不惜千里披心肝

宋太史潛溪嘗作吾邑七保松隱菴記有云今之細民竭三時
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鍾鼎之克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

事之苟不力求其道無益於大雄氏之教則因果之較然者甚可懼也其論甚正而足以寒緇流之心今志不載此碑當命其徒刻而傳之

楊廉夫維禎字當以木而往、見其真迹有作禎字常以為疑近偶以其所藏歲月故之始得其意蓋國初諸王有諱禎者先生之以示皆入國朝書也推此可以驗其書之真偽

元末松江屢經兵火書籍焚廢殆盡永樂甲辰王公中立知府事首務興學延五經師訓迪子弟負購求十三經註疏等書藏於學士習一新自是科目人才甲江南中立三子璉吏部主事汝玉春坊贊善汝嘉翰林侍講君子以為善政之報景泰中歲飢即守賑濟多申而少給識者謂此人必無後已而果然孰謂天之視聽遠哉表之以為長民者勸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七

五

醉廬居

顧斌字德章宏治舉於鄉屢躋公車終典寧知縣最晚二子中立中孚早年同登嘉靖丙戌進士第友人宿之公曰老夫如登天兒曹如拾芥

樂宗茂浙江仁和人以進士同知松江宏治甲戌著上海事食河厥而美既撤間有餘則侍卒既食之矣更烹以進倉卒不熟下噉而死卒懼徙其尸繼廁中以自免宗茂政事有可觀者時以其自經也樂以倉人懼敗目之亦冤矣

督兌某部差也至松江紳具公酒設於徐眉齋宅食河厥而美更索之急製以進食已而先徐氏寤謀之華令澹石公入視之曰此被毒麻罔耳命以眠輻昇入者後因此乃設糧道云時先帝朝也若見記

成化己丑丁漕以楫眼入翰林頗自矜後因歸着東海先生

作文贈之其畧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驅鄙人榮之沂公王曾及弟歸青州郡守軍帥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入謁不敢當禮論士者不必究其始終於一端窺之亦可以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幸一得往、致相如所為以誇示宦婢吾嘗竊為世俗嘆今君賜告歸者吾雲間之任於朝者道衣錦之榮備矣余安以沂公之事望之亦挽流俗之一機也觀此前輩直諒之風猶可想見

華亭丞俞仲猷志佚其名獨見於清江集之霜林說且曰仲猷早歲讀書績文有聲吳越聞其去而家於九峰也人且以其抑鬱無聊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為况則知動心忍性而益其所不能矣仲猷詹詹人蓋目宦而居於松者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七

五

醉廬居

華亭學聚奎亭宏治辛亥縣令汪公宣所建也明年顧清魁南畿張宏至第五名嘉靖壬午肅公約葺而新之東江有詩云三十年前度落成白頭重見此崢嶸江山不息英雄氣星漢遙增日月明漫學魯人歌在津敢先周彥試吹笙天機未敢分明語夢裡泥金有姓名先生嘗有異夢明年徐階以第三人賜及第

眉公云教子弟者每作一文先裁一刻文圈點留著俟文成而示之如暗中得三光欣躍異常此課教之捷法也讀書宜隨時而讀如此時若早宜拈喜兩亭記及祈雨故實古文古詩如宣王慶早之章等類使之熟讀令心目與時令相感最能觸發聰明此誦讀之捷法也

陸平泉病起與林貞恒內翰云病臥小齋夜數刻不能成寐會

雷雨初霽急起披衣追涼庭下放歌香山居士詩一二章樹
胡牀為節時明月正中清風自下猶恐吹落庭際復鼓掌一
笑而止時無實心孰與共此曰至貞恒以代晤語

贈真和尚蘇枕云佛家等浮世為幻界當知黃梁大夢不獨在
呂翁枕中也老僧靜中打睡時於何處安身

眉公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
起惡心耳此名言也保身之道切須記之

曹介人云任路戲場也甲科最矣猶及兩歧韶年者如曹介公
子自負知音擊伴嬉遊半度翻可常養年者如梨園赴戲
注再歲月恐為識者批評盡心力而為之稍露色相若鄉科
之入仕也技非絕唱勉強逐竭其筋骨故其喉舌終不得
與秦青輩稱同調次之為首次之而官恩生又次之而監則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壹

醉區居

如影戲偶戲借人喉下取氣散色自覺索然又次之而襍流
異等為汰猴之戲耳群兒爭逐之噪之猴亦驚猶跳躍而已
尚書伍文定嘉靖甲申以操江松江有昔推常郡此盤糧米粟
陳、盈十萬之句東江先生曰詩雖不工而當時儲蓄之富
可知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宏治末年也而猶有十萬之積况
周文襄時乎今之所以無者其故有二通負也侵欺也通負
固奸頑之常態而亦有出於不得已者猶可言也若侵欺則
極為可恨何也起運之外存留以餉賑濟文襄之良法也自
易銀之法行而濟農之倉虛設矣積年之胥吏借後之糧長
每於領米易銀之際則虛開姓名報官名為闕米大戶而實
自入以肥家至有一人而侵欺至萬石積弊相仍莫甚於此
概即計之其麗不慮此與文襄之意相戾甚矣故民君子苟

清此弊自足濟農何必為勸借之令以速怨哉庚寅郡守長
沙熊公宇頌究茲弊痛懲其尤者幾人時論快之然竟亦未
盡革也

何仔云余少遊松江千山宿李昇郎中宅近山有虎咬一人時
二十一日余聞之咬何處云咬下腿憶十五六歲時請洗冤
錄云扁之咬人如貓之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
終咬下身果然

研江金廷桂嘉靖丙戌歲貢廷試第一蒙宰廖公紀以其鄉無
賢範授東光訓導丁亥疏請學官由貢者乞做詹試例從所
在鄉試許之遂著為令有御史至學聞其名令無跪對曰願
天下之為學官者皆無跪時論偉之
無瑕和尚彈琴處在余山禪堂周萊峰聽琴詩曰山寺人跡絕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壹

醉區居

四花春正妍獨行入深山所求者真詮忽聞弦上散使我心
悠然此散不在指彼散不在弦聲亦詎無因不在弦指間思
之若有悟惟與靜者傳
王孝子節居任洪浜業農嘉靖辛酉年父疾危甚節不告於家
人以刀割其左股作羹進之父疾旋愈楊朋石表其廬曰白
華遺響
上海民張守愚住十八保妻谷氏始以無子求之普陀山連胞
生二子一名海音一名海幢后家道日豐遷居余山高梁橋
其妻連舉三女俱棄之后至崇禎十五年時妻已四旬餘矣
孕十四月而一胞連生五女中有一無首者俱不育而其妻
亦止此見棄兒之報
吳興臧繼芳守吾郡以清白稱比遷楚臧使卒於官僚友檢其

索裝繫如也唯一竹篔封置空齋舉之頗重諸大夫疑曰此
中有物乎護藏以候公子至則啓視乃一藥磨也諸大夫且
笑且嘆昔鬱林守戴石巖舟以婦公其人矣

夏忠愍蒙難西市其尸諸門生故吏莫敢出唯吾郡碩太常
東川諱定芳者負公尸歸邸第或曰尔不畏嚴袁州耶太常
曰士為知己死即觸怒要人無問也嚴聞亦頗義之

嘉靖以前吾鄉先輩登第者歸皆徒步拜客但張蓋耳自嘉靖
辛丑張公鷓巢約諸同年曰吾遲暮擬一第堪僕奔走耶
諸公入里同用鷓背約罰故輻自辛丑始

蜀僧普首坐自蹄性空菴主叅見死心師居華亭最久雅好吹
錢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時為倡開導人既而欲追船子和
尚故事乃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葵一省燒柴二免開墻撒手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七 聖 醉滬居

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
漁歌少人唱乃別家白船子當年反故鄉沒踪跡屢妙難量

真風偏繼知音者錢笛橫吹作散場即語緇素曰吾去矣遂
於青龍江上乘大盆張布帆吹錢笛泛遠而沒

眉公云凡祖諱及名人與鄉郡先達名字皆當揭貼壁間恐子
孫有曰而相仍者不可不慎

錢學士博在京師時除夜同大理沈篆在夏考功宅作一春聯
求沈駕贈之曰坐上無疆且喜身安心內樂方構思下句夏

遜云吾已得之矣對曰門前有粟難憐眼飽肚中飢夏公諱
愈清介而貧其家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
石

董子元城南十詠余嘗遊城南隅訪遺蹟慨焉興思竊擬五石

丞軻川故事因賦絕句云 吳王獵場吳陸遜生此後人呼
為陸機首 吳王古獵場迢遞清川曲日暖雉媒鷓五茸春
艸綠 谷水神異傳云秦之長水縣水極清冷通三泖 勃
窳華亭谷清冷一水深莫言陵谷事滄海捲浮沉 鶴唳難
在谷水東鶴飲此水其教則清陶雲景靈鶴銘亦云壬申歲
得於華亭 本自仙人驥空傳盛鶴銘何人殘夢裏千里憶

華亭 瑄胡晉為陸氏養魚池以陸瑄居此曰瑄湖亦曰舊
西湖 吳國風烟吳猶傳陸瑄胡年深魚已化夜西長菰蒲
陸機宅晉平原內史陸機與弟清河內史雲宅里也八王
故事云清泉茂林機雲遊此 洛陽人不歸寒烟莽平陸鳥

鵲自相呼秋風未黍熟 八角井在機雲宅箇歲早投鍊簡
於中禱雨輒應 靈泉下通海錢簡投可入降時風雨來知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七 聖 醉滬居

有蛟龍蟄 黃耳豕述異記云陸機有犬名黃耳自洛遺其
致書復馳向洛後死歸葬於此 黃耳傳書曰那知後代名
一坏秋艸裡猶有首邱情 五色泉葛洪鍊丹湖上丹成投
水中後湧五色泉時又舒光如赤虹貫天 湖上丹初就波
翻五色霞不雨勾漏去此地有丹砂 讀書推梁黃門侍郎

顧野王所築嘗於此修輿地志有臺池有寶雲寺趙魏公書
碑今在亭林鎮 南朝讀書堆落葉無人掃臺池猶春雲空
門掩秋艸 百花潭楊鍊惟先生寓此上有小蓬臺州元閣

潭水日悠 當年子雲宅不見艸元人空來問奇客

黃山人布度嘗與關頭陀遊廬半載臨別關家紙一紙子之曰
可置衣帶中有急開看黃後渡仰風浪大作舟幾覆亟啓視

之則具記此日當過險誦觀世音名號可以無恙如其言舟

拾輯 12 - 212

忽隨風飄至泖塔獲免

眉公嘗曰子有三友恭以若曰名曰爭友酒以其不離手名曰執友香以其不離左右名曰密友 嘗書范象先壁云象先時與予相對如遇桃源漁父黃葛野人乃予是謝不敢唯當風日蕭淡焚香一爐從紙窓木榻看摩娑舊碑殘墨或得韻人小幅懸道壁間以遊數巡便覺不履不杖烟巖在裏好花初開膽瓶注之汲水剪枝無風生韻兩人如此度日勝於清涼國矣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鮒
范長白夫人徐氏之九子欲卜宜男者長白戲曰子不問卜徐曰丑不冠帶以君視之何足信耶以范貌陋故也其善謔如此

崇禎十三年松江東門外天雨針其細如繡針但無針眼人家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美 醉區居

釜底都盡龍席或花巾或駕一佛字

崇禎辛巳年米價陡貴春末價已二兩五錢自立夏后三月不雨種不入土飛蝗蔽天野無青艸米價增至三兩民不聊生盜賊遂起乘機搶擄者不一而足神超於方太尊前商米價一言不合於家遂搶擄其室一空撫臺移檄誅為首者三人 是歲竹竿滙余仁甫家多厚藏其奴陳丑糾合關賊蔣厨等操戈入室被主識破竟以斧截其主詰朝為巡兵所獲方太守鄉丑於余門典刑希令於秀野楊餘黨悉令自盡中有徐姓者倉皇奔走終日無歸路回自去縊於南門外楊樹上太尊示諭不許收尸大快人心 是歲可異者田稻於八月中已成熟矣忽於二十二日夜陡作寒威繁霜冰片在 有之計所收每畝不及斗粟即有收者僅十之二三耳因此

小民救：待斃自夏徂冬死於歲者幾千萬人西郊外孟婆墩日焚尸幾百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是歲十月癸亥朔日食良久

甲申之變吾郡有即事詩云玉殿曉鳴鐘丹墀燦火紅百官稽首慶不是壽寧宮 莫怪倪汪輩寥、只數人長陵昔請難留得幾忠臣

甲申六月浦東祝姓一家被奴弑死三命八團王姓焚掠甚慘回延及江灣大場等處遂奴群聚向主人索贖身契南翔前后左右約數十家有不與契者即焚其廬最後一張姓者以利刃殺出擒獲賊首送道時太守陳亨以官兵持憲檄捉拿賊首某、某斬五六人杖死數人亂方息

宏光乙酉歲友人華孝先設教武塘見其地孫聖芳家有李生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辛 醉區居

黃瓜占云李樹生黃瓜百里無人家是歲北兵殺掠浙直慘不忍言

太守李正華踰茂先北直獻縣人以恩育知吾松為人猶介不畏種種搢紳莫得干請衙役不敢玩法昂率以來巨寇猖獗公至捕群盜立斃杖下無一倖免境內肅清民得安寢昏公賜也松民皆曰蕪黃而后鮮有其傷其如京師專以賄交公會無一絲媚當路竟以不及去職報聞郡士民慟哭為之罷市 公有對聯書府門云是非秉天理之公一任知我罪我賞罰協民心之正豈肯殺人媚人其示三縣聯云三泖魚翁量瀾海涵尚慮賴尾興嗟何忍橫加多衷網九峰鳥散棲止雙抱猶墜弓影驚栖豈堪重布絆脚絲

致舊志梁大同初分婁縣為崑山是為崑山地唐天寶十載以

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始割崑山南境立為華亭今茂先李公以華亭事煩歷年運欠縣令多因之去官特請於朝廷妻縣議以西倉城為縣治而以西南鄉隸高後二年復遷於附郭以朱司成故宅為著然華之東北鄉半屬富室易於徵輸而西南鄉則濱地瘠賦重民不堪命矣夫民猶魚也得水則生失水則死今妻之民其在沼矣豈見之士誦譚大夫詩有不潛為出涕者乎神宗時吾松有好事者欲割華亭之三岔蓋金山衛另作一縣幸孝廉宋懋澄上書於房師吳司李之甲極言利害其事遂寢今其書刻在孝廉九篇集中言：願畫借吾松謀國者未之見耳

人但知小人之能誤事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誤事也小人誤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事則末如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為

五茸志遺蹟

卷之七

空

醉區居

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騰蓋壯志並大敢能止之如李公之替立妻縣也余不無有憾焉聞公解組時甚悔此舉雖然悔亦無及矣然或后來明府洞悉分縣之害為萬民請命仍歸華亭此亦德萬生靈之福也余不無有望焉

上海令彭長宜海鹽人苦心撫字一清如水居官日用取給於家至北兵渡江解綬去百姓攀轅若留出佩刀欲自刎百姓乃聽之上海素刁悍難治感公之德改為馴良其去也皆泣下沾襟送至百里之外公歸家不食而死初按君表薦中有稱為東海聖人者今邑人以此四字作匾楹其祠金山學周之遠以首任揚州江都縣訓導城破之日冠帶投井而死

宏光時縣考童生提學奉功令以納銀准入院試上戶六兩中

戶三兩下戶二兩繼則一槩三兩二錢華亭約至千人張世清者行劣生也在鄉武斷暴橫乙酉歲被仇家以謀反告遣兵執之搜出金樸頭一件人遂稱曰野皇帝逮至府杖九十六而崩

吾松一士夫述宣德中差太監賞賜某閣老曰問閣老弟宅何如太監云在小巷中甚狹隘前有某者祭官房塞住又不肯意願以上意達之省答曰我房自祖宗來住不肯賣願曰天子命亦可拒乎曰我不曾犯天子法我房不該入官願以其言復命上怒曰天下都是我的敢如此抗我乎願佐曰天下是陛下的法度是天下的望陛下曲全法度前命遂寢嗟乎

五茸志遺蹟

卷之七

空

醉區居

省祭難得閣老亦難得使在晚季安能隔春自安涵容末品直待天子命而訖不從也

華亭三十七保有謝宏而者為橫於鄉積惡已久蕪之不孝於母不仁於妻丁酉夏五月母若妻訟之於府太守郭公答而遣之出府門被仇家群毆歸家三日而死：后託夢於子曰我今為地將圖報怨輻迹檻下汝可日飯我母為汝母知詰朝竟之戶下果有一小地赤色長尺許曰每日飯之食必盡其母不知問曰鬼無形骸所喫者氣耳連日所供飯安在子遂白前夢其母亦以飯食之終懷前怨竟不食也忽一日雷電閃爍擊死庭下復託夢於子曰我已受天誅眾怨不能報矣夫一人耳生也不良死復為地性惡之說存亡不變不有天刑孰殄窮凶其白起秦檜所以世世被戮也

石浦里中吳孺人者其鄰有何氏夫婦泛舟生理一日何姬家
囊百金寄吳所且曰即我子勿與聞也後萍蹤無定相繼死
他方其子何鳳亦墜斷別屢往來者數歲及吳疾革知姬
已死遣人遍有其子出囊金授曰此若母所寄者今始還若
我可瞑目矣其子感謝而去此叔世男子猶難之况女流乎
有遺金傳

吾鄉錢世肯官南都乙酉北兵渡河踰言婦以三百金
寄同郡顧汝則錢抵家隨沒顧以八十餘歲老儒旬至
松訪其子還之此亦今人所絕無而僅有者也顧名民
表為府庠生流寓金陵者貞居記

徐文甫以元輔弟有縣令誇於前曰晚生做了二十餘年舉
人走過江湖世事也多學得此自以為多能也公徐應曰便
五茸志遺蹟卷之七 室 醉居

是老夫做了五十餘年進士一些世事也不曾學得謝文正
閣臣致仕一縣令將拜之先令皂役探其在家否皂役漫應
之而公已他出矣令以為慢已也即其門杖皂役公伴不知
一日相見令曰聞得宰相吸得三斗醋醋老師吸得幾斗公
徐蒼曰老夫狼喫得兩斗存一斗讓與先生們大家用之觀
二老吐詞彼晚輩之狂妄躁率者當深以為鑒

陳眉公居余山每至深冬指王昆翁入山負暄飯後步至西山
脚藉束藁坐低檐下久稍欠伸或命童子少進酒脯果物視
夕陽隨神山乃婦如是以為恒思翁初頗不耐久坐眉公不
聽起曰日中有芒如物之芒刺其膺隱隱透入骨者是也
久乃覺之不久則不覺昆翁試之通體快活眉公嘆曰闔蓬
頭去後與我共其真率之樂者唯昆翁耳真語云日有九芒

月有十芒方諸宮有服日月芒法眉公得力却在此
董元宰視學武陵時方錫院試諸生忽命駕之德山裴回覽咏
抵暮歸乃放諸生出院此一事想見前輩風流若在今日不
免挂彈章矣

沅江為洞庭西漢當五溪下流水族頗繁家以網罟為活縣無
城郭令開門即見魚蠻子與烏鬼鷓鷯出沒烟濤中吾松王
昆翁作令有詩云半是居民半沙鳥不知何事也除官又云
割得水雲剛半頃此官須喚作漁翁皆實錄也每歲季冬二
十四日令出與士庶縱觀打魚此例不知起自何時奈西冬
漁船千數鱗次縣門曰官不敢漁令乃至隔江布席沙
上下令曰如故事於是擊楫如雷鳴江散若鼎沸銀刀玉尺
飛擲水面有以縮頭龜夾獻者一頭重可二十斤吾江南西
五茸志遺蹟卷之七 室 醉居

無也日昧令起眾船皆集縣人家以烹鮮為樂漁人賣魚
買酒婦子無不需醉亦一時快事也昆翁諱廷宰別號鹿柴
其品冲澹雅素堪與摩詰媲美其作令沅江也民既漁戶俸
僅漁錢行更漁艇無非漁之是託勝生金穴中矣
范四知荆司馬本澈部將也在澗州時忽於途次墮地昏睛欲
絕良久乃蘇奉告荆云頃見摠戎聖階吳公披朱甲騎白馬
從東而來召某入天妃宮集諸帥會飲盃盤狼籍賜我三爵
曰為我寄語荆公十日閨當有內變監軍其慎之荆不之信
也不數日而黃城脚以舊隙攻荆、合門盡殺范亦陣亡此
張遼白海外親見

曾眉宇遠山華亭令君陳子明諱德之妻其寄懷子明詩云世
態浮雲休更休春風不暖黑貂裘歸來共對虎邱月何必佳

人字莫愁今君廣東人解組后寓居扁叩

吾松有一友往吳門看張幼子見其齋中設筵幼子獨居主人位默若談對問其故曰我宴止友張王屋董子元表中郎莫中江周萊峰五人吾念所至輒與心語友笑曰以君所邀諒諸君必赴

徐文貞在相位語所知曰老夫今日譬如雞母方宿若行動定有一羣雞隨去君輩慎弗相近斯語可思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也眉公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坐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自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籬喧林鳥報更可稱山史賢錄

宋王翬過吳江詩云吳江秋水滌平湖水闊淵深恨有餘因想孝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尊鱸言時不可為飄然遠遊豈為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醉區居

尊鱸至題江東三賢贊曰浮世功名食與賦李膺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黍只為菰鱸也是賢其說又超然矣

曹介人嘗宿天台華頂奉早起見白雲從山腰涌出濃厚成團如綿如絮急向僧家負磁瓶舉杓挹雲滿貯瓶內用紙數盞密緘瓶口携至武夷戲出瓶中雲贈一詩僧：替瓶口紙成

穴雲迷瓶中出綫：如篆烟狀盤旋檐際逾時冲霄漢去因憶古詩山中多白雲不堪持贈君想未登華嶺耳

眉公卷態經畧云古今有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慷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鏖平議論定思典加在國家曾無私毫之益而兩公已受萬分之苦矣豈獨一官墨因網羅哉不死即是君思人心即是天意伏願平氣慎言靜處後急宣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奉了生死

之功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

語云擇福莫若輕不知擇福亦莫若輕夫福之為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慎所擇乎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以庸人而擾事禍猶淺若以才智者擾之禍且叵測矣

有客自杭歸言朱祐明擁五百萬之貲而遭明史之禍方數談於市忽一浙商大教言曰君知祐明之恠未知乃一段因果之報也祐明之父木工也傭於某寺見一室封編甚謹問主僧：曰向年一宦過此留寄桐油五十簍今竟杳然不至恐其或至故不敢啓鑰耳朱疑簍內必有宦資如商賈肯償何至此而不來信乎於是與僧乞借一簍貨之冀得繩頭以贖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醉區居

家倘客來取時當裝一簍以補進僧以朱素誠實勉與之朱携至家發簍則油內皆黃白物也所得以幾千計於是朱乃厚賜僧甚言油之得價將銀抵油兩值而悉裝至家得黃白幾萬乃經營致富後七年有七人來寺索前所寄油僧以朱嚴押取對客大驚即召朱至竟云原油在家可速取去於是客與老僧偕往朱謂老僧曰汝不必去矣客拉之同行中流有械船卒至俱殺而沉之時四方多故且遠客竟無踪跡者遂致富稱敵國入方以為天道冥：而有今日之報莫不舉手加額若輩可不聞乎

天啟末年曾涇海灘普濟廟東沙中忽見一街長可里許兩畔尚有額窳井坎之蹟遊人有拾得碎罐之屬者比：獨一人名潘七者於積腐薪中得銀三錠重廿一兩又果姓得一山

餅類黑酒壘今尚在東鄰童家其街凡三晝夜忽不見矣

康熙二年秋間東上人民大疫死者十二三春由菴民家一婦
死埋土中已四日忽棺中大呼救人於是聚眾啟其棺而此
婦已活裸體坐起矣其夫扶至家乃云始出門忽至冥漠之
所見翁姑在高潤汝何得至此、死所也始大駭姑遂牽引
往叩三官大帝遂行文查之覆云尚應陽壽五年速令還陽
且令速去衣服不然宅舍壞矣故得復生彼處居人彭子復
云其棺尚在埋處上有紅布覆焉

亭林何伯明素奉佛甚謹康熙二年癸卯十月初七日有男年
十四病死一日復甦云向一處所見亡母手抱一小兒見之
大驚云汝未該死何為來此導令速反問母手中兒誰也母
云是汝弟不識耶及門而醒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醉酒居

首城一街後夜坐有叩門者其聲甚熟及啟視見一人亦忘其
姓氏矣坐語索食牛因燒酒當語汝一要事後問汝誰氏曰
其也後驚曰汝死矣何來此曰無甚事但少索食耳後懼云
燒酒尚有牛同頭喚鄰家買來鬼曰如此則不必矣竟飲燒
酒食小菜竟後問所云要事鬼云前破城時前後殺戮諸鬼
今盡出為厲矣人犯之者則多病死汝夜間不宜出戶言訖
出門不見

江西商人王東白於順治年間携布吾里貨賣日談昔年客於
雲南沐府云昆明池中有二月於水底夜、光明不輟土人
以淺舟張布帳遊之其光照耀四坐生輝每於晦夕則遊人
絡繹土人云此螺中寶珠也滇南極刑則用象殺之人犯不
赦之罪則裸縛而投諸老象老象則閉目不動掌刑者

呼詔法象開目聽請犯由已而復臥閉目矣如是者三次
則以金牌法刀復請犯由後云汝若不殺則併殺汝象則起
身環人而走乃以兩齒掩人擲入雲中斃於無影少焉復落
故處遂用兩齒破腹出腸象遂躍入溪中土人以稻舂洗牙
三日不食噫象固有知獸也

明時蔣莊鎮有人母老夜與孫女同宿入更時母即脫然而去
至五更冒露而歸如是者既久里中屢失犬豕小兒一日女
告父云奶、夜去曉還非一日矣今奶、臂上一尾已盈尺
矣子媳遂疑之母亦稍覺欲去於是里中環廬而視母即奔
走鬻人而家擊斃之視其下體已生毛矣曰後諸井而羅之
後為典中更樓基址明末樓圯今為諸盜出沒之處爨樵十
餘年賴郡守李公正華悉捕杖殮八十餘人一方清肅且豈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七 醉酒居

先兆之於怪母歟
震澤洪少山依而富者也開標朱家角垂老置一抄板后做時
歲中見出少山兩字此亦佳城之兆歟
明季甲申秋間松郡滿城夜聞犬吠地中信、達旦明年遂有
屠戮之慘按與宋靖康時事同一轍天之歷數豈誣也哉
順治丁亥米價四兩庚寅辛卯棉花每斤一錢辛卯八月米每
升五分如此兩月餘茂子己丑益每斤一錢

五茸志逸隨筆卷之七終

五首志逸隨筆卷之八

猶溪退菴道人吳履震長公采輯
南邨友竹散人錢 溧晴川校錄

嘉靖戊午烏程潘仲駟以翰林降為松郡二守宛平倪光薦為
華亭令士子聯云松江同知俞醜折得重泰華亭縣令清蕪
宜乎光薦按使者以聞於朝因黜潘而擢倪

松江郡守蔡遵訓同知史涇通判樊顯科華亭令倪光薦上海
令牛鏡士子戲聯云犁純牛鬻泥健穰使得煩難無有對者
隆慶庚午海忠介巡撫江南劬瘁而過於執拘操切以
致刁風橫行播紳巨室鮮有安寢者時有聯云海潮震蕩滿
朝黃甲盡翻身亦無能對者

舊例金山衛生童由掌印指揮考閱以不相宜故隆慶初督學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八 一 辨區居

使以學官科貢出身者主考而武弁孱途均不得參典因屬
府守兼之遂為永利嘉靖間通判李勇署華亭錄科舉指揮
西昌言掌印金山衛考儒童時有聯云李通判無供給非養
君子之道也西指揮考童生焉知賢才而舉之各因其所出
題目以為聯甚為切當是年又於南禪寺覆試童生又有聯
云西指揮考科舉偃武修文南禪寺選遺童援儒入墨

海忠介為政刁風四起華亭有技匠名狀者曰告狀人柳顯告
為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
殷勢發掘許由墳冢被惡來告數又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
於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某藉禁孤竹水牢日夜加炮
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文宗彥虎見證竊
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公

見而悔之

夏繩北為保定節推一教官來謁年老蹠不能起繩北使人掖
起之因告之曰汝今遇上司巡歷汝但具揭告病我悉與汝
周旋我轉官之後汝即告歸此教感繩北之誠待秀才極好
常俸之外無他需索自繩北內召此教官遂致仕繩北云我
想做秀才辰毓守貢何等辛若若去之彼妻子且不保矣
觀此存心足徵盛德宜其後嗣之昌也子長泰字季葆登順
治乙未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

閻蓬頭初習靜於茅山普陀大智來叅下拜闔坐不動大智曰
君本宋時人受我拜不為過但要此臭皮囊何用以杖擊其
背且曰既能通靈要來便來要去便去方可闔語之即往南
京馬百戶家謂其妻曰我要派身其妻送湯至浴訖語人曰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八 二 辨區居

我少坐汝等不要來干擾少頃往視之日已瞑端坐於木榻
上其身今在茅山乾元觀中

顧文僖一日拜客於輿中聞有呼顧子廉者驚視之所應之人
一屠沽兒也呼而問其名亦同顧曰名出汝父難令汝改字
則改之稱維潔可也其人以貴人兩命每呼為維潔云

雲間宦室以才名者朱司成大韶妻陸氏平湖家宰光祖姑也
楊中丞豫孫妻張氏平湖方伯大忠姑也范憲使允臨妻徐
氏蘇州少卿泰時女也張進士本嘉妻王氏華亭生時亮
女也俱能詩文而徐尤博學有詩文集名絡繹吟王有焚餘
州陸張徐俱無出而張又死於暴殄之手王雖有子汝開領
鄉薦然早寡而子先母卒豈有才而無福乎

松江舊有日月河通出狀元之讖成化時朱太守欲濬之編問

居人莫知其地乃下令舉城開濬日月河必在其中次年宏治己酉廉成錢福聯捷果應其兆萬歷甲申喻均為郡守以城中水涸令主簿王迪遍濬之乙酉丙戌唐文獻聯捷萬元己亥太守許維新又遍拓城河毀屋去岸龐典史董其事而庚子辛丑張以誠又聯捷屢試屢驗識亦神矣

李福達者劉瑾門下客也避罪於吾松未尚書族漢家善幻術一日於腰間解一囊傾出居家必用種、且曰予能設席宴客適一日有客盈坐不見其買辦而酒肴畢陳不知其從何而來凡酒數巡壺觴自為移舉不煩一介又時貯水於盂橫架一箸翦紙人浴之盤戲箸上下出沒水中而紙人不濕又一日朱之子弟往浦上觀潮潛約各備一騎而不及李以試其術及抵浦李則跨一板枻四足奔馳而至與馬無異因對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八

三

醉區居

眾曰可食矣壘榼未到將奈何予能為諸君致之隨入一僧院揖金剛像而像亦還揖且相對語久之僧見之大駭以為非常人也趨而迎之李曰我正欲告僧求神謂我欲焚此院罪尔等破戒律墮怒坑也眾僧俱祈解甚懇即具盛饌以款李而眾咸得醉飽盡歡又一日於朱公子首拔一金簪投之水中失絕然不說李笑曰公子何量隘乃爾試歸檢之尊寵第箴箱中可得也果如其言又一日朱尚書延福達至家戲令作主須臾窮極豐腴乃尚書諸女郎醜飲群珍也又一日謂尚書曰我將之燕須二絕細作伴數月奴送至燕而歸明日尚書登山李忽從天而下反吳門為從奴所告繫獄枷鎖不能加為獄中人日治酒看無不致飽成漢中故事西人與俱李約西人若欲取漢中符號弟歸家僕我三五月元妙觀

詹母碌、萬里也及期已在門矣酒飲二後身入淨室局戶甚固明晨局戶符在手矣抵京口送旅局戶更燭坐主人密窺之見李黃袍襟頭南坐甲士牽叛奴立坎中坎深四五寸奴無一言唯漸短手足俱沒李徐起滅燭就寢主人股栗曉起渡江去矣

楊椒山赴西市後王元美往至相門哭之云坐萬代罵名矣時元美尊公總制宣大典元美書曰汝之一哭老夫之首領不保矣初元美官至憲副弟敬美未第時有門客對其尊人曰二令即禮闈戰捷當於烟臺上報喜凡邊有寇警則舉烽火必自外而入無自內而出者後敬美登第客如言報之其尊人以久慮危地求以小夫議罷託臺省以烟臺事劾之不過欲免歸耳不意久宜怒元美之哭即以此事坐失機論斬郡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八

四

醉區居

顏有入幕之廣吾松人知之甚悉顏公嶧泉上虞人以進士令上海自言善屬對華亭令喻齋張公曰生上虞知上海生而知之者上也請年兄對之顏思良久竟不能對山東亞自嚴病白陽登萬歷壬辰進士司理松江日用唯菜腐必以公價無絲毫擾民操守清介馭下嚴厲人不敢干以私一日看府事升堂門外忽有荷被囊而來者出青衣者之呼隸報曰叔父至畢趨出中首而迎即於門外語曰我營生某處汝父知便道囑我傳諭汝須做清白好官來家方許相見畢請家書曰我臨行亦從汝父討書汝父云付以書似屬我爾有私囑弟而命可也回邀之入衙內林曰我豈為汝做官有所希冀而來耶入則駭人之嫌且亦非汝父無家書意也

遂擊囊而去

宛平倪光薦號東洲登嘉靖丙辰進士官華亭尹性慈守介其
父訓之亦嚴隨養於任凡所行入則必告少有誤即厲色甚
或責而辱之其於錢穀毫無染指一日於衙內開印匣取俸
銀父見之大怒曰此從何來非報諸君即刺其民請睡賢書
受朝廷祿乃甘為此乎倪跪而告曰此乃兇俸庫吏通封進
姑隨便置此耳父曰此匣蓋以藏印豈為汝貯銀耶即屬庫
銀亦豈居官之體即索板杖之倪再三叩頭祈免恐為隸後
竊見但遂巡畏縮如是者數四而后得釋后倪大計入京兩
衷清風於當路無所餽人頗擡之賴文貞極力揄揚得遷給
事後官至工部侍郎

五言志述隨筆

卷之八

五

解滬居

徐封公方壺乃應方川先生門下士也嘗述先生課子弟最嚴
不少假借每謂人曰宇宙間所並尊者天地君親師天地有
覆載恩君王有平治恩父母有生育恩如何深重而師亦與
焉何可不思參配其思且以他人之子弟而尊事我等於父
母終其身我苟無恩而儼然當尊豈不厚愧故我必欲成人
子弟是以嚴也又拘於講堂曰誤人之子弟何異殺人之父
兄先生立心如此方壺公受封後須髻已白往見先生稟
如在門下時在先生嚴訓猶不減於坐絳帳時
松民耕織之外無生計者以捕魚射鳥為業應天巡撫徐氏式
最嚴捕射之禁乃歲當大歉而催繳煩苛民日就斃連其婦
也官囊不下百萬之蓄厥後張光縉知松江府而魚鳥之令
亦嚴乃其取諸民也亦復不亞於徐夫乘輿齊人孟氏猶病
其不知為政蓋二公者惠及嘉魚鹿及鰲鹿獨不知仁民而

愛物耶

七寶徐氏北莊相竹一林佃人周姓者所取斲竿挿引扁豆踰
歲發枝葉成叢時嘉靖丙寅歲也次年三重於慶慶丁卯科
鄉薦又東莊池畔有小篋竹延生百餘根佃人亦斲取數竿
編為樊圃內二枝大發枝葉次年竹竿成行延及數丈時萬
歷庚子辛丑三重子禎搜聰捷乃知竹生之瑞應於文運
許郡守維新周翰公其曾祖某宏治間錢福樹進士也許滌松
時錢氏子孫微甚有為所隸者許公訪之捐俸為贖故居即
之以產又居之以官舍空房月給以米相見未嘗不為之嘆
息篤通家故舊之誼如許公者當於古人中求之

五言志述隨筆

卷之八

六

解滬居

張少坡華亭十保人為華亭禮房吏隆慶丁卯狀文宗按臨宜
興四府童生告考時常州府守李幼滋狀之里人也同松守
朱茹入院童生慙之不遂群童鼓譟裂其冠蓋李訴於狀
大怒朱守力辨不聽欲提松童之倡者以正刑法朱執不從
被劾改調狀公因遷怒而提該吏張白於華尹肅廷壁廷壁
止之曰上怒不測往徒死耳盍催代焉張曰催代獨非命乎
且其非自作之孽上或見原幸未必死與其解必無俸之童
生不若解未必死之該吏也不則何暇息童生之禍而薄府
縣之愆乎遂詣院時狀公亦薄其罰止杖四十而反守令皆
賢之后家亦日富子浦南入國學歲值荒歉又大春以周貞
困后萬歷壬子孫拱端履端軌端兄弟同登鄉榜人以三鳳
目之丙辰履端登甲第乃知仁厚之報云
徐鴻洲云凡事莫逃於理人苟據理以論事鮮有為所蔽者七
保舊有五代時檜郡志載之鄉人呼為羅漢松大可五六抱

陰覆我敵中有女貞一桑一亦大丈許茂鬱蒼然枝幹奇古
遠方人無不物色之萬歷庚辰為一巫王勤所殘萎朽殆盡
殊可痛恨初聞傳此樹有白氣眾方議立廟舉賽三四日後
又傳樹上有人為神所縛號召人姓名曉示禍福眾皆爭道
而趨聚觀盈野余度以理范無所據令人往檢之眾皆錯愕
以為不可余曰神能作祟我自當之與若等無與僕乃舉足
緣樹梢牽其衣縛者知不售詐墮地而去眾惑始釋追執而
訊之曰王巫使我許我以大醉也旋視樹之穴中則木屑稻
糠花核帛紙之類悉備約二三斛俱已半灰眾始知向之白
氣巫所為也樹心已焦不踰年而枯槁殆盡夫千年之木斃
於一巫數也向使不窮其詐則寒社諸事一起而煽惑糜費
為風俗人心之害可勝道哉故知凡遇不經之事皆當持之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八

七

醉醒居

以正揆之以理毋輕信妄述曰循傳魯也傳聞此樹春時樹
杪有火大於斗赤而無燄或上或下或延行至里許人以神
火稱之蓋木能生火千年之久受氣已深聚精會神宜有變
幻故初有白氣余亦疑是此理至於縛人愚而可笑向非執
其人木屑糠紙終不得見則王巫之術竟無敗處之日矣以
訛附訛象人之惑將何時而釋哉

潘恭定思初任祁州守一夕曹夫人夢神人掖二童子手執丹
桂語夫人曰太守有大造於祁教徹上帝錫二子以昌其門
遂先後舉允哲官學憲允端官方伯
華亭有一叟方燕坐間見故人某入戶訝曰君死久矣胡為乎
來哉其人曰吾奉陰府檄捕數人而君亦有名吾故先來報
君河漢理廢事月餘而吾檄至君即去矣叟乃以家事情理

并囑其子曰我為某作媒聘某氏女今女家嫌婿貧欲背約
若我死則中其歿矣即捐金以助其取婦越月而持檄者不
至余以為幻耳一夕其止友復造其庭曰別后君行何陰德
而上聞天帝乃增君壽一紀憶積善延年之說詎可謂其悠
謬也

萬歷丙午秋七嘗里中有一婦奉主母命持禮楮訪親故家時
會酷熱於塗中四顧無人遂解衣河畔投水而浴猝遇惡少
攘其衣并禮楮而去婦叫號水中惶迫欲死幸曰父聞之往
視曰爾無慟吾令老嫗借尔衣嫗即以衣來拉其婦歸曰舍
田父問狀知其少年為某也即走少年家數其罪為少年殿
之幾斃極奔救之而其婦則大恚曰奈何以我故而害及老
人輒自經嫗歸而其婦已絕矣嫗駭且憤亦復自經田父則

五茸志遠隨筆

卷之八

八

醉醒居

仰天慟曰吾何以生為隣右方爾解問忽風雷大作惡少立
擊死而婦及嫗已霍然俱醒矣噫孰謂天道遠也耶
大同馬爾公豹宰華亭時徐文貞方弱冠公於諸生中獨偉視
之曰此公輔也為之擇配擇師不啻親子弟及文貞官學
士爾公以兵使者坐誑謬詔下獄文貞力救之得釋已而驟
起旋登大司馬皆文貞推轂也語曰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
信然哉
王文恪嘗典南畿試臨行錢鶴灘曰公此去須首舉爾清方譽
眾望已而果然當時嘆服兩公為巨眼噫若在今日則彈章
接踵矣
洪武時吾松有漁隱先生者姓楊名仁壽自少卓犖多奇氣作
字仿鮮于樞子景和應人材舉拜東昌守生醜酒不敬雁大

辟以漁隱成邊、帥亦習鮮于字或薦漁隱於帥、方作字
漁隱從者曰整筆不得法帥怒曰汝書之漁隱即肆筆一揮
帥不覺嘆服曰問所欲曰其年已七十唯願老死鄉里耳帥
即日放還東海先生曰景和偶以酒失犯奇禍漁隱工墨柳
一藝耳卒脫戎伍以大耄安首此小善不可無小惡不可有
此其鑿矣

陸天定公辛丑登第時先一夕郡守黃公華夢謁帝庭、下集
數百單口舉陸某善士也守覺而異之未幾報會試第一守
嘆曰此君素行直通神明耶

平泉常同諸翰林謁嚴相國階次黃菊盛開眾方爭先入揖公
於後大赦曰諸公莫擠倒陶彭澤一時相顧駭然公畧不為
意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九 醉廬居

劉存德守吾松以愷悌稱一日至東郊外見其氏墜屋頽高敞
正值升梁舉樂公即下輜入其門呼其人曰爾能作家起大
室是我好百姓命取花紅賀之謂不有循吏風哉若在今日
擬報富戶多方索詐矣

徐文貞公視學兩浙時以冬月行部三衢公於風雪中見四五
輩踉蹌崖岸良苦令左右問曰而何者對曰是赴考秀才
公曰此吾門弟子也忍令寒頓乃尔命別舟載之餉以酒不
問其姓氏此真作人盛事也不問姓氏尤為得禮

吾郡張水部烈魁鄉後家赤貧日閉戶啜粥讀書性善飲時
乏杖頭則脫巾為券絕不通郡縣一刺
上海半段涇一民家種南瓜剖之中得一馬她通所親見之以
為此地必有馬詢之則種瓜之家乃馬戶也其他常有馬交

故孕馬耳此事亦怪而她之識亦不凡矣又邑小南門杜家
畜一馬一日產一卵青碧色給諫亦見之以為此馬病其言
亦有理

上海有沈雲浦者嘗為湖廣廣慶之新化縣至簿挾其子往後
子以病物故市棺其蓋上書庚子八月製五字即其子之生
辰也夫死生相越於數千里之外而墮地之時即為之製柩
其數之前定若此

崇禎三年上海縣南有帟但傷人而不啞人蓋海中有虎頭魚
魚云其其所化者倭未亂時常見之後遂雁倭患又邑西南
龍華寺、塔有龍蟠踞其顛自遠望之甚分明近唯見雲霧
孔有德亂已半年有餘竟未得平時吾郡王獻吉守膠州先獲
一奸細獻吉釋其縛縱令觀府庫衛齋謂裕藏已空室家已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十 醉廬居

清百姓他徒僅一空城耳有德即至吾以身殉之將奈吾何
與之金縱今去後有德竟不至此與慶歷中高郵州守晁仲
絢事相類

往時即守過其屬甚嚴肅上海令其不法郡守某用蒲鞭焉后
直指使者不喜守欲中以事呼問六曹吏諸吏皆唯、有一
曹周某者獨言守無他即有他敢答令乎使者語塞守竟獲
免夫以一功曹能疑然於直指使者之前而不阿是非其人
亦不凡矣聞即萊峰之尊人號竹隱者

奚憲副良輔居官廉居鄉未嘗為人請託其門生以直指行部
上海一人被訪以數百金為封公壽欲公一緩頰封公從容
與之言竟不可然其事卒賴公以白竟不取一錢也家甚貧
夏無綿絲冬無裘綿綈生一子欲棄不舉有鄰家竊舉養之

姓郡名承恩為縣學諸生其人亦嘉落長若

語云人不可以逆料信哉斯言海亭查公志隆嘗失於吾郡潘
元和常山詹公思虞嘗失於吾郡唐公之屏是富首不可以
逆料也吾郡宗伯抑而唐公與學憲洪洲王公居相連址並
間有微嫌時唐有故上之望且又春秋鼎盛而王公則已七
十餘矣其叔子輩以是為難雄正何而唐已捐館王公年幾
至老精神強健深哀則是生死亦不可以逆料也

王洪洲以嘉靖己丑登第守開州多惠政去後士民立公生祠
至三十年後公已居林下適夏月腰患一痺作楚殊甚已何
即愈爾時開州紳有以書問公起居云於其月日瞻拜公
祠視尊像腰間微有損處葉已為公整飭裝好矣計其時正
公廢愈時也志氣所動神情所手即愧然木榻猶尔致靈若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八

主

醉酒居

此事亦奇哉又聞彼處士民有災禱於公即愈時公尚未捐
館何神異乃尔耶亦理之所不可曉者

向來考試童生多割卷之弊在處皆然吾郡洪洲王公督學楚
中時試京山縣先別駕署其邑事謂王公曰邑有儒童朱一
龍者雅負能文名每府縣試必錄高等道試輒不利如是者
數矣其父酷嚴督責無所容至求死不得王公曰且視其此
舉如何既而發其則此生又在孫山外矣公因呼此生命呈
卷卷乃其養宛然弟三人也王公因令入學而讀書吏乃重
置之法后朱登己丑進士選蘇州司理此以見先別駕之憐
才亦以見王公之能虛心受言也

高丈史雪峰其封翁南田公嘗夢一僧踰垣而入因舉先生逸
名曰承禪己卯鄉舉題辭亦以承禪主司見其名以禪為嫌

更之曰祚封翁家居復夢一僧踰垣而出意甚不怪以為必
無佳兆既見所易名始悟僧去之故然夢僧入奇夢僧出更
奇

上海顧尚璽季子曰奎英者少年好遊戲揮霍一時嗜利小人
各中其好有以馬中者用胡桃或菓喂之一人携蟋蟀善鬥
欲買之其人不可因以一金幣之故與其僅刺殺蟋蟀即持
金加子金來贖願漫曰死矣其人竟仆地大哭曰吾恃此以
生今死之是死吾也號哭不已曰許償一金哭如故又蓋以
一金亦復哭如故直至四再倍其人方含淚而去海浪太甚
不久而亦貧如洗矣又奎英仲兄曰斗英者有天姿善奕工
書又能詩性憂伏亦掉金不顧善奉華靡麗家儻無不備玉
衣編者門下多食客藉以為常後病翻胃任意而食隨口而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八

主

醉酒居

嗚呼窮奢極欲當以二十金市餅以供其饕後公先之日家
無遺資賴陳太僕尾海施木以載其身焉倘所謂物極而反
者耶

何爾復云余幼時見大水唐公延客食柿僅一噉分水公謂
此君不得飽死蓋賢者觀人政不在大也余嘗與人同食斑
魚止展肺又嘗與人同食魚鱗魚止擇目鱗止擇鱗凡此皆
非避福之道而取嫌於人又小事矣

孝廉龔為光舉萬歷丙午嘗拈先有司三句為文乃申做者后
入皆北雍將應比夢闈聖真君遣一人囑曰首義彼舊弗改
第三義弗粘帶上文及進院則先有司三句也憶夢中語一
字不改孟題故曰書難於君習之恭二句舊說本池、啓、
亦以夢中語絕不相粘上文房考韓仲雅極意賞之主考以

為無此體格欲不錄韓公當填補時竟入龍名遂得舉及謁見韓公體貌酷有初夢之人乃知凡事皆前定也

萬歷丁酉科一儒者請凡仙問今歲解元何人出於何處仙云

串非串中非中十之兄善事親無遠近水鄉人比亦不解及

揭榜乃呂克孝也則知非串中非中是呂字十之兄是克孝善

事親非孝而何水鄉者以呂公係青浦籍也其應驗亦神矣

萬歷四十八年青邳地方有一婦年已七十有餘忽一日見一

無首人以小兒擲其懷中老婦恍惚疎懼以為必死之兆其

夫曰勿憂昔吾父為倭所殺無頭愧我無子故送一兒耳

亡何老婦懷孕果生一男

上海重南逸於天啓元年二月間在無錫道中見一行翔空似

鳥非鳥頃刻而群飛蔽天鏗然有聲向西北去人以為錢神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八

三

醉醒居

出見也又姚仲泰年十四五時暮見翔銀無數往東南飛其

散亦鏗然又山人何爾復嘗記其室人言少時見銀翔外祖

中庭欲墮不墮竟持竿捺之竟隨去向以為世間無此事今

知非妄而彼守錢虜得無慮此否

天啟三年四月學院孫之益移文錄科華亭考童以躋踏死者

二十一人一童之父青衿以送考與子俱斃一童年僅十四而

死又能文已而其大父自經死母亦死人常聞南察院中鬼

嘯太守張宗衡於死者家令僧誦經普度各就其地招魂皆

白衣冠向院悲踊時縣令郭如閣廬陵人無經濟可知

崇禎辛巳年旱魃為虐蝗飛蔽天吾松為甚初斗米六百錢至

次年斗米幾千錢矣許令則經有東臬遺四詩云斗米何堪

幾百錢荒郊終日斷炊烟似教汝俗寧知儉故遺飢刑執此

權箠輔析骸行旅絕漕河圻服寇氣連他方尚說江南樂俯

首潛思天監年 豪家高廩積西東秦越相逢意豈通自古

多藏止亦厚於今平糶法將窮蜀神降揖黃承事海國誰思

富鄭公聽我杞憂皆失笑請從下著看何充 親見神皇御

太平塵紅霞積欲銷兵祇曰賜姓驕元昊無復封尸似孟明

朱邱血流龍種瑣白波氣盛虎臣驚猶聞轉餉勤加派敢謂

青苗不可行 卅衣木屐我偏做八口何由盡學僧多斛羨

收鄰舍麥枯池難下野浜菱細思煮石終難爛妄意薄鳴或

可蒸屨、鐘球空作響忽飛涼雨打脆枝 鴉食蝗云群鴉

啞、向空噪共啾飛蝗為食料鴉鳴當頭人所嫌此時對之

皆嘻笑鴉忠鵲佞久已久蝗來鵲避如不聞從知縱惡容奸

輩偏挾衣裳楚、文碩視鴉雖何足嚇蝗生本具鳳皇食但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八 三 醉醒居

教醜類付穢除何必雌雄問匪黑九江鄉縣亦偶然介燕出

地已多年楚豫之閭蝗化虎食人百萬血流川天兵所在成

烏合空幕遙占徒示怯安得神鴉舞鴉鴉拳擊擊妖氣滅

鴉飛自藏春城西上極有樹無心棲如今功罪不明白怕惹

群鬼挾彈泥

曹介人云丁未春瓊林宴中年踰者者兩三人有朝之美之憐

之者余曰世上那得盡是甘羅當今寧遠伯李宣城已八十

六歲矣佩大將軍印鎮守遼陽邊人為之懼服雖州李幼莘

己丑進士也七十始第今又十九年矣尚官遊南廷尉耳目

步履俱無恙以二老律之此新即君稚子耳

先太僕懷野公於萬歷四十六年八月捐資一萬兩助邊且言

若人助邊得官士林為取今臣以休官助邊非有他觀望初

戶部收受戶科官應廣言炯有官非求進無子非求思宜表
章之以風勵群臣史臣董其昌云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
大夫史際等有助餉者屢書褒獎進階遼事起助餉者唯點
國公沐昌祚與吳炯而已士大夫頌有曰官致富金穴銅山
田運州郡曾不肯捐一文錢濟國家之急者猶復坐致高官
自謂得計其人豈不肖何如也

許繩齋守吾郡其德政多矣父老言同里有龔和者南蓮糧長
也粮船將發已差某主簿押解忽上司行文至云須用府官
南蓮四人俱束手無策哀懇縣丞輒羅此牒願出十金縣丞
云須四十金方肯發船後怒牒其中一人曰太守精明不若
哀求之四人果同進稟許笑曰此上司套牒我不作准爾輩
速催主簿登舟我自回白上司無慮也即此一事不唯有才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五

醉區居

幹亦且有擔當便於民者多矣

徐文貞負經世之學旨取明農衷古今曰里溝洫之制桑麻之
宜下至於蔬果漁牧之利而以荒政終焉有州稿數十卷藏
於家未成書也陳子龍從其孫得之慨然以為富國化民之
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闕略然慨矣大中丞張國維郡
侯方岳商為梓之後五載其家上疏進御恩宗哀嘆故輔予
一子官贈太保頌其書於郡國

滿溪沈五如題眉公若帚菴云茫茫天地間若個無煩惱讀書
若不中既中若不早兒女若不育既育若不好田宅若不多
壽考若不保富貴若不金征輸若不了種、不快意黑頭人
變老坐君若若扁菴諸安一時婦佐以釣詩鉤相期樂壽考

言有德口而應者如華亭莫佑祖富監也時送親於張溪其曰

大雪陪送者向莫云老親家雖在縲絏之中此蓋目不識打
指雪以通文也後莫歸家為奴子祀人命縣公兩東麓向垂
誕莫富不遂竟波及而置莫於獄唐元微莫之內弟也時尚
為孝廉為莫懇宥於項者再三項曰待先生明春傳臚榮歸
自然領教元微恨而反迨明春果廷對第一報至莫獄釋矣
夫以莫之獄唐之昂元觀之何言之巧符若此

璜溪里有友陸成甫名承勢者四十無子欲娶妻請仙問休咎
仙即作詩四句遺之中一句云帳中顏色宜檢點不解其
故時萬歷三十年水災浙人有挈妻求售者陸見其婦頗
有姿色因納之亡何其夫於夜半挈多人從陸臥室中搶去
則仙詩信可驗矣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五

醉區居

一商人有罪將三百金債董元宰緩頰縣公知之先置商人於
獄元宰往為申理未及啓齒縣公云有一對請教名獅子口
內含珠吞不下吐不出元宰知其諷己信口對曰紙鷂兒胃
中有線放得去收得來兩公相視而笑隨釋商人於獄竟置
不問

卜筮之書不經秦火不知撰著何以無著斷相傳止焦氏易林
又吉凶不驗后之斷者往、斷章取義各以己意推測如詳
籤語然吉凶字面皆所不論如吾郡朱節推大年問功名筮
得屯之六三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解之者曰即就也鹿、鳴宴也可以不憂而就若瓊林宴則
非吾有君子見幾不如舍去往則可羞吝也厥後止中鄉舉
又如吾鄉周孝廉一坊場事畢筮得中孚上九爻云翰音登
于天貞凶解之者曰其飛騰之兆也果得中又有兩人問科

名者前後至俱並得離之九四云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解者謂前人中魁元後人應遭火患果然或問其故曰前來者得陽數故截上句斷之後來者得陰數故截下句斷之亦有理矣

張主政烈既授兩魁每以殿元自負京師有相字者逆書一非字問傳臚名次其人云二甲六名復問當除其官云二品衙門六品官問其部見左三點是云谷云是水部及唱名果如之授官除都水司主事吁亦神矣

沈虛明小兒科之廬扁也有府公招之視疾闕中夫人諄告其子之病源沈若無聞府公訝其不應對曰夫人是對公說醫生知道了其言即請書明理者亦不過是矣世人謂有財即可當兒子以財能養生也故五金獨金銀以子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十 聯運居

稱若銅錢錫則無是矣有味乎言之哉

凡事之來有不如意處須着力念忍蓋非人之情有厚薄即我之遇有順逆臨時但當付之一笑過此便如浮雲其不惟與物無忤且心無係累即長生久視之道亦不出此

吾松張五鹿先生坐右懸念銘云難容忍處能容忍乃聖賢心有是非時辨是非真癡騃漢

余遊醉李見禪院中有一對聯云事無了局丟過去心有動處放下來

唐酉陽詠雪自一字以至十字者云霏：臘盡春歸集微霰揚素輝凍雨成質因風入幃王子宵乘艇表安畫捲麻光映孫康書案冷侵蘇武征衣梅方綻蕊花先落柳未抽萌絮昨飛孤鷄驚山、珠作樹漁人喜慶、玉為嶽自憐囊中沽酒錢

久之轉覺驢上吟詩興已非朝來見千邨萬落如寒食第不知請粟何人入紫微詩意工切膾炙人口

眉公云我請異書或遇名人聞一麗句見一奇字便隨手錄出以備偶然之需此誠博古者之捷徑

吾郡顧氏東園羅漢堂前有石一坐高四五丈從吳門載歸舟沉泖湖探之得一石底則此石之盤也再索得石取歸置之種凌霄其齒枝然獨立為諸石之冠今顧氏以役累廢家園無拳石鞠為茂州矣嗟乎宋之花石綱天子且不能保有令終何況士庶哉

馮元敏云余鄉亭林邨有人死七日而燕云病漸時見兩卒連之至一危榻將渡有牛頭者守榻止卒曰渡此則不反矣是人久不食牛肉可憫也引之見一官曰若命且盡為汝戒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十 聯運居

食牛且能勸人今姑釋若使西卒導之婦及蘇則妻已適人而方營猶殮里人異其事乃醜坐復其妻焉又錫山王給事聞脚甚嗜犬內恣為屠宰以付任膳一日釜中犬噪未幾噪於牀又噪於井而人莫見也及垂絕則犬殷震耳蓋二者乃司耕司守之物殘之傷德蔑義宜其報應若是書此以示戒

墨莊漫錄志宋建炎庚申二月二日秀州華亭普照寺塔與泗州普照寺塔同日俱焚蓋寺舊有塔今人自不知耳

七保松隱末氏為望族有桂一株約可百五十年物大則兩手圍之照蔭數丈春間數里遠近望之若金屋真奇觀也

嘉定真如鎮之南有古桂一株大可十圍枝葉蔭數畝花開作淡白色秋香初發遠近人多有携錫其下者昔園記張澤有姚氏墓荒蕪久矣至其裔孫某職領鄉薦即毀鄰屋復

為新堂其東崇垣峻宇相望巍然或不奉命者則以成凌
逼里人唐酉陽作詩刺之云庶人墻鄰屋逼舉人墻鄰屋折
世態炎涼如見又云此墻黨、二百年寒食何嘗挂紙錢遠
族之孫舉鄉薦非祖而祖光輝多去年割地三尺餘今年直
欲傾其廬樞擬臨橫之狀昭然在目至後云君不見驪山茂
陵高挿天二世之後無人烟當時四海任所作豈復有屋當
其前直逼初唐矣至末云速拆速拆莫停留世事正如風轉
燭孟嘗高臺一日傾無數牛羊上冢收至丙戌三月清兵過
鎮牛馬千群漫溺殆遍竟成詩識

誰卷一風日出就僧行聽誦金剛經一夕忽用前一足枕首若
曲肱狀伏經而逝

沈相為衛序生也三入南閣不第遂放意詞章所著有繡鞋冢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文 野區居

記水滸情節三花州奇情逸致快人意見惜身致後伊子不
肯不克守其遺書

眉公云讀書而為儒三世必有一紗帽請律而為吏三世必有

一紅帽

范長白與一友人書云文人之規猶美人之鏡也五月梅風釀

潤不便展法書名畫則出古硯摩挲洗滌之亦是韻人一榮

其剛又見第六 卷為眉公語

陳眉公嘗在王荆石齋頭見有宋牋一紙可長十丈米元章細

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未幾猶自謙若

此令人何不自量工拙輒亂塗牋扇耶

聞此牋後為董文敏作書曰本願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
耶

宋李之彥東谷西見謂真其親於荒墟已為非禮然則數世不

葬者反得為孝子乎每見近世富貴之家一遭大故徂於堪

輿之說尋龍開穴純為生者福計不為死者安計甚至延及

數十年後家計凋零子孫天喪或經晨風苦雨或寄敗垣蕭

寺或付烈炬或沉河伯者有之父母何仇而乃以此相報是

以人子不幸遇親之喪不論地之佳否有祖塋可祔即不必

別營有平地可為即不必刻選不論家之豐歟略去薦修鼓

吹一祭餘文便可措辦大事當兵戈擾攘之日由突預防尤

宜急葬更可異者里巷小民賸錢稱富亦循送死之虛文而

反思於炮烙其親之肢體至於小康之家多有此風者皆因

富強者慮其妨己而漁利者乘之多怨耳嗚呼東家之西即

是西家之東吾深望仁人君子共體此意即不必麥舟相助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文 野區居

而惠澤已屬不淺

玩好之物久而為故往、破家須命人亦何必嗜之吾鄉有負

古玩者一日偶見一白定爐須價六兩謂一足少損止以一

金獲之柱碾玉補中去其足售顧氏亭林得四十金復售董

元宰增至六十金又轉售醉李項氏蓋至二百五十金止何

而程季白之事起矣程嗜古以名不以實聞定爐之名必欲

得之輒價八百值意廟閣携爐至京補一中書秩每扶爐為

奇皆同列忌之因聞之魏忠賢遣人求之不得遂誣以謀逆

下獄身死古不云乎匹夫懷寶乃喪其身不特此也蘭亭之

帖殉葬昭陵猶為人所發流在人間蔡邕之踏鐘繇接心嘔

血卒不可得後乃破棺而取前哲尚不能保所愛若此世之
嗜古者其鑒之

家蓄玩好不獨喪志亦有因之而召禍者昔吾松有名家蓄一古琴實未必奇也名聞於貴公貴公求之不得其後陷之於法因囊裏獻之貴公以示琴工琴工曰傷也聲嘶而弗越反甚怒更搜括其家羅織之至於破產其人發憤而死嗚呼琴一物也有之不足以昭德私之適足以取禍然則尤物亦安可專有哉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然

王穀字經生也設教廣富林見人涉水久而不起以詢土人謂無橋梁可登并無舟楫可渡鄉人冒險輕生多有致死者王惻然矜之遂傾家資及館穀而得三百餘金兼命里人募化擇日興工造為石梁名景山橋而已親董其事一日忽夢雲端中人總一朱紅盒至內有天孫二字以為祥在其子而其子孫林竟以諸生終至孫庭梅庭柏連舉進士其夢始驗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醉區居

乙未季夏六日吾郡李司理季考通序課文之外以秋柳題徵詩諸人皆落衰柳字義嘗聞唐西陽一律云春意方闌暑又徂由來弱質易凋枯只堪掃葉供茶竈寧復垂蔭酒壚紫陌自憐曾繫馬白門誰信可藏烏不須念露迎人泣漢苑秦陵半有無

謝球孫字稚荆泖浦人家世素封性復好義明末捐資重建斜塘西橋鄉先達咸折節下之而中春舉鄉飲大典知府李正華延以為介時府學保舉廩生保其至成東至之日即抗聲誓之曰二十年窶婦尔何必要彊我嫁設我果與鄉飲死何以見諸先生於地下曰即削髮為僧具僧難沾祿一詞以辭吁受祿先朝置身八生者猶然覲顏求仕而謝以一布衣卓然不苟亦異人哉

余藏徐文長水墨牡丹一幅韻致筆氣超逸絕倫其自題云毫端紫兔百花開萬事唯憑酒一杯茅屋半闌無得任牡丹猶自起樓臺詩亦奇英得之如獲拱璧云

張澤西南一里許為廟涇田畔年久水冲岸墮得一銘磚乃唐陸贄士墓志并序云贄字彥遠字文廣其先吳郡人也祖諱光父諱朋贄士幼承嚴訓長有令望風義洋遠近欽服經學至美筆法尤精不仕明時邱園樂道禍不讓善藏於哲人以開成元年寢疾至於二年丁巳歲暮春之月四日終於私第春秋五十有二以茲年孟夏月二十一日安厝於華亭縣南二十五里郭號郭塔以平原新塋禮也贄士娶吳氏生四子長曰行肅次碩師次杜老次稜婆悉以重雅之年而知孝弟恐時移代變林隴凋摧刻石刊碑永為不朽銘曰浮生寄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醉區居

世電影難留嗚呼良士埋沒荒邱魂魄兮歸天形骸兮入墓親戚兮悲傷兒女兮號訴其石今藏種福庵中此地又有諸葛瑜夫人墓因在水際露其棺郭氏爭趨視之尸骨已盡有古鏡等物上有志石乃亦唐開成年所葬棺中有開成大錢千餘皆散在郭中有見之者止友張雨堂能誦其墓志若見記

乙酉歲錢塘廬子明家雞乳九雞其一三足二在前一在後丙戌年見上海一鴨亦三足或云有此種以後足懸縮故不能入水名旱鴨戊戌三月初旬偶隨家君南還歸墓於閔行相近郭店中見一三足雞雖二足如常一足橫生尾上直而不曲不能行動傳視久之其命父子日擊者

明末時有四川僧隱然遊京肆中偶從市肆見有貨石子者約二百餘中有一石大如拇指色純青光潤可愛僧亦不辨為何用湯問其值價對以去文錢足矣市歸愛之時置諸古玩之有口一偶留書上而器處字忽隱形不見因異之以告藏者曰此墨珠也功能滅字傳聞一刑部以七十金市得之有老於海者云至一洋值天晴日波忽見水面浮一物方廣十餘畝爛然如銀俄而漸之隆起又似半天屏架少頃吼烏有教天風頓作黑浪奔飛究之此為千里鱷魚食魚既久積骨漸多故張威以吐之也

聞龍王宮殿仍取民間樹木為之映西函谷關外有山產巨木積數年必一采吾鄉有人嘗至其處忽一夕風雨大作遙聞斧斤鋸聲數里人詳傳龍王采木越三日入山視之則見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八

五

醉區居

合抱之材交橫地上枝葉盡脫如人工使然且株各有記號梁孰棟又七日風雨復作溪水陡漲比天晴視之木已取去無遺止餘一梁陷泥沙中不能去又數日復從風雨中携去蔣君致和嘗述之蔣君名諱十係張澤鎮人善畫非妄誕者吾松滌缺有漁人獲一物人形而肥短髮垂後異而釋之仍復入水與人拱揖而別后有識者云此鮫人也閉之空室俟其飢而食之以魚思家則泣淚悉成珠翦其髮織為綾絹是名鮫綃

有於市上見空青而以水養之者僧慈融云不久其膏將壞矣蓋此為天地之寶須日月光華及膏露潤之則生若用人間水土養之則敗矣又云取空青之法不用斧錘先將杉木鑿

貫約如坐青庸大將竇嵌入後用金剛厥鑿之始得

天馬山下有一民舍賃人居任居之者不寧屢遷去后有僧者見家堂上四周以泥封裏狀若燕巢懸梁每聞哭散惡其不祥一日拆毀家堂有一螺蚌大如車輪見者駭異以鉏斃之其家始寧事在順治己亥

元宰自題像贊云平子思元賦香山池上為壯心俱誤汝愚貌亦悠悠辭學屠龍氏忘機押烏來維摩非病、莊叟不才、盛文甫者廣東人也僑居於松以釀酒為業於順治戊戌之秋一日適他出其妻某氏當壚至傍晚見一人衣冠而過其門其居臨水其人向水而奔築有投溺之狀氏急喚兒援之乃一醉漢也即延至家令其安寢、處與氏臥房僅隔一壁夜半其人忽作呻吟教曰余海監學生也姓陳弼友于來訪友不覺劇飲而醉不識此何地也氏云夜見君沉醉投河故喚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八

五

醉區居

兒援君耳至旦復授以餐友于別去曰余寔夢見他日圖報勿敢忘也是日文甫亦歸鄰有混名鄭赤脚者其人素行不良能鼓弄舌舌變亂是非忽謫氏夜來挈一儒生作姦狀文甫聞之怒駭衝冠不問其由痛捶氏五斃之且曰婦人無行自我殺之有鄰為證亦復何尤兩日後方市棺正欲鳴之公庭而友于亦至臨禮酬謝文甫一見友于如對仇敵飽以毒拳且云公庭有法不赦是日天際晴明雷電陡作氏從棺中立起而鄭赤脚已擊死在盛門首矣文甫始白氏心跡隨向友于謝過友于終感氏恩因以其女許字援己之見嘻異哉明、在上莫謂彼蒼情、也

王翰字元達太倉人弱冠遊庠穎慧為多士冠常留心禪悅崇禎甲申之變素儒入彈板旅靈隱德大師法舞蘭雲來話

五茸志逸筆

卷之八

五

醉浪居

投契為尊重弟子付法后入江西廬山開堂丁酉年冬集眾受戒、滿散訖復有一人後至前來請戒師云是期已過不便重起其人遲留不去師云前日何不如期而來今無及矣其人怫然曰和尚目中有人否師云我目中無人其人口我能生人能殺人如何目中無人師云我未有生焉能有死其人言下有省即下拜自陳本末云我乃鶴神也願依坐下受約束師一、為之說戒并囑遵守毋犯將去神云弟子別矣無以為敬願開山田以供常住可乎師允之神云當即於今晚從事若大眾驚恐聞鐘聲即止言訖而去是夜風雨大作救若雷奔勢傾陵谷大眾怖駭懇師求救師安諭無恐少頃蓋甚啟字搖撼震蕩欲崩大眾又哀懇師云且鳴鐘、鳴即止昏翳頓開星月交朗詰旦神復來謁云弟子願開三千畝

之甚詳

因鳴鐘太早止開一千請師出視師從其請舉步視之見山前林木岡阜皆為平壤矣有僧從廬山來為我友重得一道
婦人偽為男子人知有木蘭與黃崇振耳近上海浦東有呂某者自國變時其妻被擄呂已鰥居久矣后十五年見一雄健丈夫腰刀如馬至家中坐索酒食問云汝何姓室誰氏外父何名呂一、告之其人隨抱頭而哭曰我即爾室也關山遠隔靡日不思近奉旨尋夫是以得歸隨解鞍頭白髮約五百金付呂作生計此順治己亥年事
吳興茅鹿門先生海內文宗也一日過雲間與陸平泉談藝時投卷者履滿戶外先生閱先王父卷拍案笑曰此卷雖無師傳却是穩中又閱黃廷鳳孟成卷刺曰當以明經得官知閱

其支肝經有病應有日疾時先王父幼孤家貧不能從師得之攻苦自成就者後膺鄉薦黃君實助一日以選貢仕至二千石異哉先生之品藻間功名者奚必叩諸詹尹質之姑布哉

五茸志逸筆

卷之八

五

醉浪居

凡州郡邑有日航夜航一以白晝通商賈一以供急務者之宵渡順治己亥正月初十日夜吾松人甲與乙者以昏黑同上夜航不問姓氏互以囊橐置舟中而臥甲囊止錢千緡乙囊則白金百緡也比至泊所各誤負其囊而行甲到家知非己物不欲以非義得之欲歸之原主因往泊所少待乙果踉蹌馳來甲問其故乙以實對甲遂告之且留歸厚款為隨以原金還乙、受而中分之不可三久之又不可乙乃家封十金藏甲室中飽食而去至黃浦渡見渡舟在中流颼風怒號全舟覆沒見有三四漁舟憇憇救溺且願以十金為撈者酬洪波迅濤中止拯一人其人感救生之德因挽乙至其家請以一杯為壽乙同之叩門登堂始知其人即甲之子也父子感泣即以前十金為漁舟之償留連旬日盡歡結納而後行嗚呼人謂蒼、者遂耶向使甲利乙之物乙正以止金自苦何暇發救溺之心甲之子不為波臣者幾希矣
嘉靖丙辰二月上特命蠲華上青及嘉定四縣錢糧時南方用兵供億日煩財用告誥百姓奔走避亂州縣露宿苦無寧日巡按周如斗日擊民瘼思與安慰遂上言四縣之民首被兵凶危苦特甚上允其奏特命蠲免四縣錢糧以示優卹時糧米入免漕艘運至濟寧得邸報追還按給小民不失升合歡救震野民知更生矣如斗餘姚人辨觀西泐巡蘇松地方多

故湛恩寬解撫民如子按事竣還民避道留之上命復巡後
遷樞學御史三年即巡撫應天士民戴之如父母立生祠於
縣左祀之

周文襄公為巡撫時往來皆乘小輜所過驛站過邦莊僻處遍
訪民瘼時華亭五保有王雲槐者夏月林下乘涼公至與並
坐說里邦閭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為巡撫叩頭請罪公
笑而撫之且單其說而去其心勤民事如此然猶自視歎然
有感懷詩一首云日晏忘餐夜半興簿書煩惱為無能秉心
初擬逢銜鑑任憇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反病事因除弊
弊逾增前非未悟羞蓬瑗敢嘆微軀踐薄氷

二月十九日俗呼為觀音生日善男信女無不拈香禮拜吳越
燕都尤盛曹介人逢優婆塞輩而詰之曰先觀音如何與他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八

三

醉滬居

做生日優婆塞不能吞介人笑曰汝輩既茫然不知可惜口
頭空念蓋緣平日大眾度禮供奉有時懈怠不能日、斯念
前代祖師遂揭開此日喝醒大眾頓於此日起崇奉心是人
心中觀音從今日生也愚夫愚婦滿腔盡是慈悲善念忽起
福願日增豈不深為可慶是為大眾慶生非為觀音慶生也
不然觀音菩薩不生不滅寧有易養而稱忌辰亦寧有懸孤
而稱誕日乎汝輩借他泥塑木胎堅持心中大意惡可矣
眉公云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平時

桂落庭間乃契斯語

元楊榮字子華號晚春河南歸德人少有大志忠孝自負由胄
監登進士第歷官禮部尚書改授平江路總管會島夷出沒
無常奉詔移鎮松江建牙於松之漕涇迨我明太祖紹元統

知公文武全才撤下松江起之公以元臣堅避不赴行人迫
徵除監察御史會營南京諸宮闈命公督率軍兵匠役入湖
廣采木時深山中多虎豹兵不敢却公乃沐浴齋戒禱於天
檄城隍諸神而責之曰山林藪澤天子之土杉柏梓楠天子
之材其與卒夫天子之臣民山川百神惟天子是主飛潛蠢
動惟天子收育虎豹雖猛何得違命今與神約期三日減虎
豹三日不効期以五日五日不効期以七日七日不効是神
終無意於減虎豹也其當親帥官將與虎豹相角神不能克
人獨克之恐貽神羞越三日虎豹皆斃巖下一時傳為異政
太祖嘉之有白金文綺之賜尋遣行人召公還朝其子和卿
遂留為松人嗣后子孫科第輝聯弟子享繼禮汝成皆所稱
漕涇楊者是也

五首志遠隨筆

卷之八

三

醉滬居

李處士懷古諱世通雲間人也二十喪偶終身不娶以訓書為
樂性嗜菘、種甚多為其極精寡言笑取與不苟每月初
二十三十日為期與客接對他日不相晤又好而自誦喜
而翁其舉止動靜與恒人迥異返我懷古洵可懷也

正統間西京設提學御史各道會事南直督學彭公勛永豐人
決科郡庠取十五人華庠取十人或以為少公曰我兩取者
皆決科若是足矣及揭榜兩學薦名者二十人錢溥第一徐
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者五人耳其精鑒如此後南畿督學
最著者無若衡水楊公宜取陸文定為首范惟一朱大韶周
思兼謝應徵教福徵俱前列兩科俱捷嘉靖甲子隆慶丁卯
麻城耿公定向兩取各庠批首范廷言盛當時陸承憲高洪
謀先大文惺字公相繼中式至今稱目力之高者必首三公

云

翁興賢萬元正春之父也以貢歷金山學職金山衛武弁忌文
盛為木將軍射文廟甚者毀棄聖像為穢術翁素究青鳥家
言捐俸濬泮池去木將軍復得聖像於汙泥中未幾張翼軫
徐光裕李凌雲張傳董有教杜高林吳楨相繼皆登魏科拜
相入詞林者不一而足皆公之賜也

陸文裕公以詹事推少宗伯同郡孫文簡亦以詹事副之世廟
獨用文簡嘗稱文簡稀駉中允蓋屬意久矣文裕竟卒於家
贈少宗伯文簡以太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贈太子太保公少
穎敏有人以紅燭令作破應教曰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在詞
林沉黙敦篤即張桂氣馭不忍加陋居鄉存厚道不忘故舊
子克宏瑞雪居以乃祖為延平守又瑞雪岑所以志也絕無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八

五

辨滙居

執務公子態后以蔭補漢陽守不久賦歸來而林下好客之
興不減孟嘗於東郊外築一居名東臬雪堂結構高雅中列
古鼎尊彝法書名畫不下倪元鎮清秘閣雲林堂之勝公能
詩善隸書及章州蕪工花卉人物蕪做米家山人得其片紙
隻字不啻木難火齊可謂能世美矣

吾松包氏原籍嘉興其始祖鴻隱居不任父鼎池陽太守欲棄
官歸意未決馮附重緘無他言唯左太冲招隱詩而已池陽
遂歸後學仙無所遇今其子孫代有冠冕

陸儼山死三日而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
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
方欲道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
故者余心甚駭與者如飛至一城與者跪請曰當去與徒步

頃刻已失輿兩人掖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跪請曰
請改版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

制可十餘里至關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
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
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視余呼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
下莫非當年蔣熹乎蓋余為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呵之曰奈
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曰曰子淵爾官應居一
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二品壽減一
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毋死耶王曰非死
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瀕史吏取簿籍至余閱之
見生平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摺核其罪余曰王幸
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之所得專也王在上

五茸志述隨筆

卷之八

五

辨滙居

帝寡人為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母為子孫計
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規何
以傳警乎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
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歿者或下車
與叙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
明既近則其尸臥於牀心惡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
而黃衣復至儼山遂長往矣

至正元年閏五月初一日華亭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
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湧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
照人數百里中一時驚動遂即其地立大悲閣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紀善改魯山
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生還報夫期滿判長沙少時為

人疎節儉不羈然能力耕事父性樂施一日有道人羽衣策杖而過之曰止宿焉父命侍食備以美饈道人執隕其一丸殊不以為意過之加禮明日道人出過少年某傳於市旋傳得一詭以歸其詭絕類昨所隕者曰詭固無恙蓋道人姑以試允耳道人每與少年博必勝允因笑而問曰技可學乎道人曰子有奇氣異日當為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允乃悟始折節為儒補博士弟子員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以春秋舉於鄉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后之長沙暇所中道暴卒已而復蘇先是允病既卒已易箴待斃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留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乎曰可入取青囊出藥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數粒霍然竟起於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八

三

醉隱居

是家人大喜竟以金帛酬之俱無受詢其姓名亦不答弟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蓋往修之俄頃失所在然後知其為白鶴仙人也人或以問允始言疇昔事謂我寔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遂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隆慶間進士汝為者其六世孫也

馮南江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星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為傭不能積德唯勤洒掃惜字紙可延耳於是即日掃街衢見有字紙即焚之後果壽至八旬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知之然當被逮拷掠時訛言洵欲藉其家人悉奔潰其母吳氏挈孫行可入京澀血為疏奏曰兒懇無狀萬死有餘罪但妾臨年不忍見子刑戮願身贖救

以延嗣息事雖不報而行可卒申其說未減成雷猶得補考績封吳太孺人世廟英明寧得溷請蓋亦深鑒慈德而默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肯慈訓堂以居今郡治南有忠孝祠即其舊址

吾郡異人唐酉陽諱汝詢五歲而瞽目不辨燕畫其伯兄士雅先生巨儒也居恒口授以千家詩即能成誦後授以四書五經左國史漢文選諸書即能全篇自誦不遺一字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釋官家言而最喜作詩有編蓬姑蔑等集行於世前太守許公因翰延見賜束帛許公曰學生有四箇小兒八隻眼不如先生一隻也無巡鹽使者楊公修齡旌其廬曰耳學淹通又捐俸為公刻唐詩解及唐詩十集時海內名公如李本寧焦約房延公至白下聯詩社於秦淮作可賦

五首志逸隨筆

卷之八

三

醉隱居

亭四方物色者戶履常滿公自幼喜作詩一日客有咏蠟梅者公和之中有一聯云妾同蘿菊偏凌雪巧借江梅不待春時張玉屋先生見之擊節嘆賞問誰為此者客語之故曰此唐毅也后日必成名家時公尚在孺年也

吾郡顧益議中立常語人曰天道禍淫不可不知陸中丞即嘉善人其子中錫穎悟絕倫一日與其生倚門有美婦過焉中錫心動其生愚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以遂素中歡也中丞方履夢神來訪曰若子無禮吾得請於帝矣若子當魁天下今削為老儒其生者未無祿茲且抽其腸既寤召中錫責問之四實對語未畢忽報其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愚鈍終身

華亭市肆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

何名亦不知其何用凡數年無有過而問之者忽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值其人亦點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三百緡商喜而償其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其莫不識為何物今已成文必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甕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數吸海水噴從數出則淡疑海井即是此魚腦骨也

吾郡王堯相字師舜號容齋於書無所不窺尤究心國朝典故從比部郎恤刑河南公舉歐陽公語我為死者求生求生不得我與死者兩無憾以微諷比部時有一用斧殺人入事公潛以用字改做用字曰姑易一字以全一命乎其宅心仁厚如

五茸志逸叢筆

卷之八

董

醉酒居

此自題齊曰容齋日箕踞吟咏其中常曰我無他過人獨於人無所不容事至物來理恕情遣耳人以此服其度量

陸邦字子野號三浦公貌古行高負不自給跌坐讀書兼摹古人法書名畫以自樂董宗伯傳策諸戎廣西公作詩送之有干言抗疏緣明主萬里從軍奈老親之句為人所贈爰云公詩法陶徵君孟襄陽書法虞世南顏魯公俱得其骨所著有子野集

陸應陽字伯生號古塘即三浦公子也少負雋才甫弱冠即長於古文詩詞真州書法顏魯公歐陽詢求索者常滿戶外詩宗大歷文宗曾王平生熱場坦腹常客長安有詩酒名一時海內搢紳聞雲間陸伯生至輒倒屣傾蓋然公性狷介絕不干以私常自傷數奇不為造物所憫則舉杯而問之曰天乎

天乎何使陸生至此乎每有意氣激烈興致豪邁足稱雲間高士所著有遊燕集及廣輿記樵史

張昉字元昊號友蓮少負雋才苦貧力學文宗歐曾五七言詩典則有大歷風尤長於真州書臨樵山水皆得宋元風骨性不近王公大人故行年七十無所知名嘗題漁父一絕云擊罌坐釣秋江湍沽酒容易求魚難世間好物不在速三尺鱸魚晚上竿

孫得原字本卿號雁洲三十病羸支離牀榻者五年遂棄舉子業以詩歌自娛尤工篆隸楷書搢紳輩每愛重之時過公說詩問奇公病足不能行搢紳遂贖錢買一蹇驢給之驢迹所至童婦皆呼策驢山人公有屋數椽在東郊外隙地半畝悉植名花明麗淨几日與同志吟嘯怡然自得題其居曰衡

五茸志逸叢筆

卷之八

高

醉酒居

門之下

陸中行字伯輿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即究心瀛洛闕之學苟及於內外陰陽九流諸子百家莫為通儒也蘇太史氏遊遊四方擊楫渡江走秦乾太行歷燕秦晉魏故墟弔古偉人傑士之巖欲從戎獨當一面以識其奇會教奇襄故而歸築室於放鶴灘植名花怪石箕踞吟嘯其中所咏有不羈天地闊無事日月長之語公多巧思嘗製一畫舫外列爻象內具茶鑪酒壺六博棊枰之屬每乘舫探奇雖窮鄉童姬咸嗜呼為家山先生善鼓琴又工樂府興至輒浮白浩歌自比於嵇中散桓江州云

郡先達許公蕙善舉於嘉靖戊午科時親友稱賀填門其封翁東川公則抱其屨之子向親友曰僕他日請封當在此子爾

時公已六旬少子方彌月聽者無不掩口竊笑以其舍登科之長子而屬望於不可知之孩穉也自後蕙善以鄉科終縣令且不及封而所抱之子則樂善惺所公也以隆慶辛未登第年僅二十四旋擢臺諫翁果以御史拜封年踰九十所謂事有可知而不可知者類如此

陸文裕公書與朝士云僕之迂狂厥而不悔近得秘法朝泰之餘杜門焚香森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此更歷世味語也

吾郡先輩有官至別駕者上官遣對苗洞誘其降而殺之盡取其有徑歸不下數萬金室中匱匱俱滿又散置地下久之聞諸器中俱嗽作聲嘗引李海樓至內室聽之若有喚者云我要去我要去如此數月乃出其所藏置田產不數年蕩費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三

醉隱居

如沈矣近年搜括嚴氏金一百九十餘萬兩入江西庫時有吾鄉士夫在庫方監收忽聽敲吼如牛四顧無人跡蓋財貨所聚默有司之者與五代袁正發積錢盈室中有教如牛事俱相類

吾松張澱山判温州時與夫人陸氏之任未至城數十里見天色已暝憐甚歎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叩門見一老嫗擁爐一少婦織絁聞叩即開門迎接公誠其下曰吾上任之吉在明旦不可緩夫人少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人環屋假寐亦群教大呼向者屋宇什瓦泯然無跡唯存空杖而已可見山中鬼怪每有之不獨火光為然也

陸文裕書室前植牡丹一株每開花不數朵辛酉年三月忽盛開百餘尤極艷麗人爭異之是秋文裕得首捷花蓋先兆云李海樓年二十六歲應鄉試夜夢桂樹上開牡丹四十二朵常舉以語人是年果發科聯捷至四十二歲解官自謂已符夢數不謂壽至六十七歲自致科至捐館正合四十二年之數云

陸文裕嘗語人曰文字當各為習次落筆成家如江河之潤日月之行乃可傳後近多繩趨尺步摹擬字句曰吾學班馬吾學韓柳左矣故公有一札云過於摹擬頗傷骨氣昔宋時有優人謂館閣者穿破碎之服揚言於眾曰吾李義山也被三館諸公牽搭至此今日文選杜詩亦可謂牽搭盡矣

萬歷己未文宗駁曾路公按松試單語諸生云余數年前夢遊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三

醉隱居

一境在水中中央唯見窺塔窺我佛像莊嚴余自得稅駕於斯諸生因舉泖塔以對公即屏騎從角中野服登焉觸目所見與夢境一不夾不覺流涕自謂數終於此矣於是與上人心鏡跌坐磻藤說無生話即捐資置香燈油田以垂永久而郡縣學博及諸生各有詩賦勒珉以紀其盛路公詩云十年夢境可堪尋江上浮槎試一臨水月倒懸祇樹影天風常送海潮音林浮野渡占僧定閣映空明沁水心飲噉人生原已定君平何事問升沉公遂挂冠歸不踰歲而捐館

萬歷辛卯府學鄉試諸生失科壬辰會試由府學出身者皆不第先是徐文貞弟左有重恩坊是年遷建橋東民謠曰重恩坊過了河府學生員脫了科又知府詹思慮遷教授衙樓德齋建魁星閣基前以牆垣蔽塞西道教官皆從學前出入民

又諺曰府學秀才只進帶出來果驗詹公悔其事改建如舊佛宇橋居民龔橋家八月開梅花一朵且紅梅變為綠萼尤為奇異時橋晚年得一子人皆以為瑞范灑作二絕贈之云中秋新月尚垂絲豈是庭梅破玉時為愛風雅將獻瑞故將春色借南枝 曾見紅梅綴異芳徒翻綠萼門新妝技頭一朵秋先發堪並君家桂子香自後此梅連開數十朵

西郊外范昶字子範有一鸚武每宿客滿坐或吐佳言如屑或朗歌詩章鸚武即從宛轉唱和若會心者時或疏雨淒風當梨花寒窈爐烟欲盡時鸚武即昂首鼓翅而舞翠鬣低徊不啻霓裳羽衣釵橫鬢墮也若更深沉賴明月窺入或鳴短琴或吹紫簫復出其長音餘弄與蕉桐枯竹相應發散令羈客村心嬌姬飲血子範故絕愛重之一時雅遊亦無不知子

五茸志逸隱筆 卷之八 壬 醉隱居

範家有鸚武者於山陰之鵝元康之鸞龜蒙之鳧矣一日鸚武忽無疾死子範悵悼廢寢食因檢開元時華清進御有白鸚武上與王妃俱呼為雪衣孃尋為蒼隼所斃王妃傷之賜瘞苑中名鸚武家於是子範亦謀所以附麗其事於華清者遂擇竹園一隅壘石玲瓏窟窟咸白衣冠而葬之子範復憐其平生以多慧自取羈絏戲與同人謔之曰慧業先生嗚呼先生至是可謂不負其明慧聰善矣因即冢邊殘石勒其事而繫之銘曰汝舌如黃而不免於銀鑊汝身如綺而不得以山居而巢窟我葬汝以盈尺之棺一坏之土令汝差勝於朝青雲而夕調鼎祖謂余好事乎而則有華清之鼻祖嘉靖癸丑上海縣方治弓弩甲冑而藏兵之室竟夕敲吼五鼓時旗端俱現火光又華亭治試新銃方裝藥加礎立於庭除

未燁火忽齊發鼓甚震一邑皆驚時張尚書經行部至松嚴裝出門放炮裂飛鏡殺其輿從一人張震駭幾斃旋為趙文華所劫竟罹伏鎖之禍

西倉舊無城自甲寅倭亂築堡得勝港駐兵以禦之後以倭息慮官糧夫守隆慶戊辰知縣聶廷璧移築西倉城回改建倉木橋為三洞石橋而西水往來由馮公墩跨塘橋至是三鑽自崇禎庚午年即侯方岳貢復取顧氏義租增飾其城添設官廳屋宇一新自西望之頗為松城生色

吾松有可笑者如皂隸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盆魚雜卉內列椅桌供玩之類輒自號曰書房竟不知此輩所讀何書也迨至國變後此輩直無搢紳交際而所居者儼然畫棟雕梁更不止有書房矣

五茸志逸隱筆 卷之八 壬 醉隱居

松俗雖稱淫靡向未有女幫閑名色有吳青婆者見醫士高鶴琴無後備身與生一子吳遂以女俠名而富宦之家爭延致之吳曰託名青婆日以幫閑逞淫為生工製淫具淫藥縱酒恣歡曰起家千金乘輿出入涕曰三娘一日遇唐大叅於途與人皆醉撞破大叅與唐怒擬送有司懲之不果會甘按院至有里人施山者公舉男女幫閑為地方除害吳始伏辜而潘道姑亦與焉潘以少年為私妓有名遠人失望乃歸淨土山并株連之縣令顧公各杖三十下獄獨生吳職三百禁錮終身

自白蓮教興無為教起而愚夫愚婦煽惑奔走若狂男女混雜恣意淫蕩遂倡為磨騰過氣之說極其可醜有奸僧陳廣竹者挾采戰術甚奇不假氣力運動若神能令婦人承之者難

手閉日時上海吏員康姓者妻妾皆為其淫垢后事敗將通判以嚴刑斃之市曹時有削髮復犯法出家又帶枷之誦自徐文貞罷相新鄭當國有報復之議故巡撫海公兵憲蔡公遂開告許之門奸刁無不藉口稱復仇者於是訟牒如山宦

家無不灑跡矣孝廉何三畏做梁元帝鮑泉春日詩體為忘仇詩一章頗足警世其詞曰人生本無仇誰苦攝仇讐無讐即無怨有讐即有憂讐人祇讐己相讐乃相觸讐伏則晏安讐發則鴆毒大讐不共天次讐不反兵君子好讐辨小人好讐爭我不生讐端人不造讐孽胸中無讐腸口中無讐舌失亦不讐得辱亦不讐榮既不讐親黨又不讐友生彼或讐我名且或讐我直讐與如沸騰讐成如錦織天地豈讐德鬼神豈讐仁日月照讐障風雨拂讐塵外勿讐我身內勿讐我慮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三

醉居

讐起讐旋滅讐來讐即去何不讐青山何不讐白雲山雲詎讐爾：讐：殺君

吾郡烈婦陳氏字文學張士震甫諧琴瑟即事刀圭殊鮮畫眉之歡弟修舉案之禮歷辛酸於閱歲委仇儂於重泉貌亡遺孤唯有一死惆悵罄如之室蹉跎斧若之封夫骨未埋婦腸如結嗟女驢之既驚駭馬鬣之無期頽復影以增悲撫寸心而加慟不亡美待視死如歸仰藥吞金天留英魄腹苦絕粒入美剛腸瀕九死而不回決二旬而長逝彼孫姬截耳尚見捐軀之難若首女還尸猶覺就義之晚孰與夫從容慷慨兩無遺憾一日千秋凜然如生者如此也匪獨竊窬淑女快觀而興嗟直令魁梧丈夫遙聞而切莫一時士大夫及聞風咏節者甚眾遂成鉅集

僧無夢者常在吾郡邨中暮化手持木牌題詩二絕云心為車兮身為軾車動軾隨何意思交梨火菓是誰無自是不為荆與棘 身為客芳心為主、人和平客安堵若教主客不安寧精神必定隨君去養生之道不過於此

甫大年讀楊廉夫集題云文章五彩鳳皇雛酒情詩豪騰氣轟白髮州元揚子宅紅妝檀板謝家湖金鈎夢遠天星墜鍊笛散寒海月孤知尔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蓋廉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錢笛道人避亂松江之泖湖謝百里家有四妻名竹枝柳枝桃枝杏枝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西之豪門巨家競相迎致

張士誠據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西不可致者唯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至一宿館時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早

醉居

元主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未半作詩曰中原歲、烽烟起海上、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見詩知不可屈亦不敢疆之仕

嘗見蟬精集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后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求適志他年往往味知幾不須更說尊鱸美但在松江亦肥閑此可想見其品惜不傳姓氏

張東海人品詩字一時之望休致既早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稱為神仙太守東海製十絕卷之今止記其三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皆集中所不載詩云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晏眠却怪門前來熟客馬蹄踏

破紫芝烟 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鸞鷖撼浪傳莫信空同

鄒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 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
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歌云東海先生歸
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拋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書
寒不堪衣飢不堪糞收拾許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蕭疏坐
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
古人糟粕誰味真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公嘗
與謝公鐸自戲其所能云書不如詩、不如文又云大字勝
小字此亦英雄欺人之言然其州書寔足名於世也
楊缺崖避地吾郡嘗有一首遊子破產流落數踵先生之門一
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左右請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
使往見一達官以畫為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醉區居

大蘇元禎莊公素持誦金剛經自為諸生以迄歸休無日撒誦
於崇禎庚辰四月初三日晨起覺室中多梅檀香因啟牕仰
見天際碧空現彩躡三隻中有多人船首有荷花一盆船梢
有一人手擎一斗不知是何祥想公素持咒誦經專心信佛
故佛亦顯異倘所謂慈航非耶宜公年至耄耄而精神倍旺
也

郡守方公廉增吾郡時一日忽訛傳烏寇從西關入城中居民
覺奔東關出城男女一空公坐堂上聞變神色不動徐曰必
無此事指顧間六房吏昏并門隸盡走公呵止四隸令昇輿
一童子持印即出西關不見寇乃與童子駐西關城樓令四
隸東出呼市民使還俄頃遂定諸士大夫見公爾何以不懼
若足公曰吾知賊寇必不能猝至即至亦寧可避耶諸士大

夫服其神識

張思敬字九伯華亭人以貢為學博外舅許公致分受百金公
妻携篋中歸公作色曰此許氏資也安得歸張氏哉立命妻
還之伯兄有急每割產以濟母致遺公首飾數十金適仲兄
坐窮傾囊授之林給事張承憲有門人某典試南畿給諫故
有恩及之至是密緘闕節呈給諫給諫子尚幼唯公赴棘闈
招公授之公曰一介至微不以道義勿取此可以非道非義
得哉假令得之有何面目列播紳中也竟不受
徐存齋為太宗伯時同郡孫公承思亦以大宗伯掌詹事二公
對巷而居徐宿客甚盛延接不暇孫以生平寡交退食閉門
深臥而已一日布袍靜坐負暄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為尚書
他家車馬盈門我家鬼亦不至吾等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醉區居

而謂曰任尔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何如其庶靜
若此
吾郡求忠書院為方正學建也一日按院觀風有儒童告考張
太尊命學博往試之書院中緘二題一曰人力所通一曰鼻
之於鼻也時人為之語曰貢院求忠書監場方孝孺不見人
力所但聞鼻之於

華亭令聶公約上海令鄭公洛書同時有雋教然兩人議論不
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中試者聶公笑
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洛書鄭公應教曰華亭百姓當災皆
因業報
吾郡沈文浩字克宏性豪宕隱居玩世不肯作柔媚態門無雜
庸所交者唯莊簡東海南山諸老素攜一小樓於溪上每月

上登樓與諸老作玩月會興到輒浩歌投壺淋漓酒曰自
辨東樓翁重然語故人曰得千金易得公一言難嘗雪夜之
海上扁舟載薪米婦見居民炬火蕭條聞野天依稀隨悲
風而起喟然嘆曰生惟同土休戚共之可忍妻瀟瑟耶蓋以
所載與之公即風峰之祖

趙公豫守郡時侍郎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公每見訟者
非急切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
來之語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志經痛或平或或為勸解因而
息者多矣比之鉤距致人而自炫明察者其存心何啻霄壤
陸平泉嘗謂眉公曰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
也看來造物是房主人我們皆是借房住的若限定幾年便
不許住了此謂大限已盡眉公曰雖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

五詩志遊隨筆

卷之八

四

醉隱居

守法不得罪於房主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任數年亦有此理
此又聖賢修德凝命之說也平翁笑而點首

余山慧日院佛像落感徐丈貞入山中奉世廟飲賜蝶衣一襲
付僧圓寶曰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墨華誤語宮袍倚帝家
北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歲陸平泉八十九
矣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
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無事不向歌姬為乞
緣此二事與東坡解帶留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王龍溪謂陸平泉云他人以戒定慧救會癡頑公須以會癡頑
救戒定慧此語何等尖新然龍溪之拖泥帶水視平泉九十
而清名嶢然者竟何如耶

王弼州狀徐丈貞云世皇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為震雷迅霆公

徐剗其震迅之勢而為霖雨是故似難而易穆皇如白日
之麗天而浮陰時翳之公直欲解剗其陰翳而復為白日
是故似易而實難

張莊簡公莊懿公宅在東門外蓮地廟在孫文簡公宅在東門
外大清巷右顧文僊公宅在西門外起果寺前當時與四公
同楫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已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
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州蕩既仕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
而甚悔之曰子孫必敗於其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傳
而驗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之城市不如郊外郊外不如
鄉郭前單之先見真不可及也

徐丈貞之舉也嘗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歲而女奴抱鏡管
井墮焉夫婦歸而出之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

五詩志遊隨筆

卷之八

四

醉隱居

宣平者績選道括蒼嶺公復自輿而墮其下巨石深峭必無
全理碩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絰於樹從容而下卒不死思
復公又嘗寓公於古剗讀書剗故多魁僧苦之公宿而魁不
出思復公始心異公閱歲補寧都按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
出迎思復公戲謂公曰又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思天性也公
應教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十五歲而補學生
年二十二廷對大司寇林貞肅公後鶴公對策謂當第一以
扁內閣時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居首揆用子嫌不預請卷諸
閣臣持故事為林公所取抑居第三公故居近西城隅踏水
曰少湖常讀書其側日以自誦當公拜首揆日少湖水忽作
五色湧起高七八尺踰兩時始息

曹定菴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

候問使者致詞云太守敬老大人來若不佳青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無殺乃以我故害百姓耶辭而不受曰手書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慮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辛前一日書於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當逝矣子孫以為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肅衣冠乃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萬歷己卯蘇松水災徐文貞與張江陵書云自視兒行後以老病增劇又伏念翁輔佐聖主日有萬幾不宜以寒暄常談上瀾聽覽故累月不奉書唯仰祝台垣禔福日隆而已茲僭有稟齊東南諸郡財賦而出而蘇松為首此翁所素知也自隆慶庚戌閩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為政而專導之以黨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斷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望

辭區居

攫獲微利骨同為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為富者之財散入於貧則貧者均富矣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亦輕加以奸惡之徒競相誇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而空乏如故而富者之家衰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裕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為孽田止半收盡其所入僅輸常賦幸朝廷有折免之令賴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霖雨不止溝澮蓋溢江湖亦盈千里平疇竟成巨浸猶冀水涸補種秋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舟僅救百分之二三否者人力莫措唯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於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廩告匱欲望貿易粟則近年商旅不

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行乞則四郡俱遭水患出無所之孺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吁嗟而就斃巡撫胡中丞適在西郡親見其然憂若焦勞寢食為廢其所上疏請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瘁之狀則以新奇繁縟實猶未能盡陳至於窮鄉僻里軛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教夫妻子女對膝抱頭悲哀悽慘之形即中丞固日有未觀而言固有未及也仰惟聖上聖仁廣遠子視萬民我翁道崇致主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况忍視數百萬之眾漂尸填東海乎又况財賦之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况自星變以來豪猾奸雄日懷悖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為有非常之厄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年及四十年所下恩例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望

辭區居

庶遺黎獲存災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文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聞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真安而廟堂之上猶得伸以為恩縮以為威常不失其尊者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為惠而其輕重多寡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於下縱能委由弥縫勉强收拾而目前之帶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甚微非仁慈如翁明睿如翁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翁莫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以昏翹首企足而望翁也階伏山林行且就木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受國家之長養垂八十年而受翁之深知今亦三十餘年每思効尺寸以贊皇上如天之鴻施揚我翁無疆之休聞不愧古所稱老臣益友者故敢冒譏出位思笑迂闊而具以陳於台坐揣蒙俯察其心少

垂聽焉豈惟階之榮幸臨楮無任戰汗仰望之至不宣

江陵復文貞書云恒雨為災下民墊溺皆執政匪人猜怨干和所致假令明主循漢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在汰黜之首矣捧讀台翰不勝愧悚先是撫按疏至上覽之痛惻已而奏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而未沛者非靳也以故事必勸明而后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令地曹覆頌掌科疏上謹再擬旨中人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俟勸疏至即破格蠲貸必不敢虛文塞責以重得罪於元也人旋謹百拜以謝台教

張莊簡公養生要語云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理義以制之夏至即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八

望

醉區居

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時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靜久自愈公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細政歸數年八十乃卒常自言為刑部主事時奉使暑行渴甚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過即吐之其慎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不罹於陰陽之患也公恭履純潔始終一致宏治初與三原王公宗賢安成劉公紹和同心輔政遂舉公明前後皆不能及雖自律甚嚴而待物不苛每見後進輒教以讀書在識嘉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為本而非炫博爭妍以逐時好者也其居在郡城南門外牌坊有完名金節四字乃玉音也公真可謂無私矣

暑天遠行過井頭漱吐三四口乃可飲否則導熱毒氣入腹往傷生不可不慎此予所聞於先哲者音圖記

徐文貞為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諱於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旋有二生遜貢諱於堂下公亦閱卷自若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諱教除乎運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自息

周萊峯問陸平泉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曰古人有言天下雖亂必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必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又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八

望

醉區居

吾郡懷遠將軍侯瑞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年有倭船十二隻碎泊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園屯住兵卒單騎至海塘傾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欲乘小舸銜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紅衣首逆策馬入水沙深浪湧馬絆護水不能前公以佩刀斷而乘之將近一箭焚紅衣者賊即麾旗止其後倭復曰大船悉眾而上公料勢銳未可撓鋒且慮其識放箭時所坐白馬反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到羊血以塗其馬、畫亦還駐楊家園却領軍出南門不量彼已輕與交戰全軍潰退遂南門入公在園下令持束薪伺賊盡入城趨至船邊悉焚其十二艘賊援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窮甚公遂率其家而前至東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已斷公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咆哮一躍直逼

城濠倉猝墮一劍於地馬銜起授公、既入西門願後軍無一接濟者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賊歎曰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兩掠布疋布於途以冒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為神人賊又以長鉤、公著左膊公不為動墮甲而去復出東門復集散卒奮勇入城盡殲賊賊無一生還者公平日以膂力聞府治石獅高丈許以腕擊之行百餘步又嘗馳過牌坊下文抱楯上兩股夾馬懸之南匯地方有帛傷人公殺之烽埃下至今土人呼為侯公殺庫墩

金山衛指揮同知掌印管倉將事侯懷玉一門忠孝紀略乙酉

五月北兵渡江一時播紳居恒以節義自負者皆望風送款郡邑長吏以解組為高侯公父子相對慟哭曰我世受國恩

五并志述隨筆

卷之八

完

醉區居

立志守死義也先是杜文煥從南郡來乃從勸公降其長公却之獨散家財募死士夫人輩亦驚環珮釵釧之類以佐車需而長公忠勇剛決次公沉靜多謀公一日到演武場欲斬文煥以示眾文煥覺而逃去公世本名將至是益加奮勵遂移文會吳松吳帥赴義師六月初三日五鼓公留長公守城自與次公率兵前往會兵於松江南演武場時霖雨公結寨而中兩晝夜兵紀肅然吳帥初八日至公蓋奉吳帥節制者面請曰某願以精兵前往獨當一面帥遂命公鎮守金山城公即日馳歸飭長公次公及陳國賢西天照四人協守四門軍威大振已而嘉定城陷當事者皆書生即司馬沈猶龍雖共起義不過作太平威儀公進謁曰吾輩生困一隅危在旦夕為今之計莫若設伏於青溪前後方四五里之間某然

五并志述隨筆

卷之八

李

醉區居

大事去矣復以條略上之請身任其事俱不聽公知勢不可為拜疏由海道請救於閩中遣使后公父子朝夕向天拜泣冀其得達望援兵之至庶幾恢復於萬一巡視城上終夜不休長公夫人吳氏捐簪珥以享勞士卒且戒之曰國事如此即以身殉之猶恐未濟何需此身外之物為長公常指宅后池水謂夫人曰脫有危急當死於此八月初三日松郡城陷長公欲手刃夫人及二女決死以戰大夫人力沮之公父子痛哭恢復之無期立先戰旗於金山衛城上士卒無不垂淚欲前者長公時率精兵抵郡扼戰歸堅守半月餘及糧盡公遣兵出城取糧十九日夜分北將李帥精騎萬餘薄城圍之救重遲明發紅衣炮十餘擊城、中亦放炮自救至午時有馬指揮以勸降書進公即軍前啟解之從城上投示李、亦失色令健卒人持一炮從水閣發之如猿猴相引而入公令壯士進即斫之池水盡赤積尸填濠城上兵傷水西門破有下城者北兵以鉤梯上城遂不能復禦矣城陷公父子率兵巷戰凡七戰斬北兵五百餘騎公兵傷亦相當李復却諸生楊寅東者有貳心從後擊公勇將陳國賢射過害李得勢大呼衛軍披靡而散公遂被執長公被創奔至中途臨河殺馬投之嘆曰吾死毋為敵用也到宅前追者至執長公喝之跪長公瞋目大罵曰吾為天朝世官食祿有年奈何欲辱吾、即碎身決不跪爾以首君國難相先也敵以刀擊其頭者三卒不屈敵曰是好漢還他全尸死縛之射七箭挾額貫心了無懼色罵不絕口而斃是時西天照亦死公被執至松城蓋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李帥成根使郡守張鉞勸公降又以

寅弟帖投公、對使碎之曰我願至文廟前速死耳時昏欽
公志義至華亭學前解公縛公先拜文廟又向北拜先帝訖
夷然就戮意氣自如初城陷時次公以計脫圍公見執急出
追從公、臨刑次公欲先公死、公曰止之絕而復甦以領父
尸還殮諸於李、許之并撥一舟以送焉至九月二十日方
至衛險長公因色尚如生異哉初北兵未至太夫人憐長公
夫人有娠攜之出城得不死公諱承祖字伯武歸懷玉遇害
時年五十有九祖龍潛公為世廟時名將長公諱世祿字公
藩次公名其偉瑞美漢公弟仲錫姪世鼎年十四父子相從
公俱被害公屬吏僚友揮翰陳大綬子元爵又揮翰肅應功
子鳴球揮翰西甯子宿千戶孫世藩百戶董維勳姚統阮國
柱皆極力佐理俱被害士卒朱辛孫立秦章姜超艾瑞俱力

五茸志逸蹟

卷之八

聖

醉區居

戰被殺所後陳振素管班徐某門役周某係辛伍周文域子
年十三公被執時追隨左右長踰不去皆被害又十二歲小
童罵敵不屈死尤見公之得人也道擊曉將祝後知為鄉約
長聞公被執手刃其眷屬而自縊又祝二元以白挺狙擊敵
兵鄉勇鳳武父子兄弟開戶納公敵至殺其家數人皆表、
死節者同官姜君羽死難其子七官撫尸不去被殺七官妻
毛氏見公姑被害亦赴井死一門十七人俱自盡公先世中
都人一世祖林從高皇帝起義積功為京衛指揮同知傳孫
敬莊公端永樂中調父子金山衛世守旋有倭夷入寇敬莊
殲之殆盡擢為南京坐營都司僉事四傳至元孫龍潛公諱
繼高即懷玉公之大父也以吳淞裨將起家屢屢奮功晉授
驍騎將軍都督僉事二子斗岳早逝公以嫡長為大父鍾愛

早授方略年十六襲祖職為指揮上臺委以督屯、政舉改
視衛篆、務克修自是一提舟師徵海一提堂卒治邑已而
治青邨治寶山治江陰治柘林所至蕙乘補卒別奸慝急躬
策政績流聞可誦 有請仙者侯公懷玉降乩問以俗事休
咎不荅但挽筆書云海涯俠骨劍芒新抗虜孤城意氣真麟
閣功名曾未穩浪拚首領贈他人遂去

順治乙未四月間閔行鎮席氏店有酒傭者蘇人也積有數年
得百金附店之貨船歸蘇行至蘆區水溪為操舟兩人所縛
將劫其物而殺之傭度不免遂慨與之但求全尸舟奴果如
其請入傭囊中沉諸白蕩而去適有漁艇舉簪得囊解見一
人猶孺、動少焉而甦具告所以漁人送之席店、驚異厚
賞漁人匿傭以俟越數日而船歸舟奴言傭致謝且擾其飯

五茸志逸蹟

卷之八

聖

醉區居

主人亦問舟奴今曾飯乎曰未主人曰且飯即令酒傭行食
舟奴見之跪倒請死席氏遂縛二奴送之府斃於獄
亭林西南有前岡藪多溺鬼害人戊戌九月初一日鄉人莊伯
華春行為三鬼所導將至水邊忽逢白須翁戒勿從彼已而
至淺灘迷罔欲絕吳若某后至聞暗中有落、散遂扶起喚
之乃近日構訟仇家也吳知為鬼所竄然恐事涉嫌疑坐守
至醒已及旦矣莊大驚感之携歸置酒和好并息前訟噫事
之巧合有如此

浦中怪異往、不測順治乙未春海船屢進剽掠大為民患上
司責令地方造大鍊索橫截之至施設時連覆四舟溺死四
人至夜入更時居民聞有鼓如炮隨見火輪萬炬照耀水面
哨卒以為海船臨境飛報上海令軍民徹夜奔潰及旦寂無

踪跡縣令青報者余秘之

里入金惟蘭仰食於海者云從馮氏船出洋避風瞿山慢水澳而舟泥不進以蒿刺之平滑莫可用力舉視高頭有延甚腥知為大魚而載共濟之人皆焚香羅拜忽見水中一片翹起卷覆船口上青下紅厚三四尺許俄又徐翻入水中而舟遂行曰視澳中水激數畝乃知為大鱧也南人呼大鱧為地青云

紹興布商余拱辰伏士也視其耳鼻皆缺不全詢之云年三十時曾作黃州丞押解金花道經廣西山中曉行過黍而驢逸先行囊中忽一物如屋向下籠罩若網羅然俄而黑暗轟轟有教驢已離於坐下其熱異常摸耳鼻已消爛矣知為巴蛇所吞幸膝間有解腕利刃拔出亂刺覺落其行甚疾

五茸志遺隨筆

卷之八

書

醉區居

遂并力穴踰以出則為冷風而吹頭面兩手痛不可忍絕而復甦見巨蛛如同死於側察明竟徑已離道數十里矣聞僕譏呼竟敢始得俱出事聞有司皆憐而資助焉越旬而安則耳鼻已如此矣嘗聞已蛇吞豕豈虛語哉亭林蕭芷崖親見其人故述之甚詳

明季蕭孟芳於八月望日晏行至海濱日將出時於薄霧中見一巨鯉紅色大如舟自海騰上直至雲霄僅盈尺許復下於海如是騰空者三而終入波濤中應是化龍未得者

東土一邦孺有一茅庵臨流一老僧主之一日有龍陣自北來其勢拔樹壞屋老僧伏地以俟有雨起視屋宇佛像几案俱無恙出門視河則不見矣驚而四顧乃在庵後而庵已移於河之南矣乃知龍陣之幻有如此今此庵尚存因而香火愈

盛焉

上海談侍郎倫景泰丁丑進士觀政吏部時藍山王忠肅公為眾宰風所孤峭意輕南士見公懼然曰南方有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英廟每見忠肅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矣於聖諭恐有遺忘其郎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日用之匪晚久之累官工侍忠肅之病也侍湯藥於左右及其卒也祀之別室夫忠肅薦公於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而不憾夫忠肅沒且身祀之而不怠真古道相與者矣

莫中江先生居常談論詩文煦言笑無異寒儒唐荆川奇莫公來云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攷古

五茸志遺隨筆

卷之八

書

醉區居

人經綸之跡與自古理亂成敗之幾次別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有根本枝葉相湊皆為有益之書若但以資文詞者則其為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胷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原不寄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况識其大者乎向見子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焉學勵志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用至於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觀也以余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面晤時更有請也夫以中江如此窮研博學高詣多非要緊可見前輩高賢不肯輕易放過人如此

陸平泉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為園林以歌咏為鼓吹以理義為膏粱以著述為文繡以誦讀為蓄禽以記問為居積以前言

往行為師友以忠信為敬為修持以作善降祥為因果以樂天知命為西方

董元宰有血侵周玉中刻一小山四面繞以水文四寸長予諦

視之此冒玉也周禮云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冒之云者契

勘圭璧為作偽者也今元宰者其形如帽亦約有四寸山水

者河山帶礪也元宰大以為然元宰又有印曰畫禪

董子元嘗請司空圖休亭記云量才一宜休端分二宜休老

而贖三宜休乃依先人舊業卒老於王官谷孫昉嘗自稱四

休居士客問其說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

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客曰此安樂法也因即三

休以決出處四休以養性聖合而稱之曰七休居士

唐元微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中士大夫得疾無良醫秦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畫

醉隱居

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播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人

耳陳眉公因曰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擇文

造此便是沒處法中之處法也

眉公於萬歷壬午館於元龍姚氏有僕吳忠勤於婦拭俟眉公

寢輒樓下鼓琴或拍漁筒以適趣眉公異之時延與相對因

出詩呈政於眉公乃桃花詩一首也曰遊子訪桃源桃源在

深處不必問漁郎谷口隨花去後託疾辭主人眉公送入小

崑山為焚香道人

眉公頌仙盧生石銘云爭不急之辨不如養默處不切之事不

如養靜助不直之舉不如養正恣不禁之費不如養福好不

情之察不如養度走不實之名不如養晦近不祥之人不如

養恩

陸瑁河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

風已倦遊此陸平泉目張江陵當國謝失者不帶蠅燈因作

為此詩遂解組耳

陸文裕在京邸中榻世廟御撰一聯云抑人是自抑揚人是自

揚先太僕榻其堂曰東山不改棲雲志北極時懸捧日心

陸潤玉之姓名娟自少穎異習書史尤長於詩有索其父送行

詩者父不在為代作云津亭楊柳碧毵人倚東風酒半酣

萬點落花舟一葉載將春色過江南父歸者之自是吟咏絕

不及門外事后歸馬龍姑止事勇孝勇後託以二女乃置淨

室與之同寢處者十年既嫁始復夫室無出為夫置妾生子

將卒以所作詩文稿悉焚之曰非婦人事也潤玉歸夢菴

彭魯溪表與山社友也與山子太沖公年甫八歲常侍側自稱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畫

醉隱居

小相公彭因試以對曰願為小相公應教曰竊比老彭又

今其背書見書腦裂碎曰云書腦經年葉落為愁風霜太沖

對曰燈心徹夜花開因何雨露鼓大稱嘗以女字之后翁婿

同登嘉靖進士

章鹿苑居越果寺東隅舊為文學王君居王之子偶出為崇所

附自言山東某縣學增庸生倭亂時來松訪舊為亂兵所殺

遊魂無歸因嗚咽口占曰霜凝畫角鼓教沉血滿刀頭怨氣

侵魯地別來吳地死從教飄泊到如今其意欲王申文城隍

廟轉牒山東一路無礙王如其言為之祭遣鬼將就道復口

占謝曰銅雀臺空歌管稀孤魂飄泊久無依從今試上東山

望日斷雲間一雁飛因出門外地而醒越一日復作嚙語王

問鬼何故復至鬼云感君提拔無可報德但居其宅定渴聯

捷弗棄他姓後王負其竟售之鹿苑甫入萬歷乙酉丙戌果
聯捷

李崇伯之子源舉進士其孫桓方婚年出見客曰令尊新進
士桓應教曰家祖舊尚書時人稱為李做對後領鄉薦任至
太守

黃翰幼時以事干郡守不聽拂衣出曰水上打一棒守怒呼令
作水上打一棒詩黃吟曰誰把長竿杖碧流一板久破楚天
秋幾層雪浪開遠合數顆銀珠散復收鷗鷺飛紅蓼岫鶯
鶯催起白蘋洲料應此處難垂釣急收綸別下釣守仍改
容禮之

曹定菴連遭荒歲自處甚薄邑父母陳公應和贈以三十金不
受曰彼取之窮民者以周我之窮我何忍受時鄉紳富饒者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醉區居

俱受陳公之惠定菴老而益介如此相去遠矣

松俗尚奢近復益甚按臺甘公訓民崇儉示曰吳下人所以不
儉儉者恐人嗤其陋也故富者棄產貧者揭債以竟侈靡卒
之棄盡無產債多無償不免至於飢寒獨不畏人嗤笑乎此
言各宜書之坐右

諸午泉得一峰石高二丈儼似人形惟頭大袖名為待漏石從
漕運楊氏重價得來左肩有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
冕旒二句非刻非寫每至天將雨氣蒸石潤十四字昭然可
誦殊不可曉

塘橋富氏其先有老嫗家藏一寶物有四老人臨酒造訪求見
其寶嫗治具留四人飯以瓦壺盛酒四人飲至醉復請曰寶
可得觀乎嫗曰寶在目前即此瓦壺也不大而酒自溫愈飲

而酒不竭一老醉甚把玩間失手墮地而碎四老踞春殊甚
嫗笑曰凡物成毀有數何必介意賢哉嫗也

泗涇有李姓者素行不檢萬歷癸丑春夢其父曰汝今年必無
生矣某叩其故曰冥司訟汝汝者家我只得拜求眾俱消釋但
汝曾祖及祖亦來訟汝我亦無可奈何再三告宥曰為汝所
伐墳樹耳至六月病劇口中喃喃唯云伐樹而已隨死書此
以為子孫伐墳樹之戒

郡東門外小菴僧慧雲者一日其徒偶出拾田螺二枚投灰池
中後徒復偶經過其地忽然身仆口中喃喃云吾與汝何讐
投吾於灰池而死今日必須償命有人來報慧雲亟往視之
嚙語如故慧雲曰汝既枉死待我誦經超度何如遂應曰話
於是扶之歸臥牀累月經完病痊始知無冤不報慎勿殺生

五茸志逸隨筆 卷之八 醉區居

南禪寺僧毛香峰有道人名繼松者相隨良久萬歷十五年四
月一夕毛忽夢伽藍神曰某月某日天雷擊死繼松可早命
之出母汚山門也毛大異之至日早買香糕一封令繼松往
鄉探親而不言其故意其必死矣乃明日繼松復歸毛歷叩
其所見云至中塗雷雨大作避入小廟飯甚味糕適見燈千
萬沿塗因念我餒糕尚不充此物從何處得食耶乃將餘糕
飼之而雷亦收教餘無見也毛驚喜乃告以所夢繼松大哭
從此懺悔長齋夫以餘糕飼燈有何功德乃免此大禍豈非
一念之善及回天心耶人慎勿以小善而不為也

上海一富室某延慈溪王公福徵為西席不數月而逐之不意
明年王聯捷令嘉定去上海不百里而近富室有慚窘甚乃
以二百金延王之姻家某設教三年得免報復又青浦楊怡

山遇閩人蕭公奇勛園館不就有淒涼之色乃問須館奇幾何答曰須三十金足矣楊遂畋留數日臨行如數贈之蕭后官黃門左遷太倉州貳怡山之子九華公亦已登進士矣蕭公乃以千金為壽二事施報不同如此人奈何不自處於厚也

徐方壺與同里蔣氏交厚蔣以訟事冗費舉田園一區售之公公時值而後數年後公忽召蔣飲出其券以還曰昔爾告急爾不能助受爾產非心也今計數年租入衡售產之值已足相當今直歸汝業耳蔣驚曰產已售公則租入乃公物也奈何以償原值公笑曰我與君厚豈屑計利如市人耶蔣乃拜受但此事公未嘗言於人即家人亦不知也後曾孫銘恒病恍惚見有老人為社公者常扶掖之言其故甚詳且曰余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八

竟

醉區居

以生平醇謹得長此土感君祖思故相報德病者甦為人言之始知公有遺產盛德之事宜其子孫膏顯也

華亭令熊劇化徵時家貧嘗渡江設帳一日遇相者云相公今歲某月日應卒公為驚愕危疑即辭別主人主人因以一歲脩金送公、堅辭其半主人固授之遂拜辭別去每及江側見男女二人哭泣極哀公叩其故曰某宦家廝役也主失去十金誣其夫婦盜之訟之官百口難辨思鬻妻以償奈妻義不忍離因欲夫婦入江是以泣耳公聞之色變即慨然傾囊與之夫婦泣謝而去公抵家食貧弗悔也及相者所決日期竟無恙語夫人曰余以相者之言恐身死他鄉是以歸耳今既微幸當終館職以謝主人及至館主廩相見驚喜交集是夜於館中夢神告之曰君有陰德上帝已益君壽旋登進士

矣后果聯捷為吾華令復擢御史

吾郡曹某應試南畿寓中有婦昏夜來就曹驚趨出欲往他寓借宿行至中途見燈火唱道而來向古廟中擊鼓升堂曹潛伏廟側聞殿上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寫婦德行可嘉即以補之曹聞且驚且喜至友寓借宿及揭榜果第六

董元宰微世言曰見美人時作虎狼看見黃金時作土直看這中間享了多少清福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牠拍點我只衷手這中間省了多少閒氣我施有恩不求他報我縱有怨不與他較這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若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中間除了多少煩惱世情濃醜處淡得下俗塵牽纏處斬得下這中間息了多少妄想緩步當車晚食當

五首志逆隨筆

卷之八

幸

醉區居

內窳營是智無病是福這中間討了多少受用收得放心戒得急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中間省了多少精神既不作俑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中間消了多少災厄蕭山魏公驤永樂三年以鄉貢為松江府訓導有狂生戲若公衣冠又一生曰京著此卑官服耶公聞不怒也時表忠徹以善相至松一見公即握手曰二品貴人也壽百歲后公至南吏部尚書松江二生皆充吏當受後公退猶待以弟子之禮公清正自持雖王振亦禮重之勢見唯怕一方板不較也公薨前一日鄉人王文正家有石隕自天公吟曰平生不作虧心事一點靈光透上天壽九十八

華亭靈官殿前有筆工褚姓者於萬歷中得瘵疾數年不愈倩醫診視醫云酒服人參褚以無資不服藥一日有道人過其

門笑謂之曰能出二十文錢為我辦一齋當愈汝病褚自度無生理謝以好言而褚兄與嫂乃代之出適數丐至道人將錢分施之隨於壺中出藥七粒聚指甲中大如胡麻曰返新水服之先服二粒當起、后更服二粒將如平人餘供佛前俟人乞與之褚蕙築小意欲并吞道人力禁乃止服二粒便兩手翼几上崔然起矣一門盡詳觀者如堵更進二粒行步如無病人於是合門竟拜道人嘻笑而出酌之錢不受叩其寓云在她藩具華陸家去經靈官廟見一人腰大於升道人燃燈帶再三應手而墮市人爭看落燈道人已不知所往已而褚抵地第訪之都無影跡但見閣上所供純陽仙師像儼然而見道人也

陳眉公曰萬物生於土人生於孝故孝字以土萬物無土便不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八 室 醉區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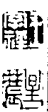
能活人而不孝便無生理矣

封公張希曾號隆陽偉貌修驕亭、玉立學問淵博議論風生一日董元宰與公烏須方公以元宰歸思白復東云兄翁思白緣何思黑也其滑稽如此
有客過眉公巖樓州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遊陳北古句吞曰得閑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間是何功課曰種花春婦雪看蘇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碗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黃眉公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遠穰收
董元宰云人心自有真文章都被殘編斷簡封錮了人心自有真鼓吹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又云性既喜淡雅好清談正

聞客至忽報花開倒屣迎之向泉對弄一局未了家人出醋止一古碗品無魚味任意再如清歌暢詠有琴在牀有酒在尊有塵在手有榻在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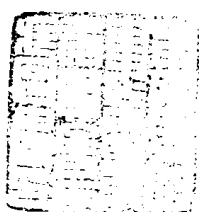
右五茸志逆隨筆八卷乃曠溪退庵道人吳履震所輯也退庵世本簪纓身逢鼎革閉戶著書取故老傳聞及身所親歷一切可勸可懲之事秩、然書之遂成一卷之言昔之修郡志者曾取之以為藍本向聞有是編而未得一見癸未秋偶獲觀於藏書家假歸錄於計簿上不足以供清玩也茲於館課之暇重為鈔書殘缺處聊以見於他說者補之錯見嚴審其志之比類而刪之末則以曹千里說夢一卷附於其後猶不免有拖沓煩複以及魯魚亥豕則始仍其舊焉道光八年戊子長至后一日醉區居士鈔跋識

於相在書室



五茸志逆隨筆 卷之八 室 醉區居

五茸志逆隨筆卷之八終



說夢

曹家駒千里著

明朝漕運其法五變而始定曹家駒千里著元之舊每歲海運

糧七十萬石專以餉邊自曹家駒千里著費仰之於是海

陸魚運蓋陸之勞不啻海曹家駒千里著年江伯陳璘開

會通河令江浙之米盡運曹家駒千里著接官軍接運至此

京此為支運永樂末年從曹家駒千里著令民運於瓜州兌與

運軍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其曹家駒千里著為兌運成化七年都御史廖昭

明曹家駒千里著議罷瓜州兌運令官軍竟至水次領兌此為長運而法

遂不變矣夫海運之艱險此曹家駒千里著不必言即自支運以兌兌運自

永樂十三年至成化七年共曹家駒千里著五十六年小民生於此時者備

嘗勞瘁中間文襄公亦僅移曹家駒千里著遠而就近耳其於風波舟楫之

說夢

苦尚未脫也藤公立法疾痛一朝盡除自當百世尸祝乃今人豈不知有藤公何歟

松人以周文襄稱上起糧口碑百世夫稱土誠是異人作用殊

不知但能定上中下三鄉耳至於田畝科則尚未講畫一之

法也蓋昔年之糧民間得以意為輕重如某人有田若干畝

該糧若干石及其欲售人乘其急而要之曰非五升糧田不

買其人迫欲得銀即書五升以付之迨一而再、而三田將

去盡而存糧尚多力不能支因而逃亡於是里中公分其田

代償其稅其絕田之名所由起也神廟初年江陵當國巡撫

林公名潤慨然起而欲均之時徐文貞薇相里居田園最廣皆

五升糧田也殊不樂有此舉林公乃上書江陵復札內有方

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荷天下之重倘事關國計而有捷之



一 辭匯居

者則國法其在云、林得此騰愈壯文貞亦憫息而糧始均

矣自此大明其說田若干每畝該糧若干糧曰口起不復移

在別則誠良法也

當世廟時即有名侍御徐公南湖名宗性峭直不阿受知於世

廟嘗曰御史當以徐宗魯為法每舟行艚口懸一牌上書云

本職雖係雲閣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其巡按福建

持法太嚴其下以蠶毒置安息香中烟觸其目遂失明告婦

與林撫公文素厚林到松踵謁長跪請教公裏出一帙示之

題曰均糧拙議撫公大說文貞聞之召其子紹南官通判謂

之曰尊公老人但當喫白米飯燉爛肉如何好管閣事曰均

糧均糧給南大隔眷婦以告公、曰恨我今病廢若在官即

持疏請均又何畏徐存齋哉則知此事發端實在公矣公之

說夢

家孫孫龍儒為予家內戚幼嘗受業故談之最悉今人且不

知有林撫又安知有徐南湖

余嘗登泰山其巔有廢址斷碑四五尺在蔓草中搜視之悲感

不可讀叩寺僧茫然不知偶晤吳念文因詢之曰泰山為君

家輸糧必能知其遺事念文曰此畢撫臺生祠墓也余曰撫

臺生祠何因在此念文曰當其築海塘予家上世有吳克平

者築塘一百四十餘里撫公高其義欲疏請授一官力辭不

受乃以此小并繞山河港悉給牒歸之以為娛老計遂建祠

以報之今河已為勢家奪去唯荒山尚存累我暗糧耳余因

曰君既知有畢公能知其名乎曰不知也余曰此公名專為

成化朝名臣松江築塘當以此公為開山祖而君家上代即

與其事今君父子兩世宣力海疆俱不愧雲初之允但松之

二 辭匯居

人不知有卑公可謂飲水而忘源矣

受憎毀譽四字即大聖賢亦脫不過况中材以下者乎余性好
多言自知憎我者必有一二嗜痂者又未免過情謂余做
三大事有造於桑梓一曰白糧之官收官解一曰漕米之官
收官兌一曰里甲之均田均後予思無其賢而尸其名恐犯
造物之忌謹備述之如官收官兌馬按君名騰謁廟時予於
明倫堂略申其說繼入院進公呈予首列名乃事成之後奸
旗評訟不已予履危涉險不憚櫻鋒而其中苦心講求調停
佈置則莊武秋之力居多徵武秋予亦孤掌難鳴矣若均田
均後妻縣已有成規華亭仿而行之予慮強弩之末不能隨
富人後聞有咨訪僅竭一得以佐所不逮耳何敢居以為功
唯白糧官解余一手做成並無有起而佐之者蓋白運至明

說夢

三 醉醒居

季而因極矣糧艘至臨清以上輒有中涓來提維掄糧長捷
以巨艇至不敢登舟晝伏菽園中終日不能得食庚辰之冬
凍阻德州巡漕使者姓盧名下令起米登陸而回之華亭糧
長龔姓者往陳不便責三十棍立斃河干自此而人以性命
為憂以賂費作第二義矣巡撫黃公名希憲字又慨然起而
議官解撤下郡縣咨便宜余聞之私念此事一起必以條議
責余顧事體重大如有一有不妥則罪歸議者至買一葉抵武
林逍遙湖上將一月度時屆開倉白事決仍舊可作歸計矣
甫抵城寓李父母名如春孫戴陽江延請商確不得已往見
方知此事之來歷維時常鎮兵臬張太羹舊為華亭令故撫
檄中有該道久任江南孰知利弊等語張訪之李令李則求
教於夏瑗公瑗公謂此事非曹生不能了故數促如其其力

也余此擔既不可卸而胃中未得長策若欲舉二十八名之
累費委之協部彼豈有無金之術若欲加派以贖給正當東
運事例內夫船一項常州有米而無銀蘇州則銀米相半唯
松江則有銀而無米再查經賦全書知松江原有夫船米四
萬歷十六年遇荒改折躍然曰道在是矣請減去夫船銀四
千五百餘兩復夫船米九千餘石此時米價騰貴一轉移間
獲利倍蓰民間無加賦之名協部有展布之地法無有善於
此者曰上其議擬公報可而華邑冊書向余言曰今會計久
定而減銀增米大是費手紙張工食從何而出余即以五十
金付之彼亦欣然而去會冊書中有婪賄舞弊者余不勝其
憤正值按君周人蒞松余論之諸冊書大窘中有馮瓜生

之僕與焉因而黃鼓其主謂余私增糧米馮乃惡惠王念老
兩公共昌言與余為難舊規按君行事單諸紳公謁是日嗎
手持公函告諸老曰今日進院必妥講明曹千里擅增糧額
一事許震老毅然曰此事舊冬曹生曾問予可行否予謂請
復而非請加有何不可行今若此是我誤曹生矣且凡所謂
公書者必推一大老秉筆以其稿送各紳閱之中有未妥處
不妨改竄然後騰真用圖記此體也未有寫就而硬押要用
圖記者且請問此稿出何人之手馮曰乃管數人送稿不佞
為之潤色許公曰若管數人可作公書予許震城斷不受奴
才差使馮不覺色變有解之者曰此地方公事明日當請
曹生於公所會議以定行止何必播紳先傷和氣哉乃索公
書袖之蓋馮乃南江公之門下本姓趙馮乃主姓也故震翁

說夢

四 醉醒居

也余此擔既不可卸而胃中未得長策若欲舉二十八名之
累費委之協部彼豈有無金之術若欲加派以贖給正當東
運事例內夫船一項常州有米而無銀蘇州則銀米相半唯
松江則有銀而無米再查經賦全書知松江原有夫船米四
萬歷十六年遇荒改折躍然曰道在是矣請減去夫船銀四
千五百餘兩復夫船米九千餘石此時米價騰貴一轉移間
獲利倍蓰民間無加賦之名協部有展布之地法無有善於
此者曰上其議擬公報可而華邑冊書向余言曰今會計久
定而減銀增米大是費手紙張工食從何而出余即以五十
金付之彼亦欣然而去會冊書中有婪賄舞弊者余不勝其
憤正值按君周人蒞松余論之諸冊書大窘中有馮瓜生

特刺其忌諱次日復作一啓致陳蓮石太公祖此書有列太尤侃侃而夫船未從此頓復協部且踴躍從事矣方始事時合邑糧長趾錯於余戶及見馮作難一足不顧松人之薄大率如此霞老事後絕不責報余亦不敢責以私此外厚有所費且以身試風波中由今思之殊為多事然三十年來所保金費多自謂博有微功故誌之且以誌霞翁之高誼今后人無忘之也

當均田均役初行議襍差一事予曰今總甲廢矣塘長該年廢矣將來襍差勢必從畜甲均派予意宜將搢紳另編一牌凡有雜差悉不派及方為穩當莊武秋悌然曰彼富貴之家即歲捐幾十金何膏太倉一粟若小民則減其私釐亦可避困何得異同乃爾苟有佐之者曰兵工兩房向以雜賦為市今

說夢

五 醉區居

得官甲亦在其內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予曰君輩未嘗一政故事耳昔年吾郡有布解北運收免收銀四大後歷來止編民戶不及官甲由是奸民競為託寄以致官甲之日日增民戶之日日減巧者倖脫拙者偏累徐公檢吾浦城人初任松司理深知此弊後撫吳即上疏請定官戶優免之則如文官一品免田一萬畝臺省詞林銓部各免田四千畝其免外之田與民一體編役此時常州科第最盛乃上公函於撫公曰凡通仕籍者必單職然後與齊民一體當差今吾輩俱現任自宜優免安得混單職之例撫公復書曰所謂優免者免其雜差差徭如排門夫之類從烟籠戶口起見此即生員且復其身况搢紳乎今之所謂優免者乃朝廷之賦役也况既有優免而於免外愈役是役其田非後其人也士夫之說乃絀

而其法遂行然則襍差之當免前所議之詳矣而武秋堅執不可奪後以開濬吳淞江明倫堂詳謀予在鄉間之嘆曰若早從余言何至捨獲如此且以賤坊者左氏謂為六道之一清平世界何得此亂萌乎如海塘一役閩徐匪細乃宵人造謠義戶受辱士大夫莫肯出一公言者皆因立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竊恐將來之貽禍地方有不可言者余老矣不敢復談天下事姑存其說以俟後之有識者

松郡東南通海一日兩潮非塘莫禦元人既務北而不務南明初猶沿習故事塘遂湮廢然度其時潮之距塘尚遠故自洪武以迄景泰海溢不見書至天順成化間中稍特甚成化八年巡撫畢公亨銳意整理高廣其式自是潮不復入居者長子孫皆其力也但海患之遷徙莫測其端自青邨而東北塘

說夢

六 醉區居

外俱有漲沙近者五六里稍遠則數里愈東愈廣交川沙界則三四十里居民與海為狎聚廬比櫛其蘆葦之利甚饒俱為勢家據之自青邨而西南中間歷柘林滄缺抵金山衛此七十餘里間竟為海若之敵國矣歲、吞蠶無有寧宇而禍劇於崇禎之癸酉其年秋滄缺橫溼盡處衝成患口內河外海合而為一方禹修公祖亟發帑金六百兩託侯揮使往築迄無成功繼以千金界余、乃初植木竹芭圍及之法以堵禦之其患暫弭時滄缺為海船輻輳之所關關基熟百貨斷集太公祖不忍割而啖海建議仿監官法築石塘其築之費從通邑田畝加編八釐得一萬五千餘金此外則佐以上臺之捐助義未之樂輸初築二百八十九丈四尺董工者吳繩如續築二百六十三丈董工者何慈人前後趨事者共二

說夢

十五人而予則為之率先蓋感方公祖之體恤肫摯如家人父子故勞而不怨自是而怒濤之勢遏於石塘者遂走而激兩甬之上塘矣乙酉之秋兵事擾、誰暇復講塘事但見石塘之西共患口數處溢、鹹水直瀉大浦人且謂此事不知所稅駕值張郡侯名鈺九龍方司理兩公坐席未溫亟呼予商確每有條議輒許可仍做前朝舊例加編八釐委陸椒未詳度行管工余襄其事乘天寒潮退晝夜督催匝月而築四百餘丈蓋錢糧湊手假以便宜故事易集也順治六年漂缺及周公墩左右告清此時加編一說上下不肯復擔任惟藉塘長擴銀料理督工者包宜登宋尚木吳念文三紳未幾包宋以不耐勞辭去唯念文告竣其事故廖太公祖元諱文籍踵門而謝之甲午年西起寧海道院東至周公墩又清時

七 醉隱居

李太公祖諱正在任其立法專派近海區畝每擇一人督十箇李廉威素著人莫敢後工完之日勒石項修以八月為期新舊交代其丈尺則度工之難易以久多寡值水利應初復別駕張公名滿春無怒而剛凡倚塘為奸利者咸斂跡故歲修有實工曾於胡家港抄築二百丈其界址丈尺悉憑余定蓋任人之專如此張去而滄桑轉瞬向之所謂難易者俱改觀緣一言不便至康熙三年而無翁項修之履相繼報冊則此法不得不變其巨患尤在梅林淫韓撫公諱世琦巡海搭浮橋以渡目擊危形悉心籌畫應抄一千二百丈該工料銀一萬二千兩每甬坐派二丈凡甬之荒蕪疏之前後俱出親裁並不假郡縣之手興工之始膏送管工兩紳夏長泰堃吳欽章花紅銀各六兩其餘任事者各二兩事竣給匾旌勞

說夢

且禁止需索憫念勞苦方太公祖而後一人而已七年滿於王家路等處時已行均田均役之法從畝甲派夫每甲二名每名折銀五分以作辦料募夫之資業已收貯什之六七會梁提臺名化有捐築之舉隨給還原民十一年議築蔡家馬頭等處八百七十丈撫公馬題定銀三千七百餘兩及工完而民欠尚有千金置之不問蔡同事中有好以己之長形人之短者上下交相為祟明費暗費不可殫述予見時事日非十三年力懇卸擔未幾而風波大作昔年之禮貌有加者今且辱之縲絏矣龍宮蛟窟不在海底而在堂皇即昔工宋紳名際紳我修刻勵自好力追前哲亦弟付之浩嘆而已况予何人能以口舌障狂瀾哉聊述原委以示後人

八 醉隱居

馮人遂名為棠梓楊吳家其尊人弼渭江頗有富名生四子公居第三兄弟俱溫飽公獨苦奮歲成申大水其伯兄果菴遺以白祭四十石曰汝之田在青浦盡遭淹沒何以贍饘粥故以此相濟公曰我命該餓死則餓死耳奈何捐兄粟堅辭不受兄不能強蓋潔己修行少壯已然至老而彌篤其操以屢試南國不利援例入北雍甲子領鄉薦蓋於慎名節郡縣不通一刺方禹修公祖最少許可獨心重公故甲戌年特請董視石塘公甫至塘所即告大眾曰吾誓不欲塘上勺水後閱視塘工常與余立談良久家人持茶至余即斟以獻唯擊盃在手終不沾唇候余欲竟置盃於盤及事畢蒙顧余坐定笑謂余曰今日可飲茶矣乃連吸而去其介、大率類此也公見時事孔棘恒鬱、慨然有攬轡之意瀕行余往送之公

對余曰我非樂仕進特欲覓一死所耳謁選授農部郎舊例
蕪松人無入戶曹者朝論以公廉節素著故破格擢用公彈
心釐剔老吏無敢為奸軍興翁午有呼必應大司農張公
譽倚之如左右手及大兵渡江留都輟款公徒步抵雨花臺
僧舍夜與僧對弄僮僕在側不語以家事但曰侯月上即報
我時二十日夜將二更家人曰月高矣即蕭冠帶望空拜訖
曰揖寺僧曰有一事相託僧問若何曰待我投繯後汝為我
掣去腳下襪僧唯、襪甫掣又呼僧使前僧疑其有悔心也
疾趨上公則曰我冠翅為樹枝拂落其一煩為我整之僧如
其言而公遂結樹間死矣越五日具棺斂時方大暑而顏色
如生蠅蚋無一集者人咸異之公之子孝廉念文名欽廉潔
酷似其父以繼父志屢經營海塘余輒與周旋人或問予曰

說夢

九 醉區居

汝與吳氏父子兩世交其優劣何如予對曰繩如夏日之日
舍文冬日之日也人以予言為不謬

夏瓊公先生文章節義日月爭光當必有名公巨筆表章而論
次之子東海監臨老不能文安敢置一詞以辱先生但昔人
名賢知顧為最重予幸得交瓊公聞有事叨其庇故聊志一
二以存士感知己之意憶丙子秋季先生將有事計偕會蔣
莊有富人與盜魁沈辛昵余族兄誦君正者不量力茲其事
彼捐厚貲屬一新肯綮說當事者張調鼎號太羹幸未進士聞人惑其言族
兄被嚴刑必欲置之死余窮甚走趨先生先生立白其冤遂
得釋且召而戒之曰今後當小心遠福禍以青蚨五百以資
藥費明年丁丑先生成進士初任長樂令考滿歸未抵家而
值內艱余往唁之令人傳語曰喪次無見客禮以久別意欲

一會予乃踴入先生攜手坐總幃中設果餽談良久而別甲
申之變宵人乘勢擁立昏庸一時趨功名者人、自以為王
茂宏祖士雅有時敏者字修來丁且以原任兵科補用上言
開屯瞿山疏薦單猶菴名恂唐與予兩人俱授通判協理屯
事余意必無成瞿山在海島中若大勢一去將作田橫客乎
抑為扶餘王乎乃力辭不就而時公氣銳甚領專勅至柘林
謀渡海會與柘林守弁王璣爭體統兵大譁而時部下
多無賴在海隅騷甚人亦厭苦之曰而推波助瀾群起而擊
焚其舟時微服宵遁予聞之私念初以抗不受官與時齟齬
此番擔擡余居密近得毋疑陰德惠之將來必圖報復殊可
憂乃就謀於先生先生時避兵小崑山余扁舟直造其廬先
生乃郎名克出迎頃之先生出余乃具告所以來故先生

說夢

十 醉區居

曰時修來所倚仗者唯劉鶴洲耳名澤清鶴洲雖未謀面
然前有特疏薦我與楊惟斗則知其趨向甚正我今作一函
先致謝私後以足下相託且念其掄揚於修來前如此則據
上游之勢時亦不敢仇足下矣今在秦州募一捷足致之保
無虞也予一、如其教乃得安枕因留余宿談至午夜因謂
余曰天下必歸清朝無疑余聞其故曰只遵遺命合長立幼
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中國那做得來我唯有一死但爭遲速
耳予為慘然即辭之曰明日早行不及別矣自此稀晤先生
至乙酉九月聞先生之訃一恸幾絕讀其絕命詞有云卓哉
吾友虞求除名石麟少唐成侯名嗣曾江西勿藥徐名沂官
人繩如子盛名王贊蘇蘊生黃名溥耀進知其育中以諸
君子砥礪有素矣先生居恒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

可撈救、起必甦、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是日投池中家人立而環視池淺水僅沒胷先生低頭伏水面稍頃視之背上衣尚未濕而氣已絕矣先生平日好獎拔孤寒故負士能文者輒輸其門既負重名兼饒經濟凡上臺及郡邑有大事必咨於先生即官評亦取決焉以故同鄉搢紳亦多忌之者流言流語所自來矣究何損於先生哉外若煦煦而持身甚嚴一介不取即與稱相和而歲終備敬不敢以雞豚獻唯烏新一二筐而已沒身之日家無餘資子存古穎悟絕倫年甫垂髫而著作甚富無何以謝堯文一案株累死夫先生殉節後有餘榮但天既錫以奇兒而終無憐才之意遂使忠臣孝子斬焉不祀不能不致憾於造物矣

鼎革之際唯繩如瓊公從容就義言之令人齒頰俱香即臥子說夢

土 辭 區 居

一死直是迫於計窮未得與吳夏比烈也外此則皆為狂夫煽惑故以妄圖微幸富者相率而陷不測之淵及乎事敗如到羊及此自毀滅也何云烈丈夫哉至若武臣如侯懷玉者金山衛指揮名承祖庶幾死無遺議者矣大兵環攻嬰城固守及城陷猶率兵巷戰殺傷數十人力絀就縛主帥提督李成棟有意生之懷玉曰承祖食祿二百餘年今日一死固其分也豈肯事二姓哉驅出斬之剖其腹暴尸華之學宮諸見者掩淚有一子名其偉亦以謝堯文案株連而死徐無念者文貞公四世孫也乙酉之變人有勸其避居鄉曲者對曰我家世受國恩如吾輩不死誰當死者有坐以待死而已破城之日先抱二女懸梁聞然後夫婦分左右而縊焉亂兵入其室無不嗟嘆夫懷玉雖世職非比於徹侯上公指山河而為誓也若無

念以烏衣子弟竟與懷玉先後殉難彼錢羨金章黃扉紫閣者伊何人哉聞二公之風當愧死入地矣

松江僻處海隅從來不被兵火歷改前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楚滅越而春申君之封邑薛淮徐而就吳地者亦喜其安樂無事耳劉項逐鹿而爭在關中若澤國豈過而問哉漢末三分遜抗機雲實產於此至今誦谷水崑山之句繁華景象猶令人想像不忘矣司馬氏渡江而張季鷹有尊鱸之思其為樂土無疑宋齊梁陳俱都金陵蘇松在臥榻之前何煩師旅迫韓擒虎舟師抵建業縛陳叔賢即名城大郡勢如破竹何有於吾松彈丸之地乎五代時錢氏有國藉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國用故農功水利最為修舉民生其閒者亦蒙樂利之休迨藝祖開基錢微納土易姓之際人不知兵宋末伯

說夢 土 辭 區 居

願下江南大兵直抵臨安於吾松無涉也惟元末則張士誠破平江守松者諸苗兵捍禦會苗帥楊完者與達魯花赤爭娼婦董憲兒相仇殺苗兵乘此大亂殺千人越三日而士誠兵至苗兵即遁去及明太祖破蘇州擒張士誠松江已納款有松人錢鶴臬者以豪俠自負踴召徒侶抗拒王師徐中山在蘇先遣葛指揮率勁卒五百人來觀變進滄浦塘望見兵執竹竿鎗十五成堆立岫上葛大笑曰誰謂松江反其亂民耳麾舟直抵城下立時撫定止殺鶴臬等數人而已世廟時倭亂始壬子以迄甲寅若兵者三年然殺掠惟在四郊及部落市鎮若郡城內無損也乙酉之變王世倬海人原任中書衛王命來安撫業有就緒而群小弄兵長六類扶宗藩為奇貨平五日惟以打餉為事時沈司馬家居不勝其忿

乃起而倡義人妄意司馬曾總督兩廣必曉暢軍事可倚以成功群起而附和之然皆市井流薄遊手好閑之徒輕綽單數如子弟登場推轂人黃伯修為大將名全捕守白鴉港一聞警先遁八月初三日午后大兵雲集城守者一天不及散長驅直入備極屠戮之慘火三日夜不息至初六日下令傳刀搢紳任守門者李存我名待同癸未進士章次弓名簡死於亂兵馬夫松郎本非戰場自司馬州率舉事國家指為嚴疆兵民雜處蹂躪殆盡即今屋無完棟瓦礫如山度非二百年承平恐不能復閩里之舊也

沈司馬名猶龍字神伯號雲升父姓王蹄近溪子皆後更續一屢居東門外楊家廊下以膏柴為業與同輩姓者爭市相敵鼻端竟為所齧去兩孔軒然乍見者無不哂焉有一子讀

說夢

十一 醉醒居

書辛亥入泮名沈猶龍不知何故而王忽改為姓沈也甲寅冬學使者歲科兼試拔置第二乙卯舉於鄉丙辰聯捷初任鄞縣令考滿入臺班轉京卿繼推閩撫後陞兩廣總督加兵侍銜蓋宦途之迅利如遇順風張飽帆即同仕者爭羨之近溪版勇補乘軒而謁達官幾不知其為膏柴人矣告歸未久適遇鼎革乙酉之秋妄起兵端城破之日人有見其趨東門翁英本即人武探花探花挽扶而出至弔橋為賊上飛矢兩中踉蹌而死有云遁跡吳興山中者俱揣摩終不知骸骨落何處事平后其子僅以衣冠葬之司馬少壯常宦遊不暇營中弟晚得瑁湖涇尹氏一莊拓為別業凡閩粵所獲重寶充其中里中一聞初三日之變群起而掠之沉香有重至二十斤外者琥珀有重至斤外者端硯以百計其他珍異不可勝數初四日

其子婦及如夫人避至子家予以扁舟送歸家川沙王公親履其弟名黑二平日倚兄勢頗橫時潛於陳家行當事者踪跡得之戮於市二子長曰東生祝髮為頭陀改名浩然能書寄跡僧舍及無措具吳舍文首倡捐助同事者共襄之次曰南陔寓吳門司馬體貌豐偉但教甚小不稱其軀其夫人趙氏幼為養媳待年夫家長而配偶伉儷無歡故登弟後亟謀首妾有王星與者以二女納之凡子女皆王出也後值顛沛不能自給為民家執爨夫司馬三十年富貴一場春夢而此兩王氏者入門為金屋之媼從宦為節鉞之閫寵榮極矣乃垂老為傭苦甚邨姬謂非好夢之難成手概其生平不過巧宦乃橫挑大敵遠種禍根貽累桑梓未知何年得脫苦海一豈天果有意生之專以磨滅松人哉

說夢

十四 醉醒居

黃蜚號文麓江右人歷邊塞老於戎行明末官總兵安慶既上持大司馬體而文麓自為一軍不相統攝師克在和全乎未之知矣吳聖階名志葵者同鄉族子素以膂力自負初為撫標遊擊后陞吳松總兵雖意氣雄烈而生長三吳目不曾親戰陣以文麓老將遂與之合軍八月初三日已破城兩家母俱泊菴浦之金家灣十六日李提督以小舟三四十載火砲攻之值東風甚勁魚以潮來巨舟鱗次而集樓上風縱火遂延燒不可復滅無一得脫蓋西去則被港東走則風水兩送也焚溺死者無算兩帥俱就擒夫聖階一紙袴子耳不足深尤獨怪文麓部下豈無敢死之士可突圍而去相率被縛則其平日之用人可知矣此地水深一十五丈凡巨砲鉤資俱

沒馬子每過此不禁折戟沉沙之嘆也

何慙人初名厚後改名剛起於寒素為諸生即束修自好庚午舉於鄉並砥礪名節故方高修公祖心重之辛巳歲再築石塘特請董復慙人雖書生然見流氛方熾江左偷安慨然有談兵之志奈未試禮闈不第遂上疏謂東陽義烏之人素習戰請於此地練勁卒五千以備緩急并薦許都為大將會方太公祖已大拜遂可其奏授兵部職方郎領專劾假便宜正欲視事而許都反側矣都故廣文遊會執勢於陳臥子時臥子為紹興司李以招撫自任都託師生誼信其說遂降而終置大法人有譏臥子殺已降為大不祥者而慙人亦殊沮喪遂改而練水師其所募者俱潔缺枯林之漁船漁戶也以此輩出沒洪濤故用其所長舳舻相接直抵京口文閣部督師

說夢

主 醉醒居

淮上遙為救援迫維揚告急閣部提兵而來慙人亦往協守未築城陷或云赴井而死或云死於亂兵終無可改方慙人督兵用川人何斐為參將及兵敗斐遁歸松城或庇於糧伴何源亦川人也乃家託予內弟願某者藏之其家祖塋丙舍頗深僻久而漸露向時從慙人為材官兵日者俱海濱無賴斐在京口時一以軍法約束遂成宿憾乃相約一夕擒而殺之投其尸於河妻孥行乞啼踣道上見者心哀之夫斐固憤軍之將無論上負國家亦且下愧知己死何足惜但殺之者報和仇非伸大義也以燕伐燕可乎

丁亥春仲余時寓北郊偶散步陸墳見有白氣如虹直貫城上余心疑此為兵也不意未幾而果有吳提督之叛此人舉事最為孟浪其部下卒僅三千人而偏裨俱不樂從則爪牙心

替一無所恃其倚為謀主者惟有陸文伯戴武功皆吳下狂

生非有孫吳之略也妄欲結湖寇為助不意此輩貪食賊曾何濟於緩急之用而松人受禍猶淺者亦會有天幸先是有盜魁畢光者猖獗於泖澱之間適為巡兵所獲解之提臺立刻梟首又有沈君儀者本人奴而妄稱兵部郎械船如櫛為橫浦南掠餉殆無虛日亦為柘林遊卒縛獻彼全無懼色蓋恃陸戴為內援也不意兩人俱值赴席無一在幕下者愈卒被戮由是群盜大駭謂直是誘而殺之耳非真舉大事也故相約起兵日城上豎白旗為號兵皆易小帽登城四望而盜艘無一至者不渴不反戈以相向設不先殺其二賊則內外交誼松無唯類矣嗟兆先期而取吳淞沙船彼中搃兵沈豹覺其有異抗不奉調蓋彼已早為退步若此時早不被擒則

說夢

主 醉醒居

大兵一集彼竟航海而去而松人之屠戮將有同於乙酉之秋者凡此皆天意也厥后已陳兵至但搜戮其平日與勝地有香火之情者然玉石不分濫及者亦徃而有蓋白氣之先兆良不虛矣

乙酉之秋三吳底定勢如破竹唯浙東擁戴魯藩依錢塘之險守禦甚固黃斌卿密光時封肅勇伯練水師於舟山遙為救援一時人心思漢不無中興之望俱欲輸款以圖佐命動有謝堯文者奔走而聯絡之丁亥之春堯文抵滬缺謀渡海其夜登頗異於眾海上巡卒詰之復出大言乃縛以見柘林守備陳可一加刑訊且吐真情隨從旅舍孫龍家搜獲所書表文及名籍上之提督吳勝也時勝也反謀已決置之不問但以堯文檄府羈禁柳掩蒙日而已不數日而勝也舉事人定時殺楊

海防名之方司理迨黎明而為麾下所縛矣何暇問及謝堯文事乎久繫不釋會上官至圍囚訊堯文來歷知其以通南事敗而發覺由柘林遂徙陳可一詳其顛末陳以昔日所錄副本進據以上聞主撫公同北來滿官到松按藉而求無一得脫首列者為蘇之孝廉顧咸正進士劉公旦略吾松董祐中表國楠未用枚張謝石董剛皆表有名者莫不駢首就戮其餘株連不可勝計而表文出於夏存古之手亦罹於禍瑗公先生之後遂絕焉夫時方多事冀無望之福必指無望之禍顏氏家訓所以有戒兵篇也

明朝私習天文有禁熹廟時吾郡有顧景雲本邦塾曉象緯所言偶有驗士大夫頗信之名聞上官徵檄屢下至比之劉誠意景雲乃深自致匿未知以名過其實或良貴之善藏也景

七 醉居

雲免而其子起鳳自謂得父傳與東上蔣從平從治兄弟相善八月初三日破城後匿於蔣所二蔣素狂勇好弄兵父為薄宦頗饒於貲與起鳳謀渡海而起鳳欲先教妻孥以絕內顧約於夜半聞炮聲即揮刃蔣之家眾聞其言大情適有一船登陸側覆於場上眾眾匿於下起鳳方舉炮船下人突出持巨棍擊其首立仆焚以烈燄頃刻燬燼時張謝石亦在焉渡海之謀既散謝石飄然獨往得監國之消息歸而廣結同志連名上表會謝堯文事敗謝石遂不免母妻併逮妻以年少配滿兵其母陳氏發回原籍待流刻揭鳴冤歸咎二蔣曰而波及蔣之內親吳起凡起凡回溫厚長者太尊羅士俊乘此需索致大費謝石幼孤能自成立有美質工於文每試必前列早年食餼定諸生之翹楚惜以不慎文游橫尸街市噫

起鳳以天文名而身且不保又何能知國祚之休咎也

明朝中書一官其途有三一曰進士中書科優閑無事惟需次擢清華而已一曰兩殿中書蓋文華武英也專供大內書畫之後援納有定例朝上書而夕即拜官其取徑極捷但與中涓為伍故士流恥為之一曰內閣中書即制勅房諸勅房也以其為閣臣左右之人故人樂趨焉內有撰文四員此必以孝廉選入又每房設掌房一員積資加服俸至僕少聞棍乘鵠儼然京師神廟時上海有王龍槐者曾居此職才幹甚優與揆席比昵較尋張龍槐之子名頌者以太學生即入閣辦事舊例未授冠帶仍得與鄉試頌曰此獲列賢書頌之子名陸彥踈又士頗有才藻早年登一榻兩階禮閣恩結父祖之真表會有與援遂得與揆文之列崇禎戊寅歲余入都館

說夢 六 醉居

於又元之寓海園中有所撰擬輒屬余起稿相得甚懽時掌房者一為周國典一為楊餘洪皆京師積稿又元每與予談及其兩人不禁駭指曰若輩日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予必扼其吭而拊其背予止之曰此輩窟穴久矣足下豈老其官者哉上之博一第而去次亦不失為部郎再一轉則為郡守司道皆囊中物耳奚為與此輩角雌雄哉又元頗是予言迨余歸而難發矣蓋以韓城薛國大拜有推轂又元者韓城既之曰而朝夕短周揚至歲終而羅列職私家疏上聞且波及殿元素周上之元素初與又元密當其任未得意往周急之及又元親幸於韓城不復援引元素以此遂致凶終而上之為周國典之姪且與元素甚厚故一網打盡獄具而元素僅車職上之遣成周揚二人竟死於廷杖又元驟瀆掌

房即蔡澤之裔應侯不若是之酷也未幾而又元以東廠戮其罪狀詔下獄論死韓城亦為表愷而於私寓勒令自盡又元之死在辛巳初冬余抵都稍後竟不及與之一訣傷哉夫士君子赴功名之會自當隨流平進若奪諸其懷而與之則出爾反爾禍不遠矣方又元除周楊之時豈不快意歟料其親戚子弟布滿畿甸所交遊者俱勳戚戚衛又元不過藉韓城一人之力耳而彼固百足之蟲也欲求無敗得乎

巡按一官關係最重蓋察吏安民倉粟猶有戒心舊規謁廟後登明倫堂講書畢諸生進而言地方之利弊官府之賢否觀風者乘采聽焉明朝華令張太羹求之今日可稱循吏持以接任鄭淡石之後盛極難繼人情青望太過值路按君飛進士北視學諸生刺不休張幾不免幸夏瓊老出持平之論

說夢

九

醉酒居

得以及金 如周令者名世昌進行事得失相半魯泰瑞
衆名世補 泣學宮諸生言其貪酷周見人情洵不及送按
君登輿亟先行至階下士民混雜圍而譟之攫去其頂帽按
君微利廳查首事有張生抵罪焉羅士俊歸守松最貪縱平
日奴隸諸生文宗臨學乃愆之譴陳其劣狀羅亦窘而先走
瓦石交投其背自此大失勢撫君劾之革職逮問已擬絞後
營脫復具疏自辨冀復官部議以其抗旨欺君戮於市都蓋
天網之不漏也他如金山衛秦將李景暘大為一方害秦按
君泰之論死自按差一傳而猛席白晝噬人無顧忌矣
理刑為上臺耳目所寄 居斯官者砥礪自好往、擢臺省
而去清朝開國首任者為方生明名重朝河人投刺長才肆應亦無
蹟皆名與予最相得不幸死於吳勝地之難繼之者為陳國

經進會妻無忌即其用事之人有積貨累萬者以替漕往上海粹苑公署中人咸快之其在任有一事頗奇陳本河南人止一子甫數歲為流寇所掠后遂以姪為子長成欲諧婚媾而其姻家在本籍送女至松陳遣僕婦出郊北迎門者詰之與中婦操鄉音以對有一童殊蓋繚聞之攀與問曰汝非其人乎大驚及問其來歷知為陳所先時失之子也轉掠到此為兵家樵汲忽然天作之合得父子相聚云陳之後為韓名理山東風力矯、彈壓強軍今日中所僅見也收兌大受其惠亦以是疾止此後薛公者名宗澤嘉最盛德重廉恥惜以旗軍鼓譟誣罷官其最不肖者則為胡鄂進士貪污較陳國經後來者居其上矣去任後尚有人抵其家索前所詐者

說夢

辛

醉酒居

明朝南北兩畿皆學必擇御史之有文望者識重其事也膺斯任者亦莫不以丰采自見如余所親熊芝岡名廷弼後為熊為湖廣江夏人與詞林郭明龍名正同里且有兒女親當神廟時儲位久虛朝野議論喧嘩遂有妖書之事一夕徧都城內明言鄭貴妃專寵福王有奪嫡之勢神廟震怒大索其人時明龍為東宮講官平日護持尤力且素強直與首揆沈四明名一貫有却沈將以此事陰中之凡明龍一家悉被鯁騎逮去幾危矣諸詞林相約於朝房中與四明昌言之四明云此是內裏的意思唐文恪公名文獻直前大教曰外邊人皆言老先生有意殺之四明色大沮郭以此得無恙及芝岡奉命督學瀕行明龍餞之自言嘗受唐柳老活命恩媿無以報今公視學欲藉手以報之凡柳老子孫與試者求加提拔

及抵任恚置後等蓋疑其有求於明龍罪其鐫刺一時學政
之森嚴可想見矣公考規甚寬而最落甚嚴即優等強半朴
青有諸生胡給寅號海洲張耀人號耀人已受責十板執卷而前與公辨難
復加八板此生最傲晚出院人爭嘲之曰此為胡茄十八拍
琴且春已行歲試刻日按松府案已發矣會與徽寧按君荆
眷屬爭寧國梅姓一閨閻事遂致評奏朝議兩罷之諸生相
慶於道好事者曰荆巡按具本熊提學辦本童生折本秀
才捉本一時傳笑云

駱沆濼宗師按松有楊方壺長君名時霖者字元府錄金山第
三院試被遺司理劉公名之問稟請附正案之末長晚移
時公不允最後劉乃言曰楊生乃故坐師李集虛名元昌子元庚
且進士詞之塔專以相託今若終棄孫山之外將下吏以何
林進山人

說夢

王 醉醒居

面見故坐師乎公曰本院校士以來凡童生府錄領案如失
落必查補蓋以全府官之體面也若第二便置不問矣前常
州府有第二名偶道常守力稟峻拒之今若通融第三則本
院曰江陰常守必來謁又將何面以對之手劉快而嚴公
方面白督最濟楚其待士子愷悌而持法甚嚴尤重體貌衣
冠不整步履回錯必加譙訶甚而有襁單者故老儒皆製新
袍烏劍易水磨榆木卷箱定果餅式解到必親嘗無敢惡
江陰造瓦廠凡諸制度煥然一新當其涇松也華令為章魯
齋最精敏猶然凜懼獲戾五學諸生俱往鍾賈山迎接無
敢不至者岸上藍衫如堵牆極一時之盛云公最愛包長明
李存我時皆童稚每對人輒舉包李二生公后以病乞歸長
明送至其家但見庭中不除室宇卑陋蕭然四壁而已公有

子亦登賢書人以為仁人之報

吾松前輩播紳儘有身居顯要其子不得遊庠者如許惺所樂
善官至通政即久歷臺班後掌河南道凡來背學者皆其同
鶴沙之曾祖官及後進也而其子修甫艱於入泮終後秀例為太學生
更如董思白楊石廬俱老詞林而凡遇歲試兩家子姓必居
後等楊之長子名汝麟字元振初試六等以未滿六年留學
繼考四等一日與人下象棋楊連聲呼將有一人謔之曰此
名楊六四趕將軍聞者絕倒更如癸亥年孫學院按臨歲試
上海徐亡危名先裕將有大拜之望矣而其子名驥竟末等
時即守張石梁元危本房所取士也張平日有權畧然不敢
以一詞先容蓋學政之肅清如此以視今日何如哉
天啓甲子春學使者孫六吉名之益行科試華亭童生不下三

說夢

王 醉醒居

千餘人時縣父母郭章致名如聞江石不於黃昏時開院門
令人陸續進乃往臥院中至五鼓人已薰屯燈聚門甫怒一
湧而入門狹而人眾一時壅塞後者愈前則前者傾仆一呼
吸間已壅死繫予在右目覩而莫可救解其中有父兄送
子弟奴僕送主人而死者若童生死者有九人有許孟托為
童生之者宿身軀障岸亦死於此越數日郭父母至其地操
文以祭之內有人間業斷地下文修前花未報後果須收舉
觴酌酒墮淚沾襟人皆謂郭公厚報焉
昂年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松出示山林隱逸有
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來人為詩以朝之曰一隊
夷齊下首陽六年觀望好淒涼頭上整齊新結束胸中打點
舊文章當時義不食周粟今日還思補達糧早知薇蕨終難

譽悔殺無端馮武王試日進院以椅桌限於數仍驅之出人
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頭上
打歪新結束曾中驚亂舊文章朝來飽飯周家粟歸去仍炊
仲子粮徒令决意還山去堪嗟薇蕨已精光聞者無不據腹
癸丑歲海防王公著府篆考試重生金山衛題金重於田者華
亭子華使於齊妻縣事父母能竭其力離妻之明青浦事君
敵致其身滄浪之水清分覆試富而可求也增食賢者過半
矣此公素俞鮑每名八兩如同貿易孤寒不勝其憤乃即其
各題錄成一七言律詩曰金重文輕富可求防公兩眼欠離
妻致身不用雙帖括竭力須尋八兩頭陳仲食增終見棄子
華肥馬定高收搃然淘盡滄浪水難洗今朝滿面羞 是年
金山衛首題其爭也君子華亭次題者刑罰薄稅故上海題

說夢

生而知之者上也滋乎四海
三 醉醒居

張石梁名宗衡人守松蘆潔兩字未敢輕許若在今日猶可
久伯夷一席但擅作威福喜怒自恣故雖與許霞老同年霞
老心非三會徐眉齋以名聲台文貞之孫述齋之子與族子爭
家產張固不直眉齋庭富出二門眉齋之紀綱孫端甫率眾
大鬧張怒甚閉門不視事欲挂冠眉齋甚因服謝罪張怒
卒不解諸鄉紳俱出而慰留生賓館眾紳因問霞老張公去
就何如許直言曰必不去曰何以知之曰昨日買菜千斤如
何好便去張素善詞察聞而銜之復修舊好而霞老旋入都
適張守謀加銜久任士大夫作公駁達之張按君隨具疏吏
垣甄淑抄卷之曰看得松江知府張宗衡俸雖及取其陞遷
尚未啟事也彼中巡守兩道又非急缺何故突然保留且以

藩臬視郡守尊卑殊矣辭尊居卑恐保留人與保留於人者
均非情也聞本官自造公帖沿門乞登圖書而疏請者據一
時之風聞遂誤以為公耳獨不思保留有禁功令方新安得
為一郡守壞之也抄出寢之許霞老隨出一揭云職連日註
籍未得入垣昨見甄掌科抄卷張燦老題留松江知府張宗
衡一疏蓋為保留新禁而發也果尔則故鄉借寇之舉反為
賢公祖累矣職雖不在里門而與本鄉士夫誼均一體故敢
冒昧一言非於本坦有異同也謹揭而致公隨後一揭內直
云本官自知大計不免故為此倖脫之謀計誠巧矣若何以
爵蠟自嗟今何以懸羶不念哉又况本官淫蕩汗私天下共
棄安得以私情而掩公論也即報一至張即日離任後有薦
其邊才者破格擢用至宣大總督以失機擬成歸家值大兵

說夢

三 醉醒居

破臨清匪於僧舍為亂兵所殺昔年搢紳見郡縣有不善輒
彈射不避唯胸中無怒耳故仕其地者猶有所顧忌今也不
然斯 之 也
余閱華令多矣唯章鄭二公稱最云章名允儒號魯齋江右人
鄭名友元號滂若京山人此兩公其潔己同其愛民同其嚴
於御下同其不畏強禦同唯章則鋒芒太露時或失之暴而
鄭則和易近人故舉無一失兩公政跡不能殫述止就其斷
兩疑獄信乎庶吏之精誠通於神明矣當章公時有人來報
東門金家術廟內僵立一死人章立起往相視術狹不能張
蓋群鴉盤旋爭銜泥投其冠帽章乃望空言曰知是怨鬼行
當徐為汝說明乃令提甲置棺貯其尸即停於其地明日家
呼提甲來諭之曰汝地方殺人本宜重治姑寬汝令后汝頭

於黃昏後或五更時偵探有動靜即報我越五日而搃甲從
街口柵上揭一帖夾上書曰殺人者某也公收之明日又呼
搃甲密諭之曰汝但於此街內居人盡聞其姓名毋許漏一
人搃甲如其言公按單霎時盡呼到每人給筆一管紙一幅
令自書其姓名生理仍遣散乃將諸人所書與匿名帖磨對
內有王尚者筆跡頗相對及聞其所供生理乃本縣庫書也
密召庫吏問之有庫書王尚所寫半單冊籍速持來則三處
俱相肖截拘王尚到曰汝既殺人又欲陷人乎尚大錯愕刑
訊之畢吐真情蓋此子乃青布者尚未冠絀內有一空樓殊
高峻崗以買布為名誘而致之強欲求歡此子怫然而走至
樓梯端崗憤甚從後推之從高墜下折項而死人無知者故
於深夜抱持而置之廁中獄既具究其布色尚在崗家一時

說夢

主

醉廬居

人皆以為神明云鄭公時有何四者死於白龍潭三日而尸
浮水面其兄何崑元往認之告於鄭公、曰尸已變矣汝何
從認為弟乎曰網巾上有兩環此古玉父愛幼男故授之別
家所無唯弟帶此耳乃諭曰汝弟乃浮蕩子汝可從酒船妓
館問其三日於何處飲酒因問其同飲者何人崑元一如
其教乃得同飲者為願子此人有姊為王心岫名元瑞癸丑進士御史
寵妾故橫甚及庭鞠之際茫無頭緒夜已將半忽鬼聲大作
從二門至堂上復從堂上至二門冷風颯、燈檠滅公乃謂
願子曰冤鬼到矣汝宜速招願子猶在支吾聞公急起如后
堂小便窺戒一隸之點者曰我出堂當再審汝但看我舉筆
於規上三篆汝即疾馳出外有人問汝曰此事今若何汝即
曰願子見群鬼泣訴已招承矣其人若有倉皇狀汝即扭以

進及再訊而鬼聲復如前公乃舉筆三篆而隸從門外扭一
人來問其名曰宋二公大赦曰殺人者汝也宋二出不意色
大沮公即加刑訊一、具服蓋是日願子携一鑿置於船內
歡飲何四從岸上望見即登舟席半何四先起宋二同之行
誘其同浴於白龍潭從水中拉而殺之宋固有膂力者也願
子王謀宋二下手俱擬大辟嘗記公爰書有曰夫衡席已為
主人所歎又思奪其所好宜其取殺身之禍也此二事甚奇
而皆起於男色尤為怪事

方禹修公祖守松十四年清操始終如一他若培養士子禁戢
衙蠹鋤擊強強清理義未興修水利諸善政禿穎難書即其
案牘之妙亦自不可及每謙歎竟信手疾書令堂吏鈔一紙
付兩造持去其妙在人兩數十言不能了者彼以一二語槩

說夢

主

醉廬居

括殆盡好事者鈔錄成帙以為幕府之終本殊不知其不可
學而能也偶記其值神虎子佳處按松時董蔗初自以田多
慮有後累乃具一呈於按君欲捐田助後神公以為此善舉
即檄府查覆方公閱竟隨批云捐田助後誠為美舉然必如
願光祿能捐命縣之田以助命縣之後方可食報而無愧今
田連阡陌之家輒捐數百畝數十畝曰我已捐田矣我已助
後矣我子孫將承、不承後矣果不則盡為助後而誰為承
後若天下事有聽其言則美而施於用則乖者此類是也立
刻繳銷原呈人皆服其明敏而與蔗初亦大抵悟矣方去后
周按君溢松對人言曰我久慕方禹修日來審錄重閱其
爰書句、皆古文詞洵異人也恨我來遲不得一面其為人
所景仰如此

孟夫子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言千古不易吾郡徐文貞公

當國一十八年富堪敵國所獲恩蔭蒙文貞生仰齋名蔭

官至太仰齋生寅陽名元春中進士富陽生蘭皋名蔭

常寺卿仰齋名太高字錦衣五世華騰至濬寧之子而式微甚

有以通種頌命者然只就其家子推莫耳其支子不得比隆

為陸文定公明德碩望膾炙人口生司寇公名彥章字伯司

寇生公美名景元官公美生子士僅四世而子元雖登賢書

以此賈禍為異域之人顧左山官大泰生青字祿署至光

字生原之名懿德光原之生元度名善亦四世而元度之子

威明自盡於獄蓋求其克全五世者難矣而况一朝崛起正

如雨中流螢旋而明旋而滅何足侈哉或曰松江潮水之地

故易與易敗其然豈其然乎

說夢 陸文定公百歲坊在白龍潭之南最為雄傑上題百歲名臣四

字其石青尤為異物蓋經幾十年風雨璀璨如新特乙酉之

秋燬於兵燹後人不及觀其勝迹矣特祠即在其北幸無恙

余姪塔陸上服居祠之西廡余至其家曰登祠堂見桌上供

二主心竊怪之因問其故上服曰此吾家司寇公見林多齋

名景暘官亦進鄉賢祠故從鄉賢祠中抱主歸并置於此方

宏齋官都下時同眾謁張江陵到稍后儀門已閉宏齋倉皇

即從門下隱處僱僕而入士論大鄙之故司寇公云吾父豈

肯與鑽狗膏人同坐耶余因思此舉在司寇公原不失為愛

父但以文定公之明德而鄉賢反無一席豈非郡中一大闕

典

顧青字公雅以公子承先業惟心計入神故以昔雅植江陵當

國凡通賦五百兩者置大辟青字日觀吾松五人駢斬南郊

因垂泣誓必設法助後乃以若干金經營五年得子母若干

漸置田得一萬四千餘畝捐助台縣之役大小畢贖下至獄

卒更夫鮮有遺漏予家世踐更父祖咸被惠及子身猶得沾

其澤公之墓在泖涇為舟楫孔道鼎革初年尚無恙一自威

明被禍而牆垣墓木鮮有子遺子過此不禁太息因念華邑

五百里每一里植一樹便可鬱蔥稍識報恩而誰肯為

之甚而吾友莊武秋誠非之曰青字此舉特為免後計何云

義舉是不曾請王季重碑文耳曰顧氏父子豈不知倉崖窳

而必取回味之橄欖哉蓋早知後人有此謫矣

漕涇邊海一小市昔年最富庶有四巨姓曰張楊包碩張則莊

蘭公名悅大司馬公之後唯裔孫某以蔭為治中外此無登

說夢 任籍者楊之科日源而皆一極惟石廬名繼禮春坊方壺

名汝成祭酒父子翰林包本浙籍為楊之替塔因家焉早喪

其夫人訓二孤成進士一名孝俱為侍御世廟朝建言俱謫

戍其允嗣有父子兩為中翰者殊錚最後有宜壑名在庚

丁丑戊午與余同遊津年甫垂髫即為賂沈瀆文宗所賞識

遂任粵東羅定州刺史廉嚴著甚後擢垣中適遭鼎革復將

以老顧氏則代多富人讀書者少曾發一柳名子神廟中

年有碩振羽名鳳翔者自幼落魄族黨不齒之浪遊都門與

一老妓善給其衣食日往報房中傭書植蘭白作亂中樞萬

目振羽從邸報中熟其情形先時已占籍中武舉及會試場

中策問首及東事條對甚悉大司馬名星名詭為奇材遂論

大魁歷官閩廣後為四川提戎值秦首之亂守禦甚力又督

川兵赴援遠左邀遊邊帥中竟推為老將旌告歸時過漕涇
栖息於子外父園亭蓋兄弟行也來必携侍妾四五人俱四
方之產子執姪婚禮每陪燕席好閒邊塞事樂其議論滾
滾時已年過六旬而體貌雄偉精神四射絕無衰倦容真異
人也漕涇距寒舍止數里且姻亞強半在焉故不時過從猶
及見其盛時今高門大開化為榛莽之墟四姓子孫往、行
歌負薪矣

李素我名凌雲官通政甲辰進士官居風憲久歷宦途矜慎名節一生不通
羊膾即至親遇急難惟相顧太息而已僮僕與外人竟無曲
直必痛懲之自奉如寒士門庭闐寂幾不知其為宦家晚年
舉三子仲季皆天惟長公元方存乃錢機翁之婿也亦艱於
允嗣仲君有一遺孤依母家不免於飢寒蓋素我之後不絕

說夢

元

辨區居

如絃云人皆謂此公盛德何獲報乃尔予曰士君子處得為
之地當以利濟為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觀沉溺此亦犯冥譴
即如董蓮初廉潔遠不逮素我而方其在京居要路松人以
解役入京者遇有困苦有呼必應其居鄉於桑梓利害亦不
憚昌言今兩孫俱登科第非以其所積者厚乎若素我未免
傷於薄矣

相國錢機翁是一忠厚盛德人延接寒士極其謙和余夙承賤
賤每謂謂閣者一報即倒履而出促膝移容恂、樂易畧無
矜傲之色遇有大事即召余商確其不恥下問如此居鄉則
諫止擴城入朝即保全薛滄夏即余請復夫船風波大作翁
陰加護持人言流諸亦不恤凡此皆造福於桑梓者唯願道
毛師殊屬園茶方表崇煥初膺簡命許震老考機翁曰昨社

拜新經畧與之談乃妄人耳將來必有倚犁取轅之事不若
我明日特疏奏罷之何如機翁曰此擔子誰人肯挑渠肯任
且待他做去霞老曰後必不妄一日從閣中歸欣、有喜色
告家人曰毛文龍已殺矣殺得甚乾淨蓋慮其激變今麾下
帖然故尔云頃之機翁出拜客霞老來公即迎見問曰聞毛
帥已被殺果否答曰有之霞老頓足曰尊公從此多事矣及
崇煥誅死持論者指機翁為始禍綏騎到吳門機翁曰此事
我面聖自有辨緣機翁在閣時先帝召輔臣出一疏一書令
傳閱乃李永芳通毛文龍者文龍即以上聞閱竟先帝問
曰先生們看此書是李永芳的毛文龍的諸老無以對先帝
隨口就是李永芳的也是毛文龍的蓋毛帥武臣每上疏多
情激語故先帝怒其臨塞機翁聞此語知先帝已心疑久矣

說夢

子

辨區居

故云有辨然抵都即下獄何由再親天顏哉爰書既定若非
黃石齋一疏無生還之望矣疏中有云臣於崇輔無半臂之
文一揖之雅然度其人一庸才耳殺之不足以明威此數語
真定論也或云機翁殺毛帥出自陳眉公意未必然翁後
諸子不免於飢寒其廉潔如此謂非正人不可

錢機翁之兄名聖錫字稚文天質敏妙遠於學古故落筆無半
點塵俗一時推為才望竟假寒不售而卒有子曰成甫太學
生機翁少時無別師唯受業於乃兄故得雋後感提誨之恩
撫愛猶子如親生而成甫亦善於封殖富厚十倍於機翁西
居在邱家灣破城後重資悉為亂兵所掠不數年而產業亦
蕩然至不能舉火然填溝壑雅文有一婿乃祥澤張氏子名
其成字公簡父三山亦富監也公簡自少好武事初為松郡

練兵官美如冠玉每上臺按臨有事趨蹌鎧甲鮮明華慶宛
然如畫中人後登武科選授江北守備值流寇犯鳳陽率兵
接剿以輕敵致於陣

明朝錦衣衛之後起於成祖其危從則漢之執金吾也其緝奸
則漢之司獄校尉也以故權最盛而勢最張余丁丑入都正
值徐澹寧掌衛事賜蟒玉澹寧雖忠厚長者而衙門嚴重雄
尉之赫奕見之者不寒而慄後乞休歸里以教伎自娛亦可
謂全福矣沒身之後諸子凌替有第七子乃明經李原洪之
婿無以資生為人代杖適唐子來有一公事未了情此子受
杖二十袁丹赫大不平謂余曰唐子來不過有錢如何令徐
七官受朴責面俱發赤予不敢駁置辨稍頃乃徐言曰此事
何可勉強必徐七官自願而為之耳丹老聞此言氣乃稍平

說夢

三 醉區居

曰維如此然寧可催別人何乃催此子予曰是則子來之夫
於檢點也噫父為大金吾捷人多矣天或以此償債亦不可
知
古來文人以功業表見者斯堪不朽若徒以翰墨馳譽此僅可
為太平羽儀曾何濟於國家之緩急也如吾郡董思白一時
以字畫推重官至大宗伯經濟非其所長即就其衡文楚中
為士子譁逐越垣而遁故察典之官評有云元虛自命曠蕩
不羈掉范蠡之扁舟肆狂人世揮羊欣之白練盡付蛾眉露
體踰垣為冠裳之玷捧頭歸里無愧悔之心字皆齊錄也
其子若孫席父祖之蔭鮮克由禮家孫名庭字對之以烏程
溫體仁孫元燭之接引入閣辦事負其機智專與嚴衛交將
先帝時首探之接引入閣辦事負其機智專與嚴衛交將
每刺人陰事甘心發縱有吳易字素侯向以善書為思白提

刀後考入中書對之意忌之乘其告假歸里適烽火偏於都
門即囑中涓以聞警先逃劫之致削籍公論大為不平乙酉
之秋先往南都雜髮圖立功以進身潛歸於松城欲為內應
事覺搜而戮之諸孫名剛者尤狂妄以謝堯文一案母子泣
述剛旋駢斬其母以雙簪回籍待流不久病死夫思白素無
家教於晚年招致方士專講房術故子孫多不檢於生前則
釀焚劫之禍迨後連遭屠戮之凶享名太過得毋招異譴
乎

說夢

三 醉區居

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如景星慶雲有三子
孟履仲權季苑公素不加檢束而仲權最暴橫有幹僕陳明
父子更倚勢煽虐鄉里側日久矣適華令鄭公名元昭號著
成進為文敏門生借以漁獵眾怒愈積郡中有諸生姓陸名
紹芳號敬遠長軀偉幹面黑人呼為陸黑口微吃而好議論
頗自氣其僅有一女小字綠英年未笄殊色公聞而慕之仲
權承乃翁指一夕劫去陸生徧告通國欲與公為難賴何繩
武吳子水兩紳出而調得之陸亦勉從矣不意好事者以此
事演作小說名曰黑白傳其第一回標題曰白公子夜打陸
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公兩居在龍門寺故云談諧與綴頗堪捧腹
一時開傳公聞而怒甚必欲求其人以治之奈無可指名心
疑一荒生之父母誦齋以孝廉為萬州刺史物故已久唯
夫人尚在當黑白傳事起天敏日替過荒生無可如何詣
城隍廟天神前以自白不數日而生適以暴疾亡范母謂董
氏實偏之也率女奴登門託罵仲權出而閉門掩諸婦襖
其裏衣極極楚毒後有兩棍搗陰由是人情大為不平范生

有子名啓來廣君同類愬之公庭而郁峽水開名相紳即昌言尤力後竟以此曹禍云時郡縣俱缺正官即明知范氏受枉又整於文敏唯依違觀望連日擾、大眾聚而不散遂相率而焚公之宅白龍潭東北隅建一閣名曰護珠公時扶侍姬而登焉至此亦付之一炬矣凡衛宇考院公所題匾額毀擊殆盡於是董氏聞之上官而學使者姓王名以謂諸生寔發難殊震怒檄司理吳公名之甲第茲勉字浙人嚴勸吳公守正不撓唯以峽水為首倡落籍餘則一無所問其職詞辱、脫卸可泣鬼神其內有四句云縱惡而長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殺人以媚人有人心者又何肯為此其大指也吳公自念此大失上臺意遂以病請郡庠掌教胡公名公曾吳與即思泉人於且進士先生之孫也屢奉憲檄欲其蔓引諸生執不奉行亦挂冠而

說夢
去郡中諸先達亦多不直董故張個初先生率諸老致公函於學使者內直云不宜甘心士類為一家全勝之局自此王公之氣稍沮不久而王亦以公論難容卒挂吏議矣王公去而路公沅瀝來萬歷己未春歲試按松余時入院候發落但見其唱名至董祖常神權即大加訶責云即利棍搗陰四字已先有餘辜姑以此案已結不深究予之大杖二十人頗稱快焉因念此事釀起於牀第禍延於學校慘於焚劫致殞多命豈天敏公德不勝妖乎而最可惜者一司理一掌教俱少年兩楠甫入宦途竟以保全士子啟履一官求之令人可得乎哉

董思白陳眉公兩先生俱名重海內然思白不過以字畫馳譽若眉公則山中宰相奔走豪傑相繼阻逝而四郭多壘滿目

干戈若使謝世稍遲身逢鼎革彼長鎗大劍者方將狎而侮之矣真所謂來亦得時去亦得時第一有福人亦第一湊巧人

眉公居余奉余春秋山行間一造訪先生入城每匿迹於吳端所天香閣必遣人覓余見則喜甚談久必設果核餅餌意殊殷、人或有議其泛濫者余亦在疑信間由今思之此老襟度寔是上可陪玉帝下可陪乞兒然胸中自有分寸即如晚年九重側席微書屢下而先生堅臥不出較之吳廉齋斷大年優劣何如平日於地方利弊極有昌言而於賦役尤講求不倦夫扈同者方秦越相視乃山澤之驪而婆心切、亦最難得易善之時先生出名香二升許令煎湯沐浴、竟披衣有醫士許龍漱在側侍抱登榻許曰先生將羽化矣體輕甚

說夢
隨索紙筆書教語云大做小做古禮拘束後之君子故以時服我其時哉毋用紉穀內哭外哭神情皇惑不發一教靜如空谷何以貽孫有書可讀長為善人受用永足投筆端坐而逝、後余見遠方來松者皆有魚鳥何依之嘆可以知其平日之涵育矣

董遠老雖出於望族為諸生時頗貧困與弟葵初共嘗茶茗故策名以來友愛陪至凡事不論公私俱奏初為政以故富厚十倍於乃兄一日謂其家人曰我家百事俱備唯蔬菜尚無出產今思各佃戶種我田者其四圍餘地俱植蔬茹何可獨享今后每米一石須要瓜乾一斤隨租並納此法一立諸佃戶無不唯、迨其子祐申通南事敗兵丁乘機肆搶百物充切所不必言而瓜乾用蒲包盛貯者亦盈倉焉其上代有大

樓傾廢但存荒基蔡初印其地重建畫棟珠簾美麗奪目落成宴乃兄於樓上顏曰光復樓不久拆毀以木料甄瓦堆浦濱而零膏之尤可嘆者翁於無枝可棲乃寄居龍華寺適有巡兵追盜徒入寺俱穴牕而逃蔡初端坐不動巡兵擒而縛之備受楚毒夫本以避禍而去適以招禍謂非命歟且一人之身而前後榮枯如同霄壤即蔡初自思之亦恍然黃梁飯熟矣

吳明公本金陵人拔醫術來松因家焉生四子長者訓蒙鋤口人不敵舉其名次子初名天育字永錫為諸生時最有聲甲子舉於鄉改名損蹄澹人乙丑成進士入詞林為庶常未及書錦邸寓不戒於火一夕燒死幼子名文育與子同入泮後改名培昌號坦公丁丑成進士宰錢塘考滿入都自謂清華

說夢

壬 辭區居

在望殊傲晚得罪要人抑之燕歸鼎革后熱中富貴不得其門竟鬱：而卒中子永和人呼為吳三相不解讀書負俠氣交通四方桀黠凡大盜遂因逐捕者如取諸寄故郡縣亦倚以為用而江湖間聞吳三相名無不悚息者後以怨鬼索命暴疾死夫方其負藥籠而來也不啻飄蓬斷梗乃三子爭噪如春花吐艷一朝萎謝如疾風之捲秋穉僅一傳而強半為若教之鬼矣何造物弄人一至此哉

世職李千戎有浙人孫姓者業皮工假其一廬居於門首性素剛戾時與人鬥爭李輒加護持之以故久不他徙忽一日婦故里攜一童來曰此子名孫海乃吾姪也吾無子以此子為嗣願感居得恩願以給使李受之頗能幹委以軍需出納無敢事李遂配之以婢生一子小時為李氏子伴讀長而遊

屏食餼終以明經仕州同所謂孫雲桐者是也雲桐之子名秉謙字抑之號克齋己酉登賢書以松人薄其家世之微故歎孫姓改從謝姓曰家本浙籍乃謝文正公^世之裔也壬戌科中進士^首任縣令旋擢侍御居鄉養^世不可殫述累舉一端有浙宦史翰林與吾家芝亭公世誼至厚遂於干溪前後買田三千餘畝其紀綱之僕曰錢敬溪同土著兵過京山鄭父母編審以容宜不宜濫免亦派以役文氏遂有棄產之意克齋聞之急欲得凡議備立契一如民間之例乃往謁方太公祖具言交易事但契求用印備留府庫令呼史謝兩家僕當官授受以杜後言方公允其請謝則領契史則昇銀下船甫出西門謝氏拳勇之僕持杖如林舟中人奔走不暇而前銀封識宛然竟盡奪而歸矣客有從旁微諷者曰凡

說夢

壬 辭區居

田地須用價買子孫可永久受用克齋曰公言大謬請問周武王得商家天下用多少銀子買而享國八百年不可謂不久客乃笑而止後以巡按陝西職私狼籍撫公發其貪被逮至濟南值清兵破城與緹騎同死於公解骸骨亦不可問為有一子字楚晚與子亦有文今居韓家塢翁困特甚克齋之弟名秉謬字節之倚兄勢流毒梓佃戶有通租者破其陰囊別外腎故松人呼之為謝割卵其子更不肖有醜行不可言

吳懷野名桐春年貧困從名儒張五鹿受經喜其英敏飲食而教誨之後成進士初任杭州司理累官至太僕寺卿歷宦既久性更儉嗇晚年富比陶朱而禍同伯道夫人徐氏機警多智一日呼其婢名勝姨者正色而告之曰汝有娠今屆產期

矣可隨我來即開之一室中穴以進飲食至三日後夜半夫人忽同一牧生婦推門而入抱一子置之勝姨被中隨取承血編灑狀禱禱衣急報懷野公曰勝姨已得一堆矣懷野公喜甚明日凡僕婦來候問者令其周視血漬於是賀者盈門命其子曰天賜六歲即與之聘莫孝廉名道一之女未幾而懷野公捐館其猶子名隆昌者倫次當繼乃起而攻之舉族亦以大義來相勸勉夫人因有悔心無如莫孝廉左袒乃塔太甚夫人遂出一揭將抱養始末和盤托出而播紳調停者以並繼之說進曰隆昌固為立嫡天賜亦名立受夫人勉從家議州了局而膏腴厚蓄已強半不可問矣此後有吳士水者名爾成甲辰進士官至尚少常亦苦無嗣晚年忽舉一子其石麟抱送大藥用懷野之法一日謂余曰近有方士精於數學所言

說夢

三 醉溷居

無不奇中昨推吾家小兒云將來必是一大物余心晒之元水公性迂誕在南都作宦時年已七十外矣復從維揚買一妾其鼓吹花燭一如初配禮而群妾有妬之者家取盆水灌其牀褥迨解衣就寢舉體沾濕不禁大怒起立牀前體素肥隨仆地而殞合悉屬續俱一夕閒事斯亦大異矣至其所謂佳兒者數歲時予見其貌甚寢惟性最穠芳元水公歿後未入洋穿藍衫謁方太公祖方公戒之曰我念與尊公交故不深罪若過別位官府大不便今後切不可如此人咸以方公為厚道云吳族單寒且元水道業亦薄故不畧爭端更有陳鏡滄名敏士為泉州太守生平不育視本宗如仇讐乃以婦子張元會為子身死之日爭訟紛然人皆咎其作法之不善至若孝層峰名時榮丁官侍御督理運餉多所乾沒歸而

以重貨環置於一樓上身臥其中顧念既無血允誰當受之時浩嘆一夕忽投縋縵精鏦白銀頃刻攫奪星散夫已無子而乞異姓以奉亂宗友人可欺鬼不可欺也春秋薦享祖先其歎之手至於曰無子而自盡尤為大愚白太傳何人哉何不取以自況也明季番雙丸名慎行以銓曹單匡廬名國丑進士以權閩俱挾厚資而歸兩家爭市田定一時田價為之騰貴雙丸後得孫雪居園亭余時過晤談偶一日見其戚不懽因叩其故曰予有九子欲置田萬畝積蓄萬金每子久授以千畝千金餘一股則留以娛老今不能矣余曰先生年華彊盛繞有心計何報得此復搖手曰斷不能細中之蓋昔年司選暮夜之投頗多黃物什襲藏之今剖視皆錢鉛也故尔快雙丸泛濫盜魁陸子山執弟子禮士論多薄之歿

說夢

三 醉溷居

身之後諸子無一能自存更有為人役者單匡廬止一子字仍孩為張翰五之婿翰五尊公鯢淵名肯堂且進士殉節每山坐叛達凡匡廬田產寄在鯢淵冊者概從籍沒仍孩體弱不繼為里書以謀生近聞其杜門教子或可使書香不斷矣

郡城有太平橋孫老者來往嘉湖貿易一日艤舟塘側見道童一童年可數歲餘啼泣甚哀前而叩之曰父母俱喪依兄而居嫂不能容逐流無所投止孫老正苦無子遇此甚喜因攜以歸其兄向為郭塾令訓之論孟俱已讀過即令授經卒歲兄告其弟曰此子殊聰穎非我所能訓可別覓名師孫老乃謀有友使學為文不久入洋辨龍賜性儻為諸生翹楚孫老垂死告之曰汝雖襲吾姓然我沒後汝子仍可復本姓故

龍暘之子棄孫從張名曰本嘉以示不忘原籍之意本嘉字孟端號內庵中進士美姿容過吳門與范長白偕行范固奇醜觀者如堵孟端曰此是看我耳范曰還是看我一時士大夫傳為雅譔云初選分宜令竟卒於任夫人王氏字鳳嫺與子外父中表子登其堂夫人必命姬通問候工吟咏與其妹刻有聯珠集行世子汝開字伯元領乙酉鄉薦今其後亦零落矣

朱雲來名國盛字敬韜庚戌進士天啓時為漕儲道當魏閣重灼雲來藉其援引捷陞北太常後閣敗值錢機翁當國得免於大禍然從此亦不振矣家中唯以教伎自娛而郎中後輩好譏議有張次壁者名積乃七澤公進士官至山東右憲之子七澤公最善音律次壁亦以家學自肩乃作一傳奇名曰

說夢

三 元 醉醒居

雙真記生名京地字厥卿張蓋以自寫也且名惠元霜淨名佟遺萬倦者以雲來為東鄉人遺萬者謂其遺其萬年也該斥無所不至雲來大恨訟次壁於官而七澤公不勝祇情之愛力辨其誣陳眉公起而解紛致一札於當事請追其板當堂銷燬置此事於不問而持議者并薊及眉公矣後雲來歿其子欲濟乃父於鄉賢時論譁然傳檄而為鳴鼓之攻事遂中寢夫雲來託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輓漕時大有造於維桑每歲白糧北上嚴禁漕艘凌壓而京衛集旗趙思塘者風為松患雲來縛而斃之杖下此等事僅有力量何可盡埋沒之

吾郡昔年詞林朱文石名大古玩充物獨苦無子以弟大英之子為嗣其夫人平湖陸氏即莊簡公官至吏部尚書之族女

也文石致而陸之子姓群來言謂夫人曰吾輩外姓不敢冀田園唯聞有玉盃一隻願以此為贈夫人佛然竟不與恨而去後復通欠冊糧為詞訟嗣子父子於官囑遜卒伺於途擒去曰杯朝至夕即釋矣不謂已而以杯獻而訟事究居局後嗣子朱咏白字本浴中癸丑進士此時陸勢亦漸衰咏白乃具疏鳴父冤而事已久遠唯以空文了事開釋原擬之罪而後焚黃人咸悲其志焉壬戌年郎侯張石梁滋松多權畧有妖人馮道人咸奉水謀不軌事被獲而陸之子鍾奇亦與焉并禁圍後馮馬咸二孽駢斬南演武場而鍾奇冤脫出獄時朱僕即捧之去必欲得杯一如前陸之所以挾朱者不三日而杯至咏白乃挂其父畫像設奠以杯三酌隨於階前擲碎之此杯名曰教子升天母龍一子龍九製作精巧客有

說夢

三 元 醉醒居

拾一片以示余者熟玩之堅潔而古色淋漓時有許令則作柳盃記名經乃眉公高足倪氏本上海新場人自蛟樓公舉於鄉遷居於郡城厥後蛟樓公之子若孫亦有登賢書者如倪元錫倪晴嵐是也其富甲一郡故凡倪氏之子姓無不擁厚貴者蛟樓之諸孫有字慧珠者性頗豪放以貴郎為武英中書慧珠有二子長者免缺最忠厚次者輕薄遂作一書羅列郡中之美少次其等第每一人以二花配之人有論替名之曰南花小史一時傳播中間多世家子弟而其首列者乃唐尹季名允諸文恪公之子諸播紳大族之聞於焉修方公祖以事關風俗速之甚急此子遂逃於杭之西溪雖破家不敢歸矣未幾一夕腹脹而卒

程响號九屏江右人甲戌進士初為鎮江守後陞蘇松備兵自
負風流一旦過吳門謁一紳戈姓者主人不值程襄回於其
堂見簾內有麗人竊窺之漸露半面彼此以目送情蓋其婦
昔為北院名娼程在都下曾與有交後婦戈氏今忽亦重逢
詫為奇緣越一日使人職其他出復往焉遠睇移時衷中出
一綾悅投之而去上有題詩後識永豐人三字泊舟河下遣
私人厚遺閻者使道意冀合樂昌之鏡而戈覺之遂訟於撫
憲檄蘇松二守會審雖極為掩覆而醜態已彰矣程不久
嚴官此婦戈竟不遣士大夫共棄之

石曰鋪沈氏邑推素封有諸生名懋義者所學殊淺偶長至前
一夕泊舟嘉善學宮之前抵暮起而散步過學師與之談甚
洽時當計借問如何尚未北行曰之行資耳沈即問其所需
說夢

笑何曰并有家累待給非二百金不可沈即曰老師速治裝
我明日疾婦當措以相濟越三日果如數贈之因此得赴禮
闈是科即掄魁此人姓名大治初選無錫令招沈生語之
曰兄但溫理舊業場屋事在我及秋以二等觀光亦任公力
也春竟不能終卷從此鬱鬱抱病而卒有一子尚幼少長遊
於岸名濬此子既以幼孤失教兼以寡母姑息以厚資聽其
出入日放蕩時山陰王季重名思任東鐸郡岸濬習乃父故
智交結甚歡會學憲李玉完名德與季重同鄉季重自恃前
輩負才望凡有言無慮不從濬就試道才季重語之曰我已
為子地矣子但於題目下明書華亭沈濬四字無不穩季公
見之大怒檄府提究乃多方說要人關說僅得免笞辱仍除
名越築年改名休文濬復入泮益狂肆縱狹邪之遊薄松

望 醉區居

郡無名妹遊於蘇來往平康無虛日品其色伎作花案某狀
元某榻眼某探花陰以厚賄輸之擇日迎狀元一郡如狂按
君李名進士先滿庶得之乃斃之杖下休文貌不甚揚耀一日
須長至臍下當受杖時頭著於階宛轉支撐須蓋落

磚槓金姓珥慎而者農家子頗饒於資以踐更事嘗就謀於予
因熟識其人與比隣張姓者雖難落相望而金屬華亭張屬
上海界矣張珥明所家亦富此老既大惡二子又託跡衙門
以故愈肆兩家積不相敵在慎所原無意於角勝而其姪珥
鳴珥者最險詐挾乃叔為孤注且見張為里黨之怨府仇家
寔多陰為聯絡刻期舉事忽一日大衆雲集金乃口召多人
白晝圍繞其居縱火焚之繪明而投於烈燄中頃刻煨燼其
二子以不在故得脫隨聞之官慎而不久斃於獄鳴珥亦擬

說夢 望 醉區居

辟久警遭國變破械而去彼中人述張明而兩事堪以資笑
談并附述於後有里人辨糧者入其前廳而坐張老一見大
怒曰我椅豈宜汝坐今污矣汝可負至春申塘與我洗淨其
人唯、春申塘距其門首幾里許既淨而來張視之曰椅尚
濕汝速脫身上衣拭乾之其人又唯、乃訶之曰速去不責
汝厚幸矣又偶有家人來告曰此團屨、夫難想有一丐頭
王姓者囑其黨偷去張老曰俟其來擒以見我越幾日果從
此經過即擒之張令人剝其衣仰面縛於檯上指其腹曰此
腹甚肥食難多矣呼家人持皮鞭來撻其腹丐頭立死凡張
老行事大概此類也金氏不幸而與之為鄰釀成此大禍故
曰居必擇鄰

漕涇頑民風多富人而余外父起溧公尤為翹楚所居頗寬

晚年復於西北隅創建一宅土味壯麗罕有其倫北臨一池
余推隱而望見池北有二石柱甚壯正當廳後疑不利於居
者曰詢之曰此誰氏之遺坊也曰張氏余曰然則為莊蘭公
家乎曰非也莊蘭公幼時貧困負爰於邗數其師亦姓張公
必侵晨赴館師母憐之且慮其空腹而請有損神氣乃畜母
雞生卵每朝必以兩枚啖之終歲不倦公后通顯師已物故
而師母堅柏舟之操為聞於上官疏請建坊旌之夫師母固
為巨眼而公能圖報使名垂不朽亦無愧盛德矣今石柱猶
屹然無恙而外家堂構諸子不能守已無一椽每過之不勝
黍離之感

明朝盛時字紹文學多館散於吾松人亦樂延之蓋以其春至
冬歸無作輟故也往、有登科第來宦遊者以余所見即守

說夢

望 醉醒居

張曙海名九德附魏管至巡撫瑞啟持議者欲深文之戲
職轉錄檢箱念舊公祖故特寬其詞曰素無節義之望乘機
非無因鎔於上海王氏一日同館鄰奚鳴沙入郡過府前奚
指誰樓而問之曰汝曉此為何物張曰此是吾輩讀書人坐
的奚曰諒汝不能到此後泄松奚適以詞證赴審呼而前曰
汝非奚鳴沙乎取鏡鍊繫墀下柏樹上一晝夜而釋其徒王
嘉璧來見延之入內衙設飯對食讓之曰我昔年勸汝勤請
汝不聽我言若能做得一秀才今日便好相會矣因令其開
列棄去產業若有餘地者為之設慶嘉璧大有所獲賴以濟
困焉又有倪三蘭名元洪山陰者曾館於上海胡氏胡亦孝
廉也其孫名有則余同入泮者當其受業三蘭時每私行妓
館三蘭輒與之俱至歲暮解館主人業已訂約仍舊矣會有
不悅三蘭者發其事主人乃大怒明春來擲其書麗於門外

嚴拒之三蘭大寃主人之弟頗賢選之至家勉強終一歲而
去自此三蘭亦絕不到海上矣後為學使者歲按松是日
余以發落進院唱名到胡有則厲教曰本院向有牌不許師
生遠接前日行至崑山時已昏黑汝乃操一小舟直前自呼
其名何大膽乃爾置檣上責十五板余見其內衣藍縷而一
禪更無完處不覺惻然夫三蘭到此地位何必尚記微德况
義屬師生一寒至此獨無綿袍之戀乎倪公本正人唯此舉
近於隘尤近於薄

沈輝堂幼孤流離困頓轉展為人乞養及膏有人來認為人子
時太夫人尚在堂世系甚明乃狂人得心疾而云然固不足
為輝堂累惟海上范文若名景文詳香今已進士一事終成疑案夫若
生而穎異甫數齡試童子科郡守許繩齋見其丰姿韶秀能

說夢

望 醉醒居

文善書應對敏捷抱置膝上曰世間何物為寶如此子者乃
真寶耳後兩午舉於鄉先是文若之父有一妹嫁於陸早寡
夫族貧甚懷娘而歸依其兄歲餘陸有老僕經過范後門見
此寡在籬間曬穢納暹問曰娘子分晚生男子乎應之曰
男也此後亦絕不通問迨文若既貴而陸群起言曰此實
陸氏之遺腹范因攘以為子耳訟之官而寡婦久已物故范
老曰妹實產一男不周歲而死矣陸乃引老僕以為證而老
僕自隔籬問答外絕不知其後事官以陸為証安杖而驅之
余謂文若即迷本宗而棄父姓以從母姓世多有之且以文
若奇才正如天花變現偶出示人何須問其根柢乎後或進
士初任汶上令繼調嘉禾凡案牘文研詞秀自俱匪夷所思
思一日謁上官偶有涉閩關事屬其丞問上官諭之曰此等

曖昧不必深求文若谷曰就是影兒裏的情郎畫兒裏的愛
寵下吏必要問一個明白上官不覺夫笑其恃才誕傲類如
此以故不能通顯里居時值天暑納涼於書室中家人對貞
懷利刃直前刺其臂太夫人聞變亟往救並中其兇鋒母
子同殞蓋海上官家好收悍僕而變生肘腋適以自禍吁可
畏哉

連譜一寧前輩未之或聞即如嘉東兩王最為巨族而瑯琊大
原各分支派未嘗混作一家也吾松唯張氏最多著姓而莊
蘭莊懿在朝則爵位顯顯居鄉則閭閻相望然但聞其友道
敦切初不假譎誼為殷勤也自 來此風大變凡與臺阜
隸苟家累千金者無不與逞、華胄共相附麗下至人奴之
賤並蓄薰收不亦辱祖宗而貽里黨之笑哉更若遠方來宦

說夢

星 醉區居

者一值同姓鮮不同宗以東西南北之人而水木本源千里
神合關說之應捷如桴鼓無怪其然矣昔徐南湖與文貞同
朝而懸牌示異覺岬岬大駭然百年而後愈令人想見其風
采近日惟七堡徐與相國徐終不傳會想出於鴻洲先生名
重甲揭即之教法云

士大夫居鄉和易近人最為美事然以施於故交舊戚乃見盛
德至於不宜假借之處亦宜稍存風骨若有意模稜恐體統
從此凌夷矣余見前輩搢紳凡府廳縣衙役投見必長跪叩
首命之起然後撒手側立若書吏則亦間有坐談者近 自
李定軒蕭雙丸以草牘為事欲借此輩之力因而加之以禮
貌遂習以成風余見華亭一早隸之母死雙丸親為之赴弔
此等事即在余輩隨俗俛仰之人猶尚不肯為者而銓部公

獨毅然為之此必另有所見非淺識者所能窺測也以至杯
酒殷勤則書後上坐而鄉老陪酌者反居其下彼此投刺互
稱眷弟李素心張友鴻皆然不獨雙丸也夫貴賤相維此是
治世之大防况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自身居通顯者之
剛方之氣而此輩飛而食人毫無顧忌矣

昔年鄉宦凡進士出身者稱老爺以乙掬得官者稱老爺若明
經如黃仁所屬是官至雲南大理太守亦僅稱老爺而已近
自援納之例大開而腰纏五百金者從長安市上歸則乘輿
張蓋竟稱曰某爺其有一門崔起者則以行次分別之且授
州同銜者則曰同知授州判銜者則曰通判不知何年履任
而已先自為加級矣因思明朝考童生府錄進院必須廩生
保結其結狀內必書並非娼優隸卒字樣蓋隸卒之不利衣

說夢

星 醉區居

冠聖王之所以培士氣也今則卑隸之子以肯得官者毋論
已而其父遂稱為老太爺此豈真白屋公卿哉何其賤貴一
至此也元末方國珍倡亂温台造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
之語以相煽動今 亦相公少而老爺多矣 者有

浙中風俗頗重廉恥貧人不肯鬻身於富貴之家唯事雇倩期
滿則酬直而去故應門之童即捐重價亦不可得也崇禎年
間有浙棍與松人相為表裏每誘取民間小兒置諸密室中
啖以果餌積至五六人即以扁舟載至浙中賣之三四年來
所失甚多竟不能知其數有滑星橋卜者趙元侗晚年得二
子俱為其所竊乃力為搜訪得其窟穴控之於方公祖立攝
之浙棍知風潛遁其居停因在也收禁嚴比追還十之五六

其他或以轉膏遠方且首惡已斃於獄底莫可株求元侗二子亦僅獲其一然感方太公祖恩不置每朔望必率其子執香叩頭及離任之際攀輿號泣為先是萬歷年間有流丐王奇率群替借寓於西倉城脚下鄰人每夕聞其鞭撻聲啼泣甚恠回窺中諸替者知其末歷聞諸縣令為魯齋章父母其判詞云五替救冤萬人墮淚千載覆盆一朝見日豈非天哉王奇王勝濟惡之種群替女行乞於晝宣淫於夜訊其所自則唐阿任等五人俱以幼年無知醉彼迷藥一入舟中便歸黑獄或重之而成障或刺之而流血以致過閻里而不知哭爺孃而無淚然後教以哀呼街市晝則青瞻錢五十文夜則喫牀頭三百棒至今灰替言之猶口頭不能成句也查律有採生折割之條而五人未死有擬瞎人眼之例而造意

說夢

哭 醉醒居

蓄毒又非因事憤爭者比也今聞松之髦雅投磚擲瓦咸思食肉而寢皮而窩問得情之後何難洩通國之憤而肆諸市也云、後以解府時署府事者劉司理竟責而逐出境松人大不平疑丐頭有所漁緣而然即此二事人間童稚父母當慎其出入不可縱其遊走

子垂髫時即識一老諸生李藻字玉樹好談諧善飲若無子止有一女嫁莫方伯名嚴而之弟莫公衡為室結褵以後琴瑟不調親戚莫測其故後歸父家與祖母同房而寢祖母之婢忽然懷孕詰其所從來則云與此女苟合而成者祖母大駭問之云吾已久為男身矣驗之果然李大喜曰我今乃有子矣一日予入城偶生府東命館中此女儼然而服從西而來有人指示余乃亟趨而隔其後諦視之觀亦不甚醜

但絕無髮須其耳上兩環穴依然如故也其兩足想小時束縛雖穿襪履每行一步則鞋跟寬絕此明季事也鼎革初則南橋鎮一鰥夫年可五十餘未幾人以結駝為業收一徒名王三時同隣人裸而浴盡窺見其陰忽數月不出則產一男矣本鎮巡司聞之官解至郡城余亦往視焉此二事一則女變男一則男變女真大異也

前輩諸生陳星里者生而隱官家本寒素父母慮其執炊補紉之無人也為之娶一田家女性真樸終其身為處子無怨言陳以理學自習士大夫爭延致之視其貌宛然閩人與之狎非不知色慾之事者但若於無其具耳若有其具而不知其事者予得兩人焉皆余中表弟也一為余祖姑所出姑夫胡君祥阮巷者姓為諸生家饒裕其第二子小字壽官六歲時

說夢

哭 醉醒居

即為聘一太學生女及長見其不解男女事令家人攜至娼家三人同寢以誘其動情而卒不敵解既已無可奈何遂令所聘之女改適歲時來謁衣冠楚楚膚理瑩澤余每對先君言曰其子必享高松之壽先君笑而頷之後年甫半百須鬢漸蒼肌肉亦減余甚疑之三四年后忽然奄化矣一為余母舅所生其不慧酷似胡氏子但善飯有膂力晚而好佛屏絕葷酒其享年比胡稍多云余嘗謂壽夭有數好色未必夭折寡慾未必永年莊武秋謂此二語最娛人余曰我有所驗也唯念文不以為大謬

大河以北往、有蝗災蓋因彼中雨澤甚稀久旱則蝗生若水鄉或可免此患崇禎辛巳傳聞蝗已越江而來余初未之信八月初抵浙豐則見遍野俱蝗矣不數日而我松亦然其飛

常蔽天聽之若風之振條一為兩集田禾若婦農人每以竹竿揭布裙立於田畔揮之亦有鳴籬者究不能驅然阡陌連界而不飛集者究然無恙似若有神焉八月終颶風驟雨連晝夜蝗盡飄墮大海越日而海崖堆積如同如阜夫此物由齊魯而抵三吳竟驅而盡殲之於海亦大快事

上海離郡城不滿百里而風氣大異凌弱暴窺視為固然若語以禮讓群指為棄物矣以故市廛經紀莫非人奴不如此則站脚不定然亦朝秦暮楚唯勢是倚即有賢士大夫亦不免習俗移人如趙升之名東曦居垣中直教頗震與王又元為兒女親過山右大賈至兩家爭欲客之而王氏根深又以奴丁最盛竟擁之而去升之暴怒殊甚兩刻仆地而殞先是邑有富監徐寧字者久受人凌駕其子名朋字元重戊午

說夢

吳

醉醒居

己未少年聯捷官行人寧字不勝快意寫一聯粘於前廳曰驚破仇人膽消除戶役根甫半載尚未榮旋竟卒於邸寓刻薄者懷筆於騰字下添註一壯字於根字下添註一苗字即此二事可以知彼中之習氣矣

吳中士大夫官成而應輒構園居以余所見多矣如鄒愚谷之錫山范長情之天年山此最稱勝然皆依山點綴饒有韻致若以人力取勝而極壯麗者無如顧氏東北兩園光祿之園在東郭予與原之交嘗燕飲於斯觀其巖石成峰殊有千巖競秀之致洞壑深邃入其中幾疑於武夷九曲式微以來花石舊與案戶燒灰子舟行必經其前昔日蘭橈盡槩兩停歇之處唯見運石剝船鱗次而集其石之重大者艱於輦致則用大鍊椎碎之亦慘矣北園乃亭林所構亭林固以畫名

胸中邱壑自不可及但以東園較之似覺寒薄耳今亦廢毀殆盡郡城邱家灣北有何繩武並園以其在城人以為奇每上臺末必假以張譙有歌風館雅甚余同繩武長公元與諸書處也自兵丁蹂躪而凡所謂桐天蕉天柳浪者恍然在目今馬矢高於肩幾不能復識其處試起園主人於九原得毋亦自笑其一夢乎余謂凡造園者此聰明人而作懷懂事也竭其物力心思與遊人同其玩賞而此中端恐其置賤何其勞己以說人歟况興廢何常不轉瞬而未黍離矣古來惟司馬溫公為明眼人若李衛公一代豪華未免平泉之淚况下焉者乎

水利廳書役朱伯倫父母歿后擇葬地久而不就連乙酉八月初三日之變逃難五里塘橋去城不甚遠夜望火光燭天以

說夢

子

醉醒居

為道必煨燼唯有南望長歸而已至初六日封刀踉蹌而歸則見兩樞宛然大喜過望因與乃弟相訂今冬決宜圖安厝遂廣求博訪有人持一州眼來乃成橋也於是延形家錢濟御同賞主往至山間相視還家時已昏黑留之宿堅欲去特遣一童持燈送之叩門有老婦出接即此人之岳母也熟視其燈而曰諸紛者皆空言唯此家可成耳僕歸述其言伯倫不解所謂既而書券交價訖伯倫乃詢其入曰事已成矣決無中變但岳母何故蚤知其必成願一言以釋吾疑其人曰此橋乃外館驛一小姓頗康與我妻父為隣造墳畢里堂釐釐置酒相酌妻父亦與席酒半此老忽對眾痛言曰昨夢一白須翁告我曰此橋非汝所有後當歸一朱姓妻父姓朱聞之私心自喜不久而此老物故其子好賭每有稱貸

必應之最後復來緩急妻父乃謂之曰汝之產業已蕩費止
有一墳何妨將此輅時作抵久後歸還亦為甚易此子欣然
書契不半月擇吉日開禧門易春板矣近因避地泖浦偶坐
一小舟行至橫小塘適遇大兵刺湖寇竟死於鋒刃之中妻
母覺獨老寡衣食無資不得不別覓主求信前因見燈上有
朱宅二字恰合前夢故不覺為此言耳伯倫驚異久之夫前
前定畫如此

壬子歲先師胡雲心名開文館於余家師母顧氏與余室為同
祖姊妹先師長子數歲故受業焉館地設於有懷堂之西側
一小樓上先是辛亥歲師諸鏡臺於七月中偶患小瀉偃臥
榻上隔謀席僅一板忽呼予曰汝有所見予對曰方埋頭

說夢

壬子 醉醒居

請文章無所見但壁上有紅光閃爍如電頃刻便滅耳師曰
余見一伸首而內望者狀甚瑰異酷似廟中所塑魁星像但
不及見其下半截明年胡師來亦館於其地至秋闈即捷去
蓋一年前已先靈此奇兆矣先師幼負異質小試輒利未弱
冠以大收領崇儒士觀場壬戌科中進士初選烏程令性好
詩酒吏治非其所長兼多口過故屢起屢職最後以部郎陞
授江西建昌郡守未出都門會前任刑曹時輕信幕賓闕說
誤釋一欵犯丁姓者致大司寇題參遂下獄久之革職從水
路歸值山東大荒粒米如珠而菽麥相糶又不能下咽飢餓
傷脾遂成疾舟抵北郊已不能言矣與入門即易箒師有一
子頗能文人咸謂其有父風焉為杜司空之孫塔者於其家
杜居浦東偈入郡舟泊聞行鎮有兵丁強欲附舟跳而下舟

覆竟溺死而先師之後遂絕遺妻蘇氏能守制祝駿為尼樓
止於葉謝河西一淨室人猶稱之為胡師太因憶先師與余
吟晤樓上窮愁滿腹登科第嫻無不艷羨且三為縣宰
一司樞閣末推郡守亦可云華顯矣而夫於疏縱致干國法
且丞嘗不繼前後三十年花開花落轉瞬聞耳今里中年少
無復知先達有胡雲心者惟余老門生尚在為之述其遺事
謂非一夢而何

余季父振字公有塔殿日勇又字台暨元素之同祖弟也幼孤
育於季父家及長婚配而還自言其父昔年有厚資託於外
父遭振字公捐館見余弟凡先秋立悻、欲發難余乃出而
解紛然情關手足不無偏袒台暨遂大恨謂余一手握定日
夕與其姻家胡宗可謀思有所以中之無奈未得其間會遭

說夢

壬子 醉醒居

鼎革之變曰此時可下手矣乃廣造諭帖如團練鄉兵私自
殺人劫掠行旅諸大題目投之上官將謂禍且不測不意郡
守張九龍司理方生明而元祖避逆如同故交力加護持余
得賴以無恙不兩年而元素逆逆之事發台暨父子俱被累
斬斬西郊被戮之後餘殃不息宗可時求援於余、念台暨
雖有夙嫌其遺雖何怨且情關甥舅豈忍坐視其顛連以故
凡可周旋不惜用命而宗可亦自是心愧矣阮卷有大神廟
屢著靈異一日宗可坐於家忽有兩青衣來攝他人不見唯
宗可見之即疾走過橋人見其跟蹤有尾其後者亦不敢逼
視唯遙見其跪於神前叩頭不置喃喃、而語有頃而出人間
其故但面如土色連曰幽明一理而已歸家即昏迷不起越
三日從牀上自投地下而死蓋宗可最傾險想神怒之陳

曲道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彼英雄尚尔而况庸者乎夫此而人者廣佈殺機圖快志於予乃一則死於刀下一則殛於明神余即旦暮就木亦後死三十餘年矣事有定數智謀何益

人家取婦必宜擇孝友之門風有家教者若但知慕其富貴其累將有不可勝言如楊伯高本清淫巨族娶室呂氏剛戾異常至訟其夫於縣時縣令熊際華^{名劍化江}多請善筆下獄驅使古文詞其讞語人皆傳誦茲不全載略述其一云呂氏之母五嫁夫而不安其室晚遭州判呂公崇孽所鍾遂生呂氏里中莫敢與之議婚楊澤隆者諸生中之有勇氣者也以為氏非己莫娶也且妄意州判無子多蓄婦孺顧養其母合邑之夕岳母呼澤隆而前曰汝蒼頭幾何田園幾何澤隆

說夢

童 醉醒居

具以對咳嗽如兩白眼向人如電曰我平日擇婿謂何今乃得此窮酸鬼澤隆唯唯而退歲月漸久反目殆無虛日致澤隆徒圖書於百里外不復顧其薪水矣呂氏必欲大索之而澤隆早適場上有牛荷鋤撲之牛立死牛有子願其母隨手撲之亦立死云蓋撫罵其勇悍之狀如此遂判離異而學官知之竟以行為上聞澤隆自此永錮矣予有一婢戚亦名家子也少年入泮特以幼穉業薄乃祖為之擇婚得一富人無子而獨女者自以為得真不知其母素無婦道其女之薰染深矣且艱於舉子厥夫乃置一婢蓄之於別業而此婦必不能容遂訟之學憲檄司理李公^{名澄}訊之其爰書有云某氏索之愈力某生避之愈堅憲詞之控所由起也若責以刑予之化此生不無缺焉若欲因此而褫其衣冠則必以武后

為天子而以太平公主作刑官可耳噫鵠原廢妒某生當良藥自求非三尺之所能從事也云云余謂夫婦居五倫之一乃好姻緣竟作惡姻緣揆其禍本皆起於一念之貪故書此以為戒

葛將軍誠者本吳國樞夫有勇力神廟中年稅瑤四出凡省會之地無不騷然而吳門尤甚群小附和者冠帶而忽於市動稱稅官即蓋蓋之屬一出入無有免者郡縣不能制誠不勝其憤號召徒眾清晨擁入收稅者之門掩而縛之投諸城濼隨日詣於獄凡有引問但言自我一人為之於他人無與也上官亦憐其以義憤受罪為之更其名曰賢不加筆楚但長繫之而已久之得釋人遂稱為葛將軍爭欲識之余一日在陳眉公坐間公指示余曰此葛將軍也熟視之年可望

說夢

童 醉醒居

六形軀不甚壯偉鼻微帶赤色與之言詢如不出口一樸齋頭地人耳而義教振吳下后二十餘年有顏佩章之事為喜劇時崔魏播惡毒流播紳外廷之絃索一通而七君子相繼畢命周葵洲先生^{名順昌而辰進士官吏}之不免於禍也亦早已知之矣吳民一聞其被逮無不嘆息泣下者顏佩章為倡初但欲執香以送耳會宣詔之頃緹騎故張其威佩章不覺發怒直前搏之而賈其餘勇者爭先搭擊上官一時不敵呵止諸虎狼抱頭鼠竄之不暇矣忠烈公以扁舟從閩道於許野園外候之而行時吳撫毛瑞初^{名一為園之私人急}以佩章等五人^{顏佩章楊念如馬}上聞票擬者亦惟恐誅之不速矣夫葛誠與顏佩章兩人者行事相仿乃一則公卿引為上客一則西市有若屠羊蓋所遭之時異也

當天啟朝魏瑞生祠編海內吾郡有諸生周子璧者字鳴玉頗能文富貴熱中欲求進身而無其階值杭州之祠先告成乃於冬盡操一舟直抵西湖上歲朝趨祠中燃絕大紅燭蔡名香偈祝文拜瑞像時杭州有織造中涓李實者為魏之腹黨亦以謁像至宏壁進其說大喜乃為之咨撫院轉檄下郡邑而建祠之議與兵周於客坐粘一對曰魏闕恩波重周家雨露新又有徐倫之者本陸丈定公之族僕也素好事乃走都下假異途授經歷銜管祠工捧剝而還乘輿張蓋意氣揚揚乃擇祠基於白龍潭以破土破字為不吉改曰啓土時方仲秋稻已垂熟母許樵割即募於基下以見萬寶告成示疑祥瑞之意紛囂語聞者縮頸正擾攘間而熹廟廟天遂瑞失勢向之前驅者今皆反戈矣學院陳名保本以浮藻候降附

說夢 卷五 醉醒居

瑞而充交復燃今又欲自掩其醜乃概提周宏壁重責三十幾幾為嗣後徐倫之亦相繼被逮兩人俱擬遣戍餘分別杖徒最後周宏壁從戍所入章義山名喚字子野丙子解元丁湖廣兵起幕下為監紀推官義山走山中不食而死宏壁亦為撫臺自畫曰義山事不成而死我不可以苟義山也夫周宏壁以一人之身而前後兩截豈過而徹改者歟同時又有陸萬齡者字子壽其父名從平誦自齋以進士官兩浙鹽運使萬齡生於名門有才藻工書能詩人品亦磊落以諸生援例入監乃上疏請於國學建祠以魏瑞配宣尼後事敗下西曹凌遲磔於市又有華序張官者欲附萬齡凌遲道隨北上舟宿仲家淺此地有子路廟聚族而居者皆仲氏子孫夜夢一神殊雄烈以捷三擊其背展明嘔血升許急回舟而南抵家不久死夫負行、之氣者

自能劬奸但張官緣此而得免歸下亦厚幸矣喬一琦字伯圭父官大方伯故人盡稱為喬公子奮力過人性好武事亦善書招致四方技勇之士與之逞騎射習五兵豪俠之名甚著初為劉河守備以內地無事嘗快、不得意遂歷邊塞從諸名將遊當 方事起公子為遼瀋遊擊己未四月三路出師與劉杜二帥同發於渾河其子名桓字定辰亦有父風以安慶副總兵 初不任用后以湖寇蕩起假舊衙開鎮太湖將履任便道歸里登婦先堂陳設甫畢自言恍惚聞見其父因拜奠仆於地而不起人皆謂公子忠魂不散云桓有二子長者名世忠字願良死於吳勝北之變次名世臣字非高謀充上海協兌官漕糧虧折殊狼籍滿其家聲

說夢 卷五 醉醒居

願玉川名大愚善走一日一夜可往反五百里江陰人好異者爭欲識之遂邀遊公卿間多蓄異物以余所見如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袖內多名人題帶有張翼德玉章一方葦丈殊古竇色斑剝膏家俱言其為漢玉無疑腰間出一小獼猴長可六七寸能走席上擎杯送酒其所居在揚舍予友王公曾會造之見其家有大筋盧可貯米三石其區額甚多疊置壁間不應挂江陰與常熟為鄰邑其交界處有沙隄一帶頗平行每歲中秋諸少年於此處馳馬較勝負如皋秦興有良馬亦渡江而來其年正值群騎雲集玉川率一黃犢而前頗後蹕不甚博碩其銜轡一如馮式曰願以此與諸君游戲戲大笑玉川固請乃曰姑試之則選上駟與之並驅無不逐其後矣後來吾松詔陳眉公以此犢為誓曰此青牛也宜為老

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眉公轉遺於爾原之初甚愛久而以園居不便飼牧託莊農養而邨僕竊以之駕車肩水此半遂倒斃亦所遭之不幸矣

右說夢一編漕涇曹千里先生取雲間舊事而著之為書者也其名說夢者蓋先生身當鼎革而追思少壯之措施與夫疇昔之交際誠為一夢矣然其事俱身所親歷說之信而有徵而善善惡惡之旨亦時時寓於其間洵乎吾松之文獻也書僅一卷而止有鈔本且諸家各有異同并有疏為夢說者茲擇其善本錄而附於退菴志逸之後溯五首逸事者庶得以互證焉戊子仲冬下

說夢終

說夢



主

解廬居



〔清〕錢尚濠輯

買愁集四卷

清初刻本

買愁集序

北斗才女靦妍面而吮挑粲東國王孫舐嬌
痕而求獺髓記妝臺香業已繡黻雕房玉
艷窗扉拂鉛黃而鏡展蘭香帳額却跳脫
而膩流暑溫柔者亦且莖黃香瑣矣顧天

序一

亦有情人誰無恨銀河之上能淹織女機絲
蕊殿之間舊識常儀杵曰胡然天帝寧辭
相現五衰焯被雲霞安免魂消六鑿青塚
錯沉於落照瑤樓蕪沒於寒煙洛浦神移凌
波空想漢軍人遠捐珮猶憐武帝所吟懷傷

白傅因之歌恨有情同慨終古一揆故春紅埋

玉黃生淚塵犀簾香碧珠沉孫氏腸摧瑟
杌晨隱寄根於埤澤薦靈仙苑應舒濯質
於淤淖解語帝傍幸也斯珍弛則遐棄流
宮逐鳳珠斗量而買咲章臺躍馬錦籠

序二

載而纏頭結蘇小之同心陌香油壁玩韋孃
之薄鬢蟬逼雲鬢樹箏先贈陋吟咲諶之
車靈犀暗通奚媿閑情之賦畫修眉開
輕扇玉臺去青鳥未期三寶之方標歎五葩
之就萎或當嚴景雲織芳宵月畫笙樓

度癘繡箔穿鶯憎治葉之蕭疎惋陳叔之
狼籍觸餘芬于唾裊疊離恨于羅牋愁地
憊情天脉似對疑峰恍沉絳漢想托隰岑
之美德比良朋恨同月出之人神勞君子位
者所以援事以泚筆寓情以成編六義本諸

序三

風人三深來自騷苑不難品重孔娥頭增
宛委共吾吳錢子寸餘華國學富等身
嗽六而叩寂康水徵文汲五而搜腴葱市啓
藻葳蕤藿靡操江氏之青鏤或煜雲襄
漢馬生之黃絹且也夫潤玉為姿詎煩拭汗

寒蘭佐骨不藉薰香依揚柳張緒洄
惶濯梧桐五恭蓮止抱懷賢于天際栽恨
種子房中先吾意而有拈來玉屑同斯懷
而成構就萼葦署曰買愁良有以也夫縣
名聞喜亦既旅懷村著買愁最傳客恨煙

序四

靈縹緲依稀行雨之臺霧陣橫涼彷彿雲
騎之路波既登臨未染浣萼于艸室此直臥
覽幻成種紙于蕉菴則哀斯帙者固已濡
髮成書和血為鉛而諷是冊者能不觸韋增
惋涉響涼歎也石天散禪沈顛撰

買愁集

集之一

想書 小序一則

○○○建和紀事 附綏山主人請史詠

無名

○○○玉樹流光

陳後主

○○○初日看婚

楊師已

○○○憶來時

沈約

○○○花非花

白居易

買愁集

目次一

○○○早蓮生

韓渥

○○○後生緣

開元宮人

○○○羅襪仙子 附石天無題詩

無名

○○○西灣別

唐人

○○○蘇州夢

韋應物

○○○絕句可思

唐人

○○○青春都尉

昇平公主

○○○春風湖上亭

戎昱

○○○夜分花下

呂溫

○○○于越尼子

劉長卿

○○○蕭郎醉

無名

○○○炙裡心

裴誠

○○○郊外結柳

周德華

○○○筵中美人

李群玉

○○○廬園

無名

○○○潯陽野廟

李群玉

買愁集

目次一

○○○三載餘香

無名

○○○內史才艷

張泌

○○○去時香

李端叔

○○○十四五

歐陽脩

○○○望湘亭

王觀

○○○晴日園林

邵鴻舉

○○○不須金

張文潛

○○○滿天梅雨

王明之

○ ○ ○ 多半空房	孟淑卿
○ ○ ○ 下韓跌坐	朱淑真
○ ○ ○ 別郎易	魏夫人
○ ○ ○ 道河亭	無名
○ ○ ○ 披香閣址玉牌	楊載
○ ○ ○ 卜小年華	辛幼安
○ ○ ○ 裏王夢	張子厚
○ ○ ○ 一夜梅花	張子厚
○ ○ ○ 霜月黃昏	康伯可
○ ○ ○ 憶你傷我	許允之
○ ○ ○ 荷村雪店	劉改之
○ ○ ○ 山見水見	劉招山
○ ○ ○ 南柯子綺羅香	無名
○ ○ ○ 門前一樹花	無名
○ ○ ○ 杏花東	無名
○ ○ ○ 紅袖高樓	無名

○ ○ ○ 朗軒	慧姑
○ ○ ○ 吳娃	黃華
○ ○ ○ 最難忘	無名
○ ○ ○ 圖貌	王繼學
○ ○ ○ 鶯聲急	張仲舉
○ ○ ○ 梅子墻頭	劉庭信
○ ○ ○ 春愁淡酒	蔣捷
○ ○ ○ 城頭啼鳥	鄭思肖
○ ○ ○ 亭事可	柳耆卿
○ ○ ○ 重門鎖	無名
○ ○ ○ 催入別	程書舟
○ ○ ○ 小玉	寶梁賓
○ ○ ○ 秦樓	無名
○ ○ ○ 不留儂	金海陵
○ ○ ○ 西廂紅樹	趙宜之
○ ○ ○ 春滿樓臺	無名

○○○閨情一半兒	王和卿
○○○斷腸人	王實甫
○○○春情一半兒	關漢卿
○○○人在天涯	馬東籬
○○○窗外	鄭德輝
○○○趕應舉	白仁甫
○○○秋宮一半兒	張小山
○○○美人一半兒	陳克明
○○○黃華女	無名
○○○芙蓉亭	尹安期
○○○王筠甫家妓	蔡君謨
○○○赴蝶	無名
○○○四季宮人	薩天錫
○○○眉譜	無名
○○○比紅兒	無名
○○○崔娘	無名

○○○裴航仙子	無名
○○○繡幙燈	無名
○○○推枕夢	無名
○○○十得	無名
○○○闌門	張尚禮
○○○楊子津	高啓
○○○守宮	楊胤勣
○○○商人婦	聶大年
○○○西河集	馬雀窗
○○○妾獨自	張妙靜
○○○相思地	楊慎
○○○橫塘一拍	無名
○○○詩有可編	沈行
○○○藥名 <small>附石天數月詩</small>	無名
○○○蘇小墓 <small>附綏山主人題詞</small>	無名
○○○洞庭橋井	田于菑

○○○小姨采蓮	俞琬綸
○○○狂郎	沈承
○○○桃花女子	無名
○○○空房	劉夫人
○○○拜月	庭中女
○○○蓮幢小拜	無名
○○○松枝贈	無名
○○○金谷園 <small>集古</small>	無名
虞懇集 目次一	
○○○東吳竹枝	蔣芳
○○○十三明月	無名
○○○東風烟雨	王世貞
○○○臨軒	無名
○○○比花紅	唐寅
○○○膈座春	無名
○○○劉阮	無名
○○○溫泉浴 <small>附石天鞋盃詩</small>	曹娥秀

○○○芙蓉鏡	
○○○瓊章	沈君暉
○○○彈鸞	湯卿謀
○○○垂楊曲巷	吳耳淵
○○○鬪草罵	湯卿謀
○○○郎不如卿	袁宏道
○○○梨花夢	董無益
○○○郎去來 <small>附莊所願子夜歌</small>	卓珂月
虞懇集 目次一	
○○○伊人忍引	葉紹袁
○○○彤窗續燈引	葉紹袁
○○○士女表	曹含齋

緩山主人錢尚潔張芝軒

石天啟禪沈 頤朋情閱

集想書

愁思繁如落絮。凡心不肯帶泥。杜鵑喚醒行人夢。
 來何處。蝴蝶飛殘。別院春。在誰家。秋風薛荔。雲迷
 楚國三閭。曉市鶯花。酒醒揚州十里。薰爐鎮日。紫絲
 篆。忘不了。四愁詩。虛幌無人。背小樓。忽提起。十季事。

集想書

老斗云。建和中。保林吳姁。以詔下中常侍超。趨詣故大將
 軍。乘氏。意侯商第。內謙。譟食時。商女。整從中。閣細步。
 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
 以詔。書。如。整。燕。處。屏。斥。接。俯。閉。中。閣。了。時。日。登。薄。辰。穿。
 照。展。牕。先。送。着。整。而。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
 波。澄。鮮。肩。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懸。頤。頰。位。置。
 均。適。矧。詩。脫。坐。步。搖。伸。髻。髮。變。鬢。林。可。鑿。圍。手。入。盤。墜。

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整。面發頰。抵欄。如告。瑩日。

官家重禮。借見朽落。較此結束。當加鞠。程耳。瑩。汝。數。行。

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為手。援。捧。着。日。光。芳。氣。噴。襲。肌。理。

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曾。乳。故。發。臍。容。半。

寸許珠。私處。噴。起。為。飛。兩。股。陰。鈎。濕。丹。火。齊。欲。吐。此。守。

禮。謹。嚴。處。女。也。此。書。出。自。六。朝。手。筆。字。敲。珠。斃。句。落。

荷。香。凡。一。展。卷。無。不。徘徊。心。動。緩。山。主。人。讀。史。詠。云。銀。

筆。裁。來。墨。幾。行。芙蓉。粉。土。玩。新。妝。燈。前。催。夢。好。已。影。帳。

頁心集

想畫

二

底呼魂。渺。香。白。斃。再。來。生。倩。女。一。花。幻。出。小。昭。陽。風。
 情。公。案。知。多。少。倩。得。書。生。作。嬌。娘。

後主于清。藥。花。中。與。諸。詞。臣。造。樂。府。以。綺。麗。相。高。極。于。輕。

蕩。玉。樹。曲。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艷。質。本。傾。城。映。戶。

疑。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

流光照後庭。

傷。師。已。初。日。看。婚。詩。云。洛。陽。花。灼。灼。戚。里。盡。新。蛾。隱。扇。羞。

應。慣。含。情。愁。已。多。輕。啼。濕。紅。粉。微。帶。轉。橫。波。更。笑。坐。出。

助空萬雲前過

沈約六憶詞云憶來時灼灼上堦墀勤。紋離別兼慊道
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餓憶坐時。羅帳前或
歌四五曲或弄兩三絃笑時。莫比噴時更可憐憶眠
時人眠強未眠解羅不待功就沈更須牽復恐傍人見
嬌羞在燭前

白樂天詞云花非花霧非霧夜半
多時公似朝雲無覓處

賈慈集

卷九

三

韓渥香奩詩云下金莫惜早蓮生一笑從教下蔡傾仙樹

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愁來自覺歌喉咽瘦去
誰憐舞掌輕小疊紅牋書恨字與奴方便寄卿

詩始于三百篇而詞風句句作情語莫盛于唐而唐
士人擬格按律作一情語問問不敢出聲韓子何人
破潘次籬如此非情人直是古人

開元中頒賜邊軍襪衣皆製自宮
云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
經手製知落阿誰邊

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再結後生緣

此等詩鬚眉能作一字否詩本于情信然信然

貞觀中一士人于慈恩寺召仙有仙自稱羅襪仙子下壇
詩云隔簾燒燭爛如銀隱映繁星出絳濱獨韻三山鶴
背笛吹殘人世幾紅塵問仙是何出處云各登桂籍家
住桃源塵絲未斷還到人間又云妾有遊清詞可記憶
也詞云青裙卸却下瑤臺一卷卿函手自裁何事白雲
封不住夜淡飛墮碧龕來青寬自剪舊時衣一路寒

賈慈集

卷九

四

山夢不迷堪笑斂頭雙纒子人間還作鳳凰飛二松門
斜徑鎖烟霞舊是嬌龍小鳳家近日麻姑書信至青童
遍掃石床花三移過雙孺白玉錢夢迴明月墮香鈿窗
間一寸眉痕裡常帶烟霞小有天

石天曰人天俱在慾界中予不幸生於人界奈無緣
乘鳳空歌收續何意者桃花半面其在金雞洞口綠
玉田間予作無題云海底塵生曉未揚三珠春影佛
扶桑安期手摘離心果夢綠髮輪鹿角槲花或不脩

明月登燕來密與好。風商依稀夢冷仙姝廟。微
帶露香。

楊柳詞云。茂。葉。爛。別。西。灣。蓮。子。開。時。猶。未。還。妾。夢。不。
離。江。水。上。人。傳。郎。在。鳳。凰。山。

韋應物於杜鴻漸席上見二妓侑觴醉吟一絕云。高髻雲
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斷蘇
州刺史腸。後二年之京宿邸中夢見前二妓執板侑觴
和前詞云。花作嬋娟玉作妝。風流爭似舊徐娘。夜深曲

寶悉集

想書

五

曲灣。月。萬。里。隨。君。一。寸。腸。

古。經。句。有。可。思。者。五。首。一。云。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十。錢。朝。
朝。江。日。望。錯。認。幾。人。船。又。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又。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
停。船。試。相。問。或。恐。是。同。鄉。又。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遂。西。又。高。高。明。月。出。照。此。誰。家。樓。
上。有。羅。衣。裳。涼。風。吹。不。休。
昇平公主有才思。詩入李端宴中呈詩云。青春都尉最

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鬪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

長秋。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

柳陌。路人遙指鳳凰樓。又賦錢字韻詩云。初月如鈞未

上弦。方塘似鏡草芊芊。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

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尉如

相許。願脫長裙學少年。

戎。是。刺。浙。郡。有。妓。美。艷。善。歌。最。種。愛。之。一。日。韓。晉。公。召

置籍中。昱作詩送之云。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葛繫

寶悉集

想書

人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三兩聲。

呂。溫。守。道。州。每。富。春。時。與。段。洪。古。竟。日。微。吟。花。下。或。花。落。
必。灑。淚。酌。酒。送。之。一。日。牡丹將謝。溫對花徘徊。至夜分。
猶。秉。燭。因。寄。古。詩。云。盡。日。看。花。君。不。來。江。城。半。夜。為。君。
開。樓。中。共。指。南。園。火。紅。燼。隨。花。落。碧。苔。
劉。長。卿。有。贈。于。越。尼。子。歌。云。鄱。陽。女。子。年。十。五。家。本。秦。人。
今。在。楚。巖。向。春。江。空。浣。紗。籠。宮。落。髮。披。袈。裝。五。年。持。戒。
長。一。食。至。今。猶。自。頽。如。花。亭。亭。獨。立。青。蓮。下。忍。艸。禪。枝。

繞精舍。自用黃金買地居。能嫌碧玉隨人嫁。北客相逢
疑。姓秦。錦華拋却仍青春。一花一竹如芥意。不語不笑
能留人。黃鸝欲棲白日暮。天香未盡經行處。却對香爐
閑誦經。春泉漱玉寒冷。雲房寂。夜鐘發。吳音清切
令人聽。人聽吳音歌一曲。杳狀如在諸天宿。誰堪世事
又相牽。惆悵回船江水綠。

初學記閨情詩云。檻外猶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
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由他醉。猶

賈愁集
勝獨宿時

裴誠作南詞子詞云。不是厨中爭知炙。裡心井邊銀釧
落。展轉恨還深。一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
落。無夜不搖蓮。二簪鬢為紅燭。情知不自山。細絲斜結
網。爭奈眼相鉤。三又楊柳枝詞云。井底點燈深。獨君刀
郎長行莫。闌砒玲瓏。散子安紅。豈入骨相思。知不知
龍子猶掛枝。見本此。

周德華。劉探春女也。每當春時。喜獨行。亦外。或見楊柳垂

垂則採其枝。結為同心。隨流水放之。母族一枝。則歌云。
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
二月春風是剪刀。

李群玉善吹笙。風情自愛。偶於杜丞相筵中。見一美人。作
詩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貌態祇應天
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
半醺。綠綺隔簾挑不得。春風空負卓文君。

舊云不是相如能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無味。

賈愁集

盧園少丞別墅也。頽廢已久。曾有題詩亭上云。水國微茫
障石塘。盧家少婦此遺踪。千株柳色拋金縷。一片波光
想玉容。春作情根流不斷。花將淚眼結成慵。愁心惜別
知何許。江上青青十二峯。又有題云。兩年懽會夢魂中。
聚散人間似轉蓬。歲月有情催去雁。關河無信寄來鴻。
每。沉。延。浦。光。難。合。瑟。鼓。湘。靈。調。未。工。萬。里。相。思。何。處。是。
夕陽疎影楚雲東。

李群玉歸洛陽。經二妃廟。題詩云。小孤州北浦雲邊。二女

明妝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是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澄江旅館。壁上有詩云。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留空

床。床上繡衾閑不寢。至今三載。猶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復相憶。白露濕蒼苔。

張泌為后主內史。才艷動人。作江城子詞云。碧闌干外小

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

單愁集

無一事。匀面了。沒心情。又浣花溪上見。柳。柳。眼波明。黛

九

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

莫多情。

李端叔有贈人詩云。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階月浸涼。

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又情隨榆莢不勝

飄。心似楊花煖欲消。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

嬈。

陽脩嘗有小詞云。江南柳。葉小春成陰。人為絲。輕那忍。

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聞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關心。何況到如今。

文忠此詞幾為終身之累。雖然忠孝廉節俱從情字

做出。此詞安足累公哉。

玉觀踏青郊外。過望湘亭。題踏青詞云。調雨為酥。催水做

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

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鶯。烟郊外。望天秀色。如有無間晴

則箇陰。則箇飽。訂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樓花撥柳。爭

單愁集

要先看。不道吳綾繡。碾香泥。斜心幾行。斑。東風巧。盡收

十

翠綠吹在眉山。

邵鴻舉聞居雜題詩云。晴日園林放好春。館娃宮裡拾香

塵。癡心未了鴛鴦債。宿命多慚鸚鵡身。柳愛風流因病

睡。鵲貪權喜也嗔。人。桃花不識潘郎去。又逐東君一面

新。又寄情云。書。辨芳艸。宵。憐月。無限離愁。只夢傳。最是

蛋。聲。聽不得。聒。聲。何日到君邊。

張文潛喜管妓劉淑女為作詩云。可是相逢意便深。為郎

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鬢窗外。三更夜雨衾別。誰從教燈見淚孤舟。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皆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

王明之愛一妓。妓母携之之姑蘇。王留之不得。逾年作詩

寄之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王筋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紫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螭窺人。澈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

孟淑卿題觀蓮美人圖云。綠槐蟬靜日偏長。懶爇金爐百

買愁集

想書

土

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箇中多半是空房。又春歸詩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昔女子戲以蓮的拋郎云。我憐子也。問何以不去心。云。正欲使卿知其心苦耳。淑卿此詩。風韻爾爾。

朱淑真每至春時。則下幃。跌坐不許侍婢開窗云。不忍看春光也。嘗作送春詞云。樓外柳垂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

川開柱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托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此力又作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書。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自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魏夫人有春恨詞云。別郎容易見郎難。幾多股。懶窺鏡。憔悴容儀。陡覺縷衣寬。門外紅梅將謝也。誰信道。不曾看曉妝樓上。望長安。怯輕寒。莫凭闌。怕東風吹上眉端。為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闌。又有詞云。記得來時春

買愁集

想書

土

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上春心。共花語。爭尋雙。柔爭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負。看輕折。輕離。何誰分訴。淚濕海棠花枝處。東君空把奴分付。

予嘗作幽居詩云。窗間一榻舊烟霞。消盡閒中興。理華。只有詩魂消未得。春風吹上木蘭花。又暗風吹雨入窗紗。零落吟魂感歲華。牆角一枝春去也。書生又看一年花。較之門外梅將謝。誰信道。不曾看。又是愁魔間道矣。

穆陵道河亭上。有題詩云。穀雨初晴。綠漲溝。落花流水共

沉浮。東風莫掃榆錢去。為買殘春更少留。

梁谿楊載。集唐人詩句。作宮詞百首。內有佳絕云。寂。孤

鶯啼杏園春。愁。暗。已。得。成。賦。深。宮。更。有。何。人。到。紅。歌。香

銷二十年。一柳色。皆。聲。晚。日。遲。宜。春。深。院。鬪。花。枝。年。來

事。已。皆。無。緒。愁。見。游。空。百。丈。絲。二。銀。漢。遙。應。接。鳳。城。碧

天如水。夜雲輕。月光欲到長門殿。道是無情。還有情。三

君恩如水向東流。猶有當時詞舞樓。翠釐不來金殿閉

真愁集

怨

主

南宮詞管北宮愁。小帳無人燭影殘。中天月色好誰

看。回頭應嘆浮生事。憶得君王舊日權。五。馳道楊花滿

御溝。晚來隨水向東流。年。花。落。無。人。見。深。鎖。春。光。一

院愁。六。陰。蟲。切。已。不。堪。聞。靜。夜。名。香。手。自。焚。隨。分。獨。眠

金殿裡。夢來何處更為雲。七。暗。風。吹。雨。入。窗。寒。抱。得。秦

箏。不。恐。彈。芳。樹。無。人。花。自。落。任。他。流。水。到。人。間。八。耿。七

銀河欲曙天。回看北斗欲潛狀。行雲不下朝元閣。繡被

焚香獨自眠。九。一。日。遊。鳳。凰。山。過。宋。大。內。獨。步。微。吟。尋

香。問。玉。汝。然。興。感。至。披。香。閣。址。拾。得。玉。牌。一。事。上。有。題

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

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載。為。之。憮。然。

宮詞句句體貼宮事。是宮記而非宮詞也。句句作怨

語。是宮怨而非宮詞也。雖然。画眉夫婿。十里長干。便

作千秋怨譜。而三千粉黛。秋風秋扇。日影昭陽。何必

不怨。何必不語。語皆怨也。載集得之。

辛幼安贈侍兒詞云。小小年華。纔月半。羅幙春風。幸自無

真愁集

想

西

人見。剛道羞郎低粉面。傍人瞥見。回嬌盼。昨夜西池陪

女伴。柳困花慵。見說歸來晚。勸客持觴。渾未慣。未歌先

竟花頭顫。

張子厚有異才。多異夢。嘗記夢中詩云。楚峽雲嬌。宋玉愁。

月明溪淨。映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

竟畫。寓目。魄。夜。舍。肝。前。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與。夢。一

也。見未必真。夢未必假。

張子厚夢前身是唐盧仝作。異夢錄。喜咏感舊詞云。當時

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
珠箔天之涯。娟娟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髮
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
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
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
不知為暮雨。今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
是君。

康伯可作江城梅花引云。娟娟霜月冷。侵門拍。黃昏又黃昏。
賢愁集

昏手撚一枝。獨自對芳樽。酒又不禁花。又惱漏聲遠。一
更七總斷魂。斷魂斷魂。不堪聞。被半溫香。半薰睡也睡。
也睡不穩。誰與溫存。惟有床前銀燭。照啼痕。一夜為花
憔悴。損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作冬景詞云。霜暮風
簾閣。蕭小戶。素蟾初上。雕籠金盤。醴醪還與可人同。古
鼎沉烟。篆細玉。竹破橙橘香。濃梳妝。懶脂粉。薄約略。
淡眉峰。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
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紛。兀兀。酩酊也冠。

兒未卸。先把被兒烘。
許左之代妓作小詞云。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今留
你不住。所。聽之戀。上。踰時。又有句云。好書醉眼愁將
盡。媚句鈎腸。懶再吟。又書生薄命原同妾。丞相憐才不
論官。皆極情致。

劉改之。楚試別妾作詞云。別酒醺。上。潭易醉。同過頭。乘三
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行。一。想來。牽一。恐斷送。殺人山
共水。是則功名終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村。雪。店。酒。

旗斜衣也是住。也是煩惱。自家煩惱。你
傳奇詞云。煩惱自家煩惱。你花頭兒放下。都不是可
為此詞註脚。

劉招山作繫裙腰詞云。山見。蠶。上。水兒。清。船。兒。似。葉。兒。輕。
風兒。更。沒。人。情。月。兒。明。斷。合。湊。送。人。行。眼。兒。惹。上。淚。兒。
傾。燈。兒。更。冷。清。上。遭。逢。雁。兒。又。沒。前。程。一。聲。上。怎。生。得。
夢兒成。
南柯子詞句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又是他春

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又綺羅香詞云
臨斷听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
剪燈深夜語

清平樂詞句云花開猶是十年前人不似十年前後可啼
記取兒家碧雲隱約紅霞直下小橋流水門前一樹桃
花

春來士女都踏青郊外有以錯刀畫詞青桐樹上云春光
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何事殷勤頻借問妾家

祇住杏花東

樊川詩云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

愁絕處誰家紅袖倚高樓

驀情詩女郎慧姑題於朗軒壁上清麗特絕詩云自憐新
髻好對鏡久夷猶回身瞥見郎含羞整搔頭花間並郎
行低說夜來話蝴蝶學嬌癡飛來傍裙帶羨殺葉底花
色嬌香不漏安得郎如葉長將玉肌覆

黃華采蓮曲云南北湖亭競采蓮吳娃嬌小得人憐臨行

折得新荷葉却障斜陽人回船

瑣囊書詞云翻若鷺鴒來洛浦風流正遇陳王凌波羅襪
步生香不言惟有笑多媚總無妝回首高城人不見一
川烟樹微茫最難言處豈難忘

王繼學題崔徽寫真圖云舞鸞妝鏡拭鉛華毫素無聲散
采霞夜月影寒生桂魄春冰暈薄映桃花夢隨圖去憑
青鳥愁逐書來點絳鴉未得離魂如倩女哀容先已到
君家

真愁裏

張仲舉軒前海棠盛開值春陰作惜花詞云鶯聲寂鳩聲

急柳烟一片梨雲濕驚人困教人恨待到平明海棠開
盡青無力紅無跡殘香暗粉那禁得天難準晴難穩晚
風又起倚闌爭忍又寫夢詞云相見依然人以舊比似
舊年時較瘦笑問平安否不言低掩羅衫袖便欲窓前
推枕就無奈紅傷綠愁驚起空回首半牀斜月疎鐘後
想時恨不作夢時又恐不恁所想我謂夢時不恁
只是想時不真耳若真必有真夢

刘庭信有詞云。蝦鬚簾捲紫銅鈎。風髓不關碧玉甌。龍涎香冷。泥金獸。透雕闌。倚画樓。怕春歸。綠慘紅愁。霧深。了香枝上。雲淡。桃花洞口。雨絲。梅子墻頭。蔣捷有詞云。一片春愁帶酒澆。江上舟搖。樓上帘招。秋娘容與春娘嬌。風又飄。雨又瀟。何日雲帆卸浦橋。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流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心字香舊註云。外國以花釀香。作心字焚之。則銀字

箏亦作銀字。甲禪之子。只是作盟心香可耳。

鄭所南有春日登城詩。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帆何處去。柳塘煙重不分明。又春詞云。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鬟綠雲斜。倚闌看遍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又懷友詩云。今日樽前忽憶君。為憐秋事又平分。坐來凝睇西風久。過盡天邊數片雲。又春日遊承天寺云。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開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歲上闌闌城。又闌怨云。畫眉夫嬌客

遊梁獨理瑤琴。山水長。莫上翠樓凭。九望眉頭。無數碧垂楊。

柳耆卿有詞云。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可日上花梢。鶯喧柳帶。猶壓香衾。臥煖酥消。膩雲髻。終日蹙。倦梳。果無奈。想薄情。一太音書。無箇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離鞍鎖。向鷄窗。收拾鸞。象管拘束。教吟和。鎮日相隨。莫拋。躲針線。拈來共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此詞韻妙。

賈叅集

春晚詞云。紅杏蕭牆翠柳遮。重門深鎖。屬離家。日長亭館人初散。風細秋千影。半斜滿地。綠陰飛燕。子一簾晴雪。

捲楊花。玉樓有客。猶中酒。笑撥沉烟。索煮茶。

程書舟辭相思詞云。月掛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別離。如今真箇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

賈叅賓賀盧進士及第詩云。曉妝初罷。眼初矜小。玉驚人。

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

予嘗謂功名富貴。可以力致。獨此紅粉。知已寥。七下。載不可多遇。七即成不朽。虛生是懽喜。地上人。

青樓詩云。秦樓明月。懸花汀。煙淡春山曉。黛青一百八。声鐘。吼。罷。夢。迴。七十五長亭。

金海陵贈宮婢詞云。箇人無賴。是橫波。黛。集。隆。顯。簇。小。蛾。等得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

趙宜之過蒲東普救寺。僧舍西廂。有崔氏。遺照。題云。並燕。真。悉。集。想。書。主。

鶯為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画舍。秀妬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又作鶯七。

歌云。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金雀。姬。鬢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

道。實。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廂。瞻。宮。曲。云。錦。重。七。春。滿。樓。臺。經。一。度。花。開。又。一。度。花。開。彩。雲。深。夢。斷。陽。臺。吟。一。紙。書。來。沒。一。紙。書。來。染。霜。毫。

題恨詞。濃一行墨色。淡一行墨色。撥錦字。砌迴文。思一。

段離懷。織一段離懷。情東風。寄語多才。留一股金釵。

一股金釵。一碧挑香。人在天台。高一簇花開。低一簇花。開翠陰。竹護庭堦。疾一陣風。篩漫一陣風。篩和悶也。

凭畫闌。兜一隻繡鞋。鞞一隻繡鞋。散心也。蕩芳塵。立一會蒼苔。步一會蒼苔。怕多才。鶯燕。疑。猜。遮一半香腮。露

一半香腮。冷清。人在西廂。喚一聲張郎。怨一聲張郎。亂紛。花落東堦。問一會紅娘。絮一會紅娘。枕兒餘

衾兒剩。溫一半繡床。閑一半繡床。月兒斜。風兒細。開一。真。悉。集。想。書。主。

扇紗窗。掩扇紗窗。蕩悠悠。夢繞高唐。紫一寸柔腸。斷

一寸柔腸。嘆青春。何處飄零。遣一段離情。添一段離情。掩香。闥。無。限。凄。清。有。一。樣。心。疼。害。一。樣。心。疼。靜。悄。七。

花影下。見一番月。明怕一番月。明孤另。另枕兒上聽。一。點。殘。更。捱。一。點。殘。更。喜。今。宵。花。報。銀。燈。數。一。日。歸。程。盼

一。日。歸。程。盼。帝。卿。作。一。半。兒。詞。云。鴉。翎。般。水。鬢。似。刀。裁。小。額。七。芙蓉。花。額。兒。穿。待。不。梳。妝。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釵。一。半。兒。雨。

花額兒穿待不梳妝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釵一半兒雨。

鬆一半兒歪別來寬褪縷金衣粉粹烟惟減玉肌淚點
兒只除彩袖知盼佳期一半兒才乾一半兒濕

一半兒詞情景最難叶稍差分數便非一半此等雅
致元詞中甚難希有

王寶甯賦別情歌云自別後遙山影更那堪遠水如
見楊柳飛綿袞對桃花醉臉醺透內閣香風陣
掩重門暮雨紛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
銷魂新啼痕間舊啼痕斷腸人送斷腸人

寶甯集

想書

三

關漢卿題一半兒詞云雲鬢霧鬢勝堆鴉淺露金蓮簇絳
紗不比等閑墻外花罵你俏冤家一半兒難當一半兒
要碧紗窗外靜無人晚在床前忙要親罵了箇負心回
轉身離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馬東籬秋思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

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鄭德輝情詞云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
有箇人孤另

印仁甫陽春曲云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郎夜看書

俱相抱取歡娛止不過趕應舉及第待如何又百忙裡
鉸甚鞋兒樣寂寞羅幃冷串香向前樓定可憎娘止不
過趕嫁裝誤了又何妨

張小山秋日宮辭云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蒼波冷翠溝
池上好風閑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又數
層秋樹隔雕簷萬朵晴雲擁玉蟾几縷夜香穿繡簾等
落一半兒門開一半兒兒掩又酬耿子春云海棠香雨

寶甯集

想書

三

汚銀袍薜荔空墻閑酒瓢楊柳曉風涼野橋雁書高一
半兒行書一半兒草又咏梅云枝橫翠竹莫寒生花淡
紗窗殘月明人倚窗樓羌笛聲惱詩情一半兒清香一
半兒影

陳克明作美人入詠春夢云梨花雲繞錦香亭蝴蝶春颺
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四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
醒春困云瑣窗人靜日初曛寶鼎香銷火尚溫斜倚繡
牀深閉門眼昏上一半兒微開一半兒曉春妝云自將

實愁集

想書

五

楊柳品題人笑。拈花枝比較春輪與海棠三四分。再偷
天。芳。感。處。女。描。就。
 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鶯語。離簷怕
 見。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針還倒拈。兩眉尖。一半兒微舒。
 一半兒欽。春醉云。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千腰舞自偏。
 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繡
 云。綠窗時有唾茸粘。銀甲頻將線線搦。繡到鳳凰心。自
 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春夜云。柳綿撲檻晚
 風輕。花影橫窗淡月明。翠被麝蘭薰。夢醒。最關情。一半
 兒溫。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
 無處托。欲寫殘三四。遭絮叨。一半兒連真。一半兒
 草。
 吳郡士人召。凡仙。仙至。署曰。黃花女兒。問其坊曲。氏族曰。
 金闔王氏子。生時與里中黃生。遇春懽好。又一生愛種
 黃花。人呼為黃花女兒也。問卿是天逝耶。曰。某年十五
 而殞。問黃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某與同寢處。若人間
 伉儷也。眾乞下壇詩。遂題數語云。忘不了對攜雙袖忘。
○無。不。事。是。心。如。一。事。中。

實愁集

想書

五

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黃昏後。忘不了。羅
 帳綉繆。忘不了。紗窗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懶
 下樓。風流蘊藉。字有餘香。竟不知誰家紅玉也。
 張安期有潭百畝。寒植芙蓉。秋來紅妝相映。一女子題詩
 亭上云。芙蓉花發滿江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妾從
 堤上過。如何人不看芙蓉。
 蔡君謨嘗夢至一處。與美人講歌。贈以詩云。緯約新嬌生
 眼底。侵巡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情多少。得似春潮夜
 夜深。後至蜀。寓王筠甫家。山妓譙飲。侃恻似夢中所遇
 美人。夜宿書齋。見壁間題詩在焉。慨然知前詩非夢也。
 傳奇中有清江引詞云。一箇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
 雙肩。靠粉牆。春筍彈珠。淚喚梅香。趕他去。別處去。飛。又
 轉過。離闌正見他。斜倚定。茶糜架。伴羞整鳳釵。不說昨
 宵話。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
 薩天錫為元時供奉。出入禁中。與嬪娥之紅香淑艷。相親
 炙。一日遊畫工作。四季宮人圖。每一圖演七言古。以為

題引詞愈近。拙而情能逾。欲絕矣。春題云。紫宮風暖百
 花香。玉人端坐七寶牀。鳳凰小架懸夜月。一女侍鏡覲
 濃妝。背後一女冠烏帽。茶色宮袍靴色阜。手持團扇不
 動塵。一掬香鬢立清曉。一女淺步腰半朧。小扇輕撲花
 間蛾。淡陰桐樹一女立。手抱胡牀眼轉波。床頭細鎖懸
 金鍾。白鶴雙飛花影重。青春幻出雲雨夢。巫山宮裡曾
 相逢。夏題云。金猊吐烟清晝長。美人坐倚白玉床。藍彩
 一女髻垂耳。手持方扇立坐傍。一女最小不會妝。高眉
 短髮耀漆光。玉纖綠笋握金剪。柳下輕挽宮人裳。金盤
 玉甕左右列。紅桃碧藕水雪涼。冰壺之傍立一女。背後
 隨以雙白羊。手拱金瓶瀉水。半滴灑灑雪驚鴛鴦。鴛鴦
 得水自雙浴。美人抱膝空斷腸。秋題云。盆池露冷荷半
 枯。碧波風細雙遊魚。美人坐此綠玉椅。屏山方接雙蟬
 峰。椅後二女執纓立。按前二女嬌滴。七女女手扶小女
 腰。小女嬌倚大女膝。涼風入樹落翠槐。秋深不見羊車
 來。金鈴響處吠黃犬。美人恨托芙蓉腮。冬題云。錦屏三

面圍繡床沉香椅。上鳳襦光。美人端坐袖雙手。臨眉半
 蹙愁夜長。倚後一女伏白羽。一女執纓更回顧。一女烏
 帽金縷衣。玉指纖纖。携小女。小女手挽大女腰。笑看孔
 雀雙翠翹。可憐美人獨自坐。翠竹雪響風前梢。
 眉譜詩云。倒暈分梢十樣新。不逢京兆為誰顰。春山添入
 秋風翠。抹出峨眉月半輪。
 古眉譜有檀暈倒翠等名。
 比紅兒詩云。青絲高維石榴裙。腸斷當筵酒半醺。置向
 宮圖回裡入。胡應不數昭君。又越山重疊越溪斜。西子
 休辭解脫紗。得似紅兒今日貌。肯教一去見夫差。又
 得芙蓉出水新。魏家公子信才人。若教瞥見紅兒貌。不
 肯留情賦洛神。又薄羅輕剪越溪紋。鴛翅低從兩鬢分。
 料得相如偷見面。不應琴裡逗文君。又輕小休誇似燕
 身。生來占斷紫宮春。漢王若遇紅兒貌。掌上無因着別
 人。又自有闌花一而春。臉檀眉黛一時新。殷勤為報梁
 家婦。休把啼妝賺後人。又畫簾垂地紫金床。暗引羊車

駐七香。若得紅兒。此中住不勞。烟篠灑官廊。又蘇小。輕
勻一面妝。便留名字。着錢塘。藏鴉。門外諸年少。不識紅
兒。未是狂。

三千寵愛在一身。

西廂傳奇有崔娘詩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

初風流才于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又艷詩云。春來

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

墻花滿樹紅。又離思云。山前散綬繞堦流。禹樹桃花映

買愁集

六

元

小樓閉。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又曾經滄海

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綠修道

半綠君。又春曉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

佳兒。賊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集古題裴航遇仙圖云。湖上春風草木香。溪頭仙子遇裴

航。綠雲雙挽曉鬟重。白雪一聲春思長。花擁玉筵隨皓

鶴。酒傾玉露醉瓊觴。畫圖彷彿當年事。牽引春風斷客

集古有此天然格調的是仙哉

古曲云。風兒疎刺。吹動雨兒漸零。上風送雨兒。步楚風

兒。橫繡幙中燈兒。一點紅燈兒。照破人兒。夢上繞巫山

若箇峰。

傳奇詞云。心情宛舊。繞定咱身後。咱低聲問。還去否。問他

這般不。奏那般不。便待窗前窗前。推枕呀。猛跳起。人

兒不見。不見。枕根低叩。

傳奇小詩云。上得上峽日。秋來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

買愁集

八

手

木蘭歌。又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搖落盡。一半

在銀牀。又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

可憐宵。

張尚禮作宮辭云。庭院沉沉。晝漏清。開門春草共。愁上

中。正得君王寵。却黃鸝。叫一聲。

有太祖以此詞善。禁宮禁情事。置禮極刑。才情誤人

如此。

高季迪憶遠曲云。楊子津頭。風色起。郎帆一開。三百里。江

橋水欄多酒。鏡女兒解歌。山鷓鴣。武昌西上巴陵道。聞

郎處。已。經過好櫻桃。熟時郎不歸。客中誰為縫春衣。陌

頭空問琵琶。卜欲歸不歸。在郎足。郎心重利輕風波。在

家日少行路多。妾今能使烏頭白。不能使郎休作客。

楊胤勸守宮詩云。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有

參。夢冷腸。堪斷。腸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鈿。曉。黃

花。光。映。玉。鞦。寒。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

壽。大。字。詞。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

寶愁集

想書

三

不是商人婦。憔悴玉搔頭。春筍纖。七露。老却江南杜牧

之。懶。為。秋。娘。賦。又。粉。淚。濕。鰲。銷。只。恐。郎。情。薄。夢。到。巫。山

第。幾。峰。酒。醒。燈。花。落。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着。眉。黛。含

顰。為。阿。誰。但。悔。從。前。錯。又。花。壓。吳。雲。低。風。透。羅。衫。薄。殘

夢。曹。勝。下。翠。樓。不。覓。金。釵。落。几。許。別。離。愁。猶。自。思。量。着

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馬。雀。窗。召。箕。何。一。日。泛。西。湖。亂。運。如。飛。書。云。此。地。曾。經。歌

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綠。寒。食。梨。花。無

主開郎去排雲。叫闌。妾。今。行。雨。在。陽。臺。表。情。新。與。遠

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後。書。錢。塘。蘇。小。小。敬。和。崔。窗。曉

管。河。橋。首。唱。

錢。塘。士。女。張。妙。靜。曉。音。律。善。行。草。作。詞。云。憶。把。明。珠。買。妾

時。妾。起。梳。頭。郎。画。眉。郎。今。何。處。妾。獨。自。怕。見。花。開。蝴。蝶

飛。

楊。升。菴。謫。滇。中。久。不。得。調。寄。夫。人。詞。云。費。長。房。縮。不。盡。相

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淚。珠。與。銅。壺。共。滴。愁。腸。與

寶愁集

想書

三

蘭。焰。同。煎。愁。和。悶。經。歲。年。已。夫。人。答。詩。云。雁。飛。曾。不。到

衡。陽。錦。字。何。出。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

斷。腸。口。歸。白。歸。啼。歲。莫。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

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西。河。竹。枝。詞。云。酒。盡。爐。香。客。未。休。脫。衣。走。馬。恣。風。流。西。河

亦。有。橫。塘。曲。一。拍。風。吹。入。秀。州。又。闌。門。楊。柳。枝。詞。云。二

月。初。收。雀。市。燈。踏。春。兒。女。笑。春。貧。朝。來。忽。地。闌。門。柳。綠

到。車。橋。不。見。人。又。粉。黛。亭。子。日。爛。斑。欲。寄。音。書。好。是。誰

一夜柳花吹不到。大長干隔小長干。

沈行集古香奩詩

眉公云詩有可誦者三香奩集其一

也。詩云。靚妝能罷粉痕新。寶釧香蛾翡翠裙。坐久暗

生惆悵事花殘。好作斷腸文。鴛花庭院日遲遲。盡日

無人誰得知。雲鬢半偏新睡覺。海棠軒外去題詩。垂

簷深院晚沉沉。風折鸞離恨轉深。惟有關山今夜月。只

應偏照兩人心。春風淡上影悠悠。欲綰雲鬟却又休。

借問含顰向何事。悔教夫婿覓封侯。宿雨厭厭睡起

賣愁集

想書

畫

邊曉鶯啼斷綠楊枝。夢中無恨風流事。盡在停針不語

時。清明時節好。烟光艸色青青。柳色黃黃。惟有深閨惟

悴質。不堪端坐細思量。輕移蓮步下芳階。紅藥當階

次第開。春意自知無。玉情曉風看落滿。青苔。紅芳落

盡井邊桃。酒病懶。日正高。百尺朱樓閒倚過。靜看燕

子暈新巢。愁思看春不當春。梅花已謝杏花新。良人

一去無消息。錯恨橋頭賣卜人。黃鳥啼時春日高。殘

妝和淚汚紅綃。傷心更見庭前柳。依舊春來萬上條。

海棠庭外雨初收。嬌服如波入髮流。試着羅衣寒尚嫩

晚風頻動惜花愁。一抹濃紅傍臉斜。眼橫秋水水盤

鴉妝成只是熏香坐。二月淮船當到家。每見花開即

苦春薄羅輕剪。越溪紋畫樓鎮日無人到。蟬髮重梳舊

日雲。南陌秋千寂寞垂。百花如繡照深閨。流鶯不語

傷春恨。更向落花枝上啼。海棠時節又清明。紫蝶黃

蜂各有情。試問閒愁知几許。一江寒浪若為平。日高

開步下堂階。行到花前淚滿腮。淚眼問花花不語。為誰

賣愁集

想書

畫

零落為誰開。無言几度春。夢來何處更為雲。桃

花臉裡汪汪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殘妝滿面淚關千

髻亂釵橫。特地寒火冷。烟消寒食過。刺桐花發共誰看

細草春莎沒繡鞋。閒尋女伴過西家。春風不管人惟

悴。開遍薔薇一樹花。桃李爭妍滿眼前。年年三月病

脈。柔情牽損雙眉黛。淡畫春山不喜添。滿額鵝黃

金縷衣。千愁萬恨過花時。亂紅飛過秋千去。盡日無風

綠索垂。南浦東岡二月時。暫時分手莫躊躇。而今候

我秦樓約雨見秋風不寄書。柳眉梅額曉妝新。傾國
傾城總絕倫。心事十分誰會得。海棠風外獨沾巾。窺
人伴整玉搔頭。睡起慙。底事羞忽見陌頭傷柳色。依
然春恨鎖重樓。銷金帳冷水沉烟。樓上花枝笑獨眠。
無限傷情言不盡。几回欲起卽潸然。宮樣衣裳淺画
眉。翠翹浮動玉釵垂。年年春事關心事。只有妝樓明鏡
知。舊事無人可共論。一燈明滅照黃昏。添情厚意知
多少。雨打梨花深閉門。人傳郎在鳳凰山。相見時難

寶愁集

不

想情

委

別亦難。狼籍落花春不管。樓前獨自倚闌干。鐘鼓無
聲夜寂寥。背燈初解繡裙腰。淚痕落枕紅綿冷。縱得春
風亦不消。有時顛倒着衣裳。不洗殘妝凭繡牀。好是
綠窗風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閒愁閒悶日偏長。對
鏡那堪重理妝。自剪柳枝明画閣。驚回白鳥入斜陽。
嫵娜腰肢淡薄妝。家。常愛着舊衣裳。玉關西望腸堪斷。
針線慵拈午夢長。樓外重疊山。別郎容易見郎
難。日高睡起無情思。強把花枝冷笑看。冰雪肌膚力

不勝。酷憐風月爲多情。自慚不及鴛鴦侶。雙宿雙飛遊
一生。樓上孤燈伴曉霜。啼妝不整困銀床。分明更想
殘宵夢。小語低聲賀玉郎。芭蕉分綠上窗紗。暗度流
年感物華。日正長時春夢短。覺來紅日又西斜。室通
其如人遠何。青春白日坐蹉跎。桃花臉薄難藏淚。灑向
空川作逝波。風透疎簾月滿庭。綠窗今夜夢分明。一
春魚雁無消息。不忿朝來喜鵲聲。自移枕簟對花陰。
瘦覺寬餘臂上金。離別不堪無限意。一年不見一重深

寶愁集

不

想情

委

紅夾羅襦縫未成。感時心緒杳難平。不知門外春多
少。嘗到垂楊不惜聲。風帽日煖蕩春光。燕語鶯啼亦
可傷。半睡覺來無一事。窗前和淚繡香囊。倚闌無語
倍傷情。夜合花開香滿庭。羌管一聲何處笛。細風斜雨
不堪聽。郎上孤舟妾倚樓。感時傷別思悠悠。離心不
與西江水。流到瓜州古渡頭。相思無路莫相思。默
春情更泥誰。獨宿孤房淚如雨。此情只有曉雲知。曉
角昏鐘爲底忙。怕黃昏後又昏黃。近來欲睡兼難睡。半

是思郎半恨郎。一從別後減容光。拂杵調砧更斷腸。
江上有樓君莫望。海天愁思正茫茫。花恨紅腮柳恨
眉。形同春後牡丹枝。綠窗孤寢難成寐。說與傷人渾未
知。角聲孤起夕陽樓。不啻秦人怨隴頭。自是斷腸聽
不得。吹人不管聽人愁。恩愛方深奈別離。縈燕盃手
泣斜暉。含南舍北皆春水。忍照鴛鴦相背飛。滿眼春
愁倚繡牀。酒添顏色粉生光。侍兒扶起嬌無力。枕破施
朱隔宿妝。淚濕紅殘怨別時。春天香日遲。紅稀

買愁集

起書

三

綠暗能傷客。此日深願那得知。花枝千萬趁春開。短
白長紅越女腮。人自多愁春自好。風流何處不歸來。
膩髮堆雲鏡舞鸞。試從花柳問平安。不知何事秋干下
愁坐。關心有幾般。常恨春歸人未歸。祇憑魂夢接親
知。杜鵑啼落西樓月。正是女郎眠覺時。鬢雲斜暈風
釵橫。意態由來畫不成。無限春愁莫相問。却愁紅粉淚
痕生。傍簷垂柳報芳菲。自守空樓歛恨眉。黃鳥只愁
春去遠。如簧巧囀最高枝。香塵微沈含懼鞋。花影無

人自上階。折得一枝香在手。思君簪向鳳凰釵。卻
不為少年留一寸。心中萬里愁。天氣困人梳洗懶。嬌
意緒不勝羞。遠書歸夢兩悠。人自傷心水自流。長
路關山何日盡。計程今日到梁州。蕙帳金爐冷篆烟。
寶釵分股合無緣。沉沉良夜與誰語。獨自燒香獨自眠。
一半雲鬢墜枕。殘懶將閒事。更爭能侍兒。全不知人
意。敲遍闌干。不磨。剛被恩情誤此心。花流水。恐離
王琴如。今妾面羞君面。悔作從來恩愛深。愁鎖眉尖

買愁集

起書

三

書不成。烟花零落過清明。杜鵑不管離人恨。啼了千聲
又萬聲。鳥雲不理鬢蓬鬆。無力嚴妝倚繡櫺。簾捲玉
樓人寂寂。手彈珠淚與東風。一更更盡到三更。未
銀牀夢不成。欲把傷心問明月。清光此夜為誰明。兼
霞霜盡雁初飛。聞道隣家夫婿歸。怨別自驚千里外。不
知何處寄寒衣。寂寞襟懷酒半醒。夜香燒罷掩重扃。
無端畫角嚴城起。獨擁寒衾不忍聽。漏聲透入碧窗
紗。天路悠悠星漢斜。獨坐黃昏誰是伴。閒敲棋子落燈

花。月落孤城忽夜砧。斷腸魂夢雨沉沉。見家夫婿多
輕薄。何事經年四好音。幾展齊紈又懶裁。殘妝淚暈
濕紅腮。到頭須向邊城着。肯信愁腸日九迴。缺月流
光入綺疏。西風吹妾妾憂夫。吳魚嶺雁無消息。雲髻朝
來不欲梳。媚霞橫截眼波來。兩葉愁眉愁不開。白日
臥多嬌。似病懶修珠翠上高臺。梅花似雪柳如烟。時
候頻過小雪天。萬恨千愁言不得。願郎安穩過新年。
睽違已是十秋強。哭損雙眉斷盡腸。何事黃昏尚凝睇。

賈愁集

想書

元

詩成吟咏轉淒涼。又四時集古詩云。綠楊高映畫秋
千。畫出清明三月天。謾遣鯉魚傳尺素。側垂高髻掃金
鈿。相思相見知何日。多病多愁損少年。君在江南相憶
否。亦應懷抱瑤凄然。秀榻花嬌欲鬪羅裙。不忍重看舊
寫真。幾樹垂楊陰乍合。滿林幽鳥語方頻。空餘錦字表
心素。暗擲金錢卜遠人。別易會難長自嘆。人生莫作婦
人身。芙蓉花外夕陽樓。情緒牽人不自由。針線懶拈
腸自斷。闌干未倚淚先流。誰憐夜枕驚殘夢。只有空林

敵素秋。欲寄狂夫書一紙。薄情邊雁不同頭。枝有早梅深閨寂寞罷妝臺。朔風凜冽頻驚坐。別思綿
綿不易裁。獨宿自然堪下淚。寸心爭忍不成灰。不眠數
盡雞三唱。滿意燈花落又開。
潘公理禠詩百首曲盡閨情。今拈其五。詩云。鸞啼燕
語話春愁。片雨分陰不上樓。洗手弄珠無一事。閒盃
看取桂花油。一金華繡競動遺光。酒帶微醺嬾上牀。
侍妾爭傳鷄舌貴。不知郎愛口脂香。二乍然相傍便

賈愁集

想書

早

相帶。取次溫存取次乖。更有魂銷腸斷處。背燈斜脫
鳳風軟。三昨夜郎酣柳市西。斜封紅葦寄當歸。晚來
和淚拋金尺。準作愁顏問是非。四夜分燈翠逼芙蓉。
幕捲金鋪寶髻鬆。記得情深情睡處。半鈎羅帶盪酥
胸五
藥名詩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
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上。又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
驚滿地黃。清淚暗銷輕粉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未

嚼心先苦。紅豈相看恨更長。鏡裡孤。剪其遂。以引年。何用覓昌陽。

石天有數目。詩云。一春花事。一春愁。十二珠簾。十二樓。千萬愁。中聽百舌。兩三枝。上五更頭。

真娘吳中妓人也。歌舞特絕。歿葬武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嘉興縣前亦有吳妓人蘇小小墓。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聲。後有士人題詩墓上云。一株繁艷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

實愁集

想書

聖

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小。祇因回首是卿。上緩山主人題詞云。霧鎖鬢雲。重山低臉。黛堆青。蘿煙上月。玉鏡舊時臺。連理枝。雙鴛燕。合歡花。同心帶。舞衫何處。落香塵。蒼霞幾片。勞光采。高歌一曲。凌風苦。棠梨落盡。王孫哀。吳山越山。何處路。青鸞西去。不復來。

虞美人墓上有虞美人草。昭君墓上有青草。貞娘墓上有花草。情之所種。可以化生。然則山河大地。榮光。

繁艷安知非天地之情。種所結想而成者。

洞庭東山有井。云是當年柳毅井。週迴橋樹參差。月夜常見龍女與毅雙上。出遊辛酉歲。田子莚與王子同游。酒酣賦詩云。橋花垂蔭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輾轅腸斷碧絲烟。時林月漸明。隱上見橋樹。甲美人掩映若隔烟。霧却前遙吟云。橋花如雪晚風清。迢迢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俞君宜少年登第。風情過人。作采蓮曲云。小姨學采蓮。兩

實愁集

想書

聖

腕白於雪。花色如細裙。薄上紅于血。西隣小姑亦採蓮。隔岸徒聞語笑喧。從來不相識。相呼好並船。停橈花下勤把手。他年何處投箕箒。苦樂參差不可言。此日花開得來否。難割藕絲腸。怕逢遊郎。歸來風吹小簾涼。時聞花外香。

人生會少離多。天涯萍梗。誰能遣此。讀此詞。一片離情。在萬里橋頭。

沈君烈古意云。佳人夏午簾如波。佳人無。嬌輕羅。郎在。

散髮投懷多妾心。憐慣不能訶。好為君縮髮如螺。手蟠
綠髮心揣摩。別有憐卿奈妾何。

桃花女子集句詩云。梳成鬢髻出簾邊。折得桃花三兩枝。

欲插上頭還住手。遍從人問可相宜。一櫛一梳枕捲紗。

美玉腕斜籠一串金。夢裡自家搔髮髮。索郎抽落風風

簪。二家住東吳。白日磯門前流水。泥羅衣朝來繫着木

蘭棹。閉看鴛鴦作隊飛。三石頭城外是江灘。上行舟

多少難潮信。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四山桃花

買愁集 題書 望

開紅更紅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慎恨無

邊總足空。五西湖荷葉綠盈。露重風多蕩漾輕。倒折

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六芙蓉肌肉綠雲鬢。幾

許幽情欲語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闌干。七

劉夫人題美人圖云。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

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恹空房不忍歸。

卜子寄宿空館。午夜見二女子。冉庭中拜月挑髮微。

吟云。拜月下高堂。秋風清露涼。曲欄人語靜。銀鴨自焚

香益孤女云

傳奇詞云。春至年年草杜。芳草無心裙帶綠。風冷酒初

醒。琴心瘦長。卿藥果封蛛網。愁入眉尖。上小拜向蓮幢

佛前燒炷香。

送友集古云。把酒相看對夕曛。紫烟衣上繡春雲。荒山古

道無楊柳。惟有松枝可贈君。

金谷園集古云。深院梧桐壓金井。院門晝鎖回廊靜。殘花

悵望近人開。猶似當時美人影。又有閨情集古云。珠箔

買愁集 題書 望

上銀鈞。春花歷翠樓。笙歌何處響。鸚鵡對人愁。午睡醒

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

蘭芳蕙芳金閨賈人女也。淑姿窈窕。性脫蘭蕙。父築小樓

居之。倩各人畫蘭四壁。二女日夕吟咏于上。開楊用修

作竹枝詞云。西吳有竹枝詞。東吳獨無竹枝詞。乎作數

語云。姑蘇臺上月。爾姑蘇臺下水。潺湲月落西邊有

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一虎丘山上塔層層。夜靜分明

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鈿施山僧。二翡翠雙

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兒曾孤生。憎宝帶橋頭。水牛入吳江。牛太湖。三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貞娘葬虎丘。

二女後私一少年。子父覺竟以双玉委焉。父可謂憐才矣。

傳奇叙頭風詞云。不。開。愁。非。干。酒。柳。絲。揉。得。搗。兒。繡。腰。圍。瘦。眉。痕。鬪。十。三。明。月。滿。弦。時。候。就。就。上。憐。花。奏。惜。花。倦。柔。香。翠。颺。銀。塘。皺。紅。光。溜。濃。烟。透。金。鴉。待。啄。籠。裙。豈。惹。

買愁集

想

聖

返上返

王元美春夜不寐詞云。尖。側。東。風。迷。離。雨。只。解。排。比。黃。昏。一。燈。清。映。燭。淚。珠。痕。熏。盡。銅。炉。香。地。相。思。被。慰。貼。難。溫。那。堪。更。穿。花。玉。漏。點。上。出。長。門。無。端。千。万。種。新。愁。舊。事。來。往。紛。上。總。成。就。天。涯。一。病。身。捱。得。鄰。雞。報。也。權。撒。下。几。件。銷。魂。還。禁。架。楊。花。燕。子。遲。日。情。閑。庭。

古四言詩云。臨。軒。啓。鑑。以。炤。二。毛。美。人。阻。隔。使。我。心。勞。我。有。悲。歌。苦。無。絲。桐。我。有。尺。書。苦。無。飛。鴻。清。風。徐。來。暗。菊。

生香如彼。窈窕低言吐芳。寒衣未裁。庭霜菊淨。懷哉。手就與藏。鈞誰曰。江溪魚知其底。誰曰。火炎鼠居其裡。彼美。人蛾眉傾國。愛我如攜。棄我如擲。阮刘神仙。天台猶慕。淵明淡泊。閑情作賦。袁艸索綯。可制我牛。干將。在匣。難斷我愁。夜深燭滅。降階曳屣。樹影蕭疎。參差在地。仰視皓月光。燭無邊。織阿願托以盤。所惟維鵲之胎。使人相思。試以贈之。庶不我辭。莫听此曲。此曲甚長。停絲罷竹。且進我觴。

買愁集

想

聖

四言詩古拙易風雅難。讀此則零香斷玉。啄碎風箏。唐伯虎作海棠詞云。昨。夜。海。棠。初。着。雨。數。點。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妝。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說。發。嬌。嗔。不。道。成。花。勝。活。人。將。花。揉。碎。在。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

古閨宴感懷詩云。昨。夜。匆。上。扇。底。風。画。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双。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闌。春。酒。煖。分。

曹射覆蠟燈紅馬蹄。明月催歸去搔首。西窗自咏蓬又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蚕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又來是空言太絕
踪。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來墨未
濃。蠟燭半籠金翡翠。麝香數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
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古刘阮詩云。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來。雲液既

賢悉集

題

聖

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
間定不回。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又再到
天台訪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寂寞閑溪洞。雲散
蕭條絕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烟霞不似往年春。桃花
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題蘭香張碩詩云。天上
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來經玉樹三山遠。去隔
銀河一夜長。恐入清塵愁錦瑟。酒傾玄露醉瑤觴。遺情
更說何珍重。擘破雲鬟金鳳凰。又碧落香銷蘭露秋。星

河無夢夜悠上。靈妃不降三清駕。仙窟空成千古暗。
月隔花追嘆別。飛烟籠樹省淹留。人間何事堪惆悵。海
色西風十二樓。

曹秀娥題美人出浴辭云。溫泉起來忙護體。帶濕裙拖地。
翻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俏東風。有心兒輕揭
起。

一石天曰。墨莊漫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

六朝樂府有双行纏。其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

相

相

吳

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杜牧詩云。鈿天裁量減
四分。碧琉璃滑。聚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
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几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
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予少時與
楊姬飲。客取其鞋度。杯行酒有詩咏之云。無多綦縷
結。鴛文藕覆。貴妃脫。新籠荔子裙。午脫葡萄微帶粉。
自留花氣不曾薰。朦朧墮枕勾如月。依約浮杯度作
雲。偶被小鬟嗔擲了。錦魚成隊狎波紋。

湯卿謀美人臨鏡歌云。曉妝欲借胭脂視。低頭細掃芙蓉

鏡。願將嬌面對春風。頻迴倩影分明認。可是朦朧雪裡

花。還疑秋水浸紅霞。芳晨費盡修眉裡。經捲珠簾日又

斜。又美人刺繡歌云。鎖愁春色奈何天。落花飛絮相流

連。小姑喚嫂繡錦幘。金刀碎剪閑歡謔。姑道彩鸞毛羽

好。朱翎翠翰不曾老。嫂言我愛芙蓉姿。速理並蒂長相

思。春夢催人倦且起。回看小姑竟睡矣。又新婚曉云。日

影和烟上一画梁。双鬟悄立整羅裳。傳來絮語欺鸚鵡。睡

貞烈集

想書

兒

足脂痕暈海棠。扣領含羞留待束。寒帷匿笑不成妝。守

宮的的爭含艷。未許人前理繡床。又新婚夕云。最憐妝

卸背銀釵斜溜嬌波印。玉郎臂藕未曾輪作枕。唾花先

已。誰生香閣從繡。窺來去慢倚熏籠話短長。怪底侍

兒屏外。听故將羅襪蹴鴛鴦。

卿謀才思揆發。少年應賦玉樓才。滿天概是耶非耶。

沈君晦贈甥女瓊章詩云。双眉紙影月初三。碧黛描成石

竹。彩紫釧金星翡翠重。紅綉扇月鳳凰銜。桃花白雪嬌

隨母柳絮因風肯讓男。南國無双應自貴。北方獨立詎

為慙。惟容未笑芳。注。壓細語如聞口。半誦梅額侵霞嫩

傳粉鴉鬟浮鏡不。留管曲屏曉煖芙蓉睡。小院香多

蕤含。賦亭迴文新識恨。繡殘連理未知。詣樓前無與春

相問。花下惟餘影對。參飛去。嶺寒身似許。比來玉帳貌

如其東風吹盡吳宮怨。流石柱人今又南。

瓊章覽此詞。愀然云。尤色豈人生之幸耶。未幾而珠

顏殉玉匣矣。惜哉。

貞烈集

想書

五

湯卿謀彈箏詞云。曉芳啼被枕中愁。與双鬟小婢。問隔窗

情共誰私語。把妾夢都驚起。青衣笑指園林裡。道紅兒

在此。摘青梅。真打須教去。怕勾引鸚鵡嘴。

閨中些子事。圖來便是一幅佳。画寫來便是一首好

詞。但恨圖不出寫不出耳。

吳耳淵揚柳詞云。新調小馬。趁飛花。行到垂楊曲巷家。三

和玉扉人未起。忽聞鸚鵡喚。燒茶又貽所思云。曾騎竹

馬。過君家。並坐牙床飲露芽。贈我金盆。今尚在。何當重

揚鳳仙花

湯卿謀鬪草詞云。展屏山自勸尋春。駕梳掠好將愁謝鄰家姊妹。閒貪耍。執手去茶糜架。卜鬪草誰行早嫁。私禱向海棠花下。一霎小鬟。麻着揉翠。喃上罵。

袁中郎江南子歌云。鸚鵡夢殘。曉鷓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長。回身自約青鸞尾。不道別人看。斷腸鏡前。每自銷魂。歎錦衣白馬。阿誰歌郎。不如卿。奈妾何。董無益記仙女三絕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蘊

賈悉集

想書

李

家燕子不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又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幾。關又屈曲。關干月半規。藕花香淡。水漪上。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闌。扇。子知。

卓珂月作獨韻詞云。娘問爲何不去。爹問爲何不去。背地問檀郎。難道今朝真去。郎去郎去。打疊離魂。隨去。今日問郎來麼。明日問郎來麼。向晚問。還頻有個夢兒來麼。癡麼癡麼。好夢。可如真麼。

莊所願子夜歌云。爲愛窗前月。遲上啓繡帷。今宵休更閉。候郎魂夢歸。一掩秋下庭。關。擡頭自疑。現待郎。

郎不來。抱月空啼去。二夜半子規啼。驚殘妾夢回。回時郎已去。悔不蚤追隨。三相隔長相憶。相逢轉自疑。恐郎懷別意。不似舊時癡。

賈悉集

想書

李

賈伯堅爲御史喜山東名姝金鸞兒。作醉高歌。紅繡鞋。曲寄之曰。藥心兒。比且連枝。肯意見。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得人。獨自遙望着。閉西窗。覓黃河水。流不盡。心中事。到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兒。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裡。直到來。

有一士訪妓。上在開府侍宴。候稍久。賦詞寄之云。春風。想就腰兒。細繫的粉兒。裙不起。從來卽向掌中看。怎忍在。燭花影裡。酒紅。應是銛華褪。暗感損眉峰。翠。夜深站老繡鞋兒。靠那個屏風立地。

葉天寥伊人思。伊人思。夫人沈宛。小引云。詩曰。兼葭萋萋。君所輯名媛遺編。

日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故知斗北橫參。停雲作
露。芳草因之。寄想幽桂。可以相思。山水將歸。共一風月
琴樽有侶。不負烟霞。領契游深。迦懷神遠。九班荆子。結
帶詎投。分子羅裙。然嚶鳴。猶切求声。婉姿無容。同好與
奚必蓉桂。縮劍。櫛黛梳。斂碧簫。調笙。紅袖按舞。薌膏息
翠之旨。梭躡流黃之机。迺稱婦女事哉。內人沈宛。君還
情。慨獨曠性。懣孤閑。詠陌桑。效題團扇。所感典型。雖通
軌躡。載逸。特於近代名媛。纂摘一二。採其佳句。作我清

賈愁集

想書

壹

音彩映錦囊。香翻綺袖。明妃胡塞。還畱桂若之洲。帝子
湘波。卽是靈均之友。郵花十里。盡啼春樹。鶯声暮雨。重
簾半入。秋燈蛩夢。葢淵綉鏡。綠嘯隱。鍼床。非表線。旌亭
金領紙。償者也。君今往矣。卷固存焉。零落殘篇。荒涼徹
篋。寂寥誰賞。僅餘秘枕之書。嗚咽奚堪。遂似鄰家之簡。
傳傷心于綠字。俾出人間。供雅玩于青閨。爰登木簡。
葉天寥形。奩續些。些皆名聞。掘葉瓊。引云葢昔返生。返至
章。章昭齊二女。挽什。等餘薤葉文。聊舒條。歎云爾。爰有名

集。在響愁言。耶。奈。

耶。

奈。

等餘薤葉文。

聊舒條。

歎云爾。

爰有名

集。

在響愁言。

耶。

奈。

等餘薤葉文。

聊舒條。

歎云爾。

爰有名

集。

在響愁言。

耶。

奈。

閨麗入。威垂谷。怙扶風。輔內。舊是班家。陽真。郗中。風。科
謝。闌。窗。開。翡翠。方。竟。新。妝。粉。印。芙蓉。隨。摘。佳。句。梳。蟬。雲
之。薄。髮。彩。奪。江。郎。寫。扇。月。之。双。蛾。九。分。越。女。才。超。左。嬪
遠。追。公。主。之。辭。質。比。令。嫺。均。擬。姝。好。之。怨。金。屏。題。罷。銀
管。裁。來。靡。不。遙。惜。清。揚。還。忤。婉。姿。軫。憂。隣。笛。結。愴。樓。簫
鏡。泣。鸞。飛。遂。勒。青。松。之。碣。琴。悽。別。鶴。何。殊。黃。絹。之。碑。未
訪。潛。英。紅。箋。代。石。無。勞。蘅。枕。碧。篆。留。仙。煒。矣。琅。函。倚。數
瓊。管。至于世。交。東。武。有。似。楊。侯。館。築。西。秦。卽。同。甄。后。芳

賈愁集

想書

壹

飄。柳。絮。羊。曇。申。舅。之。庭。美。映。椒。花。徐。邈。那。姨。之。戚。彭。城
姊妹。漢。宮。吹。曲。之。年。康。樂。池。塘。荀。嬪。解。圍。之。歲。情。閉。倫
屬。悲。感。懿。親。俱。露。湘。水。之。襟。泣。慨。楚。妃。之。歎。雖。纏。綿。悅
側。鴛。鴦。之。製。非。多。而。惆。悵。低。徊。如。媛。之。傷。已。盡。洵。明。珠
之。六。寸。固。雲。草。之。一。枝。矣
晉。令。齋。士。女。表。云。于。載。風。流。向。傳。江。左。六。朝。佳。麗。宛。在。秦
淮。朱。雀。橋。頭。南。引。狹。邪。之。路。烏。衣。巷。口。曲。通。逶。迤。之。塲
挾。彈。飛。鷹。箭。上。繁。華。公。子。鳴。鞭。策。騎。紛。上。僊。逢。兒。郎。劍

客藏名託翫俠骨。文人失職借執心。則有仙貌非凡。原居天上俗緣未斷。躑躅人問楊柳腰肢步。豈則體美。蓉脂肉出水不濡。吹氣如蘭。濯肌似玉。日朱未傳。依然夜語聞香。面藥未施。自爾晝眠。加瑩橫施秋水。却厭金篦淡掃春山。何須石黛。杏黃衫子。偏宜翡翠文裙。耳後珠璫雅映眉間。寶曆可謂胡天胡帝。乍陰乍陽。獨立無雙。橫陳第一者矣。于焉魂與矧也。目成同題漢上之襟。共結江干之佩。引金張而並入。迷劉阮以忘歸。此處留。

買愁集

提書

畫

儂豈惜纏頭之錦。他年共命何須繫臂之紗。墮馬妝成。惜不入宮。見如藏鴉賦。就幸而倚案成憐。此誠欲界之仙都。塵寰之瀛宮也。

鸞。為。金。自。的。呼。小。娘。或。在。長。門。上。水。
 若。泣。溝。水。之。淚。或。在。離。宮。之。前。銀。
 燭。銷。白。之。消。或。在。梅。角。路。送。銅。蟬。
 或。在。灑。水。樓。依。花。影。或。在。紫。臺。之。上。
 或。在。白。雲。字。或。在。青。塚。了。一。杯。碧。酒。

田、伊此境之惜境乃百其心以爲
 遠、人告余曰恨寔予始怯怯而惘
 然

去河錢當涼也於海山也屋



賈愁集

集之二

恨書 小序一則

○ ○ ○ 宮人聯臂

無名

○ ○ ○ 蔓草碑

無名

○ ○ ○ 行宮夜宴

蕭妃

○ ○ ○ 碧玉

喬知之

○ ○ ○ 破簾

女郎 崔氏

賈愁集

用次二

○ ○ ○ 逃樓長恨

侯夫人

○ ○ ○ 新妝怨

附羅鄴管卷家詩

楊姪女 盈川

○ ○ ○ 韓俊娥

隋煬帝

○ ○ ○ 馬嵬羅襪

唐明皇

○ ○ ○ 須臾舞

唐明皇

○ ○ ○ 湘中燕書

郭紹蘭

○ ○ ○ 有色無緣

村舍 子女

○ ○ ○ 春游門隙

崔護



○ ○ ○ 四愁 <small>附綏山主人無題詩</small>	劉禹錫
○ ○ ○ 千古恨	李涉
○ ○ ○ 雍總校女	崔涯
○ ○ 蕙藂	元微之
○ ○ 採薪女	無名
○ ○ 指環約 <small>附沈君烈春游詩</small>	杜牧
○ ○ 春江柳	劉禹錫
○ ○ 崇慶寺壁 <small>附綏山主人下第詩</small>	王憲
賈愁集 目錄二	
○ ○ ○ 雲英	羅隱
○ ○ 斷腸芳草	韋莊
○ ○ ○ 西湖遺恨	王玉貞
○ ○ 手痕石上	歐陽修
○ ○ ○ 蓬萊君	王荆公
○ ○ ○ 錦奴	徐凝妻
○ ○ ○ 十年別離	曾肩涯
○ ○ ○ 雲瑤棹	李芾

○ ○ 水殿拋毬	李慎言
○ ○ ○ 鬢蟬憔悴	王娃妹
○ ○ ○ 嫁妻	王元澤
○ ○ ○ 憶君王	靖康問
○ ○ ○ 陳石泉南婦	北人陳參政
○ ○ 秦學士	靖康子女
○ ○ 標梅怨	王氏
○ ○ 佛奴	劉弁
賈愁集 目錄三	
○ ○ ○ 紅玉釵	苒芸甫
○ ○ ○ 薄命妾	陳後山
○ ○ 一箇愁字	李易安
○ ○ ○ 燕山亭杏花	宋徽宗
○ ○ ○ 燕京酒肆	張純孝
○ ○ ○ 岳楚雲	周美成
○ ○ ○ 風捲落花	徐天寶妻
○ ○ ○ 長湖道上	女郎

○○○前緣誤	嚴幼芳
○○○莫思量	謝希孟
○○○禹跡寺	陸務觀
○○○多才薄命	武寧 <small>子女</small>
○○○前廊怨	易彥 <small>妻</small>
○○○太平酒	賈舍人
○○○居庸關驛暮	宋徽宗
○○○去年約	李公昂
買愁集 目次二	
○○○金錢血恨	趙節婦
○○○太液芙蓉	王婉儀
○○○錢塘紀	陳敬叟
○○○燕京故宮人	汪若水
○○○宣和宮姬	吳彥高
○○○關中驛舍	無名
○○○秋水殘霞	劉昂
○○○青城山	張麗華

○○○哀音離黍	趙孟眵
○○○吳山寄舊	王守素
○○○琴操悟	段天祐
○○○紫荊花	揭傒斯
○○○東風霧鬢	京畿 <small>子女</small>
○○○書齋弔古	趙孟眵
○○○灤京淚	張仲舉
○○○臂上羅巾	宮人 <small>張氏</small>
買愁集 目次二	
○○○荆溪薄倖	費宏女
○○○鎮海樓角聲	梁隆吉
○○○江湖夜雨	徐懋齋
○○○淚雨留人	齊錦雲
○○○隋離宮	梁公實
○○○汴京酒樓	汴京 <small>子女</small>
○○○至正妓人	李楨
○○○西禪夜月	朝雲

○ ○ 猗輝驛	陳祭酒
○ ○ 蘇 臺	倪元鎮
○ ○ 教坊	鐵鉉女
○ ○ 婁妃翠妃	寧 王
○ ○ 曾節婦	莊定山
○ ○ 離騷慟哭 <small>附賈翰題雪菴詩</small>	雪菴 <small>和</small>
○ ○ 揚子江頭	沈 承
○ ○ 寬家案	徐安生
賈愁集 目次二 六	
○ ○ 宮中學士	沈氏 <small>宮</small>
○ ○ 家山一夢	錢 擘
○ ○ 亂離女	馮鶴龍
○ ○ 男伉儷	柳捷子
○ ○ 村婦艷	泐大師
○ ○ 僧盧聽雨	劉彥先
○ ○ 滇中筇落	建文 <small>皇</small>
○ ○ 靈岩 <small>附綬山主人和韵</small>	無 名

○ ○ 青琴 <small>附綬山主人四星詩</small>	王穉登
○ ○ 悵悵少年	唐 寅
○ ○ 鐵板歌	薄少君
○ ○ 無可奈何	無 名
○ ○ 述仙誌	無 名
○ ○ 含滋遺恨	朱 棻
○ ○ 亡婦懺	朱 衮
○ ○ 鍾情誤	張麗貞
賈愁集 目次二 七	

買愁集

綏山主人錢尚濠振芝輯

蘆城赤隱呂 步貞九賦

一集假書

已矣哉。一片殘形空作。百年遺血漫為蛆。事已到此。勸也何為。狀人去山空。猶作吳門之響。月明現。斷還聞蜀帝之呼。良由混沌重來。情根不灰。爾乃虛空粉碎。恨却難消。仰頭千百事。書空題破青天。失足百

買愁集



假書

一

年身咽淚。平填滄海。將欲哭。今不可。欲譌。今不可。排有言。今是然。無言。今是然。集假書

咸陽王被收。嬪娥散落人間。毋當發風涼。月沿街接巷。嘗有聯臂而歌。云可憐咸陽。工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浴。水潺湲。瀟瀟岸長行人。那得渡

定州路側。慕容垂墓也。平楚。泫然行踪斷絕。一日。樵夫于蔓草中。得一石碑。其上有端詞。云。勃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背復能

云。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閉花滿地愁

隋煬帝與蕭妃夜宴行宮。時玉漏初沉。笙歌間寂。與蕭妃携手開階。見銀河耿耿。帝星不明。帝曰。外邊人必有圖我者。因唏嘘泣下。蕭妃云。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歌云。瑤宮室。金玉人家。珠簾開處。碧鈎掛。嘆人生一場夢話。休錯了。歲歲桃花。奈中原離黍。薊業堪嗟。干戈滿目。阻斷荒遐。梨園檀板。動新雅。深痛恨。無勤王。遠將鸞輿。返

買愁集



假書

二

須襟飲。顧不得繁華天下

喬知之有妾名碧玉。美艷能歌。知之。健。總為之不婚。武承嗣借教歌舞。遂不還。知之痛忿成疾。因作綠珠怨云。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可喜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宮中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未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旦容華為君盡。寫以綠素。賂關守密。寄之王。得詩悲惋。赴井歎

崔玄有妹能詩悔失節一薄倖人遂悲惋自悼終身不復
白○為○分○別○誤○看○不○了○漢○宮○人○人○淚○
覽鏡因題破簾云已漏風聲摧繩持也不禁一從經落
節無復有貞心

唐子畏云一失脚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惘惘
類形竟成墮甌離離妄想終作灰亦可悲矣

侯夫人賜帝宮嬪也才情藻逸容華絕代帝既幸迷樓後

宮不得進御夫人悵鬱經年一旦自縊繫詩臂上左右

取進帝反覆感傷往視色猶如桃花也自感詩云度絕

買愁集

眼書

三

玉輦跡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又欲泣
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自遣詩
云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關花草翻承雨露多
妝成詩云妝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
到處飛

昔沈君烈詩云四顧天垂圓似瘞幾人呼透襄問音
奈何奈何

楊盈川姪女十四歲能詩及笄與中表弟悅因寄新妝詞

云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鏡鸞鏡玉為臺
妝似臨池出入疑月中來自憐終不見欲求復得細弟
峇新妝詞云娟娟月入眉整整雲歸髮樓上弄妝蓬簾
外風移影斜窺秋水長軟語春鶯近無計奈情何只有
相思分竟同日殞楊哀之為之合葬人號鴛鴦塚羅鄴

詩云詩情酒癖總休論病裡時時畫掩門最是一生妻
絕處鴛鴦塚上欲招魂

場帝極憐韓俊娥後為蕭妃所制不得進御帝思之成疾

買愁集

眼書

四

寄詩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髮強半為
多情又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竟若未散憑仗一
相招

憐俊娥究竟為蕭妃所制畢竟不憐也予嘗作馬鬼
詞云長生殿上祝姻緣馬首紅羅不暫憐自是薄情
渾說慌不因無策庇輝娟不然挾天子之責而不能
得志一婦人我不信也

明皇在南內夢見妃子于蓬山太真院覺來悲感不置因

作詩遺之使力士焚于馬嵬山下詩云風急雲驚雨不成
成覺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姬祇聽
聲又作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
下得瓊鈞窄窄灣灣手中弄新月又如脫履露纖纖
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享終身之快意者福人也抱終身之幽怨者慧人也
三郎在福慧之間

明皇幸蜀貴妃薨馬嵬山下既返駕明皇命高力士潛

買愁集

恨書

五

易莽地至則肌膚已消釋矣惟胸前繡香囊在馬力士
取歸以獻明皇大慟自此時時悲悼每當風晨月夕
顧悽愴擁鼻吟云刺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
須臾舞罷無些事還似人生一世中

長安女子郭紹蘭適任宗宗賈湘中數年不歸蘭一日見
雙燕喃喃因呼與語曰我聞燕自海東來往來必由湘
中爾可寄我婿音純否言訖淚下燕飛鳴似有所諾下
泊蘭肩上蘭作詩繫燕足云我婿去重湖臨臆泣血書

殷勤憑燕足寄與海情夫燕遂飛鳴而去明年春夢燕
歸足有繫詩云三年離恨憑誰訴夢裡幾回回又錯爭
奈楊花撲面飛春陰不認歸來路蘭驚暗泣云郎不歸
矣送卒

余乙下第歸日暮迷路投宿一村舍惟有一女子孤燈紡
績低鬟鞦韆影幽韻動人俞挑之云何孤苦如此女云子
有才無命妾有色無緣天涯萍聚何必相問指壁間二
喬圖云子能題否俞未及應女郎口占云江上桃花紅

買愁集

恨書

六

粉腮偶然次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
綠苔俞愴然淚下

崔蕙初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
護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
求飲女人啓門以一盂水至獨倚小桃柯佇立而意始
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
歲清明徑往尋之而門已扃鎖矣因題詩左扉云去年
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

依舊笑東風

劉禹錫有妓甚春戀將營別墅居之一日出遊李逢吉見
之恃勢奪去劉憤鬱經年因作四愁詩云寶釵重合兩
無綠魚狂深潭雀狂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傳言青鳥罷
御錢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靡蕪山
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一鸞飛遠樹知何處鳳得新巢
已作絕字解去心紅壁尚留香漠漠碧雲初散信沉沉情
知汚點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

買愁集

恨書

恨書

七

夫形狀淚痕深二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歎一般
買笑倚邊花已老西窗下月猶殘雲籠巫峽音容斷
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滄海也須乾
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
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畫獨
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

緩山主人曰雲情多變水性易流柳枝鬪昌黎之亡
酥香負杜家之愛郵亭一夜眠處士空生巫峽夢湖

洲十年約青蛾今屬使君家作無題詩云碧雲飛處

隔蓬萊香徑烟銷種綠苔夢裡關山何日到書中鴻
鴈幾時來團香和就相思淚碾玉難成百艷胎自是
人間惆悵事劉郎辛苦憶天台一自來消息兩茫然
畫損雕關擲破錢秋雁書空還有喚春蠶絲盡不禁
眠已無梧葉題長恨空折梅花報可憐一夢揚州成
底事挑燈誰話舊因緣二悠悠魚鴈別經時瘦盡江
郎鬢裡絲天上有星臨薄命人間無藥治相思空餘

買愁集

恨書

八

舊恨歌桃葉誰識新詞唱柳枝十二峰前多少意情
風吹與玉人知三獨立東風苦自嗟悵悵暗數昔年
華雲鬟有恨終為石萱草無懼不耐花蕩子自尋王
謝壘馬蹄曾識茂陵家蒼茫望斷歸來路一寸心中
萬里涯四凡材何計合烟絲誤入三山小有天賦就
西廡飛白鳳夢來神女刷藍田看花和淚思長好對
月傷心說再圓情緒近來言不得夜深獨自禮金仙
初○月○大○關○
五浪說懽情不可尋星橋拆處米雲深窺影斷驚

賈愁集

恨書

九

分鏡。酥枕。香消。玉墮。簪一尺。難挨。回首。路千金。莫買。
 隔簾。心何年。再展。雙翮。翼飛上。紅樓。倚碧。琴六。浮漚。
 聚散。豈為。期零。落花。魂倦。眼低。枕上。三更。銷夢。雨燈。
 前一。折買。愁詩。難將。白雪。調蘇。小何。川黃金。鑄牧。之。
 二十四。番風。信急。離梁。春暗。絡塵。絲七。襄王。曾伴。楚。
 江雲。花使。無端。惜離。群鸞。風笙。中喚。小玉。鴛鴦。塚上。
 哭雙。文淚。絲堪。織流。黃綺。雁字。誰書。白練。裙王。絮登。
 樓。渾是。病暮。烟何。處問。湘君。入。腸。斷。崔。微。待。月。身。淚。

賈愁集

恨書

十

淚痕十一
 李涉。至揚州。遍歷。諸寺。偶於。城外。草菴。中遇。一女子。風髻。
 霧鬢。拜泣。道左。乃故。劉員。外愛。姬宋。態也。李問。何行。止。
 日。飄泊。耳李。不勝。嘆悼。贈以。詩云。長憶。雲仙。至小。時。笑。
 蓉頭。上縮。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
 陵陽。夜醮。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
 不見。嫦娥。二十。年。能為。之。悲。慟。李亦。泣。下。嘆曰。白髮。有。
 前後。青山。無。古今。我與。卿。今日。結。成。千。古。之。恨。矣。

崔涯。妻。揚州。雍。總。校。女。也。儀。質。閒。雅。夫。婦。甚。睦。一。日。崔。小。
 得。罪。於。雍。雍。勃。然。仗。劍。入。室。立。令。女。剃。髮。為。尼。涯。悲。泣。
 不。聽。分。疏。親。戚。揮。勸。送。之。涯。不。得。已。裁。詩。留。贈。云。隴。上。
 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婦。娥。一。入。宮。中。去。巫。峽。
 千。秋。空。白。雲。崔。自。此。不。娶。

元微。之。妻。韋。氏。字。蕙。葉。婉。麗。多。才。思。官。未。達。而。苦。貧。二十。
 殞。芳。微。之。痛。悼。作。詩。傷。之。云。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黠。
 婁。百。事。乖。願。我。無。衣。搜。講。篋。泥。他。沽。酒。拔。荆。釵。野。蔬。充。

膳甘長養落葉添新仰古槐今日鬢蟬何處去竹爐蓬
窻鎖荒齋

採薪女多於錢塘負薪來往烟眉霧臉辛苦可憐一日杭
妓承應燕會皆綠衣細馬一女息擔掩泣而歌云亂蓬
為鬢布為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種錢塘江上女着紅
騎馬是何人

杜牧游湖州兄一里姪携一壘髻女子年十餘歲而娉姪
秀出國色無雙牧驚愛之以指環定情約以十年後來

買愁集

末

恨書

十二

娶後大中三年牧始守湖州已踰四恭而女竟他適矣
牧不勝惋恨賦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惜芳
姿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沈君烈有詩云欲尋花信太尋遲花上流鶯已占枝
三百金驕公子勒十千酒捧美人危不撐簾額通聲
福可隔牆頭和句詩世上風流詞賦久俗送春夢不
多時亦可謂解嘲矣

劉禹錫懷人不至嘗作楊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

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

王憲累舉不第題一絕於崇慶寺壁云十口溝陞待一身
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灰猶作長安下第人
唐制天子親自策士至有主司十薦而不得一第者
怨氣所積釀成黃巢之禍嗟乎腹噉千百蠹魚筆冢
相望髮白而不能博半綸能不悲哉緩山主人作下
第詩有云二九年中夢筆橋文成尤怪墨成妖可憐
白鳳飛何處化作啼鵲不可招

買愁集

末

恨書

十三

羅隱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後下第復見雲英把酒
啼噓隱作詩云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
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知人

韋莊蜀有愛姬安質艷麗詞翰精絕蜀主建聞之託以
教內人奪去莊追念悵怏怏作謁金門詞云空相憶無計
得傳消息隔斷桃源人不識采雲何處覓新睡覺來無
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得
詩不食卒

薛仲舉飄泊江湖。過武林。邂逅歌妓王玉貞。一見投契。深相眷慕。貞更不他接。日脫簪珥。買醪湖上。後貞囊篋空乏。舉竟欲分袂。貞留之不得。作詞贈別云。來時吳會猶殘暑。太日武林春已暮。欲知恩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惟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舉既去。貞遂赴湖死。

僕固懷恩女。年十八。能詩。解音律。唐代宗冊為崇徽公主。遠嫁吐蕃。泣別時。手把石上遺痕。不消歐陽公題詩云。

賈愁集 恨書 五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芳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惜為身累。肉食何知預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野花香草自春秋。

荆公女蓬萊君。適吳安持。持好遊蓬萊。經年獨處。題詩寄父云。西風吹入小窗紗。秋色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父以新釋榜嚴寄之。并和以詩云。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經莫憶家。能了諸緣知夢幻。世間應有妙蓮花。

徐凝管取湘中。數年不歸。妻字錦。以作長怨歌。寄之。而凝計本消乏。取歸故里。裁詩寄答云。三秋雙鯉到天涯。坐沉吟。忽憶家。久別不堪成獨夢。夜闌消息問燈花。錦緘青鳥遠。相聞惟有梅花可。贈君欲折不堪搖。落甚愁心一片寄春雲。

會眉雁赴舉。每寓一營。效家。至則流連感愛。誓訂終身。而涯累舉不第。效不勝悲悼。作詩贈別云。牽君衫袖為君歌。半入陽關半渡河。繞唱一聲雙淚落。十年無奈別離多。

賈愁集 恨書 十四

李希宿鳳山驛。見壁上有詩甚悽楚。詩云。富川遙望劍江西。一片孤雲對夕暉。有淚應投樹斷無書堪寄。雁歸稀。問安已負三千里。流落空懷十二時。海闊天高俱是念。憑誰為我說歸期。希為之唏噓嘆咏。是夕夢一素衣女子。歛衽而前。曰。妾楊氏女也。可附載否。遲明。起。跡。驛後一棺埋荒草中。題云。江西楊氏雲瑤之柩。希愕然。為之設奠。載歸江西。葬於西門外。芋溪庵中。因題詩墓上。

云○生○前○應○識○杜○蘭○香○摘○下○相○思○命○似○霜○一○束○愁○魂○飛○不○
去○紅○塵○高○夢○正○黃○梁○又○自○憑○青○鏡○自○思○量○為○甚○悲○來○為○
甚○狂○世○上○相○思○無○着○處○荒○郊○何○計○塚○鴛○鴦○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有拋
毬曲十餘闕詞皆清婉醒記二闕云侍燕黃昏曉未休
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
又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裯揉盡錦鴛鴦如今重到拋毬
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賈愁集

恨書

去

王珪妹美秀有才適貧士鬱鬱失懽二十而髮蟬憔悴一
日歸見歌舞滿堂一姬嫣然問之年二十矣王妹愀然
贈以詩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
容長不老只因春色勝人閒

王荆公子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妻獨居小樓焚香禮
佛荆公憐而嫁之元澤贈以詞云楊柳絲絲弄輕柔刺
綉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
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荳蔻梢頭

欽宗北狩出南薰門大雪後宮臣民泣送相顧凄楚無不
腸斷民間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官柳拂宮墻寶殿無人
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怱憶君王憶君王月破黃昏人
斷腸

宋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參政餞之作木蘭花慢云北
歸人未老喜依舊着南冠正雪暗黃池雲迷芒碭夢落
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隴
霧西湖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歸難慨故宮

賈愁集

恨書

去

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微何處問瑤池八駿
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裡闌干
靖康間京畿女子為金俘虜如墮葉飄花零落道左一女
自稱秦學士題詩道中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
放我情讀者無不下淚

王氏女幼聰慧父母為之擇配未偶標梅已過在苒多愁
因作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
雨歸飛急去竹西窗一夜愁

劉昇有愛妾字佛奴早逝昇見佛必下泪春日嘗作詞云
東風依舊着意隋堤柳。撻得鶯兒黃。欲就天氣清明時。
候。去年紫陌清明。今宵雨。鬼雲竟斷送。一生憔悴能消。
幾箇黃昏。又風急。花飛。畫掩門。一簾疎雨。滴黃昏。便無
離恨也。消冤翠。被任熏。終不煖。玉盃慵舉。幾番溫。這般
情事與誰論。

再芸甫有妾年十四得瘵疾甫置錢十萬托姪娘營求醫
禱經年而奄逝芸拊膺彌歲嘗作詩云樂廣清廡知幾

買愁集

恨書

七

年姪娘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悵悵碧樓紅玉
細又經年消瘦暗傷神夜夜燈前伴病身欲向孤衾尋
舊夢可憐慣作不眠人又空房獨坐對啼鴉霜影朦朦
月欲斜銀燭不知人永別寒宵猶發舊時花

陳後山作妾薄命二首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
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
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嘗徹泉死者恐無
知妾身徒自憐又葉落風不起山溪花自紅捐世不待

老惠妾無其終一灰尚可恐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
妾身無所容灰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

李易安適趙明誠平生同志誠在太學朔望告謁出質衣
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咀嚼展玩
後連守兩郡竭力以事鉛槧及卒易安爲文以祭日白
日正中嘆麗翁之機投堅城既墮憐杞婦之深悲後竟
墮節再適非人安恚們無聊秋日作聲聲慢詞云尋尋
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

買愁集

恨書

大

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鴈過也正傷心却
似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能摘守
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
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徽宗北隨金 後見杏花作燕山亭詞云裁剪冰綃輕疊
數重冷淡胭脂洗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
易得飄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閉院落淒涼幾番春
莫憑誰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

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忘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
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又遇清明日。作詩云。茸母初生。
認禁烟。無家對景倍悽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鄉關。
涕淚漣。

金人徙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
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於室中見一胡婦。携
數女子。皆俊目艷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
錢物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遣

買愁集

恨書

尤

阜衣吏賣酒飲帝。胡婦不知為帝也。亦遣一橫笛女子
入室對帝。嗚咽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為鄉人。汝
東京誰氏女也。女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
孫也。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陷。為虜至此。賣與豪
門作姪。先遣主母。詭授轉鬻於此。胡婦伴在此。日夕求
酒食錢物。若不及。即以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
是東京人。想亦虜來此也。帝但泣下。遣之。此女流落後
至粘罕處。張純孝在雲中府。于粘罕席上見之。不勝悲

悼。作詞云。踈眉秀盼。向春風。猶是宣和。妝束貴氣盈盈。
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慈欽。
族于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飲酒。
旋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
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綠。興亡休問。為伊且盡船玉。

周美成在姑蘇。與管妓岳楚雲相愛。後從京師。遇吳則已。
從人久矣。因作點絳脣詞。托其妹寄之。云。遼雀西歸。故
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

買愁集

恨書

三

岳州徐天寶妻被虜來杭。途經數千里。主者數欲犯之。而
終以巧計脫。蓋寶妻有令姿。主者弗忍逼也。一日。強劫
之。因告曰。俟妾祭先夫。乃為君婦。不遵。主者喜。乃焚香
再拜。祝南。向飲泣。題滿江紅詞於壁。投大池中。而歎詞
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
爛銀鈞。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

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容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在岳陽樓。

長湖道上有婦人題壁詞云。盈盈淚眼。往日青樓天樣遠。秋月春花。輪與尋常。妙妹家。水村山驛。日暮行雲無氣力。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雁不來。

天台妓嚴幼芳與唐與正狎。朱晦菴行部。按之。備愛楚掠。辭不及。唐經年幽繫。晦庵去。石公憐之。為之釋獄。并與

買愁集

八

恨書

三

落籍秀奴口占別詞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齊時。摠賴東君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謝希孟未遇時與一妓眷戀。妓甚資給。之一日忽欲歸。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濱。悲戀慟哭。孟取佩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漿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若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奴得詞赴水成。

他人呵奴得詞赴水成

陸務觀娶唐氏。琴瑟甚和。而不當母夫人意。遂至解襦。一日春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疑睨。顧陸如不勝情。因遣婢致酒。餞陸。悵然下淚。為賦詞。題贈云。紅酥手。黃封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離恨。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衰鮪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唐亦答詞云。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嘗似鞦韆。

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妝慳。慳慳未幾。以愁怨。灰陸再過沈園。登高眺望。悽情滿目。又題詩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又夢斷。香消二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上。猶弔遺踪一泫然。題律詩云。楓葉初丹。蟹黃河陽愁。髮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漫誰說。斷腸壞壁題詩。摩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首。蒲龕一炷。香後復夢游。沈園作兩絕云。

買愁集

八

恨書

三

念消除。盡回首。蒲龕一炷。香後復夢游。沈園作兩絕云。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裡○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早
綠○薰○藍○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空○見○梅○花○不○見○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妻以女留三年

讀此欲摩挲老婦

忽○欲○歸○知○其○有○室○矣○父○怒○女○宛○轉○為○解○贈○以○嫁○奩○投○江
以○遺○辭○付○戴○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
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
緒○捉○月○照○風○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

買愁集

恨書

三

杯酒澆奴墳土

負心至此必遭嚴武王魁之報矣而竟不然奈何

易○彥○章○以○優○校○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詞○寄○之○云○染○淚○修
書○寄○彥○章○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就○不○還○鄉○石○做
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面○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
思○量○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又○作○詞○云○朝○有
時○暮○有○時○潮○水○猶○知○日○雨○回○人○生○長○別○離○來○有○時○去○有
時○燕○子○猶○知○社○後○歸○君○行○無○盡○期

靖康間京城破有賈舍人者甚儒雅無金帛女子之畜嘗
題一絕于壁云愁見干戈起四溟恨無才術濟生靈不
如痛飲中山酒直到太平方始醒

宋徽宗微行至玉局觀見壁上皆題云

淚○眼○不○曾○晴○家○住○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
沙○鷗○鷺○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極○加○嘆○賞○還
宮○遣○中○侍○問○何○人○作○訪○之○不○得○逾○年○北○狩○泊○居○肆○關○時
暮○雪○慘○慘○鷹○行○歷○歷○惘○然○下○淚○欲○作○詞○不○能○因○憶○前○題

買愁集

恨書

三

風景宛然遂秉燭追前韻云題起半生心事白髮數莖
已矣青史幾行書寫到看看紙尾風緊驟亭早閉兩兩
角聲徐起好夢欲來時沒入千愁堆裏又題壁云微
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月
斷天南無鴈飛

李公昂恨詞云釵留去年約恨易老嬌鶯多誤雲鬢碧雲
杳杳天涯各望不斷芳草絮香飄泊迥支強寫字屢錯
淚欲汪還聞燕天去春脚便采荷誰收實軫慵學階除

拾取飛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閒○吞○却○猛○拍○闌○干○嘆○命○薄○
悔○舊○諾○

元○兵○下○江○南○吉○安○城○陷○有○趙○氏○女○滿○三○歲○小○兒○匿○大○成○殿○
亂○兵○追○及○見○其○姿○色○爭○欲○犯○之○趙○大○訴○兵○怒○并○其○懷○中○
三○歲○小○兒○殺○之○兒○項○掛○金○錢○及○炭○金○錢○蹟○留○血○痕○影○中○
水○沃○愈○著○一○口○趙○氏○附○此○大○書○集○唐○律○二○十○首○絕○句○十○
首○律○詩○云○花○壓○關○千○春○畫○長○清○歌○一○曲○斷○君○腸○雲○飛○雨○
散○知○何○處○天○上○人○間○兩○渺○茫○已○託○焦○桐○傳○密○意○不○將○清○

買愁集

恨情

五

悲○理○寬○裳○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一○冤○歸○
冥○漠○鬼○歸○泉○却○恨○青○娥○誤○少○年○自○是○桃○花○貪○結○子○只○應○
梅○蕊○故○依○然○風○流○肯○落○他○人○後○哀○樂○猶○驚○逝○水○前○何○事○
黃○昏○尚○凝○睇○孤○燈○挑○盡○未○成○眠○二○寒○蛩○唧○唧○樹○蒼○蒼○城○
上○高○樓○接○大○荒○午○夜○漏○聲○催○曉○箭○六○街○晴○色○動○秋○光○滌○
庭○詩○景○飄○紅○菜○此○地○悲○風○起○白○楊○舞○袖○弓○鞋○渾○忘○却○人○
間○惟○有○鼠○拖○腸○三○雲○想○衣○裳○花○想○容○青○春○已○過○亂○離○中○
功○名○富○貴○若○長○在○得○喪○悲○懼○總○是○空○應○裏○日○光○飛○野○馬○

巖○前○樹○色○隱○房○攏○身○無○采○鳳○雙○飛○翼○油○壁○香○車○不○再○逢○

四○應○笑○無○成○返○薛○蘿○年○年○惆○悵○是○春○過○時○攀○芳○樹○愁○花○
盡○寒○戀○重○余○覺○夢○多○柱○嶺○瘴○來○雲○何○墨○蜀○江○風○湛○水○如○
羅○人○生○富○貴○須○回○首○世○事○無○幾○奈○爾○何○五○家○住○寒○塘○獨○
掩○扉○高○情○雅○淡○世○間○稀○不○將○胭○粉○沈○顔○色○惟○恨○緇○塵○染○
素○衣○歸○目○併○隨○回○鴈○盡○離○魂○潛○逐○杜○鵝○飛○東○風○吹○淚○對○
花○落○惆○悵○朱○顏○不○復○歸○六○有○時○顛○倒○着○衣○裳○萬○轉○千○回○
懶○下○床○斃○骨○已○成○蘭○麝○土○蓬○門○未○識○綺○羅○香○漢○朝○冠○蓋○

買愁集

恨情

五

皆○陵○墓○魏○國○山○河○半○夕○陽○滿○眼○波○濤○終○古○事○離○人○到○此○
倍○堪○傷○七○一○寸○相○思○一○寸○灰○且○將○團○扇○暫○徘徊○月○明○古○
寺○客○初○到○風○靜○寒○塘○花○正○開○綠○水○青○山○雖○侶○舊○紅○顏○白○
髮○迢○相○催○無○情○不○似○多○情○苦○肯○信○愁○腸○日○九○迴○入○形○容○
變○盡○語○音○存○地○逾○難○招○自○古○冤○閉○結○柳○條○思○遠○道○欲○書○
花○葉○寄○朝○雲○應○殘○夜○月○人○何○在○樹○蕪○蕪○香○鶴○共○聞○今○日○
獨○經○歌○舞○地○娟○娟○霜○月○冷○侵○門○九○風○火○年○年○報○塵○每○
回○回○首○卽○長○嘯○明○眸○皓○齒○今○何○在○異○服○殊○音○不○可○親○幾○

賈愁集

恨書

天

樹好花開白晝數株殘柳未勝春狂風落盡深紅色水
 遠山長愁殺人十絃管遙聽一半悲羅衾滴盡淚臙脂
 鳥啼花落人何在節去蜂愁蝶未知鵬上承塵纜一日
 雪殘鳩鵲亦多時綠雲斜金釵墜獨立蒼茫自課詩
 十煙郊四望夕陽照世路干戈惜雙分內屋金屏生色
 畫粉霞紅綬藕絲裙兼茂浙歷舍秋雨銅雀荒涼鎖暮
 雲舊業已隨征戰盡獨留青塚向黃昏十愁心一倍長
 離憂到處明知是暗投雨冷香魂弔書容夜深燈火上

樊樓山中老蒼依然在檻外長江空自流明月易低人
 易散寒鴉飛盡水悠悠十葉滿苔堦杵滿城登高遠望
 自傷情瓊枝壁月春如昨冰簟銀床夢不成往事悠悠
 增浩嘆新愁冉冉帶餘醒豈知一夕秦樓客腸斷絲絳
 風雨帶四芙蓉肌肉綠雲鬟泣雨傷春翠黛殘歌管橫
 臺人寂寂山川龍戰血漫漫千年別恨調琴懶幾許幽
 情欲話難回首舊遊真似夢寒潮惟帶夕陽暈十見
 清明一改容每驚時節恨飄蓬風塵荏苒音書絕人物

賈愁集

恨書

天

蕭條市井空荒埭暗鷄催曉月野花黃蝶領春風玉環
 飛燕皆塵土只有襄王憶夢中十處處斜陽草似苔野
 塘晴暖獨徘徊侍臣最有相如渴欲賦慚非宋玉才絃
 管變成山鳥弄屨廊空信野花埋情知到處身如寄莫
 遣黃金漫作堆十落落疎星滿太清寒江近戶漫流聲
 長疑好事皆虛事道是無情還有情且盡醪醑消積恨
 休將文字占時名秋來見月多歸思斜倚薰籠坐到明
 十繞門清槿絕塵埃白石蒼蒼半綠苔酒力漸消風力

軟桃花淨盡菜花開一泓海水杯中瀉萬里銘旌死後
 來世上英雄本無主爭教紅粉不成灰十門前不改舊
 山河蓮渚愁紅蕩碧波墜葉飄花難再復浮雲流水竟
 如何魚龍寂寞秋江冷鴻雁不來風雨多窮巷悄然車
 馬絕聲聲深夏出爐蘿十絕句云高髻雲鬟宮樣妝嫁
 來長在舅姑傍寧知草動風塵起墜素纓紅各自傷一
 雙鬢慵整王搔頭百感中來不自由富貴繁華何處在
 夕陽西下水東流二夫子紅顏我少年嫁來不肯出門

買愁集

恨書

元

前於今拋擲長街裏萬古知心只老天
 殘妝滿面淚
 闌干鬢亂釵橫特地寒不見紅顏空處故園東望路
 漫漫四潮生滄海野棠春
 劍逐驚波玉委塵青血化為
 原上草人生莫作婦人身
 五百年世事不勝悲大厦元
 非一木支慷慨齒風淚橫臆此心惟有老天知
 六血迸
 金鎗臥鐵衣江山猶是昔人非
 舊時王謝堂前燕更傍
 誰家門戶飛
 七不見人煙空見花烟籠寒水月籠沙人
 生自古誰無死莫怨東風當自嗟
 入側垂高髻插金鈿
 元丞相伯顏統兵入杭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
 者題詞於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
 承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裡暈潮蓮險君王側
 忽一朝鞞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
 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

買愁集

恨書

三

願婦娥相顧肯從容
 隨圓缺後入北愁乞為
 女道士文文山和之云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
 苦是姚黃一朵移根倦闕王母
 惟闕瑤宴罷仙人淚滿
 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
 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
 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
 穿鞞血回首昭陽離落日
 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
 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
 蕩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
 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
 關肌玉暗消衣帶眼淚珠斜
 透花鈿側寂無端蕉影上
 窗紗青燈歇曲池散高臺
 滅人間事何堪說向東陽
 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
 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
 笑樂
 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陳敬叟錢塘記恨詞有云
 金屋難成阿嬌已遠不堪
 春暮
 聽一聲杜宇紅敷綠老
 雨花風絮此味謝太后年七十
 不能成難被擄北去也
 時有孟鯉詞云匆匆杯酒又天
 涯晴日墻東叫賣花可
 惜同生不同死漫隨春色去誰
 家

汪若水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
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水管和清惠詩云愁到儂時酒
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迺少知已碧玉調高
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
桐雨動氣瀟瀟入短襟後元世皇時若水哀懇乞為黃
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釀酒城隅賦琴叙
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之詩云客有
黃金共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廡酒後夜

買愁集 恨書 三
相思無此杯

吳彥高在燕山赴張總侍御家集張出侍兒佐酒中有一
人意狀推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不勝悲
愴賦詞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借時王謝堂
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誓堆鴉江州
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
靖康之變中原為地當時朝土無不陷沒曾見關中驛
舍壁間有詩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廢井半蕭然鶯

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渭平沙淺鴈來棲
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沾衣
張秦娥能詩嘗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
處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不偶飄泊無歸劉昂遇
之贈以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絮才高總是情滿眼
詩竟招不得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九春光已半蕪
蟬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瀟瀟雨紅日花梢入夢無秦
娥為之泣下

買愁集 恨書 三
蜀主祈時於青城山青城令獻美人張麗華蜀主幸於齋

宮是夕風雷大作麗華殞玉後有法師秦若冲者誦經
巖中見竹陰一女子號泣而出掩袂微吟云獨臥經秋
墜髮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
損翠鈿若冲為之誦九轉生神經水火鍊度明日女子
霓裳霞帔歛衽而謝曰妾隨金簡出幽冥矣
趙孟眺以宋室賢才失身北仕揚州春市琵琶別調矣然
而哀音離黍故國淒涼未嘗不纏綿四韻中也嘗作聞

倚○承○詩○云○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
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首○帶○總○肥○宛○腰○裏○琵琶○
沒○漢○嬋○娟○人○生○俛○仰○成○今○昔○何○待○他○年○始○惘○然○又○舊○作○
二○絕○云○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
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梅○花○開○盡○雪○飄○零○楊○柳○青○
春○水○生○一○夜○東○風○吹○鴈○過○江○南○江○北○故○鄉○情○

王氏守素錢塘民家女夫棄家為全真素留之不能遂束
髮着冠入吳山二十年後貽隣女詩云不見遼東丁令

賈悲集

恨書

五

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
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采○雲○飛○洞○門○花○落○無○人○
跡○獨○坐○蒼○苔○補○道○衣○

李當名妓也晚年不遺知音一日讀琴操傳至門前冷落
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便潸然下淚即日束髮為女
道人段天祐贈以詩云歌舞當年第一流洗妝今日別
青樓便隨南岳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瓊館月明蕭
風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滄陽婦嫁得商人已

白頭

揭○侯○斯○未○達○時○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漢○夜○二○鼓○攬○衣○露○
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擢○漸○逼○內○有○一○素○妝○女○子○
歛○衽○而○起○容○儀○甚○雅○侯○斯○問○之○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
歸○聞○君○來○故○相○逐○耳○因○與○談○甚○愜○懷○迨○曉○戀○戀○不○忍○去○
贈○侯○斯○詩○云○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吃○茶○黃○土○
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行○阻○風○上○岸○沽○
酒○問○之○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舍○墻○垣○皆○黃○土○中○庭○紫○

賈悲集

恨書

五

荆○芬○然○一○小○鬟○立○花○下○問○之○云○家○主○遠○行○娘○子○獨○居○臥○
病○三○載○而○逝○昨○營○葬○後○園○耳○斯○往○視○之○見○塚○前○紫○荆○甚○
茂○侯○斯○徘徊○不○覺○淚○沾○塚○土○

南渡後京畿士女往往南窺南陽驛壁有題詞云流落南
來可自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思當日鸞鴦事獨立東
風霧鬢斜

趙孟眺書齋四壁喜錄乃古詩他贊之志情見乎詞嘗錄
華清宮詩云幽蘭烟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鍾中宵

尾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妝匣尚留金翡翠暖池
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惟有悲風吹晚松又錄

鶴雀樓詩云鶴雀樓西百尺墻汀洲雲樹共泮泮漢家
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本千年猶恨速愁來

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思歸處遠日非春亦自傷
元末中原紅軍亂起駕幸灤京山東及畿甸一望蒿萊張

仲舉在都下寄友詩云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
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策士精靈虹

賈慈集

恨書

三

賈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下生幾
故人

世廟時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官監匿閉無寵抱憤而
卒臂上繫羅中有詩云悶倚闌干強笑歌嬌姿無力恹

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天
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

爾何

費相國女適吳公子蕩子也經年悵夢寄母詩云噉指題

詩寄老親洞房辜負十年春南江不是無門第錯認荆
溪薄倖人母一慟幾絕

梁隆吉登鎮海樓聞角聲淒楚題詩云聽徹哀吟獨倚樓
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東南第一州

徐越齋旅寄江湖十年不歸嘗作夜雨詞云一聲梧葉一
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巷末

收嘆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萬里憂都到心
頭

賈慈集

恨書

三

金陵教坊妓齊錦雲與庠士傅春春愛後春被仇誣事繫
獄雲脫簪珥為餽給至不繼售臥褥供之後春謫戍雲

南雲欲隨去不可因贈詩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
草斷腸鶯願將雙淚啼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又贈詞

云治厄送君行君行妾亦行君行馬頭月妾行夢裡程
夢裡醒還住馬頭去不停把酒依依別何處送君行春

既去雲削髮為尼

梁公實有吊揚州隋離宮詩云藻井雕甍駐采霞錦帆一

去已無家。凄涼夜月樓前舞。零落春風仗外花。殘燒空
原。碑臥草夕陽依岸柳。藏鴉可憐。河水滔滔逝不識人
間有歲華。

故宋汴京酒樓多有良家女流爲唱座者。壁間曾有題吳
歌云。阿母只要光。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買酒
輪番。怎容懶有客教奴伴辭句酸絕。

李禎至正妓人行。永樂十七年。予自桂林役房山。久
迨一遺姬。逆旅中。雖泪没塵土。有哀老態。然尚餘談

買愁集

恨書

三

風韻以紫簫自隨。訪其詳。蓋大都妓人。以才貌隸教坊
供奉。陵遷谷變。將落髮爲尼。不果。轉嫁編氓。蓋淪落今
就食。匠管間。因呼酒飲之。使吹數調。相與論疇昔繁華
富貴事。如月暗然。每一追思。輒復掩涕。哀古往。今來。紅
顏薄命。常如是。則余爲低回。慨嘆。作長辭贈之。乃謝曰。
此元白遺音也。相見之晚耶。妾日暮。妾日暮。妾日暮。妾日暮。
焚庶讀之于地下耳。明年春。予還京師。重訪之。則已歿
矣。因檢斯稿。猶若見其俯仰笑語之態也。悲夫。詞云。

花含露傷春老。蓮葉欺霜悴。秋早紅飄翠。頌誰可。方大
都。妓人白頭媪。言辭婉媚。雖足愛。顏色萎。指寧再好。安
同蒲柳先凋零。景近桑榆漸枯槁。我役房山。滯客邊客。
邊意氣。迥非前。螺杯謾想紅樓飲。鷹柱徒懷錦瑟絃。晏

歲荒村。因邂逅。芳樽小酌。且留連。陽臺楚雨。情磨滅。舞
袖弓鞋。事棄捐。于今淪落。依草木。天寒幽居。在空谷。爺
娘底處。認墳墓。姊妹何鄉。尋骨肉。初謂終身。永歡笑。那
知末路。翻撈撻。莫惜縹囊紫玉簫。暫吹絳闕瑤臺曲。停

買愁集

恨書

三

傳起立態如癡。歛衽躊躇半晌時。凝情徘徊傾聽久。微
茫杳渺度腔遲。嬌疑覘眈營求。爰歎訝呢喃燕哺兒。巨
壑潛蛟驚起。壑危巢別鷓苦。分離分離或變成。凄切凄
切愈加音愈咽。蕩子江湖消息稀。疲兵關塞肌膚裂。似
啼似訴復似泣。若慕若怨兼若訣。孤舟嫠婦旅。異
域鬢臣髮。毛折參差角羽雜。宮商徵韻紆徐巧。抑揚墜
絮遊絲。爭繞亂哀蛩。怨悒互低昂。呦呦瑞鹿。剔靈囿。噦
噦和管。集建章。楚弄數聲。譜洗篴。氏州一曲。換伊涼。伊

涼溜亮益開暇。填篋笛笙皆在下。玳瑁鏤鏤韻碧香。機

梭浙瀝鳴玄夜。須臾眾誦多周遍。返席重論盛年話。一

自千戈速擾。幾多行輩。逾淪謝。記得先朝至正初。奴

家才才纔學上頭。願銀環約臂。聯條脫。綵綫接絨綬。眾

罽博局。倦餘邀伴。賭秋千。蹴罷倩人扶。纖腰數被隣姬

妬。鬟髮常煩阿姐梳。羽林英俊馳輕轂。慣向奴家通夕

宿。鳳枕鴛衾肯暫辜。蜂媒蝶使交相屬。冰容反懼脂粉

浣。香體匪藉沉檀浴。退居始替典聖班。內使傳宣又催

東齋集



帳書

完

促。宇宙雍熙百姓安。仁覃四裔覆三韓。畏吾夷名選作必

關。赤欽察思深谷刺罕。已見拂郎呈駝象。還聞緬甸貢

琅玕。丹楹陡峻棲鳩鵲。素表玲瓏鏡角端。神州形勝真

佳麗。鬱鬱蔥蔥蟠王氣。五穀豐登免稅糧。九重娛樂就

聲妓。廣寒宵得侍乞巧。太液晨許陪脩習。避暑巡遊欲

屈程。沿途宿頓爭除地。隨鑿俱奉揀。姹姸特勅奴家。危

蹕行。鹵簿曉排仙仗發。林倫晴鞠繡鞍乘。管閣鼓鐘轟

雷動。積外氛埃掃電清。紈扇試時違大內。花園過去是

開。威威來會。嵩呼萬歲齊齊。晚。左右麟符火

赤佩。茜綉縫袍。竺國師。霞綃感。慨天魔。隊齊姜。朱子總

尋常。惟詫奴家。歷教坊。樂府。競歌新。北令拘。欄慵。做舊

西廂。煞寅院。本偏蒙。賞喝采。筵筵。每擅。場。渾脫。囊盛。阿

刺酒。達拏珠。絡只徐。棠胡元。運前。俄然。歌遠。道龍。荒棄

城闕。官裡。遙衝。朔漠。塵哈。敦暗。哭穹。虛月。環官。畫靜。著

封鎖。虛室。苔生。罷朝。謝絕。繳陰。森部。落。衰中原。傾洞。烽

東齋集



帳書

早

烟。蕪。填溝。塞壑。總。嬋。娟。蟻。風。微。驅。幸。瓦。全。窈。窕。蛾。眉。渾

懶。畫。蹠。躡。繭。足。亦。羞。纏。祗。困。披。刺。思。依。佛。梵。揚。跣。跌。擬

學。禪。練。衲。正。宜。參。般若。赤。繩。無。奈。墮。癩。緣。蘭。心。蕙。性。非

空。固。宛。轉。網。繆。媒。妁。誤。嫁。與。凡。庸。里。巷。兒。流。為。鄙。賤。糟

糠。婦。文。禽。失。類。偶。鷄。鶩。孔雀。迷。群。隨。鶻。鷹。手。具。盤。飧。奉

舅。姑。親。搽。井。磴。應。門。戶。物。換。星。移。十。載。強。尊。嫡。死。沒。榮

枯。亡。屢。遭。疾。疫。男。捐。館。苦。迫。飢。寒。想。春。房。瓦。釜。泥。鯨。長

是。伴。瑤。簪。翠。釧。已。相。忘。忍。談。富。貴。徒。增。感。怕。說。酸。字。只

賈愁集

恨書

望

斷腸筋骸疲憊龍鍾久。里舍么娘唯老醜。塗抹伊誰識。
 阿婆彈搗競自矜。纖手偷生又幸逢。明代垂成寧當正。
 丘首軼軻頽齡諒弗多。搓牙瘦骨行將朽。秋歎歎古更。
 嗟今少日榮華晚陸沉。壺壺願母嫌聒耳。寥寥罕遇是。
 知音織烏荏苒忙過隙。司馬汎瀾已濕衿。往運推移端。
 莫挽窮途泪。沒最難禁妓人聽。我相寬慰美貌多。為妾。
 質累倉惶明鏡樂。昌分縹緲層樓綠。珠墜雖云笑。獨因。
 貧乏贏得妖嬈到。憔悴世上浮名不直錢。樽中醇酎休。

就雲錢塘名妓也。蘇子瞻絕愛幸之。納為常侍。及貶惠州。
 家妓散去。獨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作詩曰。不學楊。
 枝別樂天。且隨通德伴。伶玄阿奴。綉秀方同老。天女維。
 摩。絕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烟嫁丹成。適。
 我三山去。不作巫山雲。兩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三。

賈愁集

恨書

望

年九月朝雲淹然抱病。臨卒誦金剛偈四句而終。葬于。
 西禪寺松林下。後人因而建詩屋。數楹。環植梅花百株。
 游人於此。憩息焉。洪武初。一士人乘醉踏月過此。忽見。
 一倩妝女子。前有侍婢持燈先導。士竊隨之。候狀不見。
 惟見月映長廊。字跡淋漓。滿壁士瞻眎。得集句律詩十。
 首。絕句十五首。蓋仙靈之貽芳也。集句律詩云。家住錢。
 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逐秋色。半壁殘。
 燈。照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官。分明記。
 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一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
 別泪。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
 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
 當時已惘然。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腸臺一段雲。詞。
 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
 裡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河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三。
 東望望春春可憐。江籬漠漠。若田田。遠籬野菜飛黃蝶。
 糝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雀歸華表已多年。

夢回明月生南浦。泪血染成紅杜鵑。浮雲漠漠草離離。離泪濕春衫。鬢脚垂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鍾隨野艇回。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塚路邊南雁盡。問君何事到天涯。五。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雀群長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為郎憔悴却羞郎。六。孤月無情掛翠巒。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

買愁集

恨書

望

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殷勤為探看。七。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泪痕短。鬢欲星愁有效。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竟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絨玉清誰溫。八。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裡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昔破羊欣白練裙。九。零落殘魂倍黯。朕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

如無恨。月常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十。絕句云。舞衫歌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異。天桃窗下背花眠。一。烟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脚將春色去。夢中猶記咏梅花。二。青山隱隱水迢迢。客路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闌橋。三。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香薨弔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四。遠上寒山石徑斜。官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嗟。

買愁集

恨書

望

五。與君約。畧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六。旅館寒窗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七。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子別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八。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脩道半緣君。九。春愁冉冉帶餘醞。珍簾銀床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意。酷憐風月為多情。十。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

雋楚雨暗相和。一身前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
慙愧情人遠相訪。為郎憔悴却羞郎。白裙玉郎寄桃
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髮生別離。南園綠草飛蝴蝶。
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為誰綠。忽忽窮愁沈
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四瞿塘嘈嘈十二灘。迷船明月
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遊絲落絮春漫漫。
味詩意大都別恨離愁。士子何人而為雲珍重道意。
如此意者士子為東坡後身。遶宿歸來昔人無恙耶。

賈愁集 恨書 巽

陳祭酒劉六七之軍諮也。事敗獲送京師。題詩衛輝驛壁。
云志氣軒昂今已休。傷心兩眼淚橫流。秦庭有劍誅高
鹿。漢室無人問丙牛。野鳥空啼千古恨。長江不盡百年
愁。南風動處多零落。一任魂飛到故丘。
倪元鎮無錫巨室。元季天下大亂。盡散其家。貴往來江湖。
過蘇臺作懷古云。望中烟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
滿目越來淡上水。流將春夢過揚州。
鐵鉉為布政。靖難時水伴。二女皆閨色。成祖怒。皆令入教。

坊數月。辛苦萬狀。誓不受辱。時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
以獻。長女詩云。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
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妝鏡。雨
淚交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樹前重與訴琵琶。次
女詩云。骨肉傷殘事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竹
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肯學
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宗濂舉兵。妻如翠如。切諫不聽。及兵敗。如赴水。宗濂哀之。

賈愁集 恨書 巽

作詩云。池臺春色知何在。紫燕黃鸝各自飛。又題驛壁。
云。懶與乾坤擔此憂。不如隨分上瀛洲。清風明月人三
箇。芳草斜陽土一丘。夢短夢長都是夢。愁來愁去總成
愁。無窮心事憑誰訴。滿目黃花別樣秋。
宸濂云。紉以聽婦人而亡。我以不聽婦人而亡。嗟乎。
古來亡國豈盡婦人事哉。詩云。已聞解閣脫征衣。又
見鑿興幸蜀歸。泉下阿翁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
故云。吳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了一兩子。假使宰師

不待賦夫不浮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莊定山嘗賦曾節婦詩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請郎痴小舅
姑貧自憐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
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
自春

雪庵和尚不知何人也靖難時往來黔中日買楚騷乘小
艇於中流讀之讀一葉則沉一葉讀畢大叫慟哭後卒
發其筒止百將傳一部大學衍義一部不知欲何為也

賈愁集

六

恨書

哭

嘗題詩云年方十五太遊方終日修行學道性說我平
生辛苦事石人應下淚千行又云看了青燈夢不成東
風混雪落寒聲半生客裡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

進士賈翰題雪菴壁云當初何不解漁樵卜得龍門
避世高別有乾坤生晝夜更無江海作波濤持齋諒
是慙周粟說法惟聞誦楚騷鐵石心腸誰識得豈無
太史筆如刀可謂詩史

沈君烈作江頭行云楊子江頭秋夜宿人語喞喞眠不熟

知是隣舟促膝聲起鑿蓬窗漏紅燭燭下搖搖一女郎

二入差浮二九傍半臂薄施無裊襲搔頭斜墮不梳妝
上坐一羸口無齒下坐一翁鬚半紫姬似烟花舊主人
翁似江河老商子女郎側面坐中邊鄉音相通意不然
疑詞欲答微挑髮殘酒將拈又歛拳東腸吞吐聲嘈雜
荻尾嘶風隔萍葉依稀耳屬半言清寧及黃泉毋作妾
其他曲折不能猜使我傍徨中夜來天下夢緣隨處安
世間幽恨幾人開憐君未必君知覺攪得無端痴淚落

賈愁集

六

恨書

哭

鼓鳴解纜五更頭明夜沙灘月消索

安生詩 安生徐姓姑蘇人美丰容善寫蘭竹梅花兼善
書歸海寧陳太學為小星太學就選長安挈女借往安
偶于中秋步月邂逅少年陳生不能定情遂與訂約
陳生之體容也已而太學偵知獲陳生將鳴之官而陳
生兄弟相率奪生竟斃太學由是隣里共執安陳詣御
史御史訊之安聲聲訴冤且云兩才相愛非為淫也御
史憐之命各呈詩陳詩先成云明知美色是妖孽誰能

管見心如鐵。鴛鴦聲巧喚。不由人。兩兩挽就相思結。只圖地久與天長。詎料所天病欲絕。今日李若代桃僵。抱恨黃泉滴紅血。御史命安不得換。韵安執詩泣亦成一首。云。恩情總是前生孽。非關怕守衾兒鐵。癡心要學卓文君。衾生穴死深相結。一朝夫病病後亡。爰書未就情先絕。可憐人草可憐詩。聲聲啼出杜鵑血。御史深憐之。云。吾不忍刑汝。今釋汝。可爲尼。以謝前罪。安涕泣堅欲嫁。陳生御史怒。斷云。夫病不湯藥。夫死不哀麻。生歎何疑。

買愁集

恨書

完

已而奉旨如律。安逐與陳永訣書。燈下復草永訣詩十。一首。次早就刑。仰天呼曰。爲陳郎成灰。亦何恨。踰三日。陳無疾卒于獄。書云。媿妾寵姿。沐君過寵。小星是託。曠日爲盟。方嗟未了。塵緣固意。遽成幻泡。因歎生之有歎。卽悲戚其何裨。况入還已。悟無還而三昧。應知不昧。宿根既淨。幽壤皆怡。憫因瓊玖。未離一段精誠。不祇無由。執手尤切傷心。聊譏短章。代爲永訣。不得終韓娘之題。葉或可効蕭氏之遺環。淚與情俱。語隨氣盡。千祈自王。

萬勿余珍詩云。枝上鶯聲水上萍。嬌花冉冉草青青。一場好夢而今醒。環佩香飄月滿庭。又文不成名。詩不動。半生俠烈。竟何聞。空餘幽恨。漫天際。化作愁霖與怨雲。又蒲柳從來不耐秋。况爲風雨久相讐。人生滋味只如此。簡點癡腸付水漚。又瞬息百年同一夢。王侯螻蟻總歸墟。所悲未得酬知己。幽恨綿綿無日舒。又幽夢傷心。心轉悲。幾番彈淚濕衾禱。可憐寂寞窗前月。來夕清光照阿誰。又殘燈挑盡已三更。萬籟無聲月轉明。收拾別

買愁集

恨書

手

欽與裙布淒然一曲訴衷情。又春縱繁華有了期。花催不必爲花悲。梁園詞賦君加意。妾在黃泉也展眉。又風雨瀟瀟一院涼。寄來宋玉莫悲傷。上林花木渾如錦。開盡江梅有海棠。又光陰逐却指尖彈。已悉人間行路難。從此脫離煩惱去。任從長夜自漫漫。又香風縹渺步虛聲。天上應聞白玉京。只恨漢書猶未就。頻焚筆劄意榮榮。又從今煩惱卸眉端。荷可爲衣露可資。自去自來人不識。洞簫吹徹碧空寒。

流氏女十五，有才色，選入宮，試守官，論獨佳，冊爲宮中學士。弟春闈赴京，因寄弟書云：玉階夜月空懷紈扇之悲，金屋寒砧不寄鎖袍之怨。百年薄命，刻刻秋風一片閒心。時時春夢，復綴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蓋趨青瑣，夕捧鸞書拜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衮衣。

周岐鳳，畸人也，饒家嗷之，流落江湖，二十餘年不得歸，常買愁集。

熱錢擘投以詩云：聞說多才昔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湖橋風雨夜推篷。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山一夢中。風得詩一勸幾絕。

馮猶龍離亂歌：數年以來，朱門嬌媛，窮巷幽安，盡於兵燹者多矣。玉碎香消，花殘月缺，魂消蕪北之烟，埋青無地。泣盡江南之血，化碧何年。鳳臺一夢，鸞簫何處吹雲。燕市皆空，馬鬣當年墮月。時惟靜夜聽遠笛，以京秋坐。

對清宵，黯孤燈，而泣雨，爲憐冷翠推殘，牽情異域，更恨怨紅零落。墮節終天，聊與嗟於翰墨，遂致嘆於咏歌。作富貴女嘆云：畫欄豈惹紅珠掌，深閨蕙質藏銀幌。煑麝煎膏盡日閒，等閒不受春光攘。阿母工夫事事宜，兒家門戶軟簾垂。玉鏡時開雲母鑲，籠戲畫雪兄眉長。廊跳脫看年命，沉香供奉花情性。鸞帶原隨碧玉簫，繚絲譜出嬌羞玫。一自梳妝青漆樓，深深似海不知愁。蛤蜊更闌銀箭咽，菱鏡星曉篆烟浮。了髮偷唱鶯聲底，欲透

買愁集

春情惜羅綺，明月千金一寸心。繡床顛倒無心理，誰知過鼓起風塵。燕子花肝泣鬼神，赤眉定奪蛾眉奈。誰家蝶夢人蕭娘，齊去泪如雨。可憐叱利誰相語，顏色從來悞妾身。舊時甲第蒼涼處，半疑半訝紫羅鞍。玉肢野外不勝寒，關山潦倒蟬鬢亂。半夜由他赴所，惟此生命薄長已矣。往事依稀恨如此，加度清宵泪暗流。泪流盡是良家子，猶記當時養鳳凰。須臾結髮，侍兒後騎離前騎，姊妹他鄉念故鄉。斜插小靴，鬆黑鬢，玉手

纖纖執雕。合羞著。憤被風霜。馬上回身時。欲。問。昔日
 豪華稱莫當。百萬斷人腸。縱然速作荒磷鬼。猶帶
 餘腥向北。却一朝紅粉同時盡。秦楚燕齊。香玉頰。豈無
 阿閣理青塵。亦有臥房同。幻蜃落魄。佳人復奈何。我聞
 此事動悲歌。江南兒女多情思。笑傍王孫。拭翠蛾。又貧
 賤女嘆云。幽巷年年惜顏色。枳花竹葉長相憶。遠山淡
 掃。宜不宜。夜夜荆釵愁嘆息。可憐十五未嫁人。玉顏寂
 寂。低歛顰春樹。採桑溪水。曲宵燈。織素鑿東隣。蕩子結
 買愁集 恨書 五
 婚重名姓。豪家幾。施明珠。聘但見。齒施住。若耶。豈有耶
 君。輕玉鏡。蹉跎愛惜。度年光。眉黛何如。怨恨長。蝴蝶飛
 來。嬌不語。鴛鴦。獨宿夜。偏涼。裁。執貼。勝心。情倦。荆榛。門
 戶。羞歌。扇。家對。寒塘。梟。碧絲。愛遊。僻徑。看花。而何處。鳴
 金。動地。來一。齊。驢。向馬。虺。虺。錦。管。帥。相思。夢。闌。帳。賢
 王。合。卺。杯。蔡。琰。聲。聲。十。八。曲。家。少。黃。金。誰。見。贖。丁。香。枝
 上。不。禁。春。血。泪。明。眸。空。斷。續。回。思。社。事。更。傷。心。欲。覓。征
 鴻。寄。信。音。妾。身。不。望。生。還。好。傳。語。家。中。漫。持。砧。晨。聞。與

樂心長斷。當風塞上。瞻星漢。數盡江邊。春燕歸。又看絕
 域。秋鴻亂。故鄉人。遇意殷勤。為說家園。兩地分。父母荒
 郊。何處別。長兄。聞道。又從軍。生嗟薄命。隨流水。玉門關
 外。何時成。新妝。莫保。遭亂離。夢魂驚。顛何如此。為惜名
 香。為惜花。鸞書。鼠筆。泪。交。加。佳人。莫怨。無情。種。且。抱。琵琶
 管。裡。搗。鐵。菱。鹿。角。香。魂。慙。慙。陰。山。借。作。定。婚。店。落。葉。萍
 萍。去。不。回。離。鞍。生。把。紅。兒。殮。惆。悵。曾。無。古。押。衙。劫。取。恩
 陵。小。內。家。止。餘。睽。老。含。糊。眼。哭。遍。胡。城。百。萬。花
 買愁集 恨書 五
 柳。捷。子。流。寓。閩。中。苦。昏。於。簷。蔕。下。彷彿。見。一。垂。髻。兒。攜。之
 入。室。則。脩。眉。皓。齒。豔。若。神。仙。云。是。官。室。子。遭。父。讎。逃。出
 耳。柳。秘。之。經。年。惟。好。如。仇。儂。嘗。贈。以。詩。有。云。柳。烟。撲。露
 剪。春。衣。疑。謫。人。間。是。也。非。花。魄。已。銷。焉。敢。妬。月。魂。欲。動
 定。相。依。弱。教。看。去。應。須。效。秀。許。餐。時。自。不。飢。為。問。苟。郎
 何。處。在。香。飄。綺。席。轉。霏。微。後。携。之。遊。杭。寓。湖。上。柳。每。出
 必。鏡。戶。一。日。晚。歸。聞。然。不。見。蓋。為。同。寓。生。竊。去。也。柳。大
 恚。恨。苦。索。不。得。題。詞。寓。壁。云。從。倚。床。前。濕。臂。紗。輕。烟。籠

單海棠花。隔屏愁。背一燈斜。蝴蝶自從飛去也。茫茫無路。記西家憑誰說。與到天涯。

泐大師吳中古佛現女身入上方宮度世者。附亂作村婦。艷詩云。西施盡住

黃金屋。泥壁蓬窗。獨剩儂。寄語梁間雙燕子。天涯可有。好房櫳。

劉彥先少任俠。有才氣。歷遊四海。訖不得志。嘗宿天慶寺。

題詞云。少年聽雨青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濶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

賈悲集 恨書 妻

也悲。權離合總無心。一任塔前點。涌到天明。

靖難師入城。建文與程濟君臣祝髮。從水關出。初入蜀。後入滇。常往來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時濟已亡。建文無依。乃入府坐藩堂。自稱我建文皇帝也。眾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骨。鄉土耳。以聞於朝。乘傳至京師。朝廷命太監經侍吳亮往審視。一見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鶩遺片肉於地。汝戲館之。豈遺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亮既復命。夜縊死別室。

朝廷迎歸。後卒不封。不樹。建文常賦詩云。華落西南四

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金竺長官司云。風塵一夕

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風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江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木自沉。遙想禁城

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閨罷榜嚴聲懶敲。笑看黃屋寄壘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

賈悲集 恨書 妻

飛鳳輦。紫裝新換袞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

靈巖有題。千古二絕云。錦帆遊處百花新。今日飛塵撲路人。惟有數株楊柳色。青青不改舊時春。山施軟舞百花中。十里香飄趁曉風。一別姑蘇三百載。鷓鴣不到館娃宮。接山主人和之云。登臨怕見客愁新。恐說溪紗石上人。為問蘇臺舊時路。寺門斜日照青春。興亡滿目夕陽中。山中曠晴雲水棹。風千載繁華留不住。鐘聲十里梵王

官

王百谷有一妾名青琴以婦姑去之一日妾遺素帨繡句
 云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王為之感悼賦
 無題詩托老嫗贈之而妾已自縊矣詩云十七梳頭絲
 髻斜生來宋玉是隣家短墻不碍黃鸝過疎箔難教粉
 蝶遠杜牧重來看結子劉郎前度見栽花何人得似江
 州客白髮青衫聽琵琶一芙蓉江上露淒淒楊柳樓前
 月影低燕入朱門藏不見馬過花巷憶還嘶藕絲無力

買愁集

恨書

三

終愁斷萍葉隨流未肯齊信有銀河千萬里人間隔斷
 路東西二玉釵中斷兩鴛鴦繡枕平分半游棠戲柳櫻
 桃偷尚在學吹楊柳笛還藏紅顏夢裡將為石青真愁
 中易作霜錦字清磨鴻鴈絕門前咫尺是衡陽三昔日
 吹簫鳳下來如今風去只荒臺劔分安得重歸匣水覆
 難教再一杯情酒禁愁何日醉待花消恨幾時開無情
 最是窗間雨吹入空牀長綠苔四信時門巷草滿滿月
 色江聲共寂寥眉黛盡從啼處損髮霜留待見時消形

影太瘦同山竹信誓無端異游潮望盡南船渾怕問一

回無詢一無聊五河邊七夕會牽牛一點紅妝不耐秋
 日日題詩俱是淚重重見面只含羞乳髻傳尋紅拂
 鳳曲聲中嘆白頭一自斷魂無處覓十年王粲不登樓
 六自從抱瑟入朱門新寵安能識舊恩明裡開顏暗流
 淚面前行樂背消魂梅花見說渾無色鸚鵡傳來不肯
 言知在關千第幾曲青天何處覓崑崙七一系千金泣
 露斜簾櫳難護幙難遮吳王城上同看月伍相江邊獨

買愁集

恨書

美

浣紗楊柳名為離別樹芙蓉號作斷腸花舊時隣舍皆
 新主莫謫東鄰是宋家入
 綬山主人曰雲髮如霧不增柳氏之憐粉面若瓊竟
 致楚王之怒關雎撰自周公鶴鷗無如梁后人人如
 陣膽落東山司馬愁城心驚南郡賦四星詩云一片
 行雲蕭寺東偶然携入小蘭叢可憐妙妙終歸月不
 信狹狹巧闌風石氏樓空珠尚綠張家人去豆還紅
 凭欄無限相思賦寫在江淹兩字中

唐伯虎詩 伯虎名寅姑蘇人負俊才能文工詩翰墨精

絕與衡山文公遊公以其書示刺史曹公鳳鳳奇之日
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當化去已而果得解北試復撥
會首放榜後因一俗子關節殃及寅不置辯竟至黜落
悒悒浪跡江湖都宿僧房妓館嘗作偈云悵悵莫
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
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
量應不悔衲衣持盃院門前又作漫興云十載鉛華夢

買愁集

恨書

弄

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
髮長髯裏肉生悲老大斗間星暗誤文章不才贏得昏
堪把病對緋丸檢藥方久遭名累怨青衿半壁藤蘿
覆釜驚去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莫修琴平康驢背
駝殘醉穀雨花壇費朗吟老向酒杯暮局畔此生何望
不甘心二驢馳南北卷頭塵襪襖衣衫整角巾萬點落
花俱是泪滿杯明月即忘貧香燈不起維摩病櫻筍難
消穀雨春鏡裏自有成一笑半生倪偏局中人三撮鼻

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遊四更中酒半床病三月

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金遊客刺貂裘近來
檢點行藏處飛葉僧房細雨舟四造物何常苦忌名太
平端合老無能交游散去緋袍冷風雪欺貧瓦罐冰二
頃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試倩家人道消
盡粗疎氣未曾五此生甘分老吳閭寵辱多無剩有狂
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塲踟躕說法蒲團軟
鞋襪尋芳杏醉香只此便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買愁集

恨書

六

六平康巷陌倦遊人狼藉桃花中酒身短夢風烟千里
蝶多情絃索一牀塵黃金誰買長門賦黛筆難描滿額
顰惟有所仗知此意對燒高燭照殘春七落魄迂疎自
可憐焚香掃榻枕書眠張儀們頰猶存舌趙壹探囊已
沒錢滿腹有文難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病多
傷壽且酌深杯看月圓八謝遣歌兒解臂鷹半瓢詩案
一枝藤難尋萱州爾知已且摘蓮花供聖僧時事百年
蝸角戰酒杯三月風頭燈盡嘗世味猶存舌茶蔞隨緣

敢愛僧九

沈君烈諱承玄心傲骨淡性飛才七困舉場不售而逝少君薄氏作挽詩百首詩成一身旋殉鐵板之歌痛於閨怨矣詩云上帝徵賢相紫宸賦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來少故取凡間學道人一藿食焦衣道骨癯天翁毒手亦何須雖然奪得文人莫能奪文章半句無二環堵蕭然風雪紛一孟久矣絕諸輩生平消福緣何事惟有雄文遇采雲三場中無命莫論文有鬼能遮秉鑑人

買愁集 恨書

空

却怪君文遮不住故將奇疾殺君身四果朕天道忌才名一刻難留欲去程贏得篋中奇字在據將千古與天爭五鐵骨支貧意獨深有睛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賞雕蟲技没却英雄一片心六錢神墨吏鬼無訶苦執貧儒欲奈何一片紙錢都不帶反將鐵面折閻羅七墨改朱塗紙未黃中原望氣識奇光為君什襲藏金匱留與千秋認沈郎八不爐不扇幾更霜鏡意應同百鍊鋼鐵硯未穿身已成九泉何處用文章九半世心精苦繡成山

河擬仗筆尖平今朝東起懸高閣落手猶聞嘆息聲十

七戰金陵氣不降可憐傑士殉寒窗科名誤我今如此賜倒金山瀉大江十一廿載徒然六息功怒飛未遂徙南風臬盧擲下飛旋久拍案呼來不是紅二痛飲高談讀異文回頭往事已如雲他生縱有浮萍遇政恐相逢不識君十手運風斤闢混淪墨花開處剪鋒新文心化作青松塵拂盡凡夫筆下塵四濁世何爭頃刻先人間真詩有文章君文自可垂天壤翻笑彭翁是天亡五末劫

買愁集 恨書

空

灰中一卷心千秋石匣俟知音世間耳目嬰兒淺怕聽人彈霹靂琴十絕壁無緣困五丁不留一線與人行君文幻似桃源路只恐青山誤後生十碧落黃泉雨未知他生寧有晤言期情深欲化山頭石劫盡還愁石爛時十一英雄回首卽長眠手擲山河交與天骨相不須麟閣畫江聲岳色把神傳九借福持齋器不盈清脣何反促前程冥途業鏡如相照照出枯腸菜幾莖十一一片冰心白日寒由他獐鬼狀手般相傳地府威儀肅莫作新詩

買愁集

恨書

室

謔○冥○官○一○家○計○如○君○未○是○貧○泉○滿○釜○不○生○塵○穿○厨○野
 雀○分○餘○飲○箇○是○君○家○闔○席○賓○半○世○交○游○半○陸○沉○古○人
 已○成○博○知○心○思○君○欲○把○黃○金○鑿○世○上○難○求○足○色○金○三○廿
 語○涼○心○不○可○思○令○人○欲○語○拙○言○詞○風○吹○天○半○蟻○嚼○雪○下
 灑○人○間○六○月○時○不○如○烟○草○竟○消○沉○在○返○遊○東○轉○累○心
 千○歲○歸○來○人○世○改○當○時○眷○屬○已○無○等○五○廿
 陽○隨○他○業○報○不○須○忙○君○無○多○事○求○超○脫○湯○鏝○蓮○花○總○戲
 場○六○廿
 六○甕○裏○醞○雞○世○界○寬○蹄○涿○魚○驚○掉○迴○瀾○天○河○收○却○長
 鯨○去○恐○把○千○江○一○吸○乾○廿
 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離○煩○惱○是○便○宜○廿
 史○逾○游○觀○中○國○山○川○出○彈○丸○君○御○長○風○游○八○極○文○章○眼
 界○海○天○寬○廿
 既○醒○方○知○夢○是○迷○此○言○亦○是○夢○中○詞○黃○梁
 睡○覺○成○仙○去○究○竟○還○非○出○夢○時○三
 羊○晝○走○被○樵○傷○西○輪○不○返○千○年○恨○魄○化○飛○鳥○馬○夕○陽○三
 一○饑○腸○寒○骨○儒○非○易○飾○而○遠○心○仕○更○難○地○上○有○身○無○放
 處○不○知○地○上○可○相○安○二○十
 掃○葉○烹○泉○薪○水○優○拜○來○雅○脫

買愁集

恨書

室

不○須○殞○自○嘲○殺○業○難○除○盡○枯○蚌○為○刀○截○菜○頭○三○十
 幽○恨○結○寒○雲○千○載○同○悲○豈○獨○君○焉○得○長○江○俱○化○酒○將○來
 流○盡○古○今○墳○三○十
 舌○碎○常○山○血○濺○泥○樊○于○頭○落○手○猶○捉
 寢○終○豈○是○男○兒○事○應○怪○家○人○聒○耳○啼○三○十
 踏○遍○名○山○若
 未○能○頑○身○蛻○去○好○飛○行○昨○朝○蝶○化○莊○周○重○今○日○莊○周○化
 蝶○輕○六○三○十
 何○人○不○是○夢○中○人○好○夢○榮○華○惡○夢○貧○君○是○酒
 人○方○夢○飲○阿○誰○呼○覺○未○沾○唇○七
 無○可○奈○何○集○曉○起○感○懷○詞○云○悄○無○人○宿○雨○懨懨○空○庭○乍○歇
 聽○簷○前○鐵○馬○戛○叮○噹○敲○破○夢○魂○殘○結○十○年○事○天○涯○恨○又
 早○在○心○頭○咽○誰○憐○我○綺○窗○前○鎮○日○鞋○兒○雙○跌○今○番○也○石
 人○應○下○千○行○血○擬○展○青○天○寫○作○斷○腸○文○難○盡○說
 迷○仙○誌○題○跋○云○是○集○也○皆○古○忠○臣○存○子○貞○夫○悌○弟○大○有○不
 得○于○胸○中○而○借○以○耗○其○胸○臆○者○也○深○心○所○至○折○骨○椎○肝
 雖○劈○碎○長○空○燒○枯○大○海○而○情○無○極○恨○極○難○消○于○是○故
 為○汗○漫○不○切○之○詞○支○離○無○解○之○韵○一○片○剛○腸○翻○成○繞○指
 纏○綿○淒○愴○折○折○周○周○嘆○長○夜○之○難○迴○散○愁○心○于○別○楮○草

青春至無非雜索之懷木落秋空盡是淒涼之色嗟乎
佩結陳王寧因洛浦衫青白傳豈繫江州

朱袞含滋小記 歲丁未客游黔中兄仲方有征苗之役
繫苗之子女以千數總帥中丞將聚圍而燔之仲方請
得免於是分給諸將吏而仲得十二人皆十數歲女子
鸞繼累月刷草根為食羸瘠之狀不忍目既涉旬稍見
膚理已而漸壯澤語言狀貌都不異漢人仲因以兩人
為余旅中伴其一曰含滋自言仲家子年十三眉目秀

寶瑟集

天

恨書

奎

爽纖肌細腰善笑職然快人意同寓友生有鬱疾每聽
其笑未嘗不飛越起舞寒夜擁爐清宵坐月試教之曲
輒應聲而歌歌聲過雲因度曲遂能識字一月之中中
郎傳奇成誦矣留連在苒未免有情然不及亂也已酉
春以試事南歸欲與俱載而不可慘狀為別約明春為
相見期既脂車贈以九絕句裂裾而書中有西川問王
環之句指而問曰非韋臯傳奇耶淚借語集如霞自點
及吳將萬里涉鳥道泛長江馬蹄芳草帆影晴波髮鬢

花氣鶯聲逐琴劍而西歸也歸未數月仲亦罷官舍滋
病瘵且劇扶病迎拜泫然風雨摧花紅退柔條矣以庚
戌冬某日奄逝逝之前三日凝睇相顧出袖中絕句還
余掩面無一語詩竟為先識噫嘻悲哉鮫珠夜壁產彼
返譯胡朕萬里奄茲一夕黯黯誰招雲魂霧魄夢駭降
旗妍鋪電石未了姻緣生綃半孽慧性嗜依月流江白
春留錦字模糊望絕珊瑚夜碧葉底含辨疑笑騰枝頭
綴露還啼赤籠中鸚鵡猶聞子夜之歌陌上垂楊不舞

寶瑟集

天

恨書

奎

朱袞為亡婦禮懺作疏云其智術瑣闕時命迤邐十指懸
錐一身靡腫是以酷罰用降宜速厥躬豈其孽孽是波
竟貽伊婦既愚迷而莫辨尤憤鬱以無從敢布下忱仰
祈慈鑒蓋聞福過生災福盈招覆若流離困苦已經世
境難堪而疾病或亡復遇人生不幸豈是今生罪過良
由宿世冤愆婦某一窮被體萬苦橫心韶齡操帚三冬
曾操嚴姑壯歲空帷萬里未歸弱質浪得人身四十年

歷盡艱辛三十載。牽鹿車而共載。常飛轍上之塵。對牛衣以長悲。誰裂輿中之絹。居不謀于服食。病無力於醫巫。歛止敗絮。奠仍藜藿。無梅生嫁時之衣。有昭妃洗面之淚。已矣。一生受諸苦惱。茫茫去劫。願脫沉淪。前生罪。今生受過。後世因。今世未作望。慈悲普照。度拔弘施。海若迴風。飄覆舟於彼岸。山靈出雨。種枯養于來春。轉女身作男身。化苦境為樂境。猶居濁土。當拋離別之悲。若作姻緣。無復朽愚之配。灑忱懺禮。短疏哀祈。

賈慈集

恨書

卷

張麗貞吳江女子。鍾情所至。俛奔匪人。遂致陷獄。其獄中自序云。悔此宵一念之差。嘔心有血。致今日終身之誤。剃面無皮。還顧影以自憐。更書空而獨語。妾本吳江望族。曾解披章。閨閣幽姿。未開窺戶。北堂恩重。郵函深貯。掌中珠。南浦春明。金屋週遮。機上錦。况值髫年二八。忍忘律戒三千。夫何隨父。嚶城寄居。椽台。溺女奴之長舌。來奸套之籠頭。漫誇國士之才。計諧占鳳。妄數家嚴之慝。悔擬乘龍。伊既曲叙其悲思。儂亦頓深其怨慕。自謂

知書識禮。不妨反經為權。逐張倩之離魂。重門夜出。樂昌之破鏡。未巷宵奔。天明而至。荒郊日暮。而棲別館。一朝消息。漏道傍笑。破朱唇三尺。典章嚴堂上。嗔生鐵面。雷霆劈開鬼膽。冰鑑照出妖形。為訪婚姻。並非媒酌。所圖嫵婉。竟是人奴。方知假假真真。神呆半晌。已悟生。生世世罪大。迷天。延息之入。陷圈。撫心而傷。塵上。凄凉。夜析坐來。墻角鬼。燐寒。憔悴春華。睡起夢中。鄉路。杳青。草黃泥。畢竟魂于今日。白雲紅日。見慈母。以何年。嗚呼。

賈慈集

恨書

卷

碩鼠拖腸。羞蚶化羽。倘青蘋之得薦。尚白圭之可磨。已決策于外黃。世無張耳。誰錄瑕于上蔡。人是季心。已矣。蛾眉淹然。蟻命圖再新。而不得。伏九死。以何辭。漫訴衷腸。十首怨詩。留容邸。可憐骨肉。一絨清泪。寄吾家。有如此異才。而為奸人所欺。聰明太過。禍鬼揄抑。英雄失足。古今同慨。豈獨婦人。

弁哀



步彼高岡。遙望乎田。东西互指。南北
回。阡在林子。溪。茂。学。号。号。子。云。是。
系。第。一。第。不。知。年。子。百。年。深。花。荒。臺。
恒。月。陈。官。野。井。建。恒。肺。横。之。之。由。

第一

说。西。地。之。长。川。逸。：。然。余。或。今。思。古。
睡。眼。荒。墟。涕。下。必。而。挂。苦。迷。梅。十二。
洒。云。物。深。步。帐。三。子。居。月。融。：。空。泥。
在。拉。棕。楯。银。蒜。松。于。羞。梳。于。是。饰。沉。
九。以。为。案。结。流。换。白。年。幌。暖。神。在。

帝。所。眇。流。沙。方。丈。只。君。上。都。曼。媛。

北。地。名。殊。一。萼。白。屋。百。斜。孤。珠。在。游。
唐。家。少。妇。玉。琢。钗。塘。小。種。或。藏。鞞。于。
豹。尾。或。滴。语。于。瓶。篋。擲。千。金。以。一。咳。
似。石。堪。白。传。技。星。不。玩。云。掠。整。如。月。

第二

梳。祿。只。有。果。家。都。监。泽。言。小。婚。先。乾。
悦。潭。学。芳。便。妍。偷。香。侍。粉。镜。就。争。搯。
锦。帐。氎。氎。秋。月。青。蘼。白。菘。晓。筵。贝。蒂。
鸂。鶒。之。帽。银。鞞。玛。瑙。之。鞭。顾。承。恩。而。
芳。袖。长。传。立。而。凭。肩。何。明月。之。西。沉。

更。由。河。之。东。建。夷。言。三。月。之。悔。初。在。
 百。回。之。戟。秋。愁。如。孤。春。花。如。霞。火。照。
 旗。门。差。主。帐。殿。魂。销。子。骑。之。挂。汲。掩。
 九。舞。之。扇。玉。碎。珠。宫。系。挂。挂。向。挂。台。
 柳。如。乎。生。坐。夫。王。而。不。见。嗟。乎。年。代。

遼。遠。風。空。舞。寒。衣。如。水。遊。離。只。道。親。
 看。影。拉。滅。影。差。不。消。履。如。冰。乎。手。絳。
 陸。擊。流。之。雨。條。寶。衣。生。此。意。差。化。玉。
 然。隨。茲。野。火。燒。況。沒。漢。教。道。離。崔。蒲。
 芳。竹。荒。岡。桂。樞。道。傷。忠。為。石。藪。古。壘。

松。存。路。上。再。逢。金。槐。宮。影。兮。拜。狐。
 沐。兮。斑。山。鬼。兮。軟。哺。林。猿。兮。登。攀。
 不。見。細。細。子。隊。只。餘。金。柳。一。灣。過。流。
 離。之。玉。擊。伴。蕭。瑟。之。塵。山。縱。徊。歌。翁。
 地。掩。袂。獨。潛。

去。涉。錢。為。源。起。于。海。山。世。屋。



買愁集

集之三

哀書 小序一則

○ 李嶠才子

○ 紅桃 附元人屢山詞

○ 送妻

○ 石頭城

○ 蕊珠

買愁集

目次三

○ 惠照寺

○ 潭州席上

○ 循州草庄

○ 河滿子

○ 燕子樓

○ 瑞枝香

○ 天上人間

○ 唐安寺樓



○ 江上晴樓

○ 望夫歌

○ 貧女

○ 茂英

○ 江陵佛寺

○ 湘江怨

○ 莫愁湖

○ 剪髻

買愁集

目次三

○ 眉上愁

○ 哀吟

○ 夏駕湖

○ 擄婦

○ 四禽言詩

○ 故第

○ 獨自凭闌

○ 靈隱山房

李端叔

劉采春

薛逢

洛中舉

曹唐

梁意娘

鄭谷

太原妓

陸放翁

無名

鄭所南

聶碧窗

潘文虎

無名

李後主

蘇東坡

○ 徐州	蘇東坡
○ 天涯芳草	朝雲
○ 明月黃昏	孟淑卿
○ 黃陵廟	陸士規
○ 楓林別	無名
○ ○ ○ 三十六離宮	曾純甫
○ 芳儀怨	李國 <small>主公</small>
○ 春風花鳥圖	無名
賈愁集 目次三	三
○ 孫蕙蘭	傅若金
○ 孤女	汪明遇
○ 寒食殯宮	蘇東坡
○ 都門別泪	林諫先
○ 翠鸞樓	順帝 <small>官婦</small>
○ 還鄉夢	倪元鎮
○ 素香亭	遼王
○ 媚蘭仙子	南內 <small>官</small>

○ 多情腸斷	無名
○ 丘珊	王名
○ 閨中怨	吳耳淵
○ 一年一度啼	金陵 <small>子女</small>
○ 過夏子	無名
○ 宮辭	莊靜香
○ 秋顏草	荆府 <small>官人</small>
○ ○ ○ 新嘉驛	會稽 <small>子女</small>
賈愁集 目次三	四
○ 桃花庵	唐寅
○ ○ ○ 天涯女子	杜瓊枝
○ ○ ○ 天和尚墓	無名
○ ○ ○ 鐵花嶺	陳仁錫
○ 翠薇	何運 <small>子</small>
○ 湖湘沙際	祝允清
○ ○ ○ 焚餘遺恨	小青
○ 綠陰篇	朱袞

○ 竊聞

葉天寥

○ 續竊聞

葉天寥

○ 祭昭齊文

葉天寥

○ 祭瓊章文

葉天寥

買愁集

未

月次三

五

買愁集

緱山主人錢尚濠振芝輯

西林小隱莊學孔所願聞

一集哀書

竊聞悲者不可繫欲思者不可歎息此言人情之感也子懷憂鑄骨漲淚滿天拈就鴛鴦恨譜夜深禿盡燈煤翎殘蝴蝶開魂晚起驚看鏡雪故園春老何人衫袖印眉痕別浦烟消幾曲琵琶消帶眼未嘗不涕

買愁集

未

哀書

交頤而淚交臆也集哀書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前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玄宗春秋已高樂極悲來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嘆曰李嶠真才子也因悽然涕下不終曲而起及幸蜀登白鶴嶺覽眺徘徊復歌是詞嘆曰李嶠真才子也高力士以下無不揮涕久之

明皇初自蜀回夜闌倚勤政樓南望烟月滿目因歌云庭

前琪樹已畢攀。塞北征人尚未還。歌未畢。里中聞有怨歌者。謂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為我訪來。翌日力士求之於里中。果是其夜復。乘月登樓。四顧悽愴。見妃子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妃子涼州曲云。塞下霜歸滿地黃。相思盡處已無腸。好知一夜榆關夢。軟語商量到故鄉。曲罷無不掩涕。

元人有驪山詞云。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沉樓頭月下。

質愁集

哀音

二

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

明皇流離播遷。不能忘情。妃子天下哀之。似為千古有情人。殊不知一日殺三子。如斷蠶蟻。又似為千古至無情人。嗟乎。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報復之理。彰彰不爽。國破身危。豈獨楊氏罪哉。

楊志堅嗜學能詩。而貧妻每厭之。一日告離。堅以詩送之。云。平生志業在琴書。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向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髮。明鏡從他別画。

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

世無少君孟光。鹿車牛衣中不知埋沒多少男兒生。氣矣。雖然買臣墨綬銅符。安知非羞婦一擊之力耶。故我謂羞婦是漂母。

劉夢得至石頭城題詩。城上云山隔。故國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天台妓蕊珠。與唐宜之訂終身約。既而宜之赴京三年。珠日夕吟哦小樓中。病鬱而卒。凡床几簾幃裙幌墨痕與淚痕相間。詩皆集句。有云。樓上殘燈伴曉霜。天涯一望斷人腸。回身掩淚挑燈立。拭却千行更萬行。一枝殘菊不勝秋。秋思愁心雙淚流。無限別魂招不得。滿天風雨下西樓。二殘花悵望近人開。南國情人去不回。回首可憐歌舞地。年年春色為誰來。三高樓獨上思依依。海濤天長音信稀。日晚江南望江北。山川滿目淚沾衣。四烟籠寒水月籠沙。楊柳絲絲拂岸斜。小院迴廊春寂寞。夜來風雨送梨花。五耿耿銀河雁半橫。妻妻長似別離。

質愁集

哀音

三

淚痕相間。詩皆集句。有云。樓上殘燈伴曉霜。天涯一望斷人腸。回身掩淚挑燈立。拭却千行更萬行。一枝殘菊不勝秋。秋思愁心雙淚流。無限別魂招不得。滿天風雨下西樓。二殘花悵望近人開。南國情人去不回。回首可憐歌舞地。年年春色為誰來。三高樓獨上思依依。海濤天長音信稀。日晚江南望江北。山川滿目淚沾衣。四烟籠寒水月籠沙。楊柳絲絲拂岸斜。小院迴廊春寂寞。夜來風雨送梨花。五耿耿銀河雁半橫。妻妻長似別離。

情○寫○矣○別○久○難○為○夢○斜○倚○薰○籠○坐○到○明○六○蕭○蕭○落○葉○送○
殘○秋○寂○寂○長○江○萬○里○流○獨○倚○欄○干○正○惆○悵○寒○鴉○飛○盡○水○
悠○悠○七○千○山○萬○水○玉○人○送○人○事○音○書○漫○寂○寂○惆○悵○一○年○
春○又○去○更○無○消○息○到○今○朝○八○誰○家○玉○笛○暗○飛○聲○總○是○鄉○
關○離○別○情○妾○夢○不○離○江○水○上○夜○來○還○到○洛○陽○城○八○離○人○
到○此○倍○堪○傷○雲○雨○巫○山○枉○斷○腸○回○首○舊○遊○真○是○夢○起○看○
天○地○色○淒○涼○九○斜○背○銀○釭○半○下○幃○錦○衾○香○冷○夢○來○稀○多○
情○自○古○還○多○恨○今○日○思○君○淚○滿○衣○十○楊○柳○陰○陰○細○雨○晴○

買愁集

家書

四

一○青○山○重○疊○樹○蒼○蒼○雨○霽○憑○高○只○自○傷○無○路○從○容○倍○咲○
語○此○生○何○處○問○劉○郎○二○

王播少貧嘗于惠照寺隨僧餽粥二紀後出鎮揚州還訪
舊游處題詩壁上云二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發院重
修而今重到經行處樹老花殘僧白頭

李翱在潭州席上見有舞柘枝者顏色愛憐詰之曰妾是
姑蘇韋中丞愛姬之女也以兄弟天折委身樂部恥辱

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翱深為之嗟嘆乃贈以詩云
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
可憐紅臉淚交垂既而顧其言語清婉有冠蓋風遂於
賓榻中選士而嫁之女感泣獻詩云湘江舞罷忽成悲
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魏公以千金贖文姬畢竟是憐文姬還是憐蔡邕我
欲起阿瞞而問之

買愁集

家書

五

李涉能詩晚游闔越馳車至循州冒雨來宿田翁指一草
庄借息庄有一老杖履迎賓年已八十自稱韋思明也
因與談論諸家詩歌次第及涉詩老人詰稱善因吟數
首云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
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滕王閣上唱伊州三十年前
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青山長在水長流老人悽然
興嘆涉亦不覺悲愉

武宗寵愛孟才人疾篤見才人侍側泣問曰吾死爾何如
才人泣曰請繼耳因請歌一曲歌云故國三千里深宮

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
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歌未畢氣結而歎張祐
弔以詩云偶因歌態咏嬌頰前歌是祐作故也傳唱宮
人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杜才教衣新送前人

張尚書有愛妓關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歿盼盼日
居小樓中念舊不嫁數年有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
眠人起合權床想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木是長又
適看鴻雁岳陽回又觀玄禽遍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

買愁集

宋書

六

任從蛛網任從灰又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
然自理劬履歌聲絕紅袖香消二十年白樂天和之云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香消拂臥床燕子樓中霜月夜
秋來祇為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墳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網帶羅衫色似烟
幾回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二十年
盼盼覽詩慟哭旬日而殞
云才子春情重佳人別恨深

袁皓初登第過岳陽悅妓瑞儀求之嚴使君不肯與落籍

皓作詩寄妓云携得春風迴岳陽桂枝香惹瑞枝香可
憐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回顧眼寸
心牽破別離腸南亭晏罷笙歌散日落烟波正渺茫
張稔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高暉乃作哀詞置几上云枕
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苦相思好風明月爾應知天
上人間何處去舊懽新夢覺來時黃昏細雨画屏垂律
覽之為之失聲

買愁集

宋書

七

石天有侍妾調花早効愴悼經年作詩云波壓犀簾
銀蒜斜黃涉有柳字笑春紅既成涉念之淚洒犀簾至皆損壞
車頻變解結相思果茉莉爭開奈可花玄的羽斂空
有賦紅香粟玉轉成嗟瓊魚吟老難消熱猶想金莖
露未賒
鄭殷葵旅會稽唐安寺樓見壁上題云瑯琊王氏霞卿光
啓三年陽春二月登于是問臨軒軫恨睹物增悲雖觀
燠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玉看題詩

日春來引步強尋游恨賸烟霄簇寺樓舉目盡看停待
景雙肩不覺自如鈞

李端叔懷人感懷登樓愴望題詩云江上晴樓翠靄開滿

關春水滿窗山青楓綠少將愁去遠入吳雲冥不還

劉采春望夫歌云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

白髮黑無緣

薛逢貧女吟云殘妝滿面淚闌干幾許幽情欲話難雲髻

懶梳愁折鳳翠蛾羞照恐驚鸞南隣逸女初鳴珮北里

買愁集

哀書

八

新懽已夢蘭惟有深閨憔悴質年年長凭繡床寒又蓬

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亦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

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闌画長最

恨年年厭針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洛中舉子與樂妓茂英善時年甚少後十年英尚未嫁

舉子復于江外遇之因贈詩云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

年少尚嬌羞隔窗未省聞言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

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

碧雲生暮愁

曹唐寓江陵佛寺境甚幽勝每自臨觀賦詩得句云水底

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吟○諷○聞○悅○惚○見○二○女○掩

抑○荒○榛○中○云○感○君○佳○句○妾○乃○天○台○桃○源○女○子○也○言○訖○不

見○唐○惘○然○入○室○見○壁○上○有○天○台○二○女○圖○因○足○前○詩○云○不

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雀○夢○長○水○底○有○天○春○漠○漠○人

間○無○路○月○茫茫○玉○蕊○瑤○草○連○溪○碧○洞○口○桃○花○滿○院○香○曉

露○風○燈○易○零○落○此○生○何○處○問○劉○郎○數○日○而○唐○亦○淹○逝

買愁集

哀書

九

人間歲短而景長仙家歲長而景短唐未嘗逝

瀟湖梁公女意娘與姑表李生通李別去憶娘作歌寄之

云○落○花○落○葉○落○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斷○斷○腸○腸○欲

斷○泪○珠○痕○上○更○添○痕○一○片○白○雲○青○山○內○一○片○白○雲○青○山

外○青○山○內○外○有○白○雲○白○雲○飛○去○青○山○在○我○有○一○片○心○無

人○共○君○說○願○風○吹○散○雲○訴○與○天○邊○月○携○琴○上○高○樓○樓○虛

月○華○滿○相○思○曲○未○終○淚○滴○冰○絃○斷○人○道○海○水○深○不○抵○相

思○半○海○深○尚○有○涯○相○思○渺○無○畔○君○住○湘○江○頭○妾○住○湘○江

尾○相○思○不○相○見○同○次○湘○江○水○夢○魂○飛○不○去○所○欠○惟○一○灰○
入○我○相○思○門○知○我○知○思○苦○長○相○思○今○長○相○憶○短○相○思○今○
無○盡○期○早○知○如○此○絆○人○心○悔○不○當○初○莫○相○識○

莫○愁○湖○在○秣○陵○城○中○本○盧○家○少○妓○莫○愁○所○居○里○也○江○波○疊○

翠○柳○黛○堆○雲○風○鬟○月○鏡○彷彿○在○朝○烟○莫○雨○中○鄭○谷○過○此○

題○詩○云○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帆○來○帆○去○

江○浩○渺○花○開○花○謝○春○悲○京○

歐陽詹遊太原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迎途中寄詩云驅

買愁集

哀書

十

馬○漸○覺○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去○意○

自○未○甘○居○情○諒○猶○辛○萬○里○東○北○首○千○里○西○南○秦○一○履○不○

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何○日○得○相○親○妓○得○詩○

思○之○成○疾○乃○剪○其○鬢○藏○之○謂○女○弟○曰○歐○郎○至○可○以○為○信○

因○題○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

時○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歐○至○見○之○痛○悼○

而○卒○

陸放翁之蜀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

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之○則○
驛○卒○女○陸○遂○納○為○妾○半○載○竟○因○夫○人○妬○逐○之○女○作○辭○云○
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
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舊○留○愁○住○

陸○有○愛○妻○見○逐○于○母○愛○妾○復○見○逐○于○妻○放○翁○妻○妾○垣○

中○應○有○二○重○磨○蝎○

靖康間一士人讀書山中夜聞哀吟聲與風颯颯颯淒楚

持○絕○曉○起○見○窗○楞○一○絕○云○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于○

買愁集

哀書

七

北○斗○橫○千○里○思○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又○一○士○人○

於○寒○食○節○提○壺○走○松○柏○間○微○吟○獨○酌○忽○見○一○女○子○綠○衣○

繡○裳○冉○冉○而○沒○竟○之○不○得○見○松○枝○上○紙○錢○裊○裊○歸○時○得○

一○絕○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

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

宋既亡鄭所南隱居長洲之承天寺終身不娶時時向南

慟○哭○嘗○作○夏○駕○湖○晚○步○詩○云○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

首○總○淒○然○空○嗟○落○日○猶○如○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駕○詩○

消前古地。菱歌聲斷。晚來船如。今城郭多遷變。茅屋荒
頽。草積烟。又自吟云。空中變化。觀龍現。世上悲涼。誤鳳
來。

聶碧窗作哀被擄婦詩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
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又雙柳垂鬟
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
看固姑。

潘文虎哀擄婦四禽言詩云。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
買愁集

陰三月暮。去年蚕時處。深閨今年蚕時。涉遠路。路傍忽
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携。輕筐一身不蚕。其凍。祇憶兒
女無衣裳。不如歸。不如歸。家在浙江東。畔住。離
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語。言異今之眷屬。皆寇仇。開
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孤。孤猶首丘。
泥滑泥滑。脫了繡鞋。脫了繡鞋。襪前營上馬。坐起行。後隊搭
駝。疾催發行來。幾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
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

也。哥哥帳房。偏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
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
莫相妬。這行不是親丈夫。

長安有一故第。云是宜春院。妓人故居。局閉已久。一日香
士子僑寓。中夜聞嘆息聲。不已。彷彿有苦吟云。禁鼓初
傳時。下打虛。過清風。明月夜。眼如魚目。幾曾乾。心似酒
旗。終日掛銀漢。低垂星斗。橫院宇空寥。燈燭卸。西樓瀟
灑。有誰知。獨自上來。獨自下。

買愁集 哀書 三

李後主去國後。時凭闌。悽愴作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
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箇貧。歡獨自
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故臣聞之。無不淚下。

我嘗覽銅臺之烟草。嘆華林之榛莽。古今凭弔。未嘗
不徘徊腸斷。奈何朝為金谷。暮為塵土。炎涼倏忽。一
身親歷。未免有情。誰能遣此。

東坡宿雲隱山房。夜聞窗外女子歌云。音音你負心。真

負心辜負奄。到如今。記得當初低低唱。淺淺對一曲。值
千金。如今拋我在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
何處尋。悽悽切切冷冷清清。東坡推窗卽之。見女子。冉
冉沒於墻下。明日歛發得古琴一張。

東坡在徐州夜登燕子樓。夢見一美人。歛衽而前云。妾關
盼盼也。乞學士贈詞。坡覺賦詞云。天涯倦客山中歸路。
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作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
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懽新怨。

買愁集

哀書

古

後陳彥升有詩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
邊樓。風清玉簫慵吹枕。月好珠簾不上鉤。殘夢覺來滄
海濶。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入才思如春雨。雨斷送芳華

夜休。元陸天錫有詩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行人春盡過
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

東坡與朝雲閒坐。一日見青女初臨涼颯。乍起四顧蕭瑟。
命駕其歌。朝雲歌喉繞轉。紅淚雙垂。坡問之云。妾所不
能歌者。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

佛書云。想少情多爲鈍器。蓋極聰明人。未免多情極。
多情人。未免自誤其聰明。雲非坡老。其終爲妓乎。
孟淑卿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
菴花存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

陸士規過黃陵廟題詩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
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深處。鷓鴣啼。

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
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

買愁集

哀書

五

多難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橋月落聞。鐘
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
與君桂陽別。今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
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
能幾里。莫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裡。昨夜天
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
遠。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吟猿嘯哀。
泣對湘潭竹。

金人亂後。汴都繁華。鞠為烟艸。曾純甫奉使過汴。作辭云。
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踪。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
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
雙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離關。玉砌空除。
三十六離宮。寒笳驚起。莫天雁。寂寞西風。

樓山下。道遺別業。蓋韋嗣所建。中宗嘗幸之。賦詩勒石在焉。
一夕忽失碑字。換墨題云。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
故址。頽垣冷烟。衰草前朝。官闕長安。道上行客。依舊

賈愁集

哀書

十六

名深利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

江南李國主。納土攜二公主入京。後為遼中聖所獲。甚寵幸。
封芳儀。趙至忠沒遼。相見慟哭。後忠歸華。廷雜記。
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
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
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交風流。泪洒臨江悲故國。公卿
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公奉
一官奔武疆。初長公主嫁武疆孫供奉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

易其處。雙燕清秋。夢相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

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公主與供奉將還故鄉寧知翻手明朝

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听良人白馬。今誰

見國亡家破。一身存可嘆。身存抑何願。芳儀加我名家。

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絲驚胡

塵。陰山射虎邊風惡。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偏天河

呈。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

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

賈愁集

哀書

十七

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稚髻泣窮途。丈夫漂

泊猶堪憐。

徽宗北狩。御筆流落人間。有春風花鳥圖。一士是詩云。玉

輦南巡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盡。

在蒼梧夕照中。又題寒江獨釣圖云。莫怪烟波名利役。

江雲染得綠蓑衣。淒涼五國邊城將得似。寒江獨棹歸

孫蕙蘭。妍安秀慧。歸傳若金。五月而卒。寓瀟湘中。若金念

之不置。賦詩云。湘臯烟草碧紛紛。泪洒東風為憶君。

說婦娥能入月虛疑神女解爲雲花陰晝坐開金剪竹
裡春遊冷翠裙留得舊時殘錦在傷心不忍讀迴文又
悼亡云憶別依依出書欄誰知復見此生難湘江月缺
波痕冷巫峽雲銷山色寒繡架寂寥針線斷粧奩零落
粉脂乾夢回酒醒猿啼絕空向西窗泪眼漫

狐能幻化往往托形爲女子然明艷巧慧情愛忼好猶夫
人也楚中士人汪明遇嘗遇之一日泣別作詩云鉛華
久御向人間相對鉛華更慘然縱有青青今夜月何因

買愁集

哀書

文

重照舊雲鬟又柳妖贈別詩云仲冬二八是良時江上
多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思

人而無情噬吮骨肉性同獯獍此人而異類也若夫
猿下泪知京鹿斷腸知愁以及雀啣環燕繫書鴛鴦之
交頸魚之比目其情感有勝于人者此異類而人也
若狐若柳吾恨不與把臂入林

東坡寒食獨行郊外見旌官纛樂作歌云烏啼鵲噪昏喬
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艸

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成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
聞瀟瀟暮雨人歸去

元末天下大亂兵部侍郎林諫先作詩送任使南云清秋
送任出都門別泪臨風下酒罇萬里西風鄉井念十年
春草國朝恩鶴鳴飛疾音偏遠鴻雁行稀日欲昏獨上
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

順帝宮嬪程一寧經年未見寵幸春夜登翠鸞樓歌詞悽
楚有云淡月輕寒透碧紗小窗和夢聽啼鴉春風不管

買愁集

哀書

文

愁深淺日日開門掃落花

倪元鎮避亂散家財往來江湖多寓琳宮梵刹一日思歸
作詩云久客懷歸思惘然松間茆屋女蘿牽三杯充李
春風酒一榻菰蒲夜雨船鴻跡無端迷雪渚雀情何日
到芝田他鄉空有還鄉夢綠樹年年叫杜鵑

遊王故宮沙橋門外有官人斜官殯埋香處也每陰寒晦
黑過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踏月入空
宮經素香亭下觀一美人霓裳練裙倚闌而歌曰明月

滿空塔梧桐落如雨涼颼颼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香
然不見噫嘻小山蘭坂鞠為茂草東閣平津廢為車廐
所可惜者春意闌珊至今章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宮
人猶能彈出篋箏絃上一曲伊州泪萬行也

毛舜臣被命洒掃南內迴廊粉壁多有宮人字跡留香有
媚蘭仙子題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宇
畫婉麗風情月思令人惘然

情奇詞云清宵竹冷瀟湘紫瑤瑟如聞悲帝子但看春草
賈愁集

向春生幾見情人為情死書生薄命同遷次夜雨離騷
詩一紙多情誰用管無情只為多情腸斷耳

毘陵王民石天門人居河上嘯咏一室寡倚侶平康丘媿者相
與投契丘甚匿之王善病丘為之脫簪珥管醫藥既而
丘為母逼他適王甚悲思作十絕其略云蕭蕭羈旅病
中身消受蛾眉念苦辛自脫珥管謀藥餌肯憐王粲困
書貧又身是前生一老禪悞從花下問因緣今朝難捧
維摩杖自鎖重重離恨天又楊花滿苑故飛飛掠乳燕

風入我衣不忍芳菲輕颼去龍將雙袖裏香歸

吳俗洞庭凡閩中禁砧半作浮梁蕩子吳耳淵石天門人

作閩中詩云征人別我去荆都為道春來便返吳昨見
陌頭桃已發不知春亦到荆無又寶鏡春寒掩不開漫
山紅紫亂成堆征人不及梁間燕落盡楊花未肯回

金陵女子懷人詩云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水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斜橋客邸夜召紫姑懸筆而書忽飛筆題詞壁上云淒涼

賈愁集

哀情

主

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
盡梧桐秋影瘦鑑古圓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
舊後書過夏子題唐時舉子不及第恥歸故里都說
居寺剎謂之過夏題此者蓋金臺頽恨玉樓賈志者
也悲夫

士女莊靜香所願姊嗜書能詩適陸墓某悒鬱多感二十

三歲而卒嘗作宮辭云玉澗苔錢繡翠茵花愁月怨過
芳春欲題幽恨情紅葉忽憶君王舊日恩又一擲

減帶圍病容常倩鏡鸞窺自知命薄難承寵不取窗前
感恨眉

陳素字素君荆府宮人也著秋顏草有病起詩云今朝病
微可扶起看游鱗自恨形如竹蕭蕭付此春羣鴉屯晚
樹一雀瘦湘濱步屐知何日空階舂繡齒又淚銷雙眼
俊骨露一身單

新嘉驛有女子題云于生長會稽幼工書史年方及笄嫁
于燕客具林下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

賀慈集



哀書

三

日吼數聲今早薄言往訴達彼之怒鞭笞亂下辱等奴
婢氣填胸臆幾不能起嗟乎紅顏薄命疾何足惜但恐
湮沒無聞故忍氣須臾以淚和墨題詩于壁庶知音讀
之悲于生之不辰也詩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著殘燈
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成春又萬種愛
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
成千淚垂馮猶子和之云千秋紅粉盡成塵詩句猶留
夢裡身恰似太真香襪在行人指點馬嵬春已嫁從夫

怨阿誰填花換馬亦何悲忍將無限閨中苦換取詩名
壁上垂

唐子畏居桃花庵軒前庭半畝多種牡丹花開時邀文徵
仲祝枝山賦詩浮白其下彌朝洽夕有時大叫慟哭至
花落遣小倅一一細拾盛以錦囊莖于藥欄東畔作落
花詩送之和石田韵云今朝春比昨朝春北阮翻成南
阮貧借問牧童應沒酒試嘗梅子又生仁六如偈送錢
塘安八斗才逢洛水神多少好花空落盡不曾遇着賞

賀慈集



哀書

三

花人能賦相如已倦遊傷春杜甫不禁愁頭扶殘醉
方中酒面對飛花怕倚樓萬片風飄難割舍五更人起
可能留妍媸雙腳撩天去千古茫茫土一丘 谿水東
流日轉西杏花零落草萋迷山翁既醒依然醉野鳥如
歌復似啼六代寢陵埋國媛五侯車馬闕家娛東隣謝
却看花伴陌上無心手共携 螿燕還巢未定時山翁
散社隋扶兒紛紛花事成無賴默默春心怨所私雙臉
胭脂開北地五更風雨葬西施匡牀自拂眠清晝一

買愁集

哀書

五

茶烟。展。髮。絲。春。盡。愁。中。與。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風。鬢。
 邊。舊。白。添。新。白。樹。底。深。紅。換。淺。紅。漏。刻。已。隨。香。篆。了。錢。
 囊。甘。為。酒。杯。空。向。來。行。樂。東。城。畔。青。草。池。塘。亂。活。東。
 簇。簇。雙。攢。出。視。眉。淹。淹。獨。立。曲。闌。時。千。年。青。塚。空。埋。怨。
 重。到。玄。都。好。賦。詩。瓦。甃。酒。香。燒。柿。葉。畫。梁。燈。暗。落。塵。絲。
 尋。芳。了。却。今。年。債。又。見。成。陰。子。滿。枝。花。開。共。賞。物。華。
 新。花。謝。同。悲。行。跡。塵。可。惜。錯。拋。傾。國。色。無。緣。逢。着。買。金。
 人。獎。獎。愛。水。衫。前。淚。渺。渺。遊。魂。樹。底。春。一。霎。悲。歡。因。色。

買愁集

哀書

五

紅。忍。拋。却。阿。咸。頭。上。伴。銀。簪。春。來。卒。卒。去。匆。匆。刺。眼。
 繁。華。轉。眼。空。杏。子。單。衫。初。脫。暖。梨。花。深。院。自。多。風。燒。燈。
 坐。惜。千。金。夜。對。酒。空。思。一。點。紅。倘。是。東。君。問。魚。雁。心。情。
 說。在。兩。聲。中。舊。酒。新。啼。滿。袖。痕。憐。香。惜。玉。竟。難。存。鏡。
 中。紅。粉。春。風。面。燭。下。銀。屏。夜。雨。軒。奔。月。已。憑。丹。換。骨。塵。
 樓。端。把。死。爾。恩。長。洲。日。莫。生。芳。草。消。盡。江。淹。黯。黯。魂。
 萬。紫。千。紅。莫。謾。誇。今。朝。粉。蝶。過。鄰。家。昭。君。偏。遇。毛。延。壽。
 高。穎。穎。音。不。憐。張。麗。華。深。院。青。春。空。自。鎖。平。原。紅。日。又。
 西。斜。小。橋。流。水。閒。村。落。不。見。啼。鶯。有。吠。蛙。花。落。花。開。
 總。屬。春。開。時。休。羨。落。休。嗔。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
 掩。面。人。山。屐。已。教。休。汎。蠟。柴。車。從。此。不。須。巾。仙。塵。佛。切。
 同。歸。盡。墜。處。何。須。論。厠。前。楊。柳。樓。頭。月。半。規。笙。歌。院。
 裡。夜。深。時。花。枝。的。的。難。長。好。漏。水。丁。丁。不。肯。遲。金。釧。袖。
 籠。新。藕。滑。翠。眉。奮。映。小。蛾。垂。風。情。多。少。愁。多。少。百。結。迴。
 腸。說。與。誰。春。夢。三。更。雁。影。邊。香。泥。一。尺。馬。蹄。前。難。將。
 灰。酒。澆。新。愛。只。有。詩。囊。可。憐。深。院。料。應。花。似。霰。長。門。

愁鎖日如年。憑誰對却。閉桃李說與悲。吹石上綠。

石天寓閩海。烏石山房臥病枕上。賦落花詩四首。云。勸
罷長星酒未空。避風臺畔月朦朧。腸啼恨血飛秦苑。蝶
化饑魂出楚宮。釵影似搖新步障。衣香疑捲舊薰籠。麗
娘背指秋千笑。照破胭脂井底紅。又。神女廟前春可憐。
望夫臺上杳如年。風刀急剪迴文錦。月斧空修拾翠鈿。
倚破桃花逢半面。強臺柳眼足三眠。紅綃拭透相思泪。
夜撥琵琶訴別船。又。蕉鹿韶光惱夢牽。御風仙子幾時

賈楚集

哀書

美

還。胭脂願。葬長生地。風雨休啼。薄命天老。不回頭看漢
主。去猶含泪。緩胡鞭。誰將一滴。洗青塚。啼煞枝頭血。杜
鵑又十里。梨花瀉粉烟。妝將羯鼓卸。頭纏綵雲狼籍覓
裳後。落月依稀寶瑟前。命薄鶯鶯難再嫁。身輕燕燕不
重還。櫻桃血寫天公疏。私乞風光續小年。

慶曆間有豪客寓居浦城邸中。凌晨窗間有一麗人。芳容
冶態。時時掩抑。把筆題詩于壁。云。風雨瀟瀟正早春。從
車萬里起清晨。芳姿不惜天涯旅。弱質何堪海角塵。紅

袖只今多有泪。翠衾從此懶將薰。鴛鴦舊夢如還在。只
怕鸚鵡會喚人。後書天涯女子杜瓊枝。題周君建曰。自

古佳人才子賦。命多薄。况才美。兩檀落跡。風塵蹈山涉
水。飽歷星霜。偶一念至。能不悲哉。子情奴也。種情在我
輩。踵韻和之。云。夢裏懷人怯早春。小鬟低語又凌晨。黛
蛾怕見山頭月。釵燕翻蒙陌上塵。萬樹吹香看自落。一
爐添火向誰薰。雨中寂寞風前恨。幾處哀絃動旅人。又
賦瓊枝云。纖腰愁絕舞羅寬。送客亭車罷曉鬟。香暗流

賈楚集

哀書

美

蘇。虛暮雨。翠沉鸞鏡。淡青山草長。坐怨驪歌遠。花落空
餘燕。子還惆悵。此情何處盡。盡彩雲黯黯度江關。
題天和尚墓詩云。曉山烟重莫山開。石馬朝朝伴綠苔。
掃得墓門清似水。梅花昨夜又飛來。又。原上春風散鬼
燐。馬蹄月上莫山貧。樵哥猶是不歸去。放雀亭中問主
人。

敖。姬杭之右姓也。黠中其孝廉者。過杭而携之。至姑蘇。半
年。孝廉卒。姬亦殉。芳僕竟載孝廉柩歸。遺姬柩于尼巷。

吳中陳孝廉過而哀之爲買牛廠于虎丘鐵花巷畔將
擇日而窆焉時有某別駕携二姬之任亦相繼合玉別
駕解組去而二姬之柩塵網公廨中陳孝廉并爲之治
紼同敷姬而合瘞之嗟乎南國香消不見帳中之面天
涯萍聚空歸月下之魂能不痛哉銘敷姬墓云舍爾貴
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勿靜沉淵白雲欲歸青松半筵
永寧貞魄鉄花秀富何以比德潭影蘿烟銘二姬墓云
行卽此路邊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雁環

賈怨集

哀書

天

佩游仙嘗留一道堤上春還又酌三姬詩云綉屏曲曲
掩回文冷落空箱白練裙江上采雲秋共散欲奪芳桂
吊湘魂一露萎蘭芽冷玉塔水萍離合總天涯休嫌花
事須史散相逐南征有鳳叙二蒼霞片片王爲阡幾辨
飛花點翠翎誰謂紅顏嗟薄命劔池流水自年年三翠
雲千頃鬱松楸寂寞三姬共一丘夜半月明連袂出可
中亭畔聽吳謳四

運使何公妾翠薇主婦茹幽之別墅二歲而卒後一少年

入墅恍惚遇之薇以詩贈別云不斷塵緣露本真翠薇
花下遶香魂如今了却風流願一任東風啼鳥聲
仙籙云心死可以生身我謂心不死可以生鬼
祝永清游湖湘間泊舟沙際夜聞哀吟悽慘明日見沙上

大書一絕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吊屈平千古
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雁行冤紅妝少婦空臨鏡白髮
慈親尚倚門寢是五更妻絕處一輪明月照雙魂
武林姬小青十五歲適某其內姑婦也結褵未久倍加詬

賈愁集

哀書

无

辱幽之別室姬因遺某夫人書抱鬱而終嗟乎容華無
主銷沉風舞鸞歌寂寞誰憐斷送月沉花謝百年苦樂
由他人一旦紅顏爲君盡非姬也耶書云關頭祖帳迥
隔人天客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煥
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爾姊姊姨姨無恙猶
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嬉指画屏中一憑闌女曰是妖
燒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
此執拂狡鬟偷近耶側將無似姊于時角彩尋怵纏綿

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
梗南棲信語嗚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
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
供其換馬不則辱以當鑑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雪
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視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艷
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
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歌謾謾於聲羅
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泪鏡潮夕泪鏡汝今茲鷄骨殆復

賈愁集

哀書

手

難支痰灼肺嫩見粒而噎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
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快淹無乃
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奮彼理距能雙然而
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禱以
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量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
飛蝶乃謂之歎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
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瑤鈿
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切耳小六娘先期相俟不

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死鳴哀其詩小像託陳媼好
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
堤下撰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髮生平千響
像見空幃之寂履是耶非耶其人斯在明冥異路從此
永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與言及此慟也如何附詩云
百結迴腸寫泪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
知是亭亭倩女魂

賈愁集

哀書

三

小青焚餘詩詩皆為媼婦所焚數稽首大士云稽首慈雲
首得之翠匣餘幅耳
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為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
並蒂蓮臨水與影語云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
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看牡丹
亭記云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
癡于我不獨傷心是小青看花鳥云何處雙禽集画
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采也向春風鬪羽
翰又臨水云脉脉溶溶灑灑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
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踏青云西陵芳躅啼

韓麟內信傳來喚踏春杯酒自澆蘇小豈可知
意中人 看梅云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
上梅花三百片一時應變杜鵑花

周君建曰嗟乎小青之形宓妃湘靈小青之文庚月
秋雲小青之神立玉吹笙小青之生永巷長門綠衣
碎糝白華黯黯望王孫芳不見遂靚處而自零嗟乎
小青花悴半開酒停微醉新桐截引輕檀罷歌美絳
不終古今同恨小青已矣又何言哉為賦一絕云雪

賈慈集

哀書

三

在天今水在瓶梨花肌瘦對離亭昭君遠嫁文姬老
任死人間是小青又作懺詩云休將薄命與大爭絕
代風流絕代名修得來生配才子鴛鴦枕上喚卿卿
綏山主人曰嗟乎世之負才零落墮泥犁中顧影
自憐若忽若失如小青者可勝道哉

綠陰篇叙云道人弱齡便墮情癡多病長嚴色戒故繡榻
鉛華每懷多露而青樓綺麗恒羨如雲于是托興登臨
幽傳樽竿殷凝舞影碧酒歌塵送隋柳之鶯聲網罟入

賈慈集

哀書

三

夢飄楚蓮之蝶翅恍惚疑真至若春草嬌眠秋蟾妬影
涼生茵茵霜冷芙蓉曲奏陽春鶻飛子夜六街烟鎖
毳十里晴披絳樹燕語木蘭舟未動馬嘶油碧輕來遲
霏香嶺上翠拂遠山之眉弄色池邊玉映明霞之歷織
肢舞艷皓齒流妍寶珠蘭芬珠綃雪嫩燃壁月之脂猩
紅夜吐藉通僊之枕麝氣朝述魂銷綠筆之江郎腸斷
霞篇之謝客固已駁娑浪子微馳無賴者矣及夫商賈
振樹玄鳥辭梁永書膏殘黃昏萼萎孤舟商婦間抱琵琶
野寺緇衣聞聞鐘磬妻妻胼木歸鴉黯黯春魂啼鳥
曾時序之幾何乃變遷之若是丹顏不住靈藥誰胎
首蛾眉請看雞皮雀髮陰房鬼火移來翠幕明燈盛衰
之理固狀感慨之懷空爾追鋪媚景爰綴靡辭篇名綠
陰譬彼青帝迴輪長條改色也

吳江葉天寥竊聞記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
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史闢曰神聰明
正直而一者也列子曰精神雜形各歸其真謂之鬼九

歌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鬼神驟來向
矣佛自東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傅毅而後
羽林之傳適于中夏仙則蓋珠翠瓔之室琅書紫文之
載燦分繁星煜絜杲日穆皇之彥抗浮立之思窈窕之
英託婉姸之想霄舉羽馭回遐軌也鄙儒拘理妄夫崇
無轉燐焚火莫辨化生之機蛇蚺蝸翼空祖齊物之論
徒陋觀井祇同語未爾今皇帝崇禎紀曆七年閏逢奄
茂之格厥維季春律中姑洗郡中競言故監察御史詰

賈愁集



哀書

三

贈太僕寺卿尚公來玉為蘓州府城隍之神庶人在官
者奔走恐後一如郡侯下車故事夫鼎灰噓蜀玉寺泉
丹劍血漂吳錦帆浪碧馬泥漢尉門賜靈光之旌蟠引
江碑廟構金亭之異楚閭昭湘岸之石平原遺羅浮之
書武相感夢于荆人梁王函香於宋祖荔枝樹神降
柳州之館雨滂霧霽忠顯紀侯之祠略指往昔慨云朕
矣故雖輿臺無稽言不登于縉紳倘亦宣聖不語理實
寓其神怪余甥嚴聖與故昭陵大學文靖公孫家僮嚴

永市居金閭今茲孟陬欵若祖暉心氣微熱繼以漸
云為長邑陰宰召使持檄衡陽可到朝賞京兆之封誦
士未來日作太山之伯神名王師貞齊人故金吾也長
松都尉細柳將軍何代黃沙秦塞今時白馬吳門亡何
周侯蒞任朱旛畫戟分天帝之銅符絳節崇軒握忠臣
之玉印兩邑例送執事共二十人永亦備數周侯鑒其
悃愾拔之稠脩俾佐理曹奉書獻折余以南呂之月臻
庚甥室親聞斯事趣末目之家本吹簫之市生來舞霍

賈愁集



哀書

三

之場闐闐咸曰質誠神明故嘉茂樸予問魂感所至奚
去奚歸冥境遞歷是昭是暗永曰去心淡晨歸或停夕
感分人鬼之別境無幽明之殊晴旭則雲霞蠟燭
則風雨鷄鳴宮室帷帳衣履琴劍甘齊清茗金錢刀貝
種種幻緣悉如世上余問侯果周太僕耶曰然凡符檄
晉天章疏廸帝函札陳名因侯故諱也然則芙蓉城主
卽仍曼卿之稱靈芝館吏不改白公之篆余問汝司何
事永曰客鬼余曰何謂客鬼永曰人非土若地是居亭

生則最茂以棲死即蓬顆於此是名爲客皆由我矣嗟
送東岳暨于閻羅瘴惡詔微彰善轉輪倘其閱實不乎
迴生未至散溢均壘聚摩閻巷闔閭城外還依舊日江
山要離塚邊卽對昔時風月主鬼皆然匪獨客鬼但彼
客鬼歎哀羈旅結捨關河露濕霄寒雲荒夜咽莫不神
搖故國恨飲殊鄉向白楊而凄吟佇青楓而掩泣于時
仰額周侯下諸掾屬傳繻允發爰方啓行然後津埃無
議脩途莫阻庶幾華亭之歎借喉雀以造旋易水之歌

哀書

哀書

哀書

逝蕭風而斯邁永之承攝此其職也侯規準王侯別有
天地鍾簾廟貌非今壇宇華殿顯敬應門蔣蔣千楹浮
跋藻稅業業萬幾待理朝暮程衡羔裘如濡出則大夫
之服魚貫以寵入有小星之陳脩神人之榮殫赫奕之
制矣末語未已余懷奔脊感念亡女喟焉嬰心謂未如
汝所言似非虛渺凡今人死審必由茲則余昔載玄英
之候瓊娥墜彩寶姿沉光日月如流哀傷靡替因何從
始聚忽搏沙綠何遂終散隨閃影必有司存能積漸否

爰摘薄號檢管書授一十七歲名琦華某年月日死一
二十三歲名昭齊某年月日死未素謹愿具爲領諾其
日往役侯所又次之日來復予云圖藉紛委典有攸司
其人姓沈署日掌案石函金匱非彼弗啓未遂申叙前
說與求鏡炤沈秉執公憲遵法標肅故以永情上聞周
侯周侯鑒薄言往愬之容爰渙德音孔昭之旨日赫赫
冥府煌煌帝靈汝在賤隸覲窺秘冊神有常刑以懲妄
越弗陰誣一及卽無生理鑿汝恭恪風懋茲且有爾永

哀書

哀書

哀書

皇懼伏地叩頭流血曰死罪有某兩女天亡痛不忍釋
諄諄切囑故冒明威且某之言與侯生時契符贈帶游
擬撫塵雖死生路異而父子情深涕泪之私惟神所鑒
侯迺首于口應日哦旋起入內詔許簡籍又誠永日今
後甚勿復然也夫挂劍壠樹恰箇山陽茲猶生爰敦義
徘徊舊故迺若平生已矣慷慨何言井障流鸚庭鐘舞
鷓交昆之故未斷私情矧又名縮天章身還帝闕已
箕尾孰問朋簪端明押衙之時萊公閻浮之日篤念伏

木俯聽下請斯其忠於社稷碧化綿載厚于交友金照幽壤矣須臾掌案語曰彼十七歲者謫下散仙女也不當于塵世作偶故即去爾今不在冥中二十三歲者壽本二十五歲于七年十二月死因妹之死日衝時衝一人死有二棺又衝故遂致死賜數未盡今魂猶在家中未至此也傷心之語忽進二載淒涼實錄之言不敢一字益損然子低徊疑信再三詰永既云許汝何弗詳言倘或欺子徒茲妄障十七歲者弟曰去爾神豈不知去

賈愁集

天

哀書

天

果安往永口我儕小人弟將命爾詳則未詳妄原非妄彼云不在冥中固當已登仙府客曰景華上昇昔聞黃瓊之女麻姑可識即是方平之妹汝女瑤姿彥挺靈解早鋪入石玉漿一雙繡履瑞雪可詠玄霜詎揚金扇載返銀闕非遐去彼蓬閣更何疑焉惟是二棺之說竊深詫賦庶或以茲有無衡其爽協余言我女死時家遣平頭買棺去後中州牧伯悼楊葉之明星清河公子怨薪翹之皎月佳期奠側舉家驚惋爰致瓊材俾斷容廡彼

舟北至市艇南來忽於昧爽並辱交集如冕庭帝賜敢虛彼惠業桐肆金償又為我物一貯偏村一寄支提二棺之來殆斯故也實無一人與知此事坐皆悚然咸起改容時八月二十五日也迨壽儀之閏朔珥松楸于江干余曰一片悲楚心腸兩載傍徨情事思究來生夙世前後因緣而迺歸帆寡端率畧數緒夜臺無路難期墮淚之人弱水徒航莫寄思家之夢言之匪微不其誕歟沈君庸曰不然彼夫稗官談衍墊乘離真聞炫琴靡冷

賈愁集

天

哀書

天

工傳會繫斯數語質而非侈詎若齊諧誌怪滄漫不經漆園滑稽荒唐恣僻又恐聽詫創聞語艱傳信爰舉二棺以為左券寓彰括微覈小該大金釵鈿合更憑七日之辭翠管痕斑方驗九疑之淚雖十空幻化根因未拆而一指實相返漉已多深印禪機巧參冥數莫徵于斯何云誕哉周君期曰君家長淑虔心貝梵臨歿坐逝還稱佛名彼今既去幽魂未往則知靈燈非滅慧筏可渡正宜弘宣五蘊揚啓四門寶樹七枝朗開心遊甘露八

水瀉滌情波。五色天花散。天女之坐。一輪明月。月殿
明性之輝。余曰。敬如誨言。殆無憾矣。嗟乎。低紅掩翠。椒
黛歌銷。結斷徽。亡梅花曲。冷碧天空。怨玉妃啼樹。青溪
無情。帝女填波。海西洲。不逢返魂之香。遼表。往頭幾
見歸家之鶴。一朝永別。千載無期。人生痛哀。有甚此歟。
余自兩女奄淪。終年悲悼。裙留簇蝶。長想少君。珮出江
湄。每詢交甫。而神光離。合人事銷。沉臨叩謝。方鴻都乏
術。無由獲賂。悲矣。如何。乍聞青鳥之音。稍識玄城之秘。

寶慈集

哀書

字

漫憐斃質。羨玉骨之仙緣。益證忠魂。信丹心之帝簡。太
僕以山川河嶽之氣。英燦雲霄。下走以奚斯叔隸之餘。
辭傳金石。皆可紀也。敢詳誌之。
今春上元之後。素月流天。瑞花集樹。簾風送冷。曙漏催
愁。余宿外軒。寂寥悽感。夢一青衣小鬟。持瓊章二詩云。
遠彼臨送。不見瓊章也。詩云。可是初逢萼綠華。瓊樓烟
月幾仙家。坐中吹徹涼州笛。笑看窗前夜合花。其次作
窈時忘上二句。止憶末韻云。昨夜蕭聲雲際響。無人

是麗華來。語亦似仙。但麗華是漢光烈皇后。陳後主貴
妃名。豈更有名之者耶。瓊章以詠他人。抑自况耶。夢鹿
何可深求。聊識此爾。

續窮聞記 吳門泐菴大師。陳隋宿德也。親受天台智者
大師止觀之教。歷千餘年。墮神趣中。現女人身。能以佛
法行冥事。錢宗伯靈異記詳矣。昨旃蒙淵獻之歲。月會
鵝星。日盈龍首。余家恭設香花幡幢。敦延饗。數午間。先
有女史。傳遙遙。至云。師待下春。方可至此。余同諸人屏

寶慈集

哀書

字

氣竹候。良久。師至。下壇。卽云。頊散花女史。稱有彤奩兩
集。可借觀乎。余拜謝曰。但恐上竇聖靈。敢煩云。借舉集
呈閱。閱訖。師云。意將欲不朽之耶。余跪而進曰。昔者兩
女淪徂。珠沉玉隕。實傷于懷。念其平日風雅遺致。不忍
委諸草莽。庶幾私慰哀情。何敢妄期不朽。既承慈問。益
愴幽芳。倘徵蓮座之離英。俾振蕪香之弱蘂。紫鏡一言。
青筠千古。曷勝死生之感。余泣而請之。師云。不嫌荒陋。
當借弁詞。詞曰。吳汾諸葉。葉葉交光。中秀雙珠。尤餘清

麗。驚材凌乎削雪。逸藻煥于班風。湘濤晨捲。新文與旭。彩齊輝。金穗宵垂。細慧同夜。鐘較靜。裁繁花于皓腕。剪秋月為冰心。蓮鳥能飛。翠燠皆語。一則天木。鳳栖委隨。簫史一則春塘。鴛睡未許。山陰真。連壁之傾城。洵多珠之聚掌。影闕金閨。或維母認名。鏤紫琬。不許人知。豈期賦樓。雖有碧兒。侍案復須。玉史妹初奔月。姊亦凌波。嗟乎傷哉。天邪人也。觀遺掛之在壁。疑魂影之猶來。痛猿淚之下。三哀鴈字之失。二左思賦。嬌不堪更讀。中郎絕

賈愁集

哀書

三

調今復誰傳。于是檢厥遺文。花。花。卸。淚。吟。其。手。澤。燕。燕。窺。廳。或。雀。徵。真。在。卷。中。即。夫。人。儼。臨。殿。外。授。之。梨。氏。用。告。邦。人。觀。其。瑤。情。蕙。質。洵。天。遣。以。暫。來。知。夫。霧。骨。烟。姿。定。人。留。而。不。住。東。家。有。女。不。敢。效。顰。南。史。逢。君。應。為。編。傳。遂。于。懺。除。綺。語。之。餘。有。此。不。揣。揄。揚。之。贊。弁。諸。册。首。留。作。新。評。其。精。言。麗。采。揮。灑。錯。落。筆。不。停。手。應。接。靡。暇。鴻。文。景。燦。靈。篇。暉。耀。真。上。超。沈。謝。下。掩。庾。徐。也。時。日。已。虞。淵。矣。返。翠。華。之。駕。歸。真。道。山。詰。早。降。蹕。亟。索。金。箋。為。

畫牡丹美渠菊花水仙四幅。生色映人。墨韻飛舞。掛置佛前。作天女曼陀華供。觀者咸讚歎。不可思議功德焉。畫竟。余即跪問先妣太宜人馮氏。蓼莪罔極。追慕無從。今于天道人道。將焉處耶。師云。業已受生塵海。茫茫去。即不認。今雖不越五十里之地。然石上之笑。正未可必也。仍居榮貴之塗。非下室蓬戶。亦足慰矣。余又叩問。亡兒世儻。師云。儻之前身。生于雲間。已聘一女。將婚而死。因悟世法無常。遂離俗出家。為高行律師。女于夢中時。

賈愁集

哀書

三

往視之。覺而邪心萌動。動則墮戒。遂至于此。然此事甚奇。因緣在三世以前。本皆女也。儻為奚氏。願為楊氏。俱武水人中表姊妹。以才色相慕。悅誓同居。不嫁六七年。所父母終不能成。其志為各選婿。二女不相期約。俱于一日剪髮成尼。父母亦無可奈何。遂創立梵舍。聽其同處精參內典。勤求佛法。可云美矣。後一女先卒。終時謂共一云。我生生世世。必不捨汝。然我計之。為兄弟。則各有室。為姊妹。則各有家。不若迭為夫婦。可耳。然而數載。

葉脩人天證明不容破戒。于今三世矣。三世俱定。盟。夫婦願力也。三世究竟不成。夫婦戒力也。今夕當重與授記。解開此結。余又問亡女葉氏執執。往昔因緣。今時棲托。師云。天下最有癡人癡事。此是發願為女者。向因文人茂才也。虔奉觀音大士。乃于大士前。日夕迴向。求為香閨麗質。又復能文。及至允從。其願生來為愛。則固未註佳配也。少年修潔。自好。擗管必以袖襯衣。必極淡而整。宴爾之後。不喜伉儷。恐其不潔也。每自矢心。獨為

買愁集

六

哀書

聖

處子。嗜亦癡矣。今歸我無葉堂中。法名智轉。法字珠輪。恐亂其心。曲故今日不攜之歸來耳。無葉堂者。勸師于冥中建設。取法華無枝葉。而純真實之義。凡女人。生具靈慧。夙有根因。及生前無過。少年天逝者。即度脫其魂。於此教修四儀。密諦注生。西方。俱稱弟子。有三十餘人。別有慈月宮中。侍女。各執香。焚業。燒。煨。開。惜。提。袂。兒。甚。多。不。能。殫。述。余又問亡女小鸞。師云。月府侍書女也。余問月府。即世所傳廣寒宮。邪師云。非也。固別有耳。然則何故下謫。師云。游戲。余問。游戲。何以必至我家。師云。神仙游戲。固必擇清節之家。且昔與君曾相會。故也。余問相會之時。師

云。君前生為秦太虛之前。為梅福。一會瓊章。瓊章時為女子。名松德。又前之前。為魯仲連。更一相會。君夫人。即秦太虛夫人。蘇子美小女。又前為蔡經妹。亦一會瓊章。君家諸眷屬。都有奇跡。查不得清耳。余問。鸞。今往何處。師云。緱山仙府。余問。即今嵩高緱嶺。在中洲者。邪師云。非也。雲霞之外。在月府。何名。師云。寒簧。今往仍復舊名。邪師云。否也。即名葉小鸞矣。余問。與張姪何緣。師云。曾一見耳。張郎前身。姓鄭。浙中一鉅卿公子。鄭之前身。

買愁集

六

哀書

聖

固恭宗師。亦龍姿也。當其為鄭生時。少年高才。自謂曾倚玉京。女史寒簧。偶聞斯言。即于其讀書樓下。花架之中。一現。仙女天身。鄭生見之。亦詫本處。閨質初不意神仙示影也。此天願二年三月初三日。事張之。今有是緣。蓋前以未得詳觀奇麗踪跡。悒悒不遂。故又爭至耳。余問。若然。何以終不得合。師云。寒簧偶以書生狂言。不覺心動。失笑。實則既一現後。即已深悔。斷不願論人間行。鄙衰事。然上界已切責其一。咲。故。來。因。復。自。悔。故。來。而。

不與合也。余泣懇大師神通道法，招竟來歸。師云：「現至仙府，恐不得招。且蓬山弱海，路甚遠也。余再懇之。延至午後，師忽云：『項已發，使往邀瓊娘道駕。夜可至矣。』至夜，師云：「瓊娘已到，命之禮佛拜祖母靈几。即云：『試作一詩，用觀雅韻。』女辭不敢。師云：「不妨。女即作云：『身非巫女慣行雲，肯對三星蹴絳裙。清映聲中輕脫去，瑤天笙雀兩行分。』師云：「尊人思君至切，至切可引之進。謁母夫人，問如何可以引進。師云：「香燈隨以香燈引入，至中庭見母。

寶愁集

哀請

哭

即出出，即作詩呈父母云：「惟風瑟瑟，女歸來，萬福尊前。且節哀二語，即止似哽咽，不能成者。余問有說否。云：「無說。思父母否。云：「時思也。認否。云：「認獨不認房。因房已改故也。再引我房去。又作一詩云：「汾于素屋不多間，半庇生人半庇棺。黃雀飛時猶合哭，令威回日更何欣。詩竟，即書紅于其侍兒。余問要喚紅于邪。云：「我也。思他。余即喚紅于執燈，重引入臥房。余與內人對視空中，共相號泣。悲慟酸楚，幾欲腸斷。已即旋出。余問法既隸仙籍，死時是何。

光景，何人邀往。女云：「菩薩有變易生死，衆入有分段生死。兒猶在分段之中。去時但見童面如玉，女面如珠紫。金幢赤珊瑚，節大紅流蘇，結爲臺閣，青猊駕橋，赤虬駝乘。黃雲蓋頂，青雲捧足，紅雲開路，白雲護身。爾時殊樂不知苦也。余問：「今夕如何而來。云：「亦乘雲而來耳。問見祖母否。云：「不見。見昭齊姊否。云：「在無葉堂。汝何以知之。云：「項是泐師告兒也。見二弟否。云：「在門外。八弟亦在。余問八弟，初有人抱耶。云：「扯着二哥。是夜爲僞兒作婚，問佛事故俱至。

寶愁集

夢請

宅

答未竟。師云：「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君諦聽之。我當細講，停此甚久。師云：「奇哉，是也。割愛第一。又云：「菩薩正妙于從空出假，子真妙悟天開也。女即作詩呈師云：「弱水安能制毒龍，竿頭一轉拜師功。從今別却芙蓉主，未肯覩床沐下風。師云：「不敢。女云：「願從大師授記。今不往仙府去矣。師云：「既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其我當一一審汝。汝。

子曾犯殺否女對云曾犯師問如何女云曾呼小玉除
花虱也遣輕軟壞蝶衣曾犯盜否女云曾犯不知新絲
誰家樹惟底清蕭何處聲曾犯淫否女云曾犯晚鏡偷
窺眉曲曲春裙親繡身雙雙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曾妄
言否女云曾犯自謂前生懼喜地說云今坐端才天曾
綺語否女云曾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錢雪裝成幼婦詞
曾兩舌否女云曾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
語曾惡口否女云曾犯生怕簾開說燕子為憐花謝馬

賈愁集

哀書

哭

東風師又審意三惡業曾犯貪否女云曾犯經營湘帙
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
蘊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勉棄
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大讚云此六朝以下
温李諸公血竭髡枯於詫累日者子于受戒一刻隨口
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子固止一綺語罪耳遂
子之戒名曰智斷女即問何謂智師云有道種智一切
智一切種智又問何謂斷師云斷塵沙惑斷無明惑有

三智定脩三感應斷菩薩有智德斷德智斷者菩薩之
二德也女云菩薩以無所得故而得以無所斷故而斷
師大驚云我不敢以神仙待子也可謂迥絕無際矣遂
字曰絕際今無業堂中稱絕子亦稱絕禪師以上六月
初十語也內人以哀深嬰跌抄秋五日又復奄然余懷
痛傷非可言盡自冬及春每致問大師僅以廣札往返
頰雁魚耳幸于今茲釋迦佛誕之月二十六日大師羽
徐絕軒頓響蒿室披瀝苦慘獲垂昭示先是清晨慈月

賈愁集

哀書

哭

宮人曹文容致師翰函云即日接來信知諸君在汾干
甚快事此約已久擬赴之直至今夕天下事無大無細
洵皆因緣哉午後不肖當過幸少矣我本堂今日脩普
賢觀未成諸公定君當約明日振錫還家耳午後某獨
到也某稽首午後師至即問云太虛別來無忘念之念
之余拜謝敬問亡婦沈氏字宛已在無業堂中授何法
名師云法名智頂法字臨眼摩慈首羅天王頂上一眼
大千世界爾彼皆能知照數取此義也今教持首考

呪以斷情緣。絕子則天上天下第一奇才。佛法中未易多見。醯子當與不肖共監。新幢珠子即珠輪。則佐母氏而鼓大音。亦奇傑也。明日當同三公來尊兄父子。不必如今日設供酌水採花以盡端節之欣。前日猶是世緣。于今已成法眷。看絕子口吐珠璣。亦世外之樂也。但勿及家事。醯公愁緒初清。恐魔魘又起耳。若絕子則難以萬縷絲令之理。亦能一手分開。以熱湯沃其頂上。能出青蓮朶。固不妨以愁心相告也。書訖。回盤。翌日師引

買慈集

家書

手

三人同至。即聯句云。靈辰啟新霽。密壺升名香。師神風動。遙天定道氣瀟。曲廊昭齊。愁燕驚我歸。宛疏花落我床。瓊宿珠胃我鏡。飄埃沾我裳。昭繡花生匣鎖。宛垂鼠游裙箱。瓊遺掛了非我。宛檀佛因專房。瓊新荷為誰綠。昭朱職慘無光。宛君子知我來。清涕流縱橫。宛易氏知我來。不復成趨踰。昭兄弟知我來。衆情合一恰。瓊婢知我來。洒掃東西忙。宛請君置家業。觀我敷道場。須彌已如砥。師黑海飛塵揚。瓊月亦沉崑崙。師日不居扶桑。

瓊帝釋辭交珠。師迦文掩師幢。瓊萬法會者盡。師一切皆無常。瓊獨有芬陀華。久久延奇方。靈光頂上播。師慈雲寰中翔。瓊斷三而得三。師遮雙即照雙。瓊父兄亦衆生。母女成法王。師感應今日交。宛圍繞後時長。昭思之當歡踊。瓊何為又徬徨。師詩畢宛君即云。一別至今。幽明遂隔。雖云學道。豈便忘情。身中無病否。余言我亦無病。但思君切耳。君何以得至無業堂云。得本師導御。送至郡對簿畢。即達也。余問對簿則有罪邪。云有子女既

買慈集

家書

手

多。為累不少。幸師法力銷去。余問經懺至否。云有資。凡在世。人必宜力脩冥福。于死時尤要也。余問君初死時。有所見否。云出門之頃。自想我往何處去。如許人何自來者。又聞室內號叫不絕。方省我如此。莫不即是死邪。復欲入問。與人不肯止。從與背。回望門面。旗竿戀戀難捨。一霎即是銀海茫茫。一無所見。隱隱但聞敲漁船之聲。須臾至郡。升庭立西階。後留賓室耳。余問君有何言。有所需用。當焚寄之。云一無所欲。祇是放君不下。宦海

風波。早住。為佳。借隱。是不能矣。孤隱。須自計。余言。思君甚苦。奈何。云。生時同苦。在一處。死後同苦。若在相望。余問。諸子在前。見否。云。皆見。余問。有言。囑否。云。讀書守分。素有志節。我又何言。但不見其成立。我自感傷耳。余問。君今道裝。邪。闍裝。邪。云。闍裝。搭戒衣。余問。何衣。云。紅縑。天監戒衣。昭齊綠縑。紫色戒衣。瓊章。鸞黃。縑水碧。戒衣。余問。衣從何來。云。依報隨處。自有。又云。惟一兒白衣。余言。正欲問二兒消息。知在大師外官。君常見否。云。常

賈悉集

哀書

蓋

見但遙見庭角。今日始得交言耳。今亦歸在此也。平時瓊章。每有開導。語傳與。每通一信。未嘗不慟哭。主者問何人哭。偁即云。要生西方人哭也。師即云。送生者已不二二次矣。然一為戀母。姊一為依聽法。立意不去。故今教以念佛。徑脩西方。反是一直截易易之事。余問。偁既同歸。不知亦有言。否。瓊章即云。不必問。伊已一心念佛。恐聰明人。一挑又動耳。余問。昭齊。汝有說否。云。見更何言。一念之誤。遂至如此。幸遇本師。正如寒翁失馬耳。至

于琴瑟。七年。實未嘗。仇。儷也。余問。汝何以得至無業堂。中云。偶爾游行。虛空。為邏卒所捉。因解入上方官。承師收授。佛戒。余問。既受佛戒。愁宜釋矣。云。恨未易消。師即云。恨在何許。覓恨來。與我看。對云。雖然。猶有根蒂在耳。師云。根蒂能發。芽須極力。搜剝也。余問。瓊章。在嶽山時。有詩作否。女云。世法無常。會歸滅盡。如石火。水沫。我寧為其搖動哉。返生香。一刻。正如石灰。囊已留一跡。倘到處。留跡。不亦憊乎。師命辭歸。宛君云。為道愛身。省愁念

賈悉集

哀書

蓋

佛珍重。珍重。瓊章云。父還要眼。明手快。情種愁苗。乃是入獄根本。一刀割絕。立地清涼。告辭。余問。大師。頃諸眷屬。何如。云。醴子一提起。輒大淚。至首不能仰視。珠子亦泣。絕子微咲。相勸慰也。世偁反不爾。余問。醴子如此。今日反為增累。奈何。師云。日復一日。自道心精進耳。師云。諸業君。今日暫別。母姊。清秋。風色佳。時期來。重聚。以當世外。清綠。桂子。開花。時。遲亦不至。菊謝也。余言。亡。鬱未及。留。留。乞。師為寫。影。神。師云。此事甚難。因題一詞云。是

邪非邪立而侯之風何蕭穆其開幃是邪非邪就而
之聲瑟瑟其如有聞步而來者誰耶就而問之淚闌干
音其不分明瞥然而見者去耶怪而尋之僅梅影之在
臆云丙子夏日寫絕子小影不得擬李夫人體嘆之

葉天寥癸酉除夕紀夢詞云除夕江汀萬戶烟寒風蕭瑟
凍雲天一聲爆竹催春色盡對流光逐送年年去年來
長嘆息去年腸斷今沾臆疎香閣外舊枝斜曲欄朱箔
渾相識相識相悲畫閣人繡簾無復步生塵滿簫午晝

買愁集

哀書

書

蕉心雨寂寂殘宵桂影春晝秋宵何太促凡回淚點
苔痕綠忽從昨夜夢魂還開幃驚見花顏玉細語低呼
眺瞭矐柔肌倦怯袖雙扶重來翠簾芙蓉幃匝索紅香
荷齒爐爐燒沉水輕烟舉火齊瓊漿小婢煮雲髮粉臘
玉姿紅櫻唇歷歷分明語初向妝臺憶蕙綉斷霞遙泣
雁行秋可憐未識昭齊去猶問梨花夜月愁夜月梨花
人已矣瑤池咫尺三千里對言明歲碧桃開玄都人又
歸來爾姊妹心傷兩地飛青春弱女竟誰依鵲魂欲冷

山月蝶夢空留金樓衣幸有恩深吟母在合情合

嬌憐愛光碧庭前並看花蕊珠宮內雙描黛蓋珠金罇
又分離吟託心詞寄母知還待北堂妝罷後共挑西燭
夜深時夜夜朝朝休再別清樽聚話重娛悅黃梁一枕
夢魂驚紗窗猶剩燈明滅明滅殘燈夜未央羅衾空怨
五更霜起來哭向靈几處淚染黃雲送夕陽

祭天寥祭亡女昭齊文云年月日歲聿云暮風雨淒然長
女昭齊週暮也側愴驚心燒文奠告曰嗚呼哀哉繁雲

買愁集

哀書

書

迷垠玄陰凝雪冷遊愁枝野草荒蕪爵華不開晦靈帳
結芳鏡掩塵書奩碎玦日月云道露霜更迭靈幃告過
悲哀愴咽庭前凍色檻外寒光人何寂寞樹何蒼茫宛
如昨昔汝病在床我則於外商岐問黃母則于內調藥
視湯今焉斯矣景在入亡春秋代序冬夏非長空餘涕
淚祇有淒涼昔胡凶毒父母斷腸今胡速促兄弟除喪
嗚呼哀哉瓊章未歸故死我室汝來哭姊遂終斯疾妹
娘東廂汝陳西宅嗚風嘯雨鬼影孤寂魂兮歸來曾否

聖親麥飯。養肴清酏。一滴倘非同。此精靈安適。秋夜春
 朝。蝶飛灰。百欲見無由。血心寸割。期年之間。衰髮頓白。
 九原有知。亦應墮魄。嗚呼哀哉。汝生存日。深懷衛思。魚
 波雁羽。寒暑靡差。自汝徂謝。東望漣瀾。誰歟問我。寂寂
 歲時。尊絲莫採。柳絮空悲。經年消息。無去無歸。嗚呼哀
 哉。汝故房。權娟紫綉。窮姑晝啼。銅鏡日鎖。深院無人。
 梁塵虛墮。朱欄絳花。霏微盈朶。魂兮往否。碧窓小坐。香
 留遺匣。粉蠹殘共。瑤徽泣月。銀葉啼薰。紅妝一閉。金縷

無裙。賣釵禮佛。鑿秦傳文。愁言紙貴。嗟悼咸云。汝身維
 死。名則已聞。聞則汝名痛居。我體颯雨。驚聽。潛然淚涕。

哀我二人。哭汝姊妹。魂兮奚之。末無見理。人生至此。眉
 蹙難伸。一哭汝妹。再哭汝身。妹方決歲。汝又趨辰。西風
 雙淚。我獨何人。北闕上書。甘老沉淪。青衫白髮。終焉賤
 貧。未知杯土。歸在何年。長憐玉骨。莫慰金鈿。一行秋雁
 兩處春鴈。誰將幽恨。告我嬋娟。書詞未已。雨霰瀟天。天
 悲地慟。艸木啣酸。嗚呼痛哉。

天家祭亡女瓊章文云。維年月日。第三女小鸞。過門。也
 人亡序改。境往痛新。陳觴灑淚。告于我女曰。嗚呼痛哉。
 去年今日。我哭汝死。胡然迭歲。又茲盈紀。霜飛露零。六
 驥奔駛。悠悠經年。寸腸如泉。悵悵心。目常若見。爾鶯花
 墜。葉恍惚往矣。情蘭抽而彌長。思膠纏而曷止。于時野
 開旭。露水泛清波。淒颯脫木。蒼樹方訖。繁雲橫岫。淡月
 懸。維荇幸。蛤艇。祥殞。蛋莎。法新愁于絲。瑟。潛往。夢于玄
 蛾。悵。衛風之匪。滄。喚。桓生之奈何。組。慳。畫。青。芸。釘。夜。碧

竹。檻。花。呀。桐。幃。卷。惜。曲。疊。藍。湘。蒜。鈞。翠。布。落。盡。燕。支。塢
 殘。杵。石。對。螢。枯。與。粉。蝶。涕。淋。浪。而。絡。擇。染。鶯。紡。以。留。紅
 濕。龍。綃。之。晶。白。燈。花。怯。睡。簷。雨。敲。床。金。泥。春。去。銀。葉。秋
 長。裙。寒。梔。子。茶。委。蓮。藕。實。釵。生。折。瑤。鏡。誰。芳。葦。籠。單。枕
 物。在。人。亡。盡。日。傷。心。不。見。畫。簾。之。女。終。朝。泪。眼。漫。笑。續
 飾。之。香。瓊。蕊。無。徵。榮。冰。遂。冷。人。事。蹉。跎。音。書。咽。哽。小。窻
 風。雨。初。送。梨花。半。壁。薛。苔。又。橫。梅。影。寂。家。蕉。綠。舊。日。朱
 欄。零。落。梧。黃。青。詩。錄。井。忽。靈。座。之。告。期。已。遙。遙。其。去。永

風含悴而披幃日無情而故景血滅痕以猶新則流光
 之斯聘嗚呼痛哉令儀婉委瀉內河洲披華蔚藻掩謝
 排劉殊姿異態匪可狀求風流雲散滄海浮漚如何冥
 御又焉云週三百日之已餘忽如回首十七年之一去
 空自凝眸歌著青裙樓傳黃雀重來芳草何年珠箔非
 瑤姬入楚無待雨雲倘羽客歸遼猶然城郭夢回細雨
 俱銷夜月之魂影落花陰宛出疎香之間精靈安往天
 地孤蹤豈知父母別後愁更星霜髮換涕泗衣濃似楚

寒無歸之雁洵吳江最冷之楓漫老一身對開南菊但
 將雙淚與共東風人亦有言寂寂相見漢渚初秋夢遊
 廣殿鈿闌璇宮西廂淡院群仙女真霓翔霞綉女素
 裳雪膚豐情鬢髮麗垂流漪映眇舉目則汝失哀迅快
 我爰躡屐崇軒敞坛汝卽振屣佩遠環珊瑤姿儻豫雋
 采詳開盈盈無語脉脉交看悵仙凡之隔路徒雪涕以
 汎瀾嗚呼痛哉錦水波漫洞天日晚礪響鳴璫翠垂
 琬迨夢境而非疑湖蓬山而益遠九華紫雲之房

麻姑之苑形香玉女絳帳嬋娟身前身後何因何緣因
 何從始種玉藍田緣何早斷明珠沉淵侶並雲敝故謝
 吹簫之匹各歸琅簡卽彫瑞葉之年嗚呼痛哉斜陽又
 西哀鴻嗚唳寒埃蕭蕭妻其以慄今夕何夕恍焉昨日
 遺琴空張總幃飄空陰房燐火蠅蚋累恩魂兮何依常
 否來斯父母對哭鬼必見之銜酸鎖惻我告汝知嗚呼
 痛哉昔年之間風花幾度海棠嬌睡芙蓉艷吐水玉題
 罷縷金非故芳奩寂寞而凝塵流黃荒涼而網霧仙車
 莫返芝砌封苔性源一閉千春不開最是悲傷欲見無
 由之處更無消息相思積寸之灰玉埋麝骨几薦螺杯
 標松燧改銅箭壺催父母停喪兄弟除服非情忍忘越
 禮思漬侍女紅于敢憇夙昔髮笄三年遐慰幽淑庶幾
 山陽未迷猶留聞笛之人靈光僅存還想亡簪之哭嗚
 呼痛哉

弁恆



余善替抱替疾。一作公恆心忡。
謝。福。几。榻。間。詢。可。而。後。已。亨。之。方。書。
鬼。區。岐。伯。未。嘗。戕。也。澆。、。穉。息。星。霜。
三。易。矣。以。居。喜。羽。客。停。凡。周。子。過。余。

恆一

診。有。相。上。論。五。息。直。身。及。玄。牝。訣。苦。
法。要。望。、。造。理。系。以。契。之。因。何。至。去。
妻。山。房。山。房。為。周。子。鍊。室。也。理。花。瓊。
字。幃。影。石。壇。脩。如。差。換。周。子。淨。無。蕪。
茗。苑。、。忘。倦。秋。分。燼。燭。題。詩。余。以。星。

愈。瓊。鶴。六。未。冷。石。榻。涼。之。句。可。月。色。

橫。窗。果。白。如。畫。余。憊。云。不。堪。久。坐。因。
子。為。余。搗。榻。搯。劍。善。其。佳。文。弱。質。二。
豎。侵。魔。也。已。而。周。子。連。牀。息。齋。齋。聲。
如。雷。予。獲。轉。不。寐。而。思。曩。日。弄。性。管。

恆二

鍊。引。錐。策。枕。何。至。銳。也。紅。燭。呼。雲。分。
閣。押。款。少。至。俠。也。武。種。筋。泛。月。妻。疲。
擁。花。何。至。適。也。今。日。地。煖。茶。畏。此。木。
苓。毒。魚。又。何。過。也。蕭。瑟。反。似。漏。以。三。
十。刻。如。何。寐。死。寐。即。夢。、。妻。之。融。怡。

語。青。郭。不。過。近。少。年。場。跳。浪。於。岸。在。
 飛。紫。陌。紅。塵。百。尺。埃。游。溜。思。似。打。
 赤。盤。酒。梅。一。系。屈。也。俯。睨。村。斜。結。浪。
 免。有。法。同。遊。惟。呼。浮。白。而。余。獨。如。平。
 時。疾。作。或。威。或。送。樹。心。告。瘁。裝。四。履。
 特。一。臆。百。法。同。遊。閱。不。見。願。以。富。瑣。
 始。以。二。頭。陀。在。高。一。登。一。種。嗟。然。
 相。對。了。不。覺。爽。心。黃。瘡。回。頭。風。葉。沛。
 淚。然。泣。合。拳。投。我。二。次。陀。一。笑。笑。一。
 如。怒。咲。在。回。子。君。心。不。自。見。病。公。不。

見。公。不。病。然。者。說。偈。云。紅。塵。夢。跡。
 青山。曉。兩。袖。清。風。五。子。輕。又。云。當。啼。
 交。春。日。氣。西。斜。羞。夢。了。更。一。家。子。
 盤。蛇。笑。笑。魚。一。系。君。願。新。而。余。已。年。
 沙。弥。生。情。有。意。在。魚。谿。因。子。上。語。因。
 子曰。嗟。喜。十。年。富。貴。竟。逢。喜。夢。之。安。
 一。宜。梅。涼。候。蓮。葉。果。之。客。身。如。泡。影。
 一。至。任。知。我。喜。覺。之。在。欵。相。與。當。嗟。
 質。明。而。起。與。水。理。柳。二。豎。通。而。霍。始。
 病。已。定。予。從。此。悔。生。

長阿鉢當涼匙於阿以之屋



後五

買愁集

集之四

悟書 小序一明

○○○登山大笑

藥禪師

○ ○心骨俱涼

陳齊已

○ ○一瓶一鉢

貫休

○ ○天竺寺

圓澤

○ ○巖頭婆子語

妙總

買愁集

目次四

○○○虎丘石上

生公

○○○笑撫梅花

習靜

○○○達官踏春

遇賢

○ ○慈公還虎丘

林逋

○○○翠微山居

冲邈

○○○香自何處來

可天

○ ○送僧

上士

○○○吉水東山遜秀才

修禪師



○ ○ ○ 霞霧山居	石屋
頂門針十三則	
○ ○ ○ 鴈過長空	妙覺
○ ○ ○ 一印印空	達禪師
○ ○ ○ 無陰樹下	無名
○ ○ ○ 古木灣	無名
○ ○ ○ 諸上座了心	廣因
○ ○ ○ 沒底籃無心碗	廣福
買愁集 目次四	二
○ ○ ○ 奪人奪境	無名
○ ○ ○ 翠竹黃花白雲明月	無名
○ ○ ○ 塔中人	大通
○ ○ ○ 四海浪平	無名
○ ○ ○ 色空	景岑
○ ○ ○ 烟塢臥寒沙	無名
○ ○ ○ 柳色含烟	無名
已上禪悟	

○ ○ ○ 金鵝寺	呂真人
○ ○ ○ 紅顏春嶽	藍采和
○ ○ ○ 古雀澗	李涉
○ ○ ○ 廬山茅屋	無名
○ ○ ○ 長安市襪襪道人	無名
○ ○ ○ 湘中老人	無名
○ ○ ○ 劔池石扉	無名
○ ○ ○ 對景無心	馬自然
買愁集 目次四	三
○ ○ ○ 驛亭	無名
○ ○ ○ 徐仙亭	無名
○ ○ ○ 緱山廟	許用晦
○ ○ ○ 宋處士	許用晦
○ ○ ○ 老却碧桃	吳猛
○ ○ ○ 山中四威儀	無名
○ ○ ○ 吹笛烟波	朱希真
○ ○ ○ 垂虹橋	林豈凡

○ ○ 一笑寥寥	報恩 <small>衲子</small>
○ ○ ○ 夜月中流	張君壽
○ ○ ○ 寒山寺	無名
○ ○ ○ 抱琴圖	無名 <small>道人</small>
○ ○ 武夷石壁	無名
○ ○ 玉牌	無名
○ 黃鶯妓	已上仙悟 襍 <small>士</small>
○ 錢塘夢	無名
○ ○ ○ 春草	羅新
○ ○ 對酒	白居易
○ 漁父	李煜
○ ○ ○ 漁樵問答圖	無名
○ ○ 段濬過滙水	韓成封
○ ○ ○ 蜜脾	錢起
○ ○ ○ 幽樓	劉太保

○ ○ ○ 草屋	傅公謀
○ ○ 吾廬何有	黃玉林
○ ○ 歸路好	劉圻父
○ ○ 春風開謝	劉後溪
○ ○ 低頭自省	姚牧菴
○ ○ 早歸來	許東溟
○ ○ ○ 醉裡	辛幼安
○ ○ ○ 風雨花愁	趙秉文
○ ○ 夢紀	陳彥修
○ ○ ○ 湖中景	琴操
○ ○ 述懷	蘇軾
○ ○ 骷髏	蘇軾
○ ○ ○ 松間茅屋	葉唐夫
○ ○ ○ 月下傳杯	楊誠齋
○ ○ 自讚	楊誠齋
○ 郭朝 <small>德</small>	呂川

○○○格言 陳繼儒

○ ○桃花塢 唐寅

○ ○日月無根 王采

○○○自勉 無名

○ ○鵝蚌相持 無名

○ ○老嫗騎牛吹笛圖 沈周

○ ○畫 唐寅

○ ○樂住 中峰

買愁集 月次四 六

○ ○樂隱 無名

○ ○落魄詞 唐叔達

○ ○冥寥子遊 屠緯真

○ ○已上塵悟

買愁集

綏山主人錢尚濠振芝軒

愛日居士簡夏聲宣大閱

一集悟書

色界參差情波反覆青鸞曾記綵鸞書風月裁成
喜地行雲不上朝雲暮悽涼迸出夜摩天陡現懶殘
卒逢汗漫撐開臉上烟霞隔斷紅塵萬里潑盡胸中
冰雪銷磨白晝一輪欲贈忘言典來如峇集悟書一

買愁集 悟書 二

禪悟

李翱問藥禪師云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直須向高
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中物捨不得便是滲漏師一夜
登山大笑翺胎以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
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齊已詩云心清鑑底滄湘月骨冷禪中太華秋又陳陶詩
云高僧示我真隱心月在中峰葛洪井讀二詩心骨俱
涼

貫休入蜀上王建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
來又作一鉢歌云無可離無可着何處更求無病藥
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
如靈覺性

僧圓澤與李源相善澤圓寂時約云十三年後于杭州天
竺寺相見李如期自洛之吳赴舊約也至天竺寺舊洪
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云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又歌云

賢愁集

悟書

二

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
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

妙總禪師蘇頌孫女也參機感契已入正信逢大慧師舉
巖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
棹別官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

生公于虎丘說法聚石為徒雨花亂墜石俱點頭一夜聞
鬼嘯不絕生公云何不爲人去明日見石上大書一絕
云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快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爲人

去只恐爲人不到頭

梅花尼子題壁云一尺風鬟六幅裙芒鞋踏破嶺頭雲歸
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異僧遇賢號林酒仙一達官訪之賢問何來達官云踏春
到此賢云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
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林逋送慈公還虎丘詩云子牙歸櫓五兩輕佛林禪石抱
雲根單囊懸罷還微笑却是青山不出門

賢愁集

悟書

三

僧冲選翠微山居八首閑來石上臥長松百衲袈裟破又
縫今日不愁明日事生涯只在水雲中一臨溪草草結
茅堂靜坐安然一炷香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
思量二老老山僧不下階雙眉恰似雪分開世人若問
枯松樹我作沙彌親手栽三白足休拈似與非杖藜挑
得故山歸鉢中雪粲千家飯身上雲香一衲衣四一池
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却被世人知住處更移
茅屋作深居五茅簷靜坐千山月竹戶開樓一片雲莫

送往來各利客。塔前踏破綠苔紋。六爐中無火已多時。
早起惟將一衲披。莫怪山僧常冷淡。夜深懶去拾松枝。
七。豈是栽松待茯苓。且圖山色鎮長青。他年行脚不將
去。留與人間作畫屏。

僧可天訪葦影禪師。師方焚香天問師。香在何處得來。師
作詩云。七軸蓮經供茗瓠。一龕繡佛掛松寮。船香亦帶
魚龍氣。自採枝頭栢子燒。

僧上士送僧詩云。一鉢卽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

買愁集

悟書

四

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松偃處。香
雪護袈裟。

吉水東山脩禪師講義精選。一日有遜秀才來謁。玄談雪
妮。題詠軒軼。蓋山猿聽講。日久得悟者也。題解空寺云。
古塔凌空玉筍高。斜陽半壓水嘈嘈。老禪掩却殘經坐。
靜聽松聲沸海濤。書方丈云。幾曲風琴響。暗泉亂紅飛。
墜佛龕前白雲深。高僧榻不與人間。俗客眠送僧云。
松翠侵衣屐印苔。杖藜幾度此徘徊。山僧忘却山中好。

去入紅塵不再來。詠雀云。遠辭華表傍禪關。別却浮丘
伴。懶殘金磬數聲秋。日晚雙飛帶得白雲還。贈僧云。一
瓶一鉢一袈裟。幾卷楞嚴到處家。坐穩蒲團忘出定。滿
身香雪墜曇華。落葉云。萬片霜紅照日鮮。飛來塔下覆
苔磚。等閒不遣僧童掃。借與山中麋鹿眠。山中四景云。
門逕苔深客到稀。遊絲低逐軟紅飛。松梢零落金粉
童子枝頭晒衲衣。一風敲窗竹驚僧。定身觸殘花墜澗
香圓覺半函。看已了。綉針自補舊衣裳。二。幾點歸鴉幾

買愁集

悟書

五

杵鐘紛紛涼月在孤峰。清霜獨染千林樹。明月漫山一
片紅。十笏房清百衲溫。名香長是夜深焚。道人愛看梅
梢月。分付山童莫掩門。

石屋禪師詩。師諱清琪。字石屋。姑蘇人。誕時有異光。二
十祝髮。叅及庵禪師。見風亭。豁然有省。菴曰汝作麼生
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菴領久之
曰。後與汝同龕。師遂登霞霧山。卓錫不出。嘗作山居詩
云。吾家住在雲溪西。水滿天湖月滿溪。未到盡驚山險

峻○曾○來○方○識○路○高○低○蠅○涎○素○壁○粘○枯○壳○虎○過○新○蹄○印○兩○
泥○閒○閉○柴○門○春○晝○永○青○桐○花○發○書○胡○啼○柴○門○雖○設○未○
嘗○關○閒○看○幽○禽○自○往○還○白○壁○易○埋○千○載○恨○黃○金○難○買○一○
生○閒○雪○消○曉○嶂○聞○寒○瀑○葉○落○秋○林○見○遠○山○古○栢○烟○銷○清○
晝○永○是○非○不○到○白○雲○閒○白○髮○禪○翁○久○住○菴○衲○衣○風○捲○
破○盞○耗○溪○邊○掃○葉○供○爐○電○霜○後○苦○茅○覆○橋○柑○本○等○天○真○
非○造○化○現○成○公○案○不○須○參○謬○開○戶○牖○當○軒○坐○盡○日○看○山○
不○下○簾○臥○雲○深○處○不○朝○天○只○在○重○巖○野○水○邊○草○樹○夢○

賈愁集

悟書

六

回○窗○有○月○竹○爐○茶○熟○竈○無○烟○萬○綠○歇○盡○非○除○遣○一○性○圓○
明○本○自○然○湛○若○虛○空○嘗○不○動○笑○看○橫○浪○起○桑○田○破○屋○
蕭○蕭○枕○石○臺○柴○門○白○石○為○誰○開○名○場○成○隊○挨○身○入○古○路○
無○人○跨○脚○來○深○夜○雪○寒○惟○火○伴○五○更○霜○冷○有○猿○哀○袈○裝○
莫○笑○無○人○補○收○卷○雲○霞○自○剪○裁○綠○霧○紅○霞○竹○徑○深○一○
菴○終○日○靜○沉○沉○等○閒○放○下○便○無○事○着○意○看○來○還○有○心○小○
卉○時○開○叅○色○相○山○禽○自○語○足○圓○音○拈○來○卽○是○天○真○佛○擊○
碎○虛○空○量○古○今○客○愛○幽○閒○到○竹○籬○逢○迎○應○恕○禮○全○虧○

滿○頭○白○髮○攀○鬆○聚○一○頂○袈○裝○撩○亂○披○黃○葉○火○殘○終○夜○後○
青○猿○聲○斷○五○更○時○擁○衾○相○對○蒲○團○坐○鎮○日○忘○言○契○此○機○
自○覺○從○前○世○念○輕○老○來○任○運○樂○閒○情○芒○鞋○竹○杖○春○三○
月○紙○帳○梅○花○夢○五○更○佛○度○有○緣○皆○妄○想○心○無○住○處○是○修○
行○松○風○昨○夜○熾○然○說○自○是○聲○人○不○要○聽○我○本○禪○宗○不○
會○禪○甘○休○林○下○度○餘○年○鶉○衣○百○結○通○身○掛○櫻○篋○三○條○葛○
肚○纏○山○色○溪○光○明○祖○意○鳥○啼○花○咲○悟○機○緣○有○時○獨○上○臺○
磐○石○午○夜○無○雲○月○一○天○茅○屋○青○山○綠○水○邊○往○來○年○久○

賈愁集

悟書

七

自○相○便○數○株○紅○白○桃○李○樹○一○片○青○黃○菜○麥○田○竹○榻○夜○移○
聽○雨○坐○紙○窗○晴○啓○看○雲○眠○人○生○無○似○清○閒○好○得○到○清○閒○
豈○偶○然○白○雲○深○處○結○茅○廬○隨○分○生○涯○樂○有○餘○未○死○且○
留○寒○燄○火○息○機○何○必○絕○交○書○湛○然○凝○寂○通○三○際○廓○爾○圓○
明○累○十○虛○潦○倒○不○知○菴○外○事○瓊○瑣○深○夜○一○龕○魚○計○拙○
懸○虧○應○世○才○聰○明○無○分○占○癡○呆○自○言○境○物○皆○虛○幻○誰○解○
因○緣○盡○倘○來○黃○葉○隨○流○閒○去○住○白○雲○橫○谷○漫○徘徊○幾○時○
合○却○方○纔○好○爲○愛○青山○又○放○開○紅○日○東○升○夜○落○西○黃○

昏鐘了五更雞乾坤老我一頭雪歲月消磨百幾莖記
 得饌難已化窟偶然種樹又成蹊秋風處處堪傷羽且
 向空山擇木柄
 又絕句 有人問我何年住坐久纔方省得來門外碧
 桃親手種春光二十度花開 年老菴居養病身日高
 猶自未開門怕寒起坐燒松火一曲樵歌隔塢開 王
 堂銀燭笙歌夜金谷羅幃富貴家爭似道人茅屋下一
 天晴雪晒梅花 粥去飯來何日了日生月落幾時休

箇蒲團一箇僧盤膝坐來中夜後飛蛾撲滅佛前燈
 雲未歸時便掩扇柴床眠穩思冥冥山家不養雞和犬
 日到茅簷夢未醒 茅屋方方一丈慳四簷松竹四圍
 山老僧自住尚狹窄那許白雲借半間 團團一箇尖
 頭屋外面誰知裡面寬世界大千都着了尚餘閒地放
 蒲團 老來無事可干懷竹樹高眠石枕斜夢裡不知
 誰是我覺來新月到梅花 禪餘高誦寒山偈飯後濃
 煎谷雨茶尚有閒情無着處攜籃過嶺採藤花 新綻
 紙被暖烘烘黃葉堆頭火正紅間夢不知誰喚醒五更
 聽得下方鐘
 又送智西堂歸靈隱云一榻平分鑑古軒爐熏相對坐
 忘眠山林禮樂無今昔時節因緣有變遷樹影高低深
 夜月須聲長短五更天兩冬不得梅花信又約梅華到
 冷泉
 又會趙初心提舉云老來脚力不勝鞋竹杖扶行步落
 華待月伴雲眠蘚石尋梅陪客過隣家粥香瓦鉢山田

米雪汎蕘。既水磨茶。今日爲翁時。暫出此心。長只在烟霞。

又別南山經室云。屋借雲邊兩載居。晴原無事便携鉏。和香探得隣家菊。趁嫩挑來自種蔬。林殿寂時山磬歇。夜窗虛處栢烟疎。明朝又向他山去。何日重來讀梵書。又送觀侍者云。放下身心返自觀。略無毫髮許相瞞。雲收霧捲乾坤濶。月上青山玉一團。又寄爻二絕云。山舍無聊夜卧遲。因君記得去年時。豆華棚下曾分榻。月落

賈慈集 悟書 十

松梢尚詠詩。萬松影裡三間屋。杜木岩前一箇僧。三二

十年如此過。肯將清淡換虛名。緩山主人曰。永明石屋中峰諸大老。皆有山居詩。發明自性。振響千古。而兼之氣格雄渾。字句精工。則石屋諸詠。尤爲絕唱。所以然者。以其皆自真參實證。溢于中而揚于外。如微風過極樂之寶樹。帝心感乾闥之璠琴。不搏而聲不撫而鳴。是詩之極妙。而又不可。以詩論也。不攻其本而擬其末。終世推敲。則何益矣。

又曰。昔達磨壁觀。片言默示。四世相傳。皆取靜証。至神會禪師。始着言詮。嗣後列派分宗。甚至一語一言。莫不粗章繪句。而懲其弊者。又起而爲擊。義舞笏。挽弓。輓毬。大可噴飯。嗟乎。如珙公者。片言心印。川月皆圓。讀者自足警發。豈必上堂示衆。拍板門槌。頂門棒。鳴。乃見少林大意哉。

賈慈集 悟書 十

頂門針十三則。僧問妙覺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雲江水。一天秋。問如何是一印。印空。玉泉達禪師曰。萬象將歸古鏡中。如何是一印。印水。曰。殊蟾影落千江裏。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脫落衣衫。見本形。寸絲不掛。得安寧。若人要躲。渾身影。須向無陰樹下行。雨洗淡紅桃蕊嫩。風掃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

問如何是諸座了底心。廣因禪師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

問廣福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翠竹叢中歌款乃。碧岩深處卧烟蘿。問客來將何祇待。曰。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笠子貯清風。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庭已無回信。日路途空有。望鄉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儘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天地尚空秦日月。

賢慈集

悟書

三

山河不見漢君臣。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鸞啼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翠竹豈花非。佛境白雲。明月露全身。到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

問大通和尚如何是無縫塔。曰。烟霞生面背。日月透簷楹。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

四海浪平龍睡穩。一天雲淨雀飛高。何不道騰空仙駕。原非雀照日驪珠不是龍。

景岑禪師作色空偈云。碍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

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廓轉身異類。却不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烟塢臥寒沙。

賢慈集

悟書

三

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乘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

仙悟

呂真人一日遊四明金誓寺。顧方丈蕭然。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寥寥。童曰。莫道寥寥。空空也不着。呂佳其言。題詩于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脚。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虛空也不着。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此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

湖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海濶千峯曉

有仙蓋采和一脚跌一脚靴歌于市曰踏踏歌蓋采和世

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泥泥去不返

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看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

李涉晚年投簪遊五嶽過古鶴澗題云華表千年一雀歸

丹砂為頂雪為衣冷冷仙語無人聽却向五雲鸞翅飛

廬山茅屋詩云萬山頂上一茅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

買愁集

入

悟書

古

白雲行雨去回頭方羨老僧閑

長安市中有襍褻道人日入市飲酒問姓名不答題詩云

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

有一老人手持一編往來湘中一日題詩石上云山中老

人讀黃老手挽紫蘿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

却巴陵道

虎丘劍池云是闔閭埋玉處一潭清冷深不可測宋戊子

歲忽乾曠中見石扉遊人競下探之見石扉上題二絕

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恐山攜

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劍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

闕千年來世事銷磨盡只有青山依舊看

馬自然神異不測每吟云何用燒丹學駐顏開非城市靜

非山時人若覓長生藥對景無心是大還

有人題驛亭云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

浮利過于酒醉得人間歎不醒

徐仙亭昔陳陶騎雀處也有人題詞云

買愁集

入

悟書

古

不見高人跨雀歸風水搖清影古往今來舊事

休重省十聖森花雪正晴月遙山冷

許用晦過絳山廟題詩云王子求仙月滿臺玉簫清轉雀

徘徊曲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蘿春自開又送宋處士

詩云賣葉修琴歸去選山風吹盡桂花枝人間甲子須

史事逢着仙人莫看棋

許真若弟子吳猛詩云幾疊雲山是我家一筇明月到大

涯春風戀酒不歸去老却碧苑無限花

山中四威儀詞云行不與人共行出關兩足雲生爲看千
峰吐翠踏翻古渡月明住不與人共住茅屋松窗一
副庭前有雀吟風門外落花無數坐不與人同坐
妾影兒兩箇雪花撲面飛來笑我北窗紙破臥不與
人同臥葛被和雲包裹孤峰獨宿無聊明月梅花與我
朱希真好吹笛日往來烟波間客聞其笛聲飄眇則移舟
踪跡之嘗作詩云青羅包髻自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
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鐵笛過伊川

賈慈集

悟書

去

林豈凡詞翰瀟洒丰姿都雅角中雀驚飄若神仙過垂虹
橋題云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橋里漁村半烟草嘆今
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裡惟有江山不老雨中風帽四
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杳過按玉龍嘶水月冷波寒
歸去也林屋洞門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
苔年年不掃一云是
呂岩題
有人造詩太行石壁上云太行千里連芳草獨酌一杯天
地小醉臥花間人不知黃鸞題破春山曉

報恩衲子詞云此事楞嚴嘗布露梅花雪月交光處一咲
寥寥空萬古風旣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
班班誰跨豐干虎宣州有僧出神通了業緣聚而今
妻生二子後入山跨虎而歸
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

張若詩浪遊江河間八月十四夜皎月澄空忽見上流一
舟如雀獨一老翁盪漿歌云郎提密網截江圖妾把長
竿守釣磯滿載魴魚都換酒輕烟細雨又空歸君詩異
之刺舟與語翁又歌云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

賈慈集

悟書

去

不知除却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
寒山子題壁云蚕豈香生洞水深溪邊間立聽風吟有人
識得寒山子直到天台寺裏尋
雪庵和尚題抱琴訪爻圖云三尺焦桐七線琴迢迢遠遠
訪知音題未畢一道人過足云不知誰是知音者彈破
乾坤萬古心
一人入武夷山中見溪中流出桃花瓣潤寸許其人沿溪
尋訪見石壁上有詩一絕云塵埋下界三千丈

夜深雀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

玉牌詩云跨雀歸來不記年洞中流水綠依然無人知是
三三月萬樹莠花月滿天

塵悟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一士子托宿黃以
襪襪拒之士子題二詩于屏而去一日嫫母齒施共此
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雀髮雞皮媪今日紅顏花貌
人二日花開花落兩悲欣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

賈愁集

悟書

六

防容折落來地上倩誰看

錢塘夢小詞云試問水歸何處無明徹夜東流滔滔不管
古今愁浪花如噴雪新月似銀鉤暗想當年富貴掛錦
帆直至揚州風流人去幾千秋兩行金線杯依舊纜扁
舟青山無數綠水無數那更白雲無數灞陵橋上望西
川動不動八千里路去時節春莫來時節秋暮急回頭
又早冬莫想人生會少離多嘆光陰能有幾度

羅鄴賦春草詩云芳草和烟暖更青閉門要路一時生年

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

白樂天對酒詩云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
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咲是癡人又云百歲無多時壯
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
聲又云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泪弔人回眼前見例
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

李煜題漁父二詞云浪花有意千里雪菡花無言一隊春
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一棹春風一葉舟

賈愁集

悟書

九

一綸蠶繅一輕鉤花滿浦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二

唐伯虎題畫云蘆花蕭蕭野渚秋滿蓑風雨獨歸舟
莫嫌此地風波險處處風波處處愁

題漁樵問答圖詩云釣月漁雲共白頭也無榮辱也無憂
相逢話到投機處山自青青水自流

韓成封送段潛過澗水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宮
闕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細故
時段晚
年不解

錢起蜜脾詩云年年花市幾曾淹。斟暖量寒日日添。採得
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劉太保幽棲詩云雨過幽庭長綠苔。東風時為掃塵埃。無
人曾見春來處。門外桃花只自開。

傅公謀水調歌頭詞云。草草三間屋。插槿旋添栽。碧紗窗
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雪前村清冷。木
落遠山開。惟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喚家僮。開門看有
誰來。相逢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且添箇。月有月。

買愁集

悟書

予

且添箇客醉舞起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

黃玉林醉江月詞云。吾盧何有。有一灣蕩蕩。數間茅宇。斷

塹疎籬。聊補葺。那得粉牆朱戶。禾黍西風。雞豚落日。活

脫田家趣。容來茶罷。自挑野菜同羹。多少甲第連雲。十

眉環座人。醉黃金。馬回首。那聊春夢破。落落珠歌翠舞。

得似衰翁。蕭然陋巷。長作溪山主。紫芝可採。更尋岩谷

深處。

劉圻父有詞云。今來古往長安道。歲歲榮枯。原上草。行人

幾度到江濱。不覺身隨楓樹老。蒲花易晚。蘆花早。客裡
光陰如過鳥。一般垂柳短長亭。去路不如歸路好。

劉後溪詞云。春風開者一時還。共春風。謝柳條送我今槐
夏。不飲香醪。孤負人生也。曲塘泉細。幽琴寫胡床。滑箏

應無價。日遲睡起。簾鉤掛。何不歸。歟。花竹秀而野。
姚牧菴詞云。十年燕月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起。鱸
魚典雲。薄噀。晚景榮枯。枕上三更。傀儡場中。四并人
生。幻化如泡影。幾箇低頭自省。

買愁集

悟書

予

許東溟詞云。路遠危峰斜照。瘦馬塵風。衣帽此去是。蕭關

向長安。便坐紫微花底。只似黃梁夢裡。三徑易生苔。早

歸來。

洪覺範浪淘沙詞云。城裡久偷閑。塵泥雲衫。此身已是再

眠。蚕。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岩。霜晚更凭闌。滅盡晴

嵐。微雲生處。是茅菴。試問此生。誰作伴。雲水同龕。

辛幼安遺興詞云。醉裡且貪欣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

覺古人書信着。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

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趙秉文詞云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
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賦任溪
山好處尋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
甚春秋

陳彥修有姬氣贏多異夢一夕夢少年携上酒樓酣飲少
季執板歌以侑酒覺猶記云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
華總是空惟有隋堤千樹柳滔滔依舊水流東

賈慈集

悟書

三

東坡遊西湖妓琴操相携坡云何謂湖中景操云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操云裙拖六
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操云金勒馬
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坡云究竟如何對云門前
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言大悟即日削髮為
尼

東坡述懷行香子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
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

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幾時歸去作箇閑
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東坡骷髏贊云黃河枯槁骸本是桃花面而今不忍看當
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
成一片

葉唐夫築茅屋于松間人問其何不營治居室唐作詩云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于屋
借與春禽養子孫

賈慈集

悟書

三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
入須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
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
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
發月入詩腸冰雪澄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
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須吞幾團月

楊誠齋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不起退休南溪老屋一
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三四人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

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余○枕

郭○朝○儀○致○仕○呂○川○贈○以○詩○云○漫○道○任○公○釣○有○神○六○鰲○無○跡○
海○生○塵○爭○知○靜○卧○南○窗○下○蘭○菊○任○爭○秋○與○春

眉○公○格○言○詩○云○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

只○說○只○今○話○一○枕○黃○梁○午○夢○長○又○不○會○謀○生○不○讀○書○數
竿○修○竹○是○吾○廬○近○來○學○得○長○生○訣○賣○盡○呆○頭○又○賣○癡

唐○子○畏○桃○花○庵○歌○云○桃○花○塢○裡○桃○花○菴○菴○裡○桃○花○仙
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折○花○枝○換○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

實愁集

悟書

五

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

但○願○老○成○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貴○者○趣

酒○盞○花○枝○貧○者○綠○若○將○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將○花○酒○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別○人○笑○我○忒○風○顛

我○咲○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墳○無○花○無○酒○鉏○做○田

王○來○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

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

四○邊○路○傍○幾○箇○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

寒○雨○埋○荒○草

自○勉○詩○云○寒○暑○潛○催○歲○月○流○剎○江○堆○裡○莫○尋○求○終○須○白○骨
埋○青○塚○難○把○黃○金○買○黑○頭○死○後○空○餘○千○古○恨○生○前○誰○肯
一○時○休○出○門○長○嘯○乾○坤○老○且○弄○江○雲○送○白○鷗

題○蚌○鵝○相○持○圖○詩○云○老○蚌○親○陽○只○爲○寒○野○禽○何○事○苦○相○干
身○離○穴○窟○珠○胎○損○力○倦○沙○灘○翠○羽○殘○開○口○不○如○緘○口○穩
入○頭○方○信○出○頭○難○早○知○盡○落○漁○人○手○雲○水○飛○潛○各○自○安
沈○石○田○過○一○達○官○家○見○堂○中○古○畫○一○幅○畫○一○老○姬○騎○牛○吹

實愁集

悟書

五

笛○援○筆○題○云○楊○妃○曾○踐○馬○嵬○坡○出○塞○昭○君○恨○最○多○爭○似

阿○婆○牛○背○穩○笛○聲○吹○出○太○平○歌

唐○子○畏○題○畫○云○百○尺○松○杉○貼○地○青○布○衣○衲○髮○星○星○空○山

寂○寞○人○聲○絕○狼○虎○中○間○讀○道○經○又○紅○樹○中○間○飛○白○雲○黃

茅○檻○底○界○斜○暉○此○中○大○有○道○造○處○難○說○與○君○面○與○君○又

柴○門○深○掩○雪○洋○洋○楸○拙○能○消○此○夜○長○最○是○詩○人○安○穩○處

一○編○文○字○一○爐○香○又○贈○趙○一○蓬○云○烟○水○孤○蓬○足○寄○居○日

長○能○辦○一○餐○魚○問○渠○勾○當○平○生○事○不○弄○絲○竿○就○讀○書

中峰樂住辭云。玉殿瓊樓。金鑊銀鈎。總不如岩谷清幽。蒲團紙帳。瓦鉢磁甌。却不知春不知夏。不知秋。萬事俱休。名利都勾。罷攀緣。永絕追求。溪山作伴。雲月為儔。但樂清閑。樂自在。樂優游。又。頓脫塵羈。深處幽棲。兀騰騰。絕慮忘機。繩床石枕。竹榻柴扉。却也無愛也無喜也無悲。淡飯黃齏。寂寞相宜。類孤雲野雀。無疑策筇。峰頂岩洞。閒嬉。但看青山。看綠水。看雲飛。又。松嫩堪餐。竹密須刪。息風塵。何事相關。心超物外。身處人間。有十分清。十分

買愁集

悟書

三

淡十分閒。學道非堅守。道多難。結跏趺。坐斷塵寰。蕭條僧舍。寂寞禪關。看幾層雲。幾層水。幾層山。

樂隱詞云。閩苑瀛洲。金谷陵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繡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醅。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又。短短橫牆。矮矮疎窗。忙憶兒小小池塘。高低疊障。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

細烹茶。煎烘盞。淺澆湯。又。木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磷磷。亂砌塔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清酒也。寬舒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又。淨掃塵埃。惜爾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塔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開懷。

買愁集

悟書

三

唐叔達詞四闕。美竹幽花。便是清涼界。澹飯粗茶。且共消閑話。白日苦喧譁。有約來長夜。網得魚蝦。壺傾問酒家。筆走龍蛇。詩來付杜家人。問禍福。亂如麻。我也難禁。架休占鵲。與鴉。任作牛與馬。但教方寸長滿酒。覆轍翻舟。那箇肯回頭。利劍長矛。何人肯放手。無數世間愁。憑着人承受。拜將封侯。送英雄的釣鉤。按簿持籌。賺愚人的械。粗休。題能向。來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謀。也要天公。奏行年五十方參透。草帶襦袍。一第應難。到象筒。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付。着翠

養網毛爲誰頭上好。養養脂膏爲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多。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百甕黃齏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事有推移。盡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嘗脫死期。巧似蜘蛛。何嘗不忍饑。運通數在四更時。夜半猶然顛。頓千年着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須等時辰至。

附

屠緯真冥寥子遊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逆情之

買愁集

悟書

三

談行不典之禮。何謂匪情之談。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吳越。面頰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之間。實辨有口。乃托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思裡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談。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即耳目口鼻悉非我。有與喜笑罵。總屬不真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何謂不典之禮。賓主扇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磨折

首何仇于天而日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詰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鼠噴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開行。輒恐踰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即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撼其外。得失剪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

買愁集

悟書

三

快士通脫自喜。不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澹濳之鄉矣。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解縛。俄而柳生其肘。鳥巢其頂。此亦冥靜淡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平項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踟躕。而樂奇游之清曠。無乃心爲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境不冥。則其固然。余乃

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槲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置
 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
 安能若柳之從風，風寧則寧，風搖則搖，若河之在水，水
 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
 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
 天子可以修道而樂許，何以箕穎使國，可以修道則
 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
 庶官可以修道則通明何以掛冠，余將廣心縱志而遊

于游濠之鄉矣。

或曰：願聞于游。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
 窮九州，覽八荒，采真訪道，庶幾至人，啖雲芝，逢石髓，御
 風騎氣，冷然而飄，眇不如其所之。然後歸而掩關，而壁
 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游氣以虛，
 取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乎外，養德以澹，
 忽而移於濃，游氣以虛，忽而着於意，其中不寧則稍假，
 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之，故余之游遊奇。

矣。挾一煙霞之爻，與俱各一瓢一衲，百錢自隨，不取盈，
 而取令百錢常滿，以倫非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
 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飯，不以酒，以蔬，不以肉，
 其乞辭以孫，不以家，界則去之，其不界者亦去之，要以
 苟免饑而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
 忍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乞，即以所攜百錢用其一，二遇
 便，即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
 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或四五十

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闊，青泉白
 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即不及往，選沙汀盤石之上，或坐
 而眺焉，趨近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
 而約略田野之趣，移晷而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
 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思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
 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
 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游天也，即悲寧免乎如其不
 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年于道，或誤觸

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為求藥而已則處之泰如內視反聽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蓋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踪跡所至遷者疑焉而以細人見擒或以情脫或以知免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石菴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即寺門嵩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

買卷集

悟書

三

何山鬼無能為苦虎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了不為動卒填其喙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其游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為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迹所到而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陽谷神王桐栢小有玉世雲林諸真身無仙骨恐不能觀也其登五嶽也殊立置

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萬峯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莽星河摩于中領白雲出于懷哀鷓鴣舉手可拾日月掠雙翼而過之即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咫尺通乎帝座矣上界晴濺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知惟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目光眩昏魂氣躍躍出壙垠即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條奕峰峦遠近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聳鐘聲大殿門不開虎嘯有風颭颭衣披衣起視則

買卷集

悟書

三

兔兔斜墮殘雪在牛嶺烟花冥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時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羣靈不朝幢節參差令管簫簫殿角雲起幕彼霞精恍惚可觀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冷風之斷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巨廬峨眉終南中條五臺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稱仙靈之窟宅神仙之真區者莫可殫數芒屨竹杖縱不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遂焉飲神漢

之水。問仙鼠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柏上之靈。或絕壁危峰。陟插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絙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闢入。無恐。俗訝穿窬之洞。深黑而不見底。僅通一線。仰逗天光。以火自熱而入焉。無恐以尋高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蜕。處游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塘巫峽。具區彭蠡。揚子錢塘。空澗浩淼。魚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抱珠隊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輕綃。踞文屨。張羽蓋。

買愁集

卷書

三

吹洞簫而出。凌波徑渡。良久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颺夷賈怒。天吳助之。大地若磨焉。密縣若簾焉。恍乎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媚靚妝。莫如虎林之西湖。楊柳夾。听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嬪之開晚鏡也。芟葉吐華。芙蓉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家妃子之咲也。室雨如黛。羣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子之顰也。冥寥

于散步。西冷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訪丁野。雀于烟霞石屋之間。又潮音落迦。則冥寥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

意興既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目愜其性。或旬日居之。終朝跌坐。以煉三寶。道德五千言。其竅與妙乎。玉清金笥。其志與覓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隣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探其定慧。因禪定以求

買愁集

卷書

三

泰同。則兀如非枯也。仙靈之宮。真如之寺。金身妙相。焜耀如日月。燭既明矣。香既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團而坐。啜茗進菓。締經閱藏。小依則相與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藤蘿。蕭蕭間。狀沙彌以頭觸地。童子提藥爐而。瞑于斯時。雖有塵心。何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牆。菴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牛羊歸乎長坂。饑鳥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曝短桑之下。老嫗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飯。當其情境。懷絕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為

願薄則不如無游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輻輳，車馬填委，冥寥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謳者，若列肆而一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樗蒲蹴踘者，冥寥子無不寓目焉。典到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如也。驚詫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肱而風韻乃爾乎？眾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

買務集

悟書

美

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高會，金釵盈座，玉盤進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老隸守門，拄杖在手，道人暮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度軒軒而高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既東注，天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父紛來耕。三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買千秋名。請君為歡調鳳笙，花上露，曠于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鬱絮絮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獼猴啼，其後流香渠，上紅粉，殘祈羊官，裏蒼苔，厚請君為歡，早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

道者何為吾輩飲方酣，而渠餐來敗人意，亟以胡餅遺之。道人則受胡餅，趨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曰：飲方酣，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視之。前一客曰：乞兒也，何異之？彼渠意所需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見察其眉宇清淑，吐音俊亮，謬為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

買務集

悟書

美

辭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音。况吐乞兒口哉？神仙好晦迹而游人間，乞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令追還道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為賄豎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閱曰：善。令從者追之，則化為鳥有先生矣。從者反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即鳥有

聊惜哉失一異人

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峦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唱嘉樹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妝祛服雕車綉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擢青雀或並轡而尋芳或連袂而蹋歌冥寥子樂之踟躕良久俄而若一書生虜神清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春乎僕有少

賈稔集

悟書

美

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行否冥寥子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樽疊欲與道者共之諸君以為何如咸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扞風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廊廟之算策者香及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極其至道人在飯啖而已先書

生雖在劇譚中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

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一解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靡蕪芍藥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道者獨行何為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遊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則先成一詩

賈稔集

悟書

美

日疎烟醉楊柳微雨沐堯花不畏清樽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空入水烟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風吹綉縐不噴亦不答只自採蘼蕪一人曰金鞭擲道傍寶馬堯花汗何故擲金鞭儂翁試執扇一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莫那能返開簾延月光道人曰諸公詩各佳甚一人曰道人能賞我輩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因請不輒道人不得已徐曰諸公信一時之

秀蕨各擅長。負道譁。嗚。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
溪踏沙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
大驚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
也。于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答。問者不已。道人曰。
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即見呼以雲
水野人可矣。諸君既心異道人。于是力欲挽入城郭。道
人笑曰。貧道浪游至此。四海為家。諸公謬愛。即追隨入
城。無所不可。遂相攜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

賈

悟書

罕

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舞之場。道人無不往
者。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悉
赴人與之酒。即飲與之談詩文。即談詩文。孝之出游。詢
以姓名。則笑而不答。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
核。或稱先生。問及世務。兼善恢諧。人愈益喜之。而猶習
于養生家言。偶觀歌舞。近靡曼。或謂之以察其意。道人
行狀似類。有標韻者。至主人滅燭留光。燕笑嫖狎。即正
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跏趺。其

上。倦則即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
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
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
子至郭門。弟僅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
而去。諸君聞益嘆息。莫測所以。

賈

悟書

罕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德
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見之
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見冥寥子。衣冠稍異。怪
問之。答曰。余業謝人問事。通明季真吾師也。曰。婚嫁畢
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乎去。而不返。余猶將
指家山聊以適我性命。于是款之清齋。追往道。故數十
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及人乃低回慨嘆。且羨冥
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貴勢高張。榮華滌灑。人之所易
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珊。以戀其物。而不肯舍。一旦去
之。攢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
舍不屑屑焉。菽種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而遺

書當路故人焉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續乃已有大拜
 命下之日即其屬續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
 大可笑也于何修而早自脫屣若此冥寥子曰余閒中
 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
 夜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即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
 之年一去即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
 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季自多吾季自
 少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恐其所謂百者所謂三
 萬六千者人生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
 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闊精神和暢琴歌
 酒德樂而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于彈丸當其
 轂輻而欲墮西冷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
 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撈里晏嬰之知不
 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
 余觀于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
 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為桑田

矣。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為陰陽所磨如膏之在火
 下燬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泪枯燼落
 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泛泛
 去之而莫知所栖泊又况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
 極思慮過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在膏
 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守安
 得不速壞乎王侯將相甲第如雲擊鐘而食動以千指
 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晷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
 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被以
 霜落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牧羊放豕之場乃疇昔
 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諧謔欣笑時寧知遂有
 今日大榮衰歇何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
 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暇日出郭登丘隴鬱鬱黍稷
 韓耶晉魏耶王侯耶廝養卒耶英傑耶駢子耶黃壤茫
 茫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
 難留而獵其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朕一朝長寢萬

亦一快事。若夫。家。事。日。繁。向。人。飲。酒。身。老。則。慮。俱。畢。余。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嘗。也。余。牛。馬。地。獄。耳。

嘗。閱。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津。渡。陟。高。崗。眺。原。埜。舟。車。駱。驛。山。川。莽。蒼。不。知。其。送。入。幾。許。也。嘆。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藥。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議。其。不。達。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母。屈。達。人。之。識。乎。冥。寥。子。曰。不。狀。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

買

悟書

悟書

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嘗。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冥。寥。子。曰。夫。遊。豈。道。哉。余。厭。仕。路。踟。躕。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口。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冥。寥。子。曰。余。聞。之。師。蓋。自。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厭。飽。膨。脹。滋。覺。甚。苦。不。如。青。蘊。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妾。童。盡。態。極。妍。搗。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

甚。樂。也。及。其。典。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兀。燕。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其。雖。嘗。濫。進。賢。冠。家。無。負。郭。索。無。阿。堵。止。有。焉。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思。為。某。累。一。舉。而。捐。之。水。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遣。體。逸。而。心。閑。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嫌。入。獄。不。溷。故。我。之。游。亦。學。道。也。其。人。乃。欣。狀。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燥。體。也。

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質。而。至。其。妙。處。本。虛。釋。道。用。虛。而。至。其。現。處。本。實。譬。之。人。五。谷。以。濟。饑。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饑。不。濟。以。谷。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脩。明。人。倫。建。立。紀。綱。法。精。網。密。人。待。以。為。命。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徒。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燥。至。于。釋。道。貴。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擺。落。舍。

買

悟書

悟書

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擺。落。舍。

煩燥而就淒涼。故儒者譬則穀食也。釋道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饑。固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為。道亦貴無為。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極。萬劫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狀必性命雙脩。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

買

悟書

異

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是有為而無為也。釋家戒生定。定生慧。至于慧。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為無為之。為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真空。萬劫不壞。長生其所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朕長生。初非貪長生而脩道。以長生為言者。蓋為學人設。而非黃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是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微。則其形既壞。而其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奪舍。所謂清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

佛道若成。仙何論乎。脩仙者以佛脩仙。仙道乃大。二氏微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行而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饒乎。于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冥寥子者。相期來視。冥寥懼其疲于廩應。乃辭爰而果于行。

俄而一書生至。與冥寥論辨。書生曰。仙與佛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凡夫。縱欲憂勞。則心氣憤耗。偶時日

悟書

完

清心寡欲。則神識爽。人能密緯靈氣。保和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乎。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世人嘗有見聞者。有鬼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卽為謗道。曰。所謂東岳鄆都。閻羅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有閻浮提天子。宰割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神。監司羣牧。宣教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

而後成世道。人天之上。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天神諸將。三官萬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彰神理。子謂神靈無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然于玉清之上乎。又何以賞罰善惡而。行其教令也。曰善惡報應。三世果有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駘薄惡之子。終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天札坎墮。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前世之修福薄也。不朕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戟手而罵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則去。饒舌何為。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攘臂欲毆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答。或勸之乃解。于是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嬾人。冶容艷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諷。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

不應。婦人曰。我仙人也。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蓬萊度索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聞成子學道荆山。試而不遇。卒為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真語以為。猶是成子。川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生隕命。固也不可近。仰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婦人瞥然不見。為鬼狐為魔。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遊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

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銷心之助。雖浪游亦不為無補哉。于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清〕馮琢珩撰

新刊辨銀譜一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馬心恭刻本

時偶於肩挑賈豎獲售斯譜見其條分
 縷析微顯闡幽凡水性之低昂火色之
 軒輊原原委罔不瞭如掌紋洵覺難
 逃其鑒莫遁其形矣同人一見擊節袖
 珍而去余亦貿易都門未及收歸閱二
 十年復從友人索取幸原本不至殘缺
 而間有一二蠹侵之處因謬為訂正勉
 出囊貲付之剞劂以公同志庶不致此
 書之向隅而於杜漸防微通功易事之

用或亦不無小補云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正月

定陽馬心恭謹叙

原序

國家量地居民因田定賦而士農商賈各安其業遂至貿易交通銀錢興焉彼銀者世間之寶富

國足民之物非銀無以為資銀為人之所共賴也明矣而不知銀水者徃徃受害於人自古及今著書立說無文不備何書不有惟有銀之成色無人辨論於其間愚自幼讀書未成貿易廿載頗知

重刊辨銀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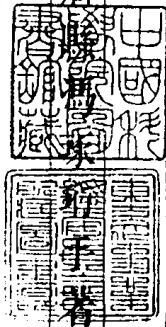
三

銀水見銀有低高真假之變大有害於人因此留心少識大意著一微草非書非文辨銀小歌凡世間用銀者共知銀之質體使狡者不得詐愚奸者不得施巧通功易事人人可以無憾矣此愚立說之本意云
康熙龍飛五十五年歲次丙申且月吉旦

栢鄉縣馮琢珩白序

新刊辨銀譜

栢鄉



斷銀歌

幾等銀子幾等看 幾等查口幾等絲
幾等目斷幾等色 歌子全書不敢移
有九成以上在耳朶有輪無輪唇厚薄
有九成以下在觚角長短高低光不光
穿著衣哩光著頭哩帶著帽子哩牙黃
虎皮燒淚哭山臉上有巴各擠著眼哩

重刊辨銀譜

四

辨查口歌

認銀先要辨查口 辨清查口得死手
甚毋妄言胡亂語 歌子班班件件有
歌子要看細處玩 銀子不可輕意斷
視銀不差分毫忽 纔稱人間真奇見
歌子念留心處看 成色不可差一線
毫忽之間有粗心 當時就有不方便
歌子裡找記個好 粗心一點成色倒
些須之間差分厘 從頭至尾病不小

三十一樣查

一銀二查者言其元寶乾也木炭傾銀此查口也至于石焦炭銷銀低看一成色也

冰凌查官銀 膠泥查七歲 粹白查九歲 靈白查九歲

猪踪查九歲 青踪查九歲 豇豆查九歲 馬牙查九歲

粉紅查九歲 粗紅查九歲 老紅查九歲 黃紅查八歲

菜豆查八歲 五花查七歲 立紫查六歲 粉黃查五歲

重刊辨銀譜

五

桃花查八歲 硃砂查八歲 菊花查八歲 土心查八歲

瓦灰查七歲 青灰查七歲 細灰查七歲 黑灰查七歲

紫灰查六歲 蒲灰查六歲 灰紅查五歲 黑紫查五歲

黑紅查四歲 細紅查三歲 膩紅查一歲 外有八查

乾查硫銅縮查元銅黑查熟鉄青查流錫

白查銀元粉查雄承土查元承紫查銅承三十樣口

正白口七歲 雪花口九歲 鏡面口九歲 飛轆口九歲

雲白口九歲 水白口九歲 淡白口九歲 粉白口九歲

食鹽口九歲 淡黃口九歲 水黃口九歲 涼黃口八歲

亮黃口八歲 鶯黃口八歲 木黃口八歲 姜黃口八歲

灰黃口八歲 青黃口八歲 正黃口八歲 直黃口七歲

薰黃口七歲 老黃口七歲 金黃口七歲 古色口六歲

重刊辨銀譜

六

棗饅口六歲 紫黃口五歲 香色口五歲 紫紅口四歲

真紅口三歲 猪血口一歲

十成老元寶一正一副辨色歌

元寶足色紋銀稱 納糧使換各處通行

遍天下無轉還 火燒錘打並不驚

十成細絲真可誇 六面邊欄定無差

但若有些微別病 莫把銀子準定煞

正副九九一池水

自來滿面是九九	全在寶色定原由
上剪查口要無恙	成色認煞不拖手
九九銀子當認真	系浪却是旋到心
蓮子蜂窩擁叠棧	寶色從容甚可忻
正副九八大銀魚	
九八圓絲甚可愛	噴怕蜂窩顏色類
四面並無別雜症	查口相投九八在
銀正九八色似蝦	十人見了九八抓
系底不投要上剪	靈白鏡面真認法
重刊辨銀譜	七
正副九七不攬手	
九七全絲天下行	眼睛乾淨不用聲
兩山定有重樓壘	夾開查口見猪踪
猪踪查來九七把	兩個膊子有巴喇
系嫩窩細皆自得	九七斷法永無差
正副九六大青系	
九六整系元氣面	四面八方細心看
系浪蜂窩湏要應	踪查雲白九六現
銀到九六色道昏	噴怕人眼認不真

高低定然看恰當	前人造得原甚分
正副九五大牛頭	
真正九五是蠱臉	蜂窩裏面看藏掩
倘然有些微別像	水白豆查剪上驗
面高系硬當認清	心底必有一處通
兩膊兩脇不可斷	上剪查上見黑睛
正副九四新傾兒	
九四心麻面不蠱	稀系死底煤火煮
要知低高湏上剪	馬牙淡白九四露
重刊辨銀譜	八
銀至九四莫觀色	上剪查口再安排
白口白查分別就	色道一定無的賴
正副九三紅眼狼	
九三領系項針底	鉛氣浪浪滾粗系
下剪粉查靈寶色	行使天下無有失
本然九三一臉鉛	番過底子養生磚
夾開粉口查見眼	就是煤白不相干
正副九二蝦蟇眼	
九一二銀見火黑	古人定的成色足

查粗口白相稱意 正道不差九二一

銀子高九身分有 底面相投做其主

系浪蜂窩千般病 細心度量著分吐

正副九成東紙蓋 老紅淡黃人當知

正道九成滾单系 銀斷九成不容一

上下兩邊磚石像 噴怕橫著起道線

水系銀子莫胡斷 九成定準不用辨

兩山少有風波起 九成定準不用辨

正副八九南青系 九

重刊辨銀諸 滿臉麻湖寶色現

正然八九系不亂 黃查稱意帶紅色

邊欄蜂窩俱相隨 黃口紅查掙個有

八九銀子辨查口 粗查有眼准八九

蜂窩紛紛起青色 正副八八京柳子衛槽

銀得重八上下安 平面大系帶着鉛

捉住銀子斜上剪 豆查黃口仔細觀

八八銀子顏色正 只怕系底不相稱

上剪要見涼黃口 識者斷法是一定

正副八七假京槽

八七銀子莫胡看 系浪蜂窩要細玩

查高口炤有認手 五花亮黃剪上見

銀云八七觀寶色 查口色道分解開

要知端的上剪剪 口吹不許有雲彩

正副八六南拋兒廣槽 上下難得一處就

八六銀子要看透 立紫鶯黃定八六

四面有病定下剪 周圖兩山別無病

系粗底大要相稱 十

重刊辨銀諸 銀斷八六必然應

下剪須見紫黃色 頭榆次槽

正副八五黑了頭 灰面黑窩仔細憶

八五銀子皮條系 兩處斷法查口記

若問識者真成色 畫系斷底要分吐

銀到八五無有阻 口見木黃再無疑

上剪黃查帶粉色 正副八四小汗水熟鐵槽

銀然八四心底乾 兩脇定有疙疸山

下剪查口取分曉 口吹見雲不能散

八四銀子莫胡亂	一定上剪再分斷
口黃查紫俱要隨	纔定八四不怕變
正副八三羊皮鼓土槽	
八三系底實然醜	硃砂查來灰黃口
微微有系來不到	成色八三無處扭
至難認的是八三	黃口紅查不可觀
蜂窩紛紛帶黑泥	粗系少有玩者安
正副八二不回手瓜州槽	
粗系大眼八一二	上剪崩絕保不住
重刊辨銀譜	土
邊欄少有山滾滾	銀定八一不差數
八成以上八三下	剪剪火燒一齊怕
查見菊花口青色	斷他八二差不過
正副八成大白馬砂槽	
真正八成也不妨	四面八方要安相
但得黃口土心查	下火高低無損傷
八成銀子甚不良	夾開查口大不祥
要知高低何處記	灰面黃口真成象
正副七七滿斗灰揚州槽	

實然重七色不透	无灰查來天生就
神仙不敢保到底	單看蜂窩偏泥厚
七七不識乾拍手	剪開查上紅氣走
此等銀子定成色	實見直黃真認手
正副七五小傳罷	
七五銀子色不數	上下兩膊皆有阻
下剪要見青灰查	成色七五定有驗
果然七五顏色正	噴怕系底不相應
下剪認真薰黃口	灰查紅色七五定
重刊辨銀譜	土
正副七三南嶽系	
七三銀子四壁看	腰中明白有條線
下剪查細灰紅色	定準成色方無害
銀子七三定有驗	死手止在剪上斷
查得細灰老黃口	銀子落平不用亂
正副七成大鷄冠	
七成銀子自古賣	青臉滿系斷紙蓋
重樓有山難冠底	黑查金口本然在
銀許七成亦可哀	夾開查口果怪哉

兩山若無巴喇長 銀色定在六成外

正副六五三不全印系

煤白六五灰青臉 瘦袋脖子叭叭眼

邊欄少有銀元氣 斷定六五色不短

銀到六五認的少 高低上剪見分曉

查見紫灰口古色 辨準六五世間老

正副六成無處等

六成銀子古來有 橫剪豎剪難在口

若把成色真實定 識者斷法不得走

重刊辨銀譜

十三

銀做六成南方興 北人少見認不清

金口灰查本然露 六成定法理不空

正副五五亂劈柴畫系

五五銀子實難辨 不論蜂窩不論面

死手灰紅定吉祥 成色重五高眼斷

銀到兩五是磬聲 面子底子不用爭

灰查膩細帶紅色 自然五五有甚諱

正副五成小青臉 死底大巴實難斷

五成銀子要細看

要知死手病在心 夾口香色黑紫現

銀子五成名青臉 系浪峰窩仔細揀

整定行使多疑糊 要見本形上剪剪

正副四成過街樓吹系

四成潮銀銷白法 見火定是灰不他

要知高低看查口 真正四成紀氣發

銀傾四成正各的 系底光光認不的

查見黑紅干戈止 口得紫紅再無論

正副三成大閃門嫩系

重刊辨銀譜

十四

三成銀子多不識 看底看面莫使急

上剪必然知分曉 三成無口紅查膩

銀子三成即是銅 少有銀形掛着紅

要知高低頂上剪 紅查血口再無疑

正副一成猛一閃燒系

一二成銀看細系 前人留下白煮雞

四而八方真銀象 鞋底一擦本形出

八成白馬七成鬧 八了五六沒考校

下剪入確定分解 無論甚銀方知道

斷雜症譜

銀色至低官銀餅 處處越不過人省
十八變化無差樣 纔得稱起歌歌種

真正官銀餅

官銀餅子起金華 剪剪火燒是一家
前人留定此等色 玩透歌子永無差

九三銀三不怕白口紅查

官銀餅子實可恨 無系無底最難認
止在查口取分曉 查色口色要細問

重刊辨銀譜

十五

九成銀煨火青口粉查

認銀高低莫使急 看底看面不可執
若問銀子真詳細 上剪入確方無失

九成銀大渾汁白口白查

有種印系實然好 全在眼睛有分曉
火燒剪剪無毫病 回火還陽方知寶

八成銀南紙蓋青黃口細粉查

銀子色道形不似 但有粗心脫了智
嫩系有底多不識 談論朝朝剪上計

日本琉球交錢白口查未斷紅

有種銀錢多不識 當初造法原不一
前人留下此等銀 古人斷法人不得

九八雲南生銀白口粉查

官銀餅有別是樣 面帶生澀要細相
色道查口要細心 不可冒定成色樣

八成倒槽白口泥查

磚頭塊子冰凌查 夾開最忌咬著牙
若還泥查並白口 傾銷裏邊定根芽

重刊辨銀譜

十六

九三銀和尙帽白口黃查帶紅氣

扒齒樣兒黑不搶 夾開便似慈雲粧
若還但有他方病 按著查口辨其方

三成鋼銀白口黑查

有種銀子丹容傳 青查白口是自然
要得認銀真詳細 下剪頂剪夾著難

五成針砂鋼銀白口青查

有種銀子九七八 青查白口使不發
若問此物真成色 著剪餘餘甚好夾

九成銀大顯魂白口乾查帶紅色
 有種銀子管上糧 系底相投人不妨
 此銀到在庄家手 只怕家緣保不長
 五成銀老紅查青黃口
 有等銀子是水系 四壁端相真使的
 若把此銀去下火 一兩只落四錢七
 七成開銀黃口細紫查
 有塊銀子龍鳳底 顏色正白上有系
 要知銀子真成色 入確落銅三錢足
 重刊辨銀譜
 無成真流錫青口青查 七
 有種銀子細系形 異人做法人不能
 見銀不知此何寶 要識還元認的清
 八成銀衛柳子水白口土查
 有塊銀子滿面系 顏色青白下無底
 若問此銀真實意 入確還元八成足
 一成銀一身汗見火還元
 一塊銅來有銀形 面底相投人問遊
 見了此銀多不識 拿到家中一場空

三成銀百日還元白口粉查
 有種銀子胎裡白 上系下底是自來
 一剪到底人不識 三月之間現本元
 三成銀銅項白口縮查帶黃色
 有塊銀子夾到底 白口黃查當九七
 要問病症在何處 無成縮查人不識
 七成銀水頂白口青查
 有塊銀子紋銀足 無底無面是餅子
 要得認的真成色 入確一化落查汁
 重刊辨銀譜
 淨銅白煮雞 六
 有塊銀子看九三 買長買短不怕觀
 若問此銀何等認 鞋底一擦見本元
 七成銀降八火白口青查
 有種銀子看九七 放在棹上人不識
 若問此銀真實樣 多燒錘打方得知
 三成銀印系頂白口白查見火走也
 有種銀子使九成 系底如意口相稱
 使遍天下不還元 入確一燒方得知

三成銀六十日還元白口粉乾查

有等銀子看九八 納糧使換並不差

若辨此物真和假 兩月之間灰不他

七成銀黑老虎白口紫查

有等銀子九五足 鑽底斷系多不識

白口到底無疑病 回火還元只落七

真細系懸槽也

有種銀子人不曉 一頭大來一頭小

兩剪三塊不疑胡 問病只在大頭找

重刊辨銀譜 五成銀老元寶白口膠泥查

有等銀子看九九 無底無系確子糗

一剪到底膠泥色 回火還元一半走

五成銀不見天白口白查

鹽當看經紀門斷 人人認就細系店

使上印子納皇糧 捱打就把銀來怨

真細系大上皮

有種銀子多認真 外高裡低銀裝金

橫剪豎剪少帶病 但怕回火冷剪墩

真細系窟籠貫鉛

有種銀子做的強 細底細面實難防

要得識銀真妙訣 病症只在蜂窩藏

七成粹白雪口粉查細系

丹客傳銀世間少 有系有底人誇好

番剪正剪俱無病 入確還元漸消沒

七成鐵桶承白日白查細系

丹方成銀人不識 上系下底自然得

若問真假何處認 連傾三遍本象出

重刊辨銀譜 卷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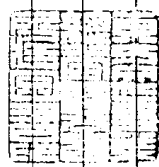
認銀方法學的全 捉住銀子仔細覽

但得識銀真妙訣 高眼小心再無患

十字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尖啞閩風吐樂線翹灣水



〔清〕王訢撰

青煙錄八卷

清嘉慶十年刻本

錄序

人有得其性之所嗜氤氳
融洽于其中而莫可釋則
雖功名聲望之所在皆不
得一分其參究考據之功
顧使其所嗜者不足以見
其人之品枚性情則雖極
參究之精考據之確亦不
足筆之于書而使天下之
同好者咸相賞於風滿兩
悔齋居一室之時此其道
非可以強致而倖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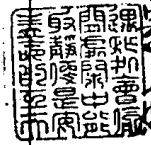
并州王子以諸生精學術
尤愛黃老之學夫儒者功
名聲望非無可傳者乃獨
沾沾於千晦香林豈其深
有得於清淨無為之旨所
為參鼻觀而證妙諦者在
此而不在彼乎每當風雨
齋居試披覽其書覺其人
之品枚性情悉從香海中
超出于闕浮提界矣如僅
賞其參究考據之精且確
焉則藝苑所傳茶之徑也

酒之史也與夫蘭之譜也
菊之流也所以彰見閭而
資騷雅去豈少也哉

嘉慶歲次乙丑十一月三

律馬慧裕題於大月示節

吳澄懷堂



自敘

余性鈍而懶自美其名曰好靜將誰欺也然得
於天者獨厚天實故使之鈍而遂其懶至於真
靜與不真靜又絕無有計較於其間者游雲點
空浮漚泛海將焉往而不得其為我哉鈍於學
不工文字天之不肯以青銜黃卷勞勩我也鈍
於才不諳世情天之不肯以翻雲覆雨奈何我
也鈍於帖括不中試官繩尺天之不肯以簿書
錢穀馳驅鞅掌之故困橫我也竊念茫茫幻海
中適然而有我軀長六七尺不聾不聾不痴啞
不瘖又得為唐虞世間人為男子身為無疾厄
身蒙先人遺業又畧識字亦何修而得此雖然
鈍矣懶矣以不能無所欲故遂使魔障百出日
摧我之神而搖我精而挽茲幻軀尋且疲憊焉
瀕於枯痛我不且危乎哉向者鈍於學而好書
籍好硯凡名磁佳楮楮墨等物遇佳者必量力
購得之不惜也鈍於才而好涉獵書史興至則
隨手作詩文詞曲大抵皆戲音不雕不絢不激

不溢循分而止少飲輒醉或掀髯振襪歌鐵掣
板詞一二闕自以爲興會軒舉也懶於文字與
世情而好遊年三十餘棄舉子業游都下歷津
門旣而過東海登之罘之巔水天一空身心萬
仞大呼曰樂哉斯游又由東而南溯烏江憑攬
金陵諸勝槩其間惟羈棲於齊魯間大明湖上
前後十餘年爲最久然而老矣霜髯霧目鰲面
蹇趾日與死迫然猶壯懷不能自己癸亥秋復
爲瑯琊之游登長公超然臺南望五蓮馬耳諸
山浮嵐積翠與白雲紅葉盪胸抉背橫空往來
斯時也西風千里掠我衣袂乃愀然而悲迥然
而返自顧半肩行李其中若書若硯若詩文稿
酒葫蘆洞簫長笛之類一一皆從我游使我樂
而忘倦然而老我者卽在此也惟有香爐一器
香數種能頤養我志而不擾擾於神乃歌曰香
兮香兮不我戕兮其媚我於無何有之鄉兮遂
引爲友之益升几上酌劑而焚之青煙裊裊坐
臥其次萬念俱寂靜極而動乃遣筆札取平日

清齋錄 自敘

所讀書涉香事者條記臚述間附以論閱兩月
得八卷命之曰青煙錄書旣成彙括卷帙交舉
而薰於爐煙之上曰我非學問中人不能闡聖
賢精義而典重汝品流卑賤不敢持經綸大計
而聲價汝筆則筆削則削蒼葢謙說而不能壽
汝於名山石室金題玉躡之間我之罪也然能
不使汝徵貴賤權子母爲駟僧質劑文字不使
汝眩黑白構雀鼠爲豪強訟謀文字又不使汝
降心短氣畏首畏尾爲乞憐貴要文字又不使
汝順澤而非聞見雜博二人相從白晝見鬼爲
小說家河漢文字我亦何負於汝哉且也是書
無用而未嘗無可用者在也用於香謂數卷中
字字皆香可矣舉香而焚之謂數卷中字字之
香而煙之亦可矣夫文字而至於爲煙是爲化
境姑勿論其能降真能引鶴能格穹蒼而通帝
座爲至神也儼之於人當是孤山之琴鶴化身
當是漆園之蝴蝶化身當是藐姑射之冰雪化
身當是極樂國之蓮花化身泛虛舟於洪濤巨

清齋錄 自敘

浪之中于衝百擊而窅然無所礙於天下良足
多也於是青煙對我以意曰主人遠哉胸有武
庫而弱之筆有奇險而夷之有不言言必言人
之所不屑言其善柔而藏者歟主人遠哉吾其
與之偕隱乃緘膝而弄之篋復上單瞑目端坐
十旬如枯木焉然而神氣充溢潏然如陰雲之
四合渙然如春冰之自融颯然如清風之驟至
恍然如晝夢之初覺沉疴頓除法輪自轉所謂
服善見王之藥衆病咸消奏獅子筋之絃羣音
蕭細錄 四

頓絕者皆此書之力也回想數十年苦海中流
浪生死不覺忽然汗出竊以爲自今以往庶幾
藉一縷青煙得證天真皇人所謂崑崙五城玉
函紫泥之秘典爲鈍而懶者菟裘焉幸甚幸甚
嘉慶十年歲次乙丑嘉平望後四日涂陽王新
嘯岩題於大梁客舍之北窗

青煙散語

古人未有香時已盡用香之理尙書至於岱宗柴
望大告武成禮記燔柴於泰壇周禮升煙燔牲
首皆是焚柴升煙以降神也後世燒香本此

燒香起於佛道李相之賢已集謂燒香始於佛圖
澄襄國城堽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敕
龍取水乃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又三國
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又江表
傳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則漢
末道家已用之不自圖澄始也又按漢武故事

青細錄

此例

五

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
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則燒香始於佛家
可知也高似孫緯畧亦云
香猶人也不可濃濃則近濁不可甜甜則近俗不
可輕輕則近浮不可燥燥則近鄙澹焉若不知
其所來來之淳溫若有與立徐徐焉去而遺味
鼻於依稀髮鬢間也是謂清韻之選沁心於靜
故知香者可以辨物
香之宜稱曰靜坐曰著作其於時也宜春秋佳日
宜冬宜雪夜其於地也宜名山宜書館宜禪榻

宜船舫其於人也。宜風雅富貴。宜寒素。宜空谷。佳人宜高僧鍊師。其於事也。宜筮易。宜讀快書。宜講太玄經。看莊子。宜臨帖。宜烹茶。宜清談。宜攷訂金石。其於聲也。宜鼓琴。宜吹洞簫。宜敲碁。宜微吟離騷。及陶淵明詩集。宜檐樹閒。自來鳥。宜搗素。至於花晨月夕。玉管冰絃。皓齒青蛾。舞裙歌扇。或杯槃狼籍。有酒如瀉。座上豪客如雲。搢袖放飲於燭影搖紅之下。此時焚香。非不佳也。却減韻致。

不必作字。洗硯磨墨。便可收心。不必讀書。撥火焚香。亦是養氣命之曰。靜中寄托。

青烟錄

凡例

六

香亦是養氣命之曰。靜中寄托。纔欲雅。便是俗處。纔欲高。便是卑處。纔欲清。便是濁處。比之妙香。只在有意無意間。旖旎人。躁心者。却是不解。

焚香最宜讀書。若展卷時。便滿腔子是揣摩入毅心。此人必不焚香。且香先不願爲此人焚也。向嘗論花。謂牡丹富貴。香過於豐。籬菊高潔。香過於老。茉莉芬妙。而志淫。木犀瀝鬱。而情濫。海桐玫瑰。如村女靚粧。媚饒而韻不足。玉簪忍冬。正如單門風雅之士。雖清韻照人。而寒薄氣終不。

掩。惟有水芙蓉之潔淨。精微梅花之疎清幽逸。可謂穆然大家矣。然且不若幽蘭一品。能不使用。躁心人悅鼻。而與翰墨書卷氣爲緣。尊之曰香。祖正不愧也。品香家當一援此例。

花之香艷似美人。香之幽古似林巒騷雅之士。自

豪右閭閻。撒簾烘牀。動以名香爲媚夜物。而士

君子或不取焉。則亦未深辨晰也。

花下不宜焚香。譬如進鮭珍鼎。俎之饌。荔枝橄欖。

可不並陳。非謂花與香不同臭也。香中惟麝臍

一品。實萎柔。藹良以臭味爲精血所凝。未免過

青烟錄

凡例

七

烈。他如沉檀。腦速。諸品。胚胎醞釀。與羣芳是一家眷屬。何悖哉。

羣芳譜。謂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蓮橘梔子木

香梅花。皆可拌茶蒸焙。而香譜載有泡香之法。

可知花也。茶也。香也。皆天地間清芳之氣所鍾。

而以可水可火可口可鼻可目可心之實用。以

俟夫靜者求焉。

華族甲第。用香以三等法。廳事賓寮雅集。菊屏既

撤。便當垂幕養香。大率用富貴清遠之品。可於

肆中帶之。付小奚老蒼輩司之。閨房牀第。宴息

之地。可。旖。旎。温。醇。擇。韻。味。不。俗。者。製。有。青。衣。添。宜。紅。袖。正。不。必。過。費。主。人。翁。清。意。也。唯。有。文。章。別。館。乃。齋。心。習。靜。之。所。案。上。一。爐。香。中。數。餅。不。可。不。講。淡。斯。韻。品。不。必。奇。幽。之。真。味。不。在。峭。然。須。自。製。而。自。焚。之。勿。假。人。手。庶。幾。靜。業。

寒。素。棲。息。窮。簷。中。紙。牕。棕。拂。布。被。蘆。簾。而。自。奉。以。菜。羹。蔬。食。未。嘗。不。雅。唯。是。茶。與。香。二。品。雖。過。求。不。以。為。泰。何。也。茶。者。清。之。麴。而。香。者。靜。之。媒。也。製。香。宜。虔。潔。非。獨。奉。神。明。為。然。也。宋。時。華。亭。黃。翁。賣。偽。香。為。鬼。擊。而。死。海。鹽。倪。生。以。雜。木。為。印。香。

青烟錄

凡例

八

卽以香燒死嘉興周大郎以廢木為香亦遭神譴死販夫逐利且鬼神所不容况士君子暗室屋漏雅對神明可不謹乎

官寮官禁祀享致神日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凡常祭及婦人祈禱日燒香唐李商隱有燒香曲是也大抵皆然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至後人始專用炷香取之列肆恐未潔也苟非名品不如仍以散行為妙惟爐中日用所供日焚日燃日添日蒸則當以製餅或濕燒者為定法

燒爐為焚香前一着事按燒爐之法以鉛盡為爐純亦猶丹士以陰盡為丹熟也謂之火候然丹書火記六百篇而口訣訖無定論蓋有未可以言語盡者吾願世之燒爐者日積月累文武燥濕之間有默會焉

蓄爐家往往謂爐之佳者不可以香蒸之恐其以煙膩損爐也余日不然夫既日香爐則焚香正爐之實用今舍香而爐之是猶鐘鏞在懸扣以瓦缶綺繡在御被之絺布也有是理乎且名香為天地秘物卽爐之銅質製法稍有未盡猶恐

青烟錄

凡例

九

其或襄而顧可以爐之故而黜香耶蓄爐者其熟思之

中國合香始見鄭康成注范蔚宗香論唐有宋清之三勻煎宋則有魏公意可諸名然皆偶一為之至有明則劉鶴始得以專家名於世國朝內府用藏香乃西番所貢物色紫而長數尺麤如指清韻不凡凡祭山川大神遣官賈一二枝亦貴重甚也聞此香辟邪辟疫催生殊有驗其古者大象藏香之選歟有明宣廟時內府好鑄爐喜焚蒸故天下尚香一

時如劉鶴輩得擅盛名。近時廣東洋賈揚州賈亦販香。然尚佩香而畧焚品。都門造者。惟線香安息諸法。頗近古。餅香絕少。有亦不佳。至罈中所盛如甜香之類。絕不聞焉。亦可惜也。

蘭香自明時始有之。以魚子蘭蒸低速香牙香塊者佳。又有以末香滾竹棍蒸者。惡甚。近時珠蘭安息即其遺法也。

前明都中盛行安息香。約有數種。其最著者。劉鶴所製越隣香。聚仙香。沉速香三種。百花香不及矣。然皆謂之安息。近來香肆所售。亦有越隣沉

青烟錄

凡例

十

速等名。但未知其是舊譜否也。

龍挂香有黃黑二種。黑者尤妙。

舊傳香譜。又有黃煖閣。黑煖閣。河南黑芸香等名。

色。今皆失傳。

氣之芬者。諸香爲上。花次之。果品又次之。何也。香清輕爲體者也。花兼色。果兼味。兼則奪。奪則不純。故香也者。自有而之無。主於伸神之屬也。花與果。自無而之有。滯於色象人之屬也。且花與果之香。紐於一成而不變。而香則可以酌劑而損益之。故尚臭者貴香。

香猶仙也。化品也。故內典論之特詳。花猶美人也。幽微淡遠。可望而不可即。果之香者。君子之選也。令聞廣舉。施於身。承顏接鬢。使人心曩。其品類分別如此。

故人徐薊墅。驪城人。與余有同好。所在列植花木。焚香誦經。天真木色。樸而自雅。嘗見其蓄一方銅盤。徑五六寸。澹嫩如藥金色。上鑄前朝獻陵御製錦堂春詞一闕。云。映日穠花旖旎繁。風細柳輕盈。游絲千尺。重門靜。金鴨午煙清。隔一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是多情。遊人來往。知多

青烟錄

凡例

七

少歌鼓散春聲。未暑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九字四偶。有爐趾壓凹跡。背後軟流雲爲四足。中央鏤雙龍環抱。內用二字。皆正書。製法極精巧。此沈存中所謂爐盤者是也。古人製器。各有師法。授受。後人鴛巧。茂古。盤不復鑄。至有爐者。不知用盤。而遇一古盤。又不知盤之有涉於爐也。宜廟時去宋不遠。老鍛工必有能守其師法者。故此物與沈存中所論。若合符契。噫。一物之微。見四百年以前。古人尚象之精意。摩挲往復。令人不能釋手。觚。斝。觶。菴。稜之存於今者。亦罕矣。

徐鏡芙。薊聖子也。多蓄秘書。能博覽。余編次青煙錄時。常與商榷考辨。往往匡余之所不逮。亦得力不少也。

凡大千世界中。一切衆生。或薦紳先達。或慧業文人。或高僧高道。或美人。或名妓。有能得香中靜趣者。其人必不俗。不必同世。同時願附於知音之末。

爲之猶賢乎已。聖人非教人博奕。教人用心也。火一爐而常活。書數卷而非奇。亦是此心寄托處。是書八卷各有區別。一卷二卷。徵典故也。三卷四

青煙錄

凡例

三

卷備考索也。五卷類品也。非熟品而香。以類從也。六卷。熟譜也。七卷。餘事也。若爐若匕。箸隔火。煉炭等法。焚香者不可不知也。八卷。附雜文考辨。以博焚蕪之趣。閱者鑒之。

是書中間有一二條重出者。如石葉香之類。其在一卷。爲備典。在四卷。爲備名也。從其詳。不從其畧。餘做此。

是書以焚蕪爲主。若香澤衣香佩香之類。不過連類偶及之。亦有偶入療疾一二方。皆非正文。閱者毋嗤其未備。

是書以焚香細事。本不欲雕梓問世。因薄遊大梁。謁中丞馬明山先生。先生問近來所者何書。見青煙錄。喜之。曰。子之性情品格。在是矣。不可不授之梓。並賜以序。一時鄭樸。亭明府。竹泉吳子。咸德。慇之。竹泉又出資若干。相與參校。閱月而事竣。因並紀之。

是書圈點。皆數年來友人索讀者。隨手加之。大抵皆標摘要。領或一言半語。與學問有交涉。或字句畧有可採。非美文字也。非出一手。故亦無義例可指。

青煙錄

凡例

三

嘯岩並識

青烟錄卷一細目錄

香典故

演繁露香說

弱水國貢香

沉榆

薜蘿香

石葉香

四美人香

芳塵

恒春樹

青烟錄

卷

目錄

四

遙香艸

返魂香

龍腦香

麝

沉香雜木

降真

芸香

龍腦油

蘇合香

水麝

蔗漿合香

梔梔香餅

薔薇水

朱欒花香

范蔚宗香方

趙梅石侈麗

白檀餽

新羅松

玫瑰油 增入丁香油檀香油薄荷油肉桂油

木犀香

青烟錄

卷一

目錄

五

聚龍腦用孔雀毛

鼻觀香

宜和異香

零陵香

七里香

辨一木五香

蘇合香

楚詞所詠諸香艸

水松葉

篤耨香

鬱金香

塗肌拂手香

亞濕香

三勻煎

乞兒香

青烟錄

卷一 目錄

六

青煙錄卷一

三韓馬朗山先生鑒定

香說

演繁露。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宗廟蒨蕭。灌獻尚鬱。食品貴椒。至荀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之極者。曰椒房。椒風。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沉腦。其等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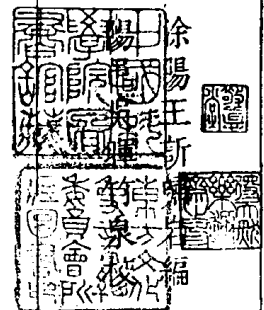
青烟錄

卷一

七

甚下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今香。然劉向銘博山爐。亦止曰中有蘭錡。青火朱煙。玉臺新詠說博山爐。亦曰朱火。然其中青煙。屬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艸殘。二文所賦。皆焚蘭蕙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粵。亦未見粵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燕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為之。漢武奉仙窟極宮室幃帳器用之麗。漢史傳記不遺。若曾翫有古來未有之香。安得不記。

此論極允當。漢武好事。故後世儒者往往藉以



騁其荒邈之論。使讀者如坐黑霧中。迷悶不懌。得此可以一快。

弱水國貢香

博物志。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官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官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

青烟錄

卷一

六

九十餘日。香九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

此條較李石所載返魂之說。稍覺近理。疫。天地之不正氣也。醫家謂之虛氣。其來也無時。乘虛而入。故中者皆病。香以數千年水木之精。借火之力。而達其真烈之性。虛邪凝濁。無不立解。亦猶醫家香散温散之法也。

沉榆

拾遺記。軒轅氏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春雜寶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以塗地。

沉榆。疑即沉檀之屬。但沉檀產於極南。其出最後。三代時尚未有也。上古安得此。此子年本封禪記。未知果何物也。

蘅蕪香

拾遺記。漢武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尤著。衣枕。歷月不歇。按蘅。杜衡也。一名楚衡。即杜若也。蕪。蕪蕪一名薇蕪。即江離也。離。離雜杜衡與芳芷。蓋雜杜若。江離之類。以為佩香也。

石葉香

拾遺記。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叠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

石葉香別無所攷。疑亦王子年誕說也。

四美人香

拾遺記。孫亮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寵四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冥息之處。香氣沾

青烟錄

卷一

五

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為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

香所以表德也。易以蘭臭擬言。騷以羣芳紉佩。抑何雅也。孫亮乃窮極奢靡。以悅婦人。名香未免被屈。

芳塵

拾遺記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

青烟錄

卷一

三

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天下惟極不雅人。好作雅事。便是殺風景。然芳塵二字。却自不俗。然去竟是一派蕭瑟氣。不知何故。

恒春樹

拾遺記燕昭王春照石為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游居此臺上。臺左右植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

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

投海樁餘錄諸書。皆云沉香木類椿櫟。此云葉如蓮花。大不侔矣。

遇香艸

拾遺記岱輿山有遇香艸。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扇覆數里。如忘憂之艸。花葉俱香。

神靈之境。珍奇之產。當必有見聞所不及者。寧獨此一物哉。然無所考。可存其名。

返魂香

續博物志。返魂香。東方朔曰。月氏國使者獻香。和

青烟錄

卷一

三

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異而貢神香。乘沈牛以濟弱。淵策驥足以渡流沙。今十三年矣。香能起天殘之死疾。下生之神藥也。疾疫夭死者將能起之。以薰牙及聞氣者即活。明日失使者所在。後元元年長安疫死者太半。帝分香燒之。死未三日皆活。芳氣三月不歇。餘香一旦死亡。

按武帝時。廣粵始隸中國。其西南諸國。遣使往來。謂爾時香之在諸夷者。搜索未盡。容有佳品。可耳。必謂神奇若此。是盡信之過也。且武帝自

元封以來數發兵侵伐夜郎邛笮諸蠻夷士罷
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其德化又安能致此哉
龍腦香

續博物志龍腦香段成式云出波律國樹高八九
丈可六七尺圍乾脂爲香清脂爲膏子主內外障
眼又有蒼龍腦不可點眼經火爲熟龍腦

按龍腦清烈獨異古時中國絕少唐天寶中交
趾貢之官中號瑞龍腦亦珍貴之也故酉陽雜
俎續博物志皆載之

青烟錄

卷一

三

續博物志香譜云麝以一子真香採作三四子刮
取血膜雜以餘糝皮毛不辨也黎香有二色蕃香
蠻香又雜以黎人撰作官市動至數千計何以塞
科取之責所謂真有三說麝羣行山中自然有麝
氣不見其形爲真香入春以脚剔入水泥中藏之
不使人見爲真香殺之取其臍一麝一臍爲真香
此余所目擊也

麝至今真偽不易擇識此條辨論明晰不可不
知

沉香雜木

續博物志太學同官有會官廣中者云沉香雜木
也朽蠹浸沙水歲久得之如僦崖海道居民橋梁
皆香材如海桂楠柚之木沉於水多年得之爲沉
水香本艸謂爲似楠是已然生採之即不香也

此說亦近理凡珍木入水多年無不香者蓋木
入水必腐腐之餘乃木之精而得水之化故沉
香多心與節楠有香楠杉有香杉蓋亦伐久而
得土濕之化也然必謂沉香迄無定木考之他
書亦有不合

降真

青烟錄

卷一

三

續博物志海藥本艸云降真香主天行時氣燒之
或引鶴降

降真氣烈烟直道書最重之蓋能辟邪濁之氣
言降鶴謂真人乘鶴會意也非香與鶴有交涉

芸香

續博物志倉頡解詁云芸蒿似邪蒿可食魚豢典
畧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芸字見於典籍者殊不俗而芸蒿字尤雅說見
八卷拾遺篇中

龍腦油

續博物志南唐女冠歌先生烏爪玉貌獲寵於元宗大食國進龍腦油上所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佳者當為大家致之乃縫夾絹囊貯白龍腦一斤垂於棟上以胡餅盛之有頃如注上駭嘆不已命酒汎之味逾於大食國進者

以白龍腦致腦油雖曰幻術亦自近情腦油卽龍腦之清者

蘇合香

續博物志蘇合香本艸云生中臺川陶云是師子屎又云是諸香汁煎之非一物從西域來者如紫

青烟錄

卷一

香

檀重如石莫莫是山蒲桃

又有如葉子者亦號蘇合香此物種類甚多辨論不一近來常用者皆象香汁所煎但不知何者是真也師子屎別是一種

水麝

續博物志天寶初虞人獲水麝詔養之臍中惟水瀝滴於斗水中用瀝衣至敗香不歇每取以鍼刺之捉以真雄黃香氣倍於肉麝

真妙品耳意與山車澤馬之類應瑞而偶一出耶抑世固有之而人自不識耶

蔗漿合香

洞天清錄沉香腦麝四合加以棋楠羅合櫃子滴乳蠶甲九味相合分兩停勻煉蔗漿合之其香絕塵境而助清興

蔗漿合香僅見此疑其自有心得也但所載未免缺畧不敢輕試

榲桲香餅

宋鄱陽張世南游宦紀聞唐鄧問多大柿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模植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榲桲亦可代模植用此歐公歸田錄所

青烟錄

卷一

香

載但江南人不識榲桲世南侍親官蜀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榲桲切去頂剝去心納檀香沉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候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按蘇頌謂道家以模植生壓取汁和甘松元參末作濕香云甚爽神也榲桲西果今關陝亦有之沙苑出者更佳觀此數條熟柿者榲桲可待模植製香者模植亦可代榲桲也

薔薇水

游宦紀聞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湯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得自西域。灑衣雖敝而香不減。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則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有變化。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青烟錄

卷一

美

薔薇水與今時所製者不同。猛火油未詳用法。

可恨。

朱欒花香

游宦紀聞有柑曰回青。三山方實大。凌冬不凋。滿樹垂金。至春復回青。再黃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挾利相頡頏。永嘉之柑為天下冠。有一種名朱欒。花比柑橘其香絕勝。以箋香或降真香作片。錫為小甌。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窳甌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甌去花。以液浸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欒乃好柑之祖。

以類推之。凡花之佳品。皆可作如此治法。

范蔚宗香方

野客叢書。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艸。賈志忠作御史本艸。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換香方。悉以地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庚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囊。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沉。實。寡。和。以自比。况所不同者。此以人。彼以官耳。

青烟錄

卷一

毛

按諸香之隸艸木者。既以木為體。則具有生火

之性。而主升浮。而沈香獨能沉水。則其為諸香之冠宜矣。蔚宗比類。當時之士。未審果確中否。然不可謂不知香。

趙梅石侈靡

宋升陽老人周密癸辛雜識。趙梅石孟曦。性侈靡。而深險。其家有沉香連三暖閣。窻戶皆鏤花。其下替拔亦鏤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於內。香霧紛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簾。他物稱之。後聞獻之。福邸云。後為都大坑冶。又造黑漆大坐船。船中煌板。皆用香楠鏤花。其下焚沉。臘如前閣子之製。呂師

夔親見之遂號孟蟻為黑漆船後餓死於燕京

沉香可製暖閣指木言也非心與節為黃熟之類蓋卽水盤頭之大者然亦難得矣所載孟蟻死法最妙其自然之理乎平日過飽於鼻宜其以枵腹死

白檀斝

癸辛雜識焦達卿為光祿寺令史醴事云炊米之器皆以溫石為大金溫石卽甌以白檀香若甌盎之類皆銀為之極其侈靡前代之所無也車駕每親幸焉所掌必以大頭目外廷丞不足道也

青烟錄

卷一

天

一時君臣之間概可知矣

新羅松

癸辛雜識倭人所居悉以其國所產新羅松為之卽今之羅木也色白而香仰塵地板皆是也復塗以香入其室則芬郁異常

倭地產鉛錫而無香蓋金制木氣也新羅松未詳

玫瑰油

宋淮海張邦基墨莊漫錄玫瑰油出北地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試香法用衆香煎煉

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祇一合奉使者例獲

一小罌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北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為守祝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北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奇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知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玫瑰油未詳用法蓋亦塗抹器物但取其芬郁爾近自西域來者數種有丁香油檀香油薄荷油又有肉桂油皆珍品也附錄於後

青烟錄

卷一

天

丁香油紫黑色作丁香氣純馥無比大熱能透肌骨以少許塗擦手掌心香能透背塗丹田熱氣直達下元丸藥膏藥中酌用少許力猛而効速合香尤妙諸油中以此為最
檀香油氣味芬馥每取少許於雅玩器物上塗擦其香數日不散合香亦佳但不闥入藥耳
薄荷油淡金色作薄荷氣甚芳烈凡頭目風火鬱閉熱痛昏重以油少許拭兩眼胞頃刻作清痛目不得開熱淚流出便得清爽並擦兩太陽

不入香劑。肩背受風。油塗手頰。揉擦之。亦取効也。

肉桂油。金黃色。作肉桂氣甚厚。但未親試用之。耳。疑當與丁香油功用畧同。合香亦未審可用否。

以上四品。皆余所親見者。真贗醇漓不一。率以小琉璃瓶貯之。辨法以色。醜氣厚者為上。按西域人世稱於小物細故。刻志精巧。所製之物。中土人往往以重值購之。以為難得。不知彼人直守其常法。不憚苦思。刻求耳。然以薄荷虛燥薄

物。能蒸取精純如此。亦可嘉也。

木犀香

墨莊漫錄。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漚鬱。餘花所不及也。一種色黃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種色白淺而花小者。香短。清曉朔風。香來鼻觀。真天芬仙馥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故張芸叟詩云。竚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蓋謂是也。王以寧周士道中聞九里香花詩云。不見江梅三百日。聲斷紫簫愁夢長。何許綠裙紅帳

香

卷一

辛

客御風來獻返魂香。近人採花葉以薰蒸。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開。香正濃時。就枝頭採。擷取之以女貞樹子。俗呼冬青者。搗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油磁瓶中。以厚紙罨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裊裊。中人如秋開時。後入器藏。可留久也。樹之幹大者。可旋為盃合。茶托。種種器用。以淡金漆飾之。殊可佳也。茶托即茶船。近來人不知宋時已有之。

香

卷一

壬

致羣芳譜。人因女貞冬茂。亦呼為冬青。不知女貞葉長子黑。冬青葉圓子紅。又有枸骨者。與女貞亦相似。女貞即俗呼蠟樹者。冬青俗呼凍青樹者。枸骨即俗呼貓兒刺者。蓋三樹也。女貞五月開細花。青白色。花甚繁。九月實成。似牛李子。纍纍滿樹。生青熟紫。木肌白膩。立夏前後。取蠟蟲種。裹置枝上。半月其蟲化出。延緣枝上。造成白蠟。製木犀香用者。蓋此種也。按埤雅。謂桂有苗桂。牡桂。而無木犀。格致叢話曰。桂。檉木也。一名木犀。一名巖桂。有白黃紅諸色。學圃雜疏曰。木犀須種早黃。薺子二種。不惟早黃。七月中開。薺子花密為勝。即香亦紛郁異。

常丹桂香減矣。所謂拚女貞者，蓋卽此也。

聚龍腦用孔雀毛

墨莊漫錄：孔雀毛着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帶，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龍腦遇孔雀尾而黏，合相思子，則不耗其香之有情者，歟？相思子，紅豆也。

鼻觀香

墨莊漫錄：茄根並枝燒作灰，爲香煤，甚奇，能養火。延文余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灑風度，非閨幃

青麴錄

卷一

三

閒惱人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檳榔液漬之，過一指日，泣其液，降真香半兩，以建茶門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層包之，火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極新者，不見火，元參二錢，鮮去塵埃，蜜燭令香，真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麥律一錢，煇硝一字，俱爲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密器收之，燒暗極，浸火。

按製香法當言品，第一忌脂粉氣，其次忌枯燥，則香火氣也。此方製合極有旨。楊正韻楚絃切，廣韻熬也，又同炒，真茅山黃連香，謂蒼朮也。

按別錄謂朮爲山連，陶宏景蘇頌皆云，出茅山者爲勝，婆律謂龍腦也，百陽雜俎，龍腦香出婆律國。

宣和異香

墨莊漫錄：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斤，白者止三斤，以瓠壺盛，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價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爲珍異也。

異香多是古木中歷數千百年結積者，木無定

青麴錄

卷一

三

品積年久，近無稽，卽在番人亦不過形色氣味，彷彿區別，非有確鑿考辨也。况一入中國，彼人更神其說，美其名，而張大之，香之品安有窮極哉？竊謂品香，凡習見名材，自有良枯可辨，一切異名目，不經見之品，但就形色氣味斟酌用之，不必沾沾謂此是古之某某香也，庶幾不爲古人愚矣。

零陵香

墨莊漫錄：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卽此艸也。唐人

謂之鈴鈴香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至今京師人買零陵香須擇有零子者。鈴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語。文字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收入本艸。殊不知本艸正經自有薰艸條。又名蕙艸。南方處處有之。本艸附會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此條辨駁甚明。可補本艸之所不逮。

七里香

夢溪筆談。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艸香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

青烟錄

卷一

三

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招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艸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菘。卽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芭。今白芷是也。

芸艸古今說者不一。嘗考格物總論。學圃餘疏。羣芳譜。本艸綱目。多有不合。姑闕之。

辨一木五香

夢溪筆談。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敘艸木異物。尤多謬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艸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

記載如王子午拾遺記。段成式酉陽雜俎。諸書辭華采藻。詩賦之物。微之實用。尙須辨之。

蘇合香

夢溪筆談。今之蘇合香如堅木。又有蘇合油。如膠。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言。蘇合

青烟錄

卷一

三

香多薄。葉子如金色。按之卽小放之。卽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按李瀕湖本艸引用此條。亦無定論。闕之。

楚詞所詠諸香艸

遯齊閱覽楚辭所詠香艸。曰蘭。曰菘。曰葑。曰葍。曰杜衡。曰揭車。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艸而已。如蘭一物。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猗蘭。今當以澤蘭爲正。山中又有一種如大葉門

冬春開花極香。此則名幽蘭。非真蘭也。蒸則今人所謂石菖蒲者。蒨、葍、芷。雖有四名。正是一物。今所謂白芷是也。蕙。卽零陵香。一名蕙。蘇蕙。卽芎藭苗也。一名江離。杜若。卽山薑也。杜衡。今人呼爲馬蹄香。惟荃與揭車留夷。終莫能識。余他日當徧求其本。列植欄檻間。以爲楚香亭。

詩人捉筆時。美人芳草。都是布帛菽粟。尋常日用間物也。一旦游波澤之上。方物芸芸。十不能指其一二焉。雖曰興觀羣怨。別有會心。而多識之未能。終減韻致。吾願天下有志騷雅者。將欲

青烟錄

卷一

美

過湘潭訪屈三閭芳躅。且問道於楚香亭。

水松葉

南方艸木狀。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木無情者。不香於彼。而香於此。豈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者歟。物理之難窮如此。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古語也。今且益一解曰。木爲知己者香。

篤梅香

葉庭珪香譜。篤梅香出真臘國。亦樹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暑不融。土人既取之。夏月以火環其樹而炙之。令其脂液再溢。至冬沍寒。因其凝而復取之。故其冬凝而夏融。土人盛之以瓠。至暑月則鑽其瓠而周爲之孔。藏之冰中。欲其陰涼。而氣通以泄其汗。故得不融。舟人易之以瓷器。不若瓠也。香之氣清遠而長。雜於樹則黑。而黑爲下矣。香之性易融。而暑月之融。多滲於瓠。故斷瓠而蒸之。亦得其典刑。今所謂葫蘆瓢是也。

青烟錄

卷一

美

此卽宋宣和間官中所重。瓠香每兩價八十千者。蓋可單蕪。氣味清遠而潤。是爲妙品。然燻取過烈。恐名材久無遺。枿也。又聞波斯國產。舖齊香。彼人常八月伐之。至冬更抽新條。如不剪除。反枯死。則物性固有不可解者。據此則舖齊似宜多有矣。然亦不爾。

鬱金香

魏畧。鬱金香。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艸之英。

按鬱金有二。此乃鬱金花香也。蘇頌謂出鬱林。

部鬱林郎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之地一
統志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卽此也其一苗
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而無實其根黃
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用蘇恭曰出西戎蘇
頌曰今廣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
佳但曰鬱金也用根亦微有香氣李頌湖日酒
和鬱金昔人言是大秦國所產鬱金香惟鄭
樵通志言卽是此鬱金其大秦三代時未通中
國安得有此艸羅願爾雅翼亦云是此根和酒
令黃如金故謂之黃流其說並通愚按鬱金根

青烟錄

卷一

天

色中而質重主降古者炳蕭以求神於陽灌鬱
以求神於陰自當是此鬱金根也若古樂府云
中有鬱金蘇合香則是爲鬱金花香也無疑

塗肌拂手香

香譜塗肌拂手香出占城國土人以腦麝諸香搗
和而成或以塗身或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
此近香澤婦人女子之所需君子弗尙也

亞濕香

香譜亞濕香出占城國其香非自然乃土人以十
種香搗和而成體溫而濕氣和而長蒸之勝於他

香

香忌燥。避燥者或至膩也。此香但釋其命名。當
有法也。

三勺煎法聲

清異錄長安宋清以鬻藥致富嘗以香劑遣中朝
簪紳題識器曰三勺煎焚之富貴清妙其法止龍
腦麝末精沉等耳

宋清以市販小夫雅選君子之譽觀所製香亦
平平無他奇異三勺煎可與韓昌黎所作傳並
傳不朽矣

青烟錄

卷一

天

乞兒香

清異錄林邑占城閩婆交趾以雜出異香劑和而
範之氣韻不凡謂中國三勺四絕爲乞兒香

寒素一榻枯禪半爐溫火購腦麝尋常諸物且
不易易况殊方珍品乎陳眉公曰香不甚良灰
亦不死陶淵明有無絃琴得其意而已矣吾人
博靜趣者有志於香慎勿以乞兒之名耻且縮
手

青烟錄卷二細目錄

香典故

品香

漢方山館香名

荃蘼香屑

百和香

火山

旃旒山

降神百蘊香

青水香

茵墀香

詹糖香

助情花香

鳳腦香

刀圭第一香

上四香

化樓臺

黎山各種香

扇賓國香

品字香

青烟錄卷二目錄

聖

山水香

意可香

聞思香

宣和宮中香

魏公香

茶蕪香

批沫香

神香

一種六名香

幅羅艸和香

吉羅香

無價香

九和千和諸香

明天發日香

兜羅婆香

大象藏香

伊蘭花

蓮花藏

柏

木蘭

青烟錄

卷二目錄

聖

指甲花	桂漿	玉替	製龍涎	茉莉花	髮華	蕙	賽蘭	蘭膏	大西洋餘藤	花脂	薔薇水	花露	玫瑰	辟麝	婆律樹	必深香	白麝	片腦	無患木
-----	----	----	-----	-----	----	---	----	----	-------	----	-----	----	----	----	-----	-----	----	----	-----

青烟錄
卷二 目錄
望

																			雪香扇	松柏根	山林窮四和香	笑蘭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烟錄
卷二 目錄
望

青煙錄卷二

三韓馬朗山先生鑒定

涂陽王訢嘯岩編
陽邑吳暉竹泉校

品香

香箋萬春香內府者佳。龍桂香有黃黑二品。黑者價高。惟內府者佳。劉鶴所製亦可。芙蓉香京師劉鶴製。妙甜香。惟宣德年所製。清遠味幽可愛。燕市中貨者。罈底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每罈二

青煙錄

卷二

罈

三斤有錫罩。蓋確子一斤一罈者。方真蘭香。以魚子蘭蒸。低連香。牙香塊者佳。近以木香滾以棍蒸者。惡甚。白膠香有如明條者佳。

此明季所尚諸譜。爾時獻陵愛香。故所鑄鑑極多。為近世所寶。上有好者。下或甚焉。都中市肆如劉鶴輩。得以所業名焉。其譜之可徵者。脩錄於六卷燕譜中。

漢方山館香名

洞真記。武帝元封中。起方山館。招諸靈異。乃燒天下異香。有沈光香。有精祇香。明庭香。金磲香。塗魂

香沉光香。塗魂國貢。門中燒之。有光而堅實難碎。

太醫以鐵杵春如粉而燒之。精祇香。出塗魂國。燒此香。魑魅精祇皆畏避。金磲香。金日磲既入侍。欲衣服香潔。自合此香。

諸香皆無考。金磲香命名尤可笑。不足信也。

荃蘼香屑

洞真記。翻鴻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

此以荃蘼為名。而名香之入劑不少。非專指二艸言也。

青煙錄

卷二

罈

百和香

漢武內傳。帝於七月七日。掃除宮掖。設座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王母。

是時外國諸名香。初進中國。漢武又好事之君。多方招致之。想此百和一炷。不知作何等。馥郁

火山

事文類聚。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座。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燄起數丈。香聞數十里。常一夜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石。

築為酒地可以運舟。糟邱可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惜乎未見楊家此景耳。如見之當必喝一承曰雅鑿地金蓮后庭玉樹未免小家氣。

旖旎山

清異錄高麗船主王大世選沉水近千斤疊為旖旎山象衡嶽七十二峯。錢俶許黃金五百兩竟不售。

往年見一蘇賈攜木假山一座沉香根也高數尺圍八九尺邱壑透遠中青金石瑤臺一座欄檻皆白玉為之樹數十株青碧玉為葉珊瑚寶

青烟錄

卷二

異

石為花果散仙二十八人皆白玉又以五色玉為羣游之獸有碑亭碧玉為瓦黃金為柱最下為海則以綠寶石鏤波濤衝擊之勢亦頗巨麗價亦不減數千金竊謂不及旖旎山有天然雅味也。

降神百蘊香

飛燕外傳飛燕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燔降神百蘊香帝嘗私語樊嬖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按百蘊即百和之遺也武帝不以降神名而待

王母成帝則名為降神而轉供飛啄皇孫之燕沉水坐雖佳品不得不屈之與倉郎根等耳。

青水香

西京雜記趙昭儀上姊飛燕三十五物有青水香沉水香九真雄麝香。

青水香疑即翻齊生迹之類或曰謂木香也未知孰是。

茵堊香

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西域獻茵堊香煮湯辟癘官人以沐頭。

青烟錄

卷二

異

茵堊無攷疑番人煎制之品美其名以入貢者詹糖香。

南史梁大通中梁槃國奉表送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詹糖不正入藥故不多見然真者清雅似茉莉花味亦妙品也。

助情花香

天寶遺事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睭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

秘之曰此亦漢之慎郵膠也

亂必有所始。祿山以疎遠匹夫。褻瀆如此。罪不容道矣。乃不斧鉞誅而節鉞錫也。則漁陽之變。元宗實啟之。玉環何罪焉。

鳳腦香

杜陽編。穆宗嘗於藏真島前。焚鳳腦香。崇禮敬。

命名矜貴

刀圭第一香

清異錄。昭宗嘗賜崔稍香。一黃綾角。約二兩。酷烈清妙。焚豆大許。亦終日旖旎。御題曰刀圭第一香。

清烟錄

卷二

異

蓋亦角沉黃熟之類。曰刀圭者。以其有用於藥也。

四香

杜陽編。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同昌公主乘七寶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上四香。每一出游。則芬馥滿路。

四香。疑皆佩香也。未知亦可蒸否。按述異記。辟寒香。丹國所出。又杜陽編。同昌公主薨。上哀憐。常令賜紫尼。及女道冠。焚昇霄靈之香。以尊靈。昇蓋以公主雅好香故也。

化樓臺

徵文玉并。張說。携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宮中。娟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

名香妙文。古今佳偶。以其出自異域。非昂價不可猝得。故漢唐六代之君。以及閭閻豪貴。往往充香。奩脂澤之用。名香之冒。不白久矣。化樓臺。與燕國大手筆。聯芳。亦何修而得此。黎山各種香。

清烟錄

卷二

異

海槎餘錄。黎山中樹木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外人機警。而在內行商。久慣者。解取之。嘗詢其法。於此輩。曰。當七八月晴霽。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干。百皆凋悴。其中必有香凝結。乘夜月揚輝。探視之。則香透林而起。用艸繫記取之。大率林木凋悴。以香氣觸之故耳。其香美惡。種數甚多。一由原木質。理粗細。非香自為種別也。

大抵諸香。皆在既得後。象形論味而名之。非若果之在木。知某樹結某果也。有一木而根節枝幹異名者。有一物而各處命名不同者。且有不同名其本名。而標新領異。以文之者。故香之名益。

多而識真者益少。此論末二語說理最圓。講香家審知此義。庶不為市僧所愚。

罽賓國香

盧氏雜說楊牧嘗召崔安石食盤前置香一爐。煙出如樓臺。別開一香似非爐煙。崔思之。揚顧左右取來。乃白角椽盛一漆毬子耳。崔曰。此罽賓國香。所聞乃此也。

亦合製香非一物。疑其中必有龍涎甲煎耳。品字香

清異錄長安大興善寺徐理男楚琳平生留意神

青烟錄

卷二

辛

香事莊嚴餅子供佛之品也。峭兒延賓之用也。旛旋丸自奉之等也。檀那槩之曰琳和尚品字香。此和尙大知香。區別處大有解悟。我未見其香而知其味。

山水香

清異錄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闕王親奉之為師。月給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此大燒法。非不富貴氣也。然清遠之韻減矣。可當琳和尚之峭兒。

意可香

海錄瑣事。意可香。初名宜愛。或云此江南官中香。有美人字曰宜愛。故以名香。山谷曰。香殊不凡。而名乃有脂粉氣。易名曰意可。香便是美人燒。亦不宜有脂粉氣也。山谷非薄美人。正是知香處。

聞思香

山堂肆考。黃山谷論香。有聞思香。取楞嚴經觀音所言。從聞思脩。入三摩地。因以名香。

大抵躁心人。願畧只解猛峭。一品故名香。斷不

青烟錄

卷三

壬

使躁心人一槩領取也。山谷知言。此香必有靜味。

宣和宮中香

五雜組。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龍涎耳。又有瓢香。貌眼香。皆不知何物。

此與墨莊漫錄所記畧同。瓢香。即白篤耨。所謂葫蘆瓢是也。

魏公香

墨莊漫錄。余在揚州石塔寺。有高僧出異香。曰韓

魏公喜焚此香。香韻不凡。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乃傳其法。用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麝炒丁香一分。上臘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點一半茶。澄清取汁。研麝漬之。次屑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窖一月。

此鬱金香。當是蜀地所出。似薑黃之鬱金。用根者也。所以用炒。若是鬱林郡潯柳諸州所出之鬱金香。則用葉。不可炒矣。丁香。臘茶二品。分兩。疑有錯悞。

青烟錄

卷二

香

茶燕香

獨異志。茶燕香。燕昭王時。波弋國貢。若焚著衣。彌月不絕。所過地土石皆香。經腐艸朽木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書生眼窄。此等河漢之言。只可作妄言之。妄聽之。可耳。不必深求。

梵沫香

漢武故事。西王母感上之誠。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帷帳。燒梵沫香。香聞數百里。乃梵渠國所獻。如大豆塗官門。香聞百里。關中大疫。死者相枕。燒此香。

疫則止

觀博物志。續博物志。漢武內傳。諸書紀載。此等事紛紛不一。大抵皆神奇其說。而張大之。堯舜以來。聖人爲天子者不少。何獨周穆王。漢武帝。通神明之德如此。

神香

瑞應圖。大漢二年。月支國貢神香。武帝取看之。狀若燕卵。凡三枚。大似棗。帝不燒。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人得疾。衆使者請燒一枚。以辟疫氣。帝然之。官中病者差。長安百里聞其香。積九月不歇。

青烟錄

卷二

香

此條與博物志所載畧同

一種六名香

月氏使者傳。始元二年。京城大疫。死者大半。帝取月氏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錄餘香。一旦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山上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爲返魂樹。亦能自作聲。如羣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熬煎之。如黑飴狀。令可丸。名爲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樹。

香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實靈物也。

香總神奇不外乎以氣類感也。故有辟疫者有辟邪者此皆有理。至回生而使城中無數死者皆活。此理與數兼在香中矣。誰其信之。五雜俎載京師有賃宅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噫叭香一爐。至夜中監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吉。此條却是近理。

帽羅草和香

青烟錄

卷二

香

奚囊橘柚。漢武事神仙。惟謹。甲帳前。置玲瓏十寶。紫金之爐。李少君取絲屨之血。丹虹之涎。靈龜之膏。阿紫之丹。搗幅羅艸和成。奇香。帝每至壇前。輒燒一顆烟。繞梁棟間。久之不散。其形漸如水紋。頃之蛟龍魚鱉。百怪出沒其間。仰視股栗。

大抵龍涎之屬。能聚諸香。螺麝氣厚。故結而浮者。特異。然阿紫丹當大非凡物矣。此香自宜英烈。

吉羅香

清異錄。番禺牙僧徐審。與船主何吉羅洽密。不忍

分判。臨岐出如鳥嘴尖者三枚。贈審曰。此鷹嘴香也。價不可言。當時疫於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闔門獨免。餘者供事之。呼為吉羅香。

自是珍品。船主且寶之。中國安得有此。無價香。

山堂肆考。下山在湖州山下。有無價香。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彩可翫。偶墜火中。異香聞於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異香如初。

凡人耳目見聞外。正好着天地一點不測之妙也。如必欲知之。便無趣。

青烟錄

卷二

香

九和千和諸香

三洞珠囊以雜香搗之。丸如梧桐子大。青繩穿。此三皇真元之香珠也。燒此香徹天真檀之香。夜泉玄脂朱陵飛之香。皆真人所燒之香也。天人玉女搗羅天香。按擎玉爐。燒九和之香。峨嵋山孫真人然千和之香。

天地自應別有秘香為上真之供。而真人亦必知香之所在。而採合之。此言却非虛幼。

明天發日香

洞冥記帝常夕坐有神女至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雲從樹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

荒誕不經之語可以快著書者之心可以聳後人讀書之目恐當日未必果能悅帝之鼻也

兜羅婆香

楞嚴經壇前別安一小爐以兜羅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猛熾

大有耐劑

青烟錄

卷二

美

大象藏香

釋氏會要大象藏香因龍鬪而生燒一九放大光明有細雲覆其上味如甘露七晝夜降甘雨雨皆金色

生燒字妙妙可見佛家用香原自有法度

伊蘭花

楊慎外集伊蘭花佛經云天末者為末而藝之竺國名乾打香天澤者濕燕之竺國名軟香天華者以生蓋露蓄為供所謂香風吹菱華更雨新好者是也

一物三用之而各當佛之酌劑名香只與書主一樣多事故曰多情是佛心伊蘭一名賽蘭蜀中有之

蓮花藏

華嚴經阿那婆達多池邊出沉水香名蓮花藏其香一九如麻子大若以燒之香氣普薰閻浮提界佛合香亦重沉水者

柏

清異錄同光中秦隴野人得柏樹解截為版成器物置密室中時馨芳之氣稍類沉水初得而焚之

青烟錄

卷二

美

亦不香蓋性不宜火此淺色沉耳

木之珍者久必香况柏樹中本有香柏此蓋香相中之尤久者非另一木也

木蘭

名義考世傳木蘭舟不知木蘭是何物陶隱居云似欄木皮甚薄而味辛香相如傳法如椒而香可作面膏或云與桂同或云桂中之一種玉篇攬木蘭也

香近椒桂蕪之未免過烈故合香家不取

無患木

酉陽雜俎。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亦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旆。能符百鬼。摘魍魎。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為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

按此木之實。僧家貫為念珠者是也。紫紅而小者佳。俗名銅樾。大而黑者曰鐵樾。次之。或曰碾碎可洗真珠。亦曰能去垢。

片腦

花木考。片腦產暹羅諸國。惟佛打泥者為上。其樹高者二三丈。葉如槐而小。皮理類沙柳。腦則其皮

青燐錄

卷二

美

凝液也。好生窮谷。鳥夷以錐付狃。就谷中尺斷而出。剝而採之。有大如指。厚如二青錢者。香味清烈。瑩潔可愛。謂之梅花片。舊至中國。擅翔價焉。纒有數種。亦堪入藥。乃其次耳。

其次有金脚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者。名腦油。人尤貴之。不易得也。

白蕤

五侯鯖。白蕤。械樸也。其烟與他木異。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

按文選。焚玉蕤。浣薇露。注。玉蕤。香也。疑卽指此。

蓋以白蕤合諸香而焚之也。薇露。卽薔薇露。

必栗香

物類相感志。必栗香。樹形如椿。生南山。殺蟲魚。葉搗碎。置上流。魚悉暴腮。其木堪為書軸。白魚不敢犯之。

其木大可取。何用者之少也。

婆律樹

酉陽雜俎。婆律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瘦者出龍腦香。香在木心。肥者出婆律膏。膏在木端。

青燐錄

卷二

美

香卽梅花片之類。膏卽龍腦油也。

辟麝

花木考。凡牡丹最忌麝香。有人帶香入園。其花卽時萎落。今汴中種牡丹者。於園之四圍。種辟麝數株。其枝葉類冬青。每開花時。辟麝正發新葉。氣味辣臭。能辟麝香。使不傷花。

氣味辣臭。不惟不黨麝。並不黨牡丹也。今既以不黨麝而辟麝。而牡丹反受其益。則君子之以氣類接天下士。顧可以姿格論哉。向使汴人不植辟麝。而惟以類牡丹者比列焉。一旦烈麝來。

使。牡。丹。無。遺。類。矣。

玫瑰

花。史。宋。時。宮。中。採。玫。瑰。花。雜。腦。麝。作。香。囊。氣。甚。清。香。

學。圃。雜。疏。謂。玫。瑰。非。奇。卉。也。然。色。媚。而。香。甚。嬌。旒。可。食。可。佩。園。林。中。宜。多。種。余。雅。愛。此。數。語。

花露

香。錄。薔。薇。紅。色。大。食。國。為。花。露。五。代。時。番。使。蒲。河。散。以。十。五。瓶。效。貢。厥。後。罕。至。

花露之名始此

青烟錄

卷一

本

薔薇水

妝。樓。記。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以。灑。衣。做。而。香。不。滅。

卽薔薇露也。與近時製法不同。

花腊

清。異。錄。脂。粉。流。愛。重。醪。醖。盛。開。時。置。之。書。冊。中。冬。間。取。以。挿。髻。蓋。花。腊。耳。

花之珍醖者。皆可隨時腊置之。以爲書生故事。而傳於古者。蓋少。僅見於此。○花腊字雅。

大西洋醪醖

花。木。續。考。醪。醖。海。國。所。產。爲。盛。出。大。西。洋。國。者。花。

如。中。州。之。牡。丹。壘。中。遇。天。氣。凄。寒。零。露。凝。結。著。他。艸。木。皆。冰。斯。木。稼。木。稼。霜。松。也。殊。無。香。韻。惟。醪。醖。

瓊。瑤。晶。瑩。芬。芳。襲。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澤。體。膩。髮。香。經。月。不。滅。國。人。貯。以。鉛。餅。行。販。他。國。

販。他。國。者。亦。花。腊。耳。不。知。作。何。等。收。貯。法。想。其。香。必。非。凡。品。

蘭膏

岩。棲。幽。事。凡。蘭。皆。有。一。滴。珠。露。在。花。蕊。間。謂。之。蘭。膏。甘。香。不。啻。沉。澹。多。取。則。損。花。

青烟錄

卷二

空

此。謂。葉。如。門。冬。之。幽。蘭。也。此。花。品。格。氣。韻。甲。於。諸。香。可。與。楚。澤。之。蘭。並。重。而。蕊。間。凝。露。尤。其。清。

之。清。而。醖。之。醖。者。故。花。木。攷。謂。蜂。採。諸。花。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於。王。天。地。間。

得。花。之。真。妙。者。惟。蜂。卽。此。可。以。決。蘭。品。故。江。南。人。以。蘭。爲。香。祖。

賽蘭

華。夷。花。木。考。蜀。中。有。花。名。賽。蘭。花。小。如。金。粟。香。特。馥。烈。戴。之。髮。際。香。聞。十。步。經。日。不。散。楊。升。菴。曰。佛。經。所。謂。伊。蘭。卽。此。花。也。伊。者。西。域。尊。稱。以。其。香。無。

比故曰伊蘭

曰馨蘭不及蘭也而佛經以為無比或者西域之產其品更勝於蜀中者耶

蕙

廣志蕙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為香燒之

按坤雅蕙即今之零陵香也亦曰蕙左傳一蕙一菴十年尚猶有臭是也朱文公蕙花詩註謂

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可知蘭蕙之說已久黃山谷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幹五六

花而香不足者為蕙此說亦有所本不自山谷始也

青烟錄

卷二

至

鬢華

類林佛書翻譯集云末利曰鬢華堪以飾鬢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作抹利洪景盧作末麗皆以已意名之

鬢華字絕雅

茉莉花

格物叢話茉莉花性喜地煖南人畦蔣之六七月

盛開今人多採之以薰茶見雅志或蒸取其液以代

薝蔔見香譜或搗為末以和而藥見王右丞詩註其香可寶

坡公目為暗麝

淮海張邦基墨莊漫錄謂茉莉清香郁烈為眾

花之冠今閩人以陶器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

家以為嘉玩可見茉莉自來時始出閩廣到浙

中至今則北省亦有之余在濟南見蔣花局中

每家不下百數十盆皆是由南船來者可見物

之顯晦於世也亦自有時抑或地氣之寒煥果

有古今遷轉之說

製龍涎 捫蝨新話製龍涎香須素馨花廣中素馨惟蕃巷

青烟錄

卷二

至

種者尤香龍涎以得蕃巷花為正云又云製龍涎香者無素馨花多以茉莉代之

按羣芳譜素馨花疎自西域枝幹裊娜似茉莉

而小葉纖而綠花四瓣細瘦有黃白二色須屏

架扶起製龍涎法未詳

玉簪

農圃六書未開時形如玉簪納粉少許於蕊中女

子清晨傅面尤能助粧

此法常見人用之或曰納粉於花中蒸過用尤

妙又按藝花譜取玉簪花瓣拖麵入少糖霜煎

食香清味淡。可久清供。則玉簪之宜人也。多矣。香亦不俗。

桂漿

談苑桂漿。殆今之桂花釀酒法。魏有頻斯國人來。朝。壺中有漿如脂。乃桂漿也。飲之壽。

格物叢話。桂。木也。一名木犀。一名巖桂。埠雅。

桂有三。一曰菌桂。葉似柿葉而尖滑。一曰牡桂。

葉似枇杷而大。爾雅謂棗木。桂者此也。一曰桂。

舊云。葉如柏葉。冬夏常青者。此也。閩部疏。延平。

多桂。亦能祥壽。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

香藥錄

卷五

香

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此真桂也。江南八九月。

盛開。無子者。此木樨也。離騷雜申椒與菌桂。又。

曰桂酒。疑即桂漿之類。古人或有其法。但不知。

其釀法。用何等桂也。近時江南人。搗製桂花為。

佩香。或蒸取花露。膏於北地。則木樨也。無疑。

指甲花

木狀。有花名指甲。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五。

六月開。花細而正黃。頗類木樨。中多須。香亦絕。

似其葉。可染指甲。其紅過於鳳仙。故名。

按羣芳譜。有水木樨。疑即此也。

雪香扇

清異錄。孟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一夜與花蕊夫人。登樓望月。悞墮其扇。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近有以離宮錠香。藥塗扇上者。取其辟蟲。蠹不。正之氣。亦做此法也。

松柏根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深山高居。香爐不可缺。退休。之。久。桂。帶。乏。絕。人。為。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研。楓。筋。驛。神。之。每。焚。一。丸。是。助。清。苦。屬。音。

香雖不佳。却是雅人深致。善味者必當深取之。

正不在爐中。縷縷間也。

山林窮四和香

壺中贅錄。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加。松。毳。棗。核。梨。核。皆。妙。

往日徐杏村札問余欲製此方。余札覆之曰。宋。

張邦基嘗謂荔枝殼不可燒。燒引屍蟲。且此方。

諸品。率皆扯雜無味。不足芝也。未知杏村試之。

否。

笑蘭香

笑蘭香

錦繡萬花谷吳僧齋宜作笑蘭香其法以沉爲君雞舌爲臣北苑之塵。秬鬯十二葉之英。鉛華之粉。柏麝之臍爲佐。以百花之液爲使。一炷如茨子許。油然鬱然。若歟九畹之蘭。而挹百晦之蕙也。

酌劑最雅。不明言分兩尤妙。知香者自有一種會心也。雞舌。母丁香也。北苑之塵。謂細茶也。秬鬯十二葉。鬱金香也。魏畧。鬱金香生大秦國。二月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采之。其香十二葉爲首。艸之英。麝言柏者。言麝食柏而香也。百花液。謂

青烟錄

卷二

矣

青烟錄卷三細目錄

香考據

沉香 附蜜香 黃熟香 醜香 速香 麻葉竹葉
雞舌香

熏陸香 乳香

檀香

降真香

伽南香

龍腦香 樟腦 附

蘇合香 獅子屎 附

青烟錄

卷三

矣

安息香

詹糖香

篤耨香

唵叭香

木蘭

欖香

龍涎香

甲香 甲煎 附

麝香 附靈貓 麝香木

青煙錄卷三

三韓馬朗山先生鑒定

沉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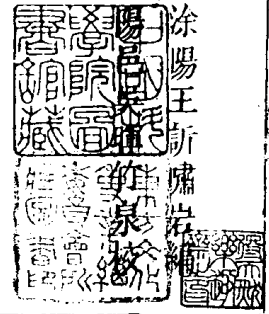
南方艸木狀密香。沉香、雞骨香、黃熟香、雞舌香、棧香、青桂香、馬蹄香。按此八物，同出於一樹也。交趾有密香樹，榦似柁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榦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

青烟錄

卷三

亥

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雞骨香。其根為黃熟香。其榦為棧香。細枝堅實未爛者為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雞舌香。珍異之木也。密本艸作蜜。李瀕湖曰：木之心節置水則沉。故名沉。水亦曰水沉。牛沉者為棧香。不沉者為黃熟香。南越志言交州人稱為蜜香。謂氣如蜜。神也。梵書名阿迦嚙香。陳藏器曰：沉香葉枝葉並似椿云。是橘者恐未是也。其枝節不沉。沉水者為沉香。其肌理有黑脈浮者為煎香。雞骨馬蹄皆煎香。煎香無別功。此可煎衣去臭。倦游雜錄：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幹連枝，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虛韌，或以構茅廬，或以為橋梁。



青烟錄

卷三

亥

為飯餽尤善。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榦中。或為沉。或為煎。或為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槃香。今南恩本艸作息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山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經年見雨水所漬。結香。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斑點。亦名鷓鴣斑。葉度其香。謂云鷓鴣。其厚而沉。蟠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水中。取者宜用薰衣。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剝剔而成薄片者。謂之龍鱗。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謂之黃。本艸作白蠟沉尤難得也。李瀕湖曰：沉香品類諸說頗詳。今考楊億談苑、蔡條叢話、范成大桂海志、張師正倦游錄、洪駒父香譜、葉廷珪香錄諸書。撮其未盡者。補之云：香之等凡三曰：沉曰棧曰黃。熟是也。沉香入水則沉。其品凡四曰：熟結。乃膏脈凝結自朽出者。曰生結。乃刀斧伐仆膏脈結聚者。曰脫落。乃因水朽而結者。曰蟲漏。乃因蟲隙而結者。生結為上。熟脫次之。黑沉。為上。黃色次之。角沉。黑潤黃沉。黃潤。沉。柔韌。革沉。文橫皆上品也。海島所出。有如石梓。如肘。如拳。

如鳳雀龜蛇雲氣人物及海南馬蹄牛頭燕口蜜
 栗竹葉芝苗梭子附子等香皆因形命名爾其棧
 香入水半浮半沉即沈香之半結連木者或作煎
 香番名波木香亦曰弄水香其類有蝟刺香雞骨
 香葉子香皆因形而名有大如竺者為蓬萊香有
 如山石枯槎者為光香入藥皆次於沉香其黃熟
 香即香之清虛者俗訛為速香是矣有速斫伐
 而取者有熟速腐朽而取者其大而可雕刻者謂
 之水盤頭並不堪入藥但可焚蕪葉廷珪云出渤
 泥占城真蠟者謂之番沉亦曰船沉日藥沉醫家
 多用之以真蠟為土蔡條云占城不若真蠟真蠟
 不若海南黎峒黎峒又以萬安黎母山東峒者冠
 絕天下謂之海南沉一片萬錢海北高化諸州者
 皆棧香爾范成大云黎峒出者名土沉香或曰崖
 香雖薄如紙者入水亦沉萬安在島東鍾朝陽之
 氣故香尤醞藉土人亦自難得船沉香多腥烈尾
 烟必焦交趾海北之香聚於欽州謂之欽香氣尤
 焦烈南人不甚重之惟以入藥
 類證本艸沉香所出非一真蠟為上占城次之渤
 泥為下然就真蠟而較之則又有三品綠洋為上

香類錄

卷三

七

三染次之渤羅開為下而香之大槩生結者為上
 熟脫者次之堅黑者上黃香次之狀如犀角者謂
 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
 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文橫而堅緻者謂之隔
 沉生沉香蓬萊香出海南山西其初連木則狀如
 栗棘房土人謂之刺香刀剝木而出其香則堅緻
 光澤士大夫謂蓬萊香香沉出於渤泥三佛齊醫
 家多用之謂之藥沉
 海槎餘錄沉香木類椿櫟多節取之先斷其木根
 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乃香也沉者為沉
 浮者為檀似雞骨為雞骨香似馬蹄為馬蹄香似
 牛頭為牛頭香最蠢者為棧香丁謂在南海作天
 香傳云四香凡四十二狀皆出於一木寶化雷高
 中國出香之地比海南優劣不侔矣既所稟不同
 又售者多而取之速是以黃熟不待其稍成棧沉
 不待其香足盡趨於戕賊之地也取香當七八月
 晴霽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悴其中必有
 香凝結更乘月揚輝時視之則香透林而起用艸
 繫記取之大率林木凋悴以香觸之故耳其香美
 惡種數甚多一由原木質理麤細非香自為之種

香類錄

卷三

七

別也。李瀕湖曰：按李恂海藥本艸謂沉香為沉香，為檀節為沉香，梁元帝金樓子謂一本五香，根葉為藿香，並誤也。五香各是一種。

類附

蜜香交州記曰：樹似沉香無異也。李瀕湖曰：按魏王花木志云：木蜜號千歲樹，根本甚大，伐之四五歲，取不腐為香。觀此則陳藏器所謂生千歲乃斫者誤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國人呼為阿蹉樹，長丈餘，皮青白色，葉似槐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菜，黃酸甜可食。廣州志云：肇慶新興縣出多香木。

青烟錄

卷三

三

俗名蜜辟惡氣殺鬼精。晉書云：太康五年，大秦國獻蜜香樹皮，紙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觀此數說，則蜜香亦沉香之類。故形狀功用兩相彷彿。南越志：謂交人稱沉香為蜜香。交州志：謂蜜香似沉香。嶺表錄：言棧香皮紙似魚子，尤可互證。楊慎丹鉛錄：言蜜樹是蜜蒙花樹，亦同類香。黃熟香葉庭珪香譜：黃熟香皮堅而中腐者，其形如桶，故謂之黃熟桶。其夾箋而通黑者，其氣尤勝。本艸拾遺：黃熟香亦穢香之類也，但輕虛。

枯朽不堪者，今和香中皆用之。洪芻香譜：白眼香亦黃熟之別名也。其色差白，不入藥品，和香或用之。

穢香通雅載香譜云：穢香沉香同類，其香方皆用穢。桂海志：作箋香，南方艸木狀，作棧香，實一字也。本艸拾遺：沉香之肌理有黑脈者，謂之穢香。洪譜：葉子香，即穢香之薄者，其香尤勝於穢，又謂之龍鱗香。

速香葉譜：速香出真蠟者為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什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香者，謂之生。速樹什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香者，謂之生。速樹什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

青烟錄

卷三

三

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為黃熟，屠隆香箋：片速香，俗名鱗魚片，雞雞斑者佳。有偽為者，亦以重實為美。谷泰博物要覽：更有鐵面生香，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爛色為鐵，而純白不烘焙者為生香。其生香之味甚妙，在廣中價亦不廉。

麻葉竹葉陳承日：諸品之外，又有龍鱗麻葉竹葉之類，不止一二十品。

雞舌香

雞舌香一名丁子香，即母丁香是也。宋嘉祐本艸。

丁子雞舌重出李瀕湖併為一蘇恭曰雞舌香樹葉及皮並似栗花如梅花子似棗核此雌樹也不入香用其雄樹雖花不實採花釀之以成香出崑崙及交州愛州以南李珣謂丁香生東海及崑崙國三二月花開紫白色至七月方始成實馬志謂丁香出交廣南番接廣州圖上丁香樹高丈餘木類桂葉似櫟花開細黃色隆冬不凋其子出枝蕊上如鉤長三四分紫色其中有粗大如山茱萸者俗呼為母丁香二月八月採子及根一云盛冬生花子至次年春採之蘇頌曰雞舌香唐本州言其

青烟錄

卷三

香

木似栗南越志言是沉香花廣志言是艸蔓生實熟貫之可以香口今人於乳香中揀出木實似棗揀者乃香棗核即沈中存筆談云予集靈苑方據無滯子之核也陳藏器拾遺以雞舌為丁香母今考之尚不然雞舌即丁香也齊民要術言雞舌俗名丁子香日華子言丁香治口氣與三省故事載漢時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芬芳之說相合

熏陸香乳香

海藥名馬尾香內典名天澤香綱目名摩勒香一名多伽羅香又曰杜嚕香陳承言熏陸是總各乳是熏陸之乳頭也此言

近理二物原李瀕湖曰乳香今人多以楓香雜之惟燒之可辨南番諸國皆有宋史言乳香有一十三等按葉庭珪香錄云乳香一名熏陸香出大食國南其樹類松以斤斫樹脂溢於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揀香圓大如乳頭透明俗呼滴乳又曰明乳次為瓶乳以瓶收者次為乳塌雜砂石者次為黑塌色黑次為水濕塌水漬色敗氣變者次為斫削雜碎不堪次為纏末播揚為塵者觀此則乳有自流出者有斫樹溢出者諸說皆言其樹似古松寇氏言類棠梨恐亦傳聞當從前說道書

青烟錄

卷三

香

乳香檀香謂之浴香不可燒祀上真蘇頌曰乳香將以繪袋掛於窻隙間良久取研乃不粘也或曰同灯心研或曰同糯米研或言以人指甲三兩片研或言以乳鉢坐熱水中乳之則易細本州乳香以非寶慈蒜般伏成汁最柔五金丹房鑑源云乳香

檀香

一名旃檀一名真檀李瀕湖曰按大明一統志云檀香出廣東雲南及占城真臘瓜哇渤泥暹羅三佛齊回回等國今嶺南諸地亦皆有之樹葉皆似荔枝皮青色而滑澤葉庭珪香譜云皮實而色黃者為黃檀皮潔而色白者為白檀皮腐而色紫者

為紫檀。其木並堅。清香。而白檀尤勝。宜以紙封收。則不洩氣。王佐格古論云。紫檀諸溪峒出之。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文。新者以水浸之。可以染物。真者指壁上色紫。黃檀最香。俱可作帶。髹扇骨等物。香箋。黃檀香。黃實者佳。茶浸炒黃去腥。

降真香

一名紫藤香。一名雞骨香。與沉香同名。唐李珣曰。仙傳件和諸香。燒煙直上。感引鶴降。醮星辰。燒此香為第一。度錄功力極驗。降真之名。以此。唐慎微曰。降真香出黔南。李珣曰。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國。其香

青烟錄

卷三

美

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特美。入藥以番降紫而潤者為良。李瀕湖曰。今廣東廣西雲南安南漢中施州永順保靖。及占城暹羅渤泥琉球諸番皆有之。朱輔山蠻溪叢話云。雞骨香即降香。本出海南。今溪峒僻處所出者。似是而非。勁瘦不甚香。周達觀真臘記云。降香生叢林中。番人頗費斫伐之功。乃樹心也。其外白皮厚八九寸。或五六寸。焚之氣勁而遠。又稽含艸木狀云。紫藤香長莖細葉。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其莖截置烟焰中。經久成紫。香可降神。按稽氏所說。與前

說稍異。豈朱氏所謂似是而非者耶。抑中國者與番降不同乎。香箋。降真香。紫實為佳。茶煮出油。焚之名醫錄。周密被海寇刃傷。血不止。軍士刮紫藤香末傅之。立愈。

伽南香

花木考。伽南香為木黑潤。所出產天下皆無。其價甚貴。以銀對換。出占城。國海上諸山。蓋香木枝柯。竅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故為大蠶所穴。蠶食石蜜。歸而遺於香中。歲久漸漬。木受蜜氣。結而堅潤。則香成矣。其香本未死。蜜氣未老者。謂

青烟錄

卷三

毛

之生結上也。木死本存。蜜氣凝於枯根。潤若飴片。謂之糖結。次也。其稱虎斑。結金絲。結者。歲月既淺。木蜜之氣。尚未融化。木性多而香味少。斯為下耳。潛確類書。生結紅而堅。糖結黑而軟。瓊州亦有土奇。南白質黑點。香箋。糖結伽南。鋸開上有油如餡。糖黑白相間。黑如墨。白如粃米。焚之初有羊羶微氣。有金絲伽南。色黃。上有絡若金絲。惟糖結為佳。博物野覽。香中奇南。惟綠結。糖結為最重。以質軟指刻之。如錐。畫沙味。辣有脂嚼之。粘牙為上。上者曰鶯。綠次者曰蘭。花結。又次日金結。下者曰

鐵結山堂肆考。伽南香近世士夫製帶鈔。率多湊合。頗若天成。又云。伽南木乃沉香之生結者。偃曝談餘。占城奇南。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七修類藁。奇藍香出占城等國。誌書皆書奇南二字。星槎勝覽。書棋楠二字。問之。人人不知也。昨見潘希曾使安南。得其國之所賜書物。錄之於藁。乃此奇藍二字。想誌等書傳寫之訛也。博物要覽。奇南香亦生於千年榕樹之上。故名寄生香。

龍腦香

青淵錄

卷三

美

龍腦者一名片腦。俗呼為冰片。或云梅花腦。番中又有米腦。速腦。金脚腦。蒼龍腦等稱。皆因形色命名。不及冰片。梅花者。也。清者各腦油。金光明經。謂羯婆羅香。蘇恭曰。龍腦是樹根中乾脂。婆律香是根下清脂。舊出婆律國。因為名也。蘇恭曰。樹似松。胎作杉。木氣明淨者。善久。經風日。或如雀屎者。不佳。或云。子似豆。冠皮有錯甲。即杉脂也。今江南亦有杉木。未經試。或方土無脂。猶甘焦之無實也。蘇頌曰。今惟南海番舶。買客貨之。南海山中亦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龍腦香樹。各固不婆律。無其樹。有肥有瘦。瘦者出龍腦。肥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波斯國亦出之。斷其樹剪取之。其膏

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唐天寶中。交趾貢龍腦。皆如蟬蠶之形。彼人云。老樹根節方有之。然極難得。禁中呼為瑞龍腦。帶之衣衿。香聞十餘步外。後不復有此。今南海龍腦。多用火煇成片。其中亦容雜偽。不可不知。西域記云。西方抹羅短吐國。在南印度境。有羯布羅香。幹如松株。而葉異。花果亦異。濕時無香。木乾之。後循理析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似冰雪。即龍腦香也。李瀕湖曰。龍腦香。南番諸國皆有之。葉庭珪香譜云。乃深山窮谷中。千年老杉樹。其枝幹不會損動者。則有香。若損動則

青淵錄

卷三

美

氣洩無腦矣。土人解作板。板縫有腦出。乃劈取之。大者成片。如花辦。清者各腦油。江南異聞錄云。南唐保大中。貢龍腦漿。云以縑囊貯龍腦。懸於琉璃餅中。少頃滴瀝成水。香氣馥烈。大補益元氣。按此漿與腦油稍異。蓋亦其類爾。宋史熙寧九年。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皆化為龍腦。此雖怪異。可見龍腦亦有變成者也。蘇恭曰。龍腦香。合糯米炭。相毛。相思子。同入小瓷罐。密收之。佳。樟腦。附出韶州。煎樟樹脂為之。升兩三次。可充片腦。不入香劑。

按格致鏡原載龍腦腦子爲二其實一物也今併之

蘇合香

蘇合香郭義恭廣志云出蘇合國別錄云出中臺川谷梵書謂之咄魯瑟劍蘇恭曰今從西域及崑崙來紫赤色與紫檀相似堅實極芳香性重如石燒之灰白者好蘇頌曰今廣州雖有蘇合香但類蘇木無香氣藥中止用如膏油者極芬烈陶隱居以爲獅子尿者亦是指此膏油者言之爾梁書天竺國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成非自然一物也

青烟錄

卷三

今

又云大秦國人采得蘇合香先煎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買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者不大香也然則廣南貨者其經煎煮之餘乎今用如膏油者乃合治成者爾李瀕湖曰按寰宇志云蘇合香出安南三佛齊諸番國樹生膏可爲藥以濃而無滓者爲上葉庭珪香譜云蘇合油出大食國氣味皆類篤耨香沈括筆談云今之蘇合香赤色如堅木又有蘇合油如鴉膠人多用之而劉夢得傳信方言蘇合香多薄葉子如金色按之即少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氣烈者佳如此則全非

今所用者宜精攷之竊按沈氏所說亦是油也不必致疑

獅子尿附

按陳藏器云獅子尿是西國艸木皮汁所爲色赤黑而極臭番人將來極貴重之故飾其名耳

安息香

李瀕湖曰安息香辟惡安息諸邪故名或云安息國名也梵書謂之拙貝羅香蘇恭曰安息香出西戎狀如松脂黃黑色爲塊新者亦柔韌李珣曰出南海波斯國樹中脂也狀若桃膠秋月采之禹錫

青烟錄

卷三

全

曰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安息香樹出波斯國呼爲辟邪樹長二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辟衆惡李瀕湖曰今安南三佛齊諸番皆有之一說志云樹如苦棟大而且直葉似羊桃而長木心有脂作香葉庭珪香錄云此乃樹脂形色類胡桃穰不宜於燒而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有如餉者謂之安息油汪機曰燒之能集鼠者爲真

詹糖香

陶宏景曰。出晉安岑州。上真淳者難得。多以其皮及蠹蟲屎雜之。惟軟者為佳。皆合香家要用。不正入藥。蘇恭曰。詹糖樹似橘。煎枝葉為香。似沙糖而黑。出交廣以南。生晉安。近方多用之。李瀕湖曰。其花亦香。如茉莉花香氣。詹言其粘。糖言其狀也。

篤耨香

李瀕湖曰。篤耨香。出真臘國。樹之脂也。樹如松形。其香者則溢出色白而透明者曰白篤耨。盛夏不融。香氣清遠。土人取後。夏月以火炙樹。令脂液再溢。至冬乃凝。復收之。其香夏融冬結。以瓠瓢盛置。

青烟錄

卷三

全

陰涼處乃得不融。雜以樹皮者則色黑。名黑篤耨。為下品。

唵叭香

李瀕湖曰。膽八樹。生交趾南番諸國。樹如稚木。犀葉鮮紅色。類霜楓。其實壓油和諸香。蒸之辟惡氣。香箋唵叭香。名黑香。以軟淨色明者為佳。手指可撚為丸者。妙甚。唯都中有之。五雜組。唵叭香。出唵叭國。色黑。蒸之。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魁。

木蘭

一名杜蘭。一名林蘭。一名木蓮。一名黃心。陶宏景。

曰。零陵諸處皆有之。狀如楠樹。皮甚薄。而味辛香。今益州者皮厚。狀如厚朴。而氣味為甚。今東人皆以山桂皮當之。亦相類。道家合香亦好。

欖香

李瀕湖本艸。極欖樹木脂。狀如黑膠。土人採取。蒸之。清烈。謂之欖香。雜以牛皮膠者。即不佳矣。

龍涎香

李瀕湖曰。龍涎方藥鮮用。惟入諸香。云能收腦。歷數十年不散。又言焚之。則翠烟浮空。出西南海洋中。云是春間羣龍所吐涎沫。浮出。番人采得。貨之。

青烟錄

卷三

全

每兩干錢。亦有大魚腹中剖得者。其狀如膠。脂黃白色。乾則成塊。黃黑色。如百藥煎。而膩理久。則紫黑。如五靈脂。而光澤。其體輕。飄似浮石。而腥臊。蔡條鐵圍山叢談。奉宸庫有龍涎香。分錫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蒸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暑不歇。於是太上下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為貴也。諸大瑞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為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因此始也。張世。

南游宦紀聞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係番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牛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有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太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嚼之士人見則涿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燥則成片爲風漂至岸則取之納官余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

青烟錄

卷三

金

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精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

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漂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積其氣腥穢惟汎水香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山堂肆考龍涎可製香燒之可直通於天水底焚之亦直到淵底葉苑詳註蘇門答次國古大食國也西去一晝夜城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澗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羣龍交戲於上而遺涎沫洋水則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隨而採之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一手楫水而得至岸其涎

青烟錄

卷三

金

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涎其品有三浮水者爲上滲沙者次之魚食爲下每香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之銅錢九千文

甲香

蘇頌曰海螺卽流螺音掩曰甲香生南海今嶺外閩中近海州郡及明州皆有之或以台州小者爲佳其螺大如小拳青黃色長四五寸諸螺之中此肉味最厚南人食之南州異物志甲香大者如

青烟錄

卷三

全

甌而前一邊直攪長數寸圍殼岫嵒有刺其層雜
 衆香燒之益芳獨焚則臭今醫家稀用惟合香者
 用之又有小甲香狀若螺子取其蒂修合也凡使
 芽香皂角同煮半日石日搗篩用之經方曰凡
 使用黃泥同水煮一日溫水浴過再以米泔或灰
 汁煮一日浴過燻乾用蘇頌曰傳信方載其法云
 酒煮一日浴過燻乾用蘇頌曰傳信方載其法云
 每甲香一斤以泔斗半微火煮一復時換泔再煮
 凡二換濾出衆手刮去香涎物以白米三合水一
 斗微火煮乾又以蜜三合水一斗煮三伏時乃以
 炭燒地令熱酒洒令潤鋪香於上以新瓦蓋上一
 伏時待冷硬石臼木杵搗爛入沉香末三兩麝一
 分和搗印成以瓶貯之埋過經久方燒凡燒此香
 須用大火爐多着熱灰剛炭猛燒令盡去之爐旁
 着火煖水印香不散此法出於劉充奉禮也寇宗
 奭曰甲香善能管香烟與沉檀龍涎麝香用之尤
 佳水炭香鼎有二曰龍涎曰甲香龍涎中國絕無
 產者甲香則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台州廣東之
 韶州惠州廣州皆有
 之亦製爲器曰螺鏤
 甲煎附李灝湖曰甲煎以甲香同沉麝諸藥花
 物治成可作口脂及焚薰也唐李義山詩注甲
 香爲末煮香時用以合香收氣發香者也唐人
 謂之甲煎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

灰和蠟成口脂所主與甲香畧同三年者良
 麝香

青烟錄

卷三

全

梵書謂香麝曰莫訶婆伽麝居澤麝居山以此爲
 別麝夏月食蛇虫今人以蛇脫皮裏香
 云爾香是相使也至寒則香
 滿入春臍內急痛自以爪剔出着尿溺中覆之常
 在一處不移曾有遇得乃至一斗五升者此香絕
 勝殺取者昔人云是精溺凝作殊不爾也今出羌
 夷者多真好出隨郡義陽晉溪諸蠻中者亞之出
 益州者形扁仍以皮膜裏之多偽凡真香一子分
 作三四子刮取血膜雜以餘物裏以四足膝皮而
 貨之貨者又復偽之彼人言但破看一片毛共在
 裏中者爲勝今惟得活者看取當全真耳蘇頌曰
 今陝西益州河東諸路山中皆有而秦州文州諸
 蠻中尤多蘄州光州或時亦有其香絕小一子才
 若彈丸往往是真蓋彼人不甚作偽爾其香有二
 等第一生香名遺香乃麝自剔出者然極難得價
 同明珠其香聚處遠近艸不生或焦黃也今人帶
 香過園林則瓜果皆不實是其驗也其次臍香乃
 捕得殺取之其三心結香乃麝見大獸捕逐驚畏
 失心狂者墜死人有得之破心見血流出脾上作

乾血塊者不堪入藥。又有一種水麝。其香更奇。臍中皆水。漉一滴於斗水中。用洒衣物。其香不散。唐天寶中。虞人曾一獻之。養於囿中。每以針刺其臍。捻以真雄黃。則臍復合。其香倍於內臍。此說載在酉陽雜俎。近不復聞有之。或有之。而人不識矣。李漸湖曰。麝出西北者。香結實。出東南者。謂之士麝。亦可用。而力次之。凡使麝者。用當門子。尤妙。以子日開之。微研。不必苦細也。

靈貓附南中靈貓囊。其氣如麝。人以雜之。

麝香木。附麝香木。出占城國。樹老而仆。埋於地。而腐。外黑而內黃。赤者。其氣類於麝。出香譜。又

青烟錄

卷三

兌

清異錄。江南山谷間。有一種奇木。曰麝香樹。其老根。焚之。亦清烈。號飢餓香。

青烟錄卷四細目錄

香考據

木蜜

女香

金顏香

葡齊香

打魔香

千步香

拘物頭花香

都夷香

青烟錄

卷四目錄

兌

龜甲香

必栗香

穰香

結殺

金銀香

闌縷香

一國香

薰肌香

茵堊香

石葉香

辟寒香

雜香

龍文香

以上二十餘種多於書籍中見之世下常有也僅畧舉其大凡以資博雅者考核云

白芷

木香

甘松香

山柰

鬱金香

鬱金

青烟錄

卷四

目錄

卒

莎頭香附子

茅香

白茅香

排艸香

迷迭香

藜草香

艾納香

牻牛兒苗香

線香

藿香

零陵香

楓香

松香

藜香

苜宿

芸香

元參

芍藥

蛇牀

藁本

青烟錄

卷四

目錄

空

青煙錄卷四

三韓馬朗山先生鑒定

涿陽王訢嘯岩編
陽邑吳暉竹泉校

木蜜

魏王花木志、木蜜號千歲樹、伐之四五歲取不腐者為香。一名沒香、一名多香木、內典木蜜狀若槐樹、異物志、木蜜其葉如椿、交州記、木蜜樹似沉香、

青煙錄

卷四

三

金顏香

洞冥記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減。香譜、金顏香出大食真臘國、其香乃樹之脂、色黃而氣勁、工於聚眾香、今之為龍涎軟香佩帶者多用之一、統志、真臘有金顏香、有深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雪白者為佳、夾砂石者為下、其氣能聚眾香、番人以之香塗身。

補齊香

補齊香 補音撤
西陽雜俎、補齊香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頂勃梨、唯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

打魔香

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結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冬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百病、瀛涯勝覽、滿刺加產打魔香、乃樹枝脂墮地成、遇火即然、國人以當燈、及塗舟、水不能入、明瑩者若金箔、日損都盧斯、可作帽珠、名水珀是已。

千步香

述異記、南海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艸也、今海隅有千步艸、是其種也、葉似杜若、而紅碧相雜、

青煙錄

卷四

三

又紫述香、一名紅藍香、又名金香、又名麝香艸出

蒼梧桂林二郡界、

拘物頭花香

唐書、屬賓國進拘物頭花香、焚之香聞數里、

都夷香

洞冥記、都夷香狀如棗核、食一片、則歷年不饑、以粒如粟許投水中、俄滿大如盂也、

龜甲香

述異記、龜甲香、即桂香之善者、

必栗香

必栗香一名花木香一名詹香陳藏器曰生高山中葉如老椿擣置上流魚悉暴腮而死木爲書軸白魚不損書也

懷香

李瀕湖曰江淮湖嶺山中有之木大者近丈許小者多被樵采葉青而長有鉅齒狀如小薊葉而香對節生其根狀如枸杞根而大煨之甚香楞嚴經云壇前安一小爐以兜婁婆香煎水沐浴卽此香也

結殺

清烟錄

卷四

香

陳藏器曰結殺生西國樹之花也極香同胡桃仁入膏和香油塗頭去頭風白屑

金銀香

花木考金銀香中國皆不出其香如銀匠櫬櫓相似中有白蠟一般白塊在內好者白多低者白少焚之氣味甚美出舊港國

鬪樓香

升菴外集香譜有鬪樓香今訛爲兜羅香三泊有之異物志兜羅香出海邊國如都梁香

一國香

珍珠船赤土國在海南出異香每燒一彈丸香聞數百里號一國香

薰肌香

洞冥記薰肌香用薰人肌骨至老不病

茵舞香

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西域獻茵舞香煮湯辟癘官人以沐頭

石葉香

薛靈芸傳魏文帝迎靈芸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盈狀如雲母其氣辟惡癘之疾腹題國所獻也

清烟錄

卷四

香

辟寒香

述異記辟寒香丹國所出又杜陽編有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同昌公主乘七寶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上四香每一出游則芬馥滿路

雜香

五雜俎官和問官中所焚異香有鴛鴦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又有鬻香貌眼香皆不知何物又法華經有象香馬香男香女香拘釋陀羅樹香曼陀羅花香

龍文香

杜陽編、龍文香、武帝時外國所獻、

白芷

王安石字說云、菑香可以養鼻、又可養體、故菑字從臣、臣音怡、養也、許慎說文云、晉謂之豨、齊謂之菑、楚謂之離、又謂之菑、生於下澤、芬芳與蘭同德、故騷人以蘭菑為詠、而本艸有芳香澤芬之名、古人謂之香白芷云、陶宏景曰、今處處有之、東閩甚多、葉可合香、凡採勿用四傑一處生者、名喪公藤、又勿用馬蘭根、

木香

青烟錄

卷四

矣

李頌朔曰、木香艸類也、本名蜜香、因其香如蜜也、緣沉香中有蜜香、遂訛此為木香爾、昔人謂之青木香、後人因呼馬兜鈴根為青木香、此呼為南木香、廣木香以別之、今人又呼一種薔薇為木香、愈亂真矣、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即青木香也、一株五根、一莖五枝、一枝五葉、葉間五節、故名五香、燒之能上徹九天也、古樂府云、理輪塔磴、五木香、即指此也、修養書云、正月一日、取五木香湯以浴、令人至老髮髮黑、徐錯注云、道家謂青木香亦云、五木、多以為浴是矣、金光明經謂之矩瑟佉香、蘇恭曰、

此有二種、當以崑崙來者佳、西湖來者不善、頌曰、

今惟廣州舶上來、他無所出、以其形如枯骨、味苦

粘牙者為良、江淮亦有此種、名土青木香、不堪用、

甘松香

廣志云、甘松出始臧涼州諸山、細葉引蔓叢生、可合諸香、及衰衣、蘇頌曰、今黔蜀諸郡、及遼州亦有之、叢生山埜、葉細如茅草、根極繁密、八月采之作湯浴、令人身香、金光明經謂之苦彌哆、哆音址

山柰

李頌朔曰、本名山辣、廣中人家栽之、根葉皆如生

青烟錄

卷四

矣

薑作樟木香氣、土人食其根、如食薑、切斷暴乾、則皮赤黃色、肉白色、古之所謂廉薑、恐其類也、段成式西陽雜俎云、柰祇出拂林國、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艸冬生、夏死、取花壓油塗身去風氣、按此說頗似山柰、故附之、

鬱金香

御覽曰、鬱香、綱目曰、紅藍花、佛書曰、茶矩摩、一名草麝香、許慎說文解字云、鬱、芳艸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鬱、鬱乃百艸之英、合而釀酒、以

降神乃遠方鬱人所貢故謂之鬱鬱今鬱林部也
 瀕湖曰漢鬱林郡即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
 之地一統志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卽此也
 金光明經謂之茶炬摩此乃鬱金花香與今時所
 用鬱金根名同物異唐慎微本艸收此入彼下誤
 矣按趙則古六書本義鬱字象米在器中以匕扱
 之意鬱字从日奉缶置於几上豈有多飾五體
 之意俗作鬱則鬱乃取花築酒之意非指地言地
 乃因此艸得名耳陳藏器曰鬱金香生大秦國二
 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采花卽香也李
 青烟錄

青烟錄

卷四

矣

瀕湖曰鬱艸似蘭楊孚南州異物志云鬱金出屬
 賓國人種之先以供佛數日萎然後取之色正黃
 與芙蓉花裏嫩蓮者相似可以香酒又唐書云太
 宗時佛毘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
 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花而不實欲種者
 取根二說皆同但花色不同種或不一也古樂府
 云中有鬱金蘇合香者是此鬱金也晉左貴嬪有
 鬱金頰云伊有奇艸名曰鬱金越白珠域厥珍來
 尋芳香酷烈悅目怡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
 香可佩之
 頰多服之

鬱金

朱丹溪曰鬱金無香而性輕揚能致遠酒氣於高
 遠古人用治鬱遏不能升者恐命名因此也李瀕
 湖曰酒和鬱鬱昔人言是大秦國所產鬱金花香
 惟鄭樵通志言卽是此鬱金其大秦三代時未通
 中國安得有此艸羅願爾雅翼亦云是此根和酒
 令黃如金故謂之流黃其說並通此根形狀皆似
 莖莖而醫馬病故謂之馬莖蘇恭曰鬱金生蜀地
 及西戎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而無實
 其根黃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馬藥用之破血
 而補土人謂之馬莖嶺南者有實似小豆不堪噉
 蘇頌曰今廣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
 佳四月初生苗似薑如蘇恭所說寇宗奭曰鬱金
 不香今人將染婦人衣最鮮明而不耐日炙微有
 鬱金之氣瀕湖曰鬱金有二鬱金香是用花是本
 條此是用根者其苗如薑其根大小如指頭長者
 寸許體圓有橫紋如蟬腹狀外黃內赤人以浸水
 染色亦微有香氣竊謂此鬱金根合香宜少
 過少用之頗有沈鬱之意
 莎艸香附子
 李瀕湖曰別錄止云莎艸不言用苗用根後世皆

青烟錄

卷四

矣

用其根。名香附子。而不知莎艸之名也。其艸可爲笠及雨衣。疎而不沾。故字从艸从沙。亦作蓑字。爾雅云。藹音浩。侯莎其實。紕是也。又云。藹夫須也。藹乃笠名。賤夫所須也。其根相附連續而生。可以合香。故謂之香附子。上古謂之雀頭香。按江表傳云。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卽此。其葉似三稜及巴戟而生。下濕地。故有水三稜。水巴戟之名。俗人呼爲雷公頭。金光明經謂之月華。哆記事珠謂之抱靈居士。陶宏景曰。方藥不復用。古人爲詩多用之。而無識者。乃有鼠莎療體異。此蘇恭曰。此艸根。

青烟錄

卷四

一百

各香附子。一名雀頭香。所在有之。莖葉都似三稜。合和香用之。

茅香

一名香麻。金光明經謂之嗚尸羅。馬志曰。茅香生劔南道諸州。其莖葉黑色。花白色。卽非白茅香也。蘇頌曰。今陝西河東汴東州郡亦有之。遼澤州充貢。三月生苗。似大麥。五月開白花。亦有黃花者。有結實者。有無實者。並正月二月采根。五月采花。八月采苗。寇宗奭曰。茅香根如茅。但明潔而長。可作浴湯。同藁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附子用。瀕湖

曰。茅香凡有二。此是一種香茅也。其白茅香。別是南番一種香艸。唐慎微本艸。不知此義。乃以白茅花及白茅香諸註。引入茅香之下。非是。羣芳譜云。種之。洗手香。終日一年數。刈房中。時燒少許。亦佳。

白茅香

陳藏器曰。白茅香生安南。如茅根。道家用作浴湯。李珣曰。廣志云。生廣南山谷。合諸名香。甚奇妙。尤勝舶上來者。瀕湖曰。此乃南海白茅香。亦今排草之類。非近道之白茅。及北土茅香花也。

排艸香

青烟錄

卷四

一百

李瀕湖曰。排艸香。出交趾。今嶺南亦或蒔之。艸根也。白色。狀如細柳根。人多僞雜之。按范成大桂海志云。排艸香。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人亦用以合香。諸香無及之者。又有麝香木。出占城。乃老朽樹心節。氣頗類麝。

迷迭香

廣志云。出西海。魏畧云。出大秦國。瀕湖曰。魏文帝時。自西域移植庭中。同曹植等各有賦。大意其艸修。餘柔莖。細枝弱根。繁花結實。嚴霜弗凋。收采幽殺。摘去枝葉。入囊佩之。芳香甚烈。與今之排香同。

氣

蕩車香

廣志云蕩車香生徐州高數尺黃葉白花爾雅蕩車乞輿郭璞云香艸也李珣曰生海南山谷齊民要術云凡諸樹木蟲蛀者煎此香冷淋之即辟也時珍曰楚詞唯留夷與蕩車則昔人常栽蒔之與今蘭香零陵相類也

艾納香

廣志云艾納出西國似細艾又有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納可以和各諸香燒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而與此不同按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瓊瑜璚塔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是也春風堂隨筆枯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艸謂之艾納香

兜納香

廣志云出西海剽國諸山魏畧云出大秦國艸類也燒之辟遠近惡氣帶之夜行壯膽安神與茅香柳枝煎湯浴小兒易長

線香

李瀕湖曰今人合香之法甚多惟線香可入瘡科

青烟錄

卷四

重

用其料加減不等大抵多用白芷芎藭獨活甘松

三奈丁香藿香藁本高良薑角茴香連翹大黃黃

芩柏木兜婁香末之類為末以榆皮麵作糊和劑

以唧筒竿成線香成條如線也亦或盤成物象字

形用銅鐵絲懸懸者名龍挂香主治蕙諸瘡癰又

香孩兒茶皂角子各一錢銀珠二錢為末紙捲作

燃點燈置桶中以鼻吸烟一日三次三日止內服

藿香

李瀕湖曰豆葉曰藿其葉似之故名楞嚴經云壇前以兜婁香煎水洗浴即此法華經謂之多摩

青烟錄

卷四

重

羅跋香金光明經謂之鉢怛羅香皆兜婁二字梵

言也涅槃又謂之迦算香禹錫曰按廣志云藿香

出海邊國莖如都梁葉似水蘇可著衣服中稽含

南方艸木狀云出交趾九真武平與古諸國吏民

自種之叢生五六月采日乾乃芬香蘇頌曰藿香

嶺南多有之人家亦多種二月生苗莖梗甚密作

叢葉似桑而小薄六月七月采之須黃色乃可收

金樓子及俞益期牋皆云扶南國人言五香共是

一木其根是旃檀節是沉香花是雞舌葉是藿香

膠是薰陸故本艸以五香共條義亦出此今南中

藿香乃是草類與稽含所說正相符合范曄合香方云零藿虛燥古人乃以合香卽此扶南之說似涉欺罔也時珍曰藿香方莖有節中虛葉微似茄葉潔古東垣惟用其葉不用枝梗今人並枝梗用之因葉多偽故耳唐史云頓遜國出藿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者是也飲酒口臭者煎湯漱之最妙

零陵香

李瀕湖曰古者燒香艸以降神故一曰薰艸一曰薰艸薰者重也薰者和也漢書薰以香自燒是矣或云古人祓除以此艸薰之故謂之薰亦通范成

香烟錄

卷四

夏

大虞衡志云零陵卽今永州不出此香惟融宜等州甚多士人以編薦薦性煖宜人謹按零陵舊治在今全州州乃湘水之源多生此香今人呼爲廣零陵香者乃真薰艸也若永州道州武岡州皆零陵屬地也今鎮江丹陽皆蒔而刈之以酒灑制貨之芬香更烈謂之香艸與蘭艸同稱楚詞云旣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則古人皆栽之矣張揖廣雅云兩蕙也其葉謂之蕙而黃山谷言一餘數花者爲蕙蓋因不識蘭艸蕙艸強以蘭花爲分別也鄭樵修本艸言蘭卽蕙蕙卽零陵香亦是臆見

殊欠分明但蘭艸蕙艸乃一類二種耳別錄曰蕙艸一名蕙艸生下濕地三月采陰乾脫節者良又曰蕙實生魯山平澤陶宏景曰桐君藥錄薰草葉如麻兩兩相對山海經云浮山有艸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氣如薜蘿名曰薰艸可以已癘今俗皆呼燕艸狀如茅而香者爲薰艸人家頗種之者非也詩書家多用蕙而竟不知是何艸尙其名而迷其實皆此類也陳藏器曰薰艸卽是零陵香薰乃蕙草根也馬志曰零陵香生零陵山谷葉如羅勒南越志云土人名燕艸又名薰艸卽香艸也山

香烟錄

卷四

夏

海經薰艸卽是此蘇頌曰零陵香今湖廣諸州皆有之多生下濕地葉如麻兩兩相對莖方常以七月中旬開花至香古云薰艸是也嶺南人皆作窰窰以火炭焙乾令黃色乃佳江淮亦有土生者亦可作香但不及湖嶺者至枯槁香花尤芬薰耳古方但用薰艸不用零陵香今合香家及面脂澡豆諸法皆用之都下市肆貨之甚便時珍曰今惟吳人裁造貨之亦廣

楓香

南方艸木狀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岐分有脂而

香其子大如鴨卵二月花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暴乾可燒惟九真郡有之唐本艸注白膠香樹高大木理細莖葉三角商洛間多有五月斫為坎十一月收脂開寶本艸白膠香即楓香脂

松香

述異記香洲在朱厓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名焉千年松香聞於十里亦謂之十里香又南方艸木狀有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於彼而

青烟錄

卷四

真

香於此豈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歟物理之難窮如此附錄

藜香

一名茴香八月採蘇恭曰今交廣諸番及近都皆有之入藥多用番舶者或云不及近處者有力三月生葉似老胡荽極疎細作叢至五月莖粗高三四尺七月生花頭如傘蓋黃色結實如麥而小青色北人呼為土茴香八九月採實陰乾今近道人家園圃種之甚多川人多煮食其莖葉寇宗奭曰云似老胡荽者誤矣胡荽葉如蛇牀雖有葉之名

但散如絲髮特異諸草也瀕湖曰茴香宿根深冬生苗作叢肥莖綠葉五六月開花如蛇牀花而色黃結子大如麥粒輕而有細稜俗呼為大茴香今惟以寧夏出者第一其他處小者謂之小茴香自番舶來者實大如柏實裂成八瓣一瓣一核大如豆黃褐色有仁味更甜俗呼船茴香又曰八角香廣西左右江峒中亦有之形色與中國茴香迥別但氣味同耳北人得咀嚼薦酒

茵蔯

羣芳譜一名木粟一名懷風一名光風艸一名連

青烟錄

卷四

真

枝艸張騫自大宛帶種歸今處處有之苗高尺餘細莖分叉而生葉似豌豆頗小每三葉攢生一處稍間開紫花結彎角中有子黍米大狀如腰子三晉為盛秦齊魯次之燕趙又次之江南人不識也味苦平無毒安中利五臟洗脾胃間諸惡熱毒採其葉依薺薇露法蒸取餹水甚芬香

芸香

羣芳譜一名山礬一名椀花一名柘花一名場花一名春桂一名七里香葉類豌豆生山莖作小莖三月開小白花而繁香馥甚遠秋間葉上微白如

粉江南極多、大率香艸花過則已、縱有葉香者、須採而嗅之、方香、此艸香聞數十步外、栽園亭間、自春至秋、清香不歇、絕可翫、簪之可以鬆髮、置席下去蚤虱、置書帙中去蠹、古有以名聞者。芸香出于闔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唐元載造芸暉堂、以此爲屑塗壁。山礬一名海桐樹、婆娑可觀、花碎白而香、宋人灰其葉、造黝紫色、今人不知也、以山谷詩遂兄梅幸矣、柑橘花皆清香、而香櫛花尤酷烈、甚於山礬、結實大而香、山亭前及廳事兩墀皆可植、黃山谷序曰、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

青烟錄

卷四

頁

高數尺、春開極香、號爲椀花、王荆公嘗欲求栽、又欲作詩而陋其名、余請名曰山礬、蓋野人采椀花、葉以染紫、必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崖孤絕處、有補陀落伽山、譯者以爲小白花山、予疑卽此山、礬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堅坐不去耶、

元參

一名玄臺、一名鹿腸、一名馥艸、一名野脂麻、馬志曰、合香家用之、別錄曰、元參生河間川谷、及宛句、三月四月采、暴乾、陶宏景曰、今出近道處處有之、莖似人參而長大、根甚黑、亦微香、道家時用亦以

合香、蘇恭曰、元參根苗並臭、莖亦不似人參、未見合香、馬志曰、其莖方大、高四五尺、紫赤色、而有細毛、葉如掌、大而尖、長根生青白、乾卽紫黑、新者潤膩、陶云、莖似人參、蘇言根苗並臭、似未深識、蘇頌曰、二月生苗、葉似脂麻、對生、又如槐柳而尖、長有鋸齒、細莖、青紫色、七月開花、青碧色、八月結子、黑色、又有白花者、莖方大、紫赤色、而有細毛、有節、若竹者、高五六尺、其根一根五六枚、三月八月采、暴乾、或云蒸過日乾、時珍曰、今用元參、正如蘇頌所說、其根有腥氣、故蘇恭以爲臭也、宿根多地、蠶食之、故其中空、花有紫白二種、

青烟錄

卷四

頁

芎藭

金光明經謂之闍莫迦、別錄曰、芎藭、葉名薜蕪、陶宏景曰、武功斜谷西嶺、俱近長安、今出歷陽、處處亦有、人家多種之、葉似蛇床而香、蘇頌曰、闍陝川、蜀江東山中多有之、而以蜀川者爲勝、四五月生、葉似水芹、胡荽、蛇床、輩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江東蜀人采葉作飲、七八月開碎白花、如蛇床子花、根堅瘦、黃黑色、闍中出者、形塊重實、作雀腦狀者、爲雀腦芎、

蛇牀

一名墻靡。別錄曰：蛇牀生臨淄川谷及田野。五月采實。陰乾。陶宏景曰：花葉正似靡蕪。蘇頌曰：三月生苗，高三二尺，葉青碎，作叢似蒿枝。每枝上有花頭百餘，結同一窠，似馬芹類。四五月乃開花，白色。又似繖狀，子黃褐色，如黍米。至輕虛。李瀕湖曰：凡花實似蛇牀者，當歸芎藭水芹藁本胡蘿蔔是也。

藁本

李瀕湖曰：古人香料用之，呼為藁本香。山海經名藁若。別錄曰：藁本生崇山幽谷。正月二月采根暴

青烟錄

卷四

草

乾三十日。成陶宏景曰：俗中皆用芎藭根鬚，其形氣乃相類。而桐君藥錄說芎藭苗似藁本，論說花實皆不同。所生處又異。今東山別有藁本，形氣甚相似，惟長大耳。蘇恭曰：藁本莖葉根味與芎藭小別。今出宕州者佳。蘇頌曰：今西川河東州郡及兗州杭州亦有之。葉似白芷香，又似芎藭，但芎藭似水芹而大。藁本葉細耳。五月有白花，七八月結子，根紫色。時珍曰：江南深山中皆有之，根似芎藭而輕虛味麻，不堪作飲也。



青烟錄卷五細目錄

香類品

蘭正誤 李瀕湖

蘭草 附作香澤法

澤蘭

瑞香

茉莉

素馨

指甲花

白芷

青烟錄

卷五目錄

草

麝蕪

茅香

木瓜 附 榼子 榼榼 榼榼

柰

林檎

橘

柑

橙

柚

枸櫞

金橘

豆蔻

白豆蔻

縮砂薑

青烟錄

卷五 目錄

星

青烟錄卷七

三韓馬朗山先生鑒定

涂陽王新嘯岩

蘭正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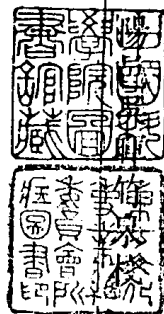
冠宗夷曰蘭草諸家之說異同。乃未的識。故無定論。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間頗有之。山外平田即無多。生陰地。幽谷。葉如麥門冬而闊且韌。長及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綠色。中閒辨上有細紫點。春

青烟錄

卷五

星

芳者為春蘭。色深。幽芳者為秋蘭。色淡。開時滿室盡香。與他花香又別。朱震亨曰蘭葉稟金水之氣。而似有火。人知其花香之賢。而不知其葉有藥方。蓋其葉能散久積陳鬱之氣。甚有力。即今之栽置座右者。時珍曰二氏所說。乃近世所謂蘭花。非古之蘭草也。蘭有數種。蘭草澤蘭生水旁。山蘭即蘭草之生山中者。蘭花亦生山中。與三蘭迥別。蘭花生近處者。葉如麥門冬而春花。生福建者。葉如菅茅而秋花。黃山谷所謂一幹一花為蘭。一幹數花為蕙者。蓋因不識蘭草蕙草。遂以蘭花強生分別。



也。蘭草與澤蘭同類。故陸機言：蘭似澤蘭，但廣而長節，雜發，言其綠葉紫莖素枝，可紉可佩，可藉可膏，可浴。鄭詩：士女秉蘭，應劭風俗通言尚書奏事，懷香握蘭。禮記言諸侯贊薰，大夫贊蘭。漢書言蘭以香自燒也。若夫蘭花有葉無枝，可玩而不可紉，佩藉浴秉握膏焚，故朱子離騷辨證言古之香草必花葉俱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佩。今之蘭花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不可刈佩，必非古人所指。甚明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即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而花有兩種者，不知何時誤也。熊太古翼

精細錄

卷五

五

越集言：卅俗之蘭，生於深山窮谷，決非古時水澤之蘭也。陳遜齋問：覽言楚騷之蘭，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猗蘭，當以澤蘭爲正。今人所種如麥門冬者，名幽蘭，非真蘭也。故陳止齋著盜蘭說以譏之。方虛谷訂蘭說言：古之蘭草，卽今之千金草，俗名孩兒菊者，今之所謂蘭，其葉如茅而嫩者，根名土續斷，因花馥郁，故得蘭名也。楊升菴云：世以如蒲萱者爲蘭，九畹之受誣久矣。又吳草廬有蘭說甚詳，云蘭爲醫經上品之藥，有枝有莖，草之植者也。今所謂蘭無枝無莖，因黃山谷稱之。

卅遂謬指爲離騷之蘭。冠氏本草亦溺於俗，反疑騷說爲非。夫醫經爲實用，豈可誤哉。今之蘭果可利水殺蟲而除痰癖乎。其種盛於閩，朱子乃閩人，豈不識其土產而反辨析如此。卅俗至今猶以非蘭爲蘭，何其惑之難解也。嗚呼，觀諸儒之明析如此，則冠朱二氏之誤可知，而醫家用蘭草者，當不復疑矣。李瀕湖本草

蘭草

馬志曰：葉似馬蘭，故名蘭草。其葉有岐，俗呼燕尾香。人煮水以浴風，故又名香水蘭。陳藏器曰：蘭草

精細錄

卷五

五

生澤畔，婦人和油澤頭。故云蘭澤。盛宏之荊州記云：都梁有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香。李瀕湖曰：都梁卽今武岡州也。又臨淮盱眙縣亦有都梁山，產此香蘭，乃香草能辟不祥。陸機詩：疏言鄭俗三月，男女秉蘭於水際，以自祓除。蓋蘭以關之，蘭以閏之，其義一也。淮南子云：男子種蘭美而不芳，則蘭須女子種之。女蘭之名，或因乎此。其葉似菊，女子小兒喜佩之，則女蘭。孩兒菊之名，又或以此也。唐璠經驗方言：江南人家種之，夏月采置髮中，令頭不腫，故名省頭草。其說正合煎澤之

義。古人蘭蕙皆稱香草。如零陵香草。都梁香草。後人省之。通呼為香草。爾近世但知蘭花。不知蘭草。惟虛谷生方回考訂。極言古之蘭草。即今之千金草。俗呼為孩兒菊者。其說可據。別錄曰。蘭草生太吳池澤中。四月五月采。陶宏景曰。方藥俗人並不識。用太吳應是吳國太伯所居。故呼太吳。今東門有煎澤草。名蘭香。或是此也。李當之云。是今人所種。都梁香草也。澤蘭亦名都梁香。蘇恭曰。蘭即蘭澤香草也。圓莖紫萼。八月花白色。俗名蘭香。煮以洗浴。生溪澗水旁。人間亦多種之。以歸庭池。陶所

青洲錄

卷五

真

引煎澤草。都梁香者是也。而不能的識。保昇曰。生下濕地。葉似澤蘭。尖長有歧。花紅白色。而香。陳藏器曰。蘭草澤蘭二物同名。陶不能知。蘇亦浪別。蘭草生澤畔。葉光潤。根小紫。五月六月采。陰乾。即都梁香也。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莖方節紫。初采微辛。乾之亦辛。蘇云。八月花白者。即澤蘭也。以註蘭草。殊誤矣。瀨湖曰。蘭草澤蘭一類二種也。俱生水旁。下濕處。二月宿根生苗。成叢。紫莖素枝。赤節。綠葉。對節生。有細齒。但以莖圓節長。葉光而有岐者。為蘭草。莖微方。節短。而葉有毛者。為澤蘭。嫩

時竝可採而佩之。八九月後漸老。高者三四尺。開花成穗。如雞蘇花。紅白色。中有細子。雷斅炮炙論。所謂大澤蘭。即蘭草也。小澤蘭。即澤蘭也。禮記佩蘭。蔣楚辭。綴秋蘭以為佩。西京雜記。載漢時池苑種蘭。以降神。或雜粉藏衣書中。辟蠹者。皆此二蘭也。今吳人時之呼為香草。夏月刈取。以酒油灑制作把子。貨為頭澤佩帶。與別錄所出太吳之文。正相符合。諸家不知二蘭乃一物二種。但功用有氣血之分。故無定指。惟寇氏朱氏之誤。尤甚。故備考之。或曰。家蔣者為蘭草。野生者為蘭澤。亦通。

青洲錄

卷五

真

附作香澤法

崔實四時月令。用清油浸蘭香。藿香。雞舌香。苜蓿葉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鑊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綿篋瓶鑊嘴。瀉出。瓶收用之。

澤蘭

李瀨湖曰。此草亦可為香澤。不獨指其生澤旁也。齊安人呼為風藥。吳晉本草。亦名水香。陶氏云。亦名都梁。今俗通呼為孩兒菊。則其與蘭草為一物。二種。尤可證矣。其根可食。曰地笋。又別名曰虎蘭。

虎蒲籠棗。別錄曰：澤蘭生汝南諸大澤。三月三日采。陶宏景曰：今處處有之。多生下濕地。葉微香。可煎油。及作俗湯。人家多種之。而葉小異。今山中又有一種甚相似。莖方葉小。強不甚香。既云澤蘭。則山中者為非。而藥家乃採用之。蘇恭曰：澤蘭莖方節紫。似蘭草而不甚香。今京下用者是也。陶說乃是蘭草。莖圓紫莖白花。殊非澤蘭也。蘇頌曰：今荆徐隨壽蜀梧州河中府皆有之。根紫黑色如栗根。二月生苗。高二三尺。莖青紫色。作四稜。葉生相對如薄荷。微香。七月開花。帶紫白色。萼通紫色。亦似薄荷。花三月采。陰乾。荆湖嶺南人家多種之。壽州出者無花。子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旁。葉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初采。微辛。此為異耳。雷斅曰：凡使須別雌雄。大澤蘭莖葉皆圓。根青黃。能生血調氣。與榮合。小澤蘭迥別。葉上班。根頭尖。能破血。通久積。寇宗奭曰：澤蘭出土。便分枝。梗葉皆如菊。但尖長耳。吳普言：葉似蘭。誤矣。今蘭葉如麥門冬。殊不相似。晉曰：生下池水旁。葉如蘭。二月生苗。赤節。四葉相植。支節間。

青樓錄

卷五

菓

瀕湖曰：吳普所說乃真澤蘭也。雷斅所說大澤蘭。即蘭草也。小澤蘭即此澤蘭也。寇宗奭亦說澤蘭。則是而破吳普之說。則非。蓋由誤認蘭花為蘭草也。

瑞香

李瀕湖曰：南土處處山中有之。枝幹婆婆。柔條厚。葉四時不凋。冬春之交。開花成簇。長三四分。如丁香狀。有黃白紫三色。格古論云：瑞香高者三四尺。有數種。有批把葉者。楊梅葉者。柯葉者。毬子者。攀枝者。惟攀枝者花紫香烈。批把葉者結子。其始出於廬山。宋時人家栽之。始著名。攀枝者其節彎曲如斷折之狀也。其根綿軟而香。

茉莉

稽含草木狀作末利。洛陽名園記作抹厲。佛經作抹利。王龜齡集作沒利。洪邁集作末麗。蓋末利本番語。無正字。隨人會意而已。韋君呼為狎容。張叔敏呼為遠容。楊慎丹鉛錄云：晉書郗人簪柰花。即今末利花也。李瀕湖曰：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黃人栽蒔之。其性畏寒。不宜中土。弱莖繁枝。綠葉圓尖。初夏開小白花。重瓣無蕊。秋盡乃止。不

結實有千葉者。紅色者。蔓生者。其花皆夜開。芳香。可愛。女人穿為首飾。或合面脂。亦可薰茶。或蒸取。液以代薔薇水。又有似末利而瓣大。其香清絕者。謂之狗牙。亦名雪瓣。海南有之。素馨指甲。皆其類也。

素馨

李瀕湖曰。素馨亦自西域移來。謂之耶悉茗花。即西陽雜俎所載野悉密花也。枝幹袅娜。葉似末利。而小。其花細瘦。四瓣。有黃白二色。采花壓油。澤頭甚香滑也。

指甲花

有黃白二色。夏月開。香似木犀。可染指甲。過於風仙花。

白芷

李瀕湖本草曰。潤澤顏色。可作面脂。

蘼蕪

李瀕湖曰。別錄言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而司馬相如子虛賦稱芎藭菖蒲。江離蘼蕪。上林賦云。被以江離。揉以蘼蕪。似非一物。何耶。蓋嫩未結根。時則為蘼蕪。既結根後。乃為芎藭。大葉似芹者為

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為蘼蕪。如此分別。自明白矣。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蘼蕪。蛇床之與蘼蕪。亦指細葉者言也。廣志云。蘼蕪香草。可藏衣中。管子云。五沃之土生蘼蕪。郭璞贊曰。蘼蕪香草。亂之蛇床。不損其真。自製以芳。又海中苔髮亦名江離。與此同名。耳。花入面脂用。

茅香

群芳譜曰。本草云。茅香苗。煮作浴湯。令身香。同藁本。尤佳。

木瓜

青燭錄

卷五

豆

爾雅。檉。木瓜。郭璞註云。木實如小瓜。酢而可實。陶宏景曰。木瓜山陰蘭亭尤多。蘇頌曰。木瓜處處有之。而宣城者為佳。木狀如柰。春未開。花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上黃着粉。宜人種。時尤謹。遍滿山谷。始實成。則紙粘於上。夜露日烘。漸變紅花色。其文如生本州。以充土貢。故有宣州花木瓜之稱。榼榼醯類。木瓜。但看蒂閒。別有重蒂。如乳者為木瓜。无者為榼榼也。李瀕湖曰。木瓜可種。可接。可以枝壓。其葉光而厚。其實如小瓜。而有鼻津。潤味不木者為木瓜。圓小於木瓜。味木而酢。

漚者為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大於木桃味漚者為木李亦曰木梨即模檀及和圍子也鼻乃花脫處非臍蒂也木瓜性脆可密漬之為果去子蒸爛泥入密與薑作煎冬月飲尤佳木桃木李性堅可密煎及作糕食之木瓜燒灰散池中可以毒魚說出淮南萬畢術又廣志云木瓜枝一尺有百二十節可為數號凡使木瓜又聖惠方木瓜浸油梳頭寂澤髮麗仙神隱木瓜切片鋪於席下除壁虱

類附

檀子埤雅名木桃又名和圍子李瀕湖曰檀子

青洲錄

卷五

墓

乃木瓜之酢漚者小於木瓜色微黃蒂核皆粗核中之子小圓也按王禎農書云檀似小梨西川唐鄧問多種之味劣於梨與木瓜而入密煮則香美過之莊子云檀梨橘柚皆可於口淮南子云樹檀梨橘食之則美嗅之則香皆指此也模檀鄭樵通志謂之蠻檀拾遺曰瘠檀詩經曰木李埤雅曰木梨李瀕湖曰模檀乃木瓜之大而黃色無重蒂者也檀子乃木瓜之短小而味酢漚者也温梓字則檀類之生於北土者也三物與木瓜皆是一類各種故其形狀功用不

甚相遠但木瓜得木之正氣為可貴耳

蘇頌曰模檀可以進酒去痰又曰道家生壓取汁和甘松元參未作濕香云甚爽神也孟詵曰模檀氣辛香置衣箱中殺蠹蟲

樞樗蘇頌曰今關陝有之沙苑出者更佳其實

大抵類樗但膚多毛味尤甘其氣芬馥置衣箱中亦香寇宗奭曰食之須淨去浮毛不爾損人肺花白色亦香寂多生蟲少有不蛀者瀕湖曰

李珣南海藥錄言關中謂林檎為樞樗按述征記云林檎佳美樞樗微大而狀醜有毛其味香

青洲錄

卷五

墓

關輔乃有江南甚稀觀此則林檎樞樗蓋相似而二物也李氏誤矣綱目稱其能去臭辟衣魚

柰

柰即頻婆音波李瀕湖曰柰與林檎一類二種也樹實皆似林檎而大西土最佳可栽可壓有白赤青三色白者為素柰赤者為丹柰亦曰朱柰青者為綠柰皆夏熟涼州有冬柰冬熟子帶碧色孔氏六帖言涼州白柰大如兔頭西涼雜記言上林苑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其汁如漆著衣不可浣名脂衣柰此皆異種也郭義恭廣志云西方例多柰家

家收切。暴乾爲脯。數十百斛。以爲蓄積。謂之頻婆。根亦取。柰汁爲致。用其法。取熟柰。納瓮中。勿令蠅入。六七日。待爛。以酒醃。痛拌。令如粥狀。下水更拌。濾去皮子。良久。去清汁。傾布上。以灰在下。引汁盡。割開。日乾爲末。調物甘酸得所也。劉熙釋名。載柰油。以柰搗汁塗繒上。暴燥。取下。色如油也。今關西人以赤柰。取汁塗器中。暴乾。名果單。是矣。味甘酸。可以饋遠。杜恕篤論云。日給之花似柰。柰實而日給零落。虛偽與真實相似也。則日給乃柰之不實者。而王羲之帖云。來禽日結。皆囊盛爲佳果。則又

林檎

喜

似指柰爲日給矣。木槿花亦名日及。或同名耳。一名來禽。又名文林郎果。李滌湖曰。林檎。卽柰之小而圓者。其味酢者。嫩乎也。其類有金林檎。紅林檎。水林檎。密林檎。黑林檎。皆以色味立名。黑者。色似紫柰。有冬月再實者。林檎熟時。晒乾。研末。點湯服。甚美。謂之林檎。麩。僧贊寧物類相感云。林檎樹生毛虫。埋蠶蛾於下。或以洗魚水澆之。卽止。皆物性之妙也。

橘

李滌湖曰。橘。柚。柑。三者相類。而不同。橘實小。其辨味微酢。其皮薄而紅。味辛而苦。柑大於橘。其辨味甘。其皮稍厚而黃。味辛而甘。柚大小皆如橙。其辨味酢。其皮最厚而黃。味甘而不甚辛。如此分之。卽不誤矣。按事類合璧云。橘樹高丈許。枝多生刺。其葉兩頭尖。綠色。光面。大寸餘。長二寸許。四月著小白花。甚香。結實至冬黃熟。大者如杯。包中有瓣。瓣中有核也。宋韓彥直著橘譜三卷。甚詳。其略云。柑。橘出蘇州。台州。西出荊州。南出閩廣。撫州皆不如。溫州者爲上也。柑品有八。橘品亦有四。多是接成。惟種成者。氣味尤勝。黃橘扁小。而多香。霧乃橘之上品也。朱橘小而色赤。如火。綠橘紺碧可愛。不待霜後。色味已佳。隆冬采之。生意如新。乳橘狀似乳柑。皮堅。瓤多。味絕酸。芳塌。橘狀大而扁。外緣心紅。瓣巨。多液。經春乃甘。美。包橘外薄。內盈。其脈瓣隔皮可數。綿橘微小。極軟。美可愛。而不多結。沙橘細小。甘美。油橘皮似油。飾中堅。外黑。乃橘之下品也。早黃橘。秋半已丹。凍橘。八月開花。冬結。春采。穿心橘。實大。皮光。而心虛。可穿。荔枝。橘出橫陽。膚理皺密。如荔枝也。俗傳橘下埋鼠。則結實倍。故物類相

橘

喜

密如荔枝也。俗傳橘下埋鼠。則結實倍。故物類相

感志云橘見尸而實繁。湮榮經云如橘見鼠。其果實多。周禮言橘踰淮而白。變為枳。地氣然也。

柑

漢李衡種柑於武陵洲上。號為木奴。李瀕湖曰。其樹無異於橘。但刺少耳。韓彥直橘譜云。乳柑出温州諸邑。惟泥山者為最。以其味似乳酪。故名。彼人呼為真柑。似以他柑為假矣。其木婆娑。其葉纖長。其花香韻。其實圓正。膚理如澤蠟。其大六七寸。其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辦食不留滓。一顆僅二三核。亦有全無者。擘之香霧噴人。為柑中絕品也。生枝

青柑

卷五

異

柑形不圓。色青。膚粗。味帶微酸。留之枝間。可耐久也。俟味變。乃帶葉折。故名海紅柑。樹小而類極大。有圍及尺者。皮厚色紅。可久藏。今獅頭柑。亦是其類也。洞庭柑。種出洞庭山。皮細味美。其熟最早也。甜柑類。洞庭而大。每顆必八瓣。不待霜而黃也。木柑類。洞庭膚粗。瓣大而少。液故謂之木也。朱柑類。洞庭而大。色絕嬌紅。其味酸。人不重之。饅頭柑。近蒂起如饅頭尖。味香美也。○蘇頌謂柑核可作塗面藥。

橙

青橘

卷五

異

一名金毬。一名鵝殼。馬志曰。橙樹似橘而葉大。其形圓大於橘。而香皮厚而皺。八月熟。李瀕湖曰。橙產南土。其實似柚而香。葉有兩刻。缺如雨段。亦有一種氣臭者。柚乃柑屬之大者。早黃。難留。橙乃橘屬之大者。晚熟耐久。皆有大小二種。案事類合璧云。橙樹高。枝葉不甚類橘。亦有刺。其實大者如盤。頗似朱欒。經霜早熟。色黃皮厚。感風如沸。香氣馥郁。其皮可以熏衣。可以芼鮮。可以和菹醢。可以為醬。可以蜜煎。可以糖製。為橙丁。可以蜜製。為橙膏。嗅之則香。食之則美。誠佳果也。○寇宗奭謂橙皮能解宿醒。瀕湖謂橙核冷面。野粉刺濕。研夜夜塗之。

柚

柚與櫛同。爾雅曰。條李瀕湖曰。柚色油然。其狀如柚。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為密箭。正此意也。其大者謂之朱欒。亦取團欒之象。最大者謂之香欒。爾雅謂之臈。廢音又曰。檝。音廣雅謂之。鐘。柚。鐘亦壺也。桂海志謂之臭柚。皆一物。但以大小古今方言稱呼不同耳。蘇恭曰。柚皮厚。味甘。不似橘皮薄。味辛而苦。其肉亦如橘。有甘有酸。酸者名

蓋柑今俗人謂橙為柚非矣。按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郭璞云：柚出江南，似橙而實酢，大如橘。禹貢曰：揚州厥包橘柚。孔安國云：小曰橘，大曰柚，皆為柑也。李漁湖曰：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如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惡，不可食。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蓋橙乃橘屬，故其皮皺厚而香味苦，而辛柚乃柑屬，故其皮粗厚而臭味甘而

青櫞錄

卷五

夏

辛如此分柚與橙橘自明矣。郭璞櫞大柚也，實大如盞，皮厚二三寸，子似枳，食之少味。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邇刷且不損紙也。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櫞，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積感之疾，渡淮而北化而為枳。此言地理之不同如此。瀕湖謂柚花蒸麻油作香澤面脂，長髮潤燥。

枸櫞

一名香櫞，一名佛手柑。陳藏器曰：枸櫞生嶺南，柑橘之屬也。其葉大實大如盞，味辛酸。蘇頌曰：今閩

廣江南皆有之，彼人呼為香櫞，子形長如小瓜狀，其皮若橙而光澤可愛，肉甚厚，白如蘿蔔而鬆虛，雖味短而芬香大勝。置衣笥中，則數日香不散。寄至北方人甚寶重。古作五和糝用之。李漁湖曰：枸櫞產閩廣間，木似朱欒而葉尖長，枝間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實狀如人手有指，俗呼為佛手柑，有長一尺四五寸者，皮如橙柚而厚皺而光澤，其色如瓜生綠熟黃，其核細，其味不甚佳，而清香襲人。南人雕鏤花鳥作密煎果食，置之几案可供玩賞。若安芋片於蒂，而以濕紙圍護，經久不腐，或搗蒜

青櫞錄

卷五

夏

搗其蒂上，則香更充溢。異物志云：浸汁沅葛紵，似酸漿也。按香櫞佛手柑明係二種，而李瀕湖本草統曰：枸櫞併二果為一種，殊欠明析。又考王蓋臣群芳譜：香櫞附香橙後，佛手柑附柑後，則其非一種更明。且其性亦似有不同者。以上宜驗之。二物皆南產，近時晉地有蒔種者，惟香櫞能生，佛手柑雖生亦不盛也。晉地高寒，冬時必移置密室中，結實後逾年乃熟，芬馥圖大如盞，不減南來者。佛手柑山東章邱出者尤勝，較船上南來

者實尤大而指伸如鳳笙之翼。號玲瓏佛手。而不見香。二處所產。想皆南來之實。所種者。而一宜於晉。一宜於齊。則其性亦必有不同者。安可以一物統之。

金橘

一名金柑。一名盧橘。一名夏橘。一名給客橙。李灝湖曰。金橘生吳粵江浙川廣間。或言出營道者。爲冠。而江浙者皮甘肉酸。次之。其樹似橘不甚高大。五月開白花。結實秋冬黃熟。大者徑寸小者如指頭。形長而皮堅。肌理細瑩。生則深綠色。熟乃黃如

青橘

卷五

草

金其味酸甘而芳香可愛。糖造蜜煎皆佳。按魏王花木志云。蜀之成都臨邛江源諸處。有給客橙。一名盧橘。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夏冬花實常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櫻桃。通歲食之。又劉侗樹表錄云。山橘子大如土瓜。次如彈丸。小樹綠葉。夏結冬熟。金色薄皮而味酸。偏能破氣。容廣人連枝藏之。入膾酸尤加香美。韓彥直橘譜云。金柑出江西北。人不識。景祐中始至汴都。因溫成皇后嗜之。價遂貴重。藏綠豆中。可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涼也。又有山金柑。一名山金橘。俗名金豆。木高尺許。實如櫻

桃內止一核。俱可密漬。香味清美。已上諸說。皆指今之金橘。但有一類。數種之異耳。

豆蔻

開寶曰。草豆蔻。草物志曰。漏蔻。鄭樵通志曰。草果。金光明經三十二品香藥。謂之蘇乞迷羅細。別錄曰。豆蔻生南海。蘇頌曰。草豆蔻。今嶺南皆有之。苗似蘆。其葉似山薑。杜若。根似高良薑。二月開花。作穗。房生於莖下。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花。微紅。穗頭深色。其葉漸廣。花漸出。而色漸淡。亦有黃白色者。南人多采花以當果。尤貴其嫩者。並穗入鹽

青橘

卷五

草

同淹治。登登作朶不散。又以木槿花同浸。欲其色紅。兩共結實。若龍眼子而銳。皮無鱗甲。皮中子如石榴瓣。夏月熟時。采之暴乾。根苗微作樟木香。根莖子竝辛香。李灝湖曰。草豆蔻。草果。雖是一物。然微有不同。今建寧所產豆蔻。大如龍眼。而形微長。其皮黃白。薄而稜峭。其仁大如縮砂子。而辛香氣和。滇廣所產草果。長大如訶子。其皮黑厚。而稜密。其子粒而辛臭。正如斑蝥之氣。彼人皆用芫茶。及作食料。恒用之物。廣人取生草蔻入梅汁鹽漬。令紅。暴乾。薦酒。名紅鹽草果。其初結小者名鸚哥舌。

元朝飲膳皆以草果爲上供。南人復用一種火楊梅，僞充草豆蔻。其形圓而粗，氣味辛猛而不和，人亦多用之。或云卽山薑實也，不可不辨。本草稱其口氣殺魚肉，毒制丹砂。

白豆寇

陳藏器曰：白豆寇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其草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而光滑。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朶如蒲桃。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采之。蘇頌曰：今廣州宜州亦有之，不及番舶來者佳。時珍曰：白豆蔻子圓大如白牽牛子，其殼白厚，其仁如縮砂仁，入藥去皮炒用。

縮砂蔻

李珣曰：縮砂蔻生西海及西戎波斯諸國，多從安東道來。馬志曰：生南地，苗似廉薑，子形如白豆蔻，其皮緊厚而皺，黃赤色。八月采之。蘇頌曰：今惟嶺南山澤間有之，苗莖似高良薑，高三四尺，葉長八九寸，闊半寸以來。三月四月開花，在根下。五六月成實，五七十枚作一穗，狀似益智而圓，皮緊厚而皺，有粟紋，外有細刺，黃赤色，皮間細子一團，八隔，可四十餘粒，如大黍米，外微黑色，內白而香，似白

豆蔻仁，七月八月采之，辛香可調食味及密煎糖，纏用。

本草綱目 卷五

薑

青烟錄卷六細目錄

焚焚譜

漢官香方 鄭康成注

漢官方 湘烟錄

玉華香方

萬春香方

撒蘭香方

芙蓉香方

龍樓香方

妙香

信靈香

雪中春泛

藏春返魂梅

杏花香

蠟梅香

野花

木犀香

勝茉莉

杏花

清遠香

青烟錄 卷六 目錄

皇

芙蓉小灶

瑞雲香毯

篤蕻香

帳中香法

蘭雪

聚仙香

沉遠香方

黃香餅方

印香方

黑香餅方

桂香

小龍涎

春消息

金貌玉兔香方

蒸香法

試薔薇水法附

香譜縱橫圖 共十四方

附錄雜方

假薔薇面花子

佛手香

青烟錄 卷六 目錄

皇

玉華醒醉香

蜀王薰御衣香

衣香

梅花衣香

貴人拖汗香

洗衣香

傳身香粉

附錄澤面三十五方

青烟錄 卷六 目錄

青烟錄卷六

三韓馬朗山先生鑒定

涂陽王訥嘯岩編
陽邑吳暉竹泉校

漢宮香方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密。復湯。鷲。皆病。香。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一。南。海。賈。胡。貴。如。密。房。色。澤。正。黃。可。滅。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用。二。錢。合。搗。

香解錄 卷六

如。糜。沉。水。得。膏。蜜。投。初。膏。蜜。中。媒。使。相。悅。閱。以。黃。羣。密。隙。增。不。津。地。理。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爐。炷。如。芡。子。薰。鬱。鬱。畧。聞。百。步。中。人。也。今。大。官。加。蜜。膏。紅。螺。加。此。方。魏。泰。道。輔。強。記。面。疏。以。示。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

鬻字誤當作鬻。周禮鹽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鬻古煮字。寒水者。寒水石也。羣。周禮鄭康成。瘍醫注。合黃羣云。釋曰。按內則有敦莖。卮。區。鄭注。敦莖。乘稷器。不言黃。此言黃者。見今時合。

和丹藥者爲之、珠璣、疑卽珠胎也、甲煎、見范蔚宗傳、李義山詩、

漢官方

湘烟錄、每甲香一片、以泔斗半微火煮一伏時、又以蜜二合、水一斗、煮三伏時、乃以炭火燒地令熱、酒酒令潤、鋪香於上、擣爛入沉香末三兩、麝香一分、和搗印成、此卽漢官方也、

以上三方皆漢官方也、前方竝註從董遐周所訂本錄之、攷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載此方、且字句古雅、其爲司農的本無疑、後方據湘烟錄所

香

卷六

麝

載稱漢官方與遐周注所引傳信方正同、亦云是漢官方當非無據也、

玉華香方

沉香四兩、速香黑色者四兩、檀香四兩、乳香二兩、丁香一兩、木香一兩、郎胎六錢、唵叭香三兩、麝香三錢、冰片三錢、廣排草三兩、出交趾者妙、蘇合油五兩、大黃五錢、官桂五錢、黃烟卽金顏香二兩、廣陵香用葉二兩、右以香料爲末、和入合油揉勻、加煉蜜、再和加濕泥入磁瓶、錫蓋、蠟封口、固燒用二分一次、

此方沉厚而遠達、無山林枯槁之氣、雅尚齋所製也、然必選材良、製法細、乃盡其妙、郎胎卽狼苔、按東醫寶鑑、松樹上綠友名艾蕪香、一名狼苔、合諸香燒之、其烟不散、團聚青白可愛、卽此是也、大黃本非香、官桂雖香、却非合香的劑、此蓋取其雄厚之力、載諸香以暢達之義、若是尋常清芳之品、斷不可用、

萬春香方

沉香四兩、檀香六兩、結香、藿香、零陵香、甘松香、各四兩、茅香四兩、丁香一兩、甲香五錢、麝香一錢、冰

香

卷六

麝

片一錢、用煉蜜爲濕膏、入磁瓶封固焚之、譜中無難致之物、清腴不燥、可常製之、供客自奉、皆可、此明時內府香也、

撒翻蘭香方

沉香三兩、五錢、冰片二錢、四分、檀香一錢、龍涎五分、排草鬚二錢、唵叭五分、撒翻蘭一錢、麝香五分、合油一錢、甘麻然二分、榆麩六錢、薔薇露四兩、印作餅燒、佳甚、

自是妙真清韻之選、可以沁人心骨矣、分兩酌劑亦得、翻、蒲、結、切、音、楚、本、草、翻、齊、註、音、別、段、成、

式云。齋齋出波斯國。拂林國亦有之。名頓勃黎。佗頊音奪。樹長丈餘。皮色青薄。葉似阿魏。生枝端。一枝三葉。八月伐之。臘月復抽新條。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如蜜。微香。入藥療病。撒蘭蘭未詳何物。疑卽蘭齊。甘麻然亦未詳。考本草茅香亦名香麻。蘇頌圖經有香麻一條。云出福州。李灝湖曰。此卽茅香也。閩人呼茅爲麻。故耳。又曰。茅香凡有二。此是一種香茅也。其白茅香別是南番一種香草。陳藏器曰。白茅香生安南。如茅根道家用作浴湯。廣志云。生廣南山谷。合諸名香。

甚奇妙。尤勝舶上來者。李灝湖曰。此乃南海白茅香。亦今排草之類。非近道之白茅及北土茅香花也。按白茅香性味甘平。所謂甘麻然者。意卽此歟。姑錄之以備參考。

芙蓉香方

沉香一兩五錢、檀香一兩二錢、片連三錢、冰腦三錢、蘇合油五錢、生結香一錢、排草五錢、芸香一錢、甘麻然五分、唵叭五分、丁香二分、卽胎二分、藿香二分、零陵香二分、乳香一分、三柰一分、撒蘭蘭一分、攪油一分、榆麩八錢、硝一錢、和印或散燒。

此。前明宣廟時京師劉鶴所製。其味沉幽。旖旎。清中有遠韻。妙品也。芙蓉小炷法不及此。

龍樓香方

沉香一兩二錢、檀香一兩三錢、片連五錢、排草二兩、唵叭二分、腦二錢、金銀香二分、丁香一錢、三柰二錢、四分、官桂三分、卽胎三分、芸香三分、甘麻然五分、攪油五分、甘松五分、藿香五分、撒蘭蘭五分、零陵香一錢、樟腦一錢、降香二分、白豆蔻二分、大黃一錢、乳香三分、硝一錢、榆麩一兩二錢、印餅散用法。榆麩。

此明時內府方。沉厚清遠。是香中富貴臺閣體。以上五方。皆高濂深甫所輯。云是都門所傳。自宮中稱奇品者。故有龍樓之號。

妙香

近以蘇合油拌沉速入火微炙。收起乘熱以冰末撒。上入餅收。用謂之法。製其香氣比常少濃。反失沉速天然雅味。恐知香者不取。此亦高氏所輯。品題亦當。

信靈香

沉香、白檀、降真、乳香各一錢、藿香四錢、甘松一兩。

白芷八錢、大黃二錢、元參二錢、零陵香八錢、香附子一錢、藁本八錢、爲細末、蜜和捏餅、小指尖大、寒水石爲衣。

舊傳此方宜甲子日攢、丙子日碾、戊子日和、庚子日丸。壬子日盛入葫蘆內、至甲子日開、開時祭天地神祇三丸畢、然後秘收用之、蓋可以辟邪辟瘟疫也。治宜虔潔。

雪中春泛

腦子二分半、麝香半錢、白檀二兩、乳香七錢、沉香二錢、寒水石三兩、燒石爲極細末、酌蒸梨汁煉蜜。

香燭錄 卷六

和勻就濕置寒水石粉中、磁瓶收貯。

此東平李子新方也。妙潤之製。大是書齋中三味物。

藏春返魂梅

黑角沉半兩、丁香一分、鬱金小者、麥麩炒赤半分、臘茶一錢、各爲末、定粉一粒、如米大白蜜一盞、甌中蒸熟、麝香一字、右件各爲末、先細研麝、取臘茶之半、點湯澄清、調麝、次入沉香、丁香、鬱金、次入餘茶、定粉、細研、再入密、使稀稠得所、收餅器中、甌月餘、取燒久、嘗尤佳、燒時雲母銀葉襯之。

舊註此方黃魯直所製。卽墨莊漫錄所載魏公香也。銖兩較張邦基所載尤有法。鬱金取沉麝之性不取其香。故不多用也。臘茶能舉丁沉之厚烈而清遠之故。多用雲母銀葉。卽隔火也。蓋是香不宜硬火故耳。

杏花香

香附子、沉香、紫檀香、箋香、降真香各十兩、甲香二兩、用米泔煮兩三沸、淨洗之、薰陸香、爲檮香、塔乳香各五兩、丁香、木香各二兩、右擣爲末、入麝香半兩、梅花腦子三錢、用薔薇油細和作餅子、琉璃餅。

香燭錄 卷六

盛甌地一月。

此香擅烟林詔治之勝。油油鬱鬱。可以蕩魂。可以醒酒。可以醉蝶。可以展春。可以賣愁。不激不弱。如春風之扇和。能領略此意者。其人無福。躁心可知也。

蠟梅香

沉香檀香各三錢、丁香六錢、右爲細末、以麝香一字、龍腦半錢、生密和之。此麗芳也。雖小品。却能潤以生趣。故佳。妙全在丁香倍沉檀而用生密。

野花

箋香、檀香、降真香各六分、麝香半字、舶上丁皮三分、腦子一分、右為細末、入炭末半兩、煉蜜和勻、入簞燒之、如欲聚烟、入製甲香一字。

此香却不必聚烟、何也、此香以淡勝者也、淡則不必聚、而以自在疎散為幽、時聞時不聞、時發時不發、別有意趣、故炭末數倍於草香、又恐炭少、韻而假蜜、以殺其焦烈之性、亦可取也。

木犀香

林犀未開者、以生蜜拌勻、不可蜜、交實捺入瓦器

中入地埋窖、愈久愈奇、取出却入乳鉢研勻、拍成餅子、一油單裹收、旋取燒、採花時不可犯手、剪之為妙。

木犀温甜之味、本自近人、而密尤甜、故宜少用也、良以蜜自醞釀中來、又欲其醞釀、木犀不得不用、故埋窖宜久、其意以為木犀常品、必醞釀久而後奇也、奇字可味。

勝茉莉

沉香一兩、檀香、金顏香各二錢、研細、大丁香十粒、研極細、腦麝各一錢、右麝用冷臘茶清三四滴研

細續入腦子同研、木犀花方開、未離披者、三大盞、去蒂於淨器中研爛如泥、入前作六味、再研勻、捏成餅子、或用範脫成花樣、密器中簞一月。

此香不以木犀為主、借木犀之芳潤、以澤沉檀、腦麝金顏諸品之酷烈、而濟之以茶全、在研製精妙得法、自然可以勝茉莉也。

杏花

甘松川芎各半兩、麝少許、右為末、煉蜜拌和、丸如彈子、大安爐中焚之、恰似杏花迎風之味。

此香家小品也、却自有趣、竊以為炷雖大而火力不可猛。

清遠香

沉速香三兩、白檀香一兩、丁香、三柰子、復苔、黃煙、香、黑香、檀油、蘇合油、安息香、蜂蜜、硝、各五錢、龍腦、麝香各一錢、白芨、豈、兩、右七料為末、分兩包、取銚子安於火上、入攪油、蘇合、安息、蜂蜜、熔化、候微温、乃入一包香末、及腦麝、攪令十分和勻、用一包乾末作粉、糝手塗擦竹心上、陰乾、燒之一名聚仙香。

此香芳烈靜遠、大有態度、文房廳事皆宜、焚時

須於花露或蘋果梨汁中蘸濕垂簾以養之尤覺溫雅。

芙蓉小炷

沉速香白檀各二兩零陵香甘松香茅香各一兩丁香三奈子八角各七錢小腦五錢白芨四兩右研末水和燃作條如筋子大陰乾燒之

此香略近俗而易製可多蓄之以備不暇時倚人續燒使房室中不絕餘芳也

瑞雲香毯

酸棗仁一升水和研汁一碗煎成膏香附子白芷

各三兩白檀茅香艾納香葶豆蔻丁香各一兩木香五錢龍腦六錢右為末以酸棗仁膏搜和入熟蜜和勻杵令不粘手得所為丸蓮子大每燒一丸

青烟直上三尺許結成毯子於空中移時不散此亦非重品也可備一格

篤藤香
雪白芸香以酒煮入桂末和勻燒之

按芸香李瀕湖本草未載以山簪為芸香山簪一名海桐樹木類也而續博物志曰芸蒿夢溪筆談謂葉類豌豆作小叢其葉極芬香秋間葉

間微白如粉污則是草也及見藥肆中所售者又皆作小塊如楓香乳香之類向嘗疑之未有定論今此方謂雪白芸香者不知謂楓香乳香之類之白抑謂秋間葉間微白之白也此方小品本不足奇然亦未嘗製試之姑闕之以俟博訪

帳中香法

以鵝梨蒸沉香用之

說出然傷香譜謂江南李氏所製法也亦自有意蓋沉檀木類可單燒而烟尾必燥鵝梨蒸之

所以潤而殺之也余性好香每有所適輒以沉檀自隨間有不及製哈則以沉檀等香判如豆大先以花露浸透或用蘋果汁梨汁檳榔汁浸蒸之入爐小焚亦自清潤可喜

蘭雪

歌括云十兩箋香一兩檀楓香兩半各秤盤更加一兩元參末稍蜜同和號雪蘭

聚仙香

此香無奪鼻之芬却有幽韻不可以小品忽之

黃檀香

一觔排草十二兩沉速香六兩丁香四兩

乳香四兩另研即台三兩黃烟六兩另研合油八兩麝香二兩檀油一觔白芨麩十二兩蜜一觔以上作末爲骨先和上竹心子作第一層趁濕又滾先備檀香二觔排草八兩沉香半觔爲末滾第二層成香紗飾眼乾

清遠香亦名聚仙香與此不同按明時都中盛製此譜近時微製者亦有之大抵爲齋禱中物不宜降神以有麝膽故也凡香中用冰麝等物皆不宜供神不可不知

沉速香方

沉速五觔檀香一觔黃烟四兩乳香二兩唵叭香八兩麝香五錢合油六兩白芨麩一觔八兩蜜一觔八兩和成滾棍

此方之妙在重用沉速以諸香醞釀而發越之大有酌劑

黃香餅方

沉速香六兩檀香三兩丁香一兩木香一兩蘇合油二兩黃烟二兩乳香一兩即台一兩唵叭二兩麝香三錢冰片一錢白芨麩八兩蜜四兩和劑用印作餅

青麩錄

卷六

真

近來肆中所售者即此方也或佳或不佳在選料良枯上辨耳

印香方

黃熟香五觔遠香一觔香附子黑香藿香零陵香檀香白芷各一兩柏香二觔芸香一兩甘松八兩乳香一兩沉香二兩丁香一兩穢香四兩生香四兩烟硝五分共爲末入香印印成焚之此譜不用冰麝而入零藿芸芷之芬妙品也然黃熟諸香必擇其極佳者方能厚達

黑香餅方

青麩錄

卷六

真

用料四兩加炭末一觔蜜四觔蘇合油六兩麝香一兩白芨半觔檀油四觔唵叭四兩先煉蜜熟下檀油化開又入唵叭乃入料一半將白芨打成糊入炭末又入料一半然後入蘇合麝香揉勻印餅

此譜明時都中劉鶴所製價二錢一兩者佳同時前門外有李家亦製此香印各色花巧亦妙

桂香

冬青子絞汁同桂花蒸陰乾入爐燒類木犀也此與墨莊漫錄所載略同但彼以冬青子汁拌

而秘收之。不言蒸與蒸也。此法未試。

小龍涎

沉香一兩、龍腦半兩、為末、用鵝梨汁和作餅子、燒之。

此小品之最清厚者。以唐時宋清三勺煎較之。減麝臍而濟以梨汁、然有思意。

春消息

歌括云：人人盡道是江梅，半兩丁香一兩茴，更用甘松零半兩麝香，一分是良媒。右為細末，煉蜜和令得中，磁器盛埋地中，半月可燒。

青燭

雖不能以遠勝，爐中常得此氤氳之，猶絕勝。

山林窮四和也。

金猊玉兔香方

用杉木燒炭六兩、配栗炭四兩、搗末、加炒硝一錢、用米糊和成棗劑、先用木刻狻猊、兔子二塑、圓混肖形、如墨印法、大小隨意、當獸口處開一斜小孔、獸形頭昂尾低、是訣、將炭劑一半入塑中、作一凹入香劑一段、再加炭劑、築完、將鐵線針條作鑽、從獸口孔中擲入、至近尾止、取起、晒乾、狻猊用官粉塗身、週遍上蓋黑墨、兔子以絕細雲母粉膠調塗。

之亦蓋以墨。二獸俱黑。內分黃白二色。每用一枚。

將尾就燈火上焚灼。置爐內。口中吐出香烟。自尾。

隨變色。樣金猊從尾黃起。焚盡。形若金。樣蹲踞爐。

內。經月不敗。觸之則灰滅矣。玉兔形儼銀色。甚可。

觀也。其中香料美惡。隨人取用不拘。

古人爐有香獸。炭有獸炭。此其遺法也。然終非。

大雅所尚。姑為書生好事者。設一消遣法。

蒸香法

升庵外集。漚花菜以蒸香。以佳沉香薄劈。普淨器中。鋪半開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易。不待。

青燭

花蕩花過香。成番。禹人作心字香。瓊香。用素馨茉莉法亦然。大抵迥取其氣。未嘗炊。掀。江浙作木犀。

降真香。蒸湯上。非法也。

此香可單焚。亦可合諸香。單焚可不用隔火。而。

火力切忌猛銳。合諸香尤須細心。務使勿損其。

濡染之。榮芬斯為得法。

試蒸薇水法附

齊諧書。薇水。大食園花露也。今則採茉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雜。欲試之。當用琉璃餅盛之。翻搖數回。其泡周上下者為真。顯德五年。昆明園。

獻蔷薇水十五瓶。云得西域。以香灑衣。衣敝而香不減。

香譜

旁	四	漿	百	碎	雲	寶	精
通	和	香	花	環	英	篆	真
文苑	沉	白	沉	甘	元	丁	麝
二兩	香	檀	香	松	參	香	香
新料	降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笑蘭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清遠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錦囊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醒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青綱錄

卷六

事

青綱錄

卷六

事

凝和 麝香 丁香 白檀 甲香 沉香 甘松 腦子
 一錢 五錢 一兩 一錢 一錢 一錢 一錢

右為末用蜜少許拌勻如常法燒之

按此譜明時始有之。見居家必用。朝鮮許浚探入東醫寶鑑中其來既久故備錄之以俟採擇

假蔷薇面花子

甘松一兩 零陵香二兩 檀香一兩 藿香葉半兩 丁香一兩 白芷香墨茴香各一分 右為細末入黃丹少許以麝蜜和拌稀稠得所 隨意脫之 臘麝為衣 與真者無異

拂手香

滋潤白檀三兩 錯末用蜜三錢 化湯一盞許 抄入水盞稍覺泡濕 焙乾 杵羅極細 入米腦一兩 研將阿膠一片 化湯入糊 入木臼中 搗三五百杵 捏作餅子 或入花模子 簪乾 中穿一穴 用絲懸 留問此等瑣屑事 兒女子所喜 雅人弗尚也 然古人既留此方 姑錄之以備採擇

玉華醒醉香

採牡丹蕊與醱藤花 清酒拌泥潤得所 當風陰一宿 并細搜作餅子 簪乾 上用腦子塗擦 安於枕側

蜀王薰御衣香

丁香 箋香 沉香 檀香 麝香 各一兩 甲香 三兩 右伴為末 煉蜜濕拌之 入窰月餘

此但以濃郁勝有力者可試為之

衣香

茅香 蜜炒一兩 白芷 五錢 沉速香 白檀香 零陵香 甘松香 八角香 丁香 三奈子 各一錢 右並為麝末 入小腦二錢 末和勻 作一貼 置衣箱中 最佳 夏月尤好

此衣筒中物勝於單用樟腦

梅花衣香

零陵甘松白檀茴香微炒各半兩丁香一分木香一錢同為末入腦麝各少許

與前方意同

貴人拖汗香

丁香一兩川椒六十粒右丁香為末以椒雜在丁香內綉袋盛而佩之永絕汗氣

洗衣香

牡丹一兩甘松一分搗為細末每洗衣最後澤水

入一錢

傳身香粉

英粉青木香麻黃根甘松炮附子藿香零陵香各等分為末浴罷以生絹袋裝藥傳身

澤面諸方附錄

洗面藥

川芎細辛藁本藿香白附子冬瓜子沉香白蠶蠶甘松杜茯苓皂角末阿膠楮桃白蘞絲瓜腦子糯米白木生栗子吳白芷白茯苓白芨土瓜根廣苔右為細末

洗面藥方

零陵香檀香丁香茅香藿香白木白芨白蘞川芎沙參防風藁本甘粉菜豆肥皂角共為細末每日洗面用之治面上遊風諸般熱毒風刺光澤精神

清潤錄

卷六

臺

爽潔羣方治面上黑不淨洗手面

白豆屑白附子甘松香丁香子白芷白蠶蠶鷹屎白檀香白木香芍藥白蘞皮大棗杏仁麝香白梅肉麵三升冬瓜仁猪脬雞子白土瓜根一兩右先以猪脬和麵曝乾然後合諸藥搗末又以白豆屑二升為散每旦用鹽洗十日色如白雪三十日如凝脂千金翼有桂心三兩無白蠶蠶芍藥白附子大棗

洗面藥

川芎、藜蘆、白薇、瓜蒌仁、阿膠、白茯苓、石膏、甘草、香
白芷、零陵香、防風、白芨、滑石、三奈子、細辛、姜、楮實
子、菴豆、糯米、皂角、共為末，每用三錢洗而。

香藥澡豆方 治面黧黑、黧手皮乾、皺令潔

白光潤

白薇、白芷、葳蕤、白芨、細辛、當歸、鹿角膠、土瓜根、白
茯苓、商陸、鷓鴣屎、蜜陀僧、瓜蒌仁、桑根、白皮、橘子、
芎藭、白附子、冬瓜仁、桃仁、礬砂一兩，共細搗為散，
先將鹿角膠并礬砂以水煮令膠消化，用和白麵
五升薄作餅子，曝乾搗羅為末，更入菴豆麵二升。

青爛藥

卷六

鼻

藥相和令勻，常用洗手，面色白如練。

洗面藥

藿香、瓜蒌根、白芷、藜蘆、檀香、楮桃、白茯苓、防風、各
二兩、丁香、川芎、黑牽牛、零陵香、甘松、茅香、各二兩、
五錢、麝香、赤小豆、沉香、糯米一升，共為細末。

又方

白薜皮、白殭蠶、芎藭、白芷、白附子、鷹屎白、白朮、甘
松、甜瓜子仁、細辛、杏仁、白檀香、藜蘆、本各二兩、冬瓜
子仁、白梅肉、雞子白、豬脰，共搗為散，入後三味同
研勻，每洗面日常用之。

澡豆洗面光潤方

白薜皮、鷹屎白、白芷、青木香、甘松香、白朮、桂心、麝
香、白檀香、丁子香、各三兩、冬瓜子、白梅、雞子白、豬
脰、麵五升、土瓜根一兩、杏仁二兩，右以豬脰和麵
曝乾，然後合諸藥搗散，和白豆末三升，以洗手面，
十日如雪，三十日如凝脂。

澡豆洗手面藥豆屑方

白茯苓、土瓜根、商陸根、葳蕤、白朮、芎藭、白芷、栝蒌
藜蘆、桃仁、各六兩、皂角、豆屑、豬油、豬蹄、麵一斗，右
取豬蹄汁拌諸藥等，曝乾搗散，以作澡豆洗手面。

青爛藥

卷六

鼻

妙

玉盤散

糯米二升、皂角二斤、乾楮實一斤、黃明膠一斤、白
芨、白薇、白芷、白朮、藜蘆、細辛、甘松、零陵香、白
檀香、各一兩，右為麤末，以皂角末別入酌量添減，
或加白丁香、杏仁、雞子清調塗過夜者，專去風刺。

澡豆方 治面黑不淨

白芷、白薇、白芨、白附子、白茯苓、白朮、各二兩、桃仁、
沉香、麝香、杏仁、大豆、麵、糯米、皂角，右先將好漿水
三大盞消膠為清，取糯米淨淘和膠清煮作粥薄。

攤晒之令乾和藥一處搗細羅爲散取豆麵重和之令勻又用酒半盞白蜜二兩火上鎔之令蜜消卽一時傾入澡豆內拌之令勻曬乾常用洗手面佳

檀香散 洗手用之

瓜蒌根零陵香藿香甘松藜本各二兩吳白芷大皂角茅香白檀香糯米楮桃三兩右爲細末過羅如常洗手使用

澡豆良方

白芷白蘇白木桃仁冬瓜仁杏仁菱麩各等分皂角右爲末絹篩洗手面時用之極妙

猪蹄湯 治洗手面令光潤

猪蹄桑白皮芎藭菱麩白芷白茯苓各三兩商陸白木二兩右咬咀以水三斗煎猪蹄及藥取一斗去滓每溫一盞洗手面極良

澡豆方 治面黑不淨

白芷芎藭瓜蒌仁各五兩雞骨香皂荚十兩搗爲末入大豆赤小豆末各半升和勻日用洗面令人顏色悅澤

令顏色光澤方

白附子白芷蜜陀僧胡粉各一兩五錢搗爲末以羊乳汁和之夜臥塗面且煖漿水洗不過五度

洗面藥

杏仁滑石輕粉等分研爲細末飯上蒸熟入雞子清勻調洗面畢傅之

白面方 治去黧黯面皴

牡礪三兩土瓜根一兩爲末白蜜和取塗面卽如白玉且以溫漿水洗之宜避風日甚良

洗斑洗疥方

紫背浮萍四兩防風五錢濃煎洗浴就以湯浮萍於患處斑上熱擦如無真防風只以浮萍一味亦妙如此熱洗三五次其斑卽除藥雖微末其功甚大不可小看

冬瓜洗面藥

治顏面不潔蒼黑無色用冬瓜一箇以竹刀去青皮切作片酒一升半水一升同煮爛用竹篩擦去滓再以布濾過熬成膏入蜜一升再熬稀稠得所以新綿再濾過於甕器中盛用取粟子大用津液調塗面上用手擦如熬藥時用柴二秤炭一秤布一丈

治男子婦人面如桃花色

藥時用柴二秤炭一秤布一丈

三月三日取桃花爲末，七月七日取烏骨雞血和塗面及身，三二日後色如素白妙。

麝香面膏 治面黑發精光令潔白滑潤光
彩射人

麝香、猪脬、蔓菁子、酥、甜瓜瓢、桃仁

治人面白淨悅澤方

白薇、白朮、白附子、白芷各二兩、藁本三兩、猪脬三具、右爲末、先用蕪菁子半升、酒水半升、相和煎數沸、研如泥、合諸藥內、酒水中、以瓷器貯封三日、每夜取傅面、且以漿水洗之、一方無白朮

青淵錄

卷六

專

治人面潔白澤顏色紅潤方

猪脬、蕪菁子、栝婁子、桃仁、以酒和搗傅之、慎風日、一方用杏仁、一法又云、寒月以爲手面膏、可加土瓜根一兩、大棗子七枚

白楊皮散 治面與手黑令光澤潔白

白楊皮、桃花、白瓜子仁、右搗篩、溫酒服方寸匕、日三、欲白加瓜子、欲紅加桃花、三十日、面白、五十日、手足俱白、一方有橘皮三分、無楊皮

玉屑面方 令黑者皆白、老者亦少

玉屑、寒水石、木蘭皮、旋復花、珊瑚、丁香、土瓜根、蜀

水花、白茯苓、芎藭、兔絲子、辛夷、仁冬瓜、仁白頭翁、當歸、藁本、白殭蠶、商陸、蕪菁子、細辛、萎蕤、藿香、白芷、防風、黃芪、桃仁、青木香、前胡、桂心、半夏、白薇、杏仁、麝香、芒硝、杜衡、麝香、秦艽、礬石、秦皮、杜若、升麻、蜀椒、黃芩、白薇、各六銖、栝婁子、一兩、熊脂、羊髓、牛髓、白狗脂、各五合、鷹屎、白清酒、猪肪、脂、各一升、右以咀酒漬一宿、內脂等、合煎三上三下、酒氣盡成、絞去滓、下麝香末、攪至凝、色變乃止、甕器中貯貯、勿洩氣

玉屑面脂方

青淵錄

卷六

專

玉屑、白附子、白茯苓、青木香、萎蕤、白朮、白殭蠶、蜜陀僧、甘松香、烏頭、商陸、石膏、黃耆、胡粉、芍藥、藁本、防風、芒硝、白檀、當歸、土瓜子、桃仁、芎藭、各二兩、白頭翁、零陵香、細辛、知母、猪脂、羊脂、白犬脂、鵝脂、各一兩、辛夷、桃仁、各五分、右切、酒水各一升、合漬一宿、取出、用微火煎、令水氣盡、候白芷色黃、去滓、停一宿、且以柳枝攪乃用之

治面上皺黑、凡是面上疾、皆主之

丁香、零陵香、梔子花、桃仁、白薇、茯苓、土瓜根、菟絲子、防風、沉香、辛夷、當歸、麝香、藁本、商陸、芎藭、各三

兩、萎、藜、藜、香、白、芷、甘、松、香、麝、鷓、糞、木、香、各、二、兩、白
附子、土、瓜、根、木、蘭、皮、白、茯苓、冬、瓜、仁、鵝、脂、羊、髓、羊
腎、脂、猪、脂、六、具、右、細、剉、以、猪、脂、汁、漬、藥、一、宿、都、入
於、鍋、中、煎、令、白、芷、色、黃、為、度、去、滓、微、火、煎、成、膏、入
麝、香、和、勻、盛、於、瓷、合、內、任、用、傳、面、

延年面脂方

白、朮、茯、苓、杜、衡、各、六、分、萎、藜、藜、本、芎、藭、土、瓜、根、括
蕒、各、五、分、木、蘭、皮、白、殭、蠶、蜀、水、花、辛、夷、仁、零、陵、香、
藿、香、菴、絲、子、梔、子、花、麝、香、鷹、屎、白、冬、瓜、仁、桃、仁、白
蠟、羊、脂、猪、脂、白、附、子、猪、脂、三、升、右、細、切、酒、三、升、取

青烟錄

卷六

墨

猪、脂、桃、仁、綿、裹、內、酒、中、浸、令、消、絞、取、汁、取、漬、藥、一
宿、別、煎、猪、脂、令、消、去、滓、以、鵝、脂、羊、脂、白、蠟、於、鑊、中
用、綿、裹、內、鑊、微、火、煎、三、上、三、下、藥、黃、色、去、滓、待、澄
凝、內、鷹、屎、末、攪、令、勻、以、塗、面、效、

面脂方

治、面、上、諸、疾、黑、黧、瘡、刺、令、白、淨、如

玉

當、歸、芎、藭、細、辛、白、朮、辛、夷、鹿、髓、木、蘭、皮、瓜、萋、藜、白
附、子、藜、本、桃、花、鷓、鷃、糞、蜜、陀、僧、白、殭、蠶、零、陵、香、杜
衡、藿、菴、白、蕪、黎、麝、香、丁、香、鵝、脂、白、茯苓、羊、髓、白、蠟
猪、脂、右、搗、碎、以、酒、一、斗、鵝、脂、漬、一、宿、明、旦、漉、出、以

鵝、脂、等、煎、候、白、芷、色、黃、膏、成、去、滓、入、麝、香、攪、令、勻
夜、以、傳、之、面、慎、風、

麝香膏 治面上百疾

麝、香、零、陵、香、土、瓜、根、白、欬、防、風、沉、香、梔、子、花、當、歸、
藜、本、木、蘭、皮、各、一、兩、白、殭、蠶、鷓、鷃、糞、桃、仁、冬、瓜、仁、
辛、夷、白、茯苓、白、芷、商、陸、丁、香、各、一、兩、牛、脂、猪、脂、鵝
脂、右、細、剉、綿、裹、用、酒、一、斗、浸、一、宿、取、脂、髓、等、慢、火
於、銀、鍋、中、與、藥、同、熬、成、膏、

塗面方

用、落、葵、子、令、入、面、鮮、華、取、葵、子、蒸、烈、日、中、曝、乾、接

青烟錄

卷六

墨

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傅、之、甚、驗、

以、上、三、十、二、方、係、四、庫、全、書、普、濟、方、內、抄、出、以
其、有、關、於、日、用、故、類、及、之、

八白散

白、丁香、白、殭、蠶、白、附、子、白、牽、牛、白、芷、白、芩、白、蒺、藜、
白、茯苓、右、八、味、等、入、皂、角、三、個、去、皮、子、再、入、菴、豆
麵、五、錢、共、為、細、末、洗、面、用、之、

瑩肌如玉散

白、丁香、一、兩、白、蒺、藜、一、兩、白、牽、牛、一、兩、白、芩、一、兩、
白、薇、一、兩、小、椒、一、兩、香、白、芷、七、錢、當、歸、梢、五、錢、并

麻五錢、楮實子四錢、白茯苓三錢、白附子二錢半、
 麻黃二錢、去節、連翹一錢半、右爲細末、多少洗之、
 梨花白雪香粉法
 婦人傅面第一妙方、官粉十兩、陀僧二兩、輕粉五
 錢、白檀二兩、麝一錢、蛤粉五錢、先將諸藥研極細、
 再入麝香、每日雞清和水調傅、

青烟錄卷七細目錄

香事考

香爐考

蓄爐

焚香讀秘書爐附

隔火 附火泥布不灰木考

香盒

香七

筋餅

香煤

爐灰

香炭壑

炭壑加香法

靈灰

製炭

製蜜

煉炭

合香

晉香

治茅香

治藿香甘松零陵排草之類
治檀香

香爐錄

卷七 目錄

香

青煙錄卷七

三韓馬朗山先生鑒定

香爐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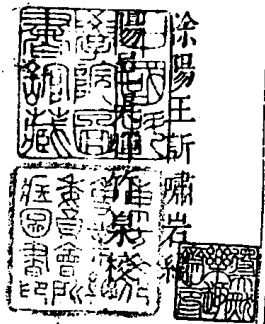
香爐之制始於漢法度規矩大抵以博山為稱首
博山者海中峰也作爐象之有數層下有盤貯湯
氣氤蒸鬱視其爐如幻蜃之不可狀奇禽怪獸運
動於其間隱隱與香霧若旋轉者西京雜記長安

香爐錄

卷七

香

丁緩作九層博山香爐是也爐之最古而有法者
莫著於此其後成帝時合德遺飛燕則有五層金
博山香爐晉東宮舊事太子服用有銅博山香爐
皇太子納妃有銀塗博山香爐至於唐開元間都
下大豪王元寶有七寶博山爐猶其法也然自漢
以還爐之制漸不同魏武上雜物疏御物三十種
有純金香爐一枚下盤自副皇太子有純銀香爐
四枚西園貴人銅香爐三十枚鄴中記石季龍冬
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梁四公記帝
有金爐重五十觔繫六絛以懸之演繁露有鎔爐



鐫爐者。沃白金爲飾也。梁沈約有辟塵爐。以上諸
爐。不言博山。蓋亦漸變而不離古法者。又考朝野
僉事。載謂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
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飛禽走獸。諸天伎樂。
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綫去。鬼出神入。隱起鉞
鏤。窈窕便娟。真珠瑪瑙。琉璃琥珀。頗梨珊瑚。車渠
一切寶貝。用錢三萬。而庫藏之物。盡在於是。香譜
載香獸者。以塗金爲之。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中
以然。香自口出。噴煙吐霧。以爲玩好。焦氏類林。李
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官女。其器曰把子

青燭錄

卷七

異

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嬰玉太
古容華鼎。凡數十種。皆金玉爲之。此又窮奢極麗
者也。至若天地幻化之迹。鬼神靈異之狀。則又有
非尋常推測可知者。如玉堂閒話。新浙縣真陽觀
方修元齋。忽有香爐自天下。高三尺。下有盤。盤內
出蓮花一枝。花十有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卽十二
屬也。爐頂上有一仙人。戴遠游之冠。著雲霞之衣。
相儀端妙。左手搯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
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道
俗目爲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約重六七

勛曾有盜竊。數人不能舉。至今猶存。又裨史類編。
嶧縣僧舍。治地得一磚。上有永和二字。及掘得銅
器。卽今之香爐。有蓋。蓋上有三足。如小竹筒。空而
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三足。另有盤承之。以
上二者。其制尤奇。總之古爐器。必有盤沈存中。論
古香爐。多鏤其底。先實火於爐中。乃以灰覆其上。
火盛則難滅。而持久。又防爐熱灼席。則爲盤薦水
以漸其趾。且以承灰地之墜者。此乃古制。各有師
法。授受。至宋初。守法者猶不敢失。故事物紺珠曰。
印篆盤焚香具者。此也。然是時天下尚審器。而香
爐亦遂以磁造。按香譜。香爐官哥定窰龍泉。宜銅
潘銅。羹鐘乳。鑪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爲上。而不言
盤。則爐之制。至宋一變。古法而實爲宜。銅鼓鑄之
祖。夫爐。養火物也。火力猛熾。銅則愈煉而愈精。而
磁煉久。則或裂。故有明宣廟。必以銅鑄爐。而仿其
式。宣銅至今卅所存者。正復不少。而鎔工逐利。雜
質。可恨也。妮古錄曰。宣德時。兩宮火。藏金流入銅
中。鎔而爲爐。故後卅。偽造者不能及。余竊疑其說。
又考博物要覽。宣廟欲鑄爐。問鑄工。銅何法煉。而

青燭錄

卷七

異

佳工奏煉至六則現殊光寶色異恒銅矣。上曰煉十二煉十二已條之。置鐵鋼飾格赤炭琿之。其銅之精粹者先滴則以鑄。鑄存格上者乃銅之查滓以作他器。此宣鑄之所以獨重於世而其說較妮古錄為可信。夫看宣爐先辨銅質。蓋其質渾粹在骨精神周而不耀。或斑駁或本色。看去自有真靈不磨之氣。不以厚薄輕重論也。其次看製法。三代彝鼎雲雷象刻飛廉饗養之類。無一綫疎忽。隨形措置。纖毫曲折皆有至理。而精意貫注於其間。宣爐亦然。蓋極一時之宗工哲匠。無不殫精畢慮。爭効其人。官物曲之能。迄於今。或傳自人間。或得之水土。中其幽古純粹。顧不重哉。謹按博物要覽。宣德銅器以爐鼎為首。爐之製有辨焉。色有辨焉。款有辨焉。取其製式之美者。宜書室。登几案。入賞鑒者。如魚耳爐。鯀耳爐。一名鱗乳爐。百摺彝爐。戟耳爐。天雞彝爐。方員鼎石榴足爐。楠囊爐。香奩爐。高足押經爐。以上諸款皆上品賞鑒也。角端爐。象鼻爐。獸面爐。象頭爐。扁爐。六稜四方面脚爐。漏空扁爐。竹節爐。分禧索耳爐。馬槽爐。臺几爐。三元爐。太極爐。井口爐。已上品格。卑俗雖屬宣鑄。皆下等物。

青烟錄

卷七

臺

也。宣爐如魚耳。鯀耳。押經等爐。多有鑄耳者。蓋宣爐之式。多倣宋磁爐式。中有身耳逼近。施措無餘地者。乃別鑄耳。磨治釘入。分寸始合也。釘耳多偽。宣爐鑄耳不稱者。毀去更鑄。十不一存。所如魚耳。鯀耳等爐。真宣銅者。尤為難得。故偽造者。但能作釘耳也。以上論製宣爐之色。不一倣宋燒斑色者。初年色尚沿永樂爐製蠟茶本色。中年色。蓋宣德中年爐色。愈工謂燒斑色。掩其銅質之精。迺尚本色。用番礪砂擦薰。浸洗為之也。藏經色。末年色。比本色愈淡。銅質愈顯。故後人評宣爐色。五等。謂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以藏經紙色為最。鑲金色者。次本色。為其掩銅質也。鑲腹以下曰湧祥雲。鑲口以下曰覆祥雲。雞皮紋者。覆首色。火氣久而成也。迹如雞皮。拂之實無蹟。本色之厄。有二。嘉隆之間。有燒斑厄。時尚燒斑。有取本色真爐。重加燒斑。近有磨新厄。過求銅質之露。取本色爐磨治一新。至有一歲再磨者。又曰宣銅。惟蠟茶。鑲金。二色最佳。蠟茶色。以水銀浸擦入肉。薰洗為之。鑲金以金鑲為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所費不貲。豈民間可能彷彿。宣爐惟色不可偽。為其真者色。聞然奇光在。

青烟錄

卷七

臺

裏望之如一。柔物可接。指然。迫視如膚肉。內色蘊火。焚之彩爛。善變。偽者外光奪目。內質理疏。稿然矣。以上。欸亦有辨。宣德爐欸。陰印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字完整。地平潤。與爐色相等。非經雕刻。薰造者為佳。宣爐真而好者。有無欸識者。乃進呈樣爐也。宣德當年鑿造者。每種鑄成。不敢鑄欸。呈上。准用方依樣鑄欸。其製質特精。流傳至今。謂有欸易售。取宣銅別器欸。色配者。鑿空嵌入。其縫合在欸隅邊。但從覆手審視。覺有微痕。論欸。以上。此宣爐之大槩也。又有銀囊淡毯亦爐類。名義考銀囊帳。

青烟錄

卷七

臺

中爐也。滾毯被中爐也。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庶物異名。疏美人賦。金鉅薰香。繡帳低垂。緯略云。李義山詩。鎖香金屈戌。又金蟾。嚙鎖燒香入。此皆香器。其名鎖者。蓋有鼻鈕施之於幃幃之中者也。按丁緩作臥褥香爐。即今之香毯。而金鉅鎖香。亦其類。與留青日。扎今鍍金香。毳如渾天儀。然其中三層。關板輕重。適均。圓轉不已。置被中而火不覆滅。其外花卉玲瓏。篆烟四出。

按此則香毯亦古製。而特不可以登几案。稱雅什焉。又有鵲尾香爐。事物原始云。東坡詩。夾道青烟。鵲尾爐。蓋即今之長柄香爐也。近時亦不多見。近年滇南有新製者。曰生銅爐。其式亦仿宣鑄。而不雕鏤花文。無欸識。周身自然。暴出文彩。大小錯落。如冰裂紋。又如花石砌壁間者。大有真色。或曰是精銅入水中。煮乘熱。以鐵錘搥擊而成。此說恐不足信。然骨格名貴。神彩陸離。正不在宣銅下。價亦不廉。即滇中亦不可多得。自宣德以來。四百年鑄爐之佳品。僅見此。

青烟錄

卷七

臺

富貴有力之家。其蓄爐不難。按圖索驥。廣求宣鑄名品。韋素之儒。力既不隨。而清致正。不可減。則惟擇銅之不頑。式之不俗者蓄之。而以勤燒勤洗。勤擦之力。補救於其間。久則銅之膚肉嫩。而真靈之氣發於骨理。亦可觀也。大凡晨起。盥漱後。洒掃屋榻。整頓書冊。墨硯事畢。便可取爐上火。火既得。覆以薄灰。俟其火力熟透。不復再滅。始加隔火其上。香煤煤之。而後焚香一爐。熟火可四五餅。停久再燒。竟日不絕。至晚臨臥時。必須出灰。以生布緩。

拭之。使終日煨出之物悉上布。其色黝然。乃糞烏梅水先洗後浸。過一夜。次早取出。再以生布猛拭。使終夜浸出之物悉上布。其色黝然。然後入灰上火燒如前法。此燒本色爐法也。

焚香讀秘書爐附

余蓄一爐甚樸。圓直而厚。無耳。其銘曰：焚香讀秘書。詳其義。似不屑。廣古而自鑄。以適用者。余貧不能購佳鑄。而好焚香。廣器亦不屑。此爐證古法。當非上品。然能不冒宣鑄。欸識而渾拙自立如此。亦不俗也。乃蓄之。水火拂拭如法。

香烟錄

卷七

書

隔火

古人爐中用隔火。極是妙法。蓋香中如龍涎甲煎。須得剛炭猛火以發之。外此雖沉降之堅。着火猶不可猛。况零藿虛燥之物乎。故隔火者。所以洽香與火之性味。而使之醞釀以相成也。按香箋。隔火用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又曰。以水洗布如錢大者。銀鑲周圍作隔火。尤難得。竊謂不如以不灰木搗極爛。用糯米糊和勻。捏作薄餅。隨意刻鏤花紋於上。尤為得法。又按香箋。凡蓋隔火。則炭易滅。須於爐四圍。用筋直擲數十眼。以通火氣。周轉。

方妙。爐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趣。且灰燥易燃。謂之靈灰。其香盡餘塊。用磁盒或古銅盒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被。

附火浣布。見述異記。南方有災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為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附不灰木。伏琛齊地記。東武城東南。有勝火木。經野火燒。炭不滅。故東方朔謂之不灰之木。太平寰宇記。不灰木多為鋌子。燒之成炭而不灰。

清烟錄

卷七

書

出膠州。葉如蒲草。束以為燎。俗呼為萬年火把。開山圖。徐無山出不灰之木。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花木考。圖經曰。不灰木出上黨。今澤潞山中皆有之。蓋石類也。其色青白如爛木。燒之不然。以此得名。或云滑石之根也。出滑石處皆有之。亦名無灰木。採無時。接近時直隸保定永平諸處亦有出者。土人製為火爐。甚佳。人或攜之饋遠。如得其爐之一片。即可搗和為隔火。終不敝也。

香盒

盒盛香物也。香箋稱有宋剔梅花蔗段盒。金銀爲素。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粧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之類。奪目可觀。有定窰饒窰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有倭撞可攜游。必須子口緊密。不泄香氣。方妙。余謂香盒小物。細故不必過求。然不可不蓄數枚。隨時充用。如尋常餅炷。則用雕漆文竹花欄紫檀等製可也。亦樸亦雅。不易損壞。至香有宜濕燒者。必宜玉盒磁盒貯之。方可養其滋潤。量力備儲。期以式雅爲主。

香七

青烟錄

卷七

署

清異錄。焚香賴匙七室。旣密。爐旣深。非運七治灰。則淺深峻緩。將焉托哉。七之爲功。審矣。命之曰盧。州大中正。

筍餅

屠隆香箋。筍餅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筍下。重不仆。古銅者亦佳。官哥定窰者。不宜日用。

香煤

香煤用茄子楷燒。灰羅揀極淨。以潔燥之器收貯。聽用。凡燒香候炭熟。入爐以灰覆之。灰炭融洽。上加隔火。隔火旣熟。然後以香煤薄攤隔火上。如一

錢香安於上。靜坐待之。自然香來。勻緩。略無焦燥之氣。而灰亦活。

爐灰

遵生八牋。用爐灰法。帚錢灰一斗。加石灰二升。水和成團。入大窰中煨紅。取出。又研絕細。入爐用之。忌雜火惡炭入灰。又云。用茄蒂燒灰。等說太過。愚謂用茄蒂法。亦香煤意也。煤者。媒也。蓋其性宜於火。能媒使香與炭相悅。而火不遠。古人體物之妙如此。

香炭擊

青烟錄

卷七

署

雞骨炭。碾爲末。入葵葉。或葵花。少加糯米粥湯。和之以大小鐵塑槌。擊成餅。以堅爲貴。燒之可久。或以紅花植代葵花葉亦可。

炭擊加香法

凡用燒透炭。擊入爐。以爐灰撥開。僅埋其半。不可便以灰擁炭。火先以生香焚之。謂之發香。欲其炭擊。因香。不滅故耳。香焚成火。方以筍埋炭。擊四面攢擁。上蓋以灰。厚五分。以火之大小消息。灰上加片。片上加煤。煤上加香。則香味隱然而發。此古人燒爐定法。不可不知。

靈灰

爐灰終日焚之則靈。若十日不用。則灰潤。如遇梅月。則灰濕。而火滅。先須以別炭入爐。煖灰一二。次方入香炭。則火在灰中。不滅。可久。

又製炭法

用硬羊脛木炭三斤。杵為末。黃丹定粉針砂牙硝各半兩。入炭末中。拌勻。爛煮。棗一升。去皮核。杵炭末作餅子。或棗肉少。以煮棗汁和之。餅子大小。隨意。造一枚。可燒一日。又法。定粉黃丹各二兩。木炭三觔。為細末。右拌勻。用糯米為糊。和入鐵臼內。細杵。以模子脫之。候乾。每燒通紅。入香爐。候有黃衣。生。方徐徐以灰覆之。亦可終日也。

製蜜

凡合香用蜜。此古法也。蜜為百花之精。其於香也。鍾先天之性。始故不徵於味。而徵理且香。忌燥。而蜜之體潤。尤所宜也。但用時不可過。須與細茶滴並行。則清潤相濟。而有法。煉法。揀沙白蜜。微煉數沸。不可太過。如有蘇合油。每蜜一觔。加油二兩。同煉。秘收用之。又法。揀好蜜。以綿濾過。入瓷罐內。用油單三兩。重緊縛定。入釜內。重湯煮一日。却取出。

青烟錄

卷七

冥

再煎數沸。出水氣。經年不動。竊謂重湯煉蜜。極是妙法。所以免作焦氣也。

煉炭

凡合香用炭。不拘黑白。須燒煉過通紅。於密器內藏。令冷用之。

合香

凡合香。須選風日晴霽之晨。先須齋肅神志。如對神明。然後掃除齋榻。整齊潔淨。次將所蓄香品。一一檢點過目。乃遵法研治耳。然又須於古法中。一一參以己見。增減出入。妙合物理。間得新解。而不失常經。方是儒素靜業。

青烟錄

卷七

冥

窰香

凡合香既成。用不壘窰器盛之。蠟紙封固。掃潔淨地。埋五寸許。月餘。或云愈久愈妙。

治茅香

凡治茅香。須揀好香。到細。以酒蜜水潤一夜。茶清亦可入。炒令赤燥為度。

治藿香

治藿香。甘松。零陵排草之類。須揀去枝莖。曬乾。揉碎。盪去塵土。不可水洗。湯恐損香。

治檀香

凡治檀香須揀真香。剉如米大。緩火炒。令烟出。紫色新氣止。又法治檀香。用好紫檀一筋。薄切片。子好酒二升。以慢火煮。略炒。

青烟錄

卷七

亭

青烟錄卷八細目錄

香類記

原香

芸草論

橄欖論

論漢書枸醬

蠟梅

蘋果

幽蘭考

茶考

青烟錄

卷八

目錄

室

食烟考

三韓馬朗山先生鑒定

涂陽王訢嘯岩編
陽邑吳暉竹泉校

原香

香者氣之屬也。萬物各有氣而統於天。故陰陽立而清濁判。水火用而聚散通。互根之釀氣也。有香有臭而香屬陽。故香者氣之發也。發必有所感。故香可降神。夫五行各有氣。香之寄於草木者十居

青烟錄

卷八

香

八九而金石無香。金石陰而草木陽也。且其成必秉於至陰之水。沉速之結。待雨露也。蘭茝之芬茂。沉湘也是可見矣。龍涎香之至奇者也。龍體純陽。動合靈化。伏於積陰重淵之宅。樞機兩大鼓吹。萬物交感。變化含吐純粹。故其動而散者為雲。靜而結者為凝。凝之香。氤氳之聚也。麝鹿屬產於山。動物也。屬陽。食栢與蛇。栢香而蛇靜伏。故其香在陰。莖前結而為物。麝螺通其甲曰。犀產於水。陰之屬也。曆曰。甲香古者治甲香法。必泔酒數煮。燂而後成。又蘇頌謂。燒甲香則用剛炭猛火。皆是以陽發

其陰之義也。且夫四海一天地也。海南交廣州郡

多香氣所別也。西北陰方。土雜金石高燥。冽故

其民剛悍而樸茂。剛氣鐘物。木有松栢。礫柯。偃塞

巖寒後凋。其香也烈而不韻。由西北而下。溯於大

江以南。平疇如掌。綺繡毘接。土疎潤而民優柔。草

多蕪澤。徵於植木。則有橘柚之芳焉。南之南。南之

東西之南。地勢益下。會天池之窟澤。水德所會。是

生大木。木者少陽之選也。窮崑絕壑。千尋之名材。

輪菌鬱積。自生自死。於其間。枯腐折。蛙陽之所達。

濕之所化。是以有沉速。檀降伽南。噉叭之奇。民懷

青烟錄

卷八

香

智而鬪巧。是以有蘇合安息瑞麟金鳳之製。故朱
雀郡有香洲。日南有香市。而後鬱林象郡九真百
越之遠。波斯交趾。兜渠月支之屬。如在畿輔焉。夫
秦漢以前。中國不知有沉腦。亦天地不輕發之祕
也。

芸草論

鄭康成授生徒。不其城南山下。有草生於庭。曰書
帶。人以爲瑞應。然其草至今無。或謂昔者。或曰。是草
爲康成生。世無康成。書帶不復生也。余曰。不然。嘗
考三齊紀略。書帶草。葉類薤。長尺餘。蓋卽今之幽

蘭馬非鹿葱之屬適生於康成庭康成品望冠絕
一時人以瑞康成者瑞草故文之曰書帶非別是
一物也余譜諸香至芸草諸書記載訖無定論許
慎說文謂芸草似苜蓿蒼頡解詁云芸香似邪蒿
可食辟紙蠹又墨莊漫錄文潞公為相日赴祕書
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徃守蜀日以
此草寄植館中也又夢溪筆談云古人藏書辟蠹
用芸香謂之芸草即今之七里香也葉類豌豆作
小叢生啜嗅之極芬香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汚辟
蠹殊驗以上諸說則芸為草無疑矣然李瀕湖本

青烟錄

卷八

臺

草綱目無芸草惟山礬釋名曰芸香定音花栢音
花場音暢花春桂七里香言一物有此數名也又曰
生江淮湖蜀野中樹之大者株高丈許其葉似梔
子葉不對節生光澤堅強略有齒冬不凋三月開
花繁白如雪六出花蕊甚芬香結子大如椒青黑
色熟則黃色可食其葉味濇人取以染黃及收豆
腐或雜入茗中則是芸香木類非草也杜陽編又
云芸香草也出于闔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
元載造芸暉堂以此為屑塗壁據此則又似今肆
中所售如白膠香者而群芳譜載有芸香一條曰

一名山礬一名椀花一名栢花一名場花一名春
桂一名七里香葉類豌豆山野中作小叢三月
開小白花而繁香馥甚遠江南極多又曰一名海
桐樹婆娑可觀則是一物而草與木皆可執古人
不一之說含糊敷衍亦刺謬甚矣余竊謂芸从草
盛多也老子曰方物芸芸是也蓋古人以草木之
香而辟蠹者皆謂之芸如楚詞所詠江離麝蕪杜
蘅蘭蕙之類皆是也故曰芸言衆多也說文蒼頡
解詁黑莊漫錄夢溪筆談皆各言其芸之一而李
瀕湖所載山礬則明是花之木本者以其香可辟

青烟錄

卷八

臺

蠹而芸之芸其香非芸其木也至杜陽編所載潔
白如玉者當是楓脂塌乳之類中國人未詳所出
亦以其能辟蠹而芸之此正與鄭康成書帶草同
為名貴品物炳燿書冊摛藻之士無不如習見習
聞者而究竟不能切指其何者為芸何者為書帶
也世之言二草者苟能心知其意不泥於物將天
地間亦安往而不有芸與書帶哉不然如李瀕湖
王蓋臣二家典雅該備於庶類考索無不周何獨
於二物若是懵懵乎李瀕湖嘗謂芸香疑非一種
沈氏所稱不無臆度未嘗不致疑於其間至近時

藥肆中所售芸香小白塊如楓脂香則不知為何物矣

橄欖論

橄欖人謂之青果。名其色也。或曰忠果。曰諫果。名其味也。余獨謂橄欖有五德而世不見。其善蔽之逸品歟。夫丹荔龍目含桃盧橘之屬。類以色香味為世重久矣。而橄欖若一無所能。何逢世之不工耶。然諸果之德。或以味珍。或以色選。或以臭擢。濁橄欖解。鯀。即河。毒。及一切魚蟹毒。治魚。鯉。拯危困於死。生呼吸之下。仁之屬也。春華秋實。其樹端

青椰錄

卷八

菓

直而高。既熟不濫。始終本色。利人苦口。而味美於回。義之歸也。秋深落實。或青或綠。有圓有方。可鹽可密。饋贈遠達。禮之通也。巖深樹峻。不可梯緣。木釘釘之。或納鹽少許。皮內其實。自落不受剝擊。何其智也。味清或飲性熱。易壅。必過白露。噉之。人病。痞。信亦在其中矣。橄欖具有五德。又有不色之色。不味之味。不香之香。諸果安得有此。命曰君子。

論漢書枸醬

漢書西南夷傳。唐蒙風論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

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珠。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嘗考廣志及稽含草木狀。枸竝作蒟。葢草類。蔓生者也。以其子可調食。故謂之醬。亦曰土葦。蜀都賦曰。流味

於番禺者是也。李潑湖謂蒟醬。今兩廣滇南及川南。淪瀘威茂。施諸州皆有之。其苗謂之葦葉。西溪叢語謂閩廣人食檳榔。每切作片。蘸蠟灰。以葦葉裹嚼之。初食微覺似醉。面赤。老音老。又音蒲口。切即葦葉也。愚謂唐蒙所食枸醬。即裏檳榔之葦葉。

青椰錄

卷八

菓

葦蠶人以檳榔獻賓客。稱上品。猶今中國人獻茗者。爾時中國解食檳榔者絕少。故劉德注以為醬。醢屬。不知草之名固有是也。即師古知枸之非樹。而實不酢。亦不能言所用。致疑若椒薑佐食味者。殊少。明晰。向使枸醬非食檳榔。是佐食物。則當言枸子。不言枸醬矣。即謂南粵食檳榔。如西溪叢語所云者。亦無確據。余則謂當時外夷所用。而中國不知者正不少。如趙佗遺文帝桂蠹。一器。應邵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以赤。載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

之也。說皆影響。今究知桂蠹何物乎。且又如時諸香未入中國。中國且不知有沉腦。况其他乎。遂謂此時占城真臘。渤泥。婆律。諸番。產有伽南。唵叭。諸香。而不知焚蕤。有是理乎。又安知二廣。食檳榔。以葵葉。在當時。獨不然乎。余向嘗為是說。乃因譜諸香論及之。

蠟梅

蠟梅以生香拙韻。勁色凍氣。條鑄蓋琢。破寒挺秀。於窮冬几榻之旁。是日妙品。當是金猊寶鴨之畏友也。不可不親。魂三種。最先開。色深黃。圓瓣如白。

青梅錄

卷八

果

七

梅者曰馨口佳。以出楚中。荆襄者為最。或曰。出河南。洛中。近時鄂陵。莖者亦佳。其次荷花瓣者。瓣有微尖。松江多有之。又次花小香淡。俗呼狗英。本草作蠅梅。蓋子種。未經接者。又有曰九英者。未詳。惟色深黃。如紫檀。花密香濃。名檀香梅。此品最佳。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子在其中。本草綱目稱其皮浸水磨。墨發光彩。花辛溫無毒。解暑生津。羣芳譜謂其香不可近嗅。嗅則頭痛。屢試不爽。

蘋果
北地之產。葡萄。梨。杏。桃李之屬。果之美。以名者。以

百數。來禽為最。來禽枝接。大而為奈。縹素朱綠。曝脯脂衣。西京之紫玉臺之素。色味甘美。而著名者。以十數。蘋果為最。蘋果較諸奈。獨大。北地皆有之。燕趙為勝。淡碧而圓。如茶杯。熟時。退紅。微暈。如美人之羞。顏醉頰然。香韻清適。聞於數步外。佳品也。按蘋果與奈。一類二種。李嶺湖本草綱目有奈。無蘋果。釋名曰。一名蘋婆。蓋攷母未周也。王蓋臣北人。故羣芳譜別蘋果於林檎。諸奈外。良有以也。夫甘鬆艷弱之質。不易致遠。且北人儉樸。不好張大。其土物蓄產之盛。故徵於典故者絕少。余嘗取蘋

青梅錄

卷八

果

果絞汁。澄清。入細茶。瀾煉密少許。用合諸香之芬雅者。淫燒之。韻味清絕。或取沈檀屑薄片。以蘋果片相間鋪之。糝以梅片末。密封而醱。釀之日一易。如素馨茉莉蒸香法。數次可殺其焚餘。焦尾而使之清潤焉。此法自余始。梨汁亦可。

幽蘭考

幽蘭。葉如麥門冬。生山谷間。紫莖赤節。而光潤。一莖一花。開莖端。黃綠色。辨上細點。紫香。意不凡。俗人往往不得嗅。蓋韻味幽曠。發於靜者。動不應也。故騷者心阻。品曰無偶。花中稱第一香。越絕書句。

踐種蘭。唐王摩詰時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皆此蘭也。自宋以來始與楚騷。佩之蘭。牽合混。一而黃山谷分別蘭蕙。尤為穿鑿。朱子辨之。蓋所以區別草木。非有所低昂也。若論品格。則沅澧九畹。固當俎豆。三閩而幽蘭之勁翠孤芳。正不啻藐姑射冰雪靜氣。蕭然使人有世外想。明李頰湖本草綱目。以幽蘭不用入藥。故論而不列。羣芳譜論列頗詳。却與蘭草澤蘭同譜。不辨珍域。如曰一名蘭。一名都梁香。又女蘭。澤蘭。省頭香之類。皆非此蘭也。今謹擇其言之尤雅者著於篇。以為茲蘭之專乘云。其紫者有陳夢良。幹十二。萼花三片。尾如帶。微青為紫花之冠。葉三尺。頗覺弱黯。然綠背。雖似劍脊。至尾稜則薄軟斜。撒粒許帶。縞最為難種。故人希得真者。種用黃淨無泥。素沙忌肥。吳蘭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莖紅。得所養。則岐生。至二十。萼。花頭。差大。葉蒼勁。可愛。亦忌肥。宜清茶沃之。潘花亦深紫。十五。萼。幹紫。圓。匝。齊。整。疎。密。得。宜。久。益。精神。花中近心處。色如吳紫。艷麗。過於眾花。葉則差小於吳。峭直。雄健。眾莫能及。亦不受肥。茶清沃之。趙師博。色紫。十五。萼。初萌。甚紅。開時。如晚霞。觀。

青烟錄

卷八

壘

目葉亦肥勁。聳拔。其次則有大張青蒲。統領。陳八斜淳。監糧為中品。蕭仲和許景初。石門紅。何首座。小張青林。仲孔莊。觀成。為下。其白者。有濟老。色白。有十二。萼。標致如澹粧。西子。纖塵不染。葉似施花。更高一二尺。得所養。亦岐而生。亦號一線紅。是為白花之冠。宜溝中。黑沙和糞種。一任澆灌。竈山一名綠衣郎。有十二。萼。色如碧玉。花枝間。體膚。鬆美。號稱魁品。或生。並蒂。花。幹。嫩。碧。葉。綠。而。瘦。薄。如。苦。蕒。亦可肥。戒多黃。殿講。亦名碧玉。幹。西施。花色。微黃。有十五。萼。並。幹。而生。計二十五。萼。或。逆。於。根。葉。細。嫩。綠。肥。厚。花。頭。似。開。不。開。第。幹。雖。高。而。實。瘦。葉。雖。勁。而。實。柔。且。朶。不。起。稽。根。有。萎。葉。是。其。所。短。者。耳。李。通。判。色。白。十五。萼。峭。特。雅。澹。追。風。滃。露。如。泣。如。訴。人。多。愛。之。以。較。鄭。花。則。減。一。頭。地。用。泥。同。壘。山。葉。大。施。葉。劍。脊。最。長。惜。不。甚。勁。直。惠。知。已。色。白。有。十五。萼。賦。質。清。癯。團。簇。齊。整。嬌。柔。瘦。潤。花。英。淡。紫。片。尾。凝。黃。葉。雖。綠。茂。但。頗。柔。弱。用。泥。同。濟。老。馬。大。同。色。碧。而。綠。有。十二。萼。花。頭。微。大。間。有。向。上。者。中。多。紅。暈。葉。則。高。聳。蒼。厚。花。幹。勁。直。及。其。葉。之。半。一。名。五。暈。絲。用。泥。同。濟。老。以上白色中上品者。其。

青烟錄

卷八

壘

次有鄭少舉。色白。十四萼。瑩然孤潔。葉修長。叢亂。所謂蓬頭少舉也。有數種。花有多少。葉有軟硬之別。白花之能生者。無出於此。姿態可愛。為群花翹楚。用糞壤及河沙。內用草鞋屑鋪四圍。種之。累試甚佳。大凡用輕鬆沙皆可。黃八兒。十二萼。善於抽。頗似鄭花。葉綠而直。惜幹弱不能支持。用泥同濟老。周染亦十二萼。與鄭花無異。但幹短弱。用泥同鄭少舉。其下者。則有夕陽紅。八萼。花片凝尖。色則凝紅。如夕陽返照。肥瘦任意。當視沙之燥濕。蓋雨水沃之。令色綠為妙。觀堂主。名弟同。觀堂主花。

青蘭錄

卷八

墓

勁綠。此白花品外之奇也。山下流聚沙泥種。戒肥。膩。以地名者。有建蘭。莖葉肥大。蒼勁可愛。葉翠而闊。今多尚之。葉短而花露者為尤佳。若非原盆。須火燒山土栽。根甚甜。招蟻。以水壅隔之。水須日換。恐起皮蟻。易度也。類分則根舒。花開不絕。此已試妙法也。澆洗須如法。有杭蘭。杭城有之。花如建蘭。香甚。一枝一花。葉較建稍闊。有紫花黃心。色若胭脂。有白花黃心。白若羊脂。取大本根內無竹釘者。用橫山黃土揀去石塊種之。見天不見日。澆以羊鹿糞水。花亦茂盛。雞鴨毛水亦可。若澆灌得宜。來年花發。其香勝新栽者遠甚。一說用水浮炭種之。上蓋青苔。花茂。頻酒水花香。大抵紫梗青花者為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江南蘭只在春芳。荆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有春蘭。夏蘭。秋蘭。素蘭。石蘭。竹蘭。鳳尾蘭。玉梗蘭。春蘭。花生葉下。素蘭。花生葉上。至其綠葉紫莖。則如今所見。或曰。林愈深。則莖愈紫。沅澧所產。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春花不如秋之芳馥。凡蘭皆有一滴珠露在花。蓋問謂之蘭膏。不啻沆瀣。多取則損花。此幽蘭之大凡也。王敬美曰。玉毓為第一。白幹而

青蘭錄

卷八

墓

花上出者是也。次四季次金邊名曰蘭。其實皆蕙。于若瀛曰：一莖一花者曰蘭。宜興山中特多。南京杭州俱有。雖不足貴。香自可愛。宜多種盆中。今日絕重建蘭。却只是蕙。按二說皆舛於黃山谷之說。山谷記曰：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畝。則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生。時以沙石則茂沃之。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一輪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輪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余居保安僧舍。開牖於東面。西養蕙而東養蘭。觀者必問其故。故著其說。按山谷此論。不知何所本。遂使後之人。樊惑淆亂。至今莫得其宗。為草木中一大疑案。朱子楚辭辨證曰：草木疏云：蘭為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又曰：蘭蕙二物。本草言之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黃魯直云：一輪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輪數花而香不足者。蕙。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而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為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

似。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觀此。則幽蘭自是一種。蓋蘭草。澤蘭。可綴可佩。可入藥。洵為用世之上品。而幽蘭以清幽瀟灑之况味。可玩而不可棄。是乃出世之仙香。宜乎王鳳洲品蘭。獨接靖節之譜。曰：吾取蘭而陶之。取陶而蘭之。即屈子所不能如。况鞠乎哉。又群芳譜有都梁一種。曰紫莖綠葉。芳馨遠馥。都梁縣西有小山。山上停水清淺。山悉生蘭。山與邑得名。以此嘗攷都梁。在今武岡州。又臨淮盱眙。亦有都梁山。皆產蘭。荆州記云：都梁有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香。按此皆蘭草。非幽蘭也。群芳譜誤入之矣。說本李灝湖。至若別種以蘭名者。則有朱蘭。花肖蘭色。如渥丹。葉闊而柔。粵種也。有伊蘭。出蜀中。名賽蘭。香樹如茉莉。花小如金粟。香特馥烈。戴之香聞一步。經日不散。有風蘭。温台山陰谷中。懸根而生。餘短勁。花黃白似蘭。而細不用土栽。取大窠者。盛以竹籃。或束以婦人頭髻。銅鐵線頭。髮襯之。懸見天不見日。處朝夕。以冷茶清水。或

時取下水中浸溼。又挂至春底自花。卽不開花。而隨風飄揚。冬夏常青。可稱仙草。亦奇品也。竈怕烟燼。一云此蘭能催生。將產挂房中。竈妙。若蘭葉似箬花紫。形似蘭而無香。四月開。與石榴紅同時。大都產海島陰谷中。羊山馬跡諸山亦有。性喜陰。春雨時種。有賽蘭者。蔓生。樹蘭者木生。其香皆與蘭等。真珠蘭一名魚子蘭。色紫。蓓蘂如珠。花成穗。香甚濃。四月內節邊斷二寸。插之卽活。喜肥。忌糞。以魚腥水澆。則茂。十月半收。無風處。以盆覆上。封之水澆。勿令乾。來年愈茂。花戴之。馨香聞甚遠。以蒸

青桐錄

卷八

蘭

牙香棒香名。蘭香非此不可。廣中甚盛。葉能斷腸。含笑花。產廣東。其花如蘭。形色俱肖。花不滿若含。笑然。隨卽凋落。人可成樹。不懼冬。以上八種。俱見羣芳譜。至種植澆灌諸法。自有蘭譜全書可考云。

茶考

古之時未有知用茶者。張茂先謂飲真茶令人少眠。載在博物志。蓋不與羣卉凡木伍也。世說王濛好茶。客至輒飲之。士大夫以爲苦。至徃候者謂有水厄。亦用者少矣。隋文帝微時。夢神易其腦骨。遂腦齋。遇一僧。教服山中茗草。有效。天下於是知飲

茶大抵茶之用。始於晉。著於隋唐。盛於宋。然宋時北地人猶多不識茶者。今乃遍天下。川至阜。積流味四夷。與鹽鐵絲泉笋漆棉葛之屬。並稱物之顯晦。固亦有時數存其間哉。按羣芳譜。茶一名檟。一名葢。一名茗。一名荈。一名臬。盧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而黃心。清香。隱然。實如柝。桐。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南越志。茗苦澀。亦謂之過羅。有一尺者。有二尺者。有數丈者。有兩人合抱者。沈中存謂古人論茶。惟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申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惟叢。菱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此官焙始也。宋太平興國二年。始造龍鳳茶。咸平中。丁謂爲福建漕監。造御茶。進龍鳳團。後蔡端明所製。尤精貴。歸田錄曰。茶之品莫貴於龍鳳團。凡八餅重一觔。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觔。其價直金二兩。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

青桐錄

卷八

茗

茶大抵茶之用。始於晉。著於隋唐。盛於宋。然宋時北地人猶多不識茶者。今乃遍天下。川至阜。積流味四夷。與鹽鐵絲泉笋漆棉葛之屬。並稱物之顯晦。固亦有時數存其間哉。按羣芳譜。茶一名檟。一名葢。一名茗。一名荈。一名臬。盧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而黃心。清香。隱然。實如柝。桐。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南越志。茗苦澀。亦謂之過羅。有一尺者。有二尺者。有數丈者。有兩人合抱者。沈中存謂古人論茶。惟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申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惟叢。菱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此官焙始也。宋太平興國二年。始造龍鳳茶。咸平中。丁謂爲福建漕監。造御茶。進龍鳳團。後蔡端明所製。尤精貴。歸田錄曰。茶之品莫貴於龍鳳團。凡八餅重一觔。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觔。其價直金二兩。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

人剪金爲龍鳳花草綴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讓試。宰相家藏以爲寶。嘉祐七年親享明堂。始人賜一餅。余亦忝與。至今藏之。因君謨著茶錄。輒附於後。庶知小龍團自君謨始。其可貴如此。余按歐陽公此意。風論含蓄。詞切端明。意在言外。不。僅紀靈草之瑞。禮遇之隆也。熙寧末有旨下建州。製密雲龍一品。尤爲奇絕。七修彙纂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爲上。聽茶戶採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採春。先春。次春。紫筍。不得碾採。爲大小龍團。此抄本聖政紀所載。較宋取茶之擾民。天壤矣。蜀之雅州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曰。蒙山中頂茶。常以春分先後雷發聲時。併手採摘。三日內獲一兩。以其水煎飲。可祛疾。獲三四兩。可換骨爲地仙。僧如其言。採之得一兩。服未盡而疾瘥。年八十餘。氣力不衰。眉髮紺綠。後入青城山。不知所終。往時四頂皆有茶園。惟中頂草木繁茂。重雲積霧。蔽虧日月。鸞獸時出人跡。罕到其品。有露芽。穀芽。皆云火前者。言採造於禁火之前也。火後者。次之一。云雅州蒙頂茶。其生最晚。在春

青烟錄

卷八

夏

夏之交。常有雲霧拂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者。又蜀州雀舌。鳥嘴。麥顆。皆佳品。蓋嫩茶所造似之。然沈中存筆談云。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新芽一發。便長寸許。其細如針。惟芽長爲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有嘗茶詩曰。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玩沈氏此論。蓋謂茶以嫩勝。不以短貴。凡茶皆然。非專指蜀州者言也。歸田錄曰。臘茶出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浙之品。曰注爲上。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酌養之用。碎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清異錄曰。開寶中。寶儀以新茶飲余。味極美。而標龍。披山子。茶。蓋卽頤濟所生者也。宜興縣出。名膏卽所謂陽羨茶是也。又宣城縣。今屬寧國。有子山。形如小方餅。橫鋪茗芽。產其上。其山東爲朝日所屬。號曰陽。其茶靈勝。時京洛人氏題曰。子山陽。破。橫文茶。一名瑞草魁。統而計之。古名茶有甲片。蟬翼。五花雲脚。湖州之研膏紫筍。建州北

青烟錄

卷八

夏

苑先春洪州西山白露即白安吉州顧渚紫筍今

州府即研膏常州宜興紫筍陽羨春池陽鳳嶺今

州鳩坑南劍石花露錢芽南康雲居峽州小

江園碧澗蔡明月蔡茶黃東川獸目福州方山露

芽壽州霍山黃芽六安州小峴春又玉壘關外寶

唐山有茶樹產懸崖筍長三五寸方有一葉兩葉

太和山壽林茶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

人以爲茶寶涪州三產早春製者曰賓化其次白

馬窠下涪陵收茶在四月嫩則益人粗則損人真

者用若烟燻過氣味尤佳以上茶之見於記載者

其在於余福建則有建寧之武夷漳州之龍山他

如福州泉州漳州延平邵武福寧諸郡皆有之浙

江則有杭州之龍井温州之芽茶處州之縉雲湖

州所產古稱佳製他如台州衢州嚴州金華諸郡

皆有之其四川出者雅州蒙頂茶爲稱首然不可

多得餘如肇慶則有古勞眉州則有青神龍安產

者蓋卽古之騎火也見茗溪詩話言不皆名著宇

宙而成都保寧夔州重慶卽賓化白馬忠印廬三

州所產亦不少焉江南出者常州之陽羨其最著

也海州亦有之惟產六安者名著而遠達曰大葉

香烟錄

卷八

香

擇其尤細者拌以素馨茉莉諸花熏染蒸焙謂之

香片卽下盛行然花氣奪茶真味知茶者或不取

焉此外安慶徽州寧國池州鳳陽亦皆有之江西

之產首建昌白茶卽古稱白芽是也其南昌饒州

廣信南康瑞州袁州各有所產又有贛州諸茶寧

都州界茶湖廣有黃州松羅茶嫩者亦清佳人以

真珠蘭花蕊窰透曰珠蘭楚澤之英號稱翹楚湖

之南有長沙安化茶雖不及劍建兩浙之盛然煎

烹得火有真味而不損人茗芽之極平適者其餘

或產於武昌宜昌施南岳州永州寶慶及靖郴二

州雲南普洱茶出普洱府性略近安化而味美過

之北人以爲難得太華茶出雲南府其他或產於

大理府永昌府廣西州諸境貴州則貴陽思南都

勻石阡大定五府皆有茶而不名夫五土之大九

州之遠草木之清味可茶者各以其土性之宜採

爲世用列在版圖不下百十種雖唐宋以來標題

製作不一而按地輿以證典冊品類無不可考見

至羣芳譜謂枳壳芽枸杞芽枇杷芽皂角芽槐柳

芽皆可合茶作之宜人是又在神明物理者唐陸

羽著茶經三篇言茶之法之具尤備爾時常伯熊

香烟錄

卷八

香

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皆有各於時。宋蔡襄進龍
 茶錄。按茶錄二篇。上篇論茶色。茶香。茶味。炙茶。碾
 茶。羅茶。候湯。燂蓋。點茶。下篇論茶焙。茶籠。砧椎。茶
 鈴。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湯瓶。較羽所訂。又加密矣。
 惟是古人烹茶。其法不一。往往有糝雜他味者。鄴
 侯家傳。唐德宗好茶。加酥椒之類。李泌詩。有旋沫
 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之句。是也。又志林
 謂唐人煎茶。用薑。薛能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
 誇。則知又有用鹽者矣。按前法。今世用者絕少。唯
 北地以油麩燂極香熟。用茶滴打為酪。乃用椒酥
 姜鹽等味。蓋其遺法也。今採擇羣芳譜烹茶五法。
 備錄於後。一澤水。水泉不美。茶味頓失。山泉為上。
 江水次之。如用井水。必取多汲者佳。若混濁鹹苦。
 切忌勿用。二簡器。砂碓。煮水磁壺。注湯白磁。供酌
 咸為上品。然須檢點潔淨。若近腥羶油膩等物。則
 茶之真味俱敗。三曰忌混。茶性最嬌。易惹諸味。若
 以一切香辣鹹甜之物。點茶。則茶味槩被混擾。四
 曰慎烹。煮水須用活火。活火謂炭火之有噉者。當
 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
 中則四邊泉湧。學藥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

清謂之老湯。取起待沸。止湯清。用以點茶。冲美清
 快。茶味始全。三沸之法。非活火不可。若柴薪濃烟。
 震損茶味。顧况云。文火細烟。小鼎長泉。蘇子瞻云。
 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鈞石汲深清。文衡山云。瓦
 瓶新汲山泉水。紗帽籠頭手自煎。又東坡煎茶歌。
 蟹眼已過魚眼生。颯颯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
 珠落。眩轉遠颺飛雪輕。又謝宗論茶。候蟾背之芳
 香。觀蝦目之湧沸。皆可謂深於茶者。五曰辨色。未
 點之先。須以溫湯洗茶。去其塵土。冷氣壺。亦宜
 泡淨。拭乾。然後酌茶。則碧綠清香。色味俱全。如茶
 潔淨勿洗。此烹家正法。自宋以來。未之或易也。至
 如用茶療疾。醫工自有成法。合香家亦用茶。載在
 本集中。茲不復贅。或曰。茶能損人。古人已有是說。
 唐新紀。右補闕綦母旻。性不飲茶。著伐茶飲論。蘇
 東坡謂蔡君謨。老病不能飲茶。則烹而玩之。羣芳
 譜謂茶與韭同食。令人身重。余謂茶之損人。猶酒
 也。古聖人繼烹飪而制酒。所以合生民之歡。通天
 下之禮。後世用酒。或至沉醜焦灼。歸罪於酒。聖人
 不任咎也。夫用茶者。果能通其性。當其則。安在不
 與麪鹽鹽梅。相濟為生。民利賴哉。茶經曰。調神理

內倦解慵除益思少臥輕身明目善用者未嘗不
收實效云

食烟考

火烟 水烟
鼻烟 鴉片烟

食烟始於明之末季相傳自呂宋呂宋在福建臺
灣東南海中千
系所屬之國入中國國初時食者猶少近百
亦名敏林臘年以來人皆食烟烟遂為日用常品按烟草名也
一曰菸廣韻曰音烟一曰蕩正韻伊甸切臭草也
或謂之相思草亦曰淡芭菰今處處有之高三尺
許葉肥厚而大似美人蕉開小紅花春種夏採夏
種秋採製法取葉日乾和以茶油切細絲入盃中

青烟錄

卷八

雷

火食之氤氳馥郁能碎寒濕惡氣出福建浦城龍
巖州者其最著也注西則廣信府寧都州所產亦
佳湖廣葉味平美腴韌輻重水陸四達為天下利
山東則有所烟所者地名也在兗州城內又有濟
寧烟以芳烈勝直隸則薊州易州山海關諸處皆
產烟雄勁有力號北地之良又廣東有潮烟者土
人以連根竹鑿小孔吸食之每吸不過一二口亦
有力也大都天下通行者曰社塘錠子曰蒲城曰
蘭孔曰奇品曰金建曰白鶴曰玉蘭曰佳伴仲懷
曰勝酌醇醪都門造者曰油絲曰乾絲其餘以膏

著者不可勝紀凡豪貴賓朋雅集僕從必以其器
隨之錦其囊文竹美木為筒銀銅為盃或玉其脚
含吐揖讓與茗為節並稱瑞草烟既行百餘年而
水烟出矣水烟者起於甘肅之蘭州蘭州五泉山
下產烟草既製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後吐醉人尤
易其器曰壺其烟必磁錫器盛者蓋濕食也初時
人畏其力猛食者絕少漸自秦而晉而豫而齊魯
燕宋大江以南今且遍天下無不至矣然五泉一
區不能資天下用他處仿造者尤多皆不及五泉
產者又有鼻烟者自西洋來極細潤以鼻嗅嘗之

青烟錄

卷八

雷

能明目利關節爽精神淡碧為上黃茸次之粗黑
者下賈介風雅之士爭以美玉瑪瑙紫瑛髮晶頗
黎等物琢小瓶器貯之瓶有蓋文以寶石嵌小牙
匙其上飲酒高會各出所攜交讓之以為禮又談
者手持之如古人塵柄玉亦雅玩也其烟內地亦
有製者多不佳近時乃有鴉片烟與諸烟用法迥
不類亦自西洋來嶺南人多食之其器用竹長如
橫吹而籠兩頭以銅飾之其中近上處鑿一孔烟
盃直插其上盃用泥大如指頂而其中僅容米粒
許筒中用棕櫚毛膽之以防烟盃之突出烟如膏

置小銀器中。食時用燈宜潔淨。或洋頗黎。或廣錫為之。燃以清油。開燈於中。兩旁各設枕席。食必二人。人據一枕。就燈上臥。食之。食其量之半。易位再食。不然則烟力偏。精神或有不到處也。又有小刀。若刀錐者。二三事。以為挑撥取烟之用。食畢。進以果品。不用茶。蓋此物急。濇猛。悍。能陡發人精氣。効能頃刻。以其祛小病。故淫蕩無識之輩。信而寶之。不知服既久。真氣虧耗。欲擺脫之。不可名曰上滄。讀若。愈食愈虧。漸至疲羸困憊。縮項流涎。不可救藥。又名曰雅片鬼。灰。而必死。或曰是西國人於大

青烟錄

卷八

竟

樹下掘深坑。雜置狗馬物畜。一切枯朽骨節於內。俟葉落積坑中。灌水漚浸。水涸時。上有泥一層。曰鴉片泥。取之。與罌粟花未開者。刺取汁。曰鴉片草。一名阿芙蓉。者。煎煉如膏。則成烟矣。按鴉片本草。稱其性急。不可多用。又雜以殊方。不知性味之物。其損人宜矣。且此物久經禁制。而用者至今不絕。焉何其惑之甚哉。

製鼻烟法附

用頂高烟葉。不拘多少。以大磁缸鋪葉一層。酒赤沙糖一層。鋪既畢。以水漬之。至七日。取出。曬

乾。再漬。再曝。如此七次。然後碾細末。再以細布縫袋。內固石子數枚於中。以箭翰一條入袋內。露其末。乃以烟末實於中。一手捉袋口。入袋。內一手運擺箭翰。動蕩石子。使烟自出。約細者。既出。便不必過擺。另以別末。易之。恐粗者。亦出耳。粗者。再碾。再擺。俟所碾葉。俱極細。然後另用一罈。平置地上。罈底入好醋少許。以細烟末實之。每層以木杵擣極實。至滿。以箬葉密封罈口。倒埋地下三尺許。四十九日。可成。過百日。尤妙。

青烟錄

卷八

竟

〔清〕邱學敏撰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五卷

清乾隆刻本

序

先生自署醉吟雅耽詩酒居士別名六一專集

白十二卷
柴全三

圖書米海嶽寶晉為齋董華亭畫禪稱室非矜
高致聊寄閒情甚有得龍尾一方連篇贊歎織
烏絲三丈數代珍藏愛者特鍾其情求之莫得
其解若論偏好即嗜書何必非癡如可例觀則
蓄墨未應蒙晒有如至山邱子予今年春闈所
薦士也窮年汚袖筆欲成山早歲操觚硯曾穿

東土家墨錄題詞楊序

一

鐵生成雅尚故漢瓦唐碑以外關墨之戲為常
學可兼通故晁經陸史之餘談墨之書畢讀多
聞以資其識鑒賞尤精博采以極其觀搜羅大
備珍蓄一千餘笏簡存百十二家載石堂西墨
齋小築采菱隄畔墨客頻攜問何日可無此君
羨居竒不須阿堵希蹤前詰饒摩圍玉局之流
風娘美時賢振初白江村之遺響况復晴窗把
玩著錄成書韻友傳觀品題盈篋方者圭而圓

者壁依依鼎寫其形添其色而犀其紋一一聲

和以永會稽生為之長價管城子緣此盡心記

從燭炮更闌過吸元雲之氣無得錦舒繡繪交

呈赤水之光儻播藝林應不數漫堂墨品如藏

家塾當增輝古樹詩篇矣爾迥國手淳煤賴君

集合時流新句借我弁言又謂下和曾撫璞而

憐庶幾潘谷或拊囊而解騎驢造謁龍賓則並

轡俱來揖客升談蛾綠則長筵肅列家數計即

東土家墨錄題詞楊序

二

羅以下過目易迷宵光憶牛斗之間和盤托出

湯道撩人白眼終當預子元文趙壁尚完整屈

連城之價汴京可憇重培六月之風時將就中州掌教之

聘勉哉被褐而懷行矣席珍以待計他日攜歸

天祿太乙當從而下觀即今朝沾溉陳留狂生

定為之絕倒聊濡兔穎笑着佛頭謹序

乾隆三十一年秋八月八日毘陵楊述曾撰

序

邱君東河寓齋斐凡之上置巨匣二緹襲古錦藉以研光之紙侍史執帚時加拂拭客至固請而後出觀則黝然古墨百十二笏也觀者靡不賞其蒐羅之備鑒別之精記注之詳數而形之歌咏以永其傳余維天下不少樵桐爨竹但不得如蔡中郎者一一指出湮沒良多君其邵正已羅文龍輩千古知音哉雖然君所以藏墨之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范序

意不可得而解也今人秉尚近古博采舊物往往積法書名畫千軸不盡臨摹聚斑銅古窰磁百種不中器用何故夢寐寢食與俱甚者得宋時端坑片石得南唐澄心堂片紙不敢研磨弄筆寶貴深藏即自問亦難索解君之藏墨何以異是是固不可以口舌爭者余讀淮陰侯傳喜其不能擊劍而好佩長劍讀陶彭澤集喜其不善撫琴而蓄無絃琴又喜世說中載支道人

慣騎馬而愛馬之神駿也如必擊劍撫琴善騎馬而後好之則非韓淮陰陶彭澤支道人矣嗟乎人生凡涉意解之事皆淺也人不能解而已獨解之者猶淺至於已不可解而所以得解者固自有在言所不得而傳也淮陰之劍彭澤之琴支遁之馬豈真不可解哉知此者可以識東河藏墨之意并可讀諸君題墨之詩

乾隆三十二年戊子夏四月會稽范家相撰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范序

二

百十二家墨錄序

石汁停磨鉛痕罷畫文成點漆已湮竹簡之傳
法創燒松遂重隄麋之用遠稽魏晉硯配凹心
載溯邢夷帛餘籀篆景源好古珎歲惟一笏之
多衛鑠工書研試待十年以上蓋以堅光秀發
久而為良因之妙品長留名垂永壽迺有珎珎
絕藝墨官盛於江南潘谷高風墨隱稱於洛下
九霄峰畔新樣爭翻五劍堂前餘香共寶繪遺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許序

圖於宋士作者纔一十六人纂小史於元時能
手且百五十輩迄乎休邑馳聲新安擅譽于魯
君房之列李常方凱之流莫不精配魚膠巧和
麝末擣求萬杵誇削木以同堅印愛雙龍結輕
花而更細然而名羨一時製遺異日得奚家烏
玉貴若隋珠懷柴氏東窰珎逾荆璞拜少游之
半挺全璧猶難購蘇澣之寸丸碎金增惜等巧
偷於好畫徒傳公擇之豪比靳借於藏書漫笑

昌言之陋是則不逢欣賞門空費堆鴉未解

編題奔篋寧殊障麓乎至山邱君耽玩圖書恣
情翰墨每抽筠管早集龍賓聞試松皮便求犀
采或乞從王迪或遺自懷民緘贏盈千量以猶
奢列案計百家而更富持較雪堂之品已軼其
三若比玉局之儲尚贏其半况復甄鑒尤長搜
羅不苟方珎圓璧寧容燕石之清劍脊麟紋志
是天關之美姓留方邵區甲乙以分標式倘羅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許序

程析妍蚩而著錄冷光翠色開編則一一如親
妙手良工檢冊則人人可數斯誠沈繼孫之集
要晁季一之墨經竝遜詳明獨推宏富者也韻
事爭傳雅懷共羨瑤章妙製同生研北之輝麗
藻清芳益重墻東之價嗟乎茶經香乘每寄閒
情琴譜硯箋類杼高致品題必核論至鑒寧止
鍾彝嗜好誰無問此癖何如錢馬配書城於萬
卷雅稱藝苑奇觀佐巨手以三長堪補文房佳

話丁未秋九月既望清溪許祖京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許序

三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

姚晉錫

雪堂貯墨三十六長公長人先後符湯堂貯墨三

十四好事翻輸張與蘇廣濟張熙仁長人用吳叔

六九曰雪堂墨品宋牧仲續得三十四九雪堂漫

辨而紀之曰漫堂墨品皆見西坡類稿雪堂漫

堂今已矣雲煙舒卷恐帶墨華徂東河後起甬江

水千年老樹高曾居收藏百十二家墨嗜好迥與

酸鹽殊切如水火如菽粟珍如珪璧如球圖春風

馬蹄束裝急提攜不惜道路俱即今扶搖未得上

一

又如蘭亭醉本在手可以忘其軀炎天揖容開錦

匣令我淹留成賈胡墨兮鎔膠漆中有日精月華

黃山之松千萬株墨兮琢金石中有龍跳虎卧蔡

侯之紙義獻書仲將廷珪不可見小華君房真吾

徒二百年來作者衆搜羅那用時地拘良工苦心

在堅緻不在巧飾同彼蛛照眼一一識清渭况有

著錄窮鎔銖蛟門海濶硯可滌浙江潮深毫可濡

東河歸兮墨齋坐以墨草元不做朱丹塗非人磨

墨膏受蘇公誣它年玉堂賜螺在亦有仙之人子

繫肘傾金壺

杜甲

上古無墨竹點漆晉魏迺用松烟煤三百三十六
九世無有有百十二家墨亦奇哉予題姓氏別款
識珍藏一一皆良材藝林掌故增韻事予唱爾和
來鄒枚郭令歸來笏滿床陶公醉後琴一囊風流
富貴都奇絕又見高齋用意長

倪承寬

窮吟淵才不滿囊貪嫌公擇竟盈堂即今未礙將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磨子已撰千秋翰墨香

朱彭

廷珪製墨舍元霜不忍磨却頻珍藏長篇短什共
傳詠好事往往逢蘇黃後世崇尚不可得一螺帽
以黃金價名家摹倣九幾輩方汪吳邵猶稱長百
年如石點如漆不數上黨松煤良惟嫌位置不得
地塗雅畫場難周防塵封瓦硯輒相試美質慘澹
渾無光磨若娉婷匹俗子蓬戶那得矜新裝先生
雅興有墨癖元豹之韓縫為囊搜羅時入五都市

品隲或過黃山鄉銳者類圭屈類缺合則為璧分
為璜百十二種盡神品銘詞題款森成行以墨名
齋譜傳墨如此癖好誰能量懸津所稽且遠遜餘
者滕薛方齊梁憶我髻斷解弄此淋漓不覺沾衣
裳中季始戎暴天物度之高閣韜縵緗愛者一見
即攫去年來無墨充文房何時覓得歸所好還同
織幣感諸筐

李昌昱

長安蕩蕩萬斛塵客子不樂尋去津手提潘谷篋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中物髯蘇一見稱異人鼓視爛然百十家元霜一

一蟠龍蛇古歡什襲人愛惜舊物流浪吾咨嗟中

偶亦有錢神號錢癖阿堵如山索空朽君今換此
定何去湯堂詩人導先路宋漫堂有洛陽花好且
看來莫近安仁望塵處時君方有

童鳳三

寒雲鬱異光明蛛如夜鬼冥冥天地精淵淵文字
宅淳古嗜則希瑰奇玩乃特巧繡錦割囊紋梓黹

鏤格重嚴捧攜便駢羅位置得愕口重哈迷矇
目五色恠底朝軒晴巖若春烟黑礫石黛螺丸融
結金壺液形妙窮纖毫姿幽詭動植爛兮寶肆張
紛如天苑闢圭璧合以瑁泉刀刊有式錯落琛貝
陳炳煌銘券勒圓折環無端方凝稜四畫樓閣秘
層城仙靈延廣席斑麟滴瀝隨青鳥聯翬翼噬氣
定驪虬鍊神必北極物類判所投天機妙成癖菁
華自醞釀塗抹或狼籍幾竭良工苦空使蒼山感
伊昔愛尚同於茲網羅亟賈若剖元璋抵官隨蕩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四

石不脛乍交橫聞聲致絡繹貞好報璞心靚友畫
蘭澤殊品拔尤珍專長鮮兩靚蒼萃良獨奇風流
幸可即傳觀篋逾三面擁城過百連間樹影交屋
外松痕夕冷冷骨未消濛濛翠猶逼磨人我不嗤
人磨子尤惜完美任天成晶芒常外射詮語接希
夷精神飽湛寐高步佇蓬瀛榮光照奎壁

蘇東謙

讀竟諸賢什悠然慊所聞高門留古樹秘笈聚元
雲易水千年法香犀百樣紋齋頭羅列處按譜作

區分
鬚髯三臺寄摩挲百種強夢中紫雋雨懷裏抱元
香捻比金高價都應豹製囊磨人徒戲語莫漫弄
珪璋

韓朝衡

夢隔圖書府歡鄰墨史家坐來香靜遠把玩澤精
華嗜古知成癖磨人莫浪嗟多君能守默吏治亦
無譁

陳名儀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五

晁陸列墨事名經亦名史品題定自蔡君謨張遇
第二第一李明人著書論明墨羅華邵格之肩差亦
類此生平空聞羅邵名明墨後來見未曾是日烏
雲落天際垂簷淋漓潑墨勢紅梨開匣香撲鼻中
有小華格之烟煤在突兀崢嶸快人意其餘亦都
非瑣瑣圭笏螺丸襍圓音擿我時振觸懷古心未
成狂叫且沉吟主人起立盛抵掌指示一餅共歡
賞圍徑尺二規月成弱戾筆勢雕鐫精其陽鈞勒
衡山畫蟬翼珠絲向空掛更有琉球朝鮮莽望羊

官工監製姓字詳松元泰張力剛琉球官工松元

榭詩蘇文忠有高麗墨其印古今詩人誇善藏君

今一一收入墨數歸墨莊主人聞言三歎息對客

摩挲掌紋黑自言作吏落風塵回憶當年在京國

寄將遠累唐夫子分與頻叨李公擇豈料案前紛

墨朱塗抹紙尾事如織抽身整著雲烟眼此癖何

如耽蠟屐我亦對此增嗟吁閒散光陰空有餘君

不聞他山先生有長句我腕有鬼不善書

宋 溶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六

篋有端溪石虛中記是中丞竭水致端溪唯東洞

水深久經封禁乾隆戊辰年岳星隨我研究四十

源中丞撫粵重為開採頗獲良材年方丈煙雲掃如意為愛良材是萸白不惜黃金

賞松使憶昔挾策京華遊傾囊蛾綠聚三四曾遇

烏玉玦主人云從四明雲北至此是潮陽今司馬

時方燕臺來市驥引我入其元香室揖坐就簇古

錦筍筍中客卿百十挺挺挺光態各恠異象兕龍

席氣生動花卉魚鳥色精緻一時歷覽眼光眩偶

為拂拭犀紋膩細認不是松桐烟不知何物洩神

秘想當廣漠飛元霜忽狀山裂石髓漬上台奎斗

和得宜瓊宮玉兔搗凡幾太乙燃藜下觀時携在

君家案頭寄曾勸主人續墨譜我願佛頭點漆翠

時予有為別來二十閱年餘况領山海交錯地祗

此盟心事未酬良朋快遇縈夢寐朝來香氣結樓

臺硯匣含津潤流粹坐聽剝啄逼門扉遺我一圭

金壺瑞握可盈抱龜坼微百年珍藏出不易我朝

作者繇有徒種麟畢滋寶笏胡星皆其次迴視傾

囊伯仲材好似驪珠薄鮫淚得來未免咲磨人七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七

十枚矣應受議它年增譜踐前盟此當乘韋先十

二

盧 鎬

墨黑非白放翁語墨將磨人坡公詩君今太癡癡

正佳聚瓦障簾等兒嬉

結眊坐憂髀肉消蠟屐意貪名山遙達人愛物物

外超醉翁豈必為醇醪

我亭龜手裝書牘我亭聚明人尺牘至見畫吾欲

傾家貲等是消磨白晝時與君三癖倩誰醫用鈍小

意中

中州金石滿蒿萊下馬摩挲亦快哉滿篋隄隄剛
用著何妨搨盡漢碑來時君方有中州之行

又二首

瓦池葦管破芭蕉夢筆還君思寐寥欲乞鴉鬢磨
碗汁濃薰覆被潤枯焦

錦囊懷袖向君殫賸得方家玉半丸只為遠山餘
韻在晴窗留向鏡中看予所藏墨多半贈君有方于魯羅漢寫經墨為三室

所藏尚留篋中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陳鳳舉

選毫綠沉裏滌硯蘭池旁展我琅玕紙薰我艾納
香為寫百十二家名墨之遺芳東河奇杰士嗜古
窮書倉官服鄭虔冷藝兼潘谷長蛾綠搜廿載豹
草裝數囊色澤鑑新舊臭味區低昂前明佳製衆
妙具邵羅程方稱最良大者盈捧小盈握圓者如
璧方如璋為笏為挺為丸子元玉百種羅崑岡龍
脊鳳紋鬪生態古銘小篆標瑤章就中鉅品尤妙
絕楷法直逼玉版行弱疾筆勢摹大蘇高麗木葉

煙嵐光和擣憶慘澹屏壁萃精強坐令神氣古頽

使鬚眉揚研田夙所服瓊笈窺未遑拘墟啾默

何由致評量吁嗟乎廷珪不可作張過亦已亾

遙易水上誰復窮濫觴况此奇尤質變化原無方

善和石蓮匝適跡空傍徨兩美理必合千載如相

望菁英一朝萃物必因人彭何當入博古圖說參

周詳鴻文與寶氣為世稱嘉祥勿云壽計月長使

名山藏

蘇去疾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九

百十二家墨磨人不宜停底須嫌漆白只自愛螺

青握壁諸卿貴殘煤故紙靈齋名非鬥勝莫但比

茶經

費南英

珍材樂浪邈難求遺法還從北李收萬竈松烟一

池水夜光應見五雲浮

布衫如漆墨痕新秋月冰壺絕點塵如與淵才分

古趣伴他老樹閱冬春

鍾晉

紛紛雪羽爭何極惟君知白守其黑兩手三硯彼
何人惟君獨喻元之元大千泡影豈常在以身障
簾真堪恠才人結習在斯文文房寶玩誇龍賓廉
角松烟出新意易水歛水源流分祖伊潘劉不得
見方羅妙製還須珍蒐羅遐邇忽盈篋編記成帙
光詞垣圓璧方珪非一狀名家山水名流像寫經
畫眉歎識殊或獻師門博真賞去古既遠尚浮名
八分小篆鐫刊精百十二種紛然列大小真偽誰
能評先生才大有餘閑肯同俗吏風塵間昔日摩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十

筆嘉樹底即今輝映琴堂前圖書豹囊交歷錄知
有如蠅道士相周旋韓江蛟鱷恣狂狡昔賢授檄
雷霆掃會者大筆染淋漓江山前後開文藻我慕
金壺墨汁飛恨無僂骨不成奇野鷺家雞嘗自省
空想臨池磨萬鈇吁嗟老矣復何為那作張芝與
索靖

孫鯤化

記取高齋評騭渾起元圃歸來似此蒐羅大力稱
豪豈數三臺

足否年來家派續開煤灶何妨天置閒仙處所松
明合在松陽

方塘

高齋下簾鼻觀香侍史拭几堆瓊琅主人妮古出
古墨靛度奚翅百千強船唇驢背攜與俱望氣皆
騰多寶光就中笏螺形模異瞿曇一軀黃面黃口
講手畫指某某時代遐邇殊周詳吾聞徂徠烟煤
有龍麝阿膠萬杵黑髓方又聞取光不取黑湛如
小兒目睛揚義則二十六丸合一品奇則四人名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十一

字背相望貴則兼金丹砂屑作料佳則清煙著法
記陰陽世無坡量晉卿道卿輩製作未免太郎當
易水李奚邽珪故作擒自區品目何低昂君今所
蓄拔其良妙擅染翰富文房底用小啜始擘腸吾
家家近黟山鄉老松偃卧瘦蛟僵斫取熱煙法古
製此志未就付頽唐為君一籌慨以棟珍物宜貯
古錦囊更詳圖說壽梨棗千穩萬歲付之名山藏

吳壽昌

吾友古聞人好古富詞翰長安復僦居城東張高

館訪之榻無塵圖史堆几案須臾陳錦匣未啓手
先盟中藏舊諭麤歷歷不可亂形模仿圭璧款識
襟銘讚幽香與古光拂拭難為判既觀復用嘲君
癖劇好鍛胡不園博古鼎彝森受玩不則譜書画
宣和蹟重按抑或錄金石席用資講貫正史訂既
訛舊文績未散寶此膠烟姿歲久易滂漉廷珪永
已矣此物無長算邵羅迄方程孰稱諸家冠著錄
若流播質凶名誰惋矧迺置不用什襲加防扞不
如之五都一丸買新費持以狎丹鉛塗改復點竄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十一

有用貴珠璣無用賤薪炭君吟繼揶揄謂余徒相
難同一嗜古癖奚為分畔岸寓意不留意昔賢有
明斷所聚雖我好不假千金換品以百十二持贈
居大半以彼膠漆交獲茲雲煙看居遊聊與偕摩
抄出璀璨即墨侯毋封子墨客多慢行將吾齋坐
心清參鼻觀豈學米家船揭牌忘汗漫感君懷曠
達愧余言河漢五陵事表馬孤賞莫誰贖幸無豪
奪人完歸復何憚

黃璋

炎天鬱蒸炙土堞晴雲粼粼當畫墮渠几消閑墨
務官滌筆冰甌方夏課赫蹄走僕急扣局一京齋
牋遞徵和遍題百十二家墨珪璧琳瑯共傳播邱
侯自是金閨彥高文直欲追雄軻性情與俗殊酸
鹹藏弃不使寒具澆照眼錦暉與牙嵌古色斑駁
豈敢唾樂浪松肪薄紙寒佛帳新煤翠餅大柳枝
瘦龍畧相同黑玉玦環光可磨半枚或自公擇貽
一挺曾將歐史佐烏几麕床到處攜揖客開函耀
四座只今走馬長安道春風與俱常婆娑三年屢

百十三家墨錄題詞卷一

十二

淹東郭履獨抱遺經忘坎珂閒情細譜松滋戾次
第編排經幾過平生蕭思子和癖空齋寶氣常騰
那胸中本無泥與塵肯望馬蹄遭抑挫何當歸去
鮎埼頭艸元無事且高臥

陳子承

明府胸中有邱壑煙雲百態變磅礴驚人不律猶
躡踞偶借龍賓恣嘲噓公昔騎驢京洛春瘦骨嶸
嶸成廓落飽死侏儒載却車憐公研墨噴且嚼當
時毛穎未受封每向案頭罵束縛楮生有花憐空

好陶泓閒田嗟不獲向使客卿弗偕米濡染誰認
珊瑚格嗟公豪吟蘇公人磨磨人兩忘却團團
元珠善酒拾片片通犀快刀斫我記曾見君家錦
翠羽鴉金光閃爍得無機上繫金壺載織載染妙
紛若翻然磨拭堆牙床玉海金稜儘揮霍大之圭
璧小泉刀陸離光怪渾垠鄂就中一餅巨壑圖方
寸汪洋最錯愕湯盪禹鼎允若茲易水徂徠競騰
踔自古視古猶視今今之視古然疑作平原陸老
漫自豪嘉禾沈氏總蕭索公今作官案如山紫方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古

之館久落莫胡為重之倍球瑯水雲友時窺超邁
繇來物色搜數奇鞭香或束之高閣博雅思欲苦
苑留又恐石丈挫刻削公口懸河眼流星置公上
林寧舛駁楮墨輩流慶咸登揮寫如意光濯濯且
看此寶蘊不凡興波無擇水一勺墨莊新營古樹
陰居共別業行隨鶴不鄙謂余好奇者傾篋示余
展歡譁垂老尚塵玉帶生劍潭秋水足犄角匣以
琉璃纏以絲夜吐光芒劣螢燭何當假我少研濡
慘澹潛蚪宛相提

沈治安

耐久松煤固漆膠竟賓十二作神交大官更有險
麋賜元白何須賦解嘲

晴窗次第品輕烟歲年多烏玉堅肯許磨米濃

貯潘看君濡首學張顛

龍文劍脊重兼金漆白微茫苦用心至竟暗光同

犀色德操誰比邑中黔

唐稱奚氏宋潘張橫理庚庚百十行過眼雲煙珍

墨寶清囊不羨陸生裘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一

十五

雪堂義墨傳東坡卅六搜羅恨未多不用巧偷豪
奪得長公猶自遜東河

著錄諸家興有餘非同爾雅注蟲魚一篇金石自

千古好趁秋風寄索居

王增集蘇東坡詩

先生可是絕俗人世所奔趨我獨棄推門入室書

縱橫筆頭一落三千字窮年美筆衫袖烏蒼鼠奮

髯飲松腴野鷺家雞同登俎一螺點漆便有餘方

法相傳竟留畜琅琅翠餅敲元笏學如富貴在博

收一枚何啻千金值東坡先生無一錢此墨足支
三十年紛綸過眼未易識似石非石鉛非鉛細觀
初以拍畫肚收攬奇秀得十五玉環飛燕誰敢憎
只恐造物怪多取綺牕畫閣青氤氳百首新詩間
八珍森然可愛不可慢不是膏油首面新羽衣鶴
斃古仙伯黃琮白瑋天不惜忽聞鏗然爪甲聲立
談左右皆動色陽為神兮陰為精羅細無文角浪
平故人遠餽何以報名章俊語紛交衡高論無窮
如鋸屑一生當著幾納屐區區張李爭媿妍紫駝

百三家墨錄題詞卷一

十六

之峯人莫識世人重耳輕目前更補朱絲為道元
質非文是終難久空看人間畫墨仙平生寓物不
留物劍頭一快何須角非絲非竹非蛾眉自言其
中有至樂凜然相對敢相欺恨無文字相娛嬉主
人相顧一撫掌羨君戲集他人詩

范彪

蠶碧蟬紅萬軸藏東臬遺澤富縹緗詎知玉躡金
題外更有長生九子香

陶侃三千上大家錦江戔色重桃花主人別具張

金癡上黨松心鬪綺霞

博山牀上綠沉齊易水廬峯取次題何似珍藏家

百十開函香透鄴圍西

侯封世業起松梢乾漆丁香代北膠密友更聞留

一介石虛中是水雲交

煙雲走筆勢重重卅聖詩仙脫腕從懷把元珠留

不試鼠鬚牀畔熱蒼龍

煤膠枕秘意何如琴上無絃韻自舒郭璞霜毫昏

五色不須銅雀染濃豬

百三家墨錄題詞卷一

十七

南來輕渡靖無波書盡船移咫尺過并少端溪持

硯去輕颿只為墨龕頗

瓊山治譜式南邦法腕郇公代有雙善積條條過

積墨烏衣拾紫慶連躡

楊時行

錢香墨潘何淋漓中有元氣涵心脾搜錄名家百

十二珍若圖書森鼎彞茲事嗜好無人識謂鄰玩

物毋乃癡豈知愛古生情性以膠投漆疇能離譬

諸尚友得千載鄉國天下睽英奇儲之藥籠俱効

用人磨墨磨聽評譏客歲謁公珠海曲淵雲未寫
神先移竭米策塞長安道阿婆塗抹非時宜清河
太邱同報嚴羹湯覆手愕不怡為作嫁吟紀三子
公有作煉吟長篇為子與張約
房陳鳳山丁未春閣下第而作俯仰上下頻嗟咨
千佛名經瑣事耳得此榮於華袞披何殊客鄉久
棄擲條釐圭瓚侯松滋即今援筆償墨債二十一
史安說之請研數笏灑瀛海文瀾萬頃蟠蛟螭

百十家墨錄題詞卷一

六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

王世維

邱侯家住古甬東屋有古樹盤虬龍十年襍被走
蕪市意氣卓犖凌蒼穹雄飛不能且雌伏嗜好與
俗殊冬烘我時訪之正中夏芍藥已退榴花紅客
來揖當尚不盡戶牖謾謾含香風茶竈無煙白無
藥是何古氣芬芳叢云有百十二家墨貴如寶玉
重大弓匣以五色爛斑之貝錦編以鱗次甲乙之
緘封邵羅方經數家倘但恨未覩奚李工規者萬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一

者雜佩者一一如數家珍豐多君此舉蘊藉甚惜
無鐵硯相磨礮物惟適用迥豈貴琅函什襲徒美
充君其舍之付小童研就墨汁一斗濃金石刻畫
垂鼎鐘字擘蚪蚪迥義農不厭藉作注周易贖寸
尚可箋魚蟲器精而良不我用堅緻麗醜誰為功
子不磨墨磨子蘇髯一語醒痴聲邱侯起舞頓
改容謂余持此論未公黃金可得墨不得宜蘇般
價何隆崇市人紛紛寶珠玉睥睨有似負販備匹
夫無罪臯懷壁彊賈句奪交洵洵何如此物世藐

視平臨石鼓爨下桐搜羅大半出持贈雙鯉剖出
含情悰古人懷書字不滅我敢棄擲隨衡縱嗟哉
邱侯好古心所鍾蕭閑清閱將母同家無長物亦
晏爾富此且免羞囊空君不見馮盛一九懷衷中
離騷古本載以從終勝提作綾紋三百刺觸熱襪
襪爭迎逢

邵洪

竒觀不數筑陽山好古心情許共攀曾為龍賓加
九錫畫筌書笈細參刪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二

雙湖者舊記風流玉玦烏丸次第收籍甚香眉零
落盡至今嗚咽隱山樓吾鄉前輩自為園溪隱而
下製墨凡十餘家盡為君

有唯香眉居士隱山
樓墨不可卒得焉

蘇黃著述儘瑰竒墨苑新翻絕妙詞韓筆杜詩兩

秋部一時傳遍白雲司

謂范衡洲藏墨
說蘆涇古歌

珍重栝椽舊夢違西清殘墨認餘暉余贈君靜遠
軒墨為先少

何當共試三千牘丹筆花生傍紫微

松滋滿載各爛斑一笑金門報罷還重向慧車然

石處霜楓落雁寫秋山

君吾谷看楓葉詩絕
工今將復性處山

徐大榕

元霜杵搗作肌骨三萬價輸一圓月侯封自昔重
松滋太守元香結茫忽東河司馬愛陳元蕪許文
章筆似椽匣貯一方星子石函開百幅雁頭箋桐
花鎔就金壺汁揮洒何須盡沾濕烏丸百二抵兼
金古錦裝潢自珍嚴十年示我武林城晴窓暗暗
浮光晶題詩不敢強理解守元尚白徒紛更惜墨
如金邗為此練裙瀉染飄燕市拚將歲月與磨人
弄弄丹鉛陋朱紫墨綬新除上佐賢詩道火速借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三

松煙狂搜行笈琅玕富人自羅浮閣苑巔鐵網珊
瑚棄不取明珠也合仍還浦休將俗吏笑風塵早
歲除麋能自舞龍賓十二愧相隨蛾綠無人倩画
眉日費一九增帝價臨池僊露滴三危與君此計
非相左同使客卿聯坐卧墨工誰似李廷珪千古
曲高終寡和

張對墀

我有墨癖古墨蓄甚備歲弃紅梨盒珍若古彝
器當其羅得時緘悉手自記錄成百十家一一詳

所自戒讀其著錄鑒擇洵不易材品俱純良乃收
入巾笥市駿寧市骨豈容參下駟想如公好士遐
僻必羅致但務楚才賢難誣魯鼎偽貌古心亦古
是用遣吾意記自乙酉年分乞得同志鍾情雖偶
然一鍾不復置名漸以羶噪人憐如痴嗜侑簡必
踰麋贈別留松使是物亦有靈輒復引類至往往
拱壁珍忽然千里寄重複不復存破壞畧檢棄蒐
羅逾多稔功夫完一簣起自明中葉羅邵擅神秘
文有宣德式品入鬪墨戲繼推程君房靈氣妙無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四

二于魯極工巧過此則為崇如此諸名家錯落相
蒼萃其餘百十種製灑各工緻上自臺閣珍以及
尚方賜下自故家藏以及藝林瑞近者易水良遠
者高麗異為丸為螺形為圭為笏類或為古鍾彝
或為襍珮璣方者為界尺橢者為墜珥怪者為瞿
曇奇者為席雖陽文細髮絲陰文錯金翠書法衡
山逸筆勢弱疾肆或有鷲八分宛然光和嗣又或
摹小篆直躋秦相哉詞或顯或微文或庶或恣徵
引多格語名目具新義雋如吟小詩質如讀古誌

背或鏤雲錦天章觸漆思亦有巨壑圖鼇山冠鼎
巖人物分生態器具別款識花卉及禽魚細瑣雜
明媚想彼製煤者窮年究藝事熟擣驗純良畫飾
發明粹即就印文看累丸應不墜窗蟲懸車輪棘
猴追芒刺古物如此稀振觸心為悸不知何精神
集合竟忘頰氣騰多寶光洞闢元玉遠東皋三樹
堂西偏半畝地人以愛墨聞齋為藏墨閱風暖桐
焯香雨過麋膠膩寤言矢弗諼摩挲常再四此好
殊鹹酸勿用下監致章句樂天耽集古六一醉前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五

賢偶有癖風流難軒輊而公愛此物不惜提攜累
杖策京華遊符瀛洲吏相隨木蘭舟負帶桃花
騎蛟螭不能奪夔罔還遙避伊昔工染翰腕腕騰
渴驥新作日以古香留不試自有真性情不容
置思議但慮墨磨人何殊挈瓶智即今南海頭暨
駐摩天翅墨莊未須營墨守且陪侍高閣烏玉懸
深囊龍賓睡相伴琴鶴間或同詩書曬離離墨粉
彈散作鮫人淚燦燦墨花生飛上扶桑肆公神長
自怡公額還以眸我來漲海中得親道範懿偶手

案牘暇手檢墨錄示條條可清玩羅羅如拾穗自
我解誦讀未見此文字可以備掌故訓詞免顛躓
可以資風雅詩腸助鼓吹晁陸列墨後詞壇樹一
幟墨史補其遺墨經增其賁直如一筆書名字先
比次匡廓及文理委曲遞周暨况復溯傳受不忘
所贈遺又如思舊集開函想把辭雨裏今昔情業
頭膠漆誼長更對此卷燈闌不能寐早以壽梨棗
吾心得無異吾觀古君子文章飾吏治撫綏夢為
勞著述情亦摯惟公抱長材以丹以塗墜凡木視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六

準繩撮土賴搏埴韻事播藝林前徽自應企遙想
政成後歸齋樂清血拂拭硯田滑點綴兔毫利坐
看鳳毛賢行喜嘉蔭庇以此作家珍後賢互沾漬
猶勝金滿籬持為子孫畀我今拈管吟時覺香觸
鼻名公傾風調題本合副貳但比阮孚屐或儕屈
到芟畢竟尚不倫我能無少志

張慶燾和姚蘆溼侍御韻

吾家先世富藏墨寶之不啻元玉符犀紋密栗光
黝黑磨人常自嘆蘇年深揮洒用已盡清芬悵

與煙雲徂墨莊雅抱嗜墨癖千九萬笏羅齋居尤
珍百十二家製方珪圓璧一一殊開函對客陳集
几燦若天府列球圍固知蓄聚良不易巧取豪奪
性命俱芙蓉鏡下意未得攜歸絳帳日夕摩挲聊
以息吾軀武林寓齋出示余炫耀如對波斯胡此
墨金盈搗萬杵青松元霜結成不朽株此墨銀光
透一點折釵倒薤染就元和書章宗蘇合世罕覩
龍香劑本煙霞徒有鋒削木誠足尚無泡是古微
嫌拘九成紀載多罅漏于魯新譜類妍姝千年尤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七

物歸真賞品藻不爽兩與銖子生亦好聚古墨信
手塗抹供研濡何如墨莊著錄能壽世玉版箋用
金泥塗處晦當顯洵不誣會看隄廡大小月給賜
視草玉堂日日醉墨傾百壺

邱永

秋砧擣網凝雲割秘思欲抽兔毫渴借取嶼凹一
滴泉怒歎散作龍蛇活書生須墨非偶然黃山石
破交松烟元霜霏霏結寸珽譬如畜艾宜三年吾
宗孝廉奇嗜博几上輕螺香處落古漆魚收不厭

煩苦心頻向人搜索辨取良工細編排百十二家
墨滿齋春塘草深日無事著成錄畧誇同儕繫我
抱經甘守白筆硯生疎墨波窄自古踰塵曾幾家
易水天都渾不識挑燈相示長安道揩眼徒能驚
墨好乞君潘汁惜淋漓帝貴於墨墨更稀

李斯咏

四明自昔有狂客水色山光釀寒碧誰與克繼前
賢風冷淡生涯成奇癖我愛邱君嗜古煤藝鼎珠
璣不少易厥祖高風世莫攀不重無金重松柏摩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浮手澤重咨嗟傳家累世皆清白剡藤谿石為因
緣探竒索隱匪朝夕踰塵過乞羅滿堂犀角雙龍
發銑澤細填譜系窮淵源愧煞綾紋刺三百人生
著屐須幾兩惟君此意豈愛惜吁嗟乎世無右軍
臨池工翩如驚鴻矯如龍又無僧繚點睛技安能
破壁凌天風舊物誠宜善保守深銅名山脫俗手
人磨墨磨兩相忘耿耿龍光射牛斗

李芳

冷落方知官味殊烏丸森列作清娛無多水石聊

同趣盡是雲烟莫道枯摩詰畫從詩裏悟張顛書
向醉時呼齋頭永日閒相對能令陳元興不孤

蘇可

東河邱君一素儒嗜好與世酸鹹殊佳墨百十二
家儲梨盒軟絮卧相鋪薦以霧縠殊匡邪爪甲乍
觸元香舒品評甲乙磨且歛二螺九子多形模其
紋若犀堅若瑜廷珪父子人云徂斤金不得墨如
銖邵羅馳名世廟初方程繼起爭追趨諸公謝世
二百餘元精耿耿照天衢一笏半挺同璠璣好事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什艱相詩諛邱君搜羅得自娛輪廓完密精光腴
周遊海內必與俱物聚所好不我誣我今摩玩感
復嗟升沉貴賤理豈拘貴時拱壁知難逾賤時或
視同砮硃湯堂貯墨今在無龍香牛舌皆誰輸睹
子雅集良既劬玩物喪志非同塗然不磨之竟何
如

黃易

北山秋水名相亞古墨生香一樣新記取芸窗拈
素手尚書傳裏兩夫人

時方得龔錢兩尚書
墨郵書寄之角上

白門煙柳舞東風江上蘼蕪態不同只有西園舊
桃李春來得氣美人中

先生寶墨如寶賢險麋百二羅窓前古人親跡摩
抄遍此樂人間便是仙

朱文藻

東河先生擅詞翰文字光采雲霞鮮平生甘苦與
墨共外物不足奪其專高齋積藏形式古為珪為
璧殊方圓同岑持贈悉著錄豈謂得魚能忘筌精
神感通龍寶至物聚所好有因緣鄧羅方名品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十

備下逮諸家皆可傳編排先後慎登選百十二家
名貫穿墨本耐用壽於筆數挺定足支十年先生
蓄之何時用著書毋欲追彭錢四明南來京雒返
紅梨匣滿馬頭懸松林處晦夜半泣收拾精爽隨
行攜先生著述不負汝壽以汝德元又元即今歲
弃未忍試惟靜惟默養其天有時黑蛟起霖雨墨
雲一噴萬井煙不才好古見恨晚對此異寶神愕
然題詞卷尾勉學少上黨黃山夢魂亭

丁傳

欲知其白頃守黑老氏妙解阿誰測除非有意寄
元默決不豹皮十襲青松液寢食與俱隨南北寶
之不異連城璧小華道人易水敵正已又誰慰月
給旁搜奇品富逾百涑水珍藏未為特人生當著
幾兩屐翻為輕煙譜隱僻如漆如玉囊不隔子墨
客卿知已得書擁南面城不空歌聲琅琅戛金石
繞屋樹古歲月積清影落几屏紋碧先生對此樂
無射喫之摩之多玩索

李芝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十一

君家烏玉藏過百角者如圭園者璧色作元霜性
比石我有故人在遠方寄我東絹長七尺愛之不
畫亦不書湘江之水無其白兩手摩抄心莫逆公
又翻然笑我癖

倪象占

昨日喜晴今喜暖日長一線雲光鮮尋詩遠訪邱
遲宅主人好墨何精專古品新函百十二瑤文寶
篆隨方圓為我吹塵拂蘭麝名家一一窮真詮惟
底力強能致尔得母神物為黃綠萬壑松濤千歲

魄作譜衍派憑流傳中山之兔不足殺西坑之石
不且穿以月計壽自今始著書亦到張蒼年况乃
晨夕不能舍往往細帙同移遷上春挾策走北道
已矜羶裹提攜全明年束裝欲西邁豹囊行復居
人先斗大蕭齋亦偶貯車當車號船名船嗟予好
古浪自喜學書不成画亦然見此但覺兩目眩撫
掌驚嘆宵忘眠安得身閒少塵事飽試漆玉觀光
堅長坐摩挲日一丸直過寒食桃花天

李三晉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三

觸手元香拂古春却如豹霧隱松筠不磨自是矜
文采禿後中書枉答秦

愛渠成癖剝難知索句應嫌我輩遲百十二家行
次定拚題一種一篇詩

儒官載石復何須千笏龍賓行與俱明日桃花嶺
頭路擔囊愁絕小奚奴

張錦芳

書有目錄畫題跋金石文字無所藏墨官名氏缺
有間目所未睹那能詳看山富稱七十九公擇豪

甚懸滴堂通人有藏還自晒蠟屐雖癖庸何傷奚
超潘岳不復得有明作者先後望宣歙松烟易水
灑羅氏小華稱最良誰其繼之程君房工詩尤愛
邵與方其餘苗裔百十強斯竝有功翰墨場流傳
自覺一螺足投贈直欲兼金償磨不許人計亦左
意偶寓物樂無荒怪君作吏天南疆書生習氣餘
未忘客來對客羅巾箱森如壁琮瑋珎璋水沉未
蕪散香霧雲雨不動飛元霜細尋年月記誰某下
遂款識區陰陽道人畜馬苦不韻漫士弄石譏顛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三

狂豈如收用在文苑五象六義含芬芳使君治用
傳術長偶然嗜好關文章高齋錫名古未有合伴
畫舫兼書倉携之度嶺朝 帝閣絕勝陸賈千金
裘我來賸馥分豹囊畧如知味一齋嘗惜無好句
揮琳琅為君作傳傳元香

程琰集蘇東坡詩

窮年弄筆衫袖烏一勺清泉滿石盂何似墨滿穿
破褐世間有癖念誰無

麥光鋪几淨無瑕腹有詩書氣自華未害冰壺貯

秋月老松燒盡結輕花

玉堂畫掩春日閒一枚不換百金頒錦囊玉軸未

無趾助我金鼎光爛斑

淨几明窗書小楷一螺點漆便有餘琅琅翠餅敲

元笏宜與諸儒論石渠

共向空中寓一塵非人磨墨磨人寒窓冷硯冰

生水心鏡都将付卧輪

錦茵玉匣俱塵垢此墨足支三十年何日晴軒親

筆硯區區張李爭姘妍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古

沈 灝

作字者筆傳以墨殺賊者兵衛以草聞之逸少筆陣圖整甲為墨刀稍筆刀稍自是爭鋒具大將豈能徒手格自衛不牢勇者怯刀稍雖具無能役我觀名工論製墨大類函鮑二家職品煤品膠品新故宜熟宜堅宜光澤猶之欲窓欲無斷握之則柔引則直右軍是聖于書者偶然例論可忝核整甲完備陣已列臨陣橫矛呼殺賊左衝右突若有神壁上諸軍皆眩惑歸來整甲不尸功墨之為德真

能點我公書法規襄陽至處亦入右軍室禿去中

書營塚埋存者客卿如山積青璋蒼壁元雲英鳳

髓麟膠金壺液磨礪已夥鑿亦精多少狐皮割一

腋花落韓江訟庭閒引我觀其武庫飭百家犀紋

錯光怪一卷墨錄對指畫為言治墨如治軍膠則

其將煤其卒練卒之功十之三選將之功十之七

將權不重卒乃驕將威太暴卒乃裂將卒相得簡

閱熟如岳家軍堅逾鐵又其運妙存一心徒拘古

法猶耳食君看邵程諸名家雖有相師能自得因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五

歎我公嗜古煤菊觀冷笑蠟屐癖豈知中有至妙理解人把玩樂無斁此論何必古人有廷珪復起勿能易怪我觀公作大字叱咤風雲立變色萬槩叢中過尉遲半夜軍殺度李朔筆所未到氣已吞况當其鋒不立折我今回憶少年時翰墨場中誇馳軼南山射虎氣已銷白鬚紅頰乏精力健餘不如廬將軍翼鏢空憐馬新息緣公古墨喜生獵忽欲據鞍操長戟

潘益恭

截劍削翠飛幽馥壯大孰搗成烏玉藥陰聲光精
絕奇文事擅能鬼神哭龍劑文房一物耳東坡西
陂同著錄吾師娟雅兼嗜此螺九百種聚其族細
別良楷析秋毫未許珠璣混魚目衆妙合集成大
觀羅邵方程難更僕達人寓意不留意閒情所寄
自絕俗海內流傳矜美譚題徧新詞供吟復詩通
轉眼十年滯嶺外開函吟興觸附名聊復借餘芬
戲笑前身呼潘谷

曾 灑

百十三家墨錄題詞卷二

六

養晦名山象本陰丹成碧火挺黃燧松烟一掬憐
皮骨輕比鴻毛重比金
奚氏馬肝餘石室陶家烏賊遍紗厨青州舊蓄微
凹硯吐米東邢試得無
百螺香噴寶花新聚古摩挲好有真祖詠窮年料
財物空教磨子又磨人
鶻目龍睛點處佳一丸山雨潑江淮染皴近得釘
頭法借爾塗鴉寶晉齋

許 霖集文選五言

怒染翰墨場謝宣寐寐子雲宅左太文雅縱橫飛
握中有懸壁劉越搗藻艷春華潘正安期鍊
五石鄧景衆工歸我妍書子珍裘非一腋盧子
平未始聞韓公疑義相與析陶淵深心托毫素顏
年欣願自此畢顏延

青松陰修嶺潘正陰谷曳寒煙顏延點翰詠新賞
江文徵物豫采甄謝靈以膠投漆中首九和光良
獨難首九雖新不代故通江積久德逾宣建曹子
目笑明月陽景瓊佩結瑤璫陸士宋人遇周客璠

百十三家墨錄題詞卷二

七

厥價徒空言盧子
志士營世業建曹子寄詞翰墨林張景夫子茂遠猷
陸士苟得非所欽陶淵芳塵凝瑤席謝靈油雲翳
高岑陸士舒文廣國華顏延精理亦道心王僧
瑚間木難建曹子匪以代兼金王僧誰能証奇璞馬
統懷抱觀古今謝靈
秘閣峻且元陸士俯仰流英盼謝元游思竹素園
張景深衷自此見顏延翰墨時間作謝靈觀者咸
稱善建曹子達人貴自我謝靈榮色豈能眩顏延暨

儒守一經江文沿牒情浮賤江文高會君子堂仲王

宣承風采餘絢謝元

饒蔚然

錢香墨妙天下知古松恠石真稀奇散花舞女那
足道濡染芳瀋時淋漓由來擅長聚所好墨卿相
逢臭味宜張我筆陣賴良輔勿以鑒賞疑其癡搜
羅家數百十二殊尤入彀夫何遺大小方圓品異
致珍重不啻古鼎彝一墨一圖一紀錄五光十色
騰陸離豹囊纍纍三樹側絕勝異寶來波斯此君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六

似難捐一日北薊南粵遙追隨伴以葵牋及雞距
端溪鵝鵠相儷妃興來開函一把玩古煤舊雨兼
情移豈比公擇廣採索空令坡老騰嘲譏由來性
情各有寄如公嗜好時俗嗤公亦不以千金易冷
眼人間癖朱提即今宦轍瀛洲島清風兩袖習習
吹文房千載添佳韻三十六丸猶一枝聞公愛士
甚愛墨滿階桃李羅歲蕤片長薄技弗忍置段錦
研鋒恒挺攜英才儲集將更富百十名家能致之
或取聯吟消白晝或看射策翔丹墀散給龍賓千

百笏封侯不必老松滋珊瑚木難堆玉軸琳琅金
雅多文詞是又先生一大樂笑傾金壺灑霏霏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二

九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

馬履泰

元風迴薄生寒濤太乙北極麾星掩文昌內階爍
寶燭五光十色流瓊膏粵自皇古肇書契竹挺點
叅功何勞漢賜隄廩誠異數唐給上谷真恩褒奚
家父子兩卓絕自李訖趙矜名高近代妙手殊寐
寘戴吳方邵蘭生蒿上黨何丸丸易水何滔滔埽
煤如掃雲攪膠如攪醪麝臍能膽互調劑魚胞鳳
髓相煎熬捶鍊不惜杵万杵埏埴有若陶人陶遠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煥近瑟不可狀木難裝匣黃羅韜東河先生癖嗜
此風流魁傑真人豪天犀月蠟直土棄守黑一意
勤爬搔未拆豹錦已色舞千笏示我錦琅整吾見
有若覆龍脊見若舞角卑羣毛見若元象紛列宿
見若海嶽跌靈鼈或為古維摩妙麗思禪逃或為
古錢貝輪郭伴新刀或繪小影或鏤句或狹如楮
園如鼓或曰藤雷曰棋月西域底貢來番般一一
指示囑記憶我但木立徒捫縹百十二家出手譜
笑令諦眎窮秋毫袖歸掩卷不復省人磨墨磨悲

其惱琅玕翠餅詎不愛雲煙過眼聊嬉教比聞鄰
生亦福此對客常解青繒弢亦有精品但寡弱脫
遇大敵終垂索就中二萬特殊絕園硃方綠凝花
糕瓌艷雖非子墨族若附外傳風餘騷神物不為
時好競搜羅猶得常相遭勢取豪奪庶幾免客卿
後古歸吾曹

陳玉垣

我觀百十二家墨東河徵作墨在歌胸無浮提金
壺汁腸枯吻燥空吟哦古來隄廩並石墨波斯國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二

進名黛羸後乃專供文士用翠斂長眉癡綠蛾易
水之奚歛州李是二非一訂莫訛易水姓奚歛州
李言廷珪本姓奚賜姓
李者非出陸友仁墨史尊之曰師賜以爵不與技
藝同等科半圭什襲秦淮海潘翁驚拜重摩掌行
宮寶藏龍文脊黃羅出曝題宣和勝國名手方程
竄遵用古法無偏頗善書之家每自造蒼松推盡
黃山柯東河工書因好此如嗜土炭方成瘞四海
良朋習知癖侑簡進致數螺古物搜羅集眾力
嘯倚有應文房魔松煤桐炷各精粹珊瑚木難歸

細羅或方如圭圓如璧或圖彛鼎模罇獻素河金
泥小字辨款識如鐫名姓留山阿渠几琅琅翠雲
餅湘簾漠漠元香窩蟾蜍滴水明鸚鵡諦視不敢
試一磨我聞班生恣大嚼傾喉吐出成隸蚪烏丸
變化詎有神方藥對病理則那憐余癡學寒等澀
一見輒欲分其多問君乞取君弗嗔君家美錦偷
無訶

金 福集杜少陵詩

發軔在遠壑好靜心迹素才名三十年蘊真慳所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三

遇賞研又分外非供折腰具因見古人情有求常
百慮衆力亦不細盛事會一時博涉供務隙討論
實解願颯然精靈合君意人莫知三寸如黃金但
取不磷緇感歎亦歎歎衆人貴苟得緼藉異時輩
一一當剖析堂橫單父琴瑟費義之墨保愛金石
堅萬里起古色

折遇蘭

東河先生妙書法遺我一幅尤絕奇挂出滿堂忽
變色黑雲閃爍騰蛟螭細觀筆古墨亦古四壁踰

黜光陸離那知此老有墨癖巧偷豪奪力不遺遠

後浮提購遺汁芻及洙泗搜方圭示我墨錄讀未

竟浩如煙海無津涯索觀累月不一觀寶貴不啻

盪敦彞齊心固請始出視使我目眩心神移標題

一一志原委形模雖異神理齊是時日午花氣寐

爐烟欲盡茶烟微湘簾半捲風不動古香馥馥侵

人肌轉憶昔人遭喪亂圖書零落隨黃埃黃金白

壁覓剽奪剩墨棄擲理所宜想當埋沒等塵土刮

灰妖鼠無人知一朝拂拭露光采似加九錫封松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四

滋皎如佳人貯金屋煥若國士離雞栖從來作合
忌太易鬼神無乃相疑哉世間可寶豈惟此侶眼
多肉工苟訾如君藻鑑良不爽惜哉小用空爾為
嗟我作字苦無法臨池自笑成書癡烏丸雞距竅
麤劣對此形穢空嗟咨請君捐愛賜一笏為作人
墨相磨詩

袁清

松燕督護有異鄉主持風雅居文房楮生管子趨
承忙施其元德晦而光先生嗜此傾雅望圖書四

壁高筵張琴尊彝鼎連寶床牙籤萬軸輝縹緗忽
然為我啟豹囊喻麋品目何精良黑如淳漆金壺
藏明如秋水發劍鏗堅如山石來筑陽鐵白萬杵
擗元霜丸以急手爛煌煌膠煉純熟如截肪能事
直欲追潘張先生寶之齊瓊琅奇搜百家藝各強
姓氏某其多可詳磨之嗅之樂無疆書莊因之號
墨莊幽庭無人夢自芳鳳胎麟髓間評量興到臨
池神飛揚精心妙腕追二王我生一藝苦不長執
筆但覺指爪僵腕底有鬼如能戕握管同登翰墨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五

場

丁六螯

莫記宣州與易州琳瑯一一爛雙眸墻東鬣駭鴉
初墮檻外龍蛇霧欲浮肯與潞公平飲汁湯教長
史醉濡頭滿堂古墨非無用他日看修五鳳樓

徐 鏞集韓昌黎詩

遠抱非俗觀文章自娛戲好古天下欽窺竒摘海
異琢切奉明戒端來問竒字開張篋中寶古氣恭
莫繫為我講聲形更人休報事

小翠相凝綠積火燒氤氳凝湛閔陰鬱天葩吐竒
芬作者非今士字重青瑤鐫陳迹竟誰尋吹竽久
混真陪賞亦云忝研文較幽元

男兒貴立事叩竒獨冥搜柔翰遇頻染瑤佩鳴琅
璆居然見真贗明月非暗投錄中載姚治先著述
之餘一笏為朱提所
換餘皆出自
同岑之餉芳菲含芥藻寃氣銷斗牛低心逐時
趨自非絕殊尤

我實門下士趨蹌閣前鈴義苑手秘寶為樂不可
勝始得觀覽富相賀簡擇精溫存感深惠師每歲
余八法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六

曾惠賜吳天章閣
然室歲煤十笏 姜蕤綴藍瑛校讐天祿閣此物
方施行

劉 燦集蘇東坡詩

徂徠無老松煙煤已狼籍後生工揣摩世俗眩名
實不精安用夥買菜苦求益誰知此凝神圭璧爛
箱篋

真偽半相瀆世俗輕瑚璉我公古仙伯老手擅編
刻盛以丹錦囊價重不可算落盡驕氣浮秀色紛
滿眼

風采錄雲烟誰似張長史戢戢千函書米禽與青
李清詩襟瓊琬醉墨爭淋紙方圓隨所蓄文章固
應爾

懷寶自足珍可使食無肉我詩無傑句亦與洗心
目講道出新貫至味識五六請壽使君公湮盡南
山竹

劉啟瑄

玉玦烏丸萃古香才人著錄好收藏一時墨妙羅
幾備半夜奎精近吐光國色待年資画綠 天家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七

有日借批黃聞君尚不輕磨用留伴元文趣味長

陳師魯

有明一代製墨者前惟元石邵正後小華羅文方

激程大潘凱吳拔名亦噪搗麝屑玉相高奢賴古

堂中數藏墨國初諸公具精識百餘年來續遺聞

東河先生鑒尤絕官齋瀟洒八窓開折簡招呼品

墨來是日欲雨仍未雨裊裊雲影何濃哉濃雲濕

影垂淋漓墨氣飛空亦如之古香忽與參鼻觀正

在開匣摩挲時我聞輟耕有著錄更合春渚紀聞

讀南唐以來至南宋製墨家數如書目公就明代
拔其良質鼎無從入墨莊祇今萬灶千山裏磨人
磨墨都茫茫

蔡園梅

右軍論書專論筆後代書家兼諦墨使筆嘗欲及
其鋒使墨直欲堅如鐵筆惟求新墨求舊舊者不
盡關人力材品貴佳年貴深大抵養墨如養德只
歎世人浮慕古飾偽展轉相眩惑丸螺歷落黯淡
光文字破裂宋元式補綴朱繇充道元直得髯蘇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八

笑一瞥彼以屢鼎亂真鼎辨擇重賴明者識我公
于藝亦云至墻下棄筆如山積相墨具眼尤絕人
妙解不在香與色蘭北曾為鬥墨戲精簡百家具
絕持今年招我散筵觀明窗競闢攤婉媿國華灑
寶絲騰光禹鼎湯盥對若失觸爪便作硜硜聲把
氣正宜深深息心知其美口難名手欲舍之情弗
克形模各種或怪甚書畫諸體皆精絕春雲凝榻
寒不流斜日侵簾影先黑到眼好山船下灘惜欲
飽看不能得我觀公書如觀海衆體深造浩無極

豈知公在墨海中指揮蛟龍風雨疾長歌歸來不見人鬢髯曾到元玉國一詩豈云衆妙談入夢恍然十日憶

吳常嘏

墨積瑤函滿留將染白麻搗皆三萬杵藏計百餘家寒暈騰虹氣奇香散露華黃金難比貴應助管生花

障簾殊堪鄙開函得味長犀紋縈古篆豹革萃幽香易水名家著平原史筆詳從來蘇玉局此好道百十家墨錄題詞卷三

難忘

張對潮

昔人窮年攻一藝藝不臻極心不止心期臻極藝迥傳藝可以傳人不死僚九秋奕扁斷輪甘苦畧與文士比晉唐人書最擅長購求良材供絕技濤牋鼠筆竝名高製墨尚罕言所以仲將張永小有聲最著南唐歙州李爾後國工若雲興晁氏著經陸著史煤膠和擣各爭工張柴潘沈難屈指大抵奉李為不祧如書稱王父子似遠者傳聲近傳形

論畫語

南唐宋墨難見矣明稱小華與格之鼎其

足者曰方氏方氏墨譜曾見之蔚然大觀真可喜

窮搜物象無遁形輒繫銘詞發至理此人學識自

足傳彼直寄之於墨爾乃知藝成良不偶收名遠

者中有恃及從我公觀藏墨方氏要其一家耳餘

百十家皆精絕盥濯取出巾笥裏開觀我豈能盡

解似從藝林校諸子畧知其意歎超妙乍覩其辭

驚譎詭賴公一一能言之犀文漆色了無訾彼以

畢生擅一能公以兼收萃衆美龍賓百輩爭騰文

百十家墨錄題詞卷三

十

國手九泉感知已吁嗟燕石或自襲重緹荆璞熟

視同敝屣子雲乞乞方草元旁觀已作覆醅視得

如我公好古心斗間劍氣可無熱噫公於古墨尚

如斯何況研墨含華稱國士

張對薰

紀消養雞望似木方氏製墨名非煙徽墨非煙迹

盡化養雞似木德乃全華亭莫氏論治墨膠精則

妙入則堅堅妙久之純無迹作者不見待後賢猶

之鬪雞戒盛氣此中妙諦元又元東河先生嗜古

墨收拾佳品陪丹鉛南來宦囊何所有有墨數匣
畏以攬我從受業得把玩百十二家紛羅前虎文
龍光錯琮璧金膏水碧凝貨泉銀海閃動瞳子眩
春山低感蛾眉妍師言各家皆精妙多數百年或
百年高者直堪配奚李卑之亦與潘張肩黯如黑
蛟蟠涿水窟如元鶴參寥天劍不見光祇見影明
王敬美評是何寶氣神難傳以手觸之作石響半
方氏墨語擬想抵十年研咄我用墨二十載嗜好與侶爭芳
鮮大羹元酒都未解瓊液石髓况有緣不得我師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士

發篋示耳目坐令凡近亭此墨種種出古異虛憍
化盡色隱然國手擅能不自見心香一瓣飄蘭茝
由來寶劍歸烈士是物非師誰解憐師才雖不處
天祿筆精墨妙追雲淵日作百紙大如手神來欲
突過張顛應知太乙青藜杖華堂每夜照墨仙

張對蟾

元祐大人物司馬及蘇黃豈惟取舍同風流畧相
當溫公無他嗜惟墨務多藏鬱然數百勛貯可成
一倉蘇黃兩君子求得頗皇皇適然愜所好選選

形篇章爾時石昌言專力蓄南唐祇惟不肖磨貽
笑翰墨場他如李公擇豪奪以為常均之有至性
未應遽訾傷後起平原陸蒐羅家數詳上下六百
年名工使流芳近賢希風者雪堂與湯堂貯墨三
十餘豈肯千金償惜哉收尚隘東流策大方卓我
東河師金薤飄琳瑯前身是墨仙容脚歸其囊淳
烟不自製鑒別析豪芒往年在都門鬪墨恣徜徉
望氣得寶劍撫石收夜光愛古不薄今空羣無留
良物惟聚所好詎必有力彊集合百十家隨行五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士

馬韉我來瀛州島眇小附門墻捧硯揮毫暇發篋
古煤張觸手披小華過眼識君房俎豆李庭珪奴
僕張力剛犀文縐密粟玉聲夏鏗鏘氣色含古淡
神采互發揚河伯旋面目彌望極混茫歎此諸國
工運妙本心臧源流或相師門戶各專長有如觀
古帖鍾衛逮諸王結構具異態天骨紛騰驥竭力
爭所至雲中羣鶴翔又如品唐詩百千費裁量名
家與大家雄渾兼老蒼異曲喜同工清瑟逐笙簧
我頗攜此墨追隨遨八荒唐以華山盆潤以銀潢

從門墻得備觀開匣森神骨寒隱如濃雪草古
鼎時有寶氣冲眉端君不見蘇懈十笏乞高麗又
不見李氏連艘入內府由來聲價重黃金何況年
深色香古聞昔攜往長安時客卿傾倒名賢詩慚
余了無稽古識瞪目莫能贊一辭

錢 鑑集文選四言

寒山之桐張景煙雲閣漠建有浮而清有沈而
濁班孟因雲洒潤尋煙染芬陸士先民有作張茂
網網縕縕班孟結繩闡化八象成文潘安自茲以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古

降數逾千禩昭明太子章畫志墨屈平磨礪砥礪枚源流
間出昭明太子步驟分途李善狙詐颺起潘安睢昨肝肝
揚子雖有淋姿張茂質非荆璞盧子鷲鳥累百不
如一鴉孔文飛文染翰昭明太子箴罷在身陸士絨石
知謬享帛自珍李善察時射利左太衆制蜂起昭明太子
英英夫子潘安顯明臧否嵇林維此魚目唐突璣
璠任考曰若先生顏延觀象洞元陸士求之曠年
帝魏文寄之深識盧子彪之以文體之以質張茂實
簡惟良潘安志在適意盧子哲問允迪陸士躡矯

獻罷年延繩窮匣開寶玦初至魏文袂聳筵上眉

軒席次孔德土積成山水積成川張茂奇物譎詭

司馬得魚忘筌嵇林宅心道秘澡身元淵顏延編

蒲緝柳任彦顯猷翼翼東廣頤性養壽嵇叔遺華

反質潘安言以暢神文以明言劉越靡德不錄陸

墨錄公著有粲然可觀昭明太子萬寶增煥山其馨

若蘭嵇林抗心希古嵇叔式觀元始昭明太子爰清爰

靜揚子以介丕祉東廣

邱步蟾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古

上黨扶桑品最尊南唐玉玦久無存比來近古推
羅邵誰解多歲詔子孫九萬幅追王內史十三家
勝寇壺門會須柏影松聲下揮洒雲烟筆底翻
范引頤
金壺出浮提陰精洩秘錄漆退石流液松衰桐飛
綉南唐擅國手繼起紛百族蘇黃諸君子佳品互
珍蓄風流逮我公秉性寡所欲卓犖籠百城天人
貫幽獨詞壇揖飛將濡筆傲張旭嗜墨如嗜香條
條手著錄奚李品已遐程邵集囊麗計百十二家

并羅肱其積開觀眩銀海不數元圃玉如鼎躍汾
河髮絲鑄蠻觸劍挺柏幹與質隱清馥古錢黠
而幽犀紋膩而熟氣色落虛憐冷僧定如木錚然
磨紫雲龍腦嗅攸伏味淡元酒醇光幽黑蛟浴賴
公畫指陳妙諦契亭毒似談百子書醞釀別穠郁
似評諸家帖源流辨拓縮運巧奪化工濟美若接
穀衆妙皆專門志數難更僕想當刷翠時天孫擲
蛾綠擣成金百鍊換抵珠十斛故人投風雨一挺
勝困穀妙手感品題千秋炳芳躅愧予事筆硯不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十六

辨雞與鶩豹囊養數笏雖好未免俗今朝手此冊
始解旋函目筆經著右軍硯說詳玉局公筭廣侯
封藝林列鼎足十萬市胡琴意不在鼓曲千金買
寶劍興到偶持矚公今出示人更兼字百幅文采
轆前彥煙雲映南服佇看引二螺觀書入天祿
花生三品管色潤五雲牘琳琅飄金薤鸞鳳舞玉
軸墨僊臨斗牛無用君平卜

孔繼洵

見說烏丸夥奇珍不易詳出池灑僧硯入木篆仙

章露潤綠天屋風高如意航儒官甘守黑寂寞暗
生香
賦性輕縈利研交萬水雲琅琅烏玉玦挺挺老松
紋渴兔酣奇獲翔鸞現好文莫嗤宦囊澀借此古
煤薰

盛世逢

東河先生吾父執如椽筆灑秋露濕十年清宦五
嶺南遙瞻白雲引頸立平生嗜奇兼好古文具精
良富緜帙閉門更愛子雲元靜守尤耽老聃黑絳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十七

侯策名在書契易水流傳到克欽先生富有百十
家著錄名齋謹什璧玉玦搜殘馮盛靈金壺遠致
浮提國類葯籠物何可無如博古圖用意輯六一
常言聚所好萬戶封侯安得易又見琳瑯滿新詠
何意葑菲兼採及少年不學今始悔空抱遺書慙
作述閒塗蛇蚓戲家雞況欲爭鳴效蛙蠅虛磨歲
月走天涯又類東坡磨不出先生分符涉海嶠蓬
島烟霞那可即公餘琴鶴自在攜恨不從風生兩
翼雄詞照耀被陵谷六草三真滿箱笈墨兮墨兮

得所趨占斷恩波邀拂拭他年得與客卿俱臨池
恣觀蛟龍掣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三

十六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

馮成修

手盥薔薇把一篇知君幽癖寄雲烟書倉早括名山業官崇多留翰墨緣豈羨魏臺螺萬石獨珍廬岳麝千年松滋盈衷何須夢原是瀛洲舊署仙
角鼻名士寂清狂廣貯喻麋闕草堂絢爛錦函搜
索富淋漓椽筆品題香探丸比似珠無價噴汁驚
看斗莫量滴盡金壺研露好被中畫字笑王郎

吳世賢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一

餓香先生癖好古留心古墨編成譜百十二家考
訂真一一分門且別戶昔人惜此如惜金豹囊什
龍恐濕侵張遇次之李第一箇中賞識須知音歐
陽能書不擇筆營邱善畫不擇墨文房畢竟尚精
良世人紛紛徒耳食二螺九子自有真龍環鳳疊
非無因賜自雍熙知異數獻後晉代尤奇珍昭代
名公多鑑別品題雅欲衷諸歛襄陽覓得祖字藏
徑寸星丸重於璧吁嗟乎千年松烟有如漆天地
之精不可滅凡物負奇不居奇聚於所好名因集

前輩風流有墨評斯譜與之相髣髴

鈕孝思

古初作字資髣髴後世乃用松烟末名山事業藉
流傳不得其人鮮勿失我昔遊蹤止大梁賈胡招
看商周物錦囊什襲次第開七寸方長竹簡出數
行蝌蚪素為書骨肉細膩精華蔚百代收藏尚未
唐人之所寶天亦恆鐵香先生秉奇筆愛墨年
成痼疾漢宮安得問隄塵不見廷珪空鬱鬱邇來
制作數百家君房于魯竄稱傑誰能鐵網取珊瑚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二

九子雙龍分甲乙先生何處有隻眼獨集瑯玕辨
毫髮青錢萬選拔其尤百十二皆烏玉玦客卿多
自故人來紀載蠻箋詳且實清賞洵應玳瑁裝勝
遊還共琴尊挈始識先生蓄墨心平生交道重無
匹東雲北樹思漫漫無那同心苦離別檢將手澤
細摩挲一時聊以酬饑渴我有元霜欲寄君恐君
入手懷增結何年購得古秦文三樹堂前對明月

歐陽新

世業縹緗古意多玉泉萬笏更蒐羅物緣夙好力

能聚製以人傳精不磨阮屐自娛知幾着陶琴得
趣自高歌等閒燕寢凝香夕十二龍賓漫揣摩

闕涵

司馬蜚英蚤馳驅翰墨場驚才飛白雪癖好結元
霜百二家聯譜三千笏滿床製宜麟作髓貯以豹
為囊溯自邢夸始工惟祖氏良犀紋倚易水蛾綠
重文房漢殿隄塵錫唐官麝劑藏金壺儲漆汁玉
玦截松肪按史先推李論材次數張兩雄角羅邵
九子仿程方奕奕輝雙篋庚庚艷七襄芳應薄蘭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三

蕙價不換琮璜角上流聲遠營邱衍慶長碧烟浮
小閣古樹蔭修廊彩筆珊瑚架牙籤玳瑁裝龍賓
符夙契鴻寶發幽光督護頭銜領侯封世系詳端
居時拂拭行部必攜將什襲紅梨匣分馱紫馬韁
策名趨魏闕捧檄莅潮陽冰署裁雲錦琴堂泛羽
觴鶴調知政暇虎徒識刑祥余昔來珠海君方駐
綵航羊城秋把袂燕寢晝凝香遂得窺清閨真堪
眩湯堂品題殊甲乙款識辨毫芒圭璧形俱合禽
魚勢若翔刀錢儕劍脊楫月匹藤岡字畫摹義獻

丹青貌鄭王烏丸團箇箇翠餅夏琅琅已比多文
富寧須有力強嗜痴磨亦惜守默樂無荒靜玩俄
移魯奇觀探望洋坡仙遙遜席越客近承筐細滌
澄泥硯輕研湛露漿選詞經纂組盈帙煥縑細老
我拋鉛繁頻年役稻梁衙齋蒙授簡儉腹強搜腸
欲效邯鄲步深慚籍湜僵雷門持布鼓貽哂在書
倉

李壇

香霧蝕月麒麟鬪元風捲地黑虎吼廣張鐵網塵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海中八荒烏玉不脛走聞公家依四明山千年祖
宅松丸丸愛松并愛松之烟如此嗜好元又元曾
蓄名家百十二邵羅以下悉標識荃蘅蕙蔭涵清
芬壁琮球圖渾古味副墨子生洛誦孫香濃到處
班馬薰瑰奇倚撫星宿落沁心元氣光斯文忽思
前月風雨急天公怒濺淋漓墨知是松滋青衣童
光芒萬丈先驅入戊申三月十一夜海傍俄來驛
使呈緘書黑雲一片低前吳海濱皆如墨池啟視卷詩畫墨
守陸離眩目驚驪珠奇情鼎寫黝然至銀光怪發

鴻寶氣門空彩綉鸞鳳翔倒海濤翻虬龍戲海天
空濶窮冥搜苦無佳句吟相酬願吸仙人金壺液
噴作五城十二樓

吳堯祖

我為邱氏昨賦古樹堂更為鏡香司馬題珍藏邱
氏家世富縹緲李鄴侯架曹氏倉累沐浴工文章
鐵香纈先人業發榮舊穿楊染翰天馬不受繮龍
賓十二紛翱翔傳鈔紙價貴洛陽又其餘技追鍾
王退穎成塚滌煤滿塘得其半楮當古帖數行鏡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香以為是吾古樹堂故物與操觚家本事不足相
誇張即今作吏南粵足承筐鏹餅白金葉黃珠搜
合浦灼灼光珊瑚瑪瑙瑋良海南之樹百合香
羅致儘可阿堵繞滿床不然端溪石友鸚鵡暉花
青蕉白潤截肪追之琢之十百方可免鬱林之石
罷輕航計值亦抵陸賈裝鏡香以為此古樹堂之
玷辱鳩羽烏喙嚴遮防北轍南轅求索幾十載乃
是百十二家名墨貯一囊墨材墨工并墨主墨譜
一一皆精詳琴堂寂靜塵不揚黑松使者排列森

圭璋快意誰許十五名城償乃知淵雲揮灑墨妙
尚奴隸珍品肯為抵鵲窮崑岡古栢古松翠而蒼
百十二種烏玉相輝煌子孫慎守永無忘傳之百
萬千億歲倘作昆明劫灰愕眙東方生

叶師莊切

夏文廣

元霜萬杵光凝紫隄麋石液美無比韋李張羅各
擅場窮形盡態含古香雪堂漫堂均好事收藏珍
重詳為紀錢香先生意更賒貯得名家百十二興
來開匣光陸離飛舞龍鳳蟠蛟螭坐令海內誇韻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六

事名公巨製交紛披慙予鐵硯老研磨不知蒼壁
元圭褒然如此多何當結隣角東去與君磅礴三
樹之下啣杯吟嘯相摩挲

劉統基

有好乃無好所好固殊倫陶琴及米石超然見性
真公好偶在墨蒐羅盡龍賓種分百十二拂拭無
厭頻香煤絕罕靚黝然自含淳鑒別具深識邵羅
次第陳或以叩其故但云意所親公書妙天下各
體皆精純鈎畫右軍筆墨花燦然新對此若拱壁

何必琳與珉宇宙多寶玩奈隨時代湮不歸月旦
筆雖美焉足珍此墨亦何幸得藉知已伸伸將一
點漆媿羨垂千春

繆引吉

伏羲畫卦蒼頡字結繩書契遞殊製漆簡流傳幾
萬年石墨松烟增踵事混沌鑿開鬼神愁上古典
章劫火收九邱八索百荆一掌故盡付松滋侯魏
世獨傳仲將墨烟輕膠澄漆光黑奚李以來製彌
工龍文鳳采映東壁爰自南唐逮北宋西園內府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七

咸入貢蘇黃諸公擅精識品題聲價球琳重東河
先生愛古香三樹堂邊開墨莊麝煤麟髓積元圃
韻事直追蘇與黃會萃名家百十二不須豪巧悲
羅致笑擁烏玉輕百城黃羅一一自標誌元之又
元眾妙歸元雲冉冉芳菲菲古鐵幽香知者希所
貴在我杜德機

黃丹書

用東坡孫莘老寄墨四首韻

古墨不可見空說張李工重耳輕目前吾聞東坡
翁先生富明製元珠探驪龍寓物不留物裏石啜

南宮高齋美風日香霧浮簾櫳一一試佳硯落筆
光吐虹亦如列屋居爭為悅已容

五羊初識公正值閒手版譚藝接韓蘇渾忘墨綬
縮得士如得墨幾輩邀青眼小子悔雕蟲認欲廁
狂簡遺文感原鴿椽筆借編刻余初見先生即訊及家兄遺集并許
賜何以報瓊瑤捧卷一慚報

曩者南樵翁嗜古出咀齧金石恣冥搜披榛拓薤
葉椎搨費踰糜安得蒼玉玦惜不與公遇持贈傾
秘篋潮陽與海陽墨緣庶可結豈羨濡首顛三杯

百十一家墨錄題詞卷四

留醉帖

養疴卧江城頗懸作詩戒因公屢推轂草草償舊
債邇來畫風篠興發剝爬疥丸螺倘見及揮灑獲
利械更當從公遊山水挾幽怪庶幾附尾蠅免誤

渡江蟹

楊師時

萬物相潔齊真契各攸遂見仁則為仁見知則為
知當其情所鍾邈然託高寄以此得癖名何殊昌
歎嗜或為壺澤琴無絃自清閤或為茂林蓮愛尚

八

與倍異或為六一齋金石集大備或為海嶽石衷
持凜失墜落落古英流嗜殊理一致東河儒林丈
墨妙無倫比搜羅古隄糜為錄百十二燦然發寒
芒黝然歛珍秘一一詳品題有如使以器貴重龜
魚金緘之不忍試公來粵海東文章飾政治尤盛
汲引心裒然拔其萃儲墨如儲才無窮廣教思墨
騰易水光蔚為希世瑞肅感東齋靈維拜石室賜
濡染銳頭螺研究元中意不惜剗心誠斯明斯髓
志苟徒什襲藏毋乃等棄置公意獨超然完璞自

百十一家墨錄題詞卷四

九

娛熹謂墨象為陰亦以晦為義膠漆字學如微妙
不可議幾見嚼墨人噴出神仙字默默守吾元靈
靈留天地

李大經

東河藻翰挾天庭蓄墨如書擁百城古錦囊中函
翠餅碧琉璃下浸瓊英品標方邵珍藏富形具丸
螺鑿別精筆陣應須鑿甲備千人軍隊掃縱橫
歷代烏丸取次陳品評那許贗清真元光世遠侯
封古易水風遙譜牒湮石室觀書空記賜金壺貯

漆幻稱神何如百十二家數至寶長留藝苑珍
上黨材良寄意深箇中領取歲寒心窺竒直欲從
冥索染翰頻欣對客吟好古風流超世味登龍聲
價重雞林他年集遍元雲句好數家珍對樹陰

徐倬雲

東河夫子有墨癖什襲珍藏逾圭璧格之小華次
第詳後之視今今視昔流傳海內風雅揚短韻長
篇積累百我讀題詞驚且歎目奪神移腕為搯錦
囊馳騁黑松精香可薰芳豔可摘驪龍之珠誰將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十

取元圃之玉紛委積夫子廣幕羅英流青眼紅塵
芥拾珀懷銘握槩爭登龍豈讓荊州譽噴噴墨錄
百有十二家題墨新詞日增益卓哉嗜好殊酸鹹
韻事風流超形跡公餘落筆何春容墨汁淋漓洒
烏幘光芒穿就千珠璣餉給唵壇百朋錫佇看五
老來下觀神人迸傾金壺液

聞人埰

古人用泰用石墨石墨黝如螺黛黑南方狡獪用
蟲魚脫券三年晒烏鰂中間好事刷松烟探約功

奢良亦得踵事增華歷年所諸家元玉工雕飾元
如小兒睛湛湛淵若太元守默默嗜竒誰似邱使
君百十二種費羅織豈謀寶晉一房山不似南交
幾車惹知公嘗存守黑心取之自廉用之嗇殘丸
賸笏出筆札如創劃沙射穿草寒錢生香名厥齋
時時照見古顏色

楊廷科

草聖詩狂並墨仙龍賓十二富翩翩留香珍重圖
書府懶學楊雄著太元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十一

好墨如公世所希晁經陸史闡精微何時傾倒金
壺汁點就龍睛破壁飛

謝蘭生

元珠照夜光鞞鞞陰精薈萃寒芒起緇惟漠漠聞
古香燦爛箱簾聚麟髓收米一百十二家含李起
奚紀名氏蛾綠豈自鄴臺餘松烟不殊雞足美道
人有蔽古所同物聚所好那能已麝煤片片怡心
神得趣撫摩嘗隱几細縕異花生筆端錯落明珠
入懷裏黃庭注就書離騷絕勝綾紋三百紙膠投

漆固心不移搜羅富有古莫比一囊攜歸陸賈裝
百斤他日遺孫子即者作傳譜松滋用東續得平
原史

陳禮仁

易歛遺香璧誰能什襲珍搜羅憑識力品隲見精
神圭璧縱橫列琳瑯次第陳研經應待用莫漫戲
磨人

李驥元

邱侯家世守清白不寶黃金與玉帛海邦仕宦餘
十年鐵舫藏弄名家墨或如圭璧或如璜雞豆烟
輕龍髓香姓名時代精考詳紅梨匣貯烏玉光得
毋涪翁東坡今再出天教墨精走集才子之錦囊
平生嗜此苦菟乞顧厨通靈倘我得歸憑南海為
墨池濡染蛟龍閃天黑

伍宗澤

衙齋白晝下緇帷閒檢籤題竹影移裾據百家驚
海內吟哦一日遍天涯清香縹帙温岐啟石炭松
心李嶠詩光黑報書蘇玉局可能十指似懸槌

夏鎮奎

耳聽爨焦桐誰是知音者琴得蔡中郎墨有邱司
馬

蒐羅烏玉珎百十二名家海內覽吟嘯聲散落松
花

官遊遍天下所到攜豹囊春風一相遇江山草木
香

緬懷三樹堂松柏挺高節高節與古香風流兩奇
絕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四

十三

陳亨鏞

東南海氣壯文瀾星使遙來米氏船武庫驚人迴
電紫香煤堆案伴談元平生契好因同贈無數家
珍手自編者倚鰲山無俗事時時點上冷金牋
我生弄筆枉勤勤易水南唐了未聞此日方窺門
內美如公真辨掌中紋豹囊文蔚曹倉石龍腦香
蒸鄴架雲省識隨輪甘雨好更饒墨瀋散氤氳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

侯學詩

鐵香主人臺成癖百十二家延入室雖同是累亦
自佳稱此以求何勿得昔人作事不草草零圭斷
壁猶可寶緘厨只恐欲通靈著錄方將期永好以
我曾嗟三古樹每見叮嚀索新句卅載京華費夢
魂一官海角隨煙霧休論磨墨磨人舊雨逢君
雪刺新海內今無玉川子船窗風雨獨傷神友人
盧月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五

馮敏昌

江南墨說李廷珪明代還傳邵格之百十二家誰
與譜蘇黃晁後幸公追南中治見牛刀奏北上名
隨驥足馳行篋摩挲聊共賞慙余拍鈍尚臨池

馮斯衡

犀紋玉質蘊真香古錦囊涵易水光書館舊傳燒
墨地元中子在化松堂
遠濕瓊藏尚豹皮海鯨血瀟紫玻璃摩挲百十二
家物知是仙翁種玉芝

前代元香遍網羅方珪圓璧銳頭螺合肥宗伯虞

山叟上有龍賓十二多

官齋什服致蕭然潘谷常和孰後先爭似東坡臨

郡日杜詩書就十三篇

胡國綱

少年美筆衫袖烏刻藤天關如鴉塗三真六草體
格且弗論筆陣先嗤鏊甲無鐵香使君擅能事煙
雲變滅羣龍趨仲將點漆光奕奕母乃僊人為贈
黃金壺自言生平有墨癖四方交好聞爭輸方者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五

為珪圓者辟豹囊傾出形模殊邵羅已下別門戶

姓名一一按次呼輦下諸公競題詠琅函貝簡字

貫珠投我巨編三日讀愔然手追心為摹古人讀

書尚名物羅列左右史與圖請公并寫龍賓貌附

以詩卷行通衢不見宣和內府繪博古至今猶睹

璉與瑚嗟我一行作吏此事廢蟾蜍硯滴誰沾濡

安得抱牘侍公側日飲墨汁香侵膚有如淮南雞

犬舐丹鼎飛鳴直欲凌仙都

蕭光國

蒼蒼嘉樹陰古香發庭戶落落元中子風味與俱
古自昔珍隄麋點漆光藝圃奚李沆邵羅易欽遜
相祖想當監製時錢白搗萬杵圭璧殊方圓文采
錯龍虎墨官代有作唐宋垂系譜妙製溯前明完
璧猶可擬惜哉人磨墨棄擲輕直土何人襲豹蒙
吉光珍片羽吾師廣羅致編為晁陸補百十有二
家姓氏歷可數遂令居遊俱龍賓得賢主况復筆
淋漓濡染何媚嫵海邦官多年瀾翻黑蛟舞墨卿
自追陪珍重紅梨貯陶琴聲正希得趣時一撫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五

三

李鳳陽

愛古有真性高人寓意長搗成一點漆收盡萬松
香世眼何能識名山自許藏潘師如手拊應拜少
游囊

何建翎

雪堂三十昔曾誇又見搜羅百廿家珍似兼金寧
畫駁藏同寶玉宵塗鴉舊時點漆傳華誕前代香
煤著小華為看淋漓元氣濕半牕烟雨鎖松花

梁基

高齋元氣秋冥冥長松白日驅風霆紅梨開匣數
烏玉使我目眩身矜嶢方圭圓璧萃如許森然萬
笏俱來廷魏臺上黨洎燕欽紀錄一一皆詳明龍
文黝黑金泥古劍脊寶怪浮光晶人磨墨磨兩不
問安使韻事遺芳馨懷寶獨免懷璧患守黑絕勝
金滿籬

吳祥金

先生愛墨有奇癖百十二家古錦函信若求仁多
務得固知風雅欲非貪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五

四

古松堂畔歲寒心落紙烟雲滿院陰見說臨池常
潑墨如何珍惜勝兼金

彭翥

東坡日草贖三千二寸油煙戲登受行甫藏墨空
爾多手不能書啜以口古來好事與賞鑒兩者判
然自分劑元香天遣付名賢肯使塵凡有其有東
河先生海上來文章政事前無偶親攜古墨珍鼎
彝纖毫辨析妍無醜李奚墨寶數南唐雲煙幻化
空搔首搜求勝國紀留遺精妍無出新安右方家

于魯程君房各有遺譜傳墨數邇來著名曹與汪
素功近聖密卷復出鞭之走豈惟按法選烟精藝本於
文原不朽熏以名香函錦囊選拔無遺尤必取圭
璧琮璋紛瑰奇區別姓字詳其某齋頭萬笏時摩
準如依賢指羅星斗於戲君家古樹堂揖讓衣冠
三老叟更得名家一百十二成墨守直同六一金
石集歐九

姚秉哲

元天渾渾影沉默史蒼抉雲闕昏塞混沌鑿破鬼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五

五

亦愁上古文章肇典則但惜製字未製墨六書信
美少顏色太羹元酒味空咀草衣卉服采不飾漢
魏以來隄塵傳百不一存猶耳食南唐北宋誰絕
倫廷珪崛起易水側一丸不脛千里走千金纜抵
一挺直自後作述相師承各出新意軼古式當時
名公嗜好奇平章潞公學士軾一吸餘瀋笑口開
足支卅載快胸臆風流文采就銷沉斯人斯墨那
可得勝朝墨家方邵羅薪傳未絕火不熄詩老松
圓劇有名君房珠林世所識金石蜚聲文不磨碑

版琳琅手自勒黃山童盡磨羣死只今煤烟紛萬
億燕石重封容應笑贗鼎欲辨心先惑遂令筆陣
無光輝會見墨池生荆棘東河先生青雲客千人
之俊百夫特巨眼光炯筆如椽揮斥烟雲走八極
愛奇好古博且精聚墨有神尤罕匹黑犀班駁羅
古緘翠螺襟畚來絕域足所未到神先傾東挹滄
溟南滇楚麟脯鳳髓光炫眼龍文虎脊風生翼圓
成尺璧方寸圭碧于秋光黝如漆百笏真選萬青
錢十二續用數之仍開函笑擁無專城香風裊篆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五

六

滿堂闕憶昔三樹石壇開墨齋坐卧踵以息臥龍
偃蹇攫元雲香霧霏霏籠日晏十年銀艾臨海邦
蜚雨蠻煙樂守黑紅梨匣壓馬背偏烏玉玦堆船
唇仄此中真賞知者希我亦管蠡懸窺測漫噓寒
冰索枯腸却看飛蟲笑空弋願乞龍賓隨飛鳧披
拂天葩飄硯址

沈筠

古鐵幽香發闕前幾度梅墨花今作雨文海殷奔
雷霹甚封松使官清寶麝煤歷舟猶勝石嘯詠黑

雲催

黃蟾桂

竹書紀中古割用髹漆良爾後用石墨魏臺餘多
歲菁華發天地松心含元香燒烟合膠杵點漆誇
仲將易歛著奚李國手稱南唐有明推作者羅邵
暨程方誰歟具精識蒐羅集衆長我公眼如炬博
古區否藏遂蓄古諭糜璀璨紛盈囊元精龍賓聚
軟劑麟髓芳梨匣蟠虬螭錦函韜珪璋如彼清廟
麗鐘彝森琳琅如彼岫嶮碑篆籀辨史蒼滄几時
百十家墨錄題詞卷五

七

拂拭顧盼神揚揚往昔詣韓山墨妙驚光芒草聖
渾在自飛騰及蘇黃那知豹囊裡如許開墨莊古
物聚所好評品尤精詳我時始謁公瞻拜祕笈菊
歷示百十家霏霏元雲颺鴻寶莫能名廢然等望
洋因之勤探討春風渾坐忘况復妙淵雲馳驟詞
翰場領假如椽筆龍跳隨騰驤

許日暉

桑家錢硯何太堅我家碧玉美且妍許漢陽玉雖
可種須藍田鐵便能畊何由穿珽管縱能大於椽

染濡研究憑誰傳文房自昔誇龍賓知白守黑元

又元東河太守侶墨仙至好不讓公擇先收羅什

罷契夙緣百十家森列前屈者類玦小類錢圭

者為方璧為圓易水歛水相蟬聯時時揮灑如雲

烟公書有如此墨然衆體畢具浩無邊邵羅程方

亦云全廷珪父子難比肩愧我耽此學未專浮沉

墨海無真銓公嘗遺我琳瑯篇驚人不得春花鮮

辦香日日心版鐫百歲枯藤藉公牽鍾繇弟子宋

作一筆如書癖發如饑火燃入我膏肓不可痊俗

百十家墨錄題詞卷五

八

事無那偏拘攣無以日之雲藍戩安得頻來親几

筵軒開紅露蔭綠天公有書室頰沉浸墨汁吞萬

川請公再試長沙顛

顧塗

半榻烏雲凝不流西牕梅影罩潛蚪看君錄到寒

天一露氣滿庭鶴唳秋

曲江幾度片帆過書畫船中拂翠螺碧草綠波齊

入賦江郎染筆墨花多

宋湘

東河夫子司馬南澳時我從之游未滄湄倏忽大海黑雲起淋漓元氣騰蛟螭半空雷雨斗舒卷虹光日光爭陸離是何精魄收不得闔闔轉掣陰陽馳夫子是日立堦墀吏無報事春風熙手譜一冊古墨錄彷彿石鼓重繙披揖我謂我不可讀不睹其器疑其辭越三日戒出趙壁左右竦侍嚴扶持初葭豹草囊岫嶮篆神碑再發文犀匣漢官揚威儀一螺一丸復一量規者萬者珽者相索繫不是珊瑚木難賽寶會母乃明堂太室陳尊彝拔幟立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五

九

電

黎重光

刻意搜羅具鑄騰題籤綠字細躡蠅以膠投漆真成契惜墨如金好結繩補紀虞年猶有閨條分家數豈無憑元亨載酒奇堪問古鐵幽香獻足徵

陳進瑞

上古無楮毫但有竹簡點漆書中古石磨汁或云延安石液肇自秦漢初中郎妙筆不妄下良工利器須預圖張芝筆無左伯紙非仲將墨空躑躅孰能羅珍秘寶此牟尼珠鐵香夫子有奇癖篋藏百十二家古名墨松煤漆烟貯紅梨古香醉心偕寢

百十二家墨錄題詞卷五

十

食君實百斤嗜未厭子瞻七十求孔亟我聞墨丸製始魏晉時凹心古硯聚墨宜墨妙豈無鍾王輩歲遠螯甲難端倪平原陸氏推好事墨史次第搜無遺易水黑官著師法有明羅邵云得之下至琉球及朝鮮域外之觀爭擅奇當是墨精定有鬼神護不然安得方珪圓璧罔或纖毫虧我師耽墨尤耽字唐摹宋搨靡不致健筆直追蘇與黃嗜好宜無酸鹹異始知松滋大有神錄功何慚侯封賜憶昔歸自古餘杭有客遺我玻璃光一十六枚龍麝

劑韜以美錦，龍珠囊攜誇斗屋，矜藏弄金針，度
空駕鸞臨池磴，硯守波磔元霜搗，盡蛟龍亡一從
謁師南澳，凌蒼滌指，示墨莊奇，與賞為言，讀書作
字，同造墨選材，勻膠勿鹵莽，博採老松，取輕烟，厥
角鮮新色，明爽琅琅翠，餅丹九成萬杵功，深發堅
響入水不濡，火不滅，烏玉光芒長萬丈，我聞師言
歸書紳，下筆卓卓若有神，毛髓洗伐渣滓去，英華
含咀如飲醇，松心古墨花春，顏得晁經何記一再
讀，晁以道墨經何遂墨記摩挲掌爪祛胸塵

百十家墨錄題詞卷五

士

左啓運

古味迴殊酸，鹹古香愛同嗜，慾三百年來名家百
十二螺具足知，公惜之如金，我亦題詞六六

劉道光

癖馬癖書等癖嗜，癖到墨林亦韻事，黑松之精信
解人往往無脛走，而至名流投贈及五方，百十二
家悉標誌方圭，圓璧黃羅囊等閒，不肖與人試，東
河夫子真達人，愛此神移入夢寐，筆端雖自幹千
鈞，古香珍逾無金貴，惟是摩挲經歲深几案，光浮

咄咄異人不磨墨，墨磨人快論，自工一笑置元香
太守松滋侯如蘭，臭投同一致，斯文精魄足千秋
默守吾元妙，思議不見溫公蓄，藏數百斤欲知此
物何為還以詔來世

馮觀育

磨為斯文用，藏之妙用存，韜光惟守黑，數寶更譚
元烟結秦封，翠香融仙嚼，痕一丸懷獻策，古漆滿
乾坤

朱穎

百十家墨錄題詞卷五

士

君不見埋筆古塚草，芊芊鐵硯至堅磨，且穿墨卿
客寄條來去過眼，幻化為雲烟，堪怪世人空好事
搜羅斑銅瘞玉分，媼妍購之千金，既匪易况乃匹
夫懷璧招罪愆，何如君家藏墨百十二致，此那須
費萬錢，開函朗朗烏玉玦，上鐫瑤文寶篆相鈎聯
古氣馥郁四座發，幽光凜凜生芒寒，二百年來作
者皆妙手，精靈聚集非等閒，聞君先世手植松，與
栢輪囷天矯高，參天斗大墨齋相陰映，香風直透
虬枝顛，即今天南扶與俱，猶如米家書畫船，君自

磊落與世殊嗜好斯文元氣沁入心脾間相逢天
未恨已晚示我一冊鴻寶篇技癢刻畫忘無鹽辭
多漫漶君其刪

戴章甫

唐墨磨人兩勿問自耽藏弄富奇珍問君何事從
吾好時一撫之得趣真繞座烟光生鳳唳鏡半窗
香霧戲龍賓潘師倘使相摩弄應拜廷珪幻化身

鄧良琬

妙墨傳今古搜羅洵韻事司馬人中豪所蓄百十
百十二家墨每題詞卷五

十一

二

錦匣藏錦心珍重天葩吐學海起文瀾雲烟萬千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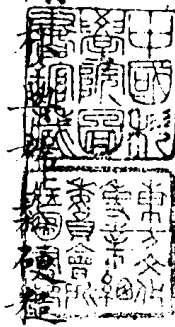
〔清〕不著撰者

布經要覽二卷

清汪裕芳鈔本

看布奇訣

夫買布無多訣惟嫌粗



不美毛軟非宜緊結人皆愛光滑眾所奇

共者當究本數端不可離凡看布先要心

安神定精氣充足判於一心而眼光始准

也精乃目之根本精水耗散則目昏目

右經學見

本堂

卷六

昏則神迷故眼力有不准耳蓋養眼之

法不聽惡言不視邪色自然悟入看布能

伏其心聚若眼光充足而看布准矣看布

之難如此 至看布小技吾

師維新程先生披云要端坐正容澄心靜

念按時而取用須要合宜當知早晨精

氣充足防午後眼力昏迷察坐處之晦明

知移步而改形勿膠柱以鼓瑟勿吹毛以

求疵勿喜而高褻勿怒而貶降知用度緩

急明時勢權宜視春夏秋冬之風氣辨東

西南北之道路須知歷久廣見廣聞博究

根原能識假真心安神定優劣自判所謂

右經學見

卷六

泰山崩於前神容不變麋鹿聚於左勿狐疑

不決所忌在或動或靜所防在或晦或明

勿以不隨布之高低而配號勿以一處小瑕

而憎嫌在一掃之內升者必宜認真降者必須

再覆勿使上眼是換眼非今日是明日非

有時緊有時寬心意不定須辨明路道認

明紗線母使太過母使不及以勻緊潔為南橋鎮出布比莊行業榭相訪門面尺

奇如識一隅之布色技而高談是為管中窺稍欠此

討井底觀天聖云大匠與人以規矩不能太日橋出布紗低線粗

使人巧在學者心領神會耳此篇寔發開港口出布標布紗線稀鬆上手輕軟

配布之精微言一切細勿自是而机迷亭陵鎮出布粗有漿紗有刷經要認明

受人之貶要在平日講究胸中了悟庶免又出標布

臨時恍惚配時自然遠近一轍矣鶴沙鎮此處扣布二分標套八分

刷經路道五灶鎮出布紗線粗舛乃木鉸

莊家行出布大紗線秀結乃鐵錠紗尺六灶鎮出布全

稍念一尺門面九寸六分此乃帶七灶鎮出布不完刷漿線子即帶毛

業榭鎮出布與莊行相方橫沔鎮出布紗線帶鬆門面一尺零五分

華陽橋出布路道小高橋鎮出小標尺稍一丈四尺

高家行

出布全高橋相訪六行亦然

陳家行

出布與塘相訪門面雖潤尺稍

張江柵

出布細秀冠念一級尺稍壹丈五

不及東塘

尺即平稍

裕伯
題橋

出布全周浦相訪

北蔡鎮

出布經團又出套段紗線毛

杜家行

出布秀中有本

軟內外不勻

呂家樓

出布秀單內外均勻尺稍長

洋涇鎮

出斜紋斗紋布

浦西上洋出布嘈雜好歹不一惟南門

新興鎮

出平稍紗線稀軟不及柵鎮

外正路西門稀單北門毛軟門面尺

龍王廟

出布與北蔡相訪又出斜斗紋

稍不足又出紫套

塘橋鎮

出布畧同

江灣鎮

出紫花布紗線細門面九寸四分

周浦鎮

出布紗線緊硬有共布

大場鎮

出布同江灣相訪

西林塘

出布粗重有本有共布

南翔鎮

出小標又出扣布

東林塘

出布粗重帶畝路道不及西

嘉定城

出扣布

劉河鎮 出小扣

太倉州 出飛花布門面七寸半燕出

夏布

貞如鎮 出小標

七寶鎮 出中機又出小標

南新絲 出扣布

紅梅鎮 出小標細軟水色可佳身

分平常

但云出布亦非蕪松能盡各路出布外地不

過就地而行惟嘉禾之布通行天下至

外地布色亦不能細辨只好畧迷一二而已

一布雖要重實紫秀內外勻淨惟莊

行業謝亭陵南梅儿路之布曰鐵錠紗可

以頂真而別路不能究足凡收門店必

須防接機短布漿糊頭碎邊機笑壞扣

等數端毛病宜謹之慎之

夫買布須要性情通和畧用小志上手先

看朝頁次究環兜再究經緯邊道光齊

幾色看明時值喝價必瀆使人心服起手

一主畧寬情與鄉人使他肯賣方能使

司來賣布者見我公道皆肯賣矣則以後

漸繁幾文見景生情看內中稍有小毛病

者指出賤其半辨多則一辨若不能喝

落亦要隨機應變不可執一而行惟鄉人

最刁惡見賣布人多必要高聲亂叫使看
布人者心忙意亂務要立定主意認明路
道勿使買脫也

凡認刷絲毛病處並鐵木錠論細紫光線
一半在紗線一半在經刷何為刷線乃左路

上用托帚將麵漿二人速刷乾者白刷布但
刷布之日若遇陰涼天氣最好其線必細

紫光滑若遇赤日大風紗線必糙若遇天
雨多時刷者紗線不能收潮復放在棧桶內
俟天晴再刷者此布必於毛軟有老織手知
其紗線不好加意織就布多時混買看布
人不認清紗線作好布賣下至下染缸時其

布必變再石踹出細看如一片這不分經緯
也此乃徑兩低布耳又有鐵錠紗此種布
極好緊潔光線為上段布紗線染踹此布不

變此布人人皆愛之其木錠紗一搖三根放出
之紗不能緊結稍帶朴鬆下缸染出花色線

條比鐵錠線級日紗朴吃款之改號發買

不能辨其詳細耳其漿紗出於黃浦西不
用刷只掛在竹竿上用漿手揉乾紗線水
鬆內結搥不能比刷經光亮伏貼但刷經
中次者亦有內外高低不一而漿紗內外者
少無之木錠亦少有只是織手差滯邊
道不齊者多如價相巧亦可買之又有水

紗布一種出於南潯原係出稀布地方邇來新
改小標此種布人若不識要認錯東路若欲
買要取其小窳不宜取大窳但西路白布概
見不得曰色惟此種布反要晒得乾紗線
紫結好看若不晒乾必毛軟名爲水紗布
也

樣毛病至漿紗用小粉漿或麵漿硬倒其毛而
結實故名漿紗如刷經用微漿水刷倒其毛使
線光結秀發各刷經又焙紗用清水鍋中焙滾
將紗取出晒乾使結不滾不用故名煮紗其木
錠在腳車上鐵錠在手車上方西路鐵錠多東
路木錠多漿老漿重者易乾故出之布似乎

凡看白布必要對布論布有各路機窳有
紗線高低毛光等究其弊端方能得精細
今識者少聞散而論者多不能盡善即布有
漿紗刷經煮紗木錠鐵錠漿老漿嫩日高風
燥絲紗中有朴塌粗夯稀鬆長服扁眼寬緊
襠間棋花粗細絲縵鱗段機灘窳總壞各

紫硬見水則軟漿嫩者遇天氣潮濕織出
之布紗線雖好看必軟名曰嫩漿布如遇日
高風燥則易乾不光而粗燥名曰風日布如
日久無雨織出之布亦然又名毛糙布凡絲
刷與紡織如遇天氣滋潤之時織紡出布
最妙至云絲緯者直曰絲橫曰緯紗線不紫

結曰朴日高風燥則壘谷俱至矣筵筵漿軟紫織
則扁眼紫筵無力者長眼布綜紫筵纂曰紫襦如
盤布邊紫曰寬襦至四季之布春布在春分時
買者清布可取夏布時熱日燥必帶鬆曰熱
紗布秋布花色光亮秀美可取冬布時冷
風燥曰寒紗布然辨在於春秋日天氣滋
潤而布喜于陰不利于風燥故各號中必在
於兩時廣積其夏則次冬為末也但冬布
出數反多如則取秋布只冬夏之布何用惟
認明路道紗線筵門皆可用也凡配染布
須究身分紗線紫結筵門重實染深色受
石踞也單論細秀勻淨者取染淺色之用

再買布上手先看頭角朝頁環兜紗線筵
門路道等然後鳴價買成之時臨度要八頁看
週內有接機碎邊碎稍頁黃紗段鯁鯽段寬
紫襦鷄冠邊紗圍添筵大粗細絲棋花各
樣毛病者即退至上下手稀密乃綜筵不
正之病鷄冠邊乃織手漿邊絲將胛故有
此一病鯁鯽段乃粗緯紗織于內幾段是也
扇子形是盤布時左右手不勻之故又紗段
添頭布沿邊一條比中白上下手稀密是此
布也棋花乃絲紗不敷用前存筒脚紗或
次花紗湊成作一機故有此病再粗細絲乃
兩人紡之紗之合絲是也又買紗做布亦然

夫布始於

白布指示總論

伏羲皇帝時女媧氏所製後人依其法只有中機未分標扣平稍平套平稍起唐陳氏製套段起于明朝胡人所用而棉花本是木本後漢時未之何意將此樹滅不許蓄養故無種後人

夫初學布務宜細心請教講究辨博紗線胸中明白坐卧將後款數思想穎悟鞅底分明則登場無狐疑之病俗云學無前後達者為先習者幸宜勉之後

衣不能成遍訪知西洋有此種求其子來即種

一布必以機筵為主筵好則細紫而骨格定

卷十五

壹

之其苗下花不結無收後復往求其種得

焉次云門面尺稍門面濶尺稍長則為大號矣

其法春時下種夏天脫草秋開黃花交到

再辨其紗之細似紗之紗細紫其線似線之員

五個月後在八月間有棉花收矣其身逢冬

活其經紗青直也緯紗青極紗也光者指潤而

即死乃是艸本自後春種秋收在霜降前

紫光標者整齊而標級粗者燥而燥粗紫鬆

收者其色白而光亮在後收青色帶黃而

者其性鬆而不潔朴者虛胖而下紫爛青毛

毛軟另有不羨竅做布花色有不取青多已布經上卷終

軟而無筋骨此數者乃布之定規不易之

理也

一布經紗定例五十根為一絞標布或十天絞
起扣布拾九絞起壹刷或數疋或拾數疋若
遇陰天霧露刷出經紗其布潤潔有光彩
若遇風燥天氣其紗燥乾不能刷光則
成燥粗壳索臨交之布也

一布緯紗不必刷日織也

一布之紅目刷經紗時捻定面張丈尺疋數
以便織到面張上多加工夫落機時疋數
無長短也

一布下皮先織起以上首為下首下皮黑粗
者為起機上皮黑粗者為了机布邊上鎗

眼者織布時門面必狹以銅包三牙口竹尺二

根交叉鎗定以免狹窄織成壹段用竹刀割
光也

一初買門庄務要按定神光任從鄉人嚷擠
其心不亂認定机筵織手布色號數喝價則
無不服且買下不吃數虧又免鄉人掉換充

冒之悞

一布取法不能定規全在法取認成一家寧取
沉實不取朴爛寧取燥緊不取壳索認筵者
難免乎粗燥取秀者不悅乎稀鬆此亦
定然之理也

一布東西南北四路布雖一統筵門各別東

路寇重密實紗線負活紫結南路寇輕紗
線細而秀潔西路寇稀線毛而不潔北路
寇薄而單紗胖不實然四路之布處有賢
有愚不宜偏執而寇門紗線路數之定也

一抄客至必要設霞平正光之所配或遇日
麗正午耀日之時必要遮好日色或與盤
叙遷延日色偏斜方可至之一線天使客滿
目糊塗此乃壞心術之所不宜也

一布天時陰雨布出特潤宜多買以補天燥
布色不好之數然久雨紗線多毛胖以晴

一布與客配時先將極低號克陣看收何號
起取何紗線識貨不識貨倘客神清爽收號

紗線多燥亮也

數頂真則婉辭與之究辨以亂其志候客神

一布行情貴時宜買上段而布則不大貴賤
時買下段而布復則委賤矣

昏意懶任性收法則將號數挨肩疲上至
一切飲食不宜送遞恐驚動提醒其神此生

一布落庄將賬挨復貴賤再復定號收摺整
齊以候抄客至配

意取利之道法也
一配布與買庄各別權居掌握務宜知識行

一看布忌日色俗云明紗暗布此乃至言

市路教透轍標布出產有則惟扣布出產雜

乱非親歷難以杖舉總之路道大小難逃窺門尺
稍至于紗線並無大理一机之布數號配出焉能
惜買者之本任從庄客雄威趕滿口支吾按定
神光提準行市平心配出庶免差配之弊而
狼虎之庄客自然敬服矣

一居字號內配布權勢在我易于騙人固宜

立品設有苟且圖利不無有損名節且受庄
友挾制務要提定行市不可偏執已見使庄友
路目而行情疲時彼含忍而受設或行情稍長
彼必推托本字號趨布將何以應客理必入鄉
抄配則受庄友之欺凌可不慎哉

一入鄉配布先察日色內行市次探庄落價

丹審天時之出數以便趨貨初至生靈配布默
運神氣平心配號細仿庄上暗窺我之意氣
而彼圖獲利施其技倆務宜神靜目清雖庄
上百般鬼術無所施其力矣

一復布与配布不同取掌曲真法難徇情一絲

心猿意馬冤屈無伸惟在平恕神清氣和

無論配號之大小抄價之吃虧任才取舍平心
細認辨復下缸紗線善于安頓均勻之法設有狐
疑兩端紗条置于案頭再復以免端出砂石之病以
上疑數于親歷數載蒙親友指示集錄成則無文
無讀有愧

高明者清目雖無際于時以裨初學者之一助倘

蒙

高明刪削成集則叨光無既不負予志也謹識

復布下缸細辨紗線式

大翠

選潤長細紫有潤色精極光潔圓線者方可取也

毛漂

選潤長極細極秀有潤色光潔圓線者方可取也

雙捫

選潤長圓線滿卷脂潤細結方可取也

奇白

選潤長圓線滿卷脂白嫩有扣平正者方可也

加捫

選圓線紫卷脂潤細秀畧比双捫不足些可也

賽白

選白淨細秀平正或秀內帶鬆帶生些可也

雙藍

選滿卷圓線燥紫或下手不足或綠帶粗必取重不能為捫青印做双藍也

靛漂

選有扣足一尺一寸三分起潤長者可也

翠藍

選有扣平墊內外上下手但相似紗線正氣者可也

寶藍 選細秀平正內外上下手但好軟熟者可也

月白 選細秀平正上下手勻者可也

魚白 選細秀平正比月白軟不足者可也

銀紅 選白淨細軟平正者可也

大紅 選平正粗勻者可也

油綠 選平正脂潤細結者可也

紫檀 選平正粗結者可也

棕色 選平正粗結帶扣者可也

青銅 選平正圓線紫者可也

印花 選平正活長粗紫厚寔者可也

橋綠 選平正細秀者可也

沉香 選平正細紫光潤者可也

秋香 選平正細紫光潤者可也

羊絨 選平正細紫帶絨者可也

套黃 選平正粗絨者可也

皮布 選潤長粗結者可也

苦布 選厚實者可也

小漂 總是低布不入流品但取紫者為妙也

其布總要取筵粗細要圓線紫結者為佳

帝暮朴爛者俱不取也

青淺毛布總論

夫看布一道乃重任之事必以和悅待人切
不可執已之性而慢人戒之

其畫看布時以樣布為師再察天色以晴

為美倘一時有白雲起來布上手即是布色

淺矣必要將樣布一審而樣布淺此白雲之

故也看布者即隨樣布之規看取而收方

無錯矣而屈退布之病無矣倘有紅雲起

來布皆紅艷此紅雲之力也亦將樣布一審

而樣布亦紅艷即樣布之規收去無錯收

之病若眼力遲慢狐疑不定即退去此所

謂疑人勿用人勿疑惟細心為妙

其二看布時將身坐正不可歪斜而坐腰要硬

頭不可低以免久坐身勞之苦若任意自便
看去布數少可以自便若上大場辰至晚而

看淺布重、搗到坐久即有身勞之苦矣

今之看布取快為美而云善看布者眼尚未到布花班不知取快何益哉

其三來布上手先看其紅艷辨其缸水梢頭察敲之灰惟重灰輕灰作手扣梢不扣梢若扣梢淺花色有白花不扣梢紫實缸水灰

性硬者出布有粉面灰色且無艷頭有鏤

邊灰久雨掛濕灰水凍灰此樣花色布不

可收必要下酸缸醫治標缸加梢方可收也

其四要識作手弄法之弊初看者人事未知

手段未見而作手必來弄法初交布之顏色

不一深淺不等有淺紅布有酸悶布有脚子深

布有吊頭布有缸水紫扣梢布有花路有灰

路有紅雲班此樣來不可收也再明言美惡點示

病處調法得當而作手自然心服矣今之有

等看布取黑重為美殊不知錯收酸悶之布

脚深扣梢之布鐵色之布死黑之布豈為美

者

其五各字號染布深淺不一而買布各路不同看

布者要識路道何路行深何路行淺視本店做

何路生意及時看去不可古板執法其布或深

或淺皆要紅艷不可花色取布顏色要平順

不可深淺兄弟布可收公孫布不可收也惟以

取快要人眼目為絕者上石踰出相並深

淺壹式梢豈不自愧乎

其六看布者要識淺色布做手不可使他省
工省本灰布蒸不透者油紗多碱頭蒸不
透者光布無定色漂頭不白顏色不艷酸
頭不透白花多擺頭不透鴨屎綠平石不透柳條
花多此所以省工省本之患也

其七看布要識淺色布之花班有白有灰花有
竹枝花柳條花油珠花有明花有暗花明易
見暗花難知而暗花者鮮矣有碱班有灰班
有紅班有青班有艷班有陰陽班有霧露班
吊灰班白氣班凍灰班散花班有甌頭赤班酸
缸無力白花班此樣花班上布何以醫治而班
有不同花有各異或用漂缸者醫治也以或

用酸缸者醫察布之花班而醫治也必以点破
見証為主醫花之法自然明白知矣

其八淺色布顏色各樣不同名目各異而曰月
白曰月藍而曰翠藍寶藍淺翠而曰京藍京翠
而曰蒲藍蒲青佛頭青京青有鴉青蒲藍
顏色各異不同凡看布者得其做法之決
而顏色無不合式矣

其九看布要知缸水美惡做手之高強管缸人
手段之高低看出布色鮮艷否作手偷稍
省力否下缸布多尺否青布宜下一藍八尺淺
色翠藍宜下六尺月白宜下四尺若下多尺缸
內以就窳轉不開花班必多細察明花暗花

退之為妙看布者以缸水紫來布紅艷以為
美不辨扣指省力之弊又不細察暗花之病
而收上石踹出皆是暗花之花班矣看布
者不知缸水指頭有之夫無二夫做法自傲
手段為高而名聲日後必震矣

其十看布者切忌吝小不可背後而受小惠

倘有苟且私受小惠上場看布作手言語必多

若順情帶布有悞公事若執法不帶布即出

不遜之言輕慢自取人不敬服矣看布者必以自己

名聲為重人品為尊可不悞矣

前陳十事乃看布立身之提要也余無一字

之虛言明此理者以為然不明理者以作荒

唐之語無考之言若能有志同之友誠能詢余
余即無不吐肝胆矣

大凡看布亦有流傳規式入手之是先辨扣
門紗線次分細紫光縹筴者乃入手必以
要筴為主筴好則骨格定然門者入

手看門面之窄狹又次曰紗者看紡其

員丹次者線者成其涇涇品式曲直分明

再審之細者涇涇均勻細而扣緊者看

其無論鐵木錠紡其紫光者刷涇必要先

漿亦要先縹青做時光滑縹緞也此八字乃

入門之妙法再看松郡出布之鄉古云寧

可西一尺不可東一寸此係石閘口之分以

西為貴以東為賤予曰不然

大凡有好有反不必分其路道處有賢處
處有遇又云南線北窺此乃直言南邊窺線
員而細紫乃時之聞也北雖扣硬而紗粗乃古之
聞也刷涇乃洙涇之東起至松隱張澤亭

林莊行虹橋丁家橋沙竹江潘店一帶真

好惟前後江五加橋此處亦毛而軟萊塘

橋頭二橋帶亦有細紗者至塘橋北郊北橋

辛庄七寶塘灣至稍葉必粗東西二門各有

不同西門李塔滙黃浦黃橋張庄五合石湖塘

以上好布有東門起至楹洽黃浦一帶吳泥

涇吳滙北園塘此亦好布南門窺鬆要者

下手北門雖好只有木鏡新款作與北雖

泗涇青浦張涇黃渡俱看細圓紗紫空

鬆不要其路教雖不可詳盡惟眼目自辨

只認紗線為主松城產布之鄉遇地是布

何分上下惟自警耳學者洗心將前教語

細詳其言而深察之即無不佳黃以東至

新場沙頭周浦各標布路教改扣門之鄉

亦有好者只以東路取硬中軟而秀則好西

路秀軟中硬者為妙即分好反路教之亦

四懸各鎮難分地名之跡大暨如也

磨布要訣

畧為一二言之餘者在于學時見景生情刻

刻留心無不精明矣

大凡學布業生意必先礪布須要講究布
 之身分軟秀者宜輕磨粗劣者用力磨六
 頁要一色光滑上邊挑紗落總要修光若
 是內外不勻宜搓統如粗細紗宜直磨若環
 兜粗黑或臨絞亦宜搓藏稍頁粗布當要
 織進布面臨絞必要移開毛者必要修光若
 逢四五月天氣磨布白占宜少防其布反
 黃色之變冬天西風日多而布色必燥宜
 用水濕于板取其滋潤稍布投手要齊潤
 狹要一樣不可徒其毛邊花針要修穩布要
 真不得隨意但看布磨布其法無定只好

時在一至四月中沉寓於臨砂偶聞抄錄琴院汪裕芳寫



拾輯 12-600

〔清〕黃漢輯

貓苑二卷

清咸豐二年甕雲草堂刻本

咸豐壬子冬新鐫

貓苑

瓊雲草堂藏板

序

永嘉黃君均樓所著貓苑成出而余亦久其

蒐輯今大寰瀛異域史志尚舟及野俗時備採錄

兼收遺事焉若日不足甚也插叙余坊中好以附益

之因君君之用心苦夫君以東甌討人為遊江者入

粵軍有知者考熟音色涉滿少域旺周之博理其字

席多吾邑殘存瑣中坊舟九先生傳其且之為故大卿

洋身必少亦富多於余以子璠元以所將璠元誠少玉

湖余記曰是博時君也因要言於吳寧帆末字亦守七

祥重之廷也郡齋主也記方璠元誠書也湖通傳君

瑞却平傳其郡曰之曰其同傳若個僅表若于也權章也

我政務令茲在夢果止益邑人其德之與君若為余

言若言劬形也九傳傳名必狗羅德之難余南之而若

相款款歐夫今日之我治而亦矣舍其狼根以羊豎不用

命甚臨陳也瑞也惜其移走也家也蛇安也亦君所也

有猛若命之為將有德者予之以官不亦其鬼也惜之

貓苑

序

一

沃而情之精而長之而獨異者人固若擷取全其後
為憶辛丑漫成作汝慵約放航言財象忠貓應想
若子人曰以七種菜佐人曰傑十倉粟向春年
與若葉貓苑之章也世同併序以誌之

咸豐三年歲次庚申春月五日
湖州若葉書堂并記



貓苑

序

二

序

聖人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徒務於博雅也蓋以
物雖微其功用著於世則不以物而忽之也爾雅蟲魚
一疏之所以傳也禮郊特牲一篇曰迎貓夫貓曰迎非
重貓也重其食田鼠也陸佃曰鼠害苗貓捕鼠故字從
苗然則貓之功非大有益於人者耶吾友黃君鶴樓
博雅君子也多讀書留心典故雖自以不獲用世展志
為憾而其濟人利物之念時時不忘性好山水壯歲即
橐筆走四方無事則從事於鉛槧無間寒暑蓋樂此不
疲也嘗著甌乘補一書雖裨官野史之流而援古證今
補前人所未備足為採風之一助以其所存者大耳今
夏以所新纂貓苑寄示蓋博採古今貓事而成其書分
種類形相毛色靈異名物故事品藻為七條分縷析鉅
細兼載噫何其博也雖云所纂為小品而獨能標新立
異宜乎裘子鶴參軍見其書稱為妙趣橫生無義不備
其傳必矣貓於經書不多見詩稱有貓有虎亦僅爾閒
或散見於子史而亦未有專書豈以其微而置之耶然
則君之此書足以補前人之缺漏而使後之人知貓

貓苑

序

一

之有功於世非特爲博雅之助也而君之存心利物不以小而見其大邛爰書數語以歸之時

咸豐二年壬子季秋月同里孟仙弟張應庚書於連平官廨

貓苑

序

二

有序

夫貓之生也同一獸也繫人事而結世緣視他獸有獨異者何歟蓋古有迎其神者以有靈也呼爲仙者以有清修也蓄之於佛者以有覺慧也或以其猛則命之曰將或以其德則予之以官或以其有威制則推之爲王凡此皆貓之異數也他或鬼而憎之妖而怯之精而畏之抑亦貓之靈異不羣有以招致之然而妖由人興於貓乎何尤且有呼之爲姑呼之爲兄呼之爲奴又皆憐之喜之至也若夫姐己之稱不更以其柔媚而可愛乎

序

一

至於公之婆之兒之此又世俗所常稱更不足爲貓異獨異其稟性乖覺氣機靈捷治鼠之餘非屋角高鳴卽花陰閒臥銜蟬撲蝶幽戲堪娛哺子狎羣天機自適且於世無重墜之累於事無牽率之悞於物殖有守護之益於家人有依戀不捨之情功顯趣深安得不令人愛之重之耶以故穿柳絮鹽聘迎不苟銅鈴金鎖雅飾可觀食有鮮魚眠有煖毯士夫示紗幘之寵閨人有懷袖之憐而其享受所加較之羣獸爲何如耶然則貓之繫結人事世緣若有至親切而不可離釋者方有若斯之

嘉遇此貓之所以視羣獸有獨異焉者嗚呼血肉之微亦陰陽偏勝之氣所鍾宜乎補裨物用締契名賢貽光毛族多矣庸非貓之榮幸乎哉人莫不有好我獨愛吾貓蓋愛其有神之靈也有仙之清修也有佛之覺慧也蓋愛其有將之猛也有官之德也有王之威制也且愛其無鬼無妖無精之可憎可怯可畏之實而有為鬼為妖為精之虛名也且愛其有姑有兄有奴有妲己之可憐可喜可媚之名而無為姑為兄為奴為妲己之實相也抑又愛其能為公為婆為兒之名實相副也此余貓

序

苑之所由作也歲咸豐壬子長至日既濱逸客黃漢自

凡例

一 貓事本無專書古今典故僅散見於羣籍今仿昔人虎蒼蟹譜暨蟋蟀經之例廣用蒐羅輯成茲集無論事之鉅細雅俗凡有關於貓者皆一一錄之以裕見聞

一 茲輯無異為貓作全傳頭緒紛繁叙次最易紊亂今分門為七曰種類曰形相曰毛色曰靈異曰名物曰故事曰品藻凡所收典故詩文各以類從閱者易於醒目

貓苑

凡例

一 各門中貓事大抵出於經史子集及彙書說部若或有所引證辨論皆另列按語於本條之左

一 貓事凡載羣籍者皆頂格直書於本條下註明見某書其本無書所載而出於前輩筆記故舊傳聞人雖作古其所遺或小簡或尺牘或片識並各於本條下註明見有來歷亦頂格直書

一 凡現今交遊諸公有所論列並另有詩文集可採者皆隨其事於各門中低二格書之示有區別
一 諸交遊因予有茲纂或代徵故實或代借書籍大

有襄助之益至爲釐訂而鑒定採輯而商榷尤足起予固陋厥功皆不可泯如潮州太守錢唐吳公雲帆均翰林待詔鎮平黃公香鐵劍連平刺史同里張公孟仙應庚廣東藩參軍新建裘君子鶴楨知巖山陰胡君笛灣秉鈞番禺孝廉丁君仲文杰上舍朱君竹阿元譔名銘暨桐城姚翁百徵齡慶山陰陶翁蓉軒汝鎮毘陵張君槐亭集錫山華君潤庭滋德壽州余君藍鄉士鏐及陶文伯炳文也文伯爲蓉軒翁哲嗣英年好學博涉羣書於予是輯尤爲多助若夫江浦巡尹同里陳君寅東杲則專任校勘者也此外凡說一事獻一義則其姓氏亦不可遺已於各門本條上冠列苔岑夙契同俾有徵一是編引用書目繁雜茲不另爲標列惟兩窓雜錄係王碧泉先生所纂先生名朝清字宸哲永嘉人耆年碩德爲粉榆引重其書紀載事物有裨考鏡余於進士鄭星舟明府署中見之今得採列諸條尙係昔日抄存者爲故老留手澤於什一未始非斯文之幸

貓苑

凡例

二

貓苑

凡例

三

一古今書籍何限人世事物無窮凡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殆亦非少至漏貽譏知所難免更俟博雅君子與夫同志者續之焉可

一全書劄劄將竣續有所獲故事不能按門增入擬列之補遺附於卷末免有遺珠之憾仍俟積有卷帙再行付梓

一是輯因作客餘閒採錄以成兩閱暑寒不過以餽飭爲事深愧瑣瑣筆札無裨世用然而結習所在樂此不疲昔人云聊用著書情遣此他鄉日夫固非予之本志也識者諒之

黃漢識

貓苑

番禺丁 杰仲文 訂

永嘉黃 漢鶴樓 輯

同里陳 杲寅東 校

種類

夫獸類其繁乎貓固獸中之一類也然其種之雜出又甚不同以之尚論必先因厥類而推暨其種非特用資辨證則亦多識夫鳥獸之名之一助也

輯種類

貓苑

卷上

鼠害苗而貓捕之故字從苗 埤雅

貓有苗茅二音其名自呼 本草綱目

貓狂狸之屬也 博雅

貓本狸屬故名狸奴 韻府

漢按說文貓狸屬狂狸廣雅作貌狸

貓之爲獸其性屬火故善升喜戲畏雨惡濕又善驚皆

火義也與虎同屬於寅或謂貓屬丁火故尤靈於夜 物

性暴異

吳雲帆太守曰六壬大全載白虎晝王虎豹夜王

貓狸騰蛇天空則王貓狸之怪又占脫物看類神

木植棹橙蓆貓視寅見大六壬尋源漢按貓虎氣

類頗同詩云有貓有虎故連類及之或說類書載

虎屬寅得丙貓屬卯得丁故虎稟純陽之氣而貓

則陰陽兼有也於義亦通

漢又按古者貓狸並稱韓非子將狸致鼠將冰致

蠅必不可得又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莊

子羊溝之難以狸膏塗頭故鬪勝人注雞畏狸膏

又說苑使驥驥捕鼠不如百錢之狸又鹽鐵論鼠

貓苑

卷上

窮鬻狸凡此皆是也抱朴子寅日山中稱令長者

狸也是貓爲狸類與虎同屬於寅諸義悉合

家貓爲貓野貓爲狸狸亦有數種大小似狐毛雜黃黑

有斑如貓圓頭大尾者爲貓狸善竊雞鴨 正字通

漢按俗謂濶口者爲貓尖嘴者爲貓狸

一種靈貓生南海山谷卅如狸自爲牝牡陰香如麝 本草

月綱

黃香鐵待詔曰靈貓見肇慶志卽山海經所謂

類也自爲牝牡又名不求人狀如貓而力甚猛其

性殊野夏森圃觀察攝肇慶府篆時市得其一以
山海經有食之不茹之說命庖人烹之以進其夫
人不欲食乃送書房佐餐余時課其公子讀食之
其味似貓肉

一種香貓如狸出大理府文如金錢豹此卽楚辭所謂
文狸王逸稱爲神狸 丹鉛錄

星禽眞形圖心月狐有牝牡兩體其神狸乎本草集解
香狸有四外腎其能自爲牝牡 酉陽雜俎

漢按楚辭之神狸與星禽圖之神狸名實似乎不
貓苑 卷上 三

同蓋一指獸言一指星精言其自爲牝牡之說則
與本草所謂靈貓山海經所謂類者皆一物也至
於黑契丹亦產香狸文似土豹糞溺皆香如麝見
劉郁西域記此則與陸氏八紘譯史所載阨入多
國之山狸其形似麝膺有肉囊香滿其中者似又
非類中之同類爾惟皆稱狸不稱貓而丹鉛錄乃
云香貓卽神狸其必有所據也

一種玉面狸人捕畜之鼠皆貼伏不敢出 廣雅
漢按閩記牛尾狸一名玉面狸亦善捕鼠而張孟

仙刺史應庚曰神狸玉面狸皆言狸而實非貓也
雖有野貓爲狸之稱但野貓形近於貓不過家與
野之分耳狸則長身似犬大有不同蓋狐之屬

漢按狸與貓古稱不一但能捕鼠卽貓之屬也如
淮南子云狐目狸腦鼠去其穴又文選註引蒼頡
篇狄似貓搏鼠出河西廣雅曰獫狁也今余友朱
元譔先生所纂學選質疑以謂狄乃狸屬非獫狁
之狄此從豸彼從犬據此數說則獸能捕鼠者非
獨貓也况心月狐一說是貓與狸皆狐之屬故並

貓苑 卷上 四

能祛鼠古人貓狸並稱當必以此或云貓雖靈物
獨不列於二十八宿是誠未見星禽眞形圖耳考
管窺輯要二十八宿打陣破禽法云女士蝠值日
是鼠精戰鬪則用青衣青旂并罩網及貓兒打入
他陣可破此蓋以狐之類神制鼠之化炁也然則
貓何嘗不列於二十八宿耶要之貓也狸也玉面
狸也種雖不同而其類無不同也

一種名蒙貴類貓而大高足而結尾捕鼠捷於貓 海語
漢按廣東通志作獾獾有黑白黃狸四色產暹羅

者最良安南亦產蒙貴見八紘譯史考爾雅作蒙
頌猱狀郭註狀如雌而小紫黑色九真曰南出之
而集韻乃云猱即蒙貴也紫黑色捷於捕鼠李雨
村粵東筆記云海語以船估挾至廣常貓見而避
之豪家每以十金易一今粵人所稱洋貓大抵即
猱積也然而虞虹升微以蒙貴非貓今稱貓為蒙
貴者誤見天香樓偶得

黃香鐵待詔云陵水志載有海鼠重百斤然猶畏
貓過猱積齧其目而斃漢又按乙苟滿國其鼠大

貓苑

卷上

五

如貓見八紘譯史

一種玃貓蓋似虎而淺毛者爾雅稱為虎竊毛

漢按玃韻會作戲音棧玉篇云貓也考爾雅玃麇

如玃貓食虎豹

一種海狸產登州島上貓頭而魚尾登州府志

漢前在山東見一貓頭扁而尾歧蓋方琦廣文云

此產皮島中名鳥貓或呼礮貓其狀極似登州海

狸也

一種三足貓人家得此王富樂故云貓公三足王翁富

樂相畜餘編

山陰諸緝山廕曰電白縣水東鎮浙人楊姓畜一
貓而三足後一足短軟不具其形其眼一黃一白
俗呼日月眼甚瘦小聲亦細鼠聞聲輒避見狗即
登其背齧其耳狗亦畏之

一種野貓花貓宋安陸州嘗以充貢李時珍謂即虎狸
九節狸本草綱目

漢按格物論九節狸金眼長尾黑質白章尾文九
節本草集解謂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

貓苑

卷上

六

為九節狸第此既有野貓花貓之稱自是貓屬則
與閩記所稱牛尾狸亦名玉面狸者同能祛鼠似
不得概指為狐狸也

又考李雨村粵東筆記南越貓狸文多錦錢此與
虎狸之尾錢文相間者差同

胡笛灣知齋乘鈞云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為

牛尾狸亦曰玉面狸專上樹木食百菓冬月極肥
人多糖為珍品大能醒酒梅堯臣宣州詩沙水馬

蹄鬪雪天牛尾狸漢按梁紹壬秋雨菴隨筆云蒸

玉面狸以蜜使不走膏

又云楊萬里偶生得牛尾狸獻諸丞相益公侑以

長句云山童相傳皂衣郎字日季狸氏奇章又詩

云狐公韻勝永玉肌字則未聞號季狸

又云蘇子瞻牛尾狸詩首如狸尾如牛攀條捷嶮

如猱猴橘柚為漿粟為餼

一種四耳貓出四川簡州神於捕鼠本州歲以充方物

西川通志

張孟仙刺史云四耳者耳中有耳也州官每歲以

貓苑

卷上

七

之貢送貨僚所費貓價不少

華潤庭云昔李松雲中丞之女公子愛貓中丞守

成都時簡州嘗選佳貓數十頭並製小牀榻及繡

錦帷帳以獻孫平叔制軍有女孫亦愛貓督閩浙

時臺灣守令所獻亦多美貓

潤庭名滋德錫山人

裘子鶴參軍楨云以牀榻繡錦帷帳處貓此古今

創格張大夫之綠紗幮不得端美於前矣

漢按貓有綠紗幮幸矣不意後世復有繡錦帷褥

之享也第貓多畏寒冬日余嘗製綿襪衣之免使

煨灶投牀不猶愈於紗幮錦褥者耶

一種獅貓形如獅子老學菴筆記

張孟仙曰獅貓產西洋諸國毛長身大不善捕鼠

一種如兔眼紅耳長尾短如刷身高體肥雖馴而

笨近粵中有一種無尾貓亦來外洋最善捕鼠他

處絕少見之可謂絕品不得概以洋貓而薄之也

張心田炯云獅貓眼有一金一銀者余外祖胡公

光林守鎮江嘗畜雌雄一對眼色皆同余少任署

中親見之漢按金銀眼又名陰陽眼

貓苑

卷上

八

漢按獅貓歷朝宮禁卿相家多畜之咸豐元年五

月太監白三喜使姪白大進宮取獅貓另因他事

釀案奏辦見邸報

一種飛貓印第亞其貓有肉翅能飛坤輿外記

漢按李元蠕範亦載此惟不指明西洋何國考八

紘譯史并彙雅天竺國及五印度貓皆有肉翅能

飛其即此歟

一種紫貓產西北日視常貓為大毛亦較長而色紫土

人以其皮為裘貨於國中王朝清兩憲雜錄

漢按今京師戲稱紫貓爲翰林貂蓋翰林例穿貂無力致者皆代以紫貓故有是稱頗雅馴也

一種歧尾貓產南澳其尾捲形若如意頭呼爲麒麟尾亦呼如意尾捕鼠極猛

海陽陸章民感文云南澳地如虎形產貓猛捷惟忌見海水謂能變性攜帶內渡者必藏閉船艙方免此患

山陰丁南園士莪云海陽縣豐裕倉有貓麒麟尾善於治鼠一倉賴焉

貓苑

卷上

九

潮陽縣文照堂自蓮師有小貓一隻尾梢屈如麒麟尾純黑色惟喉間一點白毛如豆腹下一片白毛如小鏡雖相貓經未有載名可稱喉珠腹鏡也漢自記

山陰孫赤文定憲云山陰西灣人家有一白貓尾分九梢梢有肉樁皆極細而各梢之毛毳毳然如獅子尾人呼爲九尾貓

毛犀卽象也善知吉凶人呼爲貓猪交廣人謂之猪神

丹鉛錄

黃香鐵待詔云崖州有一種貓蛇其聲如貓見瓊州志

胡笛灣知讎云仙峰出休與山形如貓愛花香聞有異香雖遠必至食而後返見女紅餘志

漢按山海經有獸如狸白首曰天狗食蛇其音如貓又忽魯謨斯國奇獸名草上飛大如貓而玳瑁斑百獸見之皆伏尤悔巷外國竹枝詞玳瑁斑斑草上飛見龍威秘書

貓苑

卷上

十

又亞毘心域國物產有名亞爾加里亞其獸如貓尾後流汁黑人阱於籠中以刀削其乾汁以爲奇香又亞魯小國有飛虎大不過如貓有肉翅飛不能遠並見八紘譯史

又蝮蛇聲甚怪似貓非貓又有鳥貓首似鶴鷓鳴曰深掘深掘並見赤雅

以上皆非貓而有貓之形聲名狀者其於貓誠爲非類而類也故附茲篇末以備異覽

形相

何物無形何物無相形相既具優劣從分况貓之

優劣繁於形相間者尤摯故因言種類而繼及之

取材者可從而類推焉輯形相

貓之相有十二要皆出相貓經茲備錄之

頭面貴圓經云面長雞種絕

耳貴小貴薄經云耳薄毛種不畏寒又云耳小頭圓尾

又尖胸腔無旋值千錢

漢按李元蠕範云貓性畏寒而不畏暑花鏡云貓

初生者以硫黃納猪腸內煮熟拌飯與飼冬不畏

寒亦不戀竈

貓苑

卷上

十一

眼貴金銀色忌黑痕入眼忌淚濕經云金眼夜明燈又

云眼常帶淚惹災星又云烏龍入眼懶如蛇

漢按神相全編人相得貓眼王近貴隱富又按烏

龍入眼之貓未必皆懶余嘗畜之勤捷彌甚惟患

遭凶蓋惡紋犯忌故耳

鼻貴平直宜乾忌鈎及高聳經云面長鼻梁鈎雞鴨一

網收又云鼻梁高聳斷雞種一畫橫生面上凶頭尾歛

斜兼嘴禿謂無鬚食雞食鴨捲如風

鬚貴硬不宜黑白兼色經云鬚勁虎威多又云貓兒黑

白鬚局尿滿神爐

腰貴短經云腰長會過家

後脚貴高經云尾小後脚高金褐最威豪

爪貴藏又貴油爪經云爪露能翻瓦又云油爪滑生光

陶文伯炳文云貓行地有爪痕者名油爪此為上品

尾貴長細尖尾節貴短又貴常擺經云尾長節短多伶

俐又云尾大懶如蛇又云坐立尾常擺雖睡鼠亦亡

漢按貓以尾掉風截而短之則不能掉矣威狀大

貓苑

卷上

十二

損今越人養貓故截短其尾殊失本真

遂安余文竹曰續博物志云虎渡河豎尾為帆則

貓之以尾掉風一語亦自有本

聲貴喊夫喊猛之謂也經云眼帶金光身要短面要虎

威聲要喊

漢按諺云好貓不做聲非謂無聲若做聲則猛

烈異常甚有使鼠聞聲驚墮者此喊之足貴也

貓口貴有坎九坎為上七坎次之經云上齧生九坎週

年斷鼠聲七坎捉三季坎少養不成並見揮塵新談及山堂肆政

桐城姚百徵先生齡慶云貓坎分陰陽雄貓則九七五奇數也九爲上七次之五爲下雌貓則八六四偶數也八爲上六次之四爲下但四坎者絕少故雌者每佳而雄者多劣皆五坎也此說發前人所未言蓋從格致中來者足以補相貓經之闕

睡夢蟠而圓藏頭而掉尾經云身屈神固一槍自護

漢按貓相具此十二要之外又有所謂五長名蛇

相貓亦良蓋頭尾身足耳無一不長若五者俱短

名五禿能鎮三五家見相貓經

貓苑

卷上

十三

王珣亭少尹寶琛初尉平遠時寓中多鼠於民家

索得一貓捕之鼠患一靖貓甚靈馴戀舊雖養於

公寓時返故主旋遷任衙署仍不忘原寓及故主

之家常復過厓蓋三處往來鼠耗皆絕所謂佳貓

之能鎮三五家者洵不誣已

又按粵人驗貓法惟提其耳而四脚與尾隨卽縮

上者爲優否則庸劣湘潭張博齋以文謂擲貓於

牆壁貓之四爪能堅握牆壁而不脫者爲最上品

之貓此又一驗法也

毛色

貓之有毛色猶人之有榮華悅澤者翹舉憔悴者委靡此固定理然而美惡岐而貴賤判否泰亦於是乎寓焉夫有形相斯有毛色二者固相爲表裏也輯毛色

貓之毛色以純黃爲上純白次之純黑又次之其純狸色亦有佳者皆貴乎色之純也駁色以烏雲蓋雪爲上玳瑁斑次之若狸而駁斯爲下矣相貓經

漢按純黃爲金絲宜母貓純黑爲鐵色宜公貓然

貓苑

卷上

十四

黃者多壯黑者多牝故粵人云金絲難得母鐵色

難得公

凡純色無論黃白黑皆名四時好相貓經

姚百徵云家伯山東之宰揭陽日於番舶購得一

貓潔白如雪毛長寸許粵人稱爲孝貓蓄之不祥

後伯山升同知及知府此貓俱在無所謂不祥也

漢按孝貓二字甚新純白貓歐人呼爲雪貓

金絲褐色者尤佳故云金絲褐色最威豪相貓經

漢按褐黃黑相兼之色褐而帶金絲者名金絲褐

誠所罕見

楚州射陽貓有褐花色者靈武貓有紅叱撥色及青驄

色者酉陽雜俎

一種三色貓兼黃白黑又名玳瑁斑相貓經

烏雲蓋雪必身背黑而肚腿蹄爪皆白者方是若僅止

四蹄白者名踏雪尋梅其純黃白爪者同相貓經

純白而尾獨黑者名雪裡拖槍最吉故云黑尾之貓通

身白人家畜之產豪傑通身黑而尾尖一點白者名垂

珠相貓經

貓苑

卷上

十五

純白而尾獨純黑額上一團黑色此名掛印拖槍又名

印星貓人家得此主貴故云白額過腰通到尾正中一

點是圓星相貓經

鉅鹿令黃公虎巖有印星貓一對常令人喜悅世

不善捕鼠然有此貓則署中鼠耗肅清官事亦順

吉是即貴之驗虎巖名炳鎮平八道光開由副榜通籍

陶文伯云余家畜一白貓其尾獨黑背上有一團

黑色額上則無是可稱負印拖槍也肥大重可七

八觔性靈而馴每縛置案側偶肆叫跳以竹梢鞭

之亟知趨避或俛首帖伏其常時雖以杖懼之略

無怯色

純烏白尾者亦稀名銀槍插鐵瓶相貓經

黃香鐵待詔云清異錄載唐瓊花公王有犴角養

二貓雌雄各一白者名啣花朵而烏者惟白尾而

已公主呼為麝香驗姐已

漢按表異錄亦載此其一黑而白尾者為銀槍插

鐵瓶呼為崑崙姐已其一白而嘴邊有銜花紋呼

為銜蟬奴與清異錄所載稍異

貓苑

卷上

十六

通身白而有黃點者名繡虎身黑而有白點者名梅花

豹又名金錢梅花黃身白肚者名金被銀牀若通身白

而尾獨黃者名金簪插銀瓶相貓經

諸緝山日陽江縣太平墟客寓有一純白貓而尾

獨黃俗呼金索掛銀瓶重十餘斤捕鼠甚良謂得

此貓家業日盛

通身或黑或白背上一點黃毛名將軍掛印相貓經

身上有花四足及尾又俱花謂之纏得過亦佳致富奇書

貓有攔截紋主威猛有壽紋則如八字或如八卦或如

重弓重山無此紋則懶闌無壽相畜餘編

漢按攔截者頂下橫紋也至貓有威猶虎之有乙也

純色貓帶虎紋者惟黃及狸若紫色者絕少紫色而帶虎紋更為貴品相畜餘編

吳雲帆太守嘗畜一貓純紫色光彩奪目長而肥大重可十餘觔自是佳種張冶園述

貓有旋毛主凶折故云胸有旋毛貓命不長左旋犯狗右旋水傷通身有旋凶折多殃相貓經

貓苑

卷上

十七

毛生屎窟扁屎滿屋非佳貓也相貓經

漢按玲球子云貓能掩屎靈潔可喜故好潔之貓無不靈也

凡花貓其花朝口至咬頭性崇正關
謬通書

張孟仙曰貓之色雜者為雌純者為雄所謂玳瑁

斑者雜而雌也雪裏拖槍烏雲蓋雪雖有二色皆算純色而為雄也此說亦新夫毛色有生輒定未

有一歲之間兩變其色者余友諸緝山謂陽江縣深坭村孫姓益丁有純白貓冬至後漸長黑毛交

夏至則純黑矣過冬至復又黑白相間次年夏至仍為純白是年年換色者也可稱瑞物益見造化賦物之奇無乎不可

壽州余藍卿士瑛云余昔舟泊揚州見一技者於通衢之市周以布障鳴鑼伐鼓招致觀者場東有猴驅狗為馬演諸雜劇場西有貓高坐瑞拱受羣鼠朝拜奔走趨踰悉皆中節貓則五色俱備青赤白黑黃交錯成文望之燦若雲錦問所由來云自安南匪特罕見實亦罕聞或曰此贗鼎也殆亦臨

貓苑

卷上

十六

安孫三染馬纓之故智歟

漢按毛色可偽至此亦神乎其技矣

靈異

物之靈蠢不一靈者異而蠢者庸於此可以見天稟也若貓於羣獸其靈誠有獨異蓋雖鮮乾坤全德之美亦具陰陽偏勝之氣是故為國祀所不廢而於世用有攸裨也輯靈異

臘日迎貓以食田鼠謂迎貓之神而祭之禮記

唐祀典有祭五方之鱗羽羸毛介五方之貓於菟及龍

麟朱烏白虎元武方別各用少牢一舊唐書

漢按禮八蜡有貓虎昆虫後王肅分貓虎為二無

昆虫張橫渠以為然見經疏

仁和陳筮隆振鑄曰杭人祀貓兒神稱為降鼠將

軍每歲終祭琴神必皆列此

張衡齋振鈞云金華府城大街有差貓亭本先朝

軍裝局相傳有鼠患甚暴朝廷差賜一貓而鼠暴

頓除後立廟其地稱靈應侯至今里人奉為社神

呼為差貓亭云

貓苑

卷上

十九

貓眼定時甚驗蓋云子午卯酉一條線寅申巳亥棗核

形辰戌丑未圓如鏡一作寅申巳亥圓如鏡辰戌丑未

如棗核餘同

皆見通書
選擇書

漢按酉陽雜俎僅云貓眼巨暮圓至午豎成一線

又按初生貓血氣未足瞬息無常以之定時仍屬

無驗

南番白湖山有番人畜一貓後死埋於山中久之貓見

夢曰我活矣不信可掘觀之及掘之惟得二睛堅滑如

珠驗十二時無悞柳媛記

漢按一種寶石中含水痕一線搖之似欲動者橫

斜皆可視名為貓兒眼

黃香鐵待詔云真臘國王指展上皆嵌貓兒眼睛

石

漢又按八紘譯史默德那即古回回祖國產貓睛

大小按時據此則是活寶石也又錫蘭國海山上

出寶石貓睛碧者名瑟瑟紅者名赫爾而八紘譯

史又載伯西爾國人少之時鑿頤及下唇作孔以

貓睛夜光諸寶石嵌之為笑又真臘國王手足皆

貓苑

卷上

二十一

戴金錫嵌以貓睛是非僅指展上嵌之而已

秦淮聞見錄飾有瑤釵寶珥火齊貓睛蓋述妓人

華飾也

貓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蓋陰類也酉陽雜俎

貓於黑暗中逆循其毛能出火星者為異并不生蚤蝨

上同

貓洗面過耳玉有賓客至上同

漢按甌諺貓洗面日有次度者謂隨潮水長落

貓與虎同皆能畫地卜食

胡笳灣知巖云此卽埤雅所載今俗謂之卜鼠是也

凡寅月子子時殊書狗此符貼於竈上勿令人見可

以辟鼠 王綏堂衛濟餘編

刻木爲貓用黃鼠狼尿調五色畫之鼠見則避 夷門廣牘

椿樹葉冬青葉絲瓜葉曝乾每四季焚於堂中鼠自避

去此名金貓辟鼠法 壽世保元

漢按甌俗每歲立春之時燃樟葉爆竹於門堂與

室諸處名爲燂春口號云燂春燂燂貓兒眼光燂

貓苑 卷上

廿二

燂老鼠眼膜曠蓋鼠目之睛也有應者終年鼠

患爲稀

漢按吳小亭家藏王忘庵所畫烏貓圖自題十六

字云日危宿危熾爾殺機烏圓炯炯鼠輩何知其

首句咸不解所謂余按家香鐵待詔重午畫鍾馗

詩云畫貓日王金危危則知危日值危宿畫貓有

靈必兼金日者金爲白虎之神忘菴句益本乎此

然則假貓之靈以辟鼠其術亦多矣哉

此貓無牡交但以竹帚掃背數次則孕又一法用木斗

覆貓於竈前以帚擊斗祝灶神而求之亦有胎 本草綱目

黃香鐵待詔云山東河北人謂牝貓爲女貓隋書

獨孤陀傳貓女向來無任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見顧亭林日知錄

貓孕兩月而生 本草綱目

漢按貓成胎有三月而產名奇窩四月而產名偶

窩養至一紀爲上壽八年爲中壽四年爲下壽一

二年者爲天浙中以單胎者爲貴雙胎者賤一胎

四子名擡轎貓賤而無用若四子繫其一二則所

貓苑 卷上

廿三

存者亦佳名爲返貴見王朝清兩窻雜錄

華潤庭云貓胎以少爲貴故有一龍二虎之說又

云貓以臘產爲佳初夏者名早蠶貓亦善秋季次

之夏爲劣以其不耐寒冬必向火名煨竈貓

漢按貓煨火皮瘁硫黃納猪腸中煮熟饑之愈見

致富奇書

陶文伯云貓懷胎血氣不足者往往亦成小產是

人獸有同然者

鈕華亭少尹 光存云虎一生不再交以虎陽有逆

刺也其痛楚在初貓一歲僅再交以貓陽有順刺也其痛楚在終餘畜之陽無刺無所痛楚故其交無虞

漢按此說故老相傳甚近理足為格致之助大抵貓之交常於春秋二季其頭交時則牝牡相呼雖遠必尋聲而至俗謂之叫春

張衡齋云凡貓交必春貓遇春貓冬貓遇冬貓始交夏秋之貓亦然否則雖強之不合也此說未經人道想亦氣類相求故耳

貓苑 卷上 三

貓初生見寅肖人而自食其子 黃氏日抄

漢按貓產子日未瞬者子肖人見之則食子或日生於子日見子肖人則食子與黃氏之說異

貓食鼠上旬食頭中旬食腹下旬食足與虎同陰類之相符如此 李元蟠範

漢按一說食旬各有所先月初先頭月中先腹月尾先腿脚食有餘者小盡月也

華潤庭曰貓食鼠分三旬亦有捕鼠無算絕不一食者其種之最良歟

又曰貓食鼠或於衣物茵席之上勿驚驅之聽其食畢自無痕跡若過視之則血汚狼藉矣或謂當食時視之則齒軟以後不復能齧鼠

常州張槐亭集云貓一名家虎鼠一名家鹿貓之食鼠尚矣惟是豺祭獸時不知鹿在其中否也

此人謂貓過揚子江金山則不捕鼠厭者剪紙貓投水中則不忌 西陽雜俎

漢按淵鑒類函云昔韓克贊嘗於汝寧帶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

貓苑 卷上 四

豐順丁雨生茂才日昌云物各有所喜如詩傳馬喜風犬喜雪豕喜雨而貓獨喜月故月夜常登屋背蓋與狐狸同性也

貓喜與蛇戲或謂此水火相因之義以貓屬陰火而騰蛇水畜而火屬也 王朝清雨 憲錄

漢按貓并喜自戲其尾故北人有貓兒戲尾巴之諺

山陰張治園錄曰貓與蛇鬪俗稱龍虎鬪嘗見貓蛇鬪於屋背蛇敗穿瓦墜下遁適屋下人遇之以

鋤揮為兩段上段飛去已而結成翻唇肉疤大如
碟一日斷蛇者晝卧於床蛇穿其帳頂欲下齧之
因肉疤格攔貓適見之登床猛喊其人驚醒見蛇
懼而避之幸未遭噬人謂蛇知報冤貓知衛主

貓解媚人故好之者多貓固狐類也 彭左海燃
青閣小簡

漢按越俗謂貓為妓女所變故善媚其說未免附
會

鼠齧貓占王臣害君 管窺輯要

漢按唐宏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貓所

貓苑 卷上 廿一

得鼠反齧之見五行志考開元占經京房曰衆鼠
逐狸茲為有傷臣代其王忠為亂天辟亡又曰臣
殺其君大臣亡又曰鼠無政逐狸狗是謂反常臣
殺其君

凡夢虎斑貓為陽爨陰之象入室者吉自內外竄不祥
去而復來者得人心 夢林元解

凡夢獅貓為豐亨久安之象主門下人有勇而好義者
或果得佳貓以應 全上

凡夢貓鼠同眠下必有犯上者若當此時生小貓則為

劣物 全上

凡夢羣貓相鬪主暮夜有戎之兆於已無患若夢家貓
被他家貓咬傷下人有災 全上

凡夢貓捕鼠主得財須防子媳災姓褚者最忌主有事
南蠻不返之兆 全上

凡夢貓吞蝴蝶恐有陰私鬼害正人 全上
凡夢貓吞活魚主成家立業手下得人若至山東更主
獲利 全上

漢按夢林元解一書為葛稚川原本邵康節續輯
貓苑 卷上 廿六

至明陳士元增補成書至數十卷之多刻於明季
而

國朝四庫全書未曾收入起白周官宗夫長柳引經
證史觸類旁通彳解靈警發人深省洵有裨於世
教之書也 漢得此書每以占夢悉有應驗

俗傳貓為虎舅言虎事事肖貓 梁紹壬秋
雨盒筆記

漢按虎凡肖貓獨耳小頸粗不同然宋何尊師嘗
謂貓似虎獨耳大眼黃不同世俗又稱貓為虎師

相傳笑話謂虎羨貓靈捷願師事之未幾伴伴肖
焉而獨不能上樹與夫轉頭視物虎乃以是咎貓

貓日爾工噬同類我能無畏留斯二者正為自
全地耳若益以俾爾他日其能免於爾口哉

貓肉治蠱毒涎治癩癧胎治反胃又牙同人牙猪犬牙
煨研蜜水服治痘瘡倒靨 本草綱目

漢按本草貓肉不佳不入食品故用之者稀或謂

貓肉食之發癩縮膀胱婦人室經小兒敗痘又聞

小兒常食鼠肉可以稀痘則貓肉敗痘可知本草

又云正月勿食貓肉能傷人此與禮內則食狸去

正春為不利人其義相合益見食貓肉之有損也

黃香鐵待詔云余鄉人多喜食貓肉謂可療治痔

貓苑

卷上

廿一

疾

陶文伯云貓肉食者甚少惟鐵匠喜食之以其性

寒可洩積熱

張暄亭參軍 德和云羅定州人皆喜食貓肉與嘉

應州人喜食犬肉同豈其別有滋味耶

黑貓頭骨燒灰治心下鼈瘕及咳嗽走馬牙疳 壽域方

黑貓頭骨灰治對口毒瘡 便民食療方

妖魅貓鬼為祟病人不肯言以鹿角屑搗末水服方寸

匕即言實也 本草綱目

華陀治尸注有狸骨散又貓肝治瘡及勞瘵殺蟲 全上

人病歌哭不自由臘月死貓頭燒灰水服自愈 千金方

人被鼠咬傷貓毛燒存性入麝香少許香油調敷 景岳全書

漢按此方趙氏係用貓頭骨煨灰又云貓毛燒灰

膏和治鬼舐頭瘡

蜈蚰入耳貓尿滴治之以薑蒜擦貓牙鼻則尿自出又

貓屎治蠍螫又和桃仁治小兒疔疾 本草綱目

貓照鏡慧者能認形發聲劣貓則否 丁蘭石尺牘

又晴貓忽非時飲水主天將雨 曉諺

貓苑

卷上

廿二

貓能飲酒故李純甫有貓飲酒詩 古今詩話

漢按貓飲酒余嘗試之果爾但不可驟飲以杯須

蘸抹其嘴貓舔有滋味則不驚逸然十餘巡後輒

覺醺醺如也今之貓又能食烟陳寅東巡尹曰有

張小涓者為浙中縣尉嘗僑寓温州有貓數頭慣

登烟榻小涓常含烟噴之貓皆能以鼻迎嗜又之

形狀如醉每見開燈輒來歛具則去於是人皆謂

張小涓貓亦有烟念聞者莫不粲然然則貓於烟

酒乃有兼嗜焉亦可笑也

馬鞞堅韌以擊貓則隨手折裂范蜀公記事

貓死不埋於土懸於樹上埤雅

貓死瘞於園可以引竹李元蠕範

獨孤陀外祖母高氏事貓鬼以子日之夜祭之子鼠也

貓鬼每殺人取財物潛歸祀者家鬼將降其人則面正

青若被牽拽然陀後敗免死北史

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為厭魅頗有神靈遮

相誣告郡邑被誅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朝野僉載

燕真人丹成雞犬俱昇仙獨貓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

貓苑 卷上 廿九

仙哥則聞有應者山川記異

嘉興蔣稻香先生田有黃蠟石酷肖貓形家香鐵

待詔題之為洞仙哥洵屬雅切

司徒馬燧家貓生子同日其一母死有二子其一母走

而若救為銜置其棲並乳之韓昌黎貓相乳說

左軍使嚴遵美園宦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

旁有一貓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矣癡發也犬曰

莫管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

遷乃求致仕北夢瑣言

蜀王雙臣唐道襲家所畜貓會大雨戲水檐下稍稍而

長俄而前足及檐忽雷電大至化為龍而去稽神錄

成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遇苗介立吟詩曰為慙食肉

王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智人知白黑那將好爵

動吾心次日視之乃一大駿貓也淵鑿類函

漢按唐進士王洙東陽夜怪錄云彭城秀才成自

虛字致本元和九年十一月九日到涓陽縣是夜

風雪投宿僧寺與僧及數人因雪談詩病僧智高

為病橐駝也前河陰轉運巡官左驍衛曹曹長名

貓苑 卷上 三十一

廬倚馬者為驢也又有敬去文者為狗也有名銳

金姓奚者為雞也有桃林客輕車將軍朱中正者

為牛也胃藏瓠即刺蝟也又議苗介立云蠢茲為

人甚有爪趾頗聞潔廉善主倉庫惟其蜡姑之醜

難以掩於物論苗介立曰予聞伯比之胄下得姓

於楚自皇茹分族則祀典配享著於禮經者也

蘇子由曾試黃白之法既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叱

之不見丹終不成說鈴

漢按許遜有幻術為人燒丹每至四十九日將成

必有犬逐貓觸其爐破見宋張君房乘異記余謂
兩丹之壞各有所由惟同出於貓亦異矣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夕馴
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於貓同時擊門呼其貓貓
輒含匙出洞若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貓終不應
之此亦足異也七修類稿

金華貓畜之三年後每於中宵蹣跚屋上伸口對月吸
其精華久而成怪每出魅人逢婦則變美男逢男則變
美女每至人家先溺於水中人飲之則莫見其形凡遇

貓苑

卷上

廿二

怪來宿夜以青衣覆被上遲明視之若有毛則潛約獵
徒牽數犬至家捕貓炙其肉以食病者自愈若男病而
獲雄女病而獲雌則不治矣府庠張廣文有女年十八
為怪所侵髮盡落後捕雄貓治之疾始瘳堅瓠集

靖江張氏泥溝中時有黑氣如蛇上冲天地晦冥有綠
眼人乘黑滯其婢因廣訪符術道士治之不驗乃走求
張天師旋見黑雲四起道士喜曰此妖已為雷誅矣張
歸家視之屋角震死一貓大如驢子不語

郭太安人家畜一貓甚靈婢見必撻之貓畏婢殆甚一

日有饋梨屬婢收藏既而數之少六枚主人疑婢偷食
鞭笞之俄從灶下灰倉中覓得剛六枚各有貓爪痕知
為貓所偷報婢之怨婢忿欲置貓死地郭太安人曰貓
既曉報怨自有靈異苟置之死寬必增劇恐復為祟婢
乃恍然自是輒不再撻貓而貓亦不復畏婢矣閑微草堂筆記

某公子為筆帖式愛貓常畜十餘隻一日夫人呼婢不
應忽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出視寂無人惟一狸
奴踞窓上回視公子有笑容駭告衆人同視戲問適聞
喚人者其汝耶貓曰然衆乃大譁以為不祥謀棄之夜譚

貓苑

卷上

廿三

承野亭黃門言一親戚家貓忽有作人言者大駭縛而
撻之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若
此貓則未有能言者因再縛壯貓撻之果亦作人言求
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全上

護軍參軍舒某善謳歌一日戶外忽有虞歌清妙合拍
潛出窺伺則貓也舒驚呼其友同觀並投以石其貓一
躍而逝同上

漢按貓作人言初見於嚴遵笑一節筆帖式貓代

爲喚人無甚不祥若永黃門所述壯貓皆能言此
貓則否此則爲異耳然不當言者而爲言則其被
撻被棄也亦宜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此
莫如此大抵皆寓言爾至於貓學謳歌則不啻
知讀賦誠爲別開生面

蔣稻香田云陽春縣修衙署剛築牆一日其匠未
飯有貓來竊食其飯弁羹匠人憤極旋捉得此貓
活築牆腹以死工竣後衙內人皆不安下人小口
幸多病亡因就巫家占之云此貓鬼爲祟在某方
牆內於是拆墻果得死貓遂用巫者言奠以香錠
遠焚荒野自是一署泰然此道光十六年事余時
在幕親見之

又云湖南有貓山相傳昔有貓成精族類甚繁其
子孫皆若知事凡貓死悉自葬此山其塚纍纍然
不可計數山出竹名貓竹甚豐美其無貓葬處則
無之貓竹之名本此作毛茅皆非

漢按瘞死貓於竹地竹自感生并能遠引竹至據
此則本草載之不誣也泝泝百金方有貓竹軍器

貓苑

卷上

世三

亦不作毛

余藍卿云嘉慶十六年河南白蓮教匪林清煽亂
烽烟綿亘數省是時中州人家有貓生狗雜窩出
貓之異

孫赤文云道光丙午夏秋間浙中杭紹寧台一帶
傳有鬼祟稱爲三脚貓者每傍晚有腥風一陣輒
覺有物入人家室以魅人舉國皇然於是各家懸
鑼鉦於室每伺風至奮力鳴擊鬼物畏鑼聲輒遁
去如是者數月始絕是亦物妖也

貓苑

卷上

世一

會稽陶菴軒先生汝鎮云貓爲靈潔之獸與牛驢
猪犬迥異故爲貴賤所同珍且古來奸邪之人其
轉世墮落爲牛爲馬爲犬爲猪如白起曹瞞李林
甫秦檜之輩不一而足未聞有轉生而爲貓者可
見仙洞靈物不與凡畜儕矣

劉月農巡尹陸棠云番禺縣屬之沙灣菱塘界上
有老鼠山其地向爲盜藪前督李制府瑚患之於
山頂鑄大鐵貓以鎮之貓則張口撐爪形制高鉅
予曾緝捕至此親登以觀而游人往往以食物巾

扇等投人貓口謂果其腹不知何故

胡笛灣知盛云天津船廠有鐵貓將軍傳係前朝

所遺戰船上鐵貓殿中廢貓甚多此獨高大因年

久為崇故有奉敕封號每年例由天津道躬詣祭

祀一次至今猶奉行不替

余蓋卿云金陵城北鐵貓場有鐵貓長四尺許橫

臥水泊中古色斑斕不知何代物相傳撫弄之則

得子中秋夕士女如雲咸集於此

貓苑

卷上

卅五

僧道宏每往人家畫貓則無鼠鄧椿畫繼

虎咬人於前半月則起於上身下半月則起於下身與

貓咬鼠同也七修類稿

狸處堂而飛鼠散呂氏春秋

漢按此狸即指貓也與韓非子等書所載同

平陽靈鷲寺僧妙智畜一貓每遇講經輒於座下伏聽

一日貓死僧為瘞之忽生蓮花眾發之花自貓口中出

甌江逸志

崇禎十四年楚府貓犬流淚有哭泣聲是時潢池禍熾

楚府被害尤烈此其咎徵也綏寇紀略

崇禎十五年山東婦人生一物雙貓首首有角角之顛

有目身如人手垂過膝巡撫陳以聞於朝全上

六畜有馬而無貓然馬乃北方獸南中安得家蓄而戶

養之退馬而進貓方為不偏毛西河曾有此說後之碩

儒苟能立議告改禮經自是不刊之典淳安周上治青苔園外集

漢按昔年楊蔚亭廣文與太平戚鶴泉進士嘗論

及此謂馬為北產力任耕戰故列六畜之首論功

用之宏馬為宜論功用之溥貓為正禮經纂自此

人蓋初不理會馬之產惟北而貓之產遍寰宇也

貓苑

卷上

卅六

此說甚平允蔚亭名炳平陽人

張暄亭參軍德和云貓與蛇交則產狸貓故斑文

如蛇也謂此說於權黃岡同守時得之民間噫豈

其然乎然交非其類禽獸往往有之姑存其說俟

質博雅漢自記

姑蘇陳爰琴本恭云虎骨辟獸貓皮辟鼠獾皮辟

魚鷹羽辟鳥以其本性尚存也然必原體方驗若

骨煮皮燬羽熏則不然

漢按一西客云皮草中一種細毛黑潤可愛各為

貓糞似紫貓而實非也此糞字見周禮考工記鮑人注考釋文糞人充反通俗編云治皮曰糞又見六書正譌糞皮俗作濺字非

桐城劉少塗繼云道光丙午春余家所蓄老麻貓生一子白色長毛絨絨形如獅子友人方存之云此異種也不可易得養之年餘日夕在旁鼠耗寂然一日天未明貓忽至余床上大吼數聲而去已而死焉庸貓得奇子靈異如此而不壽惜哉

貓苑

卷上

卅

儻不可解謂其音曼衍則神享而族盛相傳獠獠猺貓皆百粵遺種散處於滇黔楚蜀及兩粵之閒

貓後改爲苗霞樵泰順人嘗嘗爲川督蔣璠堂幕客

漢按徽州班戲曲有貓兒歌亦稱數貓歌蓋急口令之類貓之嘴尾數雖只一而其耳與腿則二四遞加數至六七貓口齒迫沓鮮有不亂蓋急則難於計算耳倪翁豫甫麻桐云京師伎人有名八角鼓者唇舌輕快尤善於此歌雖數至十餘貓而愈急愈清朗是精乎其伎者也貓歌大略如一隻貓見一張嘴兩箇耳朵

一條尾四條腿子往前奔奔到前村兩隻貓兒兩張嘴四箇耳朵兩條尾八條腿子往前奔奔到前村下皆仿此惟耳腿之數以次遞加爾

倪豫甫又云河東孝子王燧家貓犬互乳其子言之州縣遂蒙旌表訊之乃是貓犬同時產子取其子互置窠中飲其乳慣遂以爲常此見智叢補列於偽孝條想當時必以孝感蒙旌然則物類靈異處亦有可偽託者一笑豫甫浙之蕭山人

貓苑

卷上

卅八

因此受太后聖寵而得佛奴之號號庸非貓之異數也歟漢記

謝小東學安云俗稱貓認屋犬認人屋瓦鱗比雖隔數百家貓能覓路而歸然不能識主人於里門之外犬之隨人乃可以千百里也何物性之不同如此小東蕭山人

蕭山沈心泉原洪云貓爲世所必需而到處船家皆蓄犬而少蓄貓何歟豈以其慣於陸不慣於水耶是必有由

漢按貓爲火獸甚不宜於水犬爲上獸見水不畏而亦能搏鼠故船家多蓄犬而少蓄貓

又按周蓀農雜說云貓忌鹹而東海之貓飲不離鹽貓畏寒而西藏之貓臥不離冰由其習慣成自然今貓見波濤而驚誠慣於陸不慣於水也

倪豫甫云湖南益陽縣多鼠而不蓄貓咸謂署中有鼠王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官故非特不蓄貓且

日給官糧飼之道先癸卯雲南進士王君森林令斯邑邀余偕往余居之院甚宏殿草木蒼翳每至

貓苑

卷上

卅九

午後鼠自牆隙中出或戲或鬪不可勝計習見之而不以爲怪也一日有大貓由屋簷下伺而捕其巨者相持許久鼠力屈而斃自此貓利其有獲而日至焉乃積旬日而鼠無一出者後竟寂然噫貓性雖靈其奈鼠之黠何然余在署三年衣物從未

被嚙鼠或知豢養之恩不敢毀傷且人無機械物亦安之爾
漢按有此一懲積害以除不可謂非貓之功也但不知鼠耗寂然之後其日給官糧可以免否諺云

糴穀供老鼠買靜求安是亦時世之一變可嘆也夫

鎮平黃仲方文學 晉元 云呼彌彌則雞來見說文呼盧盧則狗來見演繁露此聲氣應求也貓則呼苗苗卽來作汁汁亦來白珽湛淵靜語所謂唇音汁汁可以致貓聲類鼠也此乃物類相感也說見翟灝通俗編

貓苑

卷上

四十

仲方又云俗謂貓爲虎舅教虎百爲惟不教之上樹此見陸劍南詩集自注梁紹壬秋雨盦隨筆引之不載出處蓋未之考耳 漢按秋雨盦此節已採八茲篇今家仲方爲指明出處以見此等俗語其來已久益信而有徵也

仲方又云游覽志餘載杭俗言人舉止倉皇爲鼠張貓勢以鼠見貓卽竄逸貓勢於是益張耳此語可對狐假虎威

胡笛灣字平叔 秉鈞 博學而工韻語有詠貓詩云名本從苗得功推用世深疑狐休貌相防鼠恤儒心畫靜埋頭睡宵寒擁鼻吟驗時晴一線中有定

盤針又蜡典崇官禮程材隘相經皮毛憑駁雜眼界總品熒忌刻原根性純陰此化形莫徒欺鼠輩相食等羶腥皆名雋可喜次篇語合議貶豈有激而云然耶平叔山陰人以知離需次粵之潮州漢記

詠物詩貴有寓意否則亦須韻致陶文伯炳文貓詩

云為護山房幾架書殷勤花下飼狸奴春深看取尋陰地欲寫消寒八九圖天生風采虎紋斑洞裏

丹曾煉九還莫訝不隨雞犬去要留仙骨任人間

閭閻鼠耗漸消亡運用靈威妙有方鍛獄終歸無

貓苑

卷上

四十一

濟處當年應已笑張湯意新語創韻致自佳乃弟潔甫士廉亦有一絕云春風一軸牡丹圖誰把精神繪雪姑為問穴中諸鼠輩年來曾已化鴛無藉風流一結猶有意味漢記

貓一捕鼠小獸何書之開載治療甚多但貓善搜穴捕

鼠故凡病屬鼠類有在幽僻鬼怪之處而藥所難入者無

不藉此以為主治黃宮繡本草求真

張璐謂貓性稟陰賊機竊地支故其日夜視精明而隨時

收放善跳躍而嗜腥生同上

漢按機竊地支四字不可解恐係譌誤求無善本質正姑錄以俟考

寅木貓良鼠耗無原註如初爻臨寅木吉神主其家有好

貓能捕鼠卜筮正宗新增家宅篇

漢按一說虎與貓俱屬寅肖據此似可憑信

相傳人家生子初落地開聲時有貓喊其側主其子靈警非凡僅止有貓在側而不喊主其子貌陋却有威按靈警

之說尚近理貌陋之義殊所未解咸鶴泉進士回頭想續編

漢按朱聯芝詠醜子云相逢常欲叨憎厭莫是初

貓苑

卷上

四十二

生悞肖貓醜人生子常有小勿象貓大勿象狗之諺蓋貓小多醜狗大多劣故爾其回頭想所引或本此數

家貓失養則成野貓野貓不死久而能成精怪先大父醇菴公述

丁雨生云惠潮道署多野貓夜深輒出雙目有光

熠熠望之如螢火益係失主之貓吸月飲露久漸

成精故上下牆屋矯捷如飛夏月海鷺來時能上

樹捕食園中所蓄孔雀曾被嚙斃自此野貓輒不

復來或謂孔雀血最毒貓殆飲此或致戕生噫擇

已而噬竟以自斃愚哉

鄞縣周緩齋厚躬云貓能拜月成妖故俗云貓喜

月但鄞人養貓一見拜月即殺之恐其成妖魔人

其魔人無殊狐精益雄者能化男雌者能化女

又云雄貓化男亦能魔男雌貓化女亦能魔女益

不在於交合而在於吸精犯之者通名邪病十有

九死鄞人有孀婦一日忽然自言自笑柔媚異常

已而形神肌肉頓時消削詰之則云遇貓妖吸陰

一時神志昏迷精氣被吸遂覺疲殆有不可支

貓苑

卷上

四十三

漢按狐妖吸精用桐油遍塗其陰狐來用舌舔吸

無不大嘔而去遂不再來惟宜秘密方驗見龔氏

壽世保元余謂用此以治貓妖其效必同

丁雨生云安南有貓將軍廟其神貓首人身甚著

靈異中國人往者必祈禱決休咎或云貓即毛宇

之訛前明毛尚書曾平安南故有此廟果爾是又

伍紫髯杜十姨之故轍矣可博一噱揭陽陳升三

登榜述

人被貓咬傷薄荷葉為末塗之愈又方用虎骨虎毛

燒末塗之許浚東醫寶鑑

大埔賴智堂雲章云貓咬傷重者不治亦能死道

光癸卯海陽令史公家人李姓羅姓初住寓中因

捉鄰貓兩手指俱被貓咬傷初視為平常乃越

二十餘日而李姓者忽發寒熱臂腕旁起一小核

痲痛異常雖知貓毒但無人識治數日不省人事

聲如貓叫而殂其羅姓者過四十餘日臂腕亦起

一小核漸見氣喘不思飲食越五六日亦斃甲辰

年潮嘉道署家人鄭三被貓咬傷中指過二十餘

貓苑

卷上

四十四

日毒發臂腕亦起核按之疼痛以目覩李羅之禍

不勝惶懼訪余醫治因思貓之傷人致死古今醫

書鮮載治法當自出臆見酌製二方治之逾月遂

愈其方用既有效不敢自私請附刊傳公諸同好

原用水藥方十二味名普救敗毒湯

防風 白芷 鬱金製 木鼈子去油 穿山甲炒 川

山豆根以上各一錢 淨銀花 山慈菘 生乳香 川貝

杏仁去皮尖 以上各一錢五分 蘇薄荷三分 水煎半飢服口渴加

花粉一錢

原用丸藥方八味名護心丸

真琥珀 綠豆粉 各八分 黃蠟 製乳香 各一錢

水飛硃砂 上雄黃精 生白礬 各六分 生甘草 五分

先用好蜂蜜三錢同黃蠟煮溶將餘藥七味共

研細末八之攪勻取起丸如綠豆大另用硃砂為

衣每服一錢五分用滾水送下每日夜先服湯藥

後服丸藥各一二次忌五辛魚肉煎炒及發物

外用好薄荷油少許由上臂塗至下臂至傷處止

其傷口不可塗留出毒氣仍戒惱怒房勞

貓苑

卷上

四十五

漢按賴智堂精於岐黃有手到病除之妙觀其所

製右二方極有精思宜乎用有效驗且家貓馴熟

鮮有咬人其因傷致死則更鮮聞非如獒犬比故

皆視為尋常而古今醫書因亦無載治療豈知

天下之大無事不有李羅二姓人之禍殆其顯著

者焉今智堂願傳其方亟為刊入俾廣見聞蓋亦

不無小補也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為童子時嘗繫鼠嬰於途有

道人過之教甫為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

其中奔突不能出已而誘貓至貓欲取鼠亦訖不能八

貓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

童子亦欲學之乎節錄申甫傳 汪克峯文鈔

漢按申甫即明季劉公綸金公正希所薦以勦寇而

敗亡者又按俗有取粗線織成圓網用以罩鼠四

方上下面面皆圍鼠八其中冲突觸繫終不能出

名為八陣圍亦名天羅地網

嘉應黃薰仁孝廉 仲安云州民張七精於相貓嘗蓄

雌貓數頭每生小貓入爭買之皆不惜錢知其種佳

貓苑

卷上

四十六

也恒言黑貓須青眼黃貓須赤眼花白貓須白眼

若眼底老裂有冰紋者威嚴必重蓋其神定耳又

言貓重頸骨若寬至三指者捕鼠不倦而且長壽

其眼有青光爪有腥氣尤為良獸

薰仁又云張七嘗攜一雛貓來售索價頗昂云此

非凡種乃蛇交而生者因詳述其目擊蛇交之由

并指貓身花紋與常貓亦微有別驗之不誣

漢按据此說則張暄亭參軍所云貓與蛇交一節

似可信也

薰仁又云年前余得一貓金銀眼者花紋雜出貌雖惡而性馴善於捕鼠進門未幾鼠遂絕跡因呼之曰斑奴惜養未半年遽死焉蓋因久縛故耳佳貓多懼其逸與其縛而損其筋骨何如用大籠籠之耶

嘉應鍾子貞茂才云州人有梁某嘗得一貓頭大於身狀甚奇怪眼有光芒與凡貓迥異初莫辨其優劣厥後不惟善捕鼠而主家亦漸小康珍愛而勿與人有過客見之餌以重價始售之梁因問貓

貓苑

卷上

四十七

之所以佳處客曰此貓自入門後君家必事事如意蓋此貓舌心有筆紋故耳其紋向外者主貴向內者主富今予得此可無憂貧敝口驗之果然梁悔之不及

漢按筆紋貓實所罕聞且能富貴人真獸中之寶也惜乎不可多得

貓性不等有雄桀不馴者有和柔善媚者有散逸喜走有依守不離者大抵雄貓未闔及大貓初至難於籠絡故蓄貓必以小必以雌也妙果寺僧悟

一嘗謂貓之喃喃依戀不離蓮座者為兜率貓又為歸佛貓漢記

歐中謂人性暴戾曰貓性視輕性命曰貓命故常有這貓性不好及這條貓命之諺也漢記

山陰童二樹善畫墨貓凡畫於端午午時者皆可辟鼠然不輕畫也余友張韻泉凱家藏有一幅嘗謂懸此鼠耗果靖漢記

張韻泉云人得貓相主六品貴見相書

又云貓眼極澄澈故水之澄徹者謂之貓眼泉堪

貓苑

卷上

四六

輿家言凡墳墓之前有此汪泉陰至清貴韻泉山陰人長沙姜午橋光緒云道光乙酉瀏陽馬家冲一貧家貓產四子一焦其足彌月喪其三而焦足者獨存形色俱劣亦不捕鼠常登屋捕瓦雀咬之時或縮頸池邊與蛙蝶相戲夫主家嫌其癡懶一日攜至縣適典庫某見之駭曰此焦脚虎也試升之屋檐三足俱伸惟焦足抓定久不動旋擲諸牆間亦如之市以錢二十緡其人喜甚先是典庫固多貓亦多鼠自此羣貓皆廢十餘年不聞鼠聲人服其

相貓似得諸北牡驪黃外矣此故友李海門爲余
言之海門劉邑庠生名鼎三

漢按焦脚虎三字新而且奇

錢唐吳鴻江官懋云余甥女姚蘭姑畜一貓虎斑

色金銀眼無尾產雌貓一黑質白章亦無尾今四

年矣行相隨卧相依時爲母貓舐毛咬蟲每飯必

蹲俟母食而後食母貓偶怒以爪則却受不敢前

或出不歸則遍往呼尋人或悞撻母貓則聞聲奮

赴若將救然甥女事母孝咸以爲孝感云

貓苑

卷上

四十九

漢按此與蔣丹林都憲之貓同爲孝感所致可謂

無獨有偶鴻江一字小臺

鴻江又云姑蘇虎坵多耍貨鋪有以紙匣一塑泥

貓於蓋塑泥鼠於中匣開則貓退鼠出合則貓前

鼠匿若捕若避各有機心其人巧有如此者兒童

爭購之名貓捉老鼠

妾午橋云貓爲驚獸可對勞蟲蟻一名勞蟲

漢按昔余友姚雅扶先生淳植云鶴爲傲鳥魚爲

驚鱗又云貓靈鴨憎魚愕雞睨蟻勞鳩拙鷺忙蟹

躁蛙怒蝶癡鵝慢犬恭狐疑鴿信驢乖蛛巧所述

頗繁因記憶所及附識備覽雅扶慶元廩生寄居溫郡

朱赤霞上舍城云九端午日取楓癭刻爲貓枕可

辟鼠兼可辟邪惡

漢按王蘭臯有貓枕詩今失傳昔周藕農先生嘗

云蘭臯令臺灣課士以貓枕爲賦題用貓典者益

寥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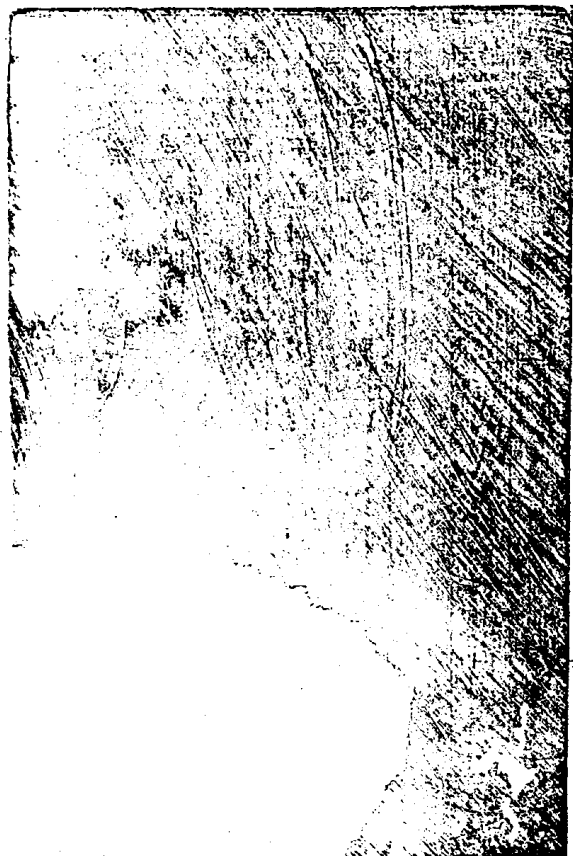
丁仲文杰云貓苑一出則後之爲詩賦者皆可取

材於此矣補助藝林功非淺鮮

貓苑

卷上

五十



貓苑

番禹丁 杰仲文 詞

永嘉黃 漢鶴樓 輯

同里陳 杲寅東 枝

名物

夫名也物也有宇宙來則皆萌之於無存之於有
雖萬類之雜出萬事之叢生蓋無物無名無名無
物形影著於一旦魂魄留於百世資談喙而供楮
墨又非獨貓為然也茲篇則專為貓資考證焉輯

貓苑

卷下

名物

貓名烏圓格古 又名狸奴府 又美其名曰玉面狸本草

曰銜蟬表異 又優其名曰鼠將錄 嬌其名曰雪姑異

錄曰女奴雜志 奇其名曰白老錄 曰崑崙姬已表異

漢按以烏圓為貓相沿又矣考王忘菴題畫貓詩

烏圓州州則似專指貓眼而云然也

胡笛灣云清異錄載武宗為穎王時邸園畜禽獸

之可人者以備十玩繪十玩圖鼠將貓

唐張搏好貓皆價值數金有七佳貓皆有命名一東守

二白鳳三紫英四怯憤五錦帶六雲團七萬貫記事

貓乃小獸之猛者初中國無之釋氏因鼠齧佛經唐三

藏禪師從西方天竺國携歸不受中國之氣爾雅

漢按此說玉屑載之且謂貓乃西方遺種夫開闢

之初禽獸即與萬類雜生故五經早有貓字何待

後世釋氏取西域之遺種耶此固謬談不謂爾雅

翼乃亦引用其說

養鳥不如養貓蓋貓有四勝護衣書有功一閑散置之

自便去來不勞提把二饌飼僅魚一味無須蛋米蟲脯

貓苑

卷下

名物

供應三冬牀煖足宜於老人非比鳥遇嚴寒則凍殭矣

四第世俗嫌其竊食多槌走之然不養則已養不失道

雖賞不竊韓湘巖與

漢按陸放翁詩狸奴擅煖夜相親張無盡詩更有

冬裘共足溫則煖老一說亦自有本韓名錫胙青

田人嘉慶間以進七通籍官至觀察

納貓法用斗或桶盛以布袋至家討箸一根和貓威桶

中携回路遇溝缺須填石以過使不過家從吉方歸取

貓拜堂竈及犬畢將箸橫插於土堆上令不在家撒屎

仍使上床睡便不走往崇正閣
謬通書

漢按甌人納貓用草代箸量貓尾同其長短插草

於糞堆上祝之勿在家撒屎餘與通書大畧相同

納貓日宜甲子乙丑丙午丙辰壬午庚午壬子庚子天

月德生炁日忌飛廉受死驚走歸忌等日全上

漢按凡大月初五十七廿九小月初八二十為驚

走日其飛廉諸煞時憲書俱明載可稽茲不復贅

錄

闍貓曰淨雁仙肘
後經

貓苑

卷下

三

番禺丁仲文孝廉杰云公貓必闍殺其雄氣化剛

為柔日見肥善時俗又有半闍貓只去內腎一邊

其雄氣未盡消亡更覺剛柔得中

漢按通書載淨貓宜伏斷日忌刀砧血刃飛廉受

死血支等煞凡闍貓須於屋外貓負痛自奔回屋

內否則必外逸從此視內室如畏途矣闍時又須

將貓頭納入捲簾之口闍畢縱之則從後口奔去

庶免被齧傷手亦法之良也

古人乞貓必用聘黃山谷詩買魚穿柳聘啣蟬甌俗聘

貓則用鹽醋不知何所取義然陸放翁詩畏鹽迎得小
狸奴其用鹽為聘出來舊矣丁蘭石
尺牘

黃香鐵待詔云潮人聘貓以糖一包余從馮默齋

教授乞貓以茶二包為聘紹興人聘貓用芋麻故
今有芋麻換貓之謬

余向陶翁蓉軒家聘貓蓋用黃芝蔴大棗豆芽諸

物漢自
記

張孟仙刺史云吳音讀鹽為綠故婚嫁以鹽與頭

髮為贈言有綠法俗例相沿雖士大夫亦復因之

今聘貓用鹽蓋亦取有綠之意此說近理錄以存

貓苑

卷下

四

證又云貓既用聘亦可言嫁因憶年前余客江西

官常中有以嫁貓二字為題徵詩林子晉明府嘗

索余賦之此本俗事當用俗語湊拍一篇附錄博

粲天生物類知幾許人家養貓如養女出窻便費

阿媪心撫護長成期捕鼠九坎長尾更獨胎團雲

飛雪毛色開唔唔作威良足愛相攸漸見有人來

一旦褻鹽聘娶逼阿媪欲辭苦未得抱持不捨割

愛難痛惜只爭淚沾臆柳圈銅鈴綿衣兜先期細

意裝點周相送出門再三囑善為喂養毋多尤聘

人唯唯爲貓計但願勤能寧有濟鼠耗消兮當策
勲眠琰食魚應問替

南康郡博上官篠山讓原評云題甚新雅結有寓意勿以俗事日之

錢唐詩僧由菴有至性密雲和尚開法金粟師往問父
母未生前話雲公以手掩面孽開眼曰貓師於是遂醒
悟全浙詩話

漢按以手掩面分指孽開口眼而喝曰貓今甌俗
尚有以此戲幼孩也初不知是何命意今據由菴
此節豈真有禪理寓之耶由菴國初人著有影

貓苑

卷下

五

菴集選

張孟仙曰楚人以手拳物誘小兒開之則曰貌按
貌獸也性善遁故曰貌言其已遁去耳密雲和尚

之稱其果貓獸如屬空虛之義則貌是也說見俗

語解鎮平黃仲方云貌獸善遁孫吳時拘纓國曾以進獻故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貌見談槩

閩浙山中種香菰者多取貓狸挖去雙眼縱叫遍山以

警鼠耗貓既瞎而得食即無所他之晝夜惟有瞎叫而

已王朝清兩憲雜詠

漢按此祛鼠之法雖善未免惡毒亦貓之不幸也

甌人以昧不懂事而喜叫罵揮斥者譏之爲香菰
山貓兒瞎叫

貓不食蝦蟇狗不食蛙識小錄

貓食鱸則壯食豬肝則肥多食肉湯則壞腸夷門廣牘

貓食薄荷則醉埤雅

胡笛灣知鱸云貓以薄荷爲酒故葉清逸貓圖贊

云醉薄荷撲蟬蛾主人家奈鼠何

貓食黃魚則癩留青日札

漢按吳越多黃花魚鮮不以其餘飼貓未聞有生

貓苑

卷下

六

癩者或謂此指黃頰魚以其得渾泥之氣貓食必

病今余文竹云寓中有佳貓昨因食黃花魚生癩

而死是日札之說又尙可信有謂江浙黃花魚俱

經水過不比粵魚氣味發揚而有毒也是亦近理

文竹名璉輝浙江遂安茂才時借其所親毛厚甫明府寓於潮郡

貓捕雀蝶蛙蟬而食者非狂則野生虺及蛆物性纂異

張孟仙云貓食野物則性戾而不馴食鹽物則毛

脫而癩

陶文伯云貓喜捕雀每伏處瓦坳伺雀躍而前即

突起撲之百不失一又喜與烏鵲鬪

丁仲文杰嘗分貓為三等並立美名如純黃者曰

金絲虎曰戛金鐘曰大滴金純白者曰尺玉曰宵

飛練純黑者曰烏雲豹曰嘯鐵花斑者曰吼彩霞

曰滾地錦曰躍玳曰草上霜曰雪地金錢其狸駃

者則有雪地麻笄斑黃粉麻青諸名

鄭荻疇煥永嘉人擬撰貓格以官名別之如小山

君鳴玉侯錦帶君鐵衣將軍麴塵郎金眼都尉

至於雪鬣仙官丹霞子軒燈佛玉佛奴諸稱則

貓苑

卷下

又六

以仙佛名之更饒韻致

漢按貓之別稱在古有極雅者相傳唐貫休有貓

名梵虎宋林靈素有貓名吼金鯨金正希有貓名

鐵號鐘于敏中有貓名冲霧豹或云吳世璠敗後

有三貓為軍校所得頸有懸牌一曰錦衣娘一曰

銀睡姑一曰嘯碧烟皆佳種也然余今昔交游如

陳鏡帆廣文有貓曰天目貓周藕農令河南時有

貓曰一錠墨淳安周爽庭太學有貓曰紫團花泰

順董晉庭廷詣有貓名乾紅獅是與遂安朱小阮

之鴛鴦貓 鼎山沈心泉之寸寸金先後韻頭焉

貓犬病烏藥一味磨水灌之即愈 花鏡

小貓叫不絕聲陳皮研末塗鼻端即止 古今秘苑

貓被人踏傷蘇木煎湯灌之可療 花鏡

貓癩用蜈蚣焙乾研末與食數次即愈又法桃葉搗爛

遍擦其毛少頃洗去又擦自愈治狗癩亦可 行厨集

貓生蝨桃葉與棟樹根搗爛熱湯泡洗蝨皆死樟腦末

擦之亦可 行厨集

木貓俗呼鼠踪陳定宇有木貓賦 通俗編

貓苑

卷下

七

漢按陳賦云惟木貓之為器兮非有取於象形設

機械以得鼠兮借貓公而為名云云

竹貓

黃香鐵待詔云武林舊事載小經紀有竹貓兒當

是竹器用以擒鼠者又有貓窩貓魚賣貓兒改貓

犬貓窩當是貓所寢處者今京師隆冬所着皮鞋

亦名貓兒窩又崇禎初年官眷每繡獸頭於鞋上

呼為貓頭鞋識者謂貓旒也兵象也見崇貞宮詞

鐵貓船旋也貓或作貓 焦或俗書刊誤

漢按船旋粵人呼爲鐵猓益猓亦貓類也

又按另鐵貓三事已類列上卷靈異門

金貓

臨安尹鑄以償秦檜女獅貓詳見後故事門

火貓甌中田野人家冬日悉搏土爲器開口納火其背

穿背上多挖小孔以升火氣名曰火貓男婦老少各以

禦寒 王明清雨窓雜錄

泥貓

陳笙陵云杭州人每於五月朔半山看競渡必向

貓苑

卷下

八

娘娘廟市泥貓而歸不知何所取義貓爲泥塑塗

以彩色大小不等

吳杏林云養鷺人家多買以禳鼠

紙貓

張湘生 咸晉云堅瓠集有紙貓詩

漢按器物以貓命名者又有貓枕楊誠齋詩貓枕

桃笙苦竹床

禽之屬有名貓頭鳥卽鴉也鴉或作梟一名鵬 巴蜀異物志

湖州有鳥叫聲如貓人呼爲貓頭鳥與浙中所謂

逐魂稱貓頭鳥者其聲不同或謂此卽鵬也 漢有記

獸之屬有名水貓卽獺也 李元嘯範

蟲之屬有名桑貓生桑樹上桑熟則食之 本草綱目

蔬之屬有貓頭笋 黃山谷集又有狸頭瓜 郭義恭廣志

漢按黃香鐵待詔詩貓頭鴨脚堪留客又按筍又

名綿貓見陸璣詩疏

又按蘇東坡謝惠貓兒頭筍詩云長沙一日煨鞭

筍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煩君助湯餅貓頭笑兀

想穿羅

貓苑

卷下

九

又按贊寧竹譜云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

竹豚

蔬之屬又有狸豆 本草○崔豹古今注狸豆一名狸沙

藥之屬有斑貓 本草

又狗骨一名貓兒刺以其象形也 全上

漢按鳥之類亦有稱斑貓者山海經北囂之山有

鳥名鷲鴟一名斑貓又莎雞黑身赤頭似斑貓亦

見陸璣詩疏

草之屬有名貓毛出鎮平縣

黃香鐵待詔鄉園詩草菌拾貓毛 讀白華草堂詩集

外夷有國名合貓里船人語云若要富須尋貓里務尤
悔巷外國竹枝詞網巾礁上蕩漁舟亦有山田十斛收
要富須尋貓里務貧兒何用執鞭求 龍威秘書

漢按地名以貓稱者呂宋國小島有名貓霧烟此
家香鐵待詔述越州有猿人洞名木貓見元史郭
昂傳欽州入安南路有貓兒港見詞翰法程桂林
府北門外有貓兒門見廣西通志杭州城內有貓
兒橋見杭州府志廣東大埔縣有貓兒渡見潮州

貓苑

卷下

十一

府志 雁蕩山峯有名望天貓衣子才詩云仙鼠飛上
天此貓心不許意欲往檢之望天如作語
永嘉陳寅東巡尹 景曰凡以貓命名者固不一而
足山則有貓兒嶺貓兒巖貓兒洞水則貓兒港貓
兒瀆此等小地名隨在皆有至於雜物則貓兒燈
貓兒窗貓兒褲之外為小兒戲耍者乃有泥塑貓
木雕貓紙糊貓而姑蘇印畫店有貓拖繡鞋圖而
磁器店又有貓形溺瓶也 臺灣諸羅有貓羅貓霧
二山見藍鹿洲東征集
道士李勝之嘗畫捕蝶貓兒圖以譏世 陸放翁
詩注
漢按陸放翁詩魚餐雖薄真無媿不向花間捕蝶

忙又按宣和畫譜載李藹之華陰人善畫貓今御

府所藏有戲貓雜貓及醉貓小貓蕩貓等圖凡十
有八此李藹之或即李勝之歟而宣和譜又載何
尊師以畫貓專門嘗謂貓似虎獨耳大眼黃不同
惜乎尊師不充之以為虎止工於貓殆寓此以游
戲耶又載滕昌祐有芙蓉貓兒圖又王凝為鸚鵡
及獅貓等圖不惟形象之似亦兼取其富貴態度
蓋自是一格宋人又有正午牡丹圖不知誰畫見
埤雅禹之禹有摹元大長公主抱白貓圖今藏吳

貓苑

卷下

十一

小亭 秉權家小亭云畫中公主長身其貓純白如
雪惟眼赤色近世所傳又有貓蝶圖蓋取髦髦之
意用以祝嘏耳曾衍東有自題畫貓云老夫亦有
貓兒意不敢入前叫一聲若有戒於言也曾山東
人令湖北嘉慶間綠事流戍温州工詩畫自號七
道士又稱曾七如
明李孔修字子長順德人畫貓絕工公卿以箋素求之
輒不可得嘗負樵薪錢畫一貓與之樵者快快中途人
爭購之已而樵者復以薪求畫笑而不應 廣東通志

黃香鐵待詔云何尊師善畫貓所畫有寢者有覺者展膊者戲聚者皆造於妙其毛色張舉體態馴擾尤可賞愛

胡笳灣知隘云考墨客揮犀歐陽公嘗得一古畫

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

吳公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枝咳

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

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

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者也

貓苑

卷下

十三

鄭荻疇煥云昔有畫家高手嘗畫一貓橫卧屋背

上形神逼肖無不誇讚一客見之云佳則佳矣惜

猶有可貶處以為貓縱長不過尺餘此貓橫卧瓦

上乃過六七行是其病也於是人服其精誠

張槐亭集云古今來以貓命名諒不乏人然而羣

書鮮有載者若以狸命名者左傳則有季狸亦見

羣輔錄魏道武小字佛狸見北史

陶文伯云丹朱姓狸見閩若璩四書釋地

丁仲文云逸詩有狸首篇見儀禮古歌有狸首見

檀弓至左傳有狸製葢黃狸皮也周禮有狸步以量侯道者也又狸席婁好上皇后賀儀有綠毛狸席見飛燕外傳此皆云狸而非云貓也

陶潔甫士廉云曲沃尉孫繩家奴稱野狸奴見戴

君宇廣異記浙江慈谿縣道光初年冤獄有民女名阿貓見刑部例案

技術有名相聲者作貓犬叫其聲酷肖若鸚鵡秦吉了

及百靈亦皆能作貓犬聲偶聞卒莫之辨仁和姜愚泉片識

漢按相聲俗作像聲即所謂隔壁戲也秦吉了粵

人呼為遼哥了赤雅作鴿

貓苑

卷下

十三

清明日歐人小兒及貓犬皆戴以楊柳圈此亦風俗之

偏宋聯芝既中紀俗詩注

漢按貓繫俗緣故俗之牽率夫貓者甚多如諺云

人幹事不乾淨者稱為貓兒頭生活見留青日札

作事不全則譏為三脚貓張明善曲三脚貓滑水

飛熊見輟耕錄家香鐵待詔云吾鄉開標場賭標

者每四字作一句其十二字分作三句者名曰三

脚貓華潤庭云吳俗呼乞養子為野貓謂人矯詐

為賴貓習拳勇者為三脚貓

又按偷食貓兒改不得見雜纂二續那箇貓兒不
喫腥見元曲選依樣畫貓兒寒貓不捉鼠金見五
燈會元貓頭公事貓口裏挖食貓哭老鼠假慈悲
俱見談概及莊岳委談俗傳笑話謂一日者鼠見
貓頭懸念珠舉以是已歸
佛必然慈悲吾輩可以無恐然而未可深信先令
小鼠過之貓伏不動次令中鼠過之亦不動大鼠
信其無他最後過之貓忽哭起擒而斃之羣
鼠於是抱頭竄去曰此假慈悲此假慈悲

又如通俗編所載猪來貧狗來富貓來開質庫又
狗來富貓來貴猪來主災悔至朝餒貓夜餓狗此
又見於月令廣義世俗又以捕役與偷兒混處稱

貓苑

卷下

十四

爲貓鼠同眠此四字見唐書浙諺又有貓哥狗弟
之謂以貓常斥狗而狗多辟易避去故韻本有兄
貓之文此亦傳會之說至於貓兒念佛貓兒牽磨
此則因其軒聲而云然既俗又以訛索財物者稱
爲貓兒頭以人小器稱爲貓兒相若少年勇往則
云新出貓兒強如虎夫諺雖鄙俚皆有義理故古
今傳誦不替若紅樓夢所稱鑽熱炕的燒毛小凍
貓子此則滿洲人之口腔也

漢又按貓不列於六畜而貓犬連稱殆亦不少如

狗來富貓來貴朝餒貓夜餓狗以及貓哥狗弟之
外卽歐俗清明貓犬戴柳圍皆屬連類所及又俗
諺六月六貓狗浴家香蠟消裏詩家家貓狗浴從
窺又無名氏碩鼠傳云今是獲不犬不貓又數九
歌六九五十四貓狗尋陰地至於五代盧延讓應
舉詩餓貓臨鼠穴饑犬舐魚砧見賞主司遂獲登
第人謂得貓犬之力此則尤其顯焉者也
華潤庭云貓雖不列於六畜然性馴良者能解人
意所以得人愛護者亦物性有以致之耳

貓苑

卷下

十五

余好食魚客有譏之云聞君紀載貓典可知馮驩
爲貓之後身乎問何以見之曰於其彈缺見之余
曰然余固馮驩之後身也其知焉否相與啞然自
故事
人物相因緣則事端生焉歷劫不磨遂成掌故貓
之繫於人事亦多矣語云前事不忘君子取鑑於
古異聞足錄學者結繩於今吾故用是孜孜焉輯
故事
孔子鼓琴聞子聞之以告曾子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

和今也更爲幽沈之聲何感至斯乎入而問焉孔子曰然嚮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 孔叢子

連山張大夫搏好養貓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

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常以綠紗爲帷

聚貓於內以爲戲或謂搏是貓精 南部新書

武后有貓使君與鸚鵡並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飢

搏鸚鵡食之后大慙 唐書

武后殺王皇后及蕭良娣蕭晉曰願武爲鼠我爲貓生

生世世扼其喉后乃詔六宮毋畜貓 舊唐書

貓苑

卷下

十六

貓別名天子妃見鶴林玉露蓋蕭妃被殺臨死有

我願爲貓武爲鼠之語故有是稱 梁紹王秋兩盒筆記

盧樞爲建州刺史嘗望月中庭見七八白衣人曰今夕

甚樂但自老將至奈何頃曳笈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

日罷郡歸家有貓名白老於堂西階地下獲鼠七八頭

稽神錄

元和初上都惡少李和子常懷狗及貓食之一日遇紫

衣吏二人追之謂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

逃入旂亭以酒酬鬼求爲方便二鬼曰君辦錢四十萬

爲假三年命和子遽歸貨衣其鑿楮焚之見二鬼挈其

錢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段成式支諾鼻

薛季昶夢貓伏卧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

貓者爪牙也伏門限者閭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果

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朝野僉載

貞元時范陽盧頊家錢唐有一婦人不知何來直詣其

婢小金所言姓朱時來去一日天寒小金爇火婦人

至怒踏其火即滅並以手批小金後數日婦人至抱一

物如狸狀尖嘴捲尾紋斑如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

貓苑

卷下

十七

兒復批之云是野狸 唐張泌尸始傳

裴寬子誦好詼諧爲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

若是兒貓卽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卽不是兒貓誦大笑

判云兒貓不識至傍我捉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墮裴

誦遂納其貓兩家皆晒之 開元傳信記

稽神錄建康有賣醋人某畜一貓甚俊健辛亥歲六月

貓死不忍棄置之座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携棄秦淮

河既入水貓活某自下水救之遂溺死而貓登岸走金

烏舖吏獲之縛置舖中出白官司將以其貓爲證既還

則已斷其索齧壁而去矣竟不復見 太平廣記

聞奇錄進士歸糸暑月與一小兒兒於廳中寢忽有一

貓大叫恐驚孩子使僕以枕擊之貓偶中枕而斃孩子

應時作貓聲數日而殞 太平廣記

平陵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蚊蝶土人往往

見之 酉陽雜俎

龍朔元年涪城鼠貓同處鼠象竊盜貓職捕齧反與同

處廢職容奸 新唐書五行志
一本作涪州

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家得貓鼠同乳不相害

貓苑

卷下

六

籠而獻之宰相常袞率羣臣賀崔祐甫曰可吊不可賀

因獻貓鼠議 唐書代
宗紀

漢按崔祐甫貓鼠議曰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為

其食田鼠也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

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

性乎何異法吏不觸邪驢吏不捍敵以若稱慶殆

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氓毋失

微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

聞奇錄李昭嘏當應進士試之先主司晝寢見一卷在

枕前乃昭嘏名令送還架上復寢有一大鼠啣嘏卷送

枕前如此再三來春嘏遂獲及第因詢之乃知其家三

世不養貓益鼠報也 太平廣記

寶應中有李氏子家於洛陽其世以不殺故家未嘗畜

貓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

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

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人驚異告於李氏親友乃

空其堂縱觀之人去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

摧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如此而

貓苑

卷下

九

况人手 宣室志

永州有人以生年值子鼠為子神因愛鼠不畜貓倉廩

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室無完器椀無完衣 柳宗元
文集

李義府柔而害物人稱李貓 唐書

華潤庭云李貓韻府作人貓

李迥秀所居犬乳隣貓中宗以為孝感旌其門 白孔六
帖

余在輦轂見揭小榜曰盧大博宅失一貓色白名雪姑

請異

江南李後主子岐王方六歲戲佛前有大琉璃瓶為貓

所觸割然墜地因驚得疾而死詔徐鉉為誌其弟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必引貓事但故實願記否鉉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憶明日又言夜來復得數事 却思野說

居士李巍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巍曰日進何味答曰鍊鶴一羹醉貓三瓶 清異錄

郭忠恕逢人無貴賤但口稱貓 蘇東坡郭忠恕書贊

漢按陸游詩偶爾作官蓋問馬頹然對客但稱貓

注鈍翁詩呼我不妨煩應馬逢人何敢遽稱貓見

貓苑

卷下

二十

葛翼甫夢航雜說 放翁又有彩貓鱸上菊初黃之句時亦呼貓如恕先今宋芷灣詩

王笠舫行梅詩藤墩叉手懶稱貓見綠雪堂詩集

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眾妖競

作乃召女巫徐媵治之有一貓卧爐側家人指謂巫曰

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亦入立

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驚數日二人捉音並至 續墨客揮犀

蘇東坡奏疏云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

余謂不捕鼠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疾視正人

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 鶴林玉露

慶元中都陽民家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 文獻通考

秦檜小女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命臨安府

訪求凡獅貓悉捕至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

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後嬖人所懇乃已 老學菴筆記

漢按西湖志餘作秦檜女孫封崇國夫人其亡去

獅貓後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貓賂懇乃已

宋有盧仙姑者指貓而問蔡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蓋諷京 淵鑿類函

貓苑

卷下

廿

萬壽寺有彬師者善誦嘗對客貓居其旁彬日雞有五

德此貓亦有之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

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冬必入

竈信也客為絕倒 揮麈新談○按蔡元放批列國志引用此節以宋葉公之仁義全類斯貓

道州狗子無佛性也勝貓兒十萬倍 指月錄

佛法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貓捕鼠貓捕鼠

睜開兩眼四脚撐撐只要掣得鼠到口始得縱有雞犬

在旁俱不暇顧參禪亦復如是若纔有別念非但鼠不能得兼走却貓兒 禪宗直指石氏傳家寶

宋紹興中全椒寺僧養貓犬各一甚靈僕遇劫盜被殺
犬能隨嗥咬衣卒使盜獲伏法寺僧死貓爲守屍數日
不爲鼠壞續太平廣記

大德十年杭州路陳言有等結交官府遇公事無問大
小悉投奔囑託關節俗號貓兒頭元典章

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經陝西莊浪驛或問貓何異而
上供使臣請試之乃以鐵籠罩貓納於空室明日起視

有數十鼠伏死籠外云此貓所在雖數里之外鼠皆來
伏死蓋貓中之王也續已編金見華彝考

貓苑

卷下

廿三

漢按葉觀海蠡譚未刻編乾隆五十八年琉球國
進貢有篆黃貓一頭云貓之所在三十里外無鼠
據此則視景泰貓王其神異處奚啻倍蓰張孟仙
云溫郡顏姓有貓神於祛鼠凡鼠在屋上貓一呼
聲則鼠輒落地其家甚寶之人乞不與後竟被竊
失去
姚百徵云近潘少城明府由鎮平携至晉寧一貓
所謂烏雲蓋雪者也鼠行樑間能於平地騰攫而
得之亦貓之矯捷罕睹者

湘潭張博齋云戚家畜一貓數年不見其捕一鼠
而鼠耗亦絕一日修葺住房其貓所常伏卧之地
板下死鼠數百然後知此貓之善於降鼠是卽華
潤庭所云貓之捕鼠能聚鼠爲上也

前朝大內貓狗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貓爲老
爺宋牧仲筭廊偶筆

明萬曆時御前最重貓其爲上所憐愛及后妃各宮所
畜者加至管事職銜且其稱謂更奇牝者曰某了頭牝
者曰某小廝若已馴者則呼爲某老爹至進而有名封

貓苑

卷下

廿一

直謂之某管事伯隨內官數內同領賞賜此不過左貉
輩緣以谿壑然得無似高齊之郡君儀同耶又貓性喜
跳宮中聖盾初誕未長成者間遇其相遇而爭相誘而
噪往往驚搖成疾其乳母又不欲明言多至不育此皆
內臣親道之者似亦不妄又嘗見內臣家所畜貓其
高大者逾於尋常家犬而犬又貴小種其最小者如波
斯金線之屬反小於貓數倍每包裹置袖中呼之卽自
出能如人意聲甚雄般般如豹野獲編
黃香鐵待詔云明熹宗好貓貓兒房所飼十五歲

羣壯者人稱某小廝牝者稱了頭或加職銜稱某
老爺比中官例闕賞見陳悰天啓宮詞注其詩云
紅鬪無塵白晝長了頭日日侍君王了頭卽指此
昔極默齋嘗謂袁淑冊封驢爲廬山公豕爲大蘭王此
二畜蠢穢不堪何克當此若貓犬有功於世反無名號
殊爲闕典因戲封貓爲清耗尉犬爲宵警尉甚有韻致
此張訊渡先生述於余者

王朝清兩
憲雜錄

漢按貓犬之封予嘗述之於王蔭齋明府以爲貓
可稱都尉然猶不足以盡其長因加以書城防禦

貓苑

卷下

廿

使兼尙衣監太倉中郎將世襲萬戶侯罔替尤爲
允當於是屬漢代擬語文韻人韻事不可不記也
王蔭齋名曾樾直隸名孝廉道光丁未權江西長
寧縣篆時漢在其幕中公餘閑話戲談及此明年
蔭齋奉諱北旋予亦南邁今有貓苑之編搜篋中
則代擬之謔稿尙存附錄於此用以博粲承恩闕
閔誰爲出類之材除害間闕本重非常之績蓋剛
亦不吐厲而能溫旣夕惕之弗忘自日升之允叶
咨爾貓公系分麟族獨擅雄姿技奏駒場久推靈

捷聰耳目而無有或爽明幹可嘉棄皮毛而不食
其餘廉隅亦飭矧夫陋彼倚門在吠備言獠犬之
當烹憎其奪路橫傷極謂貪狼之可殺用是賢聲
益著可期耗類永清是故爪牙寄任虎威早樹於
王家搏擊宣勞鼠竊全消於民戶功而不伐賞則
宜優可特封爲清耗都尉書城防禦使兼尙衣監
太倉中郎將世襲萬戶侯罔替於戲高而不危飛
騰常超彼梁棟守而弗失出人肯越乎藩籬卓著
貞恒悉捐逸豫書城永固可長邀一字之褒衣庫

貓苑

卷下

廿

無傷豈枉有三禠之辱况已社清憑崇不待議熏
倉足腐紅奚虞肆劫考績更書夫駕化策勲靡忝
於麟稱允宜眠錫重瓊食增鮮膾誕敷責命勉爾
初心毋蹈屯膏磨茲異數
臨安比內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每出必戒其妻曰
照管貓兒都城並無此種莫令外人聞見或被竊去絕
吾命矣我老無子此與吾子無異也日日申言不已鄉
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覓一見不可得一日忽搜索出
到門妻急抱回其貓乾紅色尾足毛髮盡然見者無不

駭異孫三歸責妻漫藏篋詈交至已而浸淫於內侍之
耳即遣人啖以厚直孫峻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回
僅許一見既見益不忍釋竟以錢三百千取去孫流淚
復篋其妻盡日嗟悵內侍得貓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
已而色漸淡及半月全成白貓走訪孫氏已徙居矣益
用染馬纓法積日爲僞前之告戒篋怒悉姦計也智叢補
宏治元年潮陽縣舉人蕭瓚家牝犬乳貓夜則同宿一
如其子時瓚兄弟七人友愛故有此徵人以爲和氣所
感潮州府志

貓苑

卷下

廿六

萬歷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爲害甚劇遍求佳貓輒被
噉食適異國貢獅貓毛白如雪抱投鼠屋聞其扉潛窺
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
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衆咸謂貓怯
既而鼠跳擲漸遲躄地少休貓卽疾下爪掬頂毛口齧
首領輾轉爭持間貓聲嗚嗚鼠聲啾啾啓扉急視則鼠
首已嚼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情也彼出則
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聊齋誌異

鹽城令張雲在任養一貓甚喜及行取御史帶之同行

至一察院素多鬼魅人不敢入雲必進宿夜二鼓有白
衣人向張求宿被貓一口咬死視之乃一白鼠怪遂絕
集

陸墓一民負官租空室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
於閭門嶺鋪嶺客頗愛玩之已年餘民過其地人叢雜
中貓忽躍入其懷爲鋪中見奪之而去貓輒悲鳴顧視
不已民夜卧舟中聞板上有聲視之貓也口銜一綾帳
帳內有銀五兩餘民貧甚得銀大喜明晨見有賣魚者
買魚飼之飼不已貓遂傷腹死民哀而埋之堅執集

貓苑

卷下

廿七

陳笙陵云杭州城內金某素貧其家所養貓一日
忽啣龍鳳釵一對來明珠滿綴價值千餘緡以作
本質遷家道日盛十餘年間竟成巨富其老母愛
惜此貓無殊珍寶另建一樓及床帳居之凡有携
貓求售必如值收買積數百頭餵養婢僕亦數人
貓有死者皆塚而瘞之至今不衰此乾隆年間
事杭人益無不知之者

嘉慶己卯台州太平縣船戶丁姓泊舟沙頭因貓
失水下沙救之脚踏一物檢之則一小木匣有銀

百餘兩而貓竟淹斃焉 漢自記

漢按貓獻金寶使主人發家雖貓之義亦由主人有德以應之但陸墓之貓享報未久輒以傷食而亡以視金姓貓福祿相去何如然而兩家之報德酬庸可謂不遺餘力若船戶之貓真不幸矣

畢怡安小姨子愛貓一日席上行酒令傳花以貓叫聲飲酒為度每巡至怡安貓必叫怡安不勝酒創疑甚察之則知小姨子故戲弄之凡花傳至怡安輒暗招貓一指使叫云 聊齋誌異

貓苑

卷下

廿八

金陵閻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責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示決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貓哀鳴踟躕其肴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 奕賢編

有李侍郎從苗驪携一苗婆歸年久老病常伏卧嘗養一貓酷愛之眠食必共其時里中傳有夜星子之怪迷惑小兒得驚痲之疾遠近惶惶一日有巫姑云能治之乃製桃弓柳箭繫以長絲伺夜星子乘騎過輒射焉絲隨箭去遣人跡之正落某侍郎家忽婢子報老苗婆背

苗婆挾術為祟而常以貓為坐騎也 夜譚隨錄

江寧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餘畜十三貓愛如兒子各有乳名呼之即至乾隆己酉老奶奶亡十三貓繞棺哀鳴餵以魚殮流淚不食餓三日竟同死 子不語

沂州多虎陝人焦奇寓於沂素神勇入山遇虎輒手格斃之有飲其勇設筵款之焦乃述其生平縛虎狀意氣自豪倏一貓登筵攫食主人曰鄰家孽畜可厭乃爾無何貓又來焦奮拳擊之肴核盡傾碎而貓已躍伏窗隅焦怒逐擊之窗櫺亦裂貓一躍登屋角目眈眈視焦

貓苑

卷下

廿九

愈怒張臂作擒縛狀而貓嗥然一聲過鄰牆而去主人撫掌笑焦大慙而退夫能縛虎而不能縛貓豈真大敵勇小敵怯哉 諧鐸

一家有巨鼠為害諸貓皆為所斃後西賈持一貓至索五十金包可除鼠因買置倉中鼠至貓匿身於穀僅露其首鼠過其前初若不見者俟鼠稍倦乃突出銜之互相持日許鼠竟斃焉貓亦力盡而死稱鼠重三十觔 新齊諧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為灰氣所蝕毛盡脫不煩掃治血盡歸

於臍臍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網設
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啣啣作貓聲越十餘日乃

死閻微草
堂筆記

天門蔣丹林都憲京寓有子母貓依依几席前每日必
俟母貓先食畢而後食家信中因偶及之時都憲為奉
天府丞其母尚在都憲常殷慕念人以為孝感所致都
憲乃感嘆作貓侍母食歌二章一時瀋陽同寅皆詠其

事林自記年譜註
其詩筆陳殿撰父丹

鄒泰和學士有愛貓之癖每宴客召貓與孫側坐賜孫
肉一片必賜貓一片督學河南按臨商邱失一貓嚴檄

卷下

三十

督縣捕尋令苦其煩則以印文覆之有云遣役挨民戶
搜查憲貓無獲 虞園詩話

漢按古今名賢有貓癖者多矣若昔之張大夫今
之鄒學士之好貓則尤酷爾近年玉環廳某司馬
有八貓皆純白色號八白常用紫竹稀眼櫃籠之
分四層每層居二貓行動不分遠近必携以從此
亦可謂酷於好矣

劉少塗云姚伯昂副憲元之養一黑貓形相如虎

甚愛之且親為繪於軸余於公京邸中見之覺神
氣如生副憲固精於繪事也

陶文伯云畫家有九九消寒圖豹隱紀談載石湖
居士戲用鄉語云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

又云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貓嘉靖間南京
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
成步循簷上壁如飛也見七修彙藻

又云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
之貓兒頭見七修類稿此即今之所謂帶肚者也

貓苑

卷下

又三十

劉月農巡尹云山東臨清州產貓形色豐美可珍
惟就慵逸不能捕鼠故彼中人以男子虛有其表
而無才能者呼之為臨清貓

合肥龔芝麓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
貝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玩珍重之意踰於掌珠
飼以精粲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於輟膳宗
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江西崇仁縣沈公側室嘗養貓數十隻各色咸備

繫以小鈴羣貓聚戲則琅琅有聲每日有貓料一分開銷沈公嘉慶拔貢名棠

劉庚卿先生華臬云俞青士之母好貓常畜百餘

隻雇一老嫗專事餵養閨房之內枕邊几上鏡臺

衣桁之間無處非貓也青士暨其尊公之幕囊宦

囊每歲為貓料所銷誠不少也

吳雲帆太守云高太夫人係穎樓先生正室小樓

觀察之母也為浙中閨秀頗好貓嘗搜貓典著有

街蟬小錄行於世夫人名蕪慧守秀芬會稽孫姓著有貽硯齋詩集

貓苑

卷下

三十一

漢按貓之貽愛於閨閣者有如此以視前篇所載

李中丞孫閩督兩閨媛之所好尤為奇僻然終不

若高太夫人之好且為著書以傳斯真清雅惜此

街蟬小錄一時竟購弗獲無從採厥緒餘光我陋

簡孫子然云夫人有詠貓句云一生惟惡鼠每飯不忘魚子然名仲安夫人族弟

品藻

蠢動雜生之中有一物能得名賢嘆賞詞人題詠

則其為生也榮矣然非有德性異能豈易致哉古

今來品題文藻旁及於貓者匪少蓋貓固有德性

異能也有修獲此鳥得不為貓榮輯品藻

詩經有貓有虎

莊子獨不見夫貓性乎卑身而伏以俟遊者原注遊者遊遊也東

西跳梁不避高下淵鑿類函

又騏驥驂騑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

尹文子使牛捕鼠不如狸狴之捷

史記東方朔傳騏驎騊駼飛兔驎駟天下之良馬也將

以捕鼠不如跛貓

淮南子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

貓苑

卷下

三十二

選者感於大事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

鼠也

八紘譯史高昌國不朝貢唐使人責之國王曰鷹飛於

天雉窟於蒿貓游於室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哉

漢按此與朝野僉載所云縛虎與貓終無脫日其

境界舒結不同迥然矣

說苑使騏驎捕鼠不如百錢之狸

唐崔日用臺中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語信足跳梁上壁

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

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貓兒相報賞

漢按詩序崔為御史中丞賜紫未得佩魚嘗因宴

撰詞云云中宗即以金魚賜焉

黃香鐵待詔云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

第有餓貓臨鼠穴饒犬舐魚砧句為成中令納見

賞又有栗爆燒瓊破貓跳觸鼎翻之句為王先王

建所賞嘗謂人曰生平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

兒狗子也

漢按唐人詠貓詩甚少明知離笛灣云路德延小

貓苑

卷下

卅二

兒詩貓子絲絲牽又元稹江邊詩停潦魚招獺空

倉鼠敵貓此又盧延讓貓詩之嚙矢也

黃山谷謝周元之送貓詩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

有家風一簞未免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漢按陸放翁云先君嘗讀山谷貓詩而嘆其妙

羅大經貓詩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

莫謂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無盡貓詩白玉狡狴藉錦茵寫經河上淨名軒吾方

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喧出沒在從倉內鼠鑽窺

甯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為冬裘共足温

林希逸戲號驕驕貓詩道汝含蟬實負名甘眠晝夜寂

無聲不曾捕鼠只看鼠莫是麒麟誤託生

金國李純甫貓飲酒詩枯腸痛飲如犀首奇骨當封似

虎頭嘗笑廟謨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邱書生幸免翻

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卧護也應消得醉

鄉侯

委巷叢談古人詠貓絕句甚多而用意各別黃山谷乞

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窺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

貓苑

卷下

卅四

將數子買魚穿柳聘啣蟬喻小人得志冀用君子之意

劉子亨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

作猙獰勢不啻黃昏鼠輩忙語涉訕刺劉潛夫云古人

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

鼠齧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陸務觀云裏鹽迎

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慙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氈

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惟劉伯温云碧

眼烏圓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蕩漾吹花影一

任人間鼠化鴛真語達合去法禁不施而奸宄自化信

乎王佐才也 全浙詩話

林逋貓詩纖鉤時得小溪魚飽卧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慙尸素在吾廬

漢按全浙詩話引屠隆珂雪齋外集以此詩為史彌遠題黃荃畫幀其畫則山丹下卧一貓也 十初錄而讀之輒覺口吻不類蓋史權相也何有鼠嫌貧不到之語屬之和靖則情神逼肖且史亦才士何用盜詩以見古今題畫之作多不足恃而鉛槧家誠不可以不考也

貓苑

卷下

廿五

蔡天欽乞貓詩厨廩空虛鼠亦飢終宵齧齧近燈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街蟬與護持

王良臣題畫貓云三生白老與烏圓又現吳生小筆前乞與王家禳鼠禍莫教虛費買魚錢

柳質題睡貓圖云花陰閑卧小於菟堂上矚瑜錦繡鋪放下珠簾春不骨隔籠鸚鵡喚狸奴

元好問題醉貓圖云窟邊癡坐費工夫倒靚橫眠却自如料得先師曾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又飲罷雞蘇樂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山了四脚撩天却

任渠

張思廉作縛虎行白門吊呂布詩掉虎腦截虎爪眼視虎如貓小 瞿佑歸田詩話

李璜以二貓送友人詩錄一銜蟬毛色白勝酥擲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嘆食無魚

文徵明乞貓詩珍重從君乞小狸女郎先已辦瓊瑜自綠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遣聘且將鹽裹筋策動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鸞眠二月餘 物詠

貓苑

卷下

廿六

張劭懶貓詩秦餐空勤費夜呼性慵奈係主人何鬚憮爨穴防寒早日送跳梁戒殺多食少魚腥春問問眠殘花影雪皚皚長卿四壁雖如水誰管偷詩物似梭 全上

按隨園詩話武林女士王擘影懶貓詩云山齋空秦小狸奴性懶應慙守徹廬深夜持齋聲寂寂寒天媚窳睡蓮蓮花陰滿地閑追蝶溪水當門食有魚賴是鼠嫌貧不至不然誰護五車書

姚之駟詠貓五言排律云舊讀迎貓禮無教忽百錢似人愁白老重爾號烏圓靈豈蕭妃化名啗義府傳戲羣

藏綠帳分列坐青鹽張目俄如線垂頭恐裂鞭害苗旌
見食互乳見能賢修職辭仁者為威故赫然狸奴方欲
戰鼠輩敢同眠竺國元依佛天壇已喚仙花陰無飽卧
寄語聘街蟬

袁子才謝尹望山相國贈白貓詩狸奴真箇賜貧官惹
得羣姬置膝看鼠避早知來處貴魚香頗覺進門歡果
然絳帳温存久不比幽蘭付侍難公先賜
鮑已萎寄語相公休
念舊年年書札報平安

貓苑

卷下

廿七

王笠舫衍梅貓鬼詩云隋文下詔搜蠱毒獨孤陀誅母
高族助鬼為虐徐阿尼如養烏鬼家祭之修仙不墮燕
真去成精却伴張博嬉又貓鬼圖詩紙灰團作蝴蝶戲
藥汁舐作魚腥吞

漢按笠舫山陰人道光年以進士令廣西有綠雪
堂集

端木鶴田 國瑚詩云玉面狸兒妖似妹太鶴山
房集

朱聯芝貓贊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王之爪牙有貓有
虎

漢按朱烽字煉之温之永嘉場人本名聯芝有學

有行浮沉鄉里而終著有甌中紀俗詩道光辛卯
年卒蓋眇一目而能視者也

宋聯芝甌中清明紀俗詩女貓男犬賤稱名雜養貪教
易長成圈頸一般新柳綠今朝佳節正清明 注見上

袁子鶴參軍云古今詠貓詩頗多貓之畏寒貪睡
尤為詩人作口實如張無盡之更為冬裘共足温
又高眠日永長相對劉仲尹之天氣稍寒吾不出
羅輸分坐與狸奴林逋之飽卧花陰興有餘柳道
傳之花陰閑卧小於菟與前明高啟之花陰猶卧

貓苑

卷下

廿八

日初高 國朝女史表宜之之亂書常被懶貓眠
等句確為狸奴寫照若盧延讓之飢貓臨鼠穴則
寫其神情也蘇玉局之亡貓鼠益豐則寫其功用
也魯星村之貓捧落花戲則寫其韻致也至於劉
克莊之詠貓捕燕云文彩如彪胆智飛畫堂巧伺
燕兒微是又有感而云然耶

陶潔甫云楊光昌句云桃花林裏飛雲母柳樹陰
中睡雪姑是亦睡貓之一證光昌 國朝湖南人
著有插花志集

余蓋卿云吾鄉史半樓有貓起被餘溫之句時人呼爲史貓史謂李林甫以柔害物故不理人口今若此毋乃不雅馴乎余解之曰崔鴛鴦鄭鷓鴣尚矣然不又有梅河豚乎河豚猶可奚有於貓史乃悅

余舊有詠貓一絕或謂此爲懷才之士不能棄暗投明設說其知余哉詩云驅除鼠耗平生志何必爭言豢養恩大用不能成虎變空撐牙爪向黃昏

漢自

貓苑

卷下

廿九

漢按近日相傳一儒士詠貓句云好魚性與大賢同是則硬拉貓入道學矣良堪捧腹

何夢瑤貓詞調寄南浦金鎖倦桃笙向闌干起聽秋虫宵語楊子可曾過空誇說蒲寺錦衾吟苦鷓眠二月累鹽曾記新迎汝孤負街蟬名字好只解朶頰鸚鵡分明檀箇麒麟問今日何多逢人呼汝莫更觸琉璃西來久往事不堪重數憑誰好手繪來雙線花陰午休道金睛消不得可也闌如虓虎

吳石華調寄雪獅兒詠貓有序錢葆粉有雪獅兒詠貓

詞竹垞樊榭殺人並和之引徵故實各不相襲後有作者難爲繼矣余則全用白描亦擊虛之一法也歟詞曰江若吳鹽聘得狸奴嬌慵不勝正牡丹花影醉餘午倦茶蔭架底睡穩春晴淺碧房櫳褪紅時候燕燕歸來還誤驚伸腰懶過水晶簾外一兩三聲 休教劃損苔青只繞在牆陰自在行更圓睛閃閃癡看蛺蝶迴廊悄悄戲撲蜻蜓跳果纔間無魚慣訴宛轉裊邊過一生新寒夜伴薰籠斜倚坐到天明

明胡侍罵貓文曰家有白雄雞畜之義矣乃者棲於樹顛而橫遭貓唱乃呼貓俛前而罵之曰咄汝貓汝無他職職於捕鼠以茲大蜡古也迎汝不鼠之捕曰職不舉而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也咄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承塵或撼戶樞或綠榻蕩几或翕樽紙盃或覆奩軋積或齟圖褻書汝於是時儻伺須臾卽不踰房闥而汝之腹以飫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但據地長號咆哮噫鳴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憎鮮不縮且遁矣而寂不汝聞而宵焉其徂吾不意窺高乘虛越垣歷厨綠幹超枝攀柯摧拳而勞

貓苑

卷下

四十一

苦於一雞之圖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雞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雞也奚辜雞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

淵鑿類函

楊夔畜貓說敬亭叟之家毒於鼠暴乃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牝逾得駿飾茵以棲給鱗以茹撫育之如字諸子其攫生捕飛舉無不捷鼠憚而殄影

毛序始貓彈鼠文臣貓言臣以貢皇之同姓爲章惇之後身蒙被私恩獲居禁近軒睡卧榻之側獨肯見容高

貓苑

卷下

四

踞華屋之巔初不爲怪甚且引登席上授置臺中食必分肥坐或加膝搏擊斃能言之鳥竟免詆訶盤旋亂將覆之甚輒承嘉悅凡諸異數超越同儕臣何敢辭口舌之勞致有負爪牙之任故常效張湯之礫不欲以義府之柔務俾么麼之黨類盡除方保公家之器物無損豈彼自務五技訖持兩端噴噴者不厭煩訛訛焉且惑聽臣請暴其鬼蜮之狀絕此侏僂之聲謹按搜粟都尉兼掠刺使襲封同穴侯鼠子本係小醜之尤冒稱諸虫之老於辰支雖居首在物類爲最微賦形旣消沮不屬稟

性復狡獪莫比光天化日之下暫爾潛踪暗室屋漏之中公然逞惡營窟穴以藏匿時爲兔脫之謀畏首尾而伏行更甚狗偷之態漫云有體誰謂無牙速訟遂已穿墉鑽隙何曾忘壁甚至傷犧牛之角不顧小郊學城狐之奸遽思憑社糞污江密實助黃門之諧言齒嚙馬鞍幸賴蒼舒之善解尤可耻者從乞兒以遊戲都市巧取金錢見士人而拱揖庭塔故爲妖妄或渡河而踐尾奚堪侶江渚之魚蝦至墜地而屎傷詎能及淮南之雞犬縱教幻化誰復責爲其肝相彼貪饕何可時滿其腹惡

貓苑

卷下

四二

難悉數罪不容誅非斷以老吏之獄辭曷殲夫若輩之族屬是使食苗食黍終致嘆於魏風而在廁在倉恒興嗟於秦相也伏惟箝斯甘口燭其黠心勅付臣貓追捕如律庶皇甫擊揚廢之首譴責無逃蕭妃扼武壘之喉報施不爽臣愚莽干冒威嚴仰候指揮制曰爾貓名雖不列地支種實傳來天竺念爾祖崇祀於八蜡旣與虎而同迎乃嗣孫舊窳於三危嘗以獅而爲號惟茲鼠耗叵耐鴟張孰曰苗頑正資鷓逐而昨暫出彼卽肆凶窺囊翻床任疾呼而不止嚙書遺矢欲安寢而無從爾無

思器不投定須聞聲卽捕尙防抱頭而竄勿容泣血以
思用假便宜恪共常職 堅瓠集

松陵朱長孺 鶴齡 有貓說借食貓以喻墨吏亦有激之

言說曰余家多鼠患藏書每被嚙蝕隣家有貓乞得之

形魁然大爪牙甚銛始至羣鼠屏息穴中私喜鼠患自

此弭矣迨月餘患復作終夜咋啞有聲余怪而視之則

貓與鼠比同寢處若倡和然調其故貓性貪嗜鮑魚腥

中厨所處見必竊食鼠覺其然凡貓之所嗜鼠必預儲

以遺之貓啗而德之遂一任所爲鼠始以形之大也畏

貓苑

卷下

四三

貓既以所嗜嘗貓終則狎貓豢貓利有貓其出而爲患

也益無忌余乃嘆曰甚哉貪之毒也使貓無所竊鼠其

敢嘗之耶貓既先鼠爲竊其能禁鼠之羣竊耶畜貓本

以捕鼠而今反以導鼠且昵之爲一鼠魁也曷若去

鼠魁而羣鼠之患猶或少弭耶乃命童子鎖其項繫其

足數而搏之沉之於交衢之溷 全上

黃之駿討貓以曰捕鼠將佛奴者性成異懦貌託仁慈

學雪衣娘之誦經冒尾君子之守矩花陰晝懶不管翻

盆竹簟宵慵由他鑿壁甚至呼朋引類九子環魔母之

宮登背登有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似老僧入定不見

不聞傀儡登場無聲無臭優柔寡斷姑息養奸遂占滅

莫之凶反中磨牙之毒閻羅怕鬼掃盡威風大將怯兵

喪其紀律自甘嚙面實爲縱惡之尤誰生厲階盡出沽

名之輩是用排楚人犬牙之陣整蔡州驟子之軍佐以

牛箠加之馬索輕則同於執豕重則等於鞭羊懸諸狐

首竿頭留作前車之鑑縛向麒麟楨上且觀後效之圖

共奮虎威勿教兔脫

鐸曰昔萬壽寺彬師以見鼠不捕爲仁羣謂其誑語而

貓苑

卷下

四四

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生一行作吏以鋤惡扶良爲要

乃食君之祿沽已之名養邑之奸爲民之害如佛奴者

佛門之所必宥王法之所必誅者矣 諧鐸

義貓記云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

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

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

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携貓逃至廣陵

依於巨富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

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

者三富人覺而同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
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
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
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
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嗚呼燕魚禽
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逸
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獠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
若貓之三覆鳩酒何其靈呼救不得狗之以死何其義
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

貓苑

卷下

四

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貓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
於壽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跳叫求援得相從於
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為人臣妾患至
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徐岳見聞錄金見
虞初新志說鈴

張正宣貓賦云貓之爲獸有獨異焉食必鮮魚卧必暖
壇上竈突兮不之怪登床席兮無或嫌恒主人之是戀
更女子之見憐彼有位者仁民且豢養之兼及在吾儕
爲愛物豈嗜好之多偏是故張大夫不辭貓精之貽號

而童夫人肯使獅貓之亡旃

王朝清雨
窓雜錄

趙古農迎貓制鼠說粵人有患鼠者思以治之而未得
其術也適客從外至談及鼠患客曰是非貓不爲功主
人曰顧安所得貓乎子盍爲我穿柳罅之客唯唯而退
明日果迎貓來主人深喜謝客爰命家人貯紗帷內席
以毛毯飯以溪魚日省視之惟恐逆其意者噫主人可
謂厚遇此貓矣然貓亦竊解人意花陰飽卧時作虎威
聲頻喊露是夜羣鼠首兩端而不敢出也主人舉家咸
慰以爲貓之爲功大矣亡何有鼠之黠者挑羣鼠而起

貓苑

卷下

四

伺貓不及見處啣啣作聲久之翻盆窺壁廳者碩者咸
集一室有舞於門者有拱立而拜揖者更有交足於頸
跳擲者甚則晝累累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
狀熏之不可掘之不得投之而忌乎器貓怒欲齧之或
反爲鼠所齧於是家人咸咎貓之無能致見晒於五德
貓鬱鬱不樂實亦不解鼠何以至此且技之拙於鼠也
因鳩羣鼠切責之復理論之并告以主人厚遇之意而
羣鼠無忌如故由是貓更悲懣不已日嗚呼鼠之冥頑
不靈恃其五技殆有甚於鄰鼠也予烏能忍與之同眠

乎無寧使人謂我見幾而作而謂我尸位而素餐可乎
未幾客復來主人具告之故客若有所失謂主人曰子
知夫貓乎系本西番昔爲使臣上貢道經荊浪驛或試
以鐵籠納空室中詰朝起視數十羣鼠竄伏籠外凡所
至數里無敢咆哮者茲固若此哉主人聞之亦遂止家
人之咎貓者而貓復留

說者曰貓則良矣如黠鼠何世有食人之食而不忠其
事者過無可辭然食人之食欲忠其事而未由者咎誰
任哉仲尼曰吾未如之何也已貓於鼠又何難焉

貓苑

卷下

四

漢按趙古農番禺人爲粵東老幕友也此篇爲表
子鶴參軍抄送其所措詞大有寓意故特錄之

補

敬亭叟家毒於鼠暴穿編穴墮室無全宇咋嚙筐篋帑
無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鏡於家蓄數日
而獲諸汴逾得駿飾以棲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子
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跡影暴腥露羶縱
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岡以育爲懷一旦怠
其繼踰垣越宇倏不知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弭引農

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狸然人亦有旃梁
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疋殫情非不至矣旣負
其誠復反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紹聖二
年九月黃庭堅書 黃魯直蓄狸說

漢按山谷茲帖固當首列乃書成後丁雨生始爲
余言因寓書周緩齊 厚躬從澄海張浦雲明府邦
泰處抄至亟爲補入惟中如緇汴苑岡殫諸字可
解不可解若汴疑怵字殊俗殄字岡卽岡字殫或
謂殫字之訛茲悉仍其原識以俟考

貓苑

卷下

四八

大蘭王朱相者頗好客鹿馬猴狗俱在門下而鼠爲多一
日有薦貓至頗佳然陰爲鼠所忌貓初不知也顧必思
有以中傷之以鹿馬持正不阿知不可動乃嗾猴狗讒
之貓無失德猴狗不能爲害王有子長曰象仲曰兔兔
者爲其形似而言性頗佻健鼠輩欲假兔以行其計會
王改封遷藩乃遂以貓搏兔言於王王初弗聽無如鼠
輩譖之力王乃去貓鹿馬聞之嘆曰貓非獅何搏兔之
有輕聽而去賢何王不察之甚久之王亦浸有所聞頗
自悔然而羣鼠之計已行相與於窟穴中竊笑王愚矣

先是有善相者謂王形蠢惡後必遭屠未幾流寇亂起
王果遇難羣鼠遂分其貲糧而散 焚椒餘話

漢按此節或謂指福藩而言然無可考但聽小人
之讒而逐賢士甚至甘以穢名加之親子而不恤
今日士大夫之如大蘭王者不少也言之殊不值
一噓

含毛國在震旦之南衣冠異而制度同取士有丙科丁
科猶中國之有甲乙科也有臧居子者乳名麒麟貓丙
科出身曾充掄材使因事降爲郡將一日奉命鹵州勾

貓苑

卷下

四九

當公事咸謂其才望重莫不思一瞻丰采及旣戾止當
事大夫供張惟謹論者謂臧居子茲來必有經濟之談
必有文章之會否則亦有詩歌留題爲斯邦大雅之
資居數月乃寂然無所聞未幾聞有郵亭風月之狎繼
聞沉酒於酒色矣而且於纏頭費甚吝妓人薄之復有
使氣作踐之舉於是譏請起而笑罵盈道路矣論者復
謂王朝所稱有才望者大抵如斯耶抑門祚官方之玷
皆可不足恤耶抑天地氣運就衰例生此敗類耶議論
甚不一已而又皆寂然矣似以若而人者有不屑譏誦

笑罵議論者也然而時聞君子有太息聲 宮朝嗜麒麟
貓說
盧胡叟曰爲麟使人瞻仰爲貓使人取用若麒麟貓者
適足令人齒冷况又有穢行乎所謂天地衰氣使然例
生敗類似或不誣烏得不爲太息

漢按右二篇與山谷蓄狸說皆是因小見大之文
又按富貴不淫稱之大丈夫若富貴而以致君澤
民爲念國爾忘家非止富貴不淫而已直可以聖
賢稱之也然有此作用方可謂爲不負天地不負
君父及不負所學若而人者豈不令溥海人民辦

貓苑

卷下

五十

香千載也乎
頃者得無名氏寶貓說頗有機趣亦因小見大之
文足以諷世亟爲補入俾廣見聞其詞曰
里有得貓於都會者體偉而毛澤頸繫鈴尾拖綵
步武從容見者咸悅之以爲必善捕鼠也故食鮮
眠暖優以待之且呼之爲寶貓詎養數月鼠患依
然又數月則愈熾焉始則以其慵於捕徐察之竟
無能捕其家舊有貓不甚肥澤捕鼠頗勤呼爲樸
子逸去幾半載主人於是復求而獲之已而鼠患

遂息且見樸子漸與寶貓狎一鳴一躍若有所獻
納而寶貓絕不之顧且時作威狀拒之樸子旋退
去索然自處主人因而私察寶貓常高踞屋脊非
撲蝶則捕蟬或雌雄相追逐有餌以魚與肉則伏
而大嚼既屢飫即酣睡焉主人爲之喟然長歎乃
戲繫大鼠十數環擲其卧窩羣相撐拒啾啾寶貓
見之大驚而逸遂不知所之桴浮子曰無技能而
享高厚貪野食而耽淫置主人事於不顧有獻
納而不知受甚至見羣大鼠而驚逸若斯寶貓固
不復知有羞恥事然不審於表影中或稍有愧於
心否嗚呼鼠患熾至於不可救大抵皆寶貓悞之
耳吾願蓄貓者宜樸子是求家道受益非淺其都
會來者雖體偉毛澤繫鈴拖綵豈皆爲可寶哉既
悞慎勿爲再誤也

漢按三復斯篇則觸景傷懷不覺欲痛哭流涕或
曰才拙而志誠於事或有補救之功若樸子者庶
乎近焉
相傳一巨貓驕而怯一日忽得死鼠於盎中既鳴

貓苑

卷下

五十一

貓苑

卷下

五十二

且躍若自詡其能忽有大鼠羣然過其前則巨貓
遂伏而不敢動是亦寶貓之一流歟 王仲弁識
漢按既諺有云瞎貓撞着死鼠意外之遇然有一世
爲瞎貓而不遇死鼠者則茲巨貓猶爲多幸呵呵
黃薰仁孝廉云昔有人饋先君洋貓一頭重十餘
觔狀極雄偉人咸羨爲駿物始則鼠亦稍知斂跡
豈知此貓性貪而懶日則竊飲瓶中酒夜則醺醺
然卧鼠欺其無能擾亂尤甚衆皆惡棄之呼爲怪
畜時余叔適得一貓三足者其後一足僅有上腿
而無下爪每呼食則跳躍難前審其狀似斷不能
捕鼠但鼠聞其聲莫不遠遁較諸洋貓外強中乾
賢不肖爲何如余以晉郤克唐裴叔度相傳皆跛
一足其建功立業何嘗不赫烈耶蓋人不可以貌
相余謂獸亦然 洋貓說

漢接近傳一官惟耽齠藥不視事人皆呼爲醉貓
或以爲詰則曰我尚廉無患也殊不知權已旁落
小人竊美威福其害尤甚於自作孽也自古故重
廉明若昏而不明雖廉何補

〔清〕李元撰

蠕

範

八

卷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同治甲戌年補刊

蠕範

傳經堂藏版

蠕範序

大塊一蠕境也荀子曰蠕為動卵羯選藍胎過滯雲濕
相蔽尸化相擲南欲界芸芸何非蠕境顧同一蠕也區
而別之不一蠕也類而範之歸於一蠕也禽擒也言力
小可擒捉也獸守也力多須圍守而獲也曲臺記鸚鵡
不曰獸程通曰禽何也周易王用三驅失前禽是驅
走者皆禽也周禮禽作六贊卿羔大夫雁又曰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鄭康成注凡鳥獸未孕曰禽白虎通曰禽
者鳥獸之總名言小獸可擒通曰禽也馬曰韓蟲雉曰

蠕範

序

華蟲何也麟鳳龜龍長四蟲何也有足曰蟲動象也動
即蠕也吾友李太初先生辯豹文之鼠彙遂性習性隨
邪性見趨性兩一之為門十六曰物理物匹物生物化
物體物聲物食物居物性物制物材物知物偏物候物
名物壽顏曰蠕範惟不物於物乃能物其物豈非總絕
代之離詞乎抑又有疑焉禹貢導滄自鳥鼠隴穴鳥為
除鼠為駭孔氏尚書傳曰其為蟬雄張氏地理記曰不
為牝牡茂先聞記姑弗深考太初曰鳥我知其為雌雄
也鼠我知其為牝也合而言之蠕也若夫石言於豈

楓幻爲人竹判雌雄草通夢寐不蠕而蠕蠕莫大焉
小丘以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禮記月令祖之反
小正節蠕也月令月蠕也蠕之爲義大矣哉太初精博
之才出而爲政於物皆有所濟蠕範特格物之一端也
平湖愚弟徐志鼎

蠕範

序

道範天地天地範萬類變幻周通萬有不窮如陶斯模
如滄斯鑿惟妙惟肖且謂大造之功溥以日月之精暢
以山川之英氣氤磅礴爰有植鉞而蠕靈靈之最其惟
人乎禽獸蟲魚之屬或寄而或分寄焉者暫也分焉者
散也聚之皆範也綜其紛紜不齊之數亦足以苞天倪
備民務故或俯仰而慕之老子猶龍不如龍也莊子夢
蝶不如蝶也惠子羨魚不如魚也夫何故物之就範也
能其所能力其所力守而勿忒以順天則天地無心而
成化萬類乘化而有爲問之天地天地不知問之萬物

蠕範

序

三

萬物不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橐籥之門元
牝之戶也賤而存之其或可思京山李元

李元宇太初號渾齋孫家橋人父訓讀於外病歸不能
言時妻有娠索筆囑曰少時有孀婦叩予門未納予應
不絕若生男命之曰元遺腹六月而生幼孤貧力學夜
無膏火則默誦有遺忘則焚香炷以照之其苦篤如是
乾隆辛卯舉於鄉後從座師某公遊學因以博乙未大
挑一等歷任四川仁壽金堂南充知縣所至有循聲嘉
慶丙子乞病歸里惟載書數萬卷而已元學問博洽文
筆淵雅著述極富官蜀時刻有渾齋七種一蜀水經十
六卷二音切譜十八卷三聲韻譜十卷一以顧亭林音

錄縣志本傳

學五書為鵠四寤索三卷闡明河洛太極之學多前儒
所未發五作了日程瑣記三卷六通俗八戒一卷七蠅
範八卷一時通儒皆重其書流播都門坊肆又官仁壽
時手修縣志體裁極為謹嚴未梓者有桑梓錄率爾操
觚錄又著有算書時鍾祥李雲門侍郎方著九章細草
圖說元乃以已書就質侍郎評曰博大精深其詩古文
未詳集名先高祖手訂之書共有二十餘種甲戌歲補
刊蠅範已將羣書目錄列於卷首吾鄉修邑
乘時予遠客他方年餘始歸迨呈稿本傳已付梓不特
文藝未採入志丙即書目亦多未登罪將誰歸乎因書
於傳後以暴予罪錦雲撰

雲高祖渾齋公篆蜀時案牘之暇著書自娛採輯蠅範
一編梓行已久吾邑嗜古家藏其書近皆燬於兵復索
稿於雲奈梓板雖存半朽於蠹今春承家嚴命曰是書
也不知先人費幾許心血及今猶有聞其名而慕之者
凡將不知有是書為其後而不能讀其書罪矣並不能
存其書殆又甚焉雲聞之而悚然爰謀諸仿友補刊其
缺勉強等費經九月而雕工告竣夫以雲才疎學淺於
是曾莫能窺其膚末努力此舉不能稍懈者亦聊以存
先人手澤而為博雅君子格物之一助云爾

皇清同治十三年季秋月

立孫 錦雲補誌

望高祖澤齋公致仕還里著書自娛採輯蠅毫二編梓川已久吾邑嗜書之家茲以書近台燬于兵復索稿于望奈梓板雖存而朽于蠹之毒承家藏命曰是書也非先見人費幾許心血及今秘有固其名而慕之以久而不至是者為其論而不敢後其為罪未前不致存其書殆又甚于望聞之高悚然焉謀所以補其缺免強為

蠅範

序

望經九月而離工告竣矣以望才疎學淺于望學業雖窳其博求努力以望不望不望懶竹忘脚以存先人手澤而為 德惟君子焉極物之一助云尔

同治十三年季秋月元孫 錦堂 補誌

澤齋著訂卷書目錄

蜀水經

蠅範

竊索 綱目 綱目

乍了日程瑣記

一夢錄

音切譜

聲韻譜

絕俗八派以上板缺待補

目錄

續纂仁壽縣志 板存本簡

檢驗評說

春秋君國政

策賦

經賦

理學傳授表

西燕誌

拙氏算術

五禮撮要

歷代甲子紀元表

總覽算術小解

葭萌小乘

遁甲新詮

<p>李爾操脈 律哲心存 補編口書</p>	<p>吟壇嘉話 明文淵海 王陽明年譜攷</p>	<p>易經集解 淨齋全集</p>	<p>目錄</p>
-------------------------------	---------------------------------	----------------------	-----------

<p>編範總目</p>	<p>卷之一</p>	<p>物理第一 凡十八章</p>	<p>物化第二 凡十五章</p>	<p>卷之二</p>	<p>物生第三 凡十七章</p>	<p>物化第四 凡二十二章</p>	<p>卷之三</p>	<p>物體第五 凡二十七章</p>	<p>編範</p>	<p>物聲第六 凡十五章</p>	<p>卷之四</p>	<p>物食第七 凡二十六章</p>	<p>物居第八 凡十一章</p>	<p>卷之五</p>	<p>物性第九 凡十七章</p>	<p>物制第十 凡十八章</p>	<p>卷之六</p>	<p>物材第十一 凡十五章</p>	<p>總目</p>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知第十二 凡十九章

卷之七

物偏第十三 凡十九章

物候第十四 凡三十二章

卷之八

物名第十五 凡二十一章

物壽第十六 凡二十章

新

卷目

能分類備檢

禽屬

鳳理

桐花鳳食

鷹體

鵠性

鵬食

鳥理

鶯聲

鸞聲

山鳳匹

鵠候

鳩制

蒼虞

鶯理

鳩聲

鳥鳳聲

長離匹

鵠匹

鵠匹

姑獲匹上

鶯體

鵠聲

么鳳偏

孔雀性

鵠性

鳴聲

鵠化

鵠聲

蠕範

布穀聲

杜鵑聲

鵠候

雞候

竹雞

鷓鴣材

鷓鴣候

雀居

鷓聲

鸚鵡聲

秦吉了聲

反舌候已上

駝食

雉匹

鷓聲

燕

鷓聲

鷓聲原已上

鸚鵡聲

青雉聲

石雞候

鷓食

鷓性

夜燕食

鷓居

鷓材

鸚鵡聲

鷓知

英雞食

鷓性

鷓理

海燕體

鷓材

禽屬

三

象 生	貍 壽	獬 食	虎 理	麀 制	麟 理	獸 屬	木 客 名	傷 魂 化	鶴 壽	鵠 候	鷓 食	鷓 制	鷓 知	鷓 化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馬 名	類 匹 屬 上	獾 食	獅 制	麀 生	鹿 壽	鳥 異 禽 上	火 鴉 制	禽 屬	鶴 知	鵠 匹	鷓 性	鷓 制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鷓 知
驢 材	貓 候	豹 食	麀 食	麀 備	乾 吉 食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驢 匹	狸 生	豺 食	麀 制 屬 上	麀 備	治 鳥 材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鴉 理

龜 性	鼈 化	鼈 生	兔 制	狢 生	狢 備	狢 匹	狢 壽	狢 壽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駝 知
禱 特 食	鼈 食	鼈 壽	鼈 名	鼠 生	獾 備	獾 備	獾 性	獾 性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駝 食
唐 鼠 體	鼈 匹	鼈 知	鼈 帶	鼠 生	狢 理	狢 理	狢 食	狢 食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石 鼠 食	鼈 化	鼈 化	鼈 化	鼠 食	狢 壽	狢 壽	狢 匹	狢 匹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駝 馬 屬 上

蠶理	蝨食	蝥候	蚰蜒制	蟻理	蝥名	蚰弟	蝨食	蝨聲	蝨化	蝨理	蝨屬	海膽偏	蝥候	蝥化	蝥體	蝥理
蝥候	蝥化	蝥名	蝥知	蝥知	蝥化	蝥食	蝥體	蝥知	蝥性	蝥生	蝥知	蝥體	蝥名	蝥體	蝥匹	蝥匹
蝥居	蝥生已上	蝥居	蝥候	蝥知	蝥飛居已上	蝥青	蝥食	蝥性	蝥聲	蝥聲	蝥性	蝥居	蝥居	蝥居	蝥居	蝥居
蝥居	蝥食	蝥當知	蝥青	蝥雞	蝥雞	蝥食	蝥食	蝥理	蝥制	蝥制	蝥材	蝥材	蝥材	蝥材	蝥材	蝥材

蝥通食	蝥名已上	蝥異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食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蝥體

歸德卷之一

物理第一

日月星辰天之質也水火土石地之質也處其中者感

常人物於物聖人物其物故唯聖人爲能生物死物役

草木陰也禽獸陽也草陰而木陽禽陽而獸陰人者陰

陽備

歸德 卷一 物理

禽獸橫生草木逆生人順生順者靈逆者蠢橫者在不

靈不蠢之間

禽獸自首生陽上陰下草木自根生陰上陽下

陰感陽而生草木春榮陽感陰而生鳥獸秋毳

禽羽其木之葉與獸毛其草之英與魚鱗其水之波與

龜甲其石之章與居相近氣相感也

陽散而陰凝春夏陽也故介散爲鱗鱗散爲羽秋冬陰

也故羽凝爲毛毛凝爲介

春左而仁鱗蟲情和以應春夏前而禮羽蟲色文以應

夏秋右而誼毛蟲力強以應秋冬後而智介蟲性辨以

應冬

陽升而陰降故禽喜風獸喜土禽敏於上獸敏於下禽

有角者觸有齒者啄有毒者螫有蹄者跌天子以自衛

也齒不勝角角不勝毒毒不勝蹄蹄不勝齒天子以和

制也

魚逆水而上鳥逆風而飛獸逆山而登人逆境而安逆

歸德 卷一 物理

則動動則生陽動而陰靜也陽聖而陰殺也

毛蟲之聖者麟羽蟲之聖者鳳鱗蟲之聖者龍介蟲之

聖者龜

麟麇也麇也天祿也毛蟲金之精滿三百六十麟爲

之長運斗樞謂機星之精保乾圖謂歲星之精紫微

謂五行之精孔演圖謂木精鸚冠子謂元枵之精坤

雅謂土精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

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也麇身牛尾鬣首一角

角端有肉其色黃犢麒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

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壽一千歲麟有十德音

中黃鍾行中規矩遊必擇地翔而後處不踐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有五色青曰聳孤赤曰炎駒白曰索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鳳鷗也鸞鷲也羽蟲火之精滿三百六十鳳爲之長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鷲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也鳳有五德首若護青載仁纓若白雲抱誼斧若赤丹負禮胸若石墨向智足若舄黃蹈信有十體鴻前軒麋後豐蛇頸宛魚尾岐鸛頸椎鴛腮張龍文繳龜背隆燕領力雞喙銳有六象頭天圓日

蠕範

卷一 物理

三

日明背月偃翼風舒足地方尾緯五色有九苞口苞命心合度耳聽達舌訕伸彩色光冠矩朱距銳鈎首激揚腹交戶有五方東青鳥發明南赤鳥焦明西白鳥肅霜北黑鳥幽昌亦曰退居中黃鳥鳳皇亦曰玉雀有五色青鸞赤鸞黃鸞白鸞紫鸞行鳴曰歸墟或曰上翔止鳴曰提扶或曰歸昌晨鳴曰發明或曰貫世晝鳴曰保長或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善哉或曰保長雄鳴曰節節雌鳴曰足足德按少昊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元鳥氏司分卽幽昌伯趙氏司至

伯白也卽鸛鷲青鳥氏司啟卽發明丹鳥氏司閉卽焦明郭璞以伯趙爲伯勞誤矣

龍宛虹也雲螭也雨師也水物也怪物也鱗蟲木之精滿三百六十龍爲之長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也龍聲如夏銅盤無耳以角聽口旁有虬髯領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鱗頭上有博山一名尺木無尺木不能昇天其目見纖芥於百里其血入地爲琥珀其髯可爲拂其角可爲斂其膏可爲燈其漩可爲香其肉可爲醢

蠕範

卷一 物理

四

呵氣成雲能變水火交則變爲小蛇生卵必雙有三則一爲吉弔千歲則蛻骨方丈山之龍塲普寧縣之龍洲鶴山之龍岡五城縣之天門太湖之湄皆蛻骨所也龍性畏蠟畏鐵畏棘葉愛玉愛空青愛燕肉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龍有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龍有九子不成龍者各有所好鱗屬霸下也似龜好負重立碑跌鱗螭螭也鳴尼也嘲風也鯨魚也似獸好立

殿脊蒲牢似龍好吼立鐘紐狴犴憲章也似虎有威
力立獄門饕餮好飲食立鼎蓋夔夔好水立橋柱蜥
蜴睚眦也好殺立刀環金狻猊狻猊也似獅好烟火立
香爐神座椒圖似螺蚌好閉立舖門

龜大蔡也元武也元緒也元夫也昭兆也神使也時
君也清江使也靈壽子也先知君也洞幽先生也元
衣督郵也玉靈夫子也介蟲水之精滿三百六十龜
爲之長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龜元龜生靈龜靈龜
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也龜蛇首龍項廣肩大腰

蟠龜

卷一 物理

五

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其息以耳卵生思抱雌雄尾交
亦與蛇匹夏恣口則瘦冬穴蟄則肥雄龜首方足短
殼圓版自雌龜首銳足長殼長版黃龜有五色甲黃
足赤眼白尾青腹黑龜有六象上隆象天下平象地
背穹象山文錯象星左晴象日右晴象月趾運象四
時龜有六屬天龜靈地龜繹東龜果西龜靈南龜獵
北龜若龜有八名一北斗二南辰三五星四八風五
二十八宿六日月七九州八玉龜龜有十狀一神龜
二靈龜三靈蟠四寶龜五文龜六箴龜七山龜八澤

龜九水龜十火龜龜能運任脈能咽口氣能首向東

而伏氣故壽老則神靈或具五色如玉如石至八百
歲及縮大如錢夏遊香荷冬藏藕節其息有黑氣如
煤烟潛含油管噴之卽不能遁形矣千歲者青背身
生毛額上骨起如角善解人言常有白氣冉冉而起
壽三萬六千歲龜聞鐵聲則伏被蚊嗜則死香油抹
眼則入水不沉老桑煮之則易爛其甲曰龜反甲
屋曰敗將曰漏天機可以卜卦其尿磨堯則軟磨墨
書石可入石數分其別種曰鶴龜甲長尺許嘴如鴨

蟠龜

卷一 物理

六

鵝尾長七八寸鱗甲炯然出象山東攝潭曰鵝龜水
龜也瘡龜也旋龜也偏頭大嘴兩目在側如鸚長二
三尺食之可以已瘡出高山巖下曰鶩龜螺龜也陵
龜也攝龜也呷蛇龜也狹小而長形如鶩爪腹小中
心橫拆能自開閣頭足不能縮大者重千斤生海中
好食蛇曰綠毛龜毛生也綠衣使者也綠毛浮水中
則毛自起能辟飛塵有養者畜缸內飼以魚蝦冬除
水久則生毛長四五寸毛中有金線脊骨三稜版如
象牙又數邊國能言龜食露犬若江州三足龜羅羅

六足龜吳興始豐八日龜陽羨欽州廬江零陵六眼
龜建城四目龜安豐一角龜崑崙四翼龜黃河兩頭
龜又道州營陵有龜四足各踏一龜為王者龜為聖
龜福州吳興亦有之

飛蟲賢蜂走蟲賢蟻俚蟲賢蠶

蜂蠶也螳也蠨也蠨蟻也物蛻也蜜蜂也長尾
為蠶短尾為蠨陰陽在尾雄尾銳雌尾岐性喜合交
則黃退居林木土穴者為野蜂居人家者為家蜂皆
小而微黃有王有將有相王大如小指青蒼色王居

蜂範

卷一物理

七

疊積如臺謂之蜂臺誅罰微合嚴如君臣無王則羣
蜂死王生子復為王有二王則老王退位分其蜂半
族從之擁王於中或圍如壘或鋪如扇飛止環衛有
隊伍行列王之所居蜂不敢螫人每日兩衙應潮上
下朝衙畢則出而采花暮衙畢則入房而宿其尾垂
穎如鋒有毒螫人則芒入肉不出蜂亦死噴花以鬚
代鼻采花則翅挾股抱獨采滿則拱於首而獻王其
將蜂色黑不采花而能釀蜜八月將蜂盡不死則蜜
被食盡羣蜂餓死其穉蜂黃色細腰不能採蜜者謂

蜂範

卷一物理

八

之蜂奴亦名貞蟲不能採花釀蜜而能守戶察羣蜂
之勤惰每一半守房一半分次撥發花少者受罰其
採釀百花精者蜜味甘粗者蠟味淡蠟者蜜之
蹠也化蜜必取匱瀦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其房
如脾謂之蜜脾北方地燥多在土南方地溼多在木
其別種曰石蜂窠大如拳色蒼黑曰草蜂在草中曰
蚰笛師也竹蜂也黑色大如小指頭結巢竹上窠大
如卵而有蒂長尺許釀蜜紺色出蜀中曰蚰石蜜也
蜂黑色似牛虫亦有君臣結巢石崖之間采蜜青色
或綠崖上有鳥正月來羣飛千數食蜜都盡崖石如
洗鳥去采蜜如初其鳥名靈雀一名蜜母曰蠨蜚零
也土蜂也馬蜂也赤翎黑首穴土最大有毒好食蜘蛛
能預知蜘蛛藏處尋覓無遺曰白蜂色白土窠大
如卵曰菌蜂黑色喙若鉅長二三分夜入人耳鼻凡
菌夜有光者經雨化蜂出嶺南曰獨蜂七里蜂也窠
大如鵝卵蒼黃色內僅一蜂大如石燕一足連樹不
能飛而能螫人中其毒者死蓋樹小兒樹棘樹蟻之
類也曰胡蜂壺蜂也革蜂也元瓠也瓠瓢蜂也大如

壺黃黑色長尺許能螫馬牛及人或至欲死在屋上及木中作房有淡黃者窠長尺濶二三寸謂之牛舌蜂有赤黃者窠如瓠圍圓三四斗謂之葫蘆蜂大者如巨鐘其房數百層每房可得蜂兒五六斗至十石曰木蜂椽桷蜂也似螻而小黑色穴木每在人家房簷間穿如刀鑽能螫人曰蜾蜂出巴中在襄鼻蛇穴其毒倍常中人手足則斷心胸則裂不可藥療唯禁術制之曰異蜂似蜜蜂而大飛勁疾好裁圓葉入木窠作窠曰火蜂狀如螽曰鸞蜂大者重十餘斤聲如

蠕範

卷一 物理

九

鸞鳥身被五采毒可殺象釀蜜碧色服之成仙曰橄欖蜂生橄欖樹上形如木葉有手足抱枝自附與葉無別什樹凋葉而後辨曰折腰蜂窠在沙中岸崩則出土人燒之爲琥珀出寧州又欽原似蜂出崑崙山則鳥也交文似蜂出放臯山則獸也
蟻蝼蟻也蚶螻也蚶螻也蚶螻也蟻蟻也石宮也穴居卵生性畏燂炭桐油竹雞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雨則穴戶春出冬蟄壅土成封謂之坻亦謂之垤其種類曰蚶蚶蚶也大而黑行遲鈍而有羣

狀似飛蟻力能舉等身之鐵曰元物駒駒也馬駘也似蚶蚶而小黑色好鬪得食則呼羣昇之魚貫而來力大善負曰螳大如元駒相負而行出求得食則釋負者于彼而歸再負以來食飽負去不知爲雌負雄僕負主也曰螳赤蟻也蚶螻也淺赤色靈於諸蟻形狀最小中有粗短者爲之主色正黑腰節微赤俗名赤腰蟻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六七則有主間之呼羣負物聽主指使主不用力往來或翼或殿每致生物入穴輒壞其垤防逸也爾雅謂犬而赤色斑駁者

蠕範

卷一 物理

十

爲蟻曰蛾蚶絲蟻也淺黃色長不踰分小于赤蟻力不能負呼羣聚食曰蝮蚶飛蟻也穴地而居蠶水而食初生爲蟻色白至夏生翼變黑遇天熱濕羣隊而出飛不能高脫翼則墮地而死好食禾苗曰蠶白蟻也似蚶蚶而白腹肥有光澤好食松柳木穴其中空可丈餘初緣地生一蟻當先衆蟻踵至首尾不絕如線若有部伍行列其穴木一線直達仍取水飲之木底壅土爲隧以便往來性畏竹雞聞其聲則化也生粵中者能食銀取其蚶未熔之仍爲銀但少耗耳曰

獨脚蟻一足連樹根而生蠕動不行曰青腰蟻赤色能飛一尾而尖腰中青黑似狗狷曰膠蟻九真移風縣土赤如膠墜之以木樹其中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蟬蛸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謂之赤絮曰朱蟻出崑崙之墟

蠶蠟也蟻也女兒也龍精也三月始生有大小白鳥斑各色食而不飲喙明似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蚝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老吐絲為繭白處其中久則化為蠅蛾破繭而出狀如小蝶眉曲如畫先孕

蠕範

卷一 物理

七

後交不交亦產子無眉目收采亦薄交州永嘉曰南南鄉諸處歲八蠶三月蛻珍四月柘蠶蛻蠶五月愛珍六月愛蠶七月寒珍九月四出十月寒蠶凡蠶再養為珍珍子為愛也蠶性畏濕惡水其蛻為蠶皮為馬明退為佛退為金牛兒其蛹為蠅其神為宛窳為馬頭娘為馬明菩薩其別種曰蠟食桑葉曰響由食樗葉曰虻食艾葉曰棘蠶食棘葉曰藥蠶食藥葉曰山蠶食柞葉曰楓蠶食楓葉曰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鱗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織錦不濡不燥出

員嶠山曰風蠶出橫州曰火蠶出炎洲曰水蠶出軫國曰海蠶出南海

鷓不擊胎鷹不擊伏仁也狐小前大後禺老前少後禮也雁春秋南鸞朝晴暮雨信也鵝不知死螳忘其生勇也

禺雌也杲然也山猴也似狢而大青目白面赤頰有髯而毛彩斑斕鼻孔上向尾大於身其末有岐兩則掛木上以尾岐塞鼻喜羣行自愛其類老者前少者後食相讓居相愛生相序死相赴獵者捕其一則舉

蠕範

卷一 物理

七

羣啼而從之雖殺不去雁鴉也鵠也鶩也沙鶩也鳴鶩也蒼鶩也征禽也霜信也陽鳥也朱鳥也客鳥也似鶩有蒼白二色夜宿靜野鴻內雁外更相警備有雁奴恐之飛則銜蘆數寸以防矰繳其飛有行列若八字一字人字之字之狀若張其一則行缺一位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仲春寒盡北向燕代性愛力飛必從風食粟則翼重不能舉其毛為筴可以禦暑取毛為囊可以渡江不沉其大者曰鴻寡侶不羣高飛薄雲漢又鴻豺

好食雁

鸞輪也拘者也山鵲也山鳥也雜鳥也阿雜也山鷓鴣也赤背鳥也如鵲蒼羽赤足首文如戴花勝喙赤若傅丹砂腮有圓點黑白相映尾長不能遠飛朝叫晴暮叫雨能效鷹鷂聲性馴良易附而自惡其類相備則捕

烏之父子鳳之君臣鴛鴦之夫婦鵲之兄弟鸞之朋友禽有五倫也

烏鴉也雅也鴟也鳶也卑居也鸞斯也疋居也黑身

蝶範

卷一 物理

三

白項或烏項小而多羣背飛向啼于歲者五色或化蛤蚧其種類曰慈烏孝烏也鸛烏也寒鴉也小而身黑唇烏味小羣飛作鴉鴉聲性至孝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反哺其母亦六十日曰鴉烏鴉也買烏也似慈烏而大味腹下白性善警曰燕烏鶯也鷓鴣也鬼雀也老鴉也焚鳥也白腹鳥也似鴉烏而大白脰羣飛鳴則有凶咎禽經以爲不祥鳥古有鴉經占吉凶然南人喜鴉惡鴉北人喜鴉惡鴉曰蒼烏白頭烏也白頭翁也似鴉長頭有白毛潤寸許其飛似燕之行

項曰赤鳥曰白鳥曰三足鳥曰鵲似鳥白文出小

侯山曰馱餘赤足出丑陽山曰鷓鴣白首青身黃足

出馬成山曰鴛鴦人面密飛晝伏出北巒山曰鷓鴣

三首六尾善笑五采赤文出帶山愚按今鳥不過白

項黑項二種未有反哺者其慈鳥及哺則鵲也

鴛鴦黃鳴也匹鳥也籀本鳥也相思鳥也首紅掌紅

翅黑尾黑頭有白長毛垂之至尾其質杏黃色有文

采棲土穴中雄鳴曰鴛雌鳴曰鴛止相偶飛成雙交

頸而卧其交不再游則雄左雌右宿則雄翼右掩雌

蝶範

卷一 物理

古

翼左掩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

鴉鴉也唯鳩也王雎也鷓鴣也魚鷹也下窟也沸波

也釣魚鷹也大小如鴉深目目上骨露性好峙立不

移處多在水邊食魚能入穴取魚又能翔水扇魚食

之生有定偶並遊不亂交則雙翔別則異處毛傳所

謂摯而有別也然鷓鴣說文以爲白鷓韻會以爲杜

鷓草昭以爲鷓鴣

鷓鴣令也精列也鴈渠也庸渠也章渠也鷓鴣也章

鷓也水雞也連錢也錢母也雪姑也大如鷓雀背辰

青雞足長尾尖喙領下黑如錢文行則搖曳身尾相應好食雪鳴則天大雪

虎為山君羊跪母而乳象有別鹿呼羣獸有五倫也

虎於菟也魍魎也斑奴也斑子也伯都也李父也李耳也狸兒也戾蟲也英獸也波羅也羅羅也虞吏也寅客也山君也大蟲也嘯風子也白額侯也斑寅將軍也狀如貓大如牛黃質黑章鋸牙鉤爪鬚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刺項短鼻斷聲吼如雷風從而至有威骨如乙字長一寸在脇之兩旁皮肉尾端亦有之夜

龍範

卷一 物類

五

視一目放光一目視物被弩射目有光墮地掘地尺餘得之狀如琥珀謂之虎魄立秋如嘯仲冬大寒節始交或月暈而交生不再交一交一乳乳必成雙孕七月而生能知日之衝破又能盡地觀奇偶以卜食其首尾長七尺伏處尺淺草中不露也其噬物隨月旬上下旬咬頭中旬咬腹下旬咬足如貓噬鼠也搏物三躍不中則捨之遇癡鼠醉人及勇士不懼者則避之食人男子自勢起女子自乳起不食婦人陰人為虎噬則為鬼導之行凡虎食一人則耳痕缺

若割裂驗幾缺則知食幾人食狗則醉聞羊角烟則走四指者天虎五指者人虎五百歲色白千歲牙蛻

而角生豨人豨人鯨魚皆化虎凡虎文白者曰彪曰彪黑者曰麟曰彪赤黑者曰彪有角者曰虎五指者曰龜淺毛者曰號貓其別種曰斂虎牛尾犬身出浮玉曰獨裕白身犬首馬尾豕鬣出北豳山曰羅羅青色出北海曰倒壽人面虎爪毫長三尺牙長丈餘曰窮奇似虎亦似牛猬毛狗音有翼能飛是食人出邛山曰黑虎毛有暗花文或化人入市羣行覺者禽

龍範

卷一 物類

六

殺之出滿刺加曰飛虎如猫犬長毛灰色肉翅能飛不遠出啞魯
青蚨隨母蜂蟻從王蝶蛾雙飛蚊蚋友聚蟲有五倫也青蚨青鳧也蚨蟬也螭蝟也蠹蝟也蠹蝟也蒲童也魚父也魚伯也水蟲似小蟬而長青金色有光生於池澤好集蒲葉上春生子蒲葉上如蠶種八八為行或九九為行雌雄不相捨子母不相離得其子則母飛來取子母各等置甕中埋東行垣下三日開之以母塗八十一錢子血塗八十一錢留子用母留

用子仍自還歸買金銀珍寶則不還

附雞有五德首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鬪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孔雀有九德
一行貌端正二聲音清徹三行步翔序四知時而行
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淫九知反
覆雁有四德寒南熱北信也飛有序前鳴後和禮也
矢偶不再配節也驅奴夜警衛蘆朝飛智也儘有四
德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
暑智也步武懦緩不踰規矩仁也鰕有三德一無腸

蠕範

卷一

物類

七

肚一割之無血一頭帶不潔蟬有五德頭有綬文也
含氣飲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窠居儉也應候
守節信也蠶有六德衣被天下仁也食其食死其死
以報主思義也不辭湯火厄忠也三眠三起信也象
物成蘭色尚黃素智也蠶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
復蠶神也

物匹第三

鰻純雄蠓純雄櫻純雄螺純雄
蜘蛛純雄
雌龜純雌高魚純雌精衛純雌
姑獲純雌蚌蛤無雄
雌

類狐兩體自為雌雄

鰻鱧鯨鯨也蛇魚也白鱗也似鱗無鱗腹白而大背
鰻連尾青色多脂善穿深穴能緣樹食藤花有雄無
雌以影漫體生子子附鱗鬣而生其骨燒烟熏蚊則
化為木亦可辟蠹蚌背有白點四肥者不可食四目
者殺人其別種曰五色鰻生歙州曰九節鰻生奉化
縣靈濟泉曰慈鰻狗魚也體大生東海曰壯鰻生江
水中多脂無刺曰蘆鰻生南海身短背黑隨潮登岸
食蘆笋潮退而不能去往往得之大可數十觔

蠕範

卷一

物類

八

獲執也獲父也猴獲也猴獲也馬化也夜叉也似猴
而大色蒼黑七尺能人行健走善攫人物善顧盼善
攝婦女為偶生子以楊為姓產蜀之黎州
網猴猶也似猴而大體若小驢善緣木純牝無牡羣
居叢路執男子合之而孕
鴉鵂也鴉也獨豹也鴻豹也娼母也似雁有豹
斑文無舌無後趾食必齧肥脂多脂羣居如雁有行
列性不棲樹遇鷺鳥則激糞射之糞著鳥毛悉脫性
最淫純雌無雄逢鳥則與之交

高魚石蟹也石斑也似鱗白鱗有斑文如虎長數寸
大若尺餘常浮游水面聞人聲則劃然深入有雄無
雌性活二三月與蜥蜴交水上其胎毒人出建州
類靈狸也神狸也香狸也香髦也香貓也靈貓也文
似土豹其陰如麝香蕪皆香肉可食有四外腎自
能牝牡自孕而生又烏有鵝鵝鵝象蛇皆自爲牝
牡也

雞冠高雄短雌鴨首綠雄駁雌鷹身小雄大雌鴛色斑
雄駁雌鴉羽褐雄斑雌雉羽文雄素雌翎羽青雄赤雌

蠕範

卷一物四

九

鷓鴣丹雄黑雌鷓鴣之足高雄短雌鷓鴣之飛前雄後
鷓鴣之行左雄右雌孔雀長尾翠冠者雄短尾無翠
者雌

鹿有角牝無角牝麋有牙牝無牙牝狻猊牝着牝狽
逆牝順牝鼠矢天牝圓牝象牙長牝短牝

龍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鱗上壯下殺者牝角靡浪平鼻
直目圓鱗薄尾壯者牝鬚浮牝沉牝礪左顧牝右顧牝
鰻文明牝暗牝蚧口潤牝銳牝蟹臍圓牝尖牝龜版白
牡黃牝龜背黃牝黑牝

鱗候魚也無鱗有殼身廣尺餘其甲瑩滑青黑色狀
如便面及惠文冠及熨斗之形眼在背上口在腹下

頭似蠅螂十二足在腹兩旁足長五六寸尾長一
尺可爲小如意其血綠色其腸直其脂燒之可以致
鼠其腰橫紋一線軟可屈摺一屈一行能飛能躍其
伏常遠行迹數步性畏蚊蚊小螫之則死日暴無恙
隙光射之則死牡小無目得牝始行大小皆牡負牝
走雖風濤不解牝去則牡死謂之蠃媚羣行相積背
高尺餘背有骨如扇高七八寸似石珊瑚無風則偃

蠕範

卷一物四

十

有風則舞乘風而行謂之蠃帆其衆如簾筏亦曰蠃
旛腹中子如菉豆生時在石邊周身擦之罅裂而生
尾中有珠如粟色黃性善候風故名

蛤蚧蛤蟹也仙蟾也偶蟲也狀如蝮蛇首似蟾蜍細
鱗如蠶子身長四五寸尾與身等背綠色黃斑燦如
錦紋雄者爲蛤皮厚口潤身小尾粗雌者爲蚧皮細
口銳身大尾小雌雄相視累目乃交兩兩相抱或自
墮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雖死不開好棲
榕木上旦暮則鳴其聲自呼大月三聲小月兩聲雌

雌相隨投一獲二最惜其尾見人來取往往齧斷其尾而去

龍馬也水馬也海馬也水龍也水蛆也水爬蟲也蝦扒蟲也馬首蝦身大腹硬背背偃僂有竹節文其尾刺人如蝎雄者黃雌者黑長二三寸蜻蜓交水上附物散卵所化復化蜻蜓

蚶蜋五色具者雄不具者雌樗雞五色具者雄黑質白斑者雌蜻蜓綠雄雌蝶點飛雄止雌蜂尾岐雄銳雌齧齒尖小雄圓大雌蠍螫定痛者雄牽痛者雌蜣螂也

蠕範

卷一 物匹

三

者雄推者雌

蜥蜴也蚶蠶也石蜴也守宮也泉龍也石龍子也山龍子也豬婆蛇也生山石間似蛇四足頭扁尾長而細約三四寸大者一二尺有細鱗金碧色善鳴不以口周禮注鳴鄭元謂胸鳴馬融謂胃鳴干寶謂骨鳴好與魚交聞魚躍則自草出稍相依近便其浮水上而合合竟魚還水蜥蜴還草
鸚雞樗鳩也犍雞也紅娘子也灰花鴉也似蠶蛾腹大頭方而扁六足微黑翅兩重外灰內紅雄者五色

畢具雌者青黑質白斑

麟牡麒麟馬牡隲兒牝駘草牛牡牯特獬狝牝羊特羊牡羖羝牝豕牡豨牙牝彘羆鹿牡麋牝麋鹿牡麋牝麋

鳳雄鳳雌鳳匹雄鴛鴦雌鴛鴦雄鸚鵡雌鸚鵡翠

蟹雄蟹雌博帶蛤蚧雄蛤蚧雌蠨蛸雄玳瑁雌蠨蛸

長離雌雌雌鳩雌雌鴛鴦雌雌蛤蚧雌雌隊隊雌諾龍雌赤蝴蝶雌斑鳩逐鷗山鳳殺雌

長離比翼鳳也雄曰野君雌曰觀諱飛止飲啄不相

蠕範

卷一 物匹

三

分離商紂時常集長桐之上

諾龍似蜥蜴微有龍狀求食則據石上水族游泳過其處輒跳躍自落因取食之雄死則雌至雌死則雄至故每獲必雙

隊隊同心蟲也形似壁蝨身被五色生有定偶斯須不離飛則接翼鳴則同音夷婦不得於夫者飼枕中則情洽

山鳳狀似雁鷺猶如鳳其雌伏卵則雄以木板雜糝封巢獨留一窠飼之子成發封不成即食其雌或空

竅令餓死

惟物無欲是故虎不再交雉不再交蟪不再交鴛鴦不再交多欲者損其身是故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再交多欲者損其身是故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雉鷓也鷓也鷓也華蟲也夏翟也疏趾也野雞也山
雞也淡呂后諱雉故有野雞之名大如雞背有黃赤
斑文翼如繡錯綠項紅腹紅背利距好鬪其聲曰鷓
鷓其交不再卵褐色將卵時雌避雄而伏之否則雄
食其卵也雄者尾長三四尺性勇健自愛其尾不入
叢林雨雪則若伏木栖不敢下往往餓死以鏡照之

蠕範

卷一 物匹

三

見其影則盼睇而舞雌者文暗尾短季冬則勾頸而
雌孟春則鼓豎而响孟冬入大水為蜃或與蛇交亦
生蜃其異種曰螭渠黑身赤足六首出互人國曰當
廕似雉以鬣飛曰白鶴文首白翼黃足出單張山曰
竦斯人面見人則躍出灌題山曰鴝鵒長尾青喙赤
毛如火出廐山曰象蛇五采出陽山曰勝遇赤色食
魚曰赤鶴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
善鳴聲如鍾磬笙等愚按少昊氏以鳥紀官雉為五
工正杜預取爾雅謂東方鶡南方鶡西方鶡北方鶡

中央聲者是也爾雅釋雉實不過五種鶡一名鶡在
伊洛謂之鶡鶡一名鶡即南方之鶡秩秩一名海雉
即東方之鶡翟一名山雉即北方之鶡翰一名鶡即
西方之鶡反覆釋雉名併釋少昊之五工正也樊光
賈逵郭璞不取其說蓋悞以鶡鶡鶡鶡為四種不便
摘舉耳郭謂鶡走且鳴諸雉誰非走且鳴也又李時
珍分雉翟為二謂雉尾長三四尺翟尾長五六尺然
五六尺不由三四尺漸而長乎雉有五種而雉其總
名也今有翟鶡鶡鶡五種不必與爾雅牽配

蠕範

卷一 物匹

三

蠕秦龜也澤龜也蠕蠕也茲夷也靈蠕也靈龜也
屬也係臂也似龜稍長背甲十二片黑白斑文邊缺
如鋸齒足有四鬣前長後短雄曰玳瑁雌曰蠓蠓望
卵影抱謂之護卵生不再交交精為蛟魚吞食吐出
年久結物謂之撒八兒其吼聲如牛背上可負而行
在山食草根竹萌每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玳
瑁齋日大者如碑跌冬藏土中春月出遊山谷欲取
甲者倒懸其身而以醋澆之逐片應手落黃多者上
黑斑者次之捕者必先祭自陳所取之數則自出不

爾風浪覆舟矣其別種曰匿鼯鼯也似蟬而甲薄
生海邊白沙中多膏一枚剖之有三斛膏夜鳴且止
曰魄蟬蚶蚶也似瑤瑁龜甲體身形如笠四足綬胡
無指爪甲黃點有光或有黑珠斑文似錦但薄而色
淺不任作器可作貼飾謂之鼯皮

蛾與麀交獺與狻交餘與鼯交蜥蜴與高魚交鴿與鳩
交阜螽與蚶交鳩與羣鳥交鱖與羣魚交山獺與羣獸
交精衛與海燕交馬與驢驘牛龍交蛇與龜鼈鱗鱧孔
雀野雞交

端範

卷一 物匹

五

餘本周兒也似雀而稍大色灰白毛出角飛常即
崖穴間穿地入數尺與鼯同穴鼯在內餘在外共為
雌雄

鼯元鼠也鼯鼯也如家鼠而小色黃尾短缺唇似兔
蓬尾似鼯與餘同穴而處

螽有五種曰螽蟴也蚶蟻也蚌蟻也青黑斑文長
角修股善跳害稼與蚶蚶交阜螽鳴上風蚶蚶鳴下
風因風而化乳於土中深埋其卵至夏始出曰負螽
常羊也茅蝦也草螽也黑斑文似阜螽而小曰負螽

螽斯也松蟻也蟻蟻也春黍也春箕也似負螽而大
青色五月中以股切切作聲曰土螽蟻蟻也土磔也
蛇蟻也斑色善跳生園中曰螽蟻野蚶也似螽蟻而
細長飛翅作聲

鱖鱖也泥鰍也生下田淺潭中似鱖而短首鏡色黃
黑無鱗有涎濡滑難握穴泥中與他魚牝牡性會健
好動善游尋習濁泥之中而厭清水其種類曰刀鱖
自背至尾有鬣螫人曰沙鱖鬣不刺人身有文采曰
鱖鮓尾最腥曰田瑟多刺生湖中者長三四寸生江

端範

卷一 物匹

美

中者長七八寸生海中者謂之海蝓高數十丈張口
吞舟噴沫成雨壯礪聚族其背而負以遊形似山岳
乍出乍沒舟人相值必鳴金鼓以怖之布米以厭之
否則罹害

鶴聲交鵲音交鰕鬚交鳩鵲睛交鵲鵲足交蚨蝶鼻交
駝交尾合象交腹合鵲交趾乘雄背蛇交雄入雌腹
龜思鼈望騰聽鷺視蛙聒聲鰻漫影貓掃背鴛鴦交頸
野雀傳枝白鴉視目烏鴉傳涎山兔蝼毫孔雀接影
騰奔蛇也馳蛇也飛蛇也神蛇也靈蛇也雄鳴上風

雌鳴下風而化聽而有孕無足而飛能興雲霧而遊其中

蛙蝻蛤也陰蟲也似蟾蜍善鳴足躍不行躍已輒坐謂之坐魚其性懷土雖置遠處一夕復還其所性善補折其足甌中養之三五日其損復故性畏蛇而制蜈蚣蜈蚣亦食蛇三物相值彼此皆不能動又好食蝗蟲燒之可以制蚤其種類曰蠓綠蛙也石榜也蛤魚也長肱也風蛤也山蛤也青蛙也土鴨也石雞也石蛤也色綠背青項短足長嘴尖腹細小而善躍鳴

端範

卷一 物四

天

聲清越食者連皮以為錦襪子其脊有一條黃者謂之金線蛙曰鍾蛤子也土鴨也水雞也青雞也田雞也頭大嘴短黃皮黑脊聲壯濁鳴哈哈然曰螿蝦蟆也青蛤也耿龜也鼓造也胡蟪也陰蟲也皮腹有斑點脚短不鳴其肪塗玉則散曰蟪蟪臍肛也似蛙而小觸之則腹脹曰黑虎身小嘴黑足小斑曰蚰黃前足大後足小斑色有尾曰大約青背黃脊曰雨蛤大如小指天將雨則鳴曰黃蟪身黃腹下有臍帶正月出不可食曰蠓蠓夜鳴腰細口大皮蒼黑曰蟪黃斑

頭有角曰溪狗似蝦蟆尾長三四寸出南方溪澗中日鈎注赤慕也居籠上籠無故自濕去之則止鷓鴣也鷓也鴉也似雁而小似鷓鴣而蒼白善飛能風能水雌雄不交相視則孕或雌鳴下風雄鳴上風而孕口吐其子

附聒抱者鵲鵲鵲影抱者龜龜龜

驢交馬而驢生馬交驢而驢生牛交驢而驢生驢交牛而驢生牛交馬而驢生馬交龍而驢生牛交龍而驢生

端範

卷一 物四

天

騾罔也牡驢交馬所生褐色或白似驢而健股有瑣骨不能生育高者可丈餘謂之駿騾西洋之騾能生駒 駃騠決蹄也牡馬交驢所生生七日而超其母 騎騾騎騾也牡牛交驢而生 駃騠蚤蚤也邛邛也牡牛交馬而生青色似騾而小與麀鼠相比而行食菴藷子則仙 鷹駃駃也狂狃也駃駃也牡驢交牛所生似騾而小物相合者蛇虎曰交驢馬曰單雞鷓曰捺水鳥曰打塗

日付蠶曰對狗曰練

物去勢者豕曰豨牛曰犛羊曰羯馬曰駟雞曰鐵犬曰

關貓曰淨

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交鶴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

孕螽鳴上風蚋鳴下風而化氣相感石鼓風而入故交

謂之風

翰沙螽也梭雞也莎雞也天雞也絡緯也紡絲也酸

雞也馬蝥也蒲錯也促寒娘也紡績娘也聒聒兒也

似蝗而斑赤羽數重飛則振羽索索作聲其聲較蟋

蟬

卷一物四

元

蟬更為清越悠長居莎草間

以鼈為妻獺以獾為婦豺以狗為舅蛇以蜥蜴為舅

母虎以豹為弟鵠以鷹為兄

鸛隼也鷓也鷓也鷓也鷓也籠脫也茅鷓也負雀也

題肩也鵲鷓也雀鷹也爵賦也擊征也似鷹而小尾

如舟舵兩翅各有複翎左掠風右掠草性好高翔飛

直植天能擊鷹鷓遇那不殺嚴察以為鳴鳩幸昭以

為鷓陸佃以為鷓

蟬

京山李 元太初

物生第三

鳥生曰乳獸生曰產魚生曰瀝蜂生日出

狗三月生豕四月生猿五月生鹿六月生虎七月生蟲

八月化人十月生馬十二月生象五歲生

象大容也伽那也那先也將軍也形體擁腫面目醜

陋身長夾餘肉倍數牛目不逾稀四足如柱無指有

爪行則先移左足卧則以臂著地頭不可俯頸不可

蟬

卷二物生

回其耳下鼻大如管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開合

中有小肉爪能拾針芥食飲皆以鼻卷人曰口內有

食齒雄者兩吻出牙夾鼻其牙外垂不以嚼物謂之

門牙雌者無牙雄者鼻長六七尺雌者尺餘牝交水

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以胸相貼見人則羞遽起逐

之五年始產六十年骨方足性妬不畜孺子

十二肖肉以斧斤刺之半日即合惟鼻是其本體傷

鼻則死耳後有穴薄如鼓及刺之亦死每脫牙掘地

自藏人以木牙潛易之蟬隨四時春在前左夏在

前有是秋在後左足冬在後右足或曰膽隨月正月
虎肉二月兔肉非也性嗜酒畏烟火惡蠅蝨惡犬聲
其行能浮水出沒能別地虛實虛則不過耳有油出
則奔逸牙間雷聲則發花文透巡復沒以牙作十字
貫榆木而沈之則蛟龍罔象水怪皆死象傷則羣象
扶出向南再拜鳴三匝以木覆之象死則號吼移日
共密埋之獵者裹糲登高樹伺羣過則為犬聲象守
不復去五六日困倒潛下刺殺或以馴雌誘入石室
候其饑餓狎而鞭之可得生象又永平二年乾陲羅

蝮範

卷二 物生

二

國獻白象又安南有象能別是非曲直鼻捲負心者
擲空中數丈碎之

凡鳥卵生而鶴胎生凡魚卵生而鮫胎生凡蛇卵生而
蝮胎生

蝮反鼻也蝮虺也土公蛇也胎產白斑黃額頭扁口
尖頭斑身赤文或黃黑如土皆有錦文如艾綬文間
有毛如猪鬃鼻上有針其鼻反向行步緩鈍觸之則
噉七八月毒盛觸木木枯觸人中手手斷中足足斷
其涎着草木上中人或瘡大者曰珠蛋小者曰虺

兔鷄吐生鷄鷄飛生蝮坼腹而生蟬裂背而生鬻躡身
而生蛙曳腸而生鱸吞卵而生

兔明視也阿魁也丈人也毛頰也鷄扶君也白毫子
也菊道人也似鼠褐色短尾銳耳缺唇無脾長鬚前
足短尻有九孔跌居善走舐雄毫而孕五月生子從
口中出其子謂之婉或無雄則望月而孕毛有文采
者孕玉環於左腋百五十年則環轉於腦而能隱形
水潦兔化鼈天旱鼈亦化兔故曰兔以潦為鼈鼈以
旱為兔也其異種曰箕青兔也兔首鹿足曰白兔曰

兔範

卷二 物生

三

亦兔曰狡兔雄黃雌白能食丹石銅鐵出昆吾山曰
狢徐烏喙鷄目蛇尾見人則眠出餘峩山曰訛兔人
面能言善欺人出西南荒中

鷓鴣鷓也慈老也烏鬼也水老鴉也似鴉而小色黑
似鴉嘴長曲鉤善沒水食魚魚入口即爛喉熱如湯
或畜以取魚胎孕吐生多至七八相連而出若絲緒
然日集洲渚夜巢林木久則黃毒而木枯寇宗實謂
鷓鴣能交合又有碧色卵墮地
麗鷓也鷓也鷓也鷓也夷由也飛生也五技也

耳鼠也飛鼠也飛蠱也狀如狐肉翅聯面足及尾
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蒼艾色腹下黃喙頰雜白足
短爪長尾長三尺許好夜行飛且乳子子即隨母後
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陞高性喜
夜鳴

鱧鱔也松魚也胖頭魚也似鮭頭大與身等味美在
頭目旁有骨雌生卵雄吞之成魚

鴝子哺于鳥鴝子飼于禽魚子衝于鰻鴨卵伏于雞蚊
子吐于鸚鵡草棲生卵於水蛟龍水宅剖卵于陵鰈

螭範 卷二物生 四

子附于腹外蟻子破于九中雉避雄而伏子鵝守雌而
伏子

鰻鱔也鮓也鰈也鮐也黃頰魚也好獨行體似
而腹平首似鮐而口大頰似鮐而黃鱗似鱗而細
性好啖魚池中有鰻則魚不可蓄矣諸魚欲產者鰻
以頭衝其腹則子出其自生亦更相撞觸世謂之眾
魚生母

鴨鶩也鵝也鵪鶉也鵪鶉也舒鳧也家鳧也短
頸扁背其鳴唧唧自呼其名性舒緩不能飛翔雄者

綠首而瘡雌者駮首而鳴肉至重陽則內肥卵過清
明則內陷雌不能伏卵牛屎嫗之三十日而生或令
雞伏雛成入水雞隔岸相呼雛輒出隨
鷓白鳥也暑蚊也蚊母也似鷓而大黃白雜文大精
食魚聲如人嘔每嘔則吐蚊一二升采其翎為扇可
辟蚊

蜻蛉也蜻蛉也青亭也蜻蛉也虻也虻也蚱蜢也蚱
蚱也蒼蠅也負勞也紗羊也桑捲也桑根也白宿也

六足四翼翼薄於蟬露日短項長腰過雨則集水上

螭範 卷二物生 五

欸欸而飛亭午則停其以尾點水即以生卵卵為水
蠶蠶化蜻蛉嘗逐蚊蚋食之無所食則自食其尾尾
盡而死其種類曰蠨蛸康伊也胡離也狐犁也江雞

也小而黃色曰蜻蛉諸乘也蝴蝶也馬大頭也大而
色青綠稻田中青蟲所化其雌者腰有碧文曰紺蛸
紺蟻也紺蟻也童蟻也天雞也大而色紺大暑後翠
飛蔽天海蝦所化曰赤足絳騶也赤衣使者也亦并
丈人也小而色赤好集水上

雄後去勢生子蠶蛾不交有子石螺隨交產子與鼠落

毛鼠子

覬也鼠母也山鼠也隱鼠也小驢也偃牛也大如
水牛狀似猪灰赤色銳口長鬚鼠首牛身象足驢蹄
胸尾白多力而鈍好偃河飲水亦或堰水放沫常入
人田中振落毛衣節成小鼠食人禾稼又西陽雜俎
有鼠王一名鼠母云鼠食人目睛所化尾蒼口銳
其精灑一滴即成一鼠常伏水中而性畏狗或謂即
鼯鼠也

鼯子百鼯子百鱗子百蝗子百蝗子八十一

蜻範

卷二物生

六

鶴生三子一為鷓鴣生三子一為鸚大生三子一為獅
虎生三子一為豹鶻生三子一為鴟阜鴟生三子一為
犬鮪生子三分之一為鰻

鮪鰻也鰻也鯉也鰻也無鱗鯢身鱧尾喙口豕
頰兩目上陳頭大尾小長鬚有齒有胃性好偃伏腹
着於泥或曰其額平夷低偃故以鰻名生流水者青
白生止水者青黃其涎粘滑割翅下懸之則涎自流
盡俗稱鮪魚非也

馬子馬駒駢駢牛子犢犢犛豕子猪豚豨犬子獾獾羊

子羔犴犴李桃鹿子麋麋子麋麋子麋麋子麋麋子麋
貓子獾狍子獾兔子鴛鳥子鶯鶯子鴛鴦子鴛鴦子鴛
鴛魚子鮪鱸子鮪

狸有五種曰狴狸也狂狸也不來也貓狸也野貓也
圓首大尾體臭斑文大小如貓善竊雞曰玃黃狸也
似貓狸而小黃斑色居澤中食蟲鼠草根曰虎僕虎
狸也九節狸也方喙銳首金眼長尾毛文如織黑白
相間如狸虎文食蟲鼠果實曰火狸豹狸也似豹文
歲久化豹曰黑狸玉面狸也牛尾狸也果狸也白牙

蜻範

卷二物生

七

狸也阜衣郎也面白尾如牛身似狐善緣樹食果實
畜之可伏鼠其異種曰海狸魚狸也狸首魚尾其皮
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步又即小雅之魚服
出登州海島曰謹一日三尾出翼望山曰臄臄白尾
有鬣出霍山曰梁梁白首虎爪出歷石山曰天狗狸
身白首出陰山曰山狸似麝臍香滿肉囊輒病自剝
出之又有香在尾汗者出西洋

鷓鴣銜母翼而飛鮫魚入母腹而宿阜鵬隨母影而走
蟻螂附母身而遊獲跌則母至繫然則母至

鯪魚也鰓也環雷也琵琶也溜魚也劍魚也河伯健兒也似鼈口無鱗無尾有尾胎生大者長丈許腹有兩洞貯水養子一腹容三四子其子朝從母口出遊暮從母口入宿遇警亦入母腹須臾復出其趣味美謂之新婦臂其種類曰虎鯪虎鯪也魚虎也沉虎也虎頭也潛鹿也挺額也海蟹師也頭凹如虎背有黃黑斑文有刺如蝟鼻前有物如芥能斷物壞丹其喙如錐巨者二百觔春晦陟山麓旬日化虎四足難成經月乃成虎文直而疎且長與凡虎異曰狗鯪似

蠕範

卷二物生

八

狗好伏泥塗中而吠見人則驚入水能化狐曰鹿鯪似鹿亦能化鹿曰錦鯪鯪也似鯪鼻長皮可飾劍曰黃鯪色黃好食魚曰湖鯪青色背有沙其鬚蠶之中有絲瑩若銀絲可以為膾曰時鯪有肉無腹其脂可燃曰帽鯪腮邊有皮如帽曰秦王鯪曰淡鯪曰二鬚鯪

鯪鯪也饒魚也海豚也海稀也鯪身鯪尾大腹鯪喙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噴水直上肉肥骨硬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餘百數為羣其子數

萬隨之取其子繫水則母自至善候風潮出入

蚶田種蚶蝗田種蝗乳田種蛹蠟田種羊牛蠶之中種

鳴卵

掘得地犬曰買掘得地豚曰邪掘得地人曰聚

買一名地狼一名犀犬大如犛犬有雌雄也晉元康

中吳郡人掘得之聚一名無傷

土乾生蚤地濕生蚊積穀生蠹腐肉生蛆生實化也化

無異物若其母焉以為所生

蚤蚶也蠶也蠟也跳蟲也生塵土中黑色小不及黍

蠕範

卷二物生

九

米躍可尺餘能入人衣袴中螫人

蚊蠶也白鳥也黍民也草蟲也昏蟲也門下也佛子

也長喙如針善螫人冬蟄夏出晝伏夜飛羣飛鳴

如市秋後喙破如花不能螫人性畏烟以艾煎之則

潰荆葉麻葉皆可辟除而龜鼈長之螢火蠅蠅食之

其花文者曰豹脚蚊江南有打拳蟲化蚊江東有蚊

母鳥吐蚊塞北有蚊母草葉中血蟲化蚊嶺南有蚊

子木葉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則實綻出蚊然陰濕之

地化生者多也母中有驚蚊樹葉文如篆花有遠香

取枝逐蚊蚊即驚散

卵生人者徐偃王秦非子陸鴻漸陳鸞鳳毗舍法

物生人者秦馬晉豕昆陵鹿西京豬江陰鹿

物哺人者虎乳鬪子文鳥覆隱天后牛羊字后稷豬馬

嘘扶餘王狸乳鱸覆齊頃公

人生物者淳觚羞婦生蟻丁寧宮女生猴駱慶婦生狸

泥師都亥生鴻碧陽御人生龍長沙女生蛟劉毅妻生

鼠賢奉妻生一蛇一鶴嚴根效生一龍一鸞張慶婦生

一虎一狸劉聰后生一蛇一虎廣寧婦生一蛇一猴

蠅

卷二物生

十

物化第四

天地一化境也萬物一化機也惟物之化忽失其故無情而有有情而無未不虞來既不追往各忽忽不自知而相消長也

鷹為鳩田鼠為鴛鵒為鷓鴣為鵝蝦蟆為鶴鴉鯨魚為

鸚鵡

鷓鴣也烏鷓也鷓鴣也青鷓也似鷓頸短腹翅紫白

色背有綠毛烏賊魚所化

鶴為鷹鷓為鷓鴣為猓狸為豹虎鯨為虎鯨為豹鯨

為駝

鷓伯趙也伯勞也伯鷓也博勞也如鳩色黑喙亦黑

性好單棲善制蛇鳴於樹上蛇聞則蟠不敢動仲夏

殺蛇而磔之于棘則鳴於上冬至則止其聲啾啾然

所踏樹枝輒小兒可令速語其血塗金櫛于道人不敢取愚按鷓郭璞以為伯趙王逸以為鷓鷃方言以

為鷓鷃陳正敏以為梟李華以為布穀楊慎以為

犁皆非也張華謂似鷓鷃而喙黑許慎謂似鷓鷃而

無幘則明以為百舌然百舌五月無聲鷓五月始鳴

則非也獨顏師古以為子規李時珍以為苦鳥按苦

鳥即子規皆四五五月鳴為近然爾雅兩釋之恐亦難

卷二物化

十

據

鷓鷃鼠也偃鼠也隱鼠也犁鼠也似鼠而肥稍大黑

色長鼻小目短頂其脚絕短僅能行尾長寸許能穿

地而行見日月光則列蕪頰以鼯為化鷓之田鼠

鼯水鼠也穴水岸之隙似鼠而小食菱莢魚鰕或云

小魚小鰕所化

鳥為鷓鷃為鷓鴣為鷓鴣為鷓鴣為鷓鴣為鷓鴣為鷓鴣

鯢為枳首

鯢也鯢也白鯢也參條也長僅數寸形狹扁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鳥背者謂之風鯢金黃背者謂之白浮水好遊見餌則食故易釣也有鳥化者頂有細骨如禽毛

鯢訓鯢也黃雀魚也多刺而肥其美在額黃雀所化諺云寧去累世宅不棄鯢魚額

公蠮水蛇也大如鱗黃黑色有縵文常乘水而遊噬人無毒亦能化為鱗

蟪蛄

卷二物七

三

枳首山蠮也弩弦也兩頭蛇也似蠮而大長八腹下鱗紅背有錦文黑質白章宛轉甚鈍其尾如首亦能尾行但首有口眼有逆鱗耳老蠮所化

雀為蛤燕為蜃鷗為蚶鵬為蚶蝶

蚶魁蛤也稜蛤也魁陸也伏老也復累也空慈也天鸞也蜜丁也活東也瓦屋于也瓦壘子也身員而厚殼文縱橫外眉內渠狀似瓦屋又似大腹檳榔兩頭有乳殼中紫肉滿腹伏翼所化亦可種浙東取蚶樵碎置竹杪合其脂血滴入斤鹵中一點成一蚶謂之

蚶田其小而殼文如絲微黑者曰絲蚶其極小似子而扁者曰珠蚶

蟠為蝸蠲為蛾蚶為蚊蟻為蚤蝸為蟻蟻為蟬蚶為蠅蟬為麻望螺為蚶蚶為蚶蚶魚卵為蝗文蛤為蟻蚶為蜻蜒蚶為蜻蜒蚶為蜻蜒

蟠伊威也濕生也委黍也鼠粘也鼠姑也鼠婦也鼠負也地雞也地蝨也狀似蟬而稍大色如蚶而深灰多足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常在磚瓦瓮底及下濕處凡壁落無人掃除則生

蟪蛄

卷二物七

三

蟪蛄也蛙也蟪蛄也蛄蛄也噬逮也桑蠶也木蠶也好嚙桑樹食木心穿如錐刀似蝸牛而角長身長足短口黑無毛慢節至春羽化為天牛凡木皆有蠶皆能化物有桑蠶柳蠶桃蠶桂蠶柘蠶棗蠶竹蠶蠶蠶蒿蠶茶蠶皂莢蠶蒼耳蠶

蠶蚶也烏蠶也食木葉狀如蠶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乳子諸草木上在藿者香在槐者臭然蠶蠶蚶蚶皆化蛾
蟪蛄也蚶也子子也蛄蛄也沙蟲也生汙水中色赤

無足細如縷長二三分穴緇沙中如針孔羣浮水際
遇人則沈其行一曲一直以腰為力若人無臂日久
蛻為花蚊

稻為蜚黍為蛤稷為鮑芹為鮑蘆為鮑腐草為螢朽草
為蛭芋根為蠅朽瓜為魚老木為彭侯

蛭野蚘也蛭蝥也強蚌也蚌子也米牛也老象也鐵
粘牛也穀中蠹蟲小而色黑有角善走

鮑鱗也鮑也鮑也鮑也似鯉而黑鱗細體
促腹大脊隆吹沫如星好俛泥不食雜物以相即謂

蠕範

卷二物化

五

之鮑以相附謂之鮑有荷苞重唇最佳錢唐江有五
色者東南海州有長八尺者

螢燐也蠓也蚘也熒火也飛螢也流螢也秋螢也焜
耀也熠耀也熠燿也景天也耀天也耀夜也焜夜也

夜光也夜火也挾火也救火也據火也放光也即焜
也宵行也宵燭也丹鳥也丹良也照夜清也夜遊女

子也狀似瓜蠅腹下有光夜飛如火常以大暑前後
出茅根所化其八人家青光紅光凶若裹羊皮置

路側馬則却步不行矣其別種曰水螢居水中水蟲

所化亦有光曰蠲螢蛆也長如蛆蠅尾後有光無翼
不能飛竹根所化曰蠲與父也守瓜也瓜蠅也似螢
善飛喜食瓜葉

彭侯賈胛也古木之精液如黑狗人面無尾藏古樹
中可以烹食

兔為鼯鼯復為鼯鼯復為蝶蝶復為蝮鷹為鳩鳩復為鷹
兔為鼯鼯復為兔兔為鴛鴦復為鼯魚卵為蝗蝗復為

魚水蠹化蜻蛉蜻蛉卵復為水蠹蝦蟆生科斗科斗復
為蝦蟆蠶為繭繭為蠅蠅為蛾蛾生卵卵為蚋蚋復為

蠕範

卷二物化

五

蠶鵲為鸚鵡為鳴鵲復為鵲

鼯田鼠也鼯鼠也雀鼠也鼯鼠也碩鼠也石鼠也焚
光也鼠身兔首尾有長毛黃黑色居土穴樹孔中善

鳴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好食禾苗與鼯鼠俱為田
害鼯小居田鼯大居山也

蠻為蠅蠅為蛆蛆為重竹為雉雉為蛇蛇為石蛙蛙為
轉化轉化為蟬木枝為蚋蚋為百合鶴尿為菌菌為蜂

猴為猿猿為獼猴為蟻
蠻土蛹也地蠶也乳蠶也國貉也生麥野中似蠶無

首九真有長十丈者

童蚌也強也助也蠶也蚌也蚌蚌也蠶也蠶也
免弱也大如蠅好嘔牛馬血其種類曰木童魂常也
如蟬綠色其身長大自木葉中出折葉使飛而齧物
有毒嘔牛馬或至顛仆曰蠶童蠶也蠶翁也似蜂
腹凹而褊微黃綠色自呼蠶翁曰鹿童牛童也如蠶
而大好集牛尾嚙牛馬血亦猛毒曰蠶土童也草童
也小童也扁前也生于草際如蜻蜒赤翼善拂人面
而嚼噉之曰水童水秀才也寫字寒蟲也似蚊而大

疇範

卷二 物化

六

浮游水面亦整人

蛇化石蟹化石蠶化石魚化石虎目化石龍髓化石
白蟻化水虻化水天鰕化水雪蛆化水蚊蚋化水
蠶化鷄欽鴉化鸚東方朔化鵠子安化鵠丁合威化鷄
朱公化雞朱文繡化雞衛女化雉羅子鍾化雉鈴丁化
烏意而子化燕季仲甫化鷓蜀望帝化杜鵑劉潛女化
鸚鵡
帝女化精衛產死婦化姑獲後母化瘦兒軀噬婦化傷

理

瘦兒鳥鳴曰兒回來昔有繼母欲害前妻之子授祭
麻種令種亦授已子以生麻種而誡之曰麻不指者
母歸已子貪食熟麻乞易之乃不植遂無歸矣母悔
死化為此鳥

傷魂鳥雞身鳳毛相傳婦人為狸虎所傷七日不死
化為此鳥

鯨化黃熊彭生化家如意化犬鄧艾化牛阿紫化狐彭
父化鹿黃秀化熊左慈李審言化羊

婦娥化蟾蜍東郭姜化蜺齊王后化蟬鄭人化蠅書佐

疇範

卷二 物化

七

化蛇楊昊化蝶楚宮人化蛾

蜺縵女也弔頸媳婦也黑身赤首喜自縊死頸有小
絲係之或蜺為蝶

徐伯化魚仲明化鮪彭越化螭庾信化龜宋母化鼈

黃母化龜秦王質袋化鮒吳王鱸餘化魚

鱸錢銀魚也水精也龍頭也王餘也身圓如筋長二
三寸白色無鱗若已脗之餘但見目有兩黑點耳清

明前則肥後則瘦

蜺化蝶蠶化蝶蟻化蝶葉蟲化蝶尺蠖繭化蝶鷓子蟲

化蝶麥化蝶蔬化蝶木葉化蝶烏足葉化蝶百合花化蝶金玉化蝶壤裙化蝶葛翁衣化蝶

蝶變也胥也蝴蝶也蠅蝶也蚨蝶也蚨蝶也蟹蛛也風蝶也鬼車也春駒也野蛾也撻末也玉腰奴也二角六足長喙食草木四翅有粉好嗅花以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大為蝶小為蛾以唾津抹其翅則高飛其種類曰鳳子青黑色曰粉蝶白色曰彩蝶五色曰赤蝶紅飛鼠也紅蝙蝠也身深紅翼淺黑常雙伏蕉花間獲其一則一不去曰黑蝶元武蟬也橘蠹

蝶範

卷二 物化

六

所化橘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如蝟蟻一日凝然弗動明且視之化蝶矣曰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曰仙蝶五色在樹葉中作繭可織為紬人有懷繭而歸者得卵化蝶即有蝶來引去雖千里不奕曰媚蝶紺蝶也媚藥也生於鶴子草其草亦名媚草蔓生夏月開花如鶴羽距俱全有雙蟲食其葉老蛻為蝶赤黃色女子佩之令人媚悅又滕王蛺蝶圖五種曰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牛哀化虎封邵化虎軀人化虎師道宣化虎黃小珠化

虎萬仙翁化虎襄陽道士化虎吳道宗母化虎郝二祖化虎蘭廷雍妹化虎牛化虎鯨化虎鱗化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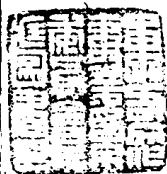
韓媼育龍張魯女孕龍襄君化龍蕪魃化龍扶風化龍夏桀宮女化龍華陽洞兒化龍梁邨后化龍張路斯化龍壺公杖化龍張華劍化龍陶侃校化龍呼子先茅狗化龍東方朔布裳化龍拘林國珠化龍曰林國欽化龍唐明皇馬化龍唐道蘂貓化龍清溪鵲化龍河津鯉化龍青城猪化龍池州狗化龍烟塘鱧化龍書佐化蛇王真妻化蛇杜判官妻化蛇李孤竹妻化蛇

蛇範

卷二 物化

九

靜明寺尼化蛇蜀宮人張氏化班蛇周穆王靈鼓化黃蛇蘭巖山夫婦化鶴齊太子夫婦化雉陸東美夫婦化鴟雁韓憑夫婦化鴛鴦梁山伯夫婦化蝴蝶任欄頭夫婦化虎王詡之履化犬鮑靚之履化燕盧耽之履化鶴王喬之履化鳧



物體第五

人體而禽者治鳥人體而獸者猩狒人體而魚者鰕

鰕人魚也鱗魚也眉目口鼻手爪頭足皆具肉白如

玉無鱗有毛五色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體亦長五六

尺背有短鬣微紅臨海人取養池中交合與人無異

亦不傷人按稽神錄謂上體人下體魚相異記謂人

肘後有紅鬣代醉編謂手指相連如鳧爪松漢紀聞

螭範

卷三 物體

謂有皮下垂如衣服所見不一皆鰕類也

附鴉鴟櫻如人手狍鴉人爪鴛鴦數斯人足在子人

首諸猿人目鴛鴦鳧後疎斯鸞鵲豪芭畢方青鸞執

湖諸犍山獬合窳窳窳麋鹿說免倒壽花蛇赤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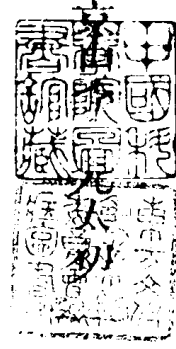
面

異體而合者鰕鮓鵝鵝雙雙合體而異者蛇與蝦蟇與

蟹蝓與龜

鰕跳兔也比肩獸也頭尾如兔爪足似鼠褐色前足

寸許後足近尺尾端有毛一躍數尺止卽蹙仆與



驢比而齧甘草驅驢負之一走百里

鮓鮓也鮓也鮓也鮓也鮓也鮓也鮓也鮓也鮓也鮓也

若葉也拖沙也婢屣也奴屣也鞋屣也版魚也比目

魚也似牛脾紫黑色細鱗一眼兩片相合乃行其合

處平版無鱗口近腹下昔越王爲膾剖而未切墜落

於水化爲此魚故亦名王餘魚

鷓鴣也蠻蠻也鷓鴣也歸飛也比翼鳥也似鷓鴣多

力一翼一目雌青雄亦雌雄相得乃飛不比不能飛

也

螭範

卷三 物體

雙雙青獸也三獸相并合爲一體出南海

象具十二肖肉龜具十二肖肉鼈具十二肖肉

鼈土龍也鮓魚也狀如龍守宮鰕鱣四足黑色長一

二丈背尾俱有鱗甲性嗜睡兩日常閉能橫飛不能

上騰力猛善攻岸身具十二肖肉蛇肉在尾最毒向

日吐水日沈則沒其聲如桴鼓謂之鼈鼓夜鳴應更

初更一鳴二更再鳴謂之鼈更將雨則鳴聞鼓聲則

鳴皮可作鎧亦可冒鼓其穴極深漁人以袋籠繫

採取或掘其穴百人掘百人牽一人掘亦一人牽不

然終不出性難化沸湯入口良久乃得刺之

蛇如血射如臂猶如毬沙噀如臙視肉如肝海參如勢
淡菜如陰線蟲如髮謂之混沌

猶塊然一物無頭目手足有尾黑如漆撫之溫煖聲
如雷宋宣和禁中見之

沙噀石筍也土笋也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臙無首目
皮骨長五六寸蠕蠕而動觸之則縮如桃栗徐擁腫
去其別種六曰海粉蟲如蛞蝓大如臂食海菜食紅
則紅食綠則綠土人取其糞為粉或云以巨石壓其

蠕範

卷三 物體

三

背則此蟲腸胃從口中吐出為粉吐盡而斃曰油筋
如筋曰沙筋如斂曰土蚌曰沙蠶曰鑽俱如蚯蚓皆
海物也

海參戚車也黑色浮游海中生東海者有刺生南海
者無刺長可尺餘得而斫之纒數寸像男子勢

線蟲細如髮長二尺許生水中引之不斷或生鱗
中經火無毒

鳳肉味麟肉角麋肉蹄麋肉翼蛟尾肉環駝背肉鞍
蛟蟻也馬絆也似蛇四足小首交眉細頸頸有白

胃前赭色背上青斑脇邊若錦尾有肉環大者數圍

長數丈卵如一二石甕性不能降雨而能裂山一淵
不容兩蛟兩則不相下矣能率魚而飛得鼈則免蛟

雉交而生卵遇雷入地數丈生而為蛇經二三十年
乘風雷裂地而出然後成蛟

附老鵠肉翅鵠肉翅蚩尤肉翅武功大鳥肉翅
鷹駭影犀惡影龜滄影翟舞影

熊牛日豎鷄鵠目交貓目黃鵠目綠馬目青鸞目赤鸞
目在背鰓目在領鵠目畫盲雀目夜盲魚一月蛇無目

蠕範

卷三 物體

四

鱈鰓也魷也鮪魷也魷魷也蒲魚也蕃躡也石蠟也
邵陽也海鷄也身似荷葉尾似箕齒似石版肉翅能
飛口在腹下目在領上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尾長數
尺有節節連比螯人癢悶不已逢物以尾撥而食

之
牛脂香豕脂豚犬脂腥羊脂羶鼠脂燃鐵猯脂生火熊

脂在心罷脂在背鮪脂在腸魴脂在腹魴脂在鱗乳羊
純脂鼈無脂

鼈將軍也元長史也醉舌公也癩頭鼈也河伯使者

也似鼈而大色青黃癩頭黃頸腸屬於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以脂磨鐵則鳴妻鼈卵生鼈鳴則鼈應卵大如鴨子每產百枚其力猛能攻岸人以鉤索釣之鼈吞鈞任其曳舟而走俟其力盡乃得之或乘其曠腹江岸漁人接竹以掣之倉卒不能自反爲人所制身具十二背肉隨月浮水月沈則沒性最難死雖支分鬻解猶自跳走剔其肉盡口猶咬物裂肉懸之無人垂長惟蚊蚋嗜之則一旦死矣千歲者能與人語猶海獸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齧之

歸範

卷三 物體

五

其髓入油油即沾水水中火生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即滅

熊貌也執夷也消熊也狗熊也六熊將軍也似豕豎目人足黑色亦有赤白青綠色者輕捷善緣見人則顛倒自投于地冬蟄春出其穴內見穢物及傷殘則舍穴自死或爲棘刺所傷出穴爪之至骨即斃性惡嗜食鹽則死常若樹孔中呼子路則起不町不動也壽至五百歲能變化其膽春近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可以辟塵以淨水一器摩其下

投膽米許則凝塵豁然而開熊行山中雖千里必有踈伏之所白熊館春夏燠肥皮厚筋努每緣木引氣或墮地自快所謂跌騰者白熊經當心白脂似玉冬有夏無者曰熊白冬月蟄居饑則自舐其掌白熊踏其赤者爲魑黃者爲熊

罷黃熊也馬熊也人熊也狻熊也似熊而大黃白色長首高足縱目力猛可以拔樹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其心尚之間秋冬有脂似熊白而粗

細黃姑也黃骨也似白魚長不近尺濶不踰寸扁身

歸範

卷三 物體

六

圓尾細鱗腸腹多脂

魴鱗也鯁也鯁也鯁也鯁也赤尾魚也小首廣腹縮

首穹脊細鱗色青白其肪在腹

鼯鼯鼯也竹鼯也土撥鼠也辟毒鼠也似獺穴上

而居肉肥無脂皮可爲裘雖溼不透

鯁無血鬻血綠鱗血黑鵝血守金蠟血守宮猩猩之

血染毛羽蚯蚓之血柔弓弩

蝦蟇蟻蟻也守宮也壁宮也蟻蟻也祝蜒也棘蠅也

蝎虎也貞官也生屋壁間狀如蛇醫灰黑色扁首長

頸細鱗四足長者六七寸好食蠶以硃砂飼之滿三
觔體盡赤治搗萬杵塗女人肢體終身不滅惟房事
則滅若以塗臍則終身無子或曰取其新合陰陽者
雌雄各一藏瓮中陰乾百日黠女臂則生文章與男
子合輒去或曰生置宮中宮人有異志者即吐血汚
其衣

猴腸直羊腸曲蕪蛇腸連龜腸屬首鰕腸屬腦

鰕鱗也紛也沙虹也長鬚公也朱衣侯也虎頭公也
硃鬚鉞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腸屬子腦

蜻蛉

卷三 物體

七

以鬚相交子在腹外長者二三尺或數丈其種類曰
蜚龍鰕也海鰕也鰕魁也水馬也頭目如龍背利如
刀前兩足大如人指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
手不可觸大者長一丈或七八尺鬚亦長數尺可爲
簪杖頭殼可爲盃斗空中置燈望之如龍形曰苗鰕
泥鰕也稻花所化在田泥中曰蘆鰕蘆葦所化青色
似蘆食無腥氣曰負朱鰕鰕也無足而鱗有朱點曰
鰕長寸許無足大似釵股曰鰕狗小而緊身無肉曰
鰕公鰕姑也管鰕也似蜈蚣而擁楯曰紅鰕色如榴

花子亦紅色曰五色鰕五色長尺餘曰天鰕狀如飛
蟻秋社後有風雨羣墮水中人掠取之不取則化又
米鰕糠鰕以精粗分青鰕白鰕紅鰕以顏色名謝豹
鰕梅鰕以杜宇啼梅雨下時出而名又有赤尾塗苗
金鈎諸名

鰕膽味甘醴膽味辛蚬膽月三移象膽歲四更熊膽春
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鱉膽秋冬近下春夏近上馬無
膽鼠死無膽罷秋冬無膽

蜻蛉

卷三 物體

八

北斗魚也七星魚也火柴頭也身圓而長黑鱗駁首
首尾相等鱗細有斑文口有舌齒背有鬣尾無岐首
戴有七星夜則仰首向北斗而卧雌雄相隨將子啖
象魚其子成寸後逐隊而行輒自後吞之亦與蛇通
氣
鰕黃類也黃魴也魴魴也黃楊也黃頰也黃鼓也燕
首鮎尾魚身無鱗肉厚頰長腹黃背青腮下有二橫
骨有鬚有胃羣遊作聲軋軋然性最難死有力能飛
有刺螫人亦能爲魃鬼魅人挾人面目反人手足祈

之可免

龍脊八十一鱗陽九之數也鯉脊三十六鱗陰六之數也

鯉鯪也魚王也稱龍也李長史也赤鯪公也勝鯪一道自首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每鱗有小黑點有十字文赤鯪曰鯪黑鯪曰鯪白鯪曰鯪亦有五色者兗州人謂赤鯪曰馬元駒白鯪曰騏黃雉黃者每歲季春逆流登龍門山天火自後燒其尾則化為龍不能登者黧額而還每歲化龍不過七十二也額上有書王

鯪範

卷三 物體

九

字者是龍所化臨海有長百步者小平津有重千斤者壽皆千歲毛長許慎以為鯪非也其種類曰齋似鯪而小曰黃尾似鯪尾微黃食之有土氣曰大姑似鯪身小鱗大有脊骨無細鯪曰金鯪白日映之紅黃如金

蟹殼十二星鯪鬚十二刺鯪甲十二片兔尻九竅鯪文九節貓鬚九坎蛟殼九乳羊腸九曲鱸四腮蠮四蠹鯪四牙果下兩脊

鱸魚似鯪而四細鱗白質黑章四五月出

果下雙脊馬也高不過三尺可乘果樹下有兩脊骨健而善行

夔鵬一足烏黃能三足蜻蜒蜘蛛蝶蟻六足蟹僞八足蛭蟹十二足蜈蚣三十足虻百足

夔夔牛也犂牛也如牛而大蒼身無角一足能入水吐水則生風雨其音如雷皮可為鼓聲聞五百里肉重數千筋出東海

鳧章舉也章錫也章魚也章花魚也似鯪而大八足身上有肉如日形似病瘰小兒能以足粘石拒人

蟪範

卷三 物體

十

蟪蟪也江瑤也海月也膏葉也盤柱也馬頰也馬甲也玉珧也蜃蚌也角帶子也瓦楞子也楊妃舌也似蚌大如鏡色白正圓肉腥而韌牙長寸許圓牛之即其柱也形如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四月南風乍起日三四至可得數百枚水沫所化煮之化水其小者為沙瑤
蚌土肉也龜魚也色黑長五寸大者尺餘狀如小兒臂無口目有腹腸三十足如釵股出海中然虛王芻

燕魚海燕也陽遂也大一寸無頭尾狀匾面圓不知
頭尾背上青黑腹下白脆有文如草齒口在腹下食
細沙口旁有五路正勾即其足也有肉翅陰雨則飛
海上丈餘生則奕死則脆又鹽官縣石浦有海燕魚
黑色無鱗聲如牛長三十餘丈嘗乘潮來去
鯢魚也鱗也黃貂也黃魚也燕魚也牛尾魚也形圓
似扇亦似覆笠亦似蝙蝠無鱗色紫黑口在頷下頭
圓禿如燕身圓扁如箕眼後有耳竅通于腦尾圓長
似牛尾約一尺餘過於身其端有毒末三刺甚毒其

蠕範

卷三 物體

三

肉翅亦螿人有白黑二色有虎紅劍紅狗紅各種胎
生大者至如車輪

井魚海魚也腦有穴如井每吸海水輒於腦穴發出
如飛泉洒落海舟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出
者淡如泉

類脊簪并鮫腹開洞鮫首負石蝶翅傳粉鱗鼻張斧鴨
頷懸囊鵠尾橫帶獬手握版螿尾燃燈鰻喙挺針

類豪豕也毫豬也荷豬也山豬也鸞豬也荷獺也獺
類也水獺也響鈴也項脊有棘鬚長近尺許似筍白

本黑端怒則激去如矢好食苦參南海泡魚所化其
毫赤者曰孟槐出譙明山

鮫魚也金鱗也黃瓜也黃花也黃魚也江魚也洋山
也石頭也西商龜似鮑扁身弱骨細鱗色黃無血出
水能鳴夜視有光其鱗黃如金可以消瓜為水每四
月自海洋來綿亘數里其聲如雷海人以竹筒採水
底截流取之濛以淡水則固固無力頭中有白石二
枚瑩潔如玉至秋化為野鴨鴨頭亦有石
獬狒似狢而捷樹上繳然騰躍如飛鳥黑身白腰若

蠕範

卷三 物體

南

帶手有長毛白色若握版之狀

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蟹易螯象易齒麋易鱗龜易殼
麋易蹄唐鼠易腸

唐鼠鼯也易腸鼠也似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
物如腸時亦朽落相傳仙人唐助拔宅昇天雞犬皆
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丈三年易之故名唐鼠

鷹三變鴞三變鷲三變螿四變

鷹鷂也蒼鷹也角鷹也爽鳩也征鳥也將軍也凌霄
君也決雲兒也頂有毛角微起蒼色利爪雄小雌大

穴居者好眠木巢者好立較長者起遲翻短者飛急
驚蟄化鳩小暑學習立秋乃擊處暑祭鳥應時也一
歲黃曰黃鷹二歲赤曰鳩鷹亦曰撫鷹三歲蒼曰青
鷹其別種曰白鷹有荆窠白漠北白房山白漁陽白
東道白因地而異其形性曰赤鷹紫背黑鬚白睛白
毛出代州曰雉鷹曰菟鷹各以其能獲名曰胡鷹可
以獲鷹曰虎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飛攫虎豹而食
之曰西洋鷹高三尺黃黑色攫食羊鹿生子視目目
不瞬者留之子受蛇毒自尋異石為解

蠕範

卷三 物體

十五

鷲白唐也鷓鴣也阿濫堆也似烏色黃一變為青鷓
其色蒼灰再變為白唐紋細臆白三變為白鷓斑點
上有黑色
螿有四種秋食豆花者曰斑螿斑貓也斑蟊也龍虺
也螿蝨也斑蝥也卷髮也晏青也大如巴豆背畫一
黃一黑斑文鳥腹尖喙赤身丹首尾後惡氣射出臭
不可聞春食芫花者曰芫青青娘子也嘴尖青綠色
背有一畫黃夏食葛花者曰葛上亭長身黃黑頭額
上大紅一點冬入地中者曰地膽地要也青蠶也青

蠕也杜龍也春虹也黑頭赤尾蓋一物而四變隨四
時也

蝶以鬚嗅龜以耳息牛以鼻聽龍以目聽龍以角聽蝸
以背行蛇以腹行飛兔以背飛蟹以殼飛鷹以尾飛鱗
以鼠飛龍以雲飛蜘蛛以絲飛海燕以窩飛

蟻蝮也蟻蝮也肥蟻也乳齊也蚤蠹也蠶蝮也蜂蝮
也啞螿也應條也地蠶也身短足長昔有毛筋居糞
土中肥白以背滾行提於足燥濕相吉不母而生入
則羽化為蟬邵陽郡人種蟻蝮法掘地為窖以糶米

蠕範

卷三 物體

天

粉鋪入其中草蓋糞壅候雨過氣蒸則發開而米粉
皆化蠕如蟻蝮矣謂之乳田
鼯鼯也鼯鼯也地鼠也耳鼠也飛鼠也甘口鼠也兔
首鹿文其身似鼠細小如蠶豆足不可見其口有毒
食物而物不覺痛葦子注以為偃鼠
海燕金絲燕也似胡燕而小尾絲如金青子時啄蠶
螺為食蠶螺背有兩筋如楓蠶之絲堅潔而白燕食
之者肉化而筋不化吐附石上為窩其燕渡海翻倦
則以窩浮海而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其窩有烏白

紅三色紅者為血燕最佳春取者白夏取者黃
蛇以鰕為目賸以蟹為腹虎以俛為手

蛇蟻也鮮也水母也鰕鮮也海鮓也海舌也江鮓也
海蜃也蜃皮也石鏡也榜蒲魚也狀如血蚶色淡紫
或白濛濛如沫縱廣數尺有知識有足無腹臙耳目
大者如覆帽小者如椀腹下有物如懸絮即其足以
鰕為目潮來羣鰕擁附唯食其涎若乘槎然謂之鰕
棍汎水如飛見人驚沉或潮退不能自去人剝其肉
潮來復活

蠅

卷三 物體

七

蠅自為出入狼臂自為伸縮鴛龜之腹自為開閉倭
蛇之首自為開閉蚌蛤之殼自為開閉蕪木之腹自為
開閉

蕪木獸前半似狸後半似狐人足鼻耳腹下有房可
開可合常納子其中欲乳方出西洋蕪木國又額第
國之狸猴即此

獨蚌之足連樹瓏羊之膺連土鰕魚之殼連石獬羊之
角植草

獬羊也騾也捷羊也野羊也山羊也似驢色青善鬪

鬪或至死亦善陟峻阪躍如飛鳥虎豹不能追及之
角似羚而節疎其角霜土暑天露泡生草其上愛護
之每獨聚其類莫敢近獵人網得之生剖心血可化
雞血為水

馬卧後坐牛卧前跪馬起前爬牛起後奮陽鳥之飛頭
伸尾縮陰鳥之飛頭縮尾伸

鳥長距則伏短距則立馬有疾則卧無疾則立牛無疾
則卧有疾則立

蠖卻行蟹側行蝮滾行蛇蚓紆行雀蛙躍行砂援倒行

蠅

卷三 物體

六

蠅翅積首順逆行

尺蠖步屈也蠅蠅也蠅蠅也蠅蠅也尺蠖也度蠖也
形小色青多足行則屈腰使首尾相就食桑葉繭絲
不任用食黃則黃食蒼則蒼

砂俘砂援也俘蠶也睡蟲也倒行狗也生砂石中作
旋孔大如大豆背有刺好睡能倒行取致枕中夫
相悅

物聲第六

為聲清而遠獸聲壯而濁魚聲短而忽蟲聲幽而緒

立秋後夜鳴達旦朽葦所化又有金鐘兒長身岐尾
銳前豐後躍則以翼鼓鳴其聲稜稜如小鐘
鼙聲如呼猴聲如咳鷓聲如嘔鷓聲如笑商羊之聲如
嘯竹雞之聲如嘯

鷓鴣也鷓也鷓也角鷓也怪鷓也鷓鴣也鷓鴣也鷓
鴣也鷓鴣也老鷓也鈞鷓也鷓鴣也鬼鷓也快扛也
春哥也轂轆鷹也夜食鷹也車板載也足有毛長爪
黃黑斑色頭目如貓有毛角晝伏夜出鳴則後窅應
之其聲連轉如云休留或雌雄相喚聲如老人初若

鷓鴣

卷三 物聲

主

呼後若笑白日不見人夜能拾蚤蝨所至多不祥鷓
性不飲泉及井水遇雨濡翮飲之以鷓為關可聚諸
鳥其異種曰鷓人手三耳足如小兒音如痺出柜山
曰鷓一首三身出三危山曰數斯人足出阜塗山曰
狂夢鳥也回回也榮榮也人面有髮五色曰鷓赤足
黃文白首出鍾山
竹雞山菌子也雞頭鷓也似鷓鴣而差小黑首花面
禍身尾秃多斑赤文居竹林性好啼其聲曰泥滑滑
見其傷必關好食白蟻諺曰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為

原

附水馬駝馬駝父之音如鷓鴣之音如鷓鴣長石之
音如吟蠶蟻之音如號江此鷓鴣之音如此薄魚之
音如謳

又鷓音如痺勝遇馱鳥之音如錄孟槐天狗之音如
榴榴輪輪之音如欽滑魚之音如梧

鷓鴣曰行不得也哥哥離曰呱呱無屋住鷓鴣曰得過
且過杜鷓曰不如歸去鷓鴣曰春起也鷓曰提葫蘆竹
雞曰泥滑滑布穀曰脫邦布袴家家撒穀

鷓鴣

卷三 物聲

主

鷓鴣也山鷓也山鷓也越雉也花身也隨陽也懷
南也逐影也逐隱也內史也珍珠斑也小似斑鷓雞
身鷓首臆文白圓點如珠背文紫赤色多對啼每啼
連轉數聲飛數應月正月一日飛即伏巢十二月凡
十二日飛性畏霜早晚稀出夜棲以木葉蔽身雖東
西回翔其命翻之始必先南鷓鳴曰杜薄州曰俱南
不北曰鈞輅格稼曰行不得也哥哥愚按鷓鴣常鳥
似斑鳩俗稱珍珠斑以為斑鷓之一種而別取閩粵
大如母雞者當之誤矣

鳩雖也鳩鳩也斑鳩也錦鳩也鷓鴣也似鴿而小灰色有斑斑文如笋籜俗稱笋殼斑長尾尾端白性慈孝拙於爲巢才架數莖往往墮卵天將雨卽逐其雌齊則呼而反之故諺云雄呼晴雌呼雨又云天將雨鳩逐婦也其聲若云呱呱無屋住有青色者曰青鷓糠鳩也綠鳩也黃鳩也黃褐侯也聲如小兒吹竿九月黃魚所化又有白色者曰白鷓有無斑文者曰荆鳩楚鳩也又青邱山有鳥如鳩曰灌灌異種也愚按楊子方言鳩三種大者鳩鳩卽今斑鳩也小於鳩鳩

鳩範

卷三 物聲

三

者爲鴝鳩鴝鳩鴝鴝卽今珍珠斑也小於鴝鳩者爲鴝鳩鴝鳩鴝鴝鴝鴝卽今紅窠斑鳩也珍珠卽鴝鳩紅窠卽提壺本竹鳩種世因其聲而別名耳李時珍立異說而闢楊雄不足據也又按少昊以鳥紀官五鳩鳩氏祝鳩氏司徒惟鳩氏司馬鳴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鷓鴣氏司事論者紛紛不一祝鳩也爾雅某注以爲鳩鴝願以爲鴝鳩一鴝鳩也郭璞以爲鴝陸璣以爲鷓楊雄以爲白鷓師曠以爲白鷓杜預以爲鳩鳩黃氏以爲杜鵑一鳴鳩也李巡

以爲鴝鴝嚴粲以爲擊征楊雄以爲戴勝郭璞以爲布穀一鴝鳩也杜預以爲鴝鴝舍人以爲斑鳩鄭樵以爲鴝鴝埤雅以爲鴝鴝獨鷹爲鴝鳩據爾雅有定論耳愚謂五鳩皆鷓鴣鳥最大者鷹小於鷹者鴝小於鴝者鴝鳩小於鴝鴝者海青小於海青者燕而斑鳩不與焉但今人稱鳩者獨此鳥故附論之鴝鴝蓋且也渴且也侃且也鴨且也且且也城且也定甲也倒懸也獨脊也號寒蟲也似雞而小四足肉翅不能遠飛仲春不鳴夏月毛生五色可愛則鳴曰

鳩範

卷三 物聲

三

鳳凰不如我冬月毛落如雛則鳴曰得過且過然冬至陽生則不甚鳴故月令謂仲冬雖雖不鳴也鳴聲多者五穀薄少者五穀熟其屎臊惡粒大如豆恒集一處謂之五靈脂杜鵑田鴝也子鴝也子規也子禱也周燕也鴝燕也鴝鴝也鴝鴝也怨鳥也苦鳥也冤禽也陽禽也鴝鴝也杜宇也秭歸也伴歸也謝豹也姑惡也苦吻也思歸樂也狀如雀鴝而色黑而白口赤有小冠自項至尾一行赤黃色春暮即鳴必向北其聲哀而吻有

血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啼苦則
倒懸于樹惟食桑蠶不能為巢自呼曰謝豹或鳴曰
苦苦曰如惡日不如歸去初鳴先聞其聲者主別離
學其聲令人吐血登廁聞之不祥或作狗聲以厭之
取梅子塗其口兩邊皆赤則上天自言乞恩也蜀王
杜宇嘗鵑鳴時亡去民間鵑鳴則思之世遂傳杜宇
死化為鵑或曰有人飲錦城謝女窺而悅之其人聞
鵑聲辭歸女恨甚使侍女驅鵑曰聲若豹鳴使人恆
忡也因名鵑為謝豹

鵑

卷三 物聲

五

鵑鳩糠鳩也提壺也提葫蘆也火葫蘆也紅窠子也
似斑鳩小而多羣頸有紅圈雄翅有赤鳴曰提葫蘆
吾鄉傳其聲云築田口農夫以為雨候
布穀馱也鵑鵑也粘鵑也柔鳩也步姑也鵑鵑也鋪
鼓也鋪鼓也鋪鼓也搏黍也撥穀也護穀也擊穀也
擊鵑也郭公也買鏡也似斑鳩而差小似鵑而尾長
身長尾大麻色腹下黃白牝牡飛鳴則以翼相拂而
擊相呼不相集穀雨後鳴農夫下種夏至後乃止其
聲若云割麥插禾脫却布褲脫了潑袴郭嫂打婆一

百八個快插禾家家撒穀伴工做活浙西人譯其
聲云灼山看火或云八山八火蓋蠶至春暮架於山
上下灼以火鳥適鳴其時也吾鄉傳其聲云哥哥燒
火或云開桑撒果立夏後改呼云客樂或云去那坊
徧人語也常居鵑巢及樹穴中哺子朝自上下暮自
下上然布穀李肇以為鵑張華以為戴勝郭璞以為
鵑鵑陳藏器以為鵑鵑
附音永康有鳥鳴曰服留隋大統有鳥鳴曰萬春鄂
陵有鳥鳴曰後柳汴洛有鳥鳴曰瘦兒常山有鳥鳴

鵑

卷三 物聲

五

曰傷魂林邑有鳥鳴曰歸飛峩眉山有鳥鳴曰佛現
九華山有鳥鳴曰莫損花
附隆多羅識豬音楊翁仲李南識馬音介葛盧詹何
識牛音沈僧照識虎音神雜童識雞音玄息太了識
燕音陽宜管輅識鶻音公治長秦仲楊翁佐魏尚張
子信孫守榮侯瑾陰子春成武丁陳國華麥宗識鳥
音神速姑識蛇音伯益白龜年識鳥獸之音
鳳曰節節是冠鷲曰劍劍卜下鴨鵝曰架架格格
鵑鵑賦也鵑鵑也批嬾也烏鵑也鴉舅也鴉號也

俗明也喚起也夏雞也架梨也榨油郎也鐵鷓鴣也
鳳凰息祿也大如燕灰黑色者長尾淺灰色者短尾
尾各有岐羣類過巢必往鬪之所集之處其類不得
再巢小於烏而能逐烏雖鷹鷂亦畏之每三月內五
更早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然鷓鴣願以為祝
鳩楊慎以為鷓鴣又以為伯勞李時珍以為戴勝又
以為鷓鴣

鷓鴣曰啗啗雀曰噴噴鷓鴣曰交交鷓鴣曰苦苦鹿曰啣啣蛙
曰蛤蛤

鷓鴣

卷三 物彙

七

鷓鴣也左傳曰少皞以鳥名官九鷓鴣為九農正爾
雅曰春鷓鴣夏鷓鴣元秋鷓鴣冬鷓鴣黃鷓鴣
鷓鴣棘鷓鴣丹行鷓鴣啗噴噴老鷓鴣鷓鴣陸璣
曰鷓鴣青雀也好竊人肺肉脂及箭中膏加昂曰竊
脂淺白也李時珍曰蠟猪雀大如鷓鴣蒼褐色有黃
斑點好食粟稍其喙微曲而厚壯光瑩或淺黃淺
白淺青淺黑皆以喙色聲音別之非謂毛色也愚謂
青雀盜食肉之說繆矣桑鷓鴣野鳥安得肉而竊之且
郭璞既謂鷓鴣青色又謂鷓鴣青雀既謂諸鷓鴣同毛

色聲音為名又謂鷓鴣好盜脂膏皆自相矛盾也時
珍謂蠟猪雀喙色各別夫以無名微鳥少皞安得專
取以名官竊謂即今時鳥如方言鷓鴣稱鷓鴣禽經謂
竊元曰鷓鴣山海經有崑山竊脂鳥啗啗是鷓鴣聲噴噴
是雀聲鷓鴣是鷓名似可據以釋之然雀聲在書何
以稱宵鷓則古今稱謂各別不必強通也

狸狸人言狒狒人言鷓鴣人言鷓鴣人言秦吉了人言
烏鳳人言青雞人言海多魚人言

鷓鴣鷓鴣也步鷓鴣也花鷓鴣也寒旱也乾旱也
鷓鴣

卷三 物彙

天

鷓鴣也鷓鴣也八哥也啣啣也叭叭兒也似鷓鴣有噴
飛成羣多聲身首皆黑嫩則口黃老則口白兩翼各
有白點飛則見如書八字不肯為巢每居鷓鴣巢生子
交則以足相勾鼓翼如鬪往往墮地其性好食桑椹
周禮云鷓鴣不踰濟蓋濟北無之也畜之者五月五
日剪其舌端使圓教令學語能人言亦可使之取火
取其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烟香外物○按戴勝
鷓鴣也戴勝也鷓鴣也服鷓鴣也鷓鴣也鷓鴣也鷓鴣
也鷓鴣也張華言其形狀長脊短尾青色頭上毛起

如婦人戴花生樹穴中不巢生即鳩也詩云鳩居
鵲巢鳩在桑無食桑椹皆與鸚鵡相合而鸚鵡雖
居鵲巢亦生樹穴其頭幘即勝也故爾雅釋鳥不言
鸚鵡殆以戴勝當之李時珍因鳩批頰聲相近遂
謂戴勝即架犁然架犁何嘗降桑又高誘呂覽注謂
戴勝鷓鴣部生于桑三月其子強飛自桑空中來下
是以偽爲任也與戴勝不協

鸚鵡翠哥也乾臯也隴客也時樂鳥也綠朝雲也雪
衣娘也綠衣使者也大曰鸚母小曰鸚哥有紫綠赤

鸚

卷三

完

白各種丹味鈎吻翠頂金眼元項碧羽頰足翠尾上
下目睫俱能眨動舌似小兒剪舌可使語摩其背則
瘡雄者喙變而丹雌者喙黑不變其白色者稍大羽
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指頂有角毛墳起如冠五
羽護華作輕黃色怒則羽盡張亦有大紅及五色者
五色難得
奈古了鸚哥也了哥也奇鴉也孝鴉也情急了也大
如鸚鵡身黑喙赤距黃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其舌
目如人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善

效人笑語聲聲如人言語音雄大其性畏烟容州有
純赤純白者

烏鳳山鳥也鳴鳳也青鳥也大如鵲形如鴉紺碧
色頸毛似雄雉首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
寸至杪始有毛羽形略如鳳聲音清越能度小曲會
宮商又能爲百鳥之音亦能人語臆黑者善鳴日紅
者善鬪

青雉似奇鷄而稍太尾稍長能語

海多魚甚巨而能言亦可教之歌宋仁宗嘉祐中漁

鸚

卷三

手

人所獻

附鳥解人言者鸚鵡舍利獸解人言者角端窮奇白

澤詭獸

附張騁牛人言路巖馬人言宗楚客犬人言嚴遵美

貓人言宋處宗雞人言渭南豬人言石門羊人言荆

南虎人言晉安鼠人言永康龜人言嚴州鼈人言雲

湖魚人言虎邱鵲人言龍門蜂人言南州鶴人言駝

坊駝人言南唐苑鹿人言于闐野豕人言

貓狗自呼名青蠅蛤蚧自呼名鴨鴿鸞鷓自呼名

附異鳥自呼名者鴉鳧後鴉鵲鵲鵲酸與黃鳥嬰
勺青耕異獸自呼名者孟極足嘗驅辣辣當康異魚
自呼名者在子

鳴 蜥蜴以胸鳴蟪蛄以背鳴蚊以翼鳴蟬以腹
鳴

蚴蟪也蟪蛄也吉丁也金龜子也金花蟲也綠金蟬
也五六月生蔓草上大如虎豆四足二角其鳴以翼
背有綠翅在甲下其甲硬如龜殼色如金行必成
雙死則金滅

蟪蛄

卷三 物聲

三

狼鳴則後戾沸鳴則後戾應雞鳴則聲前鼓翼雉鳴
則聲後鼓翼

狼毛狗也天狗也嘗路君也滄浪君也似犬銀頭白
頰尖喙直腸高前廣後雜黃黑色或蒼灰性善顧食
多踐藉起卧游戲往往藉草穢亂老則其胡如袋百
年者色白三百年變化為人或為女子冬日長鳴鳴
則後戾皆沸其聲能大能小能作兒啼魅人將遠逐
食必先倒立以手所向其發烟直上可為烽火其腔
中筋大如鴨卵黑盜可令足擊口膈自行吐服其皮

當戶羊不敢出爾雅謂牡獯牝狼狼自有牝牝但與

獯交爾又狼似狼前足庫後足高能知食所在常駕

兩狼負之而行失狼則不能動故曰狼狼相倚其異

種曰獲落毛黑光潤性嗜死屍貪食不饜飽則入林

中夾腹令空復覓他食出西洋曰意夜納目睛能變

各色亦出西洋曰狢狼目圓睛黃木食如獾獾人

飲醕酒食鱧鮫而役之入山採寶貨來輸至死不避

他姓不能奪也出暹羅

驚蟄倉庚鳴立夏蟪蛄鳴芒種鳴鳴夏至蜩鳴立秋蟬

蟪蛄

卷三 物聲

三

鳴小寒雉鳴

芒種兜兜無聲夏至反舌無聲立秋鷓鴣無聲大雪鷓

鴣無聲

兜兜似鴝鵒正月鳴五月芒種後不知所在

鷓鴣也秋雜也似雉大如雞長距短尾白頰紅冠雄

背白斑雌褐斑夏至後夜鳴達旦立秋無聲

呼六曰噉噉呼緒曰咯咯呼雞曰粥粥呼鴨曰呖呖

呼虎曰李耳呼熊曰了路呼蚶曰紅娘子

附鮪魚浴蛇之音如牛馬鳥鮮魚之音如羊跪獸

犬狸力耳鼠狡何雞魚之音如犬鱗鱗之音如豕
居暨猓狙之音如豚欽鴉鼓子之音如鶴諸懷獺獺
之音如雁虎蛟赤鱗鱗魚鱗魚之音如鴛鴦魚鱗
鱗之音如鵲修辟魚之音如鴟馬腹蠶啞合窳窳窳
犀渠狍鴉鯨魚鱗魚之音如嬰兒

蠕範

卷三 物聲

五

蠕範卷之四

物食第七

京山李元 太初

食土者靜食水者樂食肉者勇食氣者壽

飲養陽食養陰物得所養則生然而蠶不飲蟬不食蜉

蝻不飲不食

鵬食雞鷄食雀鴻豺食雁

鵬山梟也土梟也梟鳴也鴟鴞也雞鴉也烏雀也鷄
鳩也鶯鶯也隻狐也訓狐也幸胡也鸚鵡也魍魎也

蠕範

卷四 物食

呼吟鷹也鬼各哥也頭如鸛鶴目如貓身如鷹少美
長醜黃黑斑文有毛角兩耳穴土而居好食桑椹不
能遠飛行不出域盛午不見物夜則飛入人家捕雞
鼠食之其聲最惡以旣死投之則止人取其目吞之
夜中見物其異種曰竊脂赤身白首出岷山曰猓三
目有耳出首山曰橐瑟人面一足出榆次山曰頤人
面四目有耳出分邨山曰鴛青黃色曰黃鳥白首出
軒轅山

虎食羊犬食兔貓食鼠雞食蟲

蝮食蛛虺食蠅蝮食蠅鯨食螺蟹食蟬蛸蝻食蝻蝮
食蠶蚰蝮食蜈蚣土蠶食蚯蚓

灘鴻食賊竹雞食蟻蝻蝻食蚊及舌食蚯蚓

灘鴻鵠也鷓鴣也五采色多紫尾有毛如枕首有纒

能啄木穴樹巢其中或用木塞之則以菊畫符而塞

自出性好遊溪宿水清雄左雌右老少羣伍皆中式

度能食短狐所居之處無溪寺

賊水弩也水虎也水狐也短狐也射工也射影也抱

槍也鬼彈也溪鬼也溪青也似蟬亦似蟋蟀長二三

蠕範 卷四 物食 二

寸廣寸許形扁前滿後狹滿頭尖喙喙有二骨有六

足二足在喙大而一爪四足在腹小而岐爪腹軟背

硬如鼈甲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鋏鋏聲以尾爲

弩彎尾向頭爲上弩或曰頭有尖角如爪長一二分

橫口前如弩擔臨角端如上弩或屬前抱拱其喙如

橫弩上矢四月上弩八月卸之冬月則蟄蟄處無雪

氣起如蒸其以氣固水勢射人遠三十步則射其影

中者令人生瘰其腹下亦有針刺螫人鴛鴦灘食

之鴛鴦辟之周惠王時玉馬所化

麀食蛇獺食鮫山獾食獾豬食蜂蟻

麀麀也似麀而小鱗色俱毛豹脚角不岐毛不斑其

口兩邊有長牙力勁好鬪亦善躍其行草中但循一

徑山中有虎則凡凡然鳴其聲如擊鼓鋌焉白色者

銀麀赤色者紅麀

魃魃也子魚也黑魃也魃魃也浪魃也滑魚也似鯉

身圓頭漏口小自赤鱗黑骨軟其子滿腹重不及兩

生江海淺水中好食泥性慧不入網罟海人以長網

單之潮退如取獺好食之其小者曰撥尾

蠕範 卷四 物食 三

龍食燕蜃食燕鯨食烏鯨食烏鯨食烏

蜃蜃也車蜃也斑蜃也紫貝也海蛤也魁蛤也昌娥

也厚厚而白殼紫有斑如玉如花可飾器焯殼爲灰

可朽墻勻而海人以火炙之則殼開取其肉食之肉

稱西施舌白色似乳有舌潤約大指長及二寸舌本

有數肉條如絲是其飲虛味鮮不可方物薄者爲姑

勞小者爲羊蹄殼白有肉如舌者爲沙蛤爲車蛤爲

土匙

鵲食獾獾食驢驢食豹豹食駁駁食虎虎食鹿鹿

食蛇蛇食鵲蝮食鹿鹿食龜龜食蟒蚺蚺食蛇蛇食蛙
蛙食蚺蛆

猬象也蝟鼠也毛刺也刺雞也虎王也似鼠毛有刺
足短似豬蹄尾長寸餘蒼白色見人則藏而腹下圓
輒如栗攢毛外刺尿之即開能跳入虎耳而性畏鵲
鵲矢中之則仰腹受啄可養之教使對打合節奏其
脂柔鐵伏雄黃其種類曰蝟刺端有岐曰蝟刺如棘
針曰居豎赤尾曰山枳尾有岐曰山純錫色曰狻赤
如丹火又唐東都有白猬

蝟

卷四 物食

四

豹程也失刺孫也五豹將軍也似虎而小白而赤黃
毛有花文文黑或圓如金錢或長如金線或斜如艾
葉各以形名之性畏蛇畏鼯而為獅駁渠搜所食其
別種曰土豹色不赤而毛無紋曰元豹黑文多曰紫
豹紫色曰赤豹丹豹也朱豹也尾赤文黑曰文豹出
濊國曰海豹五色居水涯常以一豹護守如雁奴出
新羅曰黑豹出屠州曰青豹色如翠出浪坂山曰駝
牛豹豹又犀角駝身以乘且耕出佛迦國曰御豹文
首出隄山曰狎豹五尾一角出章莪山曰孟極文額

自身出石者山曰諸犍人首牛耳一目長尾出單張
山曰噉月夜噴光照數十步

蟒蚺也蝮也王蛇也鱗蛇也長丈餘四足有鱗或黃
或黑額有王字為諸蛇之長春冬居山秋夏居水能
食麋鹿亦傷人

虎醉狗貓醉薄荷雞醉馬虻鳩醉桑椹蚺醉葛藤醜醉
漆水蛇醉茱萸蜂醉蕎花狸醉羊肝魚醉苜草龜醉夜
火

龍石鱗也石罅也谷凍也山蛤也似蚌紫斑如錦大
如雞生高山深澗晝伏竇中夜蜚山石最高處吞氣
飲風不食雜蟲捕者不可預相告語密以憲書首頁
納籠中即措火緣石巖照之見火輒醉十不脫一

蝟

卷四 物食

五

蛇吞鼠而禱特甘蛇蛇制豹而獺豹噉蛇蛇噬蛙而蝮
啖蛇蛇食鹿而麋嗜蛇惡無不報也鶴食蛇鵲食蛇鷹
食蛇鵲食蛇鷲食蛇虎食蛇猴食蛇鹿食蛇麋食蛇牛
食蛇暴必有制也

倭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 瘡光出射
中其光則死有山鼠大如牛而蛇吞之 倭國今猶

屋間黃領蛇亦吞鼠子雀雛

禱特活禱也食蛇鼠也似鼠喙尖尾赤善食蛇蛇螫者嗅其尿即愈

蝮蜈也田父也飛蜈蚣也似蛙而大如草履黑色食

蛇蛇被逐不能去因銜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矣常潛深淵之中能興雲雨

至暴者莫如虎豹豺食虎豹咬食虎豹咬食虎豹咬食虎豹鷹食虎豹首耳食虎豹亦蟻食虎豹

虎豹虎鷹食虎豹首耳食虎豹亦蟻食虎豹
豺也也獬豸也獬豸也露犬也野狗也似狐

蟪範

卷四 物食

六

白尾赤目黑喙身長七尺頭生一角老則有鱗能食

虎豹亦能食鐵銅

駮茲白也吉量也吉良也吉黃也雞斯也牛身象齒

白身黑尾一角鋸牙朱鬣金目壽千歲

鼯鼯也虎鼠也風鼠也似狷居木能飛虎過則咆哮

拔毛投之虎生瘡潰死虎畏之故不敢林居

癸穀也獨也唐已也執夷也石狗也青腰也黃腰也

似猴鼯身狸首馬尾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長則食母

能食獼猴虎豹及牛鹿其性獨一鳴即止故謂之

首耳騶虞也騶吾也似虎五色尾長于身日行千里不食生物惟殺虎豹

鯀魚自食其類蟬蛇自食其類鼯鼠自食其類獼猴自食其類

鼯鼯也穀鼠也地猴也鼠狼也似鼯而大赤黃色長身大尾氣臊臭善登木好啖鼠亦食蛇

獼食父梟食母乾吉食子山鳳食雌
獼破鏡也如獬而虎眼自食其父

梟射也鴉也流離也百勞也生子百日則翼長從母

蟪範

卷四 物食

七

索食食母而飛或曰梟食母眼睛乃能飛也

蜻蜒自食其尾狍鴉自食其軀

狍鴉饕餮也羊身人而虎齒猴爪日在腋下音如嬰

兒食人未糜而甘之遂自食其軀

蠅食死人腦罔兩食死人肝啜臘食死人肉

蝮似羊似豬又似猿常在地下食死人腦以松栢穿

其首則死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得之

罔兩魍魎也方良也好食亡者肝而性畏虎與栢故

墓上植栢木立石虎鎮之

嗜臘蒼梧蟲也狀如麥有甲性嗜臭肉人將死則羣
集舍中食肉都盡餘殘骨存乃去其來紛紛不可驅
逐唯避梓板及豹皮耳

附鳥食人者羅羅魃雀獸食人者魏駒獫狁諸懷蠱
蚺犀渠窳窳合窳馬腹狍鴉鴞狙費費窮奇

虎豹噬人以自飽也蛇螫螫人以自衛也蚊蚋噉人以
自養也

蠹蠹蠹也蠹蠹也杜伯也主簿蠹也形似水龜八足
長尾有節色青子負背土白如稻粒亦有鼠負所化

蠹範

卷四 物食

八

者尾鈎螫人蜥蜴蝟皆食之蠹以跡規則不復去其
螫毒取蝟涎塗之立止然有大毒螫入至死者江南
舊無蠹唐大歷中有北人為金壇主簿以竹筒盛過
江遂乳育然亦未螫入其繁而小者謂之蚺蠹
蠹有九種曰衣蠹人蠹也丹鴻也琵琶蟲也生衣襦
中長身六足行必向北在身者色白在頭者色黑人
將死則蠹離身將蠹置青葉上經宿粘霧則化青蟲
飛去其卵謂之蠹性畏水銀銀硃百部葶蒲曰兩頭
蠹亦生衣中曰陰蠹生人陰毛中八足而扁或紅或

白瘁不可當肉中挑出曰壁蠹臭蠹也與燕也生薦
葦中及壁隙間身扁狀如酸棗好啣人頸血曰濡需
豕蠹也生豬鬣中曰菱蠹牛蠹也薦蠹也蠹蠹也生
草木上身扁狀如草麻子有黑白二色好食牛馬而
飲血滿腹時自墜落日雞蠹雞遊子也生雞巢中小
如塵土好遊人耳而曰龍蠹似蛤蜊而小黑色兩翅
六足勞啖食之小有風味秋月暴風自海上飛曰竹
蠹佛子也天厭子也蒼灰色百十為羣初生如粉點
久便能動生竹上蠹卵所化

蠹範

卷四 物食

九

大嗜穢貓嗜腥蟻嗜羶蠅嗜臭
首耳不食獸鷄鷄不食魚鵝不食生猴不食腥
鷄鷄鷄鷄也鷄頂也越王鳥也似鳧大如孔雀黃白
黑色光寶如漆足長口勾喙長尺餘不食魚不啖草
專啖水葉糞似熏陸
鰻食藤花鳳食桐花蜚蠊食稻花歸飛食桂花
桐花鳳似鳳五色大如指有冠常以春暮桐花開時
來集花上飲其朝露花落則散不知所往或掩得之
則死與么鳳異類

歸飛鳥八月桂花香時來集鳴聲自呼出林邑城外
或曰卽鷓鴣也

鷓食桑椹鶴食椶實鴉食松脂獬食棟葉夜燕食龍眼
石鼠食山豆根

夜燕飛盜也好食龍眼趨捷如風緣枝接樹瞬息間
萬樹獵盡

石鼠專食山豆根出桂海與鼯鼠同名異物

獬食鐵蟻食銀鼯食烟鴉斗食火鴛鳥食炭英雞食石
燕魚食沙噫螂食髮鞠通食墨象瀟蟲食瓶

蠕範

卷四 物食

十

獬白豹也猛豹也鬻鐵也似熊象鼻犀目獅首豺髮

牛尾虎尾小頭庫足力大骨節強直中實少髓雄者

蒼白色雌者黃白色毛淺而有光澤食銅鐵及竹其

糞可以切玉其溺可以消鐵爲水其膏銅鐵瓦器皆

漏唯骨器盛之其斷堅鐵不能椎火不能燦惟羚羊

角碎之世所傳佛牙佛骨卽此物也又叶火羅大獸

昆吾山狡兔亦食鐵又狡卽似狡喙目尾毛皆赤出

鮮山

獨斗矮倚也似犬而食火其糞亦火能以糞噴火作

缺亦怪獸也

鷓骨托也火雞也駝蹄雞也雞身蛇足銳味利爪青

羽赤冠高七八尺食鐵石火炭

英雞密肌也繫英也如雞而雉尾產石英間食碎石

體無毛腹下毛赤不能遠飛

鯨籬鯨也沙鱷也鮪魚也沙溝魚也重唇魚也呵浪

魚也吹沙魚也體圓鱗細大如指前半濶而扁後半

方而狹色黃有黑點又其尾不岐小卽有子性好沈

常行沙中食沙卽於沙中孔子又好張口吹沙正月

蠕範

卷四 物食

十

出

鞠通琴蛙也生琴中綠色琴有鞠通其絃自和好食

古桐古墨可以治聾

象浦有水蟲甚細微能鑽木食舡或數十日不察則

舡漏矣

穀以食人而物亦食之蠹食根蟹食節蠟食心蠟蝗蝻

蚋食葉鼠雀食實好舛食米

蠹爛根蟲也色黑兩端尖銳尾有岐能螫人居禾之

根潛泥食根則禾爲之黃

鬚鏃節蟲也有曰善斷禾節又有小蟲似土狗俗名旁不肯啄上有鉗湧地而出能食蠹賊以鉗鏃之截為兩段

螟橫蟲也筵心蟲也似好蚘而頭白似蠶而身小食禾心盡復吐絲包之則穗苞不復出

蟻腹也特也好蚘也窩葉蟲也似蠶青色初食苜蓿久則裹葉而繭其中蛻為蜻蜒

物之有毒者性或宜之馬食杜蘅而飽龍食砒霜而靈鼠食巴豆而大羊食鈎吻而肥蠶食礬石而壯物之無

蠕範

卷四 物食

主

毒者性或反之熊食鹽而病獺食酒而斃鱗吞水而僵犬食木籠而亡金魚食橄欖而死

鱗鮫也蛇蟬也黃鮭也黃鮓也黃質黑章生泥窟中似蛇無鱗體有涎沫大者長二三尺善穿穴夏出冬

蟄性畏蒜聚羣鱗於缸而以蒜投之則躍不已或曰荇芩根所化晉義熙中琅琊有死人髮化鱗然鱗生子最多常自食不盡非化也

金魚丹魚也赤鱗魚也春末生子草上初出黑色久則紅色或白色或紅白黑斑相同無常食橄欖渣則

死聞肥皂氣亦死得白楊皮則不生蟲有金鯉金鯽金鰕金鯊諸種畜者多金鯽以其耐久也

龜忖口則瘦贅土則肥蚰吞鹿則瘦鹿化則肥

鮑過暮春則肥鴨過重陽則肥

物居第八

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眾鳥曰集

鳥居曰巢曰窠馬居曰廐曰皂牛居曰牢曰闌羊居曰

幾曰圈豕居曰豕雞居曰埽曰窠

蜂有房蟻有尸虎有穴龍有門魚有梁龜有室蠶有箔

蠕範

卷四 物居

主

兔有窟麋有岐鹿有場

試下籠津乘鰲榜楊鸞帆抵嶧山遊蛟市過鶴井登蜂

臺上層樓處熊館開螭房發魚倉望蟬蕩與物化矣

蝨蟻也人蛉也蚊蜚也慎郎也狀似螭龍有耳有角

紅髮腰以下鱗盡善吐氣如樓臺城郭將雨即見

謂之蜃樓亦曰海市其脂和蠟作燭香聞百步烟絮

樓臺正月蛇交雉而生卵遇雷即入土數丈為蛇二

三百年後升騰入海為蛟蜃卵不入土但為雉爾又

淮水黃雀秋化蛤春化黃雀五百年化為鸞又車螯

亦名蜃與此異種

蠃螿也牡蠃也元蠃也蠃蛤也牡蛤也古賈也雲慈也初附石生礪碗相連謂之礪房亦曰蠃圃初生如拳石四面漸長千百粘附巖巖如山有高一二丈者謂之蠃山每房有肉一塊大小隨房大者如馬蹄小者如人指每潮來諸房俱開俟小蟲入而合之即以充腹雄左顧雌右顧左顧者向南視之口斜向東也百歲鵬所化或曰鹹水結成雌者謂之石牡蠃圓如龜殼夾沙石形短者蠃蠃稍大者草鞋蠃極大者黃

蠃範

卷四 物居

五

蠃極小者蠃慮有蠃魚生其中而喜食蠃

隨神守也團魚也黑衣龍也甲折翁也九肋君也裙欄大夫也河伯從事也外骨內肉無耳卵生水居陸產形圓脊穹四周有裙其伏卵置卵於水濱隔岸望之朝首東向夕首西向隨日光所轉二十一日而成純雌無雄蛇龜為偶夏日孚乳其抱以影所在其下必有浮沫謂之隨津燒龜脂可致呼蠃名可致隨鳴則伏蚊叮則死裹青泥而死得竟復生其別種曰納納蠃也無裙頭足不縮 滿三百六十則蛟龍引之

而飛納蠃守之則免曰朱蠃大如錢腹赤如血浮波則雨在水中著水馬脚能令仆倒曰珠蠃六足四目狀如肺足下生珠其珠與月盛衰或云亦口中吐珠曰旱蠃在山蛇化有毒試懸一足則漸垂而長曰能三足蠃有大毒食之殺人曰亦蠃能曳禽獸入深潭吸其血出嶺南曰鮮蠃音如羊出招水曰在子人首自呼出良夷

蠃範

卷四 物居

五

蠃蠃野也蜉蝣也馬刀也長二三寸大如拇指外殼內肉肉謂之蠃腸殼薄而蒼白頭有兩巾出殼外開

人種之謂之蠃田蠃蠃蠃其長大似竹節者曰竹蠃小而三月盛者曰麥槁蠃圓尖生石孔中者曰石蠃似蠃而肥者曰沙螺

因所居而居者燕居楣雀居鶯蜂居椽戴居瓦雀鷓也黃雀也麻雀也簷雀也瓦雀也青喜也雀豹也家賓也羽毛斑褐領背黑頭如顯蒜目如擘椒尾長二寸許爪距黃白善破殼入口則殼米分矣躍而不步目驚而夜盲小則黃口老則斑毛其卵有斑四時有子性常依人宿堂簷間鳴曰嘖嘖嘖其屎曰

青丹曰雀燕曰白丁香尖者雄屎圓者雌屎也海邊
或化爲魚其名訓蠶百歲者化蛤六月東南風大海
魚亦化雀有白赤丹者瑞也其別種曰鴉蒿雀也草
雀也似雀而青黑在蒿間曰黃頭雀似雀而黃尖喙
利爪善鬪曰馮霄吐五色之氣如雲能反形變色在
木爲禽行地爲獸出丹州曰噉金色黃羽毛柔密常
翱翔海上吐金屑如粟漢明帝時昆明獻
戴蚝也蝾也蚶也蝮也蝮也蝮也毛蠹也瓦
蛆也生瓦屋土有毛螯人

蠅

卷四 物類

去

非所居而居者蟬居書蠶居衣蛛居網絡若糞土蚋若
醬汁

蟬蚋也白魚也蠹魚也衣魚也壁魚也狀似魚尾分
二岐初生青色老則白而有粉視之如銀手觸則落
三食神仙字化爲脈望蠹規四寸許如環無端夜持
向天可以墜星求丹
蚋脊也蓬也趣也蜚鴻也頤格也蟻蠓也蠓蚋也
雞也似蚊而小朽壤所化望之如霧好食醋旋飛如
禮則天風上下飛如春則天雨因雨而生得陽則死

其別種曰蜈子黑色似蚋而小不礙紗縠夜伏晝飛
聞柏葉與麝香則去曰黃蠅色黃自蛇鱗出曰浮塵
子沒子也微塵也金剛鑽也色白小不可見與糞相
浮而上下好刺人雖蒙絮自蔽猶能入人肌膚以粗
茶燒之烟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受刺者如無刺搔之
癢愈甚

巢架柴爲巢燕啣泥爲巢鷓鴣紮麻爲巢蠶蛛吐絲爲
巢黃蜂啣漆爲巢

燕亂也鷓鴣也元鳥也朱鳥也鷺鳥也游波也天女

蠅

卷四 物類

去

也神女也如雀身長箭口豐頰布翅岐尾背飛向宿
春社來秋社去來去不爽雌雄飛鳴一上一下戊巳
日不銜泥作巢凡人家燕不入室者取桐爲男女各
一投井中則燕必來若不欲燕來則以艾置巢中燕
即去巢有艾則不居也蛟龍嗜燕肉人食燕入水則
爲蛟龍所吞或過江海枯竭投燕其中水立漲蛟龍
來也狐貉皮見之則毛脫鷹鷂食之則死靈可與雲
鷺能制鷓冬鷺并底或崖穴中千歲之燕尾屈色白
名爲肉芝其戶北向五百歲者生胡鬚其種類曰越

燕紫燕也漢燕也游波也小而多聲頰紫其門樞之上其巢似椀曰蛇燕胡燕也大而白臆巢屋兩椀間其巢長曰石燕土燕也乳石穴中形似蝙蝠口方食石乳汁

鷓鴣鴉也鴉也焦鷓也鷓鴣也鷓鴣也每宜也過麻也鷓鴣也桃龜也鸞爵也鸞雀也鸞雀也桃雀也工雀也布母也巧婦也巧女也女匠也桑飛也創蓋也蘆虎也黃腹雀也雄曰鷓雌曰鷓似雀而小灰色青斑長尾聲如吹噓喙如利錐巢於葦苕係之以

蜂

卷四 物居

六

髮取茅為巢以麻紮之如刺棘然大如雞卵至為精密懸於樹上或一房二房小人畜之作戲取其窠燒烟熏手令婦人巧蠶其雛化為鵲見布穀生子輒群食之愚按鷓鴣善剖葦食其窠時珍謂又一種非也

鳩居鵲巢雀燕窠窟伏蛇鱗蠶生鼠壤蠅蝨犬耳蛙蝮蟻屬蟹飽則腹蠅寄結殼蝦巢蚊睫而生蚰宅人腹而變

轉蜜沙蝨也蓬活也地牌也生水中如蠶赤色或在

沙中草際著人如毛髮芒刺初入皮裏如針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可以挑出入骨則殺人本伏毒蛇鱗中蛇為所苦入急水洒出之或卧沙中碾蝨入沙廣土蝨也地蝨也蚌虎也地蚌也蚌蝨也蚶蝨也蝨箕蝨也過街蝨也形扁無甲有鱗翅小不能飛翔有臭氣生鼠壤中狀似鼠負與燈蛾相為牝牝逢中日則過街

蠅

卷四 物居

五

中甚瑩滑口摺如雲母之光內有少肉似蚌胎腹有寄居蟲居之其蟲一名寄生似蟹似蜘蛛亦似榆莢負殼而走觸之即縮饑則出求食人則蠅蝨亦飽不歸則蠅蝨餓死或火迫之則蠅出而蠅蝨或生剖之蠅活腹中逡巡亦斃按圖書有合體共生者有枯殼寄生者大約蠅蚌蛤蟹各介蟲枯殼未損皆可感氣而生物但枯殼有生肉不生肉之別耳

蠅狀如蝦生龜殼中
蟻焦螟也糜蟲也羣飛而集於蚊之睫又蚊翼小黃

北遡西河而上度龍門化龍見日則目眩小者叔鮪
大者王鮪樂浪尉仲明溺海所化

獸緣木者能熊猴猴魚緣木者鮪蛙叱螺蟲緣木者蠟

蚰交蛤

蠟寄蟲也如蟻白色老則赤黑結繭於枝上初若黍
米春則漸長如卵紫赤色每包數百子立夏前後取
子裹女貞枝上半月化出芒種後延緣樹上食汁吐
涎粘嫩草化為白脂狀如凝霜處暑後剝取煎之勝
蜂蠟若過白露則粘入樹裏不可刮下矣

蠟籠

卷四 物性

五

紫蚰赤膠也蠟漆也蟲似蟻蠶緣枯木而生運土木
端作窠得雨露凝結而成

文蛤五倍子也小蟲似蟻春生膚木葉背上食其汁
葉卷如窠老則遺種結小毬於葉間殼堅脆而中空
外則窠穴出化為蠟子

蠟籠卷之五

物性第九

物辨形色別大小其父子兄弟唯肖其飲食居處聲音
情識唯肖故善惡緣類而判

虎狼蛇蝎之惡麟鳳龜龍之善氣相感也業相述也處
相師也則習亦為性

鴟鵂鴞鷹鷹鵂鵂指鳥陽而性剛也鼠畏狐疑馬驚獐
怯獸陰而性柔也

蠟籠

卷五 物性

一

鵂鵂雀也鵂雞也似雉而大色黃黑似褐首有毛角
如冠性愛其黨有相侵者直往赴鬪雖死不已禽經
所謂殺不知死也性復相暴每有所攪應手摧碎其
青色者曰鴟

鵂鷲也鷲也鷲也似鷹而大背曲目深尾長翅
短土黃色鷲悍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覩善搏鴻鵠
食之草有鵂羽衆鳥處之毛自落其羽可為箭惟畏
燕子其別種曰青鵂青色能執犬羊食鹿豕俊者謂
之海東青曰鵂羗鵂也羗鷲也黃額赤目五色皆備

日鳧鵬出西域每產三卵二鳥一犬其犬短尾灰色尾背有羽隨母影而走逐無不獲謂之鷹背狗愚按禽經云鷹以膺之鵠以措之隼以尹之鵬以周之鷲以就之鷲以搏之又云措曰鵠瞭曰鵠展曰鷲奪曰鷲釋其性不別其物博雅家謂鷹出遼海鵬出北地鷲出突厥鷲出西南夷然目前時鳥有鷹鷲海青即獵人養鷹來自北地亦與時鷹形狀無殊禽經謂善搏者鷲竊元者鵬夫鷲而竊元則鷹也蓋鷲亦鷹之大而鷲者鵬隼鷲鷲皆一物異名或因地殊各詩賦

鵠

卷五 物性

常用各據所見豈有舍目前而遠取不經見以形諸咏歌乎少昊五鳩卽鷹鷲鷲鷲皆目前物鷲水鳥鷲雞屬鷲自搏其類雖鷲不與鼠鼯也老鼠也首鼠也耗蟲也家鹿也社君也陳二公也似兔而小青黑色四齒無牙長鬚露眼前爪四後爪五尾文如織無毛長與身等五臟俱全肝有七葉膽在川之短葉間大如黃豆正白色貼而不垂才死則消腎有符篆朱文謂之鼠印善竊晝伏夜動性黠而疑出穴不果好自播弄其鬚孕一月而生多者

六七子食巴豆而肥食鹽而身輕食砒而死百歲色白三百歲善憑人而小名曰仲能知一歲吉凶及千里以外事頗魅人五百歲後則耳白足紅眼赤所穴處掘之得金玉其別種曰鼯銀鼠也色白如銀可爲裘亦可緝毛爲布曰黃鼠短喙無目性狡善聽聞人足音輒逃匿土人呼爲犴撞曰松鼠能以尾飛其騰越樹杪雖相隔一二丈許但陡豎其尾驀然飛越勢在尾也曰黑鼠魚尾出陽羅江曰白鼠白毛火眼出閩粵曰金鼠金虎也鼠身虎首色如沉香性靈而悍

鵠

卷五 物性

能夜入雁鵝翅中啣其項食之亦蹠蹠麋角食其腦曰天鼠似雀大如貉皮可爲裘出吐蕃曰沙鼠大如兔鷲鳥捕之出高昌曰鼯鼠額有文出甘肅山曰狙如白耳白喙出猗帝山曰蠻蠻首似鼯音似犬出剛山曰厲鼠鳥翼音如羊出號山曰蜚鼠似雞鼠尾曰西域鼠大者如狗頭白色商賈經其國必祀之不然齧人衣服烏慈離孝烏惡鵠介鬼鵠也晨鳧也沈鳧也野鴨也野鷺也似鴨而小青

白色者有文短喙長尾卑脚紅掌白尾與足連性謹
屬肥而耐寒數百為羣晨夜蔽天而飛聲如風雨所
至稍空一黑者鳩白者鴉雜毛者鴛五色者鵲
鸚鵡也鵲也白雉也白鶡也閑客也似山雞色白
有黑文如漣漪尾長三四尺紅頰赤喙丹爪性耿介
行止閑暇其黑者為鷓雉亦名黑鷓

孔妬鴉淫鷓鴣貪

孔雀鷓鴣也孔鳥也越鳥也文禽也南客也孔都護
也似鳳丹紫元目細頸隆背自背及尾皆作圓文五

蠕範

卷五 物性

四

色相繞如帶千錢戴三毛以為冠各長寸許其尾謂
之珠尾五年而後成長三尺展開大如車輪金翠可
愛亦復自珍棲必擇地雨不敢驚晴則張翅尾盼睒
而舞南人暗伺其過生斷其尾若回顧則金翠頓滅
矣與蛇偶見蛇則躍性好妬見婦孺錦綵必逐啄之
雌者尾短無金翠音影相接而孕或雌鳴下風雄鳴
上風或聞雷聲亦孕其血最毒見血封喉立殺人
螳怒鮑噴鴉傲狼很
螳螂也蚌也髦也鬣也羊七也敷常也蠕蟻也蝮

脫也食厖也蛭娘也石螂也芊芊也莫翁也不過也
天馬也馬敷也王蚊也蜈蚣也拒芥也斫父也斫肱
也其子則蝶蛸也蟬蛸也螞蟻也冒焦也致神也烏
澆也野狐鼻涕也驥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善
緣而捷以鬚代鼻專食生蟲亦喜食人髮常搖肩攫
舌翼下紅翅如裙俗謂之織絹娘能執鬚葉而捕蟬
得其葉可以隱形或含螳螂之氣可以生火腹有二
蟲深秋乳子作房粘枝上即蝶蛸也房長寸許內有
隔房每房有子如蛆仲夏芒種始生有百子

蠕範

卷五 物性

五

鮑鮑也鮑鮑也鮑鮑也鮑鮑也鮑鮑也胡克
也赤鮑也黃規也烏狼也河豚也探魚也噴魚也回
魚也規魚也鱧魚也氣包也吹肚也似蚪蚪大者長
尺餘無鱗無腮無膽腹下白而不光背青白有黃縷
目能開閉率三頭相從為一部觸物即噴脹如毬漢
武逐夷得之故名鮑鮑其腹腴美謂之西施乳暮春
柳花飛時始肥冬至後來漁人截流為棚魚至自相
排蹙或觸棚則怒而鼓腹浮於水上乃接取之肝眼
脂血子有大毒殺人三月以後色淡黑有文點者各

班魚毒更甚挿樹立使枯乾

鸞鷖鷓鴣鳩拙蝮鈍

鷓鴣青鷓也蕃雀也寇雉也寇雀也突厥雀也大如鷓鴣形似雌雉脰上下赤鼠脚無後趾趾尾性鷓急飛則雄前雌後隨其行止出北方沙漠地愚按常鳥無此郭璞據突厥雀釋之但鷓急不足稱鷓爾雅釋常鳥何取乎突厥鷓即鷓鴣異名鷓鴣善奪鰓鯨也鰓也草色也似鱗而大形長身圓肉厚而鬆有青白二色其性舒緩蓄者以草飼之而肥

鵠範

卷五物性

六

村鵠化而悲精衛化而恨奔鯨化而懶老孤化而滿謝豹化而耻

精衛誓鳥也志禽也冤禽也帝女雀也似鳥文首白喙赤足嘗銜西山木石以塞東海無雄偶海燕而生雌為精衛生雄為海燕炎帝女女姓渤海所化謝豹忍耻蟲也小類蝦蟇圓如毬潛行地中如鼯鼠穴地頃刻深數尺掘出之則以兩足覆面作蓋狀聽杜鵑聲則腦裂而死以杜鵑呼謝豹也相傳謝豹抱耻而死所化出虢州

蟪好升而枯傳好負而墜鷓好鬪而死獺好慾而亡

蝸瓜牛也土蝸也山蝸也蝸贏也陵贏也黃犢也蛤窮也保樂也僕樂也蟻贏也蚘贏也蠶牛也土牛也蟻蝮也蟻蝮也蝮蝮也象愁君也似贏白色背殼宛轉有文章絞縛為結內有肉常負殼行則頭出有兩黑角鶩則首尾縮入殼中常夜出盛夏日中自懸樹葉下往往升高涎沫枯盡自斃其涎粘壁如畫可以制蜈蚣

傳負版也遇物輒取仰首負之雖重困不止背甚澀

蟪範

卷五物性

七

物積不散或去其負苟能行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至墜地死

雌愁雨螺怕雪蚊走烟蟹躲霧鶯畏露鷓鴣藏霜蜚廉死西風

蜚廉飛廉也蜚蠊也蠃蠃也飛廉也負盤也石蠶也滑生也茶婆蟲也香娘子也輕小似蚊虻亦似蠶蛾腹背俱赤兩翅能飛喜燈火之光生草中清旦則飛集稍上食其花日出則散氣息臭惡而毒噉稍即敗過西風即死八九月寒則入人家

家愛兩犬喜雪颺遊烟豹澤霧鷓鴣飛霜良馬乘風
雁有羣鵠有行純有部雉有類颺颺咬尾而行帶魚嘲
尾而升其性羣也

颺颺鼠也身小尾短每行遞相咬尾三五成羣驚
之則散

帶魚身薄而長無鱗冬月最盛一釣則羣帶嘲尾而
升小者謂之帶柳

獨獨鳴獮獨寢獨獨尊獨行其性獨也

羣鶴自愛尾猿自愛尾豹自愛文麝自愛臍鷓自愛羽

蠕範

卷五 物性

八

鷓自愛影象自愛齒鹿自愛角

犛象也羣牛也髦牛也摩牛也犛牛也犛牛也竹牛

也牝牛也毛犀也貓豬也豬神也如犀而小身黑腹

肘亦足四節角長而勁黃黑相間文理似竹無葉紋

善知吉凶即鹿牛之大者重可千斤

狨猴也獼也金線猴也似猴毛柔而長色黃赤如金

線輕捷善緣木拋枝接樹往來如飛羣隊成于雄而

小者為狨奴尾長自珍中矢即齧斷其尾以猴為糧

集羣猴於野令其跪而手按之擇肥者石蓋其頂則

羣猴皆去肥者乃飲水濯淨腸胃自拔其毛卧聽狨
食

麝麝也土麝也香麝也射父也似麝而小黑色好食
柏桑葉嗜蛇香在陰莖之前皮別有膜袋裹之夏月
食蛇蟲多至寒則香滿入春臍內急痛自以爪剔去
若尿溺中覆之常在一處不移遠近草木不生或草
色焦黃也被人追急即投崖或剔香投人就繫且死
猶拱四足保臍或為猛獸捕逐驚墜死者破心見血
亦香又水麝臍香似水滴一灑於斗以水洒衣物其

蠕範

卷五 物性

九

香至敗不欲人以針刺臍出其水捻以真雄黃則斷

復合

鷓翠也述也鷓翠也狀如鷓鴣羽鮮絳將風則啼

將雨則鳴常自惜其羽日濯水中取之可以飾冠及

婦人步搖雄曰翠毛青黑翎深青有光采好食魚雌

曰鷓毛紫赤翎有青點無光采林棲不食魚或曰前

身鷓後身翠或曰雄鷓色赤雌翠色青又九真郡有

鷓翠青綠色黑首赤腹愛其子恐墜地每更作巢益

就下

鷲鷲鷲也蚺蜥也蠍蝎也蛟蟻也山雉也山雞也采
雞也文雞也金雞也錦雞也似翟而小有小冠背毛
揚赤文味赤腹下赤項綠膺前五色齊明性愛其羽
毛照水即舞目眩即死其雌者曰鷲文鷲也
鷲愛其類鷲愛其類鷲鷲其類竹雞惡其類
鷲好睡絡好睡砂仔好睡
鷲好立鷲好立馬好立

物制第十

物相畏以天相制以氣故形無小大也勢無強弱也威

蠕範

卷五 物制

十

無生死也

鷓鴣逐鳥燕子擊鷓鴣鼠穿象鼻鼠斷猿蜥蝎害龍蛟
蝮殺龍

蝮使虎申蛇令豹止鷓飛則蟻沉鷓鳴則蛇結鳥見鷓
羽則落毛獸聞獅聲則裂膽

獅虺也狻猊也師子也白澤也似虎而小色正黃或
青有鬃頭大尾長耳引鼻印銅頭鐵額鉤爪鋸牙聲
吼如雷目光如電日行五百里怒則威在齒喜則威
在尾壯者尾上茸毛大如斗尾作拂夏目雖蛟不敢

集其性猛悍能拉虎吞貌裂犀分象食禽獸以氣吹
之羽毛紛落其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璃可
盛以入牛羊乳中皆化為水虎見伏豹見賙熊見跪
一吼百獸辟易馬皆溺血雖死肉虎豹無敢食之者
然白狼山有狸殺獅伽昆邪國有天鐵獸擒獅
蝮化蚊蚋為水驢溺化蚰蜒為水獅乳化牛羊之乳
為水獺血化雞鴨之血為水

蚰蜒蚰蛻也螻蛄也蜚蠊也蚱蜢也蛤蚧也
斑蝥也入耳也草鞋蟲也狀似蜈蚣長二三寸大如
蠕範

卷五 物制

十一

釵股背黃黑其足無數尾禿無岐死亦踏曲如環聞
人髮脂香入人耳及諸竅中以驢乳灌之即化為水
腐草所化或曰螺子所化
鮓鱗化瓜為水獾溺化錢為水酪漿化真珠為水
狷見鵲則仰腹受鵲猴見狷則潔腸聽食蜚蚋見土蠶
則不復動蜈蚣見蛭蝮則不復行
土蠶度古也似書帶長二尺餘首如錐背有黑黃縹
稍觸即斷行吐白涎似銀有光善趨蚋蚋不復動乃
上蚋掩之良久蚋化惟腹泥如涎雜食蠹死

犀角駭雞黼腎驚犬螢火却馬鬃脂集鼠牛膽靜時

狗骨貓也骨狗也照肺也海狗也有二種陸生者似

狗豹文二足有角長尾水生者狐身狗足魚尾毛青

白色脇下白其臍腎似麝香置睡犬頭上犬忽驚跳

若狂

汗鵜引兔磨鐵致姑投甌止梟鎮鐵絕龍投大蒜而駭

鱓下嫩攪而毒魚

蠅蝱螿也蝱也蝱也蠅也蠅也蠅也蠅也蠅也蠅也

也天蠅也蠅也蠅也蠅也蠅也蠅也蠅也蠅也蠅也

蠅範

卷五 物制

主

狗也社狗也仙姑也津姑也蠅姑也姑詣也次鼠也

石鼠也梧鼠也杜蛸也蝮蛸也蝮蛸也蝮蛸也蝮蛸也

土而居短翅四足立夏後至夜鳴如車聲雄者善飛

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黃帝

時有大如牛者然蠅姑廣雅以為碩鼠荀子以為梧

鼠爾雅以為蠅姑又月令之蠅蠅鄭康成以為蠅蠅

盧翰以為蠅姑獨高誘謂蠅蠅姑蠅蠅分言之近

是

附鳩渠已滕鳩鳥獐六已風白鶴已噙猷鳥已地鳥

鷓已疽當扈已胸鷓鷓已饑黃鳥已妬驀猴已術數

斯鞮鼠已瘦羶羊已腊謹獸鯨鯨已瘳耳鼠已瘳天

嬰已連鴉鴉蠶蛭已脉舜邊鯨魚三足鼈已蠱櫟鳥

鮒魚已痔頤胡鮪魚文鮪已狂鯨魚三足龜已腫赤

鱈已疥滑魚鱈魚已疣臍脰魚已憂何羅已癩箴

魚已疫鰮魚已驕人魚已癡修辟豪魚已癩鷓鷓

魚已睡鰮魚已瘦肥遺珠鰮已癩鮪艾已嘔旋龜已

鱓

犀角開水鶴巢盛水鯨腹貯水象力浮水鯨畏淡水鱓

蠅範

卷五 物制

主

黑清水鱓出水則死鱓吞水則死

犀姑犀也山犀也竭伽也毛色黑三毛一孔牛身豕

首象足腹大足短足有三蹄蹄有三甲舌上有刺好

食棘刺行過叢林不通則露齒向之棘林自開食竹

木則小便竟日不盡自惡其影所飲必濁頭有二角

一額一鼻在鼻者小而不限食角也亦名胡鷓犀亦

名奴角奴角長額角短惟額角為貴謂之通天犀亦

稱雞眯白經千歲長且銳有白縷直上至端出氣通

天夜露不濡云是胎時見天上物過而生凡過山川

日月草木禽獸隨寓成形月下以水盆映之可知綠如魚子謂之粟紋紋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黃花爲正透黃中黑花爲倒透花中有花爲重透此上品也椒豆紋者次之無花者下有特神者角有光耀夜暗之中理皆粹然光出中出羣如火炬置之草野禽獸過之皆驚凡通天犀角可以駭雞置米飼雞雞不敢啄可以驅鳥取置屋上鳥不敢集可以分水刻爲木魚水開三尺可以制狐投置穴中狐不敢歸可以試蠱飲食有毒攪生白沫可以照妖夜燃照水族見

蠕範

卷五 物制

齒

形歲一退角必自埋之潛易木牙不離故處若直取之則別藏難尋矣凡犀角鋸成以薄紙裹置懷中蒸熱搗之應手如粉所謂人氣粉犀也其脚前直依木而息獵者植朽木爲棧息而仆焉久不可起因格殺之也其別種曰咒沙犀也斑犀也特犀也似牛青蒼色重千斤皮可制鏡一角長二尺餘或在頂或在鼻文理細膩斑白分明曰水犀居水中皮有珠甲出入有光水爲之開聞絲竹之聲則出聽因而采之又有南海之三角九真之獨角曰南之白犀疏勒之影犀

南昌之夜明交趾之辟寒唐文宗之辟暑嶺表之辟塵南越之辟水同昌公主之蠲忿皆異種也又有骨馬犀一名骨咄則大蛇之角非犀種

火鴉食火火鼠居火鴉鵲厭火飛蛾撲火撒疎滅火龍人得水則燔得火則熄猾脂得油則燃得酒則熄

火鴉火雞也山斲木也大如鴉青黑色頭有紅毛似鶴頂堆砂毛毳毳下垂長項修足高二三尺利爪傷人腹致死食火炭亦斲木

火鼠毛長丈許細如絲居火山山有野火春生秋熄

蠕範

卷五 物制

五

鼠生其中入火赤色出火白色以水沃之則死其毛織爲火浣布則燒之而潔

鷓鴣鷓也鴉也交目也交臚也鷓鴣也菱雞也冠鳧

也多在菱菰中似鳧足高嘴丹而長好啄頂有紅毛如冠翠鬣碧斑其首有石云石首魚所化養之可以厭火灾旋目曰翹方目曰鳩交目曰鴉實一物也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翼飛下飲食

撒辣皮厚毛黑黃相間背脊黑長毛尾有斑點力能滅火出西洋

附鴉竊脂衛火赤鸞鷲餘靡疏蛇獸鯨鯢禦火鴉鷄
孟槐譁獸天狗冉遺藥南寓烏駿馬鱗魚禦兵青耕
禦疫耳鼠禦毒

膽肪軟玉獬矢切玉鹿角碎玉蠅糞點玉

雉糞枯銀蟻喙蝕銀劍骨瘦銀羚角損銀鼉殼銷銀羊
脂柔銀

鷓羽粉金麋角碎金鷓血昏金馬脂柔金

麋羚羊也麋羊也似羊青色而大毛粗有兩角角細
如人指長四五寸或長一二尺皆有圓繞蹙文凡二

蠕範

卷五 物制

七

十四節內有木胎角力可抵干牛可碎金剛石及獬
骨燒烟可辟蛇虺性好居山巖夜則懸角木上以防
患其角深銳緊小有懸木痕附耳聽之集集鳴

獬糞化鐵甯脂燃鐵鷓膏瑩鐵羊頭消鐵

鷓鷓鷓也契薛也容丁也須臾也油鳴也刁鴨也
鷓鴨也水鷓也水鷓也似鷓而小蒼白文尾與足連
不能陸行見人則沉擊之則起骨中瑩刀不繡

毳毛辟塵犀角辟塵熊象之膽辟塵獅塵之尾辟塵

鼯栗鼠也松狗也似鼯尾粗毛深寸許紫黑色服甚

裘者得風更暖入水不濡遇雪則消拂面如散塵沙
眯目以裘拂之即出近火則毛易脫其黃色者為黃
貂白色者為銀貂

鹿權也荒鹿也蛇鹿也似鹿而大色蒼黃無斑頭上
一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行則眾鹿隨之視其尾為

準其尾能辟塵以拂毯毯則不蠹能留紅以藏茵帛
則不黧

則不黧

鷓糞枯木蝮齒枯木鮑脂枯木

牛脂軟銅羊脛磨鏡殺角縮錫豬肪制硫龜溺入薺羊

蠕範

卷五 物制

七

爾伏爾鳩髓爛石

鳩也鬚鳥也同力也雲白也狀如鴉紫黑色喙長
七八寸黃赤如銅尾有綵文背上連錢文足三距雄

者其鳴先顧雄曰婦亦曰運日雌曰螭亦曰陰諧運
日知晏陰諧知雨各應時而鳴其聲如擊腰鼓好食

蝮蛇揀實蛇入口則爛矢尿者石石爛膽沾指指斷
羽澁酒飲之殺人善禹步禁法知石石大樹間有蛇

虺則進退俯仰或獨為或結羣須臾石崩樹倒而蛇
虺出矣常巢木頭巢下數百步草木不生飲水百蟲

虺出矣常巢木頭巢下數百步草木不生飲水百蟲

吸之皆死惟犀角汁人其中則毒化
獾膽分危蚶血柔弓鸞血續膠孔毛聚香蟬脂化漆
煮羊以醢者鼈以蚊者龜以桑煮蠟以燈心

蠅範

卷五 物類

大

蠅範卷之六

物材第十一

京山李 元太初

聖人之師萬物也觀鳥獸之文服袞冕十二音百官虎
拜而朝鸞序鷄行龍鳳紀官五鳩五雉九鳥各司其政
視蚺斗而造書契聞鸞鳳之音而大樂作焉
衣其皮食其肉毒者驅之良者畜之材者用之不材者
逐之亦所以成物也

馬乘牛耕雞警犬守羊裘豕肉六者家之需也驢騾駱

駝馬醜鴨鶩雞醜貓大醜

卷六 物材

豕豬也貓也彘也稀也剛鬣也勃賀也烏鬼也烏金
也叅軍也黑面郎也魯津伯也烏將軍也大蘭王也
食物寡而易肥性好觸突人趨濕喜穢孕四月而生
壯曰豨曰牙牝曰豨曰豨其子曰豚曰豨曰豨二子
曰特二子曰師三子曰豨末子曰么色純黑或白或
花有黃臙者肉中有米者生青交徐淮者耳大生燕
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遼東者頭白生豫州者
足短生江南者耳小生嶺南者身白其別種曰狸力

絹所以勸女紅也

蠶製繭蜂釀蜜蜘蛛結網鷓鴣治窠蟋蟀轉丸極乎人工矣

蟋蟀也矢甲也天社也弄丸也轉丸也推丸也
麻母也推車客也累牛兒也鐵甲將軍也深目高鼻
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小者身黑而暗晝飛夜
伏大者身黑而光晝伏夜飛又大者為胡蟋子負母
飛見燈光則來五六月中噉糞作丸圓正無邪角雌
雄相運前行者後足倒曳後行者前足順推作坎納

蠅

卷六 物材

四

丸覆之不數日丸自動又一二日有小蟋蟀自丸中
飛去

蛟裂山巖穿地蛟透石通乎天力矣

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龍珠在足鯨珠在眼蚌
珠在腹龜珠在殼

鯨鱈也摩竭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鼓浪成雷噴
沫成雨常穴海底出穴則水溢謂之鯨潮每生數
萬子五月就岸生子八月導入水行海中者一日逢
頭七日乃逢其尾產則三百里為血其目睜曰明珠

曰夜光死沙上者無目云化珠矣海獸有蒲牢聲如
洪鍾而性畏鯨鯨躍擊之鳴聲聞五百里

蚌廬也蚤也含漿也蝶蛾也鱗鱗也珠母也狸物也
甲狹而長者謂之蚌圓而巨者謂之蛤雉入大水為
蜃大蛤也雀入大水為蛤小蛤也大者為瑣為玳為
瑀其口開閉無定聞雷聲則不復閉長三五寸聞雷
聲則縮而小無牝牡雀蛤化成乃生珠中秋無月則
蚌無胎其珠以酪漿灌之可化如水銀以浮石蜂窠
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服食可長生其甲曰方諸

蠅

卷六 物材

五

諸珠也方石也摩拭合熱則照月生水其種類曰應
蛭也蚌也焯岸也單母也馬刀也馬蛤也齊蛤也
似蚌而小形狹長頭小銳多在沙泥中長三四寸濶
五六分曰蠟蠟也生蟾也毛蛤也海蠃也似蚌狹
長而黑有毛曰蛭蠟蠟績麻也銅釘蛤也晃郎蛤也
形厚唇黑殼有花文赤色海鳥食其肉則殼浮薄沙
岸為風濤所洗自然潔白如雪曰文蛤花蛤也斑蛤
也一頭大一頭小紫斑文大者圓三寸小者圓五六
分曰天蛤遇天雷雨則自空而下不取則化曰擔羅

蛤似淡菜出新羅國日月蛤大如掌而圓扁殼半

片白半片黃曰萬年蛤

附物有珠者瀛州之藏珠漢水之絮鮒余澤之珠蟹

秦山之狷狷大秦之金翅鳥易定之水馬劉錕之苑

羊吠勒之鰲人摩竭之魚腦洞庭之赤蟲

本有黃馬有墨犬有寶龍有尺木虎有威骨狐有媚珠

蛇有螫黃

兔腋有環鹿角有瑤螺甲有貝鵲首有玉蛟甲有金鷄

味有錦斲蛇腹有念珠

噉範

卷六 物材

六

貝介蟲三代以為寶今雲南猶用海肥以一為庄四

庄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海肥白貝也貝齒也大

如拇指頂長寸許背腹皆白背隆如龜腹下兩開相

向有刺如魚齒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又相貝經有

十六種曰文貝蚌螺也紫貝也質白如玉背深紫有

黑點為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七八寸狀如赤電

黑雲曰珠貝素質紅章曰綬貝青池綠文曰霞貝黑

文黃畫曰浮貝黑白各半曰濯貝黃脊齒有赤殼曰

雖貝黑鼻無皮曰儻貝赤帶通脊曰惠貝赤熾肉殼

有赤絡曰當貝青唇赤鼻白碧貝脊上有縷句唇雨

則重霽則輕曰委貝赤而中圓兩則輕霽則重口鷹

喙貝曰蟬脊貝曰南海貝如珠磔曰大貝如輪又爾

雅十一種在陸曰駮在水曰蠃大曰鮪小曰鱗黑曰

元赤曰貽黃質白文曰餘賦白質黃文曰餘泉博而

標曰肥大而險曰蝸小而狹曰贖

鵲吐綬也天雞也錦雞也吐錦也錦囊也避株也孝

鳥也真珠雞也錦帶功曹也大如鴛鴦頭類似雉羽

色多黑雜以黃白圓如真珠斑咽下有喙囊長潤數

蠕範

卷六 物材

七

寸紅碧相間食必蓄噤臆前大如斗行慮觸時必避

草木俗謂之錦囊其囊內藏肉綬常時不見春夏晴

明向日擺之項上先出兩翠角二寸許乃徐舒頷下

綬長濶近尺采色灼爛踰時悉斂或剖視之一無所

見此鳥生亦反哺

斲蛇寒蟄蛇也白花蛇也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腸有

二十四方勝腹有念珠斑尾有佛指甲腸如連珠好

食石南蕪人以沙土撒之則不動割破其腹則自赴

水以指中洗腸盤屈而死生斲州者雖死自開生舒

斬開者一開一閉他處白花蛇死無目開者野婆之膠有印鯽魚之首有篆雄鼠之卵有豕治鳥之腋有鏡

野婆野女也黃髮椎髻裸身跣足白色上下山谷如飛鳥自腋以下有皮蓋膝腰有印若玉文如篆羣牝無牡負男子以求合健者制而殺之弱者死於合矣好盜人子女其家聚隣里大罵則挾還之

鯽印子魚也無鱗長三尺身正四方如印首象篆文長一尺二三寸或謂應子魚以地名也扶南俗謂大

蠕範

卷六 物材

八

魚死者鮒魚必先封之

治鳥鳥都也豬都也人都也山獠也山鬼也山精也山蕭也山駱也濯肉也熟肉也飛龍也大如鳩青色穿樹作窠大如五六升器口徑數寸飾以土壘赤白相間狀如射侯伐木者犯之則役虎為害或燒人廬舍此物時作人形裸身被髮呼嘯如鬼嘗入洞取蟹孰人家火炙食畏爆竹煇炳聲或呼其名曰魁則亦不為害相傳有人遇洪水食楮樹皮餓死所化皮為豬都骨為鳥都婦女為人都左脇下有鏡印濶二寸

一分而人食其窠味如木芝其別種曰蛟超望也如小兒獨足向後呼其名則却曰金異如人衣裘帶笠茸毛在面曰猓如鼓赤色一足

虎目為琥珀龍血為琥珀蜂窠為琥珀鱗枕為琥珀循名貴實則松脂貴

鱗鱗也鱗也青魚也似鱗而背青頭中枕骨蒸令氣通晒乾狀加琥珀貼汗注目可令夜視其膽可明目然膽甚薄懸之越宿輒裂故鮮得全者市人以黃藤膏泥之亦可行而去翳然去膽遠矣

蠕範

卷六 物材

九

物知第十二

物知巫灘鵝善勅蜈蚣善兇水鳩善寫鶴善符虎善卜

螺贏土蜂也奔蜂也蒲盧也蚋蛻也蠓蟪也蠓蟪也細腰蜂也細腰黑色最小純雄無子負螟蛉為子視之曰似我似我七日而化其不負螟蛉者稱雄黃蟲陶隱君韓保昇冠宗爽俱謂生卵如粟取草上青蜘蛛或青蟲置房中塞戶為子糧非祝化也有三種巢壁者螺贏穴地者蠓蟪作窠於書卷及筆管蘆管者

蒲盧

物知醫鹿別良草蛇采方藥蝶蠟救蛇老鶴活卵

蝶蠟蛇醫也蛇師也水蜥蜴也蛇舅母也猪婆蛇也生

草澤間狀如蜥蜴有白斑者頭大尾小而短形粗亦

或青黃色蛇有傷輒銜草傅之俗傳蛇之舅母龍之

親家

物知兵豺祭方陳獺祭圓布

豺露大也豺狗也似狗黃褐色前卑後高長尾白頰

舌似棘牙似錐黃瘦而猛健羣行虎亦畏之喜食羊

蠕龍

卷六知

十

其聲如犬見虎睡則蹙足而溺之虎不起則噬之以

狗為身見狗輒跪季秋取獸四面陳之祝其先

附虎食清泥解箭毒野豬危解箭毒雉帖地黃

葉治鷹傷鼠飲泥汁解石毒

物知禮鼯見人拱指蠅見人叩首鼠見人叩首

鼯黃鼠也禮鼠也雀鼠也拱鼠也鼯狸也似鼠色黃

足短善走穴有土窖如牀榻狀秋喜豆粟果實耐小

窖禦冬每日暖輒坐洞口見人則交兩足於頸拱立

如揖乃鼠入穴鼠狼能入而啣之

烟叩頭鼯也打卦老也大如螯狀似大豆黑色按其

後可使叩頭有聲亦可教之吐血佩之令人相愛殺

之不祥能入人耳灌以生油則出

物知天時鷺鵲避風蟻蟻避雨

物知地脉駝察泉源龜畫城迹

駝獠也獠也羣也物牛也駱駝也橐駝也封羊也馬

身羊首長項垂耳有蒼褐黃紫諸色善知泉脉過其

處輒不行以足踏地掘之得水又知流沙夏日熱風

輒豫鳴聚立埋口沙中風過則行不爾必斃性耐寒

蠕龍

卷六知

十一

惡暑夏則退毛至盡背有兩峯如鞍少則峯直老則

峯倒力負重可千斤日行二三百里人欲載則屈足

跪受所載未盡終不肯起其糞烟直上如狼烟其烟

可殺蚊虻蠅其種類曰明駝每卧腹不貼地屈足露

明曰風脚駝小鹿交駝而生其行如風曰可千里出

于闐國曰牯牦也物牛也封牛也封駝也封羊也角

乘也獨峰駝也背有一峰乘之如馬出梧州曰兩脚

駝二足善負重而行出滑國

猩猩知人姓名狒狒知人生死獬廌知人曲直格獸知

人吉凶

猥狽狂也狀似猿犬三足無毛人面人足豕身犬腹長髮頭頰端正聲似小兒啼亦似犬吠成羣伏行能言嗜酒好著屐取之者置酒屐山中猩猩知誘者姓名及其祖先嘗曰誘我也走去復來染酒於指嘗之著屐試之已而又去去復來如初則相與連臂號泣同就醉躡屐舞而仆每捕獲必筆使自言而斃或惜血少應益痛撻之乃增多主必不言乃殺之所得血如所許之數

嗜範

卷六 物類

三

佛佛嚙陽也梟羊也山都也土樓也人熊也鬚髯也鬻鬻也山獐也揮揮也野人也山大人也賴巨人也人面赤色長唇短尾脚跟反向無膝睡則伏木毛似獼猴黑色常被髮迅走見人則先笑而後食之然笑則上唇掩目獵人俟其笑時以錐釘唇者額俟死取之大者長丈許血可染緋髮可為髦作人言如鳥聲能知人生死之數雌者以汁瀝人則病獬豸能辨也獬豸也獬豸也解東也任法也神羊也似羊一角青色四足好食棘葉春夏居澤秋冬居林

能別曲直有不直者掘角觸之唐堯之時嘗緝其皮以為帳

格獸似猩猩知人吉凶可擾而狎之有萌機害心者輒先去之不復來

鵲溫卯則採礬雁避鵲刺銜蘆雀逐燕則投艾蛛拒蜂則擦茅鵲避鷲銜隱木狗禦矢則塗沙泥

鸛鵲也鵲也負釜也負釜也黑尻也背龜也早帔也早裙也早羣也早君也老鶴也晴鶴也鶴也鸛也鸛也鸛鳥也灰鶴也鶴母也烏童也瓦亭仙也似

嗜範

卷六 物類

三

鶴而首無丹頂無鳥帶頸赤身灰白喙翅尾黑好在殿吻作窠亦於樹上為巢其巢大如車輪生卵大如杯抱卵以影或云以聲聒之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鰾取藥石周卵以助暖氣其巢中以泥為池含水膏魚有長水石故水不涸或以篋纏縛其巢必作法解之有白鳥二種每遇巨石知有蛇即如術士禹步其石泐然而轉蛇出則啖之天將雨則長鳴羣繞而飛謂之鸛其鳴不啖以喙相擊而已

狗野者也野籛也似猪而大腹小尾長足短褐色牙

出口外好啖椽子松脂亦食蛇虺善取芄蕭桿槎爲窟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又善曳沙泥塗身以禦矢大可二三百斤能與虎鬪常羣行獵人取其最後者羣行如故若射中前者則散走傷人

螳執翮而捕蟬鳩寫字而取魚鵲步罡而轉石鴛畫印而開竈

水鳩漫畫也色黑腹白長喙細腰以背畫水如寫字然一息不停往往得魚

螭

卷六物知

五

如雉長寸許喙足皆青剛爪修舌舌端有針好斲木食蟲以舌鈎出食之善爲雷公禁法曲爪畫地爲印則穴塞自開飛卽以翼墮之巫家取其符字以收驚療瘡或曰雷公採藥吏所化其聲剝剝卜其肉治齒痛其舌可作穿拍板繩

鵲下矢而伏蝟蝟牛規跡而止蠟蚰蟻吐涎而制蟻

蜈蚣蜘蛛也蕞黎也天龍也背光黑綠色足赤腹黃春出冬蟄節節有足雙鬚岐尾性能制龍蛇蜥蜴而畏蜘蛛蜈蚣蟻蝟蝟所行之路不敢過偶過則自

落地局縮不行蛞蝓陷腦食之或觸其身則死蜘蛛溺射之卽爛其食蛇或噉其腦或食其眼或禁蛇令開口輒入食其腸復穴旁而出入山者以竹管盛之亦能以氣禁蛇立死然蜘蛛許慎以爲蠶蟬或以爲馬蚊非也大者能噉牛皮可鞣鼓肉可作脯

顛當翻蓋而捕蟬鯀魚含水而吸烏白鷺弭絲而取魚顛當蛛蟻也蛛母也螳蟻也土蜘蛛也金粟駝也穴土如蚓網絲其中土蓋與平常節桿其蓋伺蠅虻過而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無隙可尋而土蜂

螭

卷六物知

五

復食之秦中鬼語曰顛當顛當守汝門螭螭寇汝無處奔

鯀鮎也鮎也鯀也鮎也鮎也王鮪也人魚也孩兒魚也銅盆魚也似鼈大首長尾四足前足如獮後足如狗腹重陸如囊微紫無鱗口在腹下善緣水天旱輒含水上樹草葉覆身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兒啼剖視其中有小蟹小魚小石數枚食之者先縛樹鞭出白汁以去其毒其膏燃燭不滅生江湖者曰鮪生溪澗者曰鮪嶺表盤龍山之靈溪有魚圍足修

尾狀如守官人不敢捕即此魚也

鷺鷥也白鷺也鷺鷥也春鋤也獨春也屬玉也昆明也帶綠也瑤花也絲禽也白鳥也雪客也白鶴子也碧縷翁也篋棲叟也風標公子也荻塘女子也色白如雪頸細而長脚青或黃善翹舌向尺餘解指短尾喙長三寸頭翅背上俱有長翰麤然長尺餘如絲欲取魚則弭之每涉數尺淺水好自低昂如春如翻之狀羣飛有序以目盼受胎至白路日飛騰而去其毛可為徒隸林棲水食潔白如玉或紫紺色如鷓鴣其

鰻

卷六 物類

七

朱者謂之朱鶴子亦名朱鷺

鱸張口而吞魚蟬張口而吞蛇蠮開房而入物鮫露甲而誘蟻鱗浮喙而卷烏蠅蝠啟喙而食蚊

鱸蝗也鱸也含光也玉板也黃魚也似鱗色灰氣腥鏡首岐星鼻長有鬚口在額下體有邪行背腹有甲三行無鱗黃肉軟骨大者長二三丈臨海有長六七里者張口接物聽魚鰓自入而食之蟬大蛇也善啖蛇吸蝮但張其口小蛇自入而吞之出魏興

貓穴地蟻齧桑蝥蟻蝨木鷓鴣剖葦鷓鴣竭澤魚虎鷓

貓豬體也貓純也其子曰獾似豬體肥行鈍矮足短尾尖喙體毛褐灰色鬣脊一道黑色其耳聾見人乃走常孔地而食蠶蟻亦食瓜果其肉帶土氣蟻齧桑也齧髮也羊也大如蟬甲光如漆甲下有翅能飛喙黑如錯六足在腹角有白點齧桑孔入其中夏出則兩有角如字者各八角兒有一角者名獨角仙

鵝

卷六 物類

七

鵝鵝也鷺也鵝鵝也駝鵝也淘鵝也淘河也沸波也翠湖也翠塗也鵝胡也洿澤也鷓鴣也澤處也田鳥也似鷓而大灰色喙長尺餘口中正赤額下有胡大如數升囊展縮由之胡中盛水以養魚云身是水沫也胸有兩塊肉列如拳或謂竈內者所化更至前來主水夏至後來主旱好羣飛沉水中食魚水澤有魚共抒水滿湖而棄之水竭魚出則食魚虎鳩也魚師也魚鷹也天狗也水狗也紅翠也翠碧也翠奴也似翡翠而小喙尖而長足紅面短青毛

翠碧翅毛黑青項毛白有蒼黑色者謂之鶻鷲

虎以爪抓狗餉以尾撥蝦蜃以尾夾物膠以尻納脂蜂以股抱花象以鼻拾芥

蚤蠅蝮也蛛蝮也蜈蚣也搜夾子也似蜈蚣

而小長不及寸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岐

能夾取人物嘗隱牆壁罅物之下以溺射影令人生

瘡如熱癩繞腰匝則死

膠蟲好食松脂夏日脂出輒以前足傳脂如蜂採花

後足攝脂納入尻中而去

蠕範

卷六物類

六

鮪曰吾其信天緣也

驕青翰也青莊也信天緣也長喙修項高足禿尾不

善捕魚終日凝立不易其處魚過則取之或俟魚屬

所得而墜者拾以自食

鱒遁網龜遁形蟾蜍遁網

鱒鮓也赤眼也似鱒而小赤脉貫瞳身圓而長鱗細

青質赤章好食螺蚌

魚傳書燕傳書雁傳書鵠傳書鶻傳書黃犬傳書

傳信鳥似鶻翔舞空中呼之則下可命投書處士元

藏機養之

象牙有常處鹿角有常處麝香有常處蠅圍有常處鴟

鴟之糞有常處

蝮似黃狗圍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則以草自塞

其尻

燕懷故巢蛙懷故土犬懷故主猴懷故主馬懷故主鸚

鵝懷故主

附鵝鷄善笑諸犍善叱山膏善晉文文善呼青鶴善

鳴鵲鳥善驚驢羊善還獐犬善駛孟極善伏絜鈞善

蠕範

卷六物類

九

登狴狴善走羆猴舉父善投訛獸善欺舍利鳥善諫

倉兕善覆船

冥山李 完太初

物偏第十三

犀象不地出虎豹不日見而一畝之宮蠅蟻百倍人矣
巨者寡細者衆氣之聚散有難易也人無家無寡無巨
無細無難無易天地之中氣也

物生於偏氣也大可蔽天氣不全受小可無觀氣不全
絕

陰盛生瘴陽盛生毒陰極則冰陽極則火而物生焉飲

螭龍

卷七 物偏

冰食火負瘴含毒以是爲生而已矣

冰鼠礮鼠也居北方層冰下食草木毛長八尺肉重

于筋其尾可聚鼠痔可却寒皮可蒙鼓

虎項不回顧犀足不伏起猴手不捕鹿角不觸麋牙不

噬雞翼不飛雀足不行物不知其有餘也

麋腐也腐也銀犛也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騰白而

無魂性善怖怯飲水見影則斃老則牙見於外謂之

牙鷹夏月毛毳皮厚常居巖冬月毛多皮薄常居山

忽聚忽散無定居性愛文章獵人舞宋則注視而獲

之大者謂之庶

蛇虺無足而行魚鼈無耳而聽蟬蚓無口而鳴龍蛟無
翼而飛物不知其不足也

雞無齒蛇無腹蟹無腸鳥無肺蠶無胃蚓無心麋無魂

魚無氣兔猴無脾蛤蟹無臟乳羊無血肉豺無前趾鵝

無後趾馬蛙空中蛞蝓保因

乳羊出廣西英州食仙茅舉體化脂不復有血肉食

之宜人又印度國山羊頂生兩乳下垂亦各乳羊又

英州碧落洞羊飲鐘乳澗水體白如乳亦各乳羊又

螭龍

卷七 物偏

大食勿斯離國羊高三尺餘尾如扇春割脂而縫之

復合不取則脹死又鬻羊別見乳羊之屬也

馬蛭蚘也蚊也馬蟻也馬蚊也馬蟻也馬龍也馬基

也雷蟻也水痴也至掌也生水中如蚓蠕動如血以

物觸之則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復如

蚓斷之寸寸得水復活或燒之成灰以礮覆之過宿

復生雖經三年得水復活其別種曰草蛭木瘡也在

深山草中形如鼻涕聞人氣悶閃而動著人脛股即

入肉中產育爲害大者可長八許曰泥蛭牛蛇也似

水蛭而粗大紫黑色生泥中曰石蛭生石上頭尖腰粗色赤

蛭蝮十蝮也附蝮也涎牛也涎游也涎魚也托胎也陵蠶也鼻涕蟲也生陰地沙石垣下形如小螺二角無殼而白能登蜈蚣首而陷其腦

無骨鮠無骨鱖無骨狗無骨蠶無骨蚰無骨馬蛭無骨蚯蚓無骨牛魚無骨

無骨 鮠丁香魚也白沫魚也梅雨時海水凝沫而成雪色

蠕範

卷七 物篇

三

鱧柔魚也似鱧而長無螺蛸骨

鱖魚長尺無鱗柔骨似鱖

鼠無牙牛無齒虎無項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鬚羊無瞳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不可肖也配十二辰者謂肖生

貉不踰汶鴈不踰濟

附貓不過金山牛不過席典畫眉不過平望橋鱖不過鴨欄驛

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龍不見石鬼不見地處而化也沙

蟹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蝻蛆不知臭習而化也

旄牛護其尾草鈎不行孔雀護其羽雨降不飛鱗魚護其鱗骨網不動往往以是殺身拙而無謀也

旄牛犛也獵也狀似水牛體長多力體勝背尾胡下皆有黑毛長尺許尾大如斗常自愛護草木鈎之即止不動迅走如飛亦能載重西南人多畜之

鱒鱒也鱒也鱒也三鰲也箭魚也蘊魚也似鱒而大板身扁首燕尾青脊白鱗口體長而圓肉中多

蠕範

卷七 物篇

四

細刺如箭鏃腹下有三角味美在鱗鱗如甲肪在甲中初夏應時而出故名性好浮游漁人以絲網沉水數寸取之一絲罾鱗即不復動纔出水即死其鱗以石灰水浸過晒乾層起可作花鈿其腰環紅鱗一帶者名魚皁隸漁人得者其年捕鱗必多

蚶護膽而見瘡爛破身而吐墨麝避人而羣鹿避虎而鳴往往以是殺身好謀而拙也

蚶捍蛇也巴蛇也南蛇也理頭也徑尺長丈尾圓無鱗甲有毛如捍斑文如暗錦行常俯首其膽隨月上

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取還復生牙長五六寸
土人採葛藤塞戶蚶蚶則靡乃發穴取之或滯頭簪
花蚶即注視不動投以婦人衣呼紅娘子則伏隨人
拽而取其膽仍以線合瘡而縱之其後遇捕則自見
金瘡以示無膽長十丈者能吞虎豹鹿豕性好食鹿
吞鹿則瘦鹿化則肥歲吞一鹿以爲常尾鈎得鹿以
毒氣呵衝角自解脫鹿骨在腹繞樹三匝則骨穿皮
而出或云在樹上伺鹿過垂首繞之有頃鹿死濡鹿
身合溼便舉口吞之骨角鑽皮而出其性最淫好逐

螭龜

卷七 物類

五

婦女而蟠身交媾以舌入婦女口中吐精滿腹服藥
始解月久則產小蛇捕者取婦女弊褲投其首即俯
仰頓撼甚樂俟其倦悶斃之或釘羅椿數行颺裙褲
召之蚶昂首遂入椿蜿蜒不便乃棍擊之俟其俯首
以葛藤繫頸牽之每擊有一泡死而血凝則護身膽
也

鱒烏賊也墨魚也黑魚也鱒魚也花枝也箕袋也河
伯從事也海君白事小吏也狀如箕袋白質黑章無
鱗而鬚長如帶遇風則以鬚釘石如纜遠岸紆前

鬚爲何近岸紆前一鬚爲纜腹下八足聚生口旁維
喙在腹下懷板含墨見人輒噴墨方數尺以自蔽若
小蝦魚過其前則吐墨以惹之墨即其涎也然而與
膽亦黑如墨江東人取其墨書契給人財物迹如淡
墨逾年自消只白紙耳背正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楮
蒲而長色曰輕脆如通草性嗜鳥見鳥則自浮水上
候鳥來喙卷取食之過小滿則形轉小或言鳥鷓所
化或言秦王箕袋所化或言胥吏墮海招文袋所化
垂白袋宛然

螭龜

卷七 物類

六

螭樊籠者其能招之鸚鵡鸚能言猿能舞雉能文象
能乘蟋蟀能鬪困羅網者其食招之禽貪罔魚貪餌麋
貪彩麋貪音獅貪髓

麋澤鹿也似鹿而大青黑色肉蹄目下有二竅能夜
視大寒解角無兩月之久角長重三十餘觔堅如石
性迷惑故其迹纏而不解好音聲獵人歌咏而誘之
千百爲羣食澤草踐處成泥謂之麋皞多牝少牡一
牡常交數十牝交畢輒死其脂墮地經年得之名曰
道脂酒服益人

鼻遇雨則倒懸應角防患則倒懸鵝啼苦則倒懸蝸
牛日中則倒懸么鳳夜棲則倒懸蝙蝠頭重則倒懸

狢狢也蝨也猶也似後而小蒼黃色鼻端向上尾長
四五尺其端有岐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
指塞之性好疑見人則登樹上下不一甚至奔觸破
頭折頸故世稱猶豫

么鳳倒挂也收香也採花使也遍體絲毛腹背之
雜五色注距皆赤狀如鸚鵡尾兩翼雄者有紅色
雌者無之往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常

蟪蛄

卷七 物類

七

以十二月來葦間焚香則收翼間夜則一爪倒掛以
放香

鮑殼附石 鮑鬚附石 礪房附石 石蠹之蘭附石 海膽之
粟附石

鮑魚也石鮭也石華也石決明也九孔螺也千里
光也佛手蚶也將軍帽也似蚌而扁似蟹而紫附石
有囊如腕上五指外皮甚粗肉色光耀背側一行有
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或十二如穿成者或曰其孔一
年一生十二年則十二孔生石崖上海人乘不意取

之否則粘石雖斧鑿難脫其附石別種曰石蝨紫蛙

也紫蠶也石鮭也龜甲也龜脚也仙人掌也生海中
石上狀似龜足正黑有甲有足有翼其子如粟春夏
得雨生苗如海藻有花長八九寸曰蟻老蟻牙也附
石殼如鹿蹄殼上肉下大者如雀卵曰石帆紫黑色
生海上石穴中

石蠹石蠹也沙蠶也石下新也附水中石作絲繭如
釵股長寸許春夏化蛾飛水上其別種曰石蠶似草
根黑色細小有角節曰雲師似蠶有毛如兔生石上

蟪蛄

卷七 物類

八

曰雨師雨虎也如蠶長七八寸雲雨則出生石上曰
九香蟲黑兜也狀如水龜大不過指青黑色冬伏石

上曰抱石魚背腹平大如指常貼石上曰石伏甯伏
溪底石上

海膽石槓也似蚌而殼圓有粟粒附石生互相聯綴
取一帶十若觸破其一則皆粘石不可動雖推波弗
脫也肉色黃有四瓣

獅子乳善漏而盛於玻璃 石駝溺善浸而盛於葫蘆 帶
蛇膏善走而盛於卵殼 豹膏善透而盛於骨器

于蛇矛蛇也予蛇也吉弔也倏鱗也蛇頭龜身龍卵
所化多與鹿游遺溺水邊著枯槎則凝如糖糝色微
青黃或灰謂之紫梢花
陵鯉之血浸隄則漏築隄則補躡步之卵附石則軟離
石則堅海螺之甲合燒則香獨燒則臭

鮫石鮫也陵鯉也龍鯉也穿山甲也似鼉而短小鯉
背鼠首巨鱗黑色長舌尖喙尾與身等尾尖有三角
四足拱立如馬人履其背不少蹲伏居穴中其甲能
穿穴能陸能水或繫之少頃即穿石入地丈餘此物

婦範

卷七 物類

九

穴山透石如履平地也日中出岍張鱗甲以死狀誘
蟻入甲即閉而入水甲開蟻浮因咬而食之其血浸
隄隄漏又可補漏

蝎鈎螫人蜂螫螫人鮫蠶螫人虫蚊之喙螫人螫鱗之
尾螫人鱗之刺螫人

鮫吐鮫也渡夫也吐附也杜父也吐哺也土部也鱧
鱧也黃魴也伏念也舡舡也主簿魚也似魴而黃黑
有斑似吹沙而短濶口大頭岐尾脊背上鬣刺螫人
見人則以喙挿泥中

鼓含氣射人棘出溺射人蠟含沙射人類激鬣射人鶴
啣矢射人貔擲石投人

鼓鼓母也狀似水阻大如豆黑色浮游水上常含氣
射影而使人病然人被射工毒瘡者用此蟲一枚含
口中即能言矣

獼舉父也似猴黃黑色多喜好奮頭舉石擲人
物候第十四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兌為羊艮為狗巽為雞坎為豬
離為雉

婦範

卷七 物候

十

甲乙龍丙丁雀戊句陳已騰蛇庚辛虎壬癸龜蛇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
亥豕猪

蛟角龍亢貉氏兔房狐心虎尾豹箕獬斗牛牛蝠女鼠
虛燕危猪室瑜壁狼奎狗婁雉胃雞昂烏畢猴菟猴參
豺并羊鬼獐柳馬星鹿張蛇翼蜩軫

龍春分登天秋分入淵蜩立夏出泉冬至結蟻燕春社
來秋社去鴟夏至來冬至去雁仲春來仲秋去
立春反舌鳴雨水鶯羽鶯蟄蛇黃出春分杜鵑北同清

明羸肉生盡穀雨鷓鴣催起立夏鰮魚防小滿鱖小芒
種蠟綠木夏至貓鼻煖小暑鷓鴣登木大暑組攀飛立
移虎嘯處著蜚吟白露鶴啖秋分蚊咬破花寒露鳴瘦
霜降鷓鴣南翔立冬蟋蟀入室小雪螺沉大雪春台鳴
冬至伯勞歸小寒狼窺沸大寒蜩首下

蛟刺登也似蠶小者登木食葉大暑下樹結蘭附根
或土內春化蛻蝶而出於枝間生子復成刺蝥

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魚陟負冰獺祭魚候雁北啟蟄雉
震响雞將鳴

蟪蛄

卷七 物候

十一

仲春之月初俊羔昆小蟲榮倉庚鳴鷹化為鳩元鳥至
季春之月羴羊穀則鳴田鼠化為鴛鳴鳩拂其羽燕勝
降於桑

孟夏之月蟪蛄鳴蚯蚓出鳴蟪蛄鳴札

仲夏之月螳螂生鳩始鳴反舌無聲浮游有股鹿角解
良蜩鳴唐蜩鳴鳩化為鷹

季夏之月蟋蟀居壁鷹始鳴乃學習腐草為螢

孟秋之月寒蟬鳴鷹乃祭鳥

仲秋之月鹿人從駕為鼠鴻雁來元鳥歸丹鳥養白鳥

蟄蟲坯戶

季秋之月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陂元鳥蟄熊貉猪
既則穴豺乃祭獸蟄蟲咸俯

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為蜃

仲冬之月鷓鴣不鳴虎始交蚯蚓結麋角解

季冬之月雁北向鵲始巢雉雞乳征鳥厲疾

反舌百舌也鷓鴣也翠碧也喚起也喚春也望春也

懷春也報春也祝鳩也春鳥也牛屎喇哥也似鷓鴣

而小氣臭無冠短尾蒼色喙尖黑行則頭俯好食蚯蚓

蟪蛄

卷七 物候

十一

蚓飛高聲壯能反覆為百鳥之音圓轉如絡絲春初
鳴曰春起也夏初鳴曰春去也立春則鳴夏至無聲
十月蕪蕪然反舌祭邑以為蝦蟆服虔以為白腹鳥
陳藏器以為鶯

物有月貓虎食物應旬馬駒從母應旬牛犢從母應望
前望後蝌斗生足應大盡小盡

蠟斗活東也活師也懸針也元魚也水仙子也蝦蟆

臺也狀似魚頭圓身青黑無足有尾長則尾脫足生

為蝦蟆月大先生前二足月小先生後二足二三月

問蛙蝥戕腸於水際草上纏繳如索日見黑點漸至
春水時鳴以聒之則蝌斗出

鱖鬚應月獺肝應月鵲飛應月石背之子應月香魚之
長應月螺肉視月盈虛魚腦視月盈虛蚌蛛視月盈虛
鱗黃視月盈虛

鰕魚也水豚也鰕豚也石桂也形扁而腹濶大口
大目細鱗有斑彩其斑雄明雌暗皆有鬣鱗鬣皆
圓黃質黑章皮厚肉緊味如豚夏居石穴冬假泥窠
其體不能屈曲如蹶也鬣刺十二應十二月脊有二

蟪蛄

卷七 物候

七

骨每月一骨有毒漁者取其雄置於溪畔羣雌齧拽
不捨掣而取之常得十數尾凡魚無肚不嚼唯鰕有
肚而能嚼也

石背荔蟲也冬伏荔枝葉下如核及荔挺花則蟲生
子每生十二粒歲有閏即增其一當荔香時輒溺枝
上全枝脫帶矣

香魚記月魚也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冬月則
長尺餘生子後即橋
螺有十五種曰蠶蠟也螺蛸也田螺也生木田岸側

形圓殼有旋文大者如梨橘小者如桃李其性畏雪
其肉視月盈虛望前則肥望後漸瘦秋冬水蛭入其
厝不可妄食曰蝸蝸螺也水貝也似蠶而小殼厚肉

似蝸泥壁數年可以不死曰蛾海蟀也馬蚶也蚶貝
也大如腹皮黃肉白大者圍九寸細者圍七八寸長
三四寸老鵬入海所化曰蠶蜆也扁螺也小如蚌黑
色能候雨以其殼飛俗謂之蠶有土蠶黃蠶二種曰
蠶細而長可治目疾曰躑步大螺也負殼而行冷便
入殼生卵著石軟柔以綿取之則堅矣曰蝸蝸沙屑

蟪蛄

卷七 物候

七

也土蚶也身綠尾白曰海螺流螺也蝦豬螺也大如
小拳青黃色長四五寸肉厚甲香鳴則大風吐光則
雨大者如甌面前一邊直揆數寸圍殼岨岨有刺合
衆香燒之則香獨燒反臭曰石螺長生螺也相思子
也郎君子也狀如杏仁青碧色中實如石大如豆置
醋中雌雄相逐頃刻便合即下卵如粟置之篋中經
歲不壞曰叱螺在海邊樹上見人則叱聲如人曰鸚
鵡螺狀似覆杯白質黑文中有蟲居之狀如鸚鵡曰
珠螺瑩潔如珠曰文螺長寸有文可爲酒杯曰銅螺

殼有光彩可飾鏡背曰青螺似蠶色如翡翠曰螭螺
生海泥中高跳丈許或羣化爲虫曰梭尾螺形如梭
曰蓼螺莖螺也紫色有錦文味辛如蓼曰泥螺狀如
蠶豆曰紅螺似鸚鵡螺殼薄而紅行沙中夜生光曰
濛濛螺身魚翼出濛水曰白螺曰蠟螺曰香螺曰丹
螺曰黃螺曰雲螺曰花螺曰米螺曰竹螺曰醋螺曰
溪螺曰莎螺曰油螺

蟹郭索也螳螂也一品膏也含黃伯也夾舌蟲也橫
行介士也無腸公子也鶴眼蜎腹蜎腦蜎足利鉗尖

蠕範

卷七 物候

五

爪八跪外刺有爪如拳丁二螯前列如執鉞狀殼脆
而堅有星十二點深騰脂色殼中有黃應月盈虛八
月以後則黃白滿殼其性多躁或繫諸繩縷或投諸
笞箠則引聲噴沫至死乃已生水者黃而腥生止
水水者紺而香雄曰螻螳脂長雌曰博帶脂團散子
後卽自枯死其黃化漆爲水其螯和硫黃或黑火血
燒烟可集鼠於庭每歲八月蟹殼內有稍芒長寸許
向東入海輪與海神漁人伺其出水而拾之夜火照
捕咸附明而至謂之蟹浪或乘流而障之謂之蟹障

有十九種曰螭螭長四五寸足螯有毛生河海中曰
螭螭也螭螭也螭螭也彭越也小於蟹足無毛螯
微有毛生泥塗中食土曰螭螭長卿也小於螭無毛
生陂池田港曰石鹽小於螭長不及寸廣僅半之曰
螭螭也似螭而殼薄螯銳斷物體小多黃曰擁劍桀
步也執火也竭樸也似螭而大黃色兩螯左大右小
其大螯赤殼黑斑文有光每取物則大螯障目小螯
取之每食物則以大螯鬪小螯食之曰螭螭青螭也
撥權也似蟹而大長可尺餘身扁殼青螯強兩螯有

蠕範

卷七 物候

六

細白毛八足皆有微毛後足薄而濶隨大浪退殼一
退一長大者如升小者如蓋樸能與虎鬪曰蘆葍似
螭螭而細文曰虎螭虎蟹也大於螭螭有虎豹文殼
殷紅玳瑁又似瑪瑙曰蚌上蚌也蚌江也小身絲殼白
腹腹旁有毛十二足堅如石曰蜆似螭四足曰蛭似
螭六足曰鯨倚望也望潮也似螭而青或白常舉兩
螯東西顧睨行四五進亦如之八穴乃止潮將來則
出坎顧望不失常期其迎來謂之招潮潮退行泥中
謂之攤塗曰涉丸丸蟹也似螭常搏土作丸滿三百

九則潮至曰蠨蟻也。螭也。石蛭也。似蟹而大。殼赤。匡長。螯有稜。鋸。截物如煎。二三月膏滿。殼子滿。磨過。是則不及。曰鮓。鮓。鮓。鮓。似蠨蟻。亦似蟹。曰。蒼。虎。盧。禽。也。似。蝟。兩。螯。赤。色。有。毒。不。可。食。曰。沙。狗。似。蝟。而。小。見。人。便。走。壤。沙。土。為。穴。屈。折。易。道。不。可。尋。覓。出。南。海。曰。蟹。奴。大。如。錢。腹。下。又。有。小。蟹。如。榆。莢。曰。蠨。奴。寄。居。蟹。也。曰。水。蟹。殼。內。皆。鹹。水。可。淡。煮。而。吸。其。汁。曰。紅。蟹。殼。殷。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可。裝。為。酒。杯。曰。石。蟹。小。而。殼。堅。赤。生。恩。州。之。石。山。蒼。崖。州。之。榆。林。港。土。極。細。而。

端範

卷七 物類

七

氣寒蟹入則不能運動。片時化石。置几案上。可以明目。曰。飛。蟹。能。飛。曰。蟾。蟹。出。河。間。懸。老。犬。肉。於。水。濱。以。火。照。之。即。浮。因。取。之。曰。百。足。蟹。百。足。四。螯。長。九。尺。漢。武。時。善。苑。國。獻。曰。專。車。蟹。大。可。專。車。周。武。王。時。海。陽。獻。曰。千。里。蟹。出。姑。射。國。曰。大。蟹。高。數。百。丈。兩。螯。如。山。能。與。山。神。鬪。出。南。海。附。越。甯。之。鶴。背。明。洞。冥。之。鷺。喜。日。胥。徒。之。沉。明。雞。應。時。龍。鄉。之。伺。晨。雞。應。時。

物有日飛燕之泥。避戊己。瑋瑋之食。齋甲庚。蝙蝠忌庚。

申老鼠藏甲子虎奮衝破狐知孤虛。庚逢申而過街。鮓。遇丙而出穴。

鮓。鮓。魚也。嘉魚也。丙穴魚也。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二三月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其出入必丙日。腹多脂。炙者蒸葉隔之。不然脂注火。鮓。躍。應。更。鵝。鳴。應。更。雞。鳴。應。五。更。驢。鳴。應。五。更。更。

飯知更魚也。代漏龍也。赤色似鯉。一更一躍。鵝家雁也。舒雁也。蒼駟也。蒼白二色。大而垂胡。綠眼。

端範

卷七 物類

六

黃喙紅掌長脰。戔首善鬪。伏卵隨日光所轉。朝首向東。暮首向西。或云逆月向月。取氣助卵。性能啖蛇。蚓。制射工不食。生蟲其鳴。應更其腹。毳毛可為衣。被之絮柔暖。其涎可以化穀。見異類則差翅而鳴。見同類則拊翅而鳴。雞。雛。也。鵝。雛。也。燭。夜。也。翰。音。也。選。羽。也。勃。公。子。也。無。外。腎。小。腸。好。邪。祝。寒。則。縮。距。字。卵。二。十。日。而。化。夜。鳴。以。丑。晝。鳴。以。午。大。者。蜀。小。者。荆。其。雛。鷓。雞。本。朱。翁。所。化。故。呼。朱。朱。又。祝。翁。善。養。雞。故。呼。祝。祝。性。能。辟。邪。

螭範

卷七 物類

九

蒼蠶之家較飛去之其羽可以致風羣雞無故夜
 鳴者主不祥謂之荒雞黃昏獨啼者主天恩謂之慈
 啼牝雞鳴者殺之即已闌雞鳴者有毒不可食有五
 種曰反毛雞翻翻雞也松子雞也羽反向前曰烏骨
 雞色黃白不一骨皮俱烏凡舌黑者骨必黑曰傍雞
 鷄雞也高三四尺曰矮雞脚短二寸許曰食雞肥大
 不善鳴其異種曰細尾雞長尾雞也馬韓國尾長五
 尺餘朝鮮國尾長三尺餘曰容雞似雞五采出高興
 縣曰神雞色如金見人則飛入穴出雲都縣石室中

曰潮雞林雞也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出移
 風縣曰天雞玉雞也日初出時光照桃樹之上則此
 雞鳴而天下雞皆鳴出桃都山曰應時雞晝夜應十
 二時而鳴出南甸曰承露雞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
 清徹出南郡曰長鳴雞晝夜啼聲不歇出九真及
 州曰沈明雞石雞也寶雞也虎魄燕也大如燕并色
 在地中應時而鳴漢建安三年有徒國獻曰重明雞
 目有雙睛鳴聲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羽能飛出羽山
 曰遠飛雞翻明也目羽也大如鶻紫色翼下有日翅

螭範

卷七 物類

二

往海外夕復還曰鶴鷓雞三首三目六足六翼出基
 山曰鳧後似雞人面自呼出鹿臺山曰魃雀白首鼠
 足虎爪食人曰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漢太初
 二年月氏貢曰伺晨雞聲與漏合出龍鄉曰伺夜雞
 五時雞也隨鼓節而鳴一更一聲五更五聲曰鷄雞
 似鷺金頂紅背肉味每三月來九月去其來以夜羣
 飛之聲如雷曰杉雞頭有長黃毛如冠項頸正青如
 垂纓常棲杉木之下出臨海

鷓鳴應潮蜂衙應潮蟬九應潮鯨行應潮蚶暈應潮蟹

毛應潮石雞之聲應潮

鷓鷺也信鳥也水鴉也江鵝也閑客也知機叟也婆
 婆兒也三品鳥也碧海舍人也色如白鴿長喙修足
 羣飛蔽日其鳴應潮往來善候風風起輒飛至岸常
 以三月居洲嶼生卵江海俱有之其微紅色者曰芙蓉
 蒼蒼色者曰鷓鷺

蛤蜊白蛤也蘆雉也白殼紫脣每一潮生一殼能以
 殼飛善候風雨其生育但以涎液隨氣而化或曰千
 歲鳥所化其殼燒成爲粉謂之海粉

鮮醜也牛魚也引魚也半體魚也其頭如牛無鱗無
骨脂肉相間背有斑文腹下青色剝皮懸之潮至毛
起潮去毛伏大者長丈餘重三百觔

石雞潮雞也林雞也潮至則鳴其聲清遠如吹角
貓睛應十二時蠱色應十二時

貓蒙實也烏圓也家狸也狸奴也鼠將也白老也仙
哥也雪姑也衙蟬奴也崑崙姐已也似虎而小狸身
虎面柔毛利齒尼長腰短目如金色其睛應十二時
寅申巳亥圓如滿月辰戌丑未滅如棗核子午卯酉

蠕範

卷七 物類

三

則旋細如線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煖性畏寒而
不畏暑口齶有九坎者善捕鼠能畫地卜食其食鼠
隨月旬上下旬食頭中旬食腹下旬食足其毛不
容蚤蝨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孕兩月而生
每乳數子見寘人即自食其子或無壯但以竹箒掃
背數次則孕瘞死貓於園可以引竹竹鞭繫之則隨
節折裂殆與竹同性也揚子江有金山貓過之則不
捕鼠過者剪紙貓投水以厭之張搏好貓有七種曰
東守曰白鳳曰紫英曰祛憤曰錦帶曰雲圖曰萬貫

人謂搏貓精也西洋貓有肉翅能飛

蠱辟役也蜥蜴蠱也籬頭蠱也十二時蠱也大小如
指狀似守宮腦上逆背有肉鼠如冠噴長頸長足身
黑色大者長尺許尾與身等暑月時見於籬壁間其
首之色乍赤乍黃隨十二時變化或化十二辰狀傷
人立死既潛噬人急走藩籬之上望親族之哭李時
珍以此為真守宮又酉陽雜俎謂螳螂一名籬頭潮
是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與此同名異類也按
此似蜥蜴蠱實非南人蓄養之蠱也蠱毒不一有金

蠕範

卷七 物類

三

蠶蠱馬蝗蠱蠅蚱蠱蜈蚣蠱蝦蟇蠱蜥蜴蠱挑生蠱
草蠱蛇蠱皆取百蠱入甕令其自相吞食經年獨存
者能隱形與人作禍

物有位蛛絲右轉為矢左盤禽鳥之屬怒則左顧喜則
右顧起則張左翼下則張右翼

蜘蛛有六種曰蜃蜘蛛也蛛蠶也蠶蠶也蠶蠶也蠶
蠶也蜘蛛也卷蠶也蠶喻也蠶蠶也毒餘也蠶蠶也
次毒也社公也網公也大腹深灰色空中作網如魚
罾白處其中飛蠶觸網纏漚食之春跋輒吐遊絲遠

蠕範

卷七

物候

蠅每逢申日能越可長至數丈其絲入口傷明其網
 繫疣自落其氣吸蜥蜴雖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其
 溺射蜈蚣則節節斷爛曰螻蛄也長螳也青鳥也
 解憂也喜母也親客也絡新婦也小而微紅長脚抱
 子而行者衣有喜曰號虵虎也蠅狐也蠅蝗也蠅豹
 也身小足長色灰白兩目似虎炯然有光背邊有雙
 肉爪善捕蠅躡身不動急起攫得之五月五日杵碎
 拌豆則豆自躍而擊蠅曰瑩鏡瑩蘭也瑩蠅也瑩錢
 也扁蠅也形扁薄八足斑色作窠如幕貼壁間曰巴
 蛛身只數寸踣長數倍有大毒網羅竹柏盡死中人
 生瘡而死用雄黃苦酒塗嚼處仍用鼠婦食其絲盡
 乃愈曰海蛛大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網虎豹食之
 其皮為履不航而涉曰天蛇大而五色花文作人網
 螫人瘡處有蛇飲秦皮湯針取之又商於有白蛛蓬
 鵠山有黑鵠
 鵠鴉鵠也人曰也飛奴也半天嬌人也揮羽佳人也
 似鳩毛色不一兩兩相匹性淫易合亦與鳩匹交則
 雌乘雄背其聲曰鴉人家多畜之亦有野者

蠕範

卷七

物候

物有方盈行北首燕戶北向鵠鳴北向闌胡北向鵠鳴
 南翥鵠南翔蛇蟠壬地鵠避歲君
 闌胡花魚也跳魚也彈塗也泥猴也似鰕而短似鰕
 而細大如拇指鬚鬚青斑色有細綠點頂方眼生頂
 上生海濱泥穴中登物捷如獼猴夜則駢首朝北
 鵠鷓鷃爽也麥雞也鷓鷃也鷓鷃也鷓鷃也麋鷃也
 錯落也似雁長頸高足色青蒼或灰亦有綠色者頂
 無丹兩頰紅胎生皮可為裘好羣飛季秋則南翔就
 暖可以候霜故曰鷓鷃則霜鷓鷃飛則露鷓鷃飛則雨鷓鷃
 商羊也
 鵠喜鵠也乾鵠也飛駁也神女也鵠鵠也鵠鵠也芻
 尼也喜奈何也大如鴉長尾夫紫黑爪綠背白腹能
 知氣候疾徐陰陽向背風水高下歲必一營巢其葦
 生比他物最蚤傳枝而交音感而孕相視而抱小寒
 後五日即巢其巢開門常避太歲向天乙構取在樹
 杪枝不取墮地其衝木為梁謂之隱巢木合鷓鷃不
 見人見之者富貴多風則去高木就卑枝春二月乳
 子已舍巢去他鳥居之涉秋首無毛若髮好味穩實

結玉于腦謂之鵠王此鵠不鳴不卵時棲竹上其屎中蛸蛸即反而受啄其枕石端午採之可為媚藥其腦焚之令人相思其別種曰真鵠鷓鴣也山鸚哥也毛色似翠喙赤而長赤足曰練鵠帶鳥也壽帶也拖白練也雉尾長雌尾短頭有白毛如練帶曰鷓鴣赤黑色兩首四足出翠山曰鷓鴣白身赤尾六足出歸山曰嬰勺赤首赤目赤喙白身出支離山曰青耕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出堇理山曰丹鵠丹色夏月輒易毛羽出塗修國曰鷓鴣高七尺解人語漢章帝時條

蠕範

卷七

物侯

五

支國獻

附大兵則大鶚朱厭狔狼狙鼠梁鱖魚見大旱則鷓鴣鳥鵠鳥蚩鼠徹徹鳴蛇鱒魚條鱖魚薄魚見大水則勝遇蠻蠻長右合窠夫諸花蛇羸魚見有恐則酸與雍和朱孺見多疫則跛踵絜鉤蜚牛猴獸見大穰則狡犬當康文鱗見譌火則畢方孩郎見大風則山獬聞獬見多土功則狸力鷲鷓見大繇則猓襲見多狡客則伎夜見多放十則鴉見又附寅日虎自稱虞吏狼自稱當路君狸自稱食

卯日兔自稱丈夫麋自稱王父鹿自稱西王母辰日龍自稱雨師魚自稱河伯蟹自稱無腸公子巳日蛇自稱寡人竈蟲自稱時君午日馬自稱三公未日羊自稱主人麀自稱吏申日猴自稱人君猿自稱九卿酉日雞自稱將軍雉自稱捕賊戌日犬自稱人姓字狐自稱城陽公仲亥日猪自稱人君子日鼠自稱社君伏翼自稱神人丑日牛自稱書生山中逢之者呼其名不能為害

鵠冬月落毛鵠冬月落毛黃鶯冬月落毛

蠕範

卷七

物侯

五

鵠魚鵠也似鷓鴣而有文采蛇頭長頸足近尾不能行冬月落毛棲息溪岸見人則沒入水
鯨正月出鱖二月出鮓三月出鱮四月出鱠五月出鯨春出鱖夏出秋則蟄矣故曰魚龍以秋為夜
鱖麥魚也春魚也交魚也跳艇也武陽魚也狀似魚苗大如針一斤千頭春月自東流縣巖穴流出湖流至石人瀨漸大越此則化蜻蜓飛去
鱮勒魚也功魚也似鱖小首細鱗腹下有硬刺常以四月至海上漁人聽水聲取之頭上有骨合如鵠喙

亦有冬月出者謂之雪映

鱗鱗魚也昌風也昌侯也狗瞋睡也似鰓頭上突起

連背身圓肉厚羣魚隨之食其涎沫如媚

鰓鱗也春來也圓厚而長腹起額扁喙長鱗細腹白

背微黃口在頷下亦能噉魚首有二石如玉

虎嘯則風鳴岸則風鯨飛則風鯨湧則風鳴則風驚

避則風鳴移棗則風蚱飛磴則風

鯨鯨也文鯨也飛魚也似鯉鳥翅魚身蒼文白首赤

喙長尺許大者長丈翅與尾齊羣飛水上海人候之

蜻蛉

卷七 物候

三

當有大風

鯨鯨也鯨鯨也鯨鯨也鯨鯨也鯨鯨也鯨鯨也鯨鯨也

鯨也江豚也白鯨也鯨鯨也似豚無鱗黑色雌者

胸有兩乳鼻中有聲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

必大風噴水直上常起伏江中似拜叩然謂之拜風

重百觔而肥不可食大者可二千觔其膏可以點燈

照紡織則暗照歌舞則明謂之饑燈相傳懶婦所化

鷗晨風也海青也似鷹而大青色鳴則大風每向風

展翅迅搏鳥雀按今海青鳥似鷗鷗而小青色黃眼

圓尾鷗鷗生三子則一為海青長則食其二子其鷗

又倍於鷗鷗始即鷗也又青鷗稱海東青非此

鷗秃鷗也秃鷗也鷗鷗也慈老也扶老也秃居也雜

縣也身似鷗爪似雞長頸赤目青蒼色頭項無毛頂

皮方二寸許紅如鶴頂喙深黃而扁長尺餘喙有胡

袋性貪惡好啗魚蛇鳥雜張翼廣五六尺舉頭高七

八尺能與人鬪海有大風則避之有白黑花三種其

白者為胡鷗老

鶴仰鳴則雨鳩夕鳴則雨蠶鳴則雨鵲鳴則雨蜈蚣則

蜻蛉

卷七 物候

天

兩蟻出則雨蜻蛉避則雨商羊無則雨雉尾垂則雨鳥翅

動則雨蟻封穴則雨蚱飛春則雨

蟻猥狗也雨母也大如筆管長三寸雨將至則匿草

木下避之

商羊鷗也獨足也山蕭也大如鷗文身亦口一足晝

伏夜飛將雨則鳴其聲自呼過冬則繫食蟲多不食

稻梁

鼈向日而伏卵龜向日而浮身鼈逆月而吐沫鷗逆月

而孔子

蚌蛤閉雷而縮天蛤聞雷而下種羊聞雷而生蛟卵聞雷而入地象牙聞雷而發花蜩聞雷而脫尾使虎父嘯風蚯蚓與雲黑蚩降雨蜥蜴吐雹猛獸噉霧不謂我作天工乎

蚯蚓蝨也蠃也蟻也附蚓也寒蚓也寒欣也寒蟪也蚤蟻也蜜壇也土壇也曲蟻也曲蟻也蟬也蟻也蟻也胸臆也蟋端也巨擘也引無也土龍也地龍也鳴砌也歌女也孟夏出冬至結大寒首下陽動首上雨則先出晴則夜鳴其身屈曲却行前後各

蠅

卷七 物侯

完

一窾而前窾中視聽嗅食歌備五用焉與早益為雌雄老則頸白可以興雲其血能柔弓弩其塵背酒之可以起霧仲冬蟄結如毳化為百合取芥皮清水斗半燒石如炭狀蠟脂入之七日後置治則魚鼈聚焉又晉景和中有白蚓宋永嘉中有青蚓唐太和三年廬州有步蚓長二三丈當項兩足如雀能步行又上都渾城宅外有樹蚓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數百穴槐樹中又唐荊州有蚓長尺餘口露雙齒壯下有足如虻行疾於常蚓

蠅

物名第十五

物之至貴者莫如馬美其能者失其類不類之類能莫尚焉是故周穆穆漢文龍子紫燕秦皇銅雀晨熹白兔呂布赤兔曹洪白鶴汾陽九花虬

馬騎者側面小耳圓蹄散尾項上有鬃毛膝前有夜眼腎中有寶謂之墨其齒少者眼光能照人全身齒愈大則光愈近食杜藹善食稻穀足重食鼠屎腹

蠅

卷八 物名

賤食雜糞生骨眼其性畏灰馬駒遇灰則死以僵蠶拭唇或取桑作末塗口則不食草以鼠狼皮掛槽則不食穀以馬毛大尾指朋衣衣中若大婦衣中則兩相憎惡馬生子謂之駒駒生月初者行先月生月中者行並月生月終者行後母馬名之異赫連氏馬曰白口駒黃帝馬曰飛黃夏馬曰驪殷馬曰騶周馬曰飛兔曰腰裏破馬曰九代湯馬曰青龍曰追風放王馬曰馮穆王馬曰翠龍曰腰裏晉獻公馬曰厲產晉惠公馬曰小駒宋文公馬曰白頸唐成公馬曰白駒

衛侯馬曰騾北曰破服延陵卓子馬曰桃文尸子馬
曰蘭池曰秀馱曰逢馱黃子馬曰晨風曰黃鵠項羽
馬曰烏騾呂后馬曰紫燕東方朔馬曰芬景昌邑王
馬曰果下漢昭烈帝馬曰的顛張飛馬曰玉追曰豹
月烏呂布馬曰赤兔魏武帝馬曰絕影魏文帝馬曰
澤馬曰織鬃曹洪馬曰白鶴曹彰馬曰白鶴曹植馬
曰紫駢曹真馬曰驚帆裴果馬曰黃驄王戎馬曰巴
鎮袁顛馬曰飛燕河間王馬曰追風曰後貌陸父馬
曰雲駒司馬休之馬曰揚武劉琨馬曰騏雄陸郎馬

端範

卷八 物名

二

曰斑驄郭摩馬曰白額駒支道林馬曰頻伽齊太祖
馬曰龍驤赤梁武帝馬曰玉獅子北齊高緯馬曰駮
龍曰儀同慕容廆馬曰赭白冉閔馬曰朱龍姚襄馬
曰黎眉騾姚興馬曰奇獅子隋文帝馬曰騶驎曰獅
子驄隋煬帝馬曰獅子驄唐太宗馬曰黃驄唐元
宗馬曰玉花驄曰照夜白唐代宗馬曰九花虬唐德
宗馬曰望雲馱曰神智驄曰如意驄荆王馬曰碧雲
馱長孫晟馬曰閃霞秦叔寶馬曰忽雷駮李白馬曰
黃肉之哥舒翰馬曰赤將軍馬會恩馬曰龍子衛伯

玉馬曰玉腕騾郭子儀馬曰九花虬高駢馬曰大烏
元稹馬曰銀杏鄭駟馬曰撒豆驄杜重威馬曰吉祥
座景延廣馬曰肉胡床寇彥鄉馬曰一丈烏劉晏馬
曰自在將軍李後主馬曰綠耳梯宋仁宗馬曰玉道
遙宋神宗馬曰小烏宋徽宗馬曰龍驤將軍汪革馬
曰惺惺騾梅聖俞馬曰鐵額曰碧雲金世祖馬曰禿
耳金主亮馬曰小將軍西夏馬曰赤駝夏明昇馬曰
飛越峯明尹堅馬曰撞倒山董璫馬曰錦膊驄白民
馬曰乘黃鳥孫馬曰西極大宛馬曰天馬曰蒲梢曰

端範

卷八 物名

三

汗血犬戎馬曰雞斯曰古黃曰吉疆鮮卑馬曰黃耳
吐谷渾馬曰青海驄大宛馬曰叱撥回紇馬曰綠野
子闐馬曰鳳頭驄曰花滿川龜茲馬曰丹髦曰龍驤
曰天驥曰腰寬曲端馬曰鐵象西域馬曰小步佛馬
曰犍陟曰蹇特轉輪王馬曰波羅訶蕃馬曰駮鶻朝
鮮馬曰麒麟秦馬曰好頭赤又周穆王駟馬曰驥曰
溫驥曰華留曰騾耳又八駿曰驊騮綠耳赤驥白龍
渠黃踰輪盜驥山子又八駿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
踰暉超光騰霞扶翼漢文帝九逸曰浮雲赤霄絕影

逸驃紫燕綠螭龍子驕駒絕塵秦始皇七名曰追風
赤兔躡影追電飛翽銅雀晨鳧唐太宗十驥曰騰霜
白皎雪馳凝露驄懸光馳決波騎飛霞驃發電赤流
金駒翔麟紫奔虹赤天寶六馬曰紅玉輦紫玉輦平
山輦凌雲輦飛霄輦百花輦王昶五馬曰金鞍使者
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公驥國公馬之異種曰野牛
尾白身一角出敦頭山曰鹿蜀白首虎文赤尾出祖
陽山曰孰湖鳥翼人面蛇尾好舉入出崦嵫山曰靡疏
一角出帶山曰嵒嵒羊目牛尾四角出磔山曰乘黃

蠕範

卷八 物名

四

似騏背有兩角出白民國曰嗅石不飲濁水不食生
卉能嗅石知金玉吹石則閉曰獨角馬黃毛一角角
長四五尺解百毒其銳能觸獅出印度國曰水馬文
臂牛尾出滑水

非馬曰馬螳螂天馬鳩掇竈馬龜水馬蟻元駒蝶春駒
鳩掇竈馬也竈雞也狀如促織而稍大灰色六足無
翼長尾易死好穴竈其聲清微如日織織列子謂胡
蝶所化

非牛曰牛鬣偃牛蝸土牛蟻天牛蜚米牛天螺桑牛蟻

蠕黑牛蛭蚰涎牛

非羊曰羊蜻蜒紗羊草蟲蒙羊獨足商羊狗地羊蟻山
羊蠅羊

羊柔毛也少牢也胡髯也青烏也羝根也高山君也
長髯主薄也角無枝曰無神腸薄而曲性淫而狠惡
淫喜燥又性善羣每羣一雄為主舉羣聽之謂之壓
羣又性畏露早出晚歸又性嗜百草不擇所噉食仙
茅則筋食鈎吻則肥食仙靈脾則淫食躑躅則死好
食鹽瓦器砌鹽於圈內則羊戀鹽還圈不勞人收矣

蠕範

卷八 物名

五

羔飲母乳必跪似知禮者凡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
火燒其尾則定其頭骨灰投治則鐵自融脰骨灰磨
鏡則明其脂可以柔銀輓銅殺羊角可以縮錫懸羊
頭於門則賊盜驚不敢入有羊肝石白色如玉似狗
寶附膽而生羊死不瞑目以其無睛也家畜二種曰
吳羊羝羊也滑羊也頭身相等毛直而短曰夏羊綿
羊也頭小身大毛卷而長綿羊有大尾者謂之靈羊
尾方潤而肥忽魯諷國所出身重七八十斤尾重二
十餘斤行則以車載之其別種曰龍種羊地生羊也

以臍肉或脰骨種土中溉以水聞雷則羔生於土臍與土連割臍則死唯走馬擊鼓驚而斷之便逐水草大如兔皮可爲褥出西海大漠拂林波斯諸國曰羴花羊也鹿羊也牛羊也深褐黑脊白斑似鹿或似牛曰羴羊璽耳羊也耳小肋細腹黃善走喜卧沙地曰羴羊蹄羊也蹄皮至剛可以割黍曰水羊皮細可織爲布出海西曰赫羊紅羊也體大而色赤曰橘綠羊迭角羊也四角或六角角兩相對味劣不入鼎俎周成王時有獻者曰驪似麋四角馬尾有距善旋其名

羴範

卷八 物名

六

自呼出太行山曰羴羊羴羊也羊身馬尾出錢來山曰羴羴羴羴也胡羊也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尾白胸至尾九塊又阿丹羴羊亦有九尾曰龍羊似畜羊而大其角繚上重八九兩黑質白章可爲帶勝曰青羊尾毛如翠出屬賓國曰一角羊角當頂上實龍種食其肉者殺人或宰之受雷震曰大羊食鹿豕出春山曰葱羴羊身有赤鬣出符禺山曰羴羊構子也羴羴也一角一目在耳後出代州雁門谷口曰電羴羊大如犛牛出九真曰蛟羊似羊無角食之有毒曰

狗尾羊似山羊尾長二尺餘出忽魯謨斯曰鬪羊高二三尺前體毛長委地後體毛短似剪角彎向上出忽魯謨斯曰阿丹羊白毛無角項有袋如牛毛短如犬尾大如盤曰白沙龍其膏最嫩出馮翊曰五色羊漢南越王尉陀所獻曰羴羊無口不可殺出洵山曰土蟻似羊有四角食人出崑崙山曰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生日二首羊兩首相背隋漢王諒總管并州時出曰滂羊一目百交脯不可食但著淋席已自驚人出陰夷山曰吐珠羊南唐劉欽苑中所產曰黃

羴範

卷八 物名

七

羊北方產食之不羶曰斤羊善躍上下峭嚴如跌出涼州又金精化羊千歲樹化羊梓樹精化青羊又百年而紅又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非狗曰狗蠟沙狗鳩水狗蠟蝟上狗蝦蟆溪狗狗犬也地羊也黃羊也羴獻也守門使也性善警止禦又性前趨孕三月而生射見之跪虎見之辟食其木髓則死過膈臍則驚其血辟不祥以血灌蠟燒之可以集鼠其皮毛燒灰止天風其肝和土泥塗舍婦妾孝順其腹有物似白石而青者謂之狗寶凡冬

毛者靡高四尺者癸狂者獠長喙者獠謂之田犬善獵短喙者獨謂之吠犬善守其名之異高辛犬曰祭甄殷犬曰虞周犬曰魯穆王犬曰甄白重工徹止翟假徐君犬曰鵠倉楚犬曰茹黃晉犬曰癸韓犬曰盧宋犬曰鵠南越犬曰獲搜匈奴犬曰狡吳李信純犬曰黑龍著楊萬年犬曰青駁李亭犬曰修毫齋駁白望青曹庚翼犬曰白龍陸機犬曰黃耳張林犬曰阿永陳張彪犬曰黃倉華隆犬曰的尾張平犬曰飛燕齊高緯犬曰赤虎唐楊貴妃犬曰獨子王鐸犬曰花

喘範

卷八物名

八

鳴趙澤民犬曰桃花廖習之犬曰黃奴杜光庭犬曰吠雲宋虞經臣犬曰渠來蘇東坡犬曰烏喙裴至德犬曰青花張朝犬曰小狸呂本中犬曰雪童仙人裴真君犬曰白靈韋善俊犬曰烏龍又周處風土記犬有青鷗白雀飛龍虎子渴猶五魚其別種曰獐虎爪有甲曰獠獠身豸鬣有鱗曰蚬如犬青色食人曰蠻犬如獵犬剛而善警出桂海曰天犬赤色出金門曰天馬似犬白首黑身出馬成山曰天狗似狸白首出陰山曰豹犬錐口赤身高四尺出匈奴曰狡少狗

也巨口黑身豹文牛角出匈奴曰谿邊谷遺也席其皮者不蠹出天帝山曰大狗其犬如驢赤色搖鞵於數里之外可以呼至出屬賓曰赤小犬色如火元至正中昆明玉案山產曰般第狗晝潛水中夜卧旱地咬斷樹木利如刀出西洋曰鬱林犬垂耳拳尾極高大曰拂蘇狗高六寸長尺餘性慧能曳馬銜燭唐武德中高昌獻曰從從六足犬也出拘狀山曰木狗元豹也似犬黑色能登木皮可為褥出川廣曰雙角狗漢文帝齊雍城門外產曰兩首大唐神功元年安國

蠕範

卷八物名

九

獻 井雞曰雞蚘醢雞龜田雞翰沙雞蟻蟻江雞紺蠶天雞 鷓鴣撥竈雞 井虎曰虎犬赤虎麋蚌虎蟻水虎馬腹水虎魃蠅虎鳩 魚虎鱗魚虎蜥蜴蝎虎鴉鴉蘆虎赤蠟蘆虎 馬腹水唐也水盧也水虎也人膝也人面虎爪有鱗 如三四歲小兒甲如鱗射不可入常沒水中出其 膝頭示人小兒不知而取弄之則殺人 鱗鱗也蚘也魚虎也忽雷也骨雷也泡魚也土奴魚

也。體啾啾，目虎首，鬚身四足，喙長三尺，身長二丈，有黃黑蒼白各色，其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背皮如蠟，有芒刺成鉤，刺人有涎如膠，仍自膠粘多於水邊，潛伏入畜近水以尾取之，如象用鼻，鹿走崖岸之上，聞鱖叫則鹿怖而墮水，為所得，惟熊能制之，往往握其茹，至岸裂孽而食也。鴛舉止趨疾，口森鋸齒，一生百卵，或成他形，得之者擊去其齒，齒能復生，雖身朽齒三作也。秋化為虎，三爪亦化豪猪，或化鮫魚。

鳥喙曰喙，爪曰距，尾曰擘，脰曰輿，喙曰亢。

蜻蛉

卷八 物名

十

曰員官其音食者曰唼，翅曰翮，口翎，頸毛曰翁。

鳥禽也。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然曲禮：狸狔稱禽，周禮：羔雁稱禽，是獸亦禽矣。鳥種不一，口畫眉似鶯而大，蒼褐色，兩頰有白毛斜長，一帶如畫，好鬪善鳴，其聲悠揚宛轉，甚可人聽。劍關有白首，不能及媒，不敢引，殆千年物。曰金頭鷲，天鷲也。似雁，長頸肉可食，皮可衣，俗以為鶻。曰白翎，百靈也。似雀，能為禽獸之音。元世祖樂有白翎雀，出烏桓。曰鷓鴣，野間小鳥，似鷓鴣，蒼色，長喙，與翡翠異。曰松鳧，似鳧，入

蜻蛉

卷八 物名

十

水食，魚食已，則棲松間，宿必以樹，曰陽鴉，陽鳥也。似鶴而小，身黑頸長而白，出建州。曰飛廉，神禽也。鹿首，雀身，蛇尾，豹文，曰甘蟲，人面，綠羽，紺爪，水禽。山鳥見之皆狎，其聲云甘甘，曰吉弔，似百舌，其聲云吉弔，曰後懊，似杜鵑，其聲云後懊，出鄆陵。曰佛現，似鸚鵡，而大，出峨眉。山晴午，白光發現，此鳥輒呼，佛現曰護花，每春初，花發，輒鳴，枝上遊人折花，則盤旋枝上，呼莫損花，出池州。九華山曰護山，鷄惜春鳥也，大不踰燕，其聲云莫摘花果，或云勿偷花果，出峨眉。山然此鳥在處有之，黑色似鳩，而小，吾鄉譯其音云今年花好，又有似燕而大，黑身黃脰者，鳴云今年恹恹，曰婆餅焦，出江淮間，有遠成者，其聲思之甚，方作餅為餉，恐焦遣子偵之子，回母已化鳥，鳴云婆餅焦，曰異鳥出緬甸，深山坳中所遺精液，瑩潤若珠，土人得之外，裹薄銅七十二層，謂之緬鈴，置案頭，旋運不往，握之令人渾身木麻，房中術用之，然易壞壞，即不可修矣。曰跋踵，足翫尾，出復州。曰羅羅，食人，出萊山。曰人面鳥，雌身犬尾，出崦嵫山。曰肥遺，似鴉，黃身赤喙，出英山。

曰飛涎鳥似鼠兩翼赤足每曉當棲禽未散遠樹飛涎沾灑枝葉上禽惹如網搏而食之如不獲禽即逐空中以涎灑之無不中出南海狗國曰帶箭鳥似鷗羽色黃綠開雜尾生兩枝長二尺直而不臬啣尾梢有毛窠如箭羽出嶺表曰細鳥候蟲也蟬鳥也狀似鸚鵡大如蠅聲聞數里如黃鵠之音漢武時舉勃謁貢曰念佛鳥大如雞羽毛黃褐翠碧間而成文音韻清滑如誦佛聲曰音聲鳥雲韶部也似練雀而五色喙紅足碧其小者羽間元黃足或青或紅高峯絕嘯

婦絕

卷八物名

十三

而陽而巢飛翔有序唯暮春早秋一見之風輕烟暖聲響互發如聆蕭韶曰搗藥鳥棲幽谷之中形不可見春夏月夜獨鳴云克丁當窠如梓白敲戛之聲清亮可聽曰白鳥王母使者也青足赤味白翼絳額出齊郡函山相傳王母守藥函之鳥曰九色鳥九尾鳥也錦鳳也繡鸞也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細背元尾云是西王母禽曰銅環鳥大如白鸞青色赤目膝上體下有自然銅環刻畫如人工出營道縣曰懊恨鳥白首赤足黃腹丹翅聲云懊恨也母兮

婦絕

卷八物名

十三

唐開元間棲濮州庭樹曰楚魂亡魂鳥也楚懷王囚咸陽而死化此鳥曰北海大鳥高千里首文天膺文候左翼文鷲右翼文勒在海中捕魚飛則兩翼相切如雷如風曰武功大鳥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狀如蝙蝠唐大曆八年集武功曰浪鳥狀似老鸛大如駝攫人食之出真臘葛浪山曰異鳥金翅黑身巢蘭陵山井中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曰却火雀純黑大小似燕置火中火自散去唐順宗時拘弭國貢盛水晶籠中宮人夜持熾炬燒之不能損毛羽曰知更雀每夜初更有聲五更則急鳴唐裴耀卿所養曰報春鳥似鸚鵡而小蒼黃色每正二月鳴云春起也三四月鳴云春去也出顧渚山曰師子禽毛黃赤而光鮮身小鳴則地動石裂出南金山曰意意鳥粉粉猴猴似無所能引援而飛迺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出東海曰思婦鳥昔有人登山思婦絕望愁念而死化此鳥曰乞飯鳥若彭蠡湖中隨舟行舟人拋飯與之接食不遺一粒巫峽中亦有此鳥謂之神鴉曰帝江能識歌舞之妙出天山

曰櫟鳥黑文赤翁似鴉出天帝山曰鷺鳥狀如夸父
四翼一目出梁渠山曰鷓鴣似泉曰鳴鳥五彩張口
嘘天曰鷓鴣黃身赤足六首出互人國曰大鷓曰少
鷓俱似青鳥曰青鳥赤首黑目出王母山曰畢方似
鶴一足赤文青質白喙出章莪山曰大鷓似鷓鴣文
白首赤喙虎爪出鍾山曰鷓鴣似鷓鴣人足出盧其
山曰絜鈞似鳧鼠尾善登木出繹山曰鷓似鳧青身
赤首赤尾出青霞山曰鷓羣居朋飛出夢聯山曰瞿
如似鷓三足人面出禱過山曰鷓知人吉凶曰背明

蜃鏡

卷八 物名

十四

似鶴止不向明巢常向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
磬笙竽聲則奮翅搖首而舞吳黃龍元年越雋國獻
曰鴻鵠狀似禿鶩色似鴉鳩無腸無皮肉羽翎附骨
而生雄雌相盼則生出含明國曰命命共命也兩首
一身識神各異出西域雪山曰藏珠鳥似鳳紺身丹
翼每鳴翔則吐珠數斛出瀛洲曰印第鳥其吻能解
百毒出西洋曰厄馬長頸高足翼不能飛足若牛蹄
善走馬不可追出白露國曰象鼻雞大如鴉羽毛華
彩吻上有鼻如象可伸可縮伸可五寸縮只寸餘怒

蜃鏡

卷八 物名

志

則血聚於鼻正赤尾開屏如孔雀出墨是可國曰無
對鳥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纏樹枝而立毛色五采
出爪哇島曰長吻鷓鴣與身等空明如紙出伯西爾
國曰鷓似碧鶴色鷓鴣鳥喙蛇尾曰鷓翼生股上焚
見則孕曰鷓似鷹而白曰鷓與頸也怪鳥曰鷓荒鳥
又有名未具形狀者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
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
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
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
牛項垂曰胡蹄肉曰羣百葉曰脫角胎曰觥鼻木曰茶
嚼草復出曰齒腹草木化曰聖蠶
牛鳥犍也不花也古旃也一元大武也大角折蹄兩
耳聾聽必以鼻瞳睛而不橫胃有脛有脛有脊窠齒
有下無上察齒知歲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
六歲以後歲接脊骨一節其犢生望前者行先母生

望後者行後母病則耳蹠闕則尾入兩股間其肉飼惡馬則馴其膽投水則蛙不鳴以膽塗釜則釜鳴凡牛眠如血夜視有光時復鳴吼則角中有黃以盆水照之則吐墮水中嘉興有金牛橋牛度橋則死人處涉水以避之賣牛握角則觸人人不敢取而弗售也家畜二種曰犛州留也水牛也體大角曲而壯蒼青色或白力可敵虎好狎水曰犛黃牛也身小角短各色備具其別種曰犛犛也犛牛也犛牛也果下牛也似犛而小曰枕潛牛也海牛也水牛也犛色無角牛

犛

卷八 物名

七

身虎爪鼉尾長尺餘見人則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之每上岸鬪角軟則入水復堅曰牝山牛也眼紅角有枝如鹿茸山中隊行不畏人曰牴神牛也生谿上兩牛共鬪即海沸人遮捕之即霹靂曰野牛白毛首尾似鹿曰魚牛似獺犢尾有翼毛可為毳曰犛駛牛也行流沙中如蒙眊日行五百里曰源似牛三足出乾山曰每牛出數楚之戎曰花蹄牛高六尺四耳長尾角端有肉蹄似蓮花善走多力曰兩角牛大如象一角在鼻一角在頂皮似鎧甲頭大尾短能居

水中數十日逐殺象虎百獸皆伏出亞第國曰駢蹄牛足似馬蹄青色日行三百里曰獬狃白身四角毫如披裘出三危山曰那父白尾出灌題山曰諸犛四角人曰豕耳出北岳山曰輪輪虎交出空桑山曰精渠蒼身音如嬰兒出釐山曰領胡赤尾出陽山

魚腦曰枕曰丁尾曰魴曰丙腸曰鯢曰乙骨曰鯁曰刺

魚

卷八 物名

七

厚曰鰓曰白翅曰鱗曰鬣子曰鯀曰鯀魚鮭菜也媧鳴也水梭花也腦視月為盈虧月滿則腦盈月缺則腦減食棟葉則飽食蔞草則醉食楊花則病食橄欖則死生流水者鱗白生止水者鱗黑生鹹水者不入江生淡水者不入海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立春上冰驚蟄昂首目不見水勞則尾赤若無腮腦有汗鬚紫色赤口紅眼則懷珠五十年也瘦而白點者為蝨病以楓皮投之則愈漁者取獼猴毛置網四角獲魚必多凡魚有暎及目合及二目

不同及逆鱗白鬚腹有丹字者不可食食之殺人種
類至繁曰鱗紅鱗色黑有斑文小頭尖喙曰鮠石鮠
也似鮠而薄脊裏腹下赤綠色長一寸俗呼石光皮
曰鱗鮠父也似鮠有毛如髮出黑水曰鱗似鮠黑文
出需水曰鮠白小也白飯也麩條也似鱗殘而稍大
黃白色曰鮠火燒鮠也似鮠黑質白章色如烟熏脊
骨更隆上有赤鬚似蝙蝠翼曰鱗似鯉雞足曰鮠似
鱸蒼文赤尾曰鮠似鱸圓厚而短曰鱗似鱸而肉粗
腦腴骨脆曰鱗似鮠背厚尾長有足曰鱗似鮠鼻長

鱗範

卷八 物名

六

曰鮠狼籍也左右有三牙如鋸狀似石首曰鮠似鮠
而大鱗細口紅曰鮠踏水也似鮠而小曰鮠似鮠自
大鱗粗能以鬚刺水蛇曰鮠鮠也鮠也鮠也鮠也水
底羊也似鮠而鼻短腹白似鮠背有肉鬚曰鮠似鮠
而大曰鮠似鮠而小曰鮠馬鮠也鮠肉肥美曰鮠燒
其糞可以辟蠅出漳海曰鮠似鮠而小出渭水曰鮠
似鮠而鱗細曰鮠鮠青郎也椰磚也似海鮠而大硬
鱗剛牙齒如鐵鋸嚼螺蛤成粉海濱養蚌苗者必驅
之不然吞嚼殆盡曰鮠鮠也白魚之雄者曰鮠似白

魚稍短味不腥曰鮠似白魚赤尾曰鮠長尺許額旁
有一骨生溪邊極臭曰鮠鬼頭魚也狀瘳惡味美出
樂昌縣榮溪曰鮠狀如馬鞭鞘曰鮠似鮠而大背鱗
膚理如玉曰鮠三月生溪十月歸海香聞水上曰鮠
似指長七八寸脊骨可為笄大者如竹竿膠作燭光
明日鮠小魚曰鮠竹丁魚也出滇南曰鮠似蛇長一
丈曰鮠尾毒螫人出海中曰鮠海魚曰鮠似蛇曰鮠
似蛇曰鮠魚似條赤鱗曰淫魚頭身相半鼻白身黑
有鬚無鱗口在頰下狀似鬚長丈餘性喜音樂聞樂

鱗範

卷八 物名

十九

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曰寄度魚長三寸似鮠曰油魚
長二三寸秋肥十月則無出雲龍州曰橫魚黃臘魚
也長紫金鱗其骨肉燻乾夜有光如燭出南海曰鈞
魚似鮠身扁脊長垂下數寸曰蒲魚鱗似弱出鄆縣
曰土蹄魚似比目半體但兩眼生在一處曰浮胡魚
身似鮠首似鸚鵡八足出真臘曰水蓋魚似紅背差
薄剝之多水曰黑頭魚似鮠白腹修體短額長尺許
頭黑如墨腦有小石每二三月出漁人以火夜照取
之出嘉州爾雅臺下相傳郭璞注爾雅時墨水所染

曰子魚黃鱗赤尾生稻田中可以爲醬曰滑魚似鱗而赤背出諸毗水曰墨斗魚似鎖管十餘相連口吐水如墨曰竹魚似鯖而大青翠如竹鱗下間有朱點少刺骨出桂林曰鰓魚似河豚而小背青有斑文尾不岐腹白有刺曰薄魚似鱸一目出高水曰花魚鬪魚也丁斑魚也長二三寸身有斑文赤黑色或紅綠相間尾鮮紅有黃點善鬪童兒象之角勝負爲戲曰鰓魚也鳥鬪能飛曰青鍼錢串魚也身長而小尾長五六寸青色曰水精魚似鱸殘光如水晶曰鏡魚

鱗範

卷八 物名

二十

圓如鏡曰綬魚華齊魚也老婆魚也形似帶綬曰釜頭魚大首如戴鐵釜長數寸丈曰髮魚頭有毛如婦人髮白肥無鱗出滇池曰金魚腦中有髮金出功婆寒江曰玳魚頭中有石如珠出北海曰沙綠魚似鱸而細大不過五寸有駁其文曰綠魚色綠能飛曰地青魚似鱸而青能飛曰地白魚似鱸而白能飛曰緋魚頭大尾有肉翅色紅如緋能掠水羣飛大者長丈餘每躍數十丈曰丹魚浮水有赤光上照若火其血塗足可以履冰出丹水曰毛魚鹿角魚也形狀最小

一禽容數百頭曰骨魚無肉以骨相連出襄陽古井中又西海亦有骨魚曰印頰魚脊鱗似鱗頰有文如印出堯母慶都墓前非祀者捕而勿得曰戴喙魚鏡首無鱗頭有骨如插箭曰逆鱗魚肉芝也可調藥物出臨沂曰重鱗魚鱗有兩重出石門縣曰棘鬣魚鬣剛而赤味豐在首首豐在眼十月得時正月以後味肉不可食曰方頭魚似棘鬣而首正方曰短頸魚項甚短曰范蠡魚相傳少伯烹食所化出洞庭湖曰秦皇魚長五六尺腹背有胡鹿刀塑之狀出東海與鱗

鱗範

卷八 物名

三十一

魚同名異種曰龍魚似鯉一角曰鳶魚似鳶無尾無足當陰雨之日飛高數丈曰鳶魚似鳶而肥曰鸚鵡魚色青綠口曲而紅似鸚鵡喙能化龍出嘉陵江曰鰕魚肉白味似鰕而鬆曰石鼈魚似鰕而小春出石間曰豬魚形似豬曰鹿魚首有兩角如鹿曰鹿子魚頰色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春夏化爲鹿曰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脇中露齒無骨齒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六尺出南越曰羊頭魚鱗肉少骨首似羊出魚復溪曰馬首魚黑色身長五丈伺

人入水爲害出扶南曰馬交魚社交魚也似鱗膚黑無鱗有斑逢春社而生銳者燕尾經宿則腐曰鼠黏魚揚尾沙際給鼠鼠舐之則轉首撮鼠入水以去狼籍其肉羣鰕食之曰鼠尾魚尾長似鼠能飛出象山曰鵝毛魚不煩網罟見燈光則上艇須臾而滿出東海曰鰩鯢鳥首魚鰩魚尾出漢水曰鱗鱗似犁牛出食水曰此魚何蜀魚也一背十身味臭出泚水譙曰赤鱗人面音如鴛鴦出卽翼澤曰丹鱗魚身蛇六足馬目出陵羊澤曰儵鱗蛇身魚翼黃色出入

鱗範

卷八 物類

三

光出末塗水曰豪魚似鮪赤喙赤尾出渠豬水曰鱸鱸如鯉六足鳥尾出彩深澤曰擊閭似胎魚大五六尺出北海曰瓊魚仙人上藥曰鮪魚魚身犬首出諸懷水曰修辟魚似鼈白喙出橐水曰海燕魚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聲如牛嘗乘潮來去出鹽官縣石浦曰峰州魚長一二寸人取烹之千萬家取之不盡出吐蕃曰雷穴魚聞雷則出出興州曰虬尾魚似鴨鼓浪卽降雨出東海曰雞背魚魚身雞喙兩足出明州曰雞子魚狀似鱈色如鮓肉翅無鱗尾尖長乘風而

飛曰鯨魚似雞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出范湖水曰鯢似鼈音如羊出招水曰鱧似鯉六首出蒼體水曰飛魚似豚赤文出魏山曰番車魚長數丈每躍聲震里許出昌化曰江魚似鱧赤色或白生鹹淡水交會中肉細皮厚出儋耳曰把勒亞魚長數十丈頭有二孔噴水上出如懸河海船投之以酒則逝曰斯得白魚長二十五丈性良能保護人或海舟爲惡魚所困徑往鬪解曰薄里波魚色隨物變附土土色附石石色亦海中大魚也曰仁魚嘗負小兒登岸鬻觸傷兒死

鱗範

卷八 物類

三

魚亦觸石死故名之西國取海豚必此魚爲招呼仁魚入網海豚隨入俟豚氣盡復呼仁魚出網豚盡羅矣曰劍魚背長丈許鋒利如銀猛而多力與把勒魚戰海水皆紅曰齒魚在腹下有三十齒齒長近尺身長十餘丈曰刺瓦魚似鱧口中無舌開動上齧長尾堅鱗刀箭不入利爪鋸牙性嗜惡入水食魚登陸食人畜每吐涎于地然膏踐於因食之穢覓却走則來逐人人返逐之則亦却走其骨冰蒸則明出冰則昏曰狗魚善窺飛魚之影先至其所俟魚飛來開

鬚漏藍曰虎掌蕩蕩曰虎掌蕩菴曰虎膏石荷曰虎耳黃環曰狼跋支蘭曰狼牙山慈姑曰鹿蹄元參曰鹿腸敗醬曰鹿腸猴葵曰鹿角慈口鹿胎勤草曰鼠尾香茅曰鼠耳灌草曰鼠肝女蘿曰兔絲卷柏曰豹足村葷曰獐頭鬼目曰麋目蒼蒼曰象膽旱蓮曰御獮頭地錦曰御獮頭

草木而蛇魚名者女青威蛇桑根伏蛇蓼遊龍蓼莫木龍齒山龍樓櫻魚耐冬石鮫烏藥鱗鮒絲爪魚鱧藤蓀茄草龍漏藍木鼈

蠕範 卷八 物名

附片腦曰龍眼圓眼曰龍目蛇含曰龍牙馬鞭曰龍牙陵遊曰龍膽烏欵曰龍尾常春曰龍鱗穆曰龍爪穢曰魚尾旱蓮曰鯉腸鏡面草曰螺厠青黛曰蛤粉扁豆曰蛾眉

草木而蟲名者蓖麻蠟萎蕤熒知母蚬母糯米蛾寄生桑蛾胡麻狗蝨亞麻壁蝨松質鶴蝨驚宵蜂括棧果蠟地菘蚵蚘淡竹碧蟬防風百葦地錦馬蠶牡丹鼠姑蕪實鼠結地爪土蝨

蟲物之微者備羽毛鱗介兼產水陸其種不一曰蠶

蟲似鼠負四角白色振其頭有聲甚響尋之卒不可見常居屋壁間曰丹戩飛龍也似鼠負青股赤頭出

蜀郡曰禾蟲軟如蠶細如箸長三寸餘青黃色中有白漿置器中滴入鹽醋則漿自吐聞人云海濱禾根長數尺或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漲至海濱寸寸自斷為此蟲曰棗猶生棗樹上大如棗仁青灰色兩角有翅能飛曰天社狀如犬大腰食草木葉曰氳蟿氣蟿也行夜也不能遠飛好夜行觸之則氣出狀如蜚蠊曰臙顯狀如氣盤褐色身扁帶之令人相

蠕範 卷八 物名

愛曰桑牛天螺也緣桑螺也似蝸牛而小黃色雨後好緣桑曰益符無舌蟲曰麗降似蚨腹薄而青在楸攬樹上自呼其名曰蠅蟻蛉也桑女也桑上小蟲似尺蠖而青曰飛生天牛也似蠖不銜桑孔曰螺蠃一頭數尾長二三尺左右有脚似蠶可食曰壁蟲泥壁未乾揮涕其上陰雨中化為蟲如蚓曰怪哉獄蟲也赤色頭牙耳鼻皆具以酒灌則消生獄中漢武幸甘泉馳道中得之曰石尤蟲生江水中其出必有惡風雨曰刺蟲似棘刺刺上有爪疾走如箭或踏地驚之

伏地如滅細若石脉良久復故出夔州江岸口眼蟲
大尺餘狀如黃葉眼遍其上眼底有紫如針鬚人不
可脫燒之則落中者血出而死出江州日蚊青似人
首眉目宛然生海中曰元羅似人足生海中曰碎車
蟲狀如螂蠲蒼色登高樹上吟嘯如人出終南又有
名未具形狀者曰虻曰蚘曰蚘曰蝟曰蝟曰蝟曰蝟
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
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
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曰蝟

蠕範

卷八 物名

天

蝟曰肌蚪曰螞蟻曰蟻蝟曰蟻蝟
蛭朝菌竹雞山菌蝦蟆肉芝螺贏蒲盧蠻地瓜蟠委黍
魴箸菜蛙淡菜鮓白萍犬槃瓠胡蜂元瓠蝻竹根蠅桑
根蜻蜒桑根鰕石桂蠹盤柱命以草木也

蝻青蝻也竹根蛇也喜綠竹與竹同狀寸寸有節綠
赤白三種大者長四五尺尾長三四寸能于草莽中
吐絲網同人過出螫其目盲不見物
蠅赤蠅也赤棟也桑根蛇也伏人屋間食鼠子雀雞
色紅黑節節相間

蛭朝蛭也朝菌也蟲邪也孳母也白露蟲也伏似蠶
蛾白蠶雙角朝生暮死白露節後水上羣飛或墜水
則隨水去常千百計
蛭殼菜也淡菜也文嚙也海牝也東海夫人也似珠
母一頭小中銜少尾形近于牝大者生珠紅白二種
其似蛭極小中無毛者烏蜃堅中有毛者烏投
鮑也鮑也鮑也鮑也鮑也鮑也鮑也鮑也鮑也鮑也
蚌也陽蛭也白魚也色白頭昂身窄腹扁細頭尾
俱向上肉中有細刺大者長七八尺食雪乃肥好羣

蠕範

卷八 物名

天

浮水上
蚌瓦屋鵝卓裙鶯黃袍螳螂巨斧螳螂刀螳螂螳
盆貯海鏡蛛壁鏡鱗針箭鱗玉板砵磔海扇廣鏡簞蠶
斯存箕鸞春鋤螢宵燭鮫琵琶鏡火管命以器也
蚶蜃海扇也海貝也大蛤也形似扇面文如瓦屋三
月三日潮盡乃出肉白如玉其殼外滿葉深大皆縱
文如瓦溝無橫理以殼作盃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大
者長二三尺濶尺許厚二三寸
鐵針嘴也銅吮也姜公魚也形狀大小俱似蛤殼其

喙最尖有一細黑骨如鍼故名頭有紅點兩旁自首至尾白路如銀身細尾岐長三四寸二月出狝人以爲鱖鰻

鯢錦魚也火管也無皮鱗大者長尺餘如灰管

蝸杜伯鳧少卿蛛杜公輪田父姑獲乳母鵲神女蚘歌女齋嬾婦蛛新婦梅童颯稚子猴王孫雀家寶珠線客怪鳥木容命以人也

姑獲諶諶也暗夜也隱飛也無辜也鉤星也乳母也夜行遊女也天帝少女也衣毛爲飛鳥脫衣爲女人

蠕範

卷八 物名

三

好取人小兒養之產死婦所化胸前猶有兩乳純雌無雄七八月夜飛能收人魂魄小兒夜露衣物此鳥飛過以血點之小兒病痲非

稱獺婦緒也山緒也似緒而小好噉田禾以紡織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齒長入海化爲奔鯨昔有婦睡機上姑怒逐之投水化爲此獸一枚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

鮒梅童也梅首也梅大頭也黃花魚也黃靈魚也似鱧而小朱口細鱗長五六寸小首首有石以海熟膏

往姑逢獸徹徹空桑獸輪輪泰山獸洞秦獸獸陳

狹霍山獸臄臄放臄獸文文北海獸程程素獸獸黃

青獸羅羅虎羅羅麟般般譙明獸榴榴狀山獸從從

礪山獸夜夜踰踰獸精精猴萬萬霄霄貉貉狝狝山精

狒狒費費髡髡鷓鷓南海獸雙雙先民山獸狼狼猪猪

犬狝狝剛山魚鱗鱗洛水魚庸庸揚州魚禹禹涿光

魚鱗鱗少咸魚鮪鮪彩深魚繪繪庚氏魚堂堂辛氏

魚策策蟬蟬螳螳螂螂蚌蚌兩首蟲重重同心蟲隊隊

獨糞糞合香免糞明月砂雀糞白丁香蠅糞六一泥蟬

蠕範

卷八 物名

三

蝠糞夜明砂鷓鷓蜀水花鷓鷓五靈脂蟾蜍糞上

極極馬糞通牛糞洞豬糞零蠶糞砂

鮫翅新婦臂婦柱楊妃舌蟹肉西施舌鮪腹西麻乳

物壽第十六

蛆蟻取而復生象皮斫而復生蛇皮剝而復生鱗鱗鱗

齒折而復生油鴨養羊之脂取而復生反牛視肉之肉

剖而復生

油鴨壓油蟲也似鳧每暮春時自水中出自呼其名

採得以重石壓之池津津出油盡皮存投水復生接

來故名

鮑鮑也竹鼠也竹豚也竹根也稚子也似貓大如兔食竹根居土穴煮羊以鮑易燻羊性畏之

木客怪鳥也狀如鶻千百為羣飛集有度其黃白翼綬飛高者君長居前正赤者五伯正黑者鈐下細赤者功曹左脇白者主簿又木客怪獸也頭而語言如人而手爪有鈎利居絕巖死亦殞殮能與人交易而其形在有無恍惚間云是秦時造阿房宮采木實食之而不死者

蠕範

卷八 滿名

三

蝮蛇王鯉魚王虎獸王鷓蚊母青蚨魚伯蟠鼠姑蜥蜴蛇舅鳩魚師貓狸奴罽奴狸虎僕鱗魚婢

鱗鯨也鱗鯨也鱗鯨也婢鯨也妾魚也魚婢也青衣魚也似鮓而小肉薄色赤黑其行以三為率一前二後若婢妾之隨妻鮑鼠所化亦化鮑鼠

附青邱鳥灌灌崇吾鳥蠻蠻鷓鷓為萊山鳥羅羅鳳鷓鷓周周足足鷓鷓曰且寇雉洸洸海雉秩秩元鳥燕燕來來鷓鷓素素鷓鷓甲甲鷓鷓兜兜五色鳥榮榮回回雙頭鳥雙雙命命招搖獸往

漢元封二年阿薩部獻蠟蟲剖其肉重疊以石壓之瀝汗凝卽此物也

鬻羊胡羊也月氏羊也高三尺餘尾如扇歲取其脂縫合復長不取則脹死出莊浪衛

反牛日及也白皮牛也今日割肉明日如故出西域大月氏

視肉聚肉也封也形如牛肝肉塊無血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舊

狐死向風復生鱧死入水復生鼈死過堯復生蠅死得

蠕範

卷八 物壽

三

灰復生

狐風狸也風母也風生也狒狒也平猴也似兔而短如猿而小曰赤尾短其色青黃而黑有文如豹自鼻至尾一道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溺如乳汁好食蜘蛛蠶陸晝則拳曲如蜩夜則棲息樹上遇風捷躍他樹如飛行空中見人若慙屈頭叩頸擊之則死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性最難死刀斫不入火燒不焦打之如皮囊雖跌擊頭破得風復起惟石莖蒲塞其鼻則死

蠅羊也蛩也醜扇也大腹露眼逐臭羣趨好交前足亦交後足掃翅自扇鳴聲在翼喜暖畏寒夏出冬蛰遇水側翅而去或溺水死得灰得活性畏臺葱和草以草索數條懸壁間則蠅盡去冬凍則不能飛謂之凍蠅其種類曰青蠅綠蚊也生糞及臭渠中頭赤如火背如負金鳴聲清聒腹能孕蛆糞能敗玉曰麻蠅蒼蠅也麻大也生草際色斑聲雄茅根所化曰飯蠅景迹也好集几案殺羞間啞食飯汁黑身赤首曰狗蠅金黃色皮堅喙銳好噉狗血冬蛰犬耳中耒末出

蠅範

卷八 物類

音

耳飛宿犬項

蝓剔而不死蚊斷而不死蚋斷而不死蚌斷而不死脆蛇斷而不死龜解肌而不死蝸蠹泥壁而不死不螺溺醋而不死

蚊蚋也蚤也蚋也蝦也馬蝦也飛蚊也馬蚋也馬陸也馬蠶也馬蠲也馬蟻也馬蟻也蟻蛆也蛆蝶也秦蝶也商蛆也百足也百節也千足也馮功也如蛆紫黑色長二三寸頭有白肉面赤背銳身如槎節節節有細蹙文如金線多足比比至百寸斷之即寸行中

斷之即分行而去觸之則側卧如環其尾後戴火如蠶蠅有人把之則臭氣入頂可以致死其在山而大者烏斑色長五六寸夏則登木羣吟冬則入蟄謂之山蛩

晚蛇片蛇也神蛇也長二三尺似金微黑性不毒人或觸其怒則自斷為三四如刃截然怒定相續如故出嶺南

靈射隙光則死蚋得陽氣則死鼯見日月之光則死熊見污穢之物則死香鼠踰路則死鱗魚失水則死

蠅範

卷八 物類

音

香鼠大如指長寸許齒鬚畢具穴行柱中行地疾如激箭有香如麝行不過大路踰之則死

鱗魚也鱗也鱗也鱗也鱗也胡鱗也頭小形扁細鱗肥腹色白失水則死性好連屬而行其味不佳語曰舉網得鱗不如啖茹

鴛死于菖蒲魚死于橄欖鴛鴦死于砧石橫公魚死于烏梅

鴛鴦奇蒼也逆鴛也渠逆也鴛鴦也鬼車也車板載也九頭鳥也狀如鴛鴦赤色足長尾散聲哀如刀車

鳴身員如箕蓋首夜燦相傳此鳥十首大嘴其一今十頸環簇有九首其一首獨無而滴鮮血每頸兩翼飛則十八翼並進大者翼廣丈餘將霜則鳴自北而南謂之出巢主兩白南而北謂之歸巢主睛見火光則墮遇砧石則死血滴人家為凶聞其飛鳴者滅燈打門挨狗耳而厭之

橫公魚如鯉而赤長七八尺晝為魚夜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桕煮之則爛出北荒石湖中

蛾死於焚蠅死於湯蜋死於繇鴉死於鬪

蠅範

卷八 物壽

五

蛾蟬也飛蛾也燈蛾也文蛾也秋蛾也暮光也火化也似蠶蛾而小灰白色好拂燈往往為燈所灼而死麥得濕氣所化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檠上則蛾不入投又南越有古度樹生蛾又岳陽水中生蛾

朝蛸一日而死蛸蛸三日而死蠶二十七日而老蠶三十日而蛻

蛸蛸渠略也蠹蠹也渠蠹也似蛄蟻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小有文采能飛不飲不食三日而死又水蟲亦有得蛸

似蠶蛾而小朝生暮死然蛸蛸說文以為天社長箋以為石蛙淮南子注以為朝菌

蛟死則金滅鵠死則綬滅鼠死則膽滅

魚壽則巨鰻壽則巨蛇壽則巨龜壽則小

蛇帶也尾如指甲岐舌聾耳紆行吞食躁者雄靜者

雌交蛇則雄入雌腹交已退出交雉則生蛟蟹又與

龜鼈鱉鱉石斑孔雀交又能化龍鱗能雉而竹根桑

根亦化之又能吞蛙鼠燕雀蝙蝠烏雞鹿象而鶴鶴

鷹鴉鴉鴉鴉虎獠牛猴鹿麝龜輪蜈蚣亦食之草居

蠅範

卷八 物壽

五

常饑稍飽輒蛻冬含土出蛻春出簞而吐之圓重如石謂之蛇黃地種蜀黍三年者多蛇燒殺角及頭髮則蛇不復來入山佩雄黃則蛇去山中有冠幘者名升卿呼其名則不為害種類不一曰螢沙蠟也雷公馬也狀如蜥蜴腹紫背青頭綠項有髮如馬多在樹上螫人立死亦有無髮者見人則藏沙中曰泥蛇似公蠟而黑穴居成羣詔人有毒曰肥遺一首兩身六足四翼曰蠅蛇一首兩身長八尺澗水之精曰海蠶龍身赤色蛟種也曰白特似練帶白色人浴水中者

往往纏其項而死亦蛟屬曰烏稍烏蛇也香蛇也黑
花蛇也圓首高脊赤眼背有三稜頭有逆毛二十一
路腹有白帶身黑如漆尾細而長可穿百錢性良不
齧物多在蘆林中吸風嗅花眼有赤光雖死不閉曰
風稍蛇似烏稍而尾粗脊平曰五色蛇馴良不爲物
害出神蛇戍溪中曰爛尾蛇似青蛙而有黑點最毒
曰青竹標似竹色瞎目纏樹生子小而捷聞人咳唾
聲驟巧前噬其毒亦烈曰率然蛇頭尾差大有五采
人物觸之者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

蠅

卷八 物毒

三

並至出會稽曰綠蛇長三尺餘大如小指好栖樹杪
視之若輦帶纏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去出
顧渚山曰金蛇色黃如金曰銀蛇錫蛇也白色曰鈎
蛇報冤蛇也好食人爲人所傷尋追不已雖三五里
隨身卽至衆中往取百不失一若打殺一蛇百蛇俱
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出嶺南曰黃喉蛇好食蝮虺食
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墳起變爲沙蠱中人爲毒其額
有大王字曰雞冠蛇頭如雄雞有冠身長尺餘圍可
數寸中人必死出會稽山曰蠟身蛇長一二尺灰色

蠅

卷八 物毒

三

聞入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必死
曰黃額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將雨時作
牛吼聲中人亦死曰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曰長
蛇有豕毛出大咸山曰鳴蛇四翼音如磬出鮮山曰
化蛇人面豺身鳥翼出伊山曰浴蛇赤首曰身出浴
水曰睡蛇黑蛇也曰酸如如蛇四翼六目三足曰赤
蛇丹蛇也赤色出豐沛曰兩頭蛇馬鬣食牛血所化
曰蝟蛇腹下橫鱗可行曰青蠶毒蛇也曰穀蛇曰飛
蛇曰琴蛇曰大蛇曰拖蛇曰响蛇曰危干曰水箭曰
岐尾曰三角曰量人曰默稱曰烏肉曰瞎目曰鼈麟
曰人頭曰人面曰笋籊曰菜花曰黃花曰冬瓜曰寸
白曰水豹曰青靈曰犁頭曰鐵甲曰青蔥曰西荒曰
鬱林曰蠻江曰幹壁虎曰貫藤蝟曰篩箕狎曰金角
帶曰七寸子曰過樹客其大者若晉興之蛇大白圍
長數十丈九真之蛇長十丈圍七八尺豫章之蛇長
十餘丈朱崖之蛇長百餘仞台州之蛇大如屋繞孤
島三匝崑崙之蛇長九萬里繞山三匝
蚓老則頸白鸚老則口白蟬老則粉白

蛆老則有尾蠶老則有絲耗老則有夔狼老則有袋鹿老則有漩豺老則有鱗

蛆有三種曰糞蛆生溷廁及臭水中或屍肉上色白無足首尖尾突蠅孕而生蛆蛆入灰中亦蛻而為蠅蛆不蛻化則老而尾生謂之拖尾曰水蛆生溪澗中長寸餘色黑夏深化虫螫人有毒曰雪蛆雪蠶也生陰山積雪不消之處似蛻無刺肥白長五六寸腹有水身能伸縮味甘可食然須旦夕食之久則化矣
耗蠹也帖蠹也紅姑娘也大小如蠶身面背上有五

蠕範

卷八 物奇

肆

色斑無足有毛身扁綠色伏花葉背其毛有毒刺人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豆大就中作繭如麤謂之雀飯甕亦謂之帖蠹房明年夏月羽化而出作蛾放子於葉間如蠶子生石榴樹者為天漿子生棘枝者為棘剛子又謂之躁舍俗呼揚癩子
鶴二年毛落三年頂赤七年飛高又七年舞應節又七年鳴應律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百六十歲色白千歲色蒼二千歲色元鶴無死氣故壽也
鶴鵠也鵠也露禽也仙禽也臯禽也介鳥也靈鷲也

蠕範

卷八 物奇

肆

陰羽也素素也紫卿也八公也丹哥也仙子也蓬萊羽士也九轉還丹使也高三尺餘喙長四寸丹頂赤目赤頰青足修頸洞尾粗膝纖指白羽黑翎雄金眼雌豆眼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迹則孕性善營八月白露降滴草有聲則鳴聲暗喑然常以夜半鳴聲同八九里骨可為笛糞能化石內典謂影生禽經謂聲交張華謂雄鳴上風雌承下風而孕相鶴經謂百六十年相視而孕按漢黃鶴歌因黃鶴下太液池別鶴搵稱雄鶴雌鶴辨命論謂龜鶴千歲琴賦鶴與曲叶考古書所稱鵠之形色性情咸與鶴類則陸璣謂鵠即鶴者是也西都吳都淮南子等鵠鶴並列文人儼藻不必格物未可為據今人以金頭鵠為鶴非也
龜千歲生毛三千歲遊卷耳之上五千歲則靈萬歲則背生芝草是謂神龜龜善運氣故壽也
鹿千歲色蒼千五百歲色白二千歲色元
鹿斑龍也倪尼也角仙也茸客也鉅鹿侯也華山道上也馬身羊尾頭劍足高壯者謂之馬鹿良質白斑

有角而岐夏至則解其茸月餘輒長角尺餘重二十餘斤牝者謂之鹿黃白色無斑文亦無角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鹿春初羸瘦夏得萑蒲食之則肥性警善走羣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行則同旅居則環角向外以防患卧則口朝尾閭以通督脉孕於仲秋生於仲春六十年則懷璠於角下斑痕紫色行則有涎不復急走千歲色蒼又五百歲色白又五百歲色元元鹿骨亦黑也鹿善別良草所食必萑葉鹿蔥鹿藥白蒿水芹甘草薺苳蒼耳之屬其異種曰神鹿五色

螭範

卷八 物類

聖

曰人鹿迅走如飛曰天鹿野馬也駒駘也一角如茸青色其肉落地不沾泥沙謂之靈獸曰兩頭鹿余誼也茶首也茶首机也前後有首一食一行其糞各耶希能食毒草四月取其胎可治蛇虺毒曰駝鹿蒼黃無斑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曰山鹿山馬也似馬角彎繞後千百為羣曰辟邪鹿角可辟邪曰麀似貉人目出扶諸山曰玃胡似麀魚目出尸胡山曰羆似麀川在尾出倫山曰夫諸白色四角出敖岸山曰玃如白尾四角馬足人手出臯塗山曰飛骸青色骨肉自

飛出禽韓國曰神鹿高三尺短毛豬喙豬蹄三貽祇啖草木不食腥出舊港國

龜千歲能語鼠千歲能卜蛇千歲能續虎千歲生角蚌千歲生珠

鳥千歲化蛤刺燕百歲化車螯雀五百歲化蜃蝮千歲化聒聽

聒聽博叔也木僕也合木也斫木也荷斗也望板歸也似蜥蜴四足尾長數寸居樹上伺人齧之齧已還樹作聲云斫木斫木或云博叔博叔垂頭聞哭聲乃

螭範

卷八 物類

聖

去

水虺五百歲化蛟蛟千歲化龍龍五百歲化角龍角龍千歲化應龍

狐千歲化美女狸千歲化好友猿千歲化老人

狐狨也阿紫也伯裘也毛狗也黃牙狗也元邱校尉也似狗尖背大尾有黃黑白三種或尾有白錢文曰

伏穴夜出竊食聲如嬰兒氣極燥烈性淫而多疑善聽冰水無聲則冰堅厚然後過河又善婦人常禮祀

斗能變化上伏日則潛身不度阡陌將欲為怪必戴

體不堅則變為人五十歲更媚百歲後或為美女
或為神巫或為丈夫使人迷惑又能擊尾以出火千
歲即與天通為天狐其性畏狗雖化人常被狗噬以
千年枯木然照之則見真形以犀角置於穴中則不
敢歸其血漬黍令人不醉其目塗穴可以辟鼠也狐
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邱首其別種曰九
尾狐有九尾音如嬰兒是食人出青邱山曰龔蛭九
尾九首虎爪出鳥麗山曰獬獬有翼音如雁出姑逢
山曰施狼白尾長耳出地山曰朱獺狐身魚翼出耿

山

卷八

器

獼猴八百歲化猿猴五百歲化獲獲千歲化蟾蜍蟾蜍
千歲首有角三千歲領有丹書
猴狙也沐猴也馬猴也馬留也愁胡也胡孫也王孫
也猩猩奴也孫供秦也尾君子也手面似人類陷有
嗾尻無毛脚能握亦能豎行尾短聲喞喞若咳腹無
脾以行消食其別種曰紫頰善捕鼠曰果下豹似猴
而小身有文彩曰石猴墨猴也小如拳可使几上磨
墨可貯筆筒中

猿猴也鬻也野寅也臂童也山公也袁公也參軍也
巴西侯也似猴而大長臂通肩性靜而仁慈好食果
實居多林木能越數丈著地即泄死行多有羣其鳴
似啼每鳴必三聲牡黃牝黑去牡勢交亦生子非猴
化也或謂初生黑老則黃百歲則白黑者謂之烏猿
身黑舌黑眼碧齒白體短亦有五色及淺黑深綠淡
紅諸種其黃色者狻也其別種曰狻似猿而大多鬚
色黃曰長右四耳曰足訾牛尾馬蹄文臂有鬣曰雍
和赤目赤喙黃目曰朱厭白首赤足曰前兒身似獼

山

卷八

器

猴聲似小兒人立而行
蟾蜍蟾蜍也龜龜也龜翼也蚶龜也成施也蚶蚶也
蛙蚩也去甫也苦蠶也癩蝦蟆也似蛙陸居銳頭鱗
腹促眉濁聲不鳴不躍身大背黑皮多排磊眉間有
白汗謂之蟾酥縛置密室中能自解脫千歲者頭有
角腹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
左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碎五兵若敵人
射已弓矢反向萬歲者背生芝草
鼠百歲色白壽三百歲虎兔蝙蝠五百歲色白壽各一

千歲

鵲蝠蝠也伏翼也服翼也蠟蠟也嚮鼠也天鼠也飛鼠也仙鼠也簷鼠也夜燕也肉芝也菴翳翼也似鼠而灰黑有薄翅連合四足及尾如一棲屋簷隙中夏月羣飛捕蚊蚋食之肉翅無羽觸物輒墮力不能起晝伏冬蟄庚申日伏穴不出百歲于人口上服人精氣三百歲化形為人五百歲腦重則倒懸大如鶉千歲色白有冠大如鳩鵲鼠化蝠鼯鼯化蝠蝠又化魁蛤然亦自生育也其屎曰鼠法曰石屏曰夜明砂曰

瑞範

卷八 物考

異

黑砂星

〔清〕鍾鳴撰

蓄魚雅集一卷

稿本

魚戲蓮池

以詠游

日影為其

解孤愁

我人莫能

同情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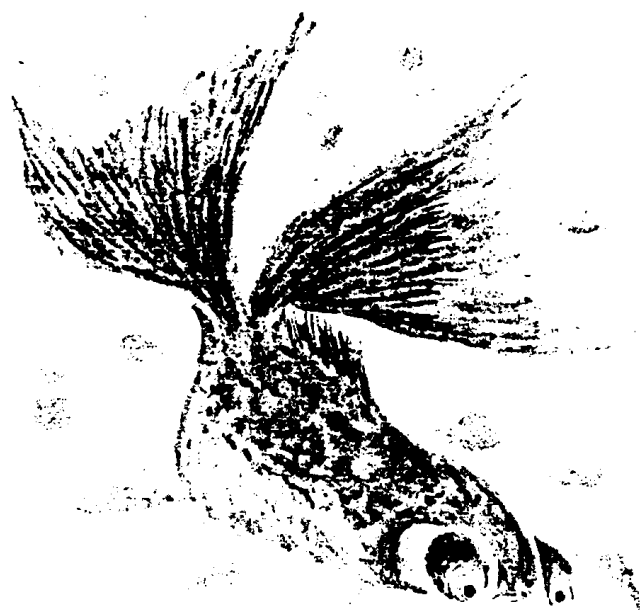
浮、悠、

在水樓

庚子冬月

宣統元年

鐘鳴



序

夫盈魚別一種也。質本清奇。形尤古異。其尾也

也。細細意多。平淺色自鮮。妍躍則豔影扶搖。潛則清神

空靜。無半點俗塵之氣。具一番幽雅之容。故人愛而喜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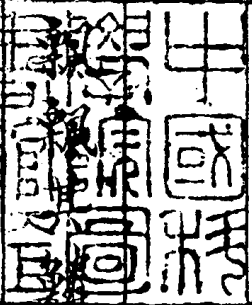
取其清清之意耳。於是或鑿金池於園裏。或引水於石間。或

養之亭臺。或設之院宇。盈盈燦爛。映水激鮮。每逢晨氣一

天。俯沼窺唼花之趣。午陰滿徑。凭欄歌在藻之篇。日暖天高

印晴光。而蔚藍到底。雲籠烟靄。含雨意而虛白生。新吹柳

絮於池心。龍睛環抱。戲萍花於水面。鳳尾徐搖。翩翩手致



本悠然栩栩焉態何活也審魚之游泳大可悟活潑之機得
激清之趣若於風前雨後月下花間領略賞觀益人神智
怡人性情處當不火也昔武侯臨池邊而畫治安之策莊子
觀濠上遺風雅之懷魚豈非益智怡情之物乎余生也晚
何敢望諸古人但性癖於斯不禁有所鄙論并集小說淺法數
十則何足為文耶以供同好者一噱耳

魚法源流

魚之種類不一有藍魚有翠魚有龍睛魚有文魚又名鴨蛋魚
魚名不同有軟尾有硬尾有鳳尾有燕尾有菱角尾魚尾各別

有黑色有白色有紅色有各樣花色魚色多分藍魚翠魚難得
龍睛鴨蛋魚易養軟尾尾大硬尾尾小軟尾身喜平圓硬尾身
要圓粗但總宜頭尾身三停勻襯無偏為佳鳳尾者上燕尾次
之菱角尾又次之至顏色鮮明全在養法龍睛魚一出皆黑色蛋魚
一出亦近黑稍淡漸大漸變有滿白有滿紅有黑紅有紅白有碎花有
整花尾亦有滿白滿紅白根紅稍紅根白稍各色不一其中顏色變
化不能一盡在養之得法若一失法往往常出肉紅肉白之色縱然
魚有可取色一不鮮亦難動目但老魚總滿紅者多即龍睛魚由
黑色變黑紅色名為變蛇總靠不佳過時即成滿紅魚本無黑

色若能養成滿黑到老不變則得養魚妙訣別色未有不佳者
蛋魚嘴長者養老出獅子頭嘴短者不出龍睛顏色總以十二、
紅露雪紅為最花樣長好是上品外有龍背魚與龍睛一樣只
無脊刺又有望天龍眼上視有脊刺若無刺即望天魚蛋魚有
虎頭魚絨球魚皆異種也惟藍魚翠魚實不易養略為失法便
成鐵藍爛翠矣顏色不雜不暗者頗難得也

養魚總論

魚乃閒靜幽雅之物養之不獨清目兼可清心觀其游泳浮躍
可悟活潑之機可生激清之念雖係玩好與人身心有益勝養禽

鳥多矣凡養魚器具須多傢伙務淨魚最喜潔惡穢尤要緊者油鹽礬域一經入盆必然傷魚無疑養法有盆有缸有池池中故可蓄大魚然養魚總講陳盆老缸論及秧魚尤須盆中盆秧養出皮潤鱗細色鮮魚非出長稍遲池秧生長雖速第每皮暗鱗粗色淡如有大池將秧成之魚放入喂養可出大魚滋魚總以盆秧為貴俗云萬魚出子時盈千累萬至成形後全在挑選於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裡拔十方能得出色上好者但是物原魚中異種工夫難到出魚時一盆中每每有材者少無材者多而出長必是無材者速有材者慢倘工夫略欠自然無材者要有材者損傷

及老魚亦如是此真造物所忌耶而不然也蓋人心愛惡大抵相同凡好者每多用意劣者便不留心殊不知天生物有自然之理過加護惜反致失宜魚之德而論之第一盆魚真老次之工夫要勤養之日久體察得門自必頭頭是道熟能生巧非可言傳在人意會耳

滋魚淺說

雄魚用白雌魚食之而有子如虫類中促織過鈴吃鈴同一理也凡魚前秋足過年食早則用子必足且早然亦德在清明之後立夏之前要看天氣冷暖欲求好秧全在老魚有材出子必佳又在平

日工夫務要各分各盆若種類攙雜悞食其白出子每多不文魚欲
用子先伏盆底一二日後便浮起圍盆旋轉雄魚隨後追之即另盆裝
好水置向陽地取新聞草一團用草繩或麻繩束住下墜小石子或
瓦盆使草居盆當中不令四散再將兩魚捉入水中大小花樣配妥雄
魚能大莫小放入即圍盆邊旋轉雌魚前行雄魚後追隨追隨用
子半黏於草際但魚無知一甩出大魚隨吞之須不時窺看子一滿盆
趁將大魚趕出再換一盆如前法安置再滿再換以甩淨為止若多年
老魚可連接子四五盆老魚甩淨子後要加意數日萬物一理亦係化
育之道魚力微弱第一擋風雨調食水為要至子一甩出形如黃米大

小色白而有光原盆放之勿動天寒夜間搭以草簾遇大風雨須
遮蓋尤怕雷震過日漸大至三日後子盡沉於盆底其中生意動
焉再二三日忽然不見是脫去皮殼小魚出也其殼並不見自隨水
化作泥沫而消須着眼細看底上則細細一層飛如刺下髮絲一般但
見有相相欲活態即取雞子用涼水煮老剝皮去清將黃晾涼裏
新布沾水搵汁入盆養其生氣千萬不可挪盆緣魚將出氣力微
極若一搖動重則傷損輕則魚身歪閃即養成亦多不佳喂雞子
汁二日便可浮起而不能久躍水面忽見忽隱隱即棲於草際可
將雞子黃晾乾捻細末過羅飼之洒在水面不見其食而隔時一

看魚肚盡透黃矣再逾數日便出尾長分水漸之破肚生腸此數
日內若遇風雨過寒須搭蓋俱到亦不可移動此本異種自破其
肚後腸胃從新長嚴名為封肚既封肚後觀之居然魚形也便可
兼喂虫食先喂蜜食打來之虫過羅漏下者為蜜食取其口小易
吞養至過寸自管足虫飽喂日長一日只要一成魚形將草起出換
水移盆均無妨碍留神惟在封肚之先要緊且無論大魚小魚養
法故仗人力還賴天工天地之氣化生萬物白晝務使受日色風光
夜間尤須星輝露氣此自然之理至於得法失法是在會心人
品察物理以參悟造化之功耳

四時養魚說

春

春乃發生萬物之候務須食水皆足向陽飽晒得受和風魚必生長出色出盆不宜過晚總在春分以前為是即或天寒夜間用葦簾略為搭蓋便可若過於護惜魚反軟弱嬌嫩矣

夏

夏乃鬱鬱鬱炎蒸之象水須勤足食可稍減若魚過肥恐有傷損午後須添新水以葦簾花陰最要者清早務將盆中收什潔淨初夏暮夏尚緩惟三伏之中若一疏神必致魚受害也

秋

秋乃蕭疏收斂之時食水亦宜足晚食尤宜多喂交妹魚喜夜食又宜多向陽然又不可使魚受溫若在新秋午間還須少遮花陰一交深秋便可終日向陽夜間或遇連陰仍須少搭以避寒氣也

冬

冬乃天地閉塞之際虫即不生魚亦不食入屋須交霜降後有陽洞子尤妙不可太煖但使盆中水不致凍便可添水即用生水亦不必勤為收什物在冬藏之時聽其自然為妙法也

養魚六訣

第一訣

養魚一訣各歸各盆母魚食白亦如孕娠若相攙雜種類不分
即或出于必難成文

第二訣

養魚二訣格物要真雖鱗介屬理亦同人水養其性食養其
身隨時體察自然精神

第三訣

養魚三訣寒煖要均不宜過冷不宜太溫雖然微物在人留心蓄
養得法魚自生新

第四訣

養魚四訣清靜是門清則平澹靜則能溫存潛可養性躍必樂神順其本體意自欣欣

第五訣

養魚五訣隨處留神魚原喜潔最怕腥暈凡屬穢物莫教入盆倘有疏忽恐傷其身

第六訣

養魚六訣全在手勤早晚著眼窺視宜頻收什一切務要清新魚得自在必然超羣

養魚八法

擇地

凡養魚必須擇向陽過風之地無論盆缸安置是處下邊支
磚不宜太高尤須花擺取其透氣使魚在盆中上受天光下得
地氣方能出長若置之天棚之下背之中斷非法也或有置於藤
蘿葡萄各架及槐柳各樹之下者為得其半陰半陽花影然
亦在伏暑之候春秋皆不可也

選盆

魚盆喜陳惡新盆口宜敞忌收務選多年舊盆毫無火氣為

最上缸亦如是俗云水寬得養魚缸固大者為佳然總宜陳
物雖小亦可即補漏鋸紋不堪者但能收什感水不漏便佳常
見用細磁盆缸養魚無非好看實與魚無俾益倘無陳盆新盆
亦須用水泡晒過三伏使生青苔方可用也

調水

養魚必須井水河水雨水皆不可用水有生熟之分曝過者為熟
水可以滋養魚身曬水將空盆上滿向日看面上起有浮皮即係
穢性用旋子撤去再起再撤候涼便可用矣若老魚水微生尚可新
穢必須熟水為妙水之甜苦却不論總要認準一井使水不宜常

換魚雖微物亦如人受貫某方水土况魚水中生長之物乎往往由他處覓得數頭一經換水必軟數日此即明驗

喂 虫

魚虫非雨水不生非穢處亦不生清水活水處無潭水死水處有以色紅肥圓者為佳交春後有雨便生雖有亦細小必須經暖日一曬便浮水面用布袋長杖撈來清水漂之過羅去其渣滓然後飼之且防河中雜虫最有一虫名曰魚虎形似馬鯰貫能傷魚是以必潔淨且須鮮活一死魚即不食矣

掀 蓬

掀蓬用短把布攪將水面所落塵穢或花樹之葉或楊花柳絮
并曝起苔沫每日早晚須掀兩遍早起掀淨下食聽其自去至晚
日影一過再掀一回下妥晚食則得矣不可勤掀勤則水面浮搖魚多
不定不掀又恐氣稠故一早一晚只掀兩次使魚得豁朗之氣自然
精神歡躍矣

清 底

清底之器或撒子或提壺均可必須清蚤將盆底魚糞沉下泥
土及剩下一死虫皆要提淨若稍晚經日一曝則浮上水面不得收什
且防死虫易於傷壞好水若水一臭魚大有損故養魚必須早起先

掀蓬後清底再飼新食魚自妥然無傷且得養也

搭
簾

搭盆即用編就草簾宜密取其花陰涼耳三伏炎熱天氣無非
午末刻用若工夫太大與魚無益總言之搭時宜少曠時宜多春
秋天氣直勿用搭倘逢急雨狂風重霧皆宜搭蓋第驟雨有促
不及防時故盆上必須打眼以免水烹有泛溢之虞至受別病尚
有可治之法

刷
苔

盆中挂苔魚故得養但水經多日或落雨水必須換出務將舊

苔刷淨添換新水魚在盆中亦覺煥然一新若不刷淨必然渾濁不獨與魚無宜且反費手洗陳盆者缸夏日裝水二日便可生苔再春秋之候刷淨空盆置於日光中火曝以驅寒氣且換上新水愈覺潔清亦一善法也

魚中十忌

一忌太暖暖非日光乃火氣也若日光為真陽受之有易除三伏稍避春秋皆宜向也所論是收魚入屋能可稍寒不可太暖

二忌背風安盆必須向迎風之處才能出長生發斷不可置之窩

風之地

三忌冷水恐其乍鱗然非不用冷水也如魚有病必須新汲水鎮之此謂有病病受即四時亦添冷水冬日尤宜所論冷水不可將魚忽從熟盆提出入于冷水之中再魚如嫌水太暖僂口在水面吸風務添冷水

四忌混食魚只喂虫別物不可往往有以饅首等物飼魚者斷乎不可及用晒乾虫子喂之亦不可乾虫其味腥極若經水泡一臭魚受其害

五忌鋪草老魚盆中切忌投以鬧草最易避風悶氣除甩子時水面鋪草以為接子新出小魚或火鋪嫩草尚可

六忌澆水蒙頭凡添新水時切忌蒙一傾魚最受傷須順盆邊徐徐添之為妥

七忌移盆力猛魚在盆中無知忽然猛力一挪水必一搖魚恐受驚須款移為是

八忌下抄亂撈如應換水刷盆時即用抄輕輕將魚提出手不可不準恐傷魚鱗或另盆提出玩賞欲起某頭直提某頭須著眼看準不可用抄找魚攪起盆底使羣魚不安

九忌用撒不隱下撒子或提壺必須眼準手穩看定盆底罅處下之往往魚有受傷者蓋因魚在盆中瞥見水面有物下以為用羅下

食向上躍不足傷鱗重則傷目務要留神徹淨泥穢即輕輕

提出

十忌盆缸扶搖底上必須用磚支穩不可活動往往有外人不
懂者近盆觀魚若一扶搖忽然水蕩魚在其中躍者尚不甚覺伏者未
免一驚因此受傷是以必當穩妥

醫魚 六則

一受濕氣四時皆可染之魚即軟而無力鱗上起有浮黏或頭尾露
紫斑重者甚至漂起或橫沉水底儼如死魚趕緊起出新汲井水
內若不能立不可任其橫浮仰臥龍睛在脊刺上穿綫上橫葺棍

文魚無脊刺可用絲子或綢條圍腰拴綫上橫草棍看有生機再換新水可愈

二受寒氣魚受寒即橫躺水面決不致死較受濕易治即移在向陽處曬之嚴冬時或用草簾圍裹其盆屋微暖便可最易治也所以能可失之稍寒不可過暖若冬日太暖初春後必多傷損不可不防

三受暑氣夏日如魚受暑或滿盆亂轉或頭觸盆底尾與分水上皆有紫綫即用抄提出放新汲水中看紫綫退去為愈重者亦致漂浮或有用青鹽放入魚嘴中治者此法總似不妥亦未如此

醫過豈便可憑遠照受溫法治之為妙

四受霧氣原有毒倘魚染受老魚尚可支小魚決不可活受者即軟弱不食亦用新汲水鎮之勤換勤鎮再將烏梅一二箇下入盆中輕者或可救治

五受煤氣魚在屋時如受煤毒週身起藍色尾與分水俱赤重者亦橫漂水面治法同受溫一樣治之所以冬日萬不宜過煖然非陽洞無火又不可總在人之留心體察不使染受為要

六尾不正往往魚小被大風一吹或經雨擊尾有歪閃之病如魚有材可取只於尾偏可用細綫穿其偏處墜一銅鈕圈多日可以

治好然多年老魚及生出便至者亦難治之當年小魚則可

乙七

拾輯 12 - 804

〔清〕小厂撰

促織經一卷

鈔本

序



皆葩經詠昆蟲甚夥而蟋蟀
 見於唐什詳於郊風是亦古定非敢自附於古之格物君
 風雅之士究心所在也自唐子亦一時遊戲偶及云爾
 李來宮中為蟋蟀戲傳至外
 間人爭效之然辨形辨色之

小厂偶書

說究未通曉至宋賈秋壑著
 促織經所謂形色始詳論焉
 迨明季坊簡多創為歌吟著
 其名兼著其象繪其色亦繪
 其聲然錯舛紕繆正復不少
 余值小圃涼生酒酣夜坐風

促織經目次

促織經

相法

收促織訣

早秋養法

中秋養法

晚秋養法

三秋下盆法

聞後養法二條

治蟲身熱

去飛翅

下三尾法



蛩病

六不開

八不開

開口不開

合對

促織三拗

初對芟法

上鋒芟法

下鋒芟法

形像摠論

論頭色

頭

臉

腿 肉

足色 一種

青色 七種

黃色 五種

赤色 三種

黑色 五種

白色 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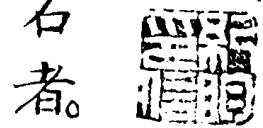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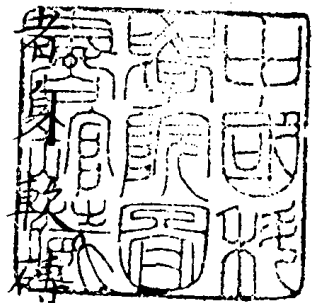
紫色 七種

異蟲 三十三種

翅 項

促織經

蟲生於草土



體剛。淺草瘠土者。性和。磚石深坑及地陽向者。性劣。若是者火辨。凡促織青為上。黃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為下

號。紅麻頭。白麻頭。青項。金翅。金絲額。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次也。若是者色辨。首項肥。腿脰長。背身潤。上也不及斯。次及斯下也。

其號之油利捷。蠟殼青棗核形。土蜂形。金琵琶紅沙青沙紺色為一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螳螂形。飛鈴為一等。皂雞。蝴蝶形。香獅子為一等。

水養也。蠱病而治之。水畔紅蟲。主積食。蚊帶血者主冷。蛆蛻廁上曰棒槌蟲。主熱。粉青小青蠟。主聞後自然。銅浸水点者。主聞損茶薑点者。主牙損。童便調。蚯

若是者形辨。養有飼。馬有浴。馬有病用醫馬。

蚓真点者。主咬傷。竹蝶。主氣弱。蜂。主身疲。醫養也。

鰻魚稍撮。蠶水。蜘蛛。匾擔。如是促織。性良氣全矣。中則。蟲溝。紅。蠶。蠟。白。粟。黃。米。飯。有材馬者。間試而。啞。蓄其。銳。食養也。榨小青蟲。沖而糖。以待。調之。以浴。隨。靜。甜。水。以。滌。

相法

收促織訣

促織有紅白麻頭青項金翅頭圓牙大兮腿尚長項寬毛
 金銀絲透額者上也。黃麻頭燥兮勢要强顏色憔悴兮翅
 次之。紫金黑色又次之。但諸無跡形身潤厚兮能登場水
 色麻頭必須細直分明。最忌紅花牙兮。蟲所忌猪肝牙色
 肥曲并撇頭等病。若額子又兮皆不祥。腿脚窮細兮非上

非所論也。又促織諸色易得。品。紅鉗赤爪兮。蟲之王。
 獨紫黃難得。紫黃謂之足色。早秋養法

其色帶滑尤佳。此真超出于夫養蟲如養兵。選蟲如選將。
 五色中之最上者。大凡相法。養蟲者。須多蓄古舊大盆。早
 必取頭足腿長。背潤牙大數。秋之時。擇取頭大腿長。潤厚。
 項有中選者。即當收之。方幅者。票定顏色。下盆養之。

不可便聞。恐元氣未足。顏色未變。身柔口弱。交鋒便走也。如下盆數日。顏色變定。重色變輕色者。留之。輕色變重色者。便可棄之。又對併時候。但試以一二。見有下口硬辣善

晚秋之時。蟲將衰老。喂養尤難。或用羊眼豆。煮熟去殼。和飯搗細。喂之。或用栗子。煮酥。喂之。或用生芝麻。嚼細。和飯。喂之。或用熟茭白。和飯。喂之。或用生冬瓜。穰瓜仁。和飯。喂

聞者。選為上將。切勿多聞。

之。最後用熟蝦肉。鱗腳肉。鰻

中秋養法

脊肉。喂之。若不吃食。用蚯蚓糞。和水飲之。

中秋促織。如人中年。須用起

糞。和水飲之。

落三尾。不可共盆。恐其晝夜

三秋下盆法

呼雌。起翅過煩。蟲體有傷也。

凡促織。遇早秋。用高大涼盆。

晚秋養法

放陰涼處。中秋下土盆。深秋

用磨光小巧細盆

聞後養法

聞勝後以浮萍搗汁浴之再用河水過淨又將童便清水各半放水槽內搗碎青色跳聞如聞經三四十日可歇六七日其下口最重費力着傷者須隔去三尾養一二日觀長短身有傷損者亦用童便

蟲有性叫聲响亮歇七八日和水飲之

治蟲身熱

方可合對若懶慢無情則不可聞又一口即羸用力反倍或身熱叫雌不著可將青草於數十口者尤當調息不可播碎絞汁入沙糖水調勻浴因其開口之少便與人再開之再以河水過淨去飛翅也

蟲生浮翅欲去之者、放蟲入數者之中、有一于是、便要調水中、以手提翅、一掙自脫、過理精細、教者皆備切、不可聞、六七日、仍復可聞、

下三尾法

白露前、收三尾、背黑頭小者、牙并練齒、終須在下風、用土盆溜過、再下二尾、盆內、

下過之後、喂食宜飽、勿使有長、不聞潤黑、不聞黃、薄不聞、失、隔三五日、須浴一次、

蛩病

厚嫩、不聞蒼、好不聞、異、弱、不聞、強、小、不聞、大有病、不聞、尋

一仰頭、二練牙、三捲鬚、四踢常、

腿若兩尾參差、必然遭失水、

聞口聞間

食兩尾並垂、蟲已老朽、將亡、蛩有聞口者、有聞間者、聞間

者改為闐口敵蟲弱也。闐口羸叫輸不叫一也。雌上雄背者改為闐間敵蟲強也。二也。過蛋有力三也。

合對

初對芡法

先比頭 次比腿 再比渾 合對既定鼓噪咕鳴各自下
身無後悔 脚長終久僭便 芡先討其尾次討其小脚牙
宜 高厚方幅斯為美 黑 燃牙口一芡待其張布有情

白饒他大 青黃不可欺 即便左提右挈令蟲發性鼓
狹長終有失 匾濶最痴迷 翼數聲蟲翅收閉纒可拖領
頭大終為大 翅鬆未足 到闐口後監局起闐然後点
奇 銅鈴三角額 便可讓 正收芡不得過棚此初對時
他些 芡法也

捉織三拗

上鋒芡法

聞勝時監局者喝明然後落彈腿做勢然後微微討其牙
開其轉上鋒將濕紙蓋棚上絮俟畧張小嘴即撚牙口一
時時点撥使其開性常存不芟待其張布鼓旺連撚爪
宜掃牙待下鋒有芟復局即幾芟令鼓翼數聲翅翼收閉
當提撥領至開口起開時復再拖領數番便可復局不宜
下數芟令蟲勢鼓旺以待交過煩此下鋒芟法也

鋒

下鋒芟法

促織方落下時待其行動須
用絨芟拂其腦搭鬚根以及
項背如蟲性不起另芟腰尾
并肋花大腿左修右撫誘蟲

形像總論

有腦搭麻路不透頂或成片
鉗象蜈蚣鉗嘴象獅子嘴頭或肥曲者俱不中選又有柿
象蜻蜒頭腿象蚱蜢腿顏色子頭瑪瑙頭蚌頭雖差可觀
要相當毛燥斯為美 亦非正色也

論頭色

頭

紅頭黃麻路要細絲透頂黃大頭圓結綻腦搭淺無多絲

頭白麻路要細絲透頂淡黃路根根透光明色不磨

麻頭嫩黃麻頭紅麻頭青金昏小腦搭重路粗并撮頭棠

麻頭紫麻頭白麻頭栗麻頭梨三角額此等不須留

葉麻頭黑澹麻頭半紅麻 臉

頭三尖麻頭竹烏麻頭都要五色諸蟲臉生來注地長再
麻路細直透頂者為妙如頭如鍋底黑此物號強梁

酒醉猫兒臉、花花白路紋、比
般生樣者、屏棄不有云、

項

青項朱砂項、白毛根閃青、桃
皮火盆底、寬綽起毛釘、
緊簇花斑項、無毛一片光、這

腿

大腿圓長健、小脚粗鉄線、斑
白與蠟黃、此名金不換、

最嫌腿窮細、扁薄亦無庸、青
黑屁薰色、由來是下鋒、
肉

般無用物、不養又何妨、

翅

青金與紫翅、墨色共油單、更
喜衰衣外、梅花兩片攢、
不薄又不縐、膏藥跡未除、無
論短長翅、交鋒必定輸、

渾身肉要細、潔白始為奇、紫

黑蒼黃赤、辨其色所宜、

肉色欠純正、紅鈴腰上生、粗
糙並單薄、百戰不能羸、

足色

紫黃

頭似櫻朱項似金渾身蜜蠟軍百戰定然羸。

自生成牙鉗不問何顏色咬此蟲頭要青金色白麻路

殺諸蟲最有名細絲透項青金翅腿脚圓

此蟲櫻朱頭紅黃項紫黃渾身白者是也亦有頭如

翅遍身油滑小脚鉄色兩官蜻蜒樣者若紅頭青恐

腿起黑斑腕上有血点者不耐久

最為難得其紅頭黃項黃

黑青

金翅者間或有之

黑者須當黑似漆細看身上

青色

無他色更兼牙肚白如銀應

真青

識將軍最難得

真青頭似菩提子項上毛釘

淡青

能染成更得芝麻牙色白將淡青生來牙要紅頭麻項潤

翅玲瓏更生肉肚如銀白羸觀頂上有毛丁
此蟲頭青如蟹壳色細緣

蝦青

透頂身背潤大腿腕上有
血点者是也

麻頭青項翅青金肉腿銀裝
龜背形鉗更細長蘇木色比
青麻
麻頭青項毛丁滿翅綿肉白
蟲名号是蝦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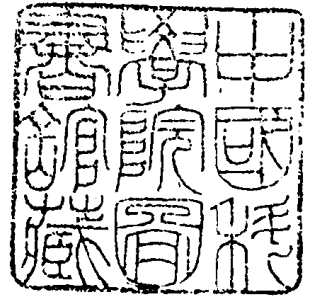
此蟲形如龜背色不宜紅
腿脚長一付牙鉗如漆黑三
頭要金絲透頂腿脚圓長
秋羸遍宣尋常
者為妙
青金翅

蟹青

斑黃腿脚翅非金最是聞名
白鶴翎更喜牙鉗黑似墨定
湖不青不看牙鉗紅與白須
教冊上奪魁星
麻頭青項翅如金肉腿渾同

黃色

真黃



淡黃

淡黃腿脚生來白頭樣三尖

生來顏色遍身黃肉腿如同如琥珀方在初秋開間長交

金箔裝牙齒黑灣声又啞諸冬發夾威名赫

蟲敵盡有誰當

沒黃頭三尖樣琥珀色腰

此蟲鳴時声啞兩翅金色

身渾厚細長紅銷蓋冬蟲

薄瑠玲瓏灣尖黑牙者是也

也

狗蠅黃

深黃

麻頭黃項翅金色腿脚斑黃

深黃好似藏金裝腿脚斑黃肉帶蜜牙鉗如炭叫如鑼敵

腰渾長一付烏牙宜易得三盡場中為第一

秋饒大又何妨

白黃

頭如蜜蠟翅鋪金肉厚牙紅
肉帶黃項有紅斑金色翅當
那處尋細看渾身蒙白霧咬
年珍重半間堂
蟲漿水遍身淋
紅麻

赤色

純紅

眼如椒核遍身紅尾項如珠

紅頭黃路最剛強赤項紅斑
腿腳長翅紫牙灣如快剪諸
蟲交口便難當

腿亦同若遇強梁君莫怕數
番咬死又成功

黑色

烏青

此蟲遍體皆赤眼黑而紅
烏青生來色如墨腿腳斑
蓋得純陽之氣以生者也
肉帶黑鉗若細長血色紅交

紅黃

鋒一日黃金得

天生腿腳自兼長頭似珊瑚

此蟲肚黑牙紅自來無敵

真了蟲也

烏麻

烏麻頭路透銀絲項潤毛斑
肉色緇烏翅紅牙生更好此
蟲相遇莫相持

烏頭金翅

般生樣自堪珍
黑黃
形象渾同一定墨細看翅上
糝金箔牙鉗更喜白如銀此
樣將軍惡心惡

白色

烏頭青項翅金黃腿脚斑狸

純白

肉帶蒼更得牙鉗烏紫色諸
蟲見了豈能當

白頭白項白絲長翅似鋪銀
肉似霜黑臉烏牙相配搭三

烏頭銀翅

秋促織此為王

烏頭青項起毛丁肉腿如霜
翅似銀更得牙鉗紅紫色這

此蟲白麻頭要明亮細直
透項項有白毛翅如粉蝶

牙鉗黑色者是也

又生毛牙鉗血色兼長細獨

淡白

占三秋意氣豪

白頭白項翅鋪銀白色觀來

此蟲尖頭毛項身背潤厚

自不羣相得此蟲真異衆名

牙紫紅色翅陰陽者是也

稱奇白是將軍

紅頭紫

白麻

紅頭紫翅最剛強項若朱砂

黑面麻頭白似銀根根透項腿渾長牙齒灣尖桑剪樣秋

細縑明更加青項長肥腿三冬歷徧莫能當

罷三秋必定羸

黑紫

紫色

天生異色似茄皮腿脚兼黃

真紫

最合宜肚赤更加牙紫黑早

真紫如同著紫袍頭濃項潤

秋羸到雪花時

淡紫

名為淡紫項毛青紅紫牙鉗肉青翅上如蘇葉琥珀頭尖
遍體明頭要三尖腰要潤場項紫青牙若生來紅帶紫秋
中百戰百番羸

紫青

蟲咬死不能醒

紫麻

異蟲

麻頭頂路透金絲四脚兼黃

龜鶴形

腿帶紺翅縹項毛肉更赤秋頭如蚕嘴壯如琴兩翅啾啾
蟲見了怎支持

紫金翅

教冊上眾人驚

紫頭金翅項青色腿脚兼黃

土狗形

肉帶蜜更得生來紫黑鉗秋頭圓項潤肚低拖半背遮來
蟲咬殺實無匹翅不多腿脚圓長身渾像當

頭起線叫如鑼

土蜂形

尖翅名呼是土蜂紫黃色者如身踞在沙洲

不拘五色共麻頭解踞奇形
何處求一任人看全不怕宛

實難逢這般色樣如君得占

海螵形

定當場是上鋒

頭圓項潤黑身肢形狀生來

此蟲号尖翅鋒無有敵手似海螵腿脚牙鉗俱要白諸

紫黃色者上也餘色亦好蟲對壘怎支持

棗核形

此蟲千中難遇一二翅如

身如棗核兩頭尖仔細觀來海螵樣不宜饒大若遇雨

好是船纜見交鋒便發夾諸

平落口必定大羸

蟲咬退不能前

螳螂形

蟹踞形

身狹牙尖大肚皮前身翹立

仰頭窺此蟲不問青黃色
聞搃須刪要看身上青黃色
頭到深秋自不宜
小牙長兩腿斑

蜈蚣形

光頭尖肚号蜈蚣兩翅微翹
潤翅雖要青黃色但白色
紫色俱有將軍搃以頭小

腿脚窮只好無心間角勝當
牙長腿斑者為妙
場必負不成功

錦蓑

長衣

長衣須養金長翅白腿圓腰好者希
必得兩邊如鳥翼名勝一時雖是牙鉗
如利刃只傳天下錦蓑衣
翅寬翅急搃非宜此種生來
宜早聞不宜遲
齊齊翅

潤翅

潤翅從來識最難
縱然長腿自不同
更喜牙長兼脚大中
名為齊齊翅
玲瓏頭項寬舒

秋時節最英雄

梅花翅

生來形像似蜘蛛背上梅花
兩片鋪比是奇蟲如得見滿
場爭嘆世間無

鴛鴦牙

異樣生來兩個牙一紅一白
實堪誇不拘五色麻頭相難
與交鋒奪絲花

油紙燈

腿壯頭圓遍體黃如油滑翅
肉還蒼牙紺一對鮮紅色此

是蟲中楚霸王

一呼油紙燈一呼哩蓮採
一呼沿盆子號滑紫三呼
油黃最為上等然油紫
油青油黑得能適體油
透亦是外五行將軍不

可以油滑而棄之也

青黃

此等生來遍體滑青黃二色
翅須明初秋聞到深秋後百

度交鋒百度羸

嗽色頭

項紅頭黑背身陀大腿圓長杜家名號玉鋤頭白肉烏牙
着地拖牙齒赤紅如鉗樣連執與儔面黑更兼頭脚大定
贏數陣不為多
然得勝遍三秋

真三段

額子

紫頭青項毛丁起兩翅金黃白如玉色點如珠頭額生來
內帶蒼大腿圓長斑白色紅樣自殊腦線更看粗且短一
牙一對實難當
時強敵盡皆輸

草三段

紅鈴

麻頭青項白毛丁金翅玲瓏十個紅鈴九個敗紅鈴卸却
內帶青腿脚斑黃牙似炭當堪沙汰除非滿腰繫紅鈴戰
場健口似雷霆
勝号為金束帶

玉鋤頭

紅頭

紅頭青項翅金黃肉腿如同
白雲裝更喜牙鉗黑似漆諸
蟲咬着蟹乘涼

眼如虎頭魚樣者
八脚
八脚生來最害怕一時得了

五花

真無價三秋惟此每橫行來

花頭花項生來大滿腿斑斑
黑點播更配牙鉗翼翅花交

者交鋒腿脚卸
八腦線

鋒定是獅子座

日月眼

由來頭路辨分毫怪煞奇形
有八條合就諸蟲皆咬退莫

看來黑白兩分明異樣生成愁項大不能饒
怪眼睛見者名他為日月任

八腦線最奇若五腦線與
教百戰盡皆贏
七腦線不足異也

日月眼貴黑白分明最忌

一線

重青頭上一條線兩個牙鉗秋直勝到殘冬
如白練項闊腰圓腿腳長來凡促織俱有四牙而內兩
蟲咬著香元施牙絕小無用惟此蟲內外

一線最忌淺色若得青黑如交鋒時四牙並用敵
色并紫色亦為無敵蟲無不立斃

星頭

赤鬚

頭似琥珀星似玉紅鉗一付兩鬚純赤向前伸青項奇頭
生來毒沒黃項翅腿圓長咬青滿身未到交鋒都味怕漢
勝諸蟲不復局家旗幟早驚人

重牙

此蟲青頭青項徧身青色

四牙大小一般同兩付牙鉗
忒煞兇借問諸蟲誰敵手早

玉柱大鉗兩鬚赤如紅纓
粗大如棕長徑四寸勇健

無敵

玉尾

滿身紫色翅無跡獨有双尾

如雪白咬盡諸蟲常一口將

軍玉尾声名赫

此蟲頭圓項潤腰身渾上

腿脚圓長遍體紫色清尖

紅牙兩尾明潔如玉

鐵彈子

鑲鐵鎔成彈子形滿頭漆黑

沒分星牙鉗牙肉生來白共

駭將軍目未狂

此蟲迥異從織頭如鉄彈

並無腦線分星以及鬚根

金圈兩腿短壯牙壯潔白

其色雖似黑青而内隱金

光奕奕余于戊子年曾

得此蟲是歲五色諸蟲皆

出與與之角勝莫不敗北羸

至六十餘冊真異蟲也

嘗觀促織舊論其辨形辨色

詳矣而猶有未盡載者蓋其

為頭也有圓而帶匾曰燒餅

頭圓而無稜曰和尚頭淺而

無額曰丰并頭圓足而小曰條二條或明或暗斯為八選
 一抹頭圓而深長曰壽星頭者矣牙鉗有黑白紅紫四種
 有稜而未圓足曰牙刷頭大然類于白者有漿鉗類于紅
 方頭大抵壽星頭為最上餘者有脂泥鉗類于紫者有醬
 者中下間有佳者亦十無二板鉗類于黑者有棒香鉗俱
 三至于腦線有本細而末大厲無用又開鉗只宜一線入
 曰鼓槌線本直而末外灣曰字鉗與稜角鉗不足取也若
 羊角線本直而末內灣曰牛夫顏色形餘更須識別顏色
 角線模糊而不分明曰湮腦有清有濁清者善聞而可久
 線粗而呆色不切肉曰浮腦濁者雖聞而不終形像有熟
 線凡遇此種色樣皆非所宜有生熟者有間而有口生者
 淮音腦線則透項及面或一有口而無間此之不可取知

及故詳著之以備觀覽焉